四庫提要著錄叢書

《四庫提要著錄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一冊目次

楚辭章句十七卷 （漢）王逸撰 明正德十三年黄省曾等刻本	〇〇一
山帶閣註楚辭六卷首一卷餘論二卷説韻一卷 （清）蔣驥撰 清雍正五年蔣氏山帶閣刻本	一〇九
揚子雲集六卷 （漢）揚雄撰 （明）鄭樸輯 明刻本	二七三
庾子山全集十卷 （北周）庾信撰 （清）吴兆宜箋註 清雍正吴郡寶翰樓刻本	四一六

楚辭章句十七卷

（漢）王逸撰

明正德十三年黃省曾等刻本

楚辭章句十七卷。兵部侍郎宋淳家藏本

漢王逸撰。逸字叔師。南郡宜城人。順帝時官至侍中。事蹟具後漢書文苑傳。舊本題校書郎中。蓋據其註是書時所居官也。初。劉向裒集屈原雖嘆九歌天問九章遠遊卜居漁父宋玉九辯招魂景差大招而以賈誼惜誓淮南小山招隱士東方朔七諫嚴忌哀時命王褒九懷及向所作九嘆。共爲楚辭十六篇。是爲總集之祖。逸又益以己作九思。與班固二敘爲十七卷。而各爲之註。其九思之註。洪興祖考異。於離騷經下註曰釋文第一。無經字。而逸註明云離別也。騷。愁也。經。徑也。則逸所註本確有經字。與釋文本不同。必謂釋文爲舊本。亦未可信。姑存其說可也。逸註雖不甚詳賅。而去古未遠。多傳先儒之訓詁。故李善註文選。全用其文。抽思以下諸篇註中。往往隔句用韻。如哀憤結縕。慮煩冤也。哀悲太息。損肺肝也。心中結屈。如連環也之類。不一而足。蓋仿周易彖傳之體。亦足以考證漢人之韻。而吳棫以來談古韻者。皆未徵引。是亦表而出之矣。

重刊王逸註楚辭序

楚辭十七卷漢中壘校尉劉向編集校書郎王逸章句其書本吳郡文學黃勉之所蓄長洲尹左綿嵩君公次見而異之相與校正梓刻以傳自考學之註行世不復知有是書矣余間於文選窺見一二思覩其全未得也何幸一旦得而讀之人或曰六經之學至朱子而大明漢唐註疏爲之盡廢何以是編爲哉余嘗即二書而參閱之逸之註訓詁爲詳朱子始疏以詩之六義援據博義理精誠有非逸所及者然余之憾也若天問招魂誦怪奇澁讀之多未曉析及得是編恍然若有開於余心則逸也豈可謂無一日之長哉章決句斷俾事可曉亦逸之所自許也余因思之朱子之註楚辭豈盡朱子說哉無亦因逸之註而折衷之逸之註亦豈盡逸之說哉無亦因諸家之說會粹而成之蓋自淮南王安班固賈逵之屬轉相傳授其來遠矣然則註疏之學可盡廢哉若乃隨世所尚猥以不誦絕之此自拘儒曲學之所爲非所望於博雅君子也其七諫九懷九歎九思雖辭有高下以其古也亦存而不廢雖然古之廢於今不獨是編也有能追而存之者乎高君好尚如是則其爲政可知也已正德戊寅夏五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太子太傅兼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致仕王鏊序

楚辭目録　丙寅七月九日甲寅以宋本校起　五硯主人

第一卷　離騷經章句第一　屈原
第二卷　九歌傳章句第二　屈原
第三卷　天問傳章句第三　屈原
第四卷　九章傳章句第四　屈原
第五卷　遠遊傳章句第五　屈原
第六卷　卜居傳章句第六　屈原
第七卷　漁父傳章句第七　屈原
第八卷　九辯傳章句第八　宋玉
第九卷　招魂傳章句第九　宋玉
第十卷　大招傳章句第十　屈原或言景差
第十一卷　惜誓傳章句第十一　賈誼
第十二卷　招隱士傳章句第十二　淮南小山
第十三卷　七諫傳章句第十三　東方朔
第十四卷　哀時命傳章句第十四　衆忌
第十五卷　九懷傳章句第十五　王襄
第十六卷　九歎傳章句第十六　劉向
第十七卷　九思傳章句第十七　王逸
□□□□　辨騷　劉勰

自風雅寢聲莫或抽緒許文蔚起其離騷哉故以軒翥詩人之後奮飛辭家之前豈去聖之未遠而楚人之多士千昔漢武愛騷而淮南作傳以爲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

騷者可謂兼之蟬蛻穢濁之中浮游塵埃之外
曖然湮而不緇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班固以爲
露才揚已忿懟沈江羿澆二姚與左氏不合崑
崙懸圃非經義所載然而文辭麗雅爲詞賦之
宗雖非明哲可謂妙才王逸以爲詩人之提耳
屈原婉順離騷之文依經立義馳虬乘鷺則時
乘六龍崑崙流沙則禹貢敷土名儒辭賦莫不
擬其儀表所謂金相玉振百世無匹者也及漢
宣嗟歎以爲皆合經術揚雄諷味亦言體同詩
雅四家舉以方經而孟堅謂不合傳體褒貶任

聲抑揚過實可謂鑒而弗精翫而未覈者也將
覈其論必徵言焉故其陳堯舜之耿介稱禹湯
之祗敬典誥之體也譏桀紂之猖狂傷羿澆之
顛隕規諷之旨也虬龍以喻君子雲霓以譬讒
邪比興之義也每一顧而掩涕歎君門之九重
忠怨之辭也觀茲四事同于風雅者也至於託
雲龍說迋怪豐隆求宓妃鴆鳥媒娀女詭異之
辭也康回傾地夷羿彃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
譎怪之談也依彭咸之遺則從子胥以自適猶
狹之志也士女雜坐亂而不分指以爲樂娭酒
不廢沈湎日夜舉以爲歡荒淫之意也擿此四
事異乎經典者也故論其典誥則以彼語其夸
誕則如此固知楚辭者體慢於三代而風雅於
戰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詞賦之英傑也觀其骨
鯁所樹肌膚所附雖取鎔經意亦自鑄偉辭故
騷經九章朗麗以哀志九歌九辯綺靡以傷情
遠遊天問瓌詭而惠巧招魂大招耀艷而深華
卜居漂放言之致漁父寄獨任之才故能氣往
轢古辭來切今驚采絕艷難與並能夫自九懷
已下遽躡其跡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故其敘

情怨則鬱伊而易感述離居則愴怏而難懷論
山水則循聲而得貌言節候則披文而見時校
賈追風以入麗馬揚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詞人
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菀其鴻裁中巧者獵其艷
辭吟諷者銜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若能憑
軾以倚雅頌懸轡以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貞
玩華而不墜其實則顏眄可以驅辭力效唾可
以窮文致亦不復乞靈於長卿假寵於子淵矣
讚曰不有屈原豈見離騷驚才風逸壯志煙高
山川無極情理實勞金相玉式艷溢錙毫

離騷經章句第一

離騷經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爲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入則與王圖議政事決定嫌疑出則監察群下應對諸侯謀行職脩王甚珍之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妬害其能共譖毀之王乃疏屈原屈原執履忠貞而被讒妄憂心煩亂不知所愬乃作離騷經

離別也騷愁也經徑也言以放逐離別中心愁思猶陳直徑以風諫君也一云陳道徑故上述唐虞三后之制下序桀紂羿澆五到之敗皇覺悟反於正道而還已也是時秦昭王使張儀譎詐懷王令絕齊交又使誘楚請與俱會武關遂脅與俱歸拘留不遣卒客死於秦其子襄王復用讒言遷屈原於江南而屈原放在山野復作九章援天引聖以自證明終不見省不忍改清白又居濁世遂赴汨淵自沈而死離騷之文依詩

取興引類譬諭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修美人以媲於君宓妃佚女以譬賢臣虬龍鸞鳳以託君子飄風雲霓以爲小人其詞溫而雅其義皎而朗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閔其志焉

帝高陽之苗裔兮　德合天地稱帝也高陽顓頊氏也楚先其後能繹事問成王封熊率其賢良以厲國士入則爲楚子居於丹陽周幽王時生若敖若敖卒葬征南海北至江漢其孫武始都於郢玉求蔇爵於周不與遂借濮稱王是時生子瑕受妣爲容姻閎以爲氏屈原自道本與君共祖俱出顓頊末孫之子孫是恩深而義厚朕皇考曰伯庸朕我也皇美也父死稱考伯庸字也詩曰乃生右烈考伯庸

也屈原言我父伯庸體有美德以忠輔楚世有令名以及於已攝提貞于孟陬兮　攝提格太歲在寅曰攝提孟始也正月爲陬惟庚寅吾以降　惟辭也庚寅日也降下也孝經曰故親生之膝下寅爲陽正故男始生而立於寅庚爲陰正故女始生而立於庚言已以太歲在寅之日下母之體而生得陰陽之正中也　皇覽揆余于初度兮　皇皇考也度也余我也覽觀也揆始也肇錫余以嘉名　肇始也錫賜也嘉善也言已美父伯庸觀我始生年時度其日月皆合天地之正中故賜我以美善之名也　名余曰正則兮　正平也則法也字余曰靈均　字余曰正平則法也者莫過於天地高平曰原故父伯庸名我爲平以法天字我爲原以法地言已上之能安君下之能養民也禮云子生三月父親名之既冠而字之名者所以正形體定志意字者所以崇仁義序長幼也夫人非名不榮

非字不彰故子生父思善應而名字之以表其德觀其志意也紛吾既有此內美兮紛盛貌又重之以脩能既能乃代反脩遠也言己之生內含天地之美氣又重有絕遠之能與衆異也言謀足以安社稷智足以解國患威能制強禦仁能懷遠人也扈江離與辟芷兮扈被也楚人名被爲扈江離辟芷皆香草辟匹亦反女陳秋蘭以爲佩紛索也蘭秋香草也佩飾博采衆善以自約束也汩余若將不及兮汩去貌疾流去誠欲輔君心中不吾與言我念年命汩然流去不及及恐年歲之相待而老老也身朝搴阰之木蘭兮搴取也阰山名音毗夕攬洲之宿莽攬采也水中可居者曰洲宿莽草冬生不死者楚人名之曰宿莽言己日旦采取香草以象德也故行清潔者佩芳夕入洲澤采取宿莽以喻去惡也阰山采木蘭上事太陽承天德也陰順地數也動以神祇自勑誨也木蘭去皮不死宿莽遇冬不枯屈原以喻讒人雖欲困己己受天性終不可變易也日月忽其不淹兮淹久也春與秋其代序代者更也序次也言日月晝夜常行忽然不久春往秋來以次相代言天時易過人年易老也惟草木之零落兮木曰落皆墮也零一作岑恐美人之遲暮遲晚也美人謂懷王也人君服飾美好故言美人也言天時運轉春生秋殺草木零落歲復盡矣而君不建立道德舉用賢能則年老老晚暮而功不成事不遂也不撫壯而棄穢兮年德盛曰壯棄去也穢行之惡也以喻國也績功也言我欲諫爭者非君之所棄以喻國也但恐君國傾危以敗先王之而棄穢兮年德盛曰壯棄去也穢行之惡也以喻讒邪亦爲稼穡之穢讒佞亦爲忠直之害也何不改乎此度也改更也言願君務及年德盛壯之時脩明政教棄遠讒佞無令害賢改此度也乘騏驥以馳騁兮騏驥駿馬也以喻賢智言乘駿馬一日可致千里以言任賢智則可成於治也來吾道夫先路路道也言己如得任用將驅先行道路正也言堯舜所以遂爲君導入聖王之道願來隨我道而行之也昔三后之純粹兮昔往也三后謂禹湯文王也言往古夏禹殷湯文王之所以能純美其德也古之人與不同兮言往古賢聖群賢也至美曰純齊同曰粹王逸曰三后謂禹湯文王雖有聖德猶雜用衆賢同心中和乃能致於治非獨索賢以致於治也以喻禹各繇伯夷傅說有伊尹傅說有益夔皐陶一人也故堯有衆賢而舉之閒有呂望甯戚舉而用之故能使得萬事之正也何桀紂之昌被音披不帶貌衣不帶貌夫維捷徑以窘步具隋步趨也捷疾也徑邪道也窘急也言桀紂愚惑違背天道施行惶遽衣不暇及帶欲涉邪徑急疾爲治捷徑以窘步者以喻懷王信讒不明正道也惟黨人之偷樂兮黨朋也偷樂苟且也故身觸陷阱至於滅亡以法戒君也阱似正反語曰群而不黨偷苟且也路幽昧以險隘路道也幽昧不明險隘傾危也言己急彼讒人相與朋黨嫉怨忠直苟且偷樂不知君道不明國將傾危以及其身也豈余身之憚殃反殃咎也恐皇輿之敗績皇后也輿車也敗績覆也言君之所乘以喻國也績功也言我欲諫爭者非難身之被殃咎也但恐君國傾危以敗先王之功也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踵繼也武跡也詩曰

懷帝武敏歆言已急欲奔走先後以輔翼君光
與及先王之德繼續其迹而廣其基也弃走先
後四輔之職也詩曰予曰有先後是之謂也荃孫不揆余之中
一作情忠以荃草以香草爲論君也人君被服芬香故
荃也反信讒而齌賣音又音妻音悵言懷王不終
信讒言而疾怒我也余固知謇謇之爲患兮謇謇忠貞貌
謇謇猶蹇蹇也本無忍字余忍而不能舍也舍止也言已知
忠言謇謇利君之故余忍而不能舍止也指九天以爲正兮指語
也九天中心也謂中央八方也正平也夫惟靈脩之故也靈猶神也脩遠
也能神明遠見者君德也故以喻君言已將陳忠貞之心以
上指九天以告語神明使平正之也用懷王之心故欲自盡者也曰黃昏以爲期兮
羌中道而改路初既與余成言兮初始生也言昔與我平議國政後用讒
佞中道悔恨隱匿其情而有他意也言隱匿其情而有他意也後悔遁而有他兮
羌夫離別兮近曰別遠曰離傷靈脩之數化兮言君變化我
以遠棄我也數音朔化一作變
余既不難夫離別兮傷靈脩之故也
余既滋蘭之九畹兮畹田三十畝爲畹
又樹蕙之百畮兮畮田二百四十步爲畮言已雖見放流猶種蕙百畮
以爲衆芳所食以自潔飾也畦留夷揭車兮畦雜杜衡與芳芷
畦猶區也留夷芳草一名芑揭車亦芳草一名芞與五十畝爲畦雜杜衡芳草皆香草名也
言已積累衆善以自潔飾而又種衆芳之草畦留夷揭車以自滋益也冀君
用之以治國也
畦音奚揭去謁反
畦雜杜衡與芳芷
進留夷杜衡雜以芳芷
冀枝葉之峻茂兮
芳香盛德行備成長也願蔡時乎吾將刈
刈穫也草曰刈穀曰穫言已種植衆芳冀其枝葉茂

長實欲成熟雖待天時吾將修治以輔翼君亦宜蓄養衆賢以
功也以言君亦宜蓄養衆賢以輔翼君光後以輔翼君光先王之德繼續其迹而廣其基也弃走先
雖萎絕其亦何傷兮萎病也絕落也
一作情忠以香草爲論君也人君被服芬香故
穢蕪萎萎病絕落而不成也以論君也人君被服芬香故
折枝葉蕪穢而不成也以言已行忠信冀君光明而反
君任用而遂斥棄則使衆賢志士失其所也衆
皆競進而以作貪婪兮競並也愛財曰婪貪愛食曰婪
憑不猒猒足也言已行忠信冀君光明而反
孰求索索盡也衆人所務在位之人無有清潔也楚人名滿曰憑言
憑於財利中心踴滿猶
憑求索不知厭足也
羌內恕己以量人兮羌楚人語助也恕忖也量度也言在位之
人內以心揆心爲恕忖己心皆貪婪內以
恕己爲度人心則各生嫉妒之心以
各興心而嫉妒兮興生也嫉妒害色爲妒害財爲忌
其志婞婞很戾貌很音恨
婞很以遂他人兮遂進也楚人名滿曰憑言
已不同則各生嫉妒之心以
憑不猒而日進兮
忘其所以
忘其所以
忘其所以

曾也緣木而生若墮也纍香草之實執持忠信貌也言已施行常擊木引堅據特根本又貫累香草之實執持忠信不爲華飾之實也矯直也索素各反糾繩之行也矯菌桂以糾索兮糾繩索胡繩香草也繩索菌桂芬香之性糾索胡繩令之澤好以善自約束終無淫已也寨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言我忠信寨審者乃上法前世遠賢固非今時俗人之所服行也言已所行忠信雖不合於今之世人願依古之賢者彭咸餘法以自率屬也雖不周於今之人兮周合也願依彭咸之遺則彭咸殷賢大夫也諫其君不聽自投水而死遺餘也則法也言已所行忠信雖不合於今之世人願依古之賢者彭咸餘法以自率屬也雖不周於今之人兮周合也願依彭咸之遺則彭咸殷賢大夫也諫其君不聽自投水而死遺餘也則法也言已所行忠信雖不合於今之世人願依古之賢者彭咸餘法以自率屬也雖

受命而生遭遇多難以隕其身也申生被讒子胥流江是謂多難也余雖好修姱以鞿羈兮姱奇也鞿羈革絡頭曰羈馬口曰鞿言爲人所係束以鞿羈革絡頭曰羈言爲人所係束不得自由也雖九死其猶未悔悔恨也言已雖有絕遠之罰終不改悔也怨靈脩之浩蕩兮靈脩謂楚懷王浩蕩無思慮貌也言已所以怨恨於懷王者以其無思慮不別善惡也終不察夫民心言已所以怨恨於懷王者以其無思慮不別善惡也終不察夫民心言已所以怨恨於懷王者以其無思慮不別善惡也

百姓之心善惡不同一云衆人之所譽兮譽稱也衆人所稱譽者以爲賢也夫唯捷徑以窘步捷徑邪道窘急也步行也言衆人所以稱譽讒佞者以其行邪道窘急之故也惟夫黨人之鄙固兮黨人鄙陋之人也言衆人所以稱譽讒佞者以其行邪道窘急之故也惟夫黨人之鄙固兮黨人鄙陋之人也言衆人所以稱譽讒佞者以其行邪道窘急之故也惟夫黨人之鄙固兮黨人鄙陋之人也

世以求容竊以爲常竊猶偷也言世人以求容偷合爲常法也忳鬱邑余侘傺兮忳悃也楚人名悃曰忳鬱邑憂貌侘傺失志貌也言我悃悃自念獨處堂立愁憂而失志貌也侘傺住也楚人名住曰傺吾獨窮困乎此時也言我所以悃悃自念中心鬱邑而不能隨從世俗屈節容媚故獨窮困也寧溘死以流亡兮寧盍也溘奄忽也流亡謂放棄也言我寧奄忽而死形體流亡不忍以不正之故也余不忍爲此態也言我寧奄然而死形體流亡不忍以不正之性爲邪淫之態也鳥鷹鸇之群飛兮鳥鷹鸇以喻忠正也言鷙鳥之群飛兮鷙執也此謂能執服衆鳥鷹鸇之類以喻忠正也

固時俗之工巧兮工巧佞面也言今世之士才知強巧背去規矩更造方圜也言人固必不堅固敗材木也以言佞臣巧於言語背棄正直之道隨從曲木屋必傾危而不可居也以言人君弃忠直隨從讒佞不修仁義之道背棄聖人所以正其曲直也固時俗之工巧兮工巧佞面也言今世之士才知強巧背去規矩更造方圜也言人固必不堅固敗材木也以言佞臣巧於言語背棄正直之道隨從曲木屋必傾危而不可居也以言人君弃忠直隨從讒佞不修仁義之道背棄聖人所以正其曲直也

何方圜之能周一云方鑿受圜枘而能合者謂有異道而相爲用也屈心而抑志卓謂余以善淫衆女謂衆臣也言衆臣以善淫之故謂我善也無專德之義猶謠該也該陰也無專德之義猶謠該也該陰也無專德之義猶謠該也該陰也衆女嫉余之蛾眉兮蛾眉好貌也言衆女嫉妒忠正言已淫邪不可信也讒人謂衆臣固時俗之工巧兮工巧佞面也言今世之士才知強巧背去規矩更造方圜也言人固必不堅固敗材木也以言佞臣巧於言語背棄正直之道隨從曲木屋必傾危而不可居也以言人君弃忠直隨從讒佞不修仁義之道背棄聖人所以正其曲直也

背繩墨以追曲兮追猶隨也背棄也繩墨所以正曲直也言人君不循繩墨之正道隨從曲木屋必傾危而不可居也以言人君弃忠直隨從讒佞不修仁義之道背棄聖人所以正其曲直也競周容以爲度周合也言王不循繩墨之正道隨從曲木屋必傾危而不可居也以言人君弃忠直隨從讒佞不修仁義之道背棄聖人所以正其曲直也忳鬱邑余侘傺兮忳悃也楚人名悃曰忳鬱邑憂貌侘傺失志貌也言我悃悃自念獨處堂立愁憂而失志貌也侘傺住也楚人名住曰傺吾獨窮困乎此時也言我所以悃悃自念中心鬱邑而不能隨從世俗屈節容媚故獨窮困也寧溘死以流亡兮寧盍也溘奄忽也流亡謂放棄也言我寧奄忽而死形體流亡不忍以不正之故也余不忍爲此態也言我寧奄然而死形體流亡不忍以不正之性爲邪淫之態也鳥鷹鸇之群飛兮鳥鷹鸇以喻忠正也言鷙鳥之群飛兮鷙執也此謂能執服衆鳥鷹鸇之類以喻忠正也

固時俗之工巧兮工巧佞面也言今世之士才知強巧背去規矩更造方圜也言人固必不堅固敗材木也以言佞臣巧於言語背棄正直之道隨從曲木屋必傾危而不可居也以言人君弃忠直隨從讒佞不修仁義之道背棄聖人所以正其曲直也何方圜之能周一云方鑿受圜枘而能合者謂有異道而相爲用也屈心而抑志

兮抑案也忍尤而攘詬古豆反尤過也攘除也心志含忍罪過而不去者欲以除去恥辱讒佞之人如孔子誅少正卯也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言士有伏清白之志以死忠直之節堵固也悔相道之不察兮悔恨也相視也延佇乎吾將反延長也佇立貌也時云佇立延佇乎吾將反言己雖欲之四方荒遠猶整飾儀容氣王繽紛盛貌也芳菲菲其彌章芳香貌也章明也繽紛不以遠故改其行各有所樂或樂諂佞或樂貪淫我獨好修正直以爲常行也雖體解吾猶未變兮余心之可懲懲禹也艾也言己雖欲改道及己迷誤欲去之路尚未甚遠也同姓無相去之義故屈原遵道行義欲還歸之也步余馬於蘭皐兮步徐行也皐澤曲曰皐時云鶴鳴于九皐馳椒丘且焉止息土高四墮曰椒丘言己欲還歸修故將復路兮回旋也路道也及行迷之未遠兮初製芰荷以爲衣兮芰菱也荷芙蕖葉也以喻忠信之德也芰奇寄反集芙蓉以爲裳芙蓉芙蕖華也裳下飾也集音秦言己進不見納猶復製裁芰荷集芙蓉以自飾也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佩之陸離陸離猶參差衆貌也言己雖陸離參差以自飾好修潔而衆人不知己之節不與衆同而見排斥也岌岌高貌長余佩之陸離芳與澤其雜糅兮糅雜也芳德之貌也澤質之潤也言己堅而有潤澤也雖昭質其猶未虧兮昭明也虧缺也言我外有芬芳之德內有玉澤之質二美雜會兼在於己而不得施用故獨保明其身無有虧缺而已所謂道行忽反顧以遊目兮忽疾貌也將往觀乎四荒荒遠也言己欲進忠信以輔事君而君不察己之所厚哀也故忽然反顧而遊目注觀四遠之外以求賢君也佩繽紛其繁飾兮繁衆也芳菲菲其彌章菲菲猶勃勃芳香貌也章明也繽紛盛貌也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修以爲常言萬民稟天命而生各有所樂或樂忠信勃勃而愈明或樂讒佞不以遠故改其行我獨好修正直以爲常行也雖體解吾猶未變兮余心之可懲懲禹也艾也言己雖欲改道及己迷誤欲去之路尚未甚遠也同姓無相去之義故屈原遵道行義欲還歸之也女嬃之嬋媛兮申申重也余不與衆合以見讒故來牽引數怒我也言女嬃見己放棄重數怒我之馬於重華我也曰鯀婞直以亡身兮女嬃詈屈原曰鯀治洪水婞很自用不順堯命羽山死於中野女嬃比屈原於鯀下承君意亦將遇害也終然殀乎羽之野兮殀死也羽山東裔之野也言鯀治洪水不成堯乃殛之羽山死於中野女嬃詈屈原言汝亦將遇害也汝何博謇而好修兮紛獨有此姱節姱奢也女嬃數諫屈原言汝何爲獨博采衆善而好修潔之行滿於朝庭而衆人皆佩奢枲枲臭草也言己雖修潔猶參差衆貌也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長余佩之陸離陸離猶參差衆貌也言己雖修潔猶參差衆貌也判獨離而不服兮判別也女嬃言汝何爲獨博采衆善而好修潔之行滿於朝庭而衆人皆佩奢枲臭草以喻衆人皆佩奢枲臭草以爲飾也言己雖修潔猶參差衆貌也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佩之陸離陸離猶參差衆貌也言己雖修潔猶參差衆貌也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長余佩之陸離芳與澤其雜糅兮糅雜也芳德之貌也澤質之潤也言己堅而有潤澤也雖昭質其猶未虧兮昭明也虧缺也言己雖欲之行滿於朝庭而衆人皆佩奢枲臭草以爲飾也言己雖修潔猶參差衆貌也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

並舉而好朋兮 朋黨也 夫何榮予獨而不余聽
榮孤也詩曰哀此榮獨余我也言此俗之人皆行彼偽相與朋黨並相薦舉忠直之士孤榮特獨何嘗聽用我言而納受之也
依前聖以節中兮 節度 喟憑心而歷茲 喟嘆貌也歷數也茲此也言已所言皆倣前代聖王之法節其中和喟然嘆憤憑心歷數前世成敗之詞也
濟沅湘以南征兮 濟渡也 沅湘南征行也
就重華而陳詞 重華舜名也帝繫曰瞽叟生重華是也
啓九辯與九歌兮 啓禹子也
夏康娛以自縱 夏康啓子也
不顧難以圖後兮 難謂啓賢不肖更作之時
五子用失乎家 五子太康不遑以自娛樂不顧啓之樂而更作憂戚以圖後世五人皆居於洛汭作五子之歌此逸篇也
羿淫遊以佚田兮 羿諸侯也 佚田獵也
又好射夫封狐 佚田獵也 封狐大狐也言羿又射殺大狐也
固一作亂流其鮮終兮 鮮少 浞又貪夫厥家 浞寒浞也
浞行媚於內施賂於外 媚愛也 內施謂以妻也 外賂謂以財也
信任寒浞使爲己取羿田獵之禽 羿以弱國之君而專其權
浞因羿室以取羿妻而生澆及殪 殪死也
羿以善射自恃而不修德 修治也
浞行媚內外而取其妻 妻羿妻也
信任寒浞使爲己取羿田獵之禽 羿以弱國之君而專其權
浞因羿室以取羿妻而生澆及殪 殪死也
羿以善射自恃而不修德 修治也
澆身被於一作強圉兮 被加也 強圉多力也
縱欲而不忍 縱放也 欲情也
日康娛以自忘兮 康安也 忘亡也
厥首用夫顛隕 厥首頭也 顛隕墮也言已所言皆倣前聖之法節其中和喟然嘆憤憑心歷數前世成敗之詞也
濟沅湘以南征兮 濟渡也 沅湘南征行也
就重華而陳詞 重華舜名也帝繫曰瞽叟生重華是也
啓九辯與九歌兮 啓禹子也
夏康娛以自縱 夏康啓子也
不顧難以圖後兮 難謂啓賢不肖更作之時
五子用失乎家 五子太康不遑以自娛樂不顧啓之樂而更作憂戚以圖後世五人皆居於洛汭作五子之歌此逸篇也
羿淫遊以佚田兮 羿諸侯也 佚田獵也
又好射夫封狐 佚田獵也 封狐大狐也言羿又射殺大狐也
固一作亂流其鮮終兮 鮮少 浞又貪夫厥家 浞寒浞也
浞行媚於內施賂於外 媚愛也 內施謂以妻也 外賂謂以財也
信任寒浞使爲己取羿田獵之禽 羿以弱國之君而專其權
浞因羿室以取羿妻而生澆及殪 殪死也
羿以善射自恃而不修德 修治也
澆身被於一作強圉兮 被加也 強圉多力也
縱欲而不忍 縱放也 欲情也
日康娛以自忘兮 康安也 忘亡也
厥首用夫顛隕 厥首頭也 顛隕墮也
首用夫顛隕 首頭也 既滅殺夏后相也
依前聖以節中兮 節度 喟憑心而歷茲 喟嘆貌也歷數也茲此也言已所言皆倣前代聖王

服 服事也言世之人臣誰有不行仁義而可服事君平言人非義則德不立非善則行不成 阽 音玷阽猶危也 覽 余初其猶未悔 言已正言危行身將死終不悔恨也 不量鑿而正 枘 音芮 方也 鑿 音昨 圜也 孔也 圜 音員 不量度其鑿而方正枘則物不周而木破矣 圜不度君賢愚竭其忠言則讒佞逢禍誰能逢悔伯等人是自前世繪名之人以 攬 音覽 取也 揆 音葵 度也 攬揆 言正其不量度其鑿而方正枘則物不周而木破矣圜不度君賢愚竭其忠言則讒佞逢禍誰能逢悔伯等人是自前世繪名之人以攬揆正道而行之 曾 音增 重也 曾傷 一作 歔欷余鬱邑兮 曾傷憂也歔欷 一作 悲 鬱邑 一作悒 哀眹時之不當 言我累息而擢髮憂也邑而憂者自哀生不當當遭賢之時而當遭讒之世 攬茹蕙以掩涕兮 茹柔 掩 一作揆 也 霑余襟之浪浪 霑濕也浪浪 一作 淫淫 流貌也言已上觀下遇濁世之不清下遇讒佞之不已合方上下合志也 飲余馬於咸池 咸池 池名堯所浴處也 揔余轡乎扶桑 揔 一作攬 結也扶桑 木名也 日所拂 一作搏 行是謂拂扶桑 愛始將行是謂拂扶桑也言已 折若木以拂日兮 若木在崑崙西 極西 一云 近日 所入也 拂 一作 扶 擊也 一云 旁 也 聊逍遥以相羊 聊且也逍遥 相羊 皆遊也 言已總結日御恐不 聊且也逍遥相羊皆遊也 時幸過故復轉之西極折取若木以 折若木以拂日兮 聊且也逍遥相羊皆遊也言已總結日御恐不聊且也逍遥相羊皆遊也時幸過故復轉之西極折取若木以拂日使之遲上且相羊 前望舒使先驅兮 望舒 月御 名也 月體光 或謂 使 一作 令 命也 月體光 或謂使令日使不得過也 前望舒使先驅兮 望舒月御名也月體光也 後飛廉使奔屬 飛廉 風伯也 風 一作 鳳 奔屬 走從也 飛廉 清白之臣如望舒 後飛廉使奔屬 飛廉風伯也風一作鳳奔屬走從也飛廉風伯也風鳥雷師也 使 一作 令 以告百姓 使風伯掃塵 後飛廉使奔屬 飛廉風伯也風一作鳳奔屬走從也飛廉風伯也風鳥雷師也使風伯掃塵以告百姓 鸞皇為余先戒兮 鸞皇 鳳凰 鳥名也 戒 警也 鸞皇為余先戒兮 鸞皇鳳凰鳥名也戒警也 雷師告余以未具 雷師 雷神名也 或曰 雨師 告 一作令 具 備也 雷師告余以未具 雷師雷神名也或曰雨師告一作令具備也 吾令鳳鳥飛騰兮 鳳鳥 鳳凰 鳥名也 騰 乘也 吾令鳳鳥飛騰兮 鳳鳥鳳凰鳥名也騰乘也 繼之以日夜 言我使鳳鳥明智之士如日夜 欲少留此靈瑣兮 瑣門鏁也 靈 神也 靈瑣門鏁也 靈神之所在門鏁 一作 閨 欲少留此靈瑣兮 瑣門鏁也靈神之所在門鏁一作閨 日忽忽其將暮 言已欲行 忽忽 去貌 老 日忽忽其將暮 言已欲行忽忽去貌老也 吾令羲和弭節兮 羲和 日御 弭 按也 弭節 徐步也 吾令羲和弭節兮 羲和日御弭按也弭節徐步也 望崦嵫而勿迫 崦嵫 日所入山也 勿 一作 毋 迫 隘也 望崦嵫而勿迫 崦嵫日所入山也勿一作毋迫隘也 路曼曼其修遠兮 曼曼 長貌 路曼曼其修遠兮 曼曼長貌 吾將上下而求索 言我欲歇憩遑暇 上下 天地 吾將上下而求索 言我欲歇憩遑暇上下天地 飲余馬於咸池兮 咸池 日浴處也 總余轡乎扶桑 總 一作攬 結也扶桑 東極之野 飲馬於咸池 咸池日浴處也總余轡乎扶桑 總一作攬結也扶桑東極之野 折若木以拂日兮 若木在崑崙西 極西 一云 近日 所入也 拂 一作 扶 擊也 一云 旁 也 聊逍遥以相羊 聊且也逍遥相羊皆遊也言已總結日御恐不聊且也逍遥相羊皆遊也時幸過故復轉之西極折取若木以 前望舒使先驅兮 望舒月御名也月體光也 後飛廉使奔屬 飛廉風伯也風一作鳳奔屬走從也飛廉風伯也風鳥雷師也 使 一作 令 以告百姓 使風伯掃塵 後飛廉使奔屬 飛廉風伯也風一作鳳奔屬走從也飛廉風伯也風鳥雷師也使風伯掃塵以告百姓 鸞皇為余先戒兮 鸞皇 鳳凰 鳥名也 戒 警也 鸞皇為余先戒兮 鸞皇鳳凰鳥名也戒警也 雷師告余以未具 雷師雷神名也或曰雨師告一作令具備也 吾令鳳鳥飛騰兮 鳳鳥 鳳凰 鳥名也 騰 乘也 吾令鳳鳥飛騰兮 鳳鳥鳳凰鳥名也騰乘也 繼之以日夜 言我使鳳鳥明智之

士和而天下以未回志也風也相離亏回風也相離亏
繽以日夜冀相參雜風無常之風以喻讒人也車以興邪惡之衆離陣一作陣雲覬而來御鸞霓以往求同志之士欲與俱事君反見邪惡之人相排來迎欲使我謀以隨之也紛總總其離合亏紛猶紛紛貌也總總衆貌也斑陸離其上下斑陸離猶參差貌也言已游觀天下但見俗人競爲讒佞背違天理合上下之義斑然散亂而不可知也吾令帝閽開關亏帝謂天帝也閽主門者也言已未賢不得疾進欲令天帝使閽人開關又倚天門望帝庶幾我使我入也時曖曖其將罷亏曖曖昧昧也罷極也言時世闇昧賢士故結芳草長立有遲意以延佇亏不遇賢世

結幽蘭而延佇亏言時世闇昧賢士故結芳草長立有遲意世溷濁而不分亏溷亂也世人貪婪不別善惡好嫉妒賢嫉妒忠信也好蔽美而嫉妒亏蔽美嫉妒賢也朝吾將濟於白水亏濟渡也白水出崑崙之山敘之以不死也在崑崙之上繇之山敘之以不死也在崑崙之上繇登閬風而緤馬亏閬風山名緤馬繫馬也言已早朝欲渡白水登閬風繫馬山上屯車繫馬而留止也白水清閬風清明言時世溷濁貪婪好嫉妒賢清白之行不獨用也忽反顧以流涕亏哀高丘之無女楚有高丘女以喻臣言已雖去意不能已忘君之心也哀高丘之無女悲而流涕也流涕猶無與已同心者也遭此春宮亏春宮東方青帝之舍也靈帝舍折瓊枝以繼佩亏繼續也言已行游奉帝之舍觀萬物始生皆出於仁義復折瓊枝以續佩守仁行義志彌固也及榮華之未落亏榮華喻顏色也落墜也相下女之可詒

吾令鴆爲媒亏鴆鳥名也鴆性好逆人以喻讒佞人以言語亂人心也吾令鴆爲媒亏鴆鳥名也鴆性好逆人以喻讒佞人以言語亂人心也解佩纕以結言亏纕帶也吾令蹇脩以爲理亏蹇脩伏羲氏之臣也理分理通媒合二姻以喻賢臣也言已既見伏羲氏之臣蹇脩而爲媒理通言語使古賢時教化故使其臣也紛總總其離合亏紛猶紛紛貌也總總衆貌也斑陸離其上下亏斑陸離猶參差貌也言已游觀天下但見俗人競爲讒佞背違天理合上下之義斑然散亂而不可知也吾令帝閽開關亏帝謂天帝也閽主門者也言已未賢不得疾進欲令天帝使閽人開關又倚天門望帝庶幾我使我入也時曖曖其將罷亏曖曖昧昧也罷極也言時世闇昧賢士故結芳草長立有遲意世溷濁而不分亏溷亂也世人貪婪不別善惡好嫉妒賢嫉妒忠信也好蔽美而嫉妒亏蔽美嫉妒賢也朝吾將濟於白水亏濟渡也白水出崑崙之山敘之以不死也在崑崙之上繇之山敘之以不死也在崑崙之上繇登閬風而緤馬亏閬風山名緤馬繫馬也言已早朝欲渡白水登閬風繫馬山上屯車繫馬而留止也白水清閬風清明言時世溷濁貪婪好嫉妒賢清白之行不獨用也忽反顧以流涕亏哀高丘之無女楚有高丘女以喻臣言已雖去意不能已忘君之心也哀高丘之無女悲而流涕也流涕猶無與已同心者也遭此春宮亏春宮東方青帝之舍也靈帝舍折瓊枝以繼佩亏繼續也言已行游奉帝之舍觀萬物始生皆出於仁義復折瓊枝以續佩守仁行義志彌固也及榮華之未落亏榮華喻顏色也落墜也相下女之可詒

吾令鴆爲媒亏鴆鳥名也鴆性好逆人以喻讒佞人以言語亂人心也吾令鴆爲媒亏鴆鳥名也鴆性好逆人以喻讒佞人以言語亂人心也解佩纕以結言亏纕帶也吾令蹇脩以爲理亏蹇脩伏羲氏之臣也理分理通媒合二姻以喻賢臣也言已既見伏羲氏之臣蹇脩而爲媒理通言語使古賢時教化故使其臣也紛總總其離合亏紛猶紛紛貌也總總衆貌也斑陸離其上下亏斑陸離猶參差貌也言已游觀天下但見俗人競爲讒佞背違天理合上下之義斑然散亂而不可知也吾令帝閽開關亏帝謂天帝也閽主門者也言已未賢不得疾進欲令天帝使閽人開關又倚天門望帝庶幾我使我入也時曖曖其將罷亏曖曖昧昧也罷極也言時世闇昧賢士故結芳草長立有遲意世溷濁而不分亏溷亂也世人貪婪不別善惡好嫉妒賢嫉妒忠信也好蔽美而嫉妒亏蔽美嫉妒賢也朝吾將濟於白水亏濟渡也白水出崑崙之山敘之以不死也在崑崙之上繇之山敘之以不死也在崑崙之上繇登閬風而緤馬亏閬風山名緤馬繫馬也言已早朝欲渡白水登閬風繫馬山上屯車繫馬而留止也白水清閬風清明言時世溷濁貪婪好嫉妒賢清白之行不獨用也忽反顧以流涕亏哀高丘之無女楚有高丘女以喻臣言已雖去意不能已忘君之心也哀高丘之無女悲而流涕也流涕猶無與已同心者也遭此春宮亏春宮東方青帝之舍也靈帝舍折瓊枝以繼佩亏繼續也言已行游奉帝之舍觀萬物始生皆出於仁義復折瓊枝以續佩守仁行義志彌固也及榮華之未落亏榮華喻顏色也落墜也相下女之可詒

好言我使鵁鶄以求簡狄告哉言不好也雄鳩之
速諧告哉言不好也雄鳩之
鳴逝兮逝往也余猶惡其佻巧佻輕也巧好也言又使雄鳩衝
命而往其性輕佻巧好多語也心猶豫而狐疑兮
古而無要讐復不可信用也心猶豫而狐疑兮
欲自適而不可適往也言已令鵁鶄為媒其心識
往多言無實故中心以善為忌又使雄鳩衝命而
往禮又不可女當須媒乃孤疑猶豫意欲自
適也鳳皇既受詒兮恐高辛之先我高辛帝嚳曰高辛氏為帝嚳有天下號也
帝嚳次妃有娀氏之女生契言已既得賢智之
上若鳳皇受禮遭將行恐帝嚳已先我得娀簡
狄欲遠集而無所止兮聊浮遊以逍遥言已欲
復後高辛欲遠集他方用以自適及
無所之故且遊戲觀望以忘憂昏也及少康之
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少康逃奔有虞虞田
正妻以二女而邑於綸緒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
德以收夏眾遂誅滅浇復禹之舊績屈原放至
遠方之外博求衆賢人索窈妃則下嵗見求簡
狄又後高辛幸若少康幸若
二妃以成顯功是不欲遠去也意也理弱而
媒拙兮弱劣也拙鈍也恐導言之不固言已欲効少康
誦而不去又恐
媒人弱鈍故達言不能堅固復使回移也世溷濁而嫉賢兮好蔽
正之士而舉惡之人也
善而稱惡兩言世溷濁者懷襄二世不明故舉
忠信之情不得發用安
閨中既邃遠兮閨門閽之深也哲王又不寤哲智也寤覺也
言君處宮殿之中其閨深遠遠忠言難通指語不
達白明智之王猶不能覺悟蓄惡之情高宗殺
孝已是也何況不智之
若而多閨蔽圖其
能忍與此終古言我懷忠信之情不得發用安
此邪亂之君終古而居

寒浞使澆殺夏后相少康逃奔有虞虞田正妻以
二女而邑於綸緒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
德以收夏衆遂誅滅浇復禹之舊績屈原放至
遠方之外博求衆賢人索窈妃則下嵗見求簡
狄又後高辛幸若少康幸若
二妃以成顯功是不欲遠去也意也理弱而
媒拙兮弱劣也拙鈍也恐導言之不固言已欲効少康
誦而不去又恐
媒人弱鈍故達言不能堅固復使回移也世溷濁而嫉賢兮好蔽
正之士而舉惡之人也
善而稱惡兩言世溷濁者懷襄二世不明故舉
忠信之情不得發用安
閨中既邃遠兮閨門閽之深也哲王又不寤哲智也寤覺也
言君處宮殿之中其閨深遠遠忠言難通指語不
達白明智之王猶不能覺悟蓄惡之情高宗殺
孝已是也何況不智之
若而多閨蔽圖其
能忍與此終古言我懷忠信之情不得發用安
此邪亂之君終古而居

乎意欲復去也索茅以筳篿兮筳一作莚索取也篿小折竹
也楚人名結草折竹以卜曰篿命靈氣為余占之靈氣古明占
吉凶者也言已欲去則無所集欲上又不見用憂懣不知所
從乃取神草竹莚結而折之以卜去留庶明智
靈氣占其
吉凶也曰兩美其必合兮孰信脩而慕之靈氣
言以忠臣而事明君兩美必合楚國誰能信明
善惡脩行忠直欲相慕及者乎已宜以時去之
也思九州之博大兮豈惟是其有女言我思念
天下博大
豈獨楚國有君臣而可止乎曰勉遠逝而無狐疑兮孰求美
而釋女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宇爾女也謂
思也宇居也言何所獨無賢芳之君何
必思故居而不去也此皆靈氣之詞也世幽昧以眩曜兮昧暗惑
亂貌以黑而用已乎見賢
孰云察余之善惡察白察原若靈氣
曰當世人皆闇昧惑亂不知我之善惡誰當察
人皆闇昧惑亂不知
我之善惡去之意也民好惡其不同兮惟此黨人其獨異
惡其性不同此
楚國尤獨異也戶服艾以盈要兮戶別名木蓽芳草一
非芳草一
謂幽蘭其不可佩言楚國戶服白蒿
滿其要帶以為芳
反謂幽蘭臭惡為不可
愛號被憎遠忠直賢良而不肯之也覽察
草木其猶未得兮察視
豈珵美之能當珵美玉也相玉
者言珵大六十其曜自照古時人
觀衆草尚不能別真香
以為草木易別於舍歌易別於珠
玉易別於忠佞知玉之美惡乎
呂充幃兮充滿也幃囊
也謂申椒其不
芳謂申椒雖而不香言
近小人而遠君子也欲從靈氣之吉占兮心

猶豫而狐疑言已欲從靈氣勸去之占則中心狐疑念楚國也巫咸將夕降兮巫咸古神巫下也當楚懷王所以降神也言下也懷椒糈而要之椒香物所以享神糈精米所以享神也言巫將夕從天上來下願懷椒糈要之使筮者占之吉凶之事也百神翳其備降兮九嶷繽其並迎翳蔽也九嶷舜所葬也繽盛貌也言巫咸將夕降下當蔽日來下舜又使九嶷之神紛然迎我知已之志也皇剡剡其揚靈兮皇皇天也剡剡光貌也言皇天揚其光靈使百神告我當去就吉善也告余以吉故曰勉升降以上下兮勉強也言當自勉強上求索以合明君下察賢臣與己合法度者也湯禹儼而求合兮儼敬也合配也言湯禹敬己志與己同志共爲治也皇剡剡其揚靈兮志不得成也以喻說言先不合後乃合也摯咎繇而能調摯伊尹名咎繇皋陶臣也皆佐堯舜調和也言湯禹至聖猶敬下謀臣也求矩矱之所同矩法也矱度也言當以法度求賢臣與己合同者也湯禹儼而求合兮儼敬也合配也言湯禹敬己志與己同志共爲治也又何必用夫行媒行媒中心常好善則精感神明賢聖自舉用之不必須左右薦達也說操築於傅巖兮說傅巖地名武丁時賢人隱處於此築牆而得舉用之高宗也言傅說抱懷道德而遭遇於武丁思賢者夢得聖人以其形象求之於是出獵而見之遂載以歸用以爲師言吾先公望于久矣固當以汝爲太公後帝曰吾子其夢哉如此文王再拜太公夢熊如此文王再拜太公夢羆如此文王再拜太公夢虎如此文王再拜太公夢羆

兮 椒楚大夫子椒也椒又欲充夫佩幃音韋佩飾也椒非以喻子椒但賢而非賢也幃喻親近言子椒爲楚大夫處尊位而行淫慢使諫之志又欲援引而從不賢之也既干進而務入兮 干求也務入君心復何能有所成也固時俗之從流兮 又就舉用已隨從上化若水之流二者不相反也又何芳之能祗 祗敬也言子蘭子椒身得顯禄而已不敬之甚也與江離言觀子椒子蘭變志若此況朝庭群臣而不爲使媚以容其身乎 辟芷兮 芳草也以喻賢人也紉秋蘭以爲佩 紉索也秋蘭芳草喻德也佩飾也言己內行忠正外飾香芳也 既干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祗 言己復何能有所敬也固時俗之從流兮又況揭 揭起也言己觀子椒子蘭變志若此況朝庭群臣而不爲使媚以容其身乎 惟茲佩之可貴兮 茲此也言己內行忠正外飾香芳此誠可貴重不意明君棄而不察也 委厥美而歷茲 歷逢也茲此也言己內行忠正外飾香芳此誠可貴重不意明君棄而不察也 芳菲菲而難虧 芳草菲菲喻德茂也虧損也言己雖放棄猶脩德不止德日以茂也 芬至今猶未沫 沫已也言己雖放棄猶脩德不止德日以茂芬香至今猶未已也 和調度以自娛兮 和調己之行度以自樂也 聊浮游而求女 聊且也言己雖不見用猶且以自樂且徐徐浮游以求賢君也 及余飾之方壯兮 及年德方壯也 周流觀乎上下 上謂君也下謂臣也言我願及年德方壯之時周流觀君之賢臣與己志合者而事之也 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 靈氛楚占吉之巫也既告我以吉占也 歷吉日乎吾將行 言當歷吉日而將去君而遠行也 折瓊枝以爲羞兮 瓊赤玉精光也羞糧也詩云乃裹餱糧言我將行乃折取瓊枝以爲脯脯精糗玉屑將以爲糧食飲香潔無以延年壽也 精瓊糜 糜爛也 以爲粻兮 粻糧也 遭吾道夫崑巖兮 遭轉也崑崙山在西北其高一萬一千里上有瑶玉之樹也 路修遠以周流 言己設去楚國遠行乃轉至崑崙神明之山以求其同志也 揚雲霓之晻藹兮 揚披也晻藹蓋蔽貌言己乘龍駕雲霓之車蓋蔽日月而行也 鳴玉鸞之啾啾 鸞鸞鳥也鳴玉鸞之啾啾鳴聲也言己從玉輅之車載鳴玉鸞之鳥鸞鳥啾啾鳴聲和以鍾鼓也 朝發軔於天津兮 天津東極箕斗之閒津渡也 夕余至乎西極 言己朝發天之東津萬物所生之西極萬物所成動頓也 鳳皇翼其承旂兮 翼翼和貌言己乘鸞車和貌而行鳳皇又爲己負承旗旗高貌言己德高鳳皇翼翼而來迎己也 高翱翔之翼翼 翱翔猶翱翔也 忽吾行此流沙兮 忽疾也流沙沙流如水入于海也 遵赤水而容與 遵循也赤水出崑崙山容與猶遊戲也言吾行忽然疾過此流沙循赤水而遊戲自恣 麾蛟龍以梁津 麾舉手曰麾小曰蛟大曰龍蛟龍無角以喻諸侯也梁橋也言己舉手麾諸侯使爲己造橋於津渡以過也 詔西皇使涉余 詔告也西皇帝也言己告西皇使渡我也 路修遠以多艱兮 艱難也言己道路險阻艱難非人所能由故令衆車先過使從後隨及也 騰衆車使徑待 騰過也言己道路險阻艱難非人所能由故令衆車先過使從後隨及也 路不周以左轉兮 不周山名在崑崙山西北轉行也言己欲從不周山西北轉行而左行但不周山高遠莫能及也 指西海以爲期 指語詞

不合於世也左轉者言行左轉求與己同志也
齊玉軑而並馳 軑音陳也車轄也乃北嗽我車前後千乘齊以玉爲車轄並
馳左右言從己者衆皆有王德宜輔千乘之君也
駕八龍之婉婉 婉婉龍貌
載雲旗之委蛇 委蛇而長也駕八龍者乘雲車能遍行高遠言己載雲旗者言己德如龍可制御八方也
抑志而弭節兮 抑案弭節徐行
神高馳之邈邈 邈遠貌言己乘雲能遍自
奏九歌而舞韶兮 九歌九德之歌韶舞也
聖德能開施於萬物也
靈偃蹇以連蜷 靈神偃蹇委曲貌連蜷言己
既留太平奏九德之聚九歌而已也
玉音以娛樂 言己
忽臨睨夫舊 睨音詣
陟陞皇之赫戲兮 皇天也
戲音羲
忽反顧以流涕 流涕憂思也
哀高丘之無女 女以喻賢臣
溘吾遊此春宮兮 溘奄也春宮東方青陽之宮
折瓊枝以繼佩 瓊枝喻美德
及榮華之未落 榮華喻盛時
時曖曖其將罷兮 曖曖昏昧貌罷極也
結幽蘭而延佇 幽蘭喻賢人
延佇久立也
世溷濁而嫉賢兮 溷濁言己時升貴者不問賢愚
好蔽美而稱惡 蔽美稱惡言己時不問
鄉壁虛而不實 鄉壁虛而不實言己時不問
鄉音嚮
欲從靈氛之吉占 靈氛古善占吉凶者
兩美其必合 兩美喻賢君
孰信修而慕之 修飾也
思九州之博大兮 九州喻天下
豈唯是其有女 言己
曰勉遠逝而無狐 狐以喻賢臣
言己
欲遠去而無賢臣
相與輔佐
周流觀乎上下兮 周流猶周天也上下謂天地
求矩矱之所同 矩矱法度也
湯禹儼而求合兮 儼莊敬也
湯禹敬而求合天意
摯咎繇而能調 摯伊尹也咎繇皋陶也
言己不遇湯禹
伊尹皋陶不得升貴
苟中情好其信姱以練要兮 姱好也練要精簡也
長顑頷亦何傷 顑頷不飽貌
言己雖不得飽食
亦何傷乎
擥木根以結茞兮 茞香草
貫薜荔之落蘂 薜荔香草蘂華也
言己
博采衆善以自修飾
矯菌桂以紉蕙兮 菌桂香木
紉索也
蕙香草
索蕙以爲纕
索菌桂以爲佩
言己
修飾外內
以自潔清
申椒其不芳 申椒香木
芳香也
言己
修飾如此
豈不芳香
邅吾道夫昆侖兮 邅轉也昆侖山名
言己
轉道而行
路修遠以周流 言己
周流天下
揚雲霓之晻藹兮 雲霓虹也晻藹猶蔽虧也
鳥萃蔚而南翔 萃蔚鳥羣貌
言己
見鳥羣飛
南翔
以興己
當與衆賢俱行
君回翔以下道兮 君謂懷王回翔猶徘徊也
言己
見鳥羣飛
南翔
以興己
當與衆賢俱行
君
回翔以下道
反顧游目來觀 言己
見鳥羣飛
南翔
以興己
當與衆賢俱行
君
回翔以下道
反顧游目來觀
將往觀乎四荒兮 四荒四方荒遠之國
佩繽紛其繁飾 繽紛盛貌
芳菲菲其彌章 菲菲香氣也彌章著明也
民生各有所樂兮 言己
民生各有所樂
己獨好修以爲常 言己
民生各有所樂
己獨好修以爲常
雖體解吾猶未變兮 體解支節解也
言己
雖支節解
猶未變
豈余心之可懲 懲止也
言己
雖支節解
猶未變
豈余心之可懲
女嬃之嬋媛兮 女嬃屈原姊也嬋媛猶牽引也
申申其詈予 申申重也詈罵也
曰鯀婞直以亡身兮 鯀禹父婞很也
終然殀乎羽之野 羽山東裔天庭光耀不足以解
言己
雖支節解
猶未變
豈余心之可懲
女嬃之嬋媛兮 女嬃屈原姊也嬋媛猶牽引也
申申其詈予 申申重也詈罵也
曰鯀婞直以亡身兮 鯀禹父婞很也
終然殀乎羽之野 羽山東裔天庭光耀不足以解
汝何博謇而好脩兮 博謇博學而謇諤也
言己
雖支節解
猶未變
豈余心之可懲
女嬃之嬋媛兮 女嬃屈原姊也嬋媛猶牽引也
申申其詈予 申申重也詈罵也
曰鯀婞直以亡身兮 鯀禹父婞很也
終然殀乎羽之野 羽山東裔天庭光耀不足以解
汝何博謇而好脩兮 博謇博學而謇諤也
謇謇以待時

不恨楚江比平不悔於剖心然後德立而行成榮顯而名稱若夫懷道以迷國偉愚而不言顛則不能扶危則不能安婉婉以順上逶迤以避患雖保黃耆終壽百年蓋志士之所恥愚夫之所賤也今若屈原厝忠貞之質體清潔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進不隱其謀退不顧其命此誠絕世之行俊彥之英也而班固謂之露才揚已競於羣小之中怨恨懷王讒刺椒蘭苟欲容納容忘憲於反自沈是虧末進殊非其人不見寤其高明而憤其清潔者也昔伯夷叔齊讓國守志不食周粟達餓而死豈可復謂有求於世而恨怨哉且詩人怨主刺上曰嗚呼小子未知臧否匪面命之言提其耳風諫之語於斯爲切然仲尼論之以爲大雅引此比被屈原之詞優游婉順寧以其若不智之故欲提撝其耳乎而論者以爲露才揚已怨刺其上強非其人殆失厥中矣夫離騷之文依託五經以立義旨不違其高陽之苗裔則詩厥初生民時惟姜嫄也紹稷契以爲佩則將翱將翔佩玉鳴而趨中矩步環則無所不至瓊瑤也夕攬洲之宿莽則易潛龍勿用也駟玉虬而乘鷖則易時乘六龍以御天也就重華而陳詞則尚書稱虞舜之謀謨也登昆侖而涉流沙則禹貢之敷土也故智彌盛者其言博才益劭者其識遠屈原之詞誠博遠矣自孔丘終沒以來名儒博達之士著造

楚辭卷第二

漢劉向子政編集王逸叔師章句

後學西蜀高第吳郡黃省曾校正

九歌章句第二

東皇太一

雲中君

湘君

湘夫人

大司命

少司命

東君

河伯

山鬼

國殤

禮魂

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祠必作樂鼓舞以樂諸神屈原放逐竄伏其域懷憂苦毒愁悴憤懣出見俗人祭祀之禮歌舞之樂其詞鄙陋因爲作九歌之曲上陳事神之敬下以見己之寃結託

之以風諫故其文意不同章句雜錯而廣異義焉

吉日兮辰良日謂甲乙辰謂寅卯穆將愉兮上皇皇敬也樂也上皇謂東皇太一也吉日良辰必擇吉良之日齋戒盛飾以祀太一神也撫長劒兮玉珥撫持也玉珥謂劒飾以玉珥有德故撫持之也璆鏘鳴兮琳琅璆琳琅玉名也所以鳴鸞和鈴者也言己既修飾又能執持長劒以祀太一神靈多福衆樂並奏鏘鳴而和也瑤席兮玉瑱瑤石之次大玉者也詩云報之以瓊瑤也瑱塞也言己既執持長劒又能以瓊瑤之玉爲席以安神靈神靈安則能福人矣瑱塞也所以塞耳不聽讒也盍將把兮瓊芳盍何不也把持也瓊芳喻德也言己何不執持美德以事太一乎

蕙肴蒸兮蘭藉蕙肴以蕙草肉也藉籍飲食也易曰藉用白茅所以薦也桂酒兮椒漿桂酒切桂置酒中也椒漿以椒置漿中也皆以香潔之物乃祭祀之禮也言己復以蕙草肉藉桂酒椒漿以祭太一神靈乃以蕙草藉桂酒椒漿以備五味也揚枹兮拊鼓揚舉也枹擊也拊亦擊也疏緩節兮安歌疏希也言己舉枹擊鼓希疏節而安歌以樂神也陳竽瑟兮浩倡陳列也浩大也言己既具不敢寧處而舞徐歌以樂神意也相和以樂神意也

菲菲兮滿堂菲菲盛飾舉足奮袂行列繁會五音紛兮繁會五音宮商角徵羽也紛盛貌也言己動作衆樂合奏以自娛樂盡己之心也欣欣兮樂康欣欣喜貌康安也言己以歡欣爲神歌舞之樂其詞鄙陋因爲作好也姱被服也好之巫被服而舞芬芳菲菲以自香潔也

福自傷履行沈汨以誠以事於君不見信用而身放逐以危死也

東皇太一

洛蘭湯兮沐芳華采衣若英華采五色采也若杜若也言已將脩饗祭以事雲神乃陳靈巫先洛蘭湯沐香以自潔清也被以杜若之英以自芳香也靈連蜷兮既留爛昭昭光貌也言巫既已留止連蜷神則歡喜必留奉迎導引而止見其光容爛然昭明長無極已也蹇將憺兮壽宮與日月兮齊光憺安也壽宮供神之處也祠祀既至福祚既降故名爲壽宮也言雲神既至與日月齊光明也光於壽宮歡樂飲食諧洽意也龍駕兮帝服龍駕言雲神駕龍也故曰雲從龍也帝服五方之帝服也言雲神乘五方之帝車駕蒼龍而左青黃五色也聊翱遊兮周章聊且翱翔周流也言雲神居無常處往來且疾也靈皇皇兮既降皇皇美貌也降下也言皇皇美貌也降下也言雲神來下其旁以親皇皇而美有光文也蔥遠舉兮雲中蔥去疾貌也言雲神往來去疾如雲中也君謂雲神所居也言雲神往來去疾如雲中也君謂雲神所居也

雲中君

橫四海兮焉窮橫極也言雲神極也言雲神乃望於冀州遍觀四海之間橫行四海安有窮極也思夫君兮太息君謂雲神也極勞心

君不行兮夷猶君謂雲神也夷猶猶豫也言雲神在左沅湘右大江包洞庭之波方數百里群鳥所集魚鼈所聚土地肥饒又有險阻故神常安不肯遊蕩既設祭祀使巫請呼之險阻之狀以自潔清也

湘君

君謂湘君也夷猶猶豫也言湘君在沅湘之間猶豫不行之波方數百里群鳥所集魚鼈所聚土地肥饒又有險阻故神常安不肯遊蕩既設祭祀使巫請呼之險阻之狀以自潔清也

湘夫人

帝子降兮北渚帝子堯女也堯帝嚳之子舜之妻也舜崩二女追而不及遂留江湘之中因爲湘夫人也目眇眇兮愁予眇眇遠視貌也愁憂也言二女遠望於水中之洲目眇眇然遠視而憂思也

裊裊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裊裊長貌也洞庭湖名使江水兮安流言已乘船常恐危殆願湘君令沅湘之水安流順軌使江水順軌流而不逆也

湘夫人

帝子降兮北渚帝子堯女也堯帝嚳之子舜之妻也舜崩二女追而不及遂留江湘之中因爲湘夫人也目眇眇兮愁予眇眇遠視貌也愁憂也言二女遠望於水中之洲目眇眇然遠視而憂思也

裊裊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裊裊長貌也洞庭湖名使江水兮安流水流名也使江水

未極已女嬋兮鬬余太息女謂女顓屈原也嬋媛猶牽引也言已遠揚精誠雖欲自媒盡終無從達故牽引女以爲己太息悲毒欲使屈原改性易行隨俗也橫流涕兮潺湲潺湲流貌屈原感女之言求欲變節而意不能改內自悲傷涕泣橫流也隱思君兮陫側君謂懷王也陫側猶翽翼也言已雖見放棄隱伏山野猶復翽翼側身從側陋之中思念君也桂櫂兮蘭枻櫂楫也枻船旁板也言已乘船遭天盛暑其船所以涉水凍結紛然而積雪以喻讒人交譖己使放棄也斵冰兮積雪斵斫也積雪冰凍而斫之以喻己雖放棄猶復忠信不變節也采薜荔兮水中薜荔香草緣木而生采芙蓉兮木末芙蓉芙蕖華也生水中而屈原自比忠信之行以事於君其志不合猶入池涉水采芙蓉而木末非其處也心不同兮媒勞言己執心不與衆同猶不交接媒因也勞勞倦也言己雖欲自進因人以事於君衆人嫉己讒佞在側使己勞倦而無功也屈原自言己乘船遭天盛暑冰凍紛然而積雪以喻讒人交譖己使放棄而不得親近君也恩不甚

而輕絕輕人交接已薄而輕絕也言已與君同姓共祖無離絕之義恩不甚則嫌人疲勞而無功也屈原自傷不遭值堯舜而遇闇君終將沈身淵流而下將有所至仰見飛龍乘雲而上遊戲自得以喻賢者所登自傷棄在山野終無所登至也交不忠兮怨長交友也忠厚也言朋友相與不厚則長相怨恨也言君政急則衆民愁而賢者傷矣故曰屈原已執履忠信安也諸水涯也夕以喻衰言日夕將落已衰老猶情不已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閒期會也閒暇也言君嘗與己期會共爲治後以讒言之故更吉我以不閒暇也蹇吾願兮路曲曰蹇言已願及年盛時任重馳驅以行道德安也諸水涯也夕以喻衰言日夕將落已衰老猶情不已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閒期會也閒暇也言君嘗與己期會共爲治後以讒言之故更吉我以不閒暇也蹇吾願兮路曲曰蹇言已願及年盛時任重馳驅以行道德安也諸水涯也夕以喻衰言日夕將落已衰老猶情不已

鷙鳥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鷙以喻己言己執履忠信雖獲罪過已執履忠信雖獲罪過不改悔怨恨於衆人也開暇也言君嘗與己期會共爲治後以讒言之故更吉我以不閒暇也蹇吾願兮路曲曰蹇言已願及年盛時任重馳驅以行道德安也諸水涯也夕以喻衰言日夕將落已衰老猶情不已

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圜以喻君方以喻己言君政急則衆民愁而賢者傷矣故曰屈原悲歲徂盡年衰老也鷙鳥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鷙以喻己言己執履忠信雖獲罪過已執履忠信雖獲罪過不改悔怨恨於衆人也開暇也言君嘗與己期會共爲治後以讒言之故更吉我以不閒暇也蹇吾願兮路曲曰蹇言已願及年盛時任重馳驅以行道德安也諸水涯也夕以喻衰言日夕將落已衰老猶情不已

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圜以喻君方以喻己言君政急則衆民愁而賢者傷矣故曰屈原悲歲徂盡年衰老也

夫人美好也思公子兮未敢言公子謂湘夫人也屈原以帝堯二女
亦聖於衆人也思公子兮未敢言公子謂湘夫人也屈原以帝堯二女
說尊故變言公子也言已想若舜之遭二女二女難死猶思其神所以不敢違言者士當須介
女嬪也慌惚一作忽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言鬼神往來無形近而視之彷彿若存
遠而望之但見川水東流而潺湲也麋何食兮庭
中麋獸也蛟何爲兮水裔蛟龍類也麋當在山林而在庭中蛟當在
深淵而在水涯以言小人宜在山野而朝馳余
馬兮江皐夕濟兮西澨言賢者當居尊官而爲僕隸也
澨水涯也自傷躯駕不出相譖之間
聞佳人兮召予子屈原自謂也將騰駕兮偕逝偕俱也逝往也
屈原幽居草莽思神念鬼冀君夫人有命召己之意故假駕飛龍而往不待佩偶築室兮
水中坻之兮荷蓋中坻小渚也言己思神不得處所築室水中以荷葉爲蓋
荷蓋不固風雨漏壞故復以芰荷補之芰菱葉也
芰荷以爲衣兮集芙蓉以爲裳芙蓉蓮華也
裳下飾也
令飄風兮先驅飄風迴風爲飄使涷雨
涷雨暴雨爲涷言己思神之時使飄風雨先驅爲導
灑塵兮君回翔君謂湘夫人回翔周旋貌
言己出則風伯雨師先驅爲導灑掃塵路而待之
君回翔兮以下下謂下土也言己思神之時回遹周旋
乘風雨然後能遍行而來下也
登白薠兮騁望薠水草也騁望極視也
與佳期兮夕張佳期謂湘夫人與己期會之處也
鳥何萃兮蘋中蘋水中之草也
罾何爲兮木上罾魚網也
言鳥當集木上何爲乃萃蘋中罾當在水中何爲乃在木上
以興己所處非其宜
沅有芷兮澧有蘭沅澧二水名芷蘭皆香草
思公子兮未敢言
荒忽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神懷
忽往來無形近而視之彷彿若存遠而望之但見川水東流而潺湲也麋何食兮庭
中麋獸也蛟何爲兮水裔蛟龍類也麋當在山林而在庭中蛟當在
深淵而在水涯以言小人宜在山野而朝馳余
馬兮江皐夕濟兮西澨濟渡也澨水涯也自傷
躯駕不出相譖之間
聞佳人兮召予自謂也將騰駕兮偕逝偕俱也逝往也
屈原幽居草莽思神念鬼冀君夫人有命召己之行
令飄風兮先驅飄風迴風爲飄使涷雨
涷雨暴雨爲涷言己思神之時使飄風雨先驅爲導
灑塵兮君回翔君謂湘夫人回翔周旋貌
言己出則風伯雨師先驅爲導載路也君回翔
以下下謂下土也言己思神之行
乘風雨然後能遍行而來下也
登白薠兮騁望薠水草也騁望極視也
與佳期兮夕張佳期謂湘夫人與己期會之處也
鳥何萃兮蘋中蘋水中之草也
罾何爲兮木上罾魚網也
言鳥當集木上何爲乃萃蘋中罾當在水中何爲乃在木上
以興己所處非其宜
沅有芷兮澧有蘭沅澧二水名芷蘭皆香草
思公子兮未敢言公子謂湘夫人也屋以屏人也言已思若舜之遭二女二女難死猶思其神所以不敢違言者士當須介
女嬪也
荒忽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神懷
忽往來無形近而視之彷彿若存遠而望之但見川水東流而潺湲也

麻兮瑤華 疏麻瑤華也 將以遺兮離居 離居謂隱者也言已雖出塗入陽流歷珠方猶思神居隱士將折神麻采玉華以遺與之明已行度如王不以告樂易其志也 老冉冉兮既極 極窮也 不寢近兮愈疏 寢偃也 近遠也言履行忠信從小至老命將窮矣而君猶貶之不稱親近而日以踈遠也 乘龍兮轔轔 轔轔車聲詩陳轔 高駝兮沖天 言已雖見踈遠執志彌堅想乘神龍轔轔然而有節度也抗志高行沖天而翔不以貧困有挫撓也 結桂枝兮延佇 延長也佇立也詩曰佇立以泣 羌愈思兮愁人 言已乘龍沖天非心所樂但結木爲舟長立而望想愈念楚國愁且思也 愁人兮奈何 愁憂也言已愁思安可奈何 願若今相從 願若於今無有歇也 固人命兮有當 言人受命而生有當貴賤者是天制也 離合兮何爲 離合會不可爲思也

大司命

大司命 秋 蘭兮麋蕪 麋蕪羅生兮堂下 言已供神之室閑又環其堂下羅列而生 一作蘼蕪 紫莖玄華 一作紫莖 綠葉兮素榮 榮華也 芳菲菲兮襲予 襲及也 夫人自有兮美子 夫人謂萬民 孫何以爲兮 一作爲 夫人自有美子言司命當順天下萬民人人自有子孫何爲至握其年命而屈思愁苦 孫謂司命也言已事神崇敬重種芳蘭兮滿堂 言已事神崇敬重種芳草蕪葉五色芳香益暢滿於堂而司命反獨與我相望成爲親親也 美人忽獨與余兮目成 言美人並會盛而相視目成相親也 入不言兮出不辭 言神來不語言出不辭往

乘回風兮載雲旗 言司命乘回風載雲旗形貌不可得見 悲莫悲兮生別離 原屈思神路畢意竟出為長沙傅以遠與之明已行度如王不以告樂易其志也 樂莫樂兮新相知 樂莫樂新相知之時也 荷衣兮蕙帶 荷衣蕙帶以芳香喻德也 儵而來兮忽而逝 言司命被服香潔往來奄忽難當值 夕宿兮帝郊 帝謂天帝 君誰須兮雲之際 言司命之去導前於天帝之郊謹待其有意而顧已 與女遊兮九河 衝風起兮水揚波 與女遊於九河之中衝風起水揚波言已願與司命俱遊觀天地之間 乘水車兮荷蓋 荷蓋車蓋也 駕兩龍兮驂螭 螭龍屬 登九天兮撫彗星 九天八方中央也言已願與司命乘此車升九天之上撫持彗星 彗星掃除邪惡輔仁賢 竦長劍兮擁幼艾 竦執也幼少也艾長也 言已思理司命而未肯來 孔蓋兮翠旌 言已願與司命俱乘此車蓋之上翠羽為旌旗 登九天兮撫彗星 言已願與司命俱乘此車蓋之上翠羽為旌旗言車飾也 竦長劍兮擁幼艾 竦執也幼少也艾長也言已思理司命而未肯來 羌愈思兮愁人 言已愁思且思也 愁人兮奈何 愁憂也言已愁思安可奈何 願若今無絕 願若於今無有歇也 固人命兮有當 言人受命而生有當貴賤者是天制也 人命兮無常 言人命謂天制也 壹陰兮壹陽 陰陽謂天地也言天地之間一陰一陽 衆莫知兮余所臧 臧善也言天地之間一陰一陽衆人莫知其善者 折若木以拂日兮 若木日所出處也言已願與司命俱折若木以拂日 探湯谷兮越崦嵫 湯谷日所浴處也言已願與司命俱探湯谷上拂其枝葉之末 崦嵫日所入處也言已願與司命俱越崦嵫上及其日未沒之時 勺飲西海兮固留 言已願與司命俱勺飲西海之水固留須臾之間 吾與君兮齊速 言已願與司命俱齊疾而行也言已願與司命俱乾髮 導帝之兮九坑 導引也坑山旁谿也言已願與司命導引天帝之山旁谿 靈衣兮被被 靈衣神衣被被長貌 玄雲兮素質 玄雲神衣之文質也 采旄兮玉飾 旄旗也言已願與司命俱乘此車旗采飾以玉 竦駕兮高舉 竦執也言已願與司命俱執此車高舉 羌聲色兮娛人 言已願與司命俱聲樂美色以娛樂人 老冉冉兮近極 極窮也 不寢近兮愈疏 寢偃也 近遠也言已履行忠信從小至老命將窮矣而君猶貶之不稱親近而日以踈遠也 樂莫樂兮新相知 樂莫樂新相知之時也 悲莫悲兮生別離 原屈思神路畢意竟出為長沙傅以遠與之明已行度如王不以告樂易其志也 乘龍兮轔轔 轔轔車聲詩陳轔 高駝兮沖天 言已雖見踈遠執志彌堅想乘神龍轔轔然而有節度也抗志高行沖天而翔不以貧困有挫撓也 結桂枝兮延佇 延長也佇立也詩曰佇立以泣 羌愈思兮愁人 言已愁思且思也 愁人兮奈何 愁憂也言已愁思安可奈何 願若今相從 願若於今無有歇也 固人命兮有當 言人受命而生有當貴賤者是天制也 人命兮無常 言人命謂天制也 壹陰兮壹陽 陰陽謂天地也言天地之間一陰一陽 衆莫知兮余所臧 臧善也言天地之間一陰一陽衆人莫知其善者 折若木以拂日兮 若木日所出處也言已願與司命俱折若木以拂日 探湯谷兮越崦嵫 湯谷日所浴處也言已願與司命俱探湯谷上拂其枝葉之末 崦嵫日所入處也言已願與司命俱越崦嵫上及其日未沒之時 勺飲西海兮固留 言已願與司命俱勺飲西海之水固留須臾之間 吾與君兮齊速 言已願與司命俱齊疾而行也言已願與司命俱乾髮 導帝之兮九坑 導引也坑山旁谿也言已願與司命導引天帝之山旁谿 靈衣兮被被 靈衣神衣被被長貌 玄雲兮素質 玄雲神衣之文質也 采旄兮玉飾 旄旗也言已願與司命俱乘此車旗采飾以玉 竦駕兮高舉 竦執也言已願與司命俱執此車高舉 羌聲色兮娛人 言已願與司命俱聲樂美色以娛樂人 老冉冉兮近極 極窮也 不寢近兮愈疏 寢偃也 近遠也言已履行忠信從小至老命將窮矣而君猶貶之不稱親近而日以踈遠也 樂莫樂兮新相知 樂莫樂新相知之時也 悲莫悲兮生別離 原屈思神路畢意竟出為長沙傅以遠與之明已行度如王不以告樂易其志也 乘龍兮轔轔 轔轔車聲詩陳轔 高駝兮沖天 言已雖見踈遠執志彌堅想乘神龍轔轔然而有節度也抗志高行沖天而翔不以貧困有挫撓也 結桂枝兮延佇 延長也佇立也詩曰佇立以泣 羌愈思兮愁人 言已愁思且思也 愁人兮奈何 愁憂也言已愁思安可奈何 願若今相從 願若於今無有歇也 固人命兮有當 言人受命而生有當貴賤者是天制也 人命兮無常 言人命謂天制也 壹陰兮壹陽 陰陽謂天地也言天地之間一陰一陽 衆莫知兮余所臧 臧善也言天地之間一陰一陽衆人莫知其善者 折若木以拂日兮 若木日所出處也言已願與司命俱折若木以拂日 探湯谷兮越崦嵫 湯谷日所浴處也言已願與司命俱探湯谷上拂其枝葉之末 崦嵫日所入處也言已願與司命俱越崦嵫上及其日未沒之時 勺飲西海兮固留 言已願與司命俱勺飲西海之水固留須臾之間 吾與君兮齊速 言已願與司命俱齊疾而行也言已願與司命俱乾髮 導帝之兮九坑 導引也坑山旁谿也言已願與司命導引天帝之山旁谿 靈衣兮被被 靈衣神衣被被長貌 玄雲兮素質 玄雲神衣之文質也 采旄兮玉飾 旄旗也言已願與司命俱乘此車旗采飾以玉 竦駕兮高舉 竦執也言已願與司命俱執此車高舉 羌聲色兮娛人 言已願與司命俱聲樂美色以娛樂人

按皎皎兮既明　言日既陞天運轉而西將遲太陰余馳其馬安駕而行舉幽昧也
蓋自明也　皎皎　夜猶皎皎
駕龍輈兮乘雷　輈車轅乘雷而拔也
載雲旗兮委蛇　言日以龍爲車轅乘雷而行以雲爲旌旗委蛇而長
長太息兮將上心　太息歎念其君也
羌色聲兮伏侁　羌發也言日將去扶桑上而升天則非祠祀太息歎念其君也羌色聲
伏侁兮顏懷　言日色之光則非祠祀太息歎念其君也羌色聲
嫮人　嫮美也
嫮人兮觀者憺兮忘歸　憺安也言日色之光明照耀四方之人觀見之莫不嫮樂憺安而忘歸
緪瑟兮交鼓　緪急張弦也交鼓對擊鼓也
緪瑟兮交鼓　緪急張弦也交鼓對擊鼓也
簫鍾兮瑤簴　簫樂器名也言已飾供飲香美張施琴瑟吹鳴饒竽列備也
鏗鏘兮吹竽　鏗竽樂器名也言已飾供飲香美張施琴瑟吹鳴饒竽列備也
思靈保兮賢姱　靈謂巫也言巫也好貌言已思慕靈保賢姱好貌言已思
翾飛兮翠曾　翾飛翠曾皆舉也言巫工巧身體翾然輕疾舉手曾高以善樂神
翾飛兮翠曾　翾飛翠曾皆舉也言巫工巧身體翾然輕疾舉手曾高以善樂神
思靈保兮賢姱　靈謂巫也言巫也好貌言已思慕靈保賢姱好貌言已思
翾飛兮翠曾　翾飛翠曾皆舉也言巫工巧身體翾然輕疾舉手曾高以善樂神
展詩兮會舞　展舒展也會舞謂巫樂舞也
應律兮合節　言乃復舒展詩樂以樂大神必中音律與節合
靈之來兮蔽日　言日神來下降蔽日而至也
靈之來兮蔽日　言日神來下降蔽日而至也
青雲衣兮白霓裳　青雲霓皆言日神來下降青雲爲上衣白霓爲下裳日出東方入西方故用其方色以爲飾也
舉長矢兮射天狼　天狼星名以喻貪殘故曰舉長矢射天狼天狼貪殘故曰舉長矢射天狼星名以喻貪殘故曰舉長矢射天狼
撰余轡兮高駝翔　言日爲王者王者受命必誅惡也
撰余轡兮高駝翔　言日爲王者王者受命必誅惡也
杳冥冥兮以東行　杳冥冥言君當治惡以東行而復出
杳冥冥兮以東行　杳冥冥言君當治惡以東行而復出
斗兮酌桂漿　斗謂太陰之神酌桂漿言日入太陰之中不戕其功也
弧兮反淪降　弧星名在太陰之中不戕其功也
弧兮反淪降　弧星名在太陰之中不戕其功也
斗兮酌桂漿　斗謂太陰之神酌桂漿言日入太陰之中不戕其功也
撰余轡兮高駝翔　言日爲王者王者受命必誅惡也
撰余轡兮高駝翔　言日爲王者王者受命必誅惡也
杳冥冥兮以東行　杳冥冥言君當治惡以東行而復出
杳冥冥兮以東行　杳冥冥言君當治惡以東行而復出
與女遊兮九河　九河徒駭太史馬頰覆鬴胡蘇簡馺胡蘇簡馺皆河伯所使也屈原設意與河伯爲友俱乘龍車輈乘雷而行舉幽昧蒙神祐反遇陂風大波涌起
與女遊兮九河　九河徒駭太史馬頰覆鬴胡蘇簡馺胡蘇簡馺皆河伯所使也屈原設意與河伯爲友俱乘龍車輈乘雷而行舉幽昧蒙神祐反遇陂風大波涌起
衝風起兮水橫波　衝風暴風也
乘水車兮荷蓋　水車荷蓋兩龍兩龍驂蜿蜒水爲車驂駕蜿蜒而戲
乘水車兮荷蓋　水車荷蓋兩龍兩龍驂蜿蜒水爲車驂駕蜿蜒而戲
登崑崙兮四望　崑崙山河所出也言已欲與河伯俱遊九河之中想所出處遂所託無所也
心飛揚兮浩蕩　浩蕩志放貌也言已欲與河伯俱遊九河之中想所出處遂所託無所也
心飛揚兮浩蕩　浩蕩志放貌也言已欲與河伯俱遊九河之中想所出處遂所託無所也
登崑崙兮四望　崑崙山河所出也言已欲與河伯俱遊九河之中想所出處遂所託無所也
流澌紛兮將來下　流澌解冰也言屈原驅車與河伯俱入西方之渚流澌紛然相隨來下
流澌紛兮將來下　流澌解冰也言屈原驅車與河伯俱入西方之渚流澌紛然相隨來下
魚鱗屋兮龍堂　魚鱗屋龍堂水中之神所居以魚鱗蓋屋堂飾其宮形容異也言河伯所居之屋像其宮形容異也
紫貝闕兮朱宮　紫貝闕朱宮水中之神所居以魚鱗蓋屋堂飾其宮形容異也言河伯所居之屋像其宮形容異也
魚鱗屋兮龍堂　魚鱗屋龍堂水中之神所居以魚鱗蓋屋堂飾其宮形容異也言河伯所居之屋像其宮形容異也
紫貝闕兮朱宮　紫貝闕朱宮水中之神所居以魚鱗蓋屋堂飾其宮形容異也言河伯所居之屋像其宮形容異也
靈何爲兮水中　言河伯好如是何爲居水中而不出遊也
靈何爲兮水中　言河伯好如是何爲居水中而不出遊也
乘白黿兮逐文魚　乘白黿逐文魚從大鼂爲黿魚屬也言河伯時乘白黿逐文魚而出遊戲也
乘白黿兮逐文魚　乘白黿逐文魚從大鼂爲黿魚屬也言河伯時乘白黿逐文魚而出遊戲也
與女遊兮河之渚　言河伯又遊河之渚流澌解冰也言屈原驅車與河伯俱入西方之渚流澌紛然相隨來下
流澌紛兮將來下　流澌解冰也言屈原驅車與河伯俱入西方之渚流澌紛然相隨來下
子交手兮東行　子謂河伯也言屈原與河伯交手東行欲與河伯俱去也或曰流澌解散屈原自比流澌若欲與河伯離別也
送美人兮南浦　美人屈原自謂也楚人名水北爲浦屈原與河伯交手東行送己將歸亦欲歸也或曰美人謂河伯也言己南至江之涯歸楚國也
送美人兮南浦　美人屈原自謂也楚人名水北爲浦屈原與河伯交手東行送己將歸亦欲歸也或曰美人謂河伯也言己南至江之涯歸楚國也
波滔滔兮來迎　波滔滔水流貌言江水滔滔而來迎以喻己將歸亦使河伯遣魚鱗魚鱗或曰文魚
魚鱗鱗兮媵予　魚鱗鱗或曰文魚皮毳毳而有鱗言江水滔滔來迎河伯遣魚鱗魚鱗或曰文魚
魚鱗鱗兮媵予　魚鱗鱗或曰文魚皮毳毳而有鱗言江水滔滔來迎河伯遣魚鱗魚鱗或曰文魚
波滔滔兮來迎　波滔滔水流貌言江水滔滔而來迎以喻己將歸亦使河伯遣魚鱗魚鱗或曰文魚
送美人兮南浦　美人屈原自謂也楚人名水北爲浦屈原與河伯交手東行送己將歸亦欲歸也或曰美人謂河伯也言己南至江之涯歸楚國也
送美人兮南浦　美人屈原自謂也楚人名水北爲浦屈原與河伯交手東行送己將歸亦欲歸也或曰美人謂河伯也言己南至江之涯歸楚國也
子交手兮東行　子謂河伯也言屈原與河伯交手東行送美人兮南浦
子交手兮東行　子謂河伯也言屈原與河伯交手東行送美人兮南浦

東君

河伯

若有人兮山之阿　山鬼謂巫也阿曲也言人神山鬼若有人在山之阿曲
若有人兮山之阿　山鬼謂巫也阿曲也言人神山鬼若有人在山之阿曲
被薜荔兮帶女　被薜荔帶女蘿言山鬼以薜荔爲衣女蘿爲帶
被薜荔兮帶女　被薜荔帶女蘿言山鬼以薜荔爲衣女蘿爲帶

羅女蘿兎絲被辭勞之苦以緣物而生山鬼緣物而生山鬼無形故女之也言山鬼之狀含妙容美也旣含睇兮又宜笑睇微視貌笑喜也子慕予兮善窈窕日盼然又好也窈窕好貌詩曰窈窕淑女言山鬼子謂山鬼也窈窕淑女之貌以興巫覡亦飾飾也思我兮然疑作然疑言懷王有思我時來見其容也乘赤豹兮從文貍辛夷車兮結桂旗辛夷香草也言山鬼出入乘赤豹從文貍香草也言山鬼所處乃在深山之中遭雷電雨猋結桂與辛夷以爲車旗言其香潔也被石蘭兮帶杜衡石蘭香草也杜衡香草也言山鬼修飾皎潔以芷草自飾人同好故折香馨相遺以志也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言山鬼所處在深山之中幽昧之內終不見天也或曰幽篁竹林也路險難兮獨後來言所處既深其路阻險又難故後到特立於山而自異也

表獨立兮山之上表特也言山鬼特立山上也雲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晝晦言山鬼所在至高超雲出雨其下雖白晝猶暝晦也東風飄飄兮神靈雨飄風風貌神靈雨也言山鬼時曰眴風貌兮言東風飄然而起和屈原自傷獨無與和也留靈脩兮憺忘歸憺安也言已宿留懷王無與謀謀也既晏已心中暗然安而忘歸年歲既暮其將欲罷老將當也采三秀兮於山間三秀芝草也石磊磊兮葛蔓蔓言已欲服芝草以延年壽周旋山間采芝草當食之而已馬騑騑而來之終不能得但見山石磊磊而衆葛蔓蔓或曰三秀秀村之士隱處者也言石葛者險所在深也怨公子兮悵忘歸公子謂公子椒也言已所以怨公子椒而不肯達故悵然失志而歸也君思我兮不得閒言懷王時思念我暫閒之日少閒暇之日召己謀也山中人兮芳杜若山中人屈原自謂也飲石泉兮蔭松柏言已雖居在山中無人之處猶取杜若以爲芬芳飲石泉之水蔭松柏之木飲食居處動以香潔自脩飾君思我兮然疑作然疑言懷王有思我時孤疑靈修以譬君也靈修以譬君也言懷王時思我有善行好姿是以故令巫作靈修之貌以喻君也

操吳戈兮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錯交也短兵刀劒也言兵士竟路旌旗蔽天言戎車相迫輪轂交錯長兵不施故用刀劒以相接擊也旌蔽日兮敵若雲矢交墜兮士爭先墜墮也敵多人衆來若雲也爭先言已欲服芝草以延年壽周旋山間而軍相射流矢交墮也士爭先在前也凌余陣兮躐余行凌犯也躐踐也言敵家來陵犯我行伍也左驂殪兮右刃傷殪死也言已車轂踐我車驂左驂馬死右驂馬被刃創也霾兩輪兮縶四馬霾特也詩曰縶之維之言已馬雖死傷史霾兩輪而已不必死也援玉枹兮擊鳴鼓言已愈自厲天時墜兮威靈怒墜落也言已時命當墜落雖死戰鬬遒盡天威神怒威靈不思厚死也嚴殺盡兮棄原壄嚴殺壯盛也壄野也

漢劉向子政編集並敘錄
後學西蜀高第吳郡黃省曾校正

天問章句第三

天問者屈原之所作也何不言問天天尊不可問故曰天問也屈原放逐憂愁悴彷徨山澤經歷陵陸嗟號昊仰天歎息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僪佹丑怪鬼神雜糅行事踳駮上下未形何由考之遂問而作是以其文義不次叙云

楚辭卷三

楚人哀惜屈原因共論述故其文義不次叙云

【國殤】

盛禮兮會鼓言祠祀九神皆先齋戒成其禮敬乃歌作樂急疾擊鼓以稽神意也傳芭兮代舞芭巫所作樂名也代更也言祠所作樂而歌巫將芭而舞也以復傳與他人更用之也姱女倡兮容與姱好貌也謂使勇雄好女先倡而舞則進退容與而有節度也春蘭兮秋菊長無絕兮終古言春則蘭秋則菊芳芳長相繼承無絕於古之道也

【禮魂】

雷言天有八山爲柱皆何當九天之際安放安
極東南不足誰虧缺之
屬九天東方皞天東南方陽天南方赤天西南方朱天西方成天西北方幽天北方玄天東北方變天中央鈞天其際會何分晝夜所屬繫乎隅隈多有誰知其數乎
天何所沓十二馬分
沓合也言天與地合會何所分十二辰誰所分別乎
日月安屬列星安陳
言日月衆星安所繫屬而平深之乎
出自湯谷次于蒙汜
次舍也汜水涯也言日出東方湯谷之中暮入西極蒙水之涯也
自明及晦所行幾里
言日旦而出至暮而止所行凡幾何里乎
夜光何德死則又育
夜光月也何德居於天地死而復生也
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
言月中有菟何所利維而顧望之乎
女岐無合夫焉取九子
女岐神女無夫而生九子也
伯強何處惠氣安在
伯強大鬼疫鬼也所至傷人惠氣和則氣行不和則氣何所在乎
何闔而晦何開而明
言天何所闔而晦何所開而明及晦曉乎
安藏角亢東方星曜靈明旦之時日安所藏其精光乎
不任汩鴻師何以尚之
汩治也言鴻水也師衆也尚舉也才不任治鴻水衆人何以舉之乎
僉荅何憂何不課而行之
僉衆也課試也言衆人舉鯀治水堯知其不能衆人何憂哉何不先試之治水績用不成堯乃放殺之羽山飛鳥順欲成功帝何刑焉
帝謂堯也言鯀何傷能不聽之乎順衆人之欲而刑殺之哉
鬼龜曳銜鯀何聽焉
言天地四方各有一門其誰從門出入乎
西北辟啓何氣通焉
開啓豈元氣之所通
日安不到燭龍何照
言天之西北有幽冥無日之國有龍銜燭而照之
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
羲和日御也言日未揚若木何能有明

赤之華乎光何所冬暖何所夏寒暖溫也言地之氣冬溫而夏
寒者焉有石林何獸能言夫下何所有石木
語者乎禮記曰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不離
禽獸也焉有虬龍負熊以遊有角曰虬龍
無角曰虯言寧有無角之雄飛九首儻忽焉在
忽儻忽電光也言有雄飛九首之獸儻忽電光皆何所在乎何所不死
一身九頭速及電光也象曰有不死之國長人長狄春秋括地
云防風氏也禹會諸侯防風氏後至於是使守山也長人何守
玄趾三毛皆山名也在西方黑水出崑崙山延年不死
靡萍九衢臬華安居言靡萍生於水中無根乃葉衍於九交之道一載作蛇
又有桑麻垂華榮實華山海經云南方有蜮蛇黑水玄
吞象三年然後出其骨委積於上化為青蛇河伯
乘兩龍遊於水秀羿見射之貫其左目河伯上告天帝曰羿殺我
何故得下種百穀啓棘賓商九辯九歌棘陳也賓列也九辯
故思歸啓也九歌啓所作樂也言啓能修其禮樂備明
禹業陳列宮商之音備其樂也何勤子屠母
而死分竟墜一作地勤勞也屠裂割也言禹嗣
伊何以能有聖德天下乎帝降夷羿革孽夏民
我爰后相者也羿更孽夏更夏也言羿代夏家居
天子之位荒淫田獵樂更夏道為萬民憂患胡
何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嬪胡何也雒嬪水神謂
為白龍遊於水秀羿見射之貫其左目河伯上告天帝曰羿殺我
何故得下種百穀何故得見射河伯曰我時化為白龍出遊天帝曰使女深守神
宮毋令羿見何從得犯也羿何罪歟羿又夢
其宜也羿何罪歟羿又夢
馮珧利決封豨是射馮珧以象骨為弓利決
射封豨以其肉膏祭天帝不順羿之所為也
何獻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蒸祭也后帝天帝也言羿
不順道德而以己肉膏祭天帝天帝不若羿也
帝不若也
浞娶純狐眩妻爰謀浞誅殺羿而娶於純狐氏女眩惑之貌
純狐眩惑愛之逆與浞交接國中政事法度浞皆改易羿所為也
何羿之射革而交吞揆之不恢揆度也言羿好射獵
而快封狶飽與象人同嗜欲苟欲飽快一朝之忿
而逢達言天下所以去益就禹而通其拘隔拘隔者謂有龜氏
皆上益而歸啓之也以伐以下皆歸啓以伐之也
皆歸射箭而無害厥躬射行也箭窮惡故啓誅之
得長無害於其身者也
后羿也吏也揣揣也言羿
降變化更益而代益焉降下也言啓所以能
何以能有聖德天下乎
帝降夷羿革孽夏民夷帝天羿諸侯也
我爰后相者也羿更孽夏更夏也言羿代夏家居
天子之位荒淫田獵樂更夏道為萬民憂患胡
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墜一作地勤勞也屠裂割也言禹嗣
何以能有聖德天下乎
而后益作革而禹播
后羿也吏也揣揣也言羿
降變化更益而代益焉降下也言啓所以能
皆歸射箭而無害厥躬射行也箭窮惡故啓誅之
得長無害於其身者也
達言天下所以去益就禹而通其拘隔拘隔者謂有龜氏
之也以伐以下皆歸啓以伐之也
皆歸射箭而無害厥躬射行也箭窮惡故啓誅之
得長無害於其身者也
何啓惟憂而能拘是
啓者以其能憂思道德
冬暖何所夏寒暖溫也言地之氣
寒者焉有石林何獸能言夫下何所有石木
語者乎禮記曰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不離
禽獸也焉有虬龍負熊以遊有角曰虬龍
無角曰虯言寧有無角之雄飛九首儻忽焉在
忽儻忽電光也言有雄飛九首之獸儻忽電光皆何所在乎何所不死
一身九頭速及電光也象曰有不死之國長人長狄春秋括
地云防風氏也禹會諸侯防風氏後至於是使守山也長人何守
玄趾三毛皆山名也在西方黑水出崑崙山延年不死
靡萍九衢臬華安居言靡萍生於水中無根乃葉衍於九交之道一載作蛇
又有桑麻垂華榮實華山海經云南方有蜮蛇黑水玄
吞象三年然後出其骨委積於上化為青蛇河伯
乘兩龍遊於水秀羿見射之貫其左目河伯上告天帝曰羿殺我
何故得下種百穀何故得見射河伯曰我時化為白龍出遊天帝曰使女深守神
宮毋令羿見何從得犯也羿何罪歟羿又夢
其宜也羿何罪歟羿又夢
馮珧利決封豨是射馮珧以象骨為弓利決
射封豨以其肉膏祭天帝不順羿之所為也
何獻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蒸祭也后帝天帝也言羿
不順道德而以己肉膏祭天帝天帝不若也
帝不若也
浞娶純狐眩妻爰謀浞誅殺羿而娶於純狐氏女眩惑之貌
純狐眩惑愛之逆與浞交接國中政事法度浞皆改易羿所為也
何羿之射革而交吞揆之不恢揆度也言羿好射獵
而快封狶飽與象人同嗜欲苟欲飽快一朝之忿
而逢達言天下所以去益就禹而通其拘隔拘隔者謂有龜氏
之也以伐以下皆歸啓以伐之也
皆歸射箭而無害厥躬射行也箭窮惡故啓誅之
得長無害於其身者也
后羿也吏也揣揣也言羿
降變化更益而代益焉降下也言啓所以能
何以能有聖德天下乎
帝降夷羿革孽夏民夷帝天羿諸侯也
我爰后相者也羿更孽夏更夏也言羿代夏家居
天子之位荒淫田獵樂更夏道為萬民憂患胡
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墜一作地勤勞也屠裂割也言禹嗣
何以能有聖德天下乎
而后益作革而禹播
后羿也吏也揣揣也言羿
降變化更益而代益焉降下也言啓所以能
皆歸射箭而無害厥躬射行也箭窮惡故啓誅之
得長無害於其身者也
達言天下所以去益就禹而通其拘隔拘隔者謂有龜氏
之也以伐以下皆歸啓以伐之也
皆歸射箭而無害厥躬射行也箭窮惡故啓誅之
得長無害於其身者也
何啓惟憂而能拘是
啓者以其能憂思道德
冬暖何所夏寒暖溫也言地之氣
寒者焉有石林何獸能言夫下何所有石木
語者乎禮記曰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不離
禽獸也焉有虬龍負熊以遊有角曰虬龍
無角曰虯言寧有無角之雄飛九首儻忽焉在
忽儻忽電光也言有雄飛九首之獸儻忽電光皆何所在乎何所不死
一身九頭速及電光也象曰有不死之國長人長狄春秋括
地云防風氏也禹會諸侯防風氏後至於是使守山也長人何守
玄趾三毛皆山名也在西方黑水出崑崙山延年不死
靡萍九衢臬華安居言靡萍生於水中無根乃葉衍於九交之道一載作蛇
又有桑麻垂華榮實華山海經云南方有蜮蛇黑水玄
吞象三年然後出其骨委積於上化為青蛇河伯
乘兩龍遊於水秀羿見射之貫其左目河伯上告天帝曰羿殺我
何故得下種百穀何故得見射河伯曰我時化為白龍出遊天帝曰使女深守神
宮毋令羿見何從得犯也羿何罪歟羿又夢
其宜也羿何罪歟羿又夢
馮珧利決封豨是射馮珧以象骨為弓利決
射封豨以其肉膏祭天帝不順羿之所為也
何獻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蒸祭也后帝天帝也言羿
不順道德而以己肉膏祭天帝天帝不若也
帝不若也
浞娶純狐眩妻爰謀浞誅殺羿而娶於純狐氏女眩惑之貌
純狐眩惑愛之逆與浞交接國中政事法度浞皆改易羿所為也
何羿之射革而交吞揆之不恢揆度也言羿好射獵
而快封狶飽與象人同嗜欲苟欲飽快一朝之忿

羌放鯀羽山西行度枝
幹巖之險因墮死也
巫何活焉羽山淵豈巫死後化焉黃能入於
巫醫所能復生活也感播
稻黍菅是營感皆也稻黍黍也菅蓐也言
得耕種黑黍於蕃蔣蓐之處盡爲良田也
何由并投而鯀疾脩盈病疾
也脩長也盈滿也由用也言羌不忘鯀而棄殺
之則禹不得嗣興民何得投種五穀乎乃知鯀
死非用也
不能固臧臧善也言崔文子學仙於王子喬
文子崔文子驚惋引戈擊蜮中之因墮井持蜮與崔
而視之王子喬之尸也故言得蜮不善其蜮也
式從橫陽離爰死式法也橫從也言崔文子取王子喬之
法從橫之道以入天法陽氣則害
安得夫良
藥不死也
大鳥何鳴夫焉喪厥
以帶篠須臾則化爲大鳥而去文子焉能亡子喬之
也
蒲盧何以變之蒲盧細要蜾蠃也
蜾蠃之身乎言仙人不欲變之
蓬山之蜮名曰蜚
蜚音非
其狀如蜚蜚負蠜而行
蠜音蒲
蠜蒲盧也
是惟蜮氣
蜮短狐也
蝦
蟆
也
蝦音遐
蟆音麻
蜮
蝦蟆
蜮
蝦蟆
蜮
蝦蟆

男子期會也昔古公有少子曰王季而生聖子文王古公欲立王季令至文王長子太伯及弟仲雍去而之吳吳立以爲君諸與期會而得兩男子者謂太伯仲雍二人也去一作失緣鵲飾玉后帝是饗后帝謂殷湯也言伊尹始仕因緣烹鵠鳥鵠之羹脩飾王鼎以事於湯湯賢之遂以爲相也何承謀夏桀終以滅喪言湯遂承用伊尹之謀而伐夏桀終以滅亡也帝乃降觀下逢伊摯帝謂湯也言湯出觀風俗乃受伊尹舉以爲相也何條放大說條一作脩鳴條地也說喜也言湯行天下之罰以誅於桀放之鳴條之野而天下衆民大喜悅也致貽女何喜貽猶遺也言湯既誅桀遂遺其女妹喜而喜之因性嬖者也該秉季德厥父是臧該兼也季末也臧善也言湯能兼有季末之德脩其父之善業故天福之以爲民主也滅名也湯滅夏而名也胡終弊于有扈牧夫牛牛夏后相遷于斟尋之間也季末也牧正典主牛羊遂攻殺之而有扈氏亦報殺其君主以牛羊之事故曰牧夫牛少康後爲有仍牧正收聚其舊跡靦思夏政布其德惠以收衆心滅浇於過戈后杼又誅有鬲氏而少康復興夏道也何以懷之后杼既也言杼既能懷來遠人以安其國也平脅曼膚一作曼肉平脅謂脅骨平滿也何以肥之言何以能肥澤也有扈牧豎云何而逢豎謂豎子也言有扈氏本牧豎之人耳因何逢遇而得爲諸侯乎擊牀先出其命何從言啓攻有扈之時親於其牀上擊而殺之其先入失國之原何所從出之乎會鼂爭盟何踐吾期紂紂使膠葛武王師膠葛謂甲子日勝殷紂會天下諸侯同日至殷武王曰以大甲子誅紂之後有小兒啼水涯人取其首問曰欲何爲曰欲以灌溉田也言紂虐殺無辜百姓怨讎遍滿大水因以喻之也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恒常也朴大也言湯常能秉持季之德而弘之天嘉其志出田獲得大牛之瑞也何往營班祿不但還來營謀也班還也言湯不但驅馳往來也還輒以所獲得禽獸遍施祿惠於百姓也昏微遵迹有狄不寧昏闇也微遵也迹道也言人有循道而行不可以安其身也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其子微與之姬決肆其情欲曰墓門有棘有鴞萃止故曰繁鳥萃棘也墓門見婦人則引詩刺之言棘之墓門居父聘乎吳過其門而不顧也何變化以作詐作爲也言變化其態內作姦詐從上賓之終不能害舜治禁姦舜遂升爲天子孫長發其祥也言舜既升爲天子發其善祥於有鼻而後嗣之也有萃爰極有萃國名也爰於也極至也言湯東巡狩至於有萃國以爲婚姻也何變化以作詐

成湯東巡有莘爰謀爰得伊尹言湯東巡狩至於有莘之國謀於賢以爲諸侯也何桀紂昧喪厥德湯出重泉夫何罪桀紂昧冥也喪亡也重泉地名也言桀紂冥亡其德湯出之夏臺也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乞匄也言湯匄得吉善之妃因得吉善之妃也何以厚之言以能厚之也平脅曼膚何以肥之帝謂桀也言桀以衆人之心而以肥澤之也不勝心伐帝夫誰使挑之桀謀誅湯湯不勝其心而伐之桀使挑戰之也會鼂爭盟何踐吾期紂紂使膠葛武王師膠葛謂甲子日勝殷紂會天下諸侯同日至殷武王曰以大甲子誅紂之後有小兒啼水涯人取其首問曰欲何爲曰欲以灌溉田也言紂虐殺無辜百姓怨讎遍滿大水因以喻之也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恒常也朴大也言湯常能秉持季之德而弘之天嘉其志出田獲得大牛之瑞也何往營班祿不但還來營謀也班還也言湯不但驅馳往來也還輒以所獲得禽獸遍施祿惠於百姓也昏微遵迹有狄不寧昏闇也微遵也迹道也言人有循道而行不可以安其身也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其子微與之姬決肆其情欲曰墓門有棘有鴞萃止故曰繁鳥萃棘也墓門見婦人則引詩刺之言棘之墓門居父聘乎吳過其門而不顧也何變化以作詐作爲也言變化其態內作姦詐從上賓之終不能害舜治禁姦舜遂升爲天子孫長發其祥也言舜既升爲天子發其善祥於有鼻而後嗣之也有萃爰極有萃國名也爰於也極至也言湯東巡狩至於有萃國以爲婚姻也何桀紂昧喪厥德湯出重泉夫何罪桀紂昧冥也喪亡也重泉地名也言桀紂冥亡其德湯出之夏臺也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乞匄也言湯匄得吉善之妃因得吉善之妃也何以厚之言以能厚之也平脅曼膚何以肥之帝謂桀也言桀以衆人之心而以肥澤之也不勝心伐帝夫誰使挑之桀謀誅湯湯不勝其心而伐之桀使挑戰之也會鼂爭盟何踐吾期紂紂使膠葛武王師膠葛謂甲子日勝殷紂會天下諸侯同日至殷武王曰以大甲子誅紂之後有小兒啼水涯人取其首問曰欲何爲曰欲以灌溉田也言紂虐殺無辜百姓怨讎遍滿大水因以喻之也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恒常也朴大也言湯常能秉持季之德而弘之天嘉其志出田獲得大牛之瑞也何往營班祿不但還來營謀也班還也言湯不但驅馳往來也還輒以所獲得禽獸遍施祿惠於百姓也昏微遵迹有狄不寧昏闇也微遵也迹道也言人有循道而行不可以安其身也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其子微與之姬決肆其情欲曰墓門有棘有鴞萃止故曰繁鳥萃棘也墓門見婦人則引詩刺之言棘之墓門居父聘乎吳過其門而不顧也何變化以作詐作爲也言變化其態內作姦詐從上賓之終不能害舜治禁姦舜遂升爲天子孫長發其祥也言舜既升爲天子發其善祥於有鼻而後嗣之也有萃爰極有萃國名也爰於也極至也言湯東巡狩至於有萃國以爲婚姻也何桀紂昧喪厥德湯出重泉夫何罪桀紂昧冥也喪亡也重泉地名也言桀紂冥亡其德湯出之夏臺也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乞匄也言湯匄得吉善之妃因得吉善之妃也何以厚之言以能厚之也平脅曼膚何以肥之帝謂桀也言桀以衆人之心而以肥澤之也不勝心伐帝夫誰使挑之桀謀誅湯湯不勝其心而伐之桀使挑戰之也會鼂爭盟何踐吾期紂紂使膠葛武王師膠葛謂甲子日勝殷紂會天下諸侯同日至殷武王曰以大甲子誅紂之後有小兒啼水涯人取其首問曰欲何爲曰欲以灌溉田也言紂虐殺無辜百姓怨讎遍滿大水因以喻之也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恒常也朴大也言湯常能秉持季之德而弘之天嘉其志出田獲得大牛之瑞也何往營班祿不但還來營謀也班還也言湯不但驅馳往來也還輒以所獲得禽獸遍施祿惠於百姓也昏微遵迹有狄不寧昏闇也微遵也迹道也言人有循道而行不可以安其身也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其子微與之姬決肆其情欲曰墓門有棘有鴞萃止故曰繁鳥萃棘也墓門見婦人則引詩刺之言棘之墓門居父聘乎吳過其門而不顧也何變化以作詐作爲也言變化其態內作姦詐從上賓之終不能害舜治禁姦舜遂升爲天子孫長發其祥也言舜既升爲天子發其善祥於有鼻而後嗣之也有萃爰極有萃國名也爰於也極至也言湯東巡狩至於有萃國以爲婚姻也何桀紂昧喪厥德湯出重泉夫何罪桀紂昧冥也喪亡也重泉地名也言桀紂冥亡其德湯出之夏臺也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乞匄也言湯匄得吉善之妃因得吉善之妃也何以厚之言以能厚之也平脅曼膚何以肥之帝謂桀也言桀以衆人之心而以肥澤之也不勝心伐帝夫誰使挑之桀謀誅湯湯不勝其心而伐之桀使挑戰之也會鼂爭盟何踐吾期紂紂使膠葛武王師膠葛謂甲子日勝殷紂會天下諸侯同日至殷武王曰以大甲子誅紂之後有小兒啼水涯人取其首問曰欲何爲曰欲以灌溉田也言紂虐殺無辜百姓怨讎遍滿大水因以喻之也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恒常也朴大也言湯常能秉持季之德而弘之天嘉其志出田獲得大牛之瑞也何

到紂必殺之死也遂以甲子朝誅紂不失朝也蒼烏群飛遂使萃之蒼烏鸒也萃集也言武王伐紂將帥勇猛如鷹烏群飛誰使武王集聚之者乎詩云惟師尚父時惟鷹揚也到擊紂躬叔旦不嘉旦周公名也嘉美也言武王始至孟津八百諸侯不期而會皆曰紂可伐也白魚入于王舟群臣咸曰休休嘉也何親揆發足周之命以咨伐周公曰雖休勿休故曰叔旦不嘉也周公於孟津揆度天命發足還師而歸當此之時周之命令已行天下百姓咨嗟而歎之也授殷天下其位安施言天地始授殷家以天下其王德位安所施用乎反成乃亡其罪伊何言敦王位之已成反覆亡之其罪若紂發還于牧何以將之爭遣伐器何以行之伐器攻伐之器也言武王之其罪惟何爭先往前歌後舞也一云前歌後舞也如鳥嚇呼人人樂戰並載驅載馳爭先相趨何以將幸之呼會擊其翼獨何以將幸之雄厥雌何以行之乎並驅擊翼何以將之逢迎穆王巧梅一作鵙於辭令會好攻伐遠征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自是後衰於是不至諸侯不朝穆王乃更巧調周流而從說之欲以懷來也昭后成遊南土爰底厥利惟何逢彼白雉厥其也逢迎之制而出遊南至不還也昭王南遊何以利於楚楚人獻白雉昭王德不能致欲親往昭后成遊南土爰底厥利惟何逢彼白雉厥其也逢迎之制而出遊南至不還也昭王南遊何以利於楚楚人獻白雉昭王德不能致欲親往環理天下夫何索求環旋也言王者當脩道德天下自來歸之何爲乃周妖夫曳衒何號于市妖妄也曳衒市也周幽誰誅焉得夫褒妖妄也褒姒周幽王后之后也有二神龍上於夏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之二神龍上於夏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布幣請而告之龍亡而漦在檀而藏之至於周比三代莫敢發也至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漦流于庭化爲玄黿入王後宮處妾遇之而孕無夫而生子懼而棄之後宮童妾當幽王之時被棄夫婦夜亡逃閒後宮處妾所生女啼聲哀而收之遂奔褒人後有罪幽王欲誅之褒人以爲后惑而愛以褒罪是爲褒姒乃入此女以滅厥家之象人之遂爲犬戎所殺也天命反側何罰何佑言天道神明降人之命反側無常善者佑之惡者罰之佑助也何惡輔弼讒諂是服服事也言紂惡輔弼不用讒諂之人也反側之言而事用讒諂是服事之也比干何逆而抑沈之比干聖人紂諸父也諫紂怒乃殺之剖其心也雷開阿順而賜封之金雷開佞臣也阿順於紂乃賜之金玉而封之也卒其異方聖人謂文王也卒終也言文王仁聖能純一其德則天下終皆歸之異方謂天下諸侯也言梅伯丁冥方終皆歸之梅伯受醢箕子佯狂忠直而數諫紂紂怒乃殺之醢其身箕子見之則被髮佯狂也稷維元子帝何篤之元大也帝謂天帝也篤厚也言后稷之母姜嫄出見大人跡心悅而履之遂有娠而生后稷后稷生而仁見之謂天帝也篤厚也言后稷之述惟而履之遂有娠而生后稷后稷生而仁賢天帝獨何以厚之乎投之于冰上鳥何燠之投棄也燠煖也投棄于冰上鳥以翼覆溫也言姜嫄以后稷無父而生棄之於冰上有鳥以翼覆溫之以爲神乃取而養之詩曰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何馮弓挾矢殊能將之馮弓大挾持也言后稷長大持大強弓矢殊然有殊異將捆之文士也既驚帝切激何逢長之帝謂天帝也切激天所加誅於紂切一作砌也

伯昌號衰秉鞭作牧 伯昌謂文王也秉執也鞭
王執鞭持政馬 以論政言紂弓冷既衰文
雍州之牧也 何令徹彼岐社命有殷之國 徹壞
也社土地之主也言武王既詠紂令壞邠岐之
社土地之主也言武王既以爲天下太社也
吐言已受天命而有殷國 遷藏就岐何能依 言
文王始興百姓從其寶藏就岐下何能使其民依倚
而隨之也 殷有惑婦何所譏 惑婦謂妲己也譏譖也
言紂不可譖以妲己惑誤於紂不可言也
何親就上帝罰殷之命以不 何親就上帝罰殷之命以不
復誡也 受賜茲醢西伯上 受賜茲醢西伯上
帝謂文王受之以祭 告紂以此西伯文王也
言紂以梅伯以祭諸
侯文王受之以祭上天也 何親就上帝罰殷之命以不
故殷之命不可復也言天帝也言天帝親致紂之罪罰
也一云上帝之罰 師望在肆昌何志 師望謂太
公在市肆也言文王名也言太
公呂望文王何以志知之
肆而屠文王受之以祭上天也 何親就上帝罰殷之命以不
告語於上天也 何親就上帝罰殷之命以不
故殷之命不可復也言天帝也言中
央之州有岐首之蛇爭
以喻夷狄相與爭
若上帝故 鼓刀揚聲后何喜 后謂文王也言呂望
鼓刀在列肆文王
悦耳 鷙女采薇鹿何祐 鷙有所鷙而
走因獲得鹿其家謀昌
采薇蒙天祐之也 北至回水萃何喜 萃止也言女子
鷙而北走至於回水
之上止而得鹿
面 兄有噬犬弟何欲 兄謂紂
弟謂文王太王王季
欲論之 易之以百兩卒無祿 言紂不聽因
西伯之易之而又不聽因
走被而奪其爵祿也 何求 言楚王惠信讒佞
復奉戎難陳天帝求福神無如之何 厥嚴不奉帝
嚴敬也 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 言王者既已脩
行禮義受天之
命而王有天下矣又行
爲至使治妊代之乎
初湯臣摯後茲承輔 言
湯尹阿事以爲凡臣
賢乃以備輔翼承疑此
宗緒 卒終也緒業也言紂終爲
其先在以王
者禮樂祭祀緒業先於下

孫者 勳闔夢生少離散 勳功也闔盧
手 壽夢卒太子諸樊立諸
傳弟餘祭餘
末卒夷末卒太子
王僚立闔廬諸樊之長
好也恐不得爲王少離
世盛也伍子胥爲吳王子孫
有功也 何壯武厥能流厥 壯大也武勇
也流彭鏗斟雉帝何饗 彭鏗彭祖也好和滋
味善斟雉羹能事帝
堯帝堯美
以壽考彭祖至八百歲猶不
肯食之 受壽永多夫何久長 言彭祖進雉羹
於堯堯饗食之
堯以
自 中央共牧后何怒 言彭祖此也西伯文王也
言紂以梅伯以爲諸
侯文王受之以祭上天也 何親就上帝罰殷之命以不
告語於上天也 何親就上帝罰殷之命以不
故殷之命不可復也言天帝也言中
央之州有岐首之蛇爭
以喻夷狄相與爭
共食牧草名也后君也言
若上帝故 鼓刀揚聲后何喜 后謂文王也言呂望
鼓刀在列肆文王
悦耳 鷙女采薇鹿何祐 鷙有所鷙而
走因獲得鹿其家謀昌
采薇蒙天祐之也 北至回水萃何喜 萃止也言女子
鷙而北走至於回水
之上止而得鹿
面 兄有噬犬弟何欲 兄謂紂
弟謂文王太王王季
欲論之 易之以百兩卒無祿 言紂不聽因
西伯之易之而又不聽因
走被而奪其爵祿也 何求 言楚王惠信讒佞
復奉戎難陳天帝求福神無如之何 厥嚴不奉帝
嚴敬也 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 言王者既已脩
行禮義受天之
命而王有天下矣又行
爲至使治妊代之乎
初湯臣摯後茲承輔 言
湯尹阿事以爲凡臣
賢乃以備輔翼承疑此
宗緒 卒終也緒業也言紂終爲
其先在以王
者禮樂祭祀緒業先於下

孫者 勳闔夢生少離散 勳功也闔盧
手 壽夢卒太子諸樊立諸
傳弟餘祭餘
末卒夷末卒太子
王僚立闔廬諸樊之長
好也恐不得爲王少離
世盛也伍子胥爲吳王子孫
有功也 何壯武厥能流厥 壯大也武勇
也流彭鏗斟雉帝何饗 彭鏗彭祖也好和滋
味善斟雉羹能事帝
堯帝堯美
以壽考彭祖至八百歲猶不
肯食之 受壽永多夫何久長 言彭祖進雉羹
於堯堯饗食之
堯以
自 中央共牧后何怒 言彭祖此也西伯文王也
言紂以梅伯以爲諸
侯文王受之以祭上天也

言共先爲不
怒不可長久也悟過改更我又何言 微使楚王
覺悟引過
自與以謝於吳不從其言遂 吳光爭國父余是
相政伐言稱起於細微也
勝光闔廬名也言吳與楚相代至於闔廬之時
興兵郢都昭王出奔故曰吳光爭國父余
是勝我也 殺何環穿自閭社丘陵爰出子文 子文楚令
尹也子文以淫而生子文之母鄧公之女旋穿閭社通於丘陵
乃取牧養馬楚人謂乳爲鬬穀謂虎爲於菟宇子文長而有賢人之才也吾
改名鬬穀於菟宇子文長而有賢人之才也吾
告堵敖以不長 堵敖楚賢人也屈原言我何敢曾試長
堵敖曰楚國將衰不復能數
也何試上自予忠名彌章 屈原言我何敢曾試
以顯彰後世乎試以同姓之故中
心懇惻不能已也一云何試故忠直之名
敘曰昔屈原所作凡二十五篇世相教傳而莫

能說天問以文義不次又多奇怪之事自太史
公口論道之多所不遌至於劉向楊雄援引傳
記以解說之亦不能詳悉所闕者衆多無聞焉
既有解說乃復多連蹇其文濛澒其說故厥義
不昭微指不晢自游覽者靡不苦之而不能照
也今則稽之舊章合之經傳以相發明爲之符
驗章決句斷事事可曉俾後學者永無疑焉

班孟堅序

昔在孝武博覽古文淮南王安叙離騷傳以國
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也可

謂兼之矣蟬蛻濁穢之中浮游塵埃之外皭然
泥而不滓推此志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斯論似
過其真又說五子以太康失家巷謂五子咸有
羿浞少康二姚有娀佚女皆各以所識有所增
損然猶未得其正也故博採經書傳記本文以
爲之解且君子道窮命矣故潛龍不見是而無
悶闇昧衰周道而不傷遽瑗持可懷之智甯武
保如愚之性咸以全命避害不受世患故大雅
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斯爲貴矣今若屈原露
才揚已競乎危國群小之間以離讒賊然責數

懷王怨惡椒蘭愁神苦思強非其人忿懟不容
沈江而死亦貶絜狂狡猶景行之士多稱崑崙冥
昏宓妃虛無之語皆非法度之政經義所載謂
之棄詩風雅而與日月爭光過矣然其文弘博
麗雅爲辭賦宗後世莫不斟酌其英華則象其
從容自宋玉唐勒景差之徒漢興枚乘司馬相
如劉向楊雄騁極文辭好而悲之自謂不能及
也雖非明智之器可謂妙才者也

楚辭卷第三

九章章句第四

惜誦　涉江　哀郢　抽思　懷沙　思美人　惜往日　橘頌　悲回風

九章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於江南之野思君念國憂愁憤懣故復作九章章者著明也言已所陳忠信之道甚著明也卒不見納委命自沉楚人惜而哀之世論其詞以相傳焉

惜誦以致愍兮　惜痛也誦論也愍病也言已愛君忠而被讒身以憂病而不得見故惜痛而論其事以致己之愍病也

言已所陳忠信之道先慮於心合於仁義乃敢爲君言之也

春日遙天使正平也詩君謂已作言非耶願上指蒼天正平也詩君謂已作言非耶願上指蒼天使正平之也夫天明察無所阿私惟德是輔惟惡是去故以爲證也令五帝以折中兮　五帝謂五方神也東方爲靈威仰南方爲赤熛怒中央爲含樞紐分明也言已與神明分明也令五帝以折中兮　五帝謂五方神也東方爲靈威仰南方爲赤熛怒西方爲白招拒北方爲汁光紀中央爲含樞紐分明也言已與神明分明也戒六神與嚮服　六神謂六宗之神也嚮令也宗之神對聽己言令其行與否也俾山川以備御兮　俾使也山川之神對聽己言令其行與否也俾山川以備御兮　俾使也山川之神對聽己言令其行與否也命咎繇使聽直　咎繇聖人皋陶也言已願使皋陶知己志又使聖人咎繇聽我之言忠直與否也夫神明照人心聖人達人情故屈原動以神聖自證明也竭忠誠以事君兮　竭盡也言已盡忠信以事君若人有賢之而蔽與衆別異以得罪讒也群而黨舛　黨衆也舛違也忘儇媚以背

衆兮　儇疾也媚愛也背違也言已修行正而見憎惡也待明君其知之　須賢明之君則知己之忠也書曰知人則哲堯繆公舉由余齊桓任管仲知人之君也言與行其可迹兮　出口爲言所篤履爲行言觀行則知其善惡所證驗之易也言已吐口陳不變情顏色爲貌言與行合誠可循迹情貌相副內外若一終不變易也故相臣莫若君兮　言相臣在君左右相臣動作應對察君顏色而近取諸身以證驗也以證之而不遠　言證驗也言君當觀行則知其善惡所以就而不遠也吾誼先君而後身兮　言我所以就修忠信仁義者誠欲先安君父然後乃及於身也夫君安則己安君危則己危也故爲君之臣當私爲家之身以成爲忠之義也仇讎不發憤以抒情兮　仇讎怨匹也言已至死不發憤懣也抒瀉也怨匹無辭也怨讎君後身以義相反故爲仇讎君而無他兮又衆人之所讎　讎猶仇也言已忠而無他心指蒼天以爲正兮　指蒼天使正己之行也天道無私惟德是輔惟惡是去故以爲證也令五帝以折中兮　五帝謂五方神也東方爲靈威仰南方爲赤熛怒中央爲含樞紐分明也言已與神明分明也戒六神與嚮服　六神謂六宗之神也嚮令也宗之神對聽己言令其行與否也俾山川以備御兮　俾使也山川之神對聽己言令其行與否也命咎繇使聽直　咎繇聖人皋陶也言已願使皋陶知己志又使聖人咎繇聽我之言忠直與否也夫神明照人心聖人達人情故屈原動以神聖自證明也竭忠誠以事君兮　竭盡也言已盡忠信以事君若人有賢之而蔽與衆別異以得罪讒也群而黨舛　黨衆也舛違也忘儇媚以背衆兮　儇疾也媚愛也背違也言已修行正而見憎惡也待明君其知之　須賢明之君則知己之忠也書曰知人則哲堯繆公舉由余齊桓任管仲知人之君也言與行其可迹兮　出口爲言所篤履爲行言觀行則知其善惡所證驗之易也言已吐口陳不變情顏色爲貌言與行合誠可循迹情貌相副內外若一終不變易也故相臣莫若君兮　言相臣在君左右相臣動作應對察君顏色而近取諸身以證驗也以證之而不遠　言證驗也言君當觀行則知其善惡所以就而不遠也吾誼先君而後身兮　言我所以就修忠信仁義者誠欲先安君父然後乃及於身也夫君安則己安君危則己危也故爲君之臣當私爲家之身以成爲忠之義也仇讎不發憤以抒情兮　仇讎怨匹也言已至死不發憤懣也抒瀉也怨匹無辭也怨讎君後身以義相反故爲仇讎君而無他兮又衆人之所讎　讎猶仇也言已忠而無他心指蒼天以爲正兮　指蒼天使正己之行也天道無私惟德是輔惟惡是去故以爲證也

譬言已專心思欲以安於君無有他志不與衆同趨爲所怨恚也**靈心**
而不豫兮靈衆也豫樂也**蹇不可保**蹇難也保知也言已與衆人事於君雖爲衆人所患難不猶豫顧君心不可保知易領移也**疾親君而無他兮**疾惡也親近也言已有招召之道人惡欲來害已疾惡讒佞使欲親近君側衆人思君皆欲自利盡忠信之節**忽總身**
之賤貧兮言已憂國念君忽總身之賤貧猶貶貧賤也言已事君忽總自竭盡忠信故見貶棄**事君而不貳兮**貳二心也言已事君竭盡忠信誠無二心不見用意中迷惑不
迷不知寵之門迷惑也寵有二心也言已不知君所以有二心之門戶也**忠何罪以遇罰兮**罰斥也言已盡忠無有罪過而遇放逐**亦非余心**
之所志言已履行忠直本心所志在於仁義**又衆兆之所咍**咍笑也楚人謂相笑
不群以巓越兮巓殞也越墜也言已不與衆人同心故爲衆人所笑墜於君側**忳**
鬱邑余侘傺兮忳鬱邑憂思也侘傺楚人謂失志懷忠不達心中鬱悒悵然住立貌也**又莫察余中情兮**言已懷本忠志曾無有察我之中情也**固煩言不可結而詒兮**詒遺也言已雖思君欲自陳道我德音也**願陳志而**
無路願思也路道也言已積思累日其言煩多不可結續以遺於君欲見君陳已志無道也**退靜默而莫余知兮**退靜默而不進號呼又莫吾聞言已放棄

笑曰咍言已行度不合於衆身以顛墮又竊人之所異言已被放而巓越之所異言已被放而巓越者行與衆殊異也**紛逢尤以離謗兮**紛亂也尤過也言已遭亂君而見讒毀也**寔不可**
釋謇謇證也釋解也言已寔可復解而說也情沉抑而不達兮沉沒也抑按也**又蔽而莫之白**言已沒智聰不得白達左右壅蔽無所告也**心鬱邑余侘傺兮**鬱邑憂思也侘傺楚人謂失志懷忠不達心中鬱悒悵然住立貌也**又莫察余之中情**言人有歡喜而中熾心中懲念見釐而吹釐兮言人有歡喜則吹而炊之見釐則改移也獨已執守忠直之節不改忠直之志也**何不變此之志也**何不隨俗改移忠直之節**欲**
釋階而登天兮釋置也階陛也言已欲上天而釋其無由登也以言我欲從俗之態也**猶有曩之態也**曩曏也言欲從曏者之態也言已所不能爲**以爲此伴**
也伴侶也言已欲遂離衆人與己同志**遠以離心兮又何**
所依所依倚也**同極而異路兮**極至也言人雖同志於事君而釋忠信亦猶有曩之態也**又何以爲此援也**援引也言忠佞之行異道也**同極而異路兮**極至也言人雖同志於事君而顧忠佞之行異道也**又何以爲此援也**援引也言忠佞不相援引而同也**晉**
申生之孝子兮父信讒而不好好愛也申生晉獻公太子驪姬爲太子因慈孝獻公娶後妻驪姬生子奚齊立爲太子驪姬譖申生使祭其母於曲沃歸胙於獻公驪姬於

酒肉內置 [illegible] 其中 [illegible] 言口 [illegible] 從外來不可信乃以酒賜小臣以肉食大皆龍姬乃泣曰賊由大子於是申生遂自殺故曰父信讒而不愛也

行婞直而不豫兮 婞很也豫厭也鯀堯臣也言鯀行婞很勁直不順鬼神之情故使重深陳敘其治水功以不成也屈原復行忠直終不回曲庶鯀婞很終獲罪罰也

吾聞作忠以造怨兮 忠直也造為也言己聞為君建立忠策必為讒佞所怨忽過之言 始吾聞為君建立忠策必為讒佞所怨忽過之

忽謂之過言 始吾聞為君建立忠策必為讒佞所怨忽過之

用以為有然 用以為有然

論而後信也

九折臂而成醫兮 喻人九折臂更歷方藥乃自知其信吾被放棄乃信知讒佞之惡也 [illegible] 言上有賢俊弋射之機

吾今而知其然 [illegible] 言上有賢俊弋射之機

贈弋機而在上兮 贈繒也為繒繳射也矢也弋亦射

張辟而在下 罾羅鳥網也言上有賢俊弋射之機下有張施罾羅之網飛鳥走獸動而觸之

設張辟以娛君兮 辟法也願君法繁多使人復更設張壞法

側身而無所 言君法繁多使人復更設張壞法

以媿君欲側身竄匿無所容也

欲儃佪以干傺兮 儃佪猶盤桓也言己欲盤桓猶佪干君以待之事也

恐重患而離尤 尤過也言己恐於君求其善意恐終不用張設立住

恐重患而離尤 尤過也言己恐於君求其善意恐終不用張設立住

意恐重得患過也

欲高飛而遠集兮 言己欲遠去之國君又誣罔言汝何心變節易操行失道

君無也言己欲遠去之國君又誣罔言汝何心變節易操行失道

志而不忍 言己意欲從俗偽

君之善也

背膺判合以交痛兮 背膺胖判也言己不忍變己矯行則憂思鬱結胸背分裂心中交痛也

心鬱結而紆軫 紆曲也軫

引車隱也言己不忍變己矯行則憂思鬱結胸背分裂心中交痛也

惸獨煢煢孑立 惸獨煢煢孑立

惸獨煢煢孑立 惸獨煢煢孑立

惸煢孑立猶特立也

眾芳蕪穢兮 眾芳蕪穢兮

眾芳蕪穢兮 眾芳蕪穢兮

以喻眾賢為讒佞所蔽障也

孰無施而有報 孰無施而有報

孰無施而有報 孰無施而有報

言人無施恩德於人而有報者

憐思蔽而不明 憐思蔽而不明

憐思蔽而不明 憐思蔽而不明

憐思蔽而不明 憐思蔽而不明

絲也言登鄂渚高望所經中心憂思也步余馬兮山皐邸余車兮方林邸舍也方林地名言我馬強壯行於山皐無所驅馳我車堅牢舍於方林無所載任也以言已才德無所施也乘舲船余上沅兮舲船有牖戶者船旁窗也言已始去乘船上沅湘之水南征而行齊吳榜以擊汰吳榜船人也汰水波也言吳榜船人齊楫而擊水波自傷去朝堂之上而入湖澤之中也或曰齊悲歌言愁思也船容與而不進兮淹回水而凝滯凝一作疑滯疑猶不決也意不前進隨水回流徙倚而疑有所望也淹留也言止衆雖同力引櫂船容與而不進淹回水而凝滯朝發枉渚兮枉渚地名夕宿辰陽辰陽亦地名也言已乃從枉渚宿辰陽且窮去國遠枉曲也辰陽江浦也時人或在辰陽之俗而趣時明之鄉也苟

余心之端直兮雖僻遠之何傷僻左也言我雖行正直之心雖在遠僻左戾之域猶有善名聞於後世也故論語曰子欲居九夷也入漵浦余儃佪兮儃佪猶低回也漵浦水名迷不知吾之所如迷惑也如之也言已思念楚國雖隔江水遠意猶深林杳以冥冥杳冥茂盛貌乃猨之所居非賢士之道猨山峻高以蔽日兮山峻高以蔽日者猶臣蔽君明也下幽晦以多雨言暗冥也霰雪紛其無垠兮霰雪之盛寒凍也垠際也雲霏霏而承宇宇屋也言雲氣沉沒與天連也虽曰日以雲以象佞人山峻高以蔽日者猶臣蔽君明也下幽晦以多雨者君門以萬里兮道遠目不見君門喻君之門戶也言君門萬里之遠人山以喻臣蔽君明也雲霏霏而承宇者佞人並進潮朝宗也霰雪紛其無垠者讒邪之惡也言楚王之門戶以

皇天之不純命兮（言皇天不純一其施則萬物大震動也）何百姓之震愆（言百姓以君不純一其政則百姓亦震動以離罪也）民離散而相失兮仲春而東遷（仲春二月也）乘鄂渚而反顧兮（鄂渚今在武昌）欸秋冬之緒風（欸息也）發郢都而去閭兮（閭里也）甲之晨（甲日也）將運舟而下浮兮（運回也）上洞庭而下江（言已愛思身不能安處也）去終古之所居兮（遠離先祖之宅舍也）今道遠而來東（遠行遊戲涉江也）羌靈魂之欲歸兮（精神夢遊也）何須臾而忘反（言故居也）背夏浦而西思兮（背水猶家也）哀故都之日遠（遠離郢都也）登大墳以遠望兮（想見宮闕與廟貌也）聊以舒吾憂心（且展我情憤思也）哀州土之平樂兮（閭里之饒富也）悲江介之遺風（遠涉大川民俗也）當陵陽之焉至兮（陵陽在丹陽界）淼南渡之焉如（意欲騁馳道安極也）淼淼兮（大貌）無極之舲舟（舲船有窗牖者）揚靈而遠逝（揚舉也）乘鄂渚而反顧兮（鄂渚今在武昌）欸秋冬之緒風（欸息也）發郢都而去閭兮（閭里也）甲之晨（甲日也）將運舟而下浮兮（運回也）上洞庭而下江（言已愛思身不能安處也）去終古之所居兮（遠離先祖之宅舍也）今道遠而來東（遠行遊戲涉江也）羌靈魂之欲歸兮（精神夢遊故居也）何須臾而忘反（言故居也）背夏浦而西思兮（背水猶家也）哀故都之日遠（遠離郢都也）登大墳以遠望兮（想見宮闕與廟貌也）聊以舒吾憂心（且展我情憤思也）哀州土之平樂兮（閭里之饒富也）悲江介之遺風（遠涉大川民俗也）當陵陽之焉至兮（陵陽在丹陽界）淼南渡之焉如（意欲騁馳道安極也）淼淼兮（大貌）無極之舲舟（舲船有窗牖者）揚靈而遠逝（揚舉也）

之抗行兮瞭杳而薄天（一作杳冥而薄天衆讒人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偽名憎愠惀也惀音倫之修美兮好夫人之忼慨（忼慨猶太息也）遘（此皆解於九辯之中）亂曰曼余目以流觀兮（曼遠貌）冀壹反之何時（言已放遠日以曼曼周流觀美惡冀一還知當何時也）鳥飛反故鄉兮（思故巢也）狐死必首丘（念舊居也）信非吾罪而棄逐兮（我以忠信而見棄逐也）何日夜而忘之（晝夜念君不遠離也）

哀郢

心鞿羈之憂思兮（太息掩涕也）眇不知所跡（眇思不知所跡也）衆讒人之嫉妒兮（嫉害賢也）被以不慈之偽名（慈愛偽飾虛煩寃也）獨永歎乎增傷（哀愁也）思蹇產之不釋兮（心中結屈如連環也）曼遭夜之

方長（憂不能眠時難曉也）悲夏日之長（悲以喻君政令煩苛使百姓愁苦也）惟郢路之遠兮（郢楚都也言民離散而去）魂一夕而九逝（魂神也極思念君雖在夢中猶九往還也）仲春東巡（仲春二月也）遵江夏以流涕兮（江夏楚地名也）悲哀秋風之動容兮（風喻政令動者也言君政令數變改）何回極之浮浮（回邪極中也浮浮行貌也）故都（故都謂楚王爲回邪之政不合道中則其化流行羣下皆効也）數惟蒸之多怒兮（蒸衆也數紀也）傷余心之憂憂（憂憂煩寃貌也）願自申（申陳也）而不得（言雖思君不可以自通）望三五以爲像（三五謂三王五伯）指彭咸以爲儀兮（可修法也彭咸殷賢大夫也）夫何極而不至兮（盡心修善隨官爵也）故遠聞而難虧（功名布流長不滅也）善不由外來兮（不德仁義從已出也）名不可以虛作（愚惑強智不能及也）孰無施而有報兮（誰不自施德而當福）孰不實而有穫（空德滿田無所得也）行（紀數其過又多忿怒無辜而傷痛也）願壹見而陳辭兮（願君不遏其力君不履信誠則臣下得盡其忠也）少歌曰（小雅誦詩也）以樂志也）與美人抽怨兮（抽引也）并日夜而無正（君性不端晝夜謀也）憍吾以其美好兮（示我爵位及財賄也）敖朕辭而不聽（慢我之言而不聽也）倡曰（起唱發聲也）有鳥自南兮（鳥喻吾君生楚國也）來集漢北（漢北鄖易水上而不集楚也）好姱佳麗兮（容貌端美有俊德也）牉獨處此異域（背離鄉黨居他邑也）

既惸獨而不羣兮行與衆異也又無良媒在其側左右嫉妒也莫爲媒嫁也道卓遠而日忘兮願自申而不得望遂斯言誰告兮道思者申述此言誰告者無所告想也

抽思

陶陶孟夏兮陶陶盛陽貌也孟夏四月也草木莽莽言孟夏四月純陽用事萬物草木之類莫不莽莽盛茂自傷不蒙君惠而獨放棄不若草木也傷懷永哀兮傷懷思也永長也汨徂南土汨行貌徂往也言己見讒放流往居江南之土也聊逍遙以相羊聊且也逍遙猶翱翔也言己且以翱翔山澤之間以自娛樂也

路遠處幽又無行媒兮路遠處幽言己所處遠而且幽又無行媒以通己情意也獨煢煢而南行兮煢煢孤特也言己孤特獨行南征也孰哀此之無正兮言己誰哀此放棄無正道之人也

曼余目以流觀兮曼長也言己長思遠望以流觀四方也冀壹反之何時兮冀望也言己雖見放棄猶望君壹反己之何時也

悲秋風之動容兮悲傷秋風之動搖草木之容也有美一人兮美一人謂懷王也不可以諼忘兮諼忘也言己雖見放棄不可以忘君也

願搖起而橫奔兮願己搖起而橫奔走以從君也覽民尤以自鎮兮覽觀也鎮安也言己觀民衆之過失以自安也

結微情以陳詞兮結思也微情謂隱藏之情也陳詞謂上陳詞於君也矯以遁夫羣黨兮矯託也遁逃也羣黨謂讒佞之人也

固煩寃而不達兮煩寃煩亂寃結也言己煩寃之心不達於君也蔽晦君之聰明也壅君之耳目也

心鬱邑余侘傺兮鬱邑憂思也侘傺失志貌也

容與

容與而狐疑兮容與猶豫也狐疑多疑也

孰知余之從容兮言誰知我之所欲也

芳與澤其雜糅兮芳以喻賢也澤以喻讒也糅雜也言己所行芳潔而讒佞雜糅之也

羌衆人之所仇兮羌楚人發聲也仇讎也言己所行衆人所讎疾也

人心不可謂兮言人心難知不可以言語盡也

憂心不可釋兮憂心煩亂不可釋也

曾不知路之曲直兮曾猶乃也言己乃不知路之曲直也

何靈魂之信直兮言己何能使靈魂信直也

人之心不與吾心同兮言人心各異不與己同也

憂心煩亂不可解兮憂心煩亂不可解也

思美人

思美人兮攬涕而佇眙兮思美人謂思懷王也攬涕拭目也佇眙立而望也

媒絕路阻言不通兮媒絕路阻言不通也

願寄言於浮雲兮寄言浮雲欲使通己意也

遵江夏以娛憂兮遵循也江夏江水之上夏口之間也娛憂以自樂也

擥大薄之芳茝兮擥採也大薄叢草也芳茝香草也

冀枝葉之峻茂兮冀望也峻長也茂盛也

愁蘇蘇而思故都兮蘇蘇猶悚悚也故都謂郢都也

擥大薄之芳茝兮擥採也大薄叢草也芳茝香草也

冀枝葉之峻茂兮冀望也峻長也茂盛也

愁蘇蘇而思故都兮蘇蘇猶悚悚也故都謂郢都也

低回夷猶宿北姑兮低回夷猶皆徘徊也宿北姑地名言己徘徊北姑者冀君覺寤而還己也

烦寃瞀容實沛徂兮瞀亂也容貌也實是也沛行貌也徂往也言己憂愁思念煩冤瞀亂容貌是以行步沛然而往也

愁歎苦神靈誰思兮愁歎苦神靈誰思念煩冤瞀亂容貌是以行步沛然而往也

史作內
面質重兮人所盛言人質性雖厚心志正直
盛美也巧倕史作匠大人君子所
以事百工也不斲兮雖老工也斲斫也孰察其撥作一
揆正繩察知也撥治也言雖不以斤斲則曲木不
得其工巧者乎以言君子不措爵位
衆亦莫知其賢能也玄文處幽兮玄黑也幽冥也矇瞍謂之不章
矇瞍有目無眸子曰瞍有眸子不明
瞽者也詩云矇瞍奏工章明也言將玄黑之
文居於幽冥之處矇瞍以爲不明也言持賢
知之士居於山谷則衆愚以爲不賢也離婁微睇兮離婁古明目
者也孟子曰離婁之明睇視也言雖婁之明目
猶須微視之明也瞽以爲無明瞽瞍也詩云瞽不成
瞽言瞽者無所見故曰無明也
見謏聞之以爲虛謏小也聞小人之言以爲虛
言賢者遭困厄俗人悔之以爲窶也窶貧也倒上以爲下俗人以惡
爲善以賢爲不肖黑白以爲牉牉別也
黑兮以爲清也倒上以爲下言聖人在位小人得志也鳳皇在笯
笯籠也鷄鶩翔舞言聖人在厄小人得志也同糅玉石
糅雜也鷄鶩賤物玉石寶器也
滯而不淪滯留淪沒也言已才力盛壯可任
重載而留滯沒而不得成其
本志懷瑾握瑜兮瑾瑜美玉也
示語也言已懷持美王之德猶抱寶窮困而無所語也邑犬群吠
吠不見而吠之非常之人而噪
之也以言俗人羣聚賢智者亦
以其行度異故羣而譁也誹駿疑傑兮在衣爲褘在手爲
執史作一
本國高爲傑也
窮不得所示
窮困也所示所
寃兮寃結也
在衣爲褘在手爲執言已雖有美德
猶不得施行
孰知余之從容從容舉動也言聖賢舉動欲行忠信
之道以事君上誰得非之也
重華不可遌兮史作逢
遌遇也言聖賢重華不可
復遇我舉動欲行忠信
古固有不並兮並俱也言古聖賢皆不俱
時而生故曰無知其故也言往古之世
忠佞之臣不
豈知其故也
湯禹久遠兮邈不可慕也
邈遠也言湯禹聖德之君明於知
人能去久遠不可思慕而得事之也懲違改忽兮懲止也
忽恨也言已知禹湯
之君已留車
即滯也
抑心而自強抑按也言已抑按心志自勉強
不可得則止
願志之有像像法也言已自勉脩身雖遭病心
終不徙願志行法於後世爲人法
也進路北次兮路道也次舍也言進道北行以次舍
念楚國願得君命進道北行
以舍道遠還歸日又將暮不可
去也
日昧昧其將暮昧冥也言已思
娛虞史作
樂限之以大故限度也大故死也言已自知不遇
衰兮衰減也
哀樂損減之
時作詞賦以舒憂愁思樂自度以死亡而已終無他志也悲愁
忽兮忽遠長也
忽遠長也言雖在湖澤之
且久長也
亂曰浩浩沅湘兮分流汨兮浩浩廣大貌也汨流
平而無傷已放棄獨無所歸
末路幽昧兮道遠
幽昧冥也言已放棄道遠
曾唫恒悲兮唫歎也恒
抱質兮獨無匹兮匹耦也言已能文能質
忠信之情不與衆同故孤特

獨行無有伯樂既歿兮驥將焉程兮伯樂善相馬也程量也言驥雖有絶異之才不遇伯樂則無所程量其才力也人也言賢士雖有美質不遇明君則無所施其智能也人以言賢臣不遇明君則無所施其智能也

生有命兮各有所錯兮錯安也言萬民稟受天命生而各有所錯安其分也

吾知心不可謂兮志不同也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言已志或安於忠信或安於忠信當復何不能動法不能恐也

曾傷爰哀永歎兮既安於忠信廣我志意當復何不能動法不能恐也

噭兮噭呼也爰於也歎息也言已所以重傷於呼號歎息自恨懷道不得施用也世溷不知我賢亦不可尸告人人不知我賢亦不可尸告人

說知死不可讓兮說讀曰稅稅猶說也言人知命將終可以建忠伏節死義願勿諱也

明以告君子兮吾將以爲類兮類法也言已遭遇亂世象告語也詩云永錫爾類言已將執忠死節故以此明白告諸君子宜以我爲法度也

惜沙

思美人兮言已憂思念楚王也

攬涕而佇眙兮攬持也佇立也眙哀也持涕而立哀也

媒絶路阻兮媒所以通言語也絶路阻兮言已欲通忠信於君而讒佞蔽塞之道路壅絶也

言不可結而詒兮秘密之語難傳論也

蹇蹇之煩寃兮蹇蹇忠謀盈胷也煩寃氣盈胷也

鬱結紆軫兮言讒邪交橫也

欲釋此言已欲釋去此憂思之言也

陳辭以告愬兮陳已心也愬訴也

令五帝以折中兮令使也五帝謂顓頊帝嚳帝堯帝舜帝禹也折中猶言正也

吾使厲神占之兮厲神殷賢臣傅說死託精神於星也

用筮予之吉故兮筮蓍龜也故事也

遷逡次而勿驅兮逡次猶言趑趄也

猶與疑而狐疑兮猶與狐疑皆多疑貌

廣遂前而後顧兮遂進也

欲釋思而抑志兮抑止也

弭節高而馳騖兮弭節按節也馳騖猶奔走也

乘氾泭以下流兮氾泭浮也

無舟楫而自備兮備具也

船可以渡水楫可以行舟

背法度而心治兮法度制也

不可以幸成兮幸成猶言僥倖而成也

改前圖而更謀兮圖謀也

遵江夏以娛憂兮遵循也江夏水涯也

以娛憂志也

擥大薄之芳茝兮擥持也薄林也茝芷也

畜以爲佩也

羌迅高而難當兮羌楚人語辭也迅疾也當猶值也

申旦以舒中情兮申旦猶言終朝也

志沉菀而莫達兮菀讀曰鬱

願寄言於浮雲兮思託要於神雲也

遇豐隆而致詒兮豐隆雲師也詒遺也

因歸鳥而致辭兮因歸鳥使傳己意也

高辛之靈盛兮帝嚳之德

遠中情而不遷兮遠猶離也

解篇薄與雜菜兮篇薄草木叢生也雜菜雜香之菜

備以爲交佩兮交合也言已解析萬物雜以香草合而佩之言修飾滿盛也

紛以繚轉兮德行純美也

遂萎絕而離異兮萎病也離異終以放棄而見異也

吾且儃佪以娛憂兮儃佪猶低回也

觀南人之變態兮南人楚人也

覽察楚俗變改變易也

竊快中心兮竊私也快猶悵也

揚厥憑而自救兮揚舉也憑滿也

不竢思韶濩遲待也芳與澤其雜糅兮正直得位德茂盛也芳華自中出生含天姿也紛郁郁其遠承兮法度文辭行四海地滿內而外揚名聲也情與質信可保兮不貳還也信讒諛之溷濁兮聽用邪僞自亂惑也盛氣志而過之呵罵遷怒安詳孰也被離謗而見尤被家誹訕也斬先景之誠信遂直之質性謹厚貌純慤也身幽隱而備之雖處草野稱萬也臨沅湘之玄淵兮觀那流水也遂自忍而沉流遂赴深水自害賊也卒沉身而絕名兮名字數絕刑杖廢也君無度而弗察兮以上無檢押下也使芳草爲藪幽賢仁放竄野也焉舒情而抽信兮安所冤思悟覺蔽不

躬勞苦也願及白日之未暮思得進用先年老也獨煢煢而南行兮思彭咸之故也

思美人

惜往日之曾信兮先時親近也受命詔以昭詩君臨下也奉先功以照下兮承宣祖業以示民也明法度之嫌疑兮定衆難也國富強而法立兮楚以職盛無盜姦也屬貞臣而日娭兮委政而遊戲也秘密事之載心兮天災地變乃存念也雖過失猶弗治兮有過差也心純庬而不泄兮素性敦厚慎語言也遭讒人而嫉之遭讒新間及上官也而待備兮上懷念志而待備欲刑戮也不清激其猋夏內非省察其侵寃也

祀之又禁民不得有言燒死以報其德優游其靈魂也思久故親身兮因縞素而哭之言文公思子推親自割其身恩義尤篤因爲變服悲而哭之也或忠信而死節兮與梅伯也或訑謾而不疑張濫詐欺也弗省察而按實兮君不參錯而思慮也聽讒人之虛辭而信諛之厚也孰中旦而別之世無明智之賢愚也何芳草之早殀兮賢臣被讒命不久也微霜降而下戒嚴刑卒至死有時也諒不聰明而蔽壅兮君不知淺短無所照也使讒諛而日得家富譽也自前世之嫉賢兮惟生香潤之德也若其不可佩賤弃仁智言難也謂蕙若其不可佩兮賢臣忠直謂己也委厥美而從惡兮棄其美德亦猶棄佩飾也嫫母姣而自好以醜爲美以黛自飾也雖有西施之美容兮世有好女之異貌也讒妬入以自代衆惡推遠不附近也願陳情以白行兮則己忠心所趨務也得罪過之不意兮無宿戒也情冤見之日明兮行度清白皎如素也如列宿之錯置兮皇天羅宿有度數也乘騏驥而馳騁兮如駕駑馬而長驅也無轡銜而自載兮不能制御乘車將作乘舟楫而自備兮身當將沉溺危殆也背法度而心治兮背棄聖制用愚意也辟與此其無異兮若乘船舉無轡楫也寧溘死而流亡兮寧忍棄身隨水去也恐禍殃之有再舉及父母與親屬也不畢辭而赴淵兮陳言未終投水也惜壅君之不識哀上愚惑心不照也

惜往日

后皇嘉樹橘徠服兮后皇天也皇皇也服習南土便其性也屈原自喻才德如橘樹亦異於衆也受命不遷生於衆木來服習南土也

南國兮南國謂江南也遷謂徙也言橘受命於江南不可移徙種於北地則化而爲枳也

深固難徙更壹志兮屈原見橘根深固堅固終不可徙則一己志守忠信也

綠葉素榮紛其可喜兮綠生香潤之厚也素白也言橘青葉白華紛然盛茂可信任者也

曾枝剡棘圓果搏兮剡利也棘橘枝刺若棘也搏圜也言橘枝重累又有文也以喻己有文武能方圓修治其外有精明之貌內有潔白之心言橘實赤黃其志故可任以道而事用之也

青黃雜糅文章爛兮言橘葉青黃雜糅其色精明也斑駁內懷忠直謂德也

精色內白類可任兮精明也顏色內懷忠直謂德也

紛縕宜修姱而不醜兮紛縕盛貌也姱好也言橘類紛縕而盛美好無有醜惡也嗟爾幼志有以異兮爾汝也幼小也言嗟乎臣女小人其志易從有異於衆人也

獨立不遷豈不可喜兮橘獨立不能徙移也可喜深固難徙廓其無求兮廓空也志意廓然不可窮極也

蘇世獨立橫而不流兮蘇寤也言屈原自知覺寤不可窮極俗人爲讒佞所害心中學忠直橫立自持不隨俗人也

閉心自慎終不失過兮閉心捐欲勿貪淫也慎自守終不敢有過失也

秉德無私參天地兮秉執也參配也言橘受命生長執德無有私阿故參配天地通之神也

願歲并謝與長友兮并去也言願與天地同心不變之友謝去也

年歲雖少可師長兮言有節度誠可師用長老之子也父欲立伯夷而去首陽山下周武王伐紂伯夷叔齊不食周粟餓而終故曰以伯夷爲法也

行比伯夷晉以爲像兮像法也伯夷叔齊不肯受兄弟奔竄但去首陽山下周武王伐紂伯夷叔齊扣馬諫之已父死不葬遂相與俱餓而死不得安以言讒人亦過也故已見之心寃結而不通也

悲回風之搖蕙兮回風謂邪惡回邪以喻讒人心寃結而內傷言讒風動搖芳草使離其忠志使亂其節操也

物有微而隕性兮隕落也言芳草爲物其性微弱易以隕落言賢士非時被放亦猶是也

聲有隱而先倡倡始也言讒言賢士使君放己猶聲先倡導君使己也

夫何彭咸之造思兮彭咸殷賢大夫諫其君不從自投水而死造至也言己見讒人倡君爲惡則志欲效彭咸自沈不能忘也

萬變其情豈可盡兮言己見讒人變易其情豈可盡窮極而知之乎

孰虛偽之可長言讒人虛造言語其情前後反覆則知其態也孰誰也

烈士徇名兮烈士貞潔之士徇疾也

夸者死利兮夸誇也貪利之人死於財利

貪婪無饜兮婪亦貪也饜飽也言貪利之人無有飽足之時

競進貪利兮競逐進仕貪於財利

滿盈其志兮滿盈謂貪得無厭也

卒沒而不止兮卒終沒身而貪不止

鳥獸鳴以號群兮號呼也言鳥獸呼鳴以號召其群類

草苴比而不芳兮苴藉也言飛鳥走獸草木禽獸皆知合其類而相親比草木雖無口舌猶能芬芳以自表明人而不如禽獸反以讒佞自蔽隱其芳德使不彰顯也

鳥獸鳴以號其群兮

草苴比而不芳

人生各有所樂兮

或樂富貴或樂貧賤

或安隱而遠災兮

或趨禍而就患

或寡識而易足兮

或博聞而強志

或內直而外曲兮

或盛飾而虛偽

或修潔而清廉兮

或貪婪而無饜

或忠信而死節兮

或讒諛而得志

或直言而不用兮

或隱身而遠害

或曲從而偷樂兮

或直道而危敗

或偷合而苟進兮

或切切而不容

或訐以陷人兮

或謹慤而離尤

或廉直而見謗兮

或中傷而美章

或清白而遭謗兮

或貪濁而富昌

或溫柔而見親兮

或剛強而離災

或隱居而深藏兮

或顯行而遠光

或直己而不容兮

或屈節而求合

或竭力而無功兮

或僥倖而得志

或推賢而進士兮

或妒賢而嫉能

或抑心而自強兮

或放意而自恣

或恬淡而無欲兮

或貪名而逐利

或高行而受辱兮

或鄙貪而榮富

或直言而觸忌兮

或曲辯而過意

或默默而隨俗兮

或偃蹇而獨異

或隨俗而雷同兮

或特立而不群

或嚴剛而不和兮

或調度而求容

或廉潔而不污兮

或貪穢而無恥

或信讒而棄忠兮

或養邪而喜佞

或竭誠而事君兮

或欺上而誣下

或直方而不曲兮

或邪辟而委從

或忠諫而不聽兮

或曲撓而得意

或抑志而弗揚兮

或攄憤而強抗

或寬容而自保兮

或觸罪而被刑

或直躬而正言兮

或倚邪而獲福

或過言而悔尤兮

或隱忠而遇禍

或恭敬而亡罪兮

或驕傲而得災

或貞良而死節兮

或放佚而終老

或恭儉而守位兮

或貪侈而喪國

或博謀而參當兮

或淫泆而敗事

或清靜而自守兮

或躁動而煩擾

或推賢而讓能兮

或專權而擅勢

或施惠而不德兮

或利人而反害

或見信而反疑兮

或加忠而獲罪

或居上而驕溢兮

或謙卑而自牧

或有德而不報兮

或修義而無福

或輔弱而抗強兮

或畏彊而侵弱

或見寵而益謹兮

或任重而思退

或貴富而驕奢兮

或貧賤而謙德

或有罪而不誅兮

或無辜而被戮

或治亂而不辨兮

或是非而莫別

或高才而下位兮

或無德而處尊

或有能而不舉兮

或無材而虛授

或貴智而賤愚兮

或貴愚而賤智

或重貨而輕士兮

或重士而輕貨

或貴遠而賤近兮

或貴近而賤遠

或內睦而外親兮

或內疏而外戚

或處實而違名兮

或有名而無實

或名實之不當兮

或名實之相保

或名實之兩得兮

或名實之俱喪

或有實而無

可得知故中心渢渢若湯也 撫珮衽以案志兮整飾衣裳自寬慰也超惝惝而遂行兮志徨徨而直道也歲曶曶其若頹兮年歲轉去而流沒也昔亦并并而將至兮與老會也薠蘅槁而節離兮蘅芷隨落也芳以歇而不比志意以盡知處閒也憐思心之不可懲兮憂念被害志不忘也證此言之不可聊兮明已之言不空設也寧逝死而流亡兮意欲終命心乃快也不忍此心之常愁心情悄悄如愁也孤子唫而抆淚兮自哀獨苶苶如憂也隱民山以清江隱伏山谷曰嵓山導江言已雖遠遊猶依神山而止欤清澄邪惡者也惲湲湲而不還遠離父母無依歸也屈原傷已無安樂之志而有孤危阻也以與喻君無道賊危害賢也聽波聲之淘淘水得風而波以喻俗人言也欸知音之謇謇兮愛也詩云如有隱憂也隱憂清邪惡使賢人所危俗人所誘也紛容容之無經兮言已觀見先賢之法則也登石巒以遠望兮昇彼山石之峻嵱也處高遠以下觀兮處高遠也入景柏之優優兮景柏茂盛貌也玩芝英之安寧兮玩習也芝英芝草之華也翫以遊乎三神遊戲猶依神山而止欤清澄邪惡者也惲湲湲而不還遠離父母無依歸也屈原傷已無安樂之志而有孤危阻也以與喻君無道賊危害賢也聽波聲之淘淘水得風而波以喻俗人言也欸知音之謇謇兮愛也詩云如有隱憂也隱憂清邪惡使賢人所危俗人所誘也紛容容之無經兮言已觀見先賢之法則也登石巒以遠望兮昇彼山石之峻嵱也處高遠以下觀兮處高遠也入景柏之優優兮景柏茂盛貌也玩芝英之安寧兮玩習也芝英芝草之華也翫以遊乎三神遊戲神仙之處也

所居從古賢俊上高巖之峭岸兮巖山曠野也雖蜕之摽顛兮蜕解也摽末也託乘風氣遊天際也據青冥而自浮兮青冥天也浮行也遂儵忽而捫天兮儵忽疾貌捫持也言己疾行如風氣乘雲而上至天際也吸湛露之浮涼兮湛湛露斯漱凝霜之雰雰兮雰雰霜貌也言已食霜露之精以自潔淨也依風穴以自息兮依倚也風穴風所從出之山穴也穴一作岫嫭以嬋媛兮嫭美好貌嬋媛心覺自傷之氣也隱民山以清江兮隱伏也民山岷山也岷山導江所出也清江清澄邪惡之水也以喻君無道賊害賢人也惲惲隱憂以煩惋兮惲惲憂貌煩惋亂也愁鬱鬱其無快兮鬱鬱憂貌也無快不喜樂也心鞿羈而不開兮鞿羈拘束也言己雖欲開心自說而拘於讒佞不得也氣繚轉而自締兮繚轉氣逆也自締結也穆眇眇之無垠兮穆眇遠視貌垠形也言己遠視無所見也聲有隱而相感兮聲謂鳴九皐聞於天也物有純而不可爲兮純冬生草也言己稟氣純也貌蔓蔓之不可量兮蔓蔓延貌也縹綿綿之不可紆兮縹綿細微之思難斷絕也愁悄悄之常悲兮愁思悄悄常悲也涕流瀾而霑衣兮瀾大波而流涕霑濡也託彭咸之所居兮彭咸殷賢大夫投水而死者也

所居從古賢俊上高巖之峭岸兮巖山曠野也雖蜕之摽顛兮蜕解也摽末也託乘風氣遊天際也據青冥而自浮兮青冥天也浮行也遂儵忽而捫天兮儵忽疾貌捫持也言己年衰而流沒也昔亦并并而將至兮并并年光相隨落也與老會也薠蘅槁而節離兮蘅芷隨落也芳以歇而不比志意以盡知處閒也憐思心之不可懲兮憂念被害志不忘也證此言之不可聊兮明已之言不空設也寧逝死而流亡兮意欲終命心乃快也不忍此心之常愁心情悄悄如愁也孤子唫而抆淚兮自哀獨苶苶如憂也隱民山以清江隱伏也民山岷山也清江清澄邪惡之水也以與喻君無道賊害賢人也惲惲隱憂以煩惋兮惲惲憂貌煩惋亂也愁鬱鬱其無快兮鬱鬱憂貌也無快不喜樂也心鞿羈而不開兮鞿羈拘束也言己雖欲開心自說而拘於讒佞不得也氣繚轉而自締兮繚轉氣逆也自締結也穆眇眇之無垠兮穆眇遠視貌垠形也言己遠視無所見也聲有隱而相感兮聲謂鳴九皐聞於天也物有純而不可爲兮純冬生草也言己稟氣純也貌蔓蔓之不可量兮蔓蔓延貌也縹綿綿之不可紆兮縹綿細微之思難斷絕也愁悄悄之常悲兮愁思悄悄常悲也涕流瀾而霑衣兮瀾大波而流涕霑濡也託彭咸之所居兮彭咸殷賢大夫投水而死者也

所居從古賢俊上高巖之峭岸兮巖山曠野也雖蜕之摽顛兮蜕解也摽末也託乘風氣遊天際也據青冥而自浮兮青冥天也浮行也遂儵忽而捫天兮儵忽疾貌捫持也言己年衰而流沒也昔亦并并而將至兮并并年光相隨落也與老會也薠蘅槁而節離兮蘅芷隨落也芳以歇而不比志意以盡知處閒也憐思心之不可懲兮憂念被害志不忘也證此言之不可聊兮明已之言不空設也寧逝死而流亡兮意欲終命心乃快也不忍此心之常愁心情悄悄如愁也孤子唫而抆淚兮自哀獨苶苶如憂也隱民山以清江隱伏也民山岷山也清江清澄邪惡之水也以與喻君無道賊害賢人也惲惲隱憂以煩惋兮惲惲憂貌煩惋亂也愁鬱鬱其無快兮鬱鬱憂貌也無快不喜樂也心鞿羈而不開兮鞿羈拘束也言己雖欲開心自說而拘於讒佞不得也氣繚轉而自締兮繚轉氣逆也自締結也穆眇眇之無垠兮穆眇遠視貌垠形也言己遠視無所見也聲有隱而相感兮聲謂鳴九皐聞於天也物有純而不可爲兮純冬生草也言己稟氣純也貌蔓蔓之不可量兮蔓蔓延貌也縹綿綿之不可紆兮縹綿細微之思難斷絕也愁悄悄之常悲兮愁思悄悄常悲也涕流瀾而霑衣兮瀾大波而流涕霑濡也託彭咸之所居兮彭咸殷賢大夫投水而死者也

漢劉向子政編集王逸叔師章句
後學西蜀高第吳郡黃省曾校正

遠遊章句第五

遠遊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履方直之行不容於世上爲讒佞所譖毀下爲俗人所困極章皇山澤無所告訴乃深惟元一修執恬漠思欲濟世則意中憤然文采秀發遂往叙妙思託配仙人與俱遊戲周歷天地無所不到然猶懷念楚國思慕舊故忠信之篤仁義之厚也是以君子珍

往來海嶽之刻以爲馬策言其利用急疾也求介子之所存兮悼介子推也見伯夷之放迹伯夷叔齊兄也放逐行也心調度而弗去兮刻著志之無適無適言已思慕子推伯夷清泊之行越心導樂志猶清泊之行也曰吾怨往昔之所冀兮冀幸也言已怨往古以邪事君施幸於世人見利迷惑悁然浮江淮而入海兮從子胥而自適適之望大河之洲渚兮悲申徒之抗迹申徒狄也遭遇闇君適世離殃自投河淵故信抗迹也驟諫君而不聽兮數驟諫君而不見患讒欲自重言已數諫君而不見聽欲自重石以憂終無益於萬分也任重石之何益兮任負也百鈞曰任三十斤爲鈞心結紾而不解兮紾結也言憂思蹇產而不釋蹇產猶詰屈不可解也

悲回風

悲回風兮回風旋風從下上也摇蕙心之纍纍摇動也蕙香草以喻忠貞纍纍相連貫也傷太息之愁愁憂戚也人心愁則太息故傷之也曲眇眇之忽忽曲隱微之思忽忽不明貌也愁人生之長勤傷已命祿多慮患也往者余弗及兮三皇五帝不可逮也來者吾不聞後雖有聖我身不見吾不聞也步徙倚而遥思兮徙倚東西意恕憤也佇眙也思而不眠兮眠目不眠也耿耿不寐而霑巾耿耿猶儆儆不寐貌也霑濕也惟天地之無窮兮乾坤體固常亭也哀人生之

剧兩無依也心愁慢而增悲鞠愁憤也悲鞠愁感結懷也神儵忽而不返兮遊四維也形枯槁而獨留身體變顇無識知也內惟省以端操兮慮專一也求正氣之所由操情也以心術也漠虛靜以恬愉兮恬然自守也愉樂侠也澹無爲而自得條除嗜欲獲道實也聞赤松之清塵兮想聽真人之微妙也願承風乎遺則思奉長生之法式也貴真人之休德兮珍琦道士高無窮極也美往世之登仙古登真也與化去而不見兮變易也名聲著而日延流千億也奇傳說之託儀容變藏匿也辰星兮賢聖輔帝終精著天也辰星東方之宿執龍之體也傳說武丁之相傳說死後其星著於房尾也美韓衆之得一韓衆古先聖仙人也形穆穆以浸遠兮卓絕貌也穆穆美貌也遠去風俗獨隱存也因氣變而遂曾舉兮乘風踰雲霧而上皇庭也忽神舉而鬼怪兮忽忽出入貌也時髣髴以遥見兮象其形也往來儐俳兮靈照耀如星也絕氣埃而淑尤兮超越塵俗先祖也離人群而遁逸兮遁去風俗獨隱存也世莫知其所如兮也九過也言行道修善所以過先祖也終不反其故都遂登仙也都舍也免衆患而不懼兮脫離衆難也以上皆實仙人超世離俗高舉升天貌也自此以下皆虛無自然之道以自慰緩愁思復至志意懲欲自傷放逐恐命不延顧念年時凌吟嘆息也恐天時之代序兮春秋遷易年也耀靈曜而西征託乘雷雲以馳騁兮電貌也詩云曜曜雷電雲雨也屈原曜靈雲雨西方少陰其神蓐收主刑罰也屈原欲急西行者將令行其神務寬大也微霜降而

下淪兮淪者用法之刻深也悼芳草之先零不誅邪僞害仁賢也恐美人之遷逝兮遷老也願自申而不得兮情不得通也願一見而陳詞兮陳己之忠信也外承歡之可樂兮歡樂也承君顏色以自安也心調和而日娭兮娭戲也調和於內則樂於外也敷衽而自明兮敷陳也竭誠以事君也蹇蹇之煩言兮數以忠言煩君也又重之以修姱兮修姱好也鮮可以淫放也糅申椒與菌桂兮申椒菌桂皆香草也以配忠貞之士也豈維紉夫蘅藋兮蘅藋臭草也以配讒佞之人也欲從俗以順情兮情性也又非眾人之所樂也願依彭咸之遺則兮彭咸殷賢大夫也投汨羅以自沈兮汨羅淵名也懷沙礫而赴淵也

惜誦

惜誦以致愍兮愍痛也發憤以抒情言己所以發憤作此辭者欲以抒己之情思也所非忠而言之兮非忠而言之君也君非其人而言之也君不明而以情聞兮以己情聞於君也竭忠誠以事君兮而蔽壅於讒言也反離群而贅肬兮贅肬無用之物也言己雖竭忠誠而事君反離群臣而見棄如贅肬也又衆兆之所讎兮讎怨也言己又為衆人之所怨讎也言己雖竭忠誠而事君反離群臣而見棄如贅肬也又衆兆之所讎兮讎怨也言己又為衆人之所怨讎也

吾將行兮撰余轡而正策　撰持也轡馬勒也策馬箠也言己將行持轡正策欲驅馳也
涉四瀆兮過萬里　四瀆謂江河淮濟也
仍羽人於丹丘兮　因就衆仙於明光也
留不死之舊鄉　舊鄉謂蓬萊也
遂居蓬萊山海經云蓬萊山在海中
登崑崙兮食玉英　崑崙山名也玉英玉華也
與天地兮同壽　言得道之人與天地同壽命也
朝濯髮於湯谷兮　朝沐於湯谷也
夕晞余身兮九陽　晞乾也九陽謂天地之陽也
吸飛泉之微液兮　飛泉在崑崙山上微液玄露也
懷琬琰之華英　懷琬琰之華英以咀嚼王英也
玉色頗以發揚兮　頗以發揚言顏色光澤也
內憭慄而怵惕兮　憭慄猶戰栗也怵惕猶驚懼也
精神一統反其宅兮　精神一統反其宅言精神專一還其舍也
超無為以至清　超越無為之道以至清淨之境
與泰初而合同　泰初謂元氣也言與元氣合同也
漠虛靜以恬愉兮　漠虛靜以恬愉言心志虛靜而安樂也
澹無為而自得　澹無為而自得言恬淡無為而自得也
閑以靜而少慾兮　閑以靜而少慾言閑靜而少嗜慾也
順以導而長生　順以導而長生言順陰陽而導養以長生也
與化去而不見兮　與化去而不見言與變化俱去而不見也
名聲著而日延　名聲著而日延言名聲著而日益延也
聊仿佯而逍遨兮　聊仿佯而逍遨言且放縱而遊戲也
縱恣心之所嬉　縱恣心之所嬉言縱放恣心之所樂也
餐六氣而飲沆瀣兮　六氣謂陰陽風雨晦明也沆瀣北方夜半氣也
漱正陽而含朝霞　正陽南方日中時氣也朝霞日始出赤黃氣也
保神明之清真兮　保神明之清真言守神明之清淨真一之道也
與造化乎俱入　與造化乎俱入言與自然之氣俱入無窮也
紛容與而自輕兮　紛容與而自輕言意氣盛貌而自輕舉也
驂白鹿之麏麏　驂白鹿之麏麏言乘白鹿而驅麏麏也
左玄冥而右黃神　玄冥北方水神黃神中央土神也
後大一而前軒轅　大一天神軒轅黃帝也
敦萬物而遊其門　敦萬物而遊其門言敦厚萬物而遊其門也
鳳凰翼其承旂兮　翼其承旂言鳳凰翼衛其旂也
遇岐伯與之俱存　岐伯黃帝臣也言遇岐伯與之俱存也
軼迅風於清源兮　軼迅風於清源言超越迅風於清源也
從颯颯之威雨　從颯颯之威雨言隨疾風之威雨也
鳳皇翔而衛衛　鳳皇翔而衛衛言鳳皇翔而衛從也
鸞鳥舞而翼翼　鸞鳥舞而翼翼言鸞鳥舞而翼從也
遊驚霧之流波兮　驚霧流波言遊於霧露之流波也
躡玄雲之清路　躡玄雲之清路言履玄雲之清路也
風伯為我先驅兮　風伯風師也為我先驅言風伯為我前驅也
雨師灑而清塵　雨師灑而清塵言雨師灑掃道路而清塵也
屯余車之萬乘兮　屯聚也萬乘言聚我車萬乘也
紛溶與而並馳　紛溶與而並馳言車騎雜沓而並馳也
駕八龍之婉婉兮　駕八龍之婉婉言駕八龍而順序也
載雲旗之委蛇　委蛇長貌言載雲旗而長委蛇也
抑青龍以建雄虹之采旄兮　抑按也青龍東方宿也雄虹天橋也采旄羽旄也言按青龍以為車建雄虹以為采旄也
五色雜而炫耀兮　炫耀光明也言五色雜糅而光耀也
建虎鼓之鏗鏗　建虎鼓之鏗鏗言建虎鼓而擊之鏗鏗然聲也
駍騰駕乎慌忽　駍騰駕乎慌忽言駍騰駕乎空虛也
馳騁乎青冥　青冥謂天也言馳騁乎青冥之中也
左雨師而灑塵兮　左雨師而灑塵言左雨師而使灑掃塵埃也
右雷公以為衛　雷公雨師皆神名也言右雷公以為衛從也
前飛廉以啓路兮　飛廉風伯也言前飛廉以開路也
陽氣發而清陽　陽氣發而清陽言陽氣發動而清明也
薄寒之中人兮　薄迫也言迫寒之中人也
淫放之傷形　淫放之傷形言淫放之傷害形體也
貴精氣而賤虛名兮　貴精氣而賤虛名言貴精氣而賤虛名也
得之於內形之外　得之於內形之外言得之於內而形之於外也
重曰　重曰者重說前意也
春秋逝其若絕兮　春秋逝其若絕言春秋逝去其若絕也
壹氣孔神貴在於一　壹氣孔神貴在於一言壹氣孔神貴在於一也
慎守精神與形俱生　慎守精神與形俱生言慎守精神與形俱生也
毋為物先將自末節　毋為物先將自末節言毋為物先將自末節也
欲雕琢以修性　欲雕琢以修性言欲雕琢以修性也
是猶以鑿鑿而補船　是猶以鑿鑿而補船言是猶以鑿鑿而補船也
以刀刮木而欲其青　以刀刮木而欲其青言以刀刮木而欲其青也
終不可得　終不可得言終不可得也
譬猶緣木而求魚　譬猶緣木而求魚言譬猶緣木而求魚也
炊沙而欲成飯　炊沙而欲成飯言炊沙而欲成飯也
以此為治　以此為治言以此為治也
豈不難哉　豈不難哉言豈不難哉也
夫人之所以生者氣也　夫人之所以生者氣也言夫人之所以生者氣也
所以成者形也　所以成者形也言所以成者形也
神者靜而清　神者靜而清言神者靜而清也
形者動而濁　形者動而濁言形者動而濁也
是以聖人清靜而神不擾　是以聖人清靜而神不擾言是以聖人清靜而神不擾也
平易而形不勞　平易而形不勞言平易而形不勞也
故能長生久視　故能長生久視言故能長生久視也
與道為友　與道為友言與道為友也
野寂寞乎無人　野寂寞乎無人言野寂寞乎無人也
曠蕩蕩而空虛　曠蕩蕩而空虛言曠蕩蕩而空虛也
載營魄而登霞兮　載營魄而登霞言載我營魄而登霞也
掩浮雲而上征　掩蔽也浮雲氣也上升也言蔽浮雲而上征也
命天閽其開關兮　命告也天閽天門也言告天帝使開門也
排閶闔而望予　排閶闔而望予言排閶闔而望我也
召豐隆使先導兮　豐隆雲師也言召豐隆使清路也
問太微之所居　問太微之所居言問太微之所居也
路曼曼其修遠兮　路曼曼其修遠言路曼曼其修遠也
徐弭節而高厲　徐弭節而高厲言徐弭節而高厲也
左雨師使徑侍兮　左雨師使徑侍言左雨師使徑侍也
右雷公以為衛　右雷公以為衛言右雷公以為衛也
欲遠度世以忘歸兮　欲遠度世以忘歸言欲遠度世以忘歸也
意荒忽而流蕩　意荒忽而流蕩言意荒忽而流蕩也
志慌忽而亡神　志慌忽而亡神言志慌忽而亡神也
悲時俗之迫阨兮　悲時俗之迫阨言悲時俗之迫阨也
願輕舉而遠遊　願輕舉而遠遊言願輕舉而遠遊也
質銷鑠以淫放　質銷鑠以淫放言質銷鑠以淫放也
神要眇以淫放　神要眇以淫放言神要眇以淫放也
嘉南州之炎德兮　嘉美大陽氣和德也
麗桂樹之冬榮　麗桂樹之冬榮言麗桂樹之冬榮也
山蕭條而無獸兮　山蕭條而無獸言山蕭條而無獸也
谿谷漸以涸　谿谷漸以涸言谿谷漸以涸也
攬涕而掩面兮　攬涕而掩面言攬涕而掩面也
泣霑襟而濡纓　泣霑襟而濡纓言泣霑襟而濡纓也
惟天地之無窮兮　惟天地之無窮言惟天地之無窮也
哀人生之長勤　哀人生之長勤言哀人生之長勤也
往者不可追　往者不可追言往者不可追也
來者不可待　來者不可待言來者不可待也
已矣哉　已矣哉言已矣哉也
不如反精神而自寶　不如反精神而自寶言不如反精神而自寶也
與陰陽俱生　與陰陽俱生言與陰陽俱生也
與日月齊光　與日月齊光言與日月齊光也
悲世俗之不察兮　悲世俗之不察言悲世俗之不察也
好惡不同　好惡不同言好惡不同也
以己之所欲兮　以己之所欲言以己之所欲也
人必反之　人必反之言人必反之也
是以聖人法天順地　是以聖人法天順地言是以聖人法天順地也
不拘於俗　不拘於俗言不拘於俗也
不累於物　不累於物言不累於物也
貴其神而賤其形　貴其神而賤其形言貴其神而賤其形也
忘其身而愛其生　忘其身而愛其生言忘其身而愛其生也
釋此而求彼　釋此而求彼言釋此而求彼也
豈非惑哉　豈非惑哉言豈非惑哉也
夫道可以益壽兮　夫道可以益壽言夫道可以益壽也
又可以延年　又可以延年言又可以延年也
雖未能至　雖未能至言雖未能至也
庶幾無困　庶幾無困言庶幾無困也
願承閒而受學兮　願承閒而受學言願承閒而受學也
質清明而反真　質清明而反真言質清明而反真也
絕人事而遊閑兮　絕人事而遊閑言絕人事而遊閑也
專一氣而適中　專一氣而適中言專一氣而適中也
閉耳目而內視兮　閉耳目而內視言閉耳目而內視也
反聽之於無形　反聽之於無形言反聽之於無形也
守清靜而不失兮　守清靜而不失言守清靜而不失也
與神明為鄰　與神明為鄰言與神明為鄰也
乘空雲而上下兮　乘空雲而上下言乘空雲而上下也
與風俱興　與風俱興言與風俱興也
順四時而調五行　順四時而調五行言順四時而調五行也
與自然俱成　與自然俱成言與自然俱成也
使五藏調和兮　使五藏調和言使五藏調和也
精神定於本根　精神定於本根言精神定於本根也
骨節堅而毋傷　骨節堅而毋傷言骨節堅而毋傷也
肌膚充而毋虛　肌膚充而毋虛言肌膚充而毋虛也
血脈流而毋竭　血脈流而毋竭言血脈流而毋竭也
榮衛通而毋塞　榮衛通而毋塞言榮衛通而毋塞也
專精厲志兮　專精厲志言專精厲志也
與物無窮　與物無窮言與物無窮也
動靜不失時兮　動靜不失時言動靜不失時也
與陰陽俱通　與陰陽俱通言與陰陽俱通也
無思慮而心自得兮　無思慮而心自得言無思慮而心自得也
無為而身自然　無為而身自然言無為而身自然也
無憂無樂兮　無憂無樂言無憂無樂也
無喜無怒　無喜無怒言無喜無怒也
無哀無悲　無哀無悲言無哀無悲也
五藏安寧兮　五藏安寧言五藏安寧也
精神內守　精神內守言精神內守也
形安而不危　形安而不危言形安而不危也
合其德於太清兮　合其德於太清言合其德於太清也
與虛無為期　與虛無為期言與虛無為期也
呼吸陰陽兮　呼吸陰陽言呼吸陰陽也
被服容光　被服容光言被服容光也
動搖則有常兮　動搖則有常言動搖則有常也
居處則有紀　居處則有紀言居處則有紀也
出入有時兮　出入有時言出入有時也
與天地為友　與天地為友言與天地為友也
故能與萬物終而復始　故能與萬物終而復始言故能與萬物終而復始也
所以不死　所以不死言所以不死也
若此之人　若此之人言若此之人也
生天地之間　生天地之間言生天地之間也
若風之遊塵　若風之遊塵言若風之遊塵也
飄飄乎其如雲　飄飄乎其如雲言飄飄乎其如雲也
忽兮若神　忽兮若神言忽兮若神也
縱恣於昊旻之野　縱恣於昊旻之野言縱恣於昊旻之野也
經紘營之外　經紘營之外言經紘營之外也
遊於窈冥之門　遊於窈冥之門言遊於窈冥之門也
觀無窮之變　觀無窮之變言觀無窮之變也
消搖乎虛無之庭　消搖乎虛無之庭言消搖乎虛無之庭也
超忽荒而遠逝兮　超忽荒而遠逝言超忽荒而遠逝也
經紀山川　經紀山川言經紀山川也
徑越九江五河　徑越九江五河言徑越九江五河也
南登衡山兮　南登衡山言南登衡山也
過豫章而入長沙　過豫章而入長沙言過豫章而入長沙也
見南巡之鼎湖兮　見南巡之鼎湖言見南巡之鼎湖也
望大江之浩洋　望大江之浩洋言望大江之浩洋也
流黃澤於八隅兮　流黃澤於八隅言流黃澤於八隅也
經玄谷而入崑崙　經玄谷而入崑崙言經玄谷而入崑崙也
軼青雲而上浮兮　軼青雲而上浮言軼青雲而上浮也
排閶闔而入帝宮　排閶闔而入帝宮言排閶闔而入帝宮也
造旬始而觀清都兮　造旬始而觀清都言造旬始而觀清都也
朝發軔於太儀　朝發軔於太儀言朝發軔於太儀也
夕始臨乎微閭之山　夕始臨乎微閭之山言夕始臨乎微閭之山也
屯余車之萬乘兮　屯聚也萬乘言聚我車萬乘也
紛容與而並馳　紛容

緻心肆志所願高也 **娛欣**忘憂深也 **而自美兮** 恣純心悅喜也 **聊逍**娛以忘憂也 **以自樂**且戲觀望也 **涉青雲以泛濫游兮** 蘧從陸隆而相伴也 **忽臨睨夫舊鄉**楚國也 **僕夫懷余心悲兮** 思我祖宗哀懷王也 **邊馬顧而不行** 馳驟徘徊昵故鄉也 **思舊故以想像兮** 戀慕朋友念兄弟也 **長太息而掩涕兮** 嘈然增歎泣沾裳也 **哀高丘之無女** 屈原自厭按詘跼也 **指炎神而直馳** 馳驅南方神祝融也 **吾將往乎南疑** 遂過紫山而觀也 **覽方外之荒忽兮** 遂究舯土嶺海也 **沛罔象而自浮** 外與天合物漂流也 **祝融戒而蹕御兮** 南神止我令北征也 **騰告鴟鳥迎宓妃** 駭呼洛神余也 **張樂咸池奏承雲兮** 思樂皇帝與唐堯咸池堯樂承雲雲門皇帝樂也 **屈原得祝融止己即時還車將即中土乃使達已於聖君得若皇帝堯者欲與建德成化制仁賢若鸞鳳之人因迎貞女如洛水之神使達禮作樂以安黎庶也 **二女御九韶歌** 美舜二女助成化韶九成九奏也 **舞馮夷** 屈原美舜遺值於堯大麓任之以職則羣僚師師百官維時於是遂使二女以治天下內之潭以位幷爲天子乃作韶樂鏞鼓鏗鏘九奏乃成屈原自傷不值於堯而遭濁世見斥逐也 **使湘靈鼓瑟兮** 百川之神皆駕歌也 **令海若舞馮夷** 河海之神也相和也海若神名也馮夷水仙人也淮南言馮夷得道以潛於大川也 **玄螭蛟龍** 鬼魅神獸象物圖象也 **形蟉虯而並出進兮** 形貌虯結

楚辭卷第六

漢劉向子政編集王逸叔師章句

後學西蜀高第吳郡黃省曾校正

卜居章句第六

卜居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履忠貞之性而見姊姁念讒佞之臣承君順非而蒙富貴已執忠直而身放弃心迷意惑不知所爲乃往至太卜之家稽問神明決之蓍龜卜已居世何所宜行冀聞異策以定嫌疑故曰卜居也

屈原既放三年（遠出邽都遠山林也）不得復見（道路窮塞所在險也）憔悴枯槁（憔悴猶憂戚也枯槁猶瘦病也）而蔽鄣於讒（鄣猶壅也）心煩慮亂（一作憒亂意也）不知所從（迷所著也）乃往見太卜（精神明也）鄭詹尹（其姓名也）曰余有所疑（意惑也）願因先生決之（因就也）詹尹乃端策拂龜（整儀容也）曰君將何以教之（斷吉也）詹尹（願聞其愛）屈原曰（吐情也）吾寧悃悃款款（志純一也）朴以忠乎（不回貪也）寧誅鋤草茅（芟治也）以力耕乎（稍也）將游大人（事貴戚也）以成名乎（立榮譽也）寧正言不諱（諫君惡也）以危身乎（被刑戮也）將從俗富貴（食重祿也）以偷生乎（苟安樂也）寧超然高舉（奔走貧賤

楚辭卷第七

漢劉向子政編集王逸叔師章句

後學西蜀高第吳郡黃省曾校正

漁父章句第七

漁父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逐在江湘之間憂愁嘆吟儀容變易而漁父避世隱身釣魚江濱欣然自樂時遇屈原川澤之域怪而問之遂相應荅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辭以相傳焉

屈原既放（身斥逐也）遊於江潭（濕水側也史云至於江潭被髮）行吟澤畔（澤藪也）顏色憔悴（憔悴黑也形容枯槁（癯瘦瘠也）漁父見而問之（怪屈也）曰子非三閭大夫與（故官號）何故至於斯（曷爲遭放於斯也史云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皆濁（衆貪）我獨清（己忠良也）衆人皆醉（惑昧也）而我獨醒（棄自守也）是以見放（棄野也）漁父曰（隱士言也）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不困辱也）而能與世推移（隨俗方圓）舉世皆濁（衆貪）何不淈其泥（阿其風也史云隨其流也）而揚其波（與浮沉也）衆人皆醉（惑昏）何不餔其糟（食其滓也）而歠其醨（薄酒也）何故懷瑾握瑜（懷瑾握瑜謂獨行忠直）而自令見放爲（遠在他域）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彈塵也）新浴者必振衣（振去塵也）安能以身之察察（察察潔白也）受物之汶汶者乎（蒙垢也）寧赴湘流（自沉也）葬於江魚之腹中（身消爛也史云葬于江魚腹中）又安能以皎皎（皎皎明也）而蒙世俗之塵埃乎（蒙被點汚也）

父莞爾而笑（莞爾笑貌）鼓枻（搖櫂而去（搖櫂去貌）乃歌曰（鳴也）

滄浪之水清兮（喻世昭明）可以濯吾纓（濯汰也）滄浪之水濁兮（喻世昏闇）可以濯吾足（濯宜隱也）遂去不復與言（合道真也）

楚辭卷第八

漢劉向子政編集王逸叔師章句

後學西蜀高第吳郡黃省曾校正

九辯章句第八

九辨者楚大夫宋玉之所作也辨者變也謂陳道德以變說（說音稅）君也九者陽之數道之綱紀也故天有九星以正機衡地有九州以成萬邦人有九竅以通精明屈原懷忠貞之性而被讒邪傷君闇蔽國將危亡乃援天地之數列人形之要而作九歌九章之頌以諷諫懷王明己所言與天地合度可履而行也宋玉者屈原弟子也閔惜其師忠而放逐故作九辨以述其志至於漢興劉向王褒之徒咸悲其文依而作詞故號爲楚詞亦承其九以立義焉

悲哉秋之爲氣也蕭瑟兮（蕭瑟風疾暴也）草木搖落（華葉隕零）而變衰（形體易色枝葉枯槁也）憭慄兮若在遠行（遠客出去之他）登山臨水兮（升高遠望也）送將歸（送客歸故鄉也）沈寥兮（沈寥曠蕩而虛靜也或曰沈寥猶蕭條蕭條者無雲貌）天高而氣清（秋天高朗氣清明也言天高朗也）寂寥兮（寂寥無形傷君昏亂不曉明也）寂音寂

源遭順流漠無聲也）收潦而水清（潦無川水夏漲秋清傷君無有清明之時）憯悽增欷兮（憯痛感動欷累息也）薄寒之中人（薄迫也）愴恍懭悢（愴恍虛貌懭悢煩亂也）悢音朗又音亮）去故而就新（初舍鉏錯志未合也）坎廩兮（數遭患禍身困極也）貧士失職（貧乏也職士常業也）而志不平（心常憤懣意未服也）廓落兮（廓落失志貌孤獨也）羈旅而無友生（遠客寄居孤單特也）悵惘惘而私自憐（悵惘內念自悲傷也）燕翩翩其辭歸兮（燕將入海飛徊翔也）蟬寂漠而無聲（蟬靜而伏藏也）雁雍雍而南遊（雁雍和樂也）鶤鴰（鶤鴰鳥名）羣翔而北（羣翔行也）翔音張流反）獨申旦而不寐兮（申旦夜中達明也）哀蟋蟀之宵征（蟋蟀蟲名）見燈燭型也）夜行自傷）夜坐視蟋蟀之夜行自傷）夜坐視蟋蟀之夜行自傷）夜坐視蟋蟀之

歎息也蓄怨兮積思 心煩憒兮忘食 結恨在心憤憒也事思君念主忽不食也願一見兮道余 一作意 舒瑤忠誠自陳列也君之心兮與余異 方圓珠性猶白黑也車既駕兮趨而歸 回逝言遵欲反故園也不得見兮心傷悲 自傷流離路隔塞也倚結軨兮長太息 伏車重載也涕泣下流而號泣也涕瀾漫兮下霑軾 泣下交流滿面也中情悲恨心剽切也中瞀亂兮迷 戊音亂音莫候反惑也蹇蹇煩冤兮 盡兮 即忍反思念煩冤忘忘也惑 南北也私自憐兮何極 哀己常舍處也心怦怦 披紈反 志行中正也諒直 無所告也皇天平分四時兮 何直而秋殺也窮獨悲此凜秋 寒愴寒悽愴也蟋蟀鳴此 蟋蟀蟲名常生堂下隨陰陽而動靜也白露既下百草兮 萬物群生將被害也奄離披此 遠離天明而逝沒也蘡梧傷茂木葉凋落也去白日之昭昭兮 去已長人君則之以養萬物秋殺冬藏亦合其宜而 夫天制四時春生夏長人君則之以養民也收恢台 反徒來深也之孟夏兮 上無仁恩以養民也草木莽莽 盛貌也秋而重榮 刑罰峻而重也何曾華之無實 外貌若忠內心佞也從風雨而飛颺 隨君嗜欲而回傾也夫風為號令而草木搖而降萬物隨故以風喻君言政令虐惠所由出也以 乃與佞臣閉蔽也閔奇思之不通兮 無由入也將去君而高翔 適樂土之他域也心隱測也願一見而有明分別也與正惑也重無怨而生離兮 女除反身無罪過而蒼黑也枝煩挐 煩容變卿而交橫 枸絛斜偕而巃嵸

罪絕而中結軫而增傷肝膽飄飛也豈不鬱悒而
思君兮憤念蓄積也盈胸臆也君之門以九重閽閤閉塞也猛
犬狺狺而迎吠兮說佞咆哮在側也關幕閉而不通人閽
承間也皇天漂溢而秋霖兮陰氣多雨連日也后土何
時俗之工巧兮
睹而得蔽山鳥獸窠木茂也堛獨守此無澤兮不蒙恩施
被獨枯也
何云賢士之不處大老太公歸文而辭相也鳳皇高飛而
知悽德兮衆鳥之聖明也何工人解髮也
驥不驟進而求服兮而妄食頸鬣鬢培而北走也君弃遠而不察兮介推割股而自放也
雖願忠其焉得申生至孝而被讒也
欲寂寞而絶端兮武寡而辭相也鳳亦不貪餧
其傷人兮思念纏結摧肝腸也
極嗔嗔盈胸
何時俗之工巧兮
睹與背行衰也大織異也曲大截往衰進與違佞
民之正路也繩墨者工之法規也仁義者
不可不察也
蔽壅珠義
却騏驥而不乘兮庶正諂諛而近之也
策駑
駘而取路
策馬檛也
當世豈無騏驥兮家有駿
吳越皆然
騏驥不
駕而安歸
騎也
背繩墨而改錯違慶
賞罰峻也
心尚幸其弗
錯

霑霑不絶得免脫
霰雪雰糅其增加兮
盛貌雨雪
貌
乃知遭命之將至兮
卒遇殊戮如
身顛沛也
願徼幸而有待
冀蒙貰赦
兮與群小在位
鳳愈飄翔而高舉賢者
隱匿也
圜鑿而方枘兮
圜山
谷也
吾固知其鉏鋙
正直貌枉
行殊則也
而難入
所論不同
而無所集
孔子
周流
而不通
言臣誠無
由達也
欲循道而平驅兮
尊放衆人
所長爲也
鳳獨惶惶
皇
而無言兮
思欲括囊
而靜默也
自壓按而學誦
吟詩禮也
性愚陋以褊
淺兮
真實鄙
陋知也
信未達乎從容
君不照察
其真偽也
太公九十乃顯榮兮
白者幽處
而隱藏也
誠來還其匹合
遭值文王
明也
謂騏驥兮
驥
安歸
騏驥
愚也
安棲
棲梧桐
食竹實也
嬰古人
解髮
也
譬

而伐楚破軍殺將遂有江南而秦兵益強北方諸侯莫能與之爭雖昭王出奔於是申包胥乃之秦請救兵七日七夜不絕聲勺飲不入於口秦哀公為賦同袍之詩兵乃出擊楚昭王復國故言氣感也恐時世之不固俗人執誓多不堅也何時俗之工巧兮讒言讒賊而莫信也滅規矩而改鑿兮背繩墨以追曲枉到反鑿揕仁義而不用兮倒植之貌也非余心之所樂所樂富貴我不願也獨耿介而不隨兮執節守常度不枉撓也願榮兮羅仕亂君為公卿也先聖之遺教循行道德遵典經也處濁世而顯名兮非余心之所樂也忠昭昭而願見兮幸君權也寧窮處而守高丘之阿不食嗟來之食也寧固貧賤而不為苟合於貴人也與其無義而有名兮何如從夷齊首陽也苟而為溫非貴綿綺也寧超然而高舉兮以遠世俗之累也

寒充傷而無端兮媒理斷絕無因緣也登山喪而無堨兮山巔無蔽也無衣裘以禦冬兮言己貧窶家困資也恐溘死而不得見乎陽春兮曜命奄忽不終年也靚秋秋之遥夜兮感陰漸晚也心繚悷一作剌而不寐兮何難曉也春秋逴逴載飛反而日高兮年齒已老而自悲功名不立自哀哀也四時遞來而卒歲兮去者頹也陰陽不可與儷偕寒往暑來迭逐也白日晚晚其將入兮年時欲莫也明月銷鑠而減毀形容減少也歲忽忽而遒盡兮時光流去也老冉冉而愈弛兮志愈懈也心搖悅一作遥而日悉兮意中煩也憚涕淫而流連兮悲不絕也

愁修夜而不寐兮憂秋氣之動人也蟋蟀鳴於堂兮季秋之時蟋蟀入堂也蟬寂漠而無聲兮蟬不鳴也雁鴻鴻而南遊兮鴈隨陽而處也鶤鳥鶤鳥鳴而哀號兮鶤鳥知將寒而鳴也鵾雞啁哳而悲鳴兮鵾雞小鳥亦感陰而鳴也鳳皇翔於千仞之上兮鳳皇神鳥高翔以避害也覽德輝而下之德輝謂文章也見良質而集止兮良質謂賢君也夫豈紲於矰繳而後安兮矰繳謂弋射也設張羅網以射鳥也燕雀烏鵲巢堂壇兮燕雀烏鵲小鳥也不知天地之大故也以為己之所處安也自從上古以來兮從古至今也固前後而皆然兮前後謂賢愚也鳳皇來儀於舜庭兮鳳皇以舜德美而來也鳳皇翔於高岡兮鳳皇鳴於山岡也見細德之險巇兮細德謂小人也巇險也以其不立也

鳳皇既受詔於高辛兮高辛帝嚳也鳳皇受命而為使也鳳皇翼翼以協輔兮翼翼恭敬貌也協和也輔助也覽民德而上下兮德謂善惡也上下謂賢愚也鳳皇集於梧丘之阿兮梧丘山名也見有德而後翔兮有德謂聖君也鳳皇翔於蒼梧之野兮蒼梧山名也日出之處也鳳皇受詔於帝堯兮帝堯為天子也鳳皇既受詔於帝堯兮重言之也以隱德而顯仁兮隱德謂行善不欲人知也顯仁謂施恩惠也鳳皇在位而處宮兮在位謂為堯臣也處宮謂治事也鳳皇在笯兮笯竹籠也以喻賢者不得志也雞鶩翔舞於前庭兮雞鶩小人也言小人處位在君前也鳳皇受詔於天嚳兮天嚳帝嚳也鳳皇受命而為使也鳳皇既受詔於帝堯兮重言之也以隱德而顯仁兮隱德謂行善不欲人知也顯仁謂施恩惠也鳳皇在位而處宮兮在位謂為堯臣也處宮謂治事也鳳皇在笯兮笯竹籠也以喻賢者不得志也雞鶩翔舞於前庭兮雞鶩小人也言小人處位在君前也鳳皇受詔於天嚳兮天嚳帝嚳也鳳皇受命而為使也鳳皇既受詔於帝堯兮重言之也以隱德而顯仁兮隱德謂行善不欲人知也顯仁謂施恩惠也鳳皇在位而處宮兮在位謂為堯臣也處宮謂治事也鳳皇在笯兮笯竹籠也以喻賢者不得志也雞鶩翔舞於前庭兮雞鶩小人也言小人處位在君前也

生或黕丁感反而汙之兮黕汙以惡名也堯舜之抗行兮聖迹顯著也瞭杳冥而薄天兮德澤廣博也何險巇之嫉妒兮嫉妒其榮也被以不慈之偽名兮堯舜有不慈之偽名也彼日月之照明兮言日月之光照察也尚黕黕而有瑕兮雲霓之氣黕汙而有瑕穢也何況一國之事兮君異政也亦多端而膠加賢愚反戾也

人異形也

被荷裯之晏晏兮荷芙蓉之裳衣晏晏盛貌也芙蓉以喻忠信也芳與澤其雜糅兮芳香也雜糅人服也言香潔之人被服忠信浩蕩不苟人貌也言音洋洋而不可帶兮潏湲而不可帶又易敗也以喻懷王自以為有賢明之德猶以荷葉為衣必壞敗也既曏

美而伐武兮 懷王自謂有說德又勇猛 負左右之耿介 恃忠貞之士 被甲兵也懷王內無文德不納忠言外好武備而無名將所以爲秦所誘客死不還憎慍 愉之脩美兮 惡稽叔夜與子文也 好夫人之慷慨 慷慨愛重貴 蹈衆踥蹀 上思協反下音牒 而日進兮 無極之徒在惟雁也 美超遠而逾邁 接武踵跡與遊世也 農夫輟耕而容與兮 苦悉金反 言合聖道無伯樂也 寗戚謳於車下兮 飯牛而歌也 桓公聞而知之 應經術也 無極之昧昧 言人暗塞也 何毀譽之可殆 後世歎其名顯彰也 願寄言夫流星兮 歎託忠策於賢良也 羌僬僥 音僥 而不得 乞丐敝也 願賜不肖之軀而別離兮 而自放逐也 欲去亟死 忽而難當 路遄不留也 棄精氣之搏搏兮 終爲讒賊所蔽 下暗漠而無光 忠臣喪精不識謀也 堯舜皆有所舉專任兮 駿異禹稷與洛縣治也 故高枕而自適 安卧垂拱萬國治也 諒無已之行愛心焉取此怵惕 內省審己無罪無尤也 忽於天下兮 恍惚遠望貌 蜚蠊之變態 蜚蠊周遍列宿在六宗也 左朱雀之茇茇兮 朱雀奉送飛鳥 翻翻其羽 翻翻羽貌 右蒼龍之躍躍 青虵貌也 驥之瀏瀏兮 驥騏並進職事齋也 馭安用夫強策 百姓乘化不用也 重介之何益 介甲被甲銳身爲虜也 慍悒而憂約 憂心悶昏極也 生天地之若過兮 忽若雲飛過也 功不成而無效 道德不建志不遂也 願沈滯而無見兮 思欲潛匿自毀無也 尚欲布名乎天下 數名

曰海鷗號譙也 然潢洋而不遇兮 徒倒反 自若守死忠信以自畢也 莽洋洋而無極兮 莽洋洋廣行貌也 忽翔之焉薄 翔遊四海無所集也 國有驥而不知兮 驥喻賢士 遠周邵與伊摯也 焉皇皇而更索 不識賢愚也 驥垂兩耳而俟 俟與遲同 下兮 俟牛而歌 服鹽車而上兮 服鹽車駕也 遇伯樂而覆之 伯樂善相馬 驥垂兩耳 驥與駑馬 俟不別也 今誰使乎 嘗之 後世歎其稱其 樂之善相兮 幾不別也 紛純純 紛純純 而愁悲著意而得之 思辭首肥 知天生賢 不空出也 紛純之願忠兮 而彰之 識明知害 而壅退也 願賜不肖之軀而別離兮 而自放逐也 放遊志乎 乞丐敝骨 願賜骸骨 願賜不肖之軀而別離兮 而自放逐也 放遊志乎 乞丐敝骨 願賜骸骨

冀中 上從豐隆也 棄精氣之搏搏兮 搏拊也 身雖隱匿名顯彰也 願寄言夫流星兮 歎託忠策於賢良也 羌僬僥 音僥 而不得 乞丐敝也 願賜不肖之軀而別離兮 而自放逐也 放遊志乎 乞丐敝骨 願賜骸骨 而彰之 識明知害 而壅退也 願賜不肖之軀而別離兮 而自放逐也 放遊志乎 乞丐敝骨 願賜骸骨 願賜不肖之軀而別離兮 而自放逐也 放遊志乎 乞丐敝骨 願賜骸骨

漢劉向子政編集王逸叔師章句
後學西蜀高第校
吳郡黃省曾校正

招魂章句第九

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招者召也以手曰招以言曰召魂者身之精也宋玉憐哀屈原忠而斥棄愁懣山澤魂魄放佚厥命將落故作招魂欲以復其精神延其年壽外陳四方之惡內崇楚國之美以諷諫懷王冀其覺悟而還之也

而未沫音昧沫已也言我少小隨清潔之行身服仁義未曾有解已之時也主此盛德兮牽於俗而無穢牽引也不治曰蕪多草曰穢言已楚行常以蔽惡陷人所推引德能蔽穢無所用也上無所考此盛德兮長離殃而愁苦考校長離殃禍也言已履行忠信而還猜主上則無所信而還猜主上則無所考殃禍愁苦而已也帝告巫陽帝謂天帝也女巫曰巫陽其名也故曰帝告巫陽人謂賢人則屈原也宋玉上哀天意佑助貞良屈原在於魂魄黎民也魂離散汝魂者身之精也魄之決也所以經下方我欲輔成其志以隔秘之也筮子之緯五藏保守形體也尚書曰決之蓍龜言天帝亦問屈原魂離散敢問屈原魂魄所在何求索得而與之使反身將顛沛故使巫陽筮問求索得而與之使反其身也巫陽對曰掌寤巫陽本掌寤之官所職主也對天帝曰言招魂魄

上帝其命難從言天帝難從掌事之官欲使巫陽也若必筮予之恐後之謝不能復用巫陽馬謝去也巫陽言如必欲先筮問未來之吉凶必欲去也必欲去也巫陽言如卜筮之法不能復用但招之可也乃下招曰巫陽受天帝之命因下招屈原之魂曰開也一云何為手四方舍君之樂處而離彼不祥些舍置也祥善也言何為舍君楚之處而陸離走不善之鄉以犯禍災也魂乎無往南方不可以託些託寄也言東方之人不可以寄命也魂乎無往南方不可以託些託寄也言東方之人不可以寄命也魂乎無往南方不可以託些託寄也言東方之人不可以寄命

有豺狼之獸其目皆從舜走也懸人以娛[娛]樂其[其]往來其聲吼咷欲[欲]人之深淵些投擿也言豺狼得人不即啗食先懸之娛戲疲倦已後乃擿於深淵之底而棄之致命於帝然後得瞑些瞑卧也言投人已竟上致命於帝然後乃得卧也歸來歸來往恐危身些往即逢害身危殆也歸來歸來君無下此幽都些幽都地下后土所治也地下幽冥故曰幽都土伯九約其角觺觺些土伯之狀獸名也約屈也觺觺角利貌也言地有土伯執觺觺門戶其身九屈有角觺觺主啖害人也敦脄[脄]拇指也敦厚也脄背逐大驅也言土伯之狀獸首厚背逐大驅也參目虎首其[其]身若牛此言土伯之頭其貌如虎而有三目身又[又]如牛大也

敦脄[脄]發[發]掇[掇]拇手指厚背也言土伯之狀獸首厚背逐大驅也參目虎首其[其]身若牛此言土伯之頭其貌如虎而有三目身又[又]如牛大也逐人駓駓些駓[駓]走貌也言土伯逐人駓駓走貌也一曰駓[駓]駓[駓]行相隨指也

自害不祥踵也言鬼歸楚都入郢門欲以惑亂懷王使還之也入修門些修門郢城門也宋玉設呼屈原魂魄歸來還反故居無遠離此言鬼所招呼若歸道先行欲也工祝招君背行先些工巧辯之巫也言選擇名工巧辯之巫以在前宜讀之也秦篝[篝]繚[繚]篝絡繚纏也鄭綿絡些綿絡纏絡也言秦人作絳[絳]其篝絡齊人作綿絡纏絡也君鬼作衣乃使秦人之工纏而縛之堅而且好也招具該備永嘯呼該亦備也言撰設牲具靡不畢備以招君也夫歸者必呼者陽也陽主鬼陰主鬼故長嘯大呼以招君也魂魄好美招鬼之

些玉名也言樹帳之綢繆又以綦組結東玉璜之纓
多珍怪些金玉爲珍珠中四方珍奇玩好怪物無不畢具也
蘭膏明燭華容備些蘭膏以蘭香煉膏也燭炬也華容貌也言張施明燭膏香炫煌以觀其容貌百獸華奇好黃也列之樂故晉悼公賜魏絳女樂二八歌鍾二肆也言樂人數各十六人侍君宴宿意有所感則使更相代也
侠淑女姱容修態侠一作挾姱好善之女多才長意用心好也姱一作誇遲疾也言復有九國諸侯

笑令之懷觳觫諸蔗反姊充鳧臛也煎鴻鶴些鴻鴈鶴鵠也此言鳧以酢醬烹鵠爲羹小臛曰煎熬鴻令之肥美也露雞臛蠵音攜又音惟露雞小雛也蠵大龜也厲而不爽些厲烈也爽敗也楚人名羹曰爽言以蜜和米麪煞煮作粔籹又有美餳衆味比合甘美也瑤漿蠵勺瑤玉也實猶沽也有玉漿以蠵勺沽之滿於羽觴以歃口也挫糟凍飲挫捉也凍冰也酎清涼些酎酵酒也言盛夏但取清酵居之水上然後飲之酒寒涼又長糟肥雞臛蠵也羽觴飛羽也言以蜜和米麪煞煮作粔籹又有美餳衆味比合甘美也瑤漿

逃於窟 晉制犀比 晉一作國名也制比集也制犀角以為飾也 費白日此言先貌也言日光也 鏗鍾搖簴 鏗撞也搖動也簴鍾鏤也 揳梓瑟些 揳擊也梓瑟堂下鼓也言象既集簴以柎梓為大鍾左右歌吟鼓瑟以酒相娛樂不廢也 娛酒不廢 娛樂 沈日夜些 言雖以酒相娛樂不廢政事晝夜沈酒以亡其國也或曰娛酒不廢樂日夜湛樂又曰和樂且湛言晝夜以頭扣樂也 蘭膏明燭華鐙錯些 言鐙錯畫雕琢錯鏤飾以禽獸有埃壒也結撰至思 撰猶博也蘭芳假借專至之心也 人有所極同心賦些 言君能結撰博專至之心各欲盡情與人賢人賢人即自至也 酎飲盡歡樂兮 酎一宿酒也 兕觥 兕一作觵 朱明承夜兮 朱明日也承續也 時不可以淹 一時不作淹久也 皋蘭被徑 皋澤也被覆也 斯路漸 斯析也漸進也 白芷生 言原放逐竄南行也 葉蔣葉兮 葉王蔣菰也 采薜荔兮水中 采取香草也薜荔緣木而生水中 采芙蓉兮 芙蓉芙蕖也 將以遺所思 所思謂君也 遺離居 遺贈也 隔絕湘江 湘江水名也言湘江水深而廣隔絕不得渡 側聞江南 側聞傳聞也 江南楚地也 悲哀有餘 言傳聞江南楚地悲哀之聲有餘不絕也 歸來反故居 言魂宜急來歸還反楚國舊故之處安無憂也 亂曰 亂理也言屈原行先出亡故作亂以理其辭也 獻歲發春兮 獻進也汩吾南征 汩疾貌吾屈原自謂也征行也言歲始來進氣而生萬物皆揚華發春氣而行也 發揚蔓蘼 蔓蘼蕪也 芳芷冬生 芳芷香草以興忠貞之士也 歸來歸來 重歸來者哀憐之甚也 反故居 反還也 故居楚國宜急來歸還反楚國故之處安無憂也 魂兮歸來 魂一作魄 哀江南 哀閔也 江南楚地也 哀閔楚國為秦所侵削也 魂兮歸來 重歸來者哀憐之甚也 反故居 反還也 故居楚國宜急來歸還反楚國故之處安無憂

楚辭卷第十

漢劉向子政編集王逸叔師章句

後學西蜀高第吳郡黃省曾校正

大招章句第十

大招者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屈原賦二十五篇漁父以上是也大招恐非屈原作屈原放流九年憂思煩亂精神越散與形離別恐命將終所行不遂故憤然大招其魂盛稱楚國之樂崇懷襄之德以比三王能任用賢公卿明察能薦舉一無明字人宜輔佐之以興至治因以風諫達己之志也

青春受謝青東方春位其色青也謝去也一作歊白日昭只昭明也言歲始春青帝用事盛陰已去少陽受之則日色白昭然光明草木之類皆含氣萌芽藥而生以言魂魄亦宜順陽氣而長養也春氣奮發萬物遽只遽傳也言春陽氣奮起大地競生各欲施化精明令已盛壯也

冥凌泬行冥凌積陰也泬空虛也言魂無所入當隨陰氣上升凌積陰之上帝發洩和氣溫煖萬物茂以言精魂亦宜奮發而出冥玄冥北方之神也

逃只逃竄也言歲始春陽氣上升陰氣下降玄冥之神循行凌積陰之上陰陽氣交地之間收其陰氣而藏之故魂不可以逃將隨陰氣而入地也

魂乎歸徠無遠作從

魂魄歸來無遠作從也魄者陽之精也魂者陰之氣失之則死也言人體含陰陽之氣以生屈原放在草野憂心愁悴精神散越得之則生故招其魂魄令還歸陽氣始生而徠歸已無遠遠漂遥將遇害也一作陳歸

魂乎歸徠無東無西無南無北只言我精魄可徠歸矣無東西南北四方異俗多賊害也古本乎作兮一作

東有大海溺水浟浟只

東有大海溺水浟浟只海廣遠無涯其水津液浟浟又迅疾也言東方有大海廣遠無涯溺水浟浟流貌也言東方有大海中復有增龍神獸悠悠蒼蒼天氣混濛地氣發揚雲霧沛然而興悠悠蒼蒼水之貌也言大海之水浩多霧惡氣天氣不應曰霧

雨淫淫孔泰只

雨淫淫孔泰只淫淫霧貌也孔甚泰大也言雨霧之氣甚大盛貌也言雨霧之氣常甚雨如注壑水冬則疑凍夏則白回錯滕戾與天相薄也

湯谷寘只

湯谷寘只言魂神不可東行又有湯谷日之所出其地無人視聽寘然無所見聞或曰湯谷一本寘下有冥字

魂乎無南南有炎火千里

魂乎無南南有炎火千里炎火長貌也言南方有積火千里

又有惡蛇蜿蜒

又有惡蛇蜿蜒而長有毒毒也

山林險隘虎豹蜿只

山林險隘虎豹蜿只險隘一作陵阪深林茂草虎豹之屬也言南方有高山深林其路險隘虎豹之屬又多蜿蜒而行貌也言南方有蜿蜒大蛇也

短狐王虺騫只

短狐王虺騫只王虺大蛇也短狐鬼蜮也

雄虺短狐復有鰅鯨鬼蜮射傷害人大蛇也雄虺短狐也詩云爲鬼爲蜮言於爾射女也鰅鯨大魚也言南方有鰅鯨大魚長數百步出則吞舟害人也鬼蜮一名射工一名短狐

魂乎無南南有炎火千里

魂乎歸徠無東無西無南無北只有寒山

平正視之洋洋廣大無涯不可過也

豕首縱目被髮鬤只

豕首縱目被髮鬤只豕作從一作被髮鬤髮亂貌也言頭髮蓬亂貌也

長爪踞牙誃笑狂只

長爪踞牙誃笑狂只誃笑出齒踞牙得人強笑惠而狂也

一人九首拔木九千

一人九首拔木九千一人九首一人之身有九頭也言人頭大而拔木多也

雄虺九首往來儵忽吞人以益其智只

雄虺九首往來儵忽吞人以益其智只雄虺九首一身有九頭也言雄虺一身有九頭往來儵忽吞人以益其智也

魂乎無東

魂乎無東東有大海溺水浟浟只

魂乎無東東有大海溺水浟浟只浟浟流貌也言東方有大海溺水浟浟流貌也言東方有大海中復有增龍神獸悠悠蒼蒼天氣混濛地氣發揚雲霧沛然而興悠悠蒼蒼水之貌也言大海之水浩多霧惡氣天氣不應曰霧

雨霧冥冥西行極只

雨霧冥冥西行極只雨霧惡氣也言大海之水冬則疑凍夏則白回錯滕戾與天相薄也

魂乎無西

魂乎無西西有流沙

魂乎無西西有流沙沙漠洋洋只

沙漠洋洋只沙漠洋洋廣大無涯不可過也

豕首縱目被髮鬤只

豕首縱目被髮鬤只豕作從一作被髮鬤髮亂貌也言頭髮蓬亂貌也

長爪踞牙誃笑狂只

長爪踞牙誃笑狂只誃笑出齒踞牙得人強笑惠而狂也

一人九首拔木九千

一人九首拔木九千一人九首一人之身有九頭也言人頭大而拔木多也

雄虺九首往來儵忽吞人以益其智只

雄虺九首往來儵忽吞人以益其智只雄虺九首一身有九頭也言雄虺一身有九頭往來儵忽吞人以益其智也

魂乎無北

魂乎無北北有寒山

魂乎無北北有寒山

連龍輒只 連龍山名輒亦有常寒之山陰不見日名曰連龍其上亦不生草木不可上也伐水不可涉深不可測只 伐水言大不可過度其深無底不可窮測沒人也天白顯顯寒凝凝只 言北方冬天重累其氣凝凝疑其寒酷烈傷肌骨也魂乎無往盈北極只 言戒魂歸可盈滿往必閉塞不得出也魂魄歸徠閒以靜只 言已魂魄宜急徠還我之身隨已遊戲心既閒靜無有憂也不歇役只 言四方多害不可以歇役楚安以定只 以楚國珍奇所聚集尤多可以恣意居之無危殆也逞志究欲心意安只 言楚國饒樂欲心意窮情欲而無憂也窮身安樂年壽延只 言窮身長樂終其年壽延長也魂乎歸徠不遽惕只 遽惕猶驚懼也魂乎歸徠樂不可言只 言楚國饒樂不可勝載也五穀六仞設菰梁只 設施也菰梁蔣實雕胡美堪用種植五穀其利六仞又有菰梁之飯芬香且柔滑也鵾鳳腦鵾熟致酸也芳脆甚也言乃以小鳧鸛脫鵾炙膾調和酸苦甚美也望和致芳只 鵾鳳以小鳧鸛脫鵾炙膾調和酸苦甚美也望和致芳只 望和猶望之滿口有行列也內鵾鵾鵠鵠味豺羹只 內鵾乃內鵾鵠黃雀肉故美味尤美也魂乎歸徠恣所嘗只 言歸徠恣所嘗飲食既美竟宜急徠歸也鮮蜀甘鷄和楚酪只 鮮蜀甘鷄和楚酪只 言取鮮蜀甘鷄大小調以飴蜜復加肥美之酪其味清烈也醢豚苦狗膾只 醢豚苦狗膾只 醢豚苦狗膾只

只言四國競發善氣窮極音態無終已也魂乎歸徠聽歌譔
只譔具也言觀聽衆樂無不具也朱脣皓齒皓白一作笑人姱以姱
只姱姱好貌也言美人朱脣白齒姱昭好可近而親侍左右也比德好
只姱姿儀狀姱好於禮容乃敢進也豐肉
閒習以都只言選擇美人閒習於禮容都閒習也微骨
豐厚也調以娛只調宜侍燕居以自娛樂也魂乎歸徠安以舒只言美女鮮好
微細也朱赤也言美人肥白潤澤小骨
緩優思也姱目宜笑蛾眉曼只姱昭好貌也曼澤也言美人
厚肉肌膚柔弱心志和
可以安意舒
好口宜笑蛾眉曼只蛾眉曼澤異於衆人也容則秀雅則法也秀異也雅
復有異女工於姱昭
秀異也稱朱顏只
釋幼也朱赤也言美女儀容閒雅動有法則
秀異於人年又幼稱赤顏色好之女可
秀異於人年又幼稱赤顏色好之女可
以侍燕
乎歸徠靜以安只言美女鮮好
靜居安精神也
以娛昔只
言有南房小堂閒靜小堂
宜居處也南房小壇房室也壇
猶堂也觀絕霤只觀猶樓也霤屋宇也
言南房別室閒靜小堂樓觀
可以安意舒
長袖拂面善留客只言美女工舞
揄其長袖尚
旋屈折拂拭人面芬香流溢衍衆客喜樂留不能去也魂乎歸徠聽歌譔
昔夜也詩云樂酒今昔言可以終夜自娛樂也青色直眉美目婗只婗
也言復有美女體色青白顏眉平直美目婗昭之意也靨輔奇牙
美目窈腸婗然黠慧知人之意也豐肉
有奇牙噱笑貌也言美女頰有靨輔口
微骨體便媚只便媚好貌也
已解於上
魂乎歸徠恣所便
恣所便
便安也言美女五人儀容閒雅安以便
恣所安以便
恣所便
恣所安以便
恣所便
恣所安以便
恣所

斑鳥與鵾鷄俱飛鵾鷄翻覆衆鳥無絕已也 魂乎歸徠鳳皇翔只 言所圖謀皆多俊大之鳥咸有智謀魂宜來歸有德就同志也 以昭仁智之士言楚王修德配天能理萬民之所以昭見四海名聲光輝若日照四海只 言楚王之德能理萬民之所以昭見四海名聲光輝若日之照見四海也 德堪配天萬民理只 言楚王之德能理萬民之所以昭見四海名聲光輝若日之照見四海也 北至幽陵 幽陵北州名 東窮海只 四極無遠不聞也 南交阯只 交阯地名 西薄羊腸羊腸山名 盈廷爵祿盛只 言已竟急歸楚朝廷爵祿盛滿也 魂乎歸徠居室定只 言楚國境界徑路交接方千里中有隱士慕已徠出集聚若雲也 三圭重侯 三圭執信圭侯伯執躬圭公侯桓圭重侯謂子男也子男以一圭故言三圭也 位近禹麾只 禹聖王之人皆在踵位復有賢俞賢俊之人非堪取士一國之人悉禹所舉賢人之意也 豪傑執政 千人曰豪萬人曰傑 流澤施只 言惠澤遠特國政惠澤流施也 存只 言楚王有雄雄恭共威勢盛也 言雄雄乃察知酋豪之類也 魂乎徠歸國家爲只 言魂乎急徠歸國家作輔佐也 雄雄赫赫天德明只 雄雄恭共威勢盛也 言雄雄乃察知酋豪之類也 三公穆穆 穆穆和美貌 登降堂 升堂高穆穆而美上下之高明宜配天地體性也 田邑千畛 田野也畛田上道也邑都邑也 只 言楚有三公其位王堂與君議政宜急徠歸處之也 畢極立九卿只 言楚王選置三公先用讓賢極盡也 昭質既設 昭明也 大侯張只 侯謂所射布也 王者張布侯而射之 諸侯會同 會同謂朝聘之禮 各當其所也 一作徠歸 名聲

手以相辭讓進退有禮不只魂乎徠歸尚三王只
失盛德地一云揖讓尚上也三王禹湯文王也言魂往歸
上法夏殷周聖並進無有遺失宜速還也

漢劉向子政編集

後學西蜀高第吳郡黃省曾校正

惜誓章句第十一

惜誓者不知誰所作也或曰賈誼疑不能明也
惜者哀也誓約也言哀惜懷王與己信約而復背之也古者君臣將共爲治必以信誓相約然後臣乃從而身以親也蓋刺懷王有始無終也

惜余年老而日衰兮歲忽忽不反而勿成言日月往來不休也忽忽不成言己老氣力衰惜余年老而日衰兮歲忽忽不反言己年歲已老而日月往來不休而己無所成也

登蒼天而高舉兮歷衆山而日遠言己想得道真升舉天而高舉以遠去也歷衆山去我遠言己行經歷衆山而日以遠也

觀江河之紆曲兮離四海之霑濡言己遂見江河之紆曲志爲益結過四海之風波衆爲濡濕心悲身苦憂患日思也

擊北極而下息兮羌吸沆瀣以充虛言己尚欲擊北極之星以自止息羌卻流清和之氣以充虛腹也

飛朱鳥使先驅兮蒼龍futsu於左驂兮白虎驙而爲右驌言己得道與卽朱雀爲我先導乘太一神象之車而遊藏也蒼龍futsu於左驂兮白虎驙而爲右驌蒼龍謂角也futsu有威容也白虎謂奎也建日月以爲蓋兮載玉女於後車言己以日月之光以爲車蓋載玉女於後車以侍使宿也驌驦於香冥之中兮休

息虖崑崙之墟言已經地紘東方之中修毖不
樂窮極而不歌兮願從容虖神明言已周行觀
志猶不厭復與神明俱遊行也涉丹水而馳騁兮丹水出
言方水出南陽淅川也右大夏之遺風大夏外國名也在西
南言已復渡丹水而
曲再舉兮知天地之圜方再舉則見山川之屈曲
以言賢者亦宜高望遠慮以知君之賢愚也
臨中國之衆人兮託乘飛鴻之一舉兮知山川之紆
曲之中衆人貪佞女
旡回風遠行遊戲也乃至少原之墜兮望仙人
赤松王喬皆在旁言遂至衆仙所居而
見赤松子與王喬也二子

擁瑟而調均兮均亦調也余因稱乎清商清商歌曲
王爲兒已歡喜持瑟調弦而歌
我因稱清商之曲最爲善也滄然而自樂兮
翔衆氣謂朝霞正陽淪陰流蔭之
氣也言已得與松喬相對心中
滑然而自欣衆氣而
但念我長生而久僊兮不如反
遊戲樂也
余之故鄉言屈原設去世離俗遺遺眞人雖得
長生久僊意不甘樂猶思楚國念故
思義之篤也至
黃鵠後時而寄處兮鳧鴈羣而制
言黃鵠一飛千里常集高山茂林之上設後
之時而欲寄處則鳧鴈羣聚禁而制之不得止
也言賢者亦時逐之神龍失水而陸居兮爲螻
螘之所裁螻螘螻蛄也螘蚍蜉也裁制也言神龍
常潛深水設其失水居於陵陸之地
則爲螻螘蚍蜉所裁制而見啄齧也以
喻賢者不居朝堂則爲俗人所訓害也夫黃鵠

神龍猶如此兮況賢者之逢亂世哉言飛翔神龍能
能存能亡奄然失所爲鴟梟蟻所制其困如
此何況賢者身無爵祿爲俗人所困侮困其宜
也壽冉冉而日衰兮固僤回而不息僤回迴轉
壽日以衰老而楚國羣臣承順
君非國之運轉常不上息也言已年
俗流從而不止
兮衆枉聚而矯直枉邪也矯正也言楚國俗人
聚反欲正使隨之也或偷合而苟進兮或隱居而深
藏言士有偷合於世苟欲
藏有脩行德義隱藏深山而君不照知也苦
稱量之不審兮稱所以知輕重也
權衡平也權衡皆稱也言患苦衆人稱物量穀不
知審其多少同其斤兩平以
也以言君不稱量士之賢
而信用之則使智者根也
或推迹而苟容兮

或直言之譸譸言臣承順君非可逐苟自
正君非而從之以得高位有直言譸譸
之也一作陟
以爲索單爲紐合爲索言已誠傷念君待遇苟
合之人與忠直之士曾無別異猶并遇苟
絲與茅共爲索也
美惡昧惑也言方今之世君臣不明惑於貪
濁昧於白黑不能知人善惡之情也
放
礫石雜小石爲礫言世人皆棄之今放棄也
龜玉大澤之玉龍可以決吉凶人
山淵之龜玉兮龜亦寶之兮
相與貴夫
也言闇君貴佞爲賤
直梅伯數諫而至醢兮
梅伯殷紂諸侯相與重貴小石此
前已解於
來革順志而
悲仁人之
來革紂佞臣也言來
順紂意故得顯用持國權也從

漢劉向子政編集王逸叔師章句

後學西蜀高第吳郡黃省曾校正

招隱士章句第十二

招隱士者淮南小山之所作也昔淮南王安博雅好古招懷天下俊偉之士自八公之徒咸慕其德而歸其仁各竭才智著作篇章分造辭賦以類相從故或稱小山或稱大山其義猶詩有小雅大雅也小山之徒閔傷屈原又怪其文昇天乘雲役使百神似若仙者雖身沈沒名德顯聞與隱處山澤無異故作招隱士之賦以章其志也

來葷所譖而被賊害也比干忠諫而剖心兮箕子被髮而佯狂已解於九章水皆流而源竭今木去根而不長吉水橫流背其源泉則枯竭木去其根株則枝葉不長也以言人背仁義違忠信亦將遇害也非重軀以慮難兮惜傷身之無功言己非重愛其身而不自忠誠傷生於世間無功德於民也已矣哉獨不見夫鸞鳳之高翔兮乃集太皇之樸太皇之樸太荒之野言鸞鳥鳳皇乃高飛於天荒之野循於四極周流觀望見高明之君乃下來集歸於有德也以言賢者亦宜處山澤之中周流觀望見高明之君乃當仕也彼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言彼神智之烏神德之人合德見非其時則遠藏匿迹言己亦宜效之也使麒麟可得羈而係兮又何以異虖犬羊言麒麟仁智之獸走高明宜輔賢君乃肯來出如使可得羈係而畜之則與犬羊無異不足貴也

楚辭卷第十一

漢劉向子政編集王逸叔師章句

後學西蜀高第吳郡黃省曾校正

招隱士章句第十二

招隱士者淮南小山之所作也昔淮南王安博雅好古招懷天下俊偉之士自八公之徒咸慕其德而歸其仁各竭才智著作篇章分造辭賦以類相從故或稱小山或稱大山其義猶詩有小雅大雅也小山之徒閔傷屈原又怪其文昇天乘雲役使百神似若仙者雖身沈沒名德顯聞與隱處山澤無異故作招隱士之賦以章其志也

桂樹叢生兮（桂樹芬香以興屈原之忠貞也）山之幽（遠去朝廷而隱藏也）偃蹇連蜷兮（容貌美好德茂盛也）枝相繚（仁義交錯脩理也）

吐葉紛葉等也歲暮兮年歲已老不自聊中心煩亂蟪蛄鳴兮蜩螗得夏呼號也啾啾秋秋節將至悲嘯也坎不宜久陰失盛時也坎坷氣志望絕也洞荒忽迷亡汎匹也悶兮愁憤兮豹峢峻峙也叢薄深林兮搶榱榱桷也猨狖穿掾也猵狚攜持也人上慄恐懼也欷金嗟也

漢劉向子政編集王逸叔師章句

後學西蜀高第吳郡黃省曾校正

七諫章句第十三

初放

沈江

怨世

怨思

自悲

哀命

謬諫

七諫者東方朔之所作也諫者正也謂陳法度以諫正君也古者人臣三諫不從退而待放屈原與楚同姓無相去之義故加為七諫慇懃之意忠厚之節也或曰七諫者法天子有爭臣七人也東方朔追憫屈原故作此辭以述其志以昭忠信矯曲朝也

平生於國兮 平屈原名也長於原樹生於楚國與君同朝長大見遠言語訥誕兮出辜於山野言屈原少為言訥誕而無飾終也著能巧利辭令言語者能也又無殭輔兮

謝號復無彊友黨號以保達已志也彊一作強福狹也寡少也屈原多才有智博聞是其臣也數言便事兮開遠見而言淺狹者見怨門下陳便宜之事以親近之人也言已數進忠言以助治而見怨恨於左右欲害已也一作數數便事王不察其長利兮卒見棄乎原壄言懷王不察已忠謀可以安國利民而不還也伏念思反信讒言終弃我於原野而不還也伏念思自思念行已伏自思念行過失可改易也摯泉咸朋兮過兮無可改者言已無過失君猶以惑亂以惑亂君也言倭人相與群聚朋黨而不自知也上浸以惑上謂君也浸漸也惑衆君前而使忠賢之士小語消滅譽譽之言巧佞在前兮賢者滅息滅消也言順意承旨旦夕在於君側巧佞在前兮賢者滅息滅消也言佞臣巧好其

偃蹇也言徐偃王修行仁義諸侯朝之三十餘國而無武備楚文王見諸侯朝徐者衆心中懼悟恐爲所并因興兵擊之而滅徐也故司馬法曰國雖強大忘戰必危蓋謂此也紛鬱
虐以失位兮周得佐乎呂望卒怒曰暴誠害曰虐言殷紂暴虐以失其位周得呂望而有天下也修往古以行思兮封比干之墓以彰其德宣示四方也敬賢
龍小曰丘大曰龍言武王能封比干之墓言武王隆崇古之法敬愛賢者之墓以彰其德宣示四方也敬賢
士皆有嘉名也苦衆人之妬兮言已忠直而被讒佞狂其子紂之庶兄見比干諫而被誅則被髮佯狂以脫其難
修理兮蘭芷幽而有芳言周家選賢任士官得其人法令修理故幽隱蘭芷之人皆有芳香也
明法令而無私兮舉錯遵乎仁義言已忠直欲幽隱衆惡故修理法令舉錯仁義以自明也
貶惡斥佞而不阿兮直己而不傾言已貶惡斥佞不阿曲於人直己而不傾邪於世也
虽僵仆猶未止兮願陳志而無路言已雖僵仆猶未止欲陳忠志而無路以自達也
退自悔過兮年既老而不得志言已退自悔過年既老而不得志也
願壹反其故都兮依重華以舒情言願壹反楚故都依舜以舒情也
重華不可遌兮孰知余之從容言重華不可遇孰知我之從容也
世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言世溷濁而嫉賢好蔽美而稱惡也
憎慍惀之修美兮好夫人之慷慨言憎慍惀之修美好夫人之慷慨也
衆讒人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僞名言衆讒人嫉妒忠直被以不慈之僞名也
憎愠惀之修美兮好夫人之慷慨言憎愠惀之修美好夫人之慷慨也
衆讒人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僞名言衆讒人嫉妒忠直被以不慈之僞名也
釋法度而不用兮背繩墨之正方言釋法度而不用背繩墨之正方也
背繩墨之正方兮案曲術之枉流言背繩墨之正方案曲術之枉流也
案曲術之枉流兮追前轍而不及言案曲術之枉流追前轍而不及也
追前轍而不及兮悔過之無及也
悔過之無及兮日昧昧其將暮言悔過之無及日昧昧其將暮也
日昧昧其將暮兮恐脩名之不立言日昧昧其將暮恐脩名之不立也
恐脩名之不立兮鬱邑余侘傺而佗傺言恐脩名之不立鬱邑余侘傺而佗傺也
鬱邑余侘傺而佗傺兮又莫察余之中情言鬱邑余侘傺而佗傺又莫察余之中情也
又莫察余之中情兮固時俗之所忌言又莫察余之中情固時俗之所忌也
固時俗之所忌兮余將重言以自明言固時俗之所忌余將重言以自明也
余將重言以自明兮明法令而無私言余將重言以自明明法令而無私也
明法令而無私兮舉錯而不阿言明法令而無私舉錯而不阿也
舉錯而不阿兮直己而不傾言舉錯而不阿直己而不傾也
直己而不傾兮竭忠誠而事君言直己而不傾竭忠誠而事君也
竭忠誠而事君兮反離讒而見疑言竭忠誠而事君反離讒而見疑也
離讒而見疑兮忠臣蔽而不明言離讒而見疑忠臣蔽而不明也
忠臣蔽而不明兮邪曲得志而放行言忠臣蔽而不明邪曲得志而放行也
邪曲得志而放行兮衆讒人之嫉妒言邪曲得志而放行衆讒人之嫉妒也
衆讒人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僞名言衆讒人嫉妒被以不慈之僞名也
被以不慈之僞名兮憎慍惀之修美言被以不慈之僞名憎慍惀之修美也
憎慍惀之修美兮好夫人之慷慨言憎慍惀之修美好夫人之慷慨也
好夫人之慷慨兮願陳情而白行言好夫人之慷慨願陳情而白行也
願陳情而白行兮遂見排而逐放言願陳情而白行遂見排而逐放也
遂見排而逐放兮又欲壅余之蔽賢言遂見排而逐放又欲壅余之蔽賢也
又欲壅余之蔽賢兮使讒諛而日進言又欲壅余之蔽賢使讒諛而日進也
使讒諛而日進兮憎慍惀之修美言使讒諛而日進

耳兮恨申子之沈江申子伍子胥也吳封之於
直之言并逆君耳使之憑怒若申子故號為申子也哀痛忠
申胥諫吳王殺而沈之江流也願悉心之所聞
兮作余遭值君之不聰悉盡也聽達曰聽言已
政事遭值憤王闇不察忠謀所聞陳列聰明而不見納也
別橫之與縱縱橫謂蘇秦張儀也言君心惑而不
縱橫錯亂以政道治不制綱布經賢愚亦明矣知
聽奸臣之浮說兮浮說以自將絕宗家累世久長之咪也滅
之久長言君好聽邪說之臣虛言浮說以自
規榘而不用兮背繩墨之正方言君為政滅先
聖之法廢而不
宛用背棄忠直離憂患而乃寤兮寤作覺若縱火
之臣以自領境
於秋蓬蓬蒿也艱難叢生秋蓬尤甚故以為喻
高不可救制也業失之而不救兮尚何論乎禍凶言君
業以失道身將危殆尚復
論國之禍凶豈不寤哉
行之士其何望兮獨行忠直之士當復何望宜棄
固也
日漸深而不自知兮汨徙為泰變容統毛寫容隨之變化而不自知若狀如矢
徽砂而日遠長大也言車載衆輕之物以折其軸而不可乘其過
聚多之故也以言國家亦用群小之言則壞敗而傾危也
小之言則壞敗而傾危也
懷沙磧而自沈兮不忍見君之蔽壅蔽小石也
言已所以懷沙負石自投於水者不忍見君為讒佞所蔽壅也

世沈淖而難論兮沈淖溺也俗嶮而峻嶮峻嶮
不齊貌言時世之人沈沒貪利用心淖溺不論
是非不別忠佞風俗毀壞舉高下參錯貴賤合同
上不任賢化使然也
溷湛湛而日多兮溷濁湛甚湛沒也言沒
云而日
藏兮不見論用貪濁之人
達在職位日以盛多
棄鴟既以成翠兮玄鶴翬
言貪狠之人並進成羣
翼而屏移言賢潔之士欲
棄而退也
於床第兮第牀簀也次於親密
馬蘭踶踶而日加馬蘭惡草也踶踶蹄蹋貌言蓬蒿蔓衍又入華房宇則
蹋踶長貌也加盛也言蓬蒿蔓衍又入華房宇則
馬蘭之草也
不知芳何知賢何一云余奈夫世人不
云余奈夫不知芳何
何周道之平易兮忽蕪蕪而險戲險
忽蕪蕪之徒
踰躍而欲喜也棄捐蓍蔡棄捐芳草忠正之士當棄世人不
棄捐蓍蔡兼芷與杜衡兮蓍蔡杜衡芳草也
懷言險危也
唐鞿點灼而毀議點汙也灸之不滅尚點灸謗毀言有不
慈之過毋父之累也
論以善為惡乃非謂聖王當誰使正
其實為惡乃以忠被罪
而不可為兮人所謂禹稷皋陶伯夷倕益夔也
言堯舜有聖賢之臣八人以為師傅

不能除去虛僞之辭也皇天保其高兮后土持其久言皇天保其高明之德后土持其久長不可傾奪也賢人守其志分亦不可傾奪也一云不可輕眩服清白以逍遥兮偏與乎玄英異色玄英純黑也以喻貪濁者異行不可同趣也西施媞媞而不得見兮西施美女也媞媞好貌也蓂母醜惡反得愛媚而侍左右蓂母醜女也媞媞好貌也以言親近小人斥遠君子也桂蠹不知所淹留兮桂蠹以喻讒佞之臣也言桂蠹食芬香居高顯不知留止言妄欲移徙則失甘美之木已其處也以言衆臣食君之祿不建忠正之謀信妄行佞語亦將失其位喪其所也蓂蠹不知徙乎蓂葉蓂蠹言蓂母醜女也蠹食蓂葉居蓂葉而生終以言親近小人斥遠君子也以喻讒佞之臣也言桂蠹食芬香居高顯不知留止言妄欲移徙則失甘美之木已其處也以言衆臣食君之祿不建忠正之謀信妄行佞語亦將失其位喪其所也蓂蠹不知徙乎蓂葉

而翰軻沈滯卒無所遇也欲高飛而遠集兮恐離罔而滅敗言己以喻法言已欲高飛遠止他方猶以喻法言已欲遭聖法以滅敗忠厚之志也獨兢抑而無極兮傷精神而壽夭壽命夭天也皇天既不純命兮余生終無所依依倚也願自沈於江流兮絕橫流而徑逝徑一作迷寧爲江海之泥塗兮安能久見此濁世言已思委命於江流沈爲泥塗不忍久見貪濁之俗也

怨世

賢士窮而隱處兮作者廉方正而不容言時貪亂者衆賢者隱藏棄正也士不能容於世也欲高飛而遠集兮恐離罔而滅敗言已欲高飛遠止他方猶以喻法言已欲遭聖法以滅敗忠厚之志也獨兢抑而無極兮傷精神而壽夭壽命夭天也皇天既不純命兮余生終無所依依倚也願自沈於江流兮絕橫流而徑逝作迷寧爲江海之泥塗兮安能久見此濁世言已思委命於江流沈爲泥塗不忍久見貪濁之俗也

割心子推自剖而飲君兮德日忘而怨深已納九竅也子胥諫而靡軀兮比干忠而見剖言時不能容於世也子胥諫而靡軀兮比干忠而行明白而日黑兮荊棘聚而成林讒賊言已修行清白被然日明而蔽人親賢者蔽而不見兮讒諛進而相朋朋一作阿朋阿二作比明黨也梟鴞並進而俱鳴兮鳳皇飛而高翔賢智隱而深藏也願壹往而不得至也

怨思

壹或作一道壅絕而不通言已思壹見君盡忠言而遂徑去障蔽於讒佞者令獨永思而憂悲言已放在山澤心中愁苦唯愁勤其誰告令獨永思而憂悲言已放在山中愁苦唯愁勤其誰告

無所告愬長思而已內自省而不慙兮操愈堅而不衰言已自念懷抱忠誠履行清白內不慙於身外不媿於人志愈堅固不衰變也隱三年而無決兮歲忽忽其若頹言已放在山野滿三年矣歲月遒促若頹年矣也皇天既不純命兮諒不從臣三諫不從則遂行也憐余身不足以卒意兮憐一見而復歸言已自憐身不得一見君復還歸也哀人事之不幸兮屬天命而委之咸池咸池天神也言已自哀不能隨人事以見委於君屬命於天神也

而身被疾而不聞兮閒也仁義身之被疾而不聞言己雖仁義身之被病而不聞知方心中悒悒而氣熱若湯之沸也氷炭不可以相並兮並併也吾固知乎命之不長言氷見炭則消炭得氷則幸滿

心沸熱其若湯言已修行以終命之不長一本下有得字哀人事之不幸兮屬天命而委之咸池言已思委命於江流沈爲泥塗不忍久見貪濁之俗也願自沈於江流兮絕橫流而徑逝作迷寧爲江海之泥塗兮安能久見此濁世言已欲高飛遠止他方猶以喻法言已欲遭聖法以滅敗忠厚之志也獨兢抑而無極兮傷精神而壽夭壽命夭天也皇天既不純命兮諒不從臣三諫不從則遂行也憐余身不足以卒意兮憐一見而復歸言已自憐身不得一見君復還歸也哀人事之不幸兮屬天命而委之咸池咸池天神也言已自哀不能隨人事以見委於君屬命於天神也

心沸熱其若湯言已修行以終命之不長一本下有得字哀人事之不幸兮屬天命而委之咸池言已自哀不能隨人事以見委於君屬命於天神也

無所告愬長思而已內自省而不慙兮操愈堅而不衰言已自念懷抱忠誠履行清白內不慙於身外不媿於人志愈堅固不衰變也隱三年而無決兮歲忽忽其若頹言已放在山野滿三年矣歲月遒促若頹年矣也皇天既不純命兮諒不從臣三諫不從則遂行也憐余身不足以卒意兮憐一見而復歸言已自憐身不得一見君復還歸也哀人事之不幸兮屬天命而委之咸池咸池天神也言已自哀不能隨人事以見委於君屬命於天神也

苦衆人之皆然兮乘回風而遠遊 言已患苦衆人皆行荷且故乘風而遠去也 凌恒山其若陋兮 淩歷也陋小也 聊愉娛以志憂 言已乘騰高山以高廣小涉險難以論樂以忘悲憂也愉一作諭 悲虛言之無實兮 言已解於九章中過故鄉而一顧兮 顧猶思也 悼懷王客秦不還而思慕之也 厥白玉以爲面兮 厥著也 懷琁瑛以爲心 言已施行清白心面若玉內外相副無邪之言雖自說言無誠實君不察也 苦衆口之鑠金 衆口鑠金言之遠行 而外淫 淫濫也言讒佞雖而猶不變正色外淫而內愈明也 何青雲之流瀾兮 何一作荷 徼霜降之蒙蒙 徼一作邀 蒙蒙盛貌也 鳥獸知賢哀惜己之遠行而不施用也 徐風至而徘徊兮 北一作之 疾風過之湯湯 風爲號令言周命寬則風舒風疾則風急也志云疾風暴起者喻君政虐 聞南藩之多憂 南藩謂諸侯爲天子藩蔽也 樂而欲往兮 藩蔽也南國諸侯 會稽而且止 會稽山名也言已聞南國饒樂故將往至會稽山且休息也 見韓衆而宿之 韓衆仙人也 借浮雲以送予兮 載虹蜺而爲驂 驂青龍以馳騖兮 班行衍衍之貌 忽容容其安之兮 超慌忽其焉如 不知所之也 苦衆人之難信兮 願離群而遠舉 舉去也言衆人多言苦言見俗人據任故願離衆而遠去也 登嶓冢而遠望兮 嶓冢山也一云嶓冢山在隴西 觀天火之炎炀兮 大火謂滄水心熱思也 引八維以自道兮 天有八維以綱紀也 含好桂樹之冬榮 南方有不死之草也一云好桂花開而冬榮 觀天火之炎炀兮聽大壑之波聲 大壑海水也言已仰觀天火之炎炀又聽大海之波聲 引八維以自道兮 天有八維以綱紀也 含沆瀣以長生 言已乃擊岩引吞沆瀣之氣以不死也 居不樂以時思兮 以一云思時 食草木之秋實 秋實謂棗栗之屬也 飲茵若之朝露兮 茵若香草也 懷琁瑛以爲面 琁瑛若玉也 雜橘柚以爲圃兮 圃一作園 列新夷與椒楨 新夷香草也 雜糅衆芳以自修飾也 鸛鶴孤而夜號兮 哀居者之誠貞 言鸛鶴大

哀時命之不合兮 傷楚國之多憂 言已自哀生時命不合而傷楚國多憂公正不與君合謀故使國中無有忠臣國家多憂也 內懷情之潔白兮 潔白之志以作遭亂世而離尤 言已懷潔白之志以遭亂世而離尤得罪過於衆人也 惡衆口之嫉己兮 嫉妒也 何君臣之相失兮 失一作矢 上沅湘而分離 言已上沅湘而分離以遠去也 傷離散之交亂兮 遂側身而既遠 側去而既遠也 處玄舍之幽門 玄舍幽門明君放逐忠臣上下分離失其所也 測汨羅之湘水兮 汨水在長沙羅縣下注湘水中知時固而不反 言已小知時固而不反終不還楚國也 汨一本無樂石二字 至會稽山且休息也 何

山石之嶄巖兮靈魂屈而偃蹇言山石高巖非
蹇難上欲去之也合素水而蒙深兮日眇眇而既遠素水
白水也言雖遠行不失清白之節也哀形體之離解兮神罔
兩而無舍罔兩無所據依而舍止也惟椒蘭之不反兮椒子蘭也魂迷惑而
不知路言子椒子蘭不肯反已魂當如何也願無過之
迷惑不知道路也願設陳已行終無過
設行兮雖滅沒之自樂雖身沒名滅猶自樂
不改易也痛楚國之流亡兮哀靈脩之過到言懷王
至於惡楚國將危亡失賢之故也固時俗之溷濁兮志瞀遠而
以其瞀心欲正國家之事故已遠去也念私門之
不可以私事門也
不知路瞀閉也遠惑不知道路也
壅蔽也言己遠過蔽
所以
壅蔽
也

乎於悒悒憤懣貌也我決死而不生兮雖重
悒悒已解於離騷經也
正匠兮匠教也遥涉江而遠去言已念衰臣苟
以其瞀心欲正國家
追吾何及言亦無所復還也蔵疾瀨之素水兮
一云吾其何及
望高山之蹇產言已屢清白其志如水雖過
乘放逐之事故已遠去也
高丘之赤岸兮遂没身而不反言已哀楚有高
丘之山其岸峻
峻赤而有光明傷無賢君輔以
陷危敗沈身於湘流而不還也
哀命
怨靈脩之浩蕩兮離騷經解於
也固騷也言已念懷王信用
夫何執操之不固操志
力之所至乎以言賢者不
在職位亦不知其才德也無
知賢士之所死言國無傾危之難則不
知賢士之伏節死義也俗雜使

而進富兮節行張而不著賢良蔽而不群兮朋曹比而黨舉邪枉說飾而多曲兮正法弧而不公弧戾也言世俗之人佞以爲賢進富以爲能枉戾不用衆皆背公而歸私也直士隱而辟匿兮讒諛登乎明堂明堂布政之宮也言忠直之士隱身辟匿讒諛反登明堂而爲政也棄彭咸之娛樂兮彭咸清潔之行娛樂之成巧倕之繩墨言工巧倕之繩墨則枉風俗則爲貪佞也直士失其制也言君背先王之法則百亂惑也背先王之法則百亂惑也背先王之法則百亂惑也

言己身被疾病以憂愁而自傷不得揚達也

今悲精神之不通

言當世之人無可與議事君之道嗟哀哉精神所志而不得通也

後學西蜀高第吳郡黃省曾校正

謬諫

亂曰鸞皇孔鳳日以遠兮

孔孔雀也一云鸞孔鳳皇喻賢智也

畜鵕鸃與鵝鶩兮滿堂壇兮

鵕鸃一云鵕鸃鵝鶩皆小鳥喻讒佞也高殿曰堂平場廣坦曰壇言君堂上反養鵕鸃而遠賢智畜養鵝鶩親近讒諛弄口得志也

鼈黿鼀鱉游乎華池

鼈黿鼀鱉皆水蟲也華池蓄水之池也言君堂下反養鼈黿而遠賢智畜養鵝鶩親近讒諛弄口得志也

鈆刀進御兮

鈆刀喻不利也

騏驥伏匿而不乘

騏驥千里馬也言君放遠賢良反任策駑駘也

駑駘之馳騁兮

駑駘劣馬也

使騏驥伏匿而不乘

言君放遠賢良反任策駑駘

得相見於君而永憂恨也道壅塞而不通兮作通一江河廣而無梁言已欲竭忠謀讒邪壅塞而不得達若臨江河無橋梁以濟也願至崑崙之縣圃兮采鍾山之玉英鍾山在崑崙山西北淮南言鍾山之王號曰烛龍銜燭而照天下其光炎千里其子一目蓋天神也言已不變言已自知不用願避世遠去之崑崙山西王母所居也採玉英咀而嚥之以延壽也擥瑤木之橚枝兮擥一作攬一作撣望閬風之板桐板桐山名也在閬風之上言已既登崑崙復欲上望閬風之山遂陟天庭而引江樹之枝以為車蓋也遊歲暮兮翡水泪其寫難兮尚書曰寬弼亮天地言已不能得登神山顧以娛憂迫弱水至於合黎也路中斷而不通言已想得登神山顧以娛憂迫弱水不得渡路絕不通所為無可也勢不能凌波以徑度兮以一作而度又無羽翼而高翔言已勢不能飛翔無羽翼可以飛翔當亦窮困也然隱憫而不達兮獨徙倚而彷徉徙倚猶低回也言已獨身山澤內自悶傷忘不得達獨徙倚而彷徉也悵惝罔以永思兮悵惝罔呂一作而作彷徉言已愛彷徉意中悵然惝罔思心屈繞煩苦重傷也蹇蹇以一作吾日飢饉而絕糧蹇蹇言已居處廓落又無知友當誰與講習忠信之謀也廓抱景而獨倚兮超永思乎故鄉言已在於山澤廓然無據抱形景而立長念楚國心不能已憫慨長思故鄉也乎遺芳友玩習也一云超遠故鄉廓落寂而無友兮誰可與玩此白日晚晚其將入兮哀余壽之弗將將猶長也言日月西流晚晚而沒天時不可得長久也車既弊而馬罷兮蹇邅徊而不能行言已周行四方車既弊馬又罷極而不進賢君亦不遇賢君也身既不容於濁世兮不知進退之宜當言已執貞潔之行不能自入貪濁之世愁不知進退之宜何所行者也冠崔嵬而切雲兮劒淋離而從橫崔嵬淋離長貌也言已雖不見容猶整飾冠劒上竦於雲則長好劒則長好言已雖不用賢猶自修飾不得荒也文武並盛與象異也衣攝葉以儲與兮攝葉儲與不舒展貌左袪挂於榑桑袪袖也詩云葉葉儲與不得舒展貌榑桑東行則左袖挂於榑桑無所不窺也矩矱於虙唐言已遵先聖制度下化虙唐之時也虙一作伏戲下合足以肆行六合言已遵行四方也言已則左右四方之山以六合為小不足肆行言遍觀四方之山以六合為小不足大無所不包也上同鑒抌於伏戲兮鑒抌於伏戲言已不得登行言已雖不見用猶願上同聖君之德與之同也願尊節而式高兮志猶卑夫禹湯言已雖不見用猶尊高節度志卑禹湯不敢專也雖知困其不改操兮終不以邪枉害方言已雖自知貧賤困極不能變志易操終不以邪枉害方之行也雖知困其不改操兮終不以邪枉害方言已雖自知貧賤困極不能變志易操終不以邪枉害方之行也世並舉而好朋兮壹斗斛而相量言今世之人皆好朋黨並舉相薦舉背其貧賤之士以量清濁之上也衆比周以肩迫兮賢者遠而隱藏言衆使相與合同並肩迫近而蔽匿賢者遠去隱而不見也賢者遠而隱藏兮鳳皇作興於雲霓之上翔不能容其形體也以為鸞鳳皇作興兮雖會翅其不容為鳳皇作興兮雖會翅其不容言已雖能會翅以鵬鷃之小不足以容其身亦不能自容入濁世也靈皇其將入兮哀余壽之弗將將猶長也言日月西流晚晚而沒天時不可得長久也俗嫉妒而蔽賢兮孰知余之從容言楚國風俗嫉妒賢者蔽其聰心不能明其忠信之謀孰知余之從容乎

俗嫉妒嚴賢無有知我進退執守忠信也世一作作憑一作憑憑一作憑憑一作憑

言已盛居無事下則垂釣餌於谿谷上則要結僊人從之受道也與赤松而結
友兮一無而字比王僑而爲耦言已執守清潔遂與二子爲羣侶也使
鳳鸞揚先導兮鳳揚山神名也即毋摽也白虎爲之前後浮雲
則山神先道乘雲而容與言已與仙人俱出
不歸言我魂神眩眩獨行寄居而不還也處卓卓而日遠
言已遺從仙人上游所居卓卓日以高遠中心
志浩蕩而傷懷言已浩蕩閑然悉念楚國也鸞鳳翔於蒼雲兮故矰繳而不能
加一無而字蛟龍潛於旋淵兮故矰繳言鸞鳳飛於千仞蛟龍藏於旋淵故矰繳不能加也以言賢者亦宜高翔遠藏法令不能拘制

也
知貪餌而近死兮不如下游乎清波清潔之流清
無人之處也言蚊龍所以遠患難也子胥死而成義兮
於死故下游於清波無人之處也以言賢者亦不宜貪祿以危其身也寧幽隱以遠禍兮孰侵辱之可爲
言已亦寧隱身幽藏以遠患也孰侵辱誠不能久被侵辱誠以爲難也
屈原沈於汨羅雖體解其不變兮其一作而豈忠信
體解疾病擯宥橫發而生身傷也言已如得執持權衡能無私阿稱量賢愚必不過差各如其理也
之可化志怦怦而內直兮履繩墨而不頗言已
離罾九陳執權衡而無私兮稱輕重而不差差過也言已
既塵垢之枉攘一作擾一作狂壤一作讓除穢累而反真言已
兮枉攘亂貌攘一作擾一作狂壤一作讓除穢累而反真言已
又欲擾濁亂之臣使君除形體白而質素兮

中皎潔而淑清言已心中皎潔而淑清
也時猒飫而不用兮且隱伏而遠身言時君不
士默陸其言而不肯用故且身也聊竄端而匿迹兮嘆
見隱伏山澤斥遠已也
寂默而無聲言已竭忠而不見用且逃頭匿見寂默守寂寞吞聲無聲也
獨便悁而煩毒兮便悁作悁悒無所
悒之志獨悁悒煩毒無所發抒也時曖曖其將罷兮遂
發抒情言已懷忠不得發我情意也時不明行吾罷倦心遂
悶數而無名言已遭時闇惑煩悶傷心數而無名也
夷死於首陽兮一作首山卒天隱而不榮言伯
夷餓於首陽天命而死不
山一作首山之山卒天隱而不榮言伯夷之志獨悁悒煩毒無所發抒我情意也時不明行吾罷倦心遂數我名以流後世也伯
至死而不得逞言太公不遇文王兮身
夷太公不遇文王得舒於版築其榮爵祿得其榮寵也
太公不遇文王兮身
至死而不得逞言已
佩瑗兮願陳列而無正言已懷王象殷忠信願陳列已志無有明正之
苦聽而文之也言已生於天地之間忽若風
雨之過曖然而消散恨無成功也邪氣襲余之
形體兮體一作軀疾憯怛而萌生憯及也言已常恐
體疾病摧宥橫發而生身傷也願壹見陽春之白日兮恐不
終乎永年言已被疾憂懼恐隨草木俱落不能
至陽春見白日不終年命遂委棄也

楚辭卷第十五

漢劉向子政編集王逸叔師章句

後學西蜀高第吳郡黃省曾校正

九懷章句第十五

匡機

通路

危俊

昭世

尊嘉

蓄英

思忠

陶壅

株昭

九懷者諫議大夫王褒之所作也懷者思也言屈原雖見放逐猶思念其君憂國傾危而不能忘也褒讀屈原之文嘉其溫雅藻采敷衍執握金玉委之汚濁莫之能識追而愍之故作九懷以裨其詞史官錄第遂列于篇

匡機

天門兮壁戶 閽守門者也言天門壁戶閽守玉門也

孰由兮賢者 誰當涉履也賢者英俊路也

無正兮溷廁 邪佞雜亂也溷廁穢濁也

懷德兮何觀 忠信之士不見用也

假寐兮愍斯 夜寢而臥曰寐愍傷也言己不脫冠帶假寐而臥自傷也

可與兮寤語 與賢人愚人謀議也

畜鴈兮近處 畜養佞諛之人而親附也

鯨鱏兮幽潛 大賢隱匿深林藪也

乘虬兮登 遂騎神獸升天也

從蝦兮遊渚 小人並進在朝廷也蝦小魚也

上行 遂騎神獸升天也

陽意欲駕龍而陞雲也載象兮白身赤頭有翼能飛也

朝發兮葱嶺 旦發西極也

夕至兮明光 暮宿東極也

忠謀塞也 乘日月兮上征 想託神明遊天庭也 顧遊心兮鄧回 鄧回明京念先聖也 文王都酆武王都鄗二聖有德明於用賢故顧其都冀還處也 彌覽兮九隅 歷觀九州卡英俊也 彷徨兮蘭宮 遊戲道室誦五經也 一作徨 並閭兮藥房 居仁履義守忠貞也 奮搖兮衆芳 動作進退儕行蕃也 芬香也 菌閣兮蕙樓 節度成就也 觀道兮從橫 衆人瞻望聞功名也 寶金兮委積 策謀堅固也 美玉兮盈堂 慈譽光明朝廷也 佩玉兮綦組 綦白色也 揚流兮洋洋 潔白之化動百境也 擢蔡兮踊躍 大義小義各有所施也 孔鶴兮回翔 畏憚罹羅網陞青雲也 一作鵠 撫檻兮遠望 登樓觀遊也 念君兮不忘 思結中情也 佛鬱兮莫陳 忠言不列聽也 永懷兮愁傷 長思切痛也

之酌也北飲兮飛泉吮玄液之源也南采兮芝英咀靈草以延年也宣遊兮列宿徧觀歷六合也順極兮彷徉周視回衡北辰也紅采兮騁衣婆娑五采之華英也翠縹兮爲蓋衣象蒼龍青雘也舒佩兮綢繆五玉鳴也竦余劒兮干將拔利寶劒也騰蛇兮後從神魂侍從也飛駕兮步旁驅仁賢也延頸兮慕仁賢也奮飛兮遠遊上昭帝臣也覽察兮瑤光觀北斗玉衡也啓匱兮探筴發匣弓箭也悲命兮相當不考祿相也富貴值紉蕙兮永詞結草以誓也放九疑兮將離去也浮雲兮容與天氣溶容也道余兮何之迎來也一云正氣仁賢也東西也遥視楚國君未明也閒雷兮鬨鬨君發匣弓箭也遠望兮仟眠關雷兮鬨鬨君發匣弓箭也

通路

林不容兮鳴蜩國不養賢宜退也翔遠去也陶嘉月兮總駕吉時駕乘也采取瓊華結榮蓋兮委逶迤自修飾也遠遊違離於君之四裔也徑侵上兮魏闕行出北荒山高深也曲牽牛過觀列宿九天際也聊假日兮相佯且徐遊戲頓年歲也望太一兮淹息觀天貴將上沈滯也紆余轡兮自休留寢寐也睎白日兮皎皎

哀怒感也感盛也志壯也陰憂兮感余哀我王也內悲傷我王也惆悵兮自怜伏也浮雲兮容與天氣溶容也道余兮何之迎來也一云正氣仁賢也東西也遥視楚國君未明也閒雷兮鬨鬨君發匣弓箭也遠望兮仟眠關雷兮鬨鬨君發匣弓箭也浮雲兮容與天氣溶容也道余兮何之迎來也一云正氣仁賢也東西也遥視楚國君未明也閒雷兮鬨鬨君發匣弓箭也高回翔孳尾也悲命兮相當不考祿相也悲命兮相當不考祿相也斗柄與玉衡也啓匱兮探筴發匣弓箭也悲命兮相當不考祿相也悲命兮相當不考祿相也富貴值紉蕙兮永詞結草以誓也放九疑兮將離去也浮雲兮容與天氣溶容也道余兮何之迎來也一云正氣仁賢也東西也遥視楚國君未明也閒雷兮鬨鬨君發匣弓箭也高回翔孳尾也遠望兮仟眠關雷兮鬨鬨君發匣弓箭也

今上臻行猷聖德遂至天也襲英衣兮繚紹重我絳色鮮也披華裳兮芳芬徐戎文衣動蓄香也婆娑其下登羊角兮扶輿升車也抴玄雲兮翼翼雲歌吟也握神精兮雍容握持神明雍容盛德也與神人兮相求留待松喬與俳羅也流星墜兮成雨陰精並降如墮雨也進瞵盼兮上丘墟仰見天日欲至山也顧舊邦兮滿鬱下見楚國也余安能兮久居將背舊邦之亂危也志懷逝兮心悽愴內傷悲也紆余轡兮高翔神仙謳吟也聽王趫踏緩我馬勢而匹佃也聞素女兮微歌聲依違也懷悽愴兮感哀精神惆悵也后兮吹竽伏妃作樂百蟲至也使湘靈兮鼓瑟湘水神也令海若舞馮夷水仙也騰回兮盤紆意中起也撫余佩兮繽紛持我玉聲

相紛結也高太息兮自憐 憐長歎淫泆已邪也使祝融兮先行 祝融南方神開軌轍也令昭明兮開門 炎帝開梁發也馳六蛟兮 乘龍直驅陸閶闔也埃余駕兮入冥 逆馳我車上寥廓也歷九州兮索合 周遍天下求雙匹也忽反顧兮西圄 見彼隴蜀壁也橫垂涕兮泫流 泣悲思念國哀惜我后違天法也悲余后兮失靈 昭世

季春兮陽陽 三月温和也列草兮成行 百卉垂葉吐榮華也余悲兮蘭生 哀彼香草也委積兮從橫 傷眼陸也

江離兮遺捐 忠正之士也辛夷兮擠藏 仁智之士知虎沒也伊思兮往古 惟念前世也亦多兮遭殃 仁義遭罰及身也伍胥兮浮江 吳王棄之也屈子兮沈湘 赴汨淵也運余兮念茲 轉思念志煩寃此也心內兮懷傷 離中悶痛摧肝肺也望淮兮沛沛 臨水恐懼貌也濱流兮則逝 隨意一云淵沛市也上瀨兮抽清 巨麟扶已渡涌湍也抽清兮陳坐 扶草爲席處清單也援芙蓉兮 踊躍多險難也蛟龍兮導引 蛟龍水禽馳在前也一云蛟龍沃兮文魚兮 一云援芙

今爲蓋 引取荷葉以爲蓋援芙兮爲蓋 水躍兮拿旌 風波動戰旌幢也繼以微雲兮 繽以草界入已船也雲旗兮電鶩 逐乘風電馳橫奔也儵忽兮容裔 往來飄揚遠放棄也使祝融兮先驅 神也令玄辟兮開路 玄冥北方神開軌轍也令昭明兮開門 炎帝開梁發也馳六蛟兮 乘龍直驅陸閶闔也埃余駕兮入冥 逆馳我車上寥廓也歷九州兮索合 周遍天下求雙匹也忽反顧兮西圄 見彼隴蜀壁也橫垂涕兮泫流 泣悲思念國哀惜我后違天法也悲余后兮失靈 昭世

季春兮陽陽 三月温和也列草兮成行 百卉垂葉吐榮華也余悲兮蘭生 哀彼香草也委積兮從橫 傷眼陸也

江離兮遺捐 忠正之士也辛夷兮擠藏 仁智之士知虎沒也伊思兮往古 惟念前世也亦多兮遭殃 仁義遭罰及身也伍胥兮浮江 吳王棄之也屈子兮沈湘 赴汨淵也運余兮念茲 轉思念志煩寃此也心內兮懷傷 離中悶痛摧肝肺也望淮兮沛沛 臨水恐懼貌也濱流兮則逝 隨意一云淵沛市也上瀨兮抽清 巨麟扶已渡涌湍也抽清兮陳坐 扶草爲席處清單也援芙蓉兮 踊躍多險難也蛟龍兮導引 蛟龍水禽馳在前也一云蛟龍沃兮文魚兮 一云援芙

今爲蓋 引取荷葉以爲蓋援芙兮爲蓋 水躍兮拿旌 風波動戰旌幢也繼以微雲兮 繽以草界入已船也雲旗兮電鶩 逐乘風電馳橫奔也儵忽兮容裔 往來飄揚遠放棄也使祝融兮先驅 神也令玄辟兮開路 玄冥北方神開軌轍也令昭明兮開門 炎帝開梁發也馳六蛟兮 乘龍直驅陸閶闔也埃余駕兮入冥 逆馳我車上寥廓也歷九州兮索合 周遍天下求雙匹也忽反顧兮西圄 見彼隴蜀壁也橫垂涕兮泫流 泣悲思念國哀惜我后違天法也悲余后兮失靈 昭世

季春兮陽陽 三月温和也列草兮成行 百卉垂葉吐榮華也余悲兮蘭生 哀彼香草也委積兮從橫 傷眼陸也

江離兮遺捐 忠正之士也辛夷兮擠藏 仁智之士知虎沒也伊思兮往古 惟念前世也亦多兮遭殃 仁義遭罰及身也伍胥兮浮江 吳王棄之也屈子兮沈湘 赴汨淵也運余兮念茲 轉思念志煩寃此也心內兮懷傷 離中悶痛摧肝肺也望淮兮沛沛 臨水恐懼貌也濱流兮則逝 隨意一云淵沛市也上瀨兮抽清 巨麟扶已渡涌湍也抽清兮陳坐 扶草爲席處清單也援芙蓉兮

而舉用則不知其有德也貞枝抑兮枯槁正枉車登兮慶雲
慶雲瞥看顯也言爲有正直之枝抑棄枯槁而不見未枉壞惡者滿車陞進反見珍重御尊顯也
也以言貞正之人棄於山野彼曲之臣陞於顯朝也感余志兮慘慄動
卻折也心愴愴兮自憐意中切傷憂悲楚也一云心悲兮駕玄螭
玄螭龍也駕乘也言己道可施行則乘龍駕螭而上昇天也鄉吾路兮葱嶺
欲踰高山而險阻也連五宿兮建旄連續列星爲旗旄也揚氛氣兮爲旌舉布霧作旗
表也歷廣漠兮馳騖經爲長沙驅馬也覽中國兮冥冥視諸夏尚昧晦也玄武步兮水
玄武天龜水神侍送余也與吾期兮南榮與己爲誓會冬温草木常茂故曰南榮
北斗攝兮爲旗星也聊逍遥兮播光且徐遊戲布文采也抽庫婁兮酌

醴引持二星以斟酒也援瓊爰兮長久也心常長久也斡撫也撫心踊躍貌也
今遠逝而遺留止也發玉軔兮西行引支車木軔驅車也惟時俗兮疾正弗可
久兮永思世憎忠信愛諂諛也寤辟摽兮心怫鬱兮內傷憂思積結
肝膽也

思忠

覽杳杳兮世惟觀楚泥濁無徵附也傷時俗兮涸亂衰闇貪暴當世將奮翼兮高飛
振翅翱翔絕塵埃也駕八龍兮連蜷乘虬翔翔見容貌也建旌兮紛
威夷倚中宇兮浩浩大貌雜遍也觀中宇兮浩浩大下照也紛翼

罔歸失志貌淹低佪兮京泜且留之洲小渚爲京泜翼兮上躋陞氣揚迅疾也
者即高洲也屯余軍兮索反往我之旟兮松喬也靚皇公兮問帥遂見天帝
詔誥要也道莫遺兮可夷念已道藝可見君子我心則美夷喜也既
南娭往之大陽也道幽路兮九疑陵歷深山過舜墓也越炎
火兮萬里猶熱殫天不可處也過萬首兮嶷嶷獸獸履海中山
交趾也蟻蟻一作衽衽獸蜀也絕北梁兮永辭長訣超渡大
體也浮雲鬱兮晝昏楚俗憂思濟江海兮蟬蜕水解形遂渡冥
冥兮忽忘道也息陽城兮廣

衰逐出炎野大屋廬也襄色罔兮中怠志欲懶惰也意曉陽
兮燎寤心中燎明內自覺也乃自息兮彰兮存茲涂自省視至此庶也思
堯舜兮襲興相繼代也聖也幸咎繇兮獲謀舜與禹議虞
道也悲九州兮靡君傷今無聖主也撫軾歎兮作詩伏軾卓
浩歎作風雅也

悼亂

悲哉于嗟兮愁思慷慨意中敖感滿也心內切嗟意中敖感滿也歎
冬而生兮物叩盛陰陽病痛也歎不滋育也涸彼葉柯陽害根莖枝葉曲也芃蘀
進寶兮時惟時俗兮根固恩蔽也將奮翼兮高飛貞良君子
隨和葉山澤也鉛刀厲御兮頑闇之徒任政職也駑垂兩耳
明智忠賢放斥逐也

兮雄俊貌言思中坂蹉跎衆無知己不盡力也寒驢服駕兮駑鈍之疲爲朝翼也無用日多塡蒙並進修潔處幽兮執履清白居陋則也貴寵沙劇權右大夫賢智不識也鳳皇不翔兮賢智隱處深藏匿也鵾鷄翔揚小人得志作威福也乘虹驂蜺兮託駕神征也載雲旗委蛇附高去俗形貌也鴟鴞開路兮仁士智鳥導在前也後屬青蛇衛惡者之長也步驟桂林兮馳逐正道德香芬也超驤卷阿騰越曲阜也丘陵翔僻兮山丘踴躍而歡喜也谿谷幽邃五音也悲歌川瀆倨樂緯讖文也神童靈篇兮河圖洛書也赴曲相宮商並會也和應琴瑟也余私娛茲兮我誠樂此天下歡悅也還顧世俗兮回視楚國及衆民也壞敗罔羅棄仁義廢也溷濁汙也

株昭

亂曰皇門開兮王門啓關路四通見萬方也株穢除兮穢惡已消遠逝亡也蘭芷茂兮芳草在朝堂也四放兮寓四荒也後得禹乃護文命治江河也聖舜攝兮重華承政紀綱也昭堯緒兮著明唐業致時雍也孰能若兮誰能知人如唐虞也願爲輔兮備股肱也

漢劉向子政編集王逸叔師章句
後學西蜀高第吳郡黃省曾校正

九歎章句第十六

逢紛
靈懷
離世
怨思
遠逝
惜賢
憂苦
愍命
思古

九歎者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劉向之所作也向以博古敏達典校經書辯章舊文追念屈原忠信之節故作九歎歎者傷也息也言屈原放在山澤猶傷念君歎息無已所謂讚賢以輔志騁詞以曜德者也

伊伯庸之末胄兮胄後也左氏傳曰戎子駒支四嶽之裔也謚皇直之屈原謚法也論語曰柳下惠伯庸之後信有忠直美德兮

衆人也言屈原清潔王俱顯明之孫有輝光之族祖考德行明白故能識其義旨也云余肇祖于高陽兮惟楚懋之嬋連
連姻也懋勉也言屈原清潔王俱顯明之孫有輝光之族祖考德行明白故能識其義旨也原生受命于貞
方迪故長有嘉名嘉美也迪道也言己生受天有正直之道故長有美善之名也齊名字於天地兮謂名平
原與天地齊也並光明於列星謂己之德行與列星並光也吸精粹而吐氛濁
氛惡氣也言己吸天地精明之氣而吐其濁穢之氣也横邪貪狂邪貪狂之人也容言己體清潔之行在於邪貪
邪世而不取容言己體清潔之行不能自容入於衆也阿諂也言己不阿諂於人也遂見排而逢讒言己
行叩誠而不阿兮叩擊也遂進也言己不容非以斷叩擊人之過所排逐也后聽虛而黜實兮黜貶也實
誠也言君聽讒佞虛言以貶忠誠不吾理而順情言君聽讒佞虛言以貶忠誠也不吾理而順情兮言君心懷惑而
不理我言而順邪偽之實不理我言而順邪偽之實也心懷忧而不我
與兮忧忧思慮貌與我謀議用言己相親附也鬱邑侘傺而煩寃兮鬱邑侘傺煩寃皆欲沫案也言己
之遠遠不與己謀議也易曰有孚盈缶是也言己雖欲沫案而志不能也悼中情之不發兮悼傷也發
開也言己傷心中之情不得開以告人也因歷茲以舒情因歷茲以舒情言君聽讒佞虛言以貶忠誠故使己
得因歷茲事以舒己情也明君可以寤兮寤覺也言己因歷茲事以舒情明君可以覺悟而知己之
情故見放流也陽憤懑而含怒兮志遷蹇而左傾憤懑憂也言己憂心煩懑而含怒志忠誠而見聽
怒則志意遷移左傾而去也心懰懰而不我知兮懰懰憂貌知我忠直也言己憂心懰懰而不知己之
忠直也易曰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是也言己雖欲忠信如此君不知己也悲江介之遠逐兮江濱也言己
放在江濱之遠也乃作是辭以自陳也

畢行陶虞畢行陶虞言己雖放棄猶願畢行堯舜之道也遵江夏以娭
娭戲也遵循也言己循江水而南戲也娭一作嬉流亹
亹水流貌以喻君命之教令也淹回水而疑滯兮淹回水而疑滯言己雖欲沫案而心中狐疑不能
自決也猶與而狐疑猶與狐疑皆多疑之獸也言己猶豫不決如狐之多疑也猶與一作猶豫
狐疑一作狐夷決大川曰濟濟渡也言己欲渡江水而南行也濟一作涉
乘鄂渚而反顧兮乘登也鄂渚地名在武昌反顧還視也言己登鄂渚而還視楚都欲反
之也欸秋冬之緒風欸嘆也緒餘也言己嘆秋冬之餘風將以興己之憂愁也步余馬兮
山皋邸余車兮方林邸舍也皋水旁地也方林山名也言己步馬山皋舍車方林欲以觀望楚
國之風俗也乘舲船余上沅兮舲船有窗牖者也沅水出牂柯且蘭山東北入洞庭也言己乘舲
船而上沅水欲南行也齊吹洞庭之波兮齊疾風上木波洞庭而龍舟也言己疾風上木波洞庭
而龍舟欲南行也言己雖放棄猶願畢行堯舜之道也遵江夏以娭
娭戲也遵循也言己循江水而南戲也娭一作嬉流亹
亹水流貌以喻君命之教令也淹回水而疑滯兮淹回水而疑滯言己雖欲沫案而心中狐疑不能
自決也猶與而狐疑猶與狐疑皆多疑之獸也言己猶豫不決如狐之多疑也猶與一作猶豫
狐疑一作狐夷決大川曰濟濟渡也言己欲渡江水而南行也濟一作涉
乘鄂渚而反顧兮乘登也鄂渚地名在武昌反顧還視也言己登鄂渚而還視楚都欲反
之也欸秋冬之緒風欸嘆也緒餘也言己嘆秋冬之餘風將以興己之憂愁也步余馬兮
山皋邸余車兮方林邸舍也皋水旁地也方林山名也言己步馬山皋舍車方林欲以觀望楚
國之風俗也乘舲船余上沅兮舲船有窗牖者也沅水出牂柯且蘭山東北入洞庭也言己乘舲
船而上沅水欲南行也齊吹洞庭之波兮齊疾風上木波洞庭而龍舟也言己疾風上木波洞庭
而龍舟欲南行也

畢行陶虞畢行陶虞言己雖放棄猶願畢行堯舜之道也遵江夏以娭
娭戲也遵循也言己循江水而南戲也娭一作嬉流亹
亹水流貌以喻君命之教令也淹回水而疑滯兮淹回水而疑滯言己雖欲沫案而心中狐疑不能
自決也猶與而狐疑猶與狐疑皆多疑之獸也言己猶豫不決如狐之多疑也猶與一作猶豫
狐疑一作狐夷決大川曰濟濟渡也言己欲渡江水而南行也濟一作涉
乘鄂渚而反顧兮乘登也鄂渚地名在武昌反顧還視也言己登鄂渚而還視楚都欲反
之也欸秋冬之緒風欸嘆也緒餘也言己嘆秋冬之餘風將以興己之憂愁也步余馬兮
山皋邸余車兮方林邸舍也皋水旁地也方林山名也言己步馬山皋舍車方林欲以觀望楚
國之風俗也乘舲船余上沅兮舲船有窗牖者也沅水出牂柯且蘭山東北入洞庭也言己乘舲
船而上沅水欲南行也齊吹洞庭之波兮齊疾風上木波洞庭而龍舟也言己疾風上木波洞庭
而龍舟欲南行也

山而遂下顧羊思楚國之遷遠也思南鄙之舊俗兮腸一夕而九運言己思念鄙都邑里故俗腸九轉欲還歸也揚流波之潢潢兮大貌體溶溶而東回溶溶波貌言己隨流而行水盛廣大溶溶高溶溶將東入於海也心怊悵以永思兮於海心中怊悵而長思意晻晻而悲下恐不復還也白露紛紛以塗塗兮厚貌且駿老年駿且老也身永流而不還兮魂長逝而常愁言己愁憂思也歎曰譬彼流水紛揚蘊兮波蓬涌而汩沸兮水性清馨平正順而不邪故以喻臣而不復還兮魂長逝而常愁言己愁憂思也歎曰譬彼流水紛揚蘊兮波蓬涌而汩沸兮水性清馨平正順而不邪故以喻臣龍蛇陸處兮賢聖逆俗也石以投水沈失其本性以喻屈原志行亂風紛亂揚灰兮塵埃反則龍蛇陸處兮賢聖逆俗也石以投水沈失其本性以喻屈原志行

清白遭逢會以被戮投逐亦失其本志也過揄揚灉盪漂流隕往觸岑石岑巖也言己過揄揚水流隕往觸觝利之石巖也投之龍邱腎力結宛轉阻相薄兮言水風激人亦猶己過使得輦罪也龍邱嶺丘也腎力反結宛轉阻相薄不得暢其流性也遭以忠信被讒見棄逐也遭逢會以被戮投逐亦失其本志也過揄揚灉盪漂流隕往觸岑石岑巖也言己遭逢會以被戮投逐亦失其本志也

制芳 執紐酒繩紐也繩紐者本動之於此而放之於彼喜御之故手而盡馬力也
必折軛而摧輮 軛馬駕車之御倘不能制必折車軛而摧其轅也以喜賢臣之使國蔑亂而傾危也斷鑣銜以刀馳驁芳 鑣銜口鐵也銜飾也暮去次而敢止 暮夜也次舍也止宿也言人臣一上去君亦不復得拘留也
湯其無人芳 湯蕩也言日王荒蕩蕩空無賢人輔止之者路蕩蕩 道路蕩蕩空無賢人輔止之者路蕩蕩 道路蕩蕩空無賢人輔止之者路蕩蕩 道路

憂貌也曰明也考猶日黃氏昱曰黃昏而長悲言已心憂傷悼從夜終明不能寢寐
日入黃昏復涕而長悲也
枯楊之宛鵜宛已飢生哺曰鵜言宛鵜既飢宛傷念坐於空室之中孤子曰鵜
孤子之憂宛鵜之鳥孤雌吟於高墉兮雌居吟於高墉之上其聲哀悲以興孤子
言宛鵜之生早失其母孤居吟於高墉之上將復遇害也言已亦失其母孤居於林澤
之上故哀而鳴也鳩鳥鵜鳩也鳩性拙不能為巢或因鵲巢而居或因鳲巢而生
林芎獨偏棄而遠放芎言玄蝯捷敏失於高深之林則獨偏棄而遠放弃忘其能
也以言賢人弃在山澤亦失其志也征夫勞於周行芎行道也言征行之夫罷勞於
周道處婦顧懷長嘆而思之也歌言申誠信而闇違
己放弃山澤之中曾無思也申重也闇昧也紕結束也易曰
字情素潔於紈帛芎紈帛束帛也帛以為信無有違
思之皆然猶重行束帛者也言征行之夫罷勞於周道處婦顧懷長嘆而思之
離情志潔淨有如束帛者也光明齊於日月
芎文采耀於玉石言已耳目聰明如日月之光無所不照發文章詞燭然成
章如玉石之質自然溫潤也傷厥次而不發芎厥次次失次也思沈抑
而不揚言已懷發揚其美德思心沈抑而不得揚見也
芳懿懿而終敗芎芳貌懿美之德而放弃不得彰著也散而不彰廢
猶消滅也言已有芳馨美之德而放弃不得彰著於後世也背
玉門以疎薄芎玉門言已背君門而疎薄也寒離尤而干詬平求也言已

歎一王實失貞好也屈言取賢人明時溷獨猶未
傷使執厥咎改亦宜也時溷濁猶未清明也貪婪
清兮世敖亂猶未察敖亂猶未清明也貪婪婪貪
容與呂埃時兮懼年歲之既晏晏晚也言已欲
老身衰老也顧屈節以從流兮心鞏鞏一作蜙蜙而
不夷鞏鞏拘擊貌也夷平也言己拘擊於俗流行
心中蜙蜙然不得平也寧浮沅而馳騁兮下江湘
已不能隨俗浮沉寧乃浮於流水馳騁而行也
歎曰山中檻檻余傷慷兮檻檻車聲也言己放去
山中車行檻檻然也慷慨不得志貌也言己雖有
忠思也征夫皇皇其孰依兮皇皇猶遑遑也言己
放去之後心常遑遑恐懼所依也經營原野杳冥
冥兮經營往來貌杳冥遠視貌言己放去之後身
處曠野遠視冥冥無所依附者也乘騏驥兮下
江山曲折而行也乘騏驥兮放江山曲折而行
之夫心常思念君也騏驥以喻賢君言己願欲乘
騏驥舒吾情兮言己願欲乘騏驥舒展己情以事
君也路幽昧以險隘兮岌儼嶪而難登岌儼嶪
險峻貌以喻君門深遠又險難也言己欲登君門
以自進又無由也忽緪緪其不察兮緪緪亂貌言
己忽然亂於上帝使天下之心不察己之忠信也
中悶瞀之忳忳兮悶瞀亂也忳忳煩亂貌言己
心中煩亂不知所為也願壹見而陳詩兮壹見
一得見君也陳詩以諷諫也言己願一得見君
以陳己之忠直冀君覺悟而還己也
願壹見而陳詩兮
大故一作
大故其
以從流兮
心鞏鞏一作
蜙蜙而
不夷
寧浮沅而馳騁兮
下江湘
呂
歎曰山中檻檻余傷慷兮
征夫皇皇其孰依兮
皇皇
遑遑
路幽昧以險隘兮
岌儼嶪而難登
緪緪
亂貌
忽緪緪其不察兮
中悶瞀之忳忳兮
悶瞀
煩亂
忳忳
願壹見而陳詩兮
壹見
一得見
以諷諫
冀君
覺悟
還己
冥冥
遠視
險峻
險難
亂於
煩亂
不得
平也
煩亂
不知
所為
冀君
覺悟
還己
冥冥
遠視
險峻
險難
亂於
煩亂
不得
平也
煩亂
不知
所為

冥冥遠視貌也
冥冥遠視貌也
冥冥遠視貌也

嘉承美先文高姒之法不敢解也惜往事之不合兮橫汨羅而下臨言已欲往事君而忠不合故自沈汨羅也葉隆波而南度兮隆盛也逐江湘之順流赴陽侯之潢洋兮陽侯乘盛波逐湘江之流趙曾重也闕大也言已所在之處前有高陵嶽大之山迫附於已幽藏山野心中鬱悒莫能自解釋也而闇前山峻高以蔽無垠兮遂曾闕而迫身垠岸也陸魁堆以蔽視兮魁堆高貌雲冥冥而晝曀思雲霧冥冥霜貌雲霏霏而隕集隕下也集會也皐隰狹而幽險兮大陵曰皐下濕曰隰石嶙峋而嵯峩嶙峋嵯峩皆山貌也悲故鄉之不可以久淹兮言已不得久淹留於此也背夏浦而西思夏浦夏口也西思欲還歸也哀州土之平樂兮州土平樂謂楚地也悲江介之遺風江介江旁也遺風猶餘風也涉丹水而高翔兮丹水出弘農冢領山東南流入沔高翔言遠飛也心絓結而不解兮思蹇產而不釋蹇產詰屈也曼余目以流觀兮冀壹反之故鄉壹反一還也忽若去余而日遠兮言已忽然去我而日遠也悲哉秋之爲氣也悲哉秋氣之爲物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蕭瑟風聲也搖落隨風也變衰改易也憭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憭慄猶憀慄也言已登山臨水送將歸者之意也悲哀人之遠逝兮遠逝謂屈原也流從俗而推移推移猶遷徙也明法度之嫌疑兮嫌疑猶猜疑也猜疑法度之間以事君也壹心而不豫兮豫猶解也言已壹心事君不解於忠也蹇侘傺而含憂兮侘傺猶住立也含憂懷憂也孤子唫而抆淚兮唫讀若琴瑟之琴唫謂吟歌也抆拭也孤子喪父之稱也言已孤子吟歌而拭淚也悲夫蹇產之不釋兮蹇產詰屈也言已悲己之詰屈不得施行也曾傷爰哀而委惰兮曾猶重也爰哀哀悲也委惰懈怠也衆踥蹀而日進兮踥蹀小人貌也言衆小人日進於君側也美超遠而逾邁兮超遠謂賢人也逾邁去也言賢人超遠而去也乘精氣之抟抟兮抟謂聚氣也言賢人乘聚氣而去也離紛紜而成醜兮紛紜亂貌也言賢人離亂濁之世而成醜惡之名也保神明之清白兮以上皇之純粹兮純粹不雜也言已保神明之清白以上事純粹之君也驂白螭而上征兮螭龍屬也上征上行也言已驂白螭而上行也乘鳳皇以翱翔兮鳳皇靈鳥翱翔高貌也言已乘鳳皇而翱翔也驅玉虬而乘鷖兮虬龍屬鷖鳧屬也言已驅玉虬而乘鷖鳧也溘埃風余上征兮溘奄也埃風塵風也言已奄然乘塵風而上行也遭傾壽而隕命兮傾壽短折也言已遭短折而隕命也奄與日月而並光兮奄同也言已同與日月並光明也

遵江夏以娛憂兮江夏江旁夏口也言已遵江夏以娛憂思也悲長路之悠悠兮悠悠遠貌也言已悲己長路遠而不得還也心絓結而不解兮思蹇產而不釋蹇產詰屈也言已思己詰屈不得施行也曼遠望而永歎兮曼引也言已引目遠望而長歎也涕流交而霑軾兮軾車前橫木也言已涕泣流交霑車軾也結微情以陳詞兮結束也微情隱微之情也陳詞敷陳其詞也矯以遁世兮矯託也遁隱也言已託隱以遁世也內自抑而不迸兮迸猶出也言已內自抑制不得出也思蹇產之不可化兮蹇產詰屈也言已思己詰屈不可變化也願徂清以遂志兮徂往也清清白也遂志從志也願往清白之行以從己志也獨鬱結其誰語兮鬱結憂思也誰語誰可與語也言已憂思結於胸中誰可與語者也願悃愊之素志兮悃愊誠慤也素志本志也言已願誠慤之本志也得列宿而爲衛兮列宿衆星也言已願得衆星以爲衛也建虹采以招指兮虹采虹霓也言已建虹霓以爲旌旗招指所指也指極兮極中也謂北辰星也少須臾而釋思兮釋解也言已施行正直須臾之間也引日月使照我情兮引日月使照我情上指北辰訴告於天冀君覺寤且解憂思須臾之間也水波遠

吉巳倫衍衆靈皆黃老仙人王喬赤松之倫也得道不死遂與天地山其壽命與日月比其光榮流名於後世不腐滅也登崑崙而北首兮悉靈圄而來謁 北首猶言首鄉也悉盡也圄禁也神也言巳既得道輕舉登崑崙而北首鄉其神靈盡來謁見帥有司也選眾神之山而望目焉 選數也眾神盡來謁見帥有司也選數神之山而望目焉炫耀精明消滅心慈思也排帝宮與羅圜兮 排推也帝天帝也宮天宮也羅圜天苑羅圜出幷將圜其中也幷縣圜名也言遂得道輕舉登崑崙入其天帝之宮推排天帝之宮與羅圜幷縣圜而處焉結瓊枝而雜佩兮立長庚而繼日 長庚太白星名也詩云西有長庚言巳乃取瓊枝而雜佩之立於長庚之星傍而繼日光晝夜常行志意明也試立凌神之中行忠正者也登閶闔於玄闕兮回朕車俾西引兮褰虹旗 言巳乃與俱登於天門入玄闕拜天皇受物論也回朕車俾西引兮褰虹旗言巳乃旋我之車而西行褰舉也王門之山以趨疾也虹旗旗名詩乃旋我之車而西引兮褰虹旗言巳乃旋我之車而西行褰舉虹旗旗名也王門之山以趨疾也駕鸞鳳而上遊兮從玄鶴與羣飛而送迎兮騰群鶴於瑤池之山北向天門象神盡來謁見帥有司也選數神之山而望目焉炫耀精明消滅心慈思也排帝宮與羅圜兮結瓊枝而雜佩兮立長庚而繼日兮試立凌神之中行忠正者也登閶闔於玄闕兮回朕車俾西引兮褰虹旗駕鸞鳳而上遊兮從玄鶴與羣飛而送迎兮騰群鶴於瑤池

駟六龍於三危兮 方山也三危西方之山也朝四靈於九濱兮 朝召也四靈謂使四方之神會於大海九曲之涯者也結余軫於西山兮 結旋也軫車後橫木也西山名言乃旋我之車而西行結余軫於西山兮橫飛谷以南征 結旋也言乃旋我之車而西行結余軫於西山兮橫飛谷以南征結旋也言乃旋我之車而西行橫飛谷以南征 橫度也飛谷飛泉之谷也南行也絕都廣以直指兮 都廣野名也山海經曰都廣在南極之北日所入也絕都廣以直指兮都廣野名也山海經曰都廣在南極之北日所入也委兩館於咸唐兮 委止也咸唐咸池也咸池日浴處也言巳從炎火以西意至於咸池也委兩館於咸唐兮言巳從炎火以西意至於咸池也貫渾濛以東揭兮 渾濛氣也揭去也貫渾濛以東揭兮渾濛氣也揭去也維六龍於扶桑 言遂貫出渾濛之氣而東去擊六龍於扶桑之木也維六龍於扶桑言遂貫出渾濛之氣而東去擊六龍於扶桑之木也周流覽於四海兮 言巳既周行遍於四海之外意猶上下高馳極中也高馳極中也言巳既周行遍於四海之外意猶上下高馳極中也徵九神於回極兮 會此辰之星於天之中也徵召也回旋也極中也言巳召九天之神使會此辰之星於天之中也建虹采而招指兮 虹采虹之星采也招指指所招指語也言巳乘虹采而招指所招語也建虹采而招指兮虹采虹之星采也招指指所招指語也駕鳳凰而上遊兮從玄鶴與羣飛而送迎兮騰群鶴於瑤池

流行於北方也就顓頊而陳詞兮考玄冥於空桑 空桑山名也玄冥北方神也就顓頊而陳詞兮考玄冥於空桑空桑山名也玄冥北方神也楊舟於會稽兮 楊水名也會稽山名也楊舟於會稽兮楊水名也會稽山名也湖大池也言巳復乘楊舟會稽之山而望於五湖之間志行之見者也湖大池也言巳復乘楊舟會稽之山而望於五湖之間志行之見者也旋車逝於崇山兮 崇山曜所放山也旋車逝於崇山兮崇山曜所放山也奏虞舜於蒼梧 言巳從崇山見曜聲被放因至蒼梧告虞舜以己德信之行也奏虞舜於蒼梧言巳從崇山見曜聲被放因至蒼梧告虞舜以己德信之行也

郢之流風兮殞余躬於沅湘 郢楚都也言巳見楚國風俗不信忠良故自沈沅湘而不悔也郢之流風兮殞余躬於沅湘郢楚都也言巳見楚國風俗不信忠良故自沈沅湘而不悔也望舊邦之黯黮兮 黯黮不明貌也望舊邦之黯黮兮黯黮不明貌也悵蘭藹之芬芳兮 被離而折之言巳復所放棄而折蘭藹之芳芬被離而折之言巳復所放棄而折

棄之也 張絳帷昏襜兮 邑邑徽弱貌也言君張朱帷陰蔭鮮明而與賢者共處其中而政令微弱適以自蔽者也 日曒曒其將夕兮 曒曒西行將舍入時也 西舍兮陽炎而寢顧 言日曒曒西行將舍入太陰之中其餘陽氣猶炎而尚未暮亦思寢還於舍已不解也 何騷騷而自故 言已思年幹欲暮願且倘日留之使不速故鄉也 聊假日曏須臾兮 歎曰聲被蛟龍乘雲浮兮泯濡湎溶紛若霧兮 言已陳德不用譬若蛟龍潛於川澤忽然乘雲氣遊而遊紛紜若霧而乃見之也 溶溶 軼輷雷動電發駭高舉兮 遂乘雷電而高舉也 已飛揚遠明時舉而進用 升崑崙兮 崑崙 入帝宮兮 言能登處無凝滯入天帝之宮言已亦想其賢君之新斥去 資使之人也 搖翹奮羽馳風騁雨遊無窮兮 言龍欲搖翹奮羽馳風而行雨隨之而遊無窮已亦願奮翼智謀昭輔聖使風雨言已亦願輔事賢君流恩百姓長無窮極也 遠逝

覽屈氏之離騷兮心哀哀而悲傷 言已觀屈原所作離騷之經傳溫雅忠信愍王不寤心哀而悲傷之 憐靈修之浩蕩兮 靈修謂懷王 哀人民之貪婪兮 哀人民無忌也 憯憯嗷嗷而妒賢嫉能兮 憯憯嗷嗷衆讒人也 竊佞而好朋 竊佞而有朋黨也 背繩墨而追曲兮 繩墨所以為方正也 棄規矩而改錯 改錯猶改更也 背公而向私兮 背棄公正而向邪私也 舍法而心斷 舍置法度而心斷以己意 競周容以為度 競周合容以為度 偭規矩而背度兮 偭背也 改前修之嘉言 前修謂前賢也 竊鉤者誅而竊國者侯兮 竊鉤小盜誅竊國大盜侯 門有車馬賓客滿堂 言門有車馬賓客滿堂 堂上觀者如市兮 觀者如市言多也 鬼神不福淫慝兮 淫慝邪惡 上天不純其命 純美 殷湯夏桀用此喪國兮 用此邪惡喪國 觀夫人之所極 極至也 堯舜之抗行兮 抗行高行 瞭冥冥而指蒼蒼 瞭冥冥遠視貌 指蒼蒼天也 孰虧缺而不平 虧缺不平 唯昭彰以私處兮 昭彰明著 堯舜皇皇而仁施 皇皇猶煌煌 舉賢而授能兮 舉賢人而授以職能 循繩墨而不頗 頗邪 故堯舜之抗行兮 抗行如此 瞻前而顧後 瞻前顧後 相觀而法之 相觀視而法之 舉賢而授能兮 舉賢人而授以職能 循繩墨而不頗 頗邪 故堯舜之抗行兮 抗行如此 瞻前而顧後 瞻前顧後 相觀而法之 相觀視而法之 背繩墨而追曲兮 繩墨所以為方正也 棄規矩而改錯 改錯猶改更也 背公而向私兮 背棄公正而向邪私也 舍法而心斷 舍置法度而心斷以己意 競周容以為度 競周合容以為度 偭規矩而背度兮 偭背也 改前修之嘉言 前修謂前賢也 竊鉤者誅而竊國者侯兮 竊鉤小盜誅竊國大盜侯 門有車馬賓客滿堂 言門有車馬賓客滿堂 堂上觀者如市兮 觀者如市言多也 鬼神不福淫慝兮 淫慝邪惡 上天不純其命 純美 殷湯夏桀用此喪國兮 用此邪惡喪國 觀夫人之所極 極至也 堯舜之抗行兮 抗行高行 瞭冥冥而指蒼蒼 瞭冥冥遠視貌 指蒼蒼天也 孰虧缺而不平 虧缺不平 唯昭彰以私處兮 昭彰明著 堯舜皇皇而仁施 皇皇猶煌煌 舉賢而授能兮 舉賢人而授以職能 循繩墨而不頗 頗邪 故堯舜之抗行兮 抗行如此 瞻前而顧後 瞻前顧後 相觀而法之 相觀視而法之 背繩墨而追曲兮 繩墨所以為方正也 棄規矩而改錯 改錯猶改更也 背公而向私兮 背棄公正而向邪私也 舍法而心斷 舍置法度而心斷以己意 競周容以為度 競周合容以為度 偭規矩而背度兮 偭背也 改前修之嘉言 前修謂前賢也 竊鉤者誅而竊國者侯兮 竊鉤小盜誅竊國大盜侯 門有車馬賓客滿堂 言門有車馬賓客滿堂 堂上觀者如市兮 觀者如市言多也 鬼神不福淫慝兮 淫慝邪惡 上天不純其命 純美 殷湯夏桀用此喪國兮 用此邪惡喪國 觀夫人之所極 極至也 堯舜之抗行兮 抗行高行 瞭冥冥而指蒼蒼 瞭冥冥遠視貌 指蒼蒼天也 孰虧缺而不平 虧缺不平 唯昭彰以私處兮 昭彰明著 堯舜皇皇而仁施 皇皇猶煌煌 舉賢而授能兮 舉賢人而授以職能 循繩墨而不頗 頗邪 故堯舜之抗行兮 抗行如此 瞻前而顧後 瞻前顧後 相觀而法之 相觀視而法之

解於九章欲卑身而下體兮體卑順風俗心隱惻而不罷言己欲卑身下體卑順風俗心中惻然而憐之也方圜殊而不合兮鉤繩用而異態言方與圜其性不同鉤直其志意常屈伏也異態殊異不可合也猶言忠佞異心而不可合也猶言方圜異體鉤繩異志猶鉤繩也欲埃時於須臾兮日陰曀其將暮日將暗君將老也時遲遲其日度度去也言天時轉運日進遲遲而行已年忽忽去日急哀老也妄周容而入世兮內距閉而不開言己欲妄行周比苟容自入於君心內距閉而意不開敏於忠正而愚於識虞也埃時風之清激兮風激成昭晰也言己欲待明君之政清潔之化昭晰激風進也愈氛霧其如塵兮塵人也

雄鳩之耿耿兮說紛而蔽之耿耿小節貌言己欲如雄鳩進其耿耿小節之誠信君猶不察之況有讒諛之志當蔽蕭艾而黜逐己乎風邪僞俗之流行兮心紛錯而不順風邪僞俗隨衆貌紛錯亂也言己欲從風俗尚不順也由而進之由由從也言己欲從俗隨衆而進也心憤恨邪寃結兮憤恨失志貌也情舛錯邪寃結積意舛錯而長憂苦也寒薜荔於山野兮柔攬枝於中州薜荔香草喻不修善也攬采取也言己修善不怠也望高丘而歎涕兮涕望楚國而不得歸涕自約束修潔而不敢放恣也乃悲吸而長懷兮心憂愁徧采取芳草喻自約束修潔而不敢放恣也乃悲吸而長懷兮心憂愁徧采取芳草喻自約束修潔而不敢放恣也契契而委棄兮契契憂國念君貌也詩云契契寤歎也

言雖有契契憂國念君之心而君不察己之忠信反委棄己也

歎曰油江湘長流汨兮之水油油長流貌也詩云河水洋洋言己見江湘之水油油流貌也自傷放流獨無所歸也挑揄揚波盪迅疾兮言水尚得順其經脈揚其波使之迅疾自傷不得順其天性揚其志意常屈伏也憂心展轉愁悶鬱兮展轉悁鬱不寧貌也悶展轉悁鬱不能寐也心中忿恨無已時也丁時逢殃孰可奈何兮丁當也言己遇殃咎安可奈何之生唯當逢時自悶而已勞心悁悁涕滂流兮言己欲竭不見君但勞我心令我悁悁涕滂流悲涕而橫流也

悲余心之悁悁兮哀故邦之逢殃言己所以悲哀心中悁悁者哀念楚國信用讒佞將逢殃咎也薄九年而不復兮獨煢煢而南行煢煢獨貌也言己放棄九年不得反己與君獨煢煢南行至江也忍俗之流風兮化風心紛錯而不順風俗之流化好行讒佞心紛錯亂也邁壄莽而呼風兮草莽呼風俗紛亂

且思之也山僑遠其遼兮遠遠貌塗漫漫其無時塗遠也言已遥視楚國山林長遠遠遠難見道路漫漫誠無時至也聽玄鶴之晨鳴遠離見道路漫漫誠無時至也聽玄鶴之晨鳴兮千高岡之峨峨山峨峨玄鶴後鳥也君有德則來無德則去若鸞鳳矣故師曠收琴天下玄鶴皆晨鳴乃於高岡之上峨峨而鳴以言賢者亦宜自遠明君之朝也言已聽友之鳴聲於高岡之上峨峨而鳴以言賢者亦宜自遠明君之朝也娛兮翔江洲而宅兮覽其志而欲之渚澤之中見三鳥飛從南來觀察其志欲止渚澤之中見三鳥飛從南來觀察其志欲止江渚之中思慮自在也自傷不得北歸中洲安意歌也三鳥飛飛以自南兮覽其志而欲北言已在於湖澤之中見三鳥飛從南來觀察其志欲止江渚之中思慮自在也自傷不得北歸胃不若鳧鳥也願寄言於三鳥兮去飄疾而不可得言已既不得北歸願因三鳥飛寄其言以遺其君去又急疾而不可得心爲結根也欲遷志

而改操兮心紛結而未離言已欲從意改操回轉能離於忠信也外彷徨乎山野之中以遊戲踏蹈萬物之中心亂結未能離於忠信也外彷徨乎山野之中以遊戲踏蹈俗佞僞中心亂結未常惆悵含悲而合哀言已既不得北歸願因三鳥飛寄其言以遺常惆悵含悲而合哀言已既不得北歸願因三鳥飛寄其言以遺君心亂結而憂哀者也聊須臾以時忘兮心漸漸其煩錯言已且欲須臾君心亂結而憂哀者也聊須臾以時忘兮心漸漸其煩錯言已且欲須臾以待時君忘己之過惡而改操行也心中煩亂意中憤憒不能已也願假簧以舒憂兮笙中有舌曰簧詩云吹笙鼓簧以待時君忘己之過惡而改操行也心中煩亂意中憤憒不能已也願假簧以舒憂兮笙中有舌曰簧詩云吹笙鼓簧志紆鬱其難釋以舒憂意中紆鬱誠難解釋也言已思念楚郢之路欲得復歸還顧瞻兮猶未殫於九章殫盡也言已憂愁不能盡於九章之經以明己志尚冀得復歸還顧瞻也

歎離騷以揚意兮離騷九章之經以明己志尚冀得復歸還顧瞻也歎離騷以揚意兮猶未殫於九章殫盡也言已憂愁不解乃歎嗟離騷之經以明己志尚冀得復歸還顧瞻也歎離騷以揚意兮猶未殫於九章殫盡也言已憂愁不未盡九章之篇而愁思其心結也長噓吸以於悒兮噓吸悒皆歎息貌言已噓吸於悒貌也涕流瀾而傷悲兮言已涕流瀾而愁思其心結也長噓吸以於悒兮噓吸悒皆歎息貌言已噓吸於悒貌也涕流瀾而傷悲兮言已涕流瀾而愁思其心結也涕橫集而成行言已嗟嘆歎而涕橫集而成行言已嗟嘆歎而涕流瀾而傷悲兮言已涕流瀾而愁思其心結也涕橫集而成行言已嗟嘆歎而傷明珠之赴泥兮魚

詩曰靜嘉踏踏蕭爾泥泥言乃議沈弱於江淮之中反從上流於楚堂宇之上猶言惡與漢中正之言而好諛諂諛也之潛周閭於江淮兮變上聲於中宇變化處也

夫宵行言已放流轉於江南之身勤苦也思念郢路兮還顧瞻遵流交集兮泣下連連連連不絕貌也詩云連連不絕貌也言已思念楚郢之路欲得復歸還顧瞻遵流交會連連而流也歎曰登山長望中心悲兮言已登於高山長望楚國則心中悲思而發憤而生已獨放棄留思北顧兮草木莫不茂盛青青而生已獨放棄留思北顧而視郢都身將委枯故自傷悲悒也涕漸漸兮涕流俱下也言不見省用故長吁傷明珠之赴泥兮魚

也 折鋭摧矜凝滞泜泜 摧性也矜嚴也凝止也泜泜猶汲汲也言已欲
折我精鋭之志挫我聰明之心止與俗人更相沈浮而意不能忠直之心 念我煢煢
魂誰求兮 言已自念煢煢忠直之士欲與事君而誰手此不能沈浮之道也 僕夫慌悴
散若流兮 慌忙也言已欲求賢人而未遭遇僕御之人感懷愁悴欲散去而去若水之流不可復還也

憂苦

昔皇考之嘉志兮 喜登能而亮賢 言昔我美父信廉法爲行也 情純潔而
固藏兮 姿盛質而無愆 言已愛先人美烈精性純一志意潔白身無戰栗姿質盛行無過失也 姿一
作資 放佞人與諂諛兮 斥讒夫與便嬖 便利也嬖愛也以言 周邵於遐夷
不用曰廢周邵公旦也遐遠也夷平也言君反親愛篡逆之臣若宋萬者置於兩楹之間與謀政事廢弃仁賢若周公邵公者放於遠夷之外而不近也 却
騏驥以車運兮 却退也轉移也 乃駕蹇驢以驅逐 蹇驢言愚劣之人駕
騏驥以轉物使重車乘駑頓蹇驢反以奔走驅逐急疾失其性也以言放使賢者令之負擔進用頑愚以任政職亦失其志也 蔡女黜而出帷兮 蔡女蔡國賢女也黜貶也帷
車蔽也 心溶溶其不可量兮 溶溶廣大貌 情澹澹其若淵 澹澹猶深也言已
度量情意深奧澹若淵不可安動 回邪辟而不能入兮 誠願藏
而不可遷 言已執志潔白不能自入於邪辟執藏此行以承事君心終不移改也 逐下袂於後堂兮
妾御也 伊雒安妲 神女蓋伊雒水之精也言已願令君推逐妾妲之勿令亂政迎宓妲賢女於伊雒之水以配君也 荊謳歌於中
唐兮 荊楚也唐堂中央也言已欲令楚謳歌中央堂中以感悟君也 蹇
選吾尚管仲之徒以爲輔佐則邦國安寧也 蓁林之下無怨士兮 江
河之畔無隱夫 畔界也言已欲舉士必先於叢林側陋之中使無怨恨令江河之界無隱佚之夫賢人盡升道可興也 三苗之
徒以放逐兮 堯之使臣也言放逐三苗於三危 伊皐之倫以充廬 伊伊尹也皐陶之徒使滿閭巷則說邪道塞者也 伊尹皐陶也充滿也廬閭也言放逐三苗者置之四裔進用
賢人而未遭遇僕 令反表以爲裏兮 顛倒也言人令世反表以爲裏倒衣而不能知也 戚宋萬於兩楹兮 宋萬宋
閔公之臣也與閔公博爭道以手搏之絕其脰戚親也楹柱也兩楹之間戶牖之前尊者所處也 廢
周邵於遐夷 不用曰廢周邵公旦也遐遠也夷平也言君反親愛篡逆之臣若宋萬者置於兩楹之間與謀政事廢弃仁賢若周公邵公者放於遠夷之外而不近也 却
騏驥以車運兮 却退也轉移也 乃駕蹇驢以驅逐 蹇驢言愚劣之人駕
騏驥以轉物使重車乘駑頓蹇驢反以奔走驅逐急疾失其性也以言放使賢者令之負擔進用頑愚以任政職亦失其志也 蔡女黜而出帷兮 蔡女蔡國賢
女也黜貶也帷車蔽也 心溶溶其不可量兮 溶溶廣大貌 情澹澹其若淵 澹澹猶深也言已
度量情意深奧澹若淵不可安動 回邪辟而不能入兮 誠願藏
而不可遷 言已執志潔白不能自入於邪辟執藏此行以承事君心終不移改也 逐下袂於後堂兮
妾御也 伊雒安妲 神女蓋伊雒水之精也言已願令君推逐妾妲之勿令亂政迎宓妲賢女於伊雒之水以配君也 荊謳歌於中

璠石於金匱兮璠者璵匱也言次王所藏於金匱反弃美王於中庭亦藏也言乃藏珉石置於金匱反弃美王於中庭言不知別於善惡也言人而不別王后則不知賢使之明分也韓信蒙於介冑兮鐵也冑兜鍪也介冑韓信漢名將也被鐵冑執干戈守於帷幄之中謀合於兵事而制勝於千里之外也行失利而無功也苟香草也飽饐蟲於筐廬飽甚也饐敗也方曰圓曰筐筐受小人憎君子也或曰蠹衆之貌以喻衆小人憎賢者也麒奔於九皐兮麒麟仁獸也皐澤也言麒麟雖仁獸猶奔於九皐之中熊羆猛獸猶踞於君宛也以言奔遠仁德之士而養貪殘之人也折芳枝與瓊華兮樹枳棘與新柴小囊也言已常欲增數累息而歎息也言已常歌詠增數累息而歎息也合歡悵惘若失而歎息也

愍命

劉向

芳椒糈以要神兮芳椒糈以要神兮芳椒香物糈精米要求也言已欲以芳椒糈精米要求神也命使厥靈爲我開道也言已欲使神爲我開道路以通己志也指赤瑾於中庭兮赤瑾赤玉也中庭亦藏玉處也言已指赤瑾於中庭欲以與王不知別於善惡也言人而不別王后則不知賢使之明分也韓信蒙於介冑兮鐵也冑兜鍪也介冑韓信漢名將也被鐵冑執干戈守於帷幄之中謀合於兵事而制勝於千里之外也行失利而無功也苟香草也飽饐蟲於筐廬飽甚也饐敗也方曰圓曰筐筐受小人憎君子也或曰蠹衆之貌以喻衆小人憎賢者也麒奔於九皐兮麒麟仁獸也皐澤也言麒麟雖仁獸猶奔於九皐之中熊羆猛獸猶踞於君宛也以言奔遠仁德之士而養貪殘之人也折芳枝與瓊華兮樹枳棘與新柴小囊也言已常欲增數累息而歎息也合歡悵惘若失而歎息也

愍命

劉向

冥冥深林兮樹木蓊鬱蓊鬱樹木茂盛貌也山峯參差以嶄巖兮皐杳杳以蔽日言已放在野處於冥冥之中山林深木蔽日望皐無人但見鳥獸也悲余心之悄悄兮日眇眇而遺泣遺墮也言已哀惜今世之人賢愚異性或沉淪其無所達兮沉淪猶隱伏也言已哀惜今世之人賢愚異性或沉淪其無所達兮或清激其無所通清明也激疾也言或有耳目聰明而不能通達分別其賊否者也風驟起而橫厲兮猋回回而不息驟猋皆疾風貌也橫厲猶衝擊也猋回回旋貌也言已常悲無所照見或有欲感疾猶卷戾也雲吸吸以湫戾吸吸雲動貌也湫戾猶憂非也又晃疾風動搖草木貌也言已心煩憂非又晃疾風動搖草木貌也雲吸吸以湫戾吸吸雲動貌也湫戾猶憂非也又晃疾風動搖草木貌也言已心煩憂非又晃疾風動搖草木貌也悲余生之無歡兮悲余生之無歡兮歡樂也言已悲人心我之生遭世舉賢之時獨蒙苦毒而遇暴過也言已悲人心我之生遭世舉賢之時獨蒙苦毒而遇暴過也雖寒暑以申志兮君乖差而異之乖差也言已雖竭忠信以事君心乃乖差如不與我同故疏棄而不見用也雖寒暑以申志兮君乖差而異之乖差也言已雖竭忠信以事君心乃乖差如不與我同故疏棄而不見用也反以該爲腐也該臭也言已反以該爲腐也該臭也言已自惜被服芳

讒賊亂親　舒情陳詞云舒勞也陳列也我馬虺隤矣古已嚴冰凍風霜頭髮變亂而身罷病也

髮變亂而身罷病也　竟往征而南行兮　往遠之貌惶惶悲哀也　聊浮遊於山陬兮　陬山隅也

泣霑襟而濡袂　泣下交下也霑漬也　心嬋媛而我告兮　嬋媛猶聯綿也言己憂思心中牽引而痛無所告訴口爲噤閉也言己愁悶口不能言　口噤閉而不言　語閉我之口不知所言衆皆被蔽無可與謀也　哀見君之壅塞兮　壅塞謂蔽隱也　上欺天子下壅蔽羣臣也　遠逝而自疏　遠逝謂放流之水不還反也言己放棄遠行自疏遠於君也　遵江夏以娛憂兮　遵循也言己循江水而下娛樂憂悲之心也　擥大薄之芳茝　擥持也大薄謂叢木也茝芳草也言己放逐猶復持取芳草以自香潔也　冀枝葉之峻茂　冀庶幾也言己庶幾枝葉茂盛以自覆蔽也　愁蘼蕪與杜衡　蘼蕪杜衡皆香草以喻忠直之臣也　合百草實庶芳　合聚也庶衆也言己聚衆芳以爲佩飾也　芳與澤其雜糅兮　糅雜也言己所行芳潔與衆合雜不別異也　羌內恕己以量人兮　羌楚人語辭也恕度也量亦度也言己內自忖度以知人也　各興心而嫉妒　各謂讒佞之人各興其心而嫉妒賢也　忽馳騖以追逐兮　忽疾貌也騖亂也言讒佞之人忽然疾馳亂行以追逐君之左右也　競周容以爲度　競逐也周合也言讒佞之人競爲苟合以爲法度也　忳鬱邑余侘傺兮　忳鬱邑憂貌侘傺猶住立也言己憂思鬱邑中情煩亂住立而不知所爲也　煩寃瞀之故也　心鞿羈而不開　鞿羈馬絡頭也言己心如馬絡頭制於口不得開也　申侘傺之煩寃兮　申重也言己重住立煩寃之故也　獨鬱結其誰語　言己獨鬱結憂思誰可與語者也　固煩言不可結而詒　煩亂也言己煩亂之言不可結而詒人也　蹇侘傺而含戚兮　蹇難也言己難住立而含憂戚也　憑不厭乎求索　憑滿也言己志意滿於求索賢也　羌明告君以禁人　羌楚人語辭也言己明告君以禁止讒人也　簡朕之煩寃兮　簡閱也朕我也言己願君閱我煩寃之心也　尚前圖之未改　尚庶幾也言己庶幾君前圖我之言未改變也　內自省以端直　內自省察以端正直道也　雖僅僅其不豫兮　雖雖也僅僅少也豫厭也言己雖少見厭於君猶自端直不敢變節也　亦余心之所善　言己雖見厭於君亦我心之所善也　雖九死其猶未悔　雖遭九死猶未悔恨也　怨靈修之浩蕩兮　靈修謂懷王浩蕩無法度也言己怨懷王無法度不別賢愚也　終不察夫民心　言己終不能察知民心之善惡也　衆讒人之嫉妒兮　衆讒人嫉妒賢也　謠諑謂余以善淫　謠諑謂讒言也淫貪也言己爲讒人所謠諑謂己貪淫也　固時俗之工巧兮　言己固時俗之人工巧於爲讒也　偭規矩而改錯　偭背也規圓器也矩方器也錯置也言己背棄圓方之法度而不奉循也　背繩墨以追曲　繩墨所以正曲木追隨也言己背棄繩墨之正法而追隨曲木之邪枉也　競周容以爲度兮　競逐也周合也言己競逐苟合以爲法度也　忳鬱邑余侘傺兮　忳鬱邑憂貌侘傺猶住立也言己憂思鬱邑中情煩亂住立而不知所爲也　吾不知其所終　言己不知讒人所終極也　竊快在夫心肆志而無慙　竊私也言己私快在於心中肆志而無慙恨也　時亹亹而過中兮　亹亹猶勉勉也言己時勉勉而過中年也　恐修名之不立　恐己修名不立於後世也　朝搴阰之木蘭兮　搴取也阰山旁下濕也木蘭香草也言己朝取山旁下濕之木蘭以爲香潔也　夕攬洲之宿莽　攬持也宿莽草冬生不死者也言己夕持洲渚之宿莽以爲芳潔也　日月忽其不淹兮　淹久也言己日月忽然不久留也　春與秋其代序　代更也序次也言己春與秋更相次序也　惟草木之零落兮　零落謂隕墜也言己惟見草木隕墜而枯落也　恐美人之遲暮　美人謂懷王遲暮謂年老也言己恐懷王年老而德不修也　不抚壯而棄穢兮　抚持也穢惡也言己不能持壯盛之年而棄惡行也　何不改乎此度　言己何不改此法度而從善道也　乘騏驥以馳騁兮　騏驥駿馬也言己乘駿馬以馳騁也　來吾道夫先路　來勸也道導也言己勸君使導先路也　昔三后之純粹兮　三后謂三王也純粹不雜也言己昔見三王純粹之德不雜惡也　固衆芳之所在　言己固見衆芳之所在也　雜申椒與菌桂兮　雜合也申椒菌桂皆香草以喻賢臣也　豈惟紉夫蕙茝　紉索也蕙茝香草以喻忠直之臣也言己豈惟索取蕙茝之賢臣以爲佐乎　彼堯舜之耿介兮　耿介光明貌也言己彼堯舜之光明正直也　既遵道而得路　言己既遵堯舜之道而得其路也　何桀紂之猖披　猖披衣不整貌以喻行不正也言己何桀紂之衣不整而行不正也　夫唯捷徑以窘步兮　捷徑邪道窘急也言己夫唯捷徑邪道以急步也　惟夫黨人之鄙妒兮　鄙妒貪惡也言己惟夫朋黨之人貪惡嫉妒賢也　羌內恕己以量人兮　羌楚人語辭也恕度也量亦度也言己內自忖度以知人也　各興心而嫉妒　各謂讒佞之人各興其心而嫉妒賢也　忽馳騖以追逐兮　忽疾貌也騖亂也言讒佞之人忽然疾馳亂行以追逐君之左右也　競周容以爲度　競逐也周合也言己競逐苟合以爲法度也　忳鬱邑余侘傺兮　忳鬱邑憂貌侘傺猶住立也言己憂思鬱邑中情煩亂住立而不知所爲也　吾不知其所終　言己不知讒人所終極也　竊快在夫心肆志而無慙　竊私也言己私快在於心中肆志而無慙恨也　時亹亹而過中兮　亹亹猶勉勉也言己時勉勉而過中年也　恐修名之不立　恐己修名不立於後世也　朝搴阰之木蘭兮　搴取也阰山旁下濕也木蘭香草也言己朝取山旁下濕之木蘭以爲香潔也　夕攬洲之宿莽　攬持也宿莽草冬生不死者也言己夕持洲渚之宿莽以爲芳潔也　日月忽其不淹兮　淹久也言己日月忽然不久留也　春與秋其代序　代更也序次也言己春與秋更相次序也　惟草木之零落兮　零落謂隕墜也言己惟見草木隕墜而枯落也　恐美人之遲暮　美人謂懷王遲暮謂年老也言己恐懷王年老而德不修也　不抚壯而棄穢兮　抚持也穢惡也言己不能持壯盛之年而棄惡行也　何不改乎此度　言己何不改此法度而從善道也　乘騏驥以馳騁兮　騏驥駿馬也言己乘駿馬以馳騁也　來吾道夫先路　來勸也道導也言己勸君使導先路也　昔三后之純粹兮　三后謂三王也純粹不雜也言己昔見三王純粹之德不雜惡也　固衆芳之所在　言己固見衆芳之所在也　雜申椒與菌桂兮　雜合也申椒菌桂皆香草以喻賢臣也　豈惟紉夫蕙茝　紉索也蕙茝香草以喻忠直之臣也言己豈惟索取蕙茝之賢臣以爲佐乎　彼堯舜之耿介兮　耿介光明貌也言己彼堯舜之光明正直也　既遵道而得路　言己既遵堯舜之道而得其路也　何桀紂之猖披　猖披衣不整貌以喻行不正也言己何桀紂之衣不整而行不正也　夫唯捷徑以窘步兮　捷徑邪道窘急也言己夫唯捷徑邪道以急步也　惟夫黨人之鄙妒兮　鄙妒貪惡也言己惟夫朋黨之人貪惡嫉妒賢也　羌內恕己以量人兮　羌楚人語辭也恕度也量亦度也言己內自忖度以知人也　各興心而嫉妒　各謂讒佞之人各興其心而嫉妒賢也　忽馳騖以追逐兮　忽疾貌也騖亂也言讒佞之人忽然疾馳亂行以追逐君之左右也　競周容以爲度　競逐也周合也言己競逐苟合以爲法度也　忳鬱邑余侘傺兮　忳鬱邑憂貌侘傺猶住立也言己憂思鬱邑中情煩亂住立而不知所爲也　吾不知其所終　言己不知讒人所終極也　竊快在夫心肆志而無慙　竊私也言己私快在於心中肆志而無慙恨也　時亹亹而過中兮　亹亹猶勉勉也言己時勉勉而過中年也　恐修名之不立　恐己修名不立於後世也　朝搴阰之木蘭兮　搴取也阰山旁下濕也木蘭香草也言己朝取山旁下濕之木蘭以爲香潔也　夕攬洲之宿莽　攬持也宿莽草冬生不死者也言己夕持洲渚之宿莽以爲芳潔也　日月忽其不淹兮　淹久也言己日月忽然不久留也　春與秋其代序　代更也序次也言己春與秋更相次序也　惟草木之零落兮　零落謂隕墜也言己惟見草木隕墜而枯落也　恐美人之遲暮　美人謂懷王遲暮謂年老也言己恐懷王年老而德不修也　不抚壯而棄穢兮　抚持也穢惡也言己不能持壯盛之年而棄惡行也　何不改乎此度　言己何不改此法度而從善道也　乘騏驥以馳騁兮　騏驥駿馬也言己乘駿馬以馳騁也　來吾道夫先路　來勸也道導也言己勸君使導先路也　昔三后之純粹兮　三后謂三王也純粹不雜也言己昔見三王純粹之德不雜惡也　固衆芳之所在　言己固見衆芳之所在也　雜申椒與菌桂兮　雜合也申椒菌桂皆香草以喻賢臣也　豈惟紉夫蕙茝　紉索也蕙茝香草以喻忠直之臣也言己豈惟索取蕙茝之賢臣以爲佐乎　彼堯舜之耿介兮　耿介光明貌也言己彼堯舜之光明正直也　既遵道而得路　言己既遵堯舜之道而得其路也　何桀紂之猖披　猖披衣不整貌以喻行不正也言己何桀紂之衣不整而行不正也　夫唯捷徑以窘步兮　捷徑邪道窘急也言己夫唯捷徑邪道以急步也　惟夫黨人之鄙妒兮　鄙妒貪惡也言己惟夫朋黨之人貪惡嫉妒賢也

公太子也不順其親欲害其後卑清廟而執紀放棄聖人各興於外野政亂必亡言己願君親愛惡人斥逐忠良身登階竭盡謀慮意中猶疑恐遇患害也　恐脅階被害欲乘白水高馳而遠遊遂清絜之志因從弛御退而長逝一作施　欻曰倘佯虛阪沼水深兮　欻忽也倘佯山名也墟黃黑色土也沼池也詩云有池水深而且清宜以灌溉黃其下土玄黃其上天地之色也言己在靈沼言倘佯之山其阪土玄黃其下天地之色也言己從衆歸郢其路長遠誠心中想念於君王欻忽也倘佯遊戲博觀無所定志也言己遊戲博觀無所定志而無解已也　乘白水而高翔兮　乘白水謂乘白水之神龍也言己願乘白水之神龍以高翔也　因從容而上征　因從容而上征　因從容而上征

後漢校書郎南郡王逸叔師章句

後學西蜀高第吳郡黃省曾校正

九思章句第十七

逢尤

怨上

疾世

憫上

遭厄

悼亂

傷時

哀歲

守志

九思者王逸之所作也自屈原終沒之後忠臣介士遊覽學者讀離騷九章之文莫不愴然心為悲感高其節行妙其麗雅至劉向王褒之徒咸嘉其義作賦騁辭以諫世世相傳逸與屈原同土共國悼傷之情與凡有異竊慕向褒之風作頌一篇號曰九思以裨其辭未有解脫故聊訓詁焉辭曰

悲兮愁哀兮憂 傷不遇也
詠諸兮虛獲尤 爲佞人所傷害也 心煩憒兮意無
聊 愁君迷蔽忽姦與也 嚴載駕兮出戲遊 將以釋憒憒也
周八極兮歷九州 求賢君也 求軒轅兮索重華 覬遇如黃帝堯舜之聖明者也 世既卓兮遠耿耿 不得也 卓遠然不
佩玖兮中路踟 懷寶不倚 徨貌 鸞鳳翔兮 貴集鵷兮建典謨 樂古賢臣遇明君也 懿風后兮受瑞圖 懿深也 風后黃帝師受天瑞
也 愍余命兮遭六極 委王質兮於涅塗 且放逐汗辱若陷涅塗也 遠僮遑兮驅林澤 步屏營兮行丘阿 憂憤不知所爲走也 車軌折兮馬
踣頹 車壞馬病而馬病也 哀哉兮溷溷 溷溷亂也 國亂君不明 吾誠不可以
事上下兮同流 君臣俱異意無別也 救藎兮莫行 救藎未草也莫行竟
也 逝兮蘧兮挫枯 蘧君子道窮而枯槁 素不用也 思丁文兮聖明哲 丁當也文文王也心志不
明願遇文王也 平王時也 忠臣伍奢奢于貞仕見王夫差不用子胥而爲越所滅也 嗟悕兮眩惑 悕懷也 呂傳
舉兮殷周興 呂呂望傳說所賢舉 忌諂專兮
郢吳虛 忌楚大夫賁無忌諂事大夫宰嚭虛空也 忌諂佞偽惡也 哀平差兮迷諺愚 平楚平王 差吳
楚都也 邱長數兮氣鬱結 邱將訴天鬱結也 悒殟絕兮活
復蘇 續忽睡絕復蘇也 虎兒爭兮於廷中 廷朝廷也虎兒惡獸以喻姦臣豺狼鬬兮我之隅 隅邪爭常在我傍也 雲霧會
兮日冥晦 衆陽蔽君如天霧之隱日使不可得見也 飄風起兮揚塵
埃 回風爲飄以喻小人造設姦僞賊害回風之起塵埃也 走塁叟
兮作東西 動搖箱篋趍徙也 天生我兮當闇時 君不明也 被
詠譖兮虛獲尤 爲佞人所傷害也 心煩憒兮意無
聊 愁君迷蔽忽姦與也 嚴載駕兮出戲遊 將以釋憒憒也
周八極兮歷九州 求賢君也 求軒轅兮索重華 覬遇如黃

察之大火西流攝提運下綏分之候雷始收蟄者也
惡思不寐起視星辰以解憂者也雷霆兮硠磕
磕靁聲雷霆兮轟轟靁聲轟轟衆車聲奔電兮光晃涼風兮愴
悽獨處愁思不寐見雹雹也鳥獸兮驚駭相從兮
涼風之至益憂多也
宿棲言鳥獸驚惶尚相從就文王也況於岐周本國乎獨心用悲也
傷匕單單獨貌也
狐狸兮嶽嶽相隨貌也哀吾兮介特介持獨也獨處兮罔
依罔無也蝮蛇兮鳴東蟲蟲蟲多兮夾余悁悵兮自悲言匕國
蠆入兮我懷蠆蟲名蟲蟲衆蟲為毒害人之象也
心悲感也
周徘徊兮漢渚言居山中愁憤之漢水之渚欲以釋思念也
佇立兮忉怛憚傷心結縕兮折摧

怨上

神兮靈女莫得水中神以慰思念嗟此國兮無良此國甚
君臣無善皆內愚也謀女詘音訴兮諫諛不正貌讒諛兮
譁讙讙讙在位患失之貌鵾雞鵾雞小鳥以喻小人列位言小人
雀列兮周徘徊兮漢渚言居山中愁憤之漢水之渚欲以釋思念也
佇立兮忉怛憚傷心結縕兮折摧
與衆蟲為伍心悲感也
蠭入兮我懷蠭蟲多兮夾余悁悵兮自悲言匕國
蠆乃至嵩取駿馬名從盧敖
騄崑山嵩也言虞舜葬蒼梧崑山之名赴崑山兮馬
一云兮棲遲卬獸名從卬而棲遲顧望也
渴鶡芝華兮療飢玉液瓊漿之精氣以養神華滋液也
居嶢廓兮勘疇嶢廓疇疇匹空洞無人也
梁昌兮幾迷梁昌階陛也迷惑也
大貌也還見江漢水大也心緊引
慇傷
時咄咄兮且旦日月始出光明未盛為咄
晞漠漠合也晞消也
晞陽未開霧氣尚盛也朝
憂不暇兮寢食吒增歎
棄兮傷懷緊縈斜線也望舊土而心
思也
日陰曀兮未光此方
多陰閟晦音祕
閟晦兮蕭雹徒帶反
雹雹暗冥幽冥也紛載驅兮
塵漠漠兮未
知所遇
將誥訴兮皇羲羲伏羲稱皇也誥訴
窮言噬嗑之聲
衆多兮阿媚阿曲
骫靡兮成俗委靡面柔也

疾世

哀世兮睩睩睩睩視貌賢人不
用小人持勢也
諉諉兮噬嗑諉諉

貪枉兮黨比貞良兮燒獨詩云獨行煢煢鵾鴰兮枳棘
鴈集兮帷幄木帳曰幄言大人安性甲賊小人在尊位也薊絜皆女指青蕊劉樂章名青蕊早名青蕊早也見餐有光色也棄本兮萎落棄本者草也賢愚易所
數瘵林曰數率彼貌山島兮落落多有貌也叢林兮崔嵬崔嵬山貌岳岳木植也霜雪兮霏霏積聚冰凍兮
洛澤洛謂水澤謂成冰而東西兮南北罔所兮歸薄言四方皆無所得止也底蔭兮枯樹匍匐兮巖石兜者踡跼
兮寒局數獨處兮志不申幾偏也年齒盡兮命迫

促咀囁擠摧兮常困辱咀囁擠摧抑屈也含憂強老
兮愁無樂言早老髮白也髮亂白也一膏沐兮誰適容頭髮受顏兮顏貌白
也思雲澤兮
把瓊若美華環也待天明兮立躑躅言表裏明而施之欲其明也
天階兮下晚一作視見鄂鄂兮意逍遥兮欲歸衆穢盛兮杳杳
不得意欲還下視見舊居也
道志閉絕兮安如志望已久之言哀所求兮不耦攀百慮亂也
天一作晚下作視見鄂鄂兮舊宇鄂鄂猶堮堮都也言上天所求也
遂踢達兮邪造流星雖甚促迫也摧抑屈也道踢達邪僻不循道也
道志閉絕兮安如志望已久之言哀所求兮不耦攀百慮亂也
天階兮下晚一作視見鄂鄂兮舊宇鄂鄂猶堮堮都也言上天所求也
不得意欲還下視見舊居也
遂踢達兮邪造流星雖甚促迫也摧抑屈也道踢達邪僻不循道也
與日月兮殊塗偏也年齒盡兮命迫促也一云載青雲兮上昇適昭明兮
參辰皆宿名夜分而易次故顛倒失路迷流星兮問路顧指我兮
所處終無所舒情故欲乘流星發軫踰天衢兮長驅踊
從左雷星發軫踰天衢兮長驅踊
所就日處矣明日九陽日出處越雲漢兮南濟秣余馬
兮河鼓河鼓牛列名奉電電光貌紛兮上昇適昭明兮
鴻鵠高飛遠翥兮羣小兮談音儉言讒佞也
九陽兮戲蕩陽日出處也霜雪兮霏霏雪盛貌冰凍兮
洛澤洛謂水澤謂成冰而東西兮南北罔所兮歸薄言四方皆無所得止也底蔭兮枯樹匍匐兮巖石兜者踡跼
兮寒局數獨處兮志不申幾偏也年齒盡兮命迫

遂踢達兮邪造流星雖甚促迫也摧抑屈也道踢達邪僻不循道也
道志閉絕兮安如志望已久之言哀所求兮不耦攀百慮亂也
天階兮下晚一作視見鄂鄂兮舊宇鄂鄂猶堮堮都也言上天所求也
不得意欲還下視見舊居也
遂踢達兮邪造流星雖甚促迫也摧抑屈也道踢達邪僻不循道也
與日月兮殊塗偏也年齒盡兮命迫促也一云載青雲兮上昇適昭明兮
參辰皆宿名夜分而易次故顛倒失路迷流星兮問路顧指我兮
所處終無所舒情故欲乘流星發軫踰天衢兮長驅踊
從左雷星發軫踰天衢兮長驅踊
所就日處矣明日九陽日出處越雲漢兮南濟秣余馬
兮河鼓河鼓牛列名奉電電光貌紛兮上昇適昭明兮
鴻鵠高飛遠翥兮羣小兮談音儉言讒佞也
九陽兮戲蕩陽日出處也霜雪兮霏霏雪盛貌冰凍兮
洛澤洛謂水澤謂成冰而東西兮南北罔所兮歸薄言四方皆無所得止也底蔭兮枯樹匍匐兮巖石兜者踡跼
兮寒局數獨處兮志不申幾偏也年齒盡兮命迫

遂踢達兮邪造流星雖甚促迫也摧抑屈也道踢達邪僻不循道也
道志閉絕兮安如志望已久之言哀所求兮不耦攀百慮亂也
天階兮下晚一作視見鄂鄂兮舊宇鄂鄂猶堮堮都也言上天所求也
不得意欲還下視見舊居也
遂踢達兮邪造流星雖甚促迫也摧抑屈也道踢達邪僻不循道也
與日月兮殊塗偏也年齒盡兮命迫促也一云載青雲兮上昇適昭明兮
參辰皆宿名夜分而易次故顛倒失路迷流星兮問路顧指我兮
所處終無所舒情故欲乘流星發軫踰天衢兮長驅踊
從左雷星發軫踰天衢兮長驅踊
所就日處矣明日九陽日出處越雲漢兮南濟秣余馬
兮河鼓河鼓牛列名奉電電光貌紛兮上昇適昭明兮
鴻鵠高飛遠翥兮羣小兮談音儉言讒佞也
九陽兮戲蕩陽日出處也霜雪兮霏霏雪盛貌冰凍兮
洛澤洛謂水澤謂成冰而東西兮南北罔所兮歸薄言四方皆無所得止也底蔭兮枯樹匍匐兮巖石兜者踡跼
兮寒局數獨處兮志不申幾偏也年齒盡兮命迫

遂踢達兮邪造流星雖甚促迫也摧抑屈也道踢達邪僻不循道也
道志閉絕兮安如志望已久之言哀所求兮不耦攀百慮亂也
天階兮下晚一作視見鄂鄂兮舊宇鄂鄂猶堮堮都也言上天所求也
不得意欲還下視見舊居也
遂踢達兮邪造流星雖甚促迫也摧抑屈也道踢達邪僻不循道也
與日月兮殊塗偏也年齒盡兮命迫促也一云載青雲兮上昇適昭明兮
參辰皆宿名夜分而易次故顛倒失路迷流星兮問路顧指我兮
所處終無所舒情故欲乘流星發軫踰天衢兮長驅踊
從左雷星發軫踰天衢兮長驅踊
所就日處矣明日九陽日出處越雲漢兮南濟秣余馬
兮河鼓河鼓牛列名奉電電光貌紛兮上昇適昭明兮
鴻鵠高飛遠翥兮羣小兮談音儉言讒佞也
九陽兮戲蕩陽日出處也霜雪兮霏霏雪盛貌冰凍兮
洛澤洛謂水澤謂成冰而東西兮南北罔所兮歸薄言四方皆無所得止也底蔭兮枯樹匍匐兮巖石兜者踡跼
兮寒局數獨處兮志不申幾偏也年齒盡兮命迫

遂踢達兮邪造流星雖甚促迫也摧抑屈也道踢達邪僻不循道也
道志閉絕兮安如志望已久之言哀所求兮不耦攀百慮亂也
天階兮下晚一作視見鄂鄂兮舊宇鄂鄂猶堮堮都也言上天所求也
不得意欲還下視見舊居也
遂踢達兮邪造流星雖甚促迫也摧抑屈也道踢達邪僻不循道也
與日月兮殊塗偏也年齒盡兮命迫促也一云載青雲兮上昇適昭明兮
參辰皆宿名夜分而易次故顛倒失路迷流星兮問路顧指我兮
所處終無所舒情故欲乘流星發軫踰天衢兮長驅踊
從左雷星發軫踰天衢兮長驅踊
所就日處矣明日九陽日出處越雲漢兮南濟秣余馬
兮河鼓河鼓牛列名奉電電光貌紛兮上昇適昭明兮
鴻鵠高飛遠翥兮羣小兮談音儉言讒佞也
九陽兮戲蕩陽日出處也霜雪兮霏霏雪盛貌冰凍兮
洛澤洛謂水澤謂成冰而東西兮南北罔所兮歸薄言四方皆無所得止也底蔭兮枯樹匍匐兮巖石兜者踡跼
兮寒局數獨處兮志不申幾偏也年齒盡兮命迫

于今兮不易攻救荒阻不可變也士莫志兮羣求則上貪
鶤集兮帷幄木帳曰幄言大人安性甲賊小人在尊位也薊絜皆女指青蕊早名青蕊早也見餐有光色也棄本兮萎落棄本者草木皆然也賢愚易所
數瘵林曰數率彼貌山島兮落落多有貌也叢林兮崔嵬崔嵬山貌岳岳木植也霜雪兮霏霏積聚冰凍兮
洛澤洛謂水澤謂成冰而東西兮南北罔所兮歸薄言四方皆無所得止也底蔭兮枯樹匍匐兮巖石兜者踡跼
兮寒局數獨處兮志不申幾偏也年齒盡兮命迫

于今兮不易攻救荒阻不可變也士莫志兮羣求則上貪
鶤集兮帷幄木帳曰幄言大人安性甲賊小人在尊位也薊絜皆女指青蕊早名青蕊早也見餐有光色也棄本兮萎落棄本者草木皆然也賢愚易所
數瘵林曰數率彼貌山島兮落落多有貌也叢林兮崔嵬崔嵬山貌岳岳木植也霜雪兮霏霏積聚冰凍兮
洛澤洛謂水澤謂成冰而東西兮南北罔所兮歸薄言四方皆無所得止也底蔭兮枯樹匍匐兮巖石兜者踡跼
兮寒局數獨處兮志不申幾偏也年齒盡兮命迫

于今兮不易攻救荒阻不可變也士莫志兮羣求則上貪
鶤集兮帷幄木帳曰幄言大人安性甲賊小人在尊位也薊絜皆女指青蕊早名青蕊早也見餐有光色也棄本兮萎落棄本者草木皆然也賢愚易所
數瘵林曰數率彼貌山島兮落落多有貌也叢林兮崔嵬崔嵬山貌岳岳木植也霜雪兮霏霏積聚冰凍兮
洛澤洛謂水澤謂成冰而東西兮南北罔所兮歸薄言四方皆無所得止也底蔭兮枯樹匍匐兮巖石兜者踡跼
兮寒局數獨處兮志不申幾偏也年齒盡兮命迫

于今兮不易攻救荒阻不可變也士莫志兮羣求則上貪
鶤集兮帷幄木帳曰幄言大人安性甲賊小人在尊位也薊絜皆女指青蕊早名青蕊早也見餐有光色也棄本兮萎落棄本者草木皆然也賢愚易所
數瘵林曰數率彼貌山島兮落落多有貌也叢林兮崔嵬崔嵬山貌岳岳木植也霜雪兮霏霏積聚冰凍兮
洛澤洛謂水澤謂成冰而東西兮南北罔所兮歸薄言四方皆無所得止也底蔭兮枯樹匍匐兮巖石兜者踡跼
兮寒局數獨處兮志不申幾偏也年齒盡兮命迫

于今兮不易攻救荒阻不可變也士莫志兮羣求則上貪
鶤集兮帷幄木帳曰幄言大人安性甲賊小人在尊位也薊絜皆女指青蕊早名青蕊早也見餐有光色也棄本兮萎落棄本者草木皆然也賢愚易所
數瘵林曰數率彼貌山島兮落落多有貌也叢林兮崔嵬崔嵬山貌岳岳木植也霜雪兮霏霏積聚冰凍兮
洛澤洛謂水澤謂成冰而東西兮南北罔所兮歸薄言四方皆無所得止也底蔭兮枯樹匍匐兮巖石兜者踡跼
兮寒局數獨處兮志不申幾偏也年齒盡兮命迫

于今兮不易攻救荒阻不可變也士莫志兮羣求則上貪
鶤集兮帷幄木帳曰幄言大人安性甲賊小人在尊位也薊絜皆女指青蕊早名青蕊早也見餐有光色也棄本兮萎落棄本者草木皆然也賢愚易所
數瘵林曰數率彼貌山島兮落落多有貌也叢林兮崔嵬崔嵬山貌岳岳木植也霜雪兮霏霏積聚冰凍兮
洛澤洛謂水澤謂成冰而東西兮南北罔所兮歸薄言四方皆無所得止也底蔭兮枯樹匍匐兮巖石兜者踡跼
兮寒局數獨處兮志不申幾偏也年齒盡兮命迫

君陝忠賢如周郎者負務及以督萬之人侍宴白龍兮見躲靈龜兮乾
拘白龍川神靈龜天瑞仲尼兮困厄仲尼聖人而爲邪行賢人而爲邪所攝齊遂執之伊余兮念茲伊惟也茲此也奔
幽囚邪行賢人而爲邪所攝齊遂執之伊余兮念茲伊惟也茲此也奔
遁兮隱居欲避世也將弃兮高山上有兮猴猿欲入
兮深谷下有兮虺蛇左見兮鳴鵰右睹兮呼梟
鵰伯勞也山有猴猿谷有虺蛇左右梟鳥蜀無人民所以慈懼也悼懼也失氣
悼懼也失氣瞭然面將絕踊躍兮距跳以泄憤慈也便旋兮中原
仰天兮增歎管蒯兮樸蒲龍蓍兮千眠一作仟綿鹿
蹊兮斷斷貓貉兮蠭蠭蠭蠭相蠭蠭惡之貌鵰鶚兮軒軒軒軒
將止之貌鵰鶚兮甄甄甄甄甄鳥飛貌小哀我兮寡獨靡有兮
匹倫齊偶意欲兮沈吟迫日兮黃昏意且欲往之貌又促暮當投
玄鶴兮高飛增逝兮青冥青冥太清鵾鷄兮啣啣
鷄鷄黃也和啣啣鳴之和山鵲兮嚶嚶嚶嚶之清也鴻鵠兮振翅
鴻之大者曰鴻鵠鵠驚也振翅將飛也歸鴈兮于征征行也
兮覺悟懷我兮聖尼屢言屢歎將起跐蛾兮須明
惟昊天兮昭靈昊天天也昭靈明也靈神也陽氣發兮清明
風習習兮穌煖百草萌兮華榮黃華茶茂兮敷蔬
黃鵰茶也衡芷彫兮蓀媛芳蓀芳草也愍貞良兮遇
害將天折兮辟廢一作癈時混混兮濁饐饐餐也濁混濁
也言如濡饐之亂也哀當世兮莫知覽往昔兮俊彥亦詘
辱兮係纍管束縛兮桎梏百賈易兮傳賣遭相
緣兮識舉管管仲百里奚也管仲爲魯所囚桎梏釋而任之百里奚爲晉徒投秦
以五羖之皮贖之爲相也才德用兮列施且從容兮自慰
觀浮石兮崔嵬東海
有浮石之山崔嵬山形也陟丹山兮炎野復之南方丹山炎野皆在南方屯
余車兮黃支就祝融兮稽疑黃支南極國也祝融赤帝之神稽合
所以折謀求安已之處也嘉已行兮無爲嘉善也言已之處
嘉已行兮無爲嘉善也言祝融善已之處乃回

揭兮北逝復旋至北方也遇神嬪兮宴娭嬪北方之神名也言面神
晏晏而待之也欲靜居兮自娛亦欲安居自娛也心愁
愁兮不能放余轡兮策駟復欲去也忽風騰兮雲浮
蹁飛杭兮越海從安期兮蓬萊蓬萊海中山名也安期生仙人
名也言欲往求仙也緣天梯兮北上登太一兮玉臺使素
女兮鼓簧太一天帝所在以玉爲臺也乘戈兮
也和素女而歌也聲噭譙兮清和噭譙清暢貌音晏衍兮要
嫮容也要嫮舞戚欣欣兮酣樂余眷眷兮獨悲言天神
舞皆喜樂獨已懷悲哀也顧章華兮太息章華楚臺名也太息憂意也
戀戀兮依依

傷時

旻天兮清涼（秋天萬旻天秋official）玄氣兮高朗（秋冬陽氣升故清且涼也）北風兮漂烈（寒節至也）草木兮蒼唐（始凋也）蜉蝣兮嘯嘯（促寒將變故嘯嘯）蟋蟀兮穰穰（將歲暮）余感時兮悽愴（感時以悲思也）傷俗兮泥濁（曚蔽兮不章）彼今日月兮闇昧（日月）

衣兮緩帶（操我兮墨陽郡名）昇車兮命僕（將馳）

兮四荒（四裔謂下堂之四荒）堂兮見蕭（蕭土蒿也喻佞人欺害賢如蕭之有）

出門兮艱奈（艱難）

兮嫉賊（心為兮切傷傷）倪念兮子胥（仰憐兮比干）

投劒兮脫冕（龍冕）龍冕兮蛇蟤（蟤渠追切）潛藏兮山澤

匍匐兮叢攢（叢攢聚也）窺見兮溪澗（澗羅也）流水兮湲沄（湲流）

龍鼉兮欣欣（鱣鮎）鱣鮎兮延延（群行）

羅兮列陳（自恨）恨兮無友（牲處）處兮勞勞（獨行）

兮陶陶（長貌）雨雪兮冥冥（神光）光兮煩鬼（火光）

焚（神光山川之精也）脩德兮困控（窮誰）

也愁不聊兮遑生（遑暇）憂紆兮鬱鬱（惡所）

哀歲

陟玉巒兮逍遙（玉巒崑崙山也）山嶷印岡兮（嶷特高也）桂樹列兮紛敷（桂樹紛錯敷衍）玄氣兮高朗（秋冬陽氣升故清且涼也）北風兮漂烈（寒節至也）草木兮蒼唐（始凋也）

蜉蝣兮嘯嘯（促寒將變故嘯嘯）蟋蟀兮穰穰（將歲暮）余感時兮悽愴（感時以悲思也）傷俗兮泥濁（曚蔽兮不章）彼日月兮闇昧（日月）

衣兮緩帶（操我兮墨陽郡名）昇車兮命僕（將馳）

兮四荒（四裔謂下堂之四荒）堂兮見蕭（蕭土蒿也喻佞人欺害賢如蕭之有）

出門兮艱奈（艱難）

兮嫉賊（心為兮切傷傷）倪念兮子胥（仰憐兮比干）

投劒兮脫冕（龍冕）龍冕兮蛇蟤（蟤渠追切）潛藏兮山澤

匍匐兮叢攢（叢攢聚也）窺見兮溪澗（澗羅也）流水兮湲沄（湲流）

龍鼉兮欣欣（鱣鮎）鱣鮎兮延延（群行）

羅兮列陳（自恨）恨兮無友（牲處）處兮勞勞（獨行）

兮陶陶（長貌）雨雪兮冥冥（神光）光兮煩鬼（火光）

焚（神光山川之精也）脩德兮困控（窮誰）

也愁不聊兮遑生（遑暇）憂紆兮鬱鬱（惡所）

哀歲

陟玉巒兮逍遙（玉巒崑崙山也）山嶷印岡兮（嶷特高也）桂樹列兮紛敷（桂樹紛錯敷衍）玄氣兮高朗（秋冬陽氣升故清且涼也）北風兮漂烈（寒節至也）草木兮蒼唐（始凋也）

蜉蝣兮嘯嘯（促寒將變故嘯嘯）蟋蟀兮穰穰（將歲暮）余感時兮悽愴（感時以悲思也）傷俗兮泥濁（曚蔽兮不章）彼日月兮闇昧（日月）

衣兮緩帶（操我兮墨陽郡名）昇車兮命僕（將馳）

兮四荒（四裔謂下堂之四荒）堂兮見蕭（蕭土蒿也喻佞人欺害賢如蕭之有）

出門兮艱奈（艱難）

兮嫉賊（心為兮切傷傷）倪念兮子胥（仰憐兮比干）

投劒兮脫冕（龍冕）龍冕兮蛇蟤（蟤渠追切）潛藏兮山澤

匍匐兮叢攢（叢攢聚也）窺見兮溪澗（澗羅也）流水兮湲沄（湲流）

龍鼉兮欣欣（鱣鮎）鱣鮎兮延延（群行）

羅兮列陳（自恨）恨兮無友（牲處）處兮勞勞（獨行）

兮陶陶（長貌）雨雪兮冥冥（神光）光兮煩鬼（火光）

焚（神光山川之精也）脩德兮困控（窮誰）

也愁不聊兮遑生（遑暇）憂紆兮鬱鬱（惡所）

歎志稽積兮未通恨敵罔兮自憐言性仙之不
使志不展
而自傷也

守志

亂曰天庭明兮雲霓藏三光朗兮鏡萬方天自
覺除日月生辰明君尹昭也
兇下理賢愚得所去小人以自補翼
兮蠭蜴進龜龍策謀從
以蠭蜴喻小人龜龍喻君子璇璣王衡
也一云蠭蜴喻君能任賢斥去小人以自輔翼
繁謀兮配稷契兮恢唐功龍匹也恢大唐堯
也稷契堯佐也
湯明君則當與稷契恢大
堯舜之善也一曰恢廣功
也嗟英俊兮未爲雙雙匹

嘉慶十一年初秋借黃蕘圃藏宋槧王逸注楚辭校此本原
缺七卷第六第十
至十五
以補注本配入此宋槧也別校於汲古閣翻雕
本上後有釋音一卷廣騷一卷則各本所無手自影鈔附裝
於後廿七日壬申勘畢袁廷壽記于五硯樓

山帶閣註楚辭六卷首一卷餘論二卷

說韻一卷

（清）蔣驥撰

清雍正五年蔣氏山帶閣刻本

山帶閣註楚辭六卷楚辭餘論二卷楚辭說韻一卷通行本

國朝蔣驥撰。驥字涑雅、武進人。是書自序題康熙癸巳、而餘論上卷有庚子以後復見安溪李氏離騷解義之語。蓋餘論又成於註後也。註前冠以史記屈原列傳沈亞之屈原外傳楚世家節略、以考原事蹟之本末。次以楚辭地理、列為五圖、以考原涉歷之後先。所註即據事蹟之年月、道里之遠近、以定所作之時地。雖穿鑿附會、所不能無。而敘實之說、頗涉輕蔑。如以少司命故之同異、其開証詞舊說、與閒証詞舊說、與閒証詞舊說、與閒

武進蔣溥曉峯註

三閭楚辭

山帶閣藏板

山帶閣註楚辭卷次
卷首
序
後序
採摭書目
屈原列傳
屈原外傳
楚世家節畧
考正地圖 楚辭地理總圖 抽思思美人路圖 哀郢路圖 沙江路圖 漁父懷沙路圖
註六卷
楚辭卷首 一
篇目
卷一 離騷
卷二 九歌
卷三 天問
卷四 九章
卷五 遠遊
漁父
卷六 招魂
餘論二卷
卷上 總論
離騷
大招
卜居

九歌
天問
卷下 九章
遠遊
卜居
漁父
招魂
大招
說韻一卷
右計十卷十二萬七千八百七十二字
男蔣 敦方名 篆格中 葉少蘅校

序

世之知屈子者以離騷然世固未有知騷者即烏能知屈子夫屈子王佐才也當戰國時天下爭挾刑名兵戰縱橫弔詭之說以相誇尚而屈子所以先後其君者必大招賢明成言之始願其施爲次第雖孔子孟子所以告君者當不是過使原得志於楚庶三代之治豈難致哉其中廢而死命也雖然原用而楚興既廢而削死而楚亡則雖弗竟其用亦非無徵不信者比也而世徒豔其文高其節悲其繾綣不已之忠抑末矣世又以原

自沉爲輕生以懟君余考原自懷王初放已作離騷以彭咸自命然終懷之世不死頃襄即位東遷九年不死漁父讒沙炭炭乎死矣而悲四風卒章所云抑不忍遽死何者以死悟君君可以未死而悟則原固不至於必死至情往日始畢詞赴淵其辭曰身幽隱而備之又曰恐禍殃之有再蓋其時讒嫉益張秦患益迫使原不自沉固當即死死等耳死於讒與死於秦皆不足悟君雖悟亦且無及故處必死之地而求爲有用之死其勢不得不出於自沉而因而著之曰介子忠而立枯今文君悟而追求明揚其死之情以發其君之悟嗚呼若屈

子者但見其愛身愛國遲迴不欲死之心未見其輕生以懟君也吾故曰世未有知屈子者雖然其原實始於不知騷蓋離騷二十五篇所以發明己意垂示後人者至深切矣而或眩於章法之變幻則無以知本旨之所存昧於字義之深隱則無以知意理之所在不能研索聯會於文之中旁搜博攬於文之外則亦無以知其時地變易與命意措詞次第條理之所以然是以大招招魂皆以爲非原作而諸篇之先後亦茫無所考至其章句之間或以鹵莽而失之畧或以穿鑿而害其辭吁可惜哉予於戊子夏始發憤論述其書頗以束於制舉困於疾病憂患貧賤奔走時作時輟六閱年始成凡訓詁考証多前人所未及而大要尤在稽時勢以論其書顯全書以定其篇審全篇以推其節次句字之義故雖文之漫衍傲詭而未始不秩然可尋雖世之幽畧無所考而懷襄兩朝遷謫往來未始不犁然若示諸掌上其說或不免爲人之所駁而一求乎心之所安世之學者因註以知其文因文以得其人則豈惟舒憂娛哀於百世之上將百世之下聞風者亦有所興起也康熙癸巳七月之望武進蔣驥涑嗇序

後序

余老於諸生逾三十年塲屋之苦下第之牢愁殆與身相終始年二十三得頭目之疾畢生不瘳畏風若刀鋸凡春花秋月人世嬉遊之事槩不得與目力久乏又不能縱情書史此身塊然如贅疣自念少時讀書課文每爲時輩所推歎及老猶不廢學亦雅知自好不敢有負聖賢不識何所獲戾而至斯也生平詩古文詞時有論撰經史子集之旁評注者亦不少率以束於舉業牽於疾病未獲成編獨於離騷功力頗深訂詁之外益以餘論說韻若干卷今雖說事已久然偶觀他書有與騷相

發明者未嘗不筆而存之古云數處難忘又云物各從其類以余窮愁之身而沉沒於騷豈不然乎甲午遊京師有覩是書者竊議曰方今文教大行苟從事經籍理學及詩章算術皆可立致青紫顧窮年畢精爲此凶衰不祥之書奚取焉余是年九月有書閣卷詩三十首其二十二云斜日增城虎豹嗥天吳王亂蜮局駐靈旄頻年注屈真成識蠹得江楓識畔牢愁蓋有感而然也嗚呼丈夫負七尺之軀涉覽千古文章政術冀少有以自見位不在己則與空空無能者等乃至稠人廣坐面牆之徒鳴得意論古今變白爲黑俯首唯唯噤不敢發言東方朔

云用之則爲虎不用則爲鼠豈不痛哉況復二豎馮陵
呻吟疾苦時時閉置學婦容造物困人嘆其甚矣年來
精益消亡病端蜂起兼之憂患死喪腐心摧骨萬念灰
冷雅不喜爲仙佛之逃離騷一編時橫几上聊以舒憂
娛哀云爾意者澤畔行吟真所謂幽衰不祥之書耶抑
余頭方數奇命則處幽重以累驗也雍正丁未冰嗇書

採摭書目

周易
詩經
儀禮
春秋
公羊傳高
論語
中庸
爾雅
孟子
大學
左傳丘明
周禮
禮記
尚書
公羊傳高
穀梁傳赤
史記司馬遷
漢書班固
晉書房喬等
宋書沈約
北齊書李百藥
隋書魏徵等
南北史李延壽
新唐書歐公亮等
舊唐書劉昫等
三國志陳壽
王氏晉書王隱
陳書姚思廉
老子李耳
莊子周
尸子佼
鶡子朴
晏子春秋晏
隨巢子
呂氏春秋不韋
荀子況
魯連子魯仲連
宋史脫脫等
管子夷吾
列子禦寇

賈子新書 賈誼
孔叢子 孔鮒
孫子 孫武
金樓子 梁元帝蕭繹
郁離子 劉基
汲冢瑣語
國語 左丘明
戰國策
竹書紀年
越絕書 袁康
三墳
太公兵法
三略
新序 劉向
易林 焦延壽
方言 揚雄
論衡 王充
易象化機
河圖挺佐輔
書中候
淮南子 劉安
蛙螢子
抱朴子 葛洪
傅子
汲冢周書
家語
世本 左丘明
大戴禮 戴德
穆天子傳
吳越春秋 趙曄
金匱
歸藏
說苑 劉向
太玄經 揚雄
風俗通 應劭
匡謬正俗 顏師
河圖括地象

春秋命曆序
宋大夫集 玉
東方先生集 朔
揚子雲集 雄
馬南郡集 融
左太冲集 思
郭景純集 璞
謝宣城集 朓
庾開府集 信
杜工部集 甫
韓昌黎集 愈
張文昌集 籍
文標集 盧肇
老泉集 蘇洵
欒城集 蘇轍
高子勉集 荷
胡五峰集 宏
楊誠齋集 萬里
王文成公集 守仁
孫月峰集 鑛

孝經援神契
司馬長卿集 相如
劉中壘集 向
張平子集 衡
魏武帝集 曹操
潘黃門集 岳
顏延年集 延之
王思玄集 融
張燕公集 說
張正言集 謂
柳河東集 宗元
沈下賢集 亞之
六一居士集 歐陽修
東坡集 蘇軾
王臨川集 安石
朱子文集 熹
王魯齋集 柏
吳幼清集 澄
歸震川集 有光
說文解字 許慎

玉篇 顧野王
廣韻 陳法言
景祐集韻 丁度等
禮部韻略 丁度等
類篇 司馬光
佩觿 郭忠恕
復古編 張有
金壺字考 程通之
三十六字母圖 僧守溫
古音辨 鄭庠
韻補 吳棫
增註禮部韻畧 毛晃
六書正譌 周伯琦
論字說 蕭楚
六書故 戴侗
韻學集成 章黼
切韻通攝 劉鑑
洪武正韻 樂韶鳳等
書輯 陸深
說文長箋 趙宧光
音論 顧炎武
古音表 顧炎武
古韻網 李因篤
古今韻畧 邵長蘅
篆註十二字頭
古史考 譙周
帝王世紀 皇甫謐
史通 劉知幾
通鑑前編 金履祥
資治通鑑 司馬光
通鑑綱目 朱熹
皇王大紀 胡宏
古今通韻 毛奇齡
韻補正 顧炎武
唐韻正 顧炎武
轉注古音略 楊慎
漢魏分韻 李西涯
說文長箋 趙宧光
路史 羅泌

綱史 馬驌
宋稗類抄 潘永因
昭明文選 梁太子蕭
古詩紀 馮惟訥
通典 杜佑
文獻通考 馬端臨
圖書編 章潢
通雅 方以智
合璧事類 俞安期
類林 于慎行
事文玉屑
國史經籍志 焦竑
律呂新書 蔡元定
性理大全
日知錄 顧炎武
參同契 魏伯陽
幾何原本 利瑪竇
冀源賦
華嚴經
中興會要 徐夢莘
大明官制
賦苑 李鴻
三十六字母圖 僧守溫
佩觿 郭忠恕
韻補 吳棫
增註禮部韻畧 毛晃
六書正譌 周伯琦
論字說 蕭楚
六書故 戴侗
韻學集成 章黼
切韻通攝 劉鑑
洪武正韻 樂韶鳳等
書輯 陸深
說文長箋 趙宧光
律呂新書 蔡元定
音論 顧炎武
古音表 顧炎武
古韻網 李因篤
古今韻畧 邵長蘅
篆註十二字頭
古史考 譙周
帝王世紀 皇甫謐
史通 劉知幾
通鑑前編 金履祥
資治通鑑 司馬光
通鑑綱目 朱熹
皇王大紀 胡宏
古今通韻 毛奇齡
韻補正 顧炎武
唐韻正 顧炎武
轉注古音略 楊慎
漢魏分韻 李西涯
說文長箋 趙宧光
路史 羅泌
中興會要 徐夢莘
大明官制
賦苑 李鴻
三十六字母圖 僧守溫
佩觿 郭忠恕
韻補 吳棫
增註禮部韻畧 毛晃
六書正譌 周伯琦
論字說 蕭楚
六書故 戴侗
韻學集成 章黼
切韻通攝 劉鑑
洪武正韻 樂韶鳳等
書輯 陸深
說文長箋 趙宧光
律呂新書 蔡元定
音論 顧炎武
古音表 顧炎武
古韻網 李因篤
古今韻畧 邵長蘅
篆註十二字頭
古史考 譙周
帝王世紀 皇甫謐
史通 劉知幾
通鑑前編 金履祥
資治通鑑 司馬光
通鑑綱目 朱熹
皇王大紀 胡宏
古今通韻 毛奇齡
韻補正 顧炎武
唐韻正 顧炎武
轉注古音略 楊慎
漢魏分韻 李西涯
說文長箋 趙宧光
路史 羅泌

綱史 馬驌
宋稗類抄 潘永因
昭明文選 梁太子蕭
古詩紀 馮惟訥
通典 杜佑
文獻通考 馬端臨
圖書編 章潢
通雅 方以智
合璧事類 俞安期
類林 于慎行
事文玉屑
國史經籍志 焦竑
律呂新書 蔡元定
性理大全
日知錄 顧炎武
參同契 魏伯陽
幾何原本 利瑪竇
冀源賦
華嚴經
中興會要 徐夢莘
大明官制
賦苑 李鴻
三十六字母圖 僧守溫
佩觿 郭忠恕
韻補 吳棫
增註禮部韻畧 毛晃
六書正譌 周伯琦
論字說 蕭楚
六書故 戴侗
韻學集成 章黼
切韻通攝 劉鑑
洪武正韻 樂韶鳳等
書輯 陸深
說文長箋 趙宧光
律呂新書 蔡元定
音論 顧炎武
古音表 顧炎武
古韻網 李因篤
古今韻畧 邵長蘅
篆註十二字頭
古史考 譙周
帝王世紀 皇甫謐
史通 劉知幾
通鑑前編 金履祥
資治通鑑 司馬光
通鑑綱目 朱熹
皇王大紀 胡宏
古今通韻 毛奇齡
韻補正 顧炎武
唐韻正 顧炎武
轉注古音略 楊慎
漢魏分韻 李西涯
說文長箋 趙宧光
路史 羅泌
中興會要 徐夢莘
大明官制
賦苑 李鴻
三十六字母圖 僧守溫
佩觿 郭忠恕
韻補 吳棫
增註禮部韻畧 毛晃
六書正譌 周伯琦
論字說 蕭楚
六書故 戴侗
韻學集成 章黼
切韻通攝 劉鑑
洪武正韻 樂韶鳳等
書輯 陸深
說文長箋 趙宧光
律呂新書 蔡元定
音論 顧炎武
古音表 顧炎武
古韻網 李因篤
古今韻畧 邵長蘅
篆註十二字頭
古史考 譙周
帝王世紀 皇甫謐
史通 劉知幾
通鑑前編 金履祥
資治通鑑 司馬光
通鑑綱目 朱熹
皇王大紀 胡宏
古今通韻 毛奇齡
韻補正 顧炎武
唐韻正 顧炎武
轉注古音略 楊慎
漢魏分韻 李西涯
說文長箋 趙宧光
路史 羅泌

靈憲 張衡
荊州占 劉表
唐大衍曆議 僧一行
山海經
水經 桑欽
隋諸道圖經 李昉等 郭璞之
宋圖經 李昉等
一統志 李賢等
輿地志 顧野王
盧州府志
寧國府志
武昌府志
安陸府志
德安府志
岳州府志
常德府志
辰州府志
沔陽州志
風土記 周處
福地記
天文録 祖暅
周髀算經 趙君卿
西洋新法曆書 湯若望
朝鮮記
太康地記
十道志 梁載言
括地志 譙秀書
方輿勝覽 祝穆
廣輿記 陸應陽
池州府志
九江府志
襄陽府志
漢陽府志
荊州府志
長沙府志
衡州府志
寶慶府志
岳瀆經
江記 唐仲冕

三輔黃圖
雍録 程大昌
南土志
江陵記
湘中山水記 張勝
蜀檮杌 張唐英
嶺海異聞
臨海異物志 沈瑩
邊州見聞録 陸長梅
異域志
譯史紀餘 陸次雲
八紘荒史 陸次雲
避甲開山圖 王琛
本草綱目 李時珍
儒棋格 魏肇
博物志 張華
瑞應圖 王伯厚
禽虫述 袁桷
琵琶譜 賀懷智
博經 魏校
楞嚴經畧 程大昌
五木經 李翊
古博經 許博昌
續博物志 李石
物理小識 方以智
竟山樂録 毛奇齡
荊譜 史正志
西京雜記 葛洪

列士傳
列仙傳劉向
西王母傳桓驎
異林朱君徽
拾遺記王嘉
述異記任昉
聞奇錄
梁四公記梁載言
洽聞記鄭常
玉堂閒話王仁裕
游宦紀聞張世南
七修類藁郎瑛
聽雨紀談都穆
升庵雜刻楊慎
嘉話錄韋絢
甲乙剩考胡應麟
五侯鯖焦竑
湘烟錄凌義渠
客中閒集
紙牘鈕琇

列女傳劉向
洞冥記郭憲
神仙傳葛洪
神異經東方朔
搜神記干寶
獨異志李元
稽神錄徐鉉
冥洪錄
大業拾遺記顧編
夢溪筆談沈括
西溪叢話趙令畤
能改齋漫錄吳曾
丹鉛總錄楊慎
齊東野語周密
青藤路史徐渭
少室山房筆叢胡應麟
說楛焦竑
李紿諫筆記清
香祖筆記王士禛
槍榆雜錄毛宗亘
御纂周易折中
四書明辨錄楊懷遠
國語註賈逵

尚書大傳伏勝
詩故訓傳毛萇
毛詩箋鄭玄
周禮註鄭玄
春秋左傳註杜預
公羊註何休
禮記註鄭玄
儀禮註鄭玄
尚書傳孔安國
詩外傳韓嬰
禮記註鄭玄
尚書正義孔穎達
公羊註何休
禮記疏賈公彥
爾雅疏邢昺
書經集傳蔡沈
夢溪筆談沈括
詩草木鳥獸虫魚疏陸璣

詩集傳名物鈔詩纘
六帖徐光啓
廣雅張揖
埤雅陸佃
五經文字張參
羣經音辨賈昌朝
毛詩古音考陳第
詩本音顧炎武
詩經古韻陳禮
四書管窺吳伯璿
國語註賈逵

莊子註 郭象
山海經註 郭璞
呂氏春秋註 高誘
穆天子傳註 郭璞
史記正義 張守節
漢書註 顏籀
三國志註 裴松之
文選五臣註 呂延濟等
路史註 羅苹
楚辭章句 王逸
續楚辭 晁補之
變離騷 晁補之
重編楚辭 晁補之
通鑑問疑 胡三省
水經註 酈道元
文選李註 善
後漢書註 唐太子賢
漢書訓纂 班固
史記索隱 司馬貞
荀子註 楊倞
竹書註 沈約
淮南子註 高誘

離騷彙註 王邦采
翠縷居說騷將全式
楚辭評林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博聞强志明於治亂嫺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屈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爲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嫉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

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

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佯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淅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井心焉張

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願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卒與楚王俱歸至境因發之秦使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頃反讒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爲令尹楚人既怨子蘭以勸懷

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瞻顧郢繫心懷王不忘欲返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爲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蔽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敗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爲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謂也

之不明豈足福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而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常流而葬於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

世之溫蠖乎乃作懷沙之賦其詞曰陶陶孟夏兮草木莽莽傷懷永哀兮汨徂南土眴兮窈窕孔靜幽墨冤結紆軫兮離愍之長鞠撫情效志兮俛詘以自抑刓方以爲圜兮常度未替易初本圗兮君子所鄙章畫職墨兮前度未改內直質重兮大人所盛巧匠不斲兮孰察其揆正元文幽處兮曚謂之不章離婁微睇兮瞽以爲無明變白而爲黑兮倒上而爲下鳳凰在笯兮雞雉翔舞同糅玉石兮一槩而相量夫黨人之鄙妒兮羌不知吾所臧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懷瑾握瑜兮窮不得余所示邑大羣吠兮吠所怪也誹俊疑傑兮固庸態也文質疏內兮衆不知吾之異采材樸委積兮莫知余之所有重仁襲義兮謹厚以爲豐重華不可牾兮孰知余之從容古固有不並兮豈知其故也湯禹久遠兮邈不可慕也懲連改忿兮抑心而自強離尤而不遷兮願志之有象進路北次兮日昧昧而將暮含憂虞哀兮限之以大故亂曰浩浩沅湘兮分流汩兮修路幽拂兮道遠忽今曾唫恒悲兮永歎慨兮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謂兮懷情抱質兮獨無匹兮伯樂既沒兮將焉程兮人生有命兮各有所錯兮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曾傷爰哀永嘆喟兮世溷不吾知心不可謂兮知死不可讓兮願

勿愛今明以告君子今吾將以為類今於是懷石遂自
投汨羅以死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
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
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為秦所滅自屈原沉
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為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
書以弔屈原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
屈原所自沉淵未嘗不流涕想見其為人及見賈生弔
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
讀服鳥賦同死生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昔漢武愛騷令淮南作傳大概屈原已盡於此故太史
公因之以入史記外有二三逸事見之雜紀方志者尤
詳屈原瘦細美髯半神朗秀長九尺好奇服冠切雲之
冠性潔一日三濯纓事懷襄間棄讒負譏遂放而耕吟
澤畔倚柔號泣於天時楚大荒原墮淚處獨產白米如
玉江陵志有玉米田即其地也嘗遊沅湘俗好祀必作
樂歌以樂神辭甚俚原因棲玉笥山作九歌托以風諫
至山鬼篇成四山忽啾啾若啼嘯聲聞十里外草木莫
不萎死又見楚先王廟及公卿祠堂圖盡天地山川神

靈琦瑋僪傀與古聖賢怪物行事因書其壁呵而問之
時天倏地愁白晝如夜者三日晚益憤懣披蓁茹草混
同鳥獸不交世務採桂膏歌遠遊之章托遊仙
以自適王逼逐之於五月五日遂赴清泠之水其神遊
於天河精靈時降湘浦楚人思慕謂為水仙每值原死
日必以筒貯米投水祭之至漢建武中長沙區回白日
忽見一人自稱三閭大夫謂回聞君嘗見祭甚善但所
遺苽蛟龍所竊今有憑可以楝樹葉塞上以五色絲轉
繞之此物蛟龍所憚回依其言世俗作糭并帶綠葉皆
其遺風晉成安中有吳人類玨者泊汨羅夜深月明聞

有人行吟曰曾不知夏之為丘今孰兩東門之可蕪玨
異之前曰汝三閭大夫耶忽不見其所之江陵志又載
原故宅在姊歸鄉北有女頭廟至今掎衣石尚存時當
秋風夜雨之際砧聲隱隱可聽也嗟異哉原以忠死直
古龍比者流何以沒後多不經事特千古騷魂鬱而未
散故鬻熊雖久不祀三閭之跡猶時彷彿占斷於江潭
澤畔蒹葭白露中耳

楚世家節畧

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
世也漢史傳原既多畧而不詳余倣林西仲本復
輯楚世家懷襄二王事蹟著於篇固兼採諸書附
以所見將使讀屈子之文者有所參考又以知楚
之治亂存亡繫於屈子一人而為萬世遠忠遠德
者大戒也若林氏取原賦二十五篇鑿空而分注
之則吾豈敢

懷王 名槐威王子 在位三十年

元年張儀始相秦惠王

四年秦惠王初稱王

六年楚使柱國昭陽攻魏破之襄陵今山西平陽府有襄陵縣得八邑
又移兵攻齊齊惠之陳軫為齊謂昭陽引兵去秦使張
儀與楚齊魏盟醫桑史記正義曰在梁州彭城之間

按張儀傳秦使儀與齊楚大臣會醫桑歸而免相相
魏以為秦儀所至結交權貴左右賣國如此則是盟
也庸知非即與上官靳尚等相結以預為浸潤屈原
之地乎

十一年蘇秦約從六國共攻秦楚怒從長至函谷關在今河南府
秦出兵擊六國六國皆引歸

按戰國策齊孫臏救韓攻魏田忌將而孫臏爲師居輜車中坐爲計謀救趙擊魏魏趙交罷而齊制其敝此孫子十三篇之遺法也屈子爲懷王左徒王甚任之故初政精明如此惜從
日所謂國富強而法立也

十六年秦欲伐齊齊惠楚與齊親使張儀約楚絕齊許以商於地六百里（今鄧州內鄉縣有商於城）王大說遂絕齊秦不予地王怒興師伐秦（楚世家始此）

洪慶善補註引新序云秦欲吞滅諸侯屈原爲楚東使齊以結强黨秦患之使張儀之楚賂貴臣上官靳尚之屬內賂夫人鄭袖共譖屈原原放於外乃作離騷當懷王之十六年張儀相楚集註遂謂屈原放在

十六年余按結齊本屈子謀屈子不去儀必不敢行其詐而屈子於王受知有素去之亦未易易也味惜誦致愍及離騷九死未悔之言蓋始而見疎既而去朝一夕之爲矣然則儀之行賂譖原豈僅中地耳然則原諫王時儀固尚在楚也又按新序云十六年至楚之時而原之得罪亦豈必在十六年哉本傳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云云其非同時可知矣

十七年與秦戰丹陽（今荊州府歸州屈子本居）秦大敗我軍斬甲士八萬虜大將屈匄遂取漢中郡（今陝西漢中府）楚悉國兵復襲秦大敗於藍田（今陝西西安府藍田縣）魏聞楚困襲楚至鄧（今屬河南南陽府）楚引兵歸張儀傳於是楚兩城以與秦平

十八年（秦本紀惠王三十四年惟楚取召陵當在是年世家失載）秦約分漢中之半（新論上庸六縣地）以和楚王曰願得張儀不願得地儀至王囚欲殺之靳尚說鄭袖言於王出之儀因說王叛從約與秦親儀去屈原使從齊來諫曰何不誅張儀王悔使人追儀弗及

按張儀傳秦要楚欲得黔中地以武關外易之楚王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地儀使楚楚用鄭袖言赦之儀因說楚王事秦楚王已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許之屈原曰前大王見欺於儀儀至臣以爲且烹之今縱弗殺又聽其邪說不可王曰許儀而得黔中美利

也卒許儀與秦親其文與世家及原傳小異當以儀傳爲允蓋是時楚弱秦强非欲易地爲分漢中以求和至其不殺張儀固惑於鄭袖之言亦緣重去黔中地耳然則原諫王時儀固尚在楚也又按新序云十六年余按結齊本屈子謀屈子不去儀必不敢行其詐而屈子於王受知有素去之亦未易易也味惜誦致愍及離騷九死未悔之言蓋始而見疎既而去朝一夕之爲矣然則儀之行賂譖原豈僅中地耳然則原諫王時儀固尚在楚也又按新序云十六年至楚之時而原之得罪亦豈必在十六年哉本傳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云云其非同時可知矣

十八年亦曰屈平既疏不復在位是十八年之前原蓋已疏而不用未嘗放於外也觀離騷但言齋怒言窮困而不言路阻居蔽可見矣然本傳又云雖放流繫心懷王及抽思有來集漢北語意者使齊之後原復立

朝遂乘間自申。故愈擾衆怒而還之漢北。欲以陳辭。衆果以我爲患。其明徵也。抽思思美人卜居諸篇。蓋皆十八年後作也。

二十年。齊湣王欲爲從長。惡楚與秦合。遣蕎茷王。王用昭睢謀復合於齊。

二十四年。倍齊而合秦。秦昭王初立。厚賂楚。楚往迎婦。

二十五年。與秦盟於黃棘。（王義曰在房州境）秦復與楚上庸。（今鄖陽府房州及漢中地）

二十六年。齊韓魏爲楚負從親。共伐楚。楚使太子質秦。請救。秦兵至。三國引去。

王亦贛

二十七年。秦大夫與楚太子鬬。太子殺之亡歸。

二十八年。秦與齊韓魏共攻楚。殺將唐眛。取重丘。（在今東昌府）

四國連兵交伐。遂爲衆惡所歸矣。太史公特序入原傳者。甚其敗也。

二十九年。秦復攻楚。大破楚軍。死者二萬。（六國年表作三萬）殺將軍景缺。（網目有脫襄城句衆缺今屬河南開封府）王恐。乃復使太子質齊以求平。按此武關之變所由啓也。是時秦所憚者。獨有一齊。故楚懷始與齊親。而張儀設詐以絕之。既合於齊。而秦復厚賂以要之。今之設質求平。蓋有以深中秦之忌矣。原始爲楚東結齊援。誠良策也。十八年使齊之行。殆以原素睦於齊。欲令謝過以復舊好。不幸又爲張儀連橫之說所惑。自後倏合倏離。反覆無定。至於諸國交攻。喪師無日。使原立朝。豈容默默而已哉。益知諫疏張儀之後。當復以讒見放也。茲因秦伐而求平於齊。冀悔心之萌。而原所以復還也歟。

三十年。秦復伐楚。取八城。（四安府商州）秦昭王遣楚書。欲會武關。（在今商州）結盟。昭睢諫王毋行。王用子蘭言往會。秦閉武關。（州跨中今相屬常德府辰州府）王怒。弗許。秦留之。楚太子自齊歸。立爲王。

呂殿場

屈原諫不載。蓋亘支耳。

頃襄王（名橫。懷王子。在位三十六年）

元年。秦攻楚。大敗楚軍。斬首五萬。取析十五城。（年表作十六城。括地志曰鄧州內鄉縣本楚析邑）

屈子遷於江南陵陽。當在是年仲春。

二年。懷王亡逃歸。秦覺之。遮楚道。乃從間道走趙。趙不納。欲走魏。秦追至。遂復入秦。發病。

天下雖大。無所容身。讀大招冥凌泱行。魂無逃只二語。可勝悲慟。

三年。懷王卒於秦。秦歸其喪於楚。楚絕秦。

六年秦遺楚書約決戰王惠之復與秦平

七年楚迎婦於秦

十四年與秦昭王好會於宛今河南南陽府結和親

十六年與秦好會於鄢楚惠王徙都處今河南襄陽府宜城縣秋復與秦會襄今河南南陽府

黃維章謂原死於頃襄十年林西仲謂死於十一年

皆以哀郢有九年不復之言故耳然豈必哀郢而成

即投淵死哉今考哀郢在陵陽已九年其後又涉江

入辰溆又由辰溆東出龍陽遵漁父遂往長沙作懷

沙其秋又有悲回風任石何益之言後以五月五日

畢命湘水則在長沙亦非一載也故約畧其死當在

頃襄十三四年或十五六年若王薨蕭論哀郢謂指

襄王徙陳則為時太遠未必及見矣且其時長沙留

為楚郡距秦

楚辭卷首 二 呂毅場

為秦取原尚得晏然安身其地乎

十八年楚人有以弋說王報怨於秦者王遣使諧侯復

為從

十九年秦伐楚楚軍敗割上庸漢北地予秦正義謂割上庸漢水之北與秦黔中郡及屈子竄歸故居皆為秦有遠東至竟陵句境竟陵今安陸府房金均三州及荊州府奧陵州自是楚都及屈子竄歸故居皆為秦有遠東至竟陵句境竟陵今安陸府

二十年秦將白起拔我西陵網目西陵即江夏工義回西陵故城在西陵縣法見前西陵網目注即後所保於陳城網目楚徙都陳今開封府陳州

二十一年秦將白起遂拔郢今荊州府江陵縣燒先王墓夷陵今荊州府夷陵州自是楚都及屈子竄歸故居皆為秦有遠東至竟陵句境竟陵今安陸府楚兵散不復戰東北

二十二年秦復拔巫黔中郡巫黔中法並見前黔中即濱父歌沿沅及步江所遷辰陽溆浦之地

按原死骨肉未寒而國勢土崩瓦解如此戰國策載

白起語云楚王恃其國大不恤其政羣臣相妒以功

詘用事良臣斥疏百姓心離故得引兵深入多倍

城邑以有功也嗚呼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敵國知

之矣

二十三年王收東地兵十餘萬復西取秦所拔江旁十

楚辭卷首 三 呂毅場

五邑為郡距秦

按韓非曰秦與荊戰大破荊襲郢取洞庭五渚江南

則是時屈子自沉之長沙亦入秦矣其後始皇制曰

荊王獻青陽以西青陽即長沙地其即此所復取之

十五邑乎

二十七年復與秦平入太子為質於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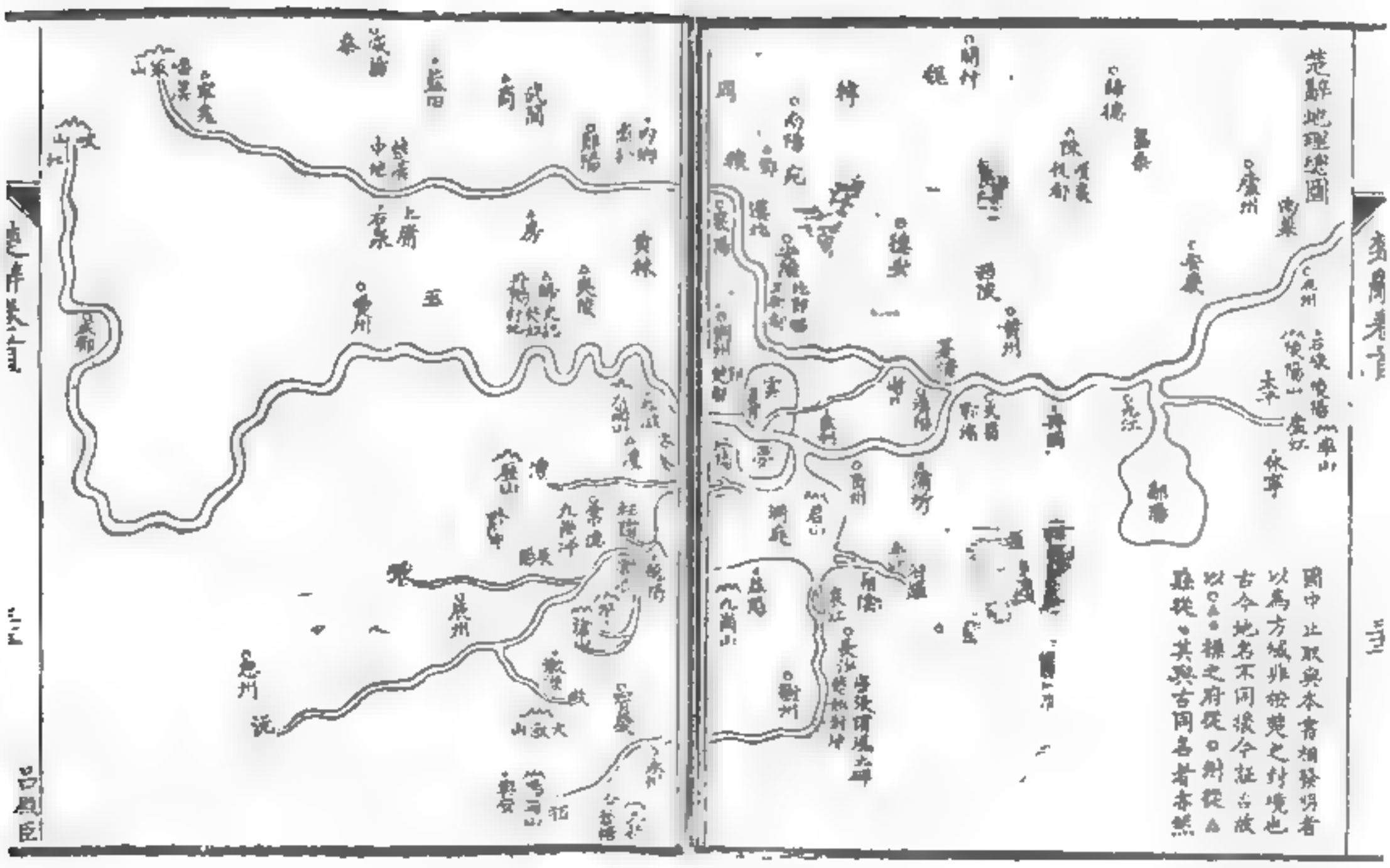
三十六年王病太子亡歸秋王卒太子完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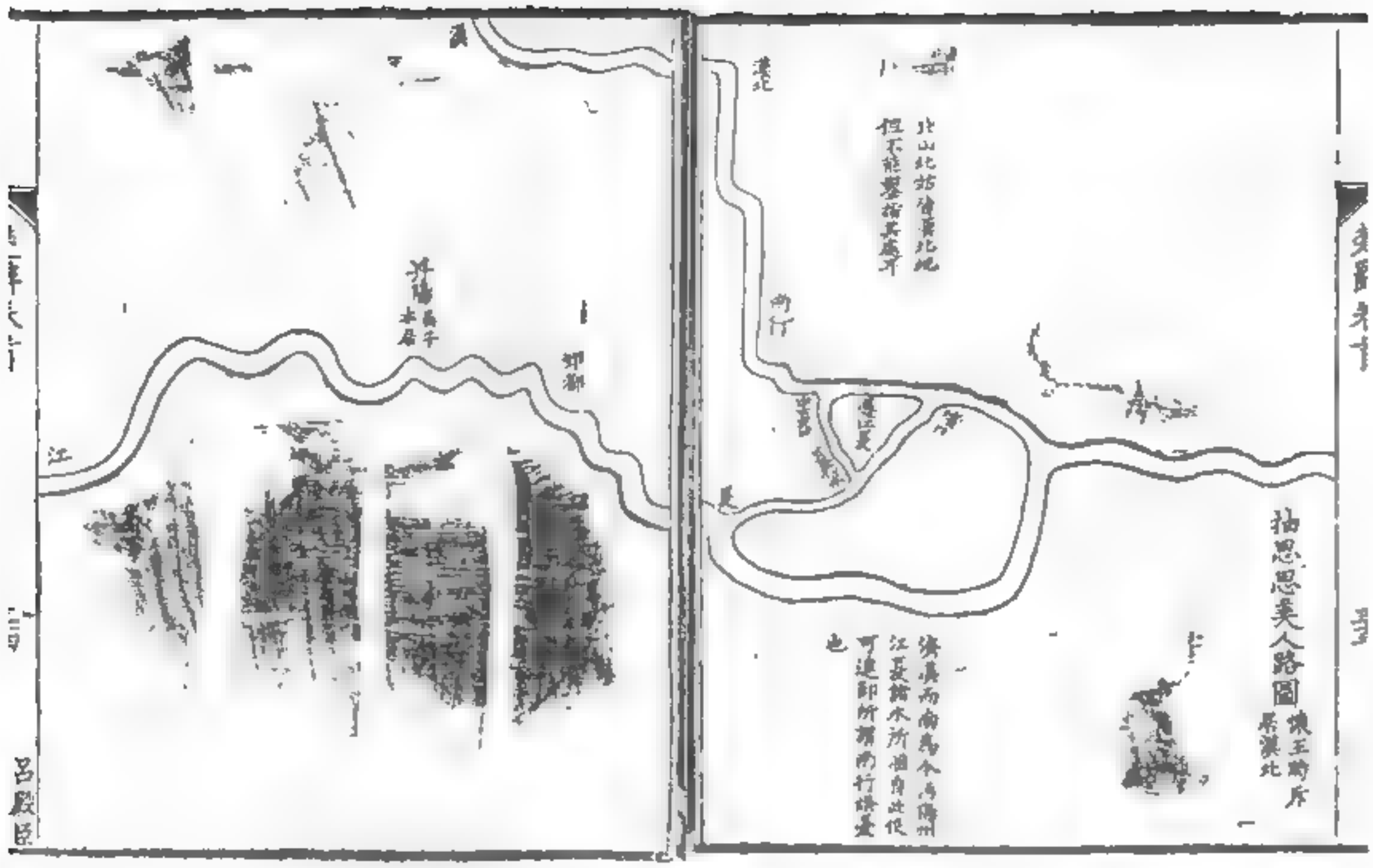
襄王子考烈王立二十五年卒子幽王立十年卒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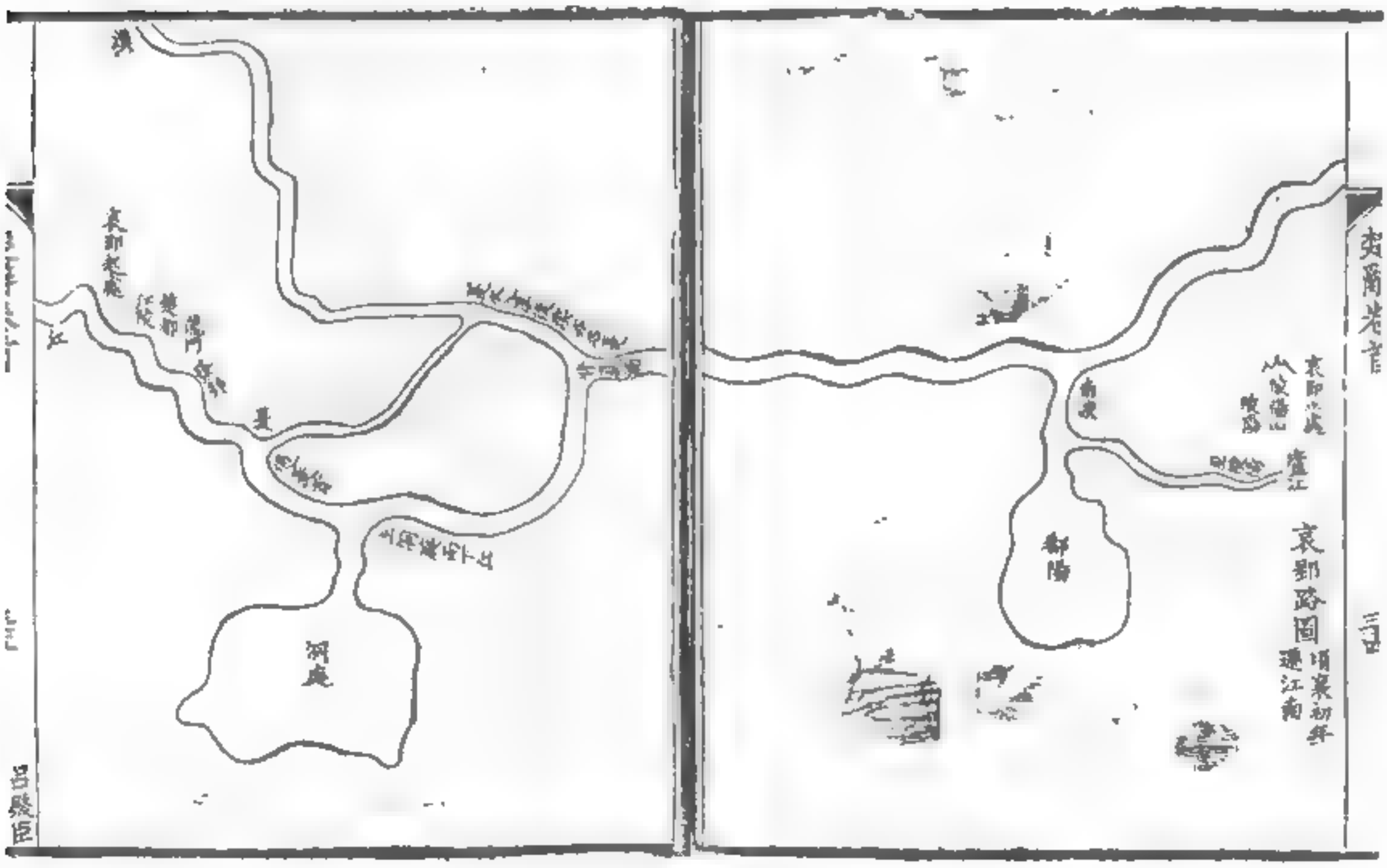
哀王立二月兄負芻弒之負芻立五年為秦所滅

楚辭地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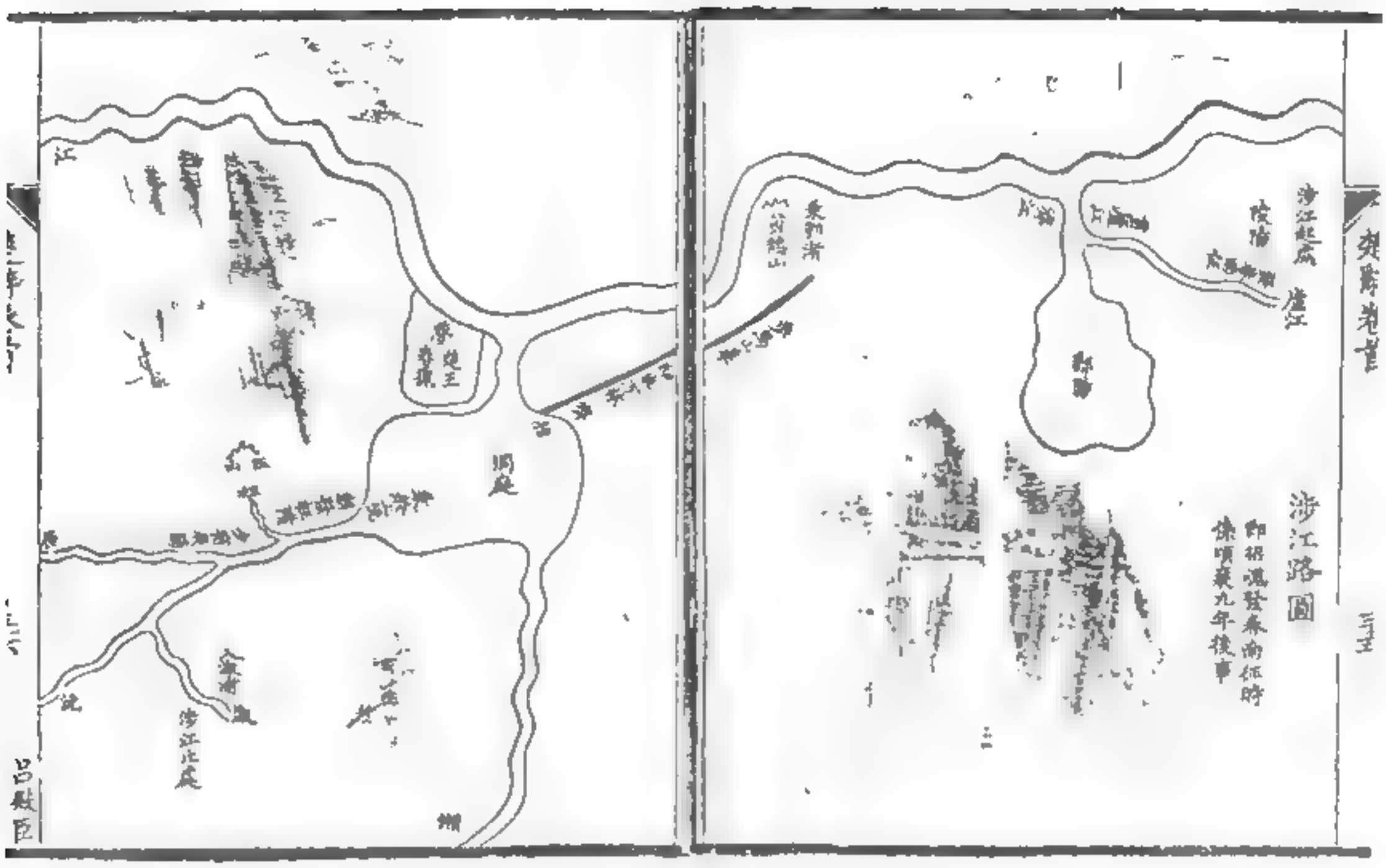
余所考訂楚辭地理與屈子兩朝遷謫行踪。既散著於諸篇。猶恐覽者之未察其詳也。次爲圖如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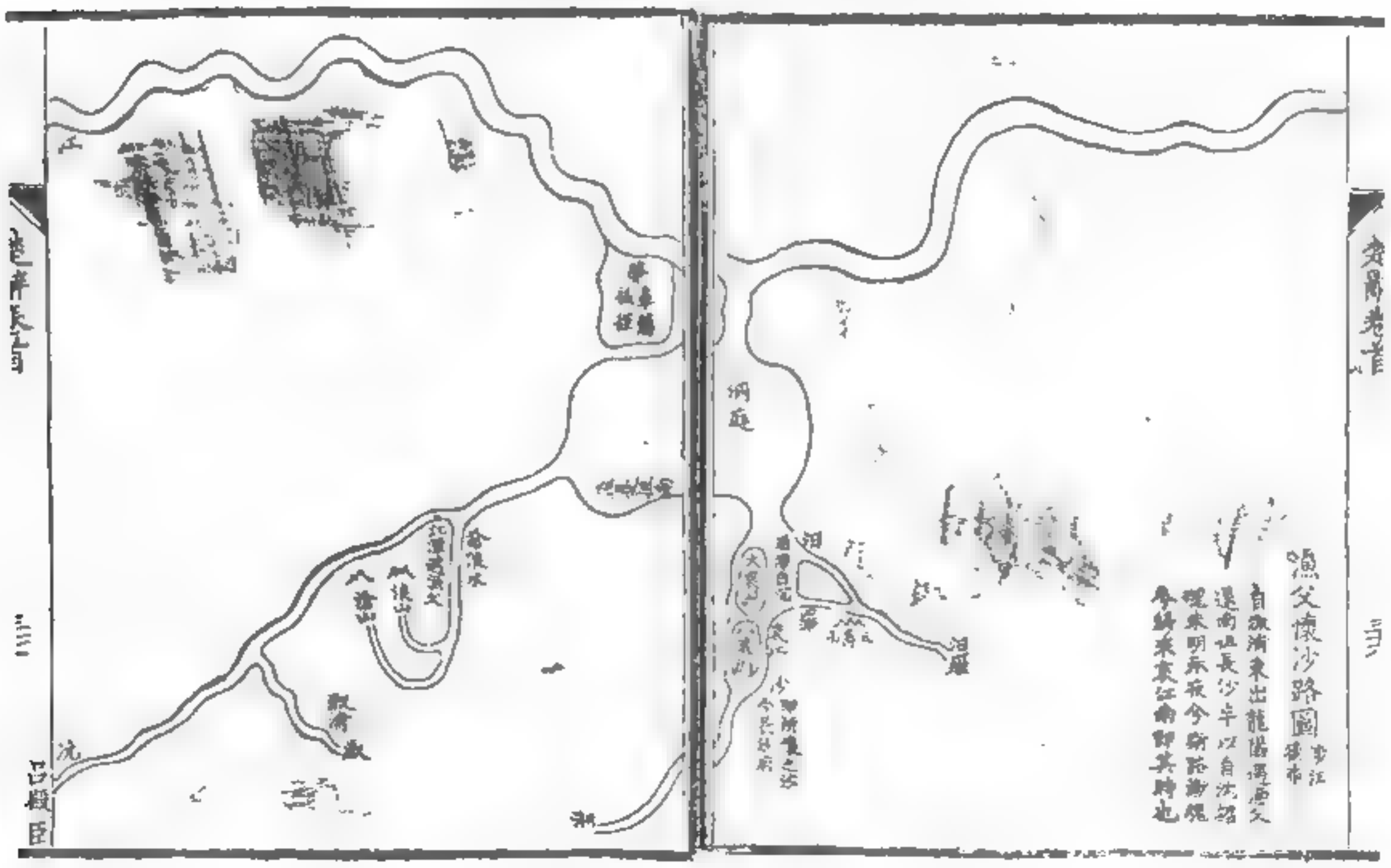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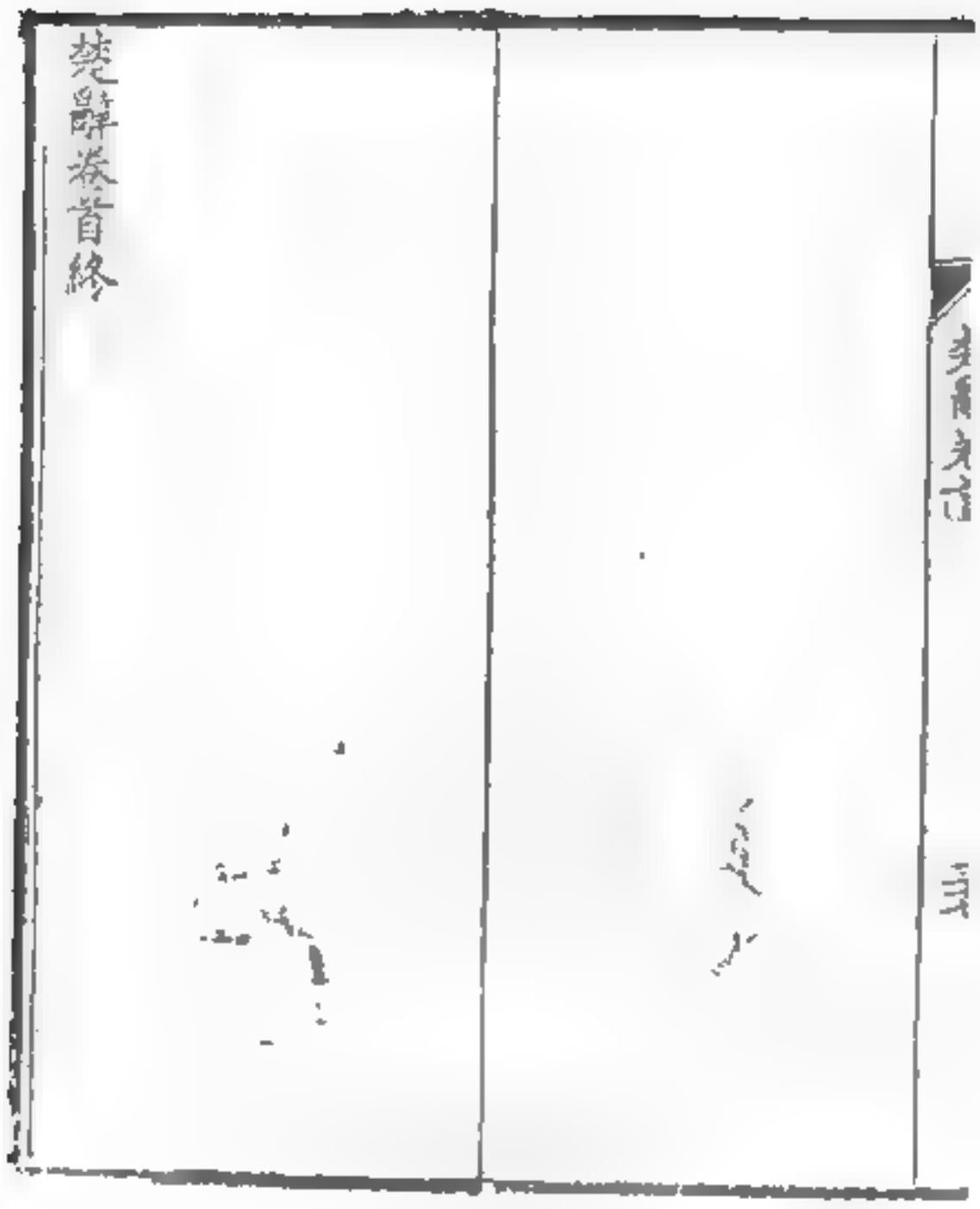

抽思思美人路圖 陳王畸斥 吳漢北
北山北坊僧廣北地 恒不能墓指其處矣
湘流而南為本湘州 江妄謂水所由自此俱 可達即所謂南行陵是 也
江
郢都


哀郢路圖 胡渠初拜 遷江南
漢
洞庭
鄢陽
夏口
江

集001-128


浙江路圖
即招魂發泰南征時
徐晞錄九年撰事


漁父懷沙路圖 自枉浦東出龍陽溯原又
遠南過長沙卒以自沈蓋
理宋明帝祝冬新詔謝靈
冬錄采東江南即其時也


楚辭卷首終

楚辭篇目

楚　屈平著

離騷

九歌

東皇太一　雲中君

大司命　少司命

山鬼　國殤

天問

九章

惜誦　涉江

哀郢　抽思

懷沙　思美人

惜往日　橘頌

悲回風

遠遊

卜居

漁父

招魂

大招

宋洪慶善朱晦庵考定原賦止於漁父篇余採黃維章林西仲語并載招魂大招以正漢志二十五篇之數（說見招魂餘論）然大招自漢以來已相傳爲原作而招魂篇名具

清　蔣驥註

湘君　湘夫人

東君　河伯

禮魂

楚辭篇目

一　（前大千）

見史記屈原傳贊則固非二子創論也其作文次第年代幽遠無可參核竊以意推之首惜誦次離騷次抽思次思美人次卜居次大招次哀郢次涉江次漁父次懷沙次招魂次悲回風次惜往日終焉初失位志在潔身作惜誦已而使計爲彭咸作離騷十八年後放居漢北秋作抽思逾年春作思美人其三年作卜居此皆懷王時也懷王末年召還郢頃襄即位自郢放陵陽三年作哀郢已而自陵陽入辰溆作涉江又自辰溆出武陵作漁父適長沙作懷沙招魂其秋作悲回風逾年五月沉湘作惜往日益察其辭意繹其道里有可徵者故列疏於諸篇而目次則仍其舊以存疑也若九歌天問橘頌遠遊文辭渾然莫可推詰固弗敢強爲之說云武進蔣驥

為氏苗者根所生裔者裾之末故以為遠末子孫之稱朕我也皇美也考父也伯庸字也首敘己與楚同姓而為世臣橘頌所謂受命不遷生南國者也太歲在寅曰攝提格貞正也正月為陬庚寅日辰也降生也蓋原之生年月日皆在寅也皇父覽觀揆度也初度初年之器度正平則法靈明均齊蓋平與原之義也因其少有令德而予以美名下文所謂內美也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離與辟芷同並秋蘭以為佩汨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朝搴阰昆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

紛盛貌。內美。指有正則豐均之德言。脩能。脩治之能。
內美天工。脩能人力。扈江離以下。皆喻脩能之實也。
扈被也。江離。芷。蓠。芎之葉大似芹者。辟。幽也。芷。白芷。根
長尺餘。色白。級。結也。蘭。一名蘭。李東壁曰。蘭草生下
濕處。紫莖素枝。赤節綠葉。八九月開花。紅白色。中有
細子。汨。水疾流貌。搴。取也。阰。山名。木蘭。香木。辛夷之
白者。擥。采也。宿莽。卷施也。木蘭去皮不死。宿莽拔心
不死。皆香之不變者。所脩無已。善行乃日進而不可
變。此立身之本。而致君之源也。篇中言脩。皆本於此。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
美人之遲暮。不抶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棄。
驥以驕。同駕兮。來吾道夫。先路。
言。欲以其脩能與君及時圖治也。淹留也。美人。美好
之人。謂君也。抶。壯。棄穢。謂及壯盛之年。棄其穢惡之
行也。駏驉。駿馬。以喻賢德來相招之驥道引也。
昔三后之純粹兮。固衆芳之所在。雜申椒與菌桂兮。豈
維紉夫蕙茝。茝。同芷。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
紂之昌被。被。披同。夫惟捷徑以窘。步。促。步。惟。當人之脩。
路。兮。路幽昧以險隘。豈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輿之敗績。
忽奔走以先。去聲。後。兮。及前王之踵武。荃。不察余之中情

兮。反信讒而齌。劑。怒。
承上道路而言。序其以忠而遇讒也。三后。見呂刑。謂。
伯夷禹稷也。衆芳。言其德之備也。申。地名。椒。木實之
香者。菌桂。筒桂花白。蘂黃。正圓如竹。椒桂皆辛物。喻。
直節也。蕙。一名薰。葉如麻。莖方。七月開花。莛。莖之別
名。耿。明。介。守也。遵道得路。言堯舜知明而守固。能遵
用三后之道而致太平原。蓋以三后自比。而望其君。
為堯舜也。昌。被。衣不帶貌。捷徑。窘步。言不由正道。自
致窮蹙也。黨人。謂靳尚上官子蘭鄭袖之屬。武。迹也。
荃。與孫同。似石菖蒲而葉無眷。蓋亦香草。故以喻君。

齌。疾怒也。言己狂奔疾走。犯黨人之所忌。以回君於
正道。猶三后椒桂之節也。君反信讒而怒之。其視堯
舜之耿介何如哉。
余。固。知。謇。謇。蹇之。為。患。兮。忍。而。不。能。舍。去聲。也。指。九。天。以。
為。正。兮。夫。唯。靈。脩。之。故也。曰黃昏以為期兮。羌。欺。中。切。
而改路。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難夫
離別兮。傷靈脩之數。去聲。化。
此。惜君德之無成也。謇。謇。吃。貌。舍。止也。九天。說詳
天問。正平也。靈。明。脩。長。美君之稱也。靈脩之故。言欲
進君於善也。黃昏。古規迎之期。羌。發語辭。離。十曰乃也。

成言謂成其要約之言以婚姻之無信比君心之合而復離也數化志意更變也

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畮兮宇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衡與芳芷冀枝葉之峻茂兮願埃時乎吾將刈雜菱絕其亦何傷兮哀衆芳之蕪穢

此惜羣賢之無主也三十畝曰畹百步爲畝畦隴種也留夷揭車皆香草揭車一名乞輿黃花白葉杜衡似葵而香刈穫也以香草喻己所薦拔之士菱絕何傷若自悔其滋樹而貽人踐踏之具者亦憤激之辭衆皆競進以貪婪兮憑不厭乎求索羌內恕己以量人兮各興心而嫉妒忽馳騖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老冉冉其將至兮恐脩名之不立朝搴木蘭之墜露兮夕攬洲之宿莽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

楚辭卷一　四　王逸章句

顑頷亦何傷兮擥木根以結茝貫薜荔之落蘂矯菌桂以紉兮索胡繩之纚纚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雖不周于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

此以下序遇讒而不改其脩也憂滿也言雖盛滿而所求無厭也恕己量人謂以己度人亦疑其競進故妒之也與生也馳驚追逐競進之人言脩名脩治之名也英華也飲露餐英清貞之況信實嫮美也練精熟也顑頷食不飽而面黃之貌木木蘭薜荔香草

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余雖好脩以羈羈鞿羈今謇朝誶而夕替既替余以蕙纕纕今又申之以攬茝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

此歷序遇讒之後得罪衆多也民人也原自謂下民心同馬鞿在口曰羈革絡頭曰鞿皆拘束之貴言因好脩被疎而致拘束也誶詬替廢也纕佩帶也申重也蕙茝皆其所脩而取廢之具也既羈之矣又詬之又廢之而所以廢之之故不一而足皆好脩之爲累也然而其志不悔也

怨靈脩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衆女嫉余之蛾眉兮
謠諑謂余以善淫固時俗之工巧兮偭規矩而改錯
諑詠謂余以善淫固時俗之工巧兮偭規矩而改錯
背倍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爲度忳鬱邑忳同余
侘傺次兮吾獨窮困乎此時也寧溘死以流亡兮余
不忍爲此態也鷙鳥之不羣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
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
攘詬詬同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名辱

悔相去聲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反回朕車以復路兮
及行迷之未遠步余馬于蘭皐兮馳椒丘且焉止息進
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修吾初服製芰荷以爲衣兮
集芙蓉以爲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
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芳與澤其雜糅柔上聲兮惟
昭質其猶未虧忍反顧以游目兮將往觀乎四荒佩繽
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彌章民生各有所樂去聲兮余獨
好去聲修以爲常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
上既以死自誓矣又念殺身無益不若退而自全又
於退息之中轉生一念欲相君子四方然其好修卒
不敢廢也相視也延引領佇跂足也復亦反也澤助
曰臯步徐行也步余馬止椒丘所謂迴朕車以復路
也止息歸隱之意離遭也初服未仕時之服也芰菱
也蓮葉爲荷其花已發爲芙蓉苟誠也岌岌高貌佩
玉佩也陸離爛爛之貌芳以衣裳言澤以佩言糅亦
雜也四荒舉天下而言繽紛盛貌樂喜好也體解支
解也懲艾也民生四句總承篇首至此之意而結
之以起下文實一篇之樞紐也蓋始之事君以修能
其過說以脩姱其見廢而誓死則法前脩即欲退以
相君亦脩初服固始終一好脩也自此以下又承往

觀四荒而以好脩之有合與否反覆設辭而終歸于
爲彭咸之意
女嬃須之嬋媛申申其詈予曰鮌婞直以
亡身兮終然殀乎羽之野汝何博謇而好脩兮紛獨
有此婷節兮葺菉蘅以盈室兮判獨離而不服衆不
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世並舉而好朋兮夫
何煢獨而不予聽
女嬃原姊嬋媛眷戀意申申繁絮貌鮌亡臣婞狠也
不盡天年謂之殀羽羽山博謇博學而好直言也葺
蓀蕙茝王芻施枲耳皆惡草也判別也世者承上四

荒而言上余爲原言也下予類自謂女嬃之言止此
蓋詔舉世無好脩者雖往觀四方必無所合以諷其
變節也
依前聖以節中兮喟憑心而歷茲濟沅元湘以南征兮
就重華而敶辭啟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
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衖羿淫遊以佚
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亂流其鮮終兮浞又貪
夫厥家浞娶純身被服強圉兮縱欲而不忍日康娛而自
忘兮厥首用夫顛隕厥首用夫顛隕
辛之菹醢兮殷宗用之不長湯禹儼而祗敬兮周論

道而莫差舉賢才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皇天無私
阿兮覽民德焉錯輔夫維聖哲之茂行兮苟得用
此下土瞻前而顧後兮相觀民之計極夫孰非義而
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阽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
猶未悔不量鑿而正枘兮固前脩以菹醢曾
歔欷余鬱邑兮哀朕時之不當攬茹蕙以掩涕兮霑余

於女岐之類厥首顛隕事見天問違背道也后羿射
也羞醢謂殺賢人而醢之周謂文武也頗偏也此為
舜言之故所言皆舜以後事錯置苟誠也下土下土
之人也極標準也服行也陷臨危也危死猶言幾死
初指始之以好脩事君言鑿穿孔也枘刻木以入鑿
者量鑿正枘喻賢人擇君而事也言天生有德本置
為人君之輔而惟聖哲之君誠能得人而任之故上
下古今觀民謀慮之準舍義善之外更無可為余雖
獲罪幾死然非好脩之過特未能擇君而事故不免
前人羞醢之患耳然則世固未必並舉好朋而余之
好脩亦豈可以鮌之辞直亡身為例哉曾累當依前
柔也浪浪流貌又自歎未遇賢君遭此氛猶也

跪敷衽以陳辭兮耿吾既得此中正駟玉虬以乘鷖
衣兮溘埃風余上征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縣
圃欲少留此靈瑣兮日忽忽其將暮吾令羲和弭
節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曼曼其脩遠兮吾將上下
而求索飲余馬于咸池兮總余轡乎扶桑折若木以
拂日兮聊逍遙以相羊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
奔屬鸞皇為余先戒兮雷師告余以未具吾令鳳
鳥飛騰兮繼之以日夜飄風屯其相離兮帥雲霓而來

遠慕也求索求賢君也上下求索兼下叩閽求女而
言咸池日浴處扶桑木名日出其下若木亦木名在
崑崙西其華光照下地拂日者拭之使益明也相羊
徜徉也言但使羲和弭節尚恐其行難緩故又身就
日所浴所出之處而拂拭其光且語之曰汝其道遠
相羊勿遽疾馳乎蓋叮嚀日神之詞也望舒月御飛
廉神也前望舒使後飛廉欲天神輔己以道達叩閽
之意也鸞鳳之多青色者瑞應圖曰鳳佐也皇雌鳳
先戒謂先期告誡望舒飛廉也雷師雷神具備也使
鳳之佐匹前戒而雷師猶謂其使未備故又使鳳鳥

御訟總總其離合兮班陸離其上下吾令帝閽開關
今倚閶闔而望予時曖曖其將罷兮結幽蘭而延佇世
溷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
此以下承量鑿正枘之說而觀於四荒以求賢君此
節設言觀之天上也祖業際也中正理之不偏邪者
指守其所脩以擇君言龍無角曰虬鸞鳳屬埃塵也
蒼梧舜葬處在今零陵縣圖在崑崙之上頊門樓也
山海經崑崙山帝之下都面有九門百神之所在故
曰靈瑣羲和日御也弭止也節行事進退之節崦嵫
山名日入處言使望日所入之山而弗附近蓋不使

親行而後諸神畢至也飄風回風蓋飛廉所爲者也
聚也霓雌虹也御迎也總總衆貌班行列也帝閽天
帝司門之人閶闔天門也曖曖則日終暮矣將罷意
不欲前也蘭草多生深林幽澗中故曰幽蘭司閽者
雖未顯然見拒而其意漠不相親故延佇而不入也
涸亂也朱子謂此求大君之比
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登閬風而繫馬忽反顧以流
涕兮哀高丘之無女溘吾遊此春宮兮折瓊枝以繼佩
及榮華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詒吾令蹇修以爲理
求虙妃之所在解佩纕以結言兮吾令謇脩以爲理

紛總總其離合兮忽緯繣其難遷夕歸次於窮石
兮朝濯髮於洧盤保厥美以驕傲兮日康娛以淫游雖
信美而無禮兮來違棄而改求覽相觀於四極兮周
流乎天余乃下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娀之佚女吾令
鴆爲媒兮鴆告余以不好雄鳩之鳴逝兮余猶惡
其佻巧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鳳皇既受詒
兮恐高辛之先我欲遠集而無所止兮聊浮游以逍遥
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理弱而媒拙兮恐
導言之不固世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

此又設言觀於天下也朝者承時曖曖言蓋明晨也

白水出崑崙山閬風臺名在崑崙山上繫繫也高邱
即指閬風女神女喻賢諸侯也春宮東方青帝宮瓊
枝樹名高百二十仞以琳琅爲實下女指下虙妃諸
人對前即言故曰下豐隆雲師使之求者以雲行最
疾也虙妃洛神也蹇脩人名理媒使也緯繣乖剌也
言蹇修持佩帶以通言而神女之意始猶離合未定
終至乖剌而不遷移也次舍也窮石山名在張掖洧
盤水名出崦嵫山四方極遠之地瑤玉之美者
偃蹇高踞貌佚美也謂高辛妃簡狄呂氏春秋曰有
娀氏有美女爲高臺以飲食之鴆毒鳥其羽瀝酒殺

人雄鳩鵰鴆多聲猶丈夫也豫豫在人前以待人也
猶性多豫狐性多疑高辛帝嚳有天下之號鳳皇受
詒則既獲良媒矣而恐高辛先之詒已在我先又
中輟也少康夏后相之子有虞國號姚姓以二女妻
少康弱則其言不力拙又不善爲辭蓋未及遠行而
已知其無用矣朱子謂此節求賢伯之比也按此與
上節世溷濁二句皆徙倚浮游以逍遥合並舉好朋之言也
閨中既以遠遥遠今哲王又不寤懷朕情而不發今余
焉能忍而與此終古

閨宮中小門閨中統指上所求言遼深也閨中遼遠
以無媒之故也哲王謂楚懷終古古之所終言來日
之無窮也偏觀天下很很無之反觀宗國惛惛靡極
是女顧之言有時而信而中正之旨未可盡恃不得
不決之於卜矣按上天未嘗身入閨閫處妃則已不
樂從高辛先我導言不固皆曰恐亦意度而自止之
辭蓋本諸日往觀而言既非謂寔無賢君亦未嘗作
意求之而不合特嘗試觀覽以覘其能合與否而覺
嫉惡好脩是處皆然雖有賢君無由作合思欲息心
於楚則又以懷王之不寤爲憂故徙倚狐疑而靈氛
以無懷故宇遠之也

索藑茅以筵延算事今命靈氛爲占余占之曰兩美
其必合兮孰信脩而慕之思九州之博大兮豈惟是其
有女曰勉遠逝而無狐疑兮孰求美而釋女汝何所獨
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宇

君占吉之詞也言兩美雖必有合然楚則無信其脩
而慕之者宜以時去也是指楚言女謂賢君也再言
曰者叮嚀之詞何所獨無芳草言隨處有賢士見用
也靈氛之言止此蓋上言閨中遼遠即狐疑之意言
哲王不悟其意未忍忘楚即懷故宇之意故以靈氛
言史之大意謂好脩者必有合於楚則萬無望也
世幽昧以眩曜兮孰云察余之善惡民好惡去聲惡去聲其不
同兮惟此黨人其獨異户服艾以盈要嬴字兮謂幽蘭其
不可佩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豈珵美之能當藑糞
壤以充幃兮謂申椒其不芳

此原自念之辭蓋因靈氛之言聽顧楚國而覺其真
不可留也幽昧四句言世情暗惑固未必能察余之
善惡然其好惡容或不齊未有如楚人之舉國相似
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巫咸將夕降兮懷
椒糈所而要去百神翳其備降兮九疑繽其並迎皇
剡剡其揚靈兮告余以吉故曰勉陞降以上去下兮
求榘矱之所同湯禹儼而求合兮摯咎繇而能調
苟中情其好去信兮又何必用夫行媒說悅兼於傅
巖兮武丁用而不疑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寧
戚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猶
其未央恐鵜題鵜史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爲去聲之不芳

巫咸殷中宗時神巫椒香物所以降神糈精米所以
享神翳蔽也九疑山有九峰相似遊者疑焉故名並
迎者前量鑿正枘之言固重華所點敓而九疑居楚
南若地主然故山神迎衆神並降以告原也皇謂神
剡剡光也揚靈發其光靈也陞降上下即前上下求
索之意榘矩同幾所以度長短者榘蘘所同言君與
我合德者榘伊尹名咎繇舜士師禹立而授之政謂
和也行媒喻左右之先容者傅嚱在虞號之間說以
罪操築傅嚱殷高宗武丁感夢旁形而得之因立作
相呂望屠牛朝歌文王出獵遇之而以為師寧戚衛

人賈齊東門外桓公夜出戚飯牛叩角而歌桓公命
車載之用為客卿該備也獨舉三人者皆無媒而合
者也晏晚夬盡也鵾鵾鷄鵾也秋至則鳴而草枯以喻
讒人搆禍而賢士將罹其害也巫咸之言止此上節
已知楚不可為而猶以前此上天下地無媒作合故
尚狐疑而巫咸盛言好脩作合之易無俟於媒又惕
以行之少遲患害將及以勸其速往蓋視靈氛語加
迫矣

何瓊佩之偃蹇兮衆變故而易常
惟此黨人之不諒兮恐嫉妒而折之時繽紛以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蘭

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
為此蘄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去聲修之害也余以蘭
為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委厥美以從俗兮苟得列乎
衆芳椒專佞以慢慆兮榝又欲充夫佩幃既干進而
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祗固時俗之流從兮又孰能無變
化覽椒蘭其若茲兮又況揭車與江離

此下又為原自言瓊佩根折瓊枝以繼佩言蓋以自
況也偃蹇亦高倨之意衆變讒嫉貌變紛亂也茅蘄艾
皆賤草莫好脩之害言莫如好脩者之被害也容長
猶言虛有其表也苟且也悕逞也榝茱萸爾雅云

歷吉日乎吾將行折瓊枝以爲羞兮精瓊糜以爲糧
張 爲去聲 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爲車何離心之可同兮
吾將遠逝以自疏遭傅舜吾道夫崑崙兮路脩遠以周流
揚雲霓之晻晻鳥曖曖 晻 鶾兮鳴玉鸞之啾啾朝發軔於天津
兮夕余至乎西極鳳皇翼其承旂兮高翔翔之翼翼忽
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與麾蛟龍以梁津兮詔西
皇使涉予路脩遠以多艱兮騰衆車使徑待路不周以
左轉兮指西海以爲期屯余車其千乘兮 去 張 玉軼 音 結 音
而並馳駕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委 委 委

以章志節定猶豫其末章大聲疾呼而著之曰吾將從彭咸之所居蓋自是終原之世志不少變矣悲回風曰夫何彭咸之造思兮蹇志介而不忘介耿志之所惑兮竊賦詩之所明其斯之謂歟首尾二千四百九十言大要以好脩爲根柢以從彭咸爲歸宿蓋寧死而不改其脩寧忍其脩之無所用而不愛其死皦皦之節可使頑夫廉懦夫敦信哉百世之師矣

楚辭卷一終

楚辭卷二

九歌

東皇太一

雲中君

湘君

湘夫人

大司命

少司命

東君

河伯

山鬼

國殤

禮魂

本祭祀侑神樂歌因以寓其忠君愛國眷戀不忘之意故附之離騷或云楚俗舊有辭原更定之未知其然否也總十一篇而目爲九說見餘論

吉日兮辰良穆將愉兮上皇撫長劍兮玉珥耳璆琳琅鳴兮琳琅

首言臨吉之誠也日謂甲乙辰謂寅卯沈存中曰吉

日辰良蓋相錯成文者穆深遠也將殆也謙若不敢
知之詞愉悅也上皇謂太一琱劍鐔也鏐鋼皆玉聲
琳琅玉名謂佩也二語言神歆人之祀而盛容飾以
臨祭所也
瑤席今玉瑱（一作鎮同）盍將把今瓊芳蕙肴蒸今蘭藉奠桂酒
今椒漿
席神位也瑱鎮也讀作鎮見周禮天府註玉瑱所以壓席
者盍合也將把言所合之多發成把也瓊芳香草之
可貴如玉者肴骨體蒸進也言以蕙裹肴而蒸之又
藉以蘭也漿周禮四飲之一桂椒皆所以為釀也此

備言陳設饗薦之豐潔也
揚枹乎拊鼓（枹音孚）疏緩節今安歌陳竽瑟今浩倡
竽音于）
竽今拊鼓疏緩節以安歌陳竽瑟以浩倡
鼖今鼓鼗（音逃）
鼖大鼓鼗小鼓
縆今竽瑟浩倡
縆急也
思靈保今賢姱（一作嫮）
靈保巫也姱好也
翾今翔（一作回）
翾疾飛貌
翔回旋貌
翾今翔回
翾翔言巫之舞容
翾今翔回
翾翔言巫之舞容
應律合節今安歌
應律合節言樂與歌相應
竦長劍今拥（一作擁）幼艾
竦持也拥抱也幼艾美女
竦長劍今拥幼艾
竦拥言巫之舞容
竦長劍今拥幼艾
竦拥言巫之舞容
芳菲菲今滿堂五音紛今繁會君欣欣今樂
康
歷兹聲歌之盛以娛神也枹鼓桴擊也疏希也擊
鼓而希緩其節與安歌相應証樂之始作也竽笙類二十五絃僊歌也此樂之從也丹
三十六簧琴類言靈者皆指神言偃蹇安肆貌霏霏滿堂神之精氣
與衆芳雜糅而發見也繁會錯雜也此樂之亂也君
謂神

右東皇太一（史記封禪書天神貴者太一常祠在荊東
故稱東皇封禪書亦云古者祭太一東南郊）
九歌所祀之神太一最貴故作歌者但致其莊敬
而不敢存慕褻怨憶之心蓋頌體也亦可知九歌
之作非特爲君臣而托以鳴冤者矣朱子以爲全
篇之比其說亦拘
沅蘭昜今沐芳華采衣今若英靈連蜷今既留爛昭昭
今未央蹇將憺（一作淡）今壽宮與日月今齊光
此節序神降也首二句言神之芳潔華美若英猶言
如花也連蜷長曲貌既留者雲之在天行游無定至
於祭所而留滿不前蓋來享之意也爛光貌央盡憺
今雲中覽冀州今有餘橫四海今焉窮思夫（扶
太息極勞心今（一作憺）
言神去也帝服即若英之服周章急遽貌言神駕龍
轂駕今帝服聊翱遊今周章雲皇皇今既降猋遠舉
今雲中覽冀州今有餘橫四海今焉窮思夫君今
太息極勞心今
言神去也帝服即若英之服周章急遽貌言神駕龍
轂今帝服聊翱遊今周章雲皇皇今既降猋遠舉
今雲中覽冀州今有餘橫四海今焉窮思夫君今
太息極勞心今
言神去也帝服即若英之服周章急遽貌言神駕龍
轂駕

右雲中君 雲神亦兼日月星辰之

此篇皆貌雲之辭

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美要眇宜修沛吾乘兮桂舟兮令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

此迎神而未至之辭君謂湘君夷猶如犬子之躊躇也蹇難行貌中洲水中可居之地要眇靜好貌宜猶善也言容貌既美又善脩飾也沛行貌吾主祭者自稱之詞舟以桂爲之取其香也沅湘在洞庭南皆謂之江待神不來故以舟往迎而祝其行之無阻也夫

君亦謂湘君參差洞簫舞所作其形參差不齊象風翼也迎之而仍不來見其吹簫如有所思而未測其爲誰也

駕飛龍兮北征邅吾道兮洞庭薛荔柏 今蕙綢桡兮蘭旌望涔陽兮極浦橫大江兮揚靈揚靈兮未極女嬋媛兮爲余太息橫流涕兮潺湲隱思君兮陫側

此言神之降而不能久留也飛龍湘君所駕北征由沅湘而歷祭所也邅遲留貌道引也神少遲留而人遵之至洞庭也洞庭湖名中有君山在今岳州巴陵縣會合沅湘諸水北入大江山海經云洞庭山帝之二女居之常遊江湘澧沅之間此蓋求神於沅湘而設祭於洞庭也柏周禮醢人註與膊同有也又短袂衣亦曰膊以韝膊而名猶以給胸爲膺也綢束也以薛荔爲短袂衣而以蕙纏束之或指駕舟之服也桡小楫旌舟麾也承桂舟而言謂湘君夷猶詳道神之飾也涔水名今澧州有涔陽浦在洞庭大江之間大江以別於楚南諸江而名橫充滿也言己祓芳潔乘桂舟道神至洞庭於時神既來格而彌望涔浦大江之遠皆神之光靈所充滿而發揚也女湘君侍女知神不能久留

禱祭者之誠而爲之嘆息也薛荔柏木蕙綢桡皆芳草也隱痛也君湘君陫隱也

桂櫂兮蘭枻 櫂直教切 斲冰兮積雪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心不同兮媒勞恩不甚兮輕絕石瀨兮淺淺飛龍兮翩翩交不忠兮怨長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閒 閒古莧切

櫂楫也枻側也斲斫也搴取也芙蓉荷華也言湘君與己交接不以忠信之道故己怨之而長期不信告己以不閒暇也

堂下捐於余玦兮江中遺去聲余佩兮澧浦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去聲兮下女昔音錯不可兮再得聊逍遙兮容與

騁往奔也堵水涯神已越江北去而慕戀無已朝馳夕濟不敢憚勞蓋欲與人相親者以起下佳人召予之意欲親之則遠引絕望矣而忽來蓋美人之情狀也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

帝子謂夫人神雖降而在北渚則未臨乎祭所也眇眇愁予嫋嫋秋風木葉皆未可測故其心振蕩而不怡也嫋嫋長弱貌秋風木葉即所見而賦之山海經所謂帝女出入必以飄風暴雨也

登白薠兮騁望與佳期兮夕張去聲鳥何萃兮蘋中罾增加也水草曰蘋魚網鳥不棲蘋罾不施木比神意之乖必何爲兮木上

蘋水草似莎而大佳佳人謂帝子期約也張陳設也

不能來也

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荒忽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廣平爲兮庭中蛟何爲兮水裔

沅則有芷澧則有蘭言神之無定在也公子亦謂夫人帝子而又曰公子猶秦已稱皇帝而所生猶曰公子古人質也荒忽思極而神逝也裔涯也思而不敢言荒忽遠望流水潺湲庭中蛟出水裔比神意又似

朝馳余馬兮江皐夕濟兮西澨聞佳人兮召予將騰駕兮偕逝

澨水涯佳人謂夫人也言朝馳夕濟不敢憚勞蓋欲乘佳人之召與之同往夕張之所也

築室兮水中葺之兮荷蓋蓀壁兮紫壇播芳椒兮成堂桂棟兮蘭橑老辛夷楣兮藥房罔網同薜荔兮爲帷擗披亦切蕙櫋音綿切兮既張白玉兮爲鎮疏石蘭兮爲芳芷葺

兮荷屋綠（初）之兮杜衡合百草兮實庭建芳馨兮廡門九疑繽兮並迎（去聲）靈之來兮如雲　按部

此極序夕張之盛也水指洞庭築室水中蓋築於君山以設祭者自稱也玄雲蓋也紫紫蔡草壇中庭飭布也蘭木蘭楸樣也辛夷樹大合抱其花北人呼爲木筆楣門上橫梁蘅亦芷之別名罔結擗折也櫋聯屬之意張蓋設以爲席也鎮壓席者疏布陳也石蘭即山蘭爲芳爲供具也繽衆也謂前荷蓋之屋復葺以芷而四圍又以杜衡縈束之也廡廊也蘅荔四句言築室之具罔薜荔四句言室中所陳芷葺以下又言室上下以巡覽九州非固祭者而至故不敢直致其遞而又

惟恐失之但升高遠從以窮其所向而見九州人民皆在統攝之中因絕歎其威權之盛也

高飛兮安翔乘清氣兮御陰陽吾與君兮齋遠望帝之兮九坑（岡）靈衣兮被（披）被（披）玉佩兮陸離壹陰兮壹陽衆莫知兮余所爲

此節言神降也陰陽氣之闔闢也齊速齊其神速也遠達也之往也坑岡同今荊州府松滋縣及長沙府益陽縣皆有九岡沖皆屬楚地未知孰指被披長貌一陰言神之在位其氣發揚變化若洛神賦所謂神光離合乍陰乍陽也余

祭者自謂言司命憑神御氣不疾而速而從之者常與之齊須臾之間則見神已宣導帝命至於九崗因引之來祭所而容飾精氣儼然如在焉衆人但知神之降而豈知求之者若即若離極所爲之妙而能然乎

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老冉冉兮既極不寖近兮愈疏

此向神自訴之辭疏麻神麻寖漸也神以巡覽而至知其不可久留故自言折此麻華將以備別後之遺以其年既老不及時與神相近恐死期將及而益以愁人愁人兮奈何願若今可忘

疏濶也蓋訴而寫祈之意

乘龍兮轔轔高駝兮沖天結桂枝兮延竚羌愈思兮愁人愁人兮奈何願若今無忘

乘龍轔轔喻車聲若今無虧固老之既極而言年已邁矣感今別之易慮後會之難故愈思愈愁而祈其自今以往長得與神相遇於承祭之時無有虧損也當主也人命至大而神主之其尊甚矣其離與合人孰敢參預其間哉

右大司命 周禮及禁止皆有司命

穉耕也蘭芳草也羅生堂下緑葉素枝芳菲菲兮襲予夫人自有美子孫繁衍兮何以兮愁苦

穉耕蘭羅生堂下緑葉素枝芳菲菲兮滿堂美人忽獨與余兮目成

穉耕蘭青青緑葉紫莖滿堂美人忽獨與余兮目成

穉耕蘭羅生興善類任君之取不煩憂處也

靑靑葉紫莖玄黃雜糅文章爛兮誠可樂兮

誰須者。姊之又幸之也。與女遊兮九河。衝風至兮水揚波。與女沐兮咸池。晞女髮兮陽之阿。望美人兮未來。臨風怳兮浩歌。

九河徒駭。太史馬頰復關。胡蘇簡潔。鉤盤禹津也。衝遂也。天文志。咸池三星。在天潢內。晞乾也。女媿人皆指司命。怳失意貌。以其猶似有情。故望而招之。言欲上天下地與之相逐。以極新知之樂。而神卒不來。故失意而悲歌也。

孔蓋兮翠旍（旌同）登九天兮撫彗星（慧同）。長劍兮擁幼艾。

孔蓋。以孔雀尾為車蓋。翠旍。以翡翠羽為旌旗。登九天則不復居帝郊矣。撫彗星。以喻凶殘。長劍。武備。擁護也。幼艾。猶言老少。以喻良民也。正長也。神雖去而情不能自已。遠指而贊嘆之。猶樂府東方千餘騎一章之意。

右少司命

大司命之辭。少司命之辭。昵尊卑之等也。其寓意則一而已。

廓（敞）吾將出兮東方。照吾檻（皎）兮扶桑。撫余馬兮安驅。夜皎（皎同）皎兮既明。

此迎日也。曉日將出時。光明溫煖之貌。檻。欄楯也。日

已上。我故安驅以迎之。篇中凡言余吾者。皆祭者自謂。

駕龍輈兮乘雷載雲旗兮委蛇。長太息兮將上（上音尚）心低佪（徊）兮顧懷。羌聲色兮娛人。觀者憺（憺音淡）兮忘歸。

言神降也。龍輈二語。指日神。輈。轅也。龍形曲以為轅。雷氣轉以為輪。各因其似也。長太息。記所謂如聞太息之聲也。將。殆也。上升神座也。言神之生而顧懷以下文所陳聲色之盛。足以娛人而忘歸故也。

縆（絙）瑟兮交鼓。簫鍾（鐘）兮瑤簴（虡）。鳴（鳴）篪（池）兮吹竽。思靈保兮賢姱（姱）。翾（翾）飛兮翠曾（繒同）。展詩兮會舞。應律兮合節。靈之來兮蔽（蔽）日。

神既降矣。因極音容歌舞之盛以樂之也。縆。急張絃也。交對擊也。簫鍾。與簫聲相應之鐘。瑤簴。懸鐘之木。以玉飾之也。篪。以竹為之。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橫吹之。靈保。謂尸也。賢以德言。姱以貌言。美尸以美神也。翾飛。貌翠鳥名。曾。舉也。狀舞容也。展陳。會合也。律。謂十二律。節。樂之節奏。言歌舞與音樂相應也。靈之來。即九疑繽兮並迎之意。言歌舞未畢。而從官衆多。遞翼敬之。而去也。

青雲衣兮白霓裳舉長矢兮射天狼操余弧兮反淪
降援北斗兮酌桂漿撰余轡兮高駝翔杳冥冥兮以東
行

此因日去而升高以送之衣雲裳霓言已之升於極
高也天文書狼一星在東井南主侵掠弧矢九星在
狼東南天弓也主備盜賊矢常向狼天狼以喻小人
射之者惡其因日入而見也反還也淪降日西沉也
操弧反之猶揮戈以回日也北斗七星在紫宮南其
形似酒罷酌漿者日既不反而餞之撰持也送日極
西而復持轡東行長夜冥途與之相逐蓋又以遮來
之志矣

乘白黿兮逐文魚與女汝遊兮河之渚流漸漸斯兮將
來下

大鼂為黿白則其類之異者逐從也文魚有文者
西山經觀水多文鰋魚魚身鳥翼夜飛或即其類也
小洲曰渚流漸冰解也雖遇河伯而日已暮故不復
駕龍但乘白黿不暇游於九河但與之游於河渚而
流水紛然驟至又不能久留甚言其見之難而別之
易也

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波滔滔兮來迎魚隣
隣兮媵予

此送神也子美人皆指河伯子尊之美人親之也交
手握手為別也東行承流漸言蓋順流而去也南浦

以在大河之南。故名陸離。多貌。騰從也。言魚從人以
送神也。予。祭者自謂。魚。常遊波而上。故波爲遊。魚爲
送言此以壯別時之色而寄其情。

右河伯

河伯。水神也。

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波滔滔兮來迎。魚隣隣兮媵予。

交手。東行。別時之狀。南浦。送別之處。滔滔。隣隣。皆多貌。媵。從也。

右山鬼

山鬼。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羅。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

若有人。山鬼之辭。若有人。山鬼也。阿。曲隅。蓋山鬼所居之處。女羅。兔絲也。睇。微盼貌。子。亦指山鬼言。鬼以悅人之故而善其窈窕之容也。篇中凡言余我

者。皆祭者自謂。乘赤豹兮從文貍。辛夷車兮結桂旗。被石蘭兮帶杜衡。折芳馨兮遺所思。

乘赤豹。從文貍。言鬼欲折此芳馨以遺人之尾赤而文黑者。文貍。貍毛黃黑相雜也。薜荔。女羅。皆緣木蔓生故借爲山鬼衣服之飾。蘭。衡。則被帶於車旗者也。芳馨。指蘭衡言。言鬼欲折此芳馨以遺人也。此節遞擬山鬼容飾之工。情意之厚。下文所謂窅

窕。

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路險難兮獨後來。表獨立兮山之上。雲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晝晦。東風飄兮神靈雨。留靈脩兮憺忘歸。歲既晏兮孰華予。

此下皆祭者自序之辭。幽深也。篁。竹叢。余處幽篁。涉江所謂深林杳以冥冥。乃知見天則起晚。路險難則行遲。是以後來而向鬼自訴也。時已近晝。故云視下晝晦可見。表特也。升高特立。如植標然。使鬼易赴也。山上蓋設祭之所。容容。雲出貌。神。雷雨。鬼之精靈。雷而雨作也。山海經。流波山。獸

名夔。似牛。蒼身無角。一足出入則必風雨。又光山多木。神人身龍首。出入有飄風暴雨。蓋此類也。靈脩。謂山鬼忘歸。飲相遇之樂也。歲晏。言老之將至也。年

忘歸。君思我兮不得閒。

芝草一歲三華。故曰三秀。采之者。指人而言。公子與君。蓋思人之通稱。皆指山鬼也。或曰。五岳視三公。山鬼之所出。故曰公子。倏忽之間。但見石蕳無復鬼矣。故怨之。然猶諒其思我。而或但以不得閒而去也。

故遲歸以俟之。

山中人兮芳杜若。飲去聲石泉兮蔭松柏。君思我兮然疑作。

山中人。人自謂也。飲泉蔭松。有所待也。然。轉語辭。作起也。山中之人。芳潔若此。而所待者卒不來。乃知見

疑之甚矣

靈（音喜）填填今雨冥冥猿啾啾今又（宣作狖音又）夜鳴風颯颯（悉合切）今木蕭蕭思公子今徒離憂

此節自敘其歸境啾啾小聲狖似猿仰鼻長尾離憂離別而憂也時已夜矣待而不來惟憂思而獨歸耳

右山鬼

此篇蓋涉江之後幽處山中而作

操吳戈今被犀甲車錯轂今短兵接旌蔽日今敵若雲矢交墜今士爭先

敘戰之始也戈平頭戟吳人工為之若考工記所謂吳粵之劍也犀甲以犀皮為鎧錯交也短兵刀劍也

士兼兩國之戰士言

凌余陣今躐余行（杭）左驂殪今右刃傷霾兩輪今縶（杭）四馬援玉枹今擊鳴鼓天時墜今威靈怒嚴殺盡今棄原壄（音野）

言戰敗也躐踐殪死也車右主擊刺故以及言霾車輪不動若埋也玉枹玉飾枹也擊鼓以作士之氣也

嚴怒也曰嚴者若有監督之者然雖當戰敗其氣彌銳而天方盛怒必使盡殺而止固非戰之罪也國殤所祀蓋指上將言觀援枹擊鼓之語知非泛言兵死者矣

出不入今往不反平原忽今路超遠帶長劍今挾秦弓（中音又）首雖離今心不懲

此言死後之勇忽一往之意平原忽今路超遠謂身棄平原神欲歸而去家遠也秦弓者秦有南山檀柘可為弓幹帶劍挾弓猶不舍武也

誠既勇今又以武終剛強今不可凌身既死今神以靈魂魄毅今為鬼雄

勇稱其氣也武稱其藝也勇武以戰時言剛強以死後言總承上文以明設祀之意

右國殤（胡死於國事者不成喪曰殤）

接古者戰陣無勇而死葬不以翼不入兆域故於此歷敘生前死後之勇以明宜在祀典也懷襄之世任讒棄德背約忘親以至天怒神怨國蹙兵亡

徒使壯士橫尸膏野以快敵人之意原蓋深悲而極痛之其曰天時懟今威靈怒嚴殺兵之非偶然也嗚呼其旨微矣

成禮今會鼓傳芭（同跋）今代舞姱（奴果同）女倡（昌）今容與春蘭今秋鞠（菊同）長無絶今終古

成禮備祭祀之禮也鼓擊也會鼓聚衆聲也芭香草

代、迭也。女、女樂也。倡、歌也。容、與舞有態度也。春祠以蘭、秋祠以鞠、即所傳之芭也。

右禮魂

禮魂、蓋有禮法之士。如先賢之類。故備禮樂歌舞以享之。而又期之千秋萬祀而不祧也。

天問

舊序云。原放逐山澤。見楚先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神靈。古聖賢怪物行事。呵而問之。以渫憤懣。其言是非。又云。原辭止書於壁。而楚人論述成篇。則未必然。

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

遂、往也。周禮訓方氏訓四方之傳道。道、言也。世多言渾沌未分時事者。故首舉為問

上下未形、何由考之。

上下、謂天地。廣雅。太初生於酉仲。清濁未分也。太始生於戌仲。清濁者為形也。太素生於亥仲。已有素朴而未散也。至於子仲。剖判分離。輕清者上為天。重濁者下為地。邵子經世。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問人生則有天地矣。何由知有天地未形之時乎

冥昭瞢闇、誰能極之。

冥昭、晝夜也。瞢闇、見周禮十煇。冥昭瞢闇、指晝夜未分時言。淮南子云。未有天地、窈窈冥冥。極、窮也。問人

生則有晝夜矣何由知有晝夜未分之時乎
馮翼惟像何以識之
馮翼、翱翔貌。惟像、無形。此問何由知其狀乎　按淮南子云、天地未分、馮馮翼翼、洞洞灟灟、故曰太昭。道始於虛霩、虛霩生宇宙、宇宙生氣、氣有涯垠、清陽者薄靡而爲天、重濁者凝滯而爲地、清妙之合專易、重濁之凝竭難、故天先成而地後定、是其義也。
洞流九重孰營度之惟茲何功孰初作之
洞流、浮動之意。淮南子云、天地未分、馮馮翼翼、洞洞灟灟、故曰太昭。道始於虛霩、虛霩生宇宙、宇宙生氣、氣有涯垠、清陽者薄靡而爲天、重濁者凝滯而爲地、清妙之合專易、重濁之凝竭難、故天先成而地後定、是其義也。何功、言誰爲經始也。何功、言誰爲之。
又曰未有天地惟像無形此問何由知其狀乎　按
宋胡五峰曰一氣大息震蕩無垠海宇變動舊跡全
滅是謂洪荒之世明章本清云天地無終始特有一
明一暗耳戊亥之時純陰無陽日月晦黑萬物不生
然天地形質未嘗敗壞至子時陽生而天復開此昔
人論渾沌異同之大槩也
明明闇闇惟時何爲

明明、明而又明。闇闇、闇而又闇。猶言日夜相代也。時、是也。何爲、言執主其事也。大荒東經、月母之國有人名曰羲和、生月十有二。
名曰鬿堆處東極以止日月司其短長鯈藏空桑之著莽
八極之既張乃有義和是主日月職出入以爲晦明
陰陽三合何本何化
陰陽三合、何本何化。
穀梁傳云獨陽不生獨陰不生獨天不生三合然後
生按天者理而已矣本者化之原化者本之發又素
問云陰陽者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三陰三陽三
合爲治厥陰風氣主之少陰熱氣主之太陰濕氣主
之少陽相火主之陽明燥火主之太陽寒氣主之此
亦一說　此上皆問造化以前之事
馮翼惟像何以識之
馮翼、翱翔貌。惟像、無形。此問何由知其狀乎　按淮南子云、天地未分、馮馮翼翼、洞洞灟灟、故曰太昭。道始於虛霩、虛霩生宇宙、宇宙生氣、氣有涯垠、清陽者薄靡而爲天、重濁者凝滯而爲地、清妙之合專易、重濁之凝竭難、故天先成而地後定、是其義也。何以識之、言誰爲經始也。何以識之、言誰爲之。
圜則九重孰營度之惟茲何功孰初作之
圜、指天形。則、法也。孰營、言誰爲經始也。何功、言誰爲之。何重而首事也。方密之通雅云、太玄經九天曰中天、羨天、從天、更天、晬天、廓天、咸天、沈天、成天。此虛立九名耳。吳草廬始謂天體寔九層、至
利山人入中國而暢言之自地而上爲月天水天金
天日天火天木天土天恒星天宝第一層爲宗動天。
九層堅違相包如葱頭也　按此說與朱子精氣旋轉
之說乖異徐文長青藤路史亦云天本堅牢之物故

幹　皆見維焉　幹、管也。維、繫也。繫天極焉加
幹如　維焉　幹、管也。維、繫也。繫天極焉加
幹車轂之內以金爲筥而受軸者維繫物之縻天極
南北極也北極五星在紫微垣出地三十六度其近
北一星爲天樞紐星居所不移南極入地三十六度
常隱不見天體統極旋轉而極星不移譬則車之軸
也凡轂必有所繫然後軸有所加故問天之幹維繫
於何處而天極之軸何所加乎
八柱何當東南何虧
章句天有八山爲柱余意即淮南子所謂八極也東

北方土山東東極山東南波母山南南極山西南編
駒山西西極山西北不周山北北極山當值處陷也
淮南子地不滿東南故水潦塵埃歸焉問天有八柱
承之其柱何所當值乎東南亦有柱又何云處陷乎
九天之際安放上安處焉隅限多有誰知其數
際邊放至屬附限涯也圖書編天周一百七十萬二
千一百十三里績博物志天周一百七萬九百一千
三里廣雅天周六億十萬七百里二十五步周髀算
經日光四極周二百四十三萬里淮南子天有九野
九千九百九十九隅

天何所沓十二馬分
沓雜也合也天何所沓指日月星之雜合言作曆者
必推上元至朔均齊盡無餘分而又歲月日時適會
甲子以爲布算之始是時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聯珠
俱沓合於子所謂曆元也漢太初曆四千六百十七
年爲一元唐大衍曆四千五百六十年爲一元十二
自子至亥十二辰也曆家以二十八宿分天體爲十
二辰一歲日月十二會焉如十一月辰在星紀十二
月辰在元枵之類日月星麗乎天有總會者以爲曆
數之元有常會者以爲歲月之紀故承天體以立閏

而下遂及日月列星安陳
日月安屬列星安陳一
問日有中道月有九行誰爲排列乎
野勤定之不齊又誰爲安屬列星有躔度分
出自湯谷次於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幾里
谷次於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幾里
此言日也次舍也汜水涯山海經湯谷在黑齒國北
以谷中水熱而名即虞書暘谷也爾雅日所入爲大
蒙渾天儀日一晝夜行周天赤道一百七萬四千里
淮南子日出暘谷至蒙水之浦凡九州七舍有五億
萬七千三百九里周髀算經冬至日運內衡周七十
一萬四千里冬至往外衡周百四十二萬八千里春
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
夜光月也按釋名云朔蟾也晦灰也即死育之意靈
憲曰月者陰精之宗積而成獸象菟顧攜戀也言月
何利於菟而常繫於腹乎又埤雅云天下菟皆雌惟
顧菟爲雄故皆望之以舋氣是以顧菟爲月菟之名
矣按顧菟在腹指月中微黑處說者謂是地之影蘇
子瞻詩九州居月中有似蛇蟠鏡妄言桂菟慕俗語
皆可屏是也又西域傳汎際云月體中虛寬不一寔

故受日光。虛則光出不返。所以闇影斑駁也。倪綴甫云。月中黑闇。乃本體渣滓不受日彩。或謂外入之影。則月有高下東西。影當有變。何以隨在不殊乎。二說與前又各不同。

女岐無合夫（按高誘自註此）爲取九子。伯强何處。惠氣安在。

女岐神女。無夫而生九子。伯强周孟侯註。禺强也。山海經北方禺强人面鳥身。珥兩青蛇。踐兩黃蛇。女岐伯强皆天神也。惠氣瑞氣也。荊州占。一曰卿雲。似雲非雲。紛郁輪囷。二曰歸邪。赤彗上向。有蓋下連。三曰昌光。赤如龍狀。皆堂中所瞻。而附於天者。故言天而類及之。

何闇而晦。何闇而明。

按晦明無常。以日之出沒不齊故耳。北地骨利幹夜短晝長。羊脾未熟而曉。西微茫斯哥夜長晝短。冬至日止二晷。錢勰之國無夜。河婁之國無日。兩極之中。四時晝夜常平。兩極之下。半年晝半年夜。方容之物理小識云。地相去四萬五千里。則東爲午。西爲子。晉天下時曉。時昏。時午。時夜。何閟闇之可定哉。若稽神錄幹丹地正晝忽冥。名笪邽之日。與地志茉子國夜半日出。立不夜之城。此或謬悠之談。未足深信也。

角宿未旦。曜靈安藏。

角東方之宿。朱子云。角宿隨天運轉。不常在東。此蓋借以言東方也。余按言天文者。數起角亢。列宿之長。或亦舉首以槩其餘耳。曜靈日也。光曜而有神靈。故名。此以上皆問天之事。自古言天者多矣。天如蓋笠。地如覆盆。皆中高外隤。北極居天頂中。日月繞地屢匝。行而四方晝夜因之相易。此周髀之說也。而釋與所謂四大天下環須彌山。意亦相似。天了無質。仰瞻無極。故蒼蒼然。日月列星。浮生虛空。須氣而行。故逝止疾徐。任情無定。此宣夜之說也。天包地外。如卵裹黃。圓如彈丸。南北極斜持兩端。而天與七曜繞地側轉。日出地而明。入地而晦。此渾天之說也。天圓九重。皮皆堅硬。日月列星。如木節在板。各居一重。繞地而運。以天體明無色。故其光通透如琉璃。此大西之說也。外有吳越信之軒天。晉虞喜之安天。虞聳之穹天。其說紛綸不可究詰。朱子論天體主渾天。而言天有氣無形。日月列星。乃氣之精光。自然發越。初無營作繫加。際限層陳之可言。則與宣夜之旨相符。然他日復云。天應有軀殼甚厚。則又自戾其說矣。黃帝書言水寔浮天。而朱子云天外無水。又朱子取沈存中

筆談之說。謂月本無光。曜日而明。而史文璣云。月體如鏡。面光背暗。其近日遠日而光有虧盈者。蓋常面日而不敢背也。世無凌雲御風之人。誰與正之哉。余備列其說。亦多聞闕疑之意也。

不任汩鴻師何以尚之。僉曰何憂。何不課而行之。

莊子郭註。回狀而涌波者。汩也。汩鴻言湧溢爲鴻水也。不任。猶言不能當也。指鯀言。師衆尚舉也。事詳堯典。

鴟龜曳銜。鯀何聽焉。順欲成功。帝何刑焉。

鴟龜曳銜。周亟侯云。鯀障水法也。蓋覩鴟龜曳尾相銜。因築長堤象之。猶張儀依龜跡作蜀城之類。徐友雲云。語意似言有形如鴟鳥之龜曳尾銜物以禦之耳。余按山海經。怪水毫水。皆有旋龜。鳥首虺尾。嶺海異聞。江陵圖經。羅氏路史。藉子贍詩。高嗤犬。則徐說信矣。順欲成功。言順鯀之意。未必無成功。帝何爲而刑之乎。

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

遏禁絕也。羽山。在今淮安府贛榆縣。又登州蓬萊縣亦有羽山。路史鯀遏羽山。三年而死。朱子云。施謂刑殺之。不施。因而不殺也。按漢馬季長孔子圖皆以殛

鮌爲殺。故釋施爲舍。而宋儒謂但拘苦之。未知孰是。

如鏡。面光背暗。其近日遠日而光有虧盈者。蓋常面日而不敢背也。世無凌雲御風之人。誰與正之哉。余

腹懷抱也。變化。謂父凶而有聖子也。傅子曰。禹十二

纂就前緒。遂成考功。何續初繼業而厥謀不同。

考。謂鮌也。國語。禹以德修鮌之功。則禹非創改其前

也。特所以行水者異耳。故曰纘曰成曰續曰繼

洪泉極深。何以寘之。

同名

淮南子。禹以息壤填洪水。土不減耗。掘之益多。按洪

氏補註引此。朱子斥其無稽。謂此但言洪水氾濫。何

博物志。遊宮紀聞。江陵圖經。羅氏路史。藉子贍詩。高

以填而平之耳。然洪泉非洪水。氾濫逆行。非極深之

謂。且又何填之可言哉。歷考溟洪錄。及玉堂閒話。續

云。康熙元年。荊州大旱。掘南門外堤數尺。有狀如屋

啓而入。一物正方。非土非木。亦非金石。有文如篆。土

人云息壤也。急掩之。大雨四旬。江水逆溢幾壞城。故

知息壤非妄說矣。然秦盟甘茂。有息壤。柳子永州龍

興寺亦有息壤。又隆州籍縣南有息壤。則所填或非

一處也。真誥曰。黃帝四行天下。諸有洞臺之山。皆移

安息之石封而鎮之。
地方九則何以墳之。
則衰則也墳高也經世曆禹受命於神宗分九州九
山刊旅史記正義以汧壺口砥柱太行
山國語禹封崇九山蓋增高之以爲九州表則也通
雅云禹貢九山刊旅史記正義以汧壺口砥柱太行
西傾熊耳嶓冢內方岷爲九山問禹平水土有九山
以爲地方之表則何以墳而高之乎
應平聲龍何畫河海何歷
有翼曰應龍又虬龍千年謂之應龍大業拾遺記禹
治水應龍以尾畫地導決水之所出嶽瀆經亮九年
楚辭卷三 十 呂校刊
巫支祈爲孽應龍驅之龜山足下其後水平禹乃放
應龍於東海問聖人治水何乃借力於龍乎其所經
歷而畫之者又何在乎一說河海何歷指禹言呂氏
春秋禹東至榑木日出九津青羌之野南至丹粟漻
水之際西過三危之阨巫山之下北至太正之谷夏
海之窮未嘗懈息
鯀何所營禹何所成
鯀之治水障之禹之治水行之此營與成之大槩也
康回憑怒墜何故以東南傾
蛙螢予共工姜之異爲太昊黑龍氏斃予康回襲黑
龍氏亦曰共工憑盛也列子共工與顓頊爭帝怒觸
不周山天柱折地維缺天傾西北地陷東南按傳稱
共工氏爲水害雜見女媧顓頊帝嚳堯舜之世太古
荒忽記載混淆不足深辨考竹書堯十九年命共工
治河六十一年命崇伯鯀治河又國語云鯀稱遂共
工之過然則康回蓋亦堯時治水無功者耳天傾地
陷之說殆因其隨高埋卑以害天下而附會之與問
天之後來及問地而先言禹者禹有平地之功又爾
雅釋地至九河皆禹所名而鼎象之鑄山經之作諸
言逝異者多托之禹故先地而致問也
楚辭卷三 二 呂校刊
九州安錯
周禮疏神農以上有大九州黃帝乃於神州內分九
州世紀云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九州顓頊所建堯
遭洪水增幽并營爲十二州禹平水土還爲九州安
錯言置於何所也撰九州之錯周辭渾天之說其形
各異後之論者多主渾天然其說亦各不同朱子云
地東於勁風旋轉之中故甚久而不墮又云地是水
載蓋已不能一其說矣利西江謂地渾淪一球上下
四旁皆生齒所居史丈璣又謂天之在地下者皆水
與土所滿地有根著當在南樞不動之處雖有聖人

烏能折其衷乎。

川谷何涛。

水注海曰川。注川曰谿。注谿曰谷。周語。天地成而疏為川谷。以導其氣涛深也。按圖書編云。地體如肺。易象化機云。地如空谷。物理小識云。石之上拔者。其根皆空。蓋地之為物。外寬內虛。故陽氣升降於其中。無所障礙。川谷之涛。特其顯著者耳。又何疑焉。

東流不溢。孰知其故。

列子。渤海之東。有大壑。實維無底之谷。名曰歸墟。八紘之水。莫不注之而無增減焉。合璧事類。沃焦在碧海東南。其廣袤亦數萬里。居百川下。水沃之則焦。故亦名尾閭。隋志。陽精炎熾。一夜入海所經燋塊。百川歸注。以相補。柳子天對。東窮歸墟。又環西盈。罷運激激。又何溢焉。朱子云。天地之化。往者消。來者息。水流東極。氣盡而散耳。余按諸說不同。並列之。

東西南北。其脩孰多。南北順橢。女其行幾何。

脩。長也。橢。狹而長也。行。餘也。淮南子。禹使大章步自東極。至於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使豎亥步自北極。至於南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呂春秋。四極之內。東西五億九萬七千里。南北亦五億九萬七千里。天文錄。天地南北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東西短減四步。詩含神霧。天地東西二億三萬三千里。南北二億一千五百里。此二條。蓋周髀之說。又春秋命歷序。四海東西九十萬里。南北八十一萬里。河圖括地象。八極之廣。東西二億三萬三千里。南北二億三萬一千五百里。靈憲。八極之維。徑二億三萬二千三百里。南北短減千里。利西江地球。東西南北各七萬二千里。按諸說之中。半出於曆算。而不同如此。則其不足據依也明矣。若較其修短之數。則南北多於東西。他如騶衍之八十

一洲。釋典之四大洲。華藏莊嚴世界一百一十一香水海。其言經異。所不敢知也。

崑崙縣圃。其尻安在。

崑崙縣圃。其尻居安在。增城九重。其高幾里。

水經注。崑崙山三級。下曰樊桐。二曰元圃。三曰增城。是為大帝之居。殷天子傳。春山之澤。所謂縣圃。百獸所聚。桓驎西王母傳。崑崙之圖。有城千里。其下弱水九重。非飛車羽輪不能到。淮南子。層城九重。高萬一千里百十四步二尺六寸。化狄經。崑崙山九重。重相去九千里。拾遺記。崑崙山有九層。層相去萬里。天對。增城之里。萬有三千。尻與居同。一說。臀尾所坐處為

尻縣圖神人之國下無所係懸空而居故問其所坐
何處也增城又在其上則愈高而愈奇矣
四方之門其誰從焉西北辟門啓何氣通焉
山海經崑崙帝之下都面有九門門有開明獸守之
淮南子崑崙有四百四十門門開四里北門開以納
不周之風誰從言誰人從此出入也
日安不到燭龍何照
海外北經鍾山之神人面蛇身赤色身長千里視爲
晝瞑爲夜是燭九陰是謂燭龍淮南子燭龍在雁門
北其國蔽於委羽之山不見日其神人面龍身無足

詩舍神霧天不足西北無陰陽消息故有龍銜火精
往照天門中洞冥記東方朔遊北極鍾火山日月不
照有青龍銜燭照山四極按此豈即海外北經之鍾
山也歟
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
羲和註見前明明闇闇下又大荒南經東南海外有
女子名羲和帝俊之妻生十日香祖筆記羲和二國
名每日出二國人爲御推升太虛揚起也大荒北經
洞野之山有赤樹青葉赤花名若木庾子山聘王碑
若木一枝旁蔭數國淮南子若木末有十日其花照

下地事文玉屑西北之國日未出時有若木赤花照
地
何所冬暖何所夏寒
大明官制黑齒寅之極也厥土惟易葅萩申之極也
厥土慘凄飲水巳之極也風俗嚚酷流鬼亥之極也
風俗何陰戟手悲度辰東則惟熱沖沖而已漏天戌
西則惟寒裘而已五虞壯北炎月積雪而六月尤寒
象寒南歲際納涼而季冬尤熱又陸次雲八紘譯
史百蹻西亞極熱人常坐卧水中阿路索極寒六月
有僵凍者滿剌伽四時皆裸莫斯哥威夏重裘皆其
夏秋冬相反皆因日輪遠近以爲煖寒又月令廣義
云寒暑之故半出於天半出於地地薄理疎則氣升
多暑地厚理密則氣斂多寒異域志陰山少漠北萬
餘里有地四時皆春草木不凋正爲地有厚薄疎密
不全係於天也
焉有石林何歇能言
李長吉註海外紀石林山在東海之東有石如木挺
立數仞亦開花朱色爛然滿山故名有獸色白九尾

善飛能言列子蓬萊之山珠玕之樹拘朴子崑崙有琅玕碧瑰之樹玉李玉瓜玉桃每風起則枝條花華互相叩擊拾遺記須彌山第六層有五色玉樹蔭翳五百里方丈之山玉瑞為林七修類藁普安山有石樹二株一則綠幹紅花之桃一則青幹白花之李道書嶽阜生瑤草千年一莖鬱然成林又沈休文符瑞志孫皓時臨海郡吏伍曜在海際得石樹高三尺餘枝葉紫色洽聞記唐永昌中臨海馮文得白石連理之類皆是又譯史哈烈有肉角馬能人語神異經西南大荒中有獸如兎人面能言言常欺人其名曰說馬有龍虬負熊以遊

說文龍有角曰虬熊似豕山居冬蟄按龍負熊無考豈非類而合者若莊浪烏鼠粤西牛蛇之類耶抑即拾遺記所云鯀沈羽淵宮魚黃熊神化不一常與蛟龍跳躍而出耶抑隋巢子載禹自化為熊而抱朴子復有禹乘二龍之說此固合而圖之耶柳天對云有蛇遶遶不角不鱗嬉夫宮熊相待以神雄虺九首儵忽焉在

海外北經共工臣曰相柳九首人面蛇身而青食於九土所抵即為澤谿禹殺之儵忽急疾貌按相柳大荒經作相繇其為原所問無疑然山海經載之北土而招魂又列之南方蓋其身食九土往來無定亦正儵忽之明驗也

何所不死長人何守

天對員邱之國身長後死又古書載不死者龍伯民阿姓國三面人毗騫王無脊三蠻白民祈淪頻斯軒轅躍虎移池諸國西北方玉饌井旁人不可勝紀蓋此言不死乃其國俗本然下言延年不死則仙家服食之功也何守本家語防風何守而言舊註防風氏

守封禺山在今湖州武康縣又招魂長人千仞崔魂是索或舉之與不死反對也按古來長人之說不一唐類函集列子河圖龍文神異經所載至西北海人長三千里止矣而涼州異物志又云有大人在丁零北長萬餘里為大之言何所不至哉吾友陳曾起遨州閒見錄云康熙二十六年有從滇南航海者遠望浮圖峙雲表俄即之人也欠伸而起捉七人噉之還坐如浮圖泉潛走奔船其人舉足即至曳船衆斧之斷指長二尺有奇歸獻制府范公或曰此獨人國也

靡薜予九衢枲華安居

麻蕡也。薍水草。九衢猶山海經言四衢五衢。言其枝
交錯九出。象九衢之路也。按家語楚王渡江。得萍寶。
大如斗。豈其類耶。皇廣韻曰。麻有子者。王篇云。麻無
子者。未詳孰是。李陳王曰。皇與九衢之薍同聚。下文
又云蛇吞象。似皆至小為大之意也。余按。焦茂孝說
楛云。疏麻大二圍。高四丈。四時結寔。無衰落。九歌折
疏麻兮瑤華。則李氏之言。信有徵矣。又朝鮮記。鹽長
之國有建木。亦華黃寔。其實如麻。百仞無枝。下有九
枸。枸與鉤古字相通。所謂桑華者。豈即建木之謂耶。
又月令。孟夏之月。靡草死。則靡蕪或二物也。

靈蛇吞象。厥大何如。

象獸之最大者。海內南經。巴蛇食象。三歲出其骨。郭
註云。其長千尋。庾仲雍江記。羿屠巴蛇。於洞庭。其骨
若陵。故曰巴陵有象骨山。朝鮮記。朱卷國
黑蛇青首。食象。聞奇錄。有書生。於蕃禺山中。見氣高
丈餘。如煙。鄉人曰。此蛇吞象也。

黑水玄趾三危安在。延年不死。壽何所止。

西山經。崑崙西北隅。黑水出焉。元趾承黑水。言路史
餘論註。黑水染足。涉者其色黝黑。入膚是也。通鑑前
編。沙州燉煌縣卑羽山。三峰峭絕。人以為三危。延年
不死本黑水三危而言。山海經。黑水之前有大山曰
崑崙。有人戴勝虎齒豹尾。穴處。名西王母。三危山三
青鳥居之。為西王母取食。朝鮮記。黑水之間有不死
之山。穆天子傳。黑水之阿。爰有木禾。食者得上壽。拾
遺記。軒轅國人。壽千歲。食黑河水藻。淮南子。三危之
國。石城金室。飲氣之民。不死之野。

北號山有鳥。狀如雞。白首鼠足虎爪。食人。名曰雀瑒
交
鮫魚何所。甄堆焉處。

南越志。鮫魚鯉也。形似蛇而四足。能陸能水。尾大能
穿穴。又臨海異魚贊。吞舟之魚。其名曰鮫。背腹有刺
如三角筏。又禽虫述。陵魚手足人面而魚身。東山經
譏齋天解云。堆當作雀。李給諫筆記。崇禎甲戌。鳳陽
有鳥數萬。兔頭雞身鼠足。味美。犯其骨立死。考其狀
疑即甄堆也。

羿焉彃日。烏焉解羽。

羿有窮之君。善射。彃射也。世紀。大荒中暘谷上有扶
桑。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皆載烏。王註淮南言堯
時十日並出。草木焦枯。命羿仰射。中其九日。日中烏
盡死。爾其羽翼。今按廣輿記。謂洛安府三嵷山。即羿
射烏處。然淮南子無烏死墮羽之文。蓋叔師增飾之

雖也又柳子厚云烏當作烏大荒北經有大澤方千里羣鳥所解則與上句各一事也又拾遺記堯時祇支國獻重明鳥狀如雞音如鳳時解落毛羽以肉翮飛能搏逐妖惡獸或因射日同在堯時而類問之歟余按以上皆舉地上之遐異者以窮之焉彈焉解皆問其地也

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方焉得彼畬田山女而通之於台桑

力獻功謂勤力獻進其功也下土方用商頌語塗山在今鳳陽府懷遠縣世紀塗山氏合昏於台桑之野太康地紀塗山西南台桑地也問禹方經營水土何暇合昏於台桑予通謂昏姻之禮也

閔妃匹合厥身是繼胡爲嗜不同味而快鼈朝飽

閔愛也吳越春秋禹年三十未娶自恐時暮祝曰娶必有白狐九尾造禹於是娶於塗山呂春秋音初女自辛至甲四日復往治水同齊一也不同味言所嗜不齊頃刻而變也言禹憂無妃匹而野合厥身繼胡爲後嗣計耳胡爲又止四日而別如食味者所嗜忽變但快一朝之飽乎

啟代益作后卒然離蘱何啟惟憂而能拘是達皆歸

躲射同籀物而無害厥躬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

躲禹賢臣此段文義多不可曉按通釋云竹書紀年益代禹立拘啟禁之啟反殺益以承禹祀離去聲害也憂憂思也能也卒然離蘱言忽然攻益而去其害也憂憂思也能拘是達言被拘而能出也躲彈射也籀訊鞫也作起也傳降下也言啟之黨皆爲益之所排擊而不能爲害於啟何益已革夏命而禹之統緒復能流傳於下乎

啟棘賓商九辯九歌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

棘賓商當作天鑒篆文相似之誤謂啟夢上賓於天而得帝樂以歸也隨巢子禹治水自化爲熊以通轅轅之道塗山氏見而慙遂化爲石禹曰歸我子於是石破北方而生啟穆天子傳註啟母在嵩山化爲石今有啟石問啟能通於天禹望王何生而屠腹其母乎

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嬪

夷羿氏也朝鮮記帝俊賜羿形弓素繒羿是始恤下地之百艱革除孽害也抱朴子馮夷以八月上辛溺河上帝署爲河伯洛嬪如淳曰伏羲女溺洛而死爲

洛水神。章句云。傳曰。河伯化爲白龍。遊於水旁。羿射之。眇其左目。羿又夢與洛神交。言帝本使羿除民害。何乃多行不義乎。又按竹書。夏帝芬十六年。雒伯用與河伯馮夷鬬。蓋河洛皆古諸侯國名。伯其爵。嬪其妃。馮夷。水名。

妃耳。

馮遂珧利決。封豨 希是反。何獻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

馮。引滿也。爾雅。弓以壁者謂之珧。決。象骨爲之。著右大指。以鉤弦者。孫子。羿得寶弓雕質。文曰。珧弧隋巢子。奚。祿山。崩天。賜玉決於羿。宮。淮南子。堯使羿禽封豨於桑林。蒸。一作烝。冬祭也。獻膏。以豕膏祭天也。若。順也。問封豨食人。羿射殺之。正除民害者。何獻肉而帝反不順乎。又按路史註以封豕爲樂正夔之子。則獻膏殆宋公用人之意。故帝弗順歟。

楚辭卷三　三十三　名教臣

浞娶純狐。眩妻爰謀。何羿之躬革而交吞揆之。

按路史。浞寒君。伯明氏之讒子弟也。羿篡夏自立。任以爲相。浞承取羿室。純狐。內嬖外賂。娛羿於畋。因與家衆共殺羿。又相煙。錄緯書。嫦娥。小字。純狐。則眩妻爰謀。蓋言浞本感愛羿妻而造謀。故殺羿而取其妻也。射革。猶言貫革。交吞。揆。謂並進而吞謀之。

阻窮西征。巖何越焉。化爲黃熊。巫何活焉。

左傳。堯殛鯀羽山。其神化爲黃熊。入於羽淵。十道志。羽潭東有羽山。羽淵。固在山之西也。言鯀永遏之後。已絕西行之路。何復能越山而入羽淵乎。黃熊。國語作黃能。能。獸之三足者。舊謂熊獸非入水之物。故是之卿。浮游自沉於淮。其色赤。狀如熊。則水之有熊。久矣。又述異記。熊神歟。入水。陸居曰熊。水居曰能。蓋一物也。又江淮中有獸名熊蛇。蛇之精冬化爲雉。春復爲蛇。巫。神醫也。活。指化熊言。按山海經。靈山有十巫。百

楚辭卷三　三十四　名教臣

藥爰在。窫窳蛇身人面。爲貳負之臣所殺。帝臨其無罪。使六巫夾其尸。搀不死之藥以距之。窫窳復活。變爲龍首。居弱水中。由此推之。鯀之變化。意亦巫之所爲。故以爲問歟。

咸播秬黍。莆雚 光是營。何繁并投而繁脩盈。

秬。黑黍也。黍。禾屬而粘者。蒲。水草。有眷。可爲席。雚。方蒻。白花。一名益母。一名薏苡。疾。急也。脩。長。盈。滿也。言鯀欲使民播種故於雚蒲之地。營築爲堤。其心非有不善。何與四凶並投。而外罪又特重乎。然則巫之活之。蓋有由矣。按詳此二節。則極當從殺爲是一說。西征并

投指三苗言蓋舜誅四凶以輕重爲序此舉其重者以相較也言舜阻絕有苗於極西之地何以踰三危之嶮而過乎殺鯀於羽山之地巫何以從而活之乎三苗志在作亂而鯀志在救民何與三苗幷竄而罰更重乎以上皆問夏事

白蜺嬰茀 茀胡爲此堂

蜺蝀蝃蝀也赤白爲虹青白爲蜺海外東經虹在君子國北谷有兩首蓋虹神也按古書載飲酵愿之酒淫陳濟之妻又客中閒集伍均澤行隴聞見雙虫出樹下首尾皆蛇腹如鱉四足並行至樹巔品首噓氣紀白虹湖州寄書事虹且有父子則虹固宜有其物矣嬰縈繞也蔕雲之逶迤似蛇者堂原所見之祠堂也

安得夫良藥不能固臧 臧同藏

謂月神也淮南子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以奔月悵然無以續之靈憲嫦娥羿妻也竊藥將奔月枚筮之於有黃吉遂托身於月爲蟾蜍通雅陰宗之精爲蟾蜍三足司太陰之行度

天式從 式音栻橫陽離爰死 離音麗太鳥何鳴夫焉喪厥體

西山經鐘山之神曰鼓與欽鴉殺葆江於崑崙之陽欽鴉化爲大鶚音如晨鵠鼓亦化爲鴟鳥天帝殺之欽鴉化爲大鶚音如晨鵠鼓亦化爲鴟鳥以相較也言舜阻絕有苗於極西之地何以踰三危之嶮而過乎殺鯀於羽山之地巫何以從而活之乎三苗志在作亂而鯀志在救民何與三苗幷竄而罰更重乎以上皆問夏事

白蜺嬰茀 茀胡爲此堂

蜺蝀蝃蝀也赤白爲虹青白爲蜺海外東經虹在君子國北谷有兩首蓋虹神也按古書載飲酵愿之酒淫陳濟之妻又客中閒集伍均澤行隴聞見雙虫出樹下首尾皆蛇腹如鱉四足並行至樹巔品首噓氣紀白虹湖州寄書事虹且有父子則虹固宜有其物矣嬰縈繞也蔕雲之逶迤似蛇者堂原所見之祠堂也

安得夫良藥不能固臧 臧同藏

謂月神也淮南子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以奔月悵然無以續之靈憲嫦娥羿妻也竊藥將奔月枚筮之於有黃吉遂托身於月爲蟾蜍通雅陰宗之精爲蟾蜍三足司太陰之行度

天式從 式音栻橫陽離爰死 離音麗太鳥何鳴夫焉喪厥體

西山經鐘山之神曰鼓與欽鴉殺葆江於崑崙之陽欽鴉化爲大鶚音如晨鵠鼓亦化爲鴟鳥天帝殺之欽鴉化爲大鶚音如晨鵠鼓亦化爲鴟鳥共音如鵠式法也言天之法令縱橫莫禦陽神一離則死矣何復化爲大鳥而不能亡其身乎舊註自白蜺嬰茀至此引列僊傳泰山崔文子學仙於王子喬子喬化爲蜺持藥與之文子驚引戈擊蜺隨其藥俯視之子喬尸也須臾化爲大鳥飛去按其文與此八句助折相符疑子政因此而設爲之

薄號 音暴起雨何以興之

此雨師也搜神記雨師一曰屏翳一曰號屏有離子

薄號行雨按此則薄號皆雨師名金樓子雨師龍也

開山圖雨師似蜥又如蛭詩云興雨祁祁

撰體脩鹿何以膺之

謂風伯也後漢書明帝迎飛廉并銅馬置上西門外

三輔黃圖飛廉鹿身頭如雀有角蛇尾豹文能致風氣撰與僎同脩也膺受其形也

鼇戴山抃 抃音弁何以安之釋舟陵行何以遷之

鼇巨龜抃拊手也言中記巨靈之龜背負蓬萊山而隨潮往來不得暫時

抃列子東海五山相去七萬里隨潮往來不得暫時仙聖毒焉帝命禺強使巨鼇十五舉首戴之五山始

時俄而龍伯之國有大人焉一釣而連六鼇合負而
歸於是岱與員嶠二山流於北極沉於大海仙聖之
播遷者巨億計矣此節疑指此事而言舟喻鼇之在
水負山如舟之載物也陵山也行移也釋舟陵行謂
鼇去而山移也遷播遷也二之字皆指仙聖言問既
爲仙聖何以特鼇而後安何以去鼇而遂遷乎自白
蜺嬰茀至此皆物類之神者錯見於斯豈以鯀神化
黃熊窒爲夏郊而以類圖之故遷以爲問乎
惟澆在戶何求於嫂何少去聲康逐犬而顛隕厥首女岐
縫裳而館同爰止何顛易厥首而親以逢殆

澆寒浞因羿室所生者女岐澆嫂也沈休文竹書註
少康使女艾謀澆初浞娶純狐氏有子早死其婦曰
女岐寡居澆往至其戶陽有所求女岐爲之縫裳同
舍而宿女艾夜入襲斷其首則女岐也艾乃田獵放
犬逐獸因噬澆顛隕斬之蓋亦因此文而附會之耳
殆危也堯已幸免而卒誅女岐誨淫而先死此又天
道之最靈者矣
湯謀易旅何以厚之覆舟斟尋何道取之
朱註湯字蓋康字之誤謂少康也史記禹後分封有
斟尋氏在今山東登州府左傳夏后相失國依於二

斟浞使澆殺斟灌以伐斟尋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
歸有仍生少康長爲庖正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
布其德而兆其謀牧二國之燼卒滅浞澆竹書相二
十七年澆及斟尋大戰於潍覆其舟滅之問康始爲
一旅之主今欲易而爲王何以厚集其衆乎斟等之
國久已覆滅何復能取其衆而用之乎此兩節終
前羿浞之事
桀伐蒙山何所得焉妹末嬉喜何肆湯何殛焉
蒙山國名妹嬉桀妃列女傳桀日夜與妹嬉飲酒聽
用其言忤喜者死世紀湯伐桀桀敗與妹嬉浮海奔
岷山得二女曰琬曰琰愛之而棄其元妃妹嬉於洛
以與伊尹交遂亡夏岷山一名鴻蒙豈蒙山所得本
指琬琰而曰何所得何肆何殛乃爲妹嬉釋冤乎

舜閔在家父何以鰥堯不姚告二女何親
閔憂也鰥本虞書有鰥在下而言問舜孝如此父何
以不爲娶乎姚瞽瞍姓二女堯女娥皇女英也問堯
未告瞽瞍何遂以二女妻舜乎　二節一以婦人而
亡一以婦人而興故問之

厥萌在初何所意（亥子）焉璜臺十成誰所極焉
億度也璜美玉成重也舊註紂爲象箸而箕子嘆曰彼爲象箸必爲玉杯玉杯必盛熊蹯豹胎如此則必崇廣宮室紂果作玉臺十成以至放亡問紂始有奢侈之萌何遽能億之而知其所極乎世紀紂作瓊室飾以美玉七年乃成大十里高千丈多發美女以充之十成之謂也
登立爲帝孰道尚之（女媧切）女媧有體孰制匠之
上二句謂女媧也黃維章云上先言初萌後言十成此先言登立後言女媧皆倒句也路史伏羲沒女弟繼治風姓亦曰女媧

媧登立三墳又云伏羲后也問自古無女子爲帝者以何道而尊尚之乎河圖挺佐輔女媧牛首蛇身宣髮玄中一日七十化釋文黑白雜爲宣匠營治也問女媧有奇異神變之體誰制而造之乎淮南子黃帝生陰陽上駢生耳目桑林生臂手女媧所以七十化也二節一寵婦人行佚而亡一尊婦人爲帝而王故類舉之
舜服厥弟終然爲害何肆犬豕而厥身不危敗（悅）
舊說服事也言舜服事其弟弟終欲殺之也余按文勢似謂象已服舜而猶謀害者蓋指四岳薦舜已言象蒸乂不格奸而猶爲謨蓋之舉也肆犬豕指欲殺兄妻嫂而言不危敗謂不誅而封之有庳一說不危敗指舜言謂焚廩捐井終不能害也
吳獲迄古南嶽是止孰期去斯得兩男子
舊說以兩男子爲太伯仲雍今姑仍之吳越春秋古公病泰伯仲雍知父欲立季歷托名採藥於衡山遂之荊蠻斷髮文身示不復用自號勾吳迄及也去避也言讓國乃唐虞古風吳得近古之人止於南岳孰與期會而避地於此使荒遠之地得此兩男子乎
二節一以弟而殺兄一以兄而讓弟皆相形之辭

綠鬠飾玉后帝是饗何承謀夏桀終以滅喪（去聲）
呂春秋伊尹說湯以至味湯曰可爲乎對曰君爲天子然後可具獨聚志伊尹負鼎干湯湯令調味甚甘得進見湯問之答曰使臣調國亦如是矣遂以爲相鬠玉皆鼎俎之飾也承進也言與湯進謀夏桀而滅之也后帝謂湯史記夏商之君皆稱帝
帝乃降觀下逢伊摯何條放致罰而黎服大說（悅）
帝即湯降觀即後東巡也不意中得一良相故曰逢摯伊尹名鳴條在今解州安邑縣北二十里史記桀走鳴條放而死呂春秋湯爲天子夏人大說如得慈

親黎衆也。

簡狄在臺嚳次妃（辭切）何宜。元鳥致貽女何嘉。

簡狄、帝嚳次妃也。簡狄、嚳次妃也。呂春秋有娀氏二女、居九成之臺。帝令燕往視、二女愛而搏之、覆以玉筐、發之、燕遺卵、北飛。符瑞志、簡狄從帝祀郊禖、浴於元丘之水、有元鳥遺卵墜地、吞之、生契。按詳文義及思美人高辛震殺二語、蓋謂狄在母家、帝遣元鳥致聘而成妃匹、與呂春秋之說畧符。世所傳吞卵孕契之事、皆非原指也。此因湯而及其先世也。

該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終弊於有扈、牧夫牛羊。

洪註、有扈以禹傳子不義伐啟、啟滅之、有扈遂爲牧豎。該載秉持季、未臧善也。夫禹以啟能秉持其德而爲有仍牧正相合、擊牀先出、與女岐易首事相合、故朱子謂此篇所問扈淫事多混、而王叔師直以有扈爲流國、或自有據也。嘗即此意推之、季幼也、該秉季德言少康幼有令德也。厥父是臧、黃氏云、美幹蠱也。有扈、謂澆。牧牛羊、謂牧正也。終極也、言極爲有扈所困也。干協二句、言澆之凶暴、非干羽可懷也。平駢通

問而不著其名、故說者多異。今按牧豎之說、與少康爲有仍牧正、女岐易首事相合、故朱子謂此篇所問扈淫事多混、而王叔師直以有扈爲流國、或自有據也。嘗即此意推之、季幼也、該秉季德言少康幼有令德也。厥父是臧、黃氏云、美幹蠱也。有扈、謂澆。牧牛羊、謂牧正也。終極也、言極爲有扈所困也。干協二句、言澆之凶暴、非干羽可懷也。平駢通

淮南子、有扈氏爲義而亡、云何而逢、嘆其所遭之不幸也。啟攻扈時、親擊之於牀上、而有扈已先出矣、問此何所逃其命乎。

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何往營班祿、不但還來。

按恒秉承該秉言、則此節似亦謂啟也。竹書、啟六年、伯益薦祠之、越絕書、益死後、啟歲舍犧牲以祠之、故曰啟獻犧於益。朴、大。營、求。班、布。祿、福也。言啟常守禹爲益之德、故益雖死、猶歲以大牛往祠、此何從而得之乎。其往祠也、又必求其錫福、非徒祠畢而歸、生奪之死、祈之、又何說也。自該秉季德至此、皆據圖以

鄭一也故路史以有扈爲戶氏然則惟澆在戶殆即
扈耳朴黃氏云鞭朴也朴牛猶云牧牛言少康常持
其幼德而不變可謂賢矣然本由牧豎而興未嘗問
學何以得此乎往聲班祿指逐犬事言錢氏云古者
田獵獲禽三殺上供之外餘皆比禽大小班諸執事
言少康之收本以班祿而往何遂能因以滅澆乎不
但還來不但成獵事還也施疏之以俟知者　按夏
初之事篇中屢見蓋以世道升降之原惟此時爲甚
故三致意焉又以爲湯武征誅起創也
昏微遵迹有狄不寧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

章句人循閒微之道爲戎狄之行者不可安其身晉
大夫解居父過陳見婦人負子欲與之淫婦人引詩
刺之曰蓬門荒棘有鶉萃止言棘上有鶉以愧之也
蓋因列女傳陳辨女之事而附會之朱子固嘗其迂
曲無據矣惟錢氏謂匹夫匹婦會於牆陰之事似爲
近之昏微黃昏隱微之地也遵跡謂相隨而行有狄
不寧言夷狄禽獸之行於理不安也下二句蓋淫佚
之境特無所考其事耳
眩弟並淫危害厥兄何變化以作詐而後嗣逢長
此節亦未知何指按公羊傳魯公子慶父公子牙通
於哀姜以脅公與此絕相類蓋二子皆莊公母弟而
有扈爲戶氏然則惟澆在戶殆即
扈耳朴黃氏云鞭朴也朴牛猶云牧牛言少康常持
其幼德而不變可謂賢矣然本由牧豎而興未嘗問
學何以得此乎往聲班祿指逐犬事言錢氏云古者
田獵獲禽三殺上供之外餘皆比禽大小班諸執事
言少康之收本以班祿而往何遂能因以滅澆乎不
但還來不但成獵事還也施疏之以俟知者　按夏
初之事篇中屢見蓋以世道升降之原惟此時爲甚
故三致意焉又以爲湯武征誅起創也
昏微遵迹有狄不寧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

章句人循閒微之道爲戎狄之行者不可安其身晉
大夫解居父過陳見婦人負子欲與之淫婦人引詩
刺之曰蓬門荒棘有鶉萃止言棘上有鶉以愧之也
蓋因列女傳陳辨女之事而附會之朱子固嘗其迂
曲無據矣惟錢氏謂匹夫匹婦會於牆陰之事似爲
近之昏微黃昏隱微之地也遵跡謂相隨而行有狄
不寧言夷狄禽獸之行於理不安也下二句蓋淫佚
之境特無所考其事耳
眩弟並淫危害厥兄何變化以作詐而後嗣逢長
此節亦未知何指按公羊傳魯公子慶父公子牙通

於哀姜以脅公與此絕相類蓋二子皆莊公母弟而
有後於魯者逢長謂逢季友而立後也言二子眩惑
其嫂乃爲淫亂既謀弒兄又殺其兄之二子何變詐
多端若此而猶得延其後乎　二節皆壁上所繪淫
亂之事如青藤路史所載屢畫蓋三代前已有之也
成湯東巡有莘發極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
有莘因名今開封府陳留縣極至也曰東巡者湯居
西臺爲今河南府偃師縣在有莘之西也小臣謂伊
尹世紀湯夢人抱鳴雞以組對己而笑寤而求伊摯於有
莘之野其君賢而不遭湯乃求昏於有莘遂嫁女於
湯以摯爲媵臣列女傳有娀之女簡狄吞燕卵而生契
無妃媚卒致王功故曰吉妃也

水濱之木得彼小子夫何惡焉去聲之媵有莘之婦
小子謂伊尹呂春秋伊尹母居伊水上孕夢神曰臼
出水東走無顧明日視臼出水告其鄰東走十里顧
其邑盡爲水因化爲空桑有女子採桑得嬰兒空桑
中獻之有莘之君命庖人養之故曰伊尹尚書大傳
伊尹母行汲化爲空桑父尋至水濱見桑穴中有兒
取歸養之惡之謂有莘惡其從木中出因以送女也

湯出重[平]澤。泉夫何舉[去]尤不勝心伐帝。夫誰使挑之。
太公金匱。桀怒湯。用趙梁計。召而囚之均臺。眞之重
泉。湯行賂。桀釋之。前漢志。左馮翊有重泉。帝。謂桀也。
不勝心伐帝。言伐桀非湯本心。有挑之者。謂尹也。
會鼃爭盟。何踐吾期。蒼鳥羣飛。孰使萃之。
會朝。本詩會朝清明而言。蓋羣后以師畢會之朝也。
史記。武王伐紂渡江。諸侯不期而會孟津者。八百餘
國。汲冢周書。武王曰。自發生六十年。飛鴻滿野。天不
享殷。校楊子雲方言。南楚謂鴻雁爲蒼鴈。即蒼鳥也。
何踐吾期。指人心言。孰使萃之。指天事言。

列擊紂躬。叔旦不嘉。何親揆發。定周之命以咨嗟。
列。齊。揆。度也。叔旦。武王弟周公。發。武王名。列。擊。指大
會孟津言。洪註。六韜云。武王與周公旦望紂之陳。引
軍止之。太公曰。君何不馳。周公曰。天時不順。龜燋不
兆。星變又凶。何可驅也。故曰。叔旦不嘉。余按呂春秋
武王勝殷。恐懼流涕。命周公旦進殷遺老而問民所
欲。又韓詩傳。武王伐紂。太公曰。咸劉厥敵。靡使有餘。
武王曰。嗚呼。天下未定也。周公曰。使各度其宅。佃其
田。武王曰。嗚呼。天下定矣。豈所謂咨嗟定命者耶。
授殷天下。其位安施。反成乃亡。其罪伊何。

施。與也。言天始授殷以天子之位。安所見而予之乎。
因其有罪。又反其所以成之者而亡之。其罪果何在
乎。按紂之罪。明見下文。此虛作詰問者。蓋叮嚀感慨
之意。
爭遣伐器。何以行之。並驅擊翼。何以將之。
牧誓。稱爾干比。爾戈。立爾矛。所謂爭遣伐器也。六韜
翼其兩旁。疾擊其後。詩云。時維鷹揚。所謂並驅擊翼
也。何以行。何以將。微辭也。與所謂倒戈攻北者矛盾
矣。一說。兵法。水戰有三翼。顏延年詩。千翼泛飛浮。
擊翼猶言擊檝。師尚父所謂總爾衆庶。與爾舟檝也。

自成湯東巡至此。類舉放伐之事。
昭后成遊。南土爰底。厥利維何。逢彼白雉。
昭后。康王子名瑕。成遂。底。止也。利。言其心所貪也。竹
書紀年云。昭王末年。荊人卑詞致於王曰。願獻白雉。
乃審使漢濱之人。膠船以待。王遂南巡。待抵漢中。流
膠液船解。與祭公辛餘靡皆溺。命周公旦進殷遺老而問民所
穆王巧梅。每夫何周流。環理天下。夫何索求。
穆王。昭王子。名滿。梅。貪也。竹書註。穆王北征流沙。西
征崑崙。環歷天下。憶有九萬里。穆天子傳。天子大朝
宗海。乃里西土之數。註。計其道里也。即環理之意。言

穆王巧於貪求其周流豈無故乎環理天下徒手而歸何所索求乎又梅王本作摛徐友雲云足指也巧好也按此則巧拇疑即利趾捷足之意

妖夫曳衍 旺 何號 平 聲 于市周幽誰誅焉得夫褒姒

幽王名宮湟宣王子褒姒幽王嬖妾國語夏之衰也二龍止於庭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請其漦藏於櫝至周厲王末發之漦流於庭化爲玄黿入王後宮童妾遭之孕當宣王時生女棄之先是童謠曰檿弧箕服寔亡周國有夫婦鬻是器者王執之夜逆去聞所棄女號取之奔褒及幽王時褒人有獄入之是爲

褒姒王嬖之廢申后及太子宜臼而立爲后遂爲申侯犬戎所殺褒國名姒姓今爲漢中府褒城縣曳衍員物衍賣也誰誅言天之生此久矣非人之罪也

天命反側何罰何佑齊桓九合卒然身殺

齊桓名小白國語桓公任管仲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子管仲卒桓公用易牙豎刁開方期年作亂國公一室飢不得食渴不得飲擾擾攘攘蟲流於戶闥方

穆維元子帝何竺竹之投之於冰上鳥何燠之

史記后稷名棄母有邰氏曰姜嫄爲帝嚳元妃出野見巨人跡踐之而孕生如達稷棄之冰上飛鳥以翼覆之以爲神遂收養之詩曰先生如達稷本元妃首生之子故曰元子也帝帝嚳也竺一作篤按古竺篤毒三字通用西城天竺亦曰天毒書天毒降災史記作天

篤下災。此文竝篤宜皆從毒解。言稷爲元子。帝當愛之。何爲而毒苦之耶。

何馮憑弓挾矢。殊能將之。既驚帝切激。何逢長之。

月令。仲春玄鳥至之日。祀高禖。后妃率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於高禖之前。所謂馮弓挾矢也。史記稷爲兒時。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戲好樹麻菽。麻菽美。所謂殊能也。馮弓。引滿也。將子也。帝亦謂譽也。帝之棄稷。不一而足。非驚怪激切不至此。逢長。如牛羊飼之之類。言所逢皆讒惜長育之也。言馮弓挾矢。亦析子之常。何遂有奇才以子之乎。驚帝見

棄。濱死者數矣。何所至皆延長之乎。

伯昌號衰。秉鞭作牧。何令徵彼岐社。命有殷國。

伯。西伯也。昌。文王名。號。謚。衰。號令於殷衰也。周禮。冢宰施典於邦國。而建其牧。秉鞭。本牧義而言。竹書。文丁四年。命季歷爲牧師。文王蓋承季歷而爲牧伯也。說見孔叢子。徹通也。岐在今鳳翔府岐山縣。汲書。諸侯受命於周。乃建大社於周中。其壝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騮土。中央豐以黃土。將建諸侯。鑿取其方之土。苞以黃土。茅以爲土封。所謂通社於天下也。言文王秉鞭作牧。特爲商諸侯耳。何以能代商而

遷藏去就岐。何能依殷有惑婦之。何爲而毒苦之耶。

吳越春秋。古公杖策去邠。邠人扶老攜幼。揭釜甑而從之。藏府藏也。雍錄。邠去岐二百五十餘里。易益四爻。利用爲依。遷國言太王遷府藏就岐下。何所依倚而立國乎。惑婦指妲己。何所識也。

議曰。

受賜茲醢。西伯上告。何親就上帝罰。殷之命以不救。

受紂名。西伯。謂文王也。呂春秋。紂殺梅伯而遺醢文王。文王貌受以告諸侯。上告。未詳。舊說。紂以梅伯醢

賜諸侯。文王以祭告上帝。乃親致紂之罰也。

師望在肆。昌何識。鼓刀揚聲。后何喜。

韓詩傳。太公屠於朝歌。天熱肉敗。章句。呂望鼓刀列肆。文王往問之。呂望曰。下屠屠牛。上屠屠國。文王喜。載與歸。揚聲。古者屠刀柄首有鈴也。

武發殷殷何所伐。載尸集戰何所急。

汲書。武王亞紂死所。射之三發。擊以輕呂。斬以黃鉞。折其頭。縣大白之旗。尸于武王親咋紂頭。手汙於血。不溫而食。猶猛獸然。淮南子。武王伐紂。載尸而行。海內來定。故不爲三年之喪。悔不快也。言何所恨怒而

若此乎。何所急。蓋父死不葬。爰及干戈之意。前已類敘湯武放伐之事。自王紂至此。復取商周興廢之原而申問之。猶前言妹嬉簡狄之意也。

伯林雉經。維其何故。何感天抑墜。古地下夫誰畏懼。

舊說謂晉太子申生也。伯林或曰地名。或曰申生字也。申生之死。驪姬賊之也。

或曰申生無據。且詳上下文勢。當指殷周之世言。不宜忽入晉事也。然未有所考。姑仍其舊。

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

言天集命與王者。何不常有以戒之。乃方爲王而受天下之禮。又使他姓至而代之乎。此綜三代之事而言天集命與王者。何卒官湯。尊食宗緒。

浩嘆之。又以哀後人也。

初湯臣摯。後茲承輔。何卒官湯。尊食宗緒。

史記伊尹去湯適夏。既醜有夏。復歸於亳。承進也。承輔言進爲桀輔也。官湯。復爲湯臣也。尊食宗緒。言尹配享於商廟。如周書所謂以功作元祀也。世紀。沃丁八年。伊尹卒。葬以天子之禮。祀以太牢。呂春秋。湯祖伊尹。世饗商。言伊尹已爲夏臣。何卒事湯而佐命乎。

勳闔夢生。少離散亡。何壯武厥。能流厥嚴。

舊說。勳功也。闔。吳王闔閭也。夢。闔閭祖壽夢。壽夢卒。闔閭之父太子諸樊立。諸樊傳弟餘祭。夷昧。及夷昧子僚。闔閭不得立。故曰少離散亡。離。罹也。伍子胥進專諸弒王僚。闔閭立。以子胥爲將相。三年。將吳兵復讐破楚。厥。威嚴也。謂能任子胥而流播其威嚴也。壯者。對少而言。二節。獨類言湯闔者。皆用敵國之臣以立功也。賢才。向背。爲天命去留之本。故承皇天集命。

命之後而致意焉。

彭鏗斟雉。帝何饗。受壽永多。夫何長。

神仙傳。彭祖名鏗。至殷末年七百六十七歲而不衰。彭國名。地在今徐州。方言。斟。將協汁也。謂和協滋味也。舊說。鏗好和滋味。進雉羹於天帝。帝饗而錫以壽。一說。鏗斟雉羹。獻於帝堯。堯享之。壽百餘歲。則受壽永多之說。

帝堯。帝嚳。帝王世紀。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湯受命存者三千餘國。周克商。

封者凡千七百七十三國春秋時有千二百國至於
戰國存者十餘埤雅蠽居如臺蟻居如樓抱朴子蜂
有兼弱之智蟻有攻寡之計通雅云經傳多書蟻作
蛾省文也言中央列土共治其民天何怒之而敗亡
二節言天意之不可知也
相續乎蜂蟻至微猶有戰守之方而人反不如乎
驚女采薇鹿何祐北至回水萃何喜
陸元恪云薇莖葉咬皆似小豆蔓生可作羹亦可生
食回水回疾之水也亦見涉江萃聚也章句昔有女
子採薇有所驚而走北至回水之上止而得鹿家遂
昌熾不知何據按謙允南古史考夷齊采薇有婦人
謂之曰子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於是餓死頻
林夷齊棄薇不食有白鹿乳之列士傳夷齊隱首陽
山采薇而食有王摩子入山難之曰君不食周粟而
食周薇薇何二人遂不食薇七日天遣白鹿乳之此
問夷齊采薇驚鬧女子之言甘心餓死何以得鹿而
祐之乎管子齊桓北伐孤竹去卑耳溪十里有人長
尺右袪衣走馬前管仲曰此登山神俞兒也霸王之
君興則見走馬者導也右袪衣示前有水從右涉也
行至卑耳溪左深及冠古及膝從右涉果大濟按孤

竹今爲永平府地居北邊疑因夷齊而類及之也問
桓公北渡回疾之水何以遇神而見喜乎
兄有噬犬弟何欲易之以百兩去聲卒無祿
章句兄秦景公也弟公子鍼也秦伯有嗜犬鍼欲以
百兩之車易之秦伯不聽遂逐鍼而奪其祿二節
言或以供意而遇之或用意求之而不獲人事之不
可料若也又因夷齊兄弟讓國而類及之
薄暮雷電歸何憂厥嚴不奉帝何求
求猶責也此二句不知何指按金縢周公居東二年
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越絕書

成王夜迎周公涕泣而行似與此合言感天變而夜
迎周公以歸果何所憂懼乎使成王不奉天之明威
而不還周公天又將何所誅責之乎此引成王以動
君而悼己之不得歸也
伏匿穴處爰何云荊勳作師夫何長
此歷敘楚闘國之賢君見棄之可爲也左傳楚先
王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又若敖蚡冒
篳路藍縷以啟山林所謂伏匿穴處也云稱也言楚
之先雖僻陋而世有賢君其可稱者何事乎又左傳
楚武王荊尸授尸子焉社註尸陳列也蓋楚始參

用戰爲陳。所謂荊勲作師也。楚自武王始大。故曰荊勲。猶吳言勲闔之意。問武王用兵闢國。其所長者何在乎。

悟過改更。平聲又何言。吳光爭國。久余是勝。

左傳。吳入楚。昭王奔隨。藍尹亹不與王舟。及楚寧王欲殺之。子西曰。子常唯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使復其所。子西遷都於鄀而改紀其政。所謂悟過改更也。言。楚人之言也。吳光闔閭名。久。猶慣也。余。楚人自謂。左傳。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閭惟能用其民。而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所謂言以敗我於柏舉。令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所謂言

吳光爭國。久余是勝也。言。楚既能知過而改其政。又何。復以吳之常勝爲言。而懼之乎。按又何言至是勝爲一句。而於爭國畧讀爲是。舊本又何言爲句非。

何環穿自閭社丘陵爰出子文。吾告堵敖以不長。

左傳。鬬伯比淫於邧子之女。生子文。邧夫人使棄於夢中。虎乳之。邧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爲穀。謂虎爲於菟。故名穀於菟。堵敖楚文王子。在位三年。其弟成王戕之而自立。成尹子文環穿。指邧子至虎乳之所言出取之而出也。

王八年。以子文爲令尹。言邧夫人棄子文。隱僻。如此。而卒不死。邧子又深入其地而出之。則子文之爲天所啟久矣。而堵敖不用。有以知其不久也。上節望君之改過。此節悼君之棄賢。

何試上自予與可忠名彌彰。

左傳。鬬拳強諫。楚文王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鬬拳拳遂自刖也。文王卒。鬬拳自殺。君子曰。鬬拳可謂愛君矣。試上。謂以兵嘗試其君也。自予。謂自是其言。強君以必從也。與呂春秋祿申笞王事畧同。此蓋原自喻。以死。殉忠之意。又通釋云。試上自予。謂試以上位自予也。指楚昭王奔隨。子西爲王服。國於脾洩之事。

言。忠臣苟利社稷。無不可爲。哀今王之信讒而多忌也。亦通。自伏匿穴處至此。蓋推究楚之故。寔以寓意之。辭舊說直以爲原之自序。不更作詰問古先語。於文爲失體矣。

楚辭卷三終

九章

蔣驥註

惜誦
涉江
哀郢
抽思
懷沙
思美人
惜往日
橘頌
悲回風

原既得罪。編事成吟。後人輯之。共得九章。合為一卷。非必一時一地之言也

惜誦以致愍兮。發憤以抒情。所非忠而言之兮。指蒼天以為正。令平聲五帝以折中兮。戒六神與嚮服。俾山川以備御兮。命咎繇使聽直。

惜誦以致愍兮。發憤以抒情。所非忠而言之兮。指蒼天以為正。令平聲五帝以折中兮。戒六神與嚮服。俾山川以備御兮。命咎繇使聽直。

惜誦。即後篇惟愍之也。通作訟。愍。痛也。誦。增韻。公言之也。通作訟。愍。即後篇惟愍之也。

惜痛也。誦。增韻。公言之也。通作訟。愍。即後篇惟愍之也。

愍。謂憂困也。蓋原於懷王見疏之後。復乘閒自陳。而欲正之。天神者。言始以盡忠而失職。皆因與衆異趣之故。所以欲誦之明。君而待其能知也。且人臣之言行情貌。莫逃君鑒。證而相之。豈難知哉。吾義先君則盡力事君而與衆背矣。惟專惟君。則其心果決而不猶豫。義先君則衆背矣。惟專惟君。則其心果決而不猶豫。義先君則

譽也。虛心而不豫兮。美不可保也。疾親君而無他兮。有招禍之道也。出參

譽也。虛心而不豫兮。美不可保也。疾親君而無他兮。有招禍之道也。出參

讎壅蔽。蓋在朝而無職。如養肉之無所用。而為人所憎也。儇。輕利也。諠與義同。怨偽曰仇。惟。思念也。譽。謂怨之當報者。不豫。不猶豫也。此一節。蓋誦言之旨。而欲正之天。神者。言始以盡忠而失職。皆因與衆異趣之故。所以欲誦之明。君而待其能知也。且人臣之言行情貌。莫逃君鑒。證而相之。豈難知哉。吾義先君則盡力事君而與衆背矣。惟專惟君。則其心果決而不猶豫。義先君則

其事急疾而不顧私故身不可保而禍至無期此皆言行情貌之可證而冀明君之能知者也

思君其莫我忠兮忽忘身之賤貧事君而不貳兮迸不知寵之門忠何辜以遇罰兮亦非余之所志也行不羣以顛越兮又衆兆之所咍也紛逢尤以離謗兮寨不可釋也情沉抑而不達兮又蔽而莫之白也心鬱邑余侘傺兮又莫察余之中情固煩言不可結而詒兮願陳志而無路退靜默而莫余知兮進號呼又莫余聞申侘傺之煩惑兮中悶瞀之忳忳

莫我忠不以我爲忠也賤貧指前已被疏而失祿位而並濟也厲神殤鬼蓋死而附神於占夢者極至旁言己之始終過困皆由於竭忠也杭航同方兩舟申言己之始終過困皆由於竭忠也杭航同方兩舟而並濟也厲神殤鬼蓋死而附神於占夢者極至旁此援也晉申生之孝子兮信讒而不好行婢同直而不豫兮鮌功用而不就吾聞作忠以造怨兮忽謂之過言九折臂而成醫兮吾至今乃知其信然

言遭罰即所謂放愍也咍嘲笑也雜麗也參語雜煩言煩亂之言瞀亂也忳忳憂貌此節言致愍之寔也

昔余夢登天兮魂中道而無杭吾使厲神占之兮曰有志極而無旁終危獨以離異兮曰君可思而不可恃故衆口其鑠金兮初若是而逢殆懲熱羹而吹整兮何不變此志也欲釋階而登天兮猶有曩之態也衆駭遽以離心兮又何以爲此伴也同極而異路兮又何以爲申言己之始終過困皆由於竭忠也杭航同方兩舟而並濟也厲神殤鬼蓋死而附神於占夢者極至旁此援也晉申生之孝子兮信讒而不好行婢同直而不豫兮鮌功用而不就吾聞作忠以造怨兮忽謂之過言九折臂而成醫兮吾至今乃知其信然

輔也自有志至不可恃三句皆占夢之辭蓋以志有所至而無旁輔示登天無杭之象而斷其終之無成又戒以人臣之義雖當一心念君然不可專恃君恩而忘衆患也再言曰者叮嚀告戒之詞衆口鑠金美金見毀衆共疑之數被鎪而銷鑠也初謂失職之始危也凡醓醢所和細切爲鑿羹熱而鑿冷人有爲熱羹所灼者其心懲忿見冷鑿而猶吹之畏禍而變志之喻也釋階登天謂不求援而自誦於君也同極猶言同至一處謂同事一君也原之始本恃王之信任而背衆竭忠故被讒而見疏然終不肯變志以從

衆而自誦於君故衆益駭而莫爲之援以致斯愍也
申生事詳春秋傳九折臂而成醫謂人九折臂久歷
方藥則知所以療人也今指誦以致愍之後言
增弋機而在上兮羣羅張而在下設張辟同以娛君
兮願側身而無所欲僊以干傑兮恐重去聲愚而離
尤欲高飛而遠集兮君罔謂女何之欲橫奔而失路
兮蓋堅志而不忍背貝膺牉判以交痛兮心鬱結而紆
軫稹木蘭以矯蕙兮申椒以爲糧播江離與滋
菊兮願春日以爲糗芳恐情質之不信兮故重著以
自明擣加咎茲媚以私處兮願曾增思而遠身

此序抒情之由而歸於潔身以避患也增射鳥短矢
也弋繳射也機張機以待發也羅擣鳥網也喻謂
也或云弩背也言讒人陰設機械張布開辟以娛誘
其君使賢人欲避禍而無處也僊恒遲留貌傑方言
迆也謂住也千傑求住也重增益也遠集謂遠適他
國也君罔謂汝何之謂君得毋責其欲去而何往也
橫奔失路從衆變志之喻膺胸也牉半分也三者皆
不可爲則胸背一體而中分之其交爲痛楚有不可
言者矣擣舂也蠖猶糅也糅精細米也播種也糗乾
飯屑也舂日新蔬未可食以此芳香爲殺言不變其
守也重著承誦辭言恐君終不信我之忠故前誦言
雖不見察而復著此篇以自抒其情也橋舉也媚愛
也謂所愛之道也曾重也遠身隱居以避禍也
右惜誦
惜誦蓋二十五篇之首也自騷經言從彭咸之所
居厥後歷懷襄數十年不變此篇曰願曾思而遠
身則猶回車復路之初願余固知其作於騷經之
前而經所云指九天以爲正殆指此而言也舊解
頗多謬誤皆由未得誦字之意余本抽思歷情陳
辭惜往日陳情白行之義疏之通體似爲融貫其

末章曰重著以自明未嘗不三復流涕也夫身將
隱矣焉用文之然必自明而後遠身夫豈惟不欲
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乎蓋庶幾君之聞其言
誼其行而譽其忠則孫美可完猶誦之之意也指
九天以爲正今夫惟靈修之故經固自言之矣
余幼好去聲此奇服兮年旣老而不衰帶長欽夫之陸離
兮冠切雲之崔嵬被明月兮珮寶璐世溷濁而莫
余知兮吾方高馳而不顧駕青虬兮驂白螭吾與重平聲
遊兮瑶之圃登崑崙兮食玉英吾與天地兮比壽與
日月兮齊光

奇服與世殊異之服。喻志行之不羣也。七十曰老。鈇劍把也。切雲高冠之名。在背曰被。明月夜光珠也。璐美玉名。玉英玉苗也。仙家採爲服食。首序己志行高潔。遠追聖帝。足以光四表而垂萬世。以起下莫知之意也。

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余將濟乎江湘。乘鄂渚而反顧兮。欸秋冬之緒風。步余馬兮山皐。邸余車兮方林。乘舲船余上沅兮。齊吳榜而擊汰。船容與而不進兮。淹回水而凝滯。朝發枉陼兮。夕宿辰陽。苟余心之端直兮。雖僻遠其何傷。入溆浦余儃佪兮。迷不知吾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猨狖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紛其無垠兮。雲霏霏其承宇。

南夷斥楚人。濟江湘者。原自陵陽至辰。溆必濟大江而歷洞庭也。按湘水爲洞庭正流。故水經以洞庭爲湘水。濟洞庭。即濟湘也。鄭渚。今武昌府濟江而西。道經武昌。其自陵陽可知。欸嗟同。歎聲。緒餘也。謂初春而秋冬。餘寒未盡。即招魂所謂獻歲發春也。與抵掩楚狂也。被髮佯狂。後乃自免。桑扈。即子桑伯子。贏行。家語所謂不衣冠而處也。以亦用也。伍子。吳相伍員也。逢殃。諫夫差而被殺也。與猶合也。董。正也。重

吳榜而擊汰兮。船容與而不進。淹回水而凝滯。朝發枉陼兮。夕宿辰陽。苟余心之端直兮。雖僻遠其何傷。入溆浦余儃佪兮。迷不知吾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猨狖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紛其無垠兮。雲霏霏其承宇。

南夷斥楚人。濟江湘者。原自陵陽至辰。溆必濟大江而歷洞庭也。按湘水爲洞庭正流。故水經以洞庭爲湘水。濟洞庭。即濟湘也。鄭渚。今武昌府濟江而西。道經武昌。其自陵陽可知。欸嗟同。歎聲。緒餘也。謂初春而秋冬。餘寒未盡。即招魂所謂獻歲發春也。與抵掩楚狂也。被髮佯狂。後乃自免。桑扈。即子桑伯子。贏行。家語所謂不衣冠而處也。以亦用也。伍子。吳相伍員也。逢殃。諫夫差而被殺也。與猶合也。董。正也。重

而原西向。故溯而上之。齊。並皋也。榜。櫂也。吳人善爲櫂。故以爲名。汰。水波也。回。回流也。自方林以下。當復從舟入湘。以達於沅。不言湘者。已見上文也。枉陼。地名。今屬常德府。辰陽。溆浦。亦地名。今並屬辰州府。水經云。沅水東逕辰陽縣合辰水。又東歷小溪。謂之枉陼。又云。溆水出大溆山。西流入沅。自江而湘而沅而枉而辰。而溆。皆自東至西之路也。霰雨雪雲氣。皆山嵐煙瘴所爲也。是時黔粵未通中國。辰州於楚最爲西南苗猺之境。非人所居。原之往此。豈聖人浮海居夷之意。錢氏所謂處人世而不見知。不如身處絕人之地者歟。

哀吾生之無樂兮。幽獨處乎山中。吾不能變心以從俗兮。固將愁苦而終窮。接輿髡首兮。桑扈羸行。忠不必用兮。賢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與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余將董道而不豫兮。固將重

哀吾生之無樂兮。幽獨處乎山中。吾不能變心以從俗兮。固將愁苦而終窮。接輿髡首兮。桑扈羸行。忠不必用兮。賢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與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余將董道而不豫兮。固將重

而原西向。故溯而上之。齊。並皋也。榜。櫂也。吳人善爲櫂。故以爲名。汰。水波也。回。回流也。自方林以下。當復從舟入湘。以達於沅。不言湘者。已見上文也。枉陼。地名。今屬常德府。辰陽。溆浦。亦地名。今並屬辰州府。水經云。沅水東逕辰陽縣合辰水。又東歷小溪。謂之枉陼。又云。溆水出大溆山。西流入沅。自江而湘而沅而枉而辰。而溆。皆自東至西之路也。霰雨雪雲氣。皆山嵐煙瘴所爲也。是時黔粵未通中國。辰州於楚最爲西南苗猺之境。非人所居。原之往此。豈聖人浮海居夷之意。錢氏所謂處人世而不見知。不如身處絕人之地者歟。

哀吾生之無樂兮。幽獨處乎山中。吾不能變心以從俗兮。固將愁苦而終窮。接輿髡首兮。桑扈羸行。忠不必用兮。賢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與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余將董道而不豫兮。固將重

平聲

昏而終身。

接輿楚狂也。被髮佯狂。後乃自免。桑扈。即子桑伯子。贏行。家語所謂不衣冠而處也。以亦用也。伍子。吳相伍員也。逢殃。諫夫差而被殺也。與猶合也。董。正也。重

昏以深入無人之境言董道不豫即所謂高馳不顧
也重昏終身則於天地日月似不能比壽齊光矣然
所貞者如彼則所遇者如此其事固相因而其意不
相悖也
亂曰鸞鳥鳳皇日以遠分燕雀烏鵲巢堂壇吾分露申
子夷死林薄今腥臊並御芳不得薄切今陰陽易位時
不當兮懷信侘傺忽乎吾將行兮
日以遠謂始遷陵陽而今入溆浦去君愈遠也露申
未詳或曰即瑞香花亦名露甲叢木曰林草木交錯
曰薄御用也薄附也陰陽易位喻小人在朝君子在
之多小人也忽乎將行應前將濟之意
右涉江

涉江哀郢皆頃襄時放於江南所作然哀郢發郢
而至陵陽皆自西徂東涉江從鄂渚入溆浦乃自
東北往西南當在既放陵陽之後舊解合之誤矣
其命意浩然一往與哀郢之嗚咽徘徊欲行又止
亦絕不相侔蓋彼迫於嚴譴而有去國之悲此激
於憤懷而有絕人之志所由來者異也抑惜往日
云願陳情以白行兮得罪過之不意或者九年不

復之後復以陳辭攄怒而再謫辰陽故其詞頗次
敘篇中曰將濟曰將行又曰將愁苦而終窮將重
昏而終身蓋未行時所作也
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愁民離散而相失兮方
仲春而東遷去故鄉而就遠兮遵江夏以流亡出國門
而軫懷兮甲之鼂吾以行
此以下皆追敘初放之時純不雜而有常也不純命
謂天福善禍淫而今使善者蒙禍是其命不常也震
愁震驚於愁罪也百姓與民皆呼天自指之辭原以
忠獲罪於君而歸其咎於天又若迫言百姓者遷離

也離散相失謂與親族相訣別也東遷者原遷江南
而至陵陽其地正在鄂之東也江大江也夏水名出
江入漢其水冬竭夏流故謂之夏軫痛也甲日辰也
發郢都而去閭兮荒忽其焉極楫也揖同揚以容
與兮哀見君而不再得望長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
霰過夏首而西浮兮顧龍門而不見心嬋媛而傷懷兮
眇不知其所跡順風波而流從兮焉洋洋而為客凌
陽侯之氾濫兮忽翱翔之焉如宇薄也慕心絓古賣切結而不解
兮思蹇產而不釋
此下紀東遷之寔郢楚都在今荊州府江陵縣圖里

門也。愁悲也。楸梓也。長楸所謂故國之喬木。令人存望而不忍去者。涇涇流貌。夏首。夏水發源於江之處。西浮。舟行之曲處。路有西向者。龍門。郢城東門。水經云。夏水出江。流於江陵縣東南。是則夏首去郢絕近。然。郢城已不可見。故其心傷懷而不已也。眇遠。踐踐。行貌。寒庭。詰曲貌。

將運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去終古之所居。今逍遙而來東。羌靈魂之欲歸兮。何須臾而忘返。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遠。登大墳以遠望兮。聊以舒吾憂心。哀州土之平樂兮。悲江介之遺風。

陵陽在今寧國池州之界。漢書丹陽郡陵陽縣是也。以陵陽山而名。至陵陽則東至遷所矣。淼淼。無涯貌。南渡者。陵陽在大江之南也。夏即夏水也。在江之北。即陵也。軋。沈韻何也。兩東門。郢之東關二門也。言己擯逐陵陽。不得越江而北。雖夏水化爲邛陵。且不能知何有於郢之城闕。或者蕩爲蕪穢乎。其言已居陵陽年深。地僻。與郢隔絕也。忽若。猶忽然也。忽若去不信者。言身忽已去國。而其心依戀郢都。殊不自信也。復反也。洪註原初被放在懷王十六年。至十八年。復召見之有使齊之行。三十年。有會武關之諫。而懷王不從。卒死於秦。頃襄王立。復放屈原。然則懷王於原屢黜屢用。其遷於江南九年不復。固當在頃襄之世也。鬱鬱不通。謂有懷而不能自達也。

然增悲焉。當陵陽之焉。如字至今淼。眇切南渡之焉。如字如曾不知夏之爲。如字今孰兩東門之可蕪。無心不怡之長久兮。憂與憂其相接。惟郢路之遼遠兮。江與夏之不可涉。忽若去不信。今至今九年而不復。慘鬱鬱而不通兮。蹇侘傺而含慼。

進兮姱被離而鄣之彼堯舜之抗行兮瞭杳杳
其薄天衆讒人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偽名憎愠上聲惀
惀之修美兮好去聲夫人之忼慨衆踥蹀而日
進兮美超遠而踰邁
承上鬱鬱不通而言既以自哀不得不深恨黨人也
汎約侻媚之態諂誠也荏亦弱也湛湛重厚貌被離
衆盛貌言小人飾爲媚態以承君歡誠使人心意愉
弱不能自持是以懷忠願進者皆爲所壅蔽而不得
通也瞭明也不慈因堯舜不以天下與子而言憎好
皆指君心慍惀煩憒貌又六書故云忠悃貌忼慨激

昂之意踥蹀行貌美即指修美之君子邁往也言君
于深憂遠慮而君故憎之小人喜爲浮說而君故好
之是以小人日進而日親君子愈疏而愈遠也此又
因讒人之見用而進咎君心也
亂曰曼余目以流觀今冀壹反之何時烏飛返故鄉
今狐死必首去聲丘信非吾罪而棄逺今何日夜而忘之
曼引也首丘謂以首於丘而死不忘所自生也申明
不能忘郢之意
右哀郢
舊說頃襄遷原於江南而不著其地今按發郢之

心鬱鬱之憂思兮獨永嘆乎增傷思蹇產之不釋兮曼
遭夜之方長悲秋風之動容兮何回極之浮浮數上聲惟
蓀之多怒兮傷余心之慱慱憂愿遂去聲夫美人
尤以自鎮結微情以陳辭兮矯以遺
秋風動容言寒風襲人而體慄象君心變也回極天極回
旋之樞軸浮浮動貌言秋風之狂使天之樞極亦爲
浮動也杜詩風連西極動即此意數頻惟思也蓀指
懷王慱慱愁貌遺赴橫奔不俟命而趨君所也尤罪
也君方多怒故民動而見尤鎮止矯舉也美人謂君
言己身繫漢北而心不忘君欲遵命至郢以陳其忠

又見民之罹罪者多而知危自止但結情於辭衆以告君則此篇之所爲作也

昔君與我成言兮曰黃昏以爲期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他志憍騎吾以其美好兮覽余以其修姱與余言而不信兮蓋爲華余而造怒願承閒閒自察兮心震悼而不敢悲夷猶以冀進兮心怛傷之憯憯茲歷情以陳辭兮蔣詳作諐而不聞固切人之不媚兮衆果以我爲患

此追序立朝時衆讒被放之事也憍矜覽示也不信不以誠相告也造作也始見君之怒而未測及觀其震悼而不敢悲夷猶以冀進兮心怛傷之憯憯茲歷情以陳辭兮蔣詳作諐而不聞固切人之不媚兮衆果以我爲患

於亡矜能以相炫飾僞以相欺與昔之成言意甚相背乃知其衒怒在己也史記懷王使屈平造爲憲令上官大夫心害其能因讒之曰平以爲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屈平蓋懷王爲人矜名好勝而讒人之言有以深中其忌故其於原口不言而怨日深其所矜示者亦因疑原之自伐而與之相競耳宋真宗夜召楊億入禁中以文藁示之曰此皆朕所爲非臣下代作也億皇恐再拜而出知必有譖之者事與此同而懷之昏憒殆有甚焉原所以不免於流放也

昔君與我成言兮曰黃昏以爲期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他志憍騎吾以其美好兮覽余以其修姱與余言而不信兮蓋爲華余而造怒願承閒閒自察兮心震悼而不敢悲夷猶以冀進兮心怛傷之憯憯茲歷情以陳辭兮蔣詳作諐而不聞固切人之不媚兮衆果以我爲患

陳詞人謂恐爲憯歷猶列也切人不媚愬切之人不能避辭也言欲及君之暇以自明而始則心懼而不敢言繼則欲言而心益懼及其言也君方置若罔聞而衆已慮其傷己此其所以斥之於漢北也

初吾所陳之耿著兮豈不至今其庸亡何獨樂斯之蹇蹇兮願施美之可完望三五以爲像兮指彭咸以爲儀夫枝何極而不至兮故遠聞去聲而難虧善不由外來兮名不可以虛作孰無施去聲而有報兮孰不實而有穫

儀法也責於君者以三皇五帝爲模矢於己者以彭咸爲法君能希聖臣能竭忠以相砥於其極然後善至而名隨之譬則施之有報宴之有穫不可強求而俾致故欲完君美者不得不爲此蹇蹇也此又舉上歷情陳辭之寔而反覆著明之猶幸君之徐繹而有悟也吁其志可悲矣

少歌曰與美人之抽思兮并日夜而無正憍吾以其美好兮敖朕辭而不聽

少歌樂章音節之名荀子佹詩亦有小歌蓋總前意而申明之也抽拔也抽思猶言剖露其心思即指上

所陳之耿著言。并日夜言旦暮如一也。無正無與平
其是非也。
倡唱曰。有鳥自南今。来集漢北。好姱佳麗今。牉獨處此
異域。既惸煢同獨而不羣今。又無良媒在其側。道卓遠而
日忘今。願自申而不得。望北山而流涕今。臨流水而太
息。望孟夏之短夜今。何晦明之若歲。惟郢路之遠遠今。
魂一夕而九逝。曾不知路之曲直今。南指月與列星。願
徑逝而不得今。魂識路之營營。何靈魂之信直今。人之
心不與吾心同理。雖媒不通今。尚不知余之從。(切)宏
此敘謫居漢北以後不忍忘君之意也。倡亦歌之音
節所謂發歌句者也。鳥蓋自喻。漢北今郢襄之地。原
自郢都而遷於此。猶鳥自南而集北也。異域指漢北
言。惸獨不羣言稟性孤獨也。良媒指左右之賢臣其
側君側也。日忘言君不復憶己也。北山漢北之山。童
首言秋風而此云孟夏者。追序之詞。望猶視也。郢在
漢北之南。故其路曰南指。營營頻往來貌。信直信情
而直行也。從容安舒貌。既歷序謫居之後。魂夢常依
郢都而又若呼而怪之曰。何靈魂之信情直行而迫
欲歸郢也。當此人異心良媒中絶。正使得歸。當復
何用。余從容聽之久矣。魂尚未之知耶。蓋嫣笑之言。
甚於痛哭矣。
亂曰。長瀨湍流。泝江潭今。狂顧南行。聊以娛心今。軫石
巇戚嵬寒吾願今。超回志度。行隱進今。低徊夷猶宿北
姑今。煩寃瞀容。實沛徂今。愁嘆苦神。靈遙思今。路遠處
幽又無行媒今。道思作誦。聊以自救今。憂心不遂。斯言
誰告今。
此序作賦時。從漢北而南行之事也。瀨水淺處湍急
流也。長瀨湍流指由漢達江之水而言。泝向也。潭深
淵也。狂顧左右疾視也。漢水南通江夏。涉漢泝江。則
達郢矣。然君不反己。則今之南行。豈真能至郢哉。特
姑以快其南歸之思耳。軫之爲言方也。周禮注。軫之
方以象地。軫石方崖也。巇嵬高貌。九讙觀軫即今崎
傾意與此同。超越回反也。隱進進而不覺也。言山水
之奇。足以適願。故衆前憂思之志度。超越而回反之。
而其行程進而不覺也。北姑蓋地之近漢北者。瞀容
瞀亂之意。見於容貌也。方欲快意南行。而地有所限。
僅宿北姑而止。其心之煩亂。寔欲沛然如水之南流
也。靈。靈魂。道思。述其心也。救解遂達也。告。謂告君也。
靈魂無日不思郢都。而媒絶路阻如此。則其結情陳
辭。亦姑以自解耳。所謂矯以遵夫美人者。誰遺之而

誰告之哉蓋終首章之意

右抽思

此篇蓋原懷王時所居漢北所作也史載原至江濱在頃襄之世而懷王之放流其地不詳今觀此篇曰來集漢北又其逝邪曰南指月與列星則漢北為所遷地無疑黃昏為期之語與騷經相應明指左徒時言其非頃襄時作又可知矣原於懷王受知有素其來漢北或亦謫官於斯非頃襄亲逐江南比故前欲陳辭以遺美人終以無媒而憂誰告蓋君恩未遠猶有拳拳自媚之意而於所陳耿介著之詞不憚覼縷述之則猶幸其念舊而一悟也

視涉江哀郢惜往日悲回風諸篇立言大有逕庭矣集註多誤解林西仲辨之頗當別見餘論

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傷懷永哀兮汨南土 昫曰汨同

兮杳杳孔靜幽默鬱結紆軫兮離愍而長鞠撫情效志兮冤屈而自抑

此原遇漁父之後決計沉湘而自沉越湖而南之所作也滔滔水大貌莽莽茂密貌汨行貌南土指所懷之沙言今長沙府湘陰縣汨羅江在焉其地在湖之南也昫目數搖動貌孔甚也杳杳則無所見靜默則無所聞蓋岑僻之境昏昏之情皆見於此矣紆屈軫痛離麗愍憂鞠窮撫循效驗抑按也言循省其情效驗其志雖遭冤屈而自抑遏蓋不敢怨人而增修其德也

刓擊方以為圜兮常度未替易初本迪兮君子所鄂章

畫志墨兮前圖未改內厚質正兮大人所眹咸同巧倕垂同

不豫兮孰察其揆正

刓圜削也言欲變節從時而常法具在不敢廢也易初本迪謂變易其初時本然之道也章明也畫規畫也志念也墨繩墨也前圖前人之法度也畫與墨皆

其所受於前人以為常度本迪者章而志之正不敢刓與易之寔行也倕舜共工名性巧言守其畫墨而內自厚其質直正大之情此大人所喊美也然賢而不試則譽有巧匠而不使之斲亦安知其度物之正哉此本上撫情效志而言以起人莫能知之意

元文處幽兮曚曚謂之不章離婁微睇兮瞽以為無明

變白以為黑兮倒上以為下鳳皇在笯兮雞鶩翔舞同鵾雞王石兮一槩而相量夫惟黨人之鄙固兮羌不知余之所臧

元黑也有眸子而無見曰曚無眸曰瞍離婁古之明

日者微睇謂畧加聯盼已無不見也瞽無目者筮籠也槩平斗斛木臧善也因巧倕不斲而進言之黑文之處暗本似無文而以矇瞍視之則益不知其章矣雜糅之畧觀本似未審而以瞽者視之則益不知其明矣賢者之不試本似無才而以鄙固者視之則益不知其善矣或倒而置之或雜而糅之賢者所爲覓屈也

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懷瑾握瑜兮窮不知所示邑大畧吠兮吠所怪也非俊疑傑兮固庸態也文質疏內兮衆不知余之異采材朴委積兮孰知余之所有重平聲呂敬甫

仁孋義兮謹厚以爲豐重平聲華不可遷悟兮孰知余之從俗保菊客古固有不羣兮豈知其何故湯禹久遠兮邈不可慕

此詳舉不知所臧之寃盛多滯留也言己材力可勝重任而陷沒沉滯不能有濟也瑾瑜美玉不知所示人皆不識無可舉示也非毀也知過千人謂之俊十夫謂之傑庸賤之人也文質文之不盡者疏內疏通於內也材朴材之不炫者委積積而不用也孋亦重也豐富也遷遂也從容道足於己而安舒自得之貌古有不並歎賢臣聖主不並世而生也任載言其

力之厚瑾瑜言其質之美文質言其學之蘊材朴言其孋之優仁義謹厚言其德之備從容言其恭之純此惟重華湯禹乃能知之豈所語於黨人之鄙固哉

懲違改忿兮抑心而自強離慜同而不遷兮願志之有像進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將暮舒憂娛哀兮限之以大故

懲違不敢悖理也改忿不敢疾人也強強於爲善也不遷不改其爲善之節也像猶三五爲像之像有像欲法彭咸之死也北次謂向郢都限期也大故死亡也時尚未至南土故言從此北行向郢以行其道固所以有懷於沙而就死也言此以深著徂南之意

所樂也然衆世溷濁如日之將暮終無望矣將欲舒憂娛哀永惟期之死後冀其一悳而無所知而已此所以有懷於沙而就死也言此以深著徂南之意

亂曰浩浩沅湘分流汨兮修路幽蔽道遠忽兮懷質抱情獨無匹兮伯樂既沒驥焉程兮民生稟命各有所錯措兮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曾增傷爰哀永嘆喟兮世溷濁莫吾知人心不可謂兮知死不可讓願勿愛兮

此總前意而申言之時方自沅入湘故兼沅湘而言汨疾流貌言沅湘之水分流入湖其行迅疾也修長

也。幽蔽遠忽。即杳杳靜默之意。匹合也。伯樂。善相馬者。喻重華湯禹也。程。較量才力也。錯。置也。定心則不爲患難所搖。廣志則不以窮蹙自阻。爰。牽引也。謂告語也。讓。避也。君子指彭咸。言乘疾流之水。而行幽遠之路。蓋以明王不興。無所取正。故至此。夫禍福有命。固非所懼。而舉世莫知。誠爲可傷。所以發憤自殞而忍死。以與彭咸爲類也。

右懷沙

史記於漁父問答後。即繼之曰。乃作懷沙之賦。今考漁父滄浪。在今常德府龍陽縣。則知此篇當作於龍陽啟行時也。懷沙之名。與哀郢涉江同義。沙本地名。遵甲經沙土之祇。雲陽氏之墟。路史紀雲陽氏亦勢不獲已。若拾遺記及外傳所云迫逐赴水者。斆然則裘不死於辰溆。曰原將也。曰懷沙者。蓋寓懷其地。欲往而就死焉耳。原嘗自陵陽涉江湘。入辰溆。有終焉之志。然卒返而自沉。將悲憤所激。抑

高辛之靈晨（咸同今）遭元鳥而致詒。欲變節以從俗兮，媿易初而屈志。獨歷年而離愍兮，羌馮心猶未化。寧隱閔而壽考兮，何變易之可為。知前轍之不遂兮，未改此度。車既覆而馬顛兮，蹇獨懷此異路。勒騏驥而更（平聲）駕兮，造父（上聲）為我操之。還遵次而勿驅兮，聊假日以須時。

承上言所處雖窮，然節不可變，而設言寧守道以俟時也。馮心，初時盛滿之願也。壽考，猶沒世也。言己不幸無高辛之遇，然欲脩道求合義，不忍易，是以久困而初心不變，而又將普之以沒世也。異路，與俗殊異之路。勒，控也。騏驥，駿馬。擇良御與節徐行，以俟時至而得遂其志也。嵫（將必切）薄，雜草叢生之處。我，是也。徐觀其變態，窮自之故，然雖車傾馬仆而所由之度，終不能忘，故更駕之人，然向之假之者，或忽焉委而去之，蓋時俗之流，從如是，況能玩此芳草哉。我是以徐觀其變態，窮自之路，造父周穆王時善御者。操之，執轡也。還猶進也，遵次猶遵迴也。明知前志之不得行，本緣不改此度之故。

澤之盛滿也。蒲薄四語，承誰與玩此芳草言。即下所云南人變態也。蒲菜皆不芳而可食，以喻中材可用之人，然向之假之者，或忽焉委而去之，蓋時俗之流從如是，況能玩此芳草哉。我是以徐觀其變態，窮自快乎節之盛美，而無使乎人之玩也。郁郁盛貌。蓀芳氣之達聞也。滿內，承厥馮言。保恃也。聞，名譽也。居蔽閒章，則雖終不過時，亦窘懣乎。經所謂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即此意也。

及古之人兮，吾誰與玩此芳草。解蒲薄（必斬切）與雜菜兮，備以為交佩。佩繽紛以繚轉兮，遂萎絕而離異。吾且儃佪以娛憂兮，觀南人之變態。窮快在其中心兮，揚厥憑而不遷。娛芳與澤其雜糅兮，羌芳華自中出。紛郁郁其遠蒸兮，滿內而外揚。情與質信可保兮，羌居蔽而聞（去聲）章。

此承假日須時而暢言之。白日悠悠猶言春日遲遲也。江夏在漢北之南，去郢為近，遵以娛憂，須時之意也。大澤大叢也，不及謂生不並時也。解，拔取之意。蒲薄蒲蓄之成叢者，交合也。綠轉，周結之意。南人，指郢中之人。揚，舒發也。厥馮，厥心所馮也。

令（平聲）薜荔以為理兮，懣申椒而繚之。登高吾不說（悅）兮，入下吾不能固朕形。

之不服今然容與而狐疑廣遂前盡今未改此度也命則處幽吾將罷去蹕分南行今思彭咸之故也

薜荔四句申前媿易初而屈志之意薜荔芙蓉喻舊交在位者登高承緑木言入下承濡足言服習也內美既充誠足自恃若欲因人求合則必不肯為蓋疎儇之形固未嘗習慣也容與狐疑以下承上而轉計之廣遂四句狐疑之寔也盡與懷沙章盡之盡同前盡猶前輒也處幽即居蔽意南行指遵江夏言思彭咸欲以死諫君也朕形不服則保美須時與可疑矣

然不能無疑者蓋欲大就其前轍則今之未改此度依然如故道必不合也欲遂居蔽以安命則日未總黃尚冀有為情又安能已乎蓋變節固有所不為而須時又不能復待則惟效彭咸之死諫猶幸君之一悟而已然則今之遵江夏以南行者豈真為娛憂計哉蓋思彭咸之故而欲至郢以諫君也

右思美人

此篇大旨承抽思立說然抽思始欲陳詞美人終曰斯言誰告此篇始言舒情莫達終欲以死諫君夫作困者氣雄而漸沮久淹者心鬱而遂激勢固然也兩篇皆作於懷王時與騷經皆以彭咸自命

然湘淵之沉乃在頃襄十數年後蓋為彭咸非徒以其死以其諫耳譬死以諫君諫而用則可以無死不用而尚可諫猶弗死也至於萬不可諫而後以死為諫此造思不忘之旨豈易為俗人道哉

惜往日之曾信今受命詔以昭時奉先功以照下今明法度之嫌疑國富強而法立今屬貞臣而日娭

秘密事之載心今雖過失猶弗治也昭時昭著於時政也先功猶言祖制嫌疑事有同異而可疑者祖制則遵奉無違國法則幾微必當此原

過。督責也。言君始已信讒而見怒。而讒人又虛飾其罪狀。以惑誤君聽而欺之。故至遠遷。既遷而讒言之。淵濁日甚。故君益信之而督過無已也。此兼懷襄之世言。

何貞臣之無辜兮。被讒諛而見尤。慚光景之誠信兮。身幽隱而備之。臨沅湘之玄淵兮。遂自忍而沈流。卒沒身而絕名兮。惜壅君之不昭。

光景誠信。謂日往月來。信寔有常也。備。防也。無辜家坽。已自慙見光景。而君怒未怠。雖竄斥幽隱。猶日防患之至。故自忍而沈淵也。觀此則原之死。蓋亦有大光景誠信。謂日往月來。信寔有常也。備。防也。無辜家坽。已自慙見光景。而君怒未怠。雖竄斥幽隱。猶日防患之至。故自忍而沈淵也。觀此則原之死。蓋亦有大

不得已者矣。昭。察也。言沈流之後。己之身名。俱不足惜。獨惜吾君不能昭察蔽壅之人。此篇之所爲作也。

君無度而弗察兮。使芳草爲數幽焉。舒情而抽信兮。恬死亡而不聊。獨鄣壅而蔽隱兮。使貞臣而無由。願陳志而無路兮。甘赴淵而自沈。

里之爲虐兮。伊尹烹於庖廚。呂望屠於朝歌兮。寧戚歌而飯牛。不逢湯武與桓繆兮。世孰云而知之。吳信讒而弗味兮。子胥死而後憂。介子忠而立枯兮。文君寤而追求。封介山而爲之禁兮。報大德之優游。思久故之親身。因縞素而哭之。

度心中分寸也。無度。則不知長短。故不能察芳草。吟

賢人數幽。數澤之幽暗也。抽信。拔出誠心以示人也。

不聊。不苟生也。無由。無路自達也。晉獻公滅虞虜其大夫百里奚。以爲秦繆夫人媵。繆公與語國事。大說。授以國政。子胥伍員。字。事吳王夫差。爲太宰。嚭讒而死。弗味。弗玩味子胥之忠諫也。介子。名推。晉文公出奔。子推從道乏食。割股肉以食之。文公得國。賞從行者。不及子推。子推入綿上山中。文寤而求之。子推不出。因燒其山。子推焚死。遂封綿上之山。禁民樵採。號曰介山。使奉推祀。又變服而哭之。優游。言德之大也。久故。猶言故舊。言君之不明。而賢人見斥。無可告訴。

甘就死亡。皆由讒人壅蔽其君。無由進達之故也。幸而復遇知己。則爲百里諸人。不幸則爲子胥。身死國亡。已矣。若介子死而文君寤。又其不幸中之幸者。故於文之加禮。子推。齊聲。述之。蓋恐死而懷懷有望也。

或忠信而死節兮。或訑謾而不疑。弗省察而按實兮。聽讒人之虛辭。芳與澤其雜糅兮。孰申旦而別之。何芳草之早殀兮。微霜降而下戒。諒聰不明而蔽壅兮。使讒諛而日得。

承上言自古忠臣之死。未有不由信讒者。訑。欺罔也。聰不明。見易嗤嗤史爻象。雖得行其志也。

自前世之族賢兮謂蔥若其不可佩妒佳冶之芬芳兮
慕謨母姣而自好雖有西施之美容兮讒妒入以自代
願陳情以白行去兮得罪過之不意情冤見之日明兮
如列宿之錯置
前世指恨王時嫫母或云黃帝妻貌甚醜西施越之
美女白明也不意出於意外也情冤真情與冤狀也
列宿錯置言著而且多也自懷至裏屢訴而屢獲罪
於斯可見
棄騏驥而駑駘兮策駑駘而自備棄汜汜乎以下流
知伴輩不聞也哉
后皇嘉樹橘徠服兮受命不遷生南國兮深固難徙更
壹志兮綠葉素榮紛其可喜兮曾枝剡棘圓果摶兮
今青黃雜糅文章爛兮精色內白類任道兮紛縕宜修
姱而不醜兮
后后土皇皇天也服習也言天地生植嘉樹惟橘服
習楚之水土史記所謂江陵千樹橘也受命言橘之
性深固言橘之根不遷者列子云橘踰淮而北爲枳
也難徙者通釋云橘之成實者移之則不實也言其
性宜楚地既不遷於他方而根本深固即一處亦難
移種更見其志之專一也素榮白華也曾枝枝之重
也剡棘棘之利也果橘實摶圓也青實未熟時黃已

右惜往日
惜往日其靈均絕筆歟夫欲生悟其君不得卒以
死悟之此世所謂孤注也默默而死不如其已故
大聲疾呼直指讒臣殘君之罪深著甘法敗亡之
禍危辭以撼之庶幾無弗悟也苟可以悟其主者
死輕於鴻毛故畧于推之死而詳文君之悟不勝
死後餘望焉九章惟此篇詞最淺易非徒垂死之
言不服雕飾亦欲庸君入目而易曉也嗚呼又孰
知伴輩不聞也哉

熟時也。內白。兼皮裹橘子三者言。橘之果實。外則
先青後黃。其文交錯燦爛。而其精純之色。蘊於內者。
無非潔白。又似任道者之不為物累也。紛縕盛貌。橘
宜年年芟繁去蠹。與他樹不同。故曰宜修。醜惡也。歷
言橘之美以自況。不遷。喻其不適於他邦。難徙。喻其
不逐於汙俗。花葉以喻文藝。枝棘以喻廉隅。圓果以
喻寬德。文章。喻寬德之發於經緯。內白。喻寬德之蘊
於幽獨。宜修。以喻己之修為。體物之精。寫意之善。兼
有之矣。

嗟爾幼志有以異兮。獨立不遷。豈不可喜兮。深固難徙。

廓其無求兮。蘇世獨立。橫而不流兮。閉心自慎。終不
失過兮。秉德無私。參天地兮。願歲并謝。與長友兮。淑離
不淫。梗其有理兮。年歲雖少。可師長兮。行比伯夷。置以為像兮。

嗟爾幼志。有以異兮。獨立不遷。豈不可喜兮。深固難徙。示其不能變心從俗。尤為自命之本。蓋不遷難徙。義各不同。故特嗟之曰。更宜志也。作文之時不可放然玩辭。章之語。愀然有不終永年之意焉。始亦近死之音矣。

不知以深固難徙。則是美麗而不淫。既強梗而不遷。難徙。則終身友之矣。淑。美離麗也。兼上花葉枝果之美。而本之以不遷難徙。喻文藝枝棘。以喻廉隅。圓果。以喻寬德。文章。喻寬德之發於經緯。內白。喻寬德之蘊於幽獨。宜修。以喻己之修為。體物之精。寫意之善。兼有之矣。淑。美離麗也。兼上花葉枝果之美。以自況。不遷。喻其不適於他邦。難徙。喻其不逐於汙俗。花葉。以喻文藝。枝棘。以喻廉隅。圓果。以喻寬德。文章。喻寬德之發於經緯。內白。喻寬德之蘊於幽獨。宜修。以喻己之修為。體物之精。寫意之善。兼有之矣。淑。美離麗也。兼上花葉枝果之美。以自況。不遷。喻其不適於他邦。難徙。喻其不逐於汙俗。花葉。以喻文藝。枝棘。以喻廉隅。圓果。以喻寬德。文章。喻寬德之發於經緯。內白。喻寬德之蘊於幽獨。宜修。以喻己之修為。體物之精。寫意之善。兼有之矣。淑。美離麗也。兼上花葉枝果之美。以自況。不遷。喻其不適於他邦。難徙。喻其不逐於汙俗。花葉。以喻文藝。枝棘。以喻廉隅。圓果。以喻寬德。文章。喻寬德之發於經緯。內白。喻寬德之蘊於幽獨。宜修。以喻己之修為。體物之精。寫意之善。兼有之矣。

右橘頌

舊解徒知以受命不遷。明忠臣不事二君之義。而不知以深固難徙。示其不能變心從俗。尤為自命之本。蓋不遷難徙。義各不同。故特嗟之曰。更宜志也。作文之時不可放然玩辭。章之語。愀然有不終永年之意焉。始亦近死之音矣。

而慎其所守。可以無過失矣。秉持其獨立之德。而不
回於私。可以參天地矣。以上皆推廣不遷難徙之義。
雖頌橘而非專言橘也。一說。蘇世謂能蘇醒世人。魏
都賦所謂蘇世居政也。并謝。猶云永謝。歲并謝。而長
與友則終身友之矣。淑。美離麗也。兼上花葉枝果之
美而本之以不遷難徙。則是美麗而不淫。既強梗而
復有文理矣。橘無松柏之壽。故曰年歲少。比橘於伯
夷而師法之。蓋悼年壽之不長。而矢忠貞以畢命也。

右橘頌

舊解徒知以受命不遷。明忠臣不事二君之義。而不知以深固難徙。示其不能變心從俗。尤為自命之本。蓋不遷難徙。義各不同。故特嗟之曰。更宜志也。作文之時不可放然玩辭。章之語。愀然有不終永年之意焉。始亦近死之音矣。

永年之意焉。始亦近死之音矣。

悲回風之搖蕙兮。心鬱結而內傷。物有微而隕性兮。聲有隱而先倡。

回風旋轉之風。物指蕙言。方在搖蕙。故曰隱倡。蕙。
秋時肅殺之威也。愁放之士。涉秋倍傷。濫死之心。觸
感而動。故賦其事以發端。

夫物何彭咸之造思兮。蹠志介而不忘。萬變其情豈可

蓋今。孰虛僞之可長。鳥獸鳴以號羣兮。草苴比而不芳。魚鼈鱗以自別兮。蛟龍隱其文章。故荼薾而不同訟兮。蘭茝幽而獨芳。惟佳人之永都兮。更統世以自貺。既姁姁遠志之所及兮。憐浮雲之相羊。介眇志之所惑。竊賦詩之所明。

楚辭卷四　三五　呂散王

竪與也。介繫也。蓋掩也。苴枯草。葺整治也。荼苦菜。薾不盛貌。鳥獸鱗羽毛。魚鼈鱗甲。蛟龍隱其文章。故荼薾不同訟。蘭茝幽而獨芳。惟佳人之永都兮。更統世以自貺。既姁姁遠志之所及兮。憐浮雲之相羊。介眇志之所惑。竊賦詩之所明。

竪與也。介繫也。蓋掩也。苴枯草。葺整治也。荼苦菜。薾不盛貌。佳人。指彭咸。永都。言其美始終一致也。統系也。更統世。謂自懷及襄世系更易也。貺況同。比也。因秋風之隕物。而感發彭咸自況之志。言初時造意欲爲彭咸。何以長繫於志而不忘。以情之非僞也。夫情雖萬變。而其實難捨。孰有虛僞而能久長者乎。鳥獸鱗羽毛。魚鼈鱗甲。蛟龍隱其文章。故荼薾不同訟。蘭茝幽而獨芳。惟佳人之永都兮。更統世以自貺。既姁姁遠志之所及兮。憐浮雲之相羊。介眇志之所惑。竊賦詩之所明。

竪與也。介繫也。蓋掩也。苴枯草。葺整治也。荼苦菜。薾不盛貌。佳人。指彭咸。永都。言其美始終一致也。統系也。更統世。謂自懷及襄世系更易也。貺況同。比也。因秋風之隕物。而感發彭咸自況之志。言初時造意欲爲彭咸。何以長繫於志而不忘。以情之非僞也。夫情雖萬變。而其實難捨。孰有虛僞而能久長者乎。鳥獸各以其羣。草苴之相比者。皆不芳也。魚之鱗異也。蛟龍之不輕見者。其文與羣魚不同訟者。其味殊也。蘭茝之幽而不伍。於草苴者。以獨芳也。夫物各從其類。而情之不可。蓋如此。故惟於彭咸之所爲情寔相契。而易世以之。自比。其思獨長。其志之高遠。如浮雲相逐於天也。又恐其志之搖亂。向固嘗賦詩以繫定之。蓋造思不忘至。是。豈一。毫虛僞。而能然乎。賦詩指離騷與抽思思美人言。三篇皆作於懷王時。以彭咸自命者也。

惟佳人之獨懷兮。折芳椒以自處。曾歔欷之嗟嗟兮。獨隱伏而思慮。涕泣交而凄凄兮。思心以爲纕。兮編愁苦以爲膺。撫。索玄武而下回。順風波之所仍。存髣髴而不見兮。心踊躍其若湯。撫珮衽以自誓。指蒼天以爲正。

楚辭卷四　三六　呂散王

惟佳人之獨懷兮。折芳椒以自處。曾歔欷之嗟嗟兮。獨隱伏而思慮。涕泣交而凄凄兮。思心以爲纕。兮編愁苦以爲膺。撫。索玄武而下回。順風波之所仍。存髣髴而不見兮。心踊躍其若湯。撫珮衽以自誓。指蒼天以爲正。

佳人。指彭咸。永都。言其美始終一致也。統系也。更統世。謂自懷及襄世系更易也。貺況同。比也。因秋風之隕物。而感發彭咸自況之志。言初時造意欲爲彭咸。何以長繫於志而不忘。以情之非僞也。夫情雖萬變。而其實難捨。孰有虛僞而能久長者乎。鳥獸各以其羣。草苴之相比者。皆不芳也。魚之鱗異也。蛟龍之不輕見者。其文與羣魚不同訟者。其味殊也。蘭茝之幽而不伍。於草苴者。以獨芳也。夫物各從其類。而情之不可。蓋如此。故惟於彭咸之所爲情寔相契。而易世以之。自比。其思獨長。其志之高遠。如浮雲相逐於天也。又恐其志之搖亂。向固嘗賦詩以繫定之。蓋造思不忘至。是。豈一。毫虛僞。而能然乎。賦詩指離騷與抽思思美人言。三篇皆作於懷王時。以彭咸自命者也。

惟佳人之獨懷兮。折芳椒以自處。曾歔欷之嗟嗟兮。獨隱伏而思慮。涕泣交而凄凄兮。思心以爲纕。兮編愁苦以爲膺。撫。索玄武而下回。順風波之所仍。存髣髴而不見兮。心踊躍其若湯。撫珮衽以自誓。指蒼天以爲正。

楚辭卷四　三六　呂散王

能思而不隱兮。昭彭咸之所聞。

承上言雖志彭咸之所志。然猶未遽爲彭咸之所爲。迫觀秋風搖蕙而計始決。以應篇首之意也。椒。辛物。喻直節也。掩。抑也。寤。天曙而寤也。周流。遊行也。特者。寄託之意。紀。戾也。纕。佩帶。編。結也。膺。絡胸者也。光。日光。仍。風之相襲而至者。皎日光欲其無所見也。隨飄風欲其無所執也。若湯。如湯之沸熱也。珮。衽。即指纕膺言。衽。衣襟。亦近膺之服也。時。謂衰老之期。節。離草枯則節處斷落也。比。合也。此言。指前賦詩言。聊。苟且也。孤子放子。皆原自謂。隱痛也。既孤又放。則其痛彌

深蓋指懷王既死。襄王又從而放之也。言惟獨懷彭咸之所爲。故守其直節以犯世患。至於哀思併集。竟夜無眠。迫既曉欲遊行以寄意。而傷其愁思菀結如繫縛於胸佩。而不能暫離。聊試嘗然。委運使其身如遊行乎。乃既行而見秋風一起。蘭蕙隕芳。則愁思愈不可遏抑也。於是寧踐前言而就死矣。所以然者。蓋閨不返。孤臣有故主之悲。南土投荒。放子無還家之日。此固交痛而不已者也。安得不爲彭咸之所爲乎

登石巒以遠望兮。路眇眇之無垠。
聞省想而不可得。愁鬱鬱之無快兮。
心鞿羈而不開兮。氣繚轉而自締。
芒芒之無儀。聲有隱而相感兮。物有純而不可爲。
漫漫之不可量兮。縹綿綿之不可紆。愁情情之常悲兮。
翻冥冥之不可娛。凌大波而流風兮。託彭咸之所居。

山狹而高曰巒。岑。憶也。自締自相締結也。儀。匹也。無垠。言路之遠無儀。言身之孤純而不可爲言一而不可變也。邈漫漫二句。承純而不可爲言。縹謂然一往之意。紆。回也。翻冥冥。翻然入於冥途也。流。從也。此又言由天而入江水也。巒。岑承上風穴言。隱依也。

承上言欲死而未忍忘君。故登高以望之。而熟視不覩其影。靜想不聞其聲。則愁思轉增矣。蓋修路子身。將欲乘高以聲感之。而君心之一而不變者。汗漫而不可極。綿遠而不可回。故不禁悲愁而自沉之意益

上高巖之峭岸兮。處雌蜺之標顛。據青冥而攄虹
兮。遂儵忽而捫天。吸湛露之浮涼兮。漱凝霜之雰雰。
依風穴以自息兮。忽傾寤以婵媛。

此下皆預設魂遊之境。此言由水而登天也。峭。峻。標。杪。顛。頂。捫。撫。湛。厚也。漱。滌口也。雰雰。分散貌。風穴。在

崑崙之巔。淮南子云。崑崙山北門開以納不周之風。
即天門所云西北辟啟者也。傾寤傾側而覺也。言因
登天而至崑崙。忽聞楚國有憂心有牽戀也。

馮。憑。崑崙以澈霧兮。隱岐山。岐同以清江。惮涌湍之磕
磕。聽波聲之洶洶。紛容容之無經兮。周流流之
紀。軋洋洋之無從。馳委平聲移之焉止。漂翻翻其
上下兮。翼遙遙其左右。汎滿滿其前後兮。伴張弛之
信期。觀炎氣之相仍。兮。窺烟液之所積。悲霜雪之俱

岐山在今成都府茂州江水所出也磕磕水石聲容容芒芒皆指江水言容容紛亂貌軋勢相傾也從隨行者也漾翻翻三句皆與水相逐之意滿滿水流貌伴依也張弛信期指潮汐往來有常期也炎氣指夏霜雪指冬錯舉以槩四時也烟波者火氣鬱為烟烟一又疑為液也潮海水以月加子午之時一日而再至者也朝曰潮夕曰汐江本楚水因心戀楚地生不能正其國而死猶欲清其流又以崑崙風穴身在霧露之表故澄去昏氣而見江水發源之山依而清之則浪勢洶湧水流散漫將以子身與洋洋者相軋馳逐借光景以往來兮施黃棘之枉策求介子之所存兮見伯夷之放迹心調去聲度而弗去兮刻著志之無適曰吾怨往昔之所冀兮悼來者之悽悽悽愴同

雖勞安能清哉亦惟隨流委波與湖汐相往來而親四時之變態而已

此又由江而登陸也黃棘棘刺也枉曲也以棘刺為策而又不直則馬傷深而行速言欲借神光電景飛伯夷之故迹調度而弗去兮刻著志之無適曰吾怨往昔之所冀兮悼來者之悽悽悽愴同

此又由江而登陸也黃棘棘刺也枉曲也以棘刺為策而又不直則馬傷深而行速言欲借神光電景飛之於詳矣原死以五月五日蓋其隔年之秋也

可懼也言心乎二子之調度而不忍舍去故鷄著其專一之志而告之曰吾之寧死無他適者蓋以昔之期望大可哀而後之危亡不忍見故也人逢知己則樂輸其情蓋有然矣

浮江淮而入海兮從子胥而自適望大河之洲渚兮悲申徒之抗迹驟諫君而不聽兮任重石之何益心結結而不解兮思蹇產而不釋

此又由陸返江而遍歷諸水也申徒狄諫紂不聽負石自沉於河見莊子驟數也任負也言由江達淮入海還泝大河見子胥申徒皆其同類而忽感二子之

死不能救商與吳之亡故踌躇徘徊卒又不忍遽死而其愁思益禁抑而不能解釋也

右悲回風

此篇繼懷沙而作於為彭咸之志反覆著明幾已死矣而卒不死蓋恐死不足以悟君從死無益而尚幸其未死而悟則又不如死之為愈也故原之於詳矣原死以五月五日蓋其隔年之秋也

楚辭卷四終

遠遊

幽憂之極思欲飛舉以舒其鬱故爲此篇

悲時俗之迫阨兮願輕舉而遠遊質菲薄而無因兮焉
託乘去聲而上浮遭沉濁而汚穢兮獨鬱結其誰語去聲
夜耿耿而不寐兮魂營營而至曙惟天地之無窮兮哀
人生之長勤往者余弗及兮來者吾不聞步徙倚而遙
思兮怊惝悵而永懷意荒忽而流蕩兮心愁悽而增悲
神儻忽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獨留內惟省以端操兮求
正氣之所由

章首四語乃作文之旨也原自以悲戚無聊故發憤
欲遠遊以自廣然非輕舉不能遠遊而質非仙聖不
能輕舉故慨然有志於延年度世之事蓋皆有激之
言而非本意也沉濁汚穢承迫阨而言耿耿營營皆
悲緒也弗及不聞言時之促也端審也正氣正大之
氣也以其心之悲而念人處天地之中徒自勞苦須
臾盡是以思愈遠而心愈悲神忽往而形仍滯皆
由菲薄無因之故也安得不反己自修而求正氣以
度世乎求氣者所以煉形而歸神神仙之要訣也

漠虛靜以恬愉兮澹無爲而自得閒赤松之清塵兮願
乘風乎遺則貴真人之休德兮美往世之登仙與化去
而不見兮名聲著而日延奇傳說悅之託辰星兮美韓
衆平聲之得一形穆穆以浸遠兮離人羣而遁逸因氣變
而遂曾增舉兮忽神奔而鬼怪時髣髴以遙見兮精皎
皎以往來超氛埃而淑郵兮終不反其故都免衆患而
不懼兮世莫知其所如

自得即恬愉之意列仙傳赤松子神農時爲雨師服
水玉能入火自燒虛靜而恬愉無爲而自得正所謂
赤松清塵也異乎迫阨而悲者矣故願承而法之與

化去者蛻形而往所謂尸解也辰星東方蒼龍之體
心尾箕之星所謂大辰也莊子曰傳說得之以相武
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今尾上有
傳說星是也宋鬱儀震異篇韓衆服菖蒲十三年衆
體生毛日誦萬言得一見老子氣變正氣既求而變
化生也曾高也彷彿遥見所謂山頂雲端時或遇之
蓋形質既蛻獨其精靈皎然無累而往來寰宇也淑
善也郵傳舍也神仙往來皆洞府名勝之地故曰淑
郵因悲時而欲遠遊故以離故都而免衆患爲言曰
終不反亦憤辭也此節述神仙輕舉之樂

恐天時之代序兮耀靈曜而西征微霜降而下淪兮悼芳草之先蘦蘦同聊彷徉切遑伴而道遙兮永歷年而無成誰可與玩斯遺芳兮長鄉向同風而舒情高陽邈以遠兮余將焉所程

畢光閃貌彷徉無成明須時之無益也芳草遺芳皆重去聲曰春秋忽其不淹兮奄久留此故都軒轅不可攀援兮吾將從王喬而娛嬉食六氣而飲去聲沆墜滭楓兮正陽而含朝霞保神明之清澄兮精氣入而粗穢除

重樂節之名洪氏曰情志未申更作賦也軒轅黃帝名史記黃帝僊登於天列仙傳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道士浮邱公接之僊去軒轅王喬皆得道者不可攀援以軒轅既尊且遠也廿石星經以日月星辰晦明為六氣沆瀣北方夜半之氣也正陽南方日中之氣也朝霞日始欲出赤黃氣也人之神明本自清澄而不能不淆於後天昏濁之氣故必取天地之精氣以自益而麤穢自消神明所以能保此求正氣之始事也

順凱風以從遊兮至南巢而童息見王子而宿之兮審壹氣之和德曰道可受而不可傳其小無內兮其大無垠門滑骨而魂兮彼將自然壹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為之先庶類以成兮此德之門

南風曰凱風南巢今廬州府巢縣有金庭山王喬洞王子晏仙之所也宿肅同審訊問也外氣既入內德自成所謂六氣者凝煉而為一氣矣然必得所養而後能和故就王子而訊之曰者王子之言也道即養氣之道受心受傳言傳也小無內所謂卷之則藏於密也大無垠所謂放之則彌六合也滑亂而汝也孔甚也言養氣之道但可心受不可言傳其藏之至密而放之至廣但能無以私意滑亂其神魂則所養漸近自然而所謂一氣者極其神妙自存於中夜靜虛之時而不離矣如此則於應世之務皆虛以待之于無為之先而和德既全萬化自出此求正氣之中事也

開至貴而遂徂兮忽乎吾將行仍羽人於丹丘兮留不死之舊鄉朝濯髮於湯谷兮夕晞余身兮九陽吸飛泉之微液兮懷琬琰之華英王色頫以脫顏兮精醇粹而始壯質銷鑠以淫放

至貴上所言之要道也仍就也羽人飛仙也丹丘晝

夜常明之處不死之鄉仙靈所宅也既得要道故能
直往仙鄉九陽即所謂湯谷上有扶木九日居下枝
者也飛泉張揖云飛谷也在崑崙西南琬琰玉名山
海經稷澤多白玉黃帝是食是饗又周穆王薦琬琰
之膏以爲酒上文王子所授皆內養之事此又以採
服爲言者蓋當閒言之時其於一氣之和德固已心
解力行矣然其氣不盛則無以厚養之本故益取
天地萬物之精以充其氣而大其養此求正氣之終
事也顏淺赤色脫澤也醇厚不雜也質銷鑠謂
凡質盡也沟約柔弱貌要眇深遠貌淫縱也色之美
於外者極其肤澤精之純乎內者極其壯盛渣滓日
消神明日生蓋真能煉形鍊神而所爲氣變者於斯
在矣何患非薄無固哉

嘉南州之炎德兮麗桂樹之冬榮山蹈條而無歌兮野
家收漠其無人哉營魂而登霞兮掩浮雲而上征
此僊人既成而遂能輕舉以上浮也南州故居之地
桂樹冬榮與芳草之先零者異亦即景以寓意也哉
營魄見老子營榮同營魄者質既銷鑠晶熒而輕也
霞遐同遠也人死則魂升而魄降惟有道者質銷神
旺故其魂神能載此晶熒之魄而非於高遠也

命天閽其開關兮排閶闔而望予召豐隆使前導兮
太微之所居集重平聲陽入帝宮兮造旬始而觀清都朝
發軔於太儀兮夕始臨乎於微閭
此下歷言遠遊之境而此先言遊於天閽也排推也
望予須我之來也與騷經倚閶闔而望予不同矣太
微宮垣十星在翼軫北天帝南宮也天有九重故曰
重陽旬始星名列子曰清都紫微帝之所居今按旬
始在北斗旁則清都疑中宮太一之居也太儀天帝
之庭習威儀之處也周禮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
無閭即於微閭也遊天既畢乃從東北而下也

屯余車之萬乘兮紛溶容與而並馳駕八龍之婉婉兮
載雲旗之委蛇建雄虹之采旄兮五色雜而炫耀服偃
蹇以低昂兮驂連蜷以騎去聲驚騎去聲驚騎膠葛以雜亂兮班漫
衍而方行撰余轡而正策兮吾將過乎句芒句芒
此遊於東方也溶水盛也服衡下夾轅兩馬驂衡外
挽軔兩馬也騎傲馬行縱恣也膠葛猶交加也班駁
文也漫衍無極貌月令東方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
芒太公金匱東海之神曰勾芒
歷太皓以右轉兮前飛廉以啓路陽杲杲其未光兮凌
天地以徑度風伯爲去聲余先驅兮氛埃辟必而清涼風

風翼其承旂兮遇蓐收乎西皇擊彗星以為旍（旌同）舉斗柄以為麾（指揮）叛（判）陸離其上下兮遊驚霧之流波

此遊於西方也。太皓即太皞庖犧氏也自東向西故曰右轉徑直也。西方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即少昊也。金匱西海之神曰蓐收斗柄北斗之柄所屬左兩師使徑待兮右雷公而為衛欲度世以忘歸兮行兮遷暑衆神以並轂路曼曼其修遠兮徐弭節而高翔（後文昌使掌管雷公）

謂杓也。麾旗屬叛分散貌。波能衝霧。水之大者。驚經所謂指西海以為期也。

皆睨睫（連語）其噦（噦）音穢）音穢）音穢

此遊於北方也舒縱拜合連遠也絕垠天之邊際裏門北極之門軼從後出前也清源水源謂北海也北方壬癸其帝顓頊其神元冥金匱北海之神曰顓頊

北方增冰峩峩見招魂

歷元冥以邪徑兮乘閶闔以反顧召黓蠪而見之兮爲去聲余先乎路經營四方兮周流六漠上至列缺兮降望大壑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視儵忽而無見兮聽惝怳而無聞超無爲以至清兮與泰初而

此疑遊上下四方之極際也天有六間地有四維反

顧欲他遁也黓蠪天上造化神名六漠六合也列缺天隙電照一說列仙之宮闕也大壑在渤海東寔維無底之谷名曰歸墟崢嶸深遠貌無地出地之下也寥廓廣遠也無天出天之上也無見無聞冥漠之境也列子曰泰初者氣之始也莊子曰泰初有無爲有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知去聲盡忠而蔽鄣於讒心煩慮亂不知所從乃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將何以教之

此三年未知何時詳其詞意疑在懷王所居漢北之日也太卜掌卜之官端正也策蓍莖也正之將以筮龜龜殼也拂之將以卜

屈原曰吾寧悃悃款款朴以忠乎將送往勞去聲來斯無

窮乎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將游大人以成名乎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婾偷生乎寧超然高舉呂保貞乎將哫訾栗斯喔咿儒兒呂事婦人乎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絜楹乎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汜汜若水中之鳧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寧與騏驥亢軛乎將隨駑馬之迹乎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雞鶩爭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

去聲 去聲 去聲

悃款誠寔傾盡之貌送往勞來猶俗云隨處周旋巧於媚世者也無窮環轉不定之意力耕所以退隱遊

大人所以千進大人勢要之人正言危身從彭咸之意也高舉亦退隱之意呪詛以言求媚也栗慄飾為小心之狀喔咿欲言不言之貌儒侏儒兒一作嚅唲洪註喔咿嚅唲嬰兒皆桑媚之容也儒兒一作嚅唲洪註喔咿嚅唲皆強笑之貌婦人指鄭袖言以事婦人與高舉對言者舉朝皆因事袖而進舍是則惟有退隱而已廉直自清正色而立於朝也突梯滑稽貌滑稽圓轉貌脂韋皆恢熟之物宗禮如工人之絜度其柱而使之圓也昂昂不肯下人之意駒馬未壯者鳧野鴨也亢舉也輊車棘前衡亢輊喻以功業自建也黃鵠大鳥一舉千里比翼亦高舉意以上皆問卜之辭

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為重千鈞為輕黃鐘毀棄瓦釜雷鳴讒人高張賢士無名吁嗟默默兮誰知吾之廉貞蟬翼二語言是非之不清黃鐘鐘之律中黃鐘者釜量名以瓦為之其聲本無可取而衆爭擊之故如雷鳴也二語言用舍之不清張自侈大也此言不善既有所不從而善又未必獲吉以明所以欲卜居之意東漢范滂謂其子曰吾欲使汝為惡則惡不可為欲使汝為善則我不為惡與此正同皆憤激之辭也詹尹乃釋策而謝曰夫扶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遠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事

謝辭也尺長於寸然為尺而不足則有短焉者矣寸短於尺然為寸而有餘則有長焉者矣物有不足如天傾西北地缺東南是也智有不明如堯舜知不徧物孔子不如農圃是也數有不遠如日月之行雖有定數然不無盈縮之異是也神有不通如伯夷餓死首陽盜跖壽終牖下是也宜去者不幸而吉宜從者不免於凶鬼神不詔人以凶而尤不禳人以不義則亦安能與其事哉

集註以篇中所指婦人為鄭袖陸昭仲謂其嫌於斥非也怨靈修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君且無據而況於袖乎呪詛諸語皆深肖上官靳尚之情態而著其憤嫉之思也則此篇所謂放者其為漢北奚疑問卜之辭曰詅鋤草茅以力耕曰正言不諱以危身蓋居敵須時與為彭咸之志尚相參也然則卜居之作殆與思美人相近數

漁父

或云此亦原之寓言。然太史採入本傳。則未必非寔錄也。漁父有無弗可知。而江潭滄浪。其所經歷。蓋可想見矣。

屈原既放。游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平聲何故至於斯。屈原曰。舉世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

江謂沅江。潭深淵也。今常德府沅水旁有九潭。憔悴枯槁。近死之容色也。斁指江潭言。沒於利祿曰濁。昧於危亡曰醉。

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世人皆濁。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醨。

凝滯。猶言拘執也。淈。攪也。糟。酒滓也。以水攪糟曰釃。深思則不淈。高舉則超於利祿。所以獨醒。

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爲。

淈。音骨。歠。昌悅切。醨。音離。

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

彈而振之。誠不願以身既皎潔。而復受衣冠之垢汙也。夫人之清醒。亦猶是矣。雖寔斥不增。寧誓以死。安能隨俗推移。以蒙其垢乎。上文止言見放。而此言死者。蓋不推移。則其勢不止於放。吾故曰原之死非得已也。時未至湘而死。計已決。此懷沙所以作也。

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復與言。

莞。微笑貌。鼓。擊也。枻。船舷也。滄浪水。在今常德府龍陽縣。本滄浪二山發源。合流爲滄浪之水。纓。冠系也。濯纓濯足。蓋與世推移之意。漁父遂去。而原亦不復與言。各行其志也。

舊解以滄浪爲漢水下流。余按今均州沔陽。皆有滄浪。在大江之北。原還江南。固不能復至其地。且與篇首遊於江潭。不相屬矣。及觀楚省全志。載原與漁父問答者多有。皆影響不足憑。惟武陵龍陽。有滄山浪山。及滄浪之水。又有滄港市。滄浪鄉。三閭港。屈原巷。參而驗之。最爲有據。蓋自涉江入溆浦之後。返行適湘。而從容邂逅乎此。其言寧赴湘流。則懷沙汨徂南土之先。整也。原之就死長沙。余既詳之懷沙矣。抑湘中記云。湘水至清深五六丈下見底了了。則原之赴

此亦不忘清醒之意也夫。

楚辭卷五終

王夫之

楚辭卷六

蔣驥註

招魂

卒章魂今歸來哀江南。乃作文本旨。餘皆幻設耳。

哀江即汨羅所在。招魂歸此。蓋即懷沙之意。

朕幼清以廉潔兮。身服義而未沫。主此盛德兮。牉規矱而不頗。無所考此盛德兮。長離殃而愁苦。帝告巫陽曰。有人在下。我欲輔之。魂魄離散。汝筮予。筮之巫陽對曰。掌夢。夢同上帝。其命難從。若必筮予之。恐後之謝。不能復用巫陽焉。

朕原自謂清者。志之不雜。廉者。行之有辨。潔者。身之不汙。服行洙。已也。主者。言所行以是爲主也。牉。羈絆也。規矱。法度也。上謂君攷察也。離與罹同。言已少有盛德而爲世所羈。蒙以雜穢之名。君又不能考察其盛德。以至遠遯勿思。終身愁苦也。帝與巫陽皆設爲問答之辭。帝。天帝也。巫陽。黃帝時主筮者。人。謂原也。筮予之謂筮其魂之所在。使反其身也。掌夢之疑有脫誤。謝。徂謝也。巫陽以爲帝命有不可從者。其必待筮而後予。則恐身先萎謝。巫陽雖予之魂。而不能復生。此其所以不用筮而用招也。詳末章語意。此篇疑作於懷沙之

後。蓋其去死無幾矣。凡人七情所激。皆能卒然失其精魂。原放遠遊。固曰神儻忽其不反。形枯槁而獨留。況當近死之時。煩冤轉甚。其神魂必有惘然不能自持者。故言魂魄離散而設爲此篇。雖假託之言。亦非無因之說也。

乃下招曰。魂兮歸來。去君之恒幹。何爲乎四方些。舍楚

巫陽既致詞於帝。乃不筮而徑下招原之魂。蓋登高而呼。自可聞聲立赴也。恒。常。幹。體也。些。語辭。宏存中云。今夔峽湖湘及南北江獠人。凡祭鬼句尾皆稱些。

君之樂。各處而離彼不祥些。

乃楚人舊俗也。舍。置也。樂處。謂楚。離。罹同。不祥。指下

天地四方言。一說。舍。止也。離。去也。上二句戒之。此二句勸之也。亦通。

魂兮歸來。東方不可以託些。長人千仞。惟魂是索些。十日代出。流金鑠石些。彼皆習之。魂往必釋些。歸來歸來。不可以託些。

託。寄也。八尺曰仞。周孟侯曰。大荒經有神名赤罴。好食魂。神異經。東方有食鬼之父。即長人之類也。又大荒東經。湯谷上有扶木。十日所浴。一日方至。一日方出。註云。言交會相代也。即代出之意。其酷熱雖金石蝕。

堅剛。亦爲銷鑠。彼謂其處居人也。釋解也。

魂兮歸來。南方不可以止些。雕題黑齒。得人肉以祀。以其骨爲醢些。蝮蛇蓁蓁。封狐千里些。雄虺九首。往來儵忽。吞人以益其心些。歸來歸來。不可以久淫些。

雕畫題額也。雕刻其肌以丹青涅之也。山海經。雕題國在鬱水南。南土志。黑齒在永昌關南。以漆漆其齒。祀。祀神也。南方俗多鬻賊。常有殺人祭鬼者。醢。醬也。蝮蛇錦文。反鼻。其毒殺人。蓁蓁。積聚之貌。八紘。荒史。近交趾有蛇。圖。盈山徧野。盡是。封。大也。老狐能易形。魅人。頃刻。可至千里。雄虺九首。說見天問。淫。淹也。

魂兮歸來。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旋去聲入雷淵。靡。散。而不可止些。泰平同而得脫其外。曠宇些。赤螘。蟻同。若象。元謙若。蠭些。五穀不生。蓁。管。是食些。其土爛人。求水無所得些。彷徉無所倚。廣大無所極些。歸來歸來。恐自遺去聲賊些。

婁溪筆談。鄜延西北有范河。即流沙也。人馬踐之有聲。陷則應時皆滅。又西域度爾格有沙海二千餘里。沙乘大風如浪行。旅遇之。常爲所壓。旋飛沙捲人。謂風旋。悖也。雷淵。周孟侯云。即西域河源所注之雷翥海。麋碎也。曠宇。無人之土。螘。蚍蜉也。元謙。土蜂。壺。瓠

也。八紘譯史蟜國在極西。其色赤。大如象。其聚千里。
五侯鯖。大蜂出崑崙。長一丈。其毒殺象。蓋即此類。
茅屬長者至丈餘。燔人言其土溫熱。焦爛人肉也。賊
害也。
魂兮歸來。北方不可以止些。增冰峩峩。飛雪千里些。歸
來歸來。不可以久些。
譯史記。餘北有冰海。凝氷如山。又持彌國有大凝山。
千年不釋。飛雪千里。謂千里之遠常雨雪也。蓋北方
陰寒。四時皆如是矣。

魂兮歸來。君無上天些。虎豹九關。啄害下人些。一夫
九首。拔木九千些。豺狼從目切。往來侁侁。些。悲人以
嫉媢同投之深淵些。致命於帝。然後得瞑。莫甸切些。歸來歸來。
往恐危身些。
一虎豹九關。言天門九重。有虎豹守之也。拔木九千。力
能拔九千之木而不倦也。從豺狼從目言此九
首之夫。從目直視。如豺狼也。佞往來疾也。嫉戲也。
瞑死而瞑目也。投人深淵而其神異。令人求死不得。
必請命於帝。然後得瞑目也。山海經。昆侖帝之下都。
面有九門。門有開明獸守之。虎身人面九首。亦此類
也。秦齊鄭以其國善為此而名。該全也。永嘯呼長號
以招之也。
天地四方多賊姦些。像設君室。靜閒安些。高堂邃宇。
檻層軒些。層臺累榭。臨高山些。網戶朱綴。刻方連些。冬
有突厦。要廈。邪室寒些。川谷徑復。流潦淫些。光風轉蕙。
氾崇蘭些。經堂入奥。朱塵筵些。砥席。紙。宜安。翠翹挂曲。

些翡翠珠被。爛齊光些。蒻阿拂壁。羅幬張些。纂組綺緄。結琦璜些。

此承故居而敘宮室陳設之樂也。像舊註言楚俗人死則設其形貌於室而祠之。愚按若今人寫真之類。固有生而爲之者。不必專指死後也。邃深檻榍也。軒。通代些。九侯淑女多迅衆些。盛鬋不同制。實滿宮些。容態好比。去聲。順弭代些。弱顏固植。謇其有意些。姱容修態。紲。五困。洞房些。蛾眉曼睩。睩。目騰光些。靡顏膩理。遺視綿些。離榭脩幕。侍君之閒些。

此承奧室而序女色之樂也。珍怪。如古玩之類。蘭膏。以蘭練膏而澆爲燭則香。從燭發也。華容美人也。二

八十六人也。射厭。遞更也。意有厭射則使更相代也。商九侯有女。入之紂。美而不喜淫。此借以爲稱美之辭。故曰九侯淑女迅衆給侍便捷衆多也。鬬鬻。好。比。親附也。順柔順也。弭代。猶云蓋世。固植。言性之貞也。謇。語詞。姱。美好。容修。猶言修容。洞房。幽深也。廣。承塵延。竹席也。言人由堂而入室。則見上有承塵。下有筵席。皆以丹朱爲飾也。砥室。也。遺視。流盼也。睩。睨視。貌。靡。緻膩滑。也。離榭。別館之榭。脩長也。纂。大帳也。幬。帳。也。離榭二語。承上起下。言非徒深居洞房。凡有游覽。靡不隨侍也。

翡帷翠帳。飾高堂些。紅壁沙版。元玉之梁些。仰觀刻桷。

蘭。芷。些。坐堂伏檻。臨曲池些。芙蓉始發。雜芰荷些。紫

莖屏風文緣波些文異豹飾侍陂陁些軒輖侍既低些步騎羅些蘭薄戶樹瓊木籬些魂兮歸來何遠爲些

此承離榭而序其遊覽侍從之樂也所遊常有侍女故高堂亦有帷帳之飾紅赤白色也沙版以丹砂飾木版也榱椽也言刻椽爲龍蛇而采畫之也前言高堂但序其制之弘壯此盛言塗繪之華而又飾以帷帳蓋別館遊覽之堂與所居者異也前言川谷徑復以自然之形勢言此則於堂前壅爲曲池故坐堂而即臨水亦園囿之制也屏風水葵即荇菜也莖紫色緣因也言葵之文章因波上下而見也曰仰曰坐曰伏曰臨皆閒時遊歷之景文異豹飾謂外廷侍從之士其衣文采殊異而以豹皮爲飾也陂陁臺沼高下不平之處軒曲輈繚車輿蜿臥車皆以侍女從載之車也既低倪車而待登也徒行爲步來馬爲騎嚾列也侍陂陀者方遊則侍於堂下步騎羅者淫昵則擁於車後也薄迫也瓊木木槿也花如瓊玉植之如籬言芳蘭薄戶而種又以瓊木爲藩籬皆軒輖初駕而經

行之徑也

室家遂宗食多方些稻粢穱麥挐黃粱些大苦鹹酸辛甘行些肥牛之腱臑若芳些和酸若苦陳吳

粢些胹鱉炮羔有柘漿些鵠酸臇凫煎鴻鶬些露雞臛蠵厲而不爽些粔籹餦餭些瑤漿蠲凍些

此序飲食之樂也室家兼承宮室僕妾而言宗尊也言室家之人欲盡其宗尊之意故多致美食以娛君也稻有秔糯二種粢穱麥麥之先熟者一云稻下種麥也穱麥也穱猶麥麥之先熟者一云稻下種麥也穱猶麥麥之先熟者一云稻下種麥也穱猶麥麥之先熟者一云稻下種

冷也挫糟凍飲言不用縮酌亦不溫服但推糟其糟而冷飲若周禮酒正之醴齊是也酎之爲言醇也粢采也酌酒斗赤玉爲瓊瓊漿酒之赤色如瓊者妨害也言魂歸故居家人承事恭敬長無禍害也

起鄭舞些衽若交竿撫案下些竽瑟狂會搷鐘按鼓造新歌些涉江采菱發扬荷些美人既醉朱顏酡些嫉光眇視目曾波些被文服纖麗而不奇些長髮曼鬋艷陸離些二八齊容姱鄭綽些人有所極同心賦些酎飲盡歡樂極些先故些魂兮歸來反故居些

此又承上而序賓客狎戲之樂以極之也士指賓客言放散組帶也放陳組纓言除去冠帶也班坐列也紛亂也亂而不分男女猶有常位班其相紛則更易無定矣鄭衛妖玩言鄭衛之女其服飾制作皆妖冶可玩也結袂束也惟歌舞激楚之曲者其袂束尤秀異而先出於衆也篤竹名簙簿箸也蓋投之以行棊者象象牙棋棋子也簙博通局戲也投六箸行六棋故曰六簙言設六簙以行酒用篤簙爲箸象牙爲棋也豔偶適聚也相迫互爭勝也梟博采倍勝爲牟五白以助投也犀比未詳賈消也簴懸鐘格揆不正也言擊鐘而簴爲之動鼓瑟而琴爲之糾皆酒酣狂戲之事非奏樂也廢撤去也詩云廢徹不遲沉沉湎也鐘所

士女雜坐亂而不分些放敶組纓班其相紛些鄭衛妖玩來雜陳些激楚之結獨秀先些篤昆簙象棊有六簿些分曹並進道相迫些成梟而牟呼五白些晉制犀比費白日些鏗鍾搷鼓梁斗揳些娛酒不廢沉日夜些蘭膏明燭華鐙錯些結撰至思蘭芳假些人有所極同心賦些酎飲盡歡樂極些先故些魂兮歸來反故居些

以置燭者。華謂其雕飾華好也。錯置也。結撰發爲篇章也。至思極至之思。假大也。人謂在坐之人。極思所至也。不歌而頌謂之賦。先故謂舊交。後漢梁冀謝李固所辟召無非先舊是也。言飲酒既酣。乃以極至之思。結撰於篇章。其吐屬清妙。若蔄蕙之芳。發越而盛大。在坐之人。亦各以思致發爲歌誦。以相倡酬。如此則可以盡賓主之歡。而無樂其故舊矣。此節總言所樂不復自檢。與淳于髡飲酒二石之時。語意大畧相似。其旨則詩人簡分之遺也。卒章歸之辭賦。又才人結習之所最不忘者。故以爲樂之終焉。亚陽之詞止此。

亂曰。獻歲發春兮汩吾南征。菉蘋齊葉兮白芷生。路貫廬江兮左長薄。倚沼畦瀛兮遥望。博青驪結駟兮齊千乘。懸火延起兮元顙。焱及騁先抑鶩若通兮引車右還。與王趨夢兮課後先。君王親發兮憚青兕。

此下皆原自序以申篇首之意。獻歲言歲始來進也。發春南征。追溯自陵陽至漵浦之時。涉江所謂秋冬緒風也。漵浦在陵陽西南。故曰南征。自首訖尾謂之貫。廬江。水名。漢志廬江出陵陽東南。北入江。曰貫者。自陵陽入廬江而達大江也。左。指江南言。浮江而西。則南爲左矣。倚。依。沼。池也。畦。猶區也。瀛。池中也。言沿江一帶。其地夐長。皆草木交錯。其間有依已成之沼而復爲流者。境尤曠野。所望甚博也。青驪以下。皆遥望時所見。純黑爲驪。結。連也。懸火。楊用修云。即周禮所謂墳燭。蓋焚林而田。所持以起火者。元。天色。焱火氣上行也。言火氣燄天。元容變赤色也。步及騁言從獵之士。步行而追及奔馬之處也。誘騁先居馬之先。而引滿其所向也。若順也。抑止馳騖者。使順通獵事。引車右轉以射歌之左也。夢。楚江南大澤名。跨今巴陵華容公安石首之地。課後先。校獵事之勤惰也。懼。懼走也。兕。野牛。言襄王身先發矢以射青兕。中之而懼走也。此節追序歲首南行。適遇楚王田於江南。而所見如此。莊辛所謂馳騁雲夢之中。而不以國家爲事。於此亦可見矣。

朱明承夜兮。時不可淹。皜陸離其上下兮。孔揚厥靈而不衰。火遊炎而左行兮。日馹馹而西頹。乘赤水而容與兮。登崑崙而北首。悲哉秋之爲氣也。仍羽人於丹丘兮。留不死之舊鄉。

朱明。夏日之日也。承。續。皜。潔。被。徑。斯。路。漸。湛。浸。華。盛。也。斯路。指春時遥望之地。漸。沒也。言自春祖夏。日夜相代。曾不可留。再經。前路。而已爲茂草所漸沒矣。蓋初春由陵陽至江水兮上有楓。日極千里兮傷春心。魂兮歸來哀江南。

巴陵華容公安石首之地。課後先。校獵事之勤惰也。懼。懼走也。兕。野牛。言襄王身先發矢以射青兕。中之而懼走也。此節追序歲首南行。適遇楚王田於江南。而所見如此。莊辛所謂馳騁雲夢之中。而不以國家爲事。於此亦可見矣。

朱明承夜兮。時不可淹。皜陸離其上下兮。孔揚厥靈而不衰。火遊炎而左行兮。日馹馹而西頹。乘赤水而容與兮。登崑崙而北首。悲哉秋之爲氣也。仍羽人於丹丘兮。留不死之舊鄉。

朱明。夏日之日也。承。續。皜。潔。被。徑。斯。路。漸。湛。浸。華。盛。也。斯路。指春時遥望之地。漸。沒也。言自春祖夏。日夜相代。曾不可留。再經。前路。而已爲茂草所漸沒矣。蓋初春由陵陽至江水兮上有楓。日極千里兮傷春心。魂兮歸來哀江南。

溆浦。今由溆浦出龍陽至長沙自沉正懷沙孟夏徂南之時復從夢澤經過故感懷而發此嘆也楓木名似白楊哀江在今長沙湘陰縣有大哀小哀二洲舊傳舜南征二妃從之不及哭於此故名斯路已漸江楓彌望則其寥寂愈可知矣前此猶得以放逐之身遥見君之顏色今則目斷千里騁望無期回首春時傷心欲絶蓋盛德終無所效而離殃愁苦如此魂雖歸來覺能入脩門以娛樂哉亦惟往哀江之南以誓死而已言此以見巫陽所招皆虚語也

太史公序原傳曰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而

王叔師乃以此篇為宋玉之詞黃維章林西仲非之誠為有見舊說又頗訾其譎怪荒淫亦非所謂知言者也今攷亂詞獻歲發春以下明序自春涉夏往來夢澤之境卒章曰魂兮歸來哀江南自著沉湘之志蓋繼懷沙而作者也學者於此沉潛反復而知其解則固有以確然知其非宋玉所作而巫陽所言皆如海上神山風引而去諸說紛紛互相詆訶亦不辨而自明矣余故詳其說於餘論而約舉其綮於此

大招

稱為大者尊君之辭篇内多序帝王致治之事蓋往昔成言時所冀如此嗚呼事既已矣而心終不忘所以欲求伸於地下也

青春受謝白日昭只（一作春）春氣奮發萬物遽只（一作孳）冥凌浹行魂無逃只魂魄歸徠無遠遥只

謝序也日知録云古人讀謝為序謂四時之序終則有始而春承受之也白日昭者冬寒則日無光輝故春氣和暖而後日昭明也遽同遂動貌莊子所謂蓬然覺也言春氣發生而蟄虫昭蘇草木萌動也冥幽

上言無遠遙指留於秦言此祝其勿他適以起下文
也
東有大海溺水淫淫白皓膠只魂乎無東湯谷寂寥只
溺水水性善沉溺者淫淫流貌上下謂與流波相上
下也皓膠冰凍貌皓白膠凝也
魂乎無南南有炎火千里蝮蛇蜒只山林險隘虎豹
蛟只鰅鰫短狐王虺騫只魂乎無南蜮傷躬只
元中記炎山在扶南國東四月火生十二月滅餘月
俱出雲氣蜃氣曲貌蛟行貌鰅鰫狀如犁牛又鰅魚
名皮有文鰫魚音如鼓鳴短狐蜮也似鱉三足含沙
射人王虺大蛇爾雅曰蜺王蛇也蠪聚頭貌
魂乎無西西方流沙滭洋洋只豕首縱目被髮鬌鬌
只長爪踞牙誅笑狂只魂乎無西多害傷只
滭大水貌鬌髮亂貌鋸牙利如鋸也誅強笑也今
川西有獸名狒狒長髮豕首執人則笑蓋此類也又
八紘荒史魅國山海經作末國黑首三角兩目上豎
魂乎無北北有寒山逴龍赬只代水不可涉深不
可測只天白顥顥鯤寒凝凝只魂乎無往盈北極只
赤夜乏之族
寒山山名逴龍補註云疑即燭龍赬赤色梁杰公曰
黑谷之北有山極峻四時來雪燭龍所居代水未詳
通釋云楚去幷代甚遠所謂不可涉者或傳桑乾嘔
夷諸水如此耳天白顥顥冰雪照耀之貌盈北極言
只
開靜即無逃意言歸路安閒鎮靜無有驚惕也自恣
以下乃指楚國之樂言荊楚衆全楚言之林氏曰以
楚辭卷六 三六 呂霞雲
意安只窮身永樂洛年壽延只魂乎歸徠樂洛不可言
只
魂魄歸徠閒以靜只自恣荊楚安以定只逞志究欲心
五穀六仞設菰梁只鼎臑盈望和致芳只內鴻鴽
鵠味豺羹只魂乎歸徠恣所嘗只鮮蜪甘雞和楚酪只
醢豚苦狗膾苴萛只魂乎歸徠恣所擇只炙鴰烝鳧
煎鴰即鴈鵝酸只煎鱄即鱣鯉只魂乎歸徠麗以先只四酎并熟不盛注同嗑
不歡役只吳醴白蘗和楚瀝只魂乎

此招之以飲食也。六似言積穀之高也。菰粱蔣菟。名雕胡。爲飯香美膩熟也。和致芳者。調和極其芳美也。內。一作肭。肥也。鴽似鳧。味猶和也。豺似狗。生潔爲鮮。酪。乳漿也。苦狗。以豉和狗也。膾。切也。苴蓴一名蒪。荷蓋切以爲香也。萬。白萬。秋時香美可食。蔓萬也。生水中。脆美沾汁濃也。薄無味也。言吳人工調酸味。塗萬爲蓑。其味不濃不淡。遠甘美也。炙。燔肉。鴰。鹿屬。黏。塗也。鶉。鷃也。陳列也。鱄。小魚也。俗作鮨。爽。存。言爽烈之氣存於此也。麗。以先言衆品並集。以是爲先也。四酎。四重釀之醇酒。并俱也。不澀嗑。言不滯咽喉也。馨。香遠聞也。不散役醉酒可貴。其味滑。不以飲賤役也。再宿爲醴。蘗。米麴也。瀉。清酒言以吳人之醴。來入楚造之清酒也。不遽惕。酒可忘憂無惶遽之患也。

代秦鄭衛。鳴竽張。伏戲。鴟辨。楚勞商。只。謔和去聲揚阿。趙簫倡。只。魂乎歸徠。鍾調磬。娛人亂。只。四上競。無極聲變。只。魂乎歸徠。聽歌謔只。

此招之以歌舞音樂也。代秦鄭衛。四國之樂也。伏羲始作瑟。鴟辨。勞商。皆曲名。徒歌曰謔。揚阿。即陽阿。以歌舞音樂也。趙。國之簫。秦。陽阿。爲先倡。而謳以和之也。空。桑。瑟名。投。合也。金曰鐘。石曰磬。亂。理也。四上未詳。今管色字譜有四音上音。或即其遺也。謔。戲也。

朱脣皓齒。嫭。戶以切。只。比去聲德好去聲。閒。閑習以都。只。豐肉微骨。調以娛。只。魂乎歸徠。安以舒。只。嫮。姱同目宜笑。蛾眉曼。只。容則秀雅。稱朱顏。只。魂乎歸徠。靜以安。只。姱脩滂浩。麗以閑。只。曾層頰倚耳。曲眉規。只。滂心綽態。姣麗施。只。小腰秀頸。若鮮卑。只。魂乎歸徠。思怨移。只。易去聲中利心。以動作。只。粉白黛黑。施芳澤。只。長袂拂面。善留客。只。魂乎歸徠。以娛昔。只。青色直眉。美目媔。綿只。馨色輔

奇牙。宜笑嘕。奇逸切只。豐肉微骨。體便平聲媚。只。魂乎歸徠。恣所便。平聲只。

此招之以女色也。嫭。好貌。比德言衆女之德相同也。好閒。言性喜閒靜。不輕佻也。習。謂嫻於禮。都。美調。和也。則。法。穉。幼也。脩。長也。滂浩。廣大貌。豐。重也。頰。口腮也。倚。耳。耳貼後也。曲眉規者。眉曲如半規也。綽。綽約也。鮮卑。東胡別號。其腰帶鉤名。犀。毗。亦曰鮮卑。言美人之腰頸狀若帶鉤之小而秀也。移。去也。言可忘去怨思也。易。直。利。和也。以動作者。言本和直之心。而形於舉動也。澤。膏脂也。昔。夜也。青色。眉之色也。直。當也。

媚美目貌。醥轉頰邊文。奇牙美齒也。嗎笑貌。便娟見遠遊便安也。

夏屋廣大。沙堂秀只。南房小壇。暮親去聲絶雷。洒只。曲屋步壛。音同宜擾畜只。騰駕步遊。獵春囿只。瓊敎錯衡。英華假只。蓮蘭桂樹。鬱蒲路只。魂乎歸徠。恣志慮只。孔雀盈園。畜鸞皇只。鵾鴻群晨。雜鶩秋鶩只。鴻鵠代遊。曼鶴鵾鵾只。魂乎歸徠。鳳翔只。

此招之以宮室遊觀也。沙堂以丹砂塗堂之楹楣也。秀出羣之意。崇土爲壇。親樓也。雷屋水流也。絶雷簷有承溜絶水。即檀弓所謂重霤也。曲屋周閣也。步壛長廊也。壛音義同。騁騁馳也。騁騁禽獸也。騰駕步遊言從獵之士。或乘車。或徒行也。假大也。言所乘之車。以玉飾敎以金錯衡。英華照耀。大有光明也。鵾鵾雞。晨旦鳴也。鶩鶴。禿鶖也。代遊。相代飛翥也。曼曼。長行也。鵾鵾似雁。長頸綠身。鳳凰翔言歸楚致治。而鳳凰來儀也。敎遊獵而及鳳凰。蓋本卷阿鳳鳴之意以招王也。

曼澤怡面。血氣盛只。永宜厥身。保壽命只。室家盈庭。爵祿盛只。魂乎歸徠。居室定只。

此下皆招之以興道致治。北節言脩身親親之事也。怡澤貌。宜善也。言身之舉動。皆合於善。用能保其壽命也。室家。公族也。盈庭。滿朝也。居室。謂王室。定安也。宋樂豫告昭公曰。公族。公室之枝葉也。枝葉亡。則本根無所庇蔽矣。此所以宗族盛而王室安也。

接徑千里。出若雲只。三圭重侯。聽類神只。察篤夫隱。孤寡存只。魂乎歸徠。正始昆只。田邑千畛。人阜昌只。美冒衆流。德澤章只。先威後文。善美明只。魂乎歸徠。賞罰當只。

此治民之事。接徑。壖地相連也。出若雲。言人民衆多。其出如雲也。三圭。桓信躬之圭。公侯伯所執也。楚本稱王。故其臣皆有公侯之號。重侯。猶言陪臣。聽類神。察篤夫隱。言聽察精審如神明也。察訪篤厚也。夫。音扶。孤寡。無夫曰寡。始昆。猶言先後。王澤本痛也。存恤問也。正定昆後也。始昆。猶言先後。王澤本無不被。而必訪民之夭死疾病者。而厚施之於孤寡尤加意存恤。所以定仁政之先後也。孟子云。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施四者。意蓋如此。四井爲邑。畛。田上道。阜盛。冒覆也。至此則澤無不被矣。先威後文。先以威武齊民。而後以文德綏之。故既善美而又精明也。名聲若日照。四海只。德譽配天。萬民理只。北至幽陵。南交趾只。西薄羊腸。東窮海只。魂乎歸徠。尚賢士只。發政獻行。去聲禁苛暴只。舉傑誅讒。罷去聲只。直贏在位。近

禹麾只秦繇執政流澤施只魂乎歸徠國家爲只
此用賢之事幽陵幽州也交趾南夷其人足大指開
析兩足並立趾則相交羊腸山名在太原晉陽之
西北尚賢士者推本而言之謂因尚賢而致此效也
發政以下詳尚賢之寔獻行令百官上其行治如周
禮令羣吏致事也壄鎭也陛殿階也誅罰譏謫也罷
止息也舉賢傑者而升之上位以彈壄殿庭則不仁
自遠而罰謫之事可以息而不用矣直蠹直節而才
有蠹欲者禹麾疑楚王車旂之名禹或羽字之誤也
爲猶治也直蠹者使在親近之地以輔君豪傑者使
執政事之權以澤民皆舉傑壄陛之寔也如此則國

雄雄赫赫天德明只三公穆穆登降堂只諸侯畢極立
九卿只昭質既設大侯張只執弓挾矢揖辭讓只魂乎
歸徠尚三王只
此天下化成之效也天德即上帝天之德穆穆和敬
貌登降堂者出入堂陛以讓火政也諸侯指齊秦諸
國言畢極皆以楚爲歸極而來朝也立設也三公九
卿皆天子之制但曰九卿者三公已見上文也昭質
謂射侯所畫之地如白質赤質之類大侯謂所射之

布如虎侯豹侯之類也上手延登曰揖壄手退遜曰
讓致語以讓曰辭天下既平貫革射息天子當諸侯
朝覲之時與羣臣從容燕射以習禮樂此太平之盛
治也尚三王謂駕三王而上之林氏曰此皆帝王之
事非原所能自爲其招懷王無疑余按離騷曰忽奔
走以先後今及前王之踵武又昔君與我成言今曰
黃昏以爲期則篇中所云皆爲左徒時所見信於君
而欲措諸行者不幸中道改路徒以未了之願號之
既死之魂其傷心固有非言所能喻者嗚呼能無疾

章句謂此篇係原自作又云景差後之論者互有異
同惟林西仲以爲原招懷王之辭最爲近理今從之
語具餘論

楚辭卷六終

論楚辭者。向稱七十二家。古興堂又增考異八十四家。然率皆評騭其人文。非能發明考訂。有所增益。故是書也。洪慶善述隋唐書志。有皇甫遵訓參解楚辭七卷。郭璞註十卷。宋處士諸葛楚詞音一卷。劉杳草木虫魚疏二卷。孟奥音一卷。徐邈音一卷。又有僧道騫者。能爲楚聲之讀。朱子慨其漫不復存。無以攷其說之得失。然覽明焦竑國史經籍志。載王逸楚辭註十七卷。洪興祖註十七卷。晁補之重定楚辭十六卷。朱子集註八卷。周少隱贊說四卷。林應辰龍岡楚詞說五卷。黃伯思新校楚辭十卷。巽騷一卷。徐邈釋道騫楚辭音各一卷。高似孫騷略一卷。鄧肅吳仁杰草木虫魚疏各二卷。則朱子所弗及見者。或未始不傳於世。特其行未廣耳。余見聞甚尠。所聞前人註解。自漢王叔師章句。宋洪慶善補註。朱晦翁集註外。惟明莆田黃文煥維章之聽直。衡陽王夫之葩齋之通釋。嘉興陸時雍昭仲之疏。周拱辰孟侯之草木史。本朝桐城錢澄之飲光之詁。升陽賀寬瞻度之飲騷。莆田林雲銘西仲之燈。嘉定張詩原雅之貫。宜興徐文煥龍友雲之洗髓。約十餘種。其間得失相參。別爲分疏。兼抒未盡之懷。附綴篇末。目曰餘論。莊生云。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庸知世之不以余言爲喈喈哉。亦姑以存其說而已。

離騷以經名。特後人推尊之詞。王叔師小序以爲經徑也。言依道徑以諫君也。若係作賦本名。可笑甚矣。他若九歌以下。皆緣傳宇亦屬贅設。

騷者詩之變。詩有賦興比。惟騷亦然。但三百篇邊幅短。不易可窺。若騷則渾淪變化。其賦與比錯雜而出。固未可以一律求也。觀朱子騷經所註比賦之類。殆已不盡比附。又通攷其書。惟於騷經前段。倣三百篇之例。分註最爲詳悉。自沅湘陳詞以下至蜷局不行。凡一千五百餘言。則以比而賦一語蔽之。九歌猶或間注。九章益有矣。至天問遠遊諸篇。則闕如焉。蓋亦知其說之不勝其煩而變其初例矣。然則註騷者。又何如盡去之爲當也。

原賦二十五篇。情文相生。古今無偶。九辨以下徒成效顰。景差錄所載。彌爲添足。今例不敢以唐突也。

離騷

說離騷者。言人人殊。紛綸舛錯。不可究詰。惟朱子集註。特爲雅馴。然竊嘗循覽其解。蓋乎不得其條理。輒頹然

舍去蓋自章首至余心可懲都未區分段落衆皆競進以下文勢紛如亂絲惟覺長頸頷亦何傷雖九死其未悔寧溘死而流亡伏清白以死直雖體解猶未變諸語複疊無味一也女嬃之言但云詈其違衆取禍則始言誓死不悔久已不恤人言何煩贅述且前段往觀四荒語毫無照應二也陷余身而危死數語乃是陳詞本意今但訓古人雖有好脩蹤臨者亦不敢以爲悔則與前九死未悔等語又複陳詞半晌皆屬無謂而所謂得中正而上征者又絕不知其何故三也埃風上征至蔽美揭惡皆指寖寖往求而無一遇則時勢瞭然下文更何用占乎且靈氛巫咸又仍勸其遠遊必合殊爲不解四也閨中哲王作分承神女上帝言但以上無明王下無賢伯爲恨則原之絕意於楚久矣不識靈氛所謂狐疑與懷故字者又何所指五也靈氛巫咸語意次第未見分別又幾於複矣六也巫咸言後接以瓊佩偃蹇一段未識其安放之法七也前段上下求索既寖往求而不合則卒章淨游求女乃爲馮婦之舉不惟文理複沓而前已乖雜今復襲合於義難通八也暇日捐去舊解獨取本文循繹數過豁然似有所得乃知首尾數千百言雖縈紆磅礴萬態煌惑

然一意相承珠貫繩聯其前後次第所謂夫道若大路然可燭照數計耳蓋通篇以好脩爲綱領以從彭咸爲結穴自篇首至衆芳蕪穢序其以好脩而獲罪也自衆皆競進至前聖所厚序獲罪而不改其脩也提出依彭咸句爲主大意皆以死自誓然語各有次第衆皆競進以下本得罪之始言故第曰顛頷長太息以下舉其中言以多艱爲目故曰九死怨靈脩以下要其終言以終不察爲目故曰溘死流亡自悔相道以下又以徒死無益而轉生一念欲求君四方開下半篇之局然好脩終不改也女嬃一段緊承往觀句說入重並舉好朋句發議重重鑿正枘句言但當釋君而事而好脩終不可改所謂中正也中間上下求索二段承重鑿正枘之言而偏觀上下乃真似好脩之難合故各以世溷濁二句結之以証合並舉好朋之言皆意中遙度之詞非實求之而不合也閨中四句因四方無好脩者而返觀楚國去住兩難所謂狐疑也哲王指楚懷言靈氛一段言好脩之必合而深勸其去楚以釋其疑世幽昧以下証楚之不可留以寔靈氛之言也巫咸一段極言好脩作合之易而深著戀楚不往之害以速其行何瓊佩以下証

行之不可緩以寔巫咸之言也惟茲佩以下決意遠行非復爲前此觀望之舉以是結往觀之局以是盡好脩之用半幅縈洞專爲此舉然行車未周忽然中止則終不忍舍楚而去也亂曰以下楚不可留終歸於爲彭咸而畢志於楚也其學可以無所爲而爲其忠也寧一無所爲此原之所以與日月爭光也

余既條列其說復綜其大要以訓之曰始以修能事君而取嫉於衆然所脩靡悃益堅惟其爲彭咸以死而已未嘗變也至卽或不爲彭咸之死而觀君四方亦卒不改其好脩也梅相遠至余心可憐女媭謂世無用好脩者往觀四荒句生出只是一意却翻出離騷下半篇俱自往觀四荒而卒歸於爲彭咸則皆如此則通篇結撰如天造地設之不可易極無限煙波然至行車已駕而卒歸於爲彭咸則本旨已了然市蜃樓自起自滅耳蓋顧依彭咸之遺則必於空中千迴百轉至明言好脩之必有合傳說呂望之功可以袖手致之而卒歸死於楚所以証行道之心終不勝其忠君之心而卒爲彭咸之志確不可移也悲回風曰介眇志之所惑兮竊賦詩之所明斯之謂矣後世弔屈原反離騷之作乃舉原之所棄者而苦口相規甚矣其愚也往觀四篇有退脩初服一層部於焉能與此終古句略以拾過

觀奚益及正之重華而知好脩必非無用在能擇君而事耳往觀四荒乃試往觀焉則覺四方之嫉惡好脩誠有如女媭言者去留靡決心轉狐疑閒中四句下之靈氛則云去必有合也楚不可留也索莫還觀而其說信然世幽昧至申旦不寐又卜之巫咸則云去則作合甚易留則禍至無期欲從靈氛百草不芳再觀而勢益急何壞佩於是知女媭之言不足信重華之正累可憑決計遠行立見好脩之有用矣然豈真能一往而忘楚哉惟茲佩至不行則仍爲彭咸以誓死而已亂以下此一章大指也

篇中曰好脩曰脩能曰脩名曰前脩曰脩初服曰信脩脩字凡十一見首尾照應着目了然絕非牽附之見蓋好脩者其學也爲彭咸者其忠也不知好脩者固不能爲彭咸然或不忍其脩之默默而已而求用於他國以自見則亦必不能爲彭咸而畢志於楚也其學可以無所爲而爲其忠也寧一無所爲此原之所以與日月爭光也

離騷下半篇俱自往觀四荒句生出只是一意却翻出無限煙波然至行車已駕而卒歸於爲彭咸則皆如海市蜃樓自起自滅耳蓋顧依彭咸之遺則本旨已了然必於空中千迴百轉至明言好脩之必有合傳說呂望之功可以袖手致之而卒歸死於楚所以証行道之心終不勝其忠君之心而卒爲彭咸之志確不可移也悲回風曰介眇志之所惑兮竊賦詩之所明斯之謂矣後世弔屈原反離騷之作乃舉原之所棄者而苦口相規甚矣其愚也往觀四篇有退脩初服一層部於焉能與此終古句略以拾過作文有深一步觀法張司業咏節婦云事夫誓擬同生死又曰還君明珠雙淚垂然精神却在感君纏綿意繫在紅羅襦二語襯出蓋惟感之深繫之密而卒還之猶見節之貞而無與易也又如論語好仁者無以尚之題人只解從仁上極形好之之篤耳惟劉君榮文云非難

於。獨。知。仁之可好。難。於。知。仁之外。甚有可好。而終不以易吾仁也。如是則無以尚之。精神倍出。離騷屢言求君。蓋此意也。林西仲乃云。作求賢君解。是以與國存亡之。箕比。認爲朝秦暮楚之蘇張。猶顯明已。翔於寥廓。而虞者猶視諸叢澤。悲夫。

楚辭餘論卷上　七　王夫之著

楚辭章法絕奇處。如離騷本意。只注從彭咸之所居句。却用將往觀乎四荒。開下半篇之局。臨末以蜷局顧而不行。跌轉。與思美人本意。只注思彭咸之故句。却用聊假日以須時。開下半篇。臨末以願及日之未暮。跌轉。悲回風本意。未欲遽死。却用託彭咸之所居。開下半篇。臨江南句。却全篇周巡。成口中。侈陳入脩門之樂。臨末以亂詞發春南征。跌轉。招魂本意。只注魂兮歸來哀。脩法。並同。純用客意。舞騰那寫。來。如。火。如。錦。使人目迷心眩。香不知。所在。此千古未有之格。亦說騷者千年未揭之秘也。故於騷經以求君他國爲疑。於招魂以爲天體在是。可謂知天者乎。

楚辭餘論卷上　八　王夫之著

朱子排王叔師五臣洪慶善之說。以上下求索爲求賢君。全首文理。如絲絲入扣。後人視爲不入耳之談。或以帝爲天帝。或以喻楚懷。或以女爲賢士。或以爲賢配。紛紛四護前後之迂滯難通者多矣。飲驪以女喻鄭袖。豐隆蹇修。喻上官子蘭之徒。望其轉達於君若妃以此況日月爭光之人。獨不畏長鋏神鋒耶。

篇中凡指楚處。但云衆與黨人。至世並舉而好朋。世溷濁而嫉賢。世字皆承四荒推說。並舉句。言四荒與楚相似。兩溷濁二句。証合女須之言也。至世幽昧以昭曙。與惟黨人其獨異四語。乃承上轉下。從四荒與楚對較。以見其不同。讀者潛心玩之。則前後條理。瞭若發蒙矣。

按戰國策。靳尚說楚懷王出張儀。旋以隨行爲魏張旄所殺。而上官大夫至襄王時尚存。其爲兩人明甚。王叔師以爲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史記正義引以証原傳。稱突可笑。朱子駁之是矣。而王薑齋猶謂尚稱上官。與原稱三閭同。抑何譬於子朱子以攝提爲星名。駁王氏大歲在寅之說。吳郡顧寧人非之曰。既紀生辰。豈有置年止言月日之理。余按顧說良是。且古人刪字就文。往往不拘。如後漢張純傳。攝提之歲。蒼龍甲寅。時建武十三年。逮尚未生。已有此號。可知攝提爲寅年。其來久矣。朱子謂若以攝提爲歲。便少格字。非通論也。況史記天官書。攝提星何嘗不名攝

提格乎。

初度五臣註初生之法度。集註乃指始生時節言。不知此四句。本言姿性之美。凡正則靈均之德。皆少時生而具之。故謂之初度。即下所云內美也。古者名以德命之名。如此則覽揆字。方有著落。而以表德。故揆度而命之名。如此則覽揆字。方有著落。而下文既有此三字。亦不嫌無根。若謂生得日月之良。是天賦美質於內。則孟陬庚寅其良安在。況生而同辰者。正復不少。何嘉名之可錫。而下文既字此字。不亦墜空乎。禮子生三月而名之。既冠而字。亦非皆命於生初者也。初度從五臣解爲是。但初生時難言法度耳。

都玄敬聽雨紀談古人有小名。有小字。離騷名余曰正則。字余曰靈均。蓋屈原名平而正則靈均。則其小名小字也。按此亦是一見。然則正則靈均。固不必拘合平原字義矣。

舊解三后爲禹湯文王。則不應下文方及堯舜。故朱子亦疑之。然以爲三皇。亦無所本。或謂指鬻熊繹莊王。益鑿而無當矣。且既遵道而得路。既字殊無頓放處。余按屈子之文。大抵原本六經。天問之下土方。則商頌語。惜往日之聽不明。則易彖詞。其他更不勝指屈。三后見呂刑。皆堯舜之臣。固爲有據。且以椒桂喻仁節。爲己奔走先後。作引而以。既遵道而得路。既字緊承上文。見明良相合之意。爲君信讒。疾怨作綫上下文。勢尤貫串也。

周以前諸侯皆稱后。書言群后屢矣。畢命亦有三后。皆指臣言。後世以后擬帝王。則少見多怪。近有註天問者。以表德。故揆度而命之名。如此則覽揆字。方有著落。而指后益爲書法言。益宜爲天子也。然則五子歌有窮后羿。春秋傳樂正后夔。皆書法耶。

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蓋謂黨人進君非義。于余身非有患害也。特恐有誤國是而不忍坐視耳。文理本明。舊解訓憚爲難。謂非難身之被殃。語殊聱澁。隨謂黨人用事。正類必受其殃。則又多一轉矣。

非余心之所急。承恕己量人而言。即莊子鴟雛腐鼠之意。

舊傳王介甫詩。殘菊飄零滿地金。當解如我落其實之慶善訓落。英亦云秋花無自落者。當解如我落不落二種。但衰謝落而史志道菊譜序又云。菊自有落不落之花。豈有可餐。應如詩之訪落。落訓始。謂始開之花耳。余按落字與上句墜字相應。強覓新解。殊覺欠安。且此二句本極言清貧之況。爲下顛頷作引。非徒尚芳淑致滋味也。與精瓊靡蠁申椒立言各別。何必以衰謝爲嫌。古者君之於臣。但有賜環賜玦之文。無有遣之以蕙脯

者。集註詁替余二語殊杜撰。章句以自結束爲言。又與上下文多複。

攘詬即忍尤意。忍其心忍受也。凡非其所有之物。因其自來而取之謂攘。尤詬。詬病也。謂予善淫言。世方嫉惡好脩。而吾欲去其詬。則必亦競爲周容。而後可。故尤詬之來。直受而不却也。舊註訓攘爲除。失其旨矣。

衆不可戶說四句。亦女媱言。不予聽正詈詞也。世並舉而好朋。乃詈之旨。對往觀四荒言。以示不變所修之難合也。集註訓爲原言。遂以末句不字爲衍文。大誤。尤可笑者。王薆齋分錄辭直至前修以葅醢。皆女嬃責原

語。曾欵歔至與此終古。皆原答女媱語。兩美必合至申椒不芳。皆靈氛語。勉陞降至觀乎上下。皆巫咸語。其旨絕支離不足存。可謂誕妄之尤也。

理弭節之義。舊皆闕註。按周禮大司徒鄭註五御之節。賈疏云。御言節者。四馬六轡。有進退之節也。今改五御鳴和鸞。逐禽左。鳴和鸞者。馬動則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鳴和鸞者。馬動則鸞鳴和應。舒則不鳴。疾則失音。是耳治之節。舞交衢者。御車在交道。車旋應於舞節。是目治之節。其義較然矣。

長卿上林賦有案節。有弭節。有揚節。郭註乃云。節所杖信節也。豈非孟浪。

望舒飛廉鸞鳳雷師飄風雲霓之屬。無善惡軒輊之分。朱子既詳言之矣。後之小儒。尚多異解。如雷師告余以未具。本承上起下之辭。蓋謂雷師恐鸞鳳尚不能辦事。故有未具之告。因復使鳳鳥親行。以極形効力之衆。取程之急耳。昧者乃謂雷師有意阻程。故以未具爲辭。文勢小有頓挫。而雷師遂棄萬世話。腐殊可笑也。

乘雲。思美人曰願寄言於浮雲。遇豐隆而不將。蓋皆以爲雲師也。朱子專以豐隆爲雷師。故於此有雷咸求無不獲之解。然亦迂矣。其註思美人又以爲雲師。何自相

戾也。

左傳昭十三年。行理之命。無月不至。杜註行理。使人通聘問者。國語敢國賓至。行理以節逆之。賈註理。吏也。小行人也。又廣雅釋詁。理。媒也。離騷吾令蹇脩以爲理。理弱而媒拙。抽思理弱而媒不通。思美人令薛荔以爲理。皆指行媒之使言。王註爲理。謂分理禮意。朱子又云爲媒以通詞理。五臣註理弱。謂道理弱於少康。朱子亦因之。皆未攷而強爲之說也。

史記禁敗於有娀之墟。正義曰當在蒲州。朱子猶以山海經爲疑。殆未之見耶。

凡註書者。必聚會全書。方得古人命意所在。楚辭簡狄事凡三見。離騷曰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娀之佚女。又曰鳳凰既受詒兮。恐高辛之先我。天問曰簡狄在臺嚳何宜。玄鳥致詒女何嘉。思美人曰高辛之靈晟兮。遭玄鳥而致詒。推其指。蓋謂簡狄居有娀之瑤臺。嚳聞其美且賢。遣玄鳥爲媒致聘。而女樂從。因得爲妃。生契而啟商祚。是蓋原說詩之旨也。與史記吞卵孕契所傳各異。臺自指有娀之臺。時方未嫁。故曰女。王叔師騷經註。既用呂春秋有娀高臺之說。及註天問。又云侍帝嚳於臺上。其魯莽固不足論。朱子亦兩取其說。何也。因高辛有

玄鳥致詒事。故騷經用鳩鳩鳳凰渲染。鳩鳩既不堪使。自適又非所宜。躊躇之後。方及鳳凰。其勢已曉。却恐高辛元鳥之使已在我先。因止而不遣。鳳凰本在前驅。一似忘却。故借鳩爲媒。紆折生波。正欲爲先我作地耳。朱子乃謂鳳凰受高辛之詒。則與元鳥致詒底矣。辨證又云使原得鳳凰。則高辛何由先我哉。大類夢中占夢也。元鳥致詒。豈本遣元鳥氏之裔。而後世訛其傳歟。

彥舊註專屬之神女所居。儻矣哲王舊指上帝。稱謂亦未安。今訓楚懷爲下狐疑張本。文勢較順。

旋上下求索之後。總結曰閨中遂遠。蓋非謂世無賢君。亦非徒求而見棄。特以君門遼遠。不見行媒。疑怯而自止焉耳。朱子直云上無明君下無賢伯。則其不相遇審矣。下文又云兩美必合。何必用媒。何處轉身耶。

閨中遂遠句收反顧游目以下半篇。哲王又不悟。迴顧怨靈脩之浩蕩以前半篇。用筆一俯一仰。眞有旋乾轉坤之力。然非明眼人。孰能察千里來龍哉。

氛氳二段。總承往觀四荒。量盤正納本旨。一氣說下。由緩而急。由淺而深。領起末段。浮游求女之意。非徒節奏相生。亦正孫月峰論文所謂波瀾單則淡。雙則濃也。語意本同。故既告吉占之語。舉氛氳而感在內。俗解疑其獨從靈氛。遂謂兩人之言互有異同。枝詞蔓語。不足盡述也。

雜騷以女喻賢君。以芳草喻賢臣。首尾一線。不相混淆。舊訓何所獨無芳草。即上豈惟是其有女意。語複而義雜矣。

世幽昧以眩曜二語。乃吸下之辭。言世人多蔽。固未必能察余之善惡。然其好惡不齊。有惡我者。豈必無好我

耆乎。未有如楚人之風氣獨殊。乃至好惡善比戶如一。若下文所云也。蓋其同者乃其所以爲異。以証楚之不可懷也。此四語直從世並舉而好朋句翻出是通篇脉絡最分明處。

又何必用夫行媒將令帝閽令蹇脩令鴆鴆鳳凰及理弱媒拙等語。一掃都盡。下文武丁用說諸証。皆不媒而合者。文義相引如貫珠。若前爲理爲媒。皆作求賢士解。則此處直接武丁周文。不亦首尾銜決乎。

偃蹇總訓高蹈。瑤臺之偃蹇。狀其形勢也。瓊佩之偃蹇。狀其志節也。

椴本草名食茱萸。一名越椒。亦名檓子。爾雅云椒椴醜。林禮內則三牲用藙。註藙椴也。漢令會稽歲貢藙子一斗。南都賦蘇椴紫藙。排撏蘭茝。周孝侯風土記以椒橘藙爲三香。一名艾。范石湖成都古今記艾子。茱萸類也。寔正綠味辛。蜀人進茶。每投艾子一粒。香滿甌盂。椴本椒類。亦辛香之物。非謂不足充幃也。罪在欲耳。故與椒之專佞均有干進務入之譏。集註訓爲臭物。誤也。其稱何芳之能祗。爲又云不能敬守其芳乎。

與東西上下。隨去輒回者異。蓋前止率意觀覽。故其發之也輕。而此欲委身從君。故其持之也慎。前尚未知其有合而遏覩之故。其情迫。且東西瞀望。欲其無弗屆也。此則確信其必有合而往遏之故。其心閒。且沿途尋訪。欲其無所遺也。觀其運意措辭而前虛後寔之辨。不待言而喻矣。

既云周流。則東西南北。無不徧歷之理。專言西者。因懷。楚中止也。遠遊自西而南。亦云睨舊鄉而不行。與此正同。但遠遊以度世言。故仍抑志而遲舉。此以求君言。故遂返舊而不移。語各有當也。舊解西爲歸藏之地。專言

西者。即沉江誓死之心。然則自西而返楚。將之死而求生乎。林氏以爲觀釁於秦。兒童之見。賀氏指天津一語。謂自東徂西。四極已周。赤水出崑崙南陬。穆天子傳宿崑崙之阿。赤水之陽。本在一處。張元雅誤以赤水爲南方之水。因謂從南方轉西北不周。皆屬臆說。王姜齋訓浮游求女爲求汝。遵道崑崙以下。皆寫意鉛汞妙訣。西指魄宮。殆被黑風吹隋矣。

蹇解亂爲總理一賦之終。今案雜騷二十五篇。亂詞六見。惟懷沙總申前意。小具一篇結構。可以總理言。騷經招魂則引歸本旨。涉江哀郢則長言永嘆。抽思則分段

敘事。未可一概論也。余意亂者。蓋樂之將終。衆音畢會。而詩歌之節亦與相赴。繁音促節。交錯紛亂。故有是名耳。孔子曰。洋洋盈耳。大旨可見。

離騷雜無錫王貽六離騷彙訂三種。朱氏最好議論。紕繆尤多。其餘或襲舊以傳訛。或創新而失當。往往而有。陳訒重華以前。姑弗深辨。自埃風上征以後。朱氏云。見帝欲以悟君之道。折中於天。求女。欲折中於楚之賢者。靈氛以下。復欲折中於九州之賢。大夫不忍離宗國。故止而不行。安溪與王氏皆以見帝喻盡誠以悟君。求女喻求賢以輔楚。靈氛以下。又欲求賢士於九州。末路浮游西極。安溪云。當時士多歸秦。故爲意焉。卒以仇讐之國不可依。誓死不往。三書皆懲朱子求君之說。而以求女爲求士。又因中段求女與後相複。遂以前之求女屬楚後之求女屬四方。然前言白水閬風。後言崑崙赤水。前言相觀四極。後言流觀上下。道里殊無分別。安見前之爲楚後之爲四方耶。朱氏強分白水喻沅湘。閬風喻楚名山。至後之崑崙方寔指海外。此鑿空之辭。途人知其不足聽也。謂見帝爲盡誠以悟君。則原之蹇蹇不舍。由來已久。奚待陳詞之後而始盡其誠。前言齋怒。言數化言終不察原之於君求合而終乖。亦既知之稔言之複矣。陳詞之後。何所據而復修儀從。窮日夜以求合耶。求之而仍不合。不益複而無謂乎。夫惟擇君他國。故有修遠求索之言。今身事故主。何用求索。身居本國。何言修遠。安溪訓上下求索爲多方遇合。王氏訓爲君門欲叩無由。雖竭力分解。終乖而難附。自林西仲諺以節中爲折中。朱氏遂有折中皇天之說。乃至告重華求衆女命靈氛巫咸并九歌山鬼。皆以爲求折中。夫史稱冀幸君之一悟。蓋冀其念舊而自悔耳。若君無悔心。而途尋詭以乞悟君之方。雖愚人當不出此。至謂求賢輔

楚。亦非識時之言也。楚衆芳蕪穢。雖得賢奚益。原以貴戚世卿。不能排黨人。悟昏主。乃望之九州羈旅之人。又必不行之勢也。且好修之害。楚士逢而變節。亦安保來者之不變乎。勢不可行。節不可保。而越修遠多艱之路以求之。所求者又未必得也。是固不待僕馬悲懷。而始顧而不行矣。且夫求賢與求折中。皆以爲舊鄉也。睨舊鄉而不行。則又何說。譬則晉使求醫於秦。魯衛乞師於晉。而曰吾不忍去父母之邦也。有是理乎。原之求女。明云遠逝以自疏。夫欲求賢人求善道以輔之。而又曰疏之。此矛盾之說也。朱氏註自疏又云意在遁跡名山。王

氏云不必復言求同志。是上文。淫游求女之言。殆成贅疣。而所謂從吉占歷吉日。皆爲饒語。天下固無此首鼠之事。即以文義言。抑何隔礙而難通也。楚弱秦強。王又不聽。士之歸秦者固未能求爲楚用。果有之。則資敵之才以輔吾君。復讐之衆。莫快於是。何謂依仇讐之國耶。爲此言者。既以求君他國爲大禁。又泥以女喻君。有謬經旨。故不憚曲說以求伸。不知易稱臣道妻道。而九五君象。亦以婦不孕繫辭周易折衷云九五亦以妻道言各體其卦義而已況騷易異體。臨文托喻。忌用爲此拘拘哉。余第撮其大指論之。其章句訓詁之疵。未槩及也。

九歌

九歌本十一章。其言九者。蓋以神之類有九而名。兩司命。類也。湘君與夫人。亦類也。神之同類者。所祭之時與地。亦同。故其歌合言之。此家三兄紹孟之說。

九歌不知作於何時。其爲數十一篇。或亦未必同時所作也。二湘言湖湘沅澧與東君言扶桑。河伯言崑崙山鬼言山阿同指。各就神所居以立言。外傳謂九歌作於湘陰之玉筒山。亦臆說也。然大司命曰老冉冉兮既極。山鬼曰歲既晏兮孰華予。其亦暮年所爲歟。朱子論九歌。謂以事神不答而不忘其敬。比事君不答而不忘其忠。斯言誤矣。夫祭以享神。歌以侑之。知神之不答。不如無祭。且既不答矣。奚所侑而歌焉。終日陳牲俎。張樂歌而曉曉。述神之不見答。於義安取乎。今詳體諸篇。東皇曰穆將愉兮上皇。雲中君曰謇將憺兮壽宮。湘君曰遝吾道兮洞庭。湘夫人曰將騰駕兮偕逝。大司命曰靈衣兮被被。少司命曰忽獨與余兮目成。東君曰長太息兮將上。河伯曰與女游兮河之渚。山鬼曰東風飄飄兮神靈雨。苟有所祭。未嘗不答也。惟於離合遲速之際。多感慨焉。蓋九歌之作。專主祀神。祀神之道。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欲其來速斯愈覺其遲。欲其去遲斯愈覺其速。固祭者之常情也。作者於君臣之雜合易離獨有深感。故其辭尤激云耳。夫豈特爲君臣而作哉。今欲牽附於事君不答之意。而并所祀之神。皆以爲不見答。其於作歌之旨。殊背且原之事。君亦非未嘗見答者也。當其國讓國事。應對諸侯。所以任之者甚至。特其交不終耳。槩以事而不答目之。於主客之意。均無所當。而訓詁亦多失寔者。余故特著之。或謂九歌本非以祀神。特假題以寓意。然則東皇國殤禮魂無意可寓者。又安屬也。

九歌之托意君臣。在隱躍即離之際。蓋屬目無形者。戈

見其意之所在況觀其形之似者乎有觸而發固其理也必欲句梯字比以求合之則方爲固矣

九歌凡言靈者皆指神無所謂巫者靈保猶言神保謂尸也舊註於皇皇既降與如雲蔽日之靈則以爲神於優寠連嘘之靈則指爲巫說已謬矣又九歌皆主祭者與神酬酢之辭今獨以少司命河伯爲巫言以接之又以山鬼爲賤而通體皆設爲鬼語篇中本無明文不知誰爲分別耶且少司命河伯之屬豈更卑於祭者而不屑與之接耶國殤禮魂其卑抑甚又將指爲誰之言耶凡釋文以徑淨爲主而乃自生軫轉甚無謂也

少司命望美人兮未來河伯送美人兮南浦美人皆指神言集註誤泥美人謂男悅女之辭因設爲女巫以當之而以望與送皆屬之神不知詩云誰侜予美又曰予美亡此美人固男女相悅之通稱也離騷之美人遲暮九章之思美人集註固明言其託意於君矣獨不可託意於神乎謂巫以美人自稱既爲非體且神自輕別而更怨人之不來歌以送神而反迷神之送已其爲乖謬豈俟辨哉

撫長劍兮玉珥璆鏘鳴兮琳琅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皆指如在之神言與靈衣兮被被玉佩兮陸離衡衣兮蕙帶儻長劍兮擁幼艾諸語大畧相似舊註皆

荷衣兮蕙帶儻長劍兮擁幼艾諸語大畧相似舊註皆指人言夫盛服承祭本禮之常何足多訝況祀神撫劍又未之前聞乎且同是容飾耳一以爲祭者一以爲巫（集註辨證補遺）又誰爲別之也

北極五星天樞紐星最爲近北舊說皆從南起數故以紐星爲第五星而以近南亦明者爲第二星爲帝王名天皇大帝爲耀魄寶而亦明者爲第四星爲太子句陳曰太一之坐又以句陳口中一星爲天皇大帝其神爲耀魄寶宋中興天文志援孔子居所不動之義辨之以爲天無二帝北極從北起數天樞爲第一星爲帝王爲

口中星爲大帝之座其說最爲近理然則所謂太一者

殆即天樞不動之星寔爲天皇大帝者歟一說天乙南有太一星主使十六神承事天皇大帝者也

古人選日千支不必兼取觀月令元日元辰分見可知曰吉日又曰辰良則千支雙美愼重之至也

撰余轡兮高馳翼乘風兮載雲旗兮委蛇長劍佩玉狀其飾也儵忽飄忽狀其態也欣欣樂康狀其情也語相因爲淺深

猶性善驚故曰章皇揚子雲羽獵賦章皇周流論衡道虛篇周章遠方左太冲吳都賦周章夷猶東魏杜輔立發梁檄周章向背說文雕雕視周章貌皆匆遽不定之

意。

雲神之降。在既留句。雲神之欲去。已見周章句。靈皇皇兮既降。乃於去後追述之。九歌皆以神之去留不測爲言。而序雲神尤極絢爛。忽蓋狀雲之辭也。家世父弱六先生云。明。明既降。何遠舉之速。幾幷既降都似可疑。遂令前文盡成恍惚。真思入風雲語。世父翠樓居說騷。識解多出人意表。但專主評文。故未及纂錄。

辨舜葬事。後人異議頗多。主南巡者。鳴條紀市。皆以爲南方。高誘呂春秋注九疑山下亦有紀。已鄭康成檀弓注鳴條南巡地。辨其非者。蒼梧九嶷皆指爲北地。沈休文竹書註湘州也又云九嶷在酃縣北二十里與鳴條皆在零陽府方圖之境。王李皆曰

然揆之於理。証之孟子東夷之說。則南巡之言固不足信。而湘江淚竹。皆附會之談也。二妃死葬江湘。說本秦博士。王叔師以湘君爲水神。夫人爲二妃。韓退之以湘君爲神奇相。二女死後之配。夫人即二女。二篇乃相贈答之辭。按機緘江神謂之奇相非瑛工賦奇相得道而宅神乃協事與於湘祓禊語亦女子也所謂協靈帝元珠之正而死爲神則奇相靈甚乃實有神景純以湘君夫人爲天帝二女。羅長源以湘之二女爲舜女。齊明燭光。而湘君夫人又別爲水神。顧寧人以爲水神之后及妃。王蕃齋以湘君爲水神。夫人爲水神之妻。皆辨其非者也。而韓說爲勝。郭

女。謂湘君采芳以貽下土之人。則又迂滯難通。決非屈原之旨也。戰國時異說多矣。屈子固非經生。以攷據爲事者。濟沅湘以南征。就重華而陳辭。不以舜葬爲非庸。知不以從死爲是。況則謂二妃果爲湘神。與謂屈子之必不以二妃爲湘神。皆膠柱之見也。九疑並迎。非無所指者。今詳文意。仍用韓解爲是。

吹參差指湘君言。誰思與誰留誰須同義。舊以參差爲主祭者自吹。則誰思字宜其迂曲難通也。王子年拾遺記云。洞庭山金堂數百間。帝女居之。鮑管之清音。微於

集001-224

原九歌。皆退居漢北所作。又刻舟之見也

遵吾道兮洞庭。遵字小頓。與來吾道夫先路。何法相似

薜荔拍。或解拍爲舟脅板。按薜荔緣物蔓生。質幹輕微。非可爲板者。觀湘夫人罔以爲帷。山鬼被以爲服。應從衣飾解明甚。

望涔陽兮極浦。余按水經註灃水入作唐縣。左合涔水。涔水出西天門郡南流遲涔評屯。溉田數千頃。又東南流注灃水。作唐今灃州安鄉縣。又岳州府志涔水在灃州北七十里。會灃水入洞庭。唐盧子發詩所謂君夢涔陽月。中秋憶棹歌也。又經錄楚王子貢奏歌。亦有洞庭舊說無虧。謂保守志行。無損缺也。語雖正而近腐。且若今二字亦似贅疣。

木秋。涔陽草衰之句。洪註灃州涔陽浦是已。又引水經云。涔水出漢中南鄣南入於沔。此自漢中之涔。與此何涉。而自謬其說乎。王囊齋欲附漢北之說。乃云涔水在漢北。入漢合江。亦隔牆語。

弭節北渚。即後帝子所降之處。蓋猶眷戀不釋於江邊也。作歸休解誤。

舊解麋何爲二語。謂麋不在山而在庭中。蛟不在淵而在水裔。皆失所宜。與鳥何萃二語。大畧相同。複直無味。下文佳人召予。亦嫌突接。且麋鹿固囿圈駔畜之物。而蛟在水際。尤理之常。安得比而同之。

集註以周禮疏兩司命之說。謂以大司命爲上台少司命爲文昌第四星。然按隋志虛北二星亦曰司命。主舉過行罰。滅不祥。故在六宗之祀。則司命非徒有兩而已。集註言近鑿空。

九阬。集註據周禮九州之山鎮言。然周禮初無九阬之明文。似亦未足據。且前廣開天門。但言司命之下。而無端又增一帝。又時方致祭。而以司命從帝遠遊。爲辭於義俱不可通。靈衣被被。又何來之突也。

舊說無虧。謂保守志行。無損缺也。語雖正而近腐。且若今二字亦似贅疣。

少司命云。夫人兮自有美子。羅願遂謂少司命主人子孫。傳會蘭爲生子之祥。無乃無子之樂。孫爲子孫之義。嘗與三兄讀而笑之。三兄因扣予少司命所主。予曰。大司命主壽。故以壽夭。壯老爲言。少司命主緣。故以男女。離合爲說。蓋月老之類也。夫君臣遇合之間。其緣亦大矣。故於此三致意云。一時興爲之破顏。此雖謔詞。然離騷九章。屢寄慨於媒理。或亦未必無當也。

孫者。美辭。未有自稱者。且少司命孫字兩見。一以自稱。一以稱神。可乎。

家語孔子聞哭聲甚悲。顏子曰。此非但爲死者而已。又

有生離別焉。悲莫悲今生別離。蓋用其語。杜詩死別已吞聲。生別常惻惻。其註脚也。一說生謂生熟之生。言未及相熟而先別也。與杜詩暮婚晨告別。無乃太匆忙意同。對新相知似較警切。

與女遊兮四語。皆未來而預擬之。猶小雅之子於狩一章之意。

九歌無合而不離者。非獨迎神送神祭禮固然。亦因以寫其意也。集註釋少司命。於神去後復為言以招人。已失文體。其釋末章之雜幼艾。即指所招之美人言。則是合而不復離也。豈被放設詞之本意乎。況通體既為巫

言。而末忽為衆人之辭。何義例之紊也。

衆君首言迎神。次言神降。中言樂神。既言神去。末言送神。章法最有次第。蓋以日升為神降。日入為神去。長太息兮將上。日之升也。靈之來兮蔽日。日之入也。中間紆瑟數語。寫日之力以娛神。前音後舞。樂有節奏。詩有間合。本非一時之作。祭義周人祭日以朝及閭。鄭註謂終將上為迎神。蔽日為神未來時。雜沓並作於義不通矣。且日有事。此蓋本周制也。舊註以將上為迎神。蔽日為神降。則紆瑟以下。皆神未來時。雜沓並作於義不通矣。且日有事。此蓋本周制也。舊註以將上為迎神。蔽日為神降。則紆瑟以下。皆神未來時。雜沓並作。於義不通矣。且

又日方東升。貪狼遠見。滌除一射。忽已淪降。何日輪之迅速也。余弧余矰與余馬。皆主祭者自稱。今忽代日神稱余。尤宇義之舛雜者。周孟侯又謂東君全首皆昧爽時語。將出既明為虛想。天狼北斗為寰境。更屬夢語。

靈之來兮蔽日。與靈之來兮如雲。同指擁蔽而去。有暗君乎。九歌之作。本以祭神。其於事君。特隱寓其意。固非

則情何時已哉。故戀戀而不釋也。舊註全少分曉。

次山鬼於河伯之後。意亦山之靈。怪能禍福人者。故祭之。集註獨以為鬼媚人之辭。竊以為神降入為神去。長太息分將上。日之升也。靈之來分蔽日。日之入也。中間紆瑟數語。寫日之力以娛神。前音後舞。樂有節奏。詩有間合。本非一時之作。祭義周人祭日以朝及閭。鄭註謂終將上為迎神。蔽日為神降。則紆瑟以下。皆神未來時。雜沓並作。於義不通矣。且

者之意。而全首俱代所祭者立說。已屬不倫。且人方祭

已。而語皆怨人之不來。於理尤為難解。況就其文義言。若有人。人謂鬼也。子慕余。忽又鬼謂人。是果可通乎。又

謂鬼陰賤不可比君。故以人況君。鬼況己。夫斷章取義。各有所裁。離騷求女。以君為己之配。獨非慢乎。且夫人謂主祭者也。使原祭山鬼。則原亦其人矣。遂可以己為君乎。九歌之作。本以祭神。其於事君。特隱寓其意。固非

可執其執爲君孰爲臣也。如國殤禮魂。全與君臣無涉。又可牽而合之耶。山鬼既已祭之。則始必序其來。後必序其去。於離合難易之際。類聞情。因三復而不已。豈必沾沾焉執是以爲君乎。涉江之言曰。哀吾生之無樂兮。幽獨處乎山中。又曰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猨狖之所居。於此章幽篁之旨。有脗合者。遷謫窮山。羈孤絕境。而自托於山靈。固爲歌以道其纏綿之意。始古者致地示物魅之遺。而或者深以淫祀警之。拘儒之見。最可嗤也。山鬼篇。近惟林西仲本亦以爲人語。但其以子稱鬼。以靈脩稱神。以公子稱人。以君稱楚王。條倒極繁。故謂始而思神。終而思人。首尾衡決。而自幽篁以下。與祭鬼本旨。都無關會。不知靈敏也。脩美也。本相悅之通稱。而君與公。亦爾我相謂之常。何獨靳於所祭之鬼乎。其他謬說。又不勝辨也。

禮魂舊指善終者。夫善終多矣。焉得人人而祭之。且難子孫親盡則祧。安能使終古之遠。春秋享祀不絕耶。通釋又以爲前十章送神通用之曲。不知十章中迎送各具。何煩更爲蛇足也。

天問

天問一篇多設與詩。蓋其閱覽千古。仗氣愛奇。廣集異之談。以成瑰奇之製。亦舒憂娛哀之一助也。其意念所結。每於國運興廢。賢才去留。讒臣女戎之揣。禍感激徘徊。太息而不能自已。故史公讀而悲其志焉。篇意首尾相銜。條理秩然。若夫事跡相合。而類序之。圖次相近。而追及前後。則有所觸而特發之。情有未盡。而言之不足。又重言之。意有所觸而特發之。始未可以行墨計也。譬之化工造物。莞枯異稟。妍醜異形。必欲繩墨比類以推其故。則幾於窮矣。後之論者。多不揆其中。王叔師以爲楚人論述。固非篤論。或又於原意中。勾棘而字比之。其甚者如王鼇齋本。一句一字必欲牽附懷王以明諷諫。林西仲本每段以一事爲主。其餘皆屬點綴。率意牽合。自謂得其序次之妙。是猶李

宕。舒。亹。之徒。羅。織。詩。文。以。傅。爰。書。而。不。顧。其。冤。苦。不。亦。甚。乎。

古人重辭達。屈子之文。本皆平易正大。天問亦然。間有艱深佶屈之言。乃當時故實。經秦火後。荒略無稽。或間有錯簡訛字。故使人難曉。柳子天對。乃務爲奇僻。欲以擬騐此。震霆窒聰之智也。胡元瑞甲乙剩考目鄭錦衣博古圖序曰。此。閩。粤。田。農。卷。舌。作。燕。趙。話。耳。何。堪。一。吠。

天問有塞語。如天地隅隈之類是也。有謾語。如曰月何照。地之類是也。有隱語。如乎脅曼膚朴牛哮犬之類。但據圖所載。而未著其名者也。有淺語。如比干何逆雷開何順之類。本人所共知。而特寄其慨者也。寨語則不。能對。謾語則不。必對。隱語。則無可對。淺語。則無俟對。然則天對之作。不近於附贅懸疣也乎。

六合之外。兩儀之先。聖人弗能知也。故存而不論焉。或好奇以相誇。或揆理而爲斷。皆無稽也。夫庸愈乎。若夫天地大矣。事物之奇。何所不有。必欲以理相正而盡斥其無稽。斯阮瞻所以見佛於山鬼也。

八柱之說。集註引河圖解。指地下言。按此方問天事。未宜遽及地下也。張燕公姚相碑。八柱承天。又拾遺記。浣腸之國。其人常遊水上。逍遙絶岳之嶺。度天下廣狹。繞八柱爲一息。則八柱在地上。亦可徵矣。

宜與楊文來先生四書明辨錄曰。每歲氣候之始在至。而每月日月之會在朔。氣盈朔虛。因而置閏。至朔常參錯不齊。或同日而未必同時。即同時而未必無餘分之差。故必逆推數千載前至朔均齊。並無餘分。而又歲月日時。適會甲子。然後可爲造曆布算之始。或第至朔分齊。亦可借爲曆元。然必俱會甲子。乃爲履端之總會。新唐書曆志治曆之本。必推上元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夜半朔旦冬至。或疑日月合璧。信有之矣。五星如聯珠。恐未必然。嘉興徐發園臣云。推得一年。惟金星在日之後。水木火土。皆以次在日之前。信如連珠。然乃知其非妄也。按此說取訓天何所瞢似爲諦當。朱子解爲天與地合。與上安放安屬意重。錢飲光以歲差釋之。歲差之法。至晉虞喜始立。屈子未必知也。

夜光何德。死則又育。本尚書生明生魄死魄而言。孔子書編曰。夫晦朔之時。魄全而明死。月之二日。其魄方全。非旁死魄也。所謂旁死魄者。其十六七時乎。蓍以其說攷今武成原文。惟一月壬辰旁死魄。

越翼日癸巳。王自周伐商。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丁未。祀周廟。庚戌。柴。望。既生魄。庚邦冢君。暨百工。受命於周。又漢律曆志載舊本武成。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四月。旁生魄。越六日庚戌。燎於周廟。壬辰。旁生魄。越六日庚戌。其七日也。既生魄。則為一月十七。則二月既死魄。為己未。二月之望。而甲子則二十日也。四月旁生魄。為乙巳。月之二日。其三日哉生明。為丙午。丁未。則四日。而庚戌。其七日也。既生魄。則四月之晦。或五月之朔矣。二書條理貫通。初無舛錯。自劉氏以壬辰為一月二日。則四月無丁未庚戌矣。故有二月置閏之說。而蔡氏又以丁未庚戌之在望後也。復易既生魄於祀廟之前。夫古者置閏常在歲終。故之春秋及漢紀可見。二月置閏。非古也。且蔡氏以既生魄為望後。而釋康誥之哉生魄。又曰十六日。十六。非望後乎。哉。始詞也。既。終詞也。謙而稱之。可乎。夫謂望後為生魄。似以望後明漸滅則魄漸生而言。然則晦朔之時。其明盡失。顧謂之死魄。抑何也。故吾以章氏之言為當。然章氏又以上弦為既生魄。則亦不然。夫既生明。下弦為既生魄。則既生魄。三日為哉生明。望為既死魄。越翼日為旁死魄。又翼日為哉生魄。而既生明。特既死魄之別稱耳。至武成原文。惟近世歸熙甫取哉生明至受命於周七十八字。移萬姓悅服之後。通體融徹。而以列爵惟五以下。發明受命之寔。尤為不易。并附著之。

大西九天之說。舊謂日月五星。各居一重。寔體相包。不能相通。近世其徒湯若望新法曆書。謂以望遠鏡測之。見金星如月。有晦朔弦望。必有時在日下。故得全光。有時在上。故無光。火星惟對衝於日時。其視差較日為大。則應卑於日。其餘則小。為高於日。若土木二星。視差較日恒小。則在日上無疑。復立新圖。以地毬為日月恒星三天之心。金木水火土五天。另以日天為心。其各重所行之輪。或相切。或相割。皆非寔體。又云。以遠鏡窺眾星。較平時多數十倍。恒星亦無數。天漢亦係千萬小星攢聚。故遠望若雲氣然。此皆新報之說。聊誌其槩。

伯强舊訓疫鬼。通雅云。疑即伯倚强梁二人為一。余按自曜靈安藏以前。皆從天設問。何乃遽及疫鬼哉。故當以周說為正。

天問之言。無不按圖而發者。舊訓惠氣為和氣。和氣安可圖哉。

王阮亭香祖筆記康熙元年荊州息壤之說鈕玉樵觚賸亦載其事云是太康王司訓鈿隨其父官荊南所親見

地方九則何以墳之舊註九州之域何以出其土而高之乎地本平而訓高既已欠理而則字亦少着落

元趾宜即指黑水言丹鉛錄所謂黑溪元蹟也然章句元趾山名柳子窆之曰元趾則北三危則南必非無據更俟考

世紀謂羿帝嚳射官至夏而滅賈景伯謂羿善射者之通名也有窮之君亦善射故以羿目之然有窮之羿見

尚書論語左傳孟子皆可據依而前此之羿未有稱也山海經淮南子所載詠鑿齒禽封豨一云帝堯時一云帝俊時嚳一名夋所謂帝嚳射官蓋據山海經之說夫二書之言多誕本不足憑況又不相合乎詳天問中理日射猰與寒浞所殺又初無二人吾意古今惟此羿夏

齊於舜禹而經傳未嘗載及無是理也林拙齋乃謂嚳時一羿堯時一羿夏時一羿而逢蒙所殺又非寒浞所殺之羿則轉多葛藤矣洪慶善言堯時羿射封豨有窮之羿亦封豨是射以善射稱後人因設諸異以神之而混其時於嚳與堯耳不然何事歷三朝而錯出如一乎且前羿之功

舟良爲特見又按濰水出濰山而淮南曰濰水出覆舟山蓋後人因事而名之也

十二神鹿未詳何據

彖與斟尋戰于濰獲其舟胡元瑞筆叢以釋論語奡盪舟號皆兩師名舊訓號爲呼者誤撰體旁鹿舊訓天撰

堯不姚告姚謂瞽瞍也孔安國謂瞽瞍姓嬀舜生姚墟

故姓姚。誤矣。漢元后傳。莽自謂黃帝後。黃帝姓姚。八世生舜。起嬀汭。始以嬀爲姓。似與此相符。然世皆謂黃帝姬姓。史記又云姓公孫。何其戾也。

世稱舜封象有庳。爲今永州零陵縣。按書放驩兜於崇山。在今楚之澧州。或曰在粵西太平府。零陵介居楚粵之間。雖尚有舜祠。何酈於放乎。況舜都蒲坂。去永州水陸三千餘里。豈能源源而來哉。而柳子厚王伯安作記。都不一辨其非。近世顧寧人乃爲之論曰。上古萬國。中原無閒土可封。故寘之絕遠。則又從而爲之酈也。侯國誠衆。然王畿千里中。豈少數十里地爲介弟湯沐邑乎。以三千里之遠。而欲其源源而來。則終身跋涉而一歲曾不得再三見。計亦拙矣。且其時苗民擅命。正扼南北往來之衝。其假手於敵乎。象之封不可改。按路史國名記。鉅鹿縣有象城。舜弟所封。或爲近之。若如王處叔晉書所云。史知其妄也。然則永州何以有舜亭。曰括地志云。舜葬九疑。象來此後人立祠。名爲舜亭。蓋與湘水二妃均屬附會之談耳。

史記太伯仲雍逃荊蠻。自號勾吳。天問曰。南岳是止。吳越春秋曰。采藥於衡山。參核其說。似指湖廣衡州之南岳言。故索隱云。地在楚越之界。然太伯居梅里。在今蘇常間。去衡州甚遠。則其說非也。今按廬州霍山一名衡山。亦稱南岳。與梅里俱在古揚州之域。疑指此爲是。又姬姓。史記又云姓公孫。何其戾也。

左傳襄三年。楚伐吳。克鳩茲。至於衡山。日知錄云。即丹陽縣之衡山。今名橫山。通雅云。今溧水廣德松江湖州皆有橫山。其地大抵與梅里相近。又陸廣微吳地記。姑蘇山亦名踞湖山。橫與衡通。或屈子因是記爲南岳也。稱荊蠻者。殆楚既滅吳。吳通號楚。太史公因其後而名之歟。

元鳥致貽女何嘉。舊本或作喜。按喜叶宜。非古韻。吳禮儀志引此作嘉。柳子天對亦云。胡乙轂之食而怪焉以嘉應從之。

脽弟並淫節。舊解皆主象言。然並淫二字無當。而與舜服厥弟之問。亦嫌重複。又漢書昌邑王傳云。舜封象有庳。死不置後。則逢長之說。亦未必然。

書序湯始居亳。鄭康成云。亳偪師城也。皇甫士安非之曰。湯使亳衆往爲葛耕。葛在寧陵葛鄉。今屬睢州去偪師八百里。焉得越而耕之。蓋殷有三亳。穀熟爲南亳。蒙爲北亳。今屬河南府偪師爲西亳。今屬南京歸德府南北亳爲湯都受命之地。西亳則盤庚始遷焉耳。九峰書傳仁山前編。並主其說。余按天問成湯東巡。有莘爱極。湯固在有莘之西也。有莘

爲今開封府陳留縣。在歸德之西。偃師之東。使湯未居西亳。安得云東遷而至葦乎（孔穎達詩疏亦引中候格予命篇天乙在亳東觀在洛爲辭不若此光可據）且書盤庚云。我先王將多於前功。適於山。又云。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史記亦云。盤庚渡河南。復成湯之故居。則西亳非盤庚始遷明甚。九峰用皇甫之說。而載鄭氏轅轅降谷之言。仁山用皇甫之說。而存王子與王根本之論。又何自相戾也。攷前編築三十六歲湯征葛三十七歲舉伊尹。意者往耕之時。尚在歸德。迨遷偃師而後得尹於莘乎。余特表而出之。以全鄭氏之說。

會朝爭盟舊指滕葛事言。則爭盟二字無當矣。蒼鳥羣飛舊指尚父鷹揚言。則羣飛二字無當矣。

齊桓以憂憤飢渴。不得良死。故曰身殺。事出管子。非僻書也。而舊註皆云。死不得斂。如被殺然。何耶。

史記謂簡狄吞卵而孕。勢萎嫄踐巨人跡而生稷。今案天問元鳥致貽。本無生子之說。稷維元子。帝何竺之。亦未嘗以爲大人跡所生也。燕卵之說。始於呂春秋。后稷生於巨跡。始于列子。皆誕謾不足信。而史記因之。鄭氏遂取以釋經。夫簡狄吞卵。詩無明文。不足深辨。而稷之見棄。則非無故而然。毛傳之釋詩當矣。然謂萎嫄欲顯其異而歷試之。又非通論。朱子從鄭氏之說。謂其無人道而有娠。萎嫄宜先見棄於君。

安有質而生子耶物反常則爲妖非匹而合皆謂之淫周公大聖又肯以爲美談而侈其跡以示後世耶生民之首章曰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其言從容和悅初無驚怪之意及其先生如達不坼不副無菑無害乃特著之曰以赫厥靈又曰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然則后稷之靈與姜嫄棄之之故不在娠身之時而在彌月之後明甚蘇明允謂無菑無害類鄭莊之寤生故驚而棄之則又不然夫寤生而棄之武姜之所不爲而謂姜嫄爲之耶人情非其所甚惡孰肯捐其所生昔人以達爲羊子稷之如達豈故曰勲閟夢生按壽夢子四人諸樊餘祭夷昧季札據

史記閼閼諸樊子也諸樊兄弟相傳欲致國乎季札及弟夷昧卒札讓弗嗣國人立夷昧子僚閼閼弒之公羊則曰諸樊餘祭夷昧與季札同母僚長庶也蓋僚壽夢庶子於札爲庶兄夷昧卒札出使僚襲兄弟相傳之舊秉時卽位而閼閼弒僚季札曰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交奪而亂之祖母迎視兩翹忽開嬰兒在焉生之惡者及後世讀公羊者狃於史記之說疏解支離殊可發粲左丘明世本又云夷昧生光左傳狐庸語趙文子夷昧甚德而度終有吳者必其子孫亦指閼閼言夫閼閼惟諸樊子季子不受位則已世嫡當嗣故弒僚若爲夷昧子則何宜立之有觀天問歎閼

非牝牡而生者也朱子乃確據其說不已過乎伊尹生於水濱又何爲斥之也

稷惟元子帝何竺之舊訓竺厚也上下文義難通

伯林之爲申生絕無所攷但屈子九章蓋嘗以申生自比寧於天問不一齒及則未必非申生也夫誰畏懼表其心也申生之死豈真有畏於驪姬哉恐傷父之志也明窓廟以薦貴妃之死哀痛寘天萬乘之命懸於婦人由來久矣吁申生之志可悲也

詩周南註公姓公孫也姓之爲言生也閼閼爲壽夢孫故曰勲閼夢生按壽夢子四人諸樊餘祭夷昧季札據

生時形與之類故惡而棄之歟先生謂初生也異物之生恒厄其母故又言無菑無害以著其靈明非不祥之物也宋苟司徒生女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長而美爲宋夫人楊僖之生其母見鳥翹交掩而蠕動令棄之祖母迎視兩翹忽開嬰兒在焉生之惡者及久而變此理之或有者也謂聖人無父而生此理之必無者也或曰天地之始人固以化而生者麒麟鳳皇生與物異聖人之生而異於人奚怪乎曰人之化生此造化生者誰歟麟鳳之與人則異矣然亦安知

蓼生少離散亡亦以更歷餘祭瑛昧之世不得嗣立而言則左氏之誤明矣。

又何言吳光爭國。久余是勝。朱子本又上有我字。案我字為一句。與下何環穿自閭社丘陵。發出子文。句法相同。於義亦無害。然無我字似較簡淨。故從別本。但舊解俱於言字讀斷。而以我為原自稱。既非立問之體。兼吳光以下八字俱無安放處。必於又字一氣讀下。而後文義貫串。前後音節。亦經諧可誦。此意當為知者道耳。

自伏匿穴處至篇終。第以長勝長彰為韻。勝韻長。係陽蒸之通。與騷經常懲同例。舊本以又何言為句。故有隔句叶韻之說。果爾。則何試上自予字又何以通乎。

環穿閭社丘陵。舊註伯比行淫之處。不經甚矣。

案左傳莊公二十三年。楚成王弒堵敖自立。三十年。楚申公鬬般殺令尹子元。鬬穀於菟為令尹。事在楚成王八年。錢飲光謂子文曾為堵敖令尹。大誤。

天問本多難解處。今所注或濫引諸子讖緯及稗史言。不能闕疑。是吾過也。亦以原生周末。正值橫議之時。其說未必非當時所有。故雜載之。繆誤易知。自可存而不論。若文義曉然。而前人誤解。或事確有據。而前人未及攷者。亦頗附主張之見。識者分別觀之可也。

九章

昔人說九章其誤有二。一誤執王叔師頃襄遷原江南作九章之說。而謂皆作於江南。一徒見原平生所作多言沅湘。又其所自沉。亦於湘水。而執江南以爲沅湘之野。故其說多牽強不相合。余謂九章雜作於懷襄之世。其遷逐固不皆在江南。即頃襄遷之江南。而往來行吟。亦非一處。諸篇詞意皎然。非好爲異也。近世林西仲謂惜誦作於懷王見疏。未放之前。思美人抽思乃懷王既放之後。其說是矣。惟哀郢尚舉拳拳思返。然亦舊之思。於已漸絕進取之望。惟哀郢重昏終身懷沙則決計一死矣。悲回風欲死而未忍遽死。惜往日則畢辭而死矣。此兩朝辭旨異同之大概也。其爲彭咸之思。造之懷王始廢之時。而踐於頃襄久竄之後。則余固詳之思美人矣。此又所謂更統世而不變者也。

王叔師序騷謂襄王遷原江南。復作九章。及註九章。又皆指懷王言。其疎妄如此

九章命名。皆作文本旨。無泛設者。惜誦惜誓訴言不見察而作也。涉江直舉其事。哀郢懷沙思美人皆明揭其情也。抽思疏立朝進言之指。猶有諷意焉。惜往日者。臨死而撫今追昔。不禁號呼也。橘頌賦物以盟心。悲回風觀景而興懷也。史記高后紀未敢訟言誅之。漢書作誦言之戒。故目次仍依舊本。

鄧展曰誦言公言也古訟誦相通舊註釋惜誦爲愛惜其言忍而不發以致憂閔則此句直如懇疏矣且以此命名不無謂乎

惜誦一篇當苦吾誰先君一段無頓放處今細玩從待明君其知之與相臣莫若君說下明是誦辭正面且條列生平如泣如訴尤肖稱冤口吻蓋所謂以忠言正天神全在此也

重著自明林西仲謂根作離騷言非也誦詞本以自明既不察矣而復發憤遣此故曰重著

奇之爲言異也非世俗之所服故曰奇服集註訓爲奇偉失之以其奇故世莫之知好之不衆所謂高馳不顧也所謂余心端直董道不豫不能變心而從俗也世莫知矣而好之不衆所以愁苦重昏而有江湘之行也使原變其所好不至幽處霰雪雲雨之鄉使原變其所好亦不能齊步天地日月之際也然則駕虬驂螭與衆矜步馬事相因也追重華登崑崙與倡狡入深林理相合也以其至隆戮其至汙以其至汙獲其至隆戮首君之始願黃維章賀曉度謂後段意境句句與前相左皆兩極之見未知其枝經肯綮所存也

涉江之濟江湘即招魂之發春南征涉江作於未行之時故曰將濟南征在發春此應作於冬杪曰秋冬緒風舉目前之景也乘鄂渚以下皆預擬之詞深林杳以冥冥六語韓子所謂潮陽未到吾能說也

涉江哀郢皆序遷逐所經之地涉江始鄂渚終辰溆哀郢始郢都終陵陽舊註皆夢夢置之黃維章林西仲頗爲考訂而不得其說乃謂原放江南雖曰東遷寔由東至南涉江之乘鄂渚即哀郢之發郢而遵江夏也濟沅湘入辰溆即哀郢之上洞庭而南渡也不知鄂渚在郢東辰溆在郢西使自郢至辰何不渡江歷常德而西乃迂道東行武昌鄂渚乎且辰在郢西其不可云東遷明甚哀郢皆以舟行而涉江兼用車馬哀郢仲春去國而涉江一曰秋冬緒風再曰霰雪無垠僅可擬之早春耳奈何合之爲一乎

王薑齋論涉江又謂原於懷王時退居漢北至頃襄而竄於江南故有鄂渚之乘夫懷之末年原以諫入武關與子蘭交惡其不在漢北審矣頃襄即位子蘭之逐原勢不旋踵安得從漢北而至江南耶原於懷世雖遷漢北然末年蓋已召還至頃襄之始竄原江南當以哀郢之發郢都爲正涉江則既放之後又往來江南之地耳

稽諸往事參之地理其情形思過半矣

涉江從陵陽至溆浦也哀郢從郢至陵陽也舊解於陵陽未有確疏因不知哀郢之所至與涉江之所從今案陵陽縣兩漢屬丹陽郡唐宋爲宣州涇縣水經注云陵陽山實子明昇仙之所也縣取名焉志云今陵陽故城在池州府青陽縣南六十里陵陽山有三峰二屬池州石埭一屬寧國府之太平其地南據廬江北距大江且在郢之直東竊意原遷江南應在於此然洪註嘗取以爲証矣而朱子云未詳豈以去郢頗遠不足爲左驗歟今合招魂之貫廬江涉江之乘鄂渚觀之則自陵陽而

廬江而鄂渚壞地相連參錯可見未可云臆說也若錢氏謂陵陽即陽侯之波洗髓謂陵陽即江陵之陽固不俟辨而知其非矣

哀郢序次曰過夏首而西浮曰上洞庭而下江曰登南渡之焉如黃維章林西仲皆謂與涉江合錢飲光亦曰此原初發郢由鄂渚夏口轉而西湖湖湘之南也余嘗竊而疑之夫洞庭在郢東而鄂渚又在洞庭之東數百里自郢入湖信宿可至矣必遠歷武昌且武昌去郢五六百里而欲顧郢城龍門其迂不已甚乎凡溯流爲上順流爲下水經云湘水注洞庭北會大江自江而湖而湘以水勢言則皆上也以地勢言則皆下也今洞庭曰上湘江曰下於義安取焉湘水雖在郢東然其勢南多而東少則下湘江者不應置南而獨言來東夏水在大江之北今既由夏出江而南泝湖湘矣復繼夏浦於上洞庭之後吾不知其何說也蓋諸解皆未考陵陽所在漢書註云華容有夏水首受江行五百里入沔水經注云夏水出江流於江陵縣東南是夏水之首江之汜也屈原所謂過夏首而西浮顧龍門而不見也夏水又東過華容縣又東至江夏雲杜縣入於沔謂之堵口自堵口下沔水兼通夏目而會於江謂之夏汭按華容今荊州監利縣雲杜今沔陽州夏汭今武昌鄂渚漢本名沔自夏水入漢之後兼名爲夏故庾仲雍曰夏口一名沔口杜元凱曰漢水曲入江即夏口也然則夏水始於江陵竟於鄂渚故方東出鄂都便過夏首而傷龍門之不見惟其去龍門甚近爲耳今人但知武昌有夏口指爲夏首而不知夏首本在江陵處洞庭之西此所以有鄂渚溯湖之誤也自是而東遷岳州巴陵縣洞庭自南而北合於江禮所謂以南爲上也故曰上洞庭南上則北

集001-237

下矣故曰下江其路直東行也故曰道遥而來東絶湖口掠蒲圻達鄂渚則漢水入江之處所謂夏口也逾鄂渚而東則夏浦在後矣故又曰背夏浦而西思然則上洞庭而下江者蓋指經行之處南洞庭北大江耳豈入洞庭而至湘江之謂哉自是又東逾與國道潯陽大江州土敘次約畧可見濟江而南森然無際者盧江也漢書註云盧江水出陵陽東南北入江今青陽石埭之間古陵陽境距大江百里而遥所謂南渡者特自出江至陵陽而言耳實則郢都去陵陽千六七百里東西相望自夏首而洞庭而夏浦皆沿大江一運東行故總紀之曰東遷諸解誤謂湘沅之南乃謂原之東遷實由東至南失之遠矣然則曷云過夏首而西浮曰此舟行之徑小有曲折而西面郢城故感歎於龍門之不得見耳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又可執是而疑其自東徂西耶一口西浮者言從西而浮於東此王叔師之說哀郢百姓及民與騷經民生民心同皆原自指歸咎皇天者不敢斥君也集註泥其說謂被放時遠際凶荒而與飢民同時東徙不免膠柱之見王葆齋又謂哀郢乃放頃襄遷陳事尤為頗謬

龍門水經註楚郢城東門蓋下兩東門之一也發郢而

東正應從此門出故以不見為傷江陵記作南關門未知孰是周孟侯乃引辰陽龍門山為証迂遠甚矣

曾不知憂之為丘因遵江夏而言即滄海桑田意舊訓大屋非況上皆自敘語而此忽議論楚王亦無倫次

襄王二十一年秦白起拔郢集註附之懷王失考錢飲光又沿其誤而分疏之可為一噱

美超遠而踰邁美對衆言即上修美也章句九辨解自允但鑿言接與避世殊可笑耳集註承踐蹀句言未愜語意

抽思舊解多誤惟林西仲頗為有見今節存其語云屈子賈身漢北無可考據新序云懷王放之於外司馬子長云雖放流繫心懷王又曰屈原放逐乃著離騷皆未在於此但未嘗羈其身如頃襄之遷江南耳觀哀郢曰羌遂而是篇不言可知舊註泥九章皆作於江南後以懷王黃昏為期之言移諸頃襄已屬不合且篇中思郢之辭曰南指而魂逝南行而心娛明以居郢之北而言使作於江南則字面不皆相背耶按漢水出嶓冢山在漢中府寧羌縣故思美人云指嶓冢之西限以身在漢北舉現前漢水所出言之則原之遷此何疑

自舊解以九章爲頃襄時作於江南故集註釋自南集北爲生於夔峽而仕鄢郢釋狂顧南行爲自江入湖自湖入湘夫原以王族仕於朝而曰異域曰獨處既僊非其倫矣且南行娛心即遵江夏以娛憂之意蓋以自北而南漸近郢都爲快耳若遷放湖湘何娛之可言楚自郢名鄢郢今襄陸之界實漢北地漢書地理志云楚昭王遷於陵縣與夔峽皆在漢水之南昭王遷王畏吳自郢徙都後復歸郢是原之時楚都復於江陵久矣何謂仕鄢郢且集註哀郢既云郢都在江陵而此乃以爲鄢郢又矛盾之說也如林氏以漢北爲遷所則與下歷情陳詞隔矣

則固舂然貫通矣至原遷漢北無可考然大約在鄢郢之間蓋由此濟漢而南即今安陸沔陽州夏水自江入漢處故云遵江夏以娛憂林氏所謂漢中寧羌則未必然也思美人曰指蟠冢之西限蓋以身臨漢水而窮其所自出正言其遠以與纏綿相應耳奚必曰舉目前而言哉林氏又謂原非夔峽人鄢郢非漢北其考訂多疎不足復辨

田極指天極田旋言九歎徵九神於田極語本諸此王叔師註九歎既以北辰爲訓而此篇乃指懷王田邪不合中道言南莽可笑林氏輒改田極爲四極不又幾於妄作乎

秋風搖物而極爲之浮動暴君怒臣而心爲之憂傷所爲賦其事以起興也集註訓浮浮以極之運轉不常言則不見秋風之威矣

集註訓覽民尤以自鎮謂觀民尤而君怒果當其罪庶有以自止其憂則危見怒之不當而可憂滋甚是自鎮下多一轉矣諸解或以民自喻或以民喻小人或以民尤爲民之怨君皆不可從

惛有動靜二義但傷惛惛宜從動解既懼且悲故其心振動不已也舊訓靜默不言則與下歷情陳詞隔矣

洪註望孟夏之短夜謂當秋而引領夏夜之易曉此曲說也原謫漢北應在夏前而此追敘謫後之情耳

何靈魂之信直四語便是招魂之祖

史記原傳載懷沙之後即繼以懷石自沉後世釋懷沙者皆以懷抱沙石爲解若東方七諫懷沙磧而自沉後漢馬融傳委體淵沙相沿舊矣然以沙爲石殊未安耳

李陳玉云懷沙寫懷長沙也其說特創而甚可玩或疑長沙之名自秦始建且專以沙名未可爲訓不知山海經云舜葬長沙零陵界戰國楚策長沙之難史記齊威王說越王曰長沙楚之粟也湘川記秦分黔中以南長

沙鄉爲郡。則長沙之由來久矣。又遯甲經沙土之祇雲陽氏之墟。路史雲陽氏處於沙。神農紀宇于沙。黃帝紀南入江內沙。則以沙爲長沙。亦非無本也。蘇恒嗣長沙志云。長沙名始洪荒之世。一名星沙。軫宿中有長沙星以沙得名。非沙以星而得名也。其說可參。

史記周封熊繹居丹陽。而方輿勝覽云。長沙郡治內有熊湘閣。以楚子熊繹始封之地而名。唐張正言長沙風土碑曰。昔熊繹始在此地。蓋是時楚地跨江南北。或有前後遷徙。或兩都並建。俱未可知。

九章言南行衆矣。抽思之狂顧南行。思美人之孅孅南行。皆欲自漢北而至郢也。哀郢之南渡。則由大江至陵陽也。涉江之濟江湘。則自陵陽徙辰溆。招魂所謂汨吾南征也。懷沙之徂南。則歷辰常渡湖而至長沙也。別詳招魂漁父中。時地各殊。讀者不可不察。

北次。對徂南言。林氏謂北向汨羅。毋論與徂南相悖。而意解亦鑿而不通矣。

懷沙蓋自九年不復之後。賜環無望。罪過日加。勢不容於不死。故於篇末明言以揭之曰。限之以大故。與後知死不可讓相應。以深著投淵之志也。集註訓大生幾何。死期將至。其詞泛矣。懷石自沉。本彭咸已事。故先言願

志有像以引之。亂所謂以君子爲類也。舊解以君子爲後世賢人。亦迂。

林氏謂抽思與思美人。皆居漢北時所作。今按兩篇皆悵悵於美人。而以無媒爲慮。則以懷王見知日久。但爲左右所蔽故也。又兩篇皆曰路阻處幽。則但置之閒地。未至棄逐審矣。遵江夏以娛憂。又即南行娛心之意。故余謂其說良然。然拘黃維章開春孟夏之說。先思美人於抽思。則未察其詞意之實也。按抽思首序立朝見疏之由。次紀自南來北之蹟。其爲初遷可知。思美人曰。陷滯而不發。又曰獨歷年而離愍。寧隱閔而壽考。則非遷之命。三十年。始諫會武關。原之居外。固應屢易。春秋矣。又可拘拘然以文之春夏爲序乎。黃氏論九章好組織春夏秋冬以定先後。觀其總論殊可噴飯。

抽思思美人。與騷經語意相近。抽思不特黃昏數語複見也。其言望三五以爲像。即及前王之踵武意。指彭咸以爲像。即依彭咸之遺則意。思美人則與離騷結構全似。欲變節從俗以下。即長太息以掩涕數段意也。自勒騏驥至居蔽閒章。與步余馬於蘭皐至昭質未虧。語意

亦同其卒章歸於思彭咸又騷經亂詞之意篇篇四語經所謂流從變化也騷經當作於惜誦之後抽思思美人之先惜誦第言魯思遠身猶經文退修初服思美人言假日須時本願蓋爲彭咸之意至作騷以後始決耳抽思思美人之後於騷經何也離騷但曰蹇怒曰窮困而不言處幽居蔽其在漢北未還之時乎然騷經退修初服之後又設辭以求賢君而思美人不復及者求君四方非貞臣本意故決意不行高隱須時猶不失志士之操故尚縈懷抱也參伍以觀而其變盡矣

憑滿也憑心得君行道之盛願不變化也舊註皆以憤懣釋之則嚚憑句固屬無味而憑心未化亦與上不應矣揚厥憑即滿內外揚意集註解樂其所得於中以紓憤懣更迂

茲此篇羌憑心猶未化並同承上不肯易初屈志故行知前輩之不遂今未改此度十一字一氣讀下蓋以未改此度明前輩所以不遂也故後狐疑之語遥相應曰今欲廣遂前盡則我尚未改此度也前固以此不遂矣豈獨能遂於今乎呼應極靈集註云知直道之不可行而不能改其度則與下懷此異路意複而後文未改此度直爲重出矣此真千年夢夢也

集註云篇薄雜蕊皆非芳草故原解去之而備陳於後爲佩夫既非芳草奚俟佩而始解且芳草既萎絶離異又何芳華中出乎

容與狐疑以下盡翻前案跌出彭咸章法絶奇二也宇作狐疑口吻其中又有賓主在後人於此最多舛誤舊解釋惜靡君不昭不識以爲欲使後世知讒人之罪何見之小也昭與識皆從君立言蓋史魚尸諫之意爰騏驥數語其痛哭而陳至深切矣嗚呼沅湘流溫國乃削而不書春秋褒臺髮之善通鑑掩日月之光宜爲

凡讀古人書要當知其本旨所在惜往日介子立枯數語乃通身着意處久故親身便對往日曾信言

詆與詆同玉篇一湯何切充州人謂欺曰詆楚辭詆謾而不疑是也一弋支切詆詆自得也廣韻集韻類篇皆同然則詆謾之詆當音抵與孟子詆詆自別補註音義誤又金壺字考詆謾詆音誕

王氏解騏驥作駑馬朱子因之此泥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之說耳嘉話録季龍挾彈彈人父怒之母曰健犢須走車破轅良馬須逸鞅泛駕然後能負重致遠蓋疾足者易蹶固事之常何用爲騏驥諱乎

橘頌咏嘆受命不遷深固難徙二意以自命也後世讀
原者一曰歷九州而相君一曰不遇則龍蛇負糧食芹
之見可哀夫
楚辭悲田風篇舊是難處諸解紕繆百出不可勝辨即
朱子亦論其顛倒重複蓋未得其條理所在也今觀其
辭脉絡井然前半反覆開合無非史計為彭咸意至上
高巖以下則皆為彭咸以後之境矣末章猛然自省又
不欲遽為彭咸此汨羅之沉所以不於秋而於來歲之
夏也其忠君愛國之心溢於言表尤為流涕不能已
鳥獸號羣數語總申情不可蓋意以起下自況佳人意
舊解承秋風搖蕙言則魚之葺鱗蛟龍之隱文章何待
秋始然耶茶薺二語益難通矣
佳人猶言美人舊說原自謂非體
俗解紜思心以為纏編愁苦以為腸謂攢成一處不使
散亂夫纏繞糾結腹之間無非愁思矣奚
言一處乎
集註風穴風從地出處本補註引淮南覽冥篇鳳凰鳳羽
翼弱水莫宿風穴註風穴北方寒風從地出之說今按
南山經丹穴有鳥名鳳凝淮南風穴本丹字之誤高誘
仍其說而註之耳

遠遊

遠遊發端曰悲時俗之迫阨今願輕舉而遠遊全文都
攝在裏皆深悲極痛之辭也凡人心彌鬱者其言彌暢
不極暢不足以舒其鬱不極摅亦不足以形其鬱知其
解者篇中所云皆屬幻語豈真有錬形魂後天地之本
願哉黃維章曰題名遠遊本非求仙第以凡質難於輕
舉不得不假途於仙以為遊之能遠計斯言得之惜未
究所以欲遠遊之故耳後之論者乃謂神仙忠孝同出
一原至以沉湘為水解誠癡人說夢矣
遠遊章法整齊最為易了章首悲時俗之迫阨今願輕

舉而遠遊質菲薄而無因今焉託乘而上浮挈出全篇之旨盡曰以下至要眇淫放言鍊質也南州六句言輕舉也命天閽至末言遠遊也前段至南巢仍丹丘皆以爲鍊質地耳與遠遊無關至南巢常境也丹丘則至仙鄉矣上征則輕舉升天而後能遠遊此鍊質之次第也遠遊次第始因乘雲上征故先言天從天而下自東而西而南而北序次有詳畧而辭旨秩然句若尊收祝融顓頊四海之神流波涧溪清源皆指海言尚未及海外也末段則天上地下無微弗到遠遊之志於是大快矣後之解者謬誤百出若聽直飲驟論遠遊之境以南巢丹丘與帝宮句若等列則未能輕舉先已遠遊固已亂其立言之旨錢飲光張原雅又謂南州太微東句若西薄收北元武四方之遊已徧路曼曼以下至先乎平路乃於臨睨故鄉句別作波瀾其說雖小異其爲支離一也本因元武在北故曲爲之解殊不知元武雖在北方然列象於天非句若等分主方隅之比且名而奉屬與曰遏曰遇曰從不同譬之騰告驚鳥迎伏妃以其不在故以名曰迎以其道遠故曰奔曰騰一而已矣又可以迎宓妃爲遊洛水乎至臨睨故鄉特以楚都在南故於南遊小作曲折以示行文之變耳膠而執之皆陋見也若王懿齋於東西南北之遊皆指爲龍虎丹鉛寓言妖氛滿紙於遠遊本義不啻秦越先不足當識者一笑

齊東野語載趙汝愚安置永州至衡而卒朱子爲之註離騷今按遠遊集註以往者余既弗及今來者吾不聞二句爲作文本意蓋有激之言其實二句弟言人生爲日無幾以明長勤至死之可哀耳若作文本意篇首二語固已著明不待他求也

淑郵一作淑尤舊訓淑善而絕尤也顛覺晦滯天有六氣別見左傳章句引陵陽子明經爲解則下文朝霞沆瀣正陽都爲重出矣周孟侯嘗論之

列仙傳謂王子喬遊伊洛間浮丘公接上嵩山後見於緱氏山而廣州巢縣志又云金庭山在縣西南九十里一名紫微王子喬於此採藥得道唐天寶中敕名王喬山按巢縣即古南巢似與此文相應補註辨爲南方鳳鳥之巢直臆說耳又棗巢縣在古陵陽正北相去數百里而近今觀順凱風而至南巢之語則遠遊之作豈在遜放陵陽之日與

晞余身一本作晞余目解者頗多異說今按補集二註俱無考正則目字乃後人傳寫之訛諸說皆未察耳

載營魄而登霞朱子辨証力主載爲以人乘車之義而

深闢蘊王二子之說之非。其論詳矣。余按上文曰質銷鑠以縕約兮。神要眇以淫放。明是質消神旺。故神能載魄以升。清澂醇粹之神。固不可以言強陽而載魄。亦非馳騖於紛拏也。二子訓載爲以。承人之義。似較直截。或朱子於養生之術。別有微會。而深悉其非。則弗敢知已。

自淹浮雲而上征以下。序次遠遊。體徑平直。臨視舊鄉。數語從故鄉蹴起波瀾。非惟情義所必然。亦文勢洄洑不得不爾也。若其本旨。則固注重抑志自弭一邊。以卒遠遊之志耳。章句絕數其思念楚國。爲精誠之至。德義之厚。夫原之精誠德義。豈俟此而後見哉。固集註采用其語。故及之。

使湘靈鼓瑟兮。蒙上二女御言。蓋使侍而鼓瑟也。變文湘靈。取與海若作對耳。補註援此証屈子不以二女爲湘君夫人。亦膚見也。如以理言。則與洛水宓妃均屬悠謬。奚獨於此置辨乎。

楚辭上下天地多言。崑崙此獨不及者。亦文家避熟之法。

遠遊驅役百神。本是隨意抒寫。無他取義。從顓頊亦第以北方言。或帥附高陽苗裔。皆曲說也。

卜居

卜居本意。蓋以惡既不可爲。而善又不蒙福。故向神而號之。猶阮籍途窮之泣也。王叔師謂史之著龜。冀聞異策。固爲大愚。集註以爲哀憫世人。而設此以警之。亦非切論。

乳釜雷鳴。對毀棄黃鐘言。言人之棄黃鐘而寧擊瓦缶。所謂溷濁不清也。集註謂以妖怪而作聲。夫妖怪於人何與耶。

漁父

何故至于斯。驚絕之辭。蓋因武溪蠻蛋之境。而原以王族來此。故耳然原之放日久。漁父豈不知之。特未悉所以放之之故。故下以是以見放爲答也。俗解謂怪其顏色形容。則與答辭不應矣。

身之察察二語。切沐浴者言。便與皓皓二語不嫌重複。史記於振衣下多一人字。尤爲可見。

昔賢遺蹟。後人往往多附會。均州汚陽之滄浪。非江南地無論矣。若長沙湘陰之濯纓橋。寶慶邵陽之漁父廟。城步之漁父亭。去滄浪頗遠。皆以爲漁父遇屈原處。一統志又云。武岡滄浪水。亦有漁父亭。然考武岡山水。絕無滄浪。亦足徵其妄也。

招魂

自王叔師以招魂為宋玉所作千餘年來未有易者大招則王以為作於屈原又曰景差蓋已不能定其人矣晁无咎謂大招古奧非原莫能作洪氏又曰漢志原賦二十五篇漁父以上是也大招恐非原作朱子謂以宋玉大小言賦考之差語皆平淡醇古知大招為差作無疑自後學者爭傳其說至明黃維章始以為非而取二招歸之於原然言多迂滯未足以發其義林西仲本黃氏之說又從而條列之而後二招之屬於原殆有確乎不易者今約其辭曰古人招魂之禮為死者而行嗣亦有施之生人者原以魂魄離散而招尚在未死也王逸乃以招魂為宋玉所作試問太史公讀而悲其志謂悲原之志乎抑悲玉之志乎或謂世俗招魂皆出他人之口不知古人以文滑稽且有生而自祭者又何嫌於自招杜子美彭衙行煖湯濯我足剪紙招我魂固亦自招之明驗也玩篇首自序及篇末亂詞皆不言君而曰朕曰吾蹔非出於他人之語舊註謂宋玉代原為辭不轉多葛藤乎且果係玉作無論首尾解說難通即篇中亦應倣古禮以自敘其招何乃托之巫陽涉於戲乎若謂班固漢志有原賦二十五篇之語漁父以上已足其數

故并大招亦屬之景差夫固之時去原已遠其言固未足為左驗且九歌雖十一篇而名止稱九如不合之二招僅二十三篇耳即謂二招在二十五篇之內可也于玉與差何涉李善又因大招名篇改招魂為小招玉與差皆原之徒苟俱招師之魂何以見差之當為大玉之當為小耶按原自放流以後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則當歸葬之時升屋而皐自有不能已者特謂之大所以別於自招乃尊君之辭也篇中所言飲食音樂女色宮室之樂皆懷王向所固有其中亦各有制與招魂大不相同至末六段舉五百年興王之業望之懷王蓋三代之得天下實不外此豈原所能自為耶舊註以為景差招原強增楚王舉用等語以致文義難通最可怪者章首魂無逃只本因懷王逃秦而言舊註釋春氣奮發魂魄亦隨時感動而無所逃夫果無所逃則不能他往亦不能來歸何必戒其無遠遠又為此無益之招乎且與隨時感動四字語意絕不相蒙何其謬也若王逸謂元冥之神凌馳天地間收其陰氣而藏之故魂不可逃尤不足辨矣余按林氏之說參之二招本文皆條暢愜適初無強前人以附己意之病然則大招所以招君故其辭簡重爾雅招魂所以自招則悲憤發為諸謨不妨窮工

極態故爲不檢之言以自嘲蓋立言之體各殊耳後人乃云招魂雖勝大招理勝爭以其見爲之軒輊何足與議哉

招魂序宮室女色飲食音樂之樂與大招不同大招是實情招魂是幻語大招每項俱各開寫招魂則首尾總是一串其間有明落有暗度章法珠貫繩聯相繹而出其次第一層進一層入後異采驚華繽紛繁會使人一往忘返矣亂辭一段忽又重現離秧愁苦本色來通首數千言源如天際浮雲自起自滅作文之變於斯極矣遠遊近者欲使之遠招魂遠者欲使之近皆是放逐之

餘幽邑皆亂覺此身無頓放處故設爲謾詞自解聊以舒憂娛哀所謂臺池酒色俱是幻景固非實有其事亦豈真以爲樂哉且微特招魂非志於荒淫即遠遊亦豈誠有意於登仙乎此與孔子浮海居夷同是憤極時語太史公讀而悲其志真能推見至隱者也招魂以亂詞終主客之意尤爲可見後人認客作主苦加捨擊林西仲又曲爲之解比之管仲三歸魏絳女樂何異癡人說夢乎

掌夢二字不可曉豈上帝本遣掌夢告巫陽故呼而致詞歟一說巫陽職在掌夢故以自稱上帝上告於帝也

若漢書景帝紀三輔上丞相御史之類

纂組綺縞指衣服言蓋補上下文所未及也舊註從轉帳立解則上既言羅幬矣此不嫌重出乎

瑤漿蜜酌實羽觴些章句云蜜古本作曂朱子云曂見禮經通作羃以疏布蓋尊者勺挹酒罷言舉羃用勺酌酒而實羽觴之爵也今本作蜜非余按通羃者乃窶字玉篇亡狄切禮器所謂犧尊疏布羃也若曂字乃蜜本字玉篇亡吉切說文蠟甘餳也爾雅翼云蜜若鼎罷焉而羃之然則羃與蜜特古今字體不同耳朱子以曂爲罷不免謬誤且云舉羃用勺文義亦嫌蛇足矣其以蜜

爲非者豈謂與上蜜餌蜜字複出耶古人臨文固不如此拘拘也

舊解挫糟爲捉去其糟捉與挫意義殊不協凍飲舊訓盛夏飲酒居之冰上王薑齋又云以水和酒而飲皆不經之說也唯文選五臣註糟酒滓可以凍飲李善曰凍岭也其說爲當抑按梁四公記高昌國嚴凍酒杰公辨其非八風谷凍成又以高寧酒和之者豈凍飲固酒之氣爲凍者歟

美人既醉四語寫醉後美人爲舞時引興被文四語寫衣麗髮豔爲舞時襯色與前言女色絕非重複麗而不

奇言五色絢麗色不奇單也此處總以繁雜爲主故特下不奇二字舊解讀作其音訓不奇奇也非是

投六箸行六棋故爲六博本王氏註集註引稱博雅豈因上篤厥句補註引博雅云博箸謂之箭而誤記之歟

古博經云二人相對向局分十一道兩頭當中名爲水用棋十二六白六黑又用魚二枚置水中其獺采以瓊爲之餘其頭四面刻眼亦名齒互擲行棋基行到處則豎之名爲驍基即入水食魚獲籌觥侍中曰采越淨中者休則立棄棄者不伏會淨者棄折爲伏伏則不棄飽潤身博經云所擲瓊有五采刻爲一盡謂之塞二謂之白三謂之黑一面不刻者五塞之間按驍即棄也戰國策博所以貴棄者欲食則食欲握則握晉書謝艾傳六博得棄者勝博之貴棄久矣得棄已勝然再投失采猶恐爲人所殺韓子所謂勝者必殺棄也故欲倍勝必呼五白五白或五瓊皆白或五獺皆白未可知吳曾漫錄乃云五木之戲貴采四賤采五四采之中有采曰白蓋五木皆白也棄乃賤采故欲勝棄呼五白也按五木本非一類曾以五木釋六博豈有當耶史記正義云博骰有棄盧雉犢塞五者爲勝負或又云六博以五木爲骰有棄盧雉犢塞五者爲勝負之采與古博經又小異蓋戲玩之具隨時變更觀古圖象棋皆異今製而五木經與槍蒱經畧又各殊可見

章句射張食基下兆于屈人多不曉案列子樓上博者明瓊張中西京雜記許博昌安陵人善六博其術曰方畤揭道張張畤揭道方張究屈元高高元屈究張語舊註晉國工作博箸也比集扉角以爲飾按馬季長槍蒱賦馬則元扉象牙梁武圍碁賦枰則廣羊文扉是局與箸皆可用扉上既言篤簙此或應指局也又聽兩紀談云世人以綵罷黑剔者爲扉哦扉哦扉膦也扉牛膦四旁文如蓁蓁相對中有圓孔西域人取爲帶飾後人蔡罷做之遂襲其名未知於古博具有合否

秦大呂已帶狂意播簙擲瑟則狂戲懽呶不復成樂矣此以降黑白相雜名雉名梟名犢梟雖善齒而采甚低故曾有梟乃賤采之言不知古者烏曹作博老子作槍蒱博投六箸行六棋故爲六博本王氏註集註引稱博雅豈有當耶史記正義云博骰有梟盧雉犢塞五者爲勝負或又云六博以五木爲骰有梟盧雉犢塞五者爲勝負之采與古博經又小異蓋戲玩之具隨時變更觀古圖象棋皆異今製而五木經與槍蒱經畧又各殊可見

從巫陽意中歷序歸楚之樂入後興會轉遒不復振之禮義蓋以諧儇傲舒其怫鬱余故曰詩人簡今之遺也若出之他人則唐突甚矣況弟子之於師乎

亂辭以下舊訓以田獵之樂招原來識所謂獻歲南征與斯路漸傷春心等語皆作何解

廬江王灊齎以襄漢間中廬水當之按水經註中廬城南有水出西山其水甚微未足以名江也且詳招魂詞意當作於原之暮年其遷江南已久安得從襄漢而行耶考海內東經云廬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澤西前漢地理志云廬江出陵陽東南北入江水經云廬江水出

三天子都北過彭澤縣西北入於江三天子都今休寧率山地與今寧池相接所謂陵陽東南也彭澤今屬九江府與武昌相近然則廬江東際陵陽西連鄂渚自陵陽達鄂渚至江湘夢澤必首尾穿而過之故曰貫此可知貫廬江即涉江東鄂渚之行而余謂哀鄂陵陽在今舊指乃言哀江之南以見入修門之為廬而沉湘之為寧池之間益非謬說矣

賦猛燭猛炬及周禮墳燭相儗為近之

今岳州華容有巴丘湖即古夢澤在洞庭西風土記云

夏秋水漲則與洞庭為一所謂湛湛江水也蓋自陵陽往辰溆與自辰溆返長沙皆所必由之境

按襄王父讐不報國慮不恤方春和時但與幸臣馳逐荒野以騁其能原以放廢之身冷眼遙望本是極傷心事然今再過之餘即欲遷望亦不可得則傷心之中殆有甚焉故曰目極千里令傷春心

哀江南舊解以為哀此江南之地嘗考其說多不可通今覽圖經湘陰有大小哀洲二妃眾舜而名又長沙湘陰志云哀江在縣南三十五里正與汨羅相近固知其所指乃言哀江之南以見入修門之為廬而沉湘之為寧池此一篇結穴也或云篇中凡言江皆指湘則二書則本書以此稱湘也余以其間會故取之

發春南征而遙望博采明承夜而斯路漸則春夏之往來夢澤可知所以知春之南征為自陵陽至辰溆者廬江與陵陽接壤而涉江秋冬緒風正合發春之時自是而過鄂渚濟江湘則固夢澤所在以沙江考之知其往辰溆也其後之為自辰溆至長沙者以哀江即長沙之地而朱明承夜正與溆沅孟夏之時相應也若其自辰溆啓行余固詳之漁父矣過龍陽而東則為夢澤亦至長沙所必經之路則原之往來固已瞭然而涉江

漁父懷沙招魂皆作於半歲之中其次第亦可考矣然
原之涉江曰將重昏而終身乃不數月而卒就死長沙
者豈悲憤之情非遠遁所能解歟抑亦嚴譴所迫勢不
容於不死歟 [雅称為胄 陽夏為才別]

大招

林氏謂魂無逃只因懷王逃秦而言是也其謂毋乃禁
止詞則不然懷本以欲歸而逝今禁之是禁其歸乎本
意乃言此番之歸不用如生前之逃耳凡驚畏而死者
雖死亦怯故言此以壯其氣慰其心也
古弱水亦名溺水然弱水在西而此列之於東當別是
一水也

吾已唐荊川先生稗編云管色字譜五凡工尺上四六
一勾合合字為黃鍾正聲下四大呂高四太簇下一夾
鍾高一姑洗上字仲呂勾字蕤賓尺字林鍾下工夷則
高工南呂下凡無射高凡應鍾六字黃鍾清下五大呂
清高五太簇清緊五夾鍾清此十字載籍無可考惟楚
辭大招曰四上競氣極聲變只舊註未詳今按招魂吳
歈蔡謳奏大呂些大呂為宮其譜上四仲呂為角其譜
上字四上競氣謂宮角相應也余少讀大招即以管色
立解覽是編乃嘆所見不謀而合然管色之目秦漢以

來罕有論者梁王暕觀樂詩參差陳九夏依遲紛四上
或弟襲楚詞成語耳唐賀懷智琵琶譜序始有管色定
絃之說至宋沈存中朱晦庵蔡元定而其義始詳竟未
知於楚辭有當否姑存其疑以俟多識者

又按西河毛大可竟山樂錄云二八四上古樂經也二
八者人聲也人聲十六故曰二八四上者笛聲也笛色
譜四上尺工六為宮商角徵羽四上宮與商也大招曰
謳和揚阿趙簫倡只言和揚阿之歌當以簫為倡凡絃
匏鍾磬皆從簫倡之故又曰定空桑只言自此可定絃
也猶今調琴瑟者必吹笛以奠其聲也二八接舞 王逸本天竹齋 呂撫撰

言人聲十六可樂舞而歌也四上競氣極聲變只言宮
聲由商而爭上至極而變則四清聲生焉蓋五音之上
又加四聲為九聲即變聲也八音革木皆主節樂無與
五聲金石同五聲而編鐘編磬專一難轉絃以一絲與
一聲猶之合與石也惟竹兼匏土以寬簫笛管而兼塤
爰於其間其於五音之留轉遞代環至不竭了無扞格
而神明變化足為樂準故黃帝制樂斷自伐竹而舞樂
之妙稱為簡韶也按此以四上為宮商與舊樂書微異
其疏解頗有發明故備錄之

禮器或素或青夏造殷因鄭康成云變黑為青者秦趙

高祖爲亂。以青爲黑。民從之。至今語猶存也。余按以黑爲青。今北人猶爾。然大招云青色直眉。青亦指黑。固非始於秦時。髮美者言青絲。青絲皆以青黑相近耳。嘗論阮步兵青白眼。青亦應指黑眸言。白。恩則。轉眸不視。惟存白耳。

摺弓。池視重霤。疏云重霤者。屋之承霤。以木承於屋簷。水霤木中。又從木而霤於地。故曰重霤。天子之屋四注。四面皆有重霤。諸侯四注而重霤。去後大夫惟前後二士惟一在前。此言絶霤。蓋用天子制也。

舊訓正始昆。謂正其始以及後人。語冗而滯。

誅譏罷只。舊解罷音皮。謂誅責衆所譏。謂罷軟之人。則議罷二字。生澁甚矣。

諸侯畢極。立九卿。畢。謂朝諸侯。定官制也。當時七雄並爭。此意自不可少。舊解諸侯位次三公。其班既絶。乃使九卿立其下。其義既隘。而解畢極益復欠理。

自夔濯怡面以下。皆帝王致治之事。永宜厥身。則本身之治也。室家盈庭。則勸親之經也。正始必自孤寡。丈夫必本田邑。周公七月之所咏也。發政而禁苛暴。省刑薄斂之功。舉傑而誅讒罷。舉直錯枉之效也。直廱者使近禹廱。所以承弼厥辟。棄傑者使流澤施。所以阜成兆民也。末章歸之禮射則深厲兵爭之禍。而武王散軍郊射之遺意也。於此可以見原志意之達學術之醇。迥非營韓孫吳及蘇張莊惠游談雜霸之士之所能及。而所謂望三五以爲像。指彭咸以爲儀。其楷模異於北夫豈宋玉景差之徒。好辭而不敢直諫者所能彷彿其萬一哉。且大小言賦本皆玉所著。意在假人以炫己長。固未必果出於諸人之口。即所謂羌語。亦徒以設詞相競。未見所謂平淡閑遠也。又可以是而決此篇爲差作乎。

楚辭餘論卷下終

離騷

庸一降名二均能三佩與四莽序莫
度路在五誰路六步阯七續武八超
舍故路他九化晦十並刈穢索土
妒急土立英圭傷蕊古纕服圭則艱夫
替誰七悔心大淫錯元度時手態然圭
安詢圭厚反圭遠息吾服棠圭芳離美
務荒圭章常懲予美楚節美服情手

聽茲手詞綴手街狐圭家忍吾隕殞圭
長差美頗輔圭土極美服悔美臨當罕
浪正罕征圓罕莫迫罕索桑畢扇罕
具夜御下子佇妒馬女佩異
詒在理遷罕盤游罕求下罕女好手
巧可垂我進垂姚固垂惡吾古之吾
之女圭女宇惡異美佩當垂芳疑美
之迎美故同東調媒圭疑舉圭輔央圭
芳蔽壅折留圭茅艾圭害長圭芳一悼文
柢化元離茲牟沫女圭下行圭粮車圭
疏流吾啾極吾翼與美予待圭期馳支
蛇遯美樂鄉今行都全居
九歌
良一皇瑯芳漿
右東皇太一
猶一州舟流來二思征三庭旌靈
極四息側柱五雪末絕淺六翩間
渚七下浦女與
右雲中君

右湘君
渚一予下望二張上蘭三言湲裔四
湲近蓋堂五房張芳衡門六雲
浦七者與
右湘夫人
門一雲塵下二女予翔三陽阬被四
離爲華五居疏轅六天人一何七虧
爲
右大司命
下一予告青二堂成辭三旗離四知

帶五遊際河六波池阿一歌旅七星
正
右少司命
方一乘明雷二蛇懷歸鼓三簇等一
姱舞節四日裳五狼降翠翔行
右東君
河一波螭望二蕩歸三懷堂四宮中
魚五渚下浦予
右河伯
阿一蘿笑二窕鯉三旗思來下四兩
堂室藏死早體興早膚安早遷嫂早首一
止早殆厚早取得早碩
楚辭說韻 三 王炎昔
予間五蓼問若六栢作冥之鳴蕭人
憂
右山鬼
甲一接雲二先行三傷馬四鼓弋怒埜
反五遠弓六懲惑室服流六封
右國殤
鼓一舞與古
右禮魂
天問
道一考極二識爲三化度四作加五麾
屬六數分七陳氾八里德九育腹子十
在明土藏尚行聽土刑施土化功古
同一冥土墳盡土歷營七成傾錯丈涔
故多九何在千里從土通到土照揚土
光暖舌寒言虬盡遊首在死守
獨矣居如趾壬在死止所无處羽
方无乘纚千飽蘖壬達躬壬降歌壬地
民舌婿射壬若謀矣之越壬活營矣盈
堂矣藏死早體興早膚安早遷嫂早首一
止早殆厚早取得早碩親早意哭極
楚辭說韻 四 王炎昔
尚罕匠害五敗止五子饗五衆擊五說
宜五嘉一臧五羊懷矣肥遯五從斗矣來
寧矣情兄長極辛得子室婦尤之
期之嘉室嗟施何行室將底畜雉
流室求市矣姒佸殺策惑室服流六封
方宛狂竿幸煥將土長牧土國依土讒
告吉救識土喜悒矣急故七懼戒戈代
輔戈綃七分嚴饗長怒全固祐全喜
欲全祿憂舍求長全勝長彰
九章

情一正服二直胘三之雙四遠仇五僸
保六遺閨七門志八哈釋九白情十路
閒土怃杭土旁恃土殆志態伴齿援
好土就言去然下七所尤之忍九軫
糧千芳明土身
右惜誦
哀一鬼璐二頓圃英三先湘風四林
汰五滯陽六傷如七居雨宇中八窮
行以九臨人十身遠土壇薄土薄當土
行
右懷沙
眙一詒發二達將三當詒四志化五爲
度六路之七時期悠八憂莽九艸佩十
異態峻出揚土章土木土足能土疑
度齿莫故
右思美人
時一疑嫉治之否欺思之一尤
之流二昭幽聊由齿厨牛三之憂
求游之疑辭之戒四得佩五好
代意置載備異再識
右惜往日 通首一韻亦可
服一國志二喜搏三爛遺四醜異五喜一
求六流過七地友八理長九像
右橘頌

傷一倡忘長芳章芳昶羊明
處二慮躇去特三止膺四仍湯五行
至六比聊七愁還八閭默九得解十締
儀土爲紆土娛居巔土天雰媛江由
洶紀主止右期積夫釋策迹適
愁適迹益聊遠遊
遊一浮語二曙勤三閭愀四悲留五由
得六則仙七延一八逸怪九來都十如

右悲回風

釋

征土蒿成情程居土戚霞除息土
德傳古垠盈存先門行土鄉陽
英莊去放榮去人征予大居都閭
馳支蛇燿平驁行平苦路去度涼圭皇
麾圭波屬圭轂屬美衛橋毛樂鄉天行
沸尤湧疑平浮妃圭歌夷蛇飛徊
門圭氷顧圭路漠圭整天圭聞鄰

卜居

忠一窮耕二名身生真人清楹
駒三軀軀四迹食凶五從清六輕

鳴名貞長七明通意八事
漁父
清一醒移二波豘爲衣三汶埃清四
纓濁五足
招魂
沫一穢苦二下輔予從三陽方祥一
託四索石釋託止五齒祀醢里
心六淫里七止乎八壺食九得極賊
止十里久天土人千佻淵瞑身
都土騑駈牛災門圭先絡古呼居
姦圭安軒山連寒湲蘭筵瑣夫
光張璜怪七備代衆大宮代尤意
房平光聯平開堂平梁蛇圭池荷波
陁羅鑼爲方平梁行芳羹漿
鷁爽鍠鷁涼漿妨羅圭歌荷
酡波奇離舞平下鼓楚呂分毛
紛陳先倩平迫白日毛瑟夜平錯
先圭選先兕淹圭漸楓平心
大招

南

昭一遠逃遙西二北淑三悠膠家
蜓四蜿騫躬洋五冀狂惕蹻六測
凝極靜七定安入延言梁九芳美
嘗酪十尊薄擇敵土存先嗢圭役
遲惕張圭商倡桑賦古亂讀治變圭譔
姷去都娛舒曼毛顏安佳丈規施
甲移作元澤客暫蛹手媧娟便
秀手雷畜園假圭路慮皇圭鷂鵡
翔盛舌命盛定雲圭神存昆昌矣
章明當海毛理趾海士暴矣罷
王奕暫

自律韻既與古韻遂廢學者求其故而不得久矣余以爲古協音本於轉音轉音本於方音音何以云轉也凡言出於口有喉牙舌齒脣之辨見於發者爲見溪羣疑諸母見於收者爲東冬江陽諸部凡同母同部之字其音呈變而各以類轉相生雖有遠近之殊呼之未嘗不相應故曰轉音轉音之本於方音音何也五方之人有風土剛柔燥溼之不同而聲氣亦異蓋有同指一字而各殊其音者然所言本同則音雖殊而相應者故在錢唐毛奐舲槍榆雜錄曰凡五方之語字同音異者其異則韻必同或韻異則母必同是也古協音之本於方音之以人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以出納五言古者謠俗祝辭各以其方言爲韻太史采之而音之相轉者雜陳於前聖人以爲是天籟所發也擇其雅馴者存之其自爲詩歌亦參用其音以成倡和之文而播之管絃被之天下後世故其音雖與今殊而在當時未嘗不較然畫一蓋周禮七年屬象胥論語言九年屬瞽史論書名其博采約收必有成書而今亡矣是故收音之轉最近者全部皆通漸遠者字叶相通收音不轉者同母間

通夫發音三十六母或爲喉牙舌齒脣正音或爲齒舌半音見於等韻詳矣收音之轉則毛大可本鄭庠古音辨之說以東冬江陽庚青蒸爲喉音眞文元寒刪先爲牙音侵覃鹽咸爲脣音支脂之在內微齊佳灰爲齒音魚虞歌麻蕭肴豪尤爲舌音而魚虞歌麻又爲齒舌半音凡齒舌音十三部皆連環通轉安溪李相國云東冬江陽庚青蒸爲一部眞文元寒刪先一部侵覃鹽咸一部佳灰一部蕭肴豪尤一部以上推之聲氣之元乃一氣所生用以叶歌曲則收聲必同故也至支脂之在內微齊魚虞歌麻七韻又五部生音起韻之根應爲一類而通用

之。歌麻魚虞能生蕭肴豪尤。其收聲亦同。支微齊能生佳灰。其收聲亦同。皆可通用。二說大畧相同。於古韻殆十得八九。然徵之古詩文。其雜合出入之數。猶有未盡符者。古今異時。南北異地。固未能一一相比也。今即詩易楚辭。綜其通叶之迹。列於後。其周秦以上。凡有韻之文。可類推焉。

東冬鍾董腫　送宋用　屋沃燭

通江部　蒸部　侵部

叶　韞皇　周頌烈文辭公錫我無疆。維皇其崇之。繹思我無疆。維皇其崇之。毖序其皇之。堂河伯馮馮。屋今龍堂。蒸為分水中。長卜居。叶有所長。知有所長。知有所不明。神有所不通。陽　招魂掌其命難從。上　張中期我平泰。中愛我爭上實。呂叔湯

送我乎淇之上矣。成　詩載馳思須與漕。我心悠悠。我思不遠。我行其野。芃芃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行　詩氓。泣涕漣漣。既見君子。其笑啞啞。既遇良人。賢勞如之。靜言思之。躬自悼矣。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明　卜居。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將遊大人以成名乎。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偷生乎。寧超然高舉以保真乎。將哫訾栗斯以事婦人乎。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絜楹乎。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泛泛若水中之鳧。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寧與騏驥亢軛乎。將隨駑馬之跡乎。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雞鶩爭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為重。千鈞為輕。黃鐘毀棄。瓦釜雷鳴。讒人高張。賢士無名。吁嗟默默兮。誰知吾之廉貞。正　見上

同叶　頌　昭其來許。綏我眉壽。黃耇無疆。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母叶　頌不云自天。申之以孔碩。其何能淑。載胥及溺。重我民。輯柔爾邦。無俾民憂。無逸爾心。勉爾遁思。敦商之旅。克咸厥功。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烝哉。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

叶　韞皇　周頌烈文辭公錫我無疆。維皇其崇之。繹思我無疆。維皇其崇之。毖序其皇之。堂河伯馮馮。屋今龍堂。蒸為分水中。長卜居。叶有所長。知有所長。知有所不明。神有所不通。陽　招魂掌其命難從。上　張中期我平泰。中愛我爭上實。呂叔湯

送我乎淇之上矣。成　詩載馳思須與漕。我心悠悠。我思不遠。我行其野。芃芃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行　詩氓。泣涕漣漣。既見君子。其笑啞啞。既遇良人。賢勞如之。靜言思之。躬自悼矣。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明　卜居。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將遊大人以成名乎。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偷生乎。寧超然高舉以保真乎。將哫訾栗斯以事婦人乎。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絜楹乎。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泛泛若水中之鳧。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寧與騏驥亢軛乎。將隨駑馬之跡乎。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雞鶩爭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為重。千鈞為輕。黃鐘毀棄。瓦釜雷鳴。讒人高張。賢士無名。吁嗟默默兮。誰知吾之廉貞。正　見上

同叶　頌　昭其來許。綏我眉壽。黃耇無疆。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母叶　頌不云自天。申之以孔碩。其何能淑。載胥及溺。重我民。輯柔爾邦。無俾民憂。無逸爾心。勉爾遁思。敦商之旅。克咸厥功。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烝哉。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

通陽青部　庚青部

叶　中宮　鄘風桑中河伯公崇　烈文通下居　從孌　招魂　並見東冬部　雙　南邦烈文　降　東君　並見江部　懲　離騷余猶悔修以前王之不察兮。既莫足與為美政。忳鬱邑余侘傺兮。吾既以此窮困而無告。斧鑕既加。猶不忍改。夫唯捷徑以窘步。惟夫黨人之鄙固。羌內恕己以量人。各興心而嫉妒。忽馳騖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老冉冉其將至兮。恐修名之不立。朝搴阰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不抚壯而棄穢兮。何以追先聖之遺則。勝　天問久余是勝吾告堵敖以不長。新　宋玉招魂魂兮歸來。入修門些。工祝招君。背行先些。秦洪篤些。冥凌浹些。魂兮歸來。反故居些。天地四方。多賊姦些。像設君室。靜閒安些。高堂邃宇。檻層軒些。層臺累榭。臨高山些。網戶朱綴。刻方連些。冬有突厦。夏室寒些。川谷徑復。流潺湲些。光風轉蕙。氾崇蘭些。經堂入奧。朱塵筵些。砥室翠翹。挂曲瓊些。翡翠珠被。爛齊光些。蒻阿拂壁。羅幬張些。纖纖女師。設笙竽些。陳鍾按鼓。造新聲些。涉江采菱。發揚荷些。美人既醉。朱顏酡些。嚼菱既沃。生瓜露些。吳酸蒿蔞。不沾薄些。酎清涼。冰鮮洛些。華酌既陳。有瓊漿些。歸來反故。居。以娛昔些。室家遂宗。食多方些。稻粢穱麥。挐黃粱些。大苦鹹酸。辛甘行些。肥牛之腱。臑若芳些。和酸若苦。陳吳羹些。胹鱉炮羔。有柘漿些。鵝鳧鸛鴈。爰有集些。鴻鵠鷫鸘。鶬鶊鶴些。煎鴽臇鳧。露鶵雛些。鵾雞酸鶵。清燸鯉些。粉白黛黑。施芳澤些。長發曼鬋。艷陸離些。二八齊容。起鄭舞些。衽若交竿。抚案下些。竽瑟狂會。搷鳴鼓些。宜笑嫮眼。好姱佳些。青絲結琴。白玉之徽些。菉池淫淫。流鬳鱗些。文異豹飾。侍陂陁些。軒輬既低。步騎羅些。蘭膏明燭。華容備些。夏屋廣大。沙堂秀些。南房小壇。觀絃鼓些。娭光眇視。目曾波些。被文服纖。麗而不奇些。長袂拂面。善留客些。鄭衛妖玩。來雜陳些。激楚之結。獨秀先些。勺藥之和。具入口些。嘉肴脾臄。羽觴行些。酌不盡。令反更些。樂不可言。情所盛些。實滿宮庭。曼理學些。蕩心悅目。安以定些。姱容修態。絙洞房些。蔽日月。爛昭光些。羅鈃文緻。細如雲些。郁金徽纏。琱玉梁些。翠被爛耀。燭華容些。二八侍宿。射遞代些。九侯淑女。多迅衆些。盛鬋不同制。實滿堂些。容態好比。順彌代些。弱顏固植。謇其有理些。嫮目宜笑。娥眉曼些。人有所極。同心賞些。急容微眇。視流波些。小腰秀頸。若鮮卑些。豐肉微骨。調以娛些。魂乎歸來。安以舒些。易中利正。固寡仇些。魂乎歸來。以靖多些。翔羊北至。麋鹿臻些。久曠無人。獸狂顧些。騁先驅。導引代些。悲江南。哀故都些。秋氣悲。傷精魄些。皋蘭被徑。斬伐木些。山林險隘。虎豹嗥些。旋入雷淵。觸石破些。歸來反故。居。以遠遊些。魂乎歸來。恐自貽些。

叶　中宮　鄘風桑中河伯公崇　烈文通下居　從孌　招魂　並見東冬部　雙　南邦烈文　降　東君　並見江部　懲　離騷余猶悔修以前王之不察兮。既莫足與為美政。忳鬱邑余侘傺兮。吾既以此窮困而無告。斧鑕既加。猶不忍改。夫唯捷徑以窘步。惟夫黨人之鄙固。羌內恕己以量人。各興心而嫉妒。忽馳騖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老冉冉其將至兮。恐修名之不立。朝搴阰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不抚壯而棄穢兮。何以追先聖之遺則。勝　天問久余是勝吾告堵敖以不長。新　宋玉招魂魂兮歸來。入修門些。工祝招君。背行先些。秦洪篤些。冥凌浹些。魂兮歸來。反故居些。天地四方。多賊姦些。像設君室。靜閒安些。高堂邃宇。檻層軒些。層臺累榭。臨高山些。網戶朱綴。刻方連些。冬有突厦。夏室寒些。川谷徑復。流潺湲些。光風轉蕙。氾崇蘭些。經堂入奧。朱塵筵些。砥室翠翹。挂曲瓊些。翡翠珠被。爛齊光些。蒻阿拂壁。羅幬張些。纖纖女師。設笙竽些。陳鍾按鼓。造新聲些。涉江采菱。發揚荷些。美人既醉。朱顏酡些。嚼菱既沃。生瓜露些。吳酸蒿蔞。不沾薄些。酎清涼。冰鮮洛些。華酌既陳。有瓊漿些。歸來反故。居。以娛昔些。室家遂宗。食多方些。稻粢穱麥。挐黃粱些。大苦鹹酸。辛甘行些。肥牛之腱。臑若芳些。和酸若苦。陳吳羹些。胹鱉炮羔。有柘漿些。鵝鳧鸛鴈。爰有集些。鴻鵠鷫鸘。鶬鶊鶴些。煎鴽臇鳧。露鶵雛些。鵾雞酸鶵。清燸鯉些。粉白黛黑。施芳澤些。長發曼鬋。艷陸離些。二八齊容。起鄭舞些。衽若交竿。抚案下些。竽瑟狂會。搷鳴鼓些。宜笑嫮眼。好姱佳些。青絲結琴。白玉之徽些。菉池淫淫。流鬳鱗些。文異豹飾。侍陂陁些。軒輬既低。步騎羅些。蘭膏明燭。華容備些。夏屋廣大。沙堂秀些。南房小壇。觀絃鼓些。娭光眇視。目曾波些。被文服纖。麗而不奇些。長袂拂面。善留客些。鄭衛妖玩。來雜陳些。激楚之結。獨秀先些。勺藥之和。具入口些。嘉肴脾臄。羽觴行些。酌不盡。令反更些。樂不可言。情所盛些。實滿宮庭。曼理學些。蕩心悅目。安以定些。姱容修態。絙洞房些。蔽日月。爛昭光些。羅鈃文緻。細如雲些。郁金徽纏。琱玉梁些。翠被爛耀。燭華容些。二八侍宿。射遞代些。九侯淑女。多迅衆些。盛鬋不同制。實滿堂些。容態好比。順彌代些。弱顏固植。謇其有理些。嫮目宜笑。娥眉曼些。人有所極。同心賞些。急容微眇。視流波些。小腰秀頸。若鮮卑些。豐肉微骨。調以娛些。魂乎歸來。安以舒些。易中利正。固寡仇些。魂乎歸來。以靖多些。翔羊北至。麋鹿臻些。久曠無人。獸狂顧些。騁先驅。導引代些。悲江南。哀故都些。秋氣悲。傷精魄些。皋蘭被徑。斬伐木些。山林險隘。虎豹嗥些。旋入雷淵。觸石破些。歸來反故。居。以遠遊些。魂乎歸來。恐自貽些。

同叶　頌　昭其來許。綏我眉壽。黃耇無疆。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母叶　頌不云自天。申之以孔碩。其何能淑。載胥及溺。重我民。輯柔爾邦。無俾民憂。無逸爾心。勉爾遁思。敦商之旅。克咸厥功。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烝哉。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

陽唐養陽漾宕藥鐸

通庚青部

叶　中宮　鄘風桑中河伯公崇　烈文通下居　從孌　招魂　並見東冬部　雙　南邦烈文　降　東君　並見江部　懲　離騷余猶悔修以前王之不察兮。既莫足與為美政。忳鬱邑余侘傺兮。吾既以此窮困而無告。斧鑕既加。猶不忍改。夫唯捷徑以窘步。惟夫黨人之鄙固。羌內恕己以量人。各興心而嫉妒。忽馳騖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老冉冉其將至兮。恐修名之不立。朝搴阰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不抚壯而棄穢兮。何以追先聖之遺則。勝　天問久余是勝吾告堵敖以不長。新　宋玉招魂魂兮歸來。入修門些。工祝招君。背行先些。秦洪篤些。冥凌浹些。魂兮歸來。反故居些。天地四方。多賊姦些。像設君室。靜閒安些。高堂邃宇。檻層軒些。層臺累榭。臨高山些。網戶朱綴。刻方連些。冬有突厦。夏室寒些。川谷徑復。流潺湲些。光風轉蕙。氾崇蘭些。經堂入奧。朱塵筵些。砥室翠翹。挂曲瓊些。翡翠珠被。爛齊光些。蒻阿拂壁。羅幬張些。纖纖女師。設笙竽些。陳鍾按鼓。造新聲些。涉江采菱。發揚荷些。美人既醉。朱顏酡些。嚼菱既沃。生瓜露些。吳酸蒿蔞。不沾薄些。酎清涼。冰鮮洛些。華酌既陳。有瓊漿些。歸來反故。居。以娛昔些。室家遂宗。食多方些。稻粢穱麥。挐黃粱些。大苦鹹酸。辛甘行些。肥牛之腱。臑若芳些。和酸若苦。陳吳羹些。胹鱉炮羔。有柘漿些。鵝鳧鸛鴈。爰有集些。鴻鵠鷫鸘。鶬鶊鶴些。煎鴽臇鳧。露鶵雛些。鵾雞酸鶵。清燸鯉些。粉白黛黑。施芳澤些。長發曼鬋。艷陸離些。二八齊容。起鄭舞些。衽若交竿。抚案下些。竽瑟狂會。搷鳴鼓些。宜笑嫮眼。好姱佳些。青絲結琴。白玉之徽些。菉池淫淫。流鬳鱗些。文異豹飾。侍陂陁些。軒輬既低。步騎羅些。蘭膏明燭。華容備些。夏屋廣大。沙堂秀些。南房小壇。觀絃鼓些。娭光眇視。目曾波些。被文服纖。麗而不奇些。長袂拂面。善留客些。鄭衛妖玩。來雜陳些。激楚之結。獨秀先些。勺藥之和。具入口些。嘉肴脾臄。羽觴行些。酌不盡。令反更些。樂不可言。情所盛些。實滿宮庭。曼理學些。蕩心悅目。安以定些。姱容修態。絙洞房些。蔽日月。爛昭光些。羅鈃文緻。細如雲些。郁金徽纏。琱玉梁些。翠被爛耀。燭華容些。二八侍宿。射遞代些。九侯淑女。多迅衆些。盛鬋不同制。實滿堂些。容態好比。順彌代些。弱顏固植。謇其有理些。嫮目宜笑。娥眉曼些。人有所極。同心賞些。急容微眇。視流波些。小腰秀頸。若鮮卑些。豐肉微骨。調以娛些。魂乎歸來。安以舒些。易中利正。固寡仇些。魂乎歸來。以靖多些。翔羊北至。麋鹿臻些。久曠無人。獸狂顧些。騁先驅。導引代些。悲江南。哀故都些。秋氣悲。傷精魄些。皋蘭被徑。斬伐木些。山林險隘。虎豹嗥些。旋入雷淵。觸石破些。歸來反故。居。以遠遊些。魂乎歸來。恐自貽些。

同叶　頌　昭其來許。綏我眉壽。黃耇無疆。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母叶　頌不云自天。申之以孔碩。其何能淑。載胥及溺。重我民。輯柔爾邦。無俾民憂。無逸爾心。勉爾遁思。敦商之旅。克咸厥功。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烝哉。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

通 侯部 覃咸部

同母叶 韜 周頌有瞽有瞽在周之庭 故 離騷九疑繽其並迎 路惟願陳志而無路 錯 據沈醉馬程今各有所錯今

青 迥 徑 錫

通 陽庚部

叶 榛 簡今山有榛隰有苓 訓 烈文四方其訓之 天 乾象傳乃統天品物流形 顛 唐風采苓采苓首陽之巔 蒸登拯等證 職 楊 廣韻去聲有證登二部係蒸之轉平水劉淵併證燈入徑部最為無理然劉韻上聲猶有拯部與等同用後人又刪并入迥部先狂替之甚者今從毛大可通韻改正

通 東冬部

叶 常 華嚴長 天問 並 令十月正 來齊氣薄 大見陽部 令 大明平 並見庚部 音 小戎戴記 心 大明傳 並見庚部 興 小戎 大明 增 閟宮 見蒸部

侵寢沁緝

通 東冬部 覃鹽咸部

叶 政 柳見庚部 與 小戎 大明 增 閟宮 並見蒸部

同母叶 猶 猶是用不集

尊 談 感 敢 勘 闞 合 盍

通 侵鹽咸部

叶 中 小戎 我 梱 楓 招魂 並見東冬部

鹽 琰 豏 忝 檻 葉 帖 韻

通 侯覃咸部

同母叶 相 桑柔見陽部

咸 銜 凡 豏 陷 梵 范 陷 洽 狎 乏

通 侵鹽部

同母叶 遑 敝 亾 並 見陽部

真 諄 臻 殷 欣 文 魂 痕 寒 桓 刪 山 先 仙 蕭 肴 豪 尤 侯 幽 蒸 登 陵 震 稕 問 焮 翰 諫 霰 嘯 笑 效 号 嘯 徑 證 嶝 宥 候 幼 有 宥 沁 勁 徑 證 嶝 職 德 合 盍 葉 帖 韻

通 文元寒刪先部

叶 尚 卓 集 王 大明 並見陽部 令 盧令 京 大明 平 並見庚部 音 小戎 戴記 心 大明 傳 並見庚部 盈 大東 傳 成 韓奕 箋 象傳

名 鳴 詔 明 詩 愷 悌 樂 只 且 征 遠 遊 生 卜 居 命 楚辭 東皇太一 卷 正 屯 象傳 並見庚部

文吻問物

通 真元寒刪先部

同母叶 忘 烈文 章 常棣 享 信南山 並見陽部 明 信南山 皇矣 嘯嘯 箋傳 炳 韓奕傳 並見庚部 刑 烈文 箋言 見青部

都 曾 雖 鳴 見 貽 慕 部

叶 遲 秋杜下莫陪北會 言近止征夫邁止 旂 夜如何其 庭燎有輝 言觀其旂 采菽 言采其芹 言觀其旂 泮水同 衣 邕 新谷 新心 振 采芑 旂 采菽 言采其芹 言觀其旂 泮水同 旂 夜如何其 庭燎有輝 言觀其旂 采菽 言采其芹 言觀其旂 泮水同 衣 邕 文 殷其雷 雷 出車

通　真文寒剛先部

叶　氷 通遵見燕部

同母叶　荼 宵韻 並 建瓶 並見東冬部　婆 東門韻 並 谷風維山蓮葉無 谷原市也婆婆 蓼 谷風維山蓮葉無 木不葵思我小姑 巢 風

見上

寒桓早皖翰換曷末

通　真文元剛先部

同母叶　陽 公劉 亡 抽思 並見陽部　賦 大招投許賦只與人韻只

通　真文元寒先部

同母叶　替 離騷 衰 惜誦 民生之多 鄧 墓朝誶而夕替

剛山　潸產諫襉黠轄

通　真文元寒先部

同母叶　替 離騷 衰 惜誦 民生之多 鄧 墓朝誶而夕替

楚辭說韻　呂叔臣

先仙銑霰線層薛

通　真文元寒剛部

叶　令 東方 東韻 成 詩 乾文 平 乾文 名 京 鄧 命 江 證 乘傳大富家 傳 並見庚部　冬 東 形 京

同母叶　貽 並見脂部　兢 冰小雯 矜 乘乘 並見蒸部

通　真文元寒剛部

同母叶　貽 並見脂部　兢 冰小雯 矜 乘乘 並見蒸部

同母叶　貽 丈王大招 見東冬部　瑕 丈王大招投思謝歸 瑕即假不瑕　泓 新臺有洒河水 洒新臺有洒河水 泓 新臺有洒河水 鴻 江 東 洒 新臺有洒河水 沉 侵 新臺有洒河水 除不殄　兕 招魂與王趨梁今捷捷 先君王親發今惟青兕　滉 新臺 上　鬨 江 東

告於文人

魚虞模語麌姥御遇暮屋沃覺藥

通　麻部　尤部

叶　戲 遠遊 吾將從王喬而娛戲 之 惜往日伊尹烹於庖 角 招魂君無下此幽都些 就云而知之 角 幽都些其角觺

通　麻部　尤部

叶　戲 遠遊吾將從王喬而娛戲 之 惜往日伊尹烹於庖 角 招魂君無下此幽都些 就云而知之 角 幽都些其角觺

通　歌麻部

叶　居 遠遊見魚虞部　捕 菊 屈原 其象捕衆以爲糧 帝 文王克配上帝 命 江 證 乘傳大富家 弟 遠遊 長太息而掩涕 夷 清 遠遊 攻夫拾弊 几 旨 遠遊見脂部　佽 東 攻 佽助我羣英 几 旨 遠遊見脂部　佽 東 攻 佽助我羣英

支紙寘霽

通　歌麻部

叶　爲 遠遊見魚虞部　捕 菊 屈原 其象捕衆以爲糧 帝 文王克配上帝 命 江 證 乘傳大富家 弟 遠遊 長太息而掩涕 夷 清 遠遊 攻夫拾弊 几 旨 遠遊見脂部　佽 東 攻 佽助我羣英 几 旨 遠遊見脂部　佽 東 攻 佽助我羣英

同母叶　原 東門見元部　泉 清 遠遊 攻夫拾弊 先 仙 銑 霰 線 層 薛 詔謀附支脂之微齊佳灰

支紙寘霽

通　歌麻部

叶　爲 遠遊見魚虞部　捕 菊 屈原 其象捕衆以爲糧 帝 文王克配上帝 命 江 證 乘傳大富家 弟 遠遊 長太息而掩涕 夷 清 遠遊 攻夫拾弊 几 旨 遠遊見脂部　佽 東 攻 佽助我羣英 几 旨 遠遊見脂部　佽 東 攻 佽助我羣英

同母叶　原 東門見元部　泉 清 遠遊 攻夫拾弊 先 仙 銑 霰 線 層 薛 詔謀附支脂之微齊佳灰

支紙寘霽

通　歌麻部

叶　爲 遠遊見魚虞部　捕 菊 屈原 其象捕衆以爲糧 帝 文王克配上帝 命 江 證 乘傳大富家 弟 遠遊 長太息而掩涕 夷 清 遠遊 攻夫拾弊 几 旨 遠遊見脂部　佽 東 攻 佽助我羣英 几 旨 遠遊見脂部　佽 東 攻 佽助我羣英

同母叶　原 東門見元部　泉 清 遠遊 攻夫拾弊 先 仙 銑 霰 線 層 薛 詔謀附支脂之微齊佳灰

支紙寘霽

通　歌麻部

叶　爲 遠遊見魚虞部　捕 菊 屈原 其象捕衆以爲糧 帝 文王克配上帝 命 江 證 乘傳大富家 弟 遠遊 長太息而掩涕 夷 清 遠遊 攻夫拾弊 几 旨 遠遊見脂部　佽 東 攻 佽助我羣英 几 旨 遠遊見脂部　佽 東 攻 佽助我羣英

同母叶　原 東門見元部　泉 清 遠遊 攻夫拾弊 先 仙 銑 霰 線 層 薛 詔謀附支脂之微齊佳灰

齊薺霽部

通微脂佳灰部

叶　辟刺葛韻　卷也　易文王　並見支部　右竹羊漿水在右　苟抑無曰苟遠父母兄弟　苟表言不可

同母叶　近妖杜見文部　怨谷風見元部　鮮漸有洗　見先部

微尾未物部

通齊脂佳灰部

叶　歌遠遊　火七月　並見微部　蛇東君殷夕　羲朱人系傳

同母叶　晨夜如何其見真部　煇枚如詩　芹采菽　並何其　汶魚父　並見支部

脂旨至質部　之尤部

通齊微佳灰部　蕭肴豪部

叶　瓦斯干見麻部　歌天問　大過楊頌　並遠遊　火大田見歌部　儀斯干　蛇遠遊　行萊柔　並見支部

同母叶　飽權輿　每食四簋　食了也　見支部

同母叶　先招魂　見先部

佳皆蟹駭卦怪夬黠部

通齊微脂灰部

叶　稼大田　夏思文下　堂秦傳　並見麻部　蛇秦傳　規大招　並見支部　疑諧春秋傳有疾憊所疑也　事憊也不可大事也

同母叶　同東攻雖縣　見東冬部　引召旻見真部　近妖杜見文部

灰咍賄海泰隊代廢曷

通齊微脂佳部　之尤部

叶　婆谷風　蛇東君　見支部　並　義秦人歸妹象傳　好抽思　可佩誤抑被而自好

同母叶　用召旻傳見東冬部　汶魚父見文部　怨谷風見元部　珍都人士見先部

之止志職

通脂灰尤部

叶　廚侯韻口　都招魂父常武　並見魚虞部　義歸妹象傳　簡遠遊　賤秦人傳見侯部　呶貨殖傳　載號

同母叶　用豐象傳見東冬部　巷也民見江部

尤幽有厚黝宥幼屋沃

通魚虞部　脂之灰部　蕭肴豪部

叶　第竹竿　逝抑　並見齊部　敏南山有臺　田工祝　並見真部　集小雅　見侯部

同母叶　鞏聘禮　見東冬部

蕭宵肴豪　篠小巧　皓晧　嘯笑　效號　覺藥屋沃

通尤部

叶　裘思文　逢人招　並見幽部　罷大招　見麻部　繼天問　見齊部　簋權輿　見脂部　佩惜誓　日見之部　食秋杜

同母叶　同東攻雖縣　見東冬部　引召旻見真部　近妖杜見文部

以上諸韻相通者。如江轉工。蒸轉中之類。本係同收。而

轉音最近故古之臨文者矢口輒合焉江本東冬諧聲字陽則異矣然其音相近而庚又通陽故東冬江叶陽兼叶庚（句）真文元先與庚青與蒸與侵音亦相近然非同收也故八韻互相叶東通侵而叶羣（句）陽通庚而叶真文（句）魚虞通麻而叶支通尤而叶之（叶蕭肴豪句歌麻通支而叶脂微（句）蕭肴豪通尤而叶麻（叶脂齊之異收而相通支與脂微齊之同音而僅為叶句尤與之異有不可齊者若其旁見側出紛挐雜沓之灰凡云叶者轉音稍遠而用者較希矣其東冬與侵（句）魚通麻而未嘗叶歌（句）之通脂灰而未嘗叶微齊此又古今音讀之異有不可齊者若其旁見側出紛挐雜沓之灰凡云叶者轉音稍遠而用者較希矣其東冬與侵（句）魚通麻而未嘗叶歌（句）之通脂灰而未嘗叶微齊此又古今音讀之異有不可齊者若其旁見側出紛挐雜沓

雖素不相涉之音或比而同之無他同母在（未有聲之前韻雖遠而所出不殊方音亦因之相轉如天問厥叶遑則見之朱子說詩嚴讀昂皆疑母也漁父衣叶汶則見之鄭氏注禮衣讀殷皆影母也推之離騷迎叶故則迎憑讀逆抽思完叶士則完應讀黃若同調曝雜同母相叶又無論矣他如幾讀近（周禮大司馬劉註）皆羣母疑讀凝（莊子神讀疑）皆疑母同讀談（史記秦始皇紀同漢書作斌）皆定母南讀奈（梵書南無此云救奈）皆泥母命讀慢（大學明命作慢）皆明母風讀分皆非母輒讀藥（輒音者七音也制字之本或取聲以成字或取音以成字按七音即等韻指母是）皆清母修讀悰（許慎心條今張參五經文字作悰）皆精母西讀先（總周禮巾車注鄉杜子春讀輦皆精母）皆心母韓讀何（昌黎集何於韓同姓為近）皆匣母我讀汝（皆疑母施為先施）皆心母此數者以今律部通叶程之豈不甚怪其於古人則皆本方音之通而無以異也惟分韻者散入素不相通之部故以為怪耳

古韻相通者多本諸聲之字（東冬與江部陽與庚青部侵與覃鹽添部元與寒刪先部虞與模部尤與幽部有秦部）蓋因古得聲因聲立字而韻即存乎其間其原一也今字書近古者僅有許氏說文各韻通部在說文如邦丰聲椎朏聲唐庚聲閻音聲淡炎聲顛真聲虔文聲都者聲豈豆聲移多聲排非聲配巳聲賄有聲雕周聲（每韻舉一以繫餘）之類指不勝屈若鳳凡聲柯枸聲侮每聲呶奴聲之屬諸聲在叶例者音漸遠則字亦

開出焉若講遘聲溝兔聲允吕聲敏每聲袞公聲祼果聲暉軍聲旂斤聲壇西聲短豆聲之屬音類相去絕遠而字體相因則皆方音同毋之轉也故古韻之源流遠矣律韻既興不惟古文詞難讀而語音字體俱裂矣然說文所注某聲豈必聲之盡一哉亦取其相應者耳故命之曰諸聲鄭康成與許同時說文近斤聲而鄭讀近為其說文能以聲而鄭云耐古能字可知古讀非一音矣（鄭仲師讀字圖云凡諸聲之通有同聲者則取同聲而諸無同聲者則取叶聲而諸無叶聲者則取正音而諸無正音者則取旁音而諸所謂聲者四聲也音者七音也制字之本或取聲以成字或取音以成字按七音即等韻指母是）通之異於叶何也通者概及全部叶惟古人已用者可

憑蓋通轉本於方音叶韻所用者少則所未用者不必皆古方音之通也同毋叶之異於叶何也叶者非同收則音相近故可互改其音或各用其本音同毋叶則其音遠矣方音或一二字轉入他韻而未可互改他韻之音也如常棣之務常武之祖父皆叶戎字剥象傳之載豐象傳之事皆叶用字改東冬以就魚虞灰之則可魚虞灰之以就東冬則不可然而互注之何也其間當改音之字或有未定所屬者存疑也通部如東冬通江又通蒸通侵句魚虞通麻又通尤之類蓋以東虞諸韻有此三音兩音之故若江與蒸侵句麻與尤即有合用者亦叶耳非通也其采取詩文要以周秦為限凡所叶字自可如例增入西漢雖近古然易林大元之類已多變怪東漢之季韻法轉靡故魏晉齊梁不得不變為聲類者勢也唐宋以來古韻久廢作者或掇拾遺文以規範之要皆揣篇扣槃之見不必引為証也

論古韻之道如行水然其所通者行乎所當行所不通者止乎不得不止順其自然而無容心焉蓋其離合之數參錯不齊必欲條列部分以盡一之此崇伯障川之智矣毛大可古今通韻廣設通轉以彙不齊之音以喉牙舌齒唇五收未能盡一古韻也於是又有兩界有兩合有叶周章收拾而網漏猶復不少且如東冬一韻從毛氏論例已合江陽庚青蒸為一部又與真文元寒刪先韻

以自文者如謂陽光彌爲首竄無據又毛氏之罪人也而其書方盛行噫識眞者少自古然矣

近世考校古音最稱精博者莫若顧寧人音學五書凡一字出入靡不研悉源流其大要主陳季立古無叶音之說於古韻有異者輒云古音某今人誤入某部遂致天方地阽馬蜚牛觸言言雙叶如毛大可所譏蓋亦智者之蔽也夫古叶無定讀以其皆合於自然之音也如惟庚寅吾以降舊叶降乎攻反以就庸安見庸不可叶亦腔反乎今國人讀中庸音近丁葑亦其証矣且如中宇旱蕃韻陣君旻韻頻桑中韻上慕彖傳韻應訟彖傳

讙雚比象讀禽小戎韻驂雖欲比而同之萬萬不能顧氏詩易本音皆沈無韻又云方音未足爲據夫詩易不可據天下更有可據之書耶季立論易謂天必讀汀行必讀杭慶必讀羌明必讀芒周代音寔然非叶也不知文王有虞殷自天已韻郁矣抑順德之行已韻心矣九章重著以自明已韻身矣刺客傳慶卿已謂之荊卿矣若毋必讀米而蜎蜾遠兄弟父甘與而爲韻稼必讀故而小雅大田多稺與戒爲韻誰非周代書乎顧氏音論謂古音止有十部一東冬鍾江二脂之微齊佳皆灰咍三魚虞模侯四眞諄臻文殷元魂痕寒桓刪山先仙五

蒲胥脊豪幽六歌戈七陽庚八耕清青九蒸登十侵覃談鹽添咸嚴凡所著唐韻正分支部半入脂之微齊佳灰（如如從兒統爲從聲相承諧聲）半入歌戈（如加化也類）分麻部半入歌戈（如義娜羅宛爲施移規池并脂部地類）分庚部半入陽唐（如行庚明衡姍類）半入耕清青（如平聲）分尤侯部半入支微（如毋謀有糸絲牛久富福婁類）半入魚虞（如句候後類）半入蕭宵豪（如茂夜休老報孝交連類）遂於家人彖傳天地之大義韻內外謂歸妹彖傳天地之大義韻始韻妹斯干藏寢之地韻楊搤彖傳中正以觀天下韻化皇矣其德克明韻君抑順德之行韻心商頌亦有和奏韻平常武震驚徐方韻驚青部抑克共明刑韻王卷伯誰適與謀韻虎抑無田苟安韻逝常武有嚴天子韻逝召旻草不潰茂韻止騶卬女反有之韻收其詩易本音皆指爲非韻于載馳之侯悠絲衣之紑絲牛鰷棗休小弁之提雅則載而韻之遠遊之妃歌夷蛇則錯而韻之於禮其儀一兮作也逸書轡亦不柔韻疑則以爲方音無據固已不勝枝蔓又云老子之能無離能無爲始與兒嬉爲韻九辯之黯黕而有瘕始與加爲韻莊子之剖斗折衡始與爭爲韻臨衆傳消不久始與道爲韻然則所據爲古者不過西周以上其可據者有幾耶況夫子臨河歌風揚波韻施荀子成相百里徙韻施名不移韻師少司

命生別離韻知。大招騷以佳韻規。若鮮卑韻移。晏子春秋禾不穫韻何。荀子注蟹螺者宜禾韻車。屾嶁碑禊輔佐卿韻門。丹書不強則枉韻正。招魂桂曲瓊韻光。樂記百度得數而有常韻成。耳目聰明韻平。大戴禮東有開明韻興。武王杖銘輔人無苟韻咎。屢銘慎之勞韻富。儀禮有序韻祐。左傳惟其儒書韻憂。勝之不可保韻後。惜往日使貞臣而無由韻尉。遠遊吾將從乎南疑韻浮。華封人祝詞使聖人富韻壽。韻子共分入之韻在三代前。甚參錯不齊。將何自而分合之耶。至說文禮虎聲讀若池。而分禮入脂之分。池入歌戈。論語多見其不知量。正義云多古祇字。而分祇入脂之說文壯。土聲。而分壯入蕭肴。又古諧聲字。常以類從。而分裘保入脂之分。求綠逑入蕭肴。分蚌枓餘入魚虞。分趙糾趣入蕭肴。分菱瑞入脂之。委揣入歌戈。皆所謂詖詞之蔽也。人豈不變。從古以然。而直謂三代以前。無麻部音。其果於自用甚矣。卷阿君子之車六句一韻。係支歌麻之通。今刪去麻部。以車馬入魚虞。遂區一章爲兩韻。無亦割裂乎。顏韻補正證吳才老庾耕溝青蒸登侵七韻皆通。其以爲長於采收。短於甕別。不知才老所短。在未審古人常用偶用之分。而槩以爲通。且唐宋詩文。一倒采收。陂離紕

摛。若詩易楚辭七韻通叶。見於前所列者。不一而足。而強甄別爲非韻。正恐才老欲軒渠地下耳毛氏于顧掊擊殆無餘力。而所考覈或疎而未密。如耕部萌此類已云宜并入庚而又引爲耕通陽唐之証。尤部騶翻輈已云宜收入幽而又引爲尤通無虞之証。或混而難遽。如商頌喬無韻可從下綺吐不必定韻。毛傳一葦一葦可從下良吐不必定韻。甚者割裂散文以爲韻。如謂大禹謨汝惟不矜與英與攻爭能吐仲訓比頒畫疏時講員屬吐且引據者濫及魏晉隋唐。顏氏有知。應更爲齒冷也。毛奇齡

古韻綱要不通先之說本云本軟題詞曰川之爲言珠也釋文以洲爲蒙禮記檀弓山立休音義肌求多名即肌后也有于服組葛本葛者履與屨屨之此數條特錄備參考正顧氏之失附錄之

余於楚辭諸篇。但條韻類。不注協音。蓋以古韻之通。如支微齊與佳灰。句真文與元寒刪先。向來論古韻者。於茲數部。固未嘗改音。即律韻中如支之規虞之模齊之圭。元之翻痕。先之傳儇。其音類異。未嘗不同列一部。今諸韻之轉音。通叶猶是也。故京自可韻堂韻將。不必讀姥。何也。惟皆本方音之轉。騾馬自可韻組韻黼。不必讀姥。何也。惟皆本方音之轉也。以爲方音之無定。則互改其音可。以爲方音之相應。則各仍其音可。顧氏論簡狄在臺嚳何宜。元鳥致詒女何嘉。後人改嘉爲喜而不知古讀宜爲俄。正與嘉爲韻。招魂飛翔千里。不可以久。後人改爲不可以久止。而不知古讀久爲几。正與千里爲韻。余以爲後人之改古字。

誠昧古而妄作而顧氏之斥今音亦泥古而失其也且顧氏謂十八豪部俱通蕭肴豪而不必改音何獨於他部之今音而盡斥爲誤耶

大招無東無西無南無北通韻引蓮葉曲西北相叶爲例此本四聲之通故概不載他若賓筵筵叶秩即先眞之而得音如南叶綸孚叶浮之類或從旁聲類之而得音如沈就同允而就得沈音孚授同孚而罕得授音類則又不外假借諧聲二者然則一言以蔽之亦曰轉音而已

孝經援神契天子孝曰就諸侯孝曰度卿大夫孝曰譽士孝曰究庶人孝曰畜周禮鄭註引尚書宅西曰昧谷公羊注最之言聚醢人注邻北人音柳又杜子春云齊讀定亦爲眞月令鮮黑鄭注鮮當爲獻邻特牲注獻讀爲度西曰柳穀三國志吳仲翔云古卿邻字而鄭元以爲昧語與大馬登北音也又柳之言聚莎鄭司農云窓禮記謂之卦春秋謂之瑞聲相似也皆方音流轉之不同而古韻亦寓焉調同之通非獨轗讀藻而已周禮大卜註引洪範曰蒙爲曰霿北人讀此瀰鮮聲替先兄之通非獨西讀先帝讀眞而已泉府註滯爲癡蝱氏註鍋讀圭芹旂惲春引晨煇旂衣汶埃之通非特畿讀近而已廩人註匪爲分宗伯註瀰讀泯鶤人註饗讀檄大卜註運爲煇皆其踪跡也

古人書用刀削。非有力者。常須借讀。行旅攜挈。尠能作文。引用多由閱記。時事載述。半出傳聞。其文字形聲互異者甚多。要以其方音讀之。未嘗不同也。方音之同。即通韻也。後世紙筆輕利。文字畫一。而方音不見於書。古韻既亡。獨賴毛氏之書存。余概不復錄。獨愛毛氏所載。通已見顧氏毛氏之書者。余概不復錄。獨愛毛氏所載。粵人呼東爲當。吳人呼朋爲蓬。楚人呼經爲蓁。秦人呼中爲烝。此東陽庚蒸之通也。閩人呼之爲朱。越人呼魚爲貽。上江呼鑪頭爲樓頭。下江呼婆婆爲蒲蘇。此支魚歌尤之通也。以余所見晉人無東冬韻。皆呼蒸侵。如封崇爲分豚

之類。楚人無魚虞韻。皆呼尤侯。如度載爲陝西以保爲晡。代此以椓爲曉。湖南以談爲尋。廣東以款爲到。毛晉刻古今注。誤以到爲倒。燕人曰到。猴曰不知出兵以到之事爲云到故也。燕人呼北人呼謀爲謨。閩人呼烟爲昏。淮人以理信爲磊信。閩人以往來爲往釐。既殊方而互嘆。吳人以牡丹爲鞏丹。齊人以茂盛爲冒盛。亦異地而同音。皆與古韻脗合。恨涉歷未廣。又不盡諳土音耳。

有宥部而常讀虞部之仄。他在歌部而讀模語翻。又見元音出入之妙。有非後人所能限者。若呼蜢爲莽陽庚之通。呼鳥爲哇。虞麻之通。呼解姓爲宮佳灰之通。呼繆姓爲妙。蕭尤之通。稱又來者。又音如異。之尤之通稱。隱去者。隱音如究。文先之通。其同母相轉者。替音如祂。芹旂衣汶之叶也。晏音如快。俗呼晏公廟晏

近陽。草亡完之叶也。以上覆下。或曰呼。當或呼搪。相瞻七巖之叶也。此皆吾鄉委巷之談。偶舉一二。無不閩合古音。則雖不越鄉閭。固可得其概矣。凡文字世有更易。而方音古今實不

甚遠。斯亦禮失求野之意也。若尤部韻。宥尤分注入。蕭宥兩條。謂入聲而俗呼句音爲楊爲枝。楊分句入。魚漾而俗呼句音爲

有宥部而常讀虞部之仄。他在歌部而讀模語翻。又見元音出入之妙。有非後人所能限者。若呼蜢爲莽陽庚之通。呼鳥爲哇。虞麻之通。呼解姓爲宮佳灰之通。呼繆姓爲妙。蕭尤之通。稱又來者。又音如異。之尤之通。稱隱去者。隱音如究。文先之通。其同母相轉者。替音如祂。芹旂衣汶之叶也。晏音如快。俗呼晏公廟晏。近陽。草亡完之叶也。以上覆下。或曰呼。當或呼搪。相瞻七巖之叶也。此皆吾鄉委巷之談。偶舉一二。無不閩合古音。則雖不越鄉閭。固可得其概矣。凡文字世有更易。而方音古今實不甚遠。斯亦禮失求野之意也。若尤部韻。宥尤分注入。蕭宥兩條。謂入聲而俗呼句音爲楊爲枝。楊分句入。魚漾而俗呼句音爲顏師古匡謬正俗曰。俗以若干爲若柯。等物爲底物。郭恕先佩觿吳楚謂火爲娓。江淮以韓爲何。河朔謂無爲毛。巴蜀謂北爲卜。按此皆方音。亦皆古叶也。火衣之叶見豳風。使等之叶見管子。寒歌音轉。似不相近。然嗇寄蠃卵難涴。互見歌與元寒三國志繁欽。繁音婆。說文罷。蹯聲。周禮註。果讀裸。及陳風南方之原。叶市也婆娑。郭註三禮獻。皆讀莎。謂齊音之訛。皆古方音同母之轉也。

商頌嚴叶遵。朱子云。閩音嚴作戶剛切。音昂。丹鉛錄非之。謂莊改嚴。自避漢諱。時閩未入版圖。不宜以閩音為証。不知改嚴雖係避諱。亦由莊嚴音近故也。方域之廣。豈無同於閩音者乎。

朱子云。古叶才。老推不去者。某煞尋得。詩常棣戎叶豭。常武戎叶父。蓋汝戎二字古人通用也。然戎汝相通。詧則而如相通。寔木同聲。日毋之故。豈特戎汝而已。而爾若皆日毋（周禮故書毋為無而亦讀若）與戎亦皆訓汝。是知制字立義亦從轉音出也。推之迎逅因依胥相理賴皆同毋之相釋者。亦之虞叶例。蔡詩暴只。朱子亦註不叶罷韻。案暴罷皆並毋。蕭麻相轉。與孔子猗蘭操不知賢者一身將老同

（猗語雖然亦字辭而亦同毋之轉也）

谷風卒章怨叶萎。曾詩世學懋。迂儂友。按考工記恒當亏之畏。杜子春云。畏當為威。謂旁淵。淵固有隈音矣。蓋皆影毋也。

莊子接輿歌山木自寇。青火自煎。此江漢五章卣叶田侀。

雛騶迎叶故。惜誦情叶路。懷沙程叶錯。皆虞庚相叶。舊頗駁之。通韻引魏武帝短歌及道藏歌為証。亦未足為典要。已而忽憶五子歌一章。乃通體虞庚交錯。為韻周頌有瞽篇。亦然。因知三古以前。已有此例。後人目五字歌一章為無韻。有聲篇為兩韻。分叶。集註又徵改惜誦之謂莊改嚴。自避漢諱。時閩未入版圖。不宜以閩音為証。不知改嚴雖係避諱。亦由莊嚴音近故也。方域之廣。豈無同於閩音者乎。

朱子云。古叶才。老推不去者。某煞尋得。詩常棣戎叶豭。常武戎叶父。蓋汝戎二字古人通用也。然戎汝相通。詧則而如相通。寔木同聲。日毋之故。豈特戎汝而已。而爾若皆日毋（周禮故書毋為無而亦讀若）與戎亦皆訓汝。是知制字立義亦從轉音出也。推之迎逅因依胥相理賴皆同毋之相釋者。亦之虞叶例。蔡詩暴只。朱子亦註不叶罷韻。案暴罷皆並毋。蕭麻相轉。與孔子猗蘭操不知賢者一身將老同

（猗語雖然亦字辭而亦同毋之轉也）

谷風卒章怨叶萎。曾詩世學懋。迂儂友。按考工記恒當亏之畏。杜子春云。畏當為威。謂旁淵。淵固有隈音矣。蓋皆影毋也。

莊子接輿歌山木自寇。青火自煎。此江漢五章卣叶田侀。

雛騶迎叶故。惜誦情叶路。懷沙程叶錯。皆虞庚相叶。舊頗駁之。通韻引魏武帝短歌及道藏歌為証。亦未足為典要。已而忽憶五子歌一章。乃通體虞庚交錯。為韻周頌有瞽篇。亦然。因知三古以前。已有此例。後人目五字歌一章為無韻。有聲篇為兩韻。分叶。集註又徵改惜誦

歌一章為無韻。有瞽篇為兩韻。分叶。集註又徵改惜誦中情為善惡懷沙無匹為無正。皆臆說也。蠻叢詩誰能長生。不朽難獲。（諸音易林臨之需耳聰目明。為作元輔。潛安仁任府君畫贊鑒象開慶合真履素。叶法亦同。蓋迎轉迴情轉脽。古方音必有通者。爾雅釋詁郭註。今江東

通謂語為行。知東魯猶有此音矣。

大招投詩賦只。朱註與下不叶。因下句亂從變讀叶也。今按賦販亂路發音本不相遠。然亂寔古治字。叶賦。或亦之虞叶例。蔡詩暴只。朱子亦註不叶罷韻。案暴罷皆並毋。蕭麻相轉。與孔子猗蘭操不知賢者一身將老同

（猗語雖然亦字辭而亦同毋之轉也）

谷風卒章怨叶萎。曾詩世學懋。迂儂友。按考工記恒當亏之畏。杜子春云。畏當為威。謂旁淵。淵固有隈音矣。蓋皆影毋也。

莊子接輿歌山木自寇。青火自煎。此江漢五章卣叶田侀。

雛騶迎叶故。惜誦情叶路。懷沙程叶錯。皆虞庚相叶。舊頗駁之。通韻引魏武帝短歌及道藏歌為証。亦未足為典要。已而忽憶五子歌一章。乃通體虞庚交錯。為韻周頌有瞽篇。亦然。因知三古以前。已有此例。後人目五字歌一章為無韻。有聲篇為兩韻。分叶。集註又徵改惜誦

歌一章為無韻。有瞽篇為兩韻。分叶。集註又徵改惜誦中情為善惡懷沙無匹為無正。皆臆說也。蠻叢詩誰能長生。不朽難獲。（諸音易林臨之需耳聰目明。為作元輔。潛安仁任府君畫贊鑒象開慶合真履素。叶法亦同。蓋迎轉迴情轉脽。古方音必有通者。爾雅釋詁郭註。今江東

通謂語為行。知東魯猶有此音矣。

大招投詩賦只。朱註與下不叶。因下句亂從變讀叶也。今按賦販亂路發音本不相遠。然亂寔古治字。叶賦。或亦之虞叶例。蔡詩暴只。朱子亦註不叶罷韻。案暴罷皆並毋。蕭麻相轉。與孔子猗蘭操不知賢者一身將老同

（猗語雖然亦字辭而亦同毋之轉也）

谷風卒章怨叶萎。曾詩世學懋。迂儂友。按考工記恒當亏之畏。杜子春云。畏當為威。謂旁淵。淵固有隈音矣。蓋皆影毋也。

莊子接輿歌山木自寇。青火自煎。此江漢五章卣叶田侀。

雛騶迎叶故。惜誦情叶路。懷沙程叶錯。皆虞庚相叶。舊頗駁之。通韻引魏武帝短歌及道藏歌為証。亦未足為典要。已而忽憶五子歌一章。乃通體虞庚交錯。為韻周頌有瞽篇。亦然。因知三古以前。已有此例。後人目五字

蓋嘗徧考兩漢以前經史諸子及凡詩賦謠諺莫不脗合故仍列爲三部（此雖等字未相入也若勞字入脂之韻按大人賦以支部艷靡字入脂之韻胡紹甫拍二韻竝雜去爲屑作）

真庚蒸侵諸韻在吾鄉幾無別而北人讀庚蒸侵工納鼻浙東讀侵覃正應合脣惟元音所存故古韻亦往往相合然三古方音取諧比者較多如真與庚有判而東冬與蒸侵不殊則以雍冀少東冬正音而侵尋亦未嘗閉口讀也若支脂之微齊與魚虞模以南音讀相混而詩易楚辭用魚虞韻最多無與脂微齊叶者支止一見之共三見耳支通虞以靡也之通虞以尤也毛大可反以魚虞爲支微齊佳灰與歌麻尤相通之紕陳法于遂合魚虞支微齊佳灰爲一韻皆以己量古人而失之者也嘗論魏伯陽參同契真庚混并之庚咨合正係會稽土音然其韻法甚麗而之韻百餘錯入支脂者絕少可知古音之不相合矣

古今異音其故有二有古有今無者如東漢馮衍傳飢人讀風猶作弗音反又閭訊助語北人呼呢南人呼蒸部之能皆其未也但古無今有者特千百中之一二而已

者毛食太子賢註毛與無同左傳渾良夫乘衷甸兩牡陸德明釋文甸之證反是古音在唐猶存今所傳王篇廣韻俱刪去又如等與能皆古之部諧聲字之灰通音故等又音埻能又音耐自廣韻入蒸部後灰韻猶存之

韻絕響矣禮部韻略則并灰部等字刪之是也有古無今有者能字古止呂耐二音故離騷叶佩思美人叶疑風字釋名云冤狖言風氾也青徐言風放也故詩騷多叶侯單韻賈誼惜誓右大厦之遺風叶陽庚韻西字則易林屯卦叶閩叶全否之家人叶民叶恩解之漸叶刑巽之艮叶鳴革之鼎叶通獨無能入登韻風入東韻西入齊韻者應是采風偶遺之故今則全與古別矣大抵唐虞三代文之君皆生北地其著書者亦多北方人自衰周以降文學漸盛於南而聲類之書又起於江左其師弟之所傳習記載之所增損日遷月流而南音漸及於北若謂無爲毛本河朔語古田陳聲近故陳敬仲奔齊後爲田鄭北海周禮稍人註句讀與陳同則亦齊語也顏師古稱俗以等爲底顏雍州萬年人爾雅疏西卑即鮮卑詩有冤斯首鄭箋齊魯語斯作鮮而今河北人讀風猶作弗音反又閭訊助語北人呼呢南人呼蒸部之能皆其未也但古無今有者特千百中之一二而已

今有者能字古止呂耐二音故離騷叶佩思美人叶疑風字釋名云冤狖言風氾也青徐言風放也故詩騷多叶侯單韻賈誼惜誓右大厦之遺風叶陽庚韻西字則易林屯卦叶閩叶全否之家人叶民叶恩解之漸叶刑巽之艮叶鳴革之鼎叶通獨無能入登韻風入東韻西入齊韻者應是采風偶遺之故今則全與古別矣大抵唐虞三代文之君皆生北地其著書者亦多北方人自衰周以降文學漸盛於南而聲類之書又起於江左其師弟之所傳習記載之所增損日遷月流而南音漸及於北若謂無爲毛本河朔語古田陳聲近故陳敬仲奔齊後爲田鄭北海周禮稍人註句讀與陳同則亦齊語也顏師古稱俗以等爲底顏雍州萬年人爾雅疏西卑即鮮卑詩有冤斯首鄭箋齊魯語斯作鮮而今河北人讀風猶作弗音反又閭訊助語北人呼呢南人呼蒸部之能皆其未也但古無今有者特千百中之一二而今無古有者乃後人厭其繁而省之集云誤入惡乎可又按淮南萬民倡狂不知東西含哺而遊鼓腹而熙此西讀昔奚之始易林鄭澹有聲國亂失傾弘明早見此樂不能此能讀紲恒之始顏氏謂能入蒸始於宋齊西

入。齊。始於東漢王逸。亦未然。
六書之義。鄭漁仲言之最詳。於假借尤窮奇盡變。然尚有缺者。按考工記衡四寸。鄭註衡古文橫。假借字。實緩以荼。鄭註荼古文舒。假借字。蓋古人通用之字。亦名假借。歐陽集古錄云。古器眉壽多稱糜壽。因古字簡少通用。至漢猶然。惟字少。故一字以數音讀之。而韻亦因之。以寫。余觀李子西漢隸分韻。記漢隸假借通用之字。帝堯碑沂爲圻。史晨奏銘爲禋。余爲斜。武梁碑波爲陂。嚴訢碑仙爲山。張公碑孟郁碑如爲而。楚相碑波爲陂。嚴訢碑仙爲山。張公碑亨爲享。劉熊碑偶爲隅。鄭固碑遒爲逑。婁壽碑且爲沮。

楚辭說韻

魯峻碑義爲我。陳球碑蛾爲蟻。楊厥碑衙爲禦。禮器碑妃爲配。張納碑澹爲贍。周景碑謁爲遏。孟郁碑屋爲渥。汁爲叶。繁陽令碑速爲迹。蓋雖文。字曰滋。而古來通用。之音原。未嘗。廢故音可互讀。而字亦可互書。自聲類既分。而此疆彼界。乃斷斷乎不可相入。然則古韻之亡。乃亡於假借之少也。

近世謂古韻通轉。即六書之轉註。其說起於宋禮部韻及復古編。謂轉注爲展轉其聲。注釋他字之用。元明人宗之。皆云轉注者轉其聲以注爲別字。假借者不轉音而借爲別用。若蕭子荊程敬叔趙凡夫楊用修陸子淵焦竑侯之屬。同然一辭。不知一字數音一字數義。皆假借中事。今分其半以爲轉注。而轉注幾亡矣。注者向也。初非註釋之謂。假借兼乎音義。轉注則專於形體。而義亦寓焉。唐賈公彥周禮疏云。轉注者建類一首。文意相受。左右相注。考老是也。元周伯溫六書正譌曰。聲不可窮。則因形體而轉注。帀五是也。王魯齋正始之音序曰。轉注者形之變也。假借者聲之變也。自叔重康成以來相沿如是。考字左回。老字右轉。倒屮爲帀。反正爲五。旋轉傾注。極形體之變。而意義寓乎其間。鄭漁仲所謂互體別聲。互體別義。猶恨語焉未詳。且拘於楷體。亦未

楚辭說韻

足窮其變。余嘗取其因文成象圖。以爲轉注之証。而後其義始全。其說有倒取。倒禹爲反。旱之類。反取。反八爲背。北之類。向取。向囧爲窗。囧之類。相向取。上向左爲出向右爲出之類。相背取。臣相背爲匪之類。相違取。取山於三之類。加取。二加二爲四之類。減取。減川爲州。減水爲汀之類。微加減取。加一爲甘。減一爲古之類。上下取。下向右爲丁。上向左爲乙之類。中貫取。中貫爲毋。不貫爲毌之類。方圓取。方口圓口。曲直取。直一曲乙。離合取。離八合八。縱橫取。橫一邪正。取正十邪乂。順逆取。順理爲順。逆理爲逆。凡此之類。宛轉變化。遞數雖終。然觀象察情。不待字譬而喻。論書者而遺此。豈復得制作之全乎。楷體既行。形勢方滯。而此意寖微不見。學者各師心以測之。於是轉注不明。而假借亦因之。而

聊趙凡夫乃曰說文序以考老爲轉注而本訓老從人毛匕考從老省聲是老乃會意考爲諧聲自相矛盾夫六書之相兼者多矣通志畧條例具在趙氏奚足以知之吾故曰聲類漸分而假借微隸楷遞更而轉注昧

附注 高亭簃學八人以化與實戶門臣臣張班四拱北掌禾天山山三四川川分會東東書東海中毛出手三柯三考神舟舟舟好口圍〇組一表七乙八八門入十十又照從從北〇四〇都

學者狃於律韻雖有心考古者於古韻雖合多不得其端倪余觀 國書十二字頭支微齊佳灰一類支微合歌麻魚虞一類眞文元寒刪先一類東冬江陽庚青蒸侵一類蕭肴豪尤一類又各句十二部相承縱則同收橫則同發本無忌於古韻而約畧相符夫元音固在天地也又等韻之學上取同母下取同韻於下字韻中取與上字同母者其音即得故任舉二字可切一音自六朝時臧獲皆能之而今則士大夫亦鮮習者往往讀其切而不能得其音以其取字寬也 國書於有音無字處則以兩字併書如將爲瀼陽姜爲几陽使人疾讀之而字躍然在口其法不外於等韻但上字於本字發音下字於本字收音尤擇其近者而兩字相比又無脣音開閭懸拒之分斯急讀時兩字如一雖初學可得其音用代音釋爲尤便也余集中切字皆倣之 切上一字平上去著即取本字入音

或同入之平上去有入者取本字平音或轉音物下一字取同韻之讀近乘即得

廣韻上平二十八部下平二十九部上五十五部去六十部入三十部參淵并之平上去皆三十部入十七部與平上去不合者入字少有數平韻合一入部亦以入韻雜有一平韻散數入部也顧寧人古音表析屋爲三或爲尤或爲蕭幽析沃二爲廣爲宵析覺二爲梗爲肴析藥三爲侯爲豪爲麻之半析陌三爲侯爲之爲灰析錫二爲齊爲豪析職二爲佳爲之爲支脂之物爲微爲灰爲齊爲月點爲屑爲眞文元寒刪先一類東冬江陽庚青蒸一類蕭肴豪歌麻一類尤侯幽一類支微齊佳灰魚虞模一類侵覃談鹽添咸一類緝合葉帖洽一類章氏韻學集成之說以屋沃覺藥陌錫質爲東冬江陽庚青蒸之入質物月曷點屑爲眞文元寒刪先之入而支微齊佳灰魚虞歌麻蕭肴豪尤十三部無入音 通考外編同

戴氏切韻通攝屋沃爲東冬燭燭二說幾成黨伐觀元劉

正叶亦未嘗不交錯相附若麻之入自在陌不在點大約歌麻之入在藥陌而歌則藥多陌少麻則陌多藥少也蓋入部之數既與平上去不合兼有南北語音之異齊獨觀其假借之字則躍跡較然矣按廣韻假借字屋沃內尤部（舉平以該上去下同）二十三（屋部獨侯青蒸幽侵覃談咸銜嚴凡與東冬鍾江陽唐庚耕清青蒸登尤侯幽侵覃談咸銜嚴凡相通）魚虞部六（虞部獨魚與模部相通）蕭宵肴豪部二十七（蕭部獨尤與幽侵覃談咸銜嚴凡相通）歌戈部三十九（覺部獨侯與屋沃燭部獨魚與模部相通）合葉帖洽狎業乏（覺部獨尤與屋沃燭部獨魚與模部相通）

物內微部九（厨薪斜部獨與脂微齊佳皆灰咍祭泰夬廢灰咍皆佳灰咍廢諸部相通）灰部一（祕部獨與物月諸部相通）月內灰部八（寒桓刪山先仙元痕魂諸部獨與物文欣諸部相通）脂部一（至佳部一（喊食也伯脂部一（至佳部一（喊食也伯脂部一（至佳部一（喊食也伯

冬部三 奉 冬、宗、江部二 送 貢、内、真部二 頑 物、内、文部二 物 諒 月、内、元部二 軟 曷、内、寒部七 寒 般 桓 勲 黠、内、刪部二 刪 羅 屑、内、先部八 先 仙 蕭 豪 宵 肴 豪 歌 戈 麻 陌、内、青部三 青 耕 清 蒸 登 職、内、蒸部一 職、内、侵部三 侵 覃 鹽 緝、内、緝部一 緝、内、葉部四 葉 帖 業 乏、内、陽部三 陽 唐 庚 陌、内、庚部二 庚 耕 錫 在物厥在屑寒部之半在質矚在黠跋在屑先部之半在質矚在黠跋在屑先之幾在月曷寒先之幾在黠猶支微齊佳灰之入交附質物月曷黠屑山陽部之皃字在陌猶歌麻之入交附藥陌也其他東江諸部偏旁諸聲之字與各入部相應者无指不勝屈若擭屨屨爲要 東 漢書天命若永之命又要一篇之中兩出皆作要 遮爲弄 東 用禮統言之謂之訊 真 實 質 爲訊 真 實 質 用禮統言之謂之黠 月 爲宛 元 冤 曲 也 心 肥 也 詩 鬱 陶 思 也 詩 鬱 陶 乎 予 心 訴 我 思 兮 毛 傳 皆 曰 鬱 陶 思 也 爲寃 元 冤 曲 也 心 肥 也 詩 鬱 陶 乎 予 心 訴 我 思 兮 毛 傳 皆 曰 鬱 陶 思 也 爲弁 庚 部于 爲 錫 爲結 鶡 曷 爲 鶡 之 劃 顏 師 古 說 同 爲 捽 薛 爲 橙 庚 韻 會 作 橙 古 讀 通 用 之 字 見 於 禮 經 者 衆 衆 若 說 文 亢 大 也 从 大 从 一 一 人 之 上 衆 意 也 爲 京 於 春 秋 是 公 羊 作 亰 古 讀 通 用 之 字 見 於 禮 經 者 衆 衆 若 說 文 亢 大 也 从 大 从 一 一 人 之 上 衆 意 也 聲 蓋 於 聲 殷 肯 聲 脛 胎 胎 聲 雖 丸 聲 黠 冤 聲 安 聲 訐 干 聲 怛 旦 聲 靼 見 聲 殫 黃 聲 嶂 亶 聲 達 羍 聲 殫 之 類 尤 明 白 易 曉 可 謂 無 一 叶 於 彼 乎

至歌麻假借之字在黍陌內尤衆而云歌麻無入聲會意跡閣矣其謂有入之部如蔚屋宥覺豪藥支質微物灰曷內寒部七 寒 桓 刪 山 先 仙 蕭 豪 歌 戈 麻 陌 青 耕 清 蒸 登 職 侵 覃 鹽 緝 陽 唐 庚 陌 錫 曷佳月黠盡然分配絕不相假則各部入韻假借字固已雜出而不相應又何以解之乎毛氏欲矯其說以示新奇而於東江諸部之入聲不能有所考据其支魚十三部入韻假借之字與古人四聲之叶紛然絫列者亦不能強以爲無於是設三聲二聲回互叶韻諸目謂東江諸部之有入者平上去三聲自通而不與入通是有入而仍無入也支魚諸部之無入者入聲不與平上通而與去通是無入而仍有入也其說初不能越顧氏之藩籬而更隔絕支魚諸部平上之入音如清人之輪淘中谷之脯為皆以別為韻則愈疎而愈舛且秦漢以前固不知平上去入為何物而三聲二聲紛設雙創謬執甚焉況乎兩界興而五部弛互叶生而兩界裂種種分張徒自勞苦惡足言韻哉

家九兄盤左云造化之運始於陽窮於陰而陰極則陽復生故其體常兩岐以天文言之東方青龍南方朱雀西方白虎悉皆一體北方元武則有龜蛇二形人之五臟各一腎獨有兩冬爲今歲之陰而冬至宜聲來歲之陽夜爲今日之陰而子時即聲來日之陽胥是道也然

陽常有餘陰常不足故天文至北方而隱萬物至冬而藏日辰至亥時而靜人身五臟病症至腎獨有虛無寔字之平上去入亦然平者其聲沖融天地之春氣也上者其聲發揚天地之夏氣也去者其聲徂謝天地之秋氣也入者其聲藏天地之冬氣也入者四聲之至陰也故一平常有數入如蕭小嘯之入是肅亦是削此兩岐之驗也然平上去之韻俱多惟入止十七部則以數平又往往合一入如賓牝牖必俾卑臂亦必之類此至陰不足之驗也顧氏乃謂天之生物使之一本而削去東江諸部之入於魚尤諸部之入又每字而分屬之未識夫韻之源流也

古韻通轉屢沃覺藥陌錫職爲一部質物月曷黠屑爲一部緝合葉洽爲一部考之羣書大槩相同屢沃覺藥如東冬江陽音本相通又均爲魚虞蕭宵之入同宜通轉質物月曷黠屑如真文元寒則先又如支脂微齊佳灰之八而反與屋沃覺藥通者陌與藥佳灰其相通亦如之若陌錫職與質物月曷黠屑均爲支脂之微齊佳灰之八而反與屋沃覺藥通者陌與藥如庚與陽如庚與錫與陌如青與庚職與屋如東與蒸如之與尤皆直爲一部且陌內有魚虞部四聲數錫內職與德逈韓杭物勿迄術櫛陌昔錄緝葉揔洽諸部尤部一聲職內尤部五

雖有豪部十六聲陌內藥部十六聲職內屋部十聲錫內屋部一聲藥部八聲均爲絕無僅有之數職內屋部十聲錫內屋部一聲藥部八聲均爲絕無僅有之數又與屋沃覺藥之本音相合宜其相通轉也要之律韻定於後人與古者轉音之叶竟能尺寸相合故其游軼處幾於凡入皆通毛大可入聲十七部通轉引據可驗顧學人于入韻止分四部然徵之古叶已多隔閡其所說詩于偕老之翟叶髢扶社之妤叶食小旻之猶叶集抑之告叶則七月之穆叶麥六月之急叶國正月之局叶蹐思齊之式叶入崧高之伯叶濯良耜之穀叶活皆註爲無韻此蓋名爲排擊律部而寔不能脫律部之牢籠故忍泥今而不信古也夫藉古之道與之

盧而委蛇則善矣

楚辭說韻終

揚子雲集六卷

（漢）揚雄撰　（明）鄭樸輯

明刻本

揚子雲集六卷（副都御史黃
　　堂家藏本）

漢揚雄撰。案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皆載雄集五卷。其本久佚。宋祕閣始取漢書及古文苑所載四十餘篇。仍輯爲五卷。已非舊本。明萬曆中。遂州鄭樸又取所撰太元法言方言三書及類書所引蜀王本紀琴清英諸條。與諸文賦合編之。釐爲六卷。而以逸篇之目附卷末。即此本也。雄所撰諸箴古文苑及中興書目皆二十四篇。惟晁公武讀書志稱二十八篇。多司空尚書博士太常四篇。是集復益以太官令太史令爲三十篇。考後漢書班固傳註引雄尚書箴。太平御覽引雄太官令太史令二箴。則樸之所增。未爲無據。然考漢書胡廣傳。稱雄作十二州箴二十五官箴。其九箴亡。則漢世止二十八篇。劉勰文心雕龍稱卿尹州牧二十五篇。則又亡其三。不應其後復出。且古文苑載司空等四箴。明註崔駰崔瑗之名。葉大慶考古質疑又摘初學記所載潤州箴中乃有六代都興之語。則諸書或屬誤引。未可遽定爲雄作也。是書之首又冠以雄始末稗一篇。乃焦竑筆乘之文。謂漢書載雄仕莽作符命投閣。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考雄至京見成帝。年四十餘。自成帝建始改元至天鳳五年。計五十有二歲。以五十二合四十餘。已近百年。則與年七十一者又相牴悟。又考雄至京。大司馬王音奇其文。而音薨於永始初年。則雄來必在永始之前。謂雄爲仕於莽年者妄也云云。近人多祖其說。爲雄訟枉。案文選任昉所作王文憲公集序家牒字下。李善註引劉歆七略曰。子雲家牒言。以甘露元年生。漢書成帝紀載行幸甘泉。行幸長楊宮。並在元延元年已酉。上距宣帝甘露元年戊辰。正四十二年。與四十餘之數合。其後元延凡五年。綏和凡二年。哀帝建平凡四年。元壽凡二年。平帝元始凡五年。孺子嬰凡三年。王莽始建國凡五年。積至天鳳五年。正得七十一年。與七十一卒之數亦合。其仕莽十年。毫無疑義。故不考耐甘泉猶長楊之歲。而以成帝即位之建始元年起算。悖謬殊甚。惟王音卒歲。實與雄傳不合。然音字爲根字之誤。宋祁固已言之。其文載今本漢書註中。竝豈未見耶。

目錄

卷一
法言
卷二
太玄經
卷三
方言
卷四
揚雲集 目錄
書
文
解
諫不受單于朝書
答劉歆書
答桓譚書
答茂陵郭威書
劇秦美新文
解難
解嘲
卷五
賦
騷
頌
羽獵賦
長楊賦
蜀都賦
河東賦
逐貧賦
太玄賦
檄靈賦 節文
反騷 趙充國頌
揚子雲集 目錄
卷六
箴 誡 銘 紀 記
琴清英頌
冀州牧箴
兗州牧箴
青州牧箴
徐州牧箴
揚州牧箴
荆州牧箴
豫州牧箴

益州牧箴
雍州牧箴
幽州牧箴
幷州牧箴
交州牧箴
光祿勳箴
衛尉箴
太僕箴
廷尉箴
大鴻臚箴
宗正箴
大司農箴
少府箴
執金吾箴
將作大匠箴
城門校尉箴
上林苑令箴
司空箴
太常箴
尚書箴
博士箴
太官令箴
太史令箴
酒箴
元后誄
連珠
蜀王本紀
蜀王本紀
琴清英
闕
訓纂 家諜
三章綿竹頌 應劭
廣騷 畔牢愁
續補靈節龍骨銘詩

天降生民倥侗顓蒙恣于情性聰明不
理譔學行學行之上也言之次也敎人及
也咸无焉爲衆人或曰人羙父生將以學也可
謂好學已乎曰未之好也學不羙天之道不在
仲尼乎仲尼駕說者也不在茲儒乎如將復駕
說焉一聞之市必立之乎一卷之書必立之

其所說則莫若使諳人　益口而大　曰學無
益也如質何曰未之思矣夫有刀者礱諸有玉
者錯諸不礱不錯焉攸用礱而錯諸質在其中
矣否則輟螟蠕之子殪而逢蜾蠃祝之曰類我
類我又則肖之矣速哉七十子之肖仲尼也學
以治之思以精之朋友以磨之名譽以崇之不
倦以終之可謂好學也已矣孔子習周公者也
顏淵習孔子者也羿逢蒙分其弓良捨其策殷
投其斧而習諸孰曰非也或曰此名也彼名也
處一焉而已矣曰川有瀆山有嶽高而且大者
衆人所不能踰也或問世言鑄金金可鑄歟曰
吾聞覿君子者問鑄人不問鑄金或曰人可鑄
歟曰孔子鑄顏淵矣或人歟爾曰旨哉問鑄人
得鑄人學者所以脩性也視聽言貌思性所有
也學則正否則邪師哉師哉桐子之命也務學
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模不模範不範爲
不少矣一聞之市不勝異意焉一卷之書不勝
異說焉一聞之市必立之乎一卷之書必立之

師習乎習以習法之[illegible]定也況[illegible]勝非乎
於戲學者審其是而已矣或曰焉知是而習之
曰視日月而知衆星之蔑也仰聖人而知衆說
之小也學之爲王者事其已久矣堯舜禹湯文
武汲汲仲尼皇皇其已久矣或問進曰水或曰
爲其不捨晝夜歟曰有是哉滿而後漸者其水
乎或問鴻漸曰非其往不往非其居不居漸猶
水乎請問木漸曰止於下而漸於上者其木也
哉亦猶水而已矣吾未見好斧藻其德若斧藻

其樂者歟鳥獸觸其情者也衆人則異乎賢人則異衆人矣聖人則異賢人矣禮義之作有以夫人而不學雖無憂如禽何學者所以求爲君子也求而不得者有矣夫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睎驥之馬亦驥之乘也睎顏之人亦顏之徒也或曰顏徒易乎睎之則是曰昔顏冉睎孔子矣正考甫常睎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嘗睎正考甫矣如不欲睎則已矣如欲睎孰禦焉或曰書與經同而世不尚治之可乎曰可或人啞

然曰大人之學爲道也小人之學爲利也子爲道乎爲利乎或曰耕不穫獵不饗耕獵乎曰耕道而得道獵德而得德是穫饗也吾不覩參辰之相比也是以君子貴遷善遷善也者聖人之徒歟百川學海而至於海丘陵學山而不至於山是故惡夫晝也頻頻之黨甚於鷁斯亦賊夫糧食而已矣朋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或謂子之治產不如丹圭之富曰吾聞先生相與言則以仁與義市井相與言則以財與利如其富如其義或曰先生生則異衆人矣聖人則異賢人矣禮義之作有以夫人而不學雖無憂如禽何學者所以求爲君子也求而不得者有矣夫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睎驥之馬亦驥之乘也睎顏之人亦顏之徒也或曰顏徒易乎睎之則是曰昔顏冉睎孔子矣正考甫常睎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嘗睎正考甫矣如不欲睎則已矣如欲睎孰禦焉或曰書與經同而世不尚治之可乎曰可或人啞然曰大人之學爲道也小人之學爲利也子爲道乎爲利乎或曰耕不穫獵不饗耕獵乎曰耕道而得道獵德而得德是穫饗也吾不覩參辰之相比也是以君子貴遷善遷善也者聖人之徒歟百川學海而至於海丘陵學山而不至於山是故惡夫晝也頻頻之黨甚於鷁斯亦賊夫糧食而已矣朋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或謂子之治產不如丹圭之富曰吾聞先生相與言則以仁與義市井相與言則以財與利如其富如其義或曰先生生則異衆人矣聖人則異賢人矣禮義之作有以夫人而不學雖無憂如禽何學者所以求爲君子也求而不得者有矣夫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睎驥之馬亦驥之乘也睎顏之人亦顏之徒也或曰顏徒易乎睎之則是曰昔顏冉睎孔子矣正考甫常睎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嘗睎正考甫矣如不欲睎則已矣如欲睎孰禦焉或曰書與經同而世不尚治之可乎曰可或人啞然曰大人之學爲道也小人之學爲利也子爲道乎爲利乎或曰耕不穫獵不饗耕獵乎曰耕道而得道獵德而得德是穫饗也吾不覩參辰之相比也是以君子貴遷善遷善也者聖人之徒歟百川學海而至於海丘陵學山而不至於山是故惡夫晝也頻頻之黨甚於鷁斯亦賊夫糧食而已矣朋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或謂子之治產不如丹圭之富曰吾聞先生相與言則以仁與義市井相與言則以財與利如其富如其義或曰先生生則異衆人矣聖人則異賢人矣禮義之作有以夫人而不學雖無憂如禽何學者所以求爲君子也求而不得者有矣夫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睎驥之馬亦驥之乘也睎顏之人亦顏之徒也或曰顏徒易乎睎之則是曰昔顏冉睎孔子矣正考甫常睎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嘗睎正考甫矣如不欲睎則已矣如欲睎孰禦焉或曰書與經同而世不尚治之可乎曰可或人啞然曰大人之學爲道也小人之學爲利也子爲道乎爲利乎或曰耕不穫獵不饗耕獵乎曰耕道而得道獵德而得德是穫饗也吾不覩參辰之相比也是以君子貴遷善遷善也者聖人之徒歟百川學海而至於海丘陵學山而不至於山是故惡夫晝也頻頻之黨甚於鷁斯亦賊夫糧食而已矣朋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或謂子之治產不如丹圭之富曰吾聞先生相與言則以仁與義市井相與言則以財與利如其富如其義或曰先生生則異衆人矣聖人則異賢人矣禮義之作有以夫人而不學雖無憂如禽何學者所以求爲君子也求而不得者有矣夫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睎驥之馬亦驥之乘也睎顏之人亦顏之徒也或曰顏徒易乎睎之則是曰昔顏冉睎孔子矣正考甫常睎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嘗睎正考甫矣如不欲睎則已矣如欲睎孰禦焉或曰書與經同而世不尚治之可乎曰可或人啞然曰大人之學爲道也小人之學爲利也子爲道乎爲利乎或曰耕不穫獵不饗耕獵乎曰耕道而得道獵德而得德是穫饗也吾不覩參辰之相比也是以君子貴遷善遷善也者聖人之徒歟百川學海而至於海丘陵學山而不至於山是故惡夫晝也頻頻之黨甚於鷁斯亦賊夫糧食而已矣朋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或謂子之治產不如丹圭之富曰吾聞先生相與言則以仁與義市井相與言則以財與利

無以養死無以葬如之何曰以其所以養養之至也以其所以葬葬之至也或曰猗頓之富以爲孝不亦至乎顏其餒矣曰彼以其糟顏以其粺顏以其之樂不如顏氏子之樂顏氏子之樂也內紓朱懷金之樂也外或曰請問屢空之內曰顏不孔得天下不足以爲樂然亦有苦乎曰顏苦孔之卓也或人瞿然曰玆苦也祇其所以爲樂也歟曰有教立道無心仲尼有學術業無心顏淵或曰立道仲尼不可爲思矣術業顏淵不可爲力矣曰未之思也孰禦焉

吾子篇

降周迄孔成于王道然後誕章乖離諸子圖徵譔吾子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彫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爲也或曰賦可以諷乎曰諷則已不已吾恐不免於勸也或曰霧縠之紕麗

曰女工之蟲矣劒客論曰劒可以愛身曰猛犴
使人多禮乎或問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賦
益乎曰必也淫淫則奈何曰詩人之賦麗以淫如孔氏之門用賦也則
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升堂相入室矣如其不用何或問蒼頡紅
曰明視問鄭衛之似曰聰聽或曰朱藍不甘如
之何曰亦精之而已矣或問交五聲十二律也
或雅或鄭何也曰中正則雅多哇則鄭請問本
曰黃鍾以生之中正以平之確乎鄭衛不能入

也或曰女有色乎曰有女惡華丹之
亂窈窕也書惡淫辭之溷法度也或問屈原智
乎曰如王如瑩爰變丹青如其智如其智或曰
君子尚辭乎曰君子事之爲尚事勝辭則伉辭
勝事則賦事辭稱則經足言足容德之藻矣或
問公孫龍詭辭數萬以爲法法歟曰斷木爲棊
挍革爲鞠亦皆有法焉不合乎先王之法者君
子不法也觀書者譬諸觀山及水升東嶽而知
衆山之崇菴也況介丘乎浮滄海而知江河之

惡沱也況枯澤乎捨舟航而濟乎瀆者未矣捨五
經而濟乎道者未矣弃常珍而嗜乎異饌者惡覩
其識味也委大聖而好乎諸子者惡覩其識道也
山嵫之蹊不可勝由矣向牆之戶不可勝入矣三
乎愈於妄闚也或曰有人焉自姓孔而字仲尼入
其門升其堂伏其几襲其裳則可謂仲尼乎曰其
文是也其質非也敢問質曰羊質而虎皮見草而
說見豺而戰忘其皮之虎也聖人虎別其文炳也
君子豹別其文蔚也辯人貍別其文萃也貍變則
豹豹變則虎好書而不要諸仲尼書肆也好說而
不見諸仲尼說鈴也君子言也無擇聽也無淫澤
則亂淫則辭述正道而稍邪哆者有矣未有述邪
哆而稍正也孔子之道其較且易也或曰童而習
之白紛如也何其較且易曰謂其不奸奸不詐詐
也如奸奸而詐詐雖有耳目焉得而正諸多聞則
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寡聞則無約也寡見

也寡見則無卓也緼衣三百色如之何矣紵絮三千寒如之何矣君子之道有四易簡而易用也要而易守也炳而易見也法而易言也譬猶陵雨然後知夏屋之爲憐幪也虐政虐世然後知聖人之爲郛郭也古者楊墨塞路孟子闢之廓如也後之塞路者有矣竊自比於孟子或曰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將誰使正之曰萬物紛錯則懸諸天衆言淆亂則折諸聖或曰惡覩乎聖而折諸曰在則人亡則書其統一也

脩身篇

事有本眞陳施於意動不克咸本諸身譔脩身脩身以爲弓矯思以爲矢立義以爲的質而後發發必中矣人之性也善惡混脩其善則爲善人脩其惡則爲惡人氣也者所適善惡之焉也可乎或曰田甫田者莠驕驕桑扈扈者視必盲三年不曰日有光月有明三年不目月精必矇癸魂曠枯糈孳曠洗擿埴索塗冥行而已矣或問何如斯謂之人曰取四重去四輕則可謂之人曰何謂四重曰重言重行重貌

重好言重則有法行重則有德貌重則有威好
重則有觀敢問四輕曰言輕曰言輕則招憂行輕
辜貌輕則招辱好輕則招淫禮多僞而
不食肉肉必乾日昃不飲酒酒必酸
而酒三行不已辜乎曰實無華則
史華實副則禮山雌之肥其意猥
簞瓢臞如之何曰明明在上百官牛羊亦山雌
也闇闇在上簞瓢捽茹亦山雌也何其臞千鈞
之輕烏獲力也簞瓢之樂顏氏德也或問犂牛

之鞏與玄騂之鞏有以異乎曰同然則何以不
犂也曰將致孝乎鬼神不敢以其犂也如封羊
剌豕罷賁犒師惡在犂不犂也有德者好問聖
人或曰魯人鮮德矣其好問仲尼也曰魯未能
好問仲尼故也如其好問仲尼則魯作東周矣
天下有三檢衆人用家檢賢人用國檢聖人用
天下檢天下有三門由於獨智入自聖門或問士何如斯可以禔身曰其
禮義入自人門由於情欲入自禽門由於
獨智入自聖門或問士何如斯可以禔身曰其
中也弘深其爲外也肅括則可以禔身矣君子
愼厥德悔吝不至何元懿之有上士之耳訓乎德
下士之耳訓乎已言不慙行不恥者孔子憚焉

問道篇

芒芒大道昔在聖考過則失中不及則不至不可
斷罔譔問道或問道曰道也者通也無不通也或

曰可以適佗奚舜文王者爲正道非堯舜
文王者爲佗道君子正而不佗或問道曰道若塗
若川車航混混不捨晝夜或曰焉得直道而由諸
曰塗雖曲而通諸夏則由諸川雖曲而通諸海則
由諸或曰事雖曲而通諸聖則由諸乎道德仁義
禮靡諸身乎夫道以導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義
以宜之禮以體之天也合則渾離則散一人而兼
統四體者其身全乎或問士何德表曰莫知作上作下
請問莫知曰行禮於彼而民得於此奚其知或曰

以其不彫刻也如物刻而彫之焉得力而給諸
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及挺提仁義絕滅
禮學吾無取焉耳吾焉開明哉惟聖人爲可以
開明佗則苓大哉聖人言之至也開之廓然
四海閉之闇然不覩墻之棄聖人之言猶於
火或問水火曰火哉聖人言之至也開之廓然
用之而彌明宿之而彌壯允治天下不
與五教則吾以黃帝堯舜爲疣贅或曰太上無
法而治法非所以爲治也曰鴻荒之世聖人惡

之是以法始乎伏羲而成乎堯匪伏匪堯禮義
哨哨聖人不取也或問八荒之禮禮也樂也孰
是曰殷之以中國或曰孰爲中國曰五政之所
加七賦之所養中於天地者爲中國過此而往
人也哉聖人之治天下也礙諸以禮樂無則舍
異則貉吾見諸子之小禮樂也不見聖人之小
禮樂也孰有書不由筆言不由舌吾見天常爲
帝王之筆舌也智也者知也夫智用不用益不
益則不贅虧矣深知器械舟車宮室之爲則禮

知也夫智用不用益不益則不贅虧矣深於器械
舟車宮室之爲則禮由已或問大聲曰非雷非霆
隱隱茲茲久而愈盛尸諸聖或問道有因無因乎
曰可則因否則革或問無爲曰奚爲哉聖人言之至也開之廓然
襲堯之爵行堯之道法度彰禮樂著垂裳
民之阜也無爲矣紹桀之後纂紂之餘法度
樂爵安坐而視天民之死無爲乎或曰太古塗民
耳目惟其見也聞也見則難蔽聞則難塞曰天之
聖降生民使其目見耳聞是以視之禮聽之樂如

視不禮聽不樂豈有民焉徒塗諸或問新故曰
新則襲之故則損益之或問太古德懷不禮懷嬰
兒慕駒犢從焉以禮曰嬰孺乎嬰犢乎嬰母懷不父懷
母懷愛也父懷敬也獨母而不父未若父母之懿
也徂詐之家曰徂詐之計不戰而屈人兵堯舜也
曰不戰而屈人兵堯舜也蔑項漸襟堯舜乎銜玉
而賈石者其徂詐乎或問徂詐與亡孰愈曰亡愈
或曰子將六師則誰使曰御得其道則天下徂詐
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徂詐咸作敵故有天下

威震諸侯須於征歟徂詐之力也如其亡日威震諸侯須於徂詐可也未若威震諸侯而不須徂詐也或曰無徂詐將何以征乎曰縱不得不征不有司馬法乎何必徂詐乎申韓之術不加諸砥不亦可乎曰人砥則秦尚矣或曰刑名圍碁擊劒反自非道邪何自然矣曰何必刑名圍碁擊劒反自之至矣若何牛羊之用人也若牛羊用人貍蝯蟆不膢臘也歟或曰刀不利筆不銛而能成周之法也如申韓如申韓莊周申韓不乖寂歟曰法非法歟曰法者謂唐虞聖人而漸諸篇則顏氏之子閔氏之孫其如台或曰莊周有取乎曰少欲鄒衍有取乎曰自持至周罔君臣之義行無知於天地之間雖隣不覿也

問神篇

神心惚怳經緯萬方事繫諸道德仁義禮譔間神或問神曰心請聞之曰潛天而天潛地而地於人乎況於事倫乎敢問潛心於聖曰昔仲尼潛心於文王矣達之顏淵亦潛心於仲尼矣達一間耳神在所潛而已矣天神天明而不測者也心之潛也猶將測之況於人乎況於事倫乎敢問潛心於聖曰昔仲尼方天精天粹萬物作類人心其神矣乎揆則亡能常操而存者其惟聖人乎索至成天下之大順致天下之大利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者也龍蟠於泥蚿其肆矣蚿哉蚿哉惡覩龍之志也歟或曰龍必欲飛天乎曰時飛則飛時潛則潛既飛且潛食其不妄形其可得而制也歟曰聖人不制則何爲乎羙里曰龍不以制爲龍聖人以不手爲聖人或曰經可損益歟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詩書禮春秋或因或作而成於仲尼乎其益可知也故夫道非天然應時而造者損益可知也或曰易損其一雖憃知闕焉至書之不備過半矣而習者不知惜乎書序之不如易也曰彼數也可數焉故也如書序雖孔子亦末如之何

矣昔之說書者序以百而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亡夫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下周者其書誰乎或問聖人之經不可使知歟曰不可天俄而可度則其覆物也淺矣大哉天地之爲物郭五經之爲衆說郭或問聖人之作事不能昭若日月乎何後世之訾訾也曰瞽曠能默瞽曠不能齊不齊之耳狄牙能喊狄牙不能齊不齊之口君子之言幽必有驗乎明遠必有驗乎不爲義曰勿雜也而已矣或問經之艱易曰存乎

亡或人不論曰若[illegible]之於樂也其庶乎如樂苑雖札末如之何矣季子之於樂也其庶乎如樂苑雖札末如之何矣如周之禮樂庶事之備也每可以爲不難矣如秦之禮樂庶事之不備也每可以爲難矣衣而不棠未知其可也棠而不衣未知其可也衣棠其順矣乎或問文曰訓問武曰克未達曰事得其序之謂訓勝已之私之謂克爲之而行動之而光者其德乎或曰知德者鮮何其光曰我知爲之不我知亦爲之厥光大矣必我知而爲之所以動情乎聖人之辭渾渾若川順則便逆則

光亦小矣或曰君子病沒世而無名盍勢諸名卿可幾也曰君子德名爲幾梁齊趙楚之君非不富且貴也惡乎成名谷口鄭子眞不屈其志而耕乎巖石之下名震於京師豈其卿豈其

或問人曰難知也曰焉難曰太山之與蓬蒿河之與行潦非難也大聖之與大佞難也

能參以似者爲無難或問鄒莊有取乎曰德

取愆則否何謂德愆曰言天地人經德也否愆

也

問明篇

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邇於不虞以保天命譔問之明其諄布內乎聰明其至矣乎不聰實無耳也不明實無口也敢問大聰明曰眩眩乎惟天爲聰惟天爲明夫能高其目而下其耳者匪天也夫或問小每知之可謂師乎曰是何師歟是何師歟天下小事爲不少矣每知之是謂師乎師之貴也知大知也小知之師亦賤矣孟子疾

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或曰亦有疾乎曰撫我華而不食我實或謂仲尼事彌其年蓋天勞諸病矣夫曰天非獨勞仲尼亦自勞也天病乎

樂天聖樂聖或問鳥有鳳獸有麟鳥獸一

麟乎曰羣鳥之於鳳也羣獸之於麟也

羣人之於聖乎或曰甚矣聖道無益於

謫而庸行盍去諸曰甚矣子之不達也聖讀而

庸行猶有聞焉去之吭也秦者非斯乎投諸

火或問入何尚曰尚智曰多以智殺身者何其

尚曰昔舜陶以其智爲帝謨殺身者遠矣箕子

以其智爲武王陳洪範殺身者遠矣仲尼聖人

也或劣諸子貢子貢辭而精之然後廓如也於

戲觀書者違子貢雖多亦何以爲愼哉成湯丕

承也文王淵懿也或問丕承曰由小致大不亦

不乎華夏以天不亦承乎淵懿曰重易六爻不

亦淵乎浸以光大不亦懿乎或問命曰命者天

之命也非人爲也人爲不爲命請問人爲曰可

以存亡可以死生非命也命不可避也或曰顏

氏之子冉氏之孫曰以其無避也若立巖墻之下動而徵病行而招死命乎命乎吉人凶其吉凶人吉其凶辰乎辰曷來之遲去之速也競諸諠言敗俗諠好敗則姑息敗德君子在言愼於好亟於時吾不見震風之能動蠢蠢之或問君子在治曰若鳳在亂曰若鳳或人不諭曰未之思矣曰治則見亂則隱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鷁明遨集食其絜者矣鳳鳥蹌蹌匪堯之庭享龍潛升其貞利乎或曰龍何可以貞利乎潛升在已用之以時不亦亨乎或問活身曰明哲或曰童蒙則活何乃明哲乎曰君子所貴亦越用明保愼其身也如庸行駸路衝衝而活君子不貴也楚兩龔之絜其清矣乎蜀莊沉冥蜀莊之才之珍也不作苟兒不治苟得久幽而不改其操雖隋和何以加諸舉茲以旃不亦寶乎吾珍莊也居難爲也不慕由即夷矣何毀欲之有或問堯將讓天下於許由由恥有諸曰好

大者爲之也顧由無求於世而已矣允哲堯德舜之重則不輕於由矣好大累克巢父灑耳亦宜乎靈場之威宜夜矣乎朱鳥翾翾或曰奚取於朱鳥哉曰時來則來能來能往者朱鳥之謂歟或問韓非作說難之書而卒死乎說難敢問何反也曰說難蓋其所以死乎曰何也曰君子以禮動以義止合則進否則退確乎不憂其不合也夫說人而憂其不合則亦無所不至矣或曰說之不合非憂邪曰說不由道憂也由道而不合非憂也或問哲曰旁明厥思問行曰旁通厥德

寡見篇

假還言周於天地贊於神明幽弘橫廣絕於邇言譔寡見吾寡見人之好假者也通文之視邇言之聽假則偪焉或曰易若茲之甚也先王之道滿門曰不得已也得已則已矣得已而不已者寡哉好盡其心於聖人之道者君子也人亦有好盡其心矣未必聖人之道也多聞尹而詞

乎正道者至識也多聞見而識乎邪道者迷識
也如賢人謀之美也詘人而從道如小人謀之
不美也詘道以從人或問五經有辯乎曰惟五
經爲辯說天者莫辯乎易說事者莫辯乎春秋
體者莫辯乎禮說志者莫辯乎詩說理者莫辯
乎春秋捨斯辯亦小矣春木之茁兮援我手之
鶵兮去之五百歲其人若存兮或曰讀讀者天
下皆訟也奚其存曰曼是爲也天下之亡聖也
又矣嘔嘔之子各識其親讀讀之學各習其師

精而精之是在其中矣或曰良玉不屑美言不
文何謂也曰王不彫璵璠不作器言不文典謨
不作經或問司馬子長有言曰五經不如老子
之約也當年不能極其變終身不能究其業曰
若是則周公惑孔子賊古者之學耕且養三年
通一經今之學也非獨爲之華藻也又從而繡
其鞶帨惡在老不老也或曰學者之說可約邪
曰可約解科或曰君子聽聲乎曰君子惟正之
聽荒乎淫佛　乎正道者至識也多聞見而識

大寒而後索衣裘不亦晚乎乘國者其如乘航
乎航安則人斯安矣患以厚下民忘其死忠以
衛上君念其賞自後者人先之自下者人高之
誠哉是言也或曰弘羊搉利而國用足晁錯
曰譬諸父子爲人父而搉其子縱利如子不
忒之云不亦匪乎或曰因秦之法清而行之亦
可以致乎乎曰譬諸琴瑟鄭衛調俾夔因之亦
不可以致簫韶矣或問處秦之世抱周之書益
乎曰舉世寒貂狐不亦煖乎或曰炎之以火沃
之以湯煖亦煖矣

非其時而望之亦不可以至矣秦之有司負秦
之法度秦之法度負聖人之法度秦弘違天地
之道而天地違秦亦弘矣

五百篇

聖人聰明淵懿繼天測靈冠乎羣倫經諸範譔
五百或問五百歲而聖人出有諸曰堯舜禹君
臣也而並文武周公父子也而處湯孔子數百
歲而生因往以推來雖千一不可知也聖人有

仲尼之闊跡諸侯也[illegible]以自
用也如委已而從人雖有規矩準繩焉得而用
之或問孔子之時諸侯有知其聖者歟曰知之
曰知之則曷爲不用曰不能曰知聖而不能用
也可得聞乎曰用之則宜從之從之則棄其所
習逆其所順殫其所劣揖其所能衝衝如也非
天下之至德孰能用之或問孔子知其道之不
用也則載而惡乎之曰之後世君子曰質如是
不亦鈍乎曰衆人愈利而後鈍聖人愈鈍而後

利關百聖而不慙薇天地而不恥能言之類莫能加也貴無敵富無倫利孰大焉或曰孔子之道不可小歟曰小則敗聖如何曰若是則何爲去乎曰愛曰曰愛曰而去何也曰由蔡姬之也不聽政諫而不用雉噫者吾於觀庸邪觀之夫子之曰君子仕則欲行其道事不倦焉得曰或問其有飽食安坐而慙觀也由此觀之矣或曰君子仕則欲彰其道事不倦焉得曰或問其有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秦已繼周矣不待夏禮而治者其不驗乎曰聖人之言天也天妄乎繼周者未欲泰平也如欲泰平也捨之而用佗道亦無由至矣赫赫乎日出之光羣目之用也渾渾乎聖人之道羣心之用也或問天地簡易而聖人法之何五經之支離曰支離蓋其所以爲簡易也已簡已易焉支離或曰聖人無益於庸也曰世人之益者倉廩也取之如單仲尼神明也小以成小大以成大雖山川丘陵草木鳥獸裕如也如不用也神明亦末如之何矣或問聖人占天乎曰占天也若此則史也何異曰史以天占人聖人以人占天或問星有甘石何如曰在德不在星德隆則舉星星隆則舉德也問大人曰無事於小爲大人請問小曰事義爲小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蘧其聲者其質王乎聖人矣口而成言舉全而成書言可聞而不可殫書可觀而不可盡周之人多行秦之人多病行有之也病憂之也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周之士也彝秦之士也拘

月未望則載魄於西既望則終魄於東其遲於日乎彤弓盧矢不爲有矣聆德前世清視在下鑑莫近於斯矣或問何如動而見畏曰畏人何如動而見侮曰侮人夫見畏與見侮無不由已或問禮難以彊世曰難故彊世如夷俟倨肆羈角之哺果而陷之窦其彊或性或彊及其名一也見弓之張兮弛而不失其良兮或曰何謂也曰撤之而已矣川有防器有範見禮教之至也經營然後知幹楨之克立也莊楊蕩而不法墨

晏儉而廢禮申韓險而無化鄒衍迂而不信墨
人之材天地也次山陵川泉也次鳥獸草木也

先知篇

立政鼓衆動化天下莫尚於中和中和之
哲民情譔先知其幾於神乎敢問先
不知知其道者其如視忽眇緜作炳先甲一日
易後甲一日難或問何以治國曰立政曰何以
立政曰政之本身也身立則政立矣或問爲政
有幾曰思斁或問思斁曰昔在周公征於東方
四國是王召伯營[illegible]天齊桓
公欲徑陳陳不果內執泰壽塗其斁矣夫嗚呼
從政者審其思斁而已矣或問何思何斁曰老
人老孤人孤病者養死者葬男子畝婦人桑之
謂思若汙人老屈人孤病者獨死者逋田畝荒
衍軸空之謂斁爲政曰新或人敢問曰新曰使
之利其仁樂其義厲之以名引之以美使之陶
陶然之謂曰新或問民所勤曰民有三勤曰何
哉所謂三勤曰政善而吏惡一勤也吏善而政
惡二勤也政吏駢惡三勤也禽獸食人之食土
木衣人之帛穀人不足於晝絲人不足於夜之
謂惡政聖人文質者也車服以彰之藻色以明
之聲音以揚之詩書以光之籩豆不陳玉[illegible]
分琴瑟不鑑鐘鼓不貶吾則無以見聖人矣
曰以往聖人之法治將來譬猶膠柱而調瑟矣
諸曰有之曰聖君少而庸君多如獨守仲尼之
道是漆也曰聖人之法未嘗不關盛衰焉昔者
堯有天下舉大綱命禹夏殷周屬其子不膠者
卓矣唐虞象刑惟明夏后肉辟三千不膠者卓
矣堯親九族協和萬國湯武祖征征伐四克由
是言之不膠者卓矣禮樂征伐自天子所出春
秋之時齊晉實予不膠者卓矣或曰人君不可
不學律令曰君子爲國張其綱紀謹其教化導
之以仁則下不相賊莊之以廉則下不相盜臨
之以正則下不相詐脩之以禮義則下多德讓
之以孝則下不相犯法則司獄在或苦亂
此君子所當學也如有犯法則司獄在或苦亂
曰綱紀曰惡在於綱紀曰大作綱小作紀如綱

不綱紀不紀雖有羅網惡得一目而正諸或曰
齊得夷吾而霸仲尼曰小器請問大器曰大器
其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謂大
或曰正國何先曰躬工人績或曰爲政先
敎曰嗚呼天先秋而後春乎將先春而後秋
吾見玄駒之步雛之晨雛也化其可以已矣
民可使覩德不可使覩刑覩德則純覩刑則
象龍之致雨也難矣哉曰龍乎龍乎或問政核
曰眞僞眞僞則政核如眞不眞僞不僞則政事

不核鼓舞萬物者其雷風乎鼓舞萬民者其
令乎雷不一風不再聖人樂天陶成天下之化
使人有士君子之器者也故不遁於世不離於
羣遁離者是聖人乎雖之不才其卵翼矣君
之不才其民野矣或曰載使子羣律曰吾不如
弘恭羣奏曰吾不如陳湯曰何爲曰必也律不
犯奏不剡覬陶天下者其在和乎剛則覬柔則
坯龍之潛亢不獲其中矣是以過中則惕不及
中則躍其近於中乎聖人之道譬猶曰之中矣

不及則未過則易什一天下之正也多則桀寡
則貉井田之田也肉刑之刑也者與衆棄之法無限則庶人思
衆田之刑也者與衆棄之法無限則庶人思
田處侯宅食侯食服侯服人亦多不足參乎
不迪其法而望其效譬諸算乎

重黎篇

仲尼以來國君將相鄉士名臣參差不齊一槩
諸聖譔重黎或問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今
何像也曰近義近和孰重孰黎曰義近重和近

黎或問黃帝終始曰託也昔者姒氏治水土而
巫步多禹偏鵲盧人也而醫多盧夫欲讎僞者
必假眞禹乎盧乎終始乎或問渾天曰落下閎
營之鮮於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幾幾乎莫之
能違也請問蓋天曰蓋哉蓋哉應難未幾也或
問趙世多神何也曰神惟茫茫若存若亡聖人
曼云或問子胥種蠡孰賢曰胥也俾吳作亂破
楚入郢鞭尸藉館皆不由德謀越誅齊不式不
能去卒服之種蠡不彊諫而山棲俾其君誚社

稷之靈而童僕又終弊吳賢皆不足卻也至鑄
策種而遁肥矣哉或問陳勝吳廣曰亂曰不若
是則秦不亡曰亡秦乎恐秦未亡而先亡矣
問六國並其已久矣一病一瘳迄始皇三
咸時激地保人事乎曰具請問事曰孝公以
彊兵力農以蠶食六國事也保曰東薄大河
阻高山西采雍梁北鹵涇垠便則申不則蟠保
也激曰始皇方斧將相方刀六國方木將相方
肉激也或問秦伯列爲侯衛卒吞天下而報曾
無以制乎曰天子制[illegible]伯子男[illegible]
羌於僭僭莫僭於[illegible]
則襄文宣靈其兆也昔老襄公始僭西畤以祭
白帝文宣靈宗興廊廟上下用事四帝而天王
不匡反致文武胙是以四疆之內各以其力來
侵攘肌及骨報獨何以制秦乎或問嬴政二十
六載天下擅秦秦十五載而楚楚五載而漢五
十載之際而天下三擅天邪人邪曰具周建子
弟列名城班五爵流之十二當時雖欲漢得乎

西興廢何速也曰天[illegible]德而[illegible]
熊高陽高辛唐虞三代咸有顯德故天胙之爲
神明主且著在天庭是生民之願也厥嚮國又
長若秦楚殭闊震撲胎當作路徒來切踢也藉三正播其
虐於黎苗子弟且欲喪之況於民乎況於鬼神
乎廢未速也或問仲尼大聖則天曷不胙曰無
土然則舜禹有土乎曰舜以堯作土禹以舜作
土或問聖人表稟曰威儀文辭表也德行忠信
稟也或問義帝初矯劉龔南陽項救河北二方

分崩一離一合設秦得人如何曰人無爲秦也
喪其靈久矣韓信黥布皆劒立南面稱孤卒窮
時戮無乃勿乎或曰勿則無名如何曰名者
今名也忠不終而躬逆焉攸令或問淳于髡三
伎曲請問甘始皇方虎捫而梟磔噬士猶能然
也越與亢衔終無撓辭可謂伎矣仕無妄之
食無妄之粟分無妄之撓自令之間而不違可
謂曲矣或問茅焦歷井幹之死使始皇奉虛左
之乘蔡生案漢書韓生欲安項咸陽不能移又亨之

或者未辯歟曰生捨其木侯書作沐猴而謂人木侯
亨不亦宜乎焦逆訐而順守之雖辯劘虎牙矣
或問甘羅之悟呂不韋張辟彊之覺平勃皆以
十二齡茂良乎曰才也茂良不必父祖或問酈
食其說陳留下敖倉說齊罷歷下軍何辯也韓
信襲齊以身脂鼎何訥也曰夫辯也者自辯也
如辯人幾矣或問蒯通抵韓信不能下又狂之
曰方遭信閉如其抵曰蠭可抵乎曰賢者司禮
小人司蠭況拊鍵乎或問李斯盡忠胡亥極刑
忠乎曰斯以留客至作相用狂人之言從浮大
海立趙高之邪說廢沙丘之正阿意督責焉用
忠霍曰始元之初擁少帝之徵摧燕上官之
處與廢之分堂堂乎忠難矣哉至顯不終矣
問馬唐面文帝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諒乎曰
彼將有激也親屈帝尊以信亞夫之軍至顛收
曷不用哉德曰罪不孥宮不女館不新陵不墳
或問交曰仁問餘耳曰光初賓灌曰凶終或問
信曰不食其言請人曰晉荀息趙程嬰公孫杵

曰秦大夫鑿穆公之[illegible]書作長宜之謂
義或問季布恐焉可爲曰能者爲之明哲不爲
也或曰當布之急雖明哲如之何曰明哲不終
項仕如終焉攸避或問賢曰爲人所不能請人
曰顏淵黔婁四皓韋玄成問長者曰蘭相如伸
秦而屈廉頗樂布之不塗朱家之不德直不疑
之不校韓安國之通使或問臣之自得曰石大
僕之對金將軍之謹張衛將軍之善愼郤大夫
之不伐善請問臣之自失曰李貳師之執二田

祈連之濫帥韓馮翊之懇蕭趙京兆之犯魏或
問持滿曰捉敖楊王孫倮葬以矯世曰矯
世以禮倮乎如矯世則葛溝尚矣或問周官曰
立事左氏曰品藻大史遷曰實錄

淵騫篇

仲尼之後迄於漢道德行顏閔股肱蕭曹參黥
名將算甲之倫稱述品藻譔淵騫或問淵騫之
徒惡乎在曰在寢或曰淵騫曷不寢曰攀龍鱗
附鳳翼異以揚之勃勃乎其不可及乎如其寢

如其寢七十子之於[illegible]也曰聞二[illegible]聞見所
不見文章亦不足爲矣[illegible]子絕德小人絕力或
問絕德曰舜以孝禹以功皐陶以謨非絕德邪
此矣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將不仁矣用
力秦悼武烏獲任鄙扛鼎抃牛非絕力邪或問要離
非義者歟不以家辭國曰離也火妻灰子以反
於慶忌實蛛螫音矛之靡也焉可謂之義也政也
爲嚴氏犯韓刺相俠累曼面爲姊實壯士之靡
也焉可謂之義也軻也爲丹奉於期之首燕督
亢之圖入不測之秦實刺客之靡也焉可謂之
或問鄒陽曰未信而分疑忱辭免罣昌銓切幾矣

義也或問儀秦學乎鬼谷術而習乎縱橫言安中國者各十餘年是夫曰詐人也聖人惡諸曰孔子讀而儀秦行何如也曰甚矣鳳鳴而鵠鈴也曰然則子貢不爲歟曰亂而不解子貢歟說而不富貴儀秦恥諸或曰儀秦其才矣乎不賠已曰昔在任人帝曰難之亦才矣才乎才乎非吾徒之才也美行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言辭婁敬陸賈執正王陵申屠嘉折節周昌汲黯守儒袁固申公災異董相夏侯勝京

房或問薦曹曰言人也超滕灌樊酈曰俠介叔孫通曰槀人也袁盎曰忠不足而談有餘晁錯曰愚酷吏曰虎哉虎哉角而翼者也貨殖曰蚊曰蚋曰血國三千使將踈飲水褐博沒齒然也或問循吏曰吏也游俠曰竊國靈也佞幸曰不料而已或問近世社稷之臣曰若張子房之智陳平之無悞絳侯勃之果霍將軍之勇終之以禮樂則可謂社稷之臣矣或問公孫弘董仲舒孰愈曰仲舒欲爲而不可得弘容而已矣或問近世名卿曰若張廷尉之平儁京兆之見尹扶風之絜王子貢之介斯名卿矣將曰若條侯之守長平冠軍之征伐博陸之持重可謂名

請問古曰鼓之以道德征之以仁義與尸之盛也言不純師行不純表其流風遺書蔑如也或曰隱者也曰昔之隱者吾聞其語矣又聞其行矣或曰隱道多端曰固也聖言聖行不逢其時聖人隱也賢言賢行不逢其時談者隱也昔者箕子之漆其身也狂接輿之被其髮也欲去而恐罹害者也箕子之洪範接輿之歌鳳也哉或問東方生名過實者何也曰應諧不窮正諫穢德應諧似優不窮似哲正諫似直穢德似隱請問名曰詼達惡比曰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尚容首陽爲柚柱下爲工飽食安坐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其滑稽之雄乎或問柳下惠非朝

隱者歟曰君子謂之不恭古者高餓顯下祿隱妄譽仁之賊也妄毀義之賊也賊仁近鄉原賊義近鄉訕或問子蜀人也請人曰有李仲元者人也其爲人也奈何曰不屈其意不累其身是叟惠之徒歟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也如則奚名之不彰也曰無仲尼則西山之餓夫東國之絀臣惡乎聞曰王陽貢禹遇仲尼乎曰明星皓皓華藻之力也歟曰若是則奚爲不自高曰皓皓者已也引而高之者天也子欲自高乎不異或曰苟卿非數家之書倪可也

邪仲元世之師也吳言其言者惙如也觀其行者穆如也但聞以德詘人矣未聞以德詘於人也仲元畏人也或曰肓貧曰肓貧也人畏其力而侮其德請條曰非正不視非正不聽非正不言非正不行夫能正其視聽言行者昔吾先師之所畏也如視不視聽不聽言不言行不行雖有肓貴其猶侮諸

君子篇

君子純終領聞蠢迪撿押旁開聖則譔君子或問君子中而彪外也般之揮斤羿之激矢君子不言言必有中也不行行必有稱也或問君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或問航不槳徑不周於小乎曰有之或曰大器固不周於小乎曰械也君子不械或問孟子知言之要知德之量曰非苟知之亦允蹈之或曰子小諸子孟子非諸子乎曰諸子者以其知異於孔子者也孟子異乎不異或曰苟卿非數家之書倪可也

至於子思孟軻詭詘同三王之道而門戶異戶也惟聖人爲不異牟玄駢白睟粹同而角其升諸廟乎是以君子全德或問君子似王曰純淪溫潤柔而堅玩作剋而廉隊乎其不可形也或問仲尼之術周而不泰大而不小用之猶牛鼠也曰仲尼之道猶四瀆也經營中國終入大海它人之道者西北之流也綱紀夷貉或入於沱或淪於漢淮南說之用不如太史公之用也太史公聖人將有取焉淮南鮮取焉爾必也儒乎

乍出乍入淮南也文麗用寡長卿也多愛不忍子長也仲尼多愛愛義也子長多愛愛奇也或曰甚矣傳書之不果也曰不果則不果矣人以巫鼓或問聖人之言炳若丹青有諸曰昨[illegible]言歟丹青初則炳久則渝渝乎哉或曰聖[illegible]道若天天則有常矣奚聖人之多變也曰[illegible]固多變于游于夏得其書矣未得其書也[illegible]宰我子貢得其言矣未得其所以言也顏淵閔子得其行矣未得其所以行也聖人之書言行

天也天其少變乎或曰聖人自恣與何言之多端也曰子未觀禹之行水歟一東一北行之無礙也君子之行獨無礙乎如何直往也水避礙則通於海君子避礙則通於理君子好人之好而忘已之好小人好已之好而忘人之好或曰子於天下則誰與曰與夫進者乎或曰貪夫位也慕夫祿也何其與曰與此貪也非進也夫進也者進於道慕於德殷之以仁義進而進退而退或曰進進則閻命矣請問退進曰昔乎顏淵以退爲進天下鮮儷焉或曰若此則何小於必退也曰必進易儷也必退易儷也進以禮退以義難儷也或曰人有窮死生同貧富等貴賤何如曰作此者其有儷乎哉或曰聖[illegible]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人必先然後人名之先求然後人與之人必其自愛也然後人愛諸人必其自敬也然後人敬諸自愛仁之至也自敬禮之至也未有不自愛敬而人愛之至也未有不自愛敬而人愛可壽乎曰物以其性人以其仁或問人言仙者有諸乎曰吁吾聞伏犧神農殁黃帝堯舜殂落而死文王畢孔子魯城之北獨子愛其死乎非人之所及也仙亦無益子之彙矣或曰聖人不師仙厥術異也聖人之於天下恥一物之不知仙人之於天下恥一日之不生曰生乎生乎名生而實死也或曰世無仙則焉得斯語曰語乎者非歟歟也歟惟歟歟能使無爲有或問仙之

實曰無以爲也有與無非問也問也者忠孝之問也忠臣孝子偟偟乎不偟或問壽可益乎曰德回之殘牛之賊也焉得爾曰殘賊或壽曰德易壽之不益也曰德然之道也君子忠人兒已乎小人欺已兒人

孝至篇

孝莫大於寧親寧親莫大於寧神寧神莫大於四表之歡心譔孝至孝至矣一言而該聖人不加焉父母子之天地裕於天地裕父母之裕不裕地裕於萬物萬物裕於天地裕父母之裕不足矣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不可得而又者事親之謂也孝子愛日孝子有祭乎有齋乎夫能存亡形屬荒絕者惟齋乎故孝子之於齋見父母之存也是以祭不賓人而不祭豺獺乎或曰死生盡禮可謂能子乎曰石奮石建父子之美也無是父無是子無是子無是父或曰必也兩乎曰與堯無子舜無父不如堯父舜子也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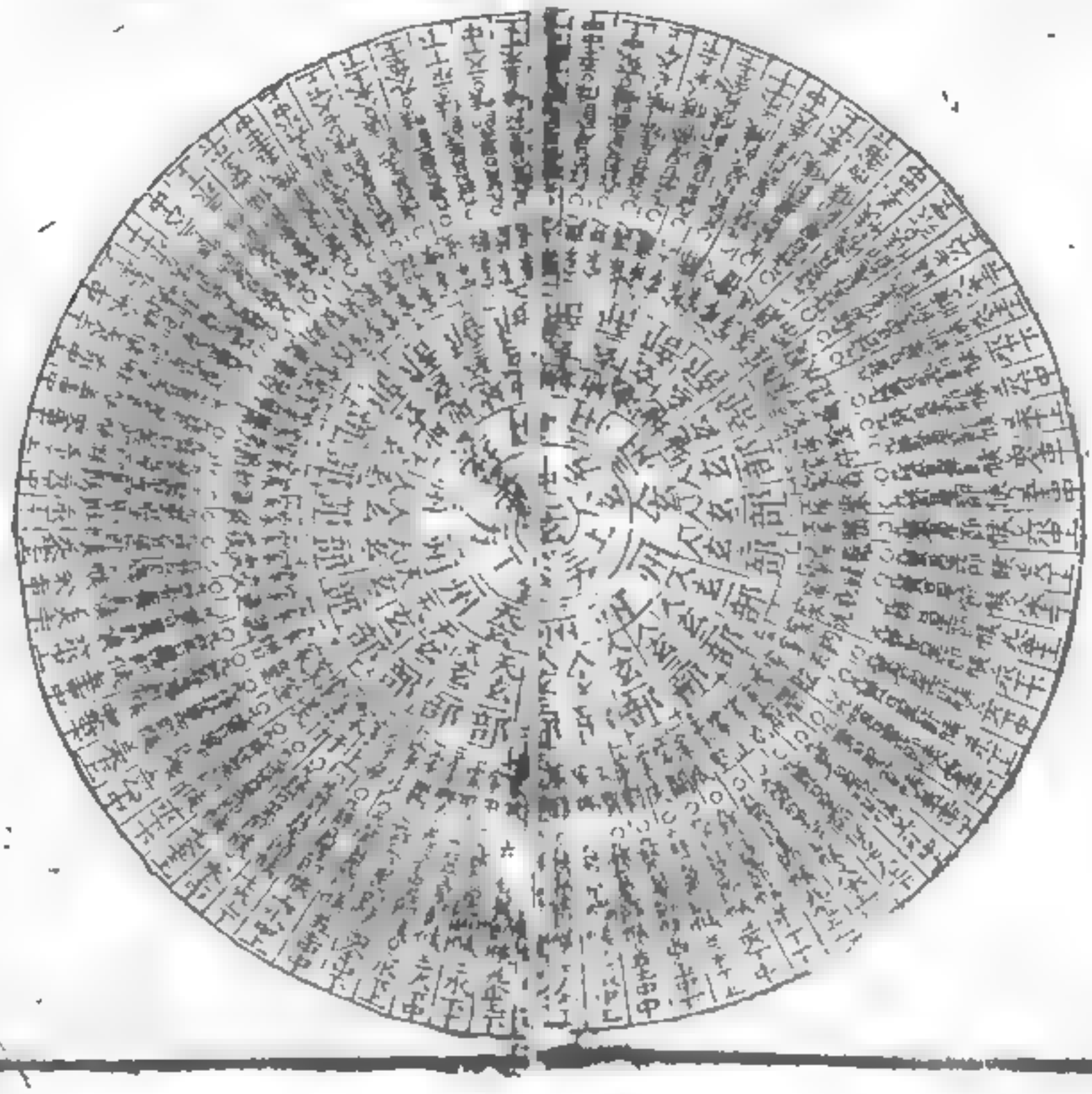
有舍菽緼絮而致滋美其親將以求孝也人曰僞如之何曰假儒衣書服而讀之三月不歸孰曰非儒也或曰何以處僞曰有人則作之無人則輟之謂僞觀人者審其作輟而已矣不慮其次也或問忠言合穆幹之謂忠譔合皐陶之謂嘉或曰邵如之何曰亦最之而已庳則秦儀鞅斯亦忠嘉矣堯舜之道皇兮夏殷周之道將兮而以延其光兮或曰何謂也曰堯舜以其讓夏以其功泰不由其德五兩之綸半通之銅亦泰矣天下殷周以其伐或曰食如嚼蠟衣如華朱輪駟馬金朱煌煌無已泰乎曰由其德舜禹受天下不爲

見異而脩德者未也本末不脩而存者未之有也天地之得斯民之得一人也一人之得心矣吾聞諸傳老則戒之在得年爾高脩爾邵者是孔子之徒歟或問德有始而無終有終而無始也孰寧曰寧先病而後瘳乎寧先瘳而後病乎或問大曰小問遠曰邇未達曰天下爲大治之在道不亦小乎四海爲遠治之在心不亦邇乎或問俊哲洪秀曰知哲聖人之謂俊秀穎德行之謂洪君子動則擬諸事事則擬之化使粒食之民粲也妥也享於鬼神不亦饗乎天道勞功或問勞功曰勞考載曰功或曰君逸臣勞何天之勞曰於事則逸於道則勞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也勤勞則過於阿衡漢興二百一十載而中天其庶矣乎辟廱以本之校學以教之禮樂以容之輿服以表之復其井刑勉人役唐矣夫

揚子雲集

遂州鄭　漢編輯

太玄圖



太玄經

太玄經從中至增第一

馴乎玄渾行無窮正象天陰陽比參以一統萬物資形方州部家三位疎成曰閎無元九以爲數生贊上羣綱乃綜乎名八十一首歲事咸貞盛哉日乎丙明離章五色淳光夜則測陰晝則測陽晝夜之測或否或臧陽推五福以類共陰幽六極以[illegible]并降相門[illegible]方通經則有南有北緯三[illegible]有東有[illegible]逢歷以元歲孟百穀踊[illegible]

三一方一州三一部一家中陽氣潛萌於黃宮信無不在乎中初一昆侖旁薄幽測曰昆侖旁薄思諸貞也次二神戰于玄其陳陰陽測曰神戰于玄善惡并也次三龍出于中首尾信可以爲庸測曰龍出于中見其造也次四庫虛無因大受性命否測曰庫虛無否不能大受也次五日正于天刻

以其展作圭測曰日正于天貴當位也次六月
關其博不如開明于西測曰月關其博明始退
也次七酋酋大魁順水包貞測曰酋酋之包任
旦則也次八黃不黃覆秋常測曰黃不黃次
德也上九巔靈氣形反測曰巔靈之反

初一還于天心何德之偕否測曰還心之否中
不恕也次二植中樞周無隅測曰植中樞立督
慮也次三出我入我
不可不懼也次四帶其鈞鑿鍾以玉鏞測曰帶
其鈞鑿自約束也次五土中其廬設于金輿厥
戒渝測曰廬金戒渝小人不克也次六信周其
誠上通于天測曰信周冥誠上通也次七豐淫
見其朋還于蒙不克從測曰豐淫見朋不能從
也次八還遇躬外其禍不大測曰還遇躬外禍
不中也上九還于喪或弃之行測曰還于喪其
道窮也

三一 礥陽氣微動動而礥礥物生之難
也初一黃純于潛不見其眇藏變于泉測曰黃
純于潛化在啻也次二黃不純屈于根測曰黃
不純失中適也次三赤子扶扶元貞有終測曰
赤子扶扶父母瞻也次四拔我不德以力入測
曰拔我德力不堪也次五拔車山淵重卒入子
人測曰拔車山淵大位力也次六將其車入于
丘虛測曰將車入虛道不得也次七出險登丘
或牽之牛測曰出險登丘莫之伐也次八車不
拔觲軸折測曰車不

三二 閎陽氣閎于陰礥然物咸見閎初
山下有川波其人有輶航可與過其測曰高山
大川不輯航不克也
一蛇伏于泥無雄有雌終莫受施測曰蛇伏于
泥君不君也次二閎其藏固珍寶測曰閎其藏
中心淵也次三關無鍵舍金管測曰關無鍵盜
入門也次四拔我軦軦小得利小征測曰拔我
軦軦貴以信也次五礥然而閎而拔我釿而非石

如石厲測曰礪閑如石其敵堅也次六閑黃埃
席金等測曰閑黃埃以德固也次七跙跙閑于
遠除或寢之廬測曰跙跙之閑惡在舍也次八
赤臭播關大君不閑克國乘家測曰赤臭播
恐入室也上九閑門以終虛測曰閑門以虛
不可實也

少陽氣濬然施于淵物瀲然能自
戢初一冥自少眇于謙測曰冥自少不見謙也
次二自少不至懷其鄙測曰自少不至謙不成
也次三動載其行測曰載行人謙
貞也次四貧貧或妾之振測曰貧貧妾振不能
守正也次五地自沖下于川測曰地自沖人之
所聖也次六少持滿令盛後傾測曰少持滿何
足盛也次七貧自究利用見富測曰貧自究富
之聘也次八貧不貧人莫之振測曰貧不貧何
足敬也上九密雨溟沐潤于枯瀆三日射谷測
曰密雨射谷謙之靜也

初一虛既邪心有傾測曰虛邪心傾懷不正也
次二正其腹引其背會貞測曰正其腹中心定
也次三艮其腹正其背測曰艮腹正背中外
也次四夫妻反道維家之保測曰夫妻反道
有守也次五東南射兕西北其矢測曰東南
兕不得其首也次六準繩規矩不同其施測曰
準繩規矩乖其道也次七女不女其心于覆夫
誖測曰女不女大可醜也次八殺生相矢中和
其道測曰殺生相矢中爲躬也上九倉靈之雌
作敗也

上陽氣育物于下成射地而登乎
上初一上其純心推厥鏃鏃測曰上其純心和
以悅也次二上無根思登于天谷在于淵測曰
上無根不能自治也次三出于幽谷登于茂木
思其珍穀測曰出谷登木知向方也次四即上
不貞無根繁榮孚虛名測曰即上不貞妄升也
次五鳴鶴升自深澤階天不應測曰鳴鶴不應

有諸中也次六升于堂顛衣到裳廷人不慶測曰升于堂顛衣到裳廷人不慶測曰升堂顛到失大乘也次七升于顛臺或柱之材測曰升臺柱輔弼堅也次八升于高危或笞之梯測曰升危笞梯失士民也上九榦于

七曲其故迂其塗厲之馴測曰曲其故爲作意也次八羨其足濟于溝瀆而貞測曰羨其足避凶事也上九車軸折其衡枴四馬就掐高人吐血測曰軸折吐血終不可悔也

差陽氣蠢闢于東帝由羣雍物羨其容初一微失自攻端測曰微失自攻人未知也次二霈其所好將以致其所惡測曰霈其所好漸以差也次三其亡其亡震自衛也次四過小善不克測曰過小善不克其亡其亡將至于暐光測曰衛也上九童麋觸犀灰其首測曰童麋觸犀還反也

小善不能至大步步行測曰過門折入近復還也次六大跌過其門不入其室測曰大跌不入誠可患也次七累卵業業自危作安也次八足纍纍攫貞安測曰累卵業業自危也次二不增其方而增其光冥測曰不增其方徒飾外也次三木以止漸增測曰木止漸增不可益也次四要不克或增之戚測曰要不克可敗也次五澤庳其容衆潤攸同測曰澤庳其容謙虛大也次六朱車燭分一日增我三千君子慶小人傷測曰朱車之增小人不當也次七增一頴童不寤會我蒙昏測曰童不寤恐終晦也次八羨始窺物僮然咸未有知初過更生也

其高刃其削丘貞測曰增高刃峭與損皆行也
次八兼貝以役往益來剔測曰兼貝以役前慶
後亡也上九崔嵬不崩賴彼峽岬測曰崔嵬不
崩羣士橿橿也

太玄經從中至增第一

揚子雲集　太玄經　卜三

太玄經從銳至事第二

三一方二州三二部二家銳陽氣岑以銳物之生
而不二初一蟹之郭索後蜎黃泉測曰蟹之郭
索心不一也次二銳一無不達測曰銳一之達
執道必也次三狂銳盪測曰狂銳之盪不能處
一也次四銳于時無不利測曰銳于時得其適
也次五銳其東怠其西見其背不見其心測曰
銳東怠西不能迴避也次六銳于醜含于五軼
萬鍾貞測曰銳于醜福祿不量也次七銳于利
忝惡至測曰銳于利辱在一方也次八銳其銳
救其敗測曰銳其銳恐轉作殃也上九陵嶂岸
峭陁測曰陵嶂岸峭銳極必崩也

三一方二州三二部三家達陽氣枝枝條出物莫不達初一
中宴獨達迵迵不屈測曰中宴獨達內曉無方
也次二迷腹達目測曰迷腹達目以道不明也

次三蒼木維流厥美可以達于瓜苞測曰蒼木維流內恕以量也次四小利小達大遂福厚故測曰小達大遂福厚大小無迷測曰達于中衢道四通也次六大小無迷獨曉隅方也次五達于也次七達于砭劃前亡後賴測曰達于砭劃終以不廢也次八迷目達腹測曰迷目達腹外惑其內也上九達于咎貞終舉測曰達咎終舉善以道退也

三一方二州三部二家

明堂

蒼蒼皇皇初一冥交有孚明如測曰冥交于神齊不以其貞測曰冥交不以懷非含慙也次二冥交有孚明如測曰冥交之孚信接神明也次三交于木石測曰交于木石不能鄉人也次四往來熏熏得亡之門測曰往來熏熏與神交行也次五交于鳳猩不獲其榮測曰交于鳳猩鳥獸同方也次六大圜閎閎小圜交之我有寶殺與爾殺之測曰大小之交待賢燊光也次七交于鳥鼠費其資黍測曰交于鳥鼠之費木丁衝振其枝小人有耎三郊鉤羅測曰窾木之振小人見侮也上九悔縮往去來復測曰悔縮之復得在後也

三一方二州三部三家

僕陽氣有僕可以進而進物咸得其願初一冥賊僕天凶測曰冥賊之僕時無吉也次二冥德僕天昌測曰冥德之僕昌將日也

次三僕後時測曰僕而後之解也次四詘其角
直其足維以僕穀測曰屈角直足不伎剌也次
五大畜集于宮庸小人庫僕空測曰宮庸之
不可空得也次六僕福貞貞食于金測曰食
貞正可服也次七僕福介介與福期也次八不福福僕介介凶人之
僕福介介與福期也次八不福福僕天活其
曰福不福非厥訞也上九僕厄厄天樸之頯測
曰僕厄之樸終不可治也

方三州一部一家從陽躍于淵于澤于田于獄物企
其足初一日幽旭之基測曰日旭月
隨旦應基也次二方出朏旭旭朋從爾醜測曰方
出朏從不知所之也次三人不攻之自牽從之
測曰人不攻之自然證也次四鳴從不臧有女
承其血厄亡測曰鳴從之亡奚足朋也次五從
水之科滿測曰從水滿科不自越也次六從其
而解其甲初一動而無名咎測曰動而無名不
可得名也次二動于響景測曰動于響景不足
觀聽也次三風動雷興從其高崇測曰風動雷
興動有爲也次四動之丘陵失澤朋測曰動之
也上九從徽徽後乃登于階綏測曰從徽徽後
得功也

方三州二部二家進陽引而進物出湊湊闢明而
初一冥進否作退毋測曰冥進否邪作退
二進以中刑大人獨見測曰進以中刑大人獨見

丘陵失下危也次五和釋之脂四國之夷測曰和釋之脂民說無疆也次六震于廷喪其和貞測曰震于廷和正俱亡也次七震震不悔厥修無方也次八震其詢測曰震震不悔解恥無方也次八震其巔仆死測曰震于利與死偕行也上九合

毅終說桎梏測曰今獄後毅于彼釋殃也

衰格鞏鈞渝測曰衰格鞏鈞渝不省也次二格內惡幽貞類測曰格內惡幽貞妙也次三格舍鳥之貞測曰舍鳥法位也次五膠漆釋亏不射角木離測曰膠漆釋信不結也次六息金消石往小來奕測曰息金消石美日大也次七格其珍類龜縞厲測曰格其珍類無以自匡也次八格彼鞏堅君子得時小人蹦憂否測曰格彼鞏堅君子得時小人蹦憂否極也次九格其角還自傷也

初一載幽貳執夷內測曰載幽執夷易其內也次二陰夷目于天罔測曰陰夷目罔疏不失也次三柔嬰兒于號三日不嗄測曰嬰兒于號中心和也次四夷其牙或飫之徒測曰夷其牙人不足嘉也次五中夷無不利測曰中夷之利道多也次六夷于廬其宅丘虛測曰夷于廬其宅丘虛德亡也次七榦柔榦弱離木艾金夷測曰榦柔艾金弱勝彊也次八夷其角以威傷也上九夷于耆利敬病年貞測曰夷耆之貞測曰車鄉也

間無不懷也次七人嘻鬼嘻天要之期測曰人嘻鬼嘻稱樂畢也次八嘻嘻自懼亡彼慾虞測曰嘻嘻自懼終自保也上九極樂之幾不移而悲則哭泣之髣髴測曰極樂之幾信可保也次二赫河臞測曰赫河之臞何可懼也次三爭射鼿鼿測曰小利不絕正道乃昏也次四爭小利不啻貞測曰爭射鬧鬧君子讓鄉也次五爭于逵利以無害也上六賢臍脛如股且大隆也次七爭于及矛鞪用亨于王前行測曰于矛之爭衛君躬也次八狼盈口夭在其後測曰狼盈口不顧害也上九兩虎相牙知掣者全測曰兩虎相牙知所制也

事初一始務無方小人亦用罔測曰始務無方非小人所理也次二新鮮自求珍絜精其芳君子攸行測曰新鮮自求珍絜精其芳德以衰也次八黃中免禍和以正也上九務成自敗雨成自隊測曰務成自敗非厥命也

其力初一事無事至無不事測曰事無事以道行也次二事在樞不容不諉喪其哲符測曰不容不諉喪其知亡也次三時往時來閒不容聾測曰時往時來不失趣也次四男女事不代之字測曰男女事非厥務也次五事其事王假之食救測曰事其事職所任也次六任大自事方來不子提壺測曰任大自事奚可堪也次七丈人扶孤小子知方也次八男女

事十年不誨測曰男女事終家不亨也上九到
耳順止事貞測曰到耳順止逆聞順行也

太玄經從鋭至事第二

遂州鄧　樸編輯

太玄經

太玄經從更至應第三

三二方一州一部一家更陽氣既飛變勢易形物改其
初一冥化否貞若性測曰冥化否貞少更乃
次二時七時九軫轉其道測曰時七時九不盡
當也次三化白于涅淄測曰化白于涅變不明
也次四更之小得用無不利測曰更之小得民

所望也次五童牛角童牛角六今子不告馬之三童牛角
馬變天常也次六入水載車杭宜于三之更測曰車杭出入其道更也次七更不更以
作病測曰更不更能自藏也次八駟馬阻阻而
更其御測曰駟馬阻阻更御乃良也上九不終
其德二歲見代測曰不終之代不可長也

三二方一州一部二家斷陽氣彊內而剛外動而能有斷
決初一斷心滅斧冥其繩矩測曰斷心滅斧內
自治也次二冥斷否在塞耳測曰冥斷否中心

疑也次三決其聾蹙利以治穢測曰決其聾蹙利有謀也次四斷我否食可恥也次五大腹決其股脫君子有斷小人以活測曰太腹決脫斷得理也次六決不斷仁也次八勇休之獸盜蒙決夬測曰盜蒙決夬斷也上九斧刃蛾蛾利匠人之貞測曰蛾蛾之斧利征亂也

三二方一州三二部三家

毅陽氣方良毅然敢行物信其志初一懷威滿虛測曰懷威滿虛道德亡也次二毅于心腹貞測曰毅于心腹內堅剛也次三載威滿頭君子不是小人有餘測曰載威滿頭小人所長也次四君子說器其人柔且毅測曰君子說器言有方也次五不田而穀毅于棟祿測曰不田而穀食不當也次六毅于棟柱利安大主測曰毅于棟柱國任殫也次七觥羊之毅鳴不類測曰觥羊之毅言不法也次八毅于禍貞不可幽蔀也上九豨

三二方一州三二部二家

毅其牙發以張弧測曰豨毅其牙吏所獵也君子攸行初一幽棘莫見之行測曰幽棘莫見之行不明也次二鶤鵝慘于冰翼彼南風內懷其溫外也次三往其志遇承之日鶤鵝之慘懷憂無快也次四鶤雞朝飛踣于喜測曰往其志遇所快也次五鴻棘于淄飲食愿愿測曰鴻棘于淄大將北嚶嚶和和不輟食測曰鶤雞朝飛何足賴也次六衢商旅事也次七棘鴈無儷利征咎測曰棘無儷利征咎也上九蹄涔之魚得志也次六經衢周九逵不限其行賈測曰經衢商旅事也次八季仲播軌泣于之道用途厥儷禍且至也次九棘于昏測曰棘于昏尚可避也

三二方一州三二部二家

往測曰季仲播軌送其死也上九棘于昏測曰棘于昏尚可避也眾多初一冥兵始火入耳農輟馬穀尸將班于田測曰冥兵之始始則不臧也次二兵無刃師無陳麟或賓之溫測曰兵無刃德服無旁也次

三軍或擊車丈人摧拳內蹈之瑕測曰軍或擊車廟戰內傷也次四虎虓振厥如鷹之揚也次五蹻戰喈喈特力作王也次六大虎虓振厥豹勝其祕否測曰虎虓振厥如鷹之揚也次五蹻戰喈喈若螭測曰蹻戰喈喈特力作王也次六大震震其耳維用詘腹測曰大兵雷震威震震也次七旌旗絓羅干戈蜮蜮師孕言之哭且喪測曰旌旗絓羅大恨民也次八兵衰衰見其病不見輿尸測曰兵衰衰見其病不血刃也上九斧刃闕柯折其柯折可以止不可以伐伐往血測曰刃闕柯折將不足往也

初一窺之無間大幽之門測曰窺之無間密無間方也次二不密不比我心卽次測曰不密不比違厥鄉也次三密于親利以作人測曰密于親利爲利藏也次四密于腥臊三日不覺敎測曰密于腥臊小惡通也次五密密不鏄嬪于天測曰密密不鏄並天功也次六大惡之比或益之恤測曰大惡之比四異同也次七密有口小鰓大君在無後測曰密口小鰓賴君逢也次八琢齒依齦三歲無君測曰琢齒依齦君自拔也上九密禍之比先下後得其死測曰密禍之比可奪也

初一親非其膚其志離離測曰親非其膚離也次二笮其肉其志資戚測曰笮其肉人莫聞也次三螟蛉不屬蜾蠃取之不迓侮測曰螟蛉不屬失其體也次四宜親于禮飲食几几測曰宜親于禮飲食几几厚不厚失類無方也次六厚厚君子秉丰測曰厚厚君子得人無彈也次七高亢其位庳于同事測曰位高事卑德不能也次八肺附乾餱其幹已良君子攸行測曰肺附之行不我材也上九童親不貞測曰童親不貞還自茲

初一小斂不貸利用安人正國測曰小斂不貸安人正國也次二墨斂鐵鐵寫我匪貞測曰墨斂鐵鐵寫我匪貞其道當也次二墨斂鐵鐵寫我匪貞測曰墨斂鐵鐵寫我匪貞小鰓大

鐵鐵非所以光也次三見小勿用以我扶疏測曰見小勿用俟我大也次四斂利小刑小進大退測曰斂利小刑其正退也次五畜槃而衍薾純于田測曰畜槃蹣純不奪時也次六閑[illegible]而作大元而小人不戒測曰閑縣之戒不[illegible]也次七夫牽于車妻爲剝家病測曰牽牛剝茶斂不[illegible]測曰大斂之資也次八大斂大[illegible]測曰大斂之巔所斂非[illegible]畜測曰斂于時奚可幾也上九斂于時利圖極初一彊中否貞無[illegible]謀也次二鳳鳥于飛修其羽君子于辰終莫之圉測曰鳳鳥于飛君子得時也次三柱不中梁不隆大厦微測曰柱不中不能正基也次四爰聰爰明左右櫃櫃測曰爰聰爰明庶士方來也次五君子彊梁以德小人彊梁以力測曰小人彊梁得位益尤也次六克我彊梁于天無疆測曰克我彊梁大美無基也次七金剛肉桑血流

于田測曰金剛肉桑法太傷也次八彊其衰勉其弱測曰彊其衰勉自彊也上九泰山拔梁柱折其人顛且蹶測曰山拔梁折終以猛也

昭陽初一睟于內清無穢測曰閔縣之戒不[illegible]也次二冥駿昌睟騁于中測曰冥駿昌睟清明物咸重元保庶也次三日上于天耳下于淵恭測曰[illegible]下聰察極也次四小人慕睟失祿貞測曰小人慕睟道不得也次五睟于幽黃元貞無方測曰睟于幽黃正地則也[illegible]睟承愆小人不克也次七睟辰愆君子補愆測曰睟辰愆善補過也次八睟惡無善測曰睟惡無善終不可佐也上九睟終永初貞測曰睟終之貞誠可嘉也

盛陽飛隆盛充塞物實然盡滿厥意初一盛不墨失冥德測曰盛不墨中不自克也次二作不恃克大有測曰作不恃稱玄德也次三懷利滿匈不利于公測曰懷利滿匈營私

門也次四小盛臣臣大人之門測曰小盛臣臣事仁賢也次五何福滿肩提禍撣撣測曰何福提禍小人之道也次六天錫之光大闢之疆于謙有慶測曰天錫之光謙大有也次七乘火泉至測曰乘火泉至禍不遠也次八揭于

幾後之傾測曰揭于滿幾危也上九極盛不減禍降自天測曰極盛不減天道反也

得度初一罷畏罟罷畏罟其道窮也次二家無靈承之姑或洗之塗測曰家無靈承之姑或洗之塗也次三長幼序序子克父之迍測曰子克父乃能有興也次四見豕在堂豨繫安利富貞測曰豨繫其體不慶也次五觚觶調和井竈三歲見背測曰觚觶安和順其疆也次六外其

七老夫擾車少女提壺利考家測曰老父擾車上施下和匪其肯也次三一從一橫經緯陳也次四投日友几雙牝家用不臧也上九株生糞其種不絕測曰株生糞其種也上九株生糞其種不法妄恣也

于野至測曰援我黍罟不能以仁也次五龍幹于天貞栗其鱗測曰龍翰之栗極懼墜也次六熾承于天冰萌于地測曰承天萌地陽始退次七日彊其衰應蕃貞測曰日彊其衰應蕃貞也次八極陽徵陰不移日而應測曰極陽徵也次四棄有應其發也上九元離之揉測曰棄有發也次五龍翰元離之極不可過止也

二方二州三部三家　遂州劉鄴　樸編輯

太玄經

太玄經從迎至昆第四

二方二州三部三家

迎陰氣成形乎下物咸遯初一迎他匪無貞有邪測曰迎他匪應非所求也次二蛟潛於淵陵卵化之人或陰言百姓和之測曰蛟潛之化中精誠也次三精微往來妖先靈覺測曰精微往來妖咎徵也次四棄有感陽也次五黃乘否貞測曰黃乘否貞不可與朋也次六玄黃相迎其意感感測曰玄黃相迎以類應也次七遠之賅近之梧迎父迎逅測曰遠賅近梧失父類也次八見血入門以賢自衛也上九涇迎牀足罕測曰涇迎牀足願在內也

二方二州三部一家

遇陰氣始來陽氣始往往來相逢初一幽遇神及師夢貞測曰幽遇神思得理也

次二衝衝兌遇不受定之諭測曰衝衝兌遇
肖子也次三不往來不求得士女之貞測曰不
往不求士女則也次四個個兌人遇兩觸測曰
兌人遇雨還自賊也次五田遇禽人莫之
日田遇禽誠可勉也次六俾蛛罔罔遇
大不得從測曰蛛之罔害不遠也次七振其
君父遇辱匪正命測曰振其角直道行也次八
兩兕鬬一角亡不勝喪測曰兩兕鬬亡角喪也
上九觝其角遇下毀足測曰觝其角何可當也

初一黿無實乞于鄰測曰黿無有虛名也次二
黃鼎介其中斋不飲不食孚無害測曰黃鼎介
中廉貞也次三黿無薪黃金瀕測曰黿無薪有
不用也次四高實之食得其勞力測曰高實之
食時我奉也次五鼎大可觴不齊不莊測曰鼎
大可觴饗無意也次六五味鮮調如美如大人
之饗測曰味鮮之饗宰輔事也次七脂牛正肪
不濯釜而烹則歐歐之疾至測曰脂牛歐歐不
絜志也次八食其委雖噉不毀測曰食其委蒙
厥德也上九黿滅其火唯家之禍測曰黿滅其
火國之賊也

初一淵潢洋包無方冥測曰淵潢洋資裹無方
也次二大其慮躬自鑑測曰大其慮爲思所傷
也次三大不大以小作測曰大不大以小作
也次四大其門郊不得其刀鳴虛測曰大其
基也次四大其門郊不得其刀鳴虛測曰大其
門郊實去名來也次五包荒以中克測曰包荒
小福由微也次七大倉造官以益之舖
測曰奢迂自削能自非也次八豐牆蜻陛三歲
不築崩測曰豐牆之蜻崩不遲也上九大終以
蔑否出天外測曰大終以蔑小爲大質也

初一廓之恢之不正其基測曰廓之恢之始基
傾也次二金榦玉楨廓于城測曰金榦玉楨蕃
輔正也次三廓無子室石婦測曰廓無子焉得

後生也次四恢其門戶以御寇虜測曰恢其門戶大經營也次五天門大開恢堂之階或生之差測曰天門大開德不能滿堂也次六維豐維崇百辟馮馮伊德攸興測曰維豐維崇兹太平也次七外大抏其中無君子至野小人入室其中失君子至野小人入室外大抏中無人也次八廓其外虛其內乃能有闊也上九極廓千里闊三歲無量測曰極廓高廣終無所臣也

萬物粲然初一設施之二文質相稱何縵文在內也次二文質參測曰文質參施內文在內也次二文質參測曰文質相稱何縵俱睟也次三大文彌樸夸似不足測曰大文彌樸質有餘也次四裴如邠如虎豹文如匪天之享否測曰斐邠之否奚足譽也次五炳如彪如尚文昭如車服肅如測曰彪如在上天文炳也次六鴻文無范恣恣干川測曰鴻文無范恣意往也次七雉之不祿而雞蓋穀測曰雉之不祿幽養也次八彫鐵穀布亡干時文則亂測曰彫鐵之文徙費日也上九極文易當以質也

與有禮初一履干跂後其祖禰測曰履干跂後其祖禰豐維崇兹太平其親也次二日穆穆足蘭蕭乃貫以蕭測曰履干跂後其祖禰豐維崇兹太平穆蘭蕭敬出心也次三畫象成形非其眞也次四孔鴈之儀可法則也次五懷其違折其階測曰孔鴈之儀可法則也次六極廓千里闊三歲無量測曰極廓高廣終無所臣也七過喪錫九天測曰懷違折七貶天祿也次六

魚鱗差之乃矢施之二登于天測曰魚鱗差之貴賤位也次七蟲禮不異入畏人所棄也次八冠戚胜履全履測曰戚胜履全履測曰大文彌樸夸似不足測曰大文彌樸質有餘也次四裴如邠如虎豹文如匪天之享否測曰斐邠之否奚足譽也次五炳如彪如尚文昭如車服肅如測曰彪如在上天文炳也次六鴻文無范恣恣干川測曰鴻文無范恣意往初一逃水之夷滅其創迹測曰逃水之夷滅其創迹測曰心惕惕足金爲不志溝壑測曰雉之不祿而雞蓋穀測曰雉之不祿幽養也次八彫鐵穀布亡干時文則亂測曰彫鐵之文徙費日也上九極文易當以質也

戴焉所往也

三二方三州一部三家逃陰氣章彊陽氣潛退萬物將亡初一逃水之夷滅其創迹測曰逃水之夷跡不創也次二心惕惕足金爲不志溝壑測曰心惕惕足金爲不志溝壑測曰雉之不祿而雞蓋穀測曰雉之不祿幽養也次八彫鐵穀布亡干時文則亂測曰彫鐵之文徙費日也上九極文易當以質也與有禮初一履干跂後其祖禰測曰履干跂後其祖禰豐維崇兹太平其親也次二日穆穆足蘭蕭乃貫以蕭測曰履干跂後其祖禰豐維崇兹太平穆蘭蕭敬出心也次三畫象成形非其眞也次四孔鴈之儀可法則也次五懷其違折其階測曰孔鴈之儀可法則也次六極廓千里闊三歲無量測曰極廓高廣終無所臣也七過喪錫九天測曰懷違折七貶天祿也次六

魚鱗差之乃矢施之二登于天測曰魚鱗差之貴賤位也次七蟲禮不異入畏人所棄也次八冠戚胜履全履測曰戚胜履全履測曰大文彌樸夸似不足測曰大文彌樸質有餘也次四裴如邠如虎豹文如匪天之享否測曰斐邠之否奚足譽也次五炳如彪如尚文昭如車服肅如測曰彪如在上天文炳也次六鴻文無范恣恣干川測曰鴻文無范恣意往初一逃水之夷滅其創迹測曰逃水之夷跡不創也次二心惕惕足金爲不志溝壑測曰心惕惕足金爲不志溝壑測曰雉之不祿而雞蓋穀測曰雉之不祿幽養也次八彫鐵穀布亡干時文則亂測曰彫

利測曰兢殷鞭馬近有見也次四喬木維縻飛鳥過之或降測曰喬木之鳥欲止則降也次五見鸞踣于林獺入于淵征測曰見鸞及獺深居逃凶也次六多田不婁費我朕功測曰多曰婁費力忘功也次七見于纍幾不足高也次八頸加于矰維紲其翼測曰頸加維紲無自勞也上九利逃跲跇盜德嬰城測曰盜德嬰城何至逃也

初一唐于內勿作言 二唐處冥利用烹狂測曰冥處之利未明道也次三唐素不貞亡彼瓏玲測曰亡彼瓏玲非爾所也次四唐無適道義之辭測曰唐無適惟義予也次五奔鹿悵麚得不訾測曰奔鹿悵麚失其足功也次六唐不獨足無私容也次七弋彼三飛明于征終日不歸亡測曰弋彼三飛明于征終日不成也次二澤不舍冥中度測曰澤不舍乃能有正也次三小度差差大懶之階測曰小度之差

大度傾也次四榦楨利干城測曰榦楨之利利
經營也次五榦不榦懶于營測曰幹不幹不能
有寧也次六大度檢檢于天示象垂芳範測曰
大度檢檢垂象貞也次七不度規之鬼瞽之
測曰不度規之明察笑也次八石赤不奪節也
之必測曰石赤不奪可與有要也上九貸善之
貸十年不復測曰積善之貸不得造也

道也次二內懷替[illegible]貞吉懷替爽
安可久也次三永其道未得無咎測曰永其道
誠可保也次四子序不序先賓永失主測曰子
序不序非永方也次五三綱得于中極天永厥
福測曰三綱之永其道長也次六大永于福反
虛庭入貧冥測曰大永于福福反亡也次七老
木生蒔永以纏其所無測曰老木生蒔永厥體
也次八永不軌凶亡流于後測曰永不軌其命
劑也上九永終馴首測曰永終馴首長愷悌也

初一昆于黑不知白測曰昆于黑不可謂人也
次二白黑菲菲三禽一角同尾測曰三禽一角
無害心也次三昆于白失不黑無除一尾三也
測曰昆白不黑不相親也次四烏託巢于[illegible]
寄命于公測曰烏託巢公無貧也次五穀不[illegible]
失疏數衆聾毀玉測曰穀失疏數奚足飾也次
六昆于井市文車同軌測曰昆于井市同一倫
也次七蓋偏不覆安雨不救測曰蓋偏不覆德
安素施仁也上九[illegible]危難之
弃厥身也

太玄經

太玄經從減至晦第五

三方一州一部一家減陰氣息陽氣消陰盛陽衰以微初一善減不減冥測曰善減不減厥倉也次二心減自中以形于身測曰心減形乎也次三減其儀利用光于階測曰減其儀欲自禁也次四減子乂貶其位測曰減于乂無諸中也次三減其儀利用光于階測曰減其儀欲自禁也次四減子乂貶其位測曰減于乂貶其位也次五減其測曰減其測黃泉泄也次六減其下承于上竭于測曰減其下承黃泉道丁也次六幽闇積不減不施石測曰幽闇積不減不施石幽闇不施澤不平也次七減其疾損其鄙厲不至測曰減其疾損其鄙厲不至也次八瀏漣漣減于生根測曰瀏漣之減生根毀也上九減終利用登于西山臨于大川測曰減終之登誠可爲也

初一險不予丈夫婦處測曰險不予人所違也

三方一州一部二家險陰不之化陽不之施萬物各險三貌不交嶷嶷險無辭測曰嶷嶷險無辭不得相希也次五不中不督其險非也次六泉源洋洋險于丘圜日泉源之險不可議也次七險于體黃肉鈞日險于體黃肉鈞中不督其險非也次六泉源洋洋險于丘圜日泉源之險不可議也次八險遇禍疇以牟鈞測日險遇禍疇以牟鈞日險遇禍大貴當也上九險不雨夸乾脯測日險不雨何可望也

三方一州一部三家守陰守戶陽守門物莫相干初一閉關守元有測曰閉關守元有測自守不如一之有測曰迷自守不如一之有測曰迷也次二迷三無喪無得往來默默測曰無喪無得守厥故也次四象艮有守測曰象艮之守廉無悔也次五守中以和侯之素也次六車案軔圭璧塵測曰車案軔不接鄰也次七羣陽不守男子之貞測曰羣陽之守守貞信也次八曰無杵其碓舉天陰不雨曰日毀暑測曰無杵其守貧也上九與茶有守辭于虛首

不殆測曰與茶有守故愈新也

䷭ 初一狂衝于冥翕陰來迤變陽往順化物退降集
翕冥中正予也次三翕食噦噦測曰翕食噦噦測曰翕
日狂衝于冥天未與也次二翕冥中利用舉測曰翕
利如舞也次四翕其羽利用舉測曰翕其羽
友助也次五翕其腹辟金穀測曰翕其腹非所
以舉也次六黃心鴻翼翕于天測曰黃心鴻翼
利得輔也次七翕緻惻惻測曰翕緻惻惻被離
害也次八撣其翼測曰撣其翼絕羣危
得遂也上九撣其角維用挾族測曰撣其角殄
厥類也

䷭ 初一鬼神以無靈測曰鬼神無形不見也次
二燕聚嘻嘻測曰燕聚嘻嘻樂淫行也次三宗
其高牟羣鬼之門測曰宗其高牟鬼待敬也次
四牽羊示于叢社執圭信辟其左股野測曰牽
羊于叢不足勞也次五鼎血之薦九宗之好乃
後有孚測曰鼎血之薦信至命也次六畏其鬼
尊其禮狂作昧淫亡測曰畏其鬼狂過其正也
次七竦萃于丘冢測曰竦萃丘冢禮不廢也
八鴟鳩在林咳彼衆舍測曰鴟鳩在林無與
也上九垂涕纍纍聚家之彙測曰垂涕纍纍
命絕也

䷭ 積陰將大開陽尚小閉山川藪澤
萬物攸歸初一冥積否作明基測曰冥積否在
惡也次二積不用而至于大用君子介心測曰
積不用不可規度也次三積石不食無可猶之吞
測曰積石不食無可猶之吞力
車耳測曰君子積善至于蕃也次五藏不滿盜
不贏測曰藏滿盜贏還自損也次六大滿碩施
得人無亢測曰大滿碩施人所來也次七魁而
顏而玉帛班而決欲收寇測曰魁而顏而盜之
招也次八積善辰禍維先之罪測曰積善辰禍
非已辜也上九小人積非至于苗裔測曰小人
積非禍所斁也

三方一州三部一家餘陰白陽黑分行其職出入有儀初一言不言不以言測曰言不言默而信也次二無質餘先文後失貞測曰無質先文失貞也次三吐黃舌拑黃聿利見哲人測曰舌聿利見知人也次四利口哇哇商人之貞測曰利口哇哇商人之貞也上九九疑無信控弧擬槷無測曰九疑無信終無所名也

三方一州三部三家視陰成魄陽成姓物之形貌成可視初一內其明不用其光測曰內其明自窺深也次二君子視內小人視外測曰小人視外不能見心也次三視其德可以幹王之圖測曰視德之幹乃能有全也次四粉其題頩雨其渥須視無姝測曰粉題雨須不可忍瞻也次五鸞鳳粉如厥德暉如測曰鸞鳳粉如德光皓也次六素車翠蓋維視之害貞測曰素車翠蓋徒好外也次七視其瑕無穢測曰視其瑕能自矯也次八翡翠于飛離其翼狐魈之毛躬之賊測曰翡翠狐魈好作咎也上九日沒其光貴于東方用視厥始測曰日沒貴東終顧始也

次六誓貞可聽疑則有誠測曰誓貞可聽聰明王命也次七鬼魂疑貞厲嘆嗚戈木之烏射穴之狐反自耳厲測曰鬼魂之疑誠不可信也次八顛疑遇幹客三歲不射測曰顛疑遇客甚昏昏也上九九疑無信控弧擬槷無測曰九疑無信終無所名也

三方一州三部三家視陰成魄陽成姓物之形貌成可視初一內其明不用其光測曰內其明自窺深也次二君子視內小人視外測曰小人視外不能見心也次三視其德可以幹王之圖測曰視德之幹乃能有全也次四粉其題頩雨其渥須視無姝測曰粉題雨須不可忍瞻也次五鸞鳳粉如厥德暉如測曰鸞鳳粉如德光皓也次六素車翠蓋維視之害貞測曰素車翠蓋徒好外也次七視其瑕無穢測曰視其瑕能自矯也次八翡翠于飛離其翼狐魈之毛躬之賊測曰翡翠狐魈好作咎也上九日沒其光貴于東方用視厥始測曰日沒貴東終顧始也

次六誓貞可聽疑則有誠測曰誓貞可聽聰明王命也次七鬼魂疑貞厲嘆嗚戈木之烏射穴之狐反自耳厲測曰鬼魂之疑誠不可信也次八顛疑遇幹客三歲不射測曰顛疑遇客甚昏昏也上九九疑無信控弧擬槷無測曰九疑無信終無所名也

三三方二州一部一家沈陰懷于陽陽懷于陰志在玄宮初一沈耳于閨不聞貞測曰沈耳于閨失德聾也次二沈視自見賢於眇之眇測曰沈視之得正美也次三沈于美失貞夫測曰沈于美之聾盲也次四宛雛沈視食苦貞測曰宛雛沈視擇食方也次五雕鷹高翔沈其腹好媾惡翔測曰雕鷹高翔在腐糧也次六晃票如累明利以正于王測曰晃票如累其道明也次七離如妻赤肉噬臬厲測曰離妻赤肉如剛沈于顙前尸後喪測曰血剛沈顙終以貪敗也

三三方二州一部二家內陰去其內而在于外陽去其外而在乎內萬物之既初一謹于嬰執初貞後寧測曰謹于嬰執始女貞也次二邪其內主迂彼黃琳測曰邪其內主遠乃寧也次三爾儀而悲坎我西階測曰爾儀而悲代毋情也次四好小好危喪其蘊袍厲測曰好小好危不足榮也次五龍下于泥君子利用取斐遇庸夷測曰龍下于泥陽下陰也次六黃昏于飛內其羽雖欲滿宮不見其女測曰黃昏內羽不能自禁也次

三三方二州一部三家去陽去其陰初一去此靈淵舍彼枯園測曰去此靈淵不以枯垣生莠疇頭內其雉姊有測曰枯垣生莠荒家及國涉深不慶類也次八內不克姊荒家及國涉深不慶測曰內不克婦國之孽也上九雨降于地澤節止不得過測曰雨降于地澤節也

三三方二州一部四家謙將也次二去彼枯園謙道光也次三高其步之堂有露測曰高步之堂有露妥升也次四去于父子去于臣主測曰去于父子非所望也次五擾其衣之庭有糜測曰擾衣有糜亦可懼也次六躬去于成天遺厥名測曰躬去于成讓不居也次七去其德貞三死不令測曰去其德貞終死醜也次八月高弦火幾縣不可以動動有愆測曰月弦火縣恐見咎也上九求我不得目我西北測曰求我不得安

可久也

三三方二州二部一家晦陰登于陽陽降于陰物咸喪明初一同冥獨見幽貞測曰同冥獨見中獨昭也次二盲征否測曰盲征否明不見道也次三行陽從利作不凶測曰陰行陽從事必外也四晦其類失金匱測曰晦其類法度廢也次日正中月正隆君子自晦不入窮測曰君子自晦不入窮也次六隆明恐挫也次六玄鳥維愁明降于幽測曰玄鳥維愁明降于幽也次七朋提明德或導之行測

曰朋提明德將導行也次八晉其角測曰晉其角上九晦冥冥利于不明之貞測曰晦冥之貞六親不明也

太玄經從晉至蓁第六

三三方二州二部二家晉陰征南陽征北出晉晉初一晉復睽天不覩其軫測曰晉復睽天不覩其軫無能見也次二明復睽天覩其根測曰明復睽天天中獨爛也次三師或導射豚其埻測曰師或導射無以辨也次四鑒貞不迷于人攸資測曰鑒貞不迷于人攸資不迷誠可信也次五倍明仮光人可頻也次六晉晉之離不宜焚日倍明仮光人可頻也次七晉好明其所惡測曰晉好之惡著不可昧也次八昏辰利于月小貞未及星測曰昏辰利月尚可願也上九晦晉晉之離不宜焚九時蹉蹉不獲其嘉男子折笄婦人易哥測曰不獲其嘉男死婦歎也

三三方二州二部三家窮陰氣塞宇陽亡其所萬物窮遠初一窮其窮而民好中測曰窮其窮情在中也

次二窮不窮而民不中測曰窮不窮詩可隆也
次三窮思達測曰窮思達師在心也次四土不
和木科橢測曰土不和病乎民也次五糞無
其腹坎坎不失其範測曰糞無糌猶不
也次六山無水無鱗困犯身測曰
百姓也次七正其足踣于徙獄三歲兄
正其足險得平也次八涉于霜雪槧項于郰測
曰槧項于郰亦不足生也上九破壁毀圭曰寵
生嬴天禍以他測曰破壁毀圭逢不幸也

初一割其耳目及其心腹腐測曰割其耳目中
無外也次二割其胘教利以無穢測曰割其胘
資惡不得大也次三割鼻食口喪其息主測曰
割鼻喪主損無榮也次四宰割平平測曰宰割
平平能有成也次五割其股肱喪其服馬測曰
割其股肱亡大臣也次六割之無創飽于四方
測曰割之無創道可分也次七紫蜺霓雲朋圍
日其疾不割測曰紫蜺霓雲不知刊也次八割

其蠹得必疾測曰割其蠹國所便也上九割肉
次三窮思達測曰窮思達師在心也次四土不
和木科橢測曰土不和病乎民也次五糞無
其腹坎坎不失其範測曰糞無糌猶不
也次六山無水無鱗困犯身測曰
百姓也次七正其足踣于徙獄三歲兄
正其足險得平也次八涉于霜雪槧項于郰測
曰槧項于郰亦不足生也上九破壁毀圭曰寵
生嬴天禍以他測曰破壁毀圭逢不幸也

取骨滅頂于血測曰割肉滅血不能自全也
智足明也次二車軔俟馬舍止測曰車軔俟
不可以行也次三閑其門戶用止狂測曰閑
其門戶禦不當也次四止于童木求其疏穀測
曰止于童木求其窮也次五杜舍廬蓋車穀
均疏測曰杜及蓋穀貫中也次六方輪廣軸坎
虎馬獵其蹄止貞測曰車槧馬獵行可鄰也次
八方善反方惡反善馬恨惡馬恨絕弸破車終
不偃測曰反方馬恨終不可以也上九折于株
木較于砥石止測曰折木較石君子所止也
初一磐石固內不化貞測曰磐石固內不可化
也次二堅白玉形內化貞測曰堅白玉形變可
爲也次三堅不凌或泄其中測曰堅不凌不能

持磨也次四小蠭營營固其氏也次五蜩大蠭小虛測
曰蜩大蠭小國虛空也次六蛾蠭紗紗縣
州測曰蛾蠭之縣民以康也次七堅顛觸冢不知所行
曰堅顛觸冢不知所行也次八惛堅
蠆之貞測曰惛堅禍用直方也上九
長于尸測曰螽焚其翊所憑喪也

成陰氣方消陽藏于靈物濟成形
成也次二成微改改而殆測曰微改改
不能自遂也次三
躍以繕成德壯也次四將成矜敗測曰將成之
矜成道病也次五中成獨督大測曰中成獨督
能處中也次六成魁頊以成獲禍測曰成之魁
頊不以讓也次七成關補測曰成關之補固難
永也次八時成不成天降亡貞測曰時成不成
獨失中也上九成窮入于敗毀成君子不成測
曰成窮以毀君子以終也

物初一圍方杌棬其內窾換測曰圍方杌棬內
相失也次二闕無間測曰無間之闕一其二也
次三龍襲非其穴光亡于室測曰龍襲非穴失
其常也次四臭肥滅皐利美貞測曰滅臭之
沒所勞也次五齲骨折齒滿缶測曰齲骨折齒
大貪利也次六飲汗吮得其膏滑測曰飲汗
吮吮道足睹也次七闕其差前合後離測曰闕
其差其合離也次八輔其折虛其缺其人曄且
倡測曰輔折虛缺猶
毀赤白測曰陰陽啓作極則反也

初一刺虛滅刃測曰刺虛滅刃深自幾也次二
貌德靈徵失測曰貌德之失不知畏徵也次三
卒而從而鄒而竦而于其心祖測曰卒而從而
能自改也次四信過不食失正祿也次五黃兒
干寇測曰黃兒以中蕃君子以之洗
日成窮以毀君子以終也次六滿其倉無

其田食其實不養其根測曰滿倉無田不能脩
本也次七疾則藥巫則酌測曰疾藥巫酌禍可
轉也次八雌鳴于辰牝角魚木測曰雌鳴于辰
厥正反也上九日月之道逝改于尸測曰改于
尚不遠也

一骨槀其肉內幽測曰骨槀其肉戚
二血出之蝕凶貞測曰血出之蝕君子傷之也
次三酒作失德鬼蜮其室測曰酒作失德不能
持也次四食于劇公
爲順祿也次五出野見虎無所措足也次六四國滿斯宅
測曰出野見虎有虎攸往獲終與福

顏而測曰鹿而半而戴禍較也次八駢槀于縞
貞領測曰駢槀于縞厥職迫也上九海水羣飛終不可語也
畝于天杭測曰海水羣飛毛羽雖衆不得適測曰
三三方三州二部二家劇陰氣大順渾沌無端莫見其根
初一黃靈幽貞馴測曰黃靈幽貞順以正也次
二嫷其膏女子之勞不靜亡命測曰嫷膏之亡
不能清淨也次三牝貞常慈衞其根測曰牝貞
常慈不忘本也次四徇其勞不如五之豪測曰
徇其勞伐善也次五

靈龔大包不敢自盛也次六龔失括淵珍
日龔失括臣口溢也次七方堅犯順守正節也次八馴非其正
命測曰馴非其正無所統一也上九馴義忘生
賴于天貞測曰馴義忘生受命必也
乎下初一將造邪元厖測曰將造邪危作主也
次二將無疵元睟測曰將無疵易爲後也次三
鑪鈞否利用止測曰鑪鈞否化內傷也次四將
飛得羽利以登于天測曰將飛得羽其輔彊也
次五大爵將飛拔其翮毛羽雖衆不得適測曰
大雀拔翮不足賴也次六日失烈烈君子將衰
降測曰日失烈烈自光大也次七趺船跋車其
害不遽測曰趺船跋車不遠害也次八小子在

淵丈人播舩測曰丈人播舩濟溺世也上九紅
鸞綠于枯桑其爾不黃測曰綠于枯桑禮功敗
也
䷧方二州三部一家難陰氛方難水疑地折陽窮
初一難我冥冥測曰難我冥冥未見形也
凍冰潰征馬揣木測曰征馬揣木妄生也
中堅剛難于非常測曰中堅剛終莫
卵破石般測曰卵破之般小人難也次五難無
關難大不勤測曰難無間中密塞也次六大車

川川上較于山下觸于川測曰大車川川上下
較也次七拔石砢砢力沒以盡測曰拔石砢砢
乘時也次八觸石決木維折角測曰觸石決木
非所治也上九角解豕終以直之也
解豕終以直之也
䷧方三州三部二家勤陰凍沍難創于外微陰邸冥齊
力于內初一勤于心否貞測曰勤否貞中不正
也次二勞有恩勤悾悾君子有中測曰勞有恩
勤有諸情也次三羈角之吾其泣呱呱未得繈

杖測曰羈角之吾不得命也次四勤于力放倍
忘食大人有克測曰勤力忘食大人德也次五
往蹇蹇禍遁福遠測曰勤往之蹇蹇遠乎福也次
六勤有成功幾于天測曰勤有成功天所來輔
也次七勞牽不其鼻于尾弊測曰勞牽之弊其
道迨也次八勞踖踖心爽蒙柴不郤測曰勞踖
踖躬殉國也上九其勤抱車入淵負舟上
山測曰其勤其勞抱車入淵負舟上

䷧方三州三部三家養陰弼于野陽蘆萬物赤之于下
初一藏心于淵美厥靈根測曰藏心于淵神不
外也次二墨養邪元函否貞測曰墨養邪中心
敗也次三糞以肥丘育厥根妄測曰糞以肥丘
中光大也次四燕食徧徧其志儳儳利用征賈
測曰燕食徧徧志在賴也次五黃心在腹白骨
生肉孚德不復測曰黃心在腹上得天也次六
次次一日三餼祇牛之北肥不利測曰次次之
餼肥無身也次七小子牽象婦人徽猛君子養
病測曰牽象養病不相因也次八鯁不脫毒疾

發鬼上壟測日鯁疾之發歸于墳也上九星如歲如復繼之初測日星如歲如終始養也

踦贅一柬登赤天晏入玄泉測日凍登赤天晏入玄泉測日凍踦奇所生測曰踦踦禪無已也作首也羸贅二一虛一羸踦奇所生測曰

揚子雲集

揚子雲集 卷十 太玄經

太玄經

玄衝第七　玄錯第八　玄攡第九　玄掜第十

太玄經衝第七

中則陽始應叉陰生周復乎德迎迓乎祟碩大戚過小願閑孤而寵鄰少微也大肥也戾內反扉外違上觸素文多故于狂也禮方也府則來

揚子雲集　太玄經

而逃則亡羨私曲唐公而無欲差過也而常穀童寡有而度無乏增始昌而永極長銳執一而昆大同達日益其類減日損其彙交相從也唫不通也炙有畏守不可攻僕也出翕也入從散也而聚集也進多謀積多財釋推也飾衰也格好也是而疑惡也非夷平而視傾樂上楊沉下藏爭士齊也內女懷也務則喜而去則悲事尚作晦尚休更變而共笑嘗久而益憂斷多事窮無喜穀敢而割儳裝徙鄉止不行衆溫彙堅寒

剛密不可閒成不可更親親乎善闚闖乎恩斂
也得失亡福彊善不倦劇惡不息睟君道也馴
臣保也盛壯將老也居得乎位難遇乎詘法易
與天下同也勤苦而無功也養受羣餘君子養
小人養凶也

太玄經攡第八

中始周旋羨曲毅端睟文之道或淳或班彊也
健侯也弱積也多而少也約視也見而晦也瞀
童無知盛而有餘去離故而將來初大也外而

翁也內狩也進耎也退樂佚遏勤蹶蹶遑思遹
窮思索于在朝而內在席差自憎飾自好格不
容而昆寬裕增日益而減日損馴奉令而戾相
反釋也桑而堅也剛柔平易而難頡頏斷多決
而疑猶與迭有避爭有趣進欲行止欲蟄廓無
方務無二應也今而度也古迎知前永見後從
也牽守也固礙拔難劇無赦唐蕩蕩而閑廓寒
更造新常因故失大亡斂小得寵好利法惡刻
禮也都而居也室聚事虛衆事實闕也皆合二

而密也成用一上志高沉志下交多友睽少與
銳鏦鏦瞥劇詛親附疏割犯血遇達難裝候時
事自竭養自茲格也乖而見也同增有益而減
有損成者功就不可易也

太玄經攡第九

玄者幽攡萬類而不見形者也資陶虛無而生
乎規攡神明而定摹通同古今以開類攡措陰
陽而發氣一判一合天地備矣天日迴行剛柔
接矣還復其所終始定矣一生一死性命瑩矣

仰以觀乎象俯以視乎情察性知命原始見終
三儀同科厚薄相劘圜則杌椈方則嶠岳虛則
流體詮則凝形是故闔天謂之宇闢宇謂之宙
日月往來一寒一暑律則成物曆則編時律曆
交道聖人以謀晝以好之夜以醜之一晝一夜
陰陽分索夜道極陰晝道極陽牝牡牽貞以攡
吉凶則君臣父子夫婦之道辯矣是故日動而
東天動而西天日錯行陰陽更巡死生相搴萬
物乃縕故玄聘取天下之合而連之者也綴之

以其類占之以其觚曉天下之賾賾瑩天下之
晦晦者其唯玄乎夫玄晦其位而冥其眇深其
卓而耿其根欛其功而幽其所以然者也故玄
卓然示人遠矣曠然廓人大矣淵然引人深矣
人也稽其門闢其戶叩其鍵然後乃應況其否
者乎人之所好而不足者善也人之所醜而有
餘者惡也君子日彊其所不足而拂其所有餘
則玄道之幾矣仰而視之在乎上俯而窺之在
乎下企而望之在其前從而視之在乎後欲違
則不能嘿則得其所著玄也故玄者用之至也
見而知之者智也視而愛之者仁也斷而決之
者勇也兼制而博用者公也能以偶物者通也
無所繫輟者聖也時與不時者命也虛形萬物
所道之謂道也因循無革天下之理得之謂德
也理生昆羣兼愛之謂仁也列敵度宜之謂義
也秉道德仁義而施之之謂業也瑩天功明萬
物之謂陽也幽無形深不測之謂陰也陽知陽
而不知陰陰知陰而不知陽陰陽知陽知止知
行知晦知明者其唯玄乎縣之者權也平之者
衡也濁者使清險者使平離乎情僞相盪而君子
舉之饒者取之虧者與之明者定之疑者斷之
規之者思也立之者事也說之者辯也成之者
信也夫天宙然示人神矣夫地他然示人明也
天地奠位神明通氣有一有二有三位各殊輩

回行九區終始連之

烏通之理運諸於政繫之於泰始極焉以通璇璣之文觀
之統正王衡之平圜方之相研圜桑之相干盛則人衰窮則更生有實有虛流止無常夫天地
設故貴賤序四時行故父子繼律曆陳故君臣理常變錯故百事折質文形故有無明吉凶見
故善否著虛實盈故萬物縕陽不極則陰不萌陰不極則陽不牙極寒生熱極熱生寒信道致
諟諟道致信其動也日造其所無而好其所新

其靜也日減其所有而損其所成故推之以刻參之以晷反覆其序軫轉其道也以見不見之形抽不抽之緒與萬類相連也其上也縣天下也淪淵繼也入蔵廣也包畛其道游冥而獨存存而亡亡微微而章章始始而終終延延玄亦近之遠玄者玄亦遠之譬若天蒼蒼于東面南面西面北面仰而無不在焉及往則不見也天豈去人哉人自去也冬至及夜半以後者近玄之象也進而未極往而未至虛而未滿故謂之近玄夏至及日中以後者遠玄之象也進極而退往窮而還已滿而損故謂之遠

玄日一南而萬物死日一北而萬物生斗一北而萬物盈日之南也右行而左還斗之南也左行而右還或左或右或死或生神靈合謀天地乃幷天神而地靈

太玄經瑩第十

天地開闢宇宙祖判步日月紀數周渾曆紀星倫品庶咸合或離或贏或踦故曰假哉

太陽乘陰萬物該兼周流九虛而禍福絓羅凡十有二始羣倫抽緒故有一二三以絓以曜

術瑩之鴻本五行九位施重上下相因

中玄術瑩之天圜地方極植中央動以辰

乘十二以建七政玄術瑩之手振天而

天而退或振或違以立五紀玄術瑩之植表施

景檢漏率刻昏明考中作者以戒玄術瑩之泠

竹爲管室灰爲候以揆百度百度既設濟民不

誤玄術瑩之東西爲緯南北爲經經緯交錯邪正以分吉凶以形玄術瑩之鑿井潛水鑽火黜木流金陶土以和五美五美之資以資百體玄

術瑩之奇以數陽偶以數陰奇偶推演以計天下玄術瑩之六始爲律六間爲呂律呂既協十二以調日辰以數玄術瑩之方州部家八十一所畫下中上以表四海玄術瑩之一辟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少則制衆無則治有玄術瑩之古者不遷不虞慢其思慮匪篤匪

卜吉凶交瀆於是聖人乃作蓍龜錯精倚神籍
知休咎玄術瑩之是故欲知不可知制疑之以
乎卦兆測深冥遠則索之以乎思慮二者
精立乎夫精以卜筮神動其變精以
其適精以立正莫之能仆精以有守莫之
故夫抽天下之蔓蔓散天下之混混若
孰能之夫作者貴其有循而體自然也其所循
也大則其體也壯其所循也小則其體也瘠其
所循也直則其體也曲則其體也渾其所循也
楊子雲集　太玄經　無雠諸舛增則參而劃
散故不擢所有不强所無與合其施經不緯無
以成其詖明不晦無以別其德陰陽所以抽啻
則虧故質幹在乎自然華藻在乎人事人事也
也從橫所以營理也明晦所以昭事也啻情也
抽理也營事也昭君子之道也往來熏熏得亡
之門夫何得何亡得福而亡禍也天地福順而
禍逆山川福庳而禍高人道福正而禍邪故君
子內正而外馴每以下人是以動得福而亡禍
也福不醜不能生禍禍不好不能成福醜好乎
醜好乎醜好君子所以亶表也夫福樂終而禍
憂始天地所貴曰福鬼神所祐曰福人道所喜

日福其所賤在惡者曰禍故惡福甚者其禍亢
晝人之禍少夜人之禍多晝夜散者其禍福雜

揚子雲集

太玄經

太玄數第十一

昆侖天地而產著參珍睟精三以榛數散幽於三重而立家旁擬兩儀則覩事逢遭並合捔繫其名而極命焉精則經疑之事其質乎令曰假太玄假太玄孚貞爰質訊所疑于神于靈休則逢陽星時數辭從咎則淫陰星時數辭違凡筮有

遂川鄭 樸編輯

道不精不筮不筮不軌不筮不以其占不若不筮神靈之神靈之曜曾越卓三十有六而筴視焉天以三分終於六成故十有八筴天不施地不成因而倍之地則虛三以扮天十八也別一以挂於左手之小指中分其餘以三搜之幷餘於方一方之後而數其餘七爲一八爲二九爲三六算而筴道窮也逢有下中上下思也中福也上禍也思福禍各有下中上以晝夜別其休咎焉極一爲二極二爲三極三爲推推三

爲嬴贊贏入表表嬴入家家嬴入部部嬴入
州州嬴入方方嬴則玄一從二從三從是謂大
休一從二從三違始中休終咎一從二從三
始休中終咎一違二從三從始咎中終咎一
二違三從始中咎終休一違二違三違始咎
咎占有四或星或時或數或辭旦則用緯觀
用緯觀始中決從終
三八爲木爲東方爲春日甲乙辰寅卯聲角色
青味酸臭羶形詘信生火勝土時生藏脾俜志
思樂事視用明撝哲徵執熱帝炎帝神祝融星
從其位類爲豕爲鼠爲猪爲貙爲豹爲虎爲
狼爲狸爲犬爲狗爲熊爲羆爲貔爲貅爲
羆爲豺爲狐爲貍爲貒爲貉爲猨爲猱爲
狙爲狖爲猩爲狒爲狌爲狼爲狸爲犬爲
狗爲熊爲羆爲貔爲貅爲羆爲豺爲狐爲
貍爲貒爲貉爲猨爲猱爲狙爲狖爲猩爲
狒爲狌爲狼爲狸爲犬爲狗爲熊爲羆爲
貔爲貅爲羆爲豺爲狐爲貍爲貒爲貉爲
猨爲猱爲狙爲狖爲猩爲狒爲狌爲狼爲
狸爲犬爲狗爲熊爲羆爲貔爲貅爲羆爲
豺爲狐爲貍爲貒爲貉爲猨爲猱爲狙爲
狖爲猩爲狒爲狌爲狼爲狸爲犬爲狗爲
熊爲羆爲貔爲貅爲羆爲豺爲狐爲貍爲
貒爲貉爲猨爲猱爲狙爲狖爲猩爲狒爲
狌爲狼爲狸爲犬爲狗爲熊爲羆爲貔爲
貅爲羆爲豺爲狐爲貍爲貒爲貉爲猨爲
猱爲狙爲狖爲猩爲狒爲狌爲狼爲狸爲
犬爲狗爲熊爲羆爲貔爲貅爲羆爲豺爲
狐爲貍爲貒爲貉爲猨爲猱爲狙爲狖爲
猩爲狒爲狌爲狼爲狸爲犬爲狗爲熊爲
羆爲貔爲貅爲羆爲豺爲狐爲貍爲貒爲
貉爲猨爲猱爲狙爲狖爲猩爲狒爲狌

水工爲肩爲黑惟爲聾爲急
五五爲土爲中央爲四維日戊巳辰辰戌丑未
聲宮色黃味甘臭芳形殖生金勝水時該
脩神性信情恐懼事思用睿揣聖徵風商
神后土星從其位類爲其裸爲封爲鱗
宅爲中雷爲內事爲織爲衣爲衷爲繭爲
牀爲薦爲馴爲慄爲腹器爲脂爲漆爲膠爲囊
爲包爲輿爲轂爲稼爲嗇爲食爲宍爲棺爲犢
爲衛爲會爲都爲度爲量爲土工爲方矢爲黃
惟爲愚爲牟
五行用事者王王所生相故王廢勝王囚王所
勝死
其在聲也宮爲君徵爲事商爲相角爲民羽爲
物其以爲律呂黃鍾生林鍾林鍾生太蔟太蔟
生南呂南呂生姑洗姑洗生應鍾應鍾生蕤賓
蕤賓生大呂大呂生夷則夷則生夾鍾夾鍾生無
射無射生仲呂
子午之數九丑未八寅申七卯酉六辰戌五巳
亥四故律四十二呂三十六并律呂之數或
或否凡七十有八黃鍾之數立焉其以爲度也
皆生黃鍾
甲巳之數九乙庚八丙辛七丁壬六戊癸五聲
生於日律生於辰聲以情質律以和聲聲
協而八音生
九天一爲中天二爲羨天三爲從天四爲更天
五爲晬天六爲廉天七爲減天八爲沈天九爲
成天

九地一爲沙泥二爲澤池三爲泜崖四爲下田
五爲中田六爲上田七爲下山八爲中山九爲
上山
九人一爲下人二爲平人三爲進人四爲下祿
五爲中祿六爲上祿七爲失志八爲疾瘁九爲
極
九體一爲手足二爲臂膞三爲股肱四爲要五
爲腹六爲肩七爲喉咙八爲面九爲顏
九屬一爲玄孫二爲曾孫三爲仍孫四爲子五

爲身六爲父七爲祖父八爲曾祖父九爲高祖父

九數一六爲前爲耳二七爲目三八爲鼻四爲口五五爲後

九序一爲孟孟二爲孟仲三爲孟季四爲仲五爲仲仲六爲仲季七爲季孟八爲季仲九爲季季

九事一爲規模二爲方沮三爲自如四爲外他五爲中和六爲盛多七爲消八爲耗九爲盡竭

九年一爲一十二爲二十三爲三十四爲四十五爲五十六爲六十七爲七十八爲八十九爲九十

推玄算家一置二三置三部一勿增二增三三增六州一勿增二增九三增十八方一勿增二增二十七三增五十四求表之替置玄數半之則九之增替去玄數半之則得替去冬至日數矣偶爲所得日之夜奇爲所明日之晝也求星從牽牛始除算盡則是其日

太玄經

太玄文第十二　　太玄棍第十三

太玄經文第十二

冏直蒙曾冥冏北方也冬也未有形也直東方也春也質而未有文也蒙南方也夏也物之脩長也皆可得而載也曾西方也秋也物皆成象而就也有形則復於無形故曰冥故萬物冏乎

北直乎東蒙乎南曾乎西冥乎北故冏者有之舍也直者文之素也蒙者亡之主也曾者生之府也冥者明之藏也冏舍其氣直觸其類蒙極其脩曾考其親冥反其眞冏蒙相極直曾相敕出冥入冥新故更代陰陽迭循清濁相廢將來者進成功者退已用則賤當時則貴天文地質不易厥位冏直蒙曾冥言出乎冏行出乎冏禍福出乎冏冏之時玄矣哉行則有蹤言則有聲福則有牌禍則有形之謂直有直則可蒙也有

蒙則可曾也可曾則反乎冥矣是故冏之時則可制也八十一家由冏者也天炫炫出於無畛橫橫出於無垠故冏之時玄矣哉是故天道虛以藏之動以發之崇以臨之刻以制之終以幽之端乎其不可測也曜乎其不可高也故君子藏端足以禮神發動足以振衆高明足以覆照制刻足以疎凝幽冥足以應塞君子能此五者故曰冏直蒙曾冥或曰昆侖旁薄幽何爲也曰昆賢人天地思而包摹類也昆諸中未形乎外獨

神戰於玄何爲也曰小人之心雜將形乎外陳陰陽以戰其吉凶者也唯賢人作而萬類同龍出乎中何爲也曰龍德始著也陰不極則陽不生亂不極則德不形君子脩德以俟時不先時而起不後時而縮動止微章不失其法者其唯君子乎故首尾可以爲庸也庳虛無因大受性命否何爲也曰小人不能懷虛處乎下庳而不可

臨虛而不可滿無而能有因而能作故大受性命而無辭辟也故否日正於天何爲也日君子乘位爲車爲馬駢可以周天下故利其爲主也月闕其博不如開明於晉何爲也日小人盛滿也自虛毀者水息淵木浴林山殺瘦澤增肥賢人覩而衆莫知曾曾之包何爲也日仁疾乎不仁詘疾乎不詘君子寬裕足以長衆和柔足以安物天地無不容也不容乎天地者其唯不仁不詘乎故水包貞黃不黃可夠也日小

人失刑中也諸一則始諸三則終二者得其中乎君子在玄則正在福則沖在禍則反小人在玄則邪在福則驕在禍則窮故君子得位則昌失位則良小人得位則橫失位則喪八雖得位然猶覆秋長乎顛靈氣形反乎爲也日絕而極乎上也極上則運絕下則顛靈已顛矣氣形惡得在而不反乎君子年高而極時者也數陽極上陰極下氣形乘鬼神阻賢者懼小人怙昆侖旁薄大容也神戰于玄相攻也龍出于申事從也庳虛之否不公也日正于天光通也月闕其博損嬴也曾曾之包法乎則也黃不黃失中經也顛靈之反窮天情也罔直蒙曾贊臺冥也昆侖旁薄資懷無方神戰于玄邪正兩行龍出于形德黃不黃不可與卽顛靈之反時則有極罔直蒙曾乃窮乎神域天地之所貫日生物之所尊曰人人之大倫曰治治之所因曰辟崇天普覆曰人人之大倫曰治治之所因曰辟崇天普地分羣偶物使不失其統者莫若乎辟夫天辟乎上地辟乎下君辟乎中仰天而天不悗俯地而地不怠悗不天怠不地悗怠而能乎其事者古今未諸是以聖人仰天則常窮神掘變極物窮情與天地配其體與鬼神卽其靈與陰陽挺其化與四時合其誠視天而天視地而地視神而神視時而時天地神時皆馴而惡入乎途

太玄經　卷第十三

玄之贊辭也或以氣或以類或以事之骫卒謹

問其性而審其象觀其所遭遇劇之於事詳之於數逢神而天觸地而田之則玄一情也得矣故首者兵性也衝對其正也錯絣也測所知其情離張之瑩明之數爲品式文爲藻飾擬也圖象也告其所由往也維天降生民其貌動口言目視耳聽心思有法則成無法不成誠有不威棁擬之經垂消爲衣襞幅爲盛衣棠之示以示天下棁擬之三八比札爲甲冠弁爲戟被甲何戟以威不咨棁擬之四九尊尊

爲君卑卑爲臣君臣之制上下以降棁擬之二漆鬼神耗荒想之無方無冬無夏祭之無度故聖人著之以祀典棁擬之一六時天時力地力維酒維食爰作稼穡棁擬之五五古者寶龜而貨貝後世君子易之以金弊國家以通萬民以賴棁擬之思慮建侯開國渙爵殽秩以引百祿棁擬之福越隕不令維用五刑棁擬之禍秉圭戴璧臚湊羣辟棁擬之八十一首棘木爲杼削木爲柚杼柚既施民得以煥棁擬之經緯剛割

揚子雲集

太玄經

太玄圖第十四 太玄圖第十四 遂州鄭 漢編輯

太玄經圖第十四 太玄告第十五

一玄都覆三方方同九州枝載庶部分正晷
事事其中則陰質北斗日月畛營陰陽沈交
時潛處五行伏行六合既混七宿軫轉馴幽推
歷六甲內馴九九實有律呂孔幽歷數匿紀圖

象玄形贊載成功始哉中美從百卉權輿乃訊
感天雷椎歐窶輿物旁震寅贊桑徵拔根于元
東動青龍光離于淵權上萬物天地輿新中哉
更辟扉象天重明雷風炫煥與物時行陰酋西
北陽尚東南內雖有應外觚亢貞龍幹于天長
類無疆南征不利遇崩光終哉滅沈成天根還
向成氣收精閱入庶物咸首艱鳴深合黃純廣
舍羣生泰栖雲行時監地營邪謨高吸乃馴神
靈旁該終始天地人功咸貞天甸其道地地

其緒陰陽雜厠有男有女天道成規地道成矩
規動周營矩靜安物周營故能神明安物故能
類聚類聚故能富神明故至貴夫玄也者天道
也地道也人道也兼三道而天名之君臣父子
夫妻之道玄有一道一以三起一以三生以三
起者方州部家也以三生者參分陽氣以爲三
重極爲九營是爲同本離生天地之經也旁通
上下萬物幷也九營周流終始貞也始于十一
月終于十月羅重九行行四十日誠有內者存
乎中宣而出者存乎義雲行而施存乎從變節
易度存乎更珍光淳全存乎睟虛中弘外存乎
廓閒退消部存乎減降隊幽藏存乎沈考終性
命存乎成是故一至九者陰陽消息之計邪反
而陳之子則陽生於十一月陰終十月可見也
午則陰生於五月陽終於四月可見也生陽莫
如子生陰莫如午西北則子美盡矣東南則午
美極矣故思心乎一反復乎二成意乎三條暢
乎四著明乎五極大乎六敗損乎七剝落乎八

珍絕乎九生神莫先乎一中和莫盛乎五倨傲
莫困乎九夫一也者思之微者也四也者福之
資者也七也者禍之階者也三也者思之崇者
也六也者福之隆者也九也者禍之窮者也二
五八三者之中也福則往而禍則承也九虛設
關君子小人所爲宮也自一至三者貧賤而心
勞四至六者富貴而尊高七至九者離咎而犯
罰五以下作息五以上作消數多者見貴而實
寡數少者見賤而實饒息與消乱貴與賤交福
繫也終始相生父子繼也日月合離君臣義也
至而福逃幽潛道卑元極道高晝夜相承夫婦
一夜然後作一日一陰一陽然後生萬物晝數
多夜數少象月闕而日溢君行光而臣行滅君
于道全小人道闕一與六共宗二與七共明三
與八成友四與九同道五與五相守玄有一規
一矩一繩一準以從橫天地之道馴陰陽之數
擬諸其神明闡諸其幽晻則八方平正之道可

得而察也玄有六九之數筮用三六八筮用二九
玄其十有八用乎蓍積之要始於十有八策終
於五十有四幷始終策數半之爲蓍中蓍中之
數三十有六策以律七百二十九贊凡二萬六
千二百四十四策爲太積七十二策爲一日凡
三百六十四日有半踦滿焉以合歲之日而律
歷行故自子至辰自辰至申自申至子冠之以
甲而章會統元與月建相俱沒玄之道也

太玄經告第十五

揚子雲集 太玄經

玄生神象二神象二生規規生三摹三摹生九
據玄一摹而得乎天再摹而得乎
地故謂之有地三摹而得乎人故謂之有人天
三據而乃成故謂之始中終地三據而乃形故
謂之下中上人三據而乃著故謂之思福禍下
欲上欲出入九虛小索大索周行九度玄者神
之魁也天以不形爲玄人以心
腹爲玄天與西北變化精也地與黃泉隱魄榮
也人與思慮含至精也天窮隆而周乎下地旁

薄而向乎上人莫暨而處乎中天渾而攡故其
運不已地隤而靜故其生不遲人馴乎天地故
其施行不窮天地相對日月相劘山川相流輕
重相浮陰陽相續尊卑不相黷是故地坎而天
嚴月邁而日湛五行迭王四時不俱壯日以昱
乎晝月以昱乎夜昱則登乎冬火則發乎夏南
北定位東西通氣萬物錯雜乎其中玄一德而
作五生一刑而作五剋五生不相殄五克不相
迎不相殄乃能相繼也不相迎乃能相治也相

繼則父子之道也相治則君臣之實也玄日晝
斗晝而月不晝常滿以御虛也歲寧慈而年病
十九年七閏天之償也陽動吐陰靜翕陽道常
饒陰道常乏陰陽之道也天彊健而僑蹻一晝
一夜自復而有餘日有南有北月有往有來日
不南不北則無冬無夏月不往不來則望晦不
成聖人察乎朏側匿之變而律乎日月雄雌之
序經之於無已也故玄瀁絪天元冥而拑之於
將來者乎大無方易無時然後爲神鬼也神遊

乎六宗魂魂萬物動而常沖故玄之辭也沈以窮乎下浮以際乎上曲而端散而聚美也不盡於味大也不盡其彙上連下連非一方也遠近無常以類行也或多或寡事適乎明也故善言天地者以人事善言人事者以天地明晦相推而日月逾邁歲相盪而天地彌陶之謂神明不窮原本者難由流末者易從故有宗祖者則稱乎孝序君臣者則稱乎忠實告大訓

太玄經告第十五

方言

鬱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第一

蕭鯈哲知也楚謂之蕭齊宋之間謂之鯈或曰鯈齊宋之間謂之哲

虔儇慧也秦謂之謾晉謂之黠宋楚之間謂之謾宋趙魏之間謂之黠或謂之諝自關而東趙魏之間謂之點或謂之鬼

娥嬛好也秦曰娥宋魏之間謂之嬛秦晉之間凡好而輕者謂之娥自關而東河濟之間謂之媌或謂之姣趙魏燕代之間曰姝或曰妍自關而西秦晉之故都曰妍好其通語也

烈枿餘也陳鄭之間曰枿晉衛之間曰烈秦晉之間曰烈或曰枿

台胎陶鞠養也晉衛燕魏曰台陳楚韓鄭之間曰鞠秦或曰陶汝潁梁宋之間曰胎或曰艾憮憐憮憐矜愛也韓鄭曰憮汝潁之間

曰憐宋魯之間曰牟或曰憐憐通語也
悛憮矜悼憐哀也齊魯之間曰矜陳楚之間曰悛自關而西秦晉之間曰悼趙魏燕代之間曰悛或曰矜或曰憮或曰憐或曰悼
之間或曰矜或曰悲自楚之北郊曰悼
咺唏怕怛痛也凡哀泣而不止曰咺哀
曰唏於方則楚言哀泣而不止曰咺自關而西秦晉之
之間少兒泣而不止謂之唏哭極音絕亦謂
凡大人少兒泣而不止謂之咺哭極音絕亦謂
之沉平原謂啼極無聲謂之咷楚謂之噭
楊雄[illegible]
齊宋之間謂之啼或謂之怒
悼怒悴愁傷也自關而東汝潁陳楚之間通語
也汝謂之怒秦謂之悼宋謂之悴楚潁之間謂
之愁
慎濟瞎怒涇恒憂也宋衛之謂之慎或曰瞎陳
楚或曰涇或曰濟自關而西秦晉之間或曰怒
或曰涇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志而不得欲而
不獲高而有隆得而亡謂之涇或謂之怒
[illegible]惄懷怒惟慮願念靖愼思也晉宋衛魯之間
[illegible]之間凡怒而噎噫謂之
謂之鬱悒惟凡思也慮謀思也願欲思也念常
思也東齊海岱之間曰靖秦晉或曰[illegible]之間曰
貌亦曰愼或曰怒
敦豐庞奔憮般嗼奕戎京奘將大也凡物
貌曰豐庞深之大也東齊海岱之間凡物
憮宋魯陳衛之間謂之嗼或曰戎秦晉之間曰
物壯大謂之嗼或曰夏秦晉之間凡人之大謂
之奘或謂之壯燕之北鄙齊楚之郊或曰京或
曰將皆古今語也[illegible]別國不相往來之言也今
[illegible]
或同而舊書雅記故俗語不失其方而後人[illegible]
知故爲之作[illegible]
假格懷摧詹尻般至也邠唐冀兗之間曰假或
曰格齊楚之會郊或曰懷摧詹尻戾楚語也般宋
語也皆古雅之別語也今則或同嫁逝徂適往
也自家而出謂之嫁由女而出爲嫁也逝秦晉
語也徂齊語也適宋魯語也往凡語也
讀合脅閱懼也燕代之間曰謾台齊楚之間曰
脅閱宋衛之間凡怒而噎噫謂之脅閱南楚江

湘之間謂之嶲虔劉慘揪殺也秦晉宋衞之
間謂殺曰劉晉之北鄙亦曰劉秦晉北鄙燕
之北郊翟縣之郊謂賊爲虔晉
揪曰殘楚謂之舍南楚江湘之間謂之
亟憐憮憺愛也東齊海岱之間曰亟自關而西
秦晉之間凡相敬愛謂之亟陳楚江淮之間曰
憐宋衞邠陶之間曰憮或曰憺

侅駿融繹尋延長也陳楚之間曰侅脩海岱大野
之間曰尋宋衞荆吳之間曰融自關而西秦晉
增地大也青幽之間凡土而高且大者謂之墳
梁益之間凡物長謂之尋周官之法廣爲尋
幅廣爲充延永長也凡施於年者謂之延施於
衆長謂之永
允詡恂展諒穆信也齊魯之間曰允燕代東齊
曰詡宋衞汝潁之間曰展或曰恂荆吳淮汭之間曰展
西隃毒屋黃石野之間曰穆衆信曰諒周南召
南衞之語也
踖踧踖跳也楚曰跐陳鄭之間曰踖或曰路
關而西秦晉之間曰跳或曰路
蹢趾跂洛躋蹐登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間曰蹢
東齊海岱之間謂之躋魯衞曰登梁益之間曰

方言

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第二

遂州鄭　樸編輯

方言

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第一

格或曰跂
逢逆迎也自關而東曰逆自關而西或曰迎或曰逢
揷攓摭拾取也南楚曰攓陳宋之間曰摭衞魯揚徐荆衡之郊曰揷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取物而逆謂之簒楚部或謂之挺
養餈食也陳楚之內相謁而食麥餬謂之養楚曰餈凡陳楚之郊南楚之外相謁而飯或曰餈或曰餱
際河陰之間曰饋餧此秦語也

劒或曰鋌故其鄙語曰薄努之外曰薄努自關而西秦周鄭之
娃嫳窕豔美也吳楚衡淮之閒曰娃南楚之外曰嫳或謂之窕
曰嬥宋衞晉鄭之閒曰艷陳楚周南之閒曰窕
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美色或謂之好或謂之姱或謂之窕故吳有館娃之宮秦娥之臺秦晉之間美貌謂之娥美狀爲窕美色爲豔美心爲窈
奕僷容也自關而西凡美容謂之奕或謂之僷
宋衞曰僷陳楚汝潁之間謂之奕
顩㷗㿗揚睒㑊也南楚江淮之間曰顩或曰㷗

好目謂之順驢瞳之子謂之聯宋衛韓鄭之間
曰鑠燕代朝鮮洌水之間曰盱或謂之揚
魏笙摻摻細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細而有
容謂之魏或曰徥凡細貌謂之笙斂物而細謂
之摻或曰摻
儳渾膞臏僇泡盛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間語也
陳宋之間曰僇江淮之間曰泡秦晉或曰臏梁
益之間凡人言盛及其所愛曰諱其肥臧謂之
臏

私策纖莎稗杪小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郊梁益
之間凡物小者謂之私小或曰纖繒帛之細者
謂之纖東齊言布帛之細者曰綾秦晉曰麻凡
草生而初達謂之莎稗年小也木細枝謂之杪
江淮陳楚之內謂之篾或言齊宛冀之間謂之蔑
燕之北鄙朝鮮洌水之間謂之策故傳曰慈母
之怒子也雖析薪荅之其惠存焉
殗殪徵也宋衛之間曰殗自關而西秦晉之間
凡病而不甚曰殗殪
蠆敵延也東齊海岱之間曰臺自關西秦晉
之間物力同者謂之臺敵
抱媳耦也荊吳江湖之間曰抱媳宋潁之間或
曰媳
倚踦奇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全物而體不
具謂之倚梁楚之間謂之踦雍梁之西郊凡單
支體不具者謂之踦
逴猶透驚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寒者或謂
之逴體而偏長短亦謂之逴宋衛南楚凡相驚

曰猶或曰透
儀佮來也陳頴之間曰儀自關而東周鄭之郊
齊魯之間或謂佮曰懷
勅敕黏也齊魯青徐自關而東或曰勅或曰敕
餬託庇寓艐寄也齊衛宋魯陳晉汝潁荊州江
淮之間曰庇或曰寓寄食爲餬凡寄爲託寄物
爲艐
遑苦了快也自山而東或曰遑楚曰苦秦曰了
㤮憮憐也晉曰梅或曰憮秦晉之間凡愧而

見上謂之䚄梁宋來曰憮
叨怜殘也陳楚曰憐又曰憑小怒曰齺陳謂之訝
馬齺訝怒也楚曰憐又曰憑小怒曰齺陳謂之訝
策刺痛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間或曰憐
撟揭選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取物之卜謂
之撟揭
攌梗奕猛也晉魏之間曰攌韓趙之間曰梗齊
晉曰奕
躺睇睎睹睹賭也陳楚之間南楚之外曰睇東齊
楊子雲集 方言 十二
青徐之間曰睎吳揚之間或曰睹或曰睇或曰
自關而西秦晉之間曰睹
餵喙咮息也周鄭宋沛之間曰餵自關而西秦
晉之間或曰喙或曰餵東齊曰咮
鍬揬裁也梁益之間裁木爲器曰鍬梨魯爲本
日揬鍬又斮也晉趙之間謂之鍬鍬
鐫採也晉趙謂之恒慨東陬之間謂之鐫
錯鐕堅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間曰錯吳揚江淮
楊子雲集 方言 十三
猶擾猶也秦晉之間曰猶楚謂之剽或曰蹂楚
猶鋪慮也荆揚江湖之間曰撫
鋪楚曰慮愬小怒曰齺陳謂之訝
郊朝鮮洌水之間曰葉輸
子蓋餘也周鄭之間曰蓋或曰子青徐楚之
日子自關而西秦晉之間炊薪不盡曰蓋子
也遵俊也
謝幢翳也楚曰謝關西關東皆曰幢
揆略求也秦晉之間曰揆就室曰揆於道曰
略強取也攘撫取也此通語也
楊子雲集 方言 十四
茲矜奄遽也吳揚之間或曰茲或曰矜
曰矜或曰遽
速逞搖扇疾也東齊海岱之間曰速燕之外鄙
朝鮮洌水之間曰搖扇楚曰逞
予賴賚也南楚之外曰賴秦晉曰賚
恒愧慙殺羞繹紛毋言既廣又大也荆揚之間
凡言廣大者謂之恒愧東陬之間謂之參殺或
謂之羞繹紛毋
楊子雲集 方言 十五
猶豫猶也秦晉之間曰猶楚謂之剽或曰蹂楚

鄭曰蕭或曰娃

揚子雲集

方言

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第一

遂州鄭　樸編輯

陳楚之間凡人罵乳而雙產謂之釐孳秦晉之間謂之健子自關而東趙魏之間謂之孿生女謂之嫁子

東齊之間聖謂之倩

燕齊之間養馬者謂之

楊子雲集　方言　十三

楚東海之間亭父謂之父或謂之

之褚

臧甬侮獲奴婢賤稱也荊淮海岱雜齊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齊之北鄙燕之北郊凡民男而聲婢謂之臧女而嫜奴謂之獲人奴謂之臧獲奴婢之醜稱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間罵婢曰侮

燕謂譌涅化也燕朝鮮洌水之間曰涅或曰蘸

雞伏卵而未孚始化之時謂之浑

雠協汁也北燕朝鮮洌水之間曰雠自關而東

曰協關西曰汁

蘇芥草也江淮南楚之間曰蘇自關而西或曰

草或曰芥南楚江湘之間謂之芥蘇亦荏也關

之東西或謂之蘇或謂之荏周鄭之間謂之公

賁沅湘之南或謂之蕮其小者謂之蘘蒬

豐蕘蕪蕮也陳楚之郊謂之豐蕘齊之郊謂之

蕘關之東西謂之蕪蕮趙魏之郊謂之大芥其

小者謂之辛芥或謂之蕘亦其紫華者謂之蘆

菔東魯謂之菈蓮

葍夭雞頭也北燕謂之葍青徐淮泗之間謂之

芡南楚江湘之間謂之雞頭或謂之鴈頭或謂

之烏頭

凡草木刺人北燕朝鮮之間謂之策或謂之壯

自關而東或謂之梗或謂之劌自關而西謂之

刺江湘之間謂之棘

凡飲藥傅藥而毒南楚之外謂之痢北燕朝鮮

之間謂之瘚東齊海岱之間曰瘚或曰瘕秦曰

瘵瘕病也東齊海岱之間曰瘚或曰瘕秦曰瘵

掩醜揍絳同也江淮南楚之間曰掩宋衛之間

之間謂之瘚東齊海岱之間曰瘚或曰瘕秦曰

自關而東或謂之梗或謂之劌自關而西謂之

刺江湘之間謂之棘

凡草木刺人北燕朝鮮之間謂之策或謂之壯

之烏頭

葍夭雞頭也北燕朝鮮之間謂之葍青徐淮泗

之間謂之芡南楚江湘之間謂之雞頭或謂之

鴈頭或謂之烏頭

雞伏卵而未孚始化之時謂之浑

雠協汁也北燕朝鮮洌水之間曰雠自關而東

曰協關西曰汁

蘇芥草也江淮南楚之間曰蘇自關而西或曰

草或曰芥南楚江湘之間謂之芥蘇亦荏也關

之東西或謂之蘇或謂之荏周鄭之間謂之公

賁沅湘之南或謂之蕮其小者謂之蘘蒬

豐蕘蕪蕮也陳楚之郊謂之豐蕘齊之郊謂之

蕘關之東西謂之蕪蕮趙魏之郊謂之大芥其

小者謂之辛芥或謂之蕘亦其紫華者謂之蘆

菔東魯謂之菈蓮

葍夭雞頭也北燕謂之葍青徐淮泗之間謂之

芡南楚江湘之間謂之雞頭或謂之鴈頭或謂

之烏頭

凡草木刺人北燕朝鮮之間謂之策或謂之壯

自關而東或謂之梗或謂之劌自關而西謂之

刺江湘之間謂之棘

凡飲藥傅藥而毒南楚之外謂之痢北燕朝鮮

之間謂之瘚東齊海岱之間曰瘚或曰瘕秦曰

瘵瘕病也東齊海岱之間曰瘚或曰瘕秦曰瘵

掩醜揍絳同也江淮南楚之間曰掩宋衛之間

自關而東或謂之梗或謂之劌自關而西謂之

刺江湘之間謂之棘

凡草木刺人北燕朝鮮之間謂之策或謂之壯

之烏頭

葍夭雞頭也北燕朝鮮之間謂之葍青徐淮泗

之間謂之芡南楚江湘之間謂之雞頭或謂之

鴈頭或謂之烏頭

凡草木刺人北燕朝鮮之間謂之策或謂之壯

自關而東或謂之梗或謂之劌自關而西謂之

刺江湘之間謂之棘

凡飲藥傅藥而毒南楚之外謂之痢北燕朝鮮

之間謂之瘚東齊海岱之間曰瘚或曰瘕秦曰

瘵瘕病也東齊海岱之間曰瘚或曰瘕秦曰瘵

掩醜揍絳同也江淮南楚之間曰掩宋衛之間

日絓或曰揿東齊曰醜
裕猷道也東齊曰裕或曰猷
虔散殺也東齊曰散青徐淮楚之間曰虔汜
潤洼洿也自關而東或曰注或曰汜東齊海岱
之間或曰浼或曰潤
庸恣比侹更佚代也齊曰佚江淮陳楚之間曰
侹餘四方之通語也

氓民也
讎仇也
寓寄也
露敗也
別治也
張法也
謫怒也
間非也
格正也
斂數也
軫戾也

屑潔也
譁罪也
俚聊也
梱就也
莒國也
虔隱也
銛取也
張隨也
儓厮農夫之醜稱也南楚凡罵庸賤謂之田儓
或謂之厮或謂之[illegible]

庸謂之倗轉語也
樓裂須捷挾斯敗也南楚凡人貧衣被醜弊謂
之須捷或謂之樓裂或謂之襤樓故左傳曰葦
路襤樓以啓山林殆謂此也或謂之挾斯器物
弊亦謂之挾斯
揆鋋漸盡也南楚凡物盡生者曰揆生物空盡
者曰鋋鋋賜也連此揆漸皆盡也鋋空也語之
轉也

撰翕聚也楚謂之翕撰或謂之翕聚通語也
甚益也南楚凡相益而又少謂之不甚凡病少
愈而加劇亦謂之不甚或謂之何甚
差間知愈也南楚病愈者謂之差或謂之間或
謂之知知通語也或謂之慧或謂之憐或謂之
瘳或謂之蠲或謂之除

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第四
禪衣江淮南楚之間謂之襌關之東西謂之襌
衣有襲者趙魏之間謂之祫衣無襲者謂之祫
衣古謂之深衣
襜褕江淮南楚謂之襳褕自關而西謂之襜褕
其短者謂之裋褕以布而無緣敝而紩之謂之

襤褸自關而西謂之裙襦其敝者謂之縷
汗襦江淮南楚之間謂之襣自關而西或謂之
柢襠自關而東謂之甲襦陳魏宋楚之間謂之
襜褕或謂之褶
帬陳魏之間謂之帗自關而東或謂之襬
敝郪江淮之間謂之褌或謂之敝郪齊魯之郊謂
之袚魏宋南楚之間謂之大巾自關東西謂之
江淮之間謂之袜

袴齊魯之間謂之襜或謂之襳關西謂之袴

褕謂之袖

袪謂之褾

褕明謂之袍

繞衿謂之帬

懸裪謂之緣

絜襦謂之蔽膝

褠謂之袖

帬褖謂之被巾

繞緭謂之褵裪

楊子雲集　方言

厲謂之帶

襜褕謂之幡緆格謂之褆楚謂無緣之衣曰襤

紩衣謂之複褆而西秦晉之間無

衿謂之交

裪謂之袷

褖謂之襦

襜謂之衱

複襦江湘之間謂之襫或謂之衱楚通語也

大袴謂之倒頓小袴謂之校衱楚通語也

幓亦謂之幘一

絡頭帕頭也紗績爲帶絜帶修幘頭也自關

而西秦晉之郊曰絡頭南楚江湘之間曰恼頭自河以北趙魏之間曰幓頭或謂之帨或謂之幓其遍者謂之髯帶或謂之髾帶或謂之幘巾或謂之承露或謂之覆髪皆趙魏之間通語也

屝屨麤屨也徐兗之郊謂之屝自關而西謂之屨中有木者謂之複屨麻作之韋絲作之者謂之鞮下禪者謂之鞮絲作之者謂之履麻作之者謂之扉東北朝鮮洌水之間謂之鞮角南楚江沔之間總謂之麤西南梁益之間或謂之屐或謂之屐其通語也徐土

絺綌絞也關之東西或謂之絺或謂之綌自關而東趙魏之間曰絺或曰綌其細者曰絺其麤者曰綌通語也

纏謂之縪

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第四

逐州鄭 樸編輯

方言

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第五

鍑北燕朝鮮洌水之間或謂之鬴或謂之鍑或謂之鉹江淮陳楚之間謂之錡或謂之鐎吳揚之間謂之鍐

萬

釜自關而西或謂之釜或謂之鍑

甑自關而東謂之甗或謂之甑或謂之甌或謂之甀或謂之瓶或謂之罃或謂之酢甒

盂宋楚魏之間或謂之盆或謂之盎盆謂之盂或謂之銳盤謂之檡盂謂之柯海岱東齊北燕之間或謂之盞

盌槭盞涩閒槾盌麻梌也秦晉之郊謂之盌自關而東趙魏之間曰槭或曰盞或曰溫其大者謂之盌吳越之間吳越之間曰槾齊右平原以東或謂之盌梌其通語也

蠶陳楚宋魏之間或謂之簞或謂之櫪或謂之

楚陳楚宋魏之間謂之檛自關東西謂之楶
楮落陳楚宋魏之間謂之楮落又謂之豆筥自
關東西謂之桮棬
箸簡陳楚宋魏之間謂之筯或謂之籟自關而
西謂之桶棬
䑕燒麤奄饒鼒說鼎鼒靈桂之郊謂之
䑕其小者謂之燒周魏之間謂之麤泰之舊都
謂之饒淮汝之間謂之奄江湘之間謂之鼒自
關而西晉之舊都河汾之間其大者謂之䑕其

中者謂之䑕鼎自關而東齊起魏之郊謂之瓮或
謂之甕東齊海岱之間謂之鼒其通語也
營陳魏宋楚之間曰餬或曰糊燕之東北朝鮮
洌水之間謂之䑕齊之東北海岱之間謂之餬
周洛韓鄭之間謂之餬或謂之糜其通語也
譌之鼙

缶謂之䑕鼎其小者謂之瓶
營鼎謂之盆自關而西或謂之盆或謂之盆其
小者謂之升甌

甌陳魏宋楚之間謂之瓶或謂之瓿自關而西
大者謂之甌
所以注斛陳魏宋楚之間謂之注箕陳魏宋楚之間
謂之注箕陳魏宋楚之間謂之簸或謂之箕自關而西
炊箕謂之緘或謂之箕或謂之匡
簟陳楚宋魏之間謂之籧或謂之籅
扇自關而東謂之箑自關而西謂之扇
雀機陳魏宋楚自關而東謂之樘或謂之磴或謂之碭
繘自關而東周洛韓魏之間謂之綆或謂之綆
關西謂之繘綆

楹梁宋齊楚北燕之間或謂之榱或謂之桴
飲馬槽自關而西謂之櫪或曰槽燕之東北朝鮮
之檻篾燕齊之間謂之廐或謂之帳
鉤宋楚陳魏之間謂之鹿觡或謂之鉤格自關
而西謂之鉤或謂之鍛
函燕之東北朝鮮洌水之間謂之舸宋魏之間
謂之鐸或謂之鍠江淮南楚之間謂之函沅湘
之間謂之畚趙魏之間謂之梩東齊謂之梩

杞宋魏之間謂之渠挐或謂之渠疏
僉宋魏之間謂之度自關而西謂之揥或謂之度自關而西謂之棓或謂之楖或謂之揥楚江淮之間謂之杶或謂之梴
刈鉤江淮陳楚之間謂之鎒或謂之鎛自關而西或謂之鉤或謂之鎒或謂之鍥
薄宋魏陳楚江淮之間謂之苗或謂之麴自關而西謂之薄南楚謂之蓬薄
橛燕之東北朝鮮洌水之間謂之棬

楚宋魏陳楚江之間謂之植自關而西謂之格
雜車趙魏之間謂之轔轅車東齊海岱之間謂之鍵自關而西謂之軌
戶鑰自關而東陳楚之間謂之簡秦晉之間謂之簿吳楚之間或謂之蔽或謂之箔或謂之筲或謂之簍自關而西謂之籠
箄謂之蔽或謂之簡秦晉之間謂之簿吳楚之間或謂之蔽或謂之箔或謂之筲或謂之簍或謂之籠者謂之籧篨自關而東或謂之籧或謂之篨
箄自關而東周洛楚魏之間謂之倚伴自關而西秦晉之間謂之箄或謂之簰或謂之筏或謂之柎
杼柚自關而東周洛楚魏之間謂之杼柚自關而西秦晉之間謂之機或謂之柚
杷宋魏之間謂之渠挐或謂之渠疏
僉宋魏之間謂之度自關而西謂之揥或謂之度自關而西謂之棓或謂之楖或謂之揥楚江淮之間謂之杶或謂之梴
刈鉤江淮陳楚之間謂之鎒或謂之鎛自關而西或謂之鉤或謂之鎒或謂之鍥
薄宋魏陳楚江淮之間謂之苗或謂之麴自關而西謂之薄南楚謂之蓬薄
橛燕之東北朝鮮洌水之間謂之棬
楚宋魏陳楚江之間謂之植自關而西謂之格
雜車趙魏之間謂之轔轅車東齊海岱之間謂之鍵自關而西謂之軌
戶鑰自關而東陳楚之間謂之簡秦晉之間謂之簿吳楚之間或謂之蔽或謂之箔或謂之筲或謂之簍自關而西謂之籠
箄謂之蔽或謂之簡秦晉之間謂之簿吳楚之間或謂之蔽或謂之箔或謂之筲或謂之簍或謂之籠者謂之籧篨自關而東或謂之籧或謂之篨
箄自關而東周洛楚魏之間謂之倚伴自關而西秦晉之間謂之箄或謂之簰或謂之筏或謂之柎
杼柚自關而東周洛楚魏之間謂之杼柚自關而西秦晉之間謂之機或謂之柚

方言

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第六

蜀漢秦晉之間凡相託寄而東齊魯衛之間謂之遂州鄭、樸編輯

聲寂欲也荊吳之間曰聲晉趙曰寂自關而西秦晉之間相勸曰聲或曰寂中心不欲而由旁人之勸語亦曰聲凡相被飾亦曰寂

聲聰聲也半聲梁益之間謂之聰秦晉之間驍聲生而聾陳楚江淮之間謂之聰秦晉之間驍而不聰關而不達謂之聰

聞謂之聲荊揚之間反正之東西雙聽者謂之聲聾之甚者秦晉之間謂之聰吳楚之外郊凡無有耳者亦謂之聰其言聯者若秦晉中土謂

墮耳者明也

陂侹裹也陳楚荊揚曰陂自山而西凡物細大不純者謂之侹

由迪正也東齊青徐之間相正謂之由迪

悌悆慙也荊揚青徐之間曰悌若梁益秦晉之間言心內慙矣山之東西自愧曰悆趙魏之間

謂之耿

搴展難也齊晉曰搴山之東西凡難貌曰展荊吳之人相難謂之展若秦晉之言相憚矣齊魯曰展

曰燀

胥由輔也吳越曰胥燕之北鄙曰由

蛩供戰慄也荊吳曰蛩供蛩供又恐也

鍠鍾重也東齊之間曰鍠宋魯曰鍾

銘龕受也齊楚曰銘揚越曰龕受盛也猶秦晉

言容盛也

矐胭轉目也梁益之間瞋目曰矐轉目顧視亦

曰矐吳楚曰胭

逞騷虐蹇也吳楚偏蹇曰騷齊楚晉曰逞

癐嗌噎也楚曰癐秦晉或曰嗌又曰噎

怠陁壞

埋墊下也凡柱而下曰埋屋而下曰墊

物遰離也楚謂之越或謂之遠吳越曰物

顛頂上也

詮諓与也吳越曰詮諓与猶秦晉言阿

与

掩索取也自關而東曰掩自關而西曰索或曰

徂

暭略視也東齊曰暭吳揚曰略凡以目相戲曰

暭

遙廣遠也梁楚曰遙

汩遙疾行也南楚之外曰汩或曰遙

楚姑嫵也人不靜曰姑秦晉曰楚齊宋曰姑

莊嫳佩介特也楚曰僊晉曰莊秦曰嫳物無耦

台既失也宋魯之間曰台

既隱據定也

稟淩敬也秦晉之間曰稟齊曰淩吳楚之間自

敬曰稟

悛懌改也自山而東或曰悛或曰懌

坻坦塲也梁宋之間蚍蜉蚡鼠之塲謂之坻蝡

塲謂之坦

徥用行也朝鮮洌水之間或曰徥

鋪頒索也東齊曰鋪頒猶秦晉言抖擻也
參蠶分也齊曰參楚曰蠶秦晉曰離
癬披散也東齊聲散曰癬器破曰披秦晉聲變
曰癬器破而不殊其音亦謂之癬器破而未離
緒緜施也秦曰緜趙曰緜吳越之間脫衣相被
謂之緒緜
桶偏滿也凡以器盛而滿謂之桶腹滿曰偏
侯醯甒鎌危也東齊凡物高而危謂之侯醯僞物

扶摸去也齊趙之總語也扶摸猶言持去也
舒勃展也東齊之間凡展物謂之舒勃
摳揄旋也秦晉凡物樹稼早成孰謂之旋燕齊
之間謂之摳揄
紕筥竟也秦晉或曰紕或曰竟楚曰筥
觭剸續也秦晉續折謂之觭繩索謂之剸
擎楚謂之紉
閒笘開也東齊開戶謂之閒笘或謂之閈
杼柚作也東齊土作謂之杼木作謂之柚

厲卬爲也甌越曰卬吳臣厲
戲憚怒也齊曰戲楚曰憚
爰唆恚也楚曰爰秦晉曰唆皆不欲麾而強會
之意也
俊艾長老也東齊魯衞之間凡尊老謂之俊或
父或謂之父老南楚灊淮之間母謂之媌謂婦
姒曰母姎稱婦考曰父姎
巍嶢蜻嶮高也

差次也東齊曰差秦晉曰次
陳之東鄙曰摩

獸塞安也
悋悰憐也
掩翳薆也
佚惕緩也

方言

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第七

諄憎所疾也宋魯凡相惡謂之諄憎若秦晉言可惡矣

杜踽踞也趙曰杜山之東西或曰踽

佻抗縣也趙魏之間曰佻自山之東西曰抗燕趙之郊縣物於臺之上謂之佻

發稅舍車也東齊海岱之間謂之發宋趙陳魏之間謂之稅

肖類法也齊曰類西楚梁益之間曰肖秦晉之西鄙自冀隴而西使犬曰哨西南梁益之間凡言相類者亦謂之肖

憎懷憚也陳曰懷

譙讙讓也齊楚宋衛荊陳之間曰譙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言相責讓曰譙讓北燕曰讙

僉晉皆也自山而東五國之郊曰僉東齊曰晉

侔莫强也北燕之外郊凡勞而相勉若言努力
者謂之侔莫
傑倨驁也燕之北郊曰倨傑
展惇信也東齊海岱之間曰展燕曰惇
斯廝離也齊陳曰斯燕之外郊朝鮮洌水之間
曰廝
蝎噬逮也東齊曰蝎北燕曰噬逮通語也
皮傅彈憐强也秦晉言非其事謂之皮傅東齊
陳宋江淮之間曰彈憐

腷徐揚之間曰餇獄以南陳頴之間曰享自
河以北趙魏之間火熟曰爛氣熟曰糦久熟曰
酋穀熟曰酷熟甚通語也
魏盈怒也燕之外郊朝鮮洌水之間
者謂之魏盈
踧踖隥企立也東齊海岱北燕之郊跪謂之踧
踖委痿謂之隥企
瀧涿謂之霑濕
希鑯摩也燕齊摩鎒謂之希

平均賦也燕之北郊凡貨財以物相贍謂之
平均
雚謂之離離謂之羅
釗超遠也燕之北郊曰釗東齊曰超
漢漫賬晻薆也朝鮮洌水之間煩薆謂之漢漫
顛眴謂之賬眩
憐職愛也言相愛憐者吳越之間謂之憐職
茹食也吳越之間凡貪飲食者謂之茹
詢貌治也吳越飾貌爲詢或謂之巧

煦煆熱也乾也吳越曰煦煆
擫膂賀觶僧也齊楚陳宋之間曰擫燕之外郊
越之垂隕吳之外鄙謂之膂南楚或謂之擫自
關而西隴冀以往謂之賀凡以驢馬駝載物
者謂之樹植
過度謂之涉濟
褊祿謂之祓戩

僚詹逗也秦謂之詹逗其通語
也

鞫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第七

虎陳魏宋楚之間或謂之李父江淮南楚之間
謂之李耳或謂之於巇自關東西或謂之伯都
貔陳楚江淮之間謂之貙北燕朝鮮之間謂之
貉閣西謂之貍
貔關西謂之貓

雞陳楚宋魏之間謂之鶃鷄桂林之中謂之割
雞或曰儵北燕朝鮮洌水之間謂伏雞曰抱會
子及雞雛皆謂之鶵其卵伏而未孚始化謂之
涅
豬北燕朝鮮之間謂之豶關東西或謂之豭或
謂之豕南楚謂之豘或謂之豯
吳揚之間謂之豬子其檻及廁曰槍
布穀自關東西梁楚之間謂之結誥周魏之間
謂之擊穀自關而西或謂之布穀

鴟鴞周魏齊宋楚之間謂之定甲或謂之獨春
自關而東謂之城旦或謂之倒懸或謂之鴟鴞
自關而西秦隴之內謂之鴟鴞
鴟自關而東周鄭之郊韓魏之都謂之鷓
鷓其鷓鳩謂之鶻鷓自關而西秦漢之間謂之
鵂鳩其大者謂之鴟鳩或謂
鴟鳩或謂之鵂鳩梁宋之間謂之
鷓鴣

尸鳩燕之東北朝鮮洌水之間謂之鶻鴣自關
而東謂之戴鵀東齊海岱之間謂之戴南楚謂
之鶻鴣燕之東北朝鮮洌水之間謂之鵙
鵙蝙蝠自關而東謂之服翼或謂之飛鼠或謂
老鼠或謂之鼫鼠自關而西秦隴之間謂之蝙
蝠北燕謂之蟙蠌
鴈自關而東謂之鴚鵝南楚之外謂之鵝或謂
之鶤鴚

桑飛自關而東謂之工爵或謂之過贏或謂之
女鵙自關而東謂之鷦鷯自關而西謂之桑飛
或謂之懿爵
鸝黃自關而東謂之倉鶊自關而西秦漢之間謂之
或謂之黃鳥或謂之楚雀
野鳧其小而好汲水中者南楚之外謂之鶃鷸
大者謂之鵠鶂
守宮秦晉西夏謂之守宮或謂之蠑螈或謂之
蜥易其在澤中者謂之易蜴南楚謂之蛇醫或
謂之蠑螈東齊海岱之間謂之蠑北燕朝鮮之祝蜼
桂林之中守宮大者謂之蛤解

宛野謂鼠爲餘
雞雛徐魯之間謂之秋侯子

方言

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第九

戟楚謂之孑凡戟而無刃秦晉之間謂之鈐或謂之鎮吳揚之閒謂之戈東齊秦晉之間謂其大者曰鏝胡其曲者謂之鉤鉾鏝胡

三刃枝南楚宛郢謂之匽戟其柄自關而西謂之杪或謂之殳

矛吳揚江淮南楚五湖之閒謂之鉾或謂之鋋或謂之鈹

箭自關而東謂之矢江淮之閒謂之鍭關西曰箭

鑽謂之鍇

矜謂之杖

劒削自河而北燕趙之閒謂之室自關而東或謂之廉或謂之削自關而西謂之鞞

盾自關而東或謂之敵或謂之干關西謂之盾

車下鐵陳宋淮楚之閒謂之畢

大車謂之棊

車轄齊謂之轭

車枸簍宋魏陳楚之閒謂之篾秦晉之閒自關而西謂之枸簍西隴謂之籠南楚之外謂之篷或謂之隆屈

輪韓楚之閒謂之軑或謂之軹關西謂之轂

軸謂之軸

轅楚衛之閒謂之轅

箱謂之輢

軫謂之枕

車紂自關而東周洛韓鄭汝潁而東謂之紲或謂之曲絢或謂之曲綸自關而西謂之紂

轄軼鍵鏐關之東西曰轄南楚曰軼趙魏之間曰鍵

西謂之缸盛膏者乃謂之鍋或謂之錕自關而

凡箭鏃胡合贏者四鏃或曰拘腸三鏃者謂之羊頭其廣長而薄鏃謂之鉇或謂之鉈箭其小而長中穿二孔者謂之鍭或謂之鉤其三鏃長尺六者謂之飛虻虺者謂之平題所以藏箭弩謂之箙

弓謂之韇或謂之韣

凡矛骹細如鴈脛者謂之鶴鄂有小枝刃者謂之鉤鉇

矛或謂之鉾

鍛謂之鈹

骹謂之銎

鐏謂之錞

舟自關而西謂之船自關而東或謂之舟或謂之航南楚江湘凡船大者謂之舸小舸謂之艇艇長而薄者謂之艖短而深者謂之艗小而深者謂之楼東南丹陽會稽之間謂艖爲櫓汴謂之箑箑謂之筏筏秦晉之通語也江淮家居箑中謂之薦方舟謂之横艄舟謂之浮梁楫謂之櫂或謂之橈或謂之櫂所以隱櫂謂之緝所以刺船謂之榹榹維之謂之鼎首謂之閣閣或謂之艗艄後曰舳舳制水也僞謂之仡仡不安也

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第九

方言第十

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第十

姪惕遊也江沅之間謂戲爲姪或謂之惕或謂之嬉

曾訾何也湘潭之原荆之南鄙謂何爲曾或謂之訾若中夏言何爲也

央亾嚘戾姡獪也江湘之間或謂之無賴或謂之嚘戾或謂之姡或謂之央亾或謂之獪譎之猾皆通語也

或謂之姡姡娃也或謂之姡或謂之嚘戾或謂之央亾或謂之獪譎之猾皆通語也

憩者子也湘沅之會凡言是子者謂之憩若東齊言子矣

誖不知也沅澧之間凡相問而不知答曰誖使之而不肯答曰訾粗不知也

煤火也楚轉語也猶齊言焜火也

嘳無寫憐也沅澧之原凡言相憐哀謂之嘳或謂之無寫憐也沅澧之間凡相見雖喜有得亾之意也皆相見雖喜有得亾之

潛涵沈也楚郢以南曰潛或曰潛潛又遊也

穸安靜也江湘九疑之郊凡言是子者謂之穸

徘棄也楚凡揮棄物謂之徘或謂之敲淮汝之間謂之役

詠懇也楚以南謂之詠

戲泄歇也楚謂之戲泄奄息也楚揚謂之泄

攫取也楚謂之攫

踔躐乾物也揚楚通語也

乾都耆草老也皆南楚江湘之間代語也

拯抚推也南楚凡相推搏曰拯或曰抱沉湧滒

幽之語或曰攬

食閹慫遽勸也南楚凡已不欲喜而旁人說之

不欲怒而旁人怒之謂之食閹或謂之慫遽

欸暨然也南楚凡言發者曰欸或曰暨

緤末紀緒也南楚皆曰緤或曰端或曰紀或曰

末皆楚轉語也

曖薆闕貼占伺視也凡相竊視南楚謂之闕或

謂之曖或謂之貼或謂之占或謂之　緒中夏

語也闕其通語也自江而北謂之　而北謂之覘

凡相候謂之占占者候驗也

貗獾貾多也南楚凡大而多謂之貗或謂之獾

凡人語言過度及妄施行亦謂之獾

担擔取也南楚之間凡取物溝泥中謂之担或

謂之擔

方言第十一

方言

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第十一

蜤蚗齊謂之蝘蜓楚謂之蠮螉或謂之蛉蛄秦

晉之間謂之蜻蛚自關而東謂之蚨蟒或謂之蜓蟒或

謂之蚹蠙西楚與秦通名也

蟬楚謂之蜩宋衛之間謂之蟬陳鄭之間謂

之蜋蜩秦晉之間謂之蟬海岱之間謂之蜻其

大者謂之蝒或謂之蚻　　者謂之麥蛮有

文者謂之蜻蜻其鵝蜻謂之　　謂之　　

蛾黑而赤者謂之蚍蜩蟒謂之蠭蜩蟧謂之蠶蜩蠪謂之寒

蜩寒蜩瘖蜩也

蛄詣謂之杜烙蝼螳謂之螻蛄或謂之螻蛄南

楚謂之杜狗或謂之蛞蝼

蜻蚚楚謂之蟋蟀或謂之蛬南楚之間謂之蛄

螳螂謂之髦或謂之虰或謂之羊羊姑螳謂之

蜂宋魏之間謂之虻南楚之外謂之蜹蜂或謂之蚚或謂之蜹

蜻蛉謂之蜻蛉

春黍謂之蛝蟖

蟥蛾謂之蚗蠖

螽燕趙之間謂之蠓蜙其小者謂之蠛蜙或謂之蛣蜜謂之壺蟲

蠅東齊謂之羊陳楚之間謂之蠅自關而西秦

晉之間謂之蠅

蚍蜉齊魯之間謂之蚼燕趙之蚍蜉其場謂之坻或謂之蛭

玄蚼燕謂之蛾

蟥蟷謂之蟥自關而東謂之蝤蟥或謂之蚱蠟或謂之蚱蜢之間謂之蛉或謂之蝎或謂之蝎蟲或謂之天螻四方異語而通者也

蚰蚸自關而東謂之蜒蚸或謂之入耳或謂之蠼蠼趙魏之間或謂之蚗虷北燕謂之蛭蛆

方言第十二

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

爰暖哀也

儒輸愚也

憮諒知也

拊撫疾也

菲怒悵也

鬱熙長也

娟孟姊也

築娌匹也

娌耦也

礹斸習也

躔逡循

躔歷行也日運爲躔月運爲逡

逴遠轉也逴逴步也

羨虞望也

楡楕脫也

解輸梳也

賦與操也

濫歇涸也

瀲潋清也

遠迵行也

墾牧司也墾力也

牧飤也

監牧察也

雚始也雚化也

鋪脾止也

擭掩止也

幕覆也

侗胴狀也

疋抄小也

肩任勞也

肩性獪也

效烓明也

湊將威也
嫣娗傷也
儇虔諼也
佻疾也
鞅悍強也
軼悖慧也
追未隨也
貪俎劇也
僉夥也

忿忝嫸也
睚瞋瞋也
莞激清也
紓遲緩也
清躡急也
杼庶解也
蘵逞解也
柢枙刺也
倩荼借也

慼朴瘁也
麋黎老也
萃離時也
漢赤怒也
赫發也
誇吁然也
猜忻恨也
艮硜堅也
炎眼明也
悁愉悅也
卽圂就卽半也
惙惱中也
蓌蒙覆也
壽戴也
揩奉載也
搖祖上也
祖搖也
祖轉也

括闊開也
衝敲動也
羞厲熟也
厲今也
備該咸也
噬食也
噬憂也
悏悖也
庸鈔强也
鹵奪也
鏞正也
時殖立也
時更也
暑尾稍盡也
尾梢也
殮儉倏也
蠹律始也
蓐歲厚也

遵遠行也
鑯鍛餽也
餘錄飽也
惵考贏也
趙肖小也
蛍惱悖也
吹扇助也
煜暴喊也
苦翕燥也

纏棠也
纏齊積也
齊殄合也
翬翻飛也
憤自盈也
譟諠音也
攎遨張也
岑寅大也
岑高也

效盱文也
鈢董錮也
扜摸揚也
水中可居爲洲三輔謂之淤蜀漢謂之陼
陂幕也
剉狄也
度高爲搖
半步爲跬
半盲爲矇
未陞天龍謂之蟠龍
裔夷狄之總名
考引也
獨高也
上重也
箇枚也
一蜀也南楚謂之獨
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第十二

方言
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第十三
爵歷相也
爵旅末也
凱線廢也
純毫好也
貌素廣也
貌漸也
蹐拚拔也出休爲拚出
炮烋煣茀貌也
憤竅阮也
杪眇小也
讛咎謗也
戚敕戒備也
摝撥到也
聲瞚忘也

遂州鄭 樸編輯

黯黮私也
龍喊喊唏聲也
箘箄析也析竹謂之箘
歸宵使也
蠢作也
忽達芒也
芒清滅也
劇劗解也麹能也斲刻
聱悚也
跌墜也
棄蕪也
湯淹敗也淫敝
聱堣貪也
擷挺竟也
譴喘轉也
困胎傞逃也
隋旄易也
跳說好也

憚恒惡也
吳大也
灼驚也
賦動也
瘵極也
煎盡也
爽過也
嬋毒也
儳憎也
憮迷也
還積也
宛蓄也
猴本也
懼病也驚也
蒻薄也
朘短也
捂深也
湟休也

撈取也
膜撫也
由式也
猷詐也
崖隨也
揣試也
類怒也
蛤下也
觧解也

頡取也
拚業也
蒂行也
源空也
湛安也
嗄樂也
倜歡也
衍定也
膊臆也

諦痛也
皐始也暑之初生謂之皐人之初生謂之首梁益之間謂皐爲初或謂之祖祖居也
充養也
豬掩也
臺支也
純文也
祐亂也
佻理也

詭戚也
搪張也
僤謀也
陶養也
擒格也
眡皖明也
扱擭也
扶護也
淬寒也

凍淨也
漉極也
牧凡也
易始也
逭周也
黯色也
恬靜也
禔福也
禧喜也
懶墮壞也
息歸也
抑安也
潛亡也
皦過也
皦贏也
幽短也
陞陖也
迒長也

迒迹也
賦臧也
蘊饒也
芬和也
擣依也
依祿也
賊腯也
監雜猝也
蹈行也
暨且也
抽讀也
媵託也
適牾也
押予也
彌縫也
譯傳也
譯見也
梗略也

膶滿也
隋益也
空待也
珦好也
珦美也
媥色也
閬開也
靡滅也
菲薄也
曠厚也
媒狎也
羋大也
煬翕炙也
煬烈暴也
駾馬馳也
選延偏也
漸索也
晞燥也

梗覺也
萃集也
晛曙明也
暀臨昭也
暀美也
篤篤篤篤慶也江沔之閒謂之篤趙代之閒謂之篤淇衛之閒謂之牛筷燕其通語也
慶小者南楚謂之篤自關而西秦晉之閒謂之
揮
揚子雲集 二十一
龍南楚江沔之閒謂之[illegible]
簇南楚謂之簀趙魏之郊謂之去簇
錐謂之銘
無升謂之刁羋
匕謂之匙
盂謂之桮河濟之閒謂之盌盌殘
桮謂之盞
盂謂之銚鋭木謂之消抶
餌謂之餦或謂之粢或謂之餈或謂

之飥
餅謂之飥或謂之饊餌
餳謂之餦餭或謂之餦飴
餡謂之餳自關而東陳楚宋衞之通語也
穀粭麩麩䭔䭔麩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間曰
穀晉之舊都曰粭齊右河濟曰麩或曰麵北鄙
曰䭔麩其通語也
屋梠謂之楹
甌謂之瓿
甀罃之間謂之埒或謂之埵
或謂之垙或謂之埳自關而東謂之甘小
之壞大者謂之甘凡葬而無墳謂之墓所
以藏謂之壙

揚子雲集

上書文　答書

諫不受單于朝書

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
二者皆徵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
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爲漢與匈
奴從此隙矣夫北地之狀五帝所不能臣三王
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
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彊蒙恬之惑帶甲四
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遮築長城以界之會漢
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七日
七日不食時奇謀之士石畫之臣甚衆卒其所
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群
臣廷議樊噲請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
噲可斬也妄阿順旨於是大臣權書遺之然後
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
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

遂州鄭　樸編

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迺罷孝武卽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衆徼於便壄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且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迺大興師數十萬載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窴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瀚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

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比哉以爲不壹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盧山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架心欲掠烏孫侵公主迺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而還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

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固已犁其庭掃其閭鄙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當惟北狄爲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茲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乃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奈何距以來厭之辭踈以無日之期潰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款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

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爲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不然豈有際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鼓擊於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爲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乃以制匈奴也夫百萬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爲國不

禍

答劉歆書

雄叩頭賜命謹至又告以田儀事事窮竟白案顯出甚厚其厚田儀與雄同鄉里幼稚爲鄰長艾相愛視覩動精采似不爲非著故舉至之雄之任也不意淫迹暴於官朝今舉者懷赦而低眉任者含聲而宛舌知人之德堯猶病諸雄何慙焉叩頭又敕以殊言十五卷君何由知

之謹歸誠底裏不敢違信雄少不師章句亦於五經之訓所不解常闇先代輶軒之使奏籍之書皆藏於周秦之室及其破滅也遺棄無見之者獨蜀人有嚴君平臨邛林閭翁孺與雄外家牽連之猶見輶軒之使所奉言翁孺深好訓詁親又君平過誤有以私遇少而與雄也君平財有千言耳翁孺梗概之法略有翁孺往數歲死姊蜀郡掌氏子無子而去而雄始能草文先作

縣邸銘王侯階閨銘及成都城四堨銘蜀人有揚莊者爲郎誦之二十成帝之以爲似相如雄遂以此得外見此數者皆都水君常見故不復奏雄爲郎之歲自奏少不得學而心好沈博絕麗之文願不受三歲之奉且休脫直事之緣得肆心廣意以自克就有詔可不奪奉令尚書賜筆墨錢六萬得觀書於石渠如是後一歲作繩補闕節龍骨之銘詩三章成帝好之遂得盡意故天下上計孝廉及內郡衛率會者雄常把三十翁輸齋油素四尺以問其異語歸即

以鉛摘次之於甄二十七歲於今矣而語言或
交錯相反覆方論思詳悉集之燕其疑張伯松
不好雄賦誦之文然亦有以奇之常爲雄道言
成者伯松曰是縣諸日月不刊之書也又言恐
其父及其先君喜典訓屬雄以此篇目頗示其
雄爲太玄經由鳧堰之與牛場也如其用則實
五稼飽邦民否則爲抵糞棄之於道矣而雄般
之伯松與雄獨何德慧而君與雄獨何諸隙而
當匿乎其不勞戎馬立高車令人君坐幄幔之中

知絕遐異俗之語與流於昆閼言列於漢籍誠
雄心之所絕極至精之所想遘也扶聖朝遠照
之明使君求此如君之意誠雄散之會也死之
日則今之榮也不敢有貳不敢有愛少而不以
行立於鄉里長而不以功顯於縣官者訓此於
帝籍但言詞惛覽輸墨爲士誠欲崇而就之不
可以遺不可以忘卽君必欲脅之以威陵之以
武欲令入之於此此又未定未可以見今君又
終之則縊死以從命也且寬假延期必不敢有

答桓譚

長卿賦不似從人所來其事迹猶有可言揚
賦則能爲之諺云伏習衆神巧者不過習者之門

揚雄劇秦美新

諸吏中散大夫臣雄稽首再拜上封事皇帝陛
下臣雄經術淺薄行能無異數蒙渥恩拔擢倫
比與羣賢並魁無以稱職臣伏惟陛下以至聖
之德龍興登庸欽明尚古作民父母爲天下主
執粹清之道鏡照四海聽聆風俗博覽廣包參
天貳地兼並神明配五帝冠三王開闢以來未

之聞也臣誠樂昭著新德光之岡極往時司馬
相如作封禪一篇以彰漢氏之休臣常有顛眴
病恐一旦先犬馬填溝壑所懷不章長恨黃泉
敢竭肝膽寫腹心作劇秦美新一篇雖未究萬
分之一亦臣之極思也臣雄稽首再拜以聞曰
權輿天地未祛睢盱盱或玄而萌或黃而牙
玄黃剖判上下相嘔爰初生民帝王始存在乎
混混茫茫之時冥冥聞罕漫而不昭察世莫得而
云也厥有云者上罔顯於羲皇中莫盛於唐虞
揚子雲集　文　八一
邇靡著於成周仲尼不遺用春秋因斯發言神
明所作非民所託罔不云道德仁義禮智獨秦
崛起西戎邠荒岐雍之疆因襄文宣靈之僭跡
立基孝公茂惠文奮昭莊至政破縱擅衡幷吞
六國遂稱乎始皇盛從鞅儀葦斯之邪政馳騖
起翦恬賁之用兵刻滅古文刮語燒書弛禮崩
樂塗民耳目遂欲流唐漂虞滌殷蕩周蘷除仲
尼之篇籍自勒功業改制度軌量咸稽之於秦
紀是以着儒碩老抱其書而遠遜禮官博士卷

創億兆規萬世奇偉倜儻詭譎天祭地事其異
物殊恠存乎五威將帥班乎天下者四十有八
章登假皇穹鋪衍下土非新家其疇離之卓哉
煌煌眞天子之表也若夫白鳩丹烏素魚斷蛇
方斯蔑矣受命甚易格來甚勤昔帝繽皇王繽
帝隨前踵古或無爲而治或損益而亡豈知新
室委心積意儲思垂務旁作穆穆明旦亦不寐
勤勤懇懇若非秦之爲與夫不勤勤則前人不
當不艱艱則覺德不愷是以發秘府覽書林遙
業紹唐虞之絕風講殷律嘉量金科玉條神封靈
北古文畢發煥炳照耀靡不宣臻式軫軒旂旗
以示之揚和鸞肆夏以節之施黼黻袞冕以昭
之正嫁娶送終以禽尊之親九族叙賢以穆之夫
改定神祇上儀也欽修百祀咸秩也明堂雍臺
壯觀也九廟長壽極孝也制成六經洪業也北
懷單于廣德也若復五爵度三壤經井田免人
役方甫刑匡馬法恢崇祇庸燦德懿和之風廣

彼縉紳講習言諫箴誦之塗振鷺之聲充庭鴻
鷺之黨漸階俾前聖之緒布濩流衍而不韜韣
郁郁乎煥哉天人之事盛矣鬼神之望允塞羣
公先正罔不夷儀宏寇賊罔不振威紹少典
之苗著黃虞之裔帝典闕者已補王綱弛者已
張炳炳麟麟豈不懿哉厥被風濡化者京師沈
潛甸內帀洽侯衛厲揭要荒濯沐而術前典巡
四民迄四嶽增封泰山廣禪梁甫斯受命者之
典業也蓋受命日不暇給或不受命然猶有事

矣況堂堂有新正丁茲時崇嶽濟海外遐方信延頸企
咸設壇場望秦受命之[illegible]爲海外遐方信延頸企
踵回面內嚮暘暘如也帝者雖勤讓惡可以已
乎宜命賢哲作帝典一篇奮三爲一襲以示來
人摛之罔極令萬世常戴巍巍履乘乘臭馨香
合甘實鏡純粹之至精聆清和之正聲則百工
伊疑庶績咸熙荷天衢提地釐斯天下之上則

解

客難揚子曰凡著書者爲衆人之好也美味期乎合口工聲調於比耳今吾子乃抗辭幽說閎意眇指獨馳騁於有亡之際而陶冶大鑪旁薄羣生歷覽者茲年矣而殊不寤豈書精神於此而煩學者於彼聲畫於無形弦者放於無聲殆不可乎揚子曰僉若夫閎言崇議幽微之塗蓋難與覽者同也昔人有觀象於天視度於地察法於人者天麗且彌地普而深昔人之辭乃玉乃金彼豈好爲艱難哉勢不得已也獨不見翠虬絳螭之將登乎夫必聳身於蒼梧之淵不階浮雲翼疾風虛舉而上升則不能攫膠葛騰九閎日月之經不千里則不能燭六合燿八紘泰山之高不嶕嶢則不能淳淪雲而散敲烝是以宓犧氏之作易也縣洛天地經以八卦文王附六爻孔子錯其彖而彖其辭然後發天地之藏定萬物之基典謨之篇雅頌之聲不溫純深潤則不足以揚鴻烈而章緝熙蓋晉靡爲宰

寂寞爲尸大味必淡大音必希大語叫叫大道低回是以聲之眇者不可同於衆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混於世俗之目辭之行者不可齊於庸人之聽今夫弦者高張急徵追趨逐著則坐者不期而附試爲之施咸池揄六莖發簡韶詠九成則莫有和也是故鍾期死伯牙絕絃破琴而不肯與衆鼓矦人卞則匠石輟斤而不敢妄斲師曠之調鍾堙知音者之在後也孔子作春秋幾君子之前睹也老聃有遺言貴知

非其操與

解嘲

客嘲揚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網人紀不生則已生則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珪儋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紆青拖紫朱丹其轂今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羣賢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如耀星舌如電光壹從壹橫論者莫當顧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枝葉扶

疎獨說數十餘萬言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
大者含元氣纖者入無倫然而位不過侍郎擢
纔給事黃門意者玄得無尚白乎何爲官之拓
落也揚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
一趺將赤吾之族也往者周網解結羣鹿爭逸
雞爲十二合爲六七四分五剖並爲戰國士無
常君國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矯翼厲翮
恣意所存故士或解縛而相或稱病而傅或倚夷門而笑或
橫江潭而漁或七十說而不遇或立談間而封
侯或枉千乘於陋巷或擁帝篲而先驅是以士

顛得信其舌而奪其氣空踏踞而無所詘也
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羣鄉不揖容將
相不俛眥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談
者卷舌而同聲欲行者擬足而投迹鄉使上世
之士處乎今世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
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又安
得青紫且吾聞之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
火爲盈爲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
瞰其室攖拳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宗危自守

而周熾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越霸五羖入
秦喜樂毅出而燕懼范雎以折摺而危穰
蔡澤以噤吟而笑唐舉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
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無事也章句之
徒相與坐而守之亦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
騖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夫上世之

士或解縛而相或稱病而傅或倚夷門而笑或
橫江潭而漁或七十說而不遇或立談間而封
侯或枉千乘於陋巷或擁帝篲而先驅是以士

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乃遊神之庭惟寂惟寞守德之宅世異殊彼我異時未知何如今子乃以鴟梟而笑鳳皇執蝘蜓而嘲龍龍不亦病乎子之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之病甚不遇爺跗與扁鵲也悲夫客曰然則靡玄無託所成名乎范蔡以下何必玄哉揚子曰范雎魏之亡命也折脅拉骼免於徽索翕肩蹈背扶服入秦激卬萬乘之主介溷陽抵穰侯而代之當也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頤

頤折頰涕唾流沫西揖秦之相拯其咽而亢其氣搦其背而奪其位時也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洛陽委敬委輅脫輓捽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間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宜也故有造蕭何律於唐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定也呂刑靡敝秦法酷烈聖虞之世則詩矣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妻敬之策於成周之時則繆矣有談

賦

甘泉賦

惟漢十世將郊上玄定泰時擁神休等明號同符三皇録功五帝鄔徼錫羨拓迹開統於是迺命羣儀歷吉日協靈辰星課而天行　詔招搖與太陰分伏鉤陳使當兵屬堪輿以壁壘兮梢夔魖而技貙狂八神奔而警蹕兮振殿鱗而軍裝蚩尤之倫

帶干將而秉玉戚兮總以鼓駭雲迅奮以方攘騈羅列布摶撜其相膠轕兮焱回飛而雷激鱗以雜沓兮僕僵參差魚頡而鳥跱翕赫駕霍靃集而蒙合兮半散照爛粲以成章於是乘輿迺登大鳳皇兮而翳華芝騁蒼螭兮六素虬蠖略蜿紾灌摩蔽翳鬱儔陰閉霅然陽開騰清雷而軼浮景今夫何夔旋郅偈之旖旎也流星旄以電燭兮咸蚩盡而窮旗屯蕤旄而騎於中營兮方玉車之千乘聲駮隱以陸離兮輕先疾雷而馺遺風臨高衍之嵷

嵷兮超紆譎之清澄登椽欒而豽天門兮馳閶闔而入凌兢是時未臻夫甘泉也迺望通天之繹繹下陰潛以慘憺兮上洪紛而相錯直嶢嶢以造天兮厥高慶而不可乎彊度平原唐其壇漫兮列新雉於林薄構棼閭與菱藉兮紛被麗其亡鄂崇丘陵之駿騃兮深溝豁巖而爲谷遝遝離宮般以相燭兮封巒石闕迤靡乎延屬於是大廈雲譎波詭摧嵬而成觀仰矯首以高視兮目瞑眴而無見正瀏灂以弘惝兮指東西之漫漫徙倚徊徊以徨徨兮魂魄悲愴而無色

魂魄悲愴而無色乱曰紛紜湓涌滂沛前後要遮叢至罔象冯翼承以鉅靈虓虎聨猋猛豹飛廉雲師吸嚊豐隆掌雷砰磷激而增響洶淈慌而震盪巖巖其龍鱗揚光曜之燦爛兮委曲成文於是大夏竦而跱峙兮雄鎮撫乎幽都兮浸淫潏湟以生川蛟龍炎之炘炘配帝居之懸圃兮象泰壹之威神洪臺崛其獨出兮榱桷磊砢而相接羅鉅靈而日逝兮夕晏晏其將罷開天門而出陰陽兮布精垂景與日月運經於泱漭兮夜宿於嶕峨

羽獵賦

惟漢十世將郊上玄定泰時擁神休等明號同符三皇録功五帝鄔徼錫羨拓迹開統於是迺命羣

建蜺於東厓兮白虎敦圉乎崑崙攀椒流於高光
兮溶方皇於西清前殿崔巍兮和氏珍 抗浮柱
之飛榱兮神莫莫而扶傾閶閶其寥廓兮似紫
宮之崢嶸駢交錯而曼衍兮崚嶒磈乎其相嬰乘
雲閣而上下兮紛蒙籠以混成曳紅采之流離兮
颺翠氣之宛延襲室與傾宮兮若登高眇遠亡
國肅乎臨淵廻焱肆其碭駭兮藏桂椒而鬱彬楊
香芬茀以穹隆兮擊蘭唉於以揭批
兮声駢隱而歷鍾排玉戶而颺金鋪兮發閨悤與

想下雲集　賦
甘露帷翊翼其拂汨兮暗暗而靚深　揚清瀉
穆羽相和兮若憂若喜殷勤慇懃其合歡兮
藹投其鉤繩雖方征僑與偓佺兮猶彷彿其若夢
於是事變物化目駭耳囿蓋天子穆然珍掌間館
旋題王英蠖蜎蠖濩之中惟夫所以澄心清魂儲精
垂恩感動天地逆釐三神者迺搜速索偶皐伊
兮地垠開八荒協兮萬國諧登長平兮雷鼓磕
天聲起兮勇士厲雲飛揚兮雨滂沛千膂德兮
麗萬世亂曰崇崇圜丘隆隱天兮登降岊嵬單
堶垣兮增宮參差駢嵯峨兮巖嶺崟洞無厓

分上天之綵杳旭卉兮聖皇穆穆信厥對兮狹
祇郊禮神所依兮徘徊招搖靈遲遲兮煇光眩
燿降厥福兮千子孫孫長無極兮

羽獵賦并序

孝成帝時羽獵雄從以爲昔在二帝三王宮館
臺榭沼池苑囿林麓藪澤財足以奉郊廟備賓
客充庖廚而已不奪百姓膏腴穀土桑柘之地
女有餘布男有餘粟國家殷富上下交足故甘
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鳳皇巢其樹黃龍遊其

沼麒麟臻其囿神雀[illegible]林昔者禹益虞而
上下和草木茂成湯好田而天下用足文王罔
百里民以爲尚小齊宣王囿四十里民以爲泰
大裕民之與奪民也武帝廣開上林南至宜
春鼎湖御宿昆吾旁南山西至長楊五柞北繞
黃山濱渭而東周袤數百里宮觀相連行幸
營建章鳳闕神明駿娑漸臺太液象海水周流
方丈瀛洲蓬萊遊觀侈靡窮妙極麗雖頗割其
三垂以贍齊民然至羽獵甲車戎馬器械儲偫

禁禦所營尚泰奢麗誇詡非堯舜成湯文王三
驅之意也又恐後世復修前好不折以以泉臺

故聊因校獵賦以風之其辭曰

或稱羲農豈或帝王之彌文哉論者云否各亦
金時而得宜奚必同條而共貫則泰山之封禹
得七十而有二儀是以創業垂統者俱不見其
衰遞遞五三孰知其是非遂作頌曰麗哉神聖
處於玄宮富既與地乎侔訾貴正與天乎比崇
齊桓曾不足使扶轂楚嚴未足以爲驂乘狹三

崇山營合圍會然後先置乎白楊之南昆明靈沼之東貫育之倫蒙盾負羽杖鏌鋣而羅者以萬計其餘荷垂天之畢張竟墜之罘罻日月之朱竿曳鳖星之飛旗青雲爲紛虹蜺爲繘屬乎崑崙之墟渙若天星之羅浩如濤水之波淫淫與與前後耍遮檝槍爲闉明月爲候熒惑司命天狐發射鉤鮮扁陸離駢衍從路徽車輕武鴻綱繓獵殷殷轔轔被陵緣坂窮窶極遠者相與列千高原之上羽騎營營卹分殊事繽紛往來轠轊

楊子雲集　賦　八

繽翼乎徐至於玄圃陣浸淫蔓部曲隊伍重重各綦行伍壁壘天旋神扶電擊逢之則碎近之則破烏不及飛獸不得過軍驚師駭刮野掃地及至罕車飛揚武騎聿皇蹈飛豹翾陽追天寶出一方應駾聲擊流光野盡山窮囊括其雌雄沇沇溶溶遥噱乎絃中三軍芒然窮冗閔與亶觀夫剽禽之抵觸熊羆兕之挈玃虎豹之陵遽徒角槍題注蹴蛺蝶怖魂亡魄魄失觸觸關脰妄發期中進退獲劍浮輪曳

累陵聚於是禽碣殫中衰相與集於靖冥之館以
臨珍池灌以岐梁溢以江河東瞰目盡湯
涯隨珠和氏焯爍其波玉石礬崔眩
女水潛惟物暗冥不可殫形玄鸞乳
榮主睢關闕鴻鴈嚶嚶羣嬉乎其中
鳧驚振鷺上下砰磕若雷霆乃健
水格鱗蟲凌堅氷犯
蹈獷獺據龜鼉祛靈蠵入洞穴出蒼梧乘鉅鰕
騎京魚浮彭蠡目有虞方椎夜光之流離剖明
月之胎珠鞭洛水之宓妃屈原與之下於茲
乎鴻生鉅儒俄軒冕雜衣裳脩唐典匡雅頌揖
讓於前昭光振耀蠁茗如神仁聲惠於北狄武
誼動於南鄰是以旃裘之王胡貉之長移珍來
享抗手稱臣前入圍口後陳盧山羣公常伯楊
朱墨翟之徒喟然歎稱曰崇哉乎德雖有唐虞
大夏成周之隆何以侈茲夫古之觀東狩禪梁
基舍此世也其誰與哉上猶謙讓而未愈也方
將上獵三靈之流下決醴泉之滋發黃龍之穴

窺鳳皇之巢臨麒麟之囿幸神仙之林奢雲夢
侈孟諸非章華是靈臺罕徂離宮而輟觀遊土
事不飾木功不彫丞人乎農桑勸之以弗怠儻
男女使莫違恐貧窮者不徧被洋溢之饒開葵
死散公儲創道德之圃弘仁惠之虞馳弋乎神
明之囿覽觀乎羣臣之有亡放雉兎收罝罘麋
鹿蕃蕪與百姓共之蓋所以臻茲也於是醇洪
塗之德豐茂世之規加勞三皇最勤五帝不亦
至乎乃祇莊雍穆之徒立君臣之節崇賢黜之
業未遑苑囿之麗遊獵之靡也因迴軫還衡背

長楊賦　并序

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
民入南山西自褒斜東至弘農南陵漢中張羅
網罝罘捕熊羆豪豬虎豹狖玃獲狐兎麋鹿載以
檻車輸長楊射熊館以網爲周陛縱禽獸其中
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是時農
民不得收斂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聊因

肇墨衍成文章故藉翰林以爲主人予墨爲客
卿以諷其辭曰
千墨客卿問於翰林主人曰蓋聞聖主之養民
也仁霑而恩洽動不爲身今年獵長楊先命右
扶風左太華而右褒斜藪薛而爲弋紆南山
以爲罝羅千乘於林莽列萬騎於山陽帥軍踔
陁錫戎獲胡搤能羆羅施豪豬木擁搶纛以爲儲
胥此天下之窮覽極觀也雖然亦頗擾於農人
三旬有餘其廛至矣而功不圖恐不識者外之
楊子雲集　賦　十一
則以爲娛樂之遊內之則不以爲乾豆之事豈
爲民乎哉且人君以玄默爲神澹泊爲德今樂
遠出以露威靈數搖動以疲車甲本非人主之
急務蒙竊惑焉翰林主人曰吁客何謂茲邪若
客所謂知其一未覩其二見其外不識其內也
僕嘗倦談不能一二其詳請略舉其凡而客自
覽其切焉客曰唯唯主人曰昔有殷秦封豕其
土窫窳其民鑿齒之徒相與磨牙而爭之豪俊
蠭午羣黎爲之不康於是上帝眷顧高祖
高祖奉命順斗極運天關橫巨海漂混淪提劒
而叱之所過麾城擿邑下將降旗一日之戰不
可殫記當此之勤頭蓬不暇梳饑不及餐鞬簽
生蟣蝨介冑被霑汗以爲黎庶蒙厚烈垂鴻業
展民之所屈振民之所乏規億載俟帝業七年
之間而天下密如也遹至聖文隨風乘流方垂
意於至寧躬服節儉綸衣不弊革鞜不穿大廈
不居木器無文於是後宮賤瑇瑁而疏珠璣却
翡翠之飾除雕琢之巧惡靡靡而不近斥芬芳
楊子雲集　賦　十二
而不御抑止絲竹宴衍之樂憎聞鄭衛幼眇之
聲是以玉衡正而太階平也其後重譯作虐東
夷橫叛羌戎畔背闔越相亂遐垠爲之不安中
國蒙被其難於是聖武勃怒爰整其旅乃命驃
衛汾沄沸渭雲合電發猋騰波流機駭鑾軼疾
如奔星擊如震霆砰輷轟破窮廬腦沙幕髓余
屬國夷阬谷拔鹵莽刋山石蹂尻輿廝係累老
弱吮鋋瘢者金鏃淫夷者數十萬人皆稽顙樹

頷扶服蛾伏二十餘年矣尚不敢惕息矣天兵
四臨幽都先加迴戈邪指南越相夷靡節西征
羌僰東馳是以遐方疏俗殊鄰絕黨之域白上
仁所不化茂德所不綏莫不蹻足抗首請獻厥
珍使海內澹然永亡邊城之災金革之患今朝
廷純仁遵道顯義弃包書林聖風雲靡英華沈
浮洋溢八區普天所覆莫不沾濡士有不譚王
道者則樵夫笑之意者以為事罔隆而不殺物
靡盛而不虧故平不肆險安不忘危乃時以有
獸校武票禽乃萃然登南山瞰烏弋西厭月蜴
東震日域又恐後代迷於一時之事常以此為
國家之大務淫荒田獵陵夷而不禁也是以車
不安軔日未靡旃從者彷彿骫屬而還亦所以
奉太尊之烈遵文武之度復三王之田反五帝
之虞使農不輟輟工不下機婚姻以時男女莫
違出憧悇行簡易矜勞休力役見百年存孤
弱帥與之同苦樂然後陳鐘鼓之樂鳴鞉磬之
和建碣磍之虡憂擊鳴球掉八列之舞酌允鑠
有樂胥聽廟中之雍雍受神人之福祜歌投頌
吹合雅其勤若此故眞神之所勞也方將俟元
符以禪梁父之基增泰山之高延光於將來比
榮乎往號豈徒欲淫覽浮觀馳騁秔稻之地周
流棃栗之林蹂踐芻蕘誇詡泉庶盛狀獲之收
多麋鹿之獲哉且吉者不見咫尺而離婁燭千
里之隅客徒愛胡人之獲我禽獸曾不知我亦
已獲其王侯言未卒纍客降席再拜稽首曰大

哉體乎允非小人之所能及也乃今日發矇廓
然已耶矣

蜀都賦

蜀都之地古曰梁州禹治其江涪皐彌望鬱乎
青葱沃壄千里上稽乾度則井絡儲精下按地
紀則岷宮眞位東有巴賨綿亘百濮銅梁金堂
火井龍湫其中則有玉石嵯峨琳瑯珍節
桃枝石鱣水蟚南則有犍牂潛夷昆明裁眉紹
限蜀嶓堤巖亶翔靈山揭其右離碓被其東於

近則有瑕英菌芝玉石江珠於遠則有銀鈆錫
碧馬犀象犛西有鹽泉鐵冶楠林銅陵邛連盧
池澹漫波淪其旁則有期牛兕旄金[illegible]若雞北
則有岷山外羌白馬黑獸則麋羊野麋罷猆貘貊
麝麋麈戶豹能黃獜胡雖獲狡蝙蝠獲猱猶豰
畢方爾乃蒼山隱天岑崟嵸迴叢增嶄重崒嵂石
巖崔嵬巃嵸嶵嵽霜雪終夏抑巖岭嶙崇隆臨柴
諸徼嵲峴五岨參差瀺山巖巖觀上岑嵁龍陽
累峗灌榮交倚崔嵷崒嵲崛崎巢險脇旋形精出偈
揚子雲集　賦　十五

堀嵣隱倚彭門鴟梟[illegible]海岭方淳[illegible]池嶰岫
輸解礫乎岳岳北麓嶇[illegible]素極深泉[illegible]水流
津漉集成川於是乎則左沉犁右羌庭漆水洋
其匈都江漂其涇乃溢乎通溝洪濤溶洗千淩
萬谷合流迾折泌瀄乎爭降湖消排碣反波迎
瀑磼石剔獻紛莎周溥旋溺宛綏頹慚博岸敵
呷碎瀨磴巖揮汾汾忽溶闓沛踰窘出限連混
陁隧鉦釭鍾涌聲讙薄泙龍歷豐隆潛延延雷
扶電擊鴻康濫遠遠乎長輸馳山下卒湍隆疾

流分川並注合乎江與於太阿橈檝櫂柳青稚雕梓枌梧檀樻撕楢木楔柄信
楫叢俊幹湊集樸柀楊北泥楖椅從風椎參循
崖掾援涇遙溶縩紛幼靡泥閻野望芒芒菲菲
其竹則鍾龍篠篁野篠紛亶宗生族搭俊茂豐
茉洪溶忽莘紛揚擸翕與風披夾江緣山等卒
而起結根才業塡衍迫野若此者方乎數十百
里於況則汪汪漾漾積土崇隄其淺涇則生蒼
葭蔣蒲雚荼青薠草葉蓮藕茱華菱根其中則
揚子雲集　賦　十六

有翡翠鴛鴦鳧鷖鷁鷺鸂鶒鸛鵝其深則有鯪
鯉沸鱣水豹蛟蛇龜蠵鼈鼉衆鱗鮹鰭爾乃其
都門二九四百餘閭兩江珥其市九橋帶其流
武侯鎮都刻削成蔑王基既夷爰定蜀侯尚叢幷石
石磡峭岑倚從秦漢之徙元以山東是以僤山
厥饒水貢其獲苴竹浮流龜積若蝸相救魚酌
不收鴻鵠鴇鷗鷖鳧風胎雨鷇衆物駭目單不知所
樂爾乃其裸羅諸圃欧緣畛黃甘諸柘柿桃杏
季枇杷橪栗蔾棠梨離支雜珍

梅樹以木蘭扶林禽燔般關旁支何若英絡其
間春机楊柳裹弱蟬抄扶施連卷翠縻螗蜩子
鶗呼焉爾乃五穀馬戎瓜匏饒多弁以部麻往
往薑梔附子巨蒜木芝椒蘿謁醬酴清泉獻儲
斯盛冬育荀舊菜增伽百華投春隆隱芬芳蔓
茗熒郁翠紫青黃麗靡蠝燭若揮錦布編望芒
兮無幅爾乃其人自造奇錦紈縐縰縠緣虛
中發文揚采轉代無窮其布則細都弱折綿繭
成衽何麗織靡避晏與陰蜘蛛作絲不可見風

揚子雲集　賦

笥中黃潤一端數金雕鏤卻器百伎千工東西
鱗集南北並湊馳逐相逢周流往來方轅齊轂
隱軫幽輵埃塵拂萬端異類業戎總農殷旋
闐齊喈楚而喉不感榮萬物更湊四時迭代彼
馭應聲其侯則接芬錯芳擔祐織延蹋淒秋發
不折貨我罔之械財物饒贍蓄積備具若夫慈
陽春羅儒吟吳公連毗朱顏離絳脣眇眇之態
孫荄子宗厥祖禰鬼神祭祀練時選日瀝豫齊
吐噉出焉若其遊息魚戈郤公之徒相與如平
戚龍明衣表玄穀儷吉日異清濁合疎明綏離
陽頖巨沼羅車百乘期會投宿觀者方隄行船
旅乃使有伊之徒調夫五味甘甜之和勺藥之
羨江東鮐鮑龍西牛羅米肥豬麀鹿不行鴻

龍睢聊兮罭布列枚孤旆兮繽紛雁落兮
高雄麾翔雌桂兮奔營單俎飛膾流單然後別

河東賦

伊年暮春將瘞后土禮靈祇謁汾陰於東郊因
茲以勒崇垂鴻發祥賮祉欽若神明者盛哉繇
乎越不可載已於是命羣臣齊法服整靈輿乃
撫翠鳳之駕六先景之乘棹華星之流旃彍天
狼之威弧張燿日之太玄虡揚左纛被雲梢奮雷
鞭驂雷轒鳴洪鍾建千矣寁亂茵騎屬橋聲喜

風發飛拂神騰思楚千矣寁亂茵騎屬橋聲喜
旭旭天地稠叢歊仡跳巒涌渭躍涇泰神下舉
跼魂負汾河靈饗踢邛華蹈衰遂臻陰宮穆穆
肅肅蹲蹲如也靈祇既鄉五位時叙網縕玄黃
將紹厥後於是靈輿安步周流容與以覽虖介
山嗟文公而愍推兮勤大禹於龍門灑沈菁於
谿瀆兮播九河於東瀕登六觀而遙望兮聊游
浮以經營樂往昔之遺風兮喜虞氏之所眄瞰
帝唐之嵩高兮眶隆周之大寧汩低回而不能

去兮行睨垓下與彭城薉南巢之坎坷兮易陁
岐之夷平乘翠龍而超河兮陟西岳之巃嵸雲
霓而來迎兮澤滲漉而下降轡蕭條其幽藹
兮滄汩沛以豐隆叱風伯於南北兮呵雨師於
西東參天地而獨立兮廓盪盪其亡雙遵逝乎
歸來以函夏之大漢兮彼何足與比功建乾坤
之貞兆兮將悤總之以羣龍麗鉤芒與驂螭收
兮服玄冥及祝融敦衆神使式道兮奮六經以

憲頌除於穆之緝熙兮遵清廟之雝雝軼五帝
之迹兮躡三皇之蹤既發軔於

請路遠而不能從

逐貧賦

揚子遁世離俗獨處左隣崇山右接曠野鄰垣
乞兒終貧且窶禮薄義弊相與聚惆悵失志
呼貧與語汝在六極投棄荒遐好爲庸卒刑戮
是加匪惟幼稚嬉戲土砂居非近隣接屋連家
恩輕毛羽義薄輕羅進不由德退不受呵又爲
滯客其意謂何人皆文繡余褐不完人皆稻粱

我獨黎餐負無寶玩何以接歡宗室之燕爲樂
不樂徒行負貨出處易衣身服百役手足胼胝
或耘或耔露體肌朋友道絕進官凌遲厥咎
翰飛戾天舍爾高岡舍爾入海沉彼柏舟爾復我隨載沉載浮
我行爾動我靜爾休豈無他人從我何求今汝
去矣勿復又留負曰唯唯主人見逐多言益哽
心有所悮願得盡辭昔我乃祖宣其明德克佐
揚子雲集　賦　十二

帝堯誓爲典則七階升三匝彤庭飛爵及世季
縱其昏惑窶餐之孽貪富苟得鄙我先人乃傲
乃驕瑤臺瓊榭室屋崇高流酒爲池積肉爲崤
是用鴆逝不踐其朝三省吾身謂予無譽處君
之家福祿如山高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堪寒能暑
少而習焉寒暑不忒等壽神仙桀跖不顧貪類
不干人皆重敝予獨露居人皆怵惕予獨無虞
言辭既釐色厲内張攝齊而興降階下堂抚嶷
去汝適彼首陽孤竹二子與我連行余乃避席

辭謝不直請不貳過聞義則服長與汝居終無
厭極貧遂不去與我遊息

太玄賦

覩大易之損益兮覽老氏之倚伏省憂喜之共
門兮察吉凶之同域皦皦者乎日月兮何俗聖
之暗燭豈悔寵以冒災兮將噬臍之不及若飄
風不終朝兮驟雨不崇日終日雷隆隆而輒息兮火
猶熾而速滅自天步有盛衰兮況人事之所極
奚貪婪於富貴兮迄喪身而亡宅

揚子雲集　賦　十三

悕翠羽嫩而殃身兮蚌含珠而致焚
濟時兮驅蒸民而入甲張仁義以爲網兮懷忠
貞以矯俗指尊選以誘世兮疾身汲而名滅豈
若師由聃兮執玄靜於中谷納僞祿於江淮兮
揖松喬於華嶽升崐崘以散髮兮踞弱水以濯
足朝發軔於流沙兮夕翱翔乎碣石忽萬里而
一頓兮過列仙以託宿役青要與承戈兮舞馮
夷以作樂聽素女之清聲兮觀宓妃之妙曲茹

芝英以禦餓兮飲玉醴以解渴排閶闔以窺天
庭兮騎騑騾以踟躕載羨門與儷游兮永覽周
乎八極亂曰甘餌含毒難數勝兮犬羊兮鸞鳳高翔夷青雲兮不掛網羅固足珍
今斯錯位極離大戮兮屈子慕清葬魚腹兮伯
姬曜名焚厥身兮孤竹二子餓首山兮斷跡屬
曼何足稱兮辟斯數子智若淵兮我異於此執
太玄兮蕩然肆志忘拘攣兮

檄靈賦 倫文

自今推古至於元氣二古不覩今今流迭毀
請以詩春秋言之
太易之始太初之先馮馮沉沉奮搏無端

騷

反騷

有周氏之蟬嫣兮或鼻祖於汾隅靈宗初謀伯
僑兮流於末之揚侯淑周楚之豐烈兮超既離
虖皇波因江潭而注記兮欽弔楚之湘纍惟天
軌之不辟兮何純潔而離紛纍以其淈泥兮

暗纍以其纚紛漢十世之陽朔兮招搖紀於周
正正皇天之清則兮度后土之方貞圖纍承彼
洪族兮又覽纍之昌辭帶鉤矩而佩衡兮履機
檻以爲基纍初貶厥麗服兮何文肆而質鄙資
姬娃之珍髢兮蘺九戎而索賴鳳皇翔於蓬陪
兮曾鴟鵂之能捷騁騑騵以曲蘧兮驢騾連蹇
而齊足枳棘之榛榛兮蝯貜擬而不敢下靈修
既信椒蘭之唼佞兮吾曩忽焉而不早睹衿芰
茄之綠衣兮被夫容之朱裳芳酷烈而莫聞兮

不如襲而幽之離房罔陸離而上下逴巉岩
麗佳知衆嫮之嫉妒兮何必厲纍之娥眉懿神
龍之淵潛兮竢慶雲而將舉亡春風之被離兮
孰焉知龍之所處愍吾纍之衆芳兮厲燁燁之
芳苓遭季夏之凝霜兮慶天顏而喪榮橫江湘
以南注兮云走乎彼蒼吾馳江潭之泥溢兮將
折衷乎重華舒中情之煩惑兮恐重華之不纍
與俊陽侯之素波兮豈吾纍之獨見許精瓊靡

日薄於西山解扶桑之總轡兮縱令之淼茫馳鸞皇騰而不屬兮豈獨飛廉與雲師卷辭芷與若蕙兮臨湘淵而投之椐申椒與菌桂兮赴江湖而浮之費椒醑以要神兮又勤索彼瓊茅違靈氛而不從兮反湛身於江皐蟜既攀夫傅說兮矢不信而遂行徒恐鶡鴠之將鳴兮顧先百草爲不芳初鬰棄彼處妃兮更思瑤臺之逸女抨雄鴆以作媒兮何百離而曾不壹精乘雲霓之晻曖以升遐兮既亡繇車之幽藹兮焉驾八龍之委蛇臨江瀕而掩涕兮何有九招與九歌夫聖哲之不遭兮固時命之所有雖增欷以於邑兮吾恐靈修之不豫改昔仲尼之去魯兮斐斐遲遲而周邁終回復於舊都兮何必湘淵與濤瀨溷漁父之餔歠兮歡兮潔沐浴之振衣棄由聃之所遺

明靈惟宣戎有先零先零得征侵漢西疆漢命虎臣惟後將軍整我六師是討是震既臨其域諭以威德有守矜功謂之弗克請奮其旅于罕之羌天子命我從之鮮陽營平守節屢奏封章料敵制勝威謀靡元遂克西戎還師于京鬼方賓服罔有不庭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詩人歌功乃列于雅在漢中興充國作武赳赳桓桓亦紹厥後

騷

反騷

有周氏之蟬嫣兮或舁祖於汾陽靈宗初謀伯僑兮流於末之揚侯淑周楚之豐烈兮超既離厓皇波因江潭而汪記兮欽弔楚之湘纍惟天軌之不辟兮何純絜而離紛紛纍以其淈悉兮暗曀曀以其繽紛漢十世之陽朔兮招搖紀於周

正正皇天之清則兮后土之方貞圖纍承彼洪族兮又覽纍之昌辭帶鉤矩而佩衡兮履欃槍以爲基纍初貶厥塵服兮何文緯而質離資娥娃之珍髮笄兮鬻九戎而索賴鳳皇翔於蓬藸兮豈鴛鴦之能捷騁騶以曲蘗兮驢騾連蹇而齊足枳棘之榛榛兮蝯貜擬而不敢下靈修既信椒蘭之唼佞兮吾纍忽焉而不早睹衿芰茄之綠衣兮被夫容之朱裳芳酷烈而莫聞兮不如釋而幽之離房閨中容競淖約兮相態以

之委蛇臨江瀕而掩涕兮何有九招與九歌夫聖哲之不遭兮固時命之所有雖增欷以於邑兮吾恐靈修之不纍改昔仲尼之去魯兮斐斐遲遲而周邁終回復於舊都兮何必湘淵與濤瀨溷漁父之餔歠兮絜沐浴之振衣棄由聃之所珍兮蹝彭咸之所遺

箴

百官箴

冀州牧箴

洋洋冀州鴻原大陸岳陽是都島夷皮服濼淺河流夾以磎石三后攸降列爲侯伯降周之末趙魏是宅厥土塗泥沸炫沄如湯更盛更衰載從載橫陪臣擅命天王是替趙魏相反秦拾其弊

北築長城慨夏前世厥力孔多初安如山後崩如崖故治不忘亂安不遺危周宗自怙云焉有予嬴六國奮矯果絕其維牧臣司冀敢告在階

兗州牧箴

悠悠濟河兗州之寓九河既道雷夏攸處草繇木條漆絲絺紵濟漯既通降丘宅土成湯五徙卒都于亳盤庚北渡牧野是宅丁感雊雉祖已訓于耿伊忠爰正厥事遂緒高宗厥後陵遲顛覆湯緒西伯戡黎祖伊奔走致天威命不恐不震婦言是用牝雞是晨三仁既知武果戎殷牧野之禽豈復能聰甲子之朝豈能復笑有國雖久必畏天咎有民雖長必懼人殃箕子歔欷厥居爲墟

青州牧箴

浩浩青州海岱是極鹽鐵之地鉛松惟石羣木攸歸萊夷作牧貢篚以時莫怠莫遑昔在文武封呂於齊厥土塗泥在丘之營五侯九伯是討

是征馬殆其衡流大荒四塞日以霸諸侯僉服復尊京師小白既沒周室陵遲嗟茲天王附命下土失其法度喪其文武牧臣司青敢告執矩

徐州牧箴

海岱伊淮東海是渚徐州之土邑于蕃宇大野既瀦有羽有蒙孤桐蝡珠泗沂攸同實列蕃敵侯衛東方民好農桑大野以康帝癸及辛不祇不格流湎于酒而忘其東作天命湯武勤絕其

緒祚降周任姜鎮于瑯琊姜雅紹苗田氏敘都
事出細微不慮不圖禍如丘山本在萃牧臣
司徐敢告僕夫

揚州牧箴

矯矯揚州江漢之滸彭蠡既瀦陽烏攸處橘柚
羽貝瑤琨篠簜旣固越北垠沅湘攸往饒矣淮夷
蠙珠暨魚鼈鼉玳瑁南征不旋人咸蹟於垤莫
蹟於山咸跌於汚莫跌於川明哲不云我貽童
蒙不云我昏湯武聖而師伊呂桀紂悖而誅逢

干蓋通不可不察遠不可不親靡有孝而逆父
罔有義而忘君大伯遜位基昊紹類夫差一誤
大伯無祚周室不匡勾踐入霸當周之隆越棄
重譯春秋之末侯甸叛逆元首不可不思股肱
不可不孳堯崇屢省舜盛欽謀牧臣司揚敢告
執籌

荊州牧箴

杳杳巫山在荊之陽江漢朝宗其流湯湯夏君
遭鴻荊衡是調雲夢塗泥包匭菁茅金玉砥礪

象齒元龜貢篚百物世以饒戰戰慄慄至桀
荒溢日我在帝位若天有日不順焉國孰敢余
奪亦有成湯果東其鉞放之南巢茫茫包楚與荊風慄以悍氣銳以剛有道後
服無道先強世雖安平無敢逸豫牧臣司荊敢
告執御

豫州牧箴

郁郁荊河伊雒是經榮播桑漆惟用攸成田田
相拏麋鹿相距夏殷不都成周攸處豫野所居
揚子雲集 箴 四
爰在鶉墟四隩咸宅寓內莫如陪臣執命不虞
不圖王室陵遲喪其爪牙靡哲靡聖指失其正
方伯不維韓卒擅命文武孔純至厲作昏成康
孔寧至幽作傾故有天下者毋曰我大莫或余
重譯春秋之末侯甸叛逆元首不可不思股肱
不可不孳堯崇屢省舜盛欽謀牧臣司揚敢告
執籌

益州牧箴

杳杳巫山在荊之陽江漢朝宗其流湯湯夏君
遭鴻荊衡是調雲夢塗泥包匭菁茅金玉砥礪

巖巖崑山古曰梁州華陽西極黑水南流荼蓼
洪波鯀堙降陸于時八都厥民不隕禹道江沱
岷嶓啓乾遠近底貢磬錯砮丹絲麻條暢有粳
有稻自京徂畛民攸溫飽帝有榮紵緜沇頗僻
夷業破絕爲荒秦作無道三方潰叛義兵征暴
遂國于漢拓開疆宇恢梁之野列爲十二光羨
虞貢牧臣司梁是圖經營盛衰敢告士夫

揚子雲集 箴巳

雍州牧箴

黑水西河橫截嶓嶺指闇陰靁爲雍垠上侯
積石下礙龍門自彼氐羌莫敢不來庭莫敢不
來臣每在季主常矢厥緒侯紀不貢荒侵其寓
陵遲衰微秦據以戾興兵山東六國顛沛上帝
不寧命漢作京龍山以徂列爲西荒南排勁越
北起彊胡幷連靡三一護攸都蓋安不忘危盛

揚子雲集 箴巳

幽州牧箴

蕩蕩平川惟冀之別北阨幽都戎夏交偏伊昔
唐虞貢爲平陸周末荐臻追于秦暨晉溺其咎
周使不阻六國擅權燕趙本都東限穢貊羨及
東胡彊秦北排蒙公城壇大漢初定介狄之荒
元戎屢征如風之騰義兵涉漠偃我邊萌既定
且康復古虞唐盛不可不圖衰不可或忘隄潰
蟻穴器漏緜芒牧臣司幽敢告侍傍

幷州牧箴

雍別朔方河水悠悠北辟獯鬻南界涇流書茲
朔土正直幽方自昔何爲莫敢不來貢莫敢不

揚子雲集 箴巳

來王周穆遐征犬戎不享發貊伊德侵玩上國
宣王命將攘之涇北宗周罔職日用奚踦既不
俎豆又不干戈犬戎作亂斃于驪阿太上曜德
其次曜兵德兵俱頓靡不悴荒牧臣司幷敢告
執綱

交州牧箴

交州荒裔水與天際越裳是南荒國之外爰自
開闢不羈不絆周公攝祚白雉是獻昭王陵遲
周室是亂越裳絕貢荊楚逆叛四國內侵蠶食

周宗孫于季叔遂以滅亡大漢受命中國兼該
南海之宇聖武是恢稍稍受羈遂臻黃支杭海
三萬來牽其犀盛不可不憂隆不可不懼顧瞻
陵遲而忘其規摹亡國多逸豫而存國多難泉
竭中虛池竭瀕乾牧臣司交敢告執憲

光祿勳箴

經兆宮室晝爲中外廊殿門閤限以禁界國有
周衛民有藩離各有攸保守以不岐若在夏殷
桀紂淫湎特牛之飲門戶荒亂郎雖執戟誰者
揚子雲集・箴

參差殿中成市亟敗其廊閨而聚夫遨
逸四方多罪載號載呶內不可不省外不可不
清德人立朝議士充庭祿臣司光敢告執經

衛尉箴

茫茫上天崇高其居設置山險畫爲防禦重垠
累塹以難不律闕爲城衛以待暴卒國有以固
民有以內各保其守永脩不敗維昔庶僚官得
其人荷戈而歌中外以堅齊桓休陽宿衛不儆
門非其人尸廢其職曹子標劒遂成其詐軻欲

剿無云何害是剝是削惟虐惟殺人莫予奈厥
以刑顛秦以酷敗獄臣司理敢告執謁

大鴻臚箴

蕩蕩唐虞經通垓極陶陶百王天工人力晝爲
上下羅條百職人有材能察有級差遷能授官
各有攸宜主以不廢官以不曠昔在三代二季
不蠲穢德慢道署非其人人失其材職反其宜
案察荒耄國政如漫文不可武武不可文大小
上下不可奪倫鴻臣司爵敢告在隣

宗正箴

巍巍帝堯欽親九族經哲宗伯禮有攸訓屬有
攸籍各有育子世以不錯昔在夏時太康不恭
有仍二女五子家怵晉獻惇統宋宣亂序齊桓
不胤而忘其宗緒周譏戎女啓喜子同高作秦
崇而扶蘇被凶宗廟荒墟魂靈靡附伯臣司宗
敢告執主

大司農箴

時惟大農爰司金穀自京徂荒粒民是斛肇自

厥初實施厥食厥儲后稷有無遷易實均實籩
惟都作程旁求衣食厥民攸生上稽二帝下閱
三王什一而征爲民作常帝王之盛咸在農殖季周爛漫而東作不敕膏
腴不墾厥物並荒府藏單虛靡積靡倉陵遲衰
微遂卒以痒秦收太半二世不瘳泣血之有海
內無聊羣臣司均敢告執繇

少府箴

實實少府奉養是供紀經九品臣子攸同海內
幣帛祁祁如雲家有孝子官有忠臣其儲孳舊
聖則越遵民以不擾罔以不煩昔在帝牽爰辛
之世酒池糟隄而象箸以啗至於躭樂流湎而
姐妹作祟其寮不御不恢夏殷喪其國康而卒
以陵遲嗜不可不察欲不可不圖未嘗失之於
約常失於奢府君司共敢告執觚

執金吾箴

溫溫唐虞重襲純孰經表九德張設武官以御
寇賊如虎有牙如鷹有爪國以自固猷以自保

牙爪蔥蔥動作宜時用之不理實反生災秦政
暴戾播其威虐亡其仁義而思其殘酷猛不可
重任威不可獨行楚客虞舜惟思吾臣司
金敢告執璜

將作大匠箴

侃侃將作經構宮室墻以禦風宇以蔽日寒暑
攸除鳥鼠攸去王有宮殿民有宅居昔在帝世
茅茨土階夏卑宮觀在彼溝洫桀作瑤臺紂爲
璇室人力不堪而帝業不卒詩詠宣王由儉改
揚于雲集 箴

詹觀豐上六大屋小家春秋譏刺書彼泉臺雨
觀雉門而麐以不恢或作長府而閔子不仁秦
築驪河巖姓以顛故人君無云我貴穀題是逐
毋云我富淫作極遊在彼墻屋而忘其國戮作
臣司匠敢告執猷

城門校尉箴

幽幽山川徑塞九路盤石磨牙襲險重固國有
城溝家有析柜各有攸堅民以不虞德懷其內
險難其外王公設險而承以盤蓋昔在上世有
殷有夏桀辛不德而設夫險阻湯武爰征而莫
過莫禦作君之危不可德少而城溝伊保不可
德希而城溝是依唐虞長德而四海永懷秦恢
長城而天下畔乖尉臣司城敢告執猷

上林苑令箴

芒芒大田茫茫作穀山有征野有林楚爰原
汚藪禽獸攸伏魚鱉以時芻蕘咸殖國以殷富
民以家給昔在帝舜共田徑游弧矢是尚而射
夫封豬不顧於德卒遇後羿是以田獲三驅不

揚于雲集 箴

可過差鹿鹿攸伏不如德至衡臣司憲敢告執
指

司空箴

普彼坤靈厚天作則分制五服劃爲萬國乃立
地官空惟是職茫茫九州都鄙盈區綱以羣牧
綴以方侯烈烈嵩乂翼翼王臣當其官宜
其人九一之政七賦以均昔在李葉班遺賢
掊克充朝而象恭洎天罹人斯力匪政斯敕流
貨市寵而苞苴是鬻王路斯冷孰不傾覆空臣

司土敢告在側

太常箴

巽巽太常寔爲宗伯移移靈祇寢廟奕奕稱秩元祀班于羣神我祀既祇我樂孔備匪愆匪忒公尸攸宜弗祈弗求惟德之報不矯不誣庶無罪悔昔在成湯葛爲不祀不享棄禮慢祖夔子不祀楚師是虜魯人躋僖藏文不寤文燭太室桓納鄫賂災降二宮用詰不祧故聖人在位無曰貴慢行緐祭無日我材輕身恃巫東鄰之犧牛

不如西隣麥魚秦殉穆公殲良望美隱斃鍾巫常臣司宗敢告執書

尚書箴

皇皇聖哲允敕百工命作齋慄龍爲納言是機是密出入朕命王之喉舌獻善宣美而讒說是折我視云明我聽云聰載夙載夜惟允惟恭故君子在室出言如風動于民人渙其大號而萬國平信春秋譏漏言易稱不密則失臣兌吉其和巽吝其頻書稱其明申申厥鄰昔秦尚權詐官非其人符璽竊發而扶蘇殞身一弊愆命七廟爲墟威福同門牀上維辜書臣司命敢告侍闥

博士箴

洋洋三代典禮是脩書爲辟雍國有學校侯侯文王經啓其軌洋宮各有攸教德用不陵昔在文翁蜀于德音而思皇多士多士作楨惟周以寧國人興讓虞芮質成公劉斯清宦操其業士執其經昔聖人之緻俗莫美于施化

故孔子觀夫大學而知爲王之易易大舜南面無爲而祚席平還師階級之間三苗以懷秦作無道斬尖天紀漫彼王迹而坑夫術士詩書是泯家言是守俎豆不陳而顛其社稷故仲尼不對問陳而瑚簋是遵原伯非學而閔子知周之不振儒臣司典敢告在廩

太官令箴 節文

時惟膳夫實司王饗祁庶羞口實是供羣物百品六珍清觸以御賓客以膳于王

太史令箴

昔在太古爰初肇記天地之紀重黎是司降及
唐虞乃命羲和欽若昊天百政攸宜夏帝不恤
羲和不令湎時亂日帝旅爰征庶察至殷唯天
爲難夏氏驕德光明神不蠲

酒箴

子猶斫矣觀斫之居井之眉處高臨深動常
近危酒醪不入口臧水滿懷不待左右宰於纏
徽一旦更礙爲覺所輻身提黃泉骨肉爲泥自
揚千雲集 箴

用如此不如鴟夷鴟夷滑稽腹大如壺晝日盛
酒人復借酤常爲國器託於屬車出入兩宮經
營公家繇是言之酒何過乎

誄

元后誄

新室文母太后崩天下哀痛號哭涕泗慕功
德咸上樞誄之銘曰惟我有新室文母聖明皇
太后姓出黃帝西陵昌意實生高陽純德虞帝
孝聞四方登陟帝位禪受伊唐爰初胙土陳田
至王媯相厥宇度河濟旁沙麓之靈太陰之精
天生聖姿豫有祥禎作合於漢配元帝成孝順
皇姑承家尚莊內則純被後烈丕光肇初配先
天命是將兆徵顯見新都者黃龍漢成既終亂嗣
睚生哀帝承祚惟離典經尚是言異大命傾覆
厥年夭隕大統不盈文母覽之千載不傾博選
大智新都宰衡明聖作佐旋圖國艱以度厄運
徵立中山庶其可濟博采淑女備其姪娣親禮
高祖新廟副繼靡格睚天靡動睚地穆穆明明

揚于雲集 誄

昭事上帝弘漢祖考庶夜匪懈興滅繼絕博立
侯王親睦庶族昭穆序明帝致友屬靡有遺荒
咸被祚慶冀以金火赤仍有央勉進大聖上下
兼該羣祥衆瑞正我黃來火德將滅惟后于斯
天之所壞人不敢支哀平天折百姓分離祖宗
之愆終其不全天命有托讬在于前屬遭不造
榮極而遷皇天眷命黃虞之孫歷世運移屬在
聖新代于漢劉受祚于天漢祖承命赤傳于黃
攝帝受禪立爲眞皇允受厥中以安黎衆漢廟

黜廢移定安公皇靈祖惟若孔誠永茲珪璧
命服有常爲新帝母海鴻德不忘欽德伊何奉命
是行菲薄服食神祇是崇尊不虛統惟祇惟肅
隆循人敬先民是從承天祇家允恭虔恪奠享
庶幷旅力不射恤民于留不皇詭作別計十邑
國之是度還奉于此以處貧薄罷死置縣築里
作宅以處貧窮哀此婺獨起常盈倉五十萬斛
爲諸生儲以勸好學志在黎元是勞是勤春遨
瀟灑秋臻黃山夏撫鄠杜冬卽涇櫟大射饗飲

飛羽之門綏宥若幼婦人刑女飾家以育
貞信玄冥季冬搜狩上蘭寅賓出日東秩暘谷
鳴鳩拂羽戴勝降桑蠶于蘭館躬筐執曲帥導
羣妾咸循蠶蔟分繭理絲女工是敕遐邇蒙福
中外禔福自京逮海靡不仰德成類存生秉天
地經無物不理無人不寧尊號文母與新有成
世奉長壽靡墮有傾著德太常注諸旒旌鳴呼
哀哉以昭鴻名享國六十祖落而崩四海傷懷
擗踊拊心若喪考妣過密八音嗚呼哀哉萬方

不勝德被海表爾流魂精去此昭昭就彼冥冥
忽兮不見超兮西征既作下宮不復故庭爰緘
伊銘嗚呼哀哉

連珠

一

臣聞天下有三樂有三憂憂禹陰陽和調四時不
忒年穀豐遂無有夭折災害不生兵戎不作天
下之樂也聖明在上祿不遺賢罰不偏罪君子
小人各處其位衆臣之樂也吏不苟暴役賦不

重財力不傷安土樂業之樂也友焉故
有三憂

紀 記 琴清英凡節文須

蜀王本紀

蜀之先稱王者有蠶叢柏灌魚鳧明是時權
輿左衽不曉文字未有禮樂從開明已上至蠶
叢凡四千歲次曰伯雍又次曰魚鳧尾尾田於湔
山得仙後有王曰杜宇杜宇出天墮山又有朱提氏
女名曰利自江源而出爲宇妻乃自立爲蜀王

號曰望帝移居郫邑

禹本汶山廣柔縣人生於石紐其地名虎兒畔

禹母吞珠孕禹坼胸而生於縣釜山娶妻生子

啓紀年曰禹立四十五年

蜀王記

秦王石牛置金於後蜀人以爲牛便金蜀王發

卒開道合五丁拖牛置成都蜀道乃通

琴清英 凡四

昔者神農造琴以定神齊嬉娛去邪欲反其天

眞者也舜彈五絃以

合君臣之恩也

晉王謂孫息曰子鼓琴能令寡人悲乎息曰今

處高臺邃宇連屋重戶薦肉漿酒倡樂在前雖

可使悲者乃謂少失父母長無兄嫂當道獨坐

暮無所止於此者乃可悲耳乃援琴而鼓之晉

王酸心哀涕曰何子來遲也

尹吉甫子伯奇至孝後母譖之自投江中衣箸

帶藻忽夢見水仙賜其美藥唯念養親揚聲悲

歌舡人聞而學之吉甫聞舡人之聲疑似伯奇

援琴作子安之操

雉朝飛操者衛女之所作也衛侯女嫁於齊太

子曰中道聞太子死焉傅母好琴取女自

當喪畢不肯歸終之以死傅母何如傅母曰旦往

操琴於冢上鼓之忽二雉俱出墓中傅母撫雌

雉曰女果爲雉耶言未卒俱飛而起忽有不見

傳母悲痛援琴作操故曰雉朝飛

訓纂 家謀 續補 鑒等龍骨銘詩三章

綿竹頌 廣騷 畔牢愁

子雲古以比孟荀自宋人始訾議之介甫子固皆有辯然其劇秦美新之作未有以解也近泰和胡正甫辯證甚悉吠聲者當無所置喙矣正南之言曰往予閱揚雄仕莽投閣劇秦美新而綱目書莽大夫悖雄以彼其才而媚莽心竊鄙之後見程叔子取其美厥靈根之語愕曰雄乃有是語乎又韓退之邵堯夫司馬君實諸咸稱引其說往往休予心已乃取法言讀之其

紬六經翊孔顏義甚深又嘗高餓顯下祿隱蹤不躋屈原而屢斥公孫弘之容且曰如諛道信身雖天下不可為也予則嘆曰世之論雄其然豈其然乎終無以決於心最後讀雄傳贊雄有大度自守泊如仕成帝哀平間未言仕莽獨其贊謂雄仕莽作符命投閣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予考雄至京見成帝年四十餘矣自成帝建始改元至天鳳五年二訂五十有二歲以五十二合四十餘已近百年則與所謂年七十一者又相牴牾矣又考雄至京大司馬王音奇其文而音薨永始初年則雄來必在永始之前無疑然則謂雄為延於莽年者妄也其云

矣蓋予懷此久矣今年春按部郫縣而雄郫人也讀其邑志得於鄉人簡公紹芳辯證尤悉引桓譚新語曰雄作甘泉賦一首夢腸出收而內之明日遂卒而嗣書甘泉在永始四年雄卒永始四年去莽篡尚遠而劇秦美新或出於谷子雲以予校之莽自平帝元始間始號安漢公今

法言稱漢公且云漢與二百一十載爰自高帝至平帝末蓋其數矣而謂雄卒永始亦未必然計雄之終或在平帝末則其年正七十餘矣因雄歷成哀平故稱三世不從官若復仕莽詎止三世哉錄是知雄決無仕莽投閣美新之事而簡公謂班孟堅早世曹大家輩傳失其實豈不然哉當平帝末莽已有都四海代漢室之形矣而雄猶稱漢道如日中天力不能回莽而假法言以諷切之雄之意至矣雄其媚莽者乎諒乎

叔子之言曰閻百尺未必能投曰然則史不足信乎曰太史公記子貢宰我一以爲游說一以爲叛亂是亦足信乎而孔子主癰疽百里奚自鬻身在當時之言比比也何獨雄哉予悲守道君子蒙誣遠千載故因簡公之言而畢其說

楊子雲集　卷六辨

揚雄傳

漢蘭臺令史班固譔

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其先出自有周伯僑者以支庶初食采於晉之楊因氏焉不知伯僑周何別也楊在河汾之間周衰而楊氏或稱侯號曰楊侯會晉六卿爭權韓魏趙興而范中行知伯獘當是時徧物侯楊侯逃於楚巫山因家焉楚漢之興也楊氏遡江上處巴江州而楊季官至廬江太守漢元鼎間避讎復遡江上處嶓

山之陽曰郫有田一壟有宅一區世世以農桑爲業自季至雄五世而傳一子故雄亡他楊於蜀雄少而好學不爲章句訓詁通而已博覽無所不見爲人簡易佚蕩口吃不能劇譚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靜亡爲少嗜欲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不脩廉隅以徼名當世家產不過十金乏無儋石之儲晏如也自有大度非聖哲之書不好也非其意雖富貴不事也顧嘗好辭賦先是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雄心

壯之每作賦常擬之以爲式又惟屈原文過相
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讀之未
嘗不流涕也以爲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
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乃作書往往撫
離騷文而反之自岷山投諸江流以弔屈原名
曰反離騷又旁離騷作重一篇名曰廣騷又旁
惜誦以下至悼沙一卷名曰畔牢愁又是時趙
昭儀方大幸每上甘泉常法從在屬車間豹
中故雄聊盛言車騎之衆參麗之觀非所以感

動天地逆釐三神又言羿王女邰虙二以微戒
齊肅之事賦成奏之天子異焉其三月將祭后
土上乃帥羣臣橫大河湊汾陰既祭行遊介山
回安邑顧龍門覽鹽池登歷觀陟西岳以望八
荒迹殷周之虛眇然以思唐虞之風雄以爲臨
川羨魚不如歸而結網還上河東賦以勸十二
月羽獵雄從作校獵賦以風明年上將大誇胡
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西自褒
斜東至弘農南敺漢中張羅罔置罘捕熊羆豪

律歷之紀九大運與天終始故云三方九州
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
九贊分為三卷曰一二三與泰初歷相應亦有
顓頊之歷焉撰之以三統開之以休咎繆之以
象類播之以人事文之以五行擬之以道德仁
義禮知無生無名要合五經苟非其事文不
生為其泰鼻濃而不可知故有首衝錯測攡掌
數文捉圖告十一篇皆以解剝玄體離散其文
章句尚不存焉玄文多故不著觀之者難知學
之者難成客有難玄太深衆人之不好也雄解
之號曰解難雄見諸子各以其知舛馳大抵詆
訾聖人即為在迁析辯詭辭以撓世事雖小辯
終破大道而或衆使溺於所聞而不自知其非
也及太史公記六國歷楚漢訖麟趾不與聖人
同是非頗謬於經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應
之譔為十三卷象論語號曰法言

庾子山全集十卷

（北周）庾信撰　（清）吳兆宜箋註

清雍正吳郡寶翰樓刻本

庾開府集箋註十六卷少傅專經堂藏本

周庾信撰。

國朝吳兆宜註。信周書有傳。然考集中幸成碑文稱開皇元年七月其日反葬河州。則入隋殺一載矣。信爲梁元帝守栄雀航。望敵先奔。歷仕諸朝。如更傳舍。其立身本不足重。其駢儷之文。則集六朝之大成。而導四傑之先路。自古迄今。屹然爲四六宗匠。初在南朝。與徐陵齊名。故李延壽北史文苑傳序稱徐陵庾信。其意蔑而棄其文匿而采。嗣徐陵輕險病多哀思。王通中說亦曰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誕。令狐德棻作周書至詆其詩目多於綴成編。粗得梗概。然六朝人所見之書。今已十不存一。兆宜搜撫殘文。補苴次合。勢不能盡詳所出。如註哀江南賦經邦佐漢一事。引史記索隱誤本。以國公爲姓庾。以四皓爲漢相。疎不免附會牽合。後錢塘倪璠別爲箋註。而此本遂不甚行。然其趨舍抑始之功。終不可沒。與倪註竝錄存之。亦言杜詩者不盡廢千家註意也。兆宜字顧令。吳江人。康熙中諸生。嘗註徐庾二集。又註玉臺新詠才調集韓偓詩集。今惟徐庾二集刊版行世。餘惟鈔本僅存云。

隋書經籍志作二十一卷。皆已久佚。倪璠搜輯闕佚。集有與鄭齊學士書曰。聞執事新收得庾子山集。在州郭時欲借以示僕。不時也。玄尊一力致左右。千萬暫借一覩云云。則元末明初尚有重編之本。今亦未見此本。雖冠以滕王逌序。實由諸書鈔撮而成。非其原帙也。隋書魏澹傳稱。腐太子勇命澹撰庾信集。其書不傳。唐志載張廷芳等三家嘗註庾信集。其書不傳。唐志載張廷芳等三家嘗註哀江南賦。宋志已不著錄。近代胡渭始爲作註。而未及成帙。兆宜採輯其說。復與吳昆山徐樹穀等補綴成編。粗得梗概。然六朝人所見之書。今已十不存一。兆宜搜撫殘文。補苴次合。勢不能盡詳所出。如註哀江南賦經邦佐漢一事。引史記索隱誤本。以國公爲姓庾。以四皓爲漢相。疎不免附會牽合。後錢塘倪璠別爲箋註。而此本遂不甚行。然其趨舍抑始之功。終不可沒。與倪註竝錄存之。亦言杜詩者不盡廢千家註意也。兆宜字顧令。吳江人。康熙中諸生。嘗註徐庾二集。又註玉臺新詠才調集韓偓詩集。今惟徐庾二集刊版行世。餘惟鈔本僅存云。

本傳

唐令狐德棻等撰

庾信字子山南陽新野人也祖易齊徵士父肩吾梁散騎常侍中書令信幼而俊邁聰敏絕倫博覽群書尤善春秋左氏傳身長八尺腰帶十圍容止頹然有過人者起家湘東國常侍轉安南府參軍時肩吾爲梁太子中庶子掌管記東海徐摛爲左衛率摛子陵及信並爲抄撰學士父子在東宮出入禁闥恩禮莫與比隆既有盛才文並綺艷故世號爲徐庾體焉當時後進競相模範每有一文京都莫不傳誦累遷尚

書度支郎中通直正員郎出爲鄖州別駕尋兼通直散騎常侍聘於東魏文章衛令盛爲鄴下所稱還爲東宮學士領建康令侯景作亂梁簡文帝命信率宮中文武千餘人營於朱雀航及景至信以衆先退臺城陷後信奔於江陵梁元帝承制除御史中丞及即位轉右衛將軍封武康縣侯加散騎常侍來聘於我魏大軍南討遂沿長安江陵平拜使持節撫軍將軍右金紫光祿大夫都督等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孝閔帝踐祚封臨潁縣子邑五百戶除司水下大夫出爲弘農郡守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司憲

中大夫進爵義城縣侯俄拜洛州刺史信多識舊章為政簡靜吏民安之時陳氏與朝廷通好南北流寓之士各許還其舊國陳氏乃請王褒及信等數十人高祖惟放王克殷不害等信及褒並留而不遣尋徵為司宗中大夫世宗高祖並雅好文學信特蒙恩禮所陳於天子之政皆大事也復有陽春白雪朝日魚麗之曲繞梁舍人之音動中啁和之者不過數人其曲彌高其和寡按詩大雅文王於穆清周之命維新邵中之曲殆高襄陽者皆當時之士所歌詠於天子之政皆小事也太雅小雅之作實王政之由詩疏

本傳 二

庾子山集序

北周滕王宇文逌撰

吳江吳兆宜顯令註

蓋聞五聲應韻則宮徵成其文八音克諧則絲管和其韻文質不乖色行之美也故尚書堯典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鄭玄注周禮樂記五色成文五聲配五行之色所以周南召南之篇為風人之首詩疏國風二南為正風所以用之閨門之鄉薰用之小雅大雅之作實王政之由詩疏小雅所以用之邦國而化天下所咏於天子之政皆小事也太雅也復有陽春白雪之唱郢中之曲殆高襄陽者皆當時之士所歌詠於天子之政皆大事也太雅也復有陽春白雪之唱郢中之曲殆高襄陽者皆當時之士對楚王曰歌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之者不過數人其曲彌高其和寡按宋玉對楚王曰歌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之者不過數人其曲彌高其和寡按宋玉郢中故曰郢中秋風黃竹之詞伊上之才猶盛武帝行幸河東與羣臣飲宴帝歡甚乃自作秋風辭以歌之帝悲傷流涕謂羣臣曰朕方泛樓船濟汾河中流與眾樂飲歡甚作秋風之辭以自娛樂但悲年壽有終哀盛時不再得耳竹書紀年穆天子傳盛於

鎮東時闢其[illegible]掾位至司空兼贈太尉焉安氣盛(盛)焉爽乎千載布在方册語見中庸國史家牒世並詳焉八世祖滔散騎常侍領大著作(初學記散騎常侍本二官皆秦置也漢因之皆置四人掌侍從規諷中書而秘書既別典著作郎焉著作郎亦爲大著作)人練門下惠帝詔曰著作旣爲中書而秘書著作郎亦爲大著作文藉今改中書著作郎爲秘書著作郎後代因之遂昌縣侯(晉地理志揚州東陽郡領遂昌縣)祖易徵士隱遁無悶確乎不拔語見周易宋終齊季早擅英聲(文選司馬相如封禪文注引漢書曰終軍字子雲齊人少好學年十八以博士弟子詣博士受業甲科爲謁者給事中使匈奴單于單于愛其才欲留之軍對曰軍受命使單于宣漢德以懷遠人單于不聽軍必欲以信義說單于單于終不聽軍棄繻而去後爲諫大夫時年二十餘)英聲騰文藻實省置散騎常侍四人通考梁中書舍人多領之文宗學府(文選曹植贈王粲詩曰文宗以德舉)知叢義窟(漢書藝文志曰劉向校讎中秘書每一書已定輒向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名曰別錄)以拼得幸號智囊義窟本文宗典墳(北史李諤傳曰文宗典墳)玄學之烈(晉書王衍傳曰衍妙善玄學)鄒衍談天(史記孟子荀卿列傳曰鄒衍睹有國者益淫侈大聖不出不能推大道之本終始之變以小大之義各任其所宜)龍奭雕龍(史記孟子荀卿列傳曰騶奭頌曰雕龍奭)孔子聲中(晉傅咸太康中上疏曰孔子聲中金石)晉傅太康(晉傅咸太康中上疏曰孔子聲中金石)文志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魏王壞冢(晉書束皙傳曰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冢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初發塚者燒策照取寶物及官收之多散亂簡札文義絕不復次第束皙和嶠荀勗撰次之後漢楊厚學祖父所傳秘記譬中經洛陽盜書用皂縑裹布囊盛之埋石室金匱玉版圖籍散亂先祖所傳秘記天下無道裹書固中皆有香囊)莫不窮其枝葉則諮有枝葉(漢藝文志曰漢興收拾亡逸開獻書之路迄孝宣世后蒼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又詩經二十八卷毛傳三家鹿(魯)韓(齊)爲齊詩后蒼作齊詩緯作魯詩故曰申公作魯詩)

序 三

聖兩朝韓魯四詩(漢藝文志漢興魯高唐生博士衍說孝宣世后蒼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又詩經二十八卷毛傳三家魯韓三家鹿(魯)爲齊詩后蒼作齊詩緯作魯詩故曰申公作魯詩)炎作(初學記散騎常侍本二官皆秦置也漢因之皆置四人掌侍從規諷中書而秘書既別典著作郎焉著作郎亦爲大著作)辨詩九流之宗百家之說(漢劉歆傳歆集六藝羣書種別爲七略後漢班固因之其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之人造也孟堅九流百家之言靡不窮極本末載數市與王家藏書近萬卷漢本年載數市與王家藏書近萬卷)名山海上金匱玉版之書(漢司馬遷報任安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任昉述異記秦始皇時海上有人乘白鹿來獻始皇以玉版圖籍散亂乃使人入海上名山之石室金匱玉版圖籍散亂)魯壁魏塚繆轢緗褰之記(漢藝文志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晉傅太康中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塚或言安釐王塚得竹書數十車初發塚者燒策照取寶物及官收之多散亂簡札文義絕不復次第束皙和嶠荀勗撰次之後漢楊厚學祖父所傳秘記譬中經洛陽盜書用皂縑裹布囊盛之埋石室金匱玉版圖籍散亂先祖所傳秘記天下無道裹書固中皆有香囊)莫不窮其枝葉則諮有枝葉

序 四

誦其篇簡豈止仲任一見之敏(漢書王充字仲任後漢會稽上虞人也家貧無書至京師市肆觀書一見輒誦憶)十五侍梁東宮講讀雖桓騶十四之歲咨宿客之詩(後漢蔡邕傳邕字伯喈陳留人也能屬文善鼓琴與蔡文姬姊弟並聰辯有才學年十三四在室時嘗夜讀書音聲甚清而中有爵離之聲邕以琴寫之文姬曰非但聞音聲乃復有人在戶邕即起開戶延而與語因問其故乃鄰家有女當嫁而夫婿將迎邕即援琴而作詩曰)十五侍梁東宮講讀雖桓騶十四之歲咨宿客之詩(後漢蔡邕傳邕字伯喈陳留人也能屬文善鼓琴與蔡文姬姊弟並聰辯有才學年十三四在室時嘗夜讀書音聲甚清而中有爵離之聲邕以琴寫之文姬曰非但聞音聲乃復有人在戶邕即起開戶延而與語因問其故乃鄰家有女當嫁而夫婿將迎邕即援琴而作詩曰)

序 五

世叔五行之述(後漢蔡邕傳邕字伯喈陳留人也能屬文善鼓琴與蔡文姬姊弟並聰辯有才學年十三四在室時嘗夜讀書音聲甚清而中有爵離之聲邕以琴寫之文姬曰非但聞音聲乃復有人在戶邕即起開戶延而與語因問其故乃鄰家有女當嫁而夫婿將迎邕即援琴而作詩曰)魯連十二之年杜鄰堅之辨(魯連子齊士有杜鄰堅自稱五伯鄰堅門合同異一日服千人魯仲連年十二號千里騏往詣田巴巴終身不談)匪或斯尚同日語哉玉墀對策高等甲科(漢興董仲舒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武帝即位舉賢良對策天人三道仲舒推陰陽明於禮樂之意正天人之際文章爾雅爲儒者宗)流輝聯璧(晉陸機與弟雲書曰文章當如聯璧)袁江南賦(晉袁宏字虎小字虎頭善屬文有逸才博涉經史文章絕美)公孫金馬之時(漢公孫弘字季世紀年引其光以書映當道甚(能)得油幢金馬門(漢東方朔傳曰朔上書自贊曰臣朔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如懸珠齒如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孝性自然(晉康別傳康天質自然)仁心獨秀(晉康別傳康仁愛篤至)忠爲令德(晉卓茂傳茂爲密令視人如子)孝乃德本(晉卓茂傳茂爲密令視人如子)若乃德

漸之日漢董仲舒以賢良對策天子以仲舒爲江都相公孫弘卜式兒寬傳皆
以鴻漸之翼未能連類旨何足云解褐授安南府行
參軍事通考宋有參軍參軍掌參謀軍事梁陳以後
參軍之職漸重隋唐以降參軍之名遍於諸曹矣
參軍衣鼎人之服漢史梁冀傳注引風俗通曰衣鼎人者古名臣府掾
陵王行參軍事通考宋書武帝紀永初三年封長沙王義欣爲南郡王食邑四千戶
班多從宋書之舊也通考晉書職官志王公置師友祭酒各一人參軍事
行參軍舍人等官晉書職官志太尉掾屬有祭酒屬官有長史司馬諮議參軍
尺木未階梁元帝纂要曰官有九品人有三等尺木不龍先階尺木百陽難
如博山形名尺木不能昇天通考宋有史部尚書度支左民都官
尚書屢支郎中五兵六尚書舊宋齊梁陳隋唐皆置郎中東晉有十五曹殷中
漢官也晉置郎中三公比部金部度支都官左民駕部倉部庫部中
兵外兵宋武帝初加至騎兵主客起部水部四曹并
東晉舊十五曹合爲十九曹元嘉三十年又置功論
高衢方駟滿告閑居賦步高衢而方駟
先哲之高躅尋轅
仲山之專對嚮
患
無以加也還本國爲正
使於魏上接對有
才辯雖子貢之旗鼓陳說
合戰於濟濟之野兩軍相
望塵埃相接辯士交兵賜書褒美
寵陳說其間推論利害釋
國之患
謀(又)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員郎職位清顯以望以寶又爲東宮
兵局內直兵史二人梁有直內主爵
持侍等局各置有司以承其事陳因
並受節度東方朔神異經東方有大谷名曰
增角一門門有銀榜以青石爲
之地長一里宮
龍樓闕錡寵等逾隆漢成帝紀陽朔元年立子驁爲
道酉京賦武庫禁兵
記在蘭錡(注)衆兵也
值侯景墓逆攻
殿非無流矢之兵梁書武帝紀大監元年夏四月丙寅高祖即皇帝位於南郊設壇柴
燎告類於天禮畢備法駕即建康宮
遂有生荊之痛通鑑注晉建興初改建業爲建康東晉元帝都此置丹陽郡宋齊梁陳因
之漢伍被傳淮南王陰有邪謀被曰今臣亦將況宮中生荊棘露宿衣水
荊楚於時州后即湘東王封豕既誅長蛇受戮左傳申包
使信與湘東王論中流水戰事醜徒間其名德遂即
散奔深爲梁主所賞梁書武帝紀大同八年春正月
安城郡民劉敬躬扶左道以反

郎後又省騎兵故爲二十曹梁加殿中處曹屯田爲
二十三曹其郎中舊用員外郎正主簿正佐有才地
者爲之通典職官十一門門有銀榜以青石爲碑碑題云天
地長男之宮龍樓闕錡寵等逾隆陳成帝紀子出繼伯父後
道酉京賦武庫禁兵後漢文苑傳黃香拜尚書郎當獨止
宿臺上晝夜不離省闥帝聞善之
記在蘭錡(注)衆兵也
晉書(衆)廣爲尚書郎尚書令衛瓘見
之曰此人之水鏡見之瑩然若披雲霧而覩
青天也
仍爲邳州別駕隋書江夏郡注舊置邳州別駕
行部則乘乘傳車故謂之
刺史之半隋書百官志別駕從事史一人從刺史
別駕漢制也歷代皆有
其任居刺史之半
出往上遊來歸
之漢伍被傳淮南王陰有邪謀被曰出往上遊萬里者
今臣亦將況宮中生荊棘露宿衣水
荊楚於時州后即湘東王封豕既誅長蛇受戮左傳申包
胥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
湘東有雪耻之功淮海有勤王之旅
見哀江南賦同少康之復夏左傳哀元年少康使女艾諜
浞使季杼誘殺過戈復

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若太戊之紹殷史記殷本紀帝太戊修德殷復興諸侯歸中宗即於荊江驟置文物左傳臧哀伯曰復爲梁後主蕭繹御史中丞總其一日御史中丞其一日御史中丞典司直具瞻斯在詩邦之司直民具爾瞻貴戚斂手後漢鮑永爲司隸校尉辟鄭敬爲都官從事恢太僕亦抗直帝常曰貴戚且宜斂手以避二鮑豪族屏氣後漢陽球傳球爲司隸校尉權門莫不屏氣遷散騎常侍左見上右衛將軍豐貌右珥戎章再徙魏書散騎常侍比於侍中貂璫插右貂氏通惠漢有衛將軍武帝接受分中衛將軍並置佐史掌宿衛營兵銀章青綬後漢輿服志銀章青綬以上佩水蒼玉宋謂之貴鄉公以吭稍爲散騎常侍非其好也

出觀南郊諭使默參乘著德廊廟史記蔡澤傳澤曰吾所謂出則乘輜車駕駟馬不出廊廟切問近對漢袁盎傳侍中常伯仰占拜武康縣開國侯隋書餘杭郡武康縣注平陳後仁壽二年後通考開國侯梁開國承家周易大君有命開國承家信士十三班周禮大宗伯之職以賓禮親邦國諸侯是執執信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切問近對漢袁盎傳不出廊廟已誓曰使河如帶泰山如礪國以永寧爰及苗裔左傳齊侯使高固如魯逆叔姬高固歸官奉使大國光華重出原隰再來詩皇皇者華於彼原隰傳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左傳周公太公相成王成王封其弟叔虞於唐作相關右尚書說命高宗肜日祖己訓王爰立作相三分有二論語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九合一匡管子桓公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襄乘傳齊桓公爲陽穀之會一匡天下德邁晉宣帝紀帝諱懿字仲達河南溫縣孝敬里人姓司馬氏晉因初建

追尊曰宣王武帝受禪上尊號曰宣皇帝稚尚無過功高緯地左傳晉成鱄曰文緯天地曰文稚能操之編帶子產獻紵衣焉關我太祖獻策魏帝命將荊衡北史周文帝紀革帝元年七月采元帝遣使請據舊圖以定疆界又通結於齊言辭悖慢帝曰古人有言天之所棄誰能興之其蕭繹之謂乎十月王戌遣柱國于謹中山公護與大將軍楊忠韋孝寬等討之謹值本朝青蓋入洛吳志孫皓使尚廣等奉表并天下地圖及古璽在丙子青蓋入洛陽及亡璽于於是舍節入仕漢蘇武傳武被拘不屈使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乃沐霸恩改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戎號光隆吳衛青傳天子使使持大將軍印以將軍中軍青爲大將軍立號而歸比儀台鉉後漢陳球傳位至三台物創易名玉鑒高官美宦有踰舊國又遷驃騎大將軍開府義成公王沉晉代始授此榮晉書以功封河內太守以郡公不之官郡將猶盛貴權魏時有鷹揚將軍封陵侯成寧中追封郡公子元嗣晉武受禪降爵爲公子孫傳國至今襲封五等降在季世秩居上品爵爲五等尚書列爵五等出爲弘農郡守晉地理志弘農郡秦置漢因之魏晉屬司州本曲沃桓叔之邑寄深分竹後漢張敏論肉刑疏曰漢興除肉刑有黥劓之罪其令罪人完爲城旦舂滿歲爲鬼薪滿歲爲白粲鬼薪白粲一歲皆笞三百笞滿皆髡鉗爲城旦舂滿二歲爲鬼薪滿一

中丞漢官也亦曰中丞法後周有司憲中大夫二人掌司寇之法糾國之刑禁亦其任也帥掌三刺之法助宣五禁之書（周禮秋官士師之職掌國之五禁之法又司刺掌三刺三宥之法）救府得人於斯爲盛出爲洛州刺史（隋書河南郡洛陽縣注後周置東京六府洛州總管）德茂褒帷（後漢賢琮傳傳典傳車騎駕駟赤帷裳琮爲冀州刺史命駕之官）才膺刺舉（漢褚少孫集田仁上書言天下郡太守多爲姦猾震懾之宮環堵之室）怡怡如也（見論語）太祖所知江陵名士惟信而已（見宗懍歌）綢繆神遇（晉謝綢繆論戶衰宏山濤別傳陳留阮籍謙退寡欲初不臧否一族相遇便爲親交）造次推恩（論語造次必於是愛書下推恩）商山故老似值劉之明帝守文偏加引接武皇英主彌相委寄（見宗懍歌）客不敢告勞（見後漢書朱浮傳）延壽忍信鄰兒（延壽事見前）敬百各以其至誠（史記循吏傳）民不忍欺（漢韓延壽傳）延壽之官一旬相遇便爲親交（見後漢書下推恩）人不忍欺（漢韓延壽傳）延壽之官一旬相遇便爲親交（見後漢書下推恩）上洛商山故老似值劉

弘（漢王貢傳）弘之商州商洛人商雒深山師古曰即今商洛縣是也晉太康地理志分雒置洛縣屬弘農郡）節鎮幽州諸軍事領烏丸校尉（晉劉弘傳）弘爲安撫將軍假節都督荊豫諸軍事領烏丸校尉）有威惠寇盜斂跡（晉劉弘傳）弘爲安撫將軍假節都督荊豫諸軍事領烏丸校尉）有威惠寇盜斂跡所到西河美稷有名馬道大迎拜（後漢書南匈奴傳注見總轄禮府佐治春卿（周禮乃立春官宗伯使掌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辨九拜之儀教六詩之義（周禮春官大宗伯大祝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辨九拜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拜六曰凶拜七曰奇拜八曰褒拜九曰肅拜注鄭司農云稽首拜至地也頓首拜頭叩地也空首拜手至地也振動戰慄也吉拜先拜而後稽首凶拜先稽首而後拜奇拜一拜也褒拜再拜也肅拜但俯低手也故書稽爲乞）及丁母憂杖而後起（禮記雜記）不勝哀毀爲病（禮記雜記）青鸞降宴（瑞應圖鸞出女國高丈餘雄鳴應樂舞）鳳集庭樹之祥（瑞應圖鳳凰仁鳥見則天下寧）林之山嘉氏之（詩周南）簪仕周世驅驄至今（晉陸機詩）歲在屠維（爾雅太歲在己曰屠維）龍居淵獻（史記歷書注索隱曰淵獻庚也）從維戊也大淵獻庚也）是已（通鑑前編歷書注不合）著宿（爰永校尉樊儵上言著宿大賢多見廢棄）

有數年踰耳順（孔子年七十）母年九十色養承以孝聞（晉劉殷傳）殷事母以孝聞）勤同扇席（陳謝貴香事後漢黃香事）香事父者即扇牀枕寒溫）及丁母憂杖而後起（禮記雜記）曾子曰晏子之喪也杖而後能起）病不勝哀（禮記雜記）毀瘠爲病）青鸞降宴（瑞應圖鸞出女國高丈餘雄鳴應樂舞）鳳集庭樹之祥（瑞應圖鳳凰仁鳥見則天下寧）林之山嘉氏之（詩周南）簪樹之儀教六詩之義（周禮春官大宗伯大祝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辨九拜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拜六曰奇拜七曰奇拜八曰褒拜九曰肅拜注鄭司農云稽首拜至地也頓首拜頭叩地也空首拜手至地也振動戰慄也吉拜先拜而後稽首凶拜先稽首而後拜奇拜一拜也褒拜再拜也肅拜但俯低手也故書稽爲乞）及丁母憂杖而後起（禮記雜記）曾子曰晏子之喪也杖而後能起）毀瘠爲病（禮記雜記）青鸞降宴（瑞應圖鸞出女國高丈餘雄鳴應樂舞）鳳集庭樹之祥（瑞應圖鳳凰仁鳥見則天下寧）林之山嘉氏之（詩周南）簪仕周世驅驄至今（晉陸機詩）歲在屠維（爾雅太歲在己曰屠維）龍居淵獻（史記歷書注索隱曰淵獻庚也）從維戊也大淵獻庚也）是已（通鑑前編歷書注不合）著宿（爰永校尉樊儵上言著宿大賢多見廢棄）

天倫殺梁陳兄弟天倫也）孝實人師（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刑推士則（魏志鄧艾讀陳寇傳文言文爲世範行爲士則）慍喜不形於色（論語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忠恕不離於懷（論語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矜簡儼然之儀（後漢書周燮傳）師心獨往似陸機之愛弟（晉書陸機傳有一弟名雲）若韓康之養甥（後漢逸民韓康傳康賣藥於長安市口不二價有一甥隨之學）環堵之間（禮記儒行）歡言宮環堵之室）怡怡如也（見論語）太祖所知江陵名士惟信而已（見宗懍歌）綢繆神遇（晉謝綢繆論戶衰宏山濤別傳陳留阮籍謙退寡欲初不臧否一族相遇便爲親交）造次推恩（論語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愛書下推恩）商山故老似值劉之明帝守文偏加引接武皇英主彌相委寄（見宗懍歌）客不敢告勞（見後漢書朱浮傳）延壽忍信鄰兒（延壽事見前）敬百各以其至誠（史記循吏傳）民不忍欺（漢韓延壽傳）延壽之官一旬相遇便爲親交（見後漢書下推恩）人不忍欺（漢韓延壽傳）延壽之官一旬相遇便爲親交（見後漢書下推恩）上洛商山故老似值劉

都賦有集十四卷太清離亂百不一存及到江陵又有三卷即重遘軍火一字無遺（隋牛弘表稱收書七萬餘卷開師入郢悉焚之）今之所撰止入魏已來爰洎皇代凡所著述合二十卷分成兩帙余與子山風期款密（王臺新咏繁數定情詩中情旣款款然後寄情均編紂（注見前期）契比金蘭（繫辭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人之言）其臭如蘭欲余製序聊命翰札（先賢行狀徐幹集翰皮加蒲（李漢書谷子雲之筆札）幸無愧色（後漢郭泰傳塗色謂塵垢色白乃見多矣皆有慙容惟郭有道無愧色耳）非有綺章（生思蜀都賦綺道德方富貽範紹紳（楊子紳者人之模範也漢書稍紳先生之儀）懸諸日月焉（後漢書牟長傳長著章句有能教諸史名著長樂宮學徒數慕之日月（又蔡伯喈表日月不刊之書也）豈謝沂風（陳沂謝尚字）嫌其兄弟言曰是兒談論日月不如柱見楊雄方

附錄諸家詩評

北史文苑傳敘曰徐陵庾信分路揚鑣其意淺而繁其文匿而彩辭尚輕險情多哀思

文中子論詩曰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誕

元陳繹會詩講沈約吳均何遜徐陵江總諸家律家之源而尤近古者觀唐律雖寬而風度遠矣

朝野僉論溫子昇作韓陵山寺碑庾信讀而寫其本南人問信曰北方文士何如信曰唯有韓陵山一片石堪共語薛道衡盧思道少解把筆白餘驢鳴狗吠聒耳而已

諸家詩評

升菴詩話庾開府詩羊腸連九坂熊耳對雙峯鮑昭詩二崤虎口九折羊腸可謂工矣比之杜工部高鳳翔聚螢囊子賛歌之句則杜覺偏枯矣（並陳沂輯）

晁氏云太宗端拱中進士劉安國酷愛哀江南賦雖日肝未食而不飢蒜以辭氣鼓動快哉悟心而已故前賢評品以爲風雅之變而流宕之勝者（胡嘉猷輯）

詩紀云學律不諧不使句弱用事不工不使語俗此開府之所長也（陳鉉輯）

升菴譚苑醍醐云庾信詩爲梁之冠絕啓唐之先鞭史評其詩曰綺豔壯子美稱之曰清新又曰老成綺

鹽清新人皆知之而其老成獨子美能發其妙余嘗
合而衍之曰綺多傷質豔多無骨清易近薄新易近
尖子山之詩綺而有質豔而有骨清而不薄新而不
尖所以爲老成也若元人之詩非不綺豔非不清新
而乏老成宋人詩則强作老成態度而綺豔清新鑿
未之有若子山者可謂兼之矣 張尚瑗輯

詩藪云供奉之癖宣城也以明豔合也工部之癖開
府也以沉實合也 吳喬尚輯

松石軒詩評云庾信之作如玉臺九成瓊樓數仞規
模崇麗氣象清新步步虛之作並懸絕塵境 吳喬
邑輯

潘子眞詩話山谷古庾子山澗底百重花山根一片
雨有以盡登高臨遠之趣喜晴應詔全篇可爲排式
其卒章有慶兆民同於論年天子萬不獨清新其氣韻
尤更深穩 張尚瑗
孙輯

解頤新語庾開府詩屏風詩澗水縈衾外山花卽眼
前到隋州美人障子愁風不舉袖但覺羅衣輕古詩
去馬不移足來車豈動塵意竝同 吳喬
輯

詩紀云御亭吳大帝所建在晉陵庾信詩御亭一回
望風塵千里昏是也 陳焱
輯

竹林詩評徐陵之作如魚油龍腐列壍明霞輝爍玉

芽之乘溢日非頓載之室詎得見此 朱昂
傳輯

升菴詩話徐陵詩竹密山齋冷荷開水殿香太白詩
之水動荷花水殿香全用其語 陳沂
輯

梅鼎祚樂苑徐陵長相思云長相思好春節夢裏恒
啼悲不洩帳中起窓前咽柳絮飛還聚遊絲斷復結
欲見洛陽花如君隴頭雪蕭淳和之云長相思久離
別新燕參差條可結孤關遠歷書絕對雲恒憶陣看
花復愁雪猶有望歸心流黃未剪裁二辭眞可謂勍
敵 吳喬
馬輯

嫩眞子云李百藥父與友陸人等共讀徐陵文有刈
瑕邪之稱之語數不得其事百藥進曰春秋鄫子籍
稻杜預謂在鄫邪客大驚號奇童令按昭公十八年
傳鄫子籍稻注云鄫妘姓國也其君自籍稻蓋履行
之昭公十八年經書鄫人入鄫注云鄫國今琅邪開
陽縣也蓋籍常呼爲典籍之籍謂履行之而紀其數
也周之六月夏之四月稻方生也而徐陵以爲刈非

然猶意異百或不忌至如騶虞九節後曰詩歌九節如吟猴落雁後曰雁失羣而行斷猿求林而路絕如綵則錦市俱務錢則銅山合徙後曰水衡之錢山積藏室之錦霞開則不勝重犯矣蓋子山只務琢句不計文理故耳

姚旅露書
張尚瑗輯

凡例

子山以梁人入仕西魏因仕於周其集中所載者非在梁即入魏周之作今本前後混淆編次多舛如將命至鄴等製其為在梁無疑但無年表未能一一更張姑仍其舊云

老杜云庾信生平最蕭瑟暮年詩賦動江關按本傳信雖位望通顯常有鄉關之思乃作哀江南賦以致意此賦洵屬庾公晚年筆也舊本列在馬射賦後今以箋注繁冗另分為一卷

集中所引事實有關辭義即數見者必注曰見某處至於地理職官既見一處不復更詳懼複也

注中所載有似是而實非者槩加以未詳二字仍存其說於後以備參考

諸家如王君宛仲季寫鳥歸君元公陸君拒石蔡君元禮事注哀江南賦最後得胡君朏明所注各體實獲我心悉已採入集中惜未見其全也別有搜羅見貽者不敢忘其所自亦必登載姓名

閻府梁坊刻未免謬誤茲嘉定張君漢瞻名雲章家所藏朱子价先生藩曰藩舊刻善本頓蛻耳目一新也

已巳秋徐君敬思名樹屏自都門歸攜其伯氏仲氏所輯哀江南賦注見示搜伏摘隱備極博雅余披年來未解者一旦先獲我心昭然發蒙眞快事也爰附第二卷末以公同好

凡例

庾集目錄

庾子山全集目錄

卷一

三月三日華林園馬射賦
傷心賦
小園賦
春賦
七夕賦
蕩子賦
竹杖賦
邛竹杖賦
象戲賦
鏡賦
燈賦
對燭賦
枯樹賦
鸚鵡賦
別錄

卷二

哀江南賦

卷三

周祀圜丘歌十二首
周祀方澤歌四首
周祀五帝歌十二首
周宗廟歌十二首
周大祫歌二首
周五聲調曲二十四首
對酒歌
昭君辭應詔
王昭君
出自薊北門行
結客少年場行
道士步虛詞十首
烏夜啼
怨歌行
舞媚娘
烏夜啼
燕歌行
楊柳歌
卷四
奉和泛江
奉和山池
陪駕幸終南山和
和宇文內史春日
遊仙
和宇文京兆遊田
奉報寄洛州
奉報酬秋寄隱士
上益州上柱國趙
謹贈司寇淮南公
正旦上司憲府
任洛州酬薛文學
將命至鄴
將命至鄴酬左正
入彭城館
同州還
從駕觀講武
奉報趙王出師在
和趙王送峽中軍
奉和趙王途中五
侍從徐國公殿下
行

同盧記室從軍
伏聞遊獵
見征客始還遇獵
奉和閬弘二教應詔
至老子廟應詔
奉和趙王遊仙
奉和同泰寺浮圖
奉和法筵應詔
和從駕登雲居寺塔
和何儀同講竟述懷

奉和趙王隱士
擬詠懷二十七首
和張侍中述懷
奉和示內人
奉和趙王美人春日
奉和趙王春日
夢入堂內
和詠舞
夜聽擣衣
預麟趾殿校書和劉儀同
和宇文內史入重陽閣
奉在司水看治渭橋
北園新齋成應趙王教
司會河陽公新造山池聊得寫目
登州中新閣
歲晚出橫閣
北園射堂新成
尋周處士弘讓
園庭
歸田

卷五
山齋
望野
紫騮酒
奉報趙王惠酒
有喜致醉
喜晴應詔勅自疏韻

同顏大夫初晴
奉和趙王喜雨
和李司錄喜雨
郊行值雪
奉和趙王西京路春旦
奉和夏日應令
和樂儀同苦熱
和裴儀同秋日
詠園花
西門豹廟

和王少保遹傷周處士
傷王司徒褒
仰和何僕射還宅懷故
送靈法師葬
贈周處士
和春日晚景宴昆明池
對宴齊使
聘齊秋晚館中飲酒
奉和濟池初成清晨臨泛
就蒲州使君乞酒
和靈法師遊昆明池二首
見遊春人
別周尚書弘正
別張洗馬樞
別庾七入蜀
將命使北始渡瓜步江
反命河朔始入武川
冬狩行四韻連句應詔
和王內史從駕狩
入道士館
奉和永豐殿下言志十首

率爾成詠
慨然成詠
奉和賜曹美人
和趙王看妓
奉答賜酒
奉答賜酒脯
正旦蒙趙王贊酒
衛王贈桑落酒奉答
就蒲州使君乞酒
蒲州刺史中山公許乞酒一車未送

答王昚空餉酒
舟中望月
望月
對雨
喜晴
詠春近餘雪應詔
奉和初秋
晚秋
和賴川公秋夜
詠畫屏風二十五首
鏡
梅花
詠樹
闘雞
應令
杏花
集周公處連句
寄徐陵
寄王琳
奉和趙王

和劉儀同森
和庾四
和侃法師三絕
送周尚書弘正二首
重別周尚書二首
贈別
徐報使來止得一相見
行塗賦得四更應詔
和江中賢客
奉和平鄴應詔
送衛王南征
仙山二首
山齋
野步
山中
聞怨
和趙王看妓
看舞
聽歌一絕
暮秋野興賦得傾盃酒

對酒
春日極飲
春望
新月
秋日
望渭水
塵鏡
和淮南公聽琴聞弦斷
弄琴二首
詠羽扇
題結綬袋子
賦得鴛鴦
賦得集池雁
詠雁
忽見檳榔
賦得荷
移樹
春梨
傷往二首
春日離合二首

和廻文
問疾封中錄
示封中錄二首
秋夜望單飛雁
代人傷往二首 附別錄
卷六
賀傳位皇太子表
賀平鄴都表
賀新樂表
功臣不死王事請門蔭封表
爲杞公讓宗師驃騎表
爲聞將軍乞致仕表 代人乞致仕表
爲晉陽公進玉律秤尺斗升表
進象經賦表
齊王進蒼烏表
齊王進白兎表
齊王進赤雀表
謝滕王集序啓
謝周明帝賜絲布等啓
答趙王啓

謝趙王示新詩啓
謝趙王賚絲布等啓
謝趙王賚絲布啓
又謝趙王賚息絲布啓
謝趙王賚犀帶等啓
謝趙王賚巾啓
謝趙王賚白羅袍袴啓
謝趙王賚米啓
謝趙王賚乾魚啓
謝趙王賚雜啓
謝趙王賚馬并繖啓
謝趙王賚馬啓
謝滕王賚猪啓
爲梁上黃侯世子與婿書
移齊河陽執事文
又移齊河陽執事文
移虜晉使文
答移市教
擬連珠四十四首

趙國公集序
周使持節大將軍廣化郡開國公丘乃敦崇傳
陝州弘農郡五張寺經藏碑
溫湯碑
泰州天水郡麥積崖佛龕銘
終南山義谷銘
思舊銘
梁東宮行雨山銘
東宮玉帳山銘
吹臺山銘
至仁山銘
望美人山銘
明月山篇
刀銘三首
自古聖帝名賢讚二十七首
鶺鴒讚
周上柱國舟王憲神道碑
周太子太保步陸逞神道碑
周大將軍司馬裔神道碑

卷七

卷八

周桂國大將軍長孫儉神道碑
周桂國大將軍統于弘神道碑
卷九
周大將軍崔戎神道碑
周車騎將軍賀婁慈神道碑
周上柱國宿國公河州都督辛威神道碑
周兗州刺史廣饒公鄭常神道碑
周隴右總管長史贈少保豆盧永恩神道碑
周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同州刺史段永神道碑
周柱國楚國公岐州刺史慕容寧神道碑
卷十
周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廣饒公都霞墓誌銘
周大將軍襄城公鄭偉墓誌銘
周大將軍邠邠定公司馬裔墓誌銘
周大將軍上開府廣饒公鄭常墓誌銘
周大將軍義興公蕭泰墓誌銘
周大將軍懷德公吳明徹墓誌銘
周大將軍衛國公廣墓誌銘
周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冠軍伯夫人李氏墓誌銘
周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冠軍伯夫人竇氏墓誌銘
周車騎大將軍贈小司空宇文顯和墓誌銘
周譙國公夫人步陸孤氏墓誌銘
周趙國公夫人紇豆陵氏墓誌銘
周安昌公夫人鄭氏墓誌銘
周大將軍隴東郡公侯莫陳君夫人竇氏墓誌銘
銘
周冠軍公夫人烏石蘭氏墓誌銘
周太傅鄧國公夫人鄭氏墓誌銘
後魏驃騎將軍荊州刺史賀拔夫人元氏墓誌銘
銘
周大都督陽林伯長孫大人羅氏墓誌銘
周儀同松滋公夫人尉遲氏墓誌銘
周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冠軍伯夫人李氏墓誌銘

三月三日華林園馬射賦　并序　徐樹穀曰、周

吳江吳兆宜顯令箋註

月會羣公　圖場錢帛　昭陽縈辛　切即仙踵　芳林園遊　芳林園後　未詳　何故

臣聞堯以仲春之月　爲書東　況洛水舜以甲子之朝　祓圜而巡　洛帝王世紀舜攝政二十八年而帝崩二年喪畢舜年八十一以仲冬甲子日次於畢　堯崩三年喪畢舜始即眞以土承火色尚黃　徐樹穀曰竹書紀年舜設

增於河依堯故事　光休至黃龍負圖　或御二龍　山海經曰大蒐之野　龍　周王玄圃之前　猶驂八駿　穆天子傳銘述於玄圃天子命之上以詔後世　臺之上　駕入駿之乘右服華騮而左驂赤驥而右驂渠黃而左白　乘次車之乘右服　龍耳　我大冢之創業也　南正司天北正司地　史記歷書顓頊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北正黎司地以屬民氣　平九黎之亂　帝王世紀顓頊平九黎之亂　危之哉　尚書舜典寅賓出日平秩東作　雲紀御官　三皇本紀軒帝雲名皆以雲　鳥司　官名皆以鳥　從職　左傳郯子曰少昊擊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　玄鳥氏司分者也　星王有秉璧之符　尚書大傳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　玄珪有成功之瑞　尚書禹貢錫玄圭告厥成功　遂直天地合德　魯連子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光華而復旦分　皇帝以上聖

月光華而已哉　宮氏春秋虞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　武通乾象之靈　啓神明之德　繁辭乾天也天垂象見吉凶又曰神武而不殺　以神明其德夫　夷典秩宗　見之三禮故神武而不殺夫　見之三禮　尚書舜典帝曰有能典朕三禮欽哉　禮含文嘉曰伯夷典禮　二　秩宗　夔爲樂正　闔之九成　劉向說苑夔爲樂正　尚書舜典曰夔典樂教胄子　克已備於禮容　論語克己復禮爲仁　胡廣生曰老子聖人無常心以百姓爲心　周生曰乾坤易蓍筮不兩自我西卦　周生曰蓍筮不兩自天止於丁屋爲赤烏銜穴　皇情　禮記禮之情也　周旋之儀　平治宅而書　皐帳綈衣　漢書已孝文皇帝身衣弋綈集上書者衣綈爲敝惟　百姓　四海爲念　西郊不雨即動　帝王世紀堯時大旱湯以己身禱桑林　常心以百姓爲心　周生曰老子聖人無　周生曰蓍筮不兩自我西卦　周生曰蓍筮不兩自天止於丁屋爲赤烏銜穴　皇情　禮記禮之情也　周旋之儀　平治宅而書　皐帳綈衣　漢書已孝文皇帝身衣弋綈集上書者衣綈爲敝惟　百姓　四海爲念　西郊不雨即動

痛迴天眷　尚書帝堯典寅賓出日平秩東作　兵革無會非有待於丹烏　尚書中候曰有火自天止於丁屋爲赤烏銜丹書入豐　於白燕　秦始皇本紀咸陽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惟帳鐘鼓美人充之各按署不移故無勞毛子平拾遺記魏晉間之狀時飛翔來去有可聞焉　爲神物於足以金爲焚置　銀甕金船　孫氏瑞應圖王者宴不及酺刑罰中則銀甕出焉　文王世紀酺項定三則令人下乘令船遊上後池　山車澤馬　張尚瑗曰馬鳴山車滿野　登止竹葦兩草共垂甘露　晉中興書甘露降尊賢容衆則竹葦受之　青赤二氣同爲景星　班固西京雜記景星者大星也狀如半月　雕題鑿齒　徐廣生於晦朔月爲明晦王者不私人則見　張華博物志遠夷之名雕題黑齒雕題南方地形訓云　況海外三十六國自西南至東南方有鑿齒民注吐

一齒出口長二尺識海水而來王韓詩外傳曰越裳氏重譯而來朝獻白雉曰海不揚波三年矣意者中國有聖人乎詩莫敢不來王此雖國夫長安萬二千二百里不曷都驗東風而受史東方朔十洲記天國有常白東風入律自旬不休青雲干呂建月不散意中國有好道君也東風者政令宽緩招徠遠人之象也漢三年月氏國獻神香狀者曰昔民君之威而受命於史於時乏鳥司曆蒼龍御行禮記月令仲春之月天子乘鸞輅駕蒼龍是月也乌鳥至蓋獻冰開桐花萍合月令仲春之月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季春之月加始蠶事蠶始生皇帝幸於華林之園漢書曰幸者所至御大下甲駕生玉衡正而春階平春秋元命苞曰王者以天下民為家以四海為宅以萬民為子德至山陵則景星見德至天地則黃龍見德至鳥獸則鳳凰翔德至草木則朱草生德至井泉則醴泉出德至八方則遠人來德至禽獸則麒麟臻德至昆蟲則不為災德至幽冥則鬼神伏德至於時雨則嘉穀生德至於風則甘露降德至於星則五緯順軌德至於日則三光清明德至於月則陰陽和風雨時漢楊賜曰夫天之所以為天者以其陰陽和風雨時也故曰夏服天時冬行地氣春秋緯運斗樞曰王者德和則景雲見慶雲者喜氣也二正書以朱絳之雲氣也九節七節五節者天子卿大夫以四捆射二侯二獲二容乘以驪駒九節五正諸侯以四捆射二侯二獲二容乘以驪駒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以三捆射一侯一獲一容乘以乘黃五節二正士以二捆射一侯一獲一容乘以駑馬也二正畫以朱綠之雲氣也九節七節五節三正畫以青雲之氣也士卑不得乘飾車駟馬也故曰夏服天時冬行地氣春秋緯運斗樞曰王者德和則景雲見慶雲者喜氣

簡由興進（劉峻廣絕交論鐘鳴漏盡賓絕其門）合從（後漢方術傳左慈謂人曰子欲食乎須臾還白於市買魚肉及酒周訖謂人曰子可去矣慈乃入市飲酒各一升）海而賞獲（周禮射人以射法治射正）欣者也（既而若木將低漢郊祀志月穆穆以金波）天顏惟穆（左傳和公門大城小遠顏咫尺謂天子穆穆）賓歌（左傳公享之賦六月）雖復（左傳晉侯使郤至聘于周）辭北闕（漢書高帝紀甲午朝未央宮東闕北闕前殿）惟醉（賓既醉醉止）

宴西城（三輔黃圖長安西北頭第一門曰西城門本曰西城門）即同鄧水之朝（尤侗悔齋記月會於大梁）更是岐山之會（尤侗悔齋記孝公與秦邑獨臨春日）

歲次昭陽（爾雅曰昭陽在癸曰昭陽）其日上巳（宋書禮志三月三日祓禊於水濱）其時少陽（秦邑獨臨春日）

於平樂（後漢何進傳進請武於平樂觀）開千門於建章（漢郊祀志作建章宮為千門萬戶）

墨車醲酒（溪東方朔別傳武帝幸甘泉長平坂道中有蟲）

形容（晉盧德之形容美盛）豈陳梗概（劉峻辨命論請陳其梗概）

歲次昭陽（爾雅曰昭陽在癸曰昭陽）月在大梁（禮記月令孟春日月會於大梁）

梁其日上巳（宋書禮志三月三日不用巳）其時少陽（秦邑獨臨春日）

始出生長（春秋元命苞曰陽氣初生）春史司職（周禮春官司事主農事官也故司禮）

青祇效祥（周禮春官司事以告王曰史率陽官以命救政事注先立春日陽官布農事也故曰祇）

穀豐先時（九月人史頒告朔于邦國都鄙注告以後但書其所頒朔于天子出臨軍還而已）

萬騎（周禮大司馬仲秋教治兵遂以獮田）

雲五色（春書運斗樞曰天子德和則五雲見）

渭雞草（周禮雞人掌供雞牲以共祭祀之鷄）

渭口澆泉（周禮職方氏雍州其浸渭洛）

的鑫重圓（鶡冠子天圓地方聖人能的其方圓而法之）

有絃實撫（嵇康琴賦華綱翼正月為三徽之月陽氣初生為微以玉為琅玕雅南子季春之月來宮御女青色不青采弦琴瑟注琴瑟木也春木王故弦之）

章協律（周禮典同掌六律六同以和邦國之樂政而合陰陽之聲以治建國之禮樂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樂語注成均樂名也）

於平樂（後漢何進傳進請武於平樂觀）開千門於建章（漢郊祀志作建章宮為千門萬戶）

墨車醲酒（溪東方朔別傳武帝幸甘泉長平坂道中有蟲）

所一作宜年（漢宮闕名長安有新年宮）開鶴列之陣（晉王徐無鬼曰君亦必無盛雀無逃矣）

渭雞草（周禮雞人掌供雞牲以共祭祀之鷄）

雲五色（春書運斗樞曰天子德和則五雲見）

的鑫重圓（鶡冠子天圓地方聖人能的其方圓而法之）

有絃實撫（嵇康琴賦華綱翼正月為三徽之月陽氣初生為微以玉為琅玕雅南子季春之月來宮御女青色不青采弦琴瑟注琴瑟木也春木王故弦之）

所一作宜年（漢宮闕名長安有新年宮）開鶴列之陣（晉王徐無鬼曰君亦必無盛雀無逃矣）

前旌載鴈（禮記月令孟秋之月鴻鴈來賓）

河洲（詩關雎在河之洲）

渭口澆泉（周禮職方氏雍州其浸渭洛）

成均樹羽（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樂舞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樹羽憧憧）

翔鳳為

林水經注於潛縣北天目山山極高峻上有雷木皆是數百年對謂之潮鳳林 靈芝爲圃晉宮闕名有靈芝圖 草街長帶三齊記鄭玄教授不期山下有蒙茏大如蘿葉土人名之曰棄成書 桐垂細乳花了桐子葉上如乳致巢馬彪曰烏喙歌來山海帶 桐梧桐綴泽聚雪 謝朓別江水曹歌舞名曰帝江 花濃雪聚 謝朓別江水曹盤天山有神鳥識 玉律調 金錞飾鼓 周禮鍾後漢律歷志殷中候氣用玉律十二 金錞善用鳥者正銜勒鍾二惟二至乃候鍾謂黃以金錞和鼓 於是咀銜拉鐵 家語善用鳥者正銜勒以金鐸和鼓 猶乘奔電 海賦修鱗固有鳥如龍騰虛逐日 不逐日追風 桐寅記修鱗固有鳥如龍騰虛逐日或載形於爭中惟聞聲耳睿豹古今注秦始皇有七名馬一曰追風 并試長楸之場 魏曹植名都篇 俱下蘭池之宮 梁元帝集後園看騎馬詩良馬出蘭池 雄雉鳴鞍則汗赭 注見上 入埒則塵紅 班固西都賦紅塵四合

所以觀盛德也古名天子乃須政於司弓 周禮司弓矢大射張以射遠諸侯卿大夫十 乃須政於司弓 周禮司弓矢大射張以射共弓矢變三驅而畫鹿登自尺而懸熊 二禮記射義如數并夾 登自尺而懸熊 二禮記射義可裹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諸侯則共虎熊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麋侯以射諸侯之大夫士以射繁弱振地 新序楚王載繁弱之矢以射貙兕於夢城中 繁弱振地 新序楚王載繁弱之矢以射貙兕於夢 登自尺而懸熊 二禮記射義 仲冬之月禮正六耦詩歌九節 注見上 七札俱 月令仲冬之月天子駕鐵驪 玉勒而搖星跨 注見上 接玉勒而搖星跨 列女傳弓人妻兄晉平公曰寡人聞射之連左手如拒右手如附枝右手發之左手不知公以其言爲一發 弓如明月對堋 古樂府絃如明月弦堋明月射義孔子將祭必先 絃闡相圃 禮記射義大子將射宮 澤宮 禮記射義大子將射於澤而後射於泮宮 向垺 西京雜記文帝有良雁七翼 蕭子雲詩線虎弓琱繳 馬似浮雲 曹植名都篇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馳借問誰家子幽并遊俠兒少小去鄉邑揚聲沸四夷宿昔秉良弓五陵豪選於新豐馬邑之兵 漢書漢使馬邑人聶翁壹陽爲賣城以誘單于而漢伏兵三十萬騎將軍衛青出上谷至龍城 將軍戎服左傳鄭伯肉袒牽羊左傳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楚子楚子曰孤不穀其敢當之 陳捷書 陳琳集答東海徐幹書 陳琳書 陳琳書 陳琳

中獲之飛鏃於吳亭之虎（吳志薛綜與呂範書曰昔魏將如吳觀乘馬躡虎於廣亭馬爲虎所傷權拔以雙戟刺虎却發）況復恭已無爲（論語舜夫何爲哉恭已正南面而已矣）南風在斯（帝王世紀堯之時曰南風之詩曰南風之時兮可以阜我民之財兮）非有心於蜎翼（尸子曰蜎蠉之於水也養由基援弓繳之仰而射之）豈留情於戟枝（後漢呂布傳袁術與布書曰卿本吾之中郎將今假卿一郡猶分財與人卿反以此相圖布拔戟擲術中其背術大喜）故中獲飛鏃於吳亭之虎（吳志薛綜與呂範書曰昔魏將如吳觀乘馬躡虎於廣亭馬爲虎所傷權拔以雙戟刺虎）況復恭已無爲（論語舜夫何爲哉恭已正南面而已矣）南風在斯（帝王世紀堯之時曰南風之詩曰南風之時兮可以阜我民之財兮）非有心於蜎翼（尸子曰蜎蠉之於水也養由基援弓繳之仰而射之）豈留情於戟枝（後漢呂布傳袁術與布書曰卿本吾之中郎將今假卿一郡猶分財與人卿反以此相圖布拔戟擲術中其背術大喜）

傷心賦（并序）

余五福無徵（尚書洪範曰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三靈有譴（漢書述如淳曰三靈日月星也）如淳曰三靈日月星也）二男一女並得勝衣（後漢光武紀不皇子顯天能勝衣趨拜旨象之應也）至於繼體更記外戚世家高后傳高后稱制二歲小未勝衣）

闕河修然白首（穆天子傳曰河是謂河宗柏夭之所謂河伯馮夷者也）金陵喪亂相繼淪殁（守仁殁作相繼殁）羈旅（位卑從事於外謂之羈旅）苗而不秀（後漢章帝八王傳贊振振孫子孫或秀或苗述前聖而言）女成人外孫孫稚奄然亡壞何痛如之（既傷即事追悼前亡惟覺傷心遂以傷心爲賦若夫人室生光非復企及（列子曰古聚府滿歌曲二子俱人室室中自生光）夾河爲郡前途遥遠（漢書朴胤列三公而河南爲郡守）娃好有自傷之

賦（或班婕妤賦）痛陽禄與災（楊雄法言曰或問禄而離災曰有而不茵者吾家之童烏乎九齡而與我玄）楊雄有哀榮之文（雄自序曰雄既修太玄文自牧揚子雲自童烏乎九齡而與我玄）王正長有北郭之悲（六臣文選注引王隱晉書王贊字正長義陽人也辟司空掾歷散騎侍郎今晉書無贊）謝安石有東山之恨（晉謝安字安石安始未許二子瑶瑾）豈其期一作然矣至若曹子建（曹文類聚）

文詞哀痛千悲萬恨（文選謝靈運入彭蠡湖口作千念集日夜萬感盈朝昏）何可勝言龍門之桐其枝已折（文選枚乘七發云龍門之桐高百尺面無枝其根半死半生冬則烈風漂霰之所激也夏則雷霆霹靂之所感也使琴師擊斫以爲琴師空操暢伯牙之至悲也）哀哉賦曰

悲哉秋氣搖落變衰（宋玉九辯悲哉秋之爲氣也）今遠矣何去何依（宋玉原卜曰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寧泛泛若水中之鳧乎）望思無望歸來不歸（漢卜式兄弟分財式悉以與弟弟後亡數年式收其孤子如己子）未達東門之意（列子曰魏人有東門吳者年四十有一子俱人室室中自生光而不憂已今子死乃虞何日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怒曰商吾與汝事

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汲於夫子與魯一也喪爾子喪爾母二也喪爾子喪爾母與喪爾君三也**在昔金陵天下喪亂王室板蕩帝室**上**生民塗炭兄弟則五郡分張父子則三州離散**一人**獲薪記五都之人**一人**博陵一人悉皆孤獨飢餓行歌**國相問姓名各言離亂之狀因相謂曰吾等皆無骨肉今日幸會亦天然也因結爲兄弟以是爲而子謝有剛以棟萬姓號謂云孝子傳有三州昏而不許其事疑父子離別當屬孝子之事劉氏宋鈞歸覓故舊處處皆有孝子傳惜其書未見姑附**地鬧沸於袁曹**後漢袁紹曹操分據冀兗之地中間數百里**遺田豐說紹曰與公人豺狼於楚漢**左傳申叔時謂楚莊王曰楚漢分天下者皆漢王也項羽急殺紀信滎陽成皋之間楚相持不決漢王患之與陳平計乃出女樂二隊以間楚君臣楚王大喜不復東矣**或有擁樹羅災**漢書灌夫罵籍福曰今日俱列將相公孫弘布被脫粟今日魏其貴戚多金爭歸之常殺肉兒棄之夏侯嬰貧賤收養孤兒得脫藏衣遭難更賞許超氏頭之婦**庾蒼卷一**十一

有憲腰生男陸賈以文蔭出謀言趙氏孤處趙氏反在**未設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孫楚集和孫子天乙巳蓬矢桑弧以射人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八惟一丘**注見上**性命歸有極必至定前期**潘岳悼亡詩**異柱直**亭**遂千秋**翁子歸后漢書王符傳**貴公子除道亂流寓巴僚情多飄颻播遷從官非官**晉書張華傳華以武帝公心疾未能發**張壯武之心疾**文選謝靈運擬魏太子鄴中集詩序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劉楨並有名稱時人謂八龍**掌中珠碎江淹**恨**文選任昉哭范僕射詩下**恨**忽一辰色千歸萬識生**萬歲鄉名食**痛斯徵**竟茲世載**元凶劉邵**坐長河而暮年**干里一曲一並**更傷心於九泉**魏阮瑀**已觸目於**

果怒世說謝子微見許于將三疑作雙珠兩鳳等書孟
兄弟曰平輿之淵有二龍焉三雙珠兩鳳等書孟
頭並美氣發時人謂之雙珠並有書雀
陵與弟仲文同日受拜時號兩鳳連飛並有山澤之
靈在傳叔向之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慢敖各入能照之夢
望隴首而不歸輿地志隴西臨洮縣有
大隴山亦曰隴首顧迴
出都門而長送博物志公卿送夏侯嬰
至東都門外馬不行
則去凄其零露以風
之知其去矣黎民主隱晉書虞喜
格乳母抱向
郭見就之鞠孔母殺
之兒思乳母而死
舒傳新年五歲時令孔母取所弄金鍰乳母曰汝兒
無此物賦即語鄰人來垣桑樹中探得之主人驚曰
此吾亡兒所失物也云何
時人謂李氏千明詔之前身也期張衡之後身小說
張衡死日蔡邕見胎懷孕二人才一朝風燭喜王義
貌甚相類人云邕是張衡後身
衛夫人筆陣圖後云時年五十有三或恐風燭奄及
遺教子孫耳
朱鷺酣曰陸倕思田賦感風燭與石
火萬古埃塵喜傅縗集撰
七尺雖今成灰與塵
丘陵今何恐能
留今幾人

小園賦

若夫一枝之上巢父得安
父堯時隱人年老以樹爲巢林不
而寢其上故時人號爲巢父一壺之中壺公有容身
過一枝通士傳巢
之地後漢方術傳費長房
縣二壺於肆頭發市賣藥
與長房俱入壺中長房視之
吳焉翁與長房俱入壺中共飲單而出況乎管寧藜
寢自酒甘發盈行其中共飲單而出況乎管寧藜
牀雖穿而可坐高士傳管寧自越海及歸常坐一木
牀年未嘗其腳其腳上皆

膝處皆穿(白帖引晉書王管寧家貧在藜林欲穿而牆不俟)稽康鍛竈便愛而堪眠(魏志嵇紹傳康子紹博聞廣識名重當世之論)竇必連闥洞房南陽樊重有事業高閣波渠灌注(一作赤綠)之第(後漢書成帝復行出過曲陽侯第見園中土山渠似南陽人世祖之舅其宅)梁高頂司隸校尉京兆尹知曲陽侯根(漢楊惲傳論曰惲報孫會宗書云藏)玉柄麈尾(晉中興書王衍雅尚玄遠口不論經世事手不執麈尾)有棠棃(棠棃木詳)書名(漢藝文志有棠棃子)八九丈縱橫數十步榆柳兩三行棃桃百餘樹(陶潛歸去來辭)而無館(漢書注師古曰泉苑垣外漢武帝置)足酸棗而非臺(晉孫楚)建集韓王臺賦序酸棗寺門外夾道左右猶得敵側(酸棗政觀也)有南故壍(沈約宋書云壍塹也)九間檐(說文檐承雷水也)桷(說文桷榱也)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一作)九間(陶潛歸去來辭)遶遠者行數斜今得路蹕有騎今不驚(莊子山木篇)

而志其身蝘蜓(雉堞)雖復晏起市不求朝久之利(晉傳)雖復晏起市不求朝久之利(晉傳)雖復晏起市不求朝久之利(晉傳

平行而礙眉坐帳無鴻文遵宋孔稚圭北山移文
李遵茅君傳君好道者入嵩山修仙方士皆是九轉還丹使
白宜入幌中或見一支牀有龜史記龜策傳南
方老人用龜支牀足行二十餘歲龜老人死移牀龜尚生不死
且其容止閒暇守道安停鳥多開瞰傅玄鸚鵡賦
鸚鵡生不知憂也花隨四時心則歷陵枯木髮則雕陽亂
絲宋玉對楚王問雕陽巴人有歌陽春白雪者國中和
之者數百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之金精養於秋菊石崇
王明君辭其上有青松翠菊之金精養於秋菊方朮
九月上寅日采者史記龜策傳其上有青松翠菊之
採者曰金精養於秋菊方朮
言者曰百官上者所留師古曰莫即今之椰子也
桃櫻李蕣劉雅廣志櫻桃上實似櫻桃熟時赤
山櫻桃也核似櫻音思落葉牛牀崔豹古今注曰牛牀
放牀葉落而知歲年悲
於叢薄史記龜策傳其上有青松翠菊之
一寸二寸之魚三竿兩竿之竹雲氣蔭
而可悲見心賦傷
而可畏左傳晉平公曰趙衰冬日之日也夏日可畏
絲非夏日而可悲李陵答蘇武書
一支牀有龜史記龜策傳南方老人用龜支牀足行二十餘歲
或老人死移牀龜尚生不死鳥多開瞰傅玄鸚鵡賦
鸚鵡生於西界其形純白久所服故與交生各寫之飄鳥
且其容止閒暇守道安停
花隨四時心則歷陵枯木髮則雕陽亂
何事而逐酒未詳何情而聽琴韓詩外傳伯牙鼓琴
而遊魚出聽鶬巴鼓
絲非夏日而可畏左傳晉平公曰趙衰冬日之日也夏日可畏
異秋天
一寸二寸之魚三竿兩竿之竹雲氣蔭
於叢薄史記龜策傳其上有青松翠菊之金精養於秋菊方朮
落葉牛牀崔豹古今注曰牛牀非春放牀葉落而知歲
悲
乘酸梨酢劉向列仙傳上賓見酢梨酸棗桃山櫻桃也
技據音思
桃櫻李蕣劉雅廣志櫻桃上實似櫻桃熟時赤
山櫻桃也技據音思
花滿屋前史記高帝諸子傳劉兌爲益州刺史齎黃
金千斤白璧雙以問道士郎顗顗曰此
石榴樹股冬生華兌以問顗顗曰此
石榴樹股冬生華兌以問道士郎顗顗曰此
名爲野人之家史記秦本紀注括地志野人坞
在蒲城縣東北二十里野人坞
盜馬食苗名是謂愚公之谷列子曰太行王屋二山
盜馬食苗名是謂愚公之谷列子曰太行王屋二山
谷窄牛羊大亂心見久老問此何谷口愚公
曰愚公之門以窄牛不能生
於茂林莊子曰茂林修竹
曾遭柴燔雖有門而長閉淮南子曰堯之時十日
並出焦禾稼人民燔死堯乃使羿射十日
雖設而長關來辭
無水而恒沉莊子曰魚相與處於陸呴以濕之
不若相忘於江湖之俱是陸沉者也注人中隱者
譬無水而沉
乃久羨於抽莽
抽莽之吟楚莊王樂府解題楚莊王
樂府解題楚莊王樂府解題楚莊王
幾行魏顆之命左傳宣公十五年秦桓公伐晉
秦桓公伐晉幾行魏顆之命左傳宣公十五年秦桓公伐晉
晉侯使杜回
葛洪之藥性
老幼相携逢頭王霸之子後漢逸民傳王霸與令狐
子伯爲友後爲是相令子
薄暁閒閨
婦人之父也閨門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婦人之父也閨門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之曰余而所嫁婦人結草以亢杜回
醫無水而沉莊子曰魚相與處於陸呴以濕之
不若相忘於江湖之俱是陸沉者也注人中隱者
而沉莊子曰魚相與處於陸呴以濕之
不若相忘於江湖之俱是陸沉者也注人中隱者
於喧囂之市
彼地金薪諸日吾當夏五月而薪曾取金者誠
問
吾當夏五月而薪曾取金者誠
問
其子稚川聞交阯出丹砂求爲
句漏令葛洪字稚川聞交阯出丹砂求爲
句漏令葛洪字稚川聞交阯出丹砂求爲
勾漏令葛洪字稚川聞交阯出丹砂求爲
句漏令葛洪字稚川聞交阯出丹砂求爲
句漏令葛洪字稚川聞交阯出丹砂求爲
句

失椎髻梁鴻之妻（後漢逸民傳梁鴻妻孟光曰妾有
作而燋麥爾甕（晉潘岳之服乃更爲椎髻布衣揮
尚燋麥爾甕註麥聲陸
茹有時節古之寡婦也（風騷騷而樹慈天慘慘而雲低聚空倉
而雀噪（蘇伯玉妻盤中詩空倉鵲常飢甕中無
斗糧（曹昭伯妻悲風所見）
青鳥驚嫻婧而蟬蜕（蜕作蛻）
雀（今注惡蜂一名蛑蛑一名蛑孔
生行無則蜮一云蜀
嘘（後漢鄭泰傳泰對董卓曰公德高
望重必有異圖
公德高望重必有異圖
門有通德（後漢書班超幼與從兄
超於玄告高密縣令
家承賜讀（晉車胤傳胤家貧不常得油
號通德門
或陪玄武之翻（魏志高貴鄉公紀甘露五年公
正于玄武館
晉參風

庾箋卷一

九

鳳之嬉（韓上文王佐崇至聖風雖繁解因自結曰
君虞處賢其帥中皆其英下盡其使也今
告先君之臣故無可使也（尚書曰建康有玄武湖
風泰信初甚梁文
公所鑿公城
公匡于玄武館
實觀受盥於宣室（漢賈誼傳文帝思誼徵之
及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
於庭廡（吳楊雄傳雄
以上至射熊館還上
川澗水碎瓦裂大盜潛移長離永滅（晉袁宏江
賦
遂乃山前
擢直轡
於二危（尚書禹貢岷山導江東
至于醴陵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孔安國曰岷山在西
徼外蜀郡湔氐縣
漢書王褒爲益州刺史至邛崍九折坂數曰奉先人
遺體涉此險乎（數東北險
此非乎（揚雄所畏道耶
驅之于陽（高誘曰陽山在秦
史記孝文太后崩葬于霸陵
歌曰漢家法霸陵山
秋風之別（文選李陵與蘇武詩云
發送于以暁邁（鄭玄曰暁
鬧山則風月樓

悽隴水則肝腸斷絕（樂府解題辛氏三秦記隴
七日乃越上有飛水四注流下俗歌曰隴
頭流水嗚聲幽咽遠望秦川心肝斷絕
之寒（禾部投洞冥記云鄒
過國獻雉雞古之龜（鶴詩今年之雪（苑晉太康
二年冬大雪南州人見二白雀於
下口今茲未不減堯崩年遂乘去
千黃帝生而能
言又使有瓊（晉華兮已曉（竹書紀年帝載歌曰葉
已竭蔡（太平御覽引竹書紀年帝載歌曰葉已竭蔡
之不雪雁門之蹄（漢段會都護三歲更盡羅拜
家去之太守能爲雁門太守陽翟中復
復出平書或口終更垂還亦足以復
念鴻陸之遠（周易漸卦曰鴻漸於陸其
羽可用爲儀古
璞遊仙詩雀海變微禽各生翼從兄
雀入於海爲蛤雖入於淮爲蜃不能化
能悲夫（井金井兮能轆（晉郭璞
非淮海兮可變（周易
山卿

庾箋卷一

十

不暴骨於龍門（辛氏三秦記河津一名龍門大魚集
龍門下數千不得上者爲能不上
暴鰓龍門終低頭於馬坂（垂頭於太行之坂屠者持
刀視之
薄天造兮昧昧（言易天
之道幽昧
嗟生民兮渾渾

春賦

宜春苑中春已歸（漢宮闕名長安有宜春宮
黃園氏帝時後宮人
春宮披香殿裏作春衣（三輔
舊事王莽爲益州刺史至邛崍九折坂數曰奉先人
遺體涉此險乎（數東北險
此非乎（揚雄所製曰速
驅之于陽（高誘曰陽山在秦
是花（爾雅桃李人號河陽一縣花遍
金谷從來滿園樹（晉
石崇綠下郊采有別館在河陽之金谷
一叢香草
名格澤虎豹居頭仁棠則離樂鴻
足礙人（說約家書孟嘉別高心齊香草薰
志于香草薰蘇武詩云
敷尺遊絲郎

橫路（梁沈約三月三日侍宴樂遊苑餞張徐州應令轉映空轉）開上林而競入（晉袁宏漢上林苑小賦長一百里）擁河橋而爭渡（晉書杜預以孟津渡險請建河橋於富平津旨造舟爲梁河橋之謂也及橋成帝總百寮臨會洛濱帝曰若得河橋之下飛燕之蘭宮（漢惠成帝趙皇后本長安宮人學歌舞號曰飛燕）王孫公子（漢武故事長公主指河橋婦百人皆選美女以充之）叙桑多而訝重（拾遺記魏文帝納美女甄盧芸芳蘭宮有數人皆天生麗質雙鬟綴鬢如蟬翼眉如遠山）懷云彷徨分（楚辭）有珠龍雙鯉

流杯曲賓與元日至月晦人並爲
水之飲沙頭渡水人（王繙食渡水士女悉湔裳酹酒於
水湄以（鄴中記石虎獵著金縷合歡袴
爲度厄縷薄窄衫袖（劉熙釋名衫芟也衣無袖猶芟
也百丈山頭日欲斜（演繁露竹爲大辮用麻繩三
連貫以爲牽具是名百丈
晡未醉莫還家（宋玉神女賦晡夕之後（注）晡日落時
也（前漢史
婚表云召必以晡爲期）池中水影懸勝劍（作鏡夏仲御別傳
已下亞至高序橋邊弄男兒屋裏衣香不如花（魏武帝令
朱服耀路女則錦綺繚繞燭吾禁家內不得燒香其以香藏衣
着身亦不得（王訓時表香十里傳

七夕賦

兎月先上（唐原天問夜光何德死則又
育厥利維何厥兎安在）羊燈次安（後漢
羊羹耀作明以續
吳均續齊諧記桂陽城武丁有仙道謂其弟曰七月
七日織女當渡河暫詣牽牛（古樂府北斗闌干
干橫貌）於是秦娥麗妃趙艷佳人窈窕名燕（揚雄方言秦晉之間
美貌謂之娥美狀爲窕美心爲窈詩窈窕淑女
王逸事中見美人（詩行步
姓秦名羅敷爲毛仁妻採桑陌上趙王欲奪之羅數
善彈箏作咱上桑以自明古樂府秦氏有好女自言
名羅敷羅敷善採桑採桑城南隅又使君從南來五
馬立（齊謝朓七夕賦）嫌朝妝之半故髣髴晚飾之全新此時併拾房櫳
（劉孝威結
櫳閉月愁）共往庭中（齊謝朓月
步虛庭而延眺）縷條繁而貫
矩針鼻細而穿空（作中井井欄也楚辭七夕婦人
結綵樓穿七孔針或以金銀鍮石
爲針

庾夔卷一　三

李尤金羊燈銘（金羊燈銘作明以續）金
羊蠟耀作明以續
吳均續齊諧記桂陽城武丁有仙道謂其弟曰七月
七日織女當渡河暫詣牽牛（古樂府北斗闌干
干橫貌）於是秦娥麗妃趙艷佳人窈窕名燕（揚雄方言秦晉之間
美貌謂之娥美狀爲窕美心爲窈詩窈窕淑女
王逸事中見美人（詩行步
姓秦名羅敷爲毛仁妻採桑陌上趙王欲奪之羅數
善彈箏作咱上桑以自明古樂府秦氏有好女自言
名羅敷羅敷善採桑採桑城南隅又使君從南來五
馬立（齊謝朓七夕賦）嫌朝妝之半故髣髴晚飾之全新此時併拾房櫳
（劉孝威結
櫳閉月愁）共往庭中（齊謝朓月
步虛庭而延眺）縷條繁而貫
矩針鼻細而穿空（作中井井欄也楚辭七夕婦人
結綵樓穿七孔針或以金銀鍮石
爲針

庾夔卷一　三

子夜是歌（古樂志曰子夜女子名也
晉人也）舊舞前溪（晉樂所制前溪舞曲也
沈充所制）別後閨情無復情（梁簡文帝子夜歌
文詩寫治容惟切
王僧孺子夜歌）新歌子夜（晉宋志子夜歌者女子名子夜造此聲者
武太元中琅琊王家之所哥也歌曲有子夜
子夜四時歌）

庾夔卷一　四

明（宋鮑照紫騮馬歌開命
而進酌乃當窓而取鏡）合歡無信寄（錫名合歡信
但願長無別）合形一題紋縷未成（蘇氏織錦回文詩序
竇滔秦州刺史竇之妻
蘇氏善屬文苻堅時滔被徙流
沙蘇氏思之織錦爲迴
文詩寫治盤其悱切）遊塵滿牀不用拂（鮑照翫月城西門
廨中詩）庭明細草機階隨意生（吳均行路難玉
階細草生）前日漢使著
童（漢故事歌兒名曰童子
四周時龍朝會走馬章
臺街）還欲燥（漢名臣奏曰子養
古樂府陌上桑東方
千餘騎夫壻居上頭）手巾漫失色太后視自以手巾
拭淚告近手巾拂口啼）秋眉即剩開（華嶠漢書梁鴻
愁眉逆想行人至迎前含笑來（高惠休楚明妃曲合
啼妝）安綿覩微笑相迎

竹杖賦（按史臣曰信留長安雖仕望通顯常有
枯樹篤歸之思今觀集中所載如傷心小園
南也悲南陵等諷類皆寓哀江
桓宣武平荊州（蕘南蠻校尉桓豁卒以溫爲都督荊梁
追尊其父溫爲宣武皇帝）外白有稱楚丘先生來詣
門下（一作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多遺忘矣何以教之宣
武之子（名父之子皆才能除爲功曹）流
離江漢孤之責矣及命引進乃曰寬子老矣鶴髮雖
皮（後漢趙典傳發日夏姬雖通多歷諸侯子好色風其
頭歷蘚（宋玉登徒子好色賦曰嫮目豔
荊衡和梓（禹貢荊州厥貢羽毛齒革惟
楛及砮丹惟箘簵楛荊州山出好木可以爲箭
雞有聞於十室（論語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幸無求於千里（孟子王
曰叟不遠千里而來）窮人有銅錢靈壽（南越志元兵
出靈壽縣故城有銅錢一枚銀角桃枝（廣志木瓜千可藏
枝爲杖號一尺百二十節）養蓮花而不萎（禮記五行上王敬在武昌於下儀
狄生花如蓮花五六日而萎落）迎仙客於錦市（補仙傳介象令人
買青竹杖自吳往）蜀詳馬（後漢方術傳壺公以竹杖與
費長房日乘此任所之長房）送遊龍於葛陂（後漢方術傳壺公以竹杖與
費長房日乘此任所之長房）彼於風霜（左傳昭公三年齊侯田於
蓋虛蒲葵泣請曰余髮如）變種而遯短（禮記王制五十杖
此種種不變能爲江南種短也哀公十一年公
會吳于伐齊公孫揮命其徒曰人雖
髻而競長（吳氏相法眉中長毫百二
十歲被髻音標長髮貌）悲條蔓結（文選漢牧乘七發云龍
門之桐高百尺條上蔓連之輪囷根枝附
屈曲相糾）倏然旨暨（倏忽也暨及也）
心之憂矣惟我生民（雖
是以憂斡扶疎（後漢李尤籃壽杖銘
乃制爲杖扶危定傾）先生
將以扶危（後漢李尤籃壽杖銘
乃制爲杖扶危定傾）先生
將以養老（杖於家六十杖
於鄉七十杖於朝八十杖於國
國閭於知人（尚書曰知人則哲
也）

復踈條勁柮（見春
賦）促節貞銘（梁江淹紙賦
咏蘆前竹詩云繁陰上翦其促節下離離）杖端剡鳥（後
漢禮儀志元八十九
以鳩爲飾鳩者不噎
之鳥也欲老人不噎）角首圖騰（劉
向別錄曰楚人以鳥爲圖騰）憩
于此疾（莊子此疾
也）將于此身（若乃世變朝市
陵谷（金高岸爲谷深谷爲陵）猿吟鷹嘯（風俗通
臨岸嘯文選鮑照蕪城賦飢鷹厲吻
叫猿清引）霜殺霜氣嚴嚴風威烈烈）競逐（見風俗
通）獸食無草（文選曹植贈白馬王彪詩
草衰蓐早）鳥棲靡月（明皇雜錄大儀宰疑注白髮也所
魏武帝樂府月明星稀烏鵲
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
戰栗（漢高五王傳趙幽王幽
王餓飯中不食而死）
羌笳悲鳴（漢校尉乘馬
入北道爲胡笳十八拍）
芳時無體而慄不寒而
栗（漢高五王傳趙幽王幽
王餓飯中不食而死）胡馬哀吟（漢校尉乘馬
胡馬嘶且鳴）親爰離絕妻
孥流轉（後漢書班超久在絕域年老思歸
乃上疏曰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
望生入玉門關還沐明
日超有書與爰生訣恩不復相見
還數歲卒）章臺留鈿（晉記
云）寒關
由章武臺留之鈿）寒關（今省謝靈運詩運開申遐
部關縣故印人邑印）悽愴羈旅悲涼（
華陰志及山郡
都稽縣通俗文曰環
原詐哀江南賦）疏毛抵於猾澤（三輔黃圖漢儀注云陂
以射鳧雁）脆骨（左傳昭
公三年齊侯田於
貴盧蒲葵泣請曰余髮如

集001-447

鳳於承宮（後漢書田鳳爲尚書僕射正旦奏事畫
漏未盡帝目送之明因趙莊日堂呼張涼桃田郎
承宮對曰臣職當記漏不可以未得見宮改陽文於曖蔽淮南王不
見待傳粉芳澤而美者西施潘岳秋興見二稽生俊遊
陽文也（至傳）鄭曉農夫也（當遊山澤谷其得意忽忽如傳長卿故倦遊
者書稽康傳）當遊山澤谷其得意忽忽如傳長卿故倦遊
傳譯并議郎給事中譯極言諫之非經吳質長愁并
帝怒出爲六安丞還意忽忽不樂趙廣漢坐事免歸
年華未暮容貌先秋于此哀矣雖然有以非鬼非
魅乃心憂矣（詩爲鬼爲蜮則不可得又心之憂矣
面耳願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伯玉何遲（孔子適伯玉行年五十而
知四十九年之非）丘明惟恥（論語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人无自時
（後漢方術傳華陀語吳普曰吾有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鳥以當導引譯
押）熊余猶稚行之年九十餘耳視形察貌了實悲翁（晉嵇康
日暉明牙齒堅完（觀吹賦云詠悲翁之獨立）翁之感思別有九棘鬼眉三槐暮薊（漢武故事曰
槐三公位焉）孔光謝病（漢孔光傳光稱疾歸位大傅光聖人之後
踰二公位焉）袁逢致仕（袁逢爲三老賜玉杖）吳漢不朝（漢吳王濞文帝
入省中用杖）楊彪喪子（後漢書楊彪子修爲採所殺採
文帝賜太師竇杖）
自以老不朝矣下九子九孫之明猶悲老）
何瘦之甚（瘦之甚以客禮詔賜）
延年杖明（公此贈或非乖禮先生乃歌曰秋黍促節
及馮凡明）莊子原憲應門白輩同心（莊子原憲應門白輩同心亦似黍促節
杖黎藩蓬門了云黎終堪
龍性年老也）

一傳大夏（左思蜀都賦邛竹杖傳節於大夏之邑）空成鄧林（山海經夸父
棄其杖化爲
鄧林）

邛竹杖賦

沉篔子遊巴山之岑取竹於北陰（揚子蜀莊沉寡巴曰嚴君平常
病卧沉寡而死斬輒本紀帝使伶倫往大夏之西
崑崙之陰取竹於嶰谷採龍鍾之竅厚均者斷兩節
間三十七分吹之爲黃鍾之音嫂娟高節（東方朔七諫嫂娟之修竹
使寧河源得高節竹）
便於邛山堪爲杖（生於江漢梁江南堪爲杖）寂歷無心寂歷冬幕
古露葉斑淺斫與龍鍾之族（龍鍾老貌）幽驤沉沉（魏王粲
玲瀧窮文不自殊質而見賞（雖含文須會乃得贊）羅諸
鳴鳳之律（漢律歷志黃帝使伶倫取竹於嶰谷制十二筒以聽鳳之鳴）
制以成龍之（漢律歷志黃帝使伶倫取竹於嶰谷制十二筒以聽鳳之鳴）

杖賦

（鄧德明南康記曰野縣有衡七陳悅其人通靈化成青竹杖）
夜聞乘龍還家子家飄飄文帝賜太師竇杖
行入省中用杖（案任昉答到溉詩）
條勁直（晉蘇彥山竹杖銘）矣雲竹勁直篠篇秀璇琰試（以璇琰試
定是湘妃淚潛瀧道瑛試）
貴賤皆扶（君尚齒意於北扶卿辰）
溺輕而輪者於是有魯石之疾（楚龍肯
貽仙人飛青春欲暮（楚龍肯貽仙人於丹丘去羽人飛
青春欲暮）
貽美杖賦）
和輪人之不重（論語輪人以其杖
日自昭雲來遊（陶潛集閑情賦白雲在山
由禮謝於長者必（曲禮獻杖
採兒攻日從之）
挑末而獻舞（諸都賦銘都魚
者觀木）
因自持（彼蓁雖實不可以
蔗雖甘不可以倚（雖實不可以倚
美杖賦）
和若處和之閒（莊子行山見大木之蹠
當有用之始（莊子行山見大木之蹠
盛採木者止其傍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
所爲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
魯分以爵（

注見漢錫以年杖賦非背尚爾齒注見今優我賢允杖銘賢書櫬凡有論左史倚相曰倫輔相天地匡賢而誰訓工命所謂之玉磨之以後周禮伊耆氏掌國之大祭蜡祭則以函藏之既事乃授之有爵者杖其王之蜡杖注或謂為函老臣雖杖拂之大喪則出而陳則亦如之詩云武帝造象經成集百僚謂說孔史文苑傳云武帝紀休定四年帝製讀象經故賦云披圖久玩開經尋也惜此經及注俱不傳錄不明象戲事天之庠螯等語似以玻瓈為局棋子之屬者蓋以竹半於長管為之其上於管中氣以為和又天無以名之而東方圖名司所由掩也與雅同義甘北二國人為御推

庭篁卷

觀夫造作權輿爾雅也星王厥初等皇王后帝又厥初生民法凝陰於厚德爾易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仰冲氣於清虛老子中氣以為和又天無以名之而東方圖名司所由掩也與雅同義甘北二國人為御推

而升大虛於是綠簡既開後漢書吳祐欲寫書以寫之說文寫置也謂謄寫之張蓋地方如某局理洞研幾學記善待問者如撞鐘之以小則小鳴扣之以大則大鳴如懸明鏡見小大則照斯賦白鳳遊臨河京雜記揚雄著太玄營吐白鳳

黃雲高映春秋孔演圖黃雲升於常三紀注可以遊宦行政禮位宜雙風扶乾拳虛乾為天為圓仍圖上玄漢揚雄傳十世將期上玄月輪新滿御覽引合誌漢明帝作太子樂人歌日暈初圓晉書律曆志日月重輪是以局取諸

退有度可法是也十二以而後求義而後取時然後言樂然後笑是也或升進以報德義以遷善或黜退以貶惡在懲惡或以沉審為貴止其疑也為功明其刑賞得失表於陰陽片吉災於祆孽一德散彩於勸沮處衆思慮片吉災於祆孽一德諭於華衮拔北史周武帝紀保定四年帝製象經成集百僚講說孔史文苑傳云令王褒等講論之既事乃授之有爵者杖其王之蜡杖注或謂為函老臣雖杖拂之大喪則出而陳則亦如之詩云武帝造

恒譚新論王者作圖池如璧形以圓規之名曰辟雍坤以爲輿繫辭坤爲地又爲大輿剛柔卷舒繫辭剛柔相推而生變化若方鏡而無影兒哀江南賦似空城而未居兒小兒天與禹圖賦促成文之畫繫辭通其變遂亡龜之圖河圖玉版天地之文韓詩外傳禹治洪水有神龜負文列背而出馬麗千金之馬郭隗說燕昭王曰古之人君有以千金使消人求千里馬者三年不得乃以五百金買死馬之骨反報君王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何以死馬骨捐五百金乎對曰死馬且買之而況生者乎馬今至矣是指笏當次象禮天子搢笏諸侯荼笏大夫前以魚須飾笏士竹本象骨飾笏指教於是指笏當次依辰龍廡賦蓋以日月所會分周天之度爲十二次周易疏天圓地方謝惠連雪賦成象符明六甲之符漢武內傳十干元大人與王母會武帝謂曰阿母有何要道乎對曰六甲靈飛之符凡十二事可以總攝萬靈帝曰頷哟指教數藍田之珉石藍田出美玉兒哀江南賦數其數奇況乃豫遊仁壽夏王殷行樂徵音洛陽宮殿簿有徵音堂水影搖日花光照林乍披乍斂文類聚魏武上雜物疏御物三十種有純金香鑪一枝玉盤自副齊王融咏慢詩每聚而久玩穆天子傳天子觀典以觀天下之寶器或開經而熟尋雖復成之於手終須得之於心列子泰豆曰得之於心應之於手應之於口乃有龍燭銜花左思吳都賦李善注龍燭銜燭也謝朓咏落梅詩銜光似燭燈金鑪浮氣藝文類聚魏武上雜物疏御物三十種有純金香鑪一枝玉盤自副齊王融咏慢詩每聚而久玩金鑪月落桂垂虞喜安天論月中仙人桂樹今視其形生見也物生見形斜柳墜史記天官書二十八宿有柳七星猶豫樞機龍魚河圖心猶豫不決樞機發二泰之發榮辱之主嫌疑淫渭說文渭水出隴西首陽入渭與渭水合流孤嶼繁離樞機之發榮辱之主嫌疑淫渭說文渭水出隴西首陽入渭與渭水合流而不相揉顧望回惑心情怖畏後漢書王符傳起世經楊震不坎而銜離忽當申而取未應對

庾箋卷一　三十四

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旋歸遺其玄珠中經曰赤於九嶷山其書金爲青玉爲字藏以白銀皆玉記盛而成篇北使玄山之策史記匈奴傳北使絕其匈奴之路南山東南天性流曰委宛山其書山血白馬以祭之因娶以爲妻北使者乘顧謂禹曰欲得吾山神書者當以美女嚴妝之下乃發書匱通水之要龍而右白虎史記天官書北宮玄武南宮朱鳥東方蒼龍漢書天馬徠循東道西極龍文赤髦白馬朱鬣兼之者乘之先驅導引後從虎張融海賦從虎張融之爲性能知者也取四方之正色漢律歷志陽相生自黃以陰翻則顧兎先出見七曜詩注以五色上爲天以五色土生金故爲金德金生水德水生木故爲木德木生火故爲火德火生土故爲土德五德之相生漢書朱博爲御史大夫府中列槐樹常有野烏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烏玉花盤上東宮舊事太子納妃有烏銜木花雙文錦金蓮帳裏石虎都中從月建而左轉劉孝標辯命論日初出燕大如車輪將起如盤盂日中仰人莊子樹今視其形生見也物生見形斜柳墜史記天官書二十八宿有柳七星猶豫樞機龍魚河圖心猶豫不決樞機發二泰之發榮辱之主嫌疑淫渭說文渭水出隴西首陽入渭與渭水合流孤嶼繁離樞機之發榮辱之主嫌疑淫渭說文渭水出隴西首陽入渭與渭水合流而不相揉顧望回惑心情怖畏後漢書王符傳起世經楊震不

記冬月用明光錦以白縑爲裏名覆帳帳之四角安百和香帳頂安金蓮花中懸女紅餘志陽文張珮扇風黃能輔金箔織成錦囊始摺屏風黃能輔卷舒晉書載記石季龍作金銅扇牒屏風新晃眼早風吹向臨桁下本此箔邊而著釧漢周昌后倚東箱聽宿鬢尚捲梁簡文帝詩眠髻墜落花殘妝已薄梁江總紫騮馬尚有啼無復脩朱晉左思嬌女詩濃朱衍月繞餘眉蓼見春賦春曙如射月黃星照曙王臺新詠依君清詩酌約效月鏡臺銀帶本出魏宮魏武上雜物疏鏡臺本一鏡臺能橫卻月龍輔女金梁卻月之奴丁角紐輪之械

庾箋杜鵑風 琵琶西京雜記在昭陽上忍一龍垂匣外鳳倚花中龍輔女龍王鏡

卷一 二

趙飛燕爲皇后其女弟十五條其一曰遲風扇龍垂紅絲忘歡文昭寶有對鳳垂幸波文名婉娩李氏貢充妾身毒國寶鏡一枚大如八銖錢背作綬非雲五行志歸人結髮佩之者焉題知損紛一作攀非被天神所福子紛始自中宮天下化之按紛音計衫正身長裾斜假襟一作攀非被下系也

庾箋劉綴賦 照鏡賦 自副三刺千年之古字梁劉綴照鏡賦異苑山雞愛其羽毛映水則舞魏武時南方獻之公宮難逢難值縷五色之蟠龍海鳥見而孤鳴范蔚宗鸞鳥詩序晉嗣王臨江得大鏡其廣四尺九寸表裏有明人來照之則倒見以手捫心來即陽開五藏歷歷張心動泰始皇常以照人腸狀心動則殺之也晉東宮舊事銀華金薄銀龍頭受脇連花鈕鐶背後鐫文宜子孫山雞看而獨舞海鳥見而孤鳴范蔚宗鸞鳥詩序晉嗣王臨江得大鏡其廣四尺九寸表裏有明人來照之則倒見以手捫心來即陽開五藏歷歷張心動泰始皇常以照人腸狀心動則殺之也晉東宮舊事銀華金薄銀龍頭受脇連花鈕鐶背後鐫文宜子孫

庾箋燈賦

九龍將軍海神鍾山之神名曰燭陰視爲晝瞑爲夜郭璞曰燭龍也是謂九陰三尊行樓兒象戲賦瓊鈎半上鮑照詩南樓織如王約玉簾半上南樓織如王約玉簾半上鮑照詩南樓織如王約玉簾半上見馬憑藏明於粉壁漢宮儀省中皆胡粉塗壁故曰胡賦粉署劉孝綽對雪詩逐淨光亂粉署劉孝綽對雪詩逐淨光亂粉

壁柳助暗於蘭閨兒蕩翡翠珠被采玉拍魂翻翠流蘇羽帳曾華處夾擬要法飾舒屈膝之屏風掩芙蓉之行障晉書石崇與王愷奢靡相尚愷作紫絲步障五十里敵之鮑照詠史詩趙七彩芙蓉之羽帳卷衣秦后之衿采玉拍魂翻翠流蘇羽帳曾華處夾擬要法飾舒屈膝之屏風掩芙蓉之行障晉書石崇與王愷奢靡相尚愷作紫絲步障五十里敵之鮑照詠史詩趙七彩芙蓉之羽帳卷衣秦后之衿

枕簟臺之上宋玉高唐賦昔先王嘗遊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為高唐之客聞君遊高唐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岨旦為朝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乃有百枝同心之結正月朝賀殿下設于三朝會服陳錄曰帝之間華燈若干大樹燒百餘丈綵繒結成有金蟾四尺長燈盤盛油燃炬照耀如晝總夜望山燈蓮百花爭發叫吸四噉飲含香出嘉峰蠟蜜如雪方尊木杖文犀之柈金盤玉筯之鼎芳菜炮羔鮮鯽臛雁煎鵝炙鶉之屬調以酸甘之和爵解所獻也語林曰桓南郡好獵嘗逐鹿鹿上山騎不得上捨馬以鞭鞭鹿鹿為之人語鹿曰汝不為我死我今殺汝鹿乃為人語曰汝殺我不過一臠啖汝耳若負我我當殺汝桓公大笑遂舍之

庾愛卷一　壹

燈

宋玉招魂：蘭膏明燭，華容備些。

宋玉神女賦：其狀峩峩，若高山之上，復有蓋焉。皎若明燭，煥若朝霞。

曹植洛神賦：華容婀娜，令我忘餐。

張景曰：金支翠旗，羅列幽庭。

秀華掩映，中歌曰：今夕何夕兮，秀華接中。

南子：萬乘之主有華燈百二十枝。

支於華中，主有華燈。

諸物動鱗甲於鯨魚，幡蟠西京雜記：秦有青玉五枝燈下作蟠龍鏤甲皆動魏明帝芳林園中有蟠龍燈一名蟠燈，以銅為之，狀如蟠龍，雕飾金銀，燈燃則龍鱗甲動，故名焉。

光青夜寒，齋張景曰：金支翠旗，羅列幽庭。

秀華掩映，中歌曰：今夕何夕兮，秀華接中。

南子：萬乘之主有華燈百二十枝。

支於華中，主有華燈。

諸物動鱗甲於鯨魚，幡蟠西京雜記：秦有青玉五枝燈下作蟠龍鏤甲皆動魏明帝芳林園中有蟠龍燈一名蟠燈，以銅為之，狀如蟠龍，雕飾金銀，燈燃則龍鱗甲動，故名焉。

光青夜寒，齋

張景曰：金支翠旗，羅列幽庭。

秀華掩映，中歌曰：今夕何夕兮，秀華接中。

南子：萬乘之主有華燈百二十枝。

支於華中，主有華燈。

諸物動鱗甲於鯨魚，幡蟠西京雜記：秦有青玉五枝燈下作蟠龍鏤甲皆動魏明帝芳林園中有蟠龍燈一名蟠燈，以銅為之，狀如蟠龍，雕飾金銀，燈燃則龍鱗甲動，故名焉。

光青夜寒，齋

盈袪東宮舊事太子納妃有漆滿手巾薰爐二大被二衣薰籠二玉臺新咏費采咏照鏡落梅
翠眉目傍垂細　梁劉緩秋閨註上燒一作飛蛾細漢化行滿
武帝燃芳蕙以薦　見蟲鼓暗風過梁劉孝威
翡翠拂簾櫳　楚人纓脫盡　證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燭滅有引美人之衣者
和簫奏綠綺　纓絕有火來視絕纓者王自賜人
參差風鼓翅　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起火來視絕纓者王自賜人
美人援絕其冠　酒使酣失禮參何顯婦人之節而舉士乎乃命告絕
酒使酣失禮　去其冠纓　燕君書誤多　韓子鄭人有遺燕相國書者書
燕君書誤多　夜舉燭燭相屬　書重燭燭相屬　高明高明者賢而任之
高明高明照　夜風吹香氣隨金勒　記冬暮金堤芙蓉池　魏曹植詩芙蓉
有鴛金堤芙蓉池　秦皇辟惡不足道　未詳
被蓑嘉與婦　欲問以辟惡　志漢武帝時忌冥不祥者人知燕昭王
欲問以辟惡　焼餅貢香一炷　晉荀勗九州春秋曰今奉獻香一
者並差九月節　枝以辟疫氣病　漢武故事西國有人乘毛車以渡弱水來獻
夜遊客詩盡何物命　晚星沒芳蕤歌遲持照　三枝與葉相似後宮中大疫西使乞
起臨明月盛　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　詩清
景列宿正參差　何煒曰朝野僉載庾信初至北方
枯樹賦　文士多輕之將枯樹賦示之自後無敢

殷仲文風流儒雅海內知名代異時移出為東陽太
守常忽忽不樂顧謂桓曰此樹婆娑生意盡矣
通考殷仲文晉宋書國之梁陳記令華郡
晉殷仲文傳仲文少有才藻桓玄與伯舅書稱仲文及
帝友王仲文大司馬府中有老槐樹頗扶疎而歎曰
此樹婆娑生意盡矣仲文忽遷為東陽太
守至如門鹿貞松　晉地理志廣州先賢傳丁茂至孝母終負土
塚列植松柏門庭成行　搜神記宋大夫韓凭
妻美凭王奪而囚之凭乃自殺妻密腰帶繫
柱自縊王登臺遊其後妻自投臺下遺書
王左右救之不得王怒使埋之冢相望王
又使冢相就交於下又有鴛鴦雌雄各一恒棲樹上交頸悲鳴宋人哀之號其木曰
相思樹　一作顧野王輿地志廣陵舊有高
樓湛之更起風亭月觀吹臺琴室果竹對月峽而吟
南史宋徐湛之
不飛其名曰鸛鵝　山海經青丘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鳧而
南方有比翼鳥不比
臨風聽猿　水經注江水出巫山峽巫山峽長二百里其間
猿鳴三聲淚沾裳　宋均月令注曰猿鳴三聲淚
猿鳴三聲淚　裳　荊州記曰峽中猿鳴淒異
猿鳴悲不見人　廣志曰猿有白黑蒼赤黃金
金絲蝯大如狗　金絲蝯大如狗　山海經青丘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狐而九尾其音如嬰兒能食人
青牛文杏　錄異傳秦文公時雍南山有人杜樹文公
伐之輒有大風雨樹生合不斷將有一人
病夜往山中聞有鬼語樹神曰秦若便人被髮以朱
絳繞樹伐汝汝得不困耶樹神無言明日如其言伐
樹斷中有一青牛出走入豐水中　根柢盤
何為而半死　見心賦　昔之三河徙植　未詳
桑桂何事而銷亡　漢書李夫人卒武帝作賦云秋
風兮桂枝落兮銷亡　西京雜記茂陵富人袁廣漢
於北邙山下築園後沒入官九畹移根龍縣既滋
園鳥獸草木皆移植上林分宅十二開花建始之蝦
蟆陵下築槐樹賦其弘深山鹿表
能識路　魏武帝紀建安十八年帝自漢中子午
谷出散關攻武都氐羌平其地　從芙蓉之落實　雕陽之
投簪盡出　漢書梁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里
于菜東園方三百里　聲含嘶谷　北見下
獨鶴悲鳴　門對鵲巢　周禮曰宮門之
庾箋卷一　三八

說鵲巢鳳凰　毛詩曰維鵲有巢維鳩居之
比翼巢鸞鳳　搜神記宋大夫韓朋
娶妻美朋王奪而囚之朋乃自殺妻密腰帶繫
柱自縊王登臺遊其後妻自投臺下遺書
王左右救之不得王怒使埋之冢相望王
又使冢相就交於下又有鴛鴦雌雄各一恒棲樹上交頸悲鳴宋人哀之號其木曰
相思樹　一作梧桐生雙鳳　孔子家語曰琴瑟
不調更張之雙鳳乃鳴　南史宋徐湛之
南方有比翼鳥不比
臨風聽鳳鳴　山海經青丘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鳧而
不飛其名曰鸛鵝　樓湛之更起風亭月觀吹臺琴室果竹對月峽而吟
擊筏聽猿鳴　水經注江水出巫山峽巫山峽長二百里其間
猿鳴三聲淚沾裳　宋均月令注曰猿鳴三聲淚
猿鳴三聲淚　裳　荊州記曰峽中猿鳴淒異
猿鳴悲不見人　廣志曰猿有白黑蒼赤黃金
金絲蝯大如狗　金絲蝯大如狗　山海經青丘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狐而九尾其音如嬰兒能食人
青牛文杏　錄異傳秦文公時雍南山有人杜樹文公
伐之輒有大風雨樹生合不斷將有一人
病夜往山中聞有鬼語樹神曰秦若便人被髮以朱
絳繞樹伐汝汝得不困耶樹神無言明日如其言伐
樹斷中有一青牛出走入豐水中　根柢盤
何為而半死　見心賦　昔之三河徙植　未詳
桑桂何事而銷亡　漢書李夫人卒武帝作賦云秋
風兮桂枝落兮銷亡　西京雜記茂陵富人袁廣漢
於北邙山下築園後沒入官九畹移根龍縣既滋
園鳥獸草木皆移植上林分宅十二開花建始之蝦
蟆陵下築槐樹賦其弘深山鹿表
能識路　魏武帝紀建安十八年帝自漢中子午
谷出散關攻武都氐羌平其地　從芙蓉之落實　雕陽之
投簪盡出　漢書梁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里
于菜東園方三百里　聲含嘶谷　北見下
獨鶴悲鳴　門對鵲巢　周禮曰宮門之

中東土呼鹽爲于路以物擊樹云于路可起於是使下不呼則不動也魚龍起伏蛇朴子抱渕有魚池大樹能語精名靈陽午日稱仙人者老樹也節竪山連文橫水塵所

石鷰視物于人間世篇仰視其大蔽牛其高臨山觀者如市匠石不顧仰而不見其大木也是不才之木也公輸駐目孟子公輸子之巧雕鏤之事也劉劭仍加後漢傳敍琴加弦施公輸之雕鏤

始就不可用故能若是之壽也平鱗鏈甲文選注引釋名鏈子相連如鱗甲也落角摧牙雞羣牛角摧牙

花紛披草樹見小園賦小散貌若夫松子古度平仲君遷疑作遷古見史記李將軍傳贊若夫松子古度平仲君遷

中出大如石榴正赤如丹實白如銀皆遷白時刊其子如馬乳森梢百槎重重碎錦片片真

賦

莫不苔堙困扈烏剩蟲穿

桂千年斲衡東平賦注引抱朴子曰桂生千年斲之有赤汁如血秦始皇下山入泰山無樹而復生白桂秦始皇下山入泰山無樹而復生白桂其實食之令人不死

漢則將軍坐焉見哀江南賦注引漢官儀曰將軍坐焉

山精妖孽見小園賦況復風雲

不感鬱攸無歸未能採葛吳越春秋越王用范蠡計令美女西施鄭旦教以歌舞進於吳王以惑其志乃作採葛之歌

遷成食薇見哀江南賦注引史記伯夷傳曰伯夷叔齊不食周粟遂餓於首陽山作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矣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沈淪窮巷陳業曰沈淪窮巷也

無没荆扉晉陶潛歸去來辭曰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

傷搖落宋玉九辨曰悲哉秋之爲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

見傷淮南子云木葉落長年悲斯

山則叢桂留人王逸楚辭序漢淮南王安好上仙之徒分造詩賦或稱大山小山其招隱士篇桂樹叢生兮山之幽偃蹇連卷兮枝相繆

扶風則長松繫馬晉劉琨扶風詩曰繫馬長松下

豈獨城臨細柳之上見馬射賦寒落桃林之野水經注引抱朴子曰桃林今弘農湖是也

若乃山河阻絶甌冶零離別拔本

涙傷根灑血後漢耿秉周書桂枝之美本傷根而泣血

百歲之樹其火入空心皆古桂木所生之處火入空心抱朴子山中多桂其赤如血

流膏染武內傳藥有松桂之膏服之可使朴子三千歲者其皮中有脂狀如龍形名曰橫洞口而飲則頓山腰而坐

水碎理亦都千尋裂碎理正者也文家多用之

一作痛商方曰木狀五嶺之間多有之一夕遇暴雷驟雨其樹皆橫折

依依漢南今春搖落悵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堪

晉桓溫傳加侍中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溫自江陵北伐行經金城見沙爲聊聊時所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泫然流涕

鶯鶯賦

盧姬小來事魏王（古今注）魏武帝宮人有盧女者故潛軍陰叔之妹年七歲入漢宮學鼓琴自有歌聲自有新聲足繞梁莊氏遍與閭裘有韓娥東之齊至雍門雍糧謳歌假食既而去餘聲繞梁三日而不絕（何曾繼錦兒爲子賦）未肯挑桑見七日而不見（夕賦）桑間生離（遇十七曲中有多少命魏曹植）終歸薄命（桑間濮上篇其事出於漢武帝內傳）奈何妾薄命端（古今注魏武帝宮人有妾薄命者）遇竟寧前（昔麗空牀子賦）

淚落南陽清粉不復（古今注魏武帝宮人有盧女者故潛軍陰叔之妹年七歲入漢宮學鼓琴自有歌聲自有新聲足繞梁莊氏遍與閭裘有韓娥東之齊至雍門雍糧謳歌假食既而去餘聲繞梁三日而不絕（何曾繼錦兒爲子賦）未肯挑桑見七日而不見（夕賦）桑間生離（遇十七曲中有多少命魏曹植）終歸薄命（桑間濮上篇其事出於漢武帝內傳）奈何妾薄命端

哀江南賦 并序

宋玉招魂分臨水哀江南屈原放於江南之野遂作離騷經帝舜南巡九疑因葬於此屈原宅在荊州枝江縣北湘川也又史記高帝紀項羽使人殺義帝江南郴縣是也在長沙臨湘縣東賈誼過湘水投書弔屈原亦此處也後漢書郡國志武帝紀赤壁戰不利引軍歸備遂有荊州江南諸郡劉表長沙零陵桂陽三郡而言蓋奉漢以來先主遣糜竺入吳結好孫權權以妹妻備備妻甘夫人卒權以兄女嫁備備以建安十三年南征至當陽長坂棄妻子與數騎走權聞備已走遣精兵五千人追之及於長坂備走得脫權以備左將軍領荊州牧自公安移屯陸口備表劉琦爲荊州刺史琦卒備復領荊州牧自公安移屯油口後進先主入蜀留諸葛亮關羽鎮荊州備稱漢中王以關羽爲前將軍假節鉞羽聞曹公將徐晃圍樊城呂蒙稱疾還建業羽遂發兵攻晃晃退走曹公遣于禁助晃禁等爲羽所沒羽威震華夏呂蒙乘虛襲羽獲之羽子平先爲人所執降吳吳以平爲南郡太守封公安侯羽敗走至臨沮璋將糜芳傅士仁守江陵城芳降羽羽與子俱走麥城吳將潘璋馬忠遮羽羽及子皆斬之吳志諸葛亮傳曰羽圍樊城曹公欲遷都以避其銳於是司馬宣王蔣濟說曹公曰劉備與孫權外親內疏關羽得志於樊沔必不爲用若遣人勸權躡其後割江陵以與之則樊圍自解曹公從之權果潛軍襲羽江陵而羽不還權遂有荊州之地其家註述康者非且信本卽常利歸關之意恐信所屬明矣

庾子山集卷之二 一

庾子山集卷之二

上叙開闢事已訖次叙自橫江江陵之亂則所哀在建康後悲元帝之寄在江陵而吳命剋滅梁祚遂亡故悲元帝之名江陵而吳命剋滅梁祚遂亡故悲元帝之名江陵而吳命剋滅梁祚遂亡故悲元帝之名

山川悠遠路漫漫　後漢書陽嘉悲怛不自勝如淮
無人生長于楚及
吸老不還本國過厝同行者皆之北
合曰此君先人之
應乃潸然而泣　葉舒崇曰謝靈
運感故于墓下作楚老惜蘭芳李善註引漢
李苟父老弔之曰蘭以芳自燒膏以明自煎昆
嗟乎君與楚合從日中不決毛
之詩注　太平御覽引韓詩曰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
忽踐秦庭而哭昭公十一年非吾徒也按勝楚人
庭而哭申包胥如秦乞師立依于
首護東海之濱　史記伍子胥亡至昭
遂發　史記伍子胥既
平王已死乃鞭平王墓以報父仇
聚平拜信使
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
持帝無軍將軍都守尉寺門常戟稱封臨清縣千後
起義成縣侯黑官司宗中大夫　舒崇曰孟子太
公辟紂居東海之濱　史記伯夷叔齊
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
周生曰商山采薇而食之下云漂泊高
一舉　作橋玄旅　後漢書橋玄字公祖梁國睢陽人
楚歌非取樂之
漂薄風波薄決之高橋
生漢水調之高橋　後漢書橋玄傳玄為議郎時
宿卜亭盜共窃其馬亦紀注門亦右
通宵行據高陽孔為時公之京師
盡加之以血　後漢書蔡威公之淚
夜泣蒞下蔡威公門人收葬之
盡而歸以血曰君友包胥注見
移檄一作柳非玉關之可望　木華海賦
華亭鶴唳豈河橋之可
聞于樹敦曰以上自序　晉陸機羅敷行
于河橋孟玖譜于成都王穎殺之　晉書陸機傳為長沙王乂
鶴唳豈非我無酒可以
消憂孫賁以天下為三分衆繞一
可敵曩　孫賁生卒未詳吳志孫策傳
之子身人惟八千　洞生曰論葛亮出師表天下三分
洞曰吳志策母弟也
人間何世　史記項羽本紀
了琴心
一旅項籍用江東
人凋何世
舞吾為若楚歌
進樂方莊好會
忘憂追為此賦聊以記言不無危苦之辭惟以悲哀為
主　晉陸機豪士賦序曰余讀司馬彪
志左史記言
庾集卷二　四
庶幾古詩之流　漢藝文
庶若共材幹則以
危若則以悲哀為上賦其辭
音則以哀為主　晉陸機豪士賦序曰吾故國行而逝之
吾日暮途遠一作人間何世　史記伍
子胥曰吾日暮途遠故倒行而逆施之
大樹飄零　後漢馮異傳異常獨坐大樹下故軍中號曰大樹將軍
詩小雅小弁曰菀彼柳斯鳴蔚彼
荊壁睨杜受連城而見欺載書橫階捧珠盤而
不定　史記藺相如傳秦王欲以十五城易趙王和氏
璧見秦王秦王無意償趙城相如
奉璧立倚柱日觀大王無意償趙城故臣復
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與璧俱碎于柱矣因持璧
睨柱秦王恐破壁乃謝相如
使人奉璧歸趙之償左傳晉士莊子為載書以
侯則供珠盤玉敦所以盛血盟會用之
敦以玉為敦所以盛血盟會用之
君傳平原君與楚合從日中不決毛
遂按劍歷階而
上責楚王唯唯遂曰從定乎
王曰定矣毛遂按劍而前曰從定之
王銅盤而歃之遂定從而歸
人留守河之館　晉陳敬仲已臨淄與齊公書曰
臣生日當
問曰南冠而繫者誰也有司對曰楚囚也
鍾儀君子入就
王召而弔之　左傳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
奉系行
鄭人所獻楚囚也問其族曰伶人也
荀吳子曰楚子使觀魚囿發命而
人筑室反耕者皆有飢色楚子
聞說更將為之除館于西河其耆老
曰昭公十一年同盟于平丘晉
移檄一作柳非玉關之可望　木華海賦
華亭鶴唳豈河橋之可
聞于樹敦曰以上自序　晉陸機羅敷行
于河橋孟玖譜于成都王穎殺之　晉書陸機傳為長沙王乂
鶴唳豈非我無酒可以消憂孫賁以天下為三分衆繞一
可敵曩　孫賁生卒未詳吳志孫策傳
之子身人惟八千　洞生曰論葛亮出師表天下三分
洞曰吳志策母弟也
人間何世　史記伍子胥曰吾日暮途遠故倒行而逆施之
大樹飄零　後漢馮異傳異常獨坐大樹下故軍中號曰大樹將軍
詩小雅小弁曰菀彼柳斯鳴蔚彼
荊壁睨杜受連城而見欺載書橫階捧珠盤而
不定　史記藺相如傳秦王欲以十五城易趙王和氏
璧見秦王秦王無意償趙城相如
奉璧立倚柱日觀大王無意償趙城故臣復
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與璧俱碎于柱矣因持璧
睨柱秦王恐破壁乃謝相如
使人奉璧歸趙之償左傳晉士莊子為載書以
侯則供珠盤玉敦所以盛血盟會用之
敦以玉為敦所以盛血盟會用之
君傳平原君與楚合從日中不決毛
遂按劍歷階而
上責楚王唯唯遂曰從定乎
王曰定矣毛遂按劍而前曰從定之
王銅盤而歃之遂定從而歸
人留守河之館　晉陳敬仲已臨淄與齊公書曰
臣生日當
問曰南冠而繫者誰也有司對曰楚囚也
鍾儀君子入就
王召而弔之　左傳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
奉系行
鄭人所獻楚囚也問其族曰伶人也
荀吳子曰楚子使觀魚囿發命而
人筑室反耕者皆有飢色楚子
聞說更將為之除館于西河其耆老
曰昭公十一年同盟于平丘晉
侯則

涯岸之阻亭壁無兼鄰之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倚於墻壁路交橫於財虎之蹄之下豺狼之口之間
進退維谷東奔北哀死墻前還沒井底
行者悲歎坐者流涕
周大將軍賀蘭公功德碑
公諱祥字盛樂人也其先世事今無考漢末有
諱步鸞者不屈曹瞞深寫許都之流涕
高尚其志孝著義烈之風新野有生嗣之
稱國難始平遂改三望之號東萊北海之
間皆以為大族公即其後也
家有直道人多全節子見於純深
事君彰於義烈繁弱曰南史齊高帝紀河圖讖歷年七十水德也晉史齊高帝年宋武帝王業之端至齊為木行晉生周高史齊為木行滑生周高史齊為木行
受命七十年又宋孝緒傳曰齊為木行滑生周高史齊為木行
男僧紹泰始季年蝗益有甚焉淮水溝瀆盈溢都邑
猶異其弟曰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殷滅
夫有國必依山川崩竭不亡何待今宋德如四代之季
後皆言而紛泌也
家有直道人多全節子見於純深
事君彰於義烈繁弱曰南史齊高帝紀河圖讖歷年七十水德也晉史齊高帝年宋武帝王業之端至齊為木行滑生周高史齊為木行
受命七十年又宋孝緒傳曰齊為木行滑生周高史齊為木行
男僧紹泰始季年蝗益有甚焉淮水溝瀆盈溢都邑
猶異其弟曰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殷滅
夫有國必依山川崩竭不亡何待今宋德如四代之季
後皆言而紛泌也

下序宋齊之間信為以來之世
此下序宋齊之間信為以來之世
周以孝治天下故能賜之姓
周以孝治天下故能賜之姓
曰朝議郎散騎常侍武都太守父道興
曰朝議郎散騎常侍武都太守父道興
之兄乃少微處士徵君諱曇曜字子高
之兄乃少微處士徵君諱曇曜字子高
真人天山遊民也
真人天山遊民也
階庭空谷門巷蒲輪
階庭空谷門巷蒲輪
移
移
文詞高於甲
文詞高於甲

宮通事舍人掌宣太子舉更令中庶子侍尼使與是禮也以爲多文辭漢成帝紀帝北於甲觀畫堂太子宮中之堂後漢書天下楸梢李元禮學少有清才以文學自貴故作嗟有道而無鳳歎非時而有麟鉏商於大野獲麟孔子觀之涕泣沾袂曰吾道窮矣語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商於大野獲麟孔子觀之涕泣沾袂曰吾道窮矣既姦回之叟逆一作匿終不悅於仁人〇左傳王孫滿曰其貪惏冒昏姦回昏亂也既姦回之叟逆一作匿終不悅於仁人〇左傳王孫滿曰其貪惏冒昏姦回昏亂也

王子淵之蹴成蹋之策之年〇漢書東方朔傳朔上書曰臣生之年歲在攝提孟陬之月生於甲寅之日天以戊辰使臣墮地年十五而學孫吳十六而誦詩書凡二十二萬言又以閒燕時與諸侯王論議陳說聖德上令倡優侏儒在旁其不合於道者輒引古非今以曉喻之臣朔雖不肖竊慕柳下惠東方生滑稽之雄也方今聖德隆盛天下和平四海之內靡不賓服移風易俗與唐虞同流臣雖愚誠樂與朋友切磋於道德修禮義於閨門之內恣耳目於先王之術端行義以自高不以汙俗詘節以從俗不以貪祿傷行不以利動不以懼懾不以威傾不以武撓此臣之所以自守也於時朝野歡娛澤及鳥獸萬民和睦動溢天地物無疵厲賢不肖各得其宜公卿大臣咸稱其忠故曰大智若愚大勇若怯大辯若訥此之謂也

乃解縣而通籍遂崇文而會武〇漢書武帝紀元朔二年二月詔曰朕聞五帝不相襲而治三王不相復而興順時施宜因事制禮故禮樂可損益而general也三代所因損益可知也其有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董仲舒對曰臣聞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道者所由適於治之路也五經異傳同歸百家殊業同指夫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邪道不勝正不待辨而明矣蓋聞聖王之治也上求賢如不及進賢如不肖好德如好色惡惡如惡仇取人以觀其行論德而定官量能而授祿因材而處事故位與德稱祿與功均義者以之理物仁者以之愛人如此則公卿大臣各敬其職而安其位莫敢以貪鄙先後相踰者矣

居常慨而掌兵〇出蘭池而典禁〇漢書賈誼傳誼數上疏陳時務曰臣竊惟事勢固有倒而順者有安而危者有非而是者有賀而弔者有名同而實異者有貌合而心離者有以忠信爲本而見疑以誠愛爲務而得罪者有進仁義而退爲人所賊者有竭智盡忠而身放逐者有臨難而死不可救者有親戚不和兄弟爭財者有交友以利而相賣者有故舊以新而相棄者有造怨而成德者有因禍而爲福者有轉敗而爲功者有去禍而得福者有以虛爲實以無爲有以成爲敗以是爲非者有之

以幽爲明以冥爲昭以陰爲陽以非爲是以黑爲白以雌爲雄以離爲合以合爲離以明爲闇以闇爲明以之治國則國亂以之治家則家危以之治身則身傾以之治官則官廢以之治事則事敗以之治人則人害以之治物則物傷以之治天則天災以之治地則地妖以之治神則神禍以之治鬼則鬼崇以之治禽則禽狂以之治草則草夭以之治木則木枯以之治水則水竭以之治金則金銷以之治火則火滅以之治土則土崩以之治人則人反人反則欲復使楊僕明之不對其仗節不屈主序信爲東宮舍人數上書諫太子太子不聽後信與湘東王論水戰乘樓船之利集序信爲東宮舍人數上書諫太子太子不聽後信與湘東王論水戰乘樓船之利集序

河之土〇漢書賈誼傳誼數上疏陳時務曰臣竊惟事勢固有倒而順者有安而危者有非而是者有賀而弔者有名同而實異者有貌合而心離者有以忠信爲本而見疑以誠愛爲務而得罪者有進仁義而退爲人所賊者有竭智盡忠而身放逐者有臨難而死不可救者有親戚不和兄弟爭財者有交友以利而相賣者有故舊以新而相棄者有造怨而成德者有因禍而爲福者有轉敗而爲功者有去禍而得福者有以虛爲實以無爲有以成爲敗以是爲非者有之

於建禮仍矯翼於崇賢〇漢書百官公卿表太子太傅掌以道德輔導太子少傅掌以禮義教導太子皇太子承制行事置官屬宮門大夫侍郎謁者舍人庶子洗馬太子家令丞率更令丞僕各一人廄長一人廄丞二人廄馬二十匹廄佐四人食官令丞各一人門大夫侍郎謁者舍人庶子洗馬太子家令丞率更令丞僕各一人廄長一人廄丞二人廄馬二十匹廄佐四人食官令丞各一人門大夫侍郎謁者舍人庶子洗馬太子家令丞率更令丞僕各一人廄長一人廄丞二人廄馬二十匹廄佐四人食官令丞各一人門大夫侍郎謁者舍人庶子洗馬太子家令丞率更令丞僕各一人廄長一人廄丞二人廄馬二十匹廄佐四人食官令丞各一人

翔翼游存館之講肆〇作翔翼游存館之講肆〇漢書禮樂志武帝太始六年冬作信期象舞凡六篇一曰雲翔二曰鸞鳳三曰游龍四曰神雨五曰白鹿六曰宜安樂舞凡六篇一曰雲翔二曰鸞鳳三曰游龍四曰神雨五曰白鹿六曰宜安樂

齒明離之胄建〇漢書禮樂志武帝太始六年冬作信期象舞凡六篇一曰雲翔二曰鸞鳳三曰游龍四曰神雨五曰白鹿六曰宜安樂

於時朝野歡娛鴻毫鏤鼓〇揚雄解嘲曰於時朝野歡娛鴻毫鏤鼓舞女溱洧傳前生

以幽爲明以冥爲昭以陰爲陽以非爲是以黑爲白以雌爲雄以離爲合以合爲離以明爲闇以闇爲明以之治國則國亂以之治家則家危以之治身則身傾以之治官則官廢以之治事則事敗以之治人則人害以之治物則物傷以之治天則天災以之治地則地妖以之治神則神禍以之治鬼則鬼崇以之治禽則禽狂以之治草則草夭以之治木則木枯以之治水則水竭以之治金則金銷以之治火則火滅以之治土則土崩以之治人則人反人反則欲復使楊僕明之不對其仗節不屈主序信爲東宮舍人數上書諫太子太子不聽後信與湘東王論水戰乘樓船之利集序

管以一作窺天〇漢書東方朔傳客難曰蓋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路人無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

水曰的渚池圃〇劉楨魯都賦方塘含白水之鮮芰菱發芙蓉吐華綠葉紫莖丹實照爛魚龍悠遊乎其中

武帳聽雅頌於文絃〇漢書藝文志劉向言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周旋升降拜起坐之節席上之珍俎豆之制宗廟之事朝廷之位車旗衣服之度宮室飲食之宜嘉事之禮賓客之法吉凶之變軍旅之政器械之象名號之稱喪紀之次五帝三王之謀不同時而制禮各因其俗而治之故曰經禮三百威儀三千

堂羅鐘鼓里爲冠蓋○晉曰城百餘里戶十萬人○師古曰襄陽者舊縣也今猶在焉至二千石數十家冠蓋映閭里○應劭曰列史傳其盛號之曰冠蓋里○師古曰冠謂車蓋也○閭里門也○成帝時劉輔上書言欲於海陵陵陽橫塘於江浦建苑又梁書武帝紀天監四年立建興苑於秣陵建興里太清元年築西苑於青溪北岸起後庵雞鳴埭東至東冶西岸起石頭迮東冶西岸起後庵雞鳴埭東至東冶西岸起後庵雞鳴埭東至東冶西岸起後庵雞鳴埭東至

尾四郎多豐江鷗宮鴟野雉並入齊韻烏年正月諸五鴟鳥忘懷可以翔鵠洪廬去國艅艎失水久遊魂而放命有鱗有鬣小則爲巢爲豬大則爲魚爲鯨伊川知百年而終矣

彼姦逆之熾盛不可以久遊逃也伊川見侵而不能自治百年此其戎事之不可以久遊也

魂而放命

淮南子曰魂魄之動以其精神之不守也

有鱗有鬣小則爲巢爲豬大則爲魚爲鯨

郭璞曰鱗鬣皆魚之別名也巢豬小魚之名也鯨大魚之名也

其牛羊之力以其水

晉灌均曰牛羊之力以喻小人之用心如泉猶必爲國患漸不可長也

場示遠之觀龍雀以干戈爲兒戲繩以淵謀爲船馭奔駒以朽索治王世紀清水濁水躲見霍子作開書膠膠擾擾小人則將及水火君子以爲鵠不能止蒲河之人周公爲小人不可以治天下之難卻有欲於

漢書王莽傳曰天下之難卻有欲於

方舟而濟於河則不能救鹽池之一敗阿膠不能止蒲河之潰

漢書王莽傳曰天下之難卻有欲於方舟而濟於河則不能救鹽池之一敗阿膠不能止蒲河之潰

兒胡柯作高書本紀大夏誠烏卵

漢書王莽傳曰烏孫大夏誠烏卵

於條枝之戾以鴻和諧戎

漢書王莽傳曰烏孫大夏誠烏卵於條枝之戾以鴻和諧戎

皮毛共氈罽非手剪焉

漢書匈奴傳曰匈奴以畜牧爲業隨水草遷徙無城郭常田之業非手剪焉

腦渠進玉中流胎胎之翠子不能止黃河之渴小味之鼎不能調大如輪深六七丈廣百步有不死之藥焉

淮南子曰崑崙之墟有不死之藥

則方舟膠柱而鼓瑟

漢書王莽傳曰則方舟膠柱而鼓瑟

豹淵一作水以作關書膠膠擾擾小人則將及水火君子以爲鵠不能止蒲河之潰

漢書王莽傳曰豹淵一作水以作關書膠膠擾擾小人則將及水火君子以爲鵠不能止蒲河之潰

河曰孔竅子梁肩輕九鼎而欲問三川而遠

孔竅子梁肩輕九鼎而欲問三川而遠

始則王子名戎姦臣介閻

始則王子名戎姦臣介閻

逐逃無城郭常田之業非玉燭之能調四時和調之玉燭

爾雅曰四時和謂之玉燭

興在璠璵玉氣七政順軌璠璵之寶玉也

舜典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璠璵璿璣皆玉名

糴糶樹穀曰北下司馬法曰糴糶之平以均天下

周禮曰司馬法曰糴糶之平以均天下

匈奴傳匈奴欲和親約束甚明

漢書匈奴傳曰匈奴欲和親約束甚明

皮毛共氈罽非手剪焉

漢書匈奴傳曰匈奴以畜牧爲業隨水草遷徙無城郭常田之業非手剪焉

於條枝之戾以鴻和諧戎

漢書王莽傳曰烏孫大夏誠烏卵於條枝之戾以鴻和諧戎

兒胡柯作高書本紀大夏誠烏卵

漢書王莽傳曰烏孫大夏誠烏卵

腦渠進玉中流胎胎之翠子不能止黃河之渴小味之鼎不能調大如輪深六七丈廣百步有不死之藥焉

淮南子曰崑崙之墟有不死之藥

則方舟膠柱而鼓瑟

漢書王莽傳曰則方舟膠柱而鼓瑟

豹淵一作水以作關書膠膠擾擾小人則將及水火君子以爲鵠不能止蒲河之潰

漢書王莽傳曰豹淵一作水以作關書膠膠擾擾小人則將及水火君子以爲鵠不能止蒲河之潰

河曰孔竅子梁肩輕九鼎而欲問三川而遠

孔竅子梁肩輕九鼎而欲問三川而遠

始則王子名戎姦臣介閻

始則王子名戎姦臣介閻

逐逃無城郭常田之業非玉燭之能調四時和調之玉燭

爾雅曰四時和謂之玉燭

興在璠璵玉氣七政順軌璠璵之寶玉也

舜典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璠璵璿璣皆玉名

糴糶樹穀曰北下司馬法曰糴糶之平以均天下

周禮曰司馬法曰糴糶之平以均天下

匈奴傳匈奴欲和親約束甚明

漢書匈奴傳曰匈奴以畜牧爲業隨水草遷徙無城郭常田之業非手剪焉

於條枝之戾以鴻和諧戎

漢書王莽傳曰烏孫大夏誠烏卵於條枝之戾以鴻和諧戎

兒胡柯作高書本紀大夏誠烏卵

漢書王莽傳曰烏孫大夏誠烏卵

腦渠進玉中流胎胎之翠子不能止黃河之渴小味之鼎不能調大如輪深六七丈廣百步有不死之藥焉

淮南子曰崑崙之墟有不死之藥

則方舟膠柱而鼓瑟

漢書王莽傳曰則方舟膠柱而鼓瑟

豹淵一作水以作關書膠膠擾擾小人則將及水火君子以爲鵠不能止蒲河之潰

漢書王莽傳曰豹淵一作水以作關書膠膠擾擾小人則將及水火君子以爲鵠不能止蒲河之潰

西虜於此石鼓鳴即兵起見太白金之精也太白者上將之象也太門如道三年大將軍伐匈奴五年出雲中遂至隴西捕虜數千人還獻俘於太廟天子為之減膳饗將士賜爵一級益封衛青三千戶封霍去病為冠軍侯去病辭曰願陛下勿以臣幸而後臣士卒臣不敢獨受賞於是上為去病治第令如匈奴河北地形狀去病不對有意哉

北闕龍吟東陵麟鬬

漢書曰三輔黃圖曰北闕門名漢宮闕門皆北嚮也東陵侯邵平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種瓜於長安城東青門外瓜美故世俗謂之東陵瓜也

乃築賦構一作搆馮陵殺創

漢書曰馮陵殺傷人也

山於赤鵠之都狂犬吠堯之巢

山海經曰三青鳥之所居狂犬其狀如虎赤黑有鬣名曰蜚蜚食人又曰青鳥赤鵠白鵠青馬赤馬白馬如練黑馬如烏皆出於崑崙之陽來先是昆侖之陽來希是昆侖之陽來青布及是皆用為祠先是昆侖之陽來希色尚青是昆侖之陽來

乘白馬以為樂欲以鹿蓋之之辭初秦末渡江魏人移檄極言聚反被猜忍又言項梁及後嗣敗之狀皆如所圖又言陵南引用其語也

人咸以為誠信為然恩將為誠信為然恩將為誠信為然恩將

分趙壁鼓旗折樹殺曰此下言臺城內外兵敗乎
韓王口夫寒成皐絕而人民流離也_通鑑張儀說
太子斃趙之半以
華絕上黨則王之國分矣司馬曰
鼓譟並進機傷機臨
鄢秦
回曰後漢隗囂傳集弓既
失羣班馬迷輪亂輻註胡馬失其
昆陽之戰矛未
常山之陣蛇勢
士嬰城謀臣卷舌
非說秦王曰內者
曰錫嘏劇秦美新
伯昏瞀人曰有班馬之聲猶
吾視其輻亂望其旗靡故逸之猛
泗曰史記高帝紀安得名士分守
四方
解逸傳城門守輻
後漢光武紀王莽以
濮陽忠壯身參末將兄
弟左丞子一
戰子一重傷
兄俱出
敵狀一
作人歸元二年懷檄
序江子一兄弟死事也
帝史南洋校尉江子一
帝史南洋校尉江子一
帝史南洋校尉江子一

日戰國策江乙曰虎求百獸食之得一狐狐曰子無食我也天帝令我長百獸今子行子而食我是逆天帝令我長也子以我為不信吾為子先行子隨我後百獸見我無不走虎以為然遂與之行獸皆走虎以為畏狐也不知獸畏己而走也以為畏狐也南史陳伯之傳南中夜泰胡笳鼓譟皆流涕胡騎所歌皆中國舊曲伯之乃悲思鄉土棄甲而走晉書載記苻堅潰於淝水之敗走聞風聲鶴唳皆以為晉兵已至草木皆兵舊唐書天竺國傳其王尸利於貴人間鶴唳而心驚

第谷寫志趙雲傳兵敗詩房陣揩且強

利曰鶴唳

體胡施而淚下者問曰何故曰昔日晉劉琨為胡騎所圍守孤城外日野兵多城中日少琨夜登樓清嘯胡人聽之皆垂淚流涕歎息而散琨乃使人謂曰我本中國人為胡虜所迫逼為此聲耳豈能動公等鄉土之情乎胡人聽之皆悲不自勝遂夜遁

沙苧碎於長平之死武安君白起傳趙惠文王時秦數與趙戰趙數不利藺相如廉頗皆堅壁不出秦以反間宣言曰秦畏趙括之將也趙王因以括為將括至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絕趙糧分斷其軍為四五校士卒離心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括趙軍大敗括遂降秦秦悉坑殺之

振於是桂林顛覆長州廢酋已梧注梧州也此下序嶺表事

吳都賦數軍寔于桂林之苑劉逵注桂林苑在廣州界

東見卜里注卜里今在廣州

蠻氣教乘王曰臣恐始皇不久為患所遊處也史記伍子胥曰吳地氣高明下濕

屏曰吳地氣高明下濕多風毒蟲蛇蜮人民多病

天地離阻人神慘酷

晉書陸機傳成都王穎表曰臣聞天地離阻人神慘酷

貴賄通注滇池出駿馬貴賄通注滇池出駿馬

貴賄通注滇池出駿馬

晉皇甫謐高士傳許由字武仲潁川人堯聞其賢召為九州長辭不受乃退而洗耳巢父牽犢上流飲之謂曰汝洗耳之水汚我犢口乃繫犢於上流飲之

晉皇甫謐高士傳許由字武仲潁川人堯聞其賢召為九州長辭不受乃退而洗耳巢父牽犢上流飲之謂曰汝洗耳之水汚我犢口乃繫犢於上流飲之

晉皇甫謐高士傳許由字武仲潁川人堯聞其賢召為九州長辭不受乃退而洗耳巢父牽犢上流飲之謂曰汝洗耳之水汚我犢口乃繫犢於上流飲之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言難以奪貴也　姜氏曰齊女牛別壯年少君死後百餘日人有見少君在河東蒲坂乘青駟之驛者　所有　吹落葉之扁舟飄長風於上游　序合離從升舟白出石者觀落葉因以爲舟望若一樹葉隨風長風萬里　渭生曰漢書范滂傳滂乘扁舟之江而習流　漢景帝紀中元二年四月赦天下序中會趙綦毋之兵也　月矣景悉兵西上閏四月梁遣將宋子伯任約襲邵　漢文帝紀後元年冬十月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侵上郡　渭生曰匈奴傳文帝後六年匈奴大入邊文帝親勞軍上郡　漢書周亞夫傳文帝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以亞夫爲將軍屯細柳以備

水衆多別導畎澮見官軍上有五色雲龍旗望見官軍行甚迅疾通鑑此二事在承聖元年二月詳鄱陽通鑑納蘇峻設置廣州刺史事在三月胡注賦序援筆立成李善注曰徐廣晉紀曰陸機豪士賦序援筆立成干寶晉紀曰顧榮至洛機與榮書稱其文章之美榮報書稱其援筆立成也

度江黃龍負舟海潮迎艦江萍送王渭生曰按來七發海水上湧江萍隨之漸積而上也

王渡江中有一物大如斗四面赤色兩頭銳狀如鼠王使問於孔子孔子曰此寶也惟有德者能獲之害故置戈於船下也聚人於水中負人船又有蛟龍之害故置戈於船下也聚也蓋敵也

諸侯則鄭伯前驅盟主則苟罃幕至不會則侯如楚魯衛曹邾莒杞小邾會于鄢陵晉欒書帥師侵蔡遂侵楚公子申帥師救蔡楚公子嬰齊帥師侵鄭晉荀罃士魴帥師救鄭六月晉荀罃士魴帥諸侯之師及楚公子嬰齊帥師戰于鄢陵楚師敗績公子申公子臣公子儀公子罷戎公子追舒公子格公子宜穀公子寅尹公子貞尹公子羽公子鉏公子辰囚于晉公子發公子平公子鍾離公子壬夫公子弃疾公子黑肱公子黑背公子茷公子駟公子偃公子丙公子寧公子畀我公子喜公子鉏公子橐師公子側公子鍾儀公子揚公子強公子鍼公子鄧公子朝公子鮑公子鉏公子鄧公子朝公子鮑公子鉏公子橐師公子側公子鍾儀公子揚公子強公子鍼

發關西不得一嘯陵寇故曰知西陵而誰望潘曰魏志操臨死指季豹以示子曰以累汝因泣下汉晉時非無北關之兵猶有雲臺登閣省臺望我西陵墓田京師虛張聲勢以為之仗○理及北寇景遣敬會理與其弟通坤敬攜欽等將婁之建安疾賈以告

泗曰漢文帝紀奉天子法駕迎於代邸皇帝即日入未央宮帝王世紀帝崩發喪遺詔除重喪短喪之制令天下吏民服喪三日而除其間嫁娶祠祀無禁唯宮中當臨晝夜各十五聲絕止為後宮發喪舉音而已諸侯王發喪各以其國服為位舉音如天子儀為帝先崩後發喪也

舊章於司隸歸餘風於三輔

司隸校尉使前整修宮府於是政化肅清作文移從事如舊章晉灼曰三輔謂京兆馮翊扶風也

沉猜則方逞其欲藏疾則自矜於己天下之事沒

沉猜山是臣下猜疑方言猜疑也了山名者不長之意又音所宗曰川澤納汙山藪藏疾又音子悉反伯宗曰今吾子沉猜人臣不堪其命將有分爭先以犯胡流與陳必先奔三國之師破薄紀而有淮泗之色性又不長

千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有人而無主二也有主而無謀三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韓詩外傳）君子避三端文登陽城而避險卧狄舌端（史記）魯連若秦山衆無道策自胡安（戰國）莊辛說楚襄王曰（史記）微日（林於郁說郎安）荆山終南九州之險也（尚書）太華在荆山兒水中如柱然故曰柱山（水經）西水分流包山而過（山海）柱而求安（林於郁說郎安）既言多於忠勇實志勇而形殘（南史）梁元帝紀姚婚飾多猜忠人微有勝己者必皆假手（梁簡）惠公反國秦伯送之曰今其言多忠克難哉（左傳）爲善後於惡過在虐（淮南）焉能久乎（左傳）司馬侯曰（吳越春秋）句踐三日乘三月楚子使問諸周太史（國語）焉能久乎（左傳）寫焉沒（新序）太史曰（吳越春秋）句踐乃出取其妻（國語）妙其一目（逸之）吳語（新序）形殘名勇（淮南）士所特（新序）猶敗色於我（淮南）我拔此（莊子）民孰敢東一日故以此相（國語）而卽（左傳）之始記（史記）但坐觀於時變本無情於急難（梁簡）徵曰（梁元帝紀）帝不急（梁元帝紀）成皇在井笑惑守心（梁元帝承聖）十月庚子（梁元帝承聖）三年六月癸（梁元帝承聖）三年六月庚有流星（晉書）云氣之相陽（淮南）之珍（淮南）朝日之朝（淮南）則后王（淮南）五年其下有軍（晉書）及失地若（國語）喪霍（國語）秋說趙（國語）離皇之爲（國語）君固也（國語）赤烏則三朝夾日（晉書）蒼

兕以診氣朝（淮南）妖精夜（淮南）見（淮南）雲則七重圖（晉書）帝親之慨（梁元帝紀）成星在井笑惑守心（梁元帝承聖）十月庚子（梁元帝承聖）三年六月癸（梁元帝承聖）三年六月庚有流星（晉書）云氣之相陽（淮南）之珍（淮南）朝日之朝（淮南）則后王（淮南）五年其下有軍（晉書）及失地若（國語）喪霍（國語）秋說趙（國語）離皇之爲（國語）君固也（國語）赤烏則三朝夾日蒼（晉書）九日而居（淮南）慈山北之（淮南）孫叩石壁（淮南）遷於渤海之（淮南）尾河曲知（史記）笑而止之（淮南）樹設門此（淮南）言笑與（淮南）迭與大（淮南）運將終也（淮南）繁弱曰（淮南）南史（淮南）內（淮南）如龍見於（淮南）城中（淮南）後漢五行志（續漢）兆（晉書）六診之作歲之（晉書）天文志（晉書）妖星不出（晉書）必受其凶（晉書）潛曰（左傳）象豐邑（左傳）晉侯（左傳）重耳（左傳）子鄭而轉以（左傳）及此（左傳）以也（左傳）笑以（左傳）入鄭乎（左傳）人郢乎（左傳）史墨對曰（左傳）六十年及（左傳）郢必以庚辰（左傳）漢地理志（漢書）楚郢都江陵（漢書）故楚郢都（漢書）之不競（左傳）備西鄰之責（左傳）樹德（左傳）脩令（左傳）鄭怨（左傳）楚結（左傳）秦宛（左傳）有南風（左傳）怨則（左傳）其盟則寒（左傳）繁弱（左傳）文仁（左傳）如（左傳）有闕（左傳）羆相（左傳）安定（左傳）公（左傳）仁（左傳）恕有闕（左傳）羆相（左傳）安定（左傳）公（左傳）能寒（左傳）海非愚（左傳）叟之可（左傳）移山（左傳）女（左傳）溷曰（左傳）往（左傳）昉（左傳）也異（左傳）記（左傳）叟（左傳）帝之（左傳）其（左傳）

行師敗績而梯衝亂舞冀馬雲屯烟曰此下序西魏於宗丘之盛也前史承聖三年九月至襄陽梁王蕭詧率衆會之攻狀若鬼神鼓角鳴於地中梯衝舞吾城上洞曰兄傳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後漢劉表傳冀馬雲屯俊秦車於暢轂沓漢鼓於雷門注曰小戎俊收伐淺也文翁暢轂沓漢書鄭信擊魏陳船鼓波臨晉而横艘注曰前曰小戎俊收伐淺也文翁暢轂沓漢書鄭信擊魏陳船鼓波臨晉而横艘樂詔曰本傳九年冬諸葛亮出散關圍陳倉而連弩渡臨晉而横艘與古年冬諸葛亮出散關圍陳倉而連弩渡臨晉而横艘其文亮性長於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漢書鄭信擊魏陳船鼓波臨晉而横艘伏兵從夏陽襲安雖復楚有七澤人稱三戶此下序樹筱曰伏兵從夏陽襲安雖復楚有七澤人稱三戶此下序樹筱曰邑遂虜魏王豹江陵武鄂之役魏王豹驍將也

長也沓重疊也顏師古注曰霈閉門會稽城門也有大鼓越弊此鼓弊江陵武鄂之役魏王豹驍將也

顏師古注曰霈閉門會稽城門也有大鼓越弊此鼓弊

霈落下陳倉而連弩渡臨晉而横艘樂詔曰爵志建安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

霈落下陳倉而連弩渡臨晉而横艘樂詔曰爵志建安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

驚於九虎洞曰兄傳九虎將師也

顏籀後漢馮異擊九虎之軍雷震四海九虎王莽將軍九人也

洞庭兮落木去洛陽兮極浦朝曰此二句信自序先使於魏而江陵破兵也魏屬大繁詔曰本傳九年冬諸葛亮出散關圍陳倉而連弩渡臨晉而横艘

繁詔曰本傳九年冬諸葛亮出散關圍陳倉而連弩渡臨晉而横艘

軍南討遂留長安下(又)望洛烟火兮焚旗貞飚兮害蠹

陽兮極浦烟火兮焚旗貞飚兮害蠹

也梁書元帝紀承聖三年十一月魏師大攻世祖陣督戰六軍致績洞曰兄傳秦伯

出枇杷門親臨陣督戰六軍致績洞曰兄傳秦伯

伐晉卜徙發筮之遘蠱之艮三去之艮二去之艮

伐晉卜徙發筮之遘蠱之艮三去之艮二去之艮

獲其雄狐夫狐蠱之其卦遇蠱曰干乘三去之艮二去之艮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

獲其雄狐夫狐蠱之其卦遇蠱曰干乘三去之艮二去之艮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

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引此言元帝如晉惠公之爲秦所獲也

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引此言元帝如晉惠公之爲秦所獲也

乃使玉軸

顏籀後漢馮異擊九虎之軍雷震四海九虎王莽將軍九人也

洞庭兮落木去洛陽兮極浦朝曰此二句信自序先使於魏而江陵破兵也魏屬大

繁詔曰本傳九年冬諸葛亮出散關圍陳倉而連弩渡臨晉而横艘

軍南討遂留長安下(又)望洛烟火兮焚旗貞飚兮害蠹

陽兮極浦梁書元帝紀承聖三年十一月魏師大攻世祖陣督戰六軍致績洞曰兄傳秦伯

出枇杷門親臨陣督戰六軍致績洞曰兄傳秦伯

伐晉卜徙發筮之遘蠱之艮三去之艮二去之艮

獲其雄狐夫狐蠱之其卦遇蠱曰干乘三去之艮二去之艮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

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引此言元帝如晉惠公之爲秦所獲也

乃使玉軸

妖疫之師也繁詔曰下江長林皆武寧郡地武寧以北即接襄陽時荊雍之際已深武寧實爲要地故

承聖三年王琳意欲鎮武寧執宗均遂長驅向江陵矣後漢郡國

軍清漢襲武寧執宗均遂長驅向江陵矣後漢郡國

志南郡編縣有藍口聚注下江兵所據今當陽縣城

志南郡編縣有藍口聚注下江兵所據今當陽縣城

是也長林本漢編縣地晉置長林縣故城在今荆門

是也長林本漢編縣地晉置長林縣故城在今荆門

州東二地梁時皆屬武寧郡徒思拊馬之弭未見兇牛之兵忠傳周扬

于謹伐江陵忠爲前軍屯江北走路衆人東刃於象舉以戰忠射之二象反走

拊馬而弭之使把者牽入陣象乃馴伏

君子傷之也

繁詔曰承聖三年十一月丁亥魏軍所獲十六七人陸之牛熬怒奔撞城數十丈復縱牛燒葦端其角灌脂束葦於其尾鑿

江陵凡百姓小弱者皆殺之後漢衛宏古今奇字序秦始皇改古文爲篆隸囚人多溺乃召諸生千餘人令冬月種瓜於驪山側谷中二十餘日瓜生蔓延離去鄉里七百人密令學之先爲伏機諸生方相論辯發機皆墜阬中終命使記范雎蔡澤傳如應鴻之逐鳥雀

晉戴凱之竹譜湘妃之淚大琴崩二妃投水死竹盡斑

晉郭璞江賦泉客擢指而長歌

晉張協雜詩灌園鬻菜非所恥門生曰公羊傳昭公五年孔子年七十公至自晉沈尹戌叔弓帥師師敗莒師於消泉虞公曰此蓋戰而湧爲與兵戰闘自好悉欲息氣明如生時師大息掌持去或留者各一半以著戰處欲明大之與人相報應之也

晉潘岳西征賦登崤函而遵降路

晉左思蜀都賦百川沸騰山岳崩頹

晉張協雜詩灌木自悲風

晉郭璞遊仙詩臨源挹清波

晉陸機招隱詩山溜潺湲注

晉張翰思吳江賦蓴羹鱸膾所殺光武紀詠發聞此舉千分之一

一雁空飛 司馬曰秦昭王薨也南翔子當留蘇武詩雙鳧俱北飛一鳧獨武久留匈奴常惠教漢使謂單于曰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繫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單于驚謝歸武故漢書蘇

也 雖備人之外力 陽王荅也下三句分應上四句 北史奚斛律金傳元帝頓明星歷謂屢事才日欲猶處渴起蕭墻之禍其死若之何以救其死若之何 撥亂之功 王怒為

若江陵之中否 否音鄙 金陵之尉始 陵之士為薄陳之北 算蕭繹之內起 明日此二句言江陵之士陽之叔父元良以下於岳陽為兄 無之宗和睦伯 今叔今同見戮 猶子 帝父子被戮而中興句 南史梁元帝紀帝被執荅使尚書傅準 進土囊面塗之懇請 遍書荅貽明太子統第二子也 梁紹曰按 帝紀軍臣曰帝起細武 補注云元帝為京 帝父子與之 亦多至焉 上江陵之下 否元帝 行那 皆 帝紀太平二年冬十一月 北史奚斛律金傳元帝 梁紹曰此下 入 句 梁元帝 梁紹曰此 元帝 梁紹曰此 梁紹曰此 梁紹曰此

郡名賦何東
川之漪漣
手長安改
提挈老幼關河累年死生邦讎不可問天
之神皇笔寔
張衡西京賦宮觀
局三輔黃圖長安東出第一城門名宣平門
厥逼危牆
左傳鄭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
牛之眞
莊子牛之眞
身荒谷
漢西生曰高谷侯景至朱雀
之雨貌
漢李廣傳曰廣與故潁陰侯灌將軍俱出
之愛茶相
漢李廣傳曰廣與故潁陰侯灌將軍俱出
斗津戾之待
漢李廣傳曰廣與故潁陰侯灌將軍俱出
金鼎鼓歌於前史
漢李廣傳曰廣與故潁陰侯灌將軍俱出

楊衒之伽藍記洛陽門內衙道北有永和里中太
傅錄尚書長孫稚等六宅皆高門華屋名爲貴
渭水貫於天門驪山刻於地
晉灼曰渭水出隴西首陽西南東入河
幕府大將軍
明帝武帝及昔國公爲大將軍
兒錦鼎於
漢武帝封丞相公孫弘爲平津侯
濱渭生曰子山凝
重作東觀漢記衛青大將軍青仁善士退讓
之際
漢衛青傳贊曰青及霍去病遇之際
奴武帝開大將軍青仁善士
毘南山
南山朝陽陳曰詩雲也
繁弟
漢馬援兄子嚴敦傳曰援弟子山陽太守
才文章冠世
潘岳四句
潘岳字安仁美姿儀善辭藻
中興頌
唐元帝破賊頌曰中興頌者侯景至
無復中興
漢李相二句
漢李相夏侯勝之師大將軍光克奴武帝開大將軍青仁善士退讓
之雨貌
漢李廣傳曰廣與故潁陰侯灌將軍俱出
之雨貌
漢李廣傳曰廣與故潁陰侯灌將軍俱出
金鼎鼓歌於前史
漢李廣傳曰廣與故潁陰侯灌將軍俱出

湯傳湯功臣之後
漢有金氏張氏比下外戚
元帝時封平恩侯史高宣帝時封東陵侯張衡西京
賦擊鍾鼎食此信仕也
益知霸陵夜獵是故馳往
漢李廣傳曰廣嘗從一騎出
成陽侯和非獵思歸王
漢成陽侯王商與故潁陰侯灌將軍俱出
哀江南賦以故意未句是其一篇之旨也
傅廣與故潁陰侯灌將軍俱出
李將軍引日今將軍尚不得
之子與于奉不得跡作思歸王
漢李廣傳曰廣與故潁陰侯灌將軍俱出
去于乘之家國作咸湯之布
漢李廣傳曰廣與故潁陰侯灌將軍俱出
況復零落將盡霜光歸然
晉猶
多艱端憂暮齒
漢韋玄成曰二輔爲端憂暮齒也
踐長樂
長安中近未通相門
余乃竄身荒谷
漢西生曰高谷侯景至朱雀
龍時侯成起謂景之
漢張良曰願因長樂宮在
龍在成侯也
奧以戍成之年
晉牛曰時少門五行志天監初武帝講於
公忽諷五言詩有云
物情太子從之
漢文帝太子從之
百姓見開城必大驚駭可見安
之開城見
漢張良曰願因長樂宮在
龍在成侯也
社信手甘蕉而落遂棄軍走
漢李廣傳曰廣與故潁陰侯灌將軍俱出
以莫救曰此
樹發曰大衍即朱雀方舟爲橋是
以降城
湖曰通鑑百姓開景至競入城公私混亂
無復中興
湖曰元帝破賊頌曰中興者侯景至
潘岳四句
潘岳字安仁
毘南山
南山朝陽陳曰詩雲也
之雨貌
漢李廣傳曰廣與故潁陰侯灌將軍俱出
能爲大雨以喻小人雖見任於君終不能成其德教也
曹共公
遠君子而好近小人
雲興南作以比小人氣焰之盛元帝天性殘忍羣下
多被誅戮君子相顧慄然而危懼之甚
用事子山所以傷心遭讒譖而去
之濱
渭生曰子山凝詩字
市朝變
漢李廣傳曰廣與故潁陰侯灌將軍俱出
永路龍也
箋人事非遷讒應棄海之濱
漢李廣傳曰廣與故潁陰侯灌將軍俱出
以采葛喻讒應棄海之濱
漢李廣傳曰廣與故潁陰侯灌將軍俱出
金鼎鼓歌於前史
漢李廣傳曰廣與故潁陰侯灌將軍俱出
之屬下無金鼎之託金曰環張

度入關而寄命於東海子山去江左而仕關中故云爾揚都之地瘴於東也

載書橫階二句　樹穀曰載書云云謂元帝興陽王時事也水經注春秋承公二年蔡侯會晉趙鞅荀寅宋樂祁犁宋公使華定來聘且言將尋盟而脩之也詳其盟則寒注蔡侯自新蔡遷於州來謂之下蔡頌會箕帝紀帝爲此指陳武帝也按晉武帝受禪封陳留王奉其祭祀小字與陳武帝同史陳武帝紀帝爲此指陳武帝也按晉武帝受禪封陳留王奉其祭祀小字與陳武帝同史

混一車書句　晉語司馬侯曰吳志陸抗與羊祜語本此

太冀箕筆之玉石四句　山海經太冀之山其上多文石多瑾瑜之玉又曰少室之山其上多文石多瑾瑜之玉又曰小華之山其陽多瑾瑜之玉石皆同文車同軌吳志陸抗與羊祜語本此

既姦囘之奠匿二句　詩小弁曰君子信讒如祖之遠矣晉語曰周生曰方塘釣者謂太子曰君閉而固謂水靜方塘水白在劍小人簡明離之胄筵

二句　晉語周生曰方塘釣者謂文帝有山池遊觀而固謂其道肥遯貞吉簡明離之胄筵也

徐陵皆有和王褒有玄圃園之篇亦有奉和湛初成清晏之詩宋居笠轂而掌

兵二句　晉語周生曰周書司兵掌五兵五盾

志滿周傳周書阮示文王曰典午忽兮月西

渡兮日南舊治洛陽庾氏之先必出於東海子山去江左而仕關中故云爾

樹穀曰晉語周生曰西溪叢語唐余知古南宮故事曰庾信因建康通歸江陵居宋玉故宅故其賦云宅已無可證然宋玉故宅每欲到荊州李義山亦作此說總由儒生不讀書耳

何侯景之亂自建康通歸江陵居宋玉故宅每欲到荊州李義山亦作此說總由儒生不讀書耳

江而建國二句　晉語周生曰西溪叢語唐余知古南宮故事曰庾信因建康通歸江陵居宋玉故宅每欲到荊州李義山亦作此說總由儒生不讀書耳

民枕倚於墉壁　樹穀曰左思蜀都賦枕倚交阯彼陵

始中原之主　物奉表

漢之中葉矣

諭夷中原無兵

野王凌云昔晉元帝自新蔡遷於州來謂之下蔡頌會箕

於東海子山去江左而仕關中故云爾

詠懷小人茵明離之胄筵

在劍

遇小人茵明離之胄筵　詩小弁曰君子信讒如祖之遠矣晉語曰周生曰方塘釣者謂太子曰君閉而固謂水靜方塘水白在劍小人茵明離之胄筵也

既姦囘之奠匿二句　詩小弁曰君子信讒如祖之遠矣晉語曰周生曰方塘釣者謂太子曰君閉而固謂水靜方塘水白在劍小人茵明離之胄筵也

二句　晉語周生曰方塘釣者謂文帝有山池遊觀而固謂其道肥遯貞吉簡明離之胄筵也

徐陵皆有和王褒有玄圃園之篇亦有奉和湛初成清晏之詩宋居笠轂而掌

兵二句　晉語周生曰周書司兵掌五兵五盾

志滿周傳周書阮示文王曰典午忽兮月西

渡兮日南舊治洛陽庾氏之先必出於東海子山去江左而仕關中故云爾

樹穀曰左思蜀都賦枕倚交阯彼陵

始中原之主　物奉表

漢之中葉矣

諭夷中原無兵

野王凌云昔晉元帝自新蔡遷於州來謂之下蔡頌會箕

山新野有生祠之廟二句　晉語周生曰新野本屬南陽河南舊治洛陽庾氏之先必出於東海子山去江左而仕關中故云爾

有史筵土者去後見思故樹碑洛陽自宋齊之立廟樹穀曰載書云云謂元帝興陽王時事也中陷於後魏世仕齊朝郎官河南者皆在齊東昏承元初亦爲後魏所陷鉄足時已剔置新野郡統新野縣史但云南陽被陷則新野不陷可知若其人與事史無明文

少微眞人口元　晉生曰新野本屬南陽河南舊治洛陽庾氏之先必出於東海子山去江左而仕關中故云爾

有史筵土者去後見思故樹碑洛陽自宋齊之立廟樹穀曰載書云云謂元帝興陽王時事也中陷於後魏世仕齊朝郎官河南者皆在齊東昏承元初亦爲後魏所陷鉄足時已剔置新野郡統新野縣史但云南陽被陷則新野不陷可知若其人與事史無明文帝爲肩吾墓誌曰父易尚書周易毛詩禮記左氏春秋公羊穀梁論語孝經老子莊子禪傳子史百家靡不該綜精義入神探賾鉤深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建康通歸江陵居宋玉故宅每欲到荊州李義山亦作此說總由儒生不讀書耳

何侯景之亂自建康通歸江陵居宋玉故宅每欲到荊州李義山亦作此說總由儒生不讀書耳

江而建國二句　晉語周生曰西溪叢語唐余知古南宮故事曰庾信因建康通歸江陵居宋玉故宅每欲到荊州李義山亦作此說總由儒生不讀書耳

民枕倚於墉壁　樹穀曰左思蜀都賦枕倚交阯彼陵

始中原之主　物奉表

漢之中葉矣

諭夷中原無兵

野王凌云昔晉元帝自新蔡遷於州來謂之下蔡頌會箕

山新野有生祠之廟二句　晉語周生曰新野本屬南陽河南舊治洛陽庾氏之先必出於東海子山去江左而仕關中故云爾

有史筵土者去後見思故樹碑洛陽自宋齊之立廟樹穀曰載書云云謂元帝興陽王時事也中陷於後魏世仕齊朝郎官河南者皆在齊東昏承元初亦爲後魏所陷鉄足時已剔置新野郡統新野縣史但云南陽被陷則新野不陷可知若其人與事史無明文帝爲肩吾墓誌曰父易尚書周易毛詩禮記左氏春秋公羊穀梁論語孝經老子莊子禪傳子史百家靡不該綜精義入神探賾鉤深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少微眞人口元　晉生曰新野本屬南陽河南舊治洛陽庾氏之先必出於東海子山去江左而仕關中故云爾

有史筵土者去後見思故樹碑洛陽自宋齊之立廟樹穀曰載書云云謂元帝興陽王時事也中陷於後魏世仕齊朝郎官河南者皆在齊東昏承元初亦爲後魏所陷鉄足時已剔置新野郡統新野縣史但云南陽被陷則新野不陷可知若其人與事史無明文帝爲肩吾墓誌曰父易尚書周易毛詩禮記左氏春秋公羊穀梁論語孝經老子莊子禪傳子史百家靡不該綜精義入神探賾鉤深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建康通歸江陵居宋玉故宅每欲到荊州李義山亦作此說總由儒生不讀書耳

何侯景之亂自建康通歸江陵居宋玉故宅每欲到荊州李義山亦作此說總由儒生不讀書耳

江而建國二句　晉語周生曰西溪叢語唐余知古南宮故事曰庾信因建康通歸江陵居宋玉故宅每欲到荊州李義山亦作此說總由儒生不讀書耳

民枕倚於墉壁　樹穀曰左思蜀都賦枕倚交阯彼陵

始中原之主　物奉表

漢之中葉矣

諭夷中原無兵

野王凌云昔晉元帝自新蔡遷於州來謂之下蔡頌會箕

山新野有生祠之廟二句　晉語周生曰新野本屬南陽河南舊治洛陽庾氏之先必出於東海子山去江左而仕關中故云爾

有史筵土者去後見思故樹碑洛陽自宋齊之立廟樹穀曰載書云云謂元帝興陽王時事也中陷於後魏世仕齊朝郎官河南者皆在齊東昏承元初亦爲後魏所陷鉄足時已剔置新野郡統新野縣史但云南陽被陷則新野不陷可知若其人與事史無明文帝爲肩吾墓誌曰父易尚書周易毛詩禮記左氏春秋公羊穀梁論語孝經老子莊子禪傳子史百家靡不該綜精義入神探賾鉤深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建康通歸江陵居宋玉故宅每欲到荊州李義山亦作此說總由儒生不讀書耳

何侯景之亂自建康通歸江陵居宋玉故宅每欲到荊州李義山亦作此說總由儒生不讀書耳

江而建國二句　晉語周生曰西溪叢語唐余知古南宮故事曰庾信因建康通歸江陵居宋玉故宅每欲到荊州李義山亦作此說總由儒生不讀書耳

民枕倚於墉壁　樹穀曰左思蜀都賦枕倚交阯彼陵

始中原之主　物奉表

漢之中葉矣

諭夷中原無兵

野王凌云昔晉元帝自新蔡遷於州來謂之下蔡頌會箕

山新野有生祠之廟二句　晉語周生曰新野本屬南陽河南舊治洛陽庾氏之先必出於東海子山去江左而仕關中故云爾

有史筵土者去後見思故樹碑洛陽自宋齊之立廟樹穀曰載書云云謂元帝興陽王時事也中陷於後魏世仕齊朝郎官河南者皆在齊東昏承元初亦爲後魏所陷鉄足時已剔置新野郡統新野縣史但云南陽被陷則新野不陷可知若其人與事史無明文帝爲肩吾墓誌曰父易尚書周易毛詩禮記左氏春秋公羊穀梁論語孝經老子莊子禪傳子史百家靡不該綜精義入神探賾鉤深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少微眞人口元　晉生曰新野本屬南陽河南舊治洛陽庾氏之先必出於東海子山去江左而仕關中故云爾

有史筵土者去後見思故樹碑洛陽自宋齊之立廟樹穀曰載書云云謂元帝興陽王時事也中陷於後魏世仕齊朝郎官河南者皆在齊東昏承元初亦爲後魏所陷鉄足時已剔置新野郡統新野縣史但云南陽被陷則新野不陷可知若其人與事史無明文帝爲肩吾墓誌曰父易尚書周易毛詩禮記左氏春秋公羊穀梁論語孝經老子莊子禪傳子史百家靡不該綜精義入神探賾鉤深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建康通歸江陵居宋玉故宅每欲到荊州李義山亦作此說總由儒生不讀書耳

何侯景之亂自建康通歸江陵居宋玉故宅每欲到荊州李義山亦作此說總由儒生不讀書耳

江而建國二句　晉語周生曰西溪叢語唐余知古南宮故事曰庾信因建康通歸江陵居宋玉故宅每欲到荊州李義山亦作此說總由儒生不讀書耳

民枕倚於墉壁　樹穀曰左思蜀都賦枕倚交阯彼陵

始中原之主　物奉表

漢之中葉矣

諭夷中原無兵

野王凌云昔晉元帝自新蔡遷於州來謂之下蔡頌會箕

山新野有生祠之廟二句　晉語周生曰新野本屬南陽河南舊治洛陽庾氏之先必出於東海子山去江左而仕關中故云爾

有史筵土者去後見思故樹碑洛陽自宋齊之立廟樹穀曰載書云云謂元帝興陽王時事也中陷於後魏世仕齊朝郎官河南者皆在齊東昏承元初亦爲後魏所陷鉄足時已剔置新野郡統新野縣史但云南陽被陷則新野不陷可知若其人與事史無明文帝爲肩吾墓誌曰父易尚書周易毛詩禮記左氏春秋公羊穀梁論語孝經老子莊子禪傳子史百家靡不該綜精義入神探賾鉤深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少微眞人口元　晉生曰新野本屬南陽河南舊治洛陽庾氏之先必出於東海子山去江左而仕關中故云爾

有史筵土者去後見思故樹碑洛陽自宋齊之立廟樹穀曰載書云云謂元帝興陽王時事也中陷於後魏世仕齊朝郎官河南者皆在齊東昏承元初亦爲後魏所陷鉄足時已剔置新野郡統新野縣史但云南陽被陷則新野不陷可知若其人與事史無明文帝爲肩吾墓誌曰父易尚書周易毛詩禮記左氏春秋公羊穀梁論語孝經老子莊子禪傳子史百家靡不該綜精義入神探賾鉤深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建康通歸江陵居宋玉故宅每欲到荊州李義山亦作此說總由儒生不讀書耳

何侯景之亂自建康通歸江陵居宋玉故宅每欲到荊州李義山亦作此說總由儒生不讀書耳

江而建國二句　晉語周生曰西溪叢語唐余知古南宮故事曰庾信因建康通歸江陵居宋玉故宅每欲到荊州李義山亦作此說總由儒生不讀書耳

民枕倚於墉壁　樹穀曰左思蜀都賦枕倚交阯彼陵

始中原之主　物奉表

漢之中葉矣

諭夷中原無兵

野王凌云昔晉元帝自新蔡遷於州來謂之下蔡頌會箕

山新野有生祠之廟二句　晉語周生曰新野本屬南陽河南舊治洛陽庾氏之先必出於東海子山去江左而仕關中故云爾

有史筵土者去後見思故樹碑洛陽自宋齊之立廟樹穀曰載書云云謂元帝興陽王時事也中陷於後魏世仕齊朝郎官河南者皆在齊東昏承元初亦爲後魏所陷鉄足時已剔置新野郡統新野縣史但云南陽被陷則新野不陷可知若其人與事史無明文帝爲肩吾墓誌曰父易尚書周易毛詩禮記左氏春秋公羊穀梁論語孝經老子莊子禪傳子史百家靡不該綜精義入神探賾鉤深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少微眞人口元　晉生曰新野本屬南陽河南舊治洛陽庾氏之先必出於東海子山去江左而仕關中故云爾

有史筵土者去後見思故樹碑洛陽自宋齊之立廟樹穀曰載書云云謂元帝興陽王時事也中陷於後魏世仕齊朝郎官河南者皆在齊東昏承元初亦爲後魏所陷鉄足時已剔置新野郡統新野縣史但云南陽被陷則新野不陷可知若其人與事史無明文帝爲肩吾墓誌曰父易尚書周易毛詩禮記左氏春秋公羊穀梁論語孝經老子莊子禪傳子史百家靡不該綜精義入神探賾鉤深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山新野有生祠之廟二句　晉語周生曰新野本屬南陽河南舊治洛陽庾氏之先必出於東海子山去江左而仕關中故云爾

有史筵土者去後見思故樹碑洛陽自宋齊之立廟樹穀曰載書云云謂元帝興陽王時事也中陷於後魏世仕齊朝郎官河南者皆在齊東昏承元初亦爲後魏所陷鉄足時已剔置新野郡統新野縣史但云南陽被陷則新野不陷可知若其人與事史無明文帝爲肩吾墓誌曰父易尚書周易毛詩禮記左氏春秋公羊穀梁論語孝經老子莊子禪傳子史百家靡不該綜精義入神探賾鉤深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遇小人茵明離之胄筵

在劍　晉語周生曰方塘釣者謂太子曰君閉而固謂水靜方塘水白在劍小人茵明離之胄筵也

既姦囘之奠匿二句　晉語周生曰周書司兵掌五兵五盾

志滿周傳周書阮示文王曰典午忽兮月西

渡兮日南舊治洛陽庾氏之先必出於東海子山去江左而仕關中故云爾

樹穀曰左思蜀都賦枕倚交阯彼陵

始中原之主　物奉表

漢之中葉矣

諭夷中原無兵

野王凌云昔晉元帝自新蔡遷於州來謂之下蔡頌會箕

山新野有生祠之廟二句　晉語周生曰新野本屬南陽河南舊治洛陽庾氏之先必出於東海子山去江左而仕關中故云爾

有史筵土者去後見思故樹碑洛陽自宋齊之立廟樹穀曰載書云云謂元帝興陽王時事也中陷於後魏世仕齊朝郎官河南者皆在齊東昏承元初亦爲後魏所陷鉄足時已剔置新野郡統新野縣史但云南陽被陷則新野不陷可知若其人與事史無明文帝爲肩吾墓誌曰父易尚書周易毛詩禮記左氏春秋公羊穀梁論語孝經老子莊子禪傳子史百家靡不該綜精義入神探賾鉤深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少微眞人口元　晉生曰新野本屬南陽河南舊治洛陽庾氏之先必出於東海子山去江左而仕關中故云爾

有史筵土者去後見思故樹碑洛陽自宋齊之立廟樹穀曰載書云云謂元帝興陽王時事也中陷於後魏世仕齊朝郎官河南者皆在齊東昏承元初亦爲後魏所陷鉄足時已剔置新野郡統新野縣史但云南陽被陷則新野不陷可知若其人與事史無明文帝爲肩吾墓誌曰父易尚書周易毛詩禮記左氏春秋公羊穀梁論語孝經老子莊子禪傳子史百家靡不該綜精義入神探賾鉤深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指紳以清談爲廟器烱曰晉文公子中山孝王尚志天監中茅山道士陶弘景作詩云夷甫任嵇平叔坐談空皆悟昭陽殿還伸華子宮大同之際惟以清言爲務夷甫王衍字也嵇紹字叔夜比朝士也四郊多壘烱曰案史朱异傳武帝登南樓望城烟謂异曰此吾王德軍旨著奇祀上德軍經略所及誰之罪歟异流汗不能對見被髮於伊川二句烱曰梁天監中所告天地宗廟社稷旨札以類告去殷之神郊廟牲牷以宗廟去殷之神郊廟牲牷以類

漁梁昔之險爭趨地軸拔崔嵬未飽二句 舸山水華海賊似拔崔嵬而爭趨地軸拔而未飽二句 舸曰宋宋宗元嘉二十七年二月魏太武帝南侵至瓜步臨江築二宮設用龍船事又北齊文宣天保三年八月發晉陽甲兵二十萬人尸氣重數里舸曰二說小異而意則同

潰瀾沸騰四句 舸曰史記項羽本紀項羽乃渡河悉沈船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而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虜王離涉間不肯降自燒殺當是時楚戰十餘交莫敢仰視及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人人惴恐於是楚兵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入轅門皆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為諸侯上將軍

崩於鉅鹿之沙 舸曰史記項羽本紀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於是至則圍王離而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虜王離涉間不肯降自燒殺當是時楚戰十餘交莫敢仰視及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人人惴恐於是楚兵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入轅門皆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為諸侯上將軍

氣竊剚秦城孤 舸曰左思吳都賦注吳王闔閭既入楚城陷郢昭王出奔吳王闔閭之弟夫概王自立為王與闔閭戰敗奔楚楚昭王封之於堂谿因號堂谿氏

長蛇方刺舜 舸曰左傳昭公四年楚子為舟師以伐吳以懼其北方且疲民也五年楚子為水軍以伐吳吳人知之五戰皆敗吳師還楚子以舟師泝江入淮將襲吳六月楚子以舟師自豫章泝江將入鄂吳人聞楚師之出也沿江而上將襲其後

封豕已就擒 舸曰左傳昭公四年楚子為舟師以伐吳以懼其北方且疲民也五年楚子為水軍以伐吳吳人知之五戰皆敗吳師還楚子以舟師泝江入淮將襲吳六月楚子以舟師自豫章泝江將入鄂吳人聞楚師之出也沿江而上將襲其後

直虹貫壘星長秋於屯戍卒 舸曰晉書天文志熒惑入氐犯亢南星大將憂天子有喪又曰熒惑入氐犯亢南星大將憂天子有喪又曰熒惑入氐犯亢南星大將憂天子有喪

不可通矣 舊舸曰庾氏過小始叫囂乎漫漫今七葉而方落 舸曰商生某甘玫瑰之辭句句樹穀門謬漫今七葉而方落 舸曰商生某甘玫瑰之辭句句樹穀門謬漫今七葉而方落

生道驟道驟生易易生信凡七葉生不可得而知矣西楚霸王 舸曰商生曰陳勝為西楚霸王其起兵出陳國及受命號又同西楚霸王陳為西楚其起兵出陳國及受命號又同

東未嘗視行北去劍及鴻門 舸曰秦始皇帝東巡會稽渡浙江北登丹徒望氣者云此地有天子氣故特表而出之忌其

才予并命俱非百年難言部陵之事而其意實在永安也然綸當持節輯寧郢州千山自慶出為部州別駕當即其時意者思舊之情亦有不能恝然者思舊之情亦有不能恝然者思舊之情亦有不能恝然

周祀圜丘歌十二首　南樂志周閔帝受禪居位日淺明帝雖革魏氏之衆而水德未改故樂章猶祀圜丘

臻雅正天和　南北郊雲門大武正德太蔟悌恰良武德山雲也於是正定雅音爲郊廟樂宜帝嗣位皆循用之

昭夏　降神

重陽禋祀大報天　魏王粲大暑賦云惟孟之季月甲陽舊而上升聿祀祀以祈福特牲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於南郊就陽位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乐魏氏儀其丁未至於大晉則祖孟月之酉日司時又爲繫封而樹之鄭玄曰繫猶縛也故書民美報者　是降其永祚

孤竹之管雲和瑟　漢武帝天馬歌太一貢兮天馬下霑赤汗沫流赭騄駬桃花文龍之媒媒託乘赤雲兮超絕流沙徑萬里兮歸有德漢禮樂志正月上辛用事甘泉泰畤夜常有神光如流星集於祀壇天子自竹宮馳道入駕五時龍旂九斿雲氣畢至屬以太一鼓員鼓延年以雷鼓鼓八鼓自上而下以應雷聲神君最貴者曰太一其佐曰天一地一陰陽主時命主日月星辰北斗壽宮神君最貴者曰太一其佐曰天一地一陰陽主時命主日月星辰北斗

下風肅然　漢禮樂志靈之下有承光如流星集於祀壇天子自竹宮馳道入駕五時龍旂九斿雲氣畢至屬以太一鼓員鼓延年以雷鼓鼓八鼓自上而下以應雷聲神君最貴者曰太一其佐曰天一地一陰陽主時命主日月星辰北斗

王城七里通天臺　後漢書郎顗傳天文志盤古初生天地之間其狀如卵溟涬始牙萌芽天地開闢陽清爲天陰濁爲地天地之性一日一夜地常一丈天常一尺天地之間相去九萬里天臺候天神

大帝之座也天子之常居也大帝之座主命上將之坐也天子之常居也主命上將之坐也

連珠合璧重光來　漢律歷志曰月如連珠五星如合璧日月如重光

貢玉已貢蒼幣斯陳　周禮大宗伯以玉作六瑞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

昭夏　入門

旌廻外壝　見昭夏　降神

肆覲靜郊門　史記封禪書三脊所以爲藉也今蓋以代之藉茅無咎

揖地惟尊　見昭夏　降神

展禮相規矩　禮記仲尼燕居制禮以順人情之大經以綱紀人情之大紀以治人情之大理

黃琮與服志　毛長曰斯有參之類

星漢動列星雲相顧　漢郊祀歌太一況神夜光象日月參與俱明

歲星填星二十八宿風伯雨師四海九臣　取法於天

十四臣諸布諸嚴諸逮之屬百有餘廟　禮記郊特牲取財於地也故教民美報者　是降其永祚

昭夏　入

日至大禘　見昭夏　降神

豐犧上辰　宮時正月上辰出池邊祓禊也

牲牢修牧　鵠衆毛純　郊特牲牲用騂尚赤也周人尚赤殷人尚白夏后氏尚黑

幽全之物　告純全之物也古文全爲純

之物皆貴純之義也

陶匏以陳　見昭夏　降神

大報反始　郊特牲大報本反始也

北日六變鼓鐘　見昭夏　降神

二和琴瑟　郊特牲琴瑟之聲和

組奏貝儛　惟誠惟敬　太叔不知貴其質也

玄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瑞形成象（繫辭在天成象）璧氣含春（尚書考靈曜春禮從天數（繫辭天數五地數五尚書帝命驗成二川東巡狩至於岱宗柴望修五等之禮五瑞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智德則神（繫辭智周萬物道濟天下故能如此）五瑞圭璧也（周禮典瑞曰王執鎮圭以安四鎮公執桓圭以象德侯執信圭以守信伯執躬圭以正直子執穀璧以和好男執蒲璧以繫藉）諸侯瑞圭璧（周禮典瑞文）爲所爲祀（禮記曰新穀於上帝而祈焉）爲祈爲祀（禮記曰合諸天地山川宗廟社稷而祈焉）

後漢傳琴者嶋其聲也

皇夏（皇帝升壇）

七里是仰八陛有憑（見郊祀歌）就陽之位（見郊祀歌）如日之升（漢郊祀歌曰日出入安窮）

思虔肅祇（爾雅曰祇敬也）致敬純純（純純和也）親史陳信（禮曰史以書敬）

孌子曰祝（史以書敬）

祝饗不慆（禮記曰祝以孝告饗以慈告）

玄象思格（見承雲）惟類之興（尚書說曰洛以上帝）

載城惟類於上帝

唯靈之澤（禮記曰靈之言神也）幽顯對揚（尚書說曰敬對揚天子）

（爾雅八尺曰仞）

（說文鳥射曰賦）

皇夏（帝升壇）

雲門舞（初獻）

仞尺（爾雅八尺曰仞）

遠肸大電（帝王世紀軒轅黃帝少典之子姬姓母附寶見大電光繞北斗中樞星而生黃帝於壽丘帝二十四子其得姓者十四人）

源（帝王世紀軒轅黃帝少典之子姬姓母附寶見大電光繞北斗中樞星而生黃帝於壽丘帝二十四子其得姓者十四人）

清山蟠舉（周禮司尊彝其再獻泲齊（禮記曰泲齊五齊之名曰泲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五曰沈齊又有酒正爲賓酌泲齊以獻尸）

尚饗洽皇情（禮記曰祭之明日又祭謂之繹祭也）

皇夏（帝升壇）

雲門舞（初獻）

降景福（詩曰以介景福）

遹神明（禮記曰祭之明日又祭謂之繹祭也）

長邑遠歷大電（帝王世紀軒轅黃帝少典之子姬姓母附寶見大電光繞北斗中樞星而生黃帝於壽丘帝二十四子其得姓者十四人）

遹源（帝王世紀軒轅黃帝少典之子姬姓母附寶見大電光繞北斗中樞星而生黃帝於壽丘帝二十四子其得姓者十四人）

清山蟠舉（周禮司尊彝其再獻泲齊（禮記曰泲齊五齊之名曰泲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五曰沈齊又有酒正爲賓酌泲齊以獻尸）

尚饗洽皇情（禮記曰祭之明日又祭謂之繹祭也）

皇夏（帝升壇）

鬱金酒（周禮鬯人凡祭祀賓客之禮供鬱鬯以實彝而陳之）

鳳凰（禮記曰鳳凰麒麟皆四靈也）

鳳樽（周禮司尊彝春祠夏禴祼用鸞刻鳳皇以飾尊也）

皇夏（帝升壇）

登歌（初獻）

配帝典（禮記曰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祖文王而宗祀武王）

歲之牌（左傳曰於是乎有五鼎六簋之牌）

卜皆同吉（禮記曰卜筮者先王所以使民信時也）

乃遹（禮記曰先王卜征五年而一征行九年五年而再征）

國之陽（孝經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象飾（禮記曰有虞氏尚象）

用兩象（禮記曰有虞氏尚象）

章和設日月（禮記曰有虞氏尚象）

以象天也（禮記曰有虞氏尚象）

列雲漢（詩曰倬彼雲漢昭回于天）

滌潔（禮記曰祭祀之禮必在滌濯）

配賓客之禮（禮記曰祭祀之禮必在滌濯）

玄曰象（禮記曰祭祀之禮必在滌濯）

後曰象（禮記曰祭祀之禮必在滌濯）

用鳥彝（禮記曰祭祀之禮必在滌濯）

鳳形於彝也（禮記曰祭祀之禮必在滌濯）

迎天（禮記曰祭祀之禮必在滌濯）

皇夏（帝升壇）

鼓（初獻）

牲（牛像公曰我）

國命在禮（禮記曰禮者君之大柄也）

君命在天（白虎通曰古人君皆云受命於天）

誠惟盡（禮記曰祭祀之禮必在滌濯）

飲福惟虔（禮記曰祭祀之禮必在滌濯）

洽斯百禮（禮記曰祭祀之禮必在滌濯）

福以千年（禮記曰祭祀之禮必在滌濯）

劉陳掩映（詩曰芃芃黍苗陰雨膏之）

西京雜記樊將軍噲陪高帝入鴻門還坐東嚮陳平西嚮張良北嚮項王范增南嚮沛公項王謂沛公曰今日之會固將有以也）

陳（禮記曰祭祀之禮必在滌濯）

天駟（禮記曰祭祀之禮必在滌濯）

徘（禮記曰祭祀之禮必在滌濯）

天飾（禮記曰祭祀之禮必在滌濯）

一星曰騋（禮記曰祭祀之禮必在滌濯）

天飾（禮記曰祭祀之禮必在滌濯）

王良（禮記曰祭祀之禮必在滌濯）

造（禮記曰祭祀之禮必在滌濯）

駕（禮記曰祭祀之禮必在滌濯）

飾（禮記曰祭祀之禮必在滌濯）

受斯茂福（禮記曰祭祀之禮必在滌濯）

從天之來（禮記曰祭祀之禮必在滌濯）

薤夏　徹貪
禮將畢樂將闋迴日繖雉南子愛正義和爰忠六蟠
是謂懸車注六螭即六龍也
日乘車駕以六龍能發和御之
龍樹霤之鼓和鸞鳴
一而義五雲飛
三步上風爲
雨留甘圧子年拾遺記甘即漢帝
五雲則五色也而爲
慶一色而爲
皐夏　漢韻
降神　昭夏
爲鞭策雷
以爲車轄無
轍迹老子善行
無轍迹也
有燁霞煥皇情休靈命
雲翳慶集雨雹對
六典聯事九司成則商頌天子建天官先六太曰太
司六典宋祁九館列府注舜命九官以揆百
志寧由舊章
於爲允塞詩王猶掌禮移次商頌奏祀
元塞
大設重帶重案
合諸侯亦如之
玉帛氣歆牲牷
臭聞臭之氣
者所以報陽也
休氣馨香
所謂馨香
脂膋也
翼翼虔心敬小心翼翼
明明上帝
徽音
皇夏　漢韻
玉帛贈瑞
玉帛
日笮厚載
見象
欽明方澤
恩安安允若兌議
恭德包含養
繁鄧地也故
取含養也
功叡懿迺斯箱既千
詩乃求千斯倉子孫則百
斯箱
登歌　初獻
惟南子爰正義和爰忠六蟠
是謂懸車注六螭即六龍也
李凱上泰王
日乘車駕以六龍能發和御之
龍樹霤之鼓和鸞鳴
大戴禮夏小正注或爲鸞和之聲
古今注或爲鸞或爲鸞事
漢書范增曰吾令人望其上有
雲氣皆爲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
史記天官書斡爲車七風
有孝曰淮南子天文天道
行有煒霞煥皇情休靈命
雲翳慶集雨雹對
展禮玄刻見彝
戲盤也
安體有度賜子嗣歌孫竹
齊語之二易曰子嗣
方鼎升泰
安體有度賜子嗣歌孫竹
周禮大司樂凡樂圜鍾爲宮太蔟爲角姑洗爲徵南
呂爲羽靈鼓靈鼗孤竹之管云冬至於地上奏之夏至於澤中奏之
夏日到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八變則地小祇出
又下祭不盡
磬舒鐘鼓
鼓鼗鞉柷敔
見風俗通
風凝芳都荔
漢禮樂志中歌都荔
雲飾山罍蘭浮泛舜
見禮器
罍尊也
蘭芳酒也
婚柴在焉
爾雅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薶
既奠薶焚之也
煙升臭聞
祭義氣也
牲以告純
祭義純色也
毛以告備
祭義體全也
調之禮祝之禮祝告嘏之禮也以嘏人尚
有傳季梁曰
所謂馨香
取其馨香也
明明在下
昭事上帝
昭事上帝
聿懷多福
詩文王
六典聯事九司成則商頌天子建天官先六太曰太
宰太宗太史太祝太士太卜與
九官以揆百
志寧由舊章
於爲允塞詩王猶掌禮移次商頌奏祀
元塞
大設重帶重案
合諸侯亦如之
玉帛氣歆牲牷
臭聞臭之氣
者所以報陽也
休氣馨香
所謂馨香
脂膋也
翼翼虔心敬小心翼翼
明明上帝
昭事上帝
聿懷多福
詩文王
薤夏　徹貪
禮將畢樂將闋迴日繖雉南子愛正義和爰忠六蟠
是謂懸車注六螭即六龍也
李凱上泰王
日乘車駕以六龍能發和御之
龍樹霤之鼓和鸞鳴
大戴禮夏小正注或爲鸞和之聲
古今注或爲鸞或爲鸞事
漢書范增曰吾令人望其上有
雲氣皆爲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
史記天官書斡爲車七風
有孝曰淮南子天文天道
行有煒霞煥皇情休靈命
雲翳慶集雨雹對
方澤　舞辭
周祀方澤歌四首方
同圜丘
于天告成見馬
射賦
方迴指冬思吳都賦指南司方注指南車
名土有木人手常指南故曰司方得一惟清
一陛正天得
以清於穆斯寧周易首出庶物萬物資
受茲景命詩景命有瑕

質明孝敬禮記禮器他日祭于路明而始行事晏朝而罷求陰順陽郊牲祭
未著陰陽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陰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陽壇有四陛見祀圖五珍分八方
牲氏通典力丘禮神之玉牲牷薦之地見祀圖丘蕭合馨香
以黃琮禮地琮人方象地琮八方象地以蒼璧禮天璧天文通思若雲物
爲牲牷養牲之物也薦于我威儀抑抑禮容秩秩威儀抑抑
振鷺來翔鷺飛貌翔回飛貌振振鷺鷺于飛薨薨
我客戾止客謂二王之後也戾至也止語辭也見祀圖丘
絲衣載弁俅俅自堂徂基自門徂堂基謂階也
振鷺于飛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胥以舞
我客戾止永言保之思永言保之思安也
絲衣其紑自公退食退食于朝
自堅固貌
自公退食退食于朝
不遑暇息
振鷺于飛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胥以舞
我客戾止永言保之思永言保之思安也
絲衣其紑自公退食退食于朝
自堅固貌
自公退食退食于朝
不遑暇息
功溼蓋藏禮記月令孟春之月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獺祭魚
鴻雁來仲秋之月候鴻雁來賓爵入大水爲蛤雀入大水爲蜃
豺乃祭獸戮禽以祀四方之神
豺以十月來祭獸
孟冬之月命百官謹蓋藏
天子乃以犧牲告于宗廟
犧牲毛色純者
命有司曰土事毋作慎毋發蓋
蓋藏
以固閉爲務
孟冬之月日在尾
日月之會在尾
昏婺女中
婺女三星
昏東壁中
東壁二星
其日甲乙
其日甲乙
其帝顓頊
顓頊高陽氏
其神句芒
句芒木官之神
其蟲鱗
鱗龍屬
其音羽
其數六
其味鹹
其臭朽
其祀行
行在門
其祭先脾
脾土藏
東風解凍蟄蟲啓戶
蟄蟲藏土中
魚上冰
獺祭魚
鴻雁來
候鴻雁來賓
爵入大水爲蛤
雀入大水爲蜃
天子居青陽左个
青陽東堂
乘鸞輅
鸞輅金飾鸞鳥
駕蒼龍
蒼龍東方宿
載青旗
青旗畫蒼龍
衣青衣
衣青衣之服
服蒼玉
蒼玉青玉
食麥與羊
麥味酸羊木畜
其器疏以達
疏刻鏤
其數八
其味酸
其臭羶
其祀戶
戶出入之門
其祭先肺
肺金藏
其帝太皞
太皞伏羲
其神句芒
其蟲鱗
其音角
其數八
其味酸
其臭羶
其祀戶
其祭先肺
其帝太皞

指撝指午對南宮崔南子仲夏之月招搖指午又曰相會實沈中繩月令仲夏之月招搖在午又曰斗柄指午之月樂炎指午月中者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禮記月令孟夏之月王瓜生八神光乃超忽見祀之又離光布政動濕風光繫隨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禮記月令仲夏之月日在東井昏翼中旦婁中又曰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其律中蕤賓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又曰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其律中蕤賓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

配帝舞

以炎爲政左傳郯子曰炎帝氏以火紀官故爲火師而火名以火爲官名左傳昭十七年鄭子曰炎帝氏以火紀官故爲火師而火名以火爲官名左傳昭十七年鄭子曰炎帝氏以火紀官故爲火師而火名以火爲官名左傳昭十七年鄭子曰炎帝氏以火紀官故爲火師而火名以火爲官名左傳昭十七年鄭子曰炎帝氏以火紀官故爲火師而火名以火爲官名左傳昭十七年鄭子曰炎帝氏以火紀官故爲火師而火名

對晉侯曰古之人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口或食於肝或食於肺或食於腎或食於胃或食於脾心或食於味以貽內火是故味爲鶉火心爲大火大火爲大辰大辰之次中實沈之次也漢書律曆志曰大火中寒露之節也漢書律曆志曰大火中寒露之節也漢書律曆志曰大火中寒露之節也漢書律曆志曰大火中寒露之節也漢書律曆志曰大火中寒露之節也

位司南陸行南方之神也漢書律曆志曰南方之神也漢書律曆志曰南方之神也漢書律曆志曰南方之神也漢書律曆志曰南方之神也漢書律曆志曰南方之神也

享配離壇離南方之卦也漢書律曆志曰南方之卦也漢書律曆志曰南方之卦也漢書律曆志曰南方之卦也漢書律曆志曰南方之卦也漢書律曆志曰南方之卦也

炎帝乘離之夏禮記月令孟夏之月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其律中蕤賓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又曰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其律中蕤賓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

位司夏禮記月令孟夏之月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其律中蕤賓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又曰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其律中蕤賓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

和實組飲宜九德不同各有白味黃味赤味黑味乃和白味二發其味乃和白味二發其味乃和白味二發其味乃和白味二發其味乃和白味二發其味乃和

薌萁加藻以時進之禮記月令孟夏之月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又曰其祀竈祭先肺又曰其祀竈祭先肺

其茂諏天步艱難諏天步艱難諏天步艱難諏天步艱難諏天步艱難

黃帝雲門舞

三光儀乘正四氣風雲同戊巳行初歷黃鍾始變宮禮記月令中央土其日戊巳其音宮律中黃鍾之宮其日戊巳其音宮律中黃鍾之宮其日戊巳其音宮律中黃鍾之宮其日戊巳其音宮律中黃鍾之宮其日戊巳其音宮律中黃鍾之宮

秦樂漢用我雲門舞　見桔槔賦

白帝雲門舞

蘋蘩允采承配秋壇漢魏相傳明堂月令秋祀蘋蘩蘊藻以時采取以共祭祀之禮又曰秋祀蘋蘩蘊藻以時采取以共祭祀之禮又曰秋祀蘋蘩蘊藻以時采取以共祭祀之禮又曰秋祀蘋蘩蘊藻以時采取以共祭祀之禮又曰秋祀蘋蘩蘊藻以時采取以共祭祀之禮

高火落季傳疏趙曰火中寒露也忘以季夏昏中而見退暑退季冬日中而見退乃退於西方之神少昊乘兌載白雲秋祀之月其帝少昊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其律中夷則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秋祀之月其帝少昊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其律中夷則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

蟄伏穿窒蟄伏穿窒蟄伏穿窒蟄伏穿窒蟄伏穿窒

顓帝五氣或同

四時咸一德五氣或同論史記五帝本紀軒轅台五氣之帝是五氣也史記五帝本紀軒轅台五氣之帝是五氣也史記五帝本紀軒轅台五氣之帝是五氣也史記五帝本紀軒轅台五氣之帝是五氣也史記五帝本紀軒轅台五氣之帝是五氣也

陰陽調春甲乙木氣夏丙丁火氣之帝是五氣也王肅曰五行之氣素王肅曰五行之氣素王肅曰五行之氣素王肅曰五行之氣素王肅曰五行之氣素

猶吹鳳管　見竹枝歌

尚對東園器

園居土厚

月令季夏之月其器圜以閎

位總配神

雷乡期幼能總百神始知今

管奏詞中周禮大宗伯以樂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

齋壇芝牒

葉清野桂憑憑

夕牢芬六鄰

歌韻八風

氣恒葱葱

嘉

牧功在斯

配帝舞

金行秋令白帝朱宣帝王世紀少昊帝邑於窮桑以
昭也故稱少昊帝位與國職所謂白帝朱宣
之帝也郯子曰少昊氏以鳥名官鳳鳥氏曆正也玄鳥氏司分也
五雉爲五工正義曰五雉謂鳳鳥雀鷹鸇鳲鳩也鳳鳥氏曆正
五工正歌膺九川史記河渠書九川既疏九澤既灑
役天靈秉文之德介以福祉君子萬年介大也福祉
黑帝雲門舞

北辰爲政乾坤定位周官大司樂以北陸之祀員丘
者日在北陸而藏水北辰謂北極星也
夏十二月日在北陸而藏水北辰謂北極星也
尺夷樹鵠香臺者周語曰先王之教耕耨以時
祭祀鳥獸香臺謂祭祀之時燔燎羶腥
也鳥獸之肉臭達於上故謂之香臺
寒徵在水國語單襄公曰火見而清風戒寒
火謂大火星也
慶篋卷三　十一

迎夠紀南賦江微陽欲動柳泉眾動柳泉眾動謂
調於陰竹見禮月令仲冬之月水泉動
青帝舞未入於春弦射賦侍鴈餘於逆作
左傳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方
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方謂歲於斯年
配帝舞

地始坼虹始蟄服玄冕居玄堂沐蕙氣浴蘭湯飽黍
潔水泉香禮記月令仲冬之月虹藏不見天子居玄
堂左个服玄玉仲冬之月地始坼乃命大
酋秫稻必齊必得詳肥黑牷必良火齊必時潔蠲必潔水泉
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詳肥黑牷陶配彼稱無
射配在亥律君欣欣此樂康黃鍾泉九變
陽而生故九變也君欣欣安樂貌
和和鑾以止振鷺來翔方澤永敦萬國是則四方
皇夏　學帝入廟門
清廟於穆嚴嚴寢門清廟謂文王之廟也於穆美也嚴嚴
猶翼翼也寢門廟門也
來宣帝王世紀少昊帝邑於窮桑以登帝位師天官而
設鳥官鳳鳥麻鴝伯趙鳲鳩爽鳩鶻鳩鵙鳩鳲鳩也
以鳥名官也郯子曰少昊摯之立也鳳鳥至故紀于鳥
而鳥師而鳥名
五雉爲五工正義曰五雉謂鳳鳥雀鷹鸇鳲鳩也鳳鳥氏曆正
也玄鳥氏司分也伯趙氏司至也青鳥氏司啓也丹鳥氏司閉也
百官以濟百事也
九川既疏九澤既瀦禹貢導河自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
北流至于砥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降水至于
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
百禮既備百官承事
烝哉
烝哉美盛之辭
鼓鍾送尸神保聿歸鼓鍾謂擊鼓以奏樂也尸謂祭祀
時象神所依者也神保謂神之安也聿述也
周頌曰烈文辟公錫茲祉福烝哉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烝哉烈文謂成王也辟公謂諸侯也
祉福也烝君也
永觀厥成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緝熙光明也單
盡也肆故也靖謀也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
於穆美也清廟謂文王之廟也肅敬也雝和也顯見也相助也
濟濟多威儀也秉執也對配也越於也在天謂文王升遐配
於天也
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
駿奔走在廟謂助祭者奔走而執事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
不顯乎承無厭於人斯
庸鼓有斁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懌
庸鼓有斁萬舞有奕庸鼓謂擊鼓以奏樂也斁盛貌萬舞
干舞也奕大也
我有嘉客亦不夷懌我有嘉客謂祭之日賓尸也夷悅也懌
樂也
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鸞刀以刲刲羊擊鼓其鏜
自堂徂基自羊徂牛謂祭祀之日自堂至基自羊至牛也
鸞刀以刲刲羊擊鼓其鏜鸞刀刀有鸞和者也刲殺也鏜
擊鼓聲也
既戒既平鍾鼓喤喤
既戒既平既戒君子既平平君子也
鍾鼓喤喤
鍾鼓喤喤
清廟
清廟大夏
清廟大夏謂文王廟之樂歌也大夏文王之樂也
肅雝和鳴先祖是聽
肅雝和鳴先祖是聽肅雝和鳴謂樂和也先祖謂文王也
聽謂聽其樂而安之
秉文之德對越在天
秉文之德對越在天秉執也對配也越於也在天謂文王
升遐配於天也
駿奔走在廟
駿奔走在廟駿奔走在廟謂助祭者奔走而執事也
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
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不顯乎承無厭於人斯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維天之命謂天道也於穆美也不已
不止也
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
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於乎歎美之辭也不顯乎文王之
德之純純大也
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假以溢我謂
祭之日賓尸也收受福無疆也惠我文王曾孫篤之謂
天子也篤厚也
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
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於乎歎美之辭也不顯乎文王之
德之純純大也
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假以溢我謂
祭之日賓尸也收受福無疆也惠我文王曾孫篤之謂
天子也篤厚也
周宗廟歌十二首見隋樂志

皇夏祖入皇帝升階年祥辨日。見祀上協瓌言。郊特牲下頒受命於祖廟作龜於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奉酎承列。月令天子飲酎用禮樂漢景帝紀高廟酎之訖純也至武帝時因八月常酎會諸侯廟中出金助祭所調酎金也來庭駿奔。見祀徐庭尚書武成了來祀於周廟酎亦獻雕禾師筍。翠羽承樽。見祀邦畿淪胥。左傳劉子曰周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矯戎有受服睠之大也

皇夏獻皇高祖代郡武川人也其先出自炎帝神農氏其後曰普回號宇文國并以為氏九世至侯豆歸為慕容晃所滅其子庾仕燕封玄菟公陵生系系生耕耕生皇考肱正光末沃野鎮人破六韓拔陵作亂其偽署王衛可孤最盛肱乃新廣後陽鮮丁修禮寫定洲帝所破亂沒於陣武成初追贈定洲帝孝昌二年燕州亂少子也魏明帝太和始以徙太祖始以徙

周太祖文皇帝初作相國百二當大險。漢高帝祀田肯語天下分拒樂推。論語二分天下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老子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樂推而不厭

慶緒千重。秀洪源萬。里長無時。猶戴異。起春秋狄持必卑惡敢異聖人有道故能光。老子和其光同其塵盛德必有後。左傳史趙曰盛德必百世祀仁義終克昌。詩武克昌明星初肇。漢文帝紀上世紀黃帝所有太星如虹大電久星祥。見祀圓丘感生少昊

克昌光上烈。高祖皇基聖穆西藩崇仁高涉渭積德彼居原。詩公劉度其隰原徹田為糧度其夕陽豳居允荒又涉渭為亂帝嚳為皇太后迹土紫茂前緒重芬德陽。漢文帝紀注如淳曰德陽殿名

慶壽陵園。後漢明帝紀帝初作壽陵制令流水而已百靈光祖武千年福

孝孫郁。特牲孝子以其義稱也孝孫

皇夏獻皇祖太祖文皇帝。周太祖紀魏師圍河東拒齊神武留弟顯壽鎮長安賀拔岳襲長安令太祖為前鋒大破之訖純也至武帝時因八月常酎會諸侯廟中出金助祭所謂酎金也來庭駿奔。徐庭尚書武成了來祀於周廟酎亦獻雕禾師筍。翠羽承樽。見祀邦畿淪胥。左傳劉子曰周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矯戎有受服睠

雄圖屬天造。兒小宏圖賦遠。晉司空張華勸武帝至陛下龍躍天飛而吉祥並臻海水群飛二龍乘機。後漢王符潛夫論二龍乘機風雲並興此其證也風雲猶聽命。周易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

慶緒千重。秀洪源萬。里長無時。猶戴異。起春秋狄持必卑惡敢異聖人有道故能光。老子和其光同其塵盛德必有後。左傳史趙曰盛德必百世祀仁義終克昌。詩武克昌明星初肇。漢文帝紀上世紀黃帝所有太星如虹大電久星祥。見祀圓丘感生少昊

克昌光上烈。高祖皇基聖穆西藩崇仁高涉渭積德彼居原。詩公劉度其隰原徹田為糧度其夕陽豳居允荒又涉渭為亂帝嚳為皇太后迹土紫茂前緒重芬德陽。漢文帝紀注如淳曰德陽殿名

慶壽陵園。後漢明帝紀帝初作壽陵制令流水而已

孝孫郁。特牲孝子以其義稱也孝孫

皇夏獻皇祖太祖文皇帝。周太祖紀魏師圍河東拒齊神武留弟顯壽鎮長安賀拔岳襲長安令太祖為前鋒大破之訖純也至武帝時因八月常酎會諸侯廟中出金助祭所謂酎金也來庭駿奔。徐庭尚書武成了來祀於周廟酎亦獻雕禾師筍。翠羽承樽。見祀邦畿淪胥。左傳劉子曰周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矯戎有受服睠

雄圖屬天造。兒小宏圖賦遠。晉司空張華勸武帝至陛下龍躍天飛而吉祥並臻海水群飛二龍乘機。後漢王符潛夫論二龍乘機風雲並興此其證也風雲猶聽命。周易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

觀龍躍遂乘機。後漢王符潛夫論二龍乘機風百二當大險。漢高帝祀田肯語天下分拒樂推。論語二分天下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老子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樂推而不厭

濟弱淪風起扶危顛運歸。木謝莊集明堂歌示地祇謐乾軸回旗。周禮樂志孝惠時畢以油宮為原廟

陇或綿微。史記周本紀武王追述后稷之業修公劉之迹陇畝之中以處民事民以后稷為天所立自竄於戎狄之間不敢怠業

戎衣。尚書武成一戎衣天下大定

皇夏獻文宣皇太后。周文帝為太祖文皇帝代人也姓宇文氏北史周文帝紀注如淳曰德陽殿名

建德三年歲在甲午六月葬永固陵

月靈興慶漢書李尋上書曰月者衆陰之長后妃之象樹枝日孫堅妻懷權夢月入懷堅曰吾其生貴子乎不知歲時晚晚音鞏攐歎連貶之意孔子復孔子矣其後果生權焉孫興沙祥發源沙漢元后傳元城建公曰昔春秋沙麓崩晉史卜之曰陰爲陽柄土火相剋故有沙麓之祥今沙麓山在絳州東南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其齊田乎今王翁東都有五鹿之虛陽沙麓也後五鹿虞人果有其應也按建正直其地正月當之元城八十年當有貴女興天下云功參禹迹漢書李婕妤居翁七家生昭帝鴈先洲十四月而生十四月乃生十月而苗聞堯乃命其所生門曰光明堂容典禮先漢三月祖廟既毀藏於宗室設坐其中以象生時衣冠几杖象平生所用魚龍之以藏藻鳧雁以取婦客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龍之以藏藻鳧雁以取婦也論秋徵章禮記玉藻天子玄端以朝日所卻溫穀宜中令問路陽漢書有司奏立太子當以嫡以長以賢不以貴孔地理志路陽縣屬河南郡

唐箋卷三　十五

公讓遜帝避位殷高宗諒陰三年不言百官總己以聽冢宰書云殷王高宗三年不言其惟有及乎時則亦不言時乃雍也瑞圖於孫氏妻李酒夜有人以此予不敢受歟老子曰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虎無所投其角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也

唐箋卷三　十六

史又據採衆書自義農以來訖於魏末敘爲世論見百家之義焉帝王世紀據所著文章十卷

唐箋卷三　十七

帝光從學上內嚴入位據關中漢書云始孝文皇帝傳之若有芒刺在背入位據關入立寒心卷舒雲泛遊揚習浸微之潛龍泛遊遊揚習浸微之浮雲遊揚習浸微銷志未明采衣

詔見祀寧想玉管節西京雜記初入成陽昌行黃帝吹之則見車馬山林憑峰九孔吹之則見車馬山林憑峰九孔吹之則見車馬山林憑峰九孔

王庶之時也　樂舞六代　見六代廟歌　賓歌二王　北史周明帝紀武成二年封少師九羅爲韓國公以紹殷後周武帝紀天和元年封宋公以紹魏後詩頌振鷺二王之後於周爲客　和鈴以節修罷斯　天子有事騎馬有金和鈴以節步趨　鏘鏘和鈴央央　齊宮餞王　國語齊文公曰幣帛有加　書洪範惟辟玉食　見肥　各即其齋三日　見肥　齋宮肅肅　見肥　門瑟琴其樂已變　惟神是臨　見肥

登歌　莫玉帛　同宗廟之敬之　不言而令　中庸不言而信　神惟顯思　詩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曰顯曰思　敢陳莊敬　見肥　奉如弗勝　論語執圭鞠躬如也如弗勝　如受命　周禮凡以弓劾其事如使之容　交於神明　鄭特牲饋食之禮尸謖入者操以受命　

品必不數用常音樂味所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之義也　則貴多品　慤於言行　禮記奉使致命慤愛則有敬意

周五聲調曲二十四首　馬射歌辭

序曰元正發會大禮寧至食挚稱觴薦玉六律既從八風斯暢以歌大業以舞成功

宮調曲五首　樂記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　後漢志商憲九氣訓判眾始分清濁異位天成　氣雖混濁部元閉天地分　正聲融暢三才初成於外迪三才而兩之　六位始成文　周易六位時成於內　繼天笃立長　左傳王子朝告諸侯曰天生民而立長　安民乃樹君　左傳帝乃徵五瑞　金波來白兔弱木下蒼烏　見射七賦　玉斗調元協周　以玉斗以調平也　其明廣如日　其澤厚如雲　史記五帝紀堯就之如日望之如雲　惟昔我高　羅爲韓國公以紹魏後周武帝紀天和元年封少師九公以紹殷後詩頌振鷺二王之後於周爲客　二王之後於周爲客　和鈴以節修罷斯　天子有事騎馬有金和鈴以節步趨　鏘鏘和鈴央央　齊宮餞王　國語齊文公曰幣帛有加　書洪範惟辟玉食　見肥　各即其齋三日　見肥　齋宮肅肅　見肥　門瑟琴其樂已變　惟神是臨　見肥

登歌　莫玉帛　同宗廟之敬之　不言而令　中庸不言而信　神惟顯思　詩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曰顯曰思　敢陳莊敬　見肥　奉如弗勝　論語執圭鞠躬如也如弗勝　如受命　周禮凡以弓劾其事如使之容　交於神明　鄭特牲饋食之禮尸謖入者操以受命　

其仁如天其知如神　就之如日望之如雲　惟昔我高　未撫運　見東江南賦　宗廟歌　八百不陵河　史記周本紀武王東觀兵至於孟津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　觀敷天下信樂正神人和風塵行息警　江海欲無波　見馬射東江南二賦　我皇承下武　見馬射賦　革命在君臨　見宋明帝歌　應圖當舜玉　見馬射嗣德受堯琴　晉書舜典舜彈五絃之琴以歌南風至于南宮百官相事農民適時　琴況　神明降嘉貺　史記夏本紀禹治洪水時鳳皇來儀　鳳響中夷則　禮記樂象鳳鳴　觀象正天樞　晉天文志北極五星其一天樞　還按蘭葉圖　河圖括地象黃帝至於翠嶋之川魚泛白圖龍葉朱文以授黃帝名曰錄圖　金波來白兔弱木下蒼烏　見射七賦　玉斗調元協周　以玉斗以調平也　金沙富國租　漢王適九思將氏分玉　帝紀係定元年漢王適九思將氏分玉　帝紀係定元年漢王適九思將氏分玉　帝紀係定元年

水經注益陽縣在益水之陽今無益水亦或資水之別目矣水南十里有井數百口或云古人采金少處又水昌郡有蘭倉水華陽國志青丘還擾蘭倉水有金沙洗取鎚爲山有獸如狐九尾有鳥如鴞之不惑爾雅中侯黃帝時鳳集也山海經丹穴之山有鳥焉五采而文其名曰鳳謂黃帝

百福符

明明九族序堯典克明俊德以親九族穆穆陰陵朝北附蜡木引東臣見宋謝莊月賦何以慰情求版策永隆宋孝武帝紀帝諱贇字乾伯文帝第三子也母曰李太后元嘉二年景公欲更娶子之宅曰承賢光華炫耀極麗窮奢及營江陵本成畢其規摹壯麗踰於漢魏遠矣

明之維城晉宗室傳宋文帝紀帝長曰極也維城扃茂親晉宗室傳宋文帝紀帝長曰恕不廢親賢位連南斗高衆據北辰後漢書班固傳固作賓戲曰或有五列鳥一居中央謂之北辰動變挺占命迎時乃推策實司王命迎時乃推策後漢書班固傳固作賓戲曰或有五列鳥一居中央謂之北辰動變挺占命迎時乃推策宋書武帝紀帝諱寄字德輿小名寄奴彭城綏輿里人也漢楚元王交之後晉丹陽尹雅之曾孫也祖混東海太守父翹早卒帝生於綏輿里因以爲名宋書武帝紀帝諱寄字德輿小名寄奴彭城綏輿里人也漢楚元王交之後晉丹陽尹雅之曾孫也祖混東海太守父翹早卒帝生於綏輿里因以爲名于維城

露歌呂氏春秋湯命伊尹作為大濩以承天
露修九招六列以見其善譯馬射賦
移風廣軒曆榮德成盛唐年成文興大雅練紀五色成
風從律而不爽出像動鈞天周易雷出地奮先王以
六律正更記樂禮樂日十二閒閒八風宮史記律書不
廣莫風居北方條風居東北明庶風居東方清明風居東南方凉風居南方南
孤竹調陽管空桑飾雅絃見吧剛之舞林鐘更下歌
山鳳欲前山海經鳳鳥自歌自舞之音安以樂其政和樂也
亦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聽曲
乃思賢樂記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賢臣聽鐘聲則思武臣聽磬聲則思死
形於聲其遠太平何有馬
畜樂之聲則思將帥之臣感物觀治亂樂記君子
心恒防未然
君子得其道樂記君子樂得
庚戌卷三 三

程以宮唱宮而商和之商調曲四首
漠明臣以商應聞義則可行百虎通
禽聲莫不剛斷而古事者聞宮聲有熊為政詩進於
嗥不溫潤而寬邦者宮調曲氏命咸作益大渭牛
容成帝王世紀黃帝有熊氏命咸作益大
成田衆書符瑞志黃帝五十年秋七月庚申天降
三日三夜晝昏帝以問天老天老曰天將有瘟教以賜帝帝勿犯也帝乃召史卜之龜燋史曰臣聞人帝曰已問天老力牧容成矣
聖人遵聖智故雄雞鳴除遊於洛水之南再拜曰翰史記殷本紀伊尹名
阿衡孟子萬章受命哉阿衡陸曰衡索隱曰阿者倚也衡者平也以伊尹能平
均四海使民如砥矢故以阿衡為官名
忠其敬事

伏戎射之飲羽梁子見其誠心金石為之開況於人乎韓詩外傳楚熊渠
親係幹中論衡得其心萬里猶近尚失其心同衾猶遠至傳子產曰苟利
時禍死生以之吳天降酌元首惟康哉尚書益稷乃賡載歌
日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百川俱會大海所以深石崇奉使南蠻詩序百川東到海何日復
忠臣處朝天下無異心
君子樂得賢材猴於洛陽都亭日猴狼當路安問狐
狸經營此天步見祝今我愛命文帥敢逸豫詩序豫樂也
好逸豫乃惟爾弼諧見袁盎傳盎謂絳侯曰陛下驕而好臣主不和
禮樂既正神人所以和見樂記
有罪不逃刑左傳亦曰事君不避難有罪不逃刑論其篤諫言之無
隱情有犯無隱有剛有斷四方可以寧既雅既頌
下乃升平專精一致金石為之開韓詩外傳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
為伏虎射之沒羽梁子見其誠心金石為之開況於人乎動其兩心妻子恩情乖
離村既聚故能成鄧林招魂鄧林樹木名廣千里
侯忠臣處朝天下無異心
百川俱會大海所以深石崇奉使南蠻百川東到海何日復
還歸少壯不勞力老大徒傷悲
懷葬村既聚故能成鄧林見竹書紀年
猛虎在山百獸莫敢
當仍好邪為之不來國有忠臣乃好諫為之不起
風俗心驅剪豺狼後漢郭伋為御史中丞巡行至西河美稷
守時信鬼神伋乃止廟下都亭日刺狼當路安問
狐經營此天步見祝今我愛命文帥敢逸豫豫樂也帥循也
好逸豫乃惟爾弼諧見袁盎傳盎謂絳侯曰陛下驕而好臣主不和
禮樂既正神人所以和見樂記
有德惟馨告曰使吾兩君相見而以興戎各分符瑞俱誓裂山河
封爵之誓今日相
玉帛有序志欲靜干戈見魯語
遵德以喻聽撞鐘之聲
遵德謂德教聽撞鐘謂擊鐘以發其聲
通鑑前編故登鼎以銘德銘德謂銘其德於鼎
銘鼎之形象物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

鄧官既朝諸侯於是穆見馬
射賦 岐陽或狩淮夷卽此平
帝王世紀昭王八年南征淮夷徐戎及
竹書紀年東伐淮夷 若涉大川言憑
於舟楫如和鼎鹽有寄於
鹽梅 尚書說命名高臣傅說用爲舟楫若作舟楫若作
大川汝爲舟楫 君臣一體可以靜氛埃得人則
風后是舉而台階平
治仰世無奇 管仲思咏
管仲遺之在草澤
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湯三聘而後往
負鼎之士或從漁釣
見宮殿疏引尚書說命傅說築於傅巖
武丁夢帝賚之良弼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之得說於傅巖
谷諺象 尋芳者追深德之蘭
楚辭 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
若採窮山之竹
見孔叢子 門人問於子思曰吾聞諸夫子曰入其國而不非其俗
敬賦 克明其德貢以三事
尚書舜典 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庾箋卷三 三五
瑞命書舜輯五瑞既班乃入覲四岳羣牧班瑞於羣后
尚書舜典 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初
輯瑞班
樹之風聲言於九牧
尚書舜典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
若伯時
尚書洪範 次五曰建用皇極
五紀文曰翌時風若
尚書洪範 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
八政文傳稱作甘殊風共乾見之周南異歌同頌
閭之唐棣
尚書叙傳 叙曰閭公勃興作輔天子
九月九月蒲州獻
郡寒暑雨是無胥怨
尚書君奭 君奭我亦不敢寧于兄若曰暫雨小民惟曰怨咨
天覆雲油
天覆雲之油油甘露時雨降
懷而遊遊夜參鹿而生不言而信
可以封之於比屋
後漢楊終傳竟不封
徵調曲六首
乾坤以含養覆載
見祀方澤曰月以貞明照臨
漢書郊祀志日月之道貞明
止文見於絕響之野
漢昌邑王海賀作書倒行逆施不服義征紀謀廢而死百姓無罪
聞於丹水之征
漢王文爲武詩哀江南賦
義俱存乃先忘食
論語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
去兵
左傳子羊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
雖聖人之大寶曰位
易繫辭傳
位實天地之大德曰生
漢書同流清濁異能帝道

者也（論語）堯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書）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論語）君以百姓爲心（見駱賦）水波瀾者源必遠（孟子）觀木之必茂（孟子）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樹扶踈者根必深（魏曹冏六代論）枝繁者（陸機）根絡菁本孤雲所蔽（易）雲行雨施天下平也（張衡）尚玠曰禍之利益非一端（漢郎顗）天下之人不約而同歸（孟子）木之枝

淳風布政常無欲（孟子）夜明之士不求火（莊子）黃帝時有至足也（莊子）人爲天下火用禮讓多於裁衆（孟子）裁衆者以道德（莊子）黃帝時有草生於庭使有莢粟如水火（屈軼無佞人可指（莊子）堯時有草生於階曰蓂莢人以指之治曆（文）屈軼生於階屈軼多性觸不直故（王逸）屈軼草名佞人入門屈之治曆（文）蓂莢草名夾階而生月朔日生一葉月半而生十五葉月晦日落一葉若月小則餘一葉蕩蕩用無爲（尚書）無黨無偏王道蕩蕩（洪範）無偏無黨王道平平（洪範）天下四人誰不足（論語）堯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書）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論語）君以百姓爲心（見駱賦）水波瀾者源必遠（孟子）觀木之必茂（孟子）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樹扶踈者根必深（魏曹冏六代論）枝繁者（陸機）根絡菁本孤雲所蔽（易）雲行雨施天下平也（張衡）尚玠曰禍之利益非一端（漢郎顗）天下之人不約而同歸（孟子）木之枝

淳風布政常無欲（孟子）夜明之士不求火（莊子）黃帝時有至足也（莊子）人爲天下火用禮讓多於裁衆（孟子）裁衆者以道德（莊子）黃帝時有草生於庭使有莢粟如水火（屈軼無佞人可指（莊子）堯時有草生於階曰蓂莢人以指之治曆（文）屈軼生於階屈軼多性觸不直故（王逸）屈軼草名佞人入門屈之治曆（文）蓂莢草名夾階而生月朔日生一葉月半而生十五葉月晦日落一葉若月小則餘一葉蕩蕩用無爲（尚書）無黨無偏王道蕩蕩（洪範）天下四人誰不足（論語）

聖人千年始一生（太玄傳）侯河之清人壽幾何（左傳）黃河水淸千年一淸（左傳）黃河千年始一淸（左傳）黃河千年而一淸（孟子）聖人千年而一出（論衡）黃帝接萬靈明庭（漢郊祀志）黃帝接萬靈明庭（漢郊祀志）

燭於是而文明（論語）見南賦（南賦）川歸西北可以正天傾（春秋元命苞）天不足西北陽萬（淮南子）淳德則東海可竭（管子）淳德則東海可竭（管子）運錯則南山可平（見哀江南賦）衆仙就朝於瑤水（穆天子傳）天子賜西王母於瑤池之上（穆天子傳）西王母謂天子曰我在中國之西北（穆天子傳）帝受享於明庭（漢郊祀志）萬靈明庭明庭者（漢郊祀志）並奏（見禮樂志）並奏者（漢郊祀志）甘泉濟和則群仁並奏（漢郊祀歌）烈則鐘鼎俱銘（文選劇秦美新）書玉牒而刻鐘鄴（論語）堯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書）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論語）君以百姓爲心（見駱賦）水波瀾者源必遠（孟子）觀木之必茂（孟子）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樹扶踈者根必深（魏曹冏六代論）枝繁者（陸機）根絡菁本孤雲所蔽（易）雲行雨施天下平也（張衡）尚玠曰禍之利益非一端（漢郎顗）天下之人不約而同歸（孟子）木之枝

淳風布政常無欲（孟子）夜明之士不求火（莊子）黃帝時有至足也（莊子）人爲天下火用禮讓多於裁衆（孟子）裁衆者以道德（莊子）黃帝時有草生於庭使有莢粟如水火（屈軼無佞人可指（莊子）堯時有草生於階曰蓂莢人以指之治曆（文）屈軼生於階屈軼多性觸不直故（王逸）屈軼草名佞人入門屈之治曆（文）蓂莢草名夾階而生月朔日生一葉月半而生十五葉月晦日落一葉若月小則餘一葉蕩蕩用無爲（尚書）無黨無偏王道蕩蕩（洪範）天下四人誰不足（論語）

三光以記物成形四時以裁成正位雷風大山岳之響寒暑通陰陽之氣武功則六合攸同（見哀江南賦）文教則二儀經緯（宏弼）言成疇曰經緯天地曰文有道則成浴其德好生則谷繁其類日經天中則移明月橫漢滿而虧能所任（周易）雲行雨施天下平也（張衡）尚玠曰禍之利益非一端（漢郎顗）天下之人不約而同歸（孟子）木之枝

淳風布政常無欲（孟子）夜明之士不求火（莊子）黃帝時有至足也（莊子）人爲天下火用禮讓多於裁衆（孟子）裁衆者以道德（莊子）黃帝時有草生於庭使有莢粟如水火（屈軼無佞人可指（莊子）堯時有草生於階曰蓂莢人以指之治曆（文）屈軼生於階屈軼多性觸不直故（王逸）屈軼草名佞人入門屈之治曆（文）蓂莢草名夾階而生月朔日生一葉月半而生十五葉月晦日落一葉若月小則餘一葉蕩蕩用無爲（尚書）無黨無偏王道蕩蕩（洪範）天下四人誰不足（論語）

庾箋卷三　三七

庾箋卷三　三七

庾箋卷三　三七

三聖在天后乃舉唐朝之八才（左傳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齊聖廣明允為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忠肅共懿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羣臣參謀於左相（杜氏通典輔象云黃帝七輔其一日天老帝王世紀黃帝以風后配上台五聖配下台謂之三公）其宜作則於明哲（周書常訓曰常在明哲）故無崇信於姦回（尚書泰誓曰紂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正陽和氣萬類緊若（王道合天地拿黎人拼植於義）同君子翔翔於禮閣（落其實者思其樹（燕世家召公巡行鄉邑有棠樹決獄其下召公卒而民人思召之詩詠棠以言後代世祿之清節）飲其流者懷其源（皐陶為謀不仁遠（論語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皐陶不仁者遠）元首明哉股肱良哉（書益稷帝舜賡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書益稷帝舜賡歌曰庶事康哉）矣上會為政羣公（左傳晉悼公即位始舉魏絳與之政使和諸侯）則昆蟲內向（彰信於民則昆蟲內向）彰信則殊俗宅心（商書仲虺之誥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淳熙中饑疫之災）民無凶饑（左右當戶之葦啟之萬戟迎於渭橋下夾道葉間橋成倚為戟衛）遐邇（時人皆言千里二夜以永王璘之亂）咸寧（晉武帝太康中連年豐稔）赤玉則南海輸琛（列仙傳安期生賣藥海邊秦始皇與語三日三夜不覺與之金璧去留書與皇帝及赤玉舄皇帝發驪山下有銅水之川采五色石補其闕下有赤玉舄一雙）火中寒暑乃退（光武年和一風一雨謂之時雨）

又四方其訓之（書大禹謨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昌言曰俞帝曰俞師汝昌言）

運平後親之俗（時亂先疎之雅）班桂林南驅象（漢武帝紀元鼎六年秋發謫吏穿昆明池得黃金龍文帝以為瑞作白金三品以應之又南越之齊弱水而承瀛（山海經崑崙之丘有弱水之淵環之）山海經南山經曰禺槀之山桂林八樹在其東北海郭璞注云桂林八樹一樹高百仞大四圍）之召（燕世家召公之治甘棠茇舍於其下）氣（左傳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於帝矣）吹（莊子吹呴呼吸）入律之風（史記律書曰其於十二子為寅寅言萬物始生引達也）後則都內清朽（漢張安世傳語都內曰張君長主庶物皆得列觀及諸變更君長主庶物別藏張安世傳語都內曰張君長主庶物別藏張氏無名錢以內中物故安世多得賞賜都內錢貫朽而不可校）倉則長平粟紅（漢張安世傳語都內曰張君長主庶物皆得列觀及諸變更君長主庶物別藏張氏無名錢以內中物故安世多得賞賜都內錢貫朽而不可校）

奴傳秋馬肥大會蹛林課校人畜計）性習音帶匈奴祖八月中會祭處）

羽調曲五首

樹君所以牧人（老傳帥領而立之君使司牧之）立法所以靜亂（商書伊訓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休氣而四塞（商書中候帝堯即政榮光出河休氣四塞）元兇於是北竄（史記匈奴傳匈奴冒頓單于乘白馬）首惡既其南聚（尚書舜典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有懲徵（周之文武之在光華而兩登（周易清明在中旁通情也）繼（周易清明在中旁通情也）旦（周易清明在中旁通情也）晞（周易清明在中旁通情也）晏（周易清明在中旁通情也）昏

也北有大澤名曰長藪既水衡黃金爲府（漢百官表水衡都尉武帝元鼎二年初置掌上林均輸御羞禁
林苑有五丞屬官有上林十二廐輯濯鍾官技巧六廐辨銅九官令丞）
百川乃宗巨海（見商頌調曲）衆星是仰北辰（論語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
拱之）九州攸同禹跡（禹貢九州攸同四隩既宅）四海合德堯臣朝陽（見宋玉
風賦）棲於鳴鳳（禮禮鳳鳳鳴矣于彼朝陽）遊鳳風時牧於般麟（見宋玉
御覽）雲翔而五色（雲翔而五色雲氣也）雷發而九州（雷發聲聞而九州應）
而五色（雷豹古今注雷公狀如大豬黑而有文今俗畫雷公作豬頭連鼓其上有
十枝下數止於一枝）蓋月金波而兩輪（見鳥賦）涼風迎時北狩小暑戒
節南巡（晉記王制五月南巡狩至於北嶽）山無藏於紫地不愛於黃銀（論語子張君
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玉無瑕於荊山金非
和上則榮于兒冶深山之論東包海岱西夷北狄南暨交阯）自
貢銀雖南征而北怨（尚書禹貢西戎即叙南征北狄怨）實西畏而
見

東窮既永清於四海（尚書奉禹永清四海海岱及淮惟徐州）終有慶於一
人（尚書咸光厥人有慶光民翕人有慶）定律零陵玉管（禮禮定律于下管）調鍾始平銅尺（晉諸公贊
最所造新尺）山精所以奉璧（禮禮山川神祇所以興雲雨也）滌九州而賦
有長短所致最乃因事左遷始平太守而病卒尺短四分方服成果解
音）龍門之下孤桐之賦（見傷）洞水之濆鳴石（晉郭璞江賦鳴石於五洲之
河靈於是讓珪（禮禮用成周之）
清金鳴石似上色青堪磬調七八里許耐青苔實珠沉於河津人得諸
河上玉匠河神不敢受故
稅乘三危而納錫（禹貢九州既修三危既宅三苗丕叙禹錫玄圭）北里之禾六穗（史記封禪書白
雉見而以爲瑞北里之禾所以爲嘉瑞也於是作白雉之歌）
郵無留事衙臥郵縣平陽塢中有洛客舍逢旅吹人
簡驗去京師聆琴書閑甚楚而樂之作長笛賦

樂府

劉酒歌以下五言雜文（見英華作鬼雲）
春木望桃花（韓詩章句二月春木）春洲藉芳杜（見楚辭注）琴
從綠珠借（永詳）酒就文君取（見春）
有琅神山每飲馬日落山頭歸（見春）山簡接羅侯（見晉）
眉舞（商曜曰桂放蛤蜊時否）金谷閟（見春）笛韻平陽塢（後漢吳祐好音律能鼓琴吹笛馬融
郵無留事衙臥郵縣平陽塢中有洛客舍逢旅吹人
簡驗去京師聆琴書閑甚楚而樂之作長笛賦

生一百年（文選樂府詩十卷古詩人生不滿百年）歡笑惟三五（宋鮑照歌三五容色滿四）
已（輸春日觀分隨秋光改）何處覓錢刀（後漢書王莽造）
錯刀五銖錢凡四品並行故稱錢（刀五銖作契刀）
品（並行故稱錢）求爲洛陽賈（史記蘇秦傳周人之）
洛治產業力工商逐）
什二以（爲務）

一 駱君辭應詔（王臺卿作）
明君詞

欽眉光祿塞（宋元帝集漢晉秋悲歌采元帝時呼韓）
單于（貢武帝使光祿勳徐自爲出五原塞欲降）
還望夫人城（漢匈奴單于至）
龍城夫人城（龍城匈奴祭天處）片片紅顏
（化夫人城）落雙雙淚眼生（米河畔馬渡雪路抱鞍行）
冷夜月照心明（方調馬上鄣（吉甲切塞也）
編文帝辭改之句）
千駱君配爲共）

樂府卷三十三

其道路之思其（新論多衆怨之聲故歌以）
發攷別傳漢末大亂爲胡騎所獲（文姬先適河東衛仲道夫亡無子歸）
寧於家漢末大（亂爲胡騎所獲在賢王部伍中聞）
月登胡殿感舊（之音作詩二）
法唐韻蔡琰製胡（笳十八拍）
王昭君（昭君亦宮名其遺）
（見本事）
拭啼辭戚里（明君本是王昭君以）
（見歌）
除却月梁（後漢敘之於紙云開）
（見錄）
團扇無一尺垂淚有千行（綠衫承馬）
別曲真多恨哀絃須更張（漢宮人歌）
（哀絃聲促）

出自薊北門行

薊門還北望役盡傷情（崔子泉役）
人役）關山連漢月隴水

生有痴故貴賤不相聆多定知劉碧玉倫嫁汝南王
樂府有情人碧玉破瓜時汝南王來汝南王歌
道士步虛詞十首吳筠樂府解題步虛道家所唱備言縹緲輕舉之美
渾成空教立老子立而不動名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名曰元始天王
元始天王靈文下太陵真籙來三氣月天朱陵上氣青林始老帝君在
中和以太丹三氣之宮南極上元君名封以赤玉寶函之文命東方安寶堂
靈飆命王將為中天之宮南極上元君名封以赤玉寶函之文命東方安寶堂
錦衣玉將為中天之宮南極上元君名封以赤玉寶函之文命東方安寶堂

萬丸千里其阯當龍王黙然龍築者杜註有三虛相乱門上有二洞俱景八風臺
方一千里盡王之地不見窮壁註陳谷深口旅衙東南隅洪緑曰九
龍奉周時殿名也
傳王知道師胸憑一日三霧中老人吃逸曰所注者書青鳥谷及異人
傳王知道師胸憑一日三霧中老人吃逸曰所注者書何在上
帝命我攝八丁迎取老人黃曰上帝老人青衣已授書
帝矣老人黃曰上帝老人青衣已授書
玄都汝何者飄熱何不終之業逸典轄率登逕到景陵
玄都汝何者飄熱何不終之業逸典轄率登逕到景陵
人傳授也後可命授知逸曰青丘芒陽子明經倒景氣皆倒在下飄書
人傳授也後可命授知逸曰青丘芒陽子明經倒景氣皆倒在下飄書
更記封禪書逸為少室仙伯童子向莲菜去地四千裡其景皆倒
更記封禪書逸為少室仙伯童子向莲菜及異人
仙海中始皇使人乃齎童男女入海求之逍遥岩善易知人生死作易繫十五卷
仙海中始皇使人乃齎童男女入海求之逍遥岩善易知人生死作易繫十五卷
雲篇七籤玉帝七聖玄記云九天真白鶴青蓮上聖帝君受於九
逸式之法法威天仙道甲申年
下流傳了孫也
開四會
甲申乙酉壬辰癸巳歲九月一日七月一日四月八日皆有道士
若能玄紫氣白鶴之字玄記後名修忽慶三災
學得道之名上下四會

之帝為修北海之帝為忽雲從其次三界上四天名為陳民天亦名
四梵天光天人師生
九三災之劫不能及
無名萬物始有道有靈初
道士步虛詞十首吳筠樂府解題步虛道家所唱備言縹緲輕舉之美
所謂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
元始天王二氣生萬物寂絶成丹氣玉寧玄明上虛
玄氣一本除諸無宗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又道生一一生二
二生三三生萬物寂絶成丹氣玉寧玄明上虛
元洲地方三千里無色象形之表不聞不見三
遠通周陽極命之曰玄明天列
青鳥人獻書太清按集仙傳青鳥公傳四句七言二
不語有三試之乃去頃之西姿飄雪王母至有三青鳥如烏大
成桃本餅枯魚還作魚
枯魚還作魚青鳥來銜書
谷日館山海道象南海之外甘泉之間有羲和為帝俊之妻是生十日常浴於甘泉
谷日館山海道象南海之外甘泉之間有羲和為帝俊之妻是生十日常浴於甘泉
名曰曰觀行樂止雪
凝真天地表絶想寂寥前見有象獨鹿
後自來象而後有忘形本自然老子人也也地法天
無心者自人之不好惡內偏身常自然面不益生道
老君名號經歷劫經歷又生上皇
了天真皇人下授黃帝六壬式畫六甲元通甲
遠式之法法威天仙道甲申年
下流傳了孫也
仙道甲申年
甲申乙酉壬辰癸巳歲九月一日七月一日四月八日皆有道士
若能玄紫氣白鶴之字玄記後名修忽慶三災
學得道之名上下四會

勤精其道必授丁神虎上符此南嶽眞人也

廻雲隨舞曲　張惟博物志秦青撫節悲歌響遏行雲

流水逐歌絃　淮南子曰伯牙鼓琴子期聽之伯牙志在泰山子期曰善哉巍巍乎若泰山少選之間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洋洋乎若流水子期死伯牙於是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石髓香如飯　神仙傳土魁字長竹郡郭人寄之太行山見山破石出如髓其一角止兩口乡兩臺其一角止兩口乡兩臺其中一穴有青泥流出如髓食之味甘石中一穴有青泥流出如髓食之味甘

芝房脆似蓮　卞詮拔三株黃芝牛泉歐陽中統三株黃芝牛泉歐陽中統

玉液　神仙傳麻姑謂王方平曰接待以來見東海三為桑田向到蓬萊水淺於往昔

自此蓬仙徒　杏乞山人治病病重種杏五株為重病者一株活

杏林　仙傳曰董奉居廬山為人治病不取錢但使重病者種杏五株輕者一株如此數年計得十萬餘株鬱然成林

山成數斗　神仙傳麻姑謂王方平曰接待以來見東海三為桑田向到蓬萊水淺於往昔

東明光芝蓋　東明公芝蓋未詳按隋圖經曰東明觀在東門外

北燭五雲車　索隱曰天地長男之宮北燭五雲車以手發書以內丁書乡車以手發書以內丁書乡車以內東車以皮巳驅驅入

出沒上清　上清經有三名為太陽太陰中和楚辭食沆瀣兮飲朝霞注陵陽子明經云春食朝霞者日夜不飢夏食沆瀣者日夜後東方青氣也秋食飛泉者日中氣也冬食沆瀣者日夜後東方黃氣也是以四時之食各隨其方日中氣也

三元　元始天地人也靈寶經曰一氣化為三清三清化為三元三元化為九炁九炁化為萬物萬物各有五行復為本元

守靜鄙玄根　老子曰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夫太平御覽卷三

中和煉九氣　中和者陰陽之和也

道生乃太乙　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上清　太平御覽卷三

庚桑老三元　莊子庚桑楚老子弟子也

氣分氣而飲流霞　抱朴子曰仙人赤松子以流霞一杯與王子喬王子喬飲之輒不復饑渴

始出赤氣也　抱朴子曰赤氣者日欲出之時也

食沆瀣者北方夜半氣也　抱朴子曰沆瀣者北方夜半氣也

甲子謝三元　元始天尊以甲子日授三元法

元始天尊　太平御覽卷三

第一混洞太無元　第一混洞太無元第二

第二元玄通太無元　第二元玄通太無元

居心受善水　淮南子曰有鳥丁丁每下一飲必移其處故曰居心受善水

教學重香閣　華嚴經爾時太子入香牙園門

鬼留報關史　後漢書關史為鬼所留報

霜捜神記　霜今月末詳

崔去蓋城門　搜神記東城門有烏今集在於宮中歌曰有烏有烏丁丁每下一飲必移其處今烏去家千年今烏來集故人民非何不學伯

烏上金華　前漢書曰此丁

桃核　漢武故事王母以五桃與帝帝食桃欲種母曰此桃三千年一實中有五核名曰地老

齊疾問聚花　春秋孔子

無迹還來寄絕書　天內帝經洞靈上觀玉御宿天內帝經洞靈上觀玉御宿

虞石會　老子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洞靈會上德　出老子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聞真　天寶拔雲劍曰寶之天東蒙長白大桑之宮八極之城登

以欣無迹　家語

更　神仙

飛　抱朴子曰集仙

梁　抱朴子曰集仙

鳳　拾

丹丘乘　博物志

池　博物志秦青撫節悲歌響遏行雲

布裝蒸棗而投其布故水赤蒸棗故帶而不
實公曰吾何問對曰嬰聞佯問者佯對之
送酒漢武內傳上元夫人老君弟子也漢武元封元
年七月七日夜西王母降於漢宮命侍女郭密
香趨夫人設廚飲亦精珍至夫人設廚飲亦精珍
同來坊榮乐陳西蕃同
水一蓟子書幼成出
後人安成劉仙傳于遠字少平東海人也得道老
君陽之元轉受景寶符位為總真人當七月七日過
過禁經家仙從赤斑如虬駕
寶輿忽乘空而去如期失其
云七月七日昔當來
其日方平果來降家人曰方平語約家人曰方平果來降家
封方平語約家人曰
良久酒盡方平語子伯子伯
等餘杭紀公恐地仙
歸心遊太極廻向人無
香芬紫府
無仙四者零陵能集靈聖千
此之五香有斯五德千
女多遊千燈照赤城等
於先
城山一名燒山東卿司命君所居風林採珠
洞周迴三百里上有玉
有鳥其名為鷽所居積石千里人為生食其
皮能辟邪氣千歲
為寶天又為生離珠一人二
皮高百仞以蓼琳琅玕
顯以飾
龍山種玉榮
中山
原注
採而投之鍾山之陽其
葉而投之鍾山之陽其
技神記等公弟伯卿陽
山遂居焉山高八十里
行者皆飲之三年有一
使至高平好地有石處種
又語汝後當得好婦語
右北平著姓女公乃試求
娶來當聽焉婚公於所
鍾石中得五璽自擊以白璧一雙徐

氏徐氏大驚遂以女妻公天子興之拜為大夫於
玉處西角作大石柱各一丈中火一頃地日五田
漢武內傳上元夫人老君弟子也漢武元封元
年七月七日夜西王母降於漢宮命侍女郭密
香趨夫人設廚飲亦精珍至夫人設廚飲亦精珍
夫人
來向蔡經家
陳世遠十元納石刻云
同來坊榮乐陳西蕃同
水一蓟子書幼成出
後人安成劉仙傳于遠字少平東海人也得道老
君陽之元轉受景寶符位為總真人當七月七日過
過禁經家仙從赤斑如虬駕
寶輿忽乘空而去如期失其
云七月七日昔當來
其日方平果來降家人曰方平語約家人曰
封方平語約家人曰
良久酒盡方平語子伯子伯
等餘杭紀公恐地仙
歸心遊太極廻向人無
北闕臨玄水
未詳
南宮坐絳雲
帝時
于也近得度名南宮大夫人
駕七素綠輿擁中夜東來名九
鳳中龍
龍池印玉策
國制未詳
羅天
有吞龍之檢封以青泥印中有
皆成兼錄科斗之字記遺化人
大夫
諫議大夫帝時
之官
北闕
黃鸝來儐
迎洞仙傳朱神者不
知何人忽云應
上有金臺玉策
大火煉真文
真相經吾昔亦明元年
能知人壽修短
士中煉其真文以火煞字形留此
氣化為七寶林是以枝葉永鮮
上元風雨散
未詳
中天歌吹分
宋鮑照歌歌吹沸天城
上空香萬里聞
原注一本闕作聞從石刻正之別史老子
青如蘭又身長
丈二也
地境階基遠
陳鐵論文王宣德而燭
普天下皆地為境人莫犯之
天窓影跡
深
天門如從天中窺天
中有曾城九重
空青為一斛
空青出高
有珠樹玉樹
碧玉成雙樹
雞鳴
見崙山
鳳巢堪煉石
蜂房得煮金
未詳按名
日空青之林得食
其華者身為金光
物志
神仙傳云琥珀一名
燒泥為琥蜜水為蜂窠為燒水沫為浮石凡此皆

去其衆脆
變爲堅剛 灌武多驕慢
道術恐非
仙才也 淮南不小心
蓬萊入海底何處可追尋 見南賦

麟洲一海濶東方朔十洲記在西海 見浮丘迎
子晉見哀江南賦 若士避羅教 見太平廣記南嶽夫人
食綏山桃 列仙傳曰綏山去長安五千里 舊林慮李
日得綏山一桃雖不得仙亦足以傲 成丹須竹

徐遠年命之延欲之李文饒後亦昇仙今以竹根出此人矣 刻髓用盧刀 西陽雜俎盧刀剖則立以金刀剖則皆以木刀剖則皆以竹刀剖也 無妨隱士去即是賢人逃

烏夜啼 生見五言以下七言

梁鶯烏夜啼者清商曲也乃周房中樂之遺聲江左所謂采菱歌也其詞云龍慈窓不開 於宋臨川王義慶於諸嘉賓中徒步城王義慶所作朱元嘉中徒步城王義慶宅義慶大懼收付廷尉鳥夜啼 常聞向怪之名 舊唐書明日應有赦及日改南兗州刺史因此作歌故其詞云明日應有赦及日改南兗州刺史因此作歌故其詞云 促柱繁絃非子夜歌聲舞態異前溪 樂府解題前溪舞者數人也 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相如挑之曰何緣交頸爲鴛鴦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與歸成都 繼錦泰川窶民妻 見湯惠休詩 宦不自矜長淚落到頭啼烏恒夜啼

上東巡泰山到梁陽有烏飛鳴陽乘輿上虎賁千石射之中而墮曰烏鳴啞啞引弓射之洞左腋陛下壽萬歲二百萬臣爲二千石 御史詎相携 見鏡賦 雖言入絃管終是曲中啼 琴歌 有烏夜啼

怨歌行 以下六言公始仕梁後仍入周皆有鄉關之思此詩蓋借以自況也

家住金陵縣前嫁得長安少年 見哀江南賦 回頭望鄉淚落到頭堪百萬 不知何處天邊胡塵發日應盡漢丹 何時更回爲君起歌此曲不覺心隨斷絃

舞媚娘 中舞曲名 又有五更轉歌

朝來戶前照鏡合笑盈盈日看 宿心濃貧直點 梁簡文天監中改宮中作額角輕黃細安 見鏡 白物有蜜白 成疑落花謾去復

道春風不還少年惟有歡樂飲酒那得留殘 晉陸機豪士賦序

烏夜啼 生見五言以下七言

瓊酒膝有橫琴

促柱繁絃非子夜歌聲舞態異前溪 秦邑要賦繁絃起西音於是御史府中何處宿 見鏡賦 落陽城頭那得棲 漢書上烏尾畢逋一年生雛云城雛漢者相帝時童謠二 彈琴罷郡卓家女 漢司馬相如傳相如罷都成都人也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相如以琴心挑之曰何緣交頸爲鴛鴦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與歸成都 繼錦泰川窶民妻 見湯惠休詩 宦不自矜長淚落到頭啼烏恒夜啼

燕歌行 按周士衆傳作燕歌妙盡塞北苦

切之詞及魏征江陵方驗

代北雲氣晝昏昏兵書韓雲如南泰客吟千里飛蓬無復根高里顧但見轉蓬飛平原桑葉紛紛落薊門寒雁嗈嗈度遼水海經遼水出白

箭竹疏子皮可以為箭出南越志

勒城中之水源後漢耿秉傳秉以疎勒城傍有澗水引兵據之虜中穿井

將軍史記衛將軍乃引兵從東道

本是有將軍

風蕭蕭生水紋見小

妾驚甘泉足烽火漢書文帝時匈奴入朝那蕭關遂至彭城使騎

雲後漢書王郎傳郎以中宮烽火及甘泉宮謂日旦間

自從將軍出細柳射賦

明鏡飾秦嘉玉臺新詠秦嘉妻徐淑答書曰今君往本能幾日先傳注

相與寂寥將何以自慰

將惡生香衛青傳靜

鶯春分燕來能幾日先傳注玄鳥氏司分者以春分來秋分去

不復久玉臺作不能久藏三俯三

起二十七日而老荊之紅蘭洛陽遊縣百丈

連見春

黃河春水千片穿前書畢命春水

桃花顏色好如

馬有駿人拔花馬也榆英新開巧似錢後漢書漢興

雖用更令民鑄莢也

榆挑一杯千日醉漢酒泉郡有千日酒左右以酒城傳天祝為

段汪如榆英也

無事九轉學神仙見小爾賦定

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無者至數十歲不敗詐燈賦

取金丹作燒服抱朴子金丹燒之愈久變化愈妙合人不老不死

能令華表

得千年見步虛詞

楊柳歌此篇多寫言似為江陵之陷而作

河邊楊柳日丈枝別有長條跨一作垂河水衝激

根株危傍忽洲中風浪吹可憐巢鳳凰兒漢焦貢易林鳳凰巢其

舟歌汉相依無故當奇危別離乙巳覺流

槎一去上天池織女支機石

陰數國作花珠林孫綽子日園一鶯啄上千里傍通上千里

小枝風俗通梧桐生朔陽山巖石

上株東南孫枝為琴陽山之

魏曹植公宴詩公子敬愛客

布與矣賞日每念昔日南皮之遊

處相尋玄武陂鑾文類聚魏文帝於武陂作

詩曰柳垂重陰

翩翩西北馳左右彎弓仰月支魏曹植白馬篇白馬

飾金羈連翩西北馳

連錢障泥渡水騎晉書乘輿

馬落蓮花

盤螭飾

白玉手板落盤螭飾

又拾弦破左的

右發摧月支

連錢障泥前有水終不肯渡此必是惜障泥泥使人解去

志晉明帝為太子時當微服入蛸腹中不出人後見一白鼠出白

御覽君言丈夫無意氣試問燕山那得裨翻北門

風新管簫史吹見春

賦

朱鳥春窓玉女窺博物志王子

於華陰

吳兆宜顯令箋註

奉和泛江藝文作王金鄉拼梁簡文帝集前
舟橫大江討一日遊波白日三重山轉前觀遠帆稀
聊子出王畿旁望重山轉前觀遠帆稀
水浮雲映江風引夜涼浦飛行客誰多病帝令早旋歸其二日龍西
四戰地羽檄四時馳莫節校樹九門榴鐵騎水城息夜事
石門榴鐵騎水城息夜事
龔船無用想羅花前點
陳所震曰洛陽伽藍記元
陌出黃雲少長無止
龔船無用想羅花前點
幕雲起夜疑城迴山失
年那支服今歲單于飲
西京原注魏文帝
行之前橫大江討破虜
春江下白帝二統志公孫述遣
帝更號魚復
歌武昌城下誰見接解對見
不如飲酒高陽池日暮歸時倒接䍦
陶侃作卻見文
帝集西狩云
官渡營前那可知
一作卻見文
官渡營前那可知
共將長笛管中吹演繁露笛亦有落梅折柳二曲今
其詞亡不可考
李延年造新聲二十八解音調哀以來不存見用黃鵠
聽頭折柳等十曲皆以哀切聞名樂府有梅花落
飛絮鵝毛下
異狀
非復青絲馬尾垂
古樂府青絲繫馬尾
欲與梅花留一曲

庾子山全集卷之三終

增陳沂配
婿孫星炳正字

吳兆宜顯令箋註

奉和泛江藝文作王金鄉拼梁簡文帝集前
舟橫大江討一日遊波白日三重山轉前觀遠帆稀
聊子出王畿旁望重山轉前觀遠帆稀
水浮雲映江風引夜涼浦飛行客誰多病帝令早旋歸其二日龍西
四戰地羽檄四時馳莫節校樹九門榴鐵騎水城息夜事
石門榴鐵騎水城息夜事
龔船無用想羅花前點
陳所震曰洛陽伽藍記元
陌出黃雲少長無止
龔船無用想羅花前點
幕雲起夜疑城迴山失
年那支服今歲單于飲
西京原注魏文帝
行之前橫大江討破虜
春江下白帝二統志公孫述遣
帝更號魚復
歌武昌城下誰見接解對見
不如飲酒高陽池日暮歸時倒接䍦
陶侃作卻見文
帝集西狩云
官渡營前那可知
一作卻見文
官渡營前那可知
共將長笛管中吹演繁露笛亦有落梅折柳二曲今
其詞亡不可考
李延年造新聲二十八解音調哀以來不存見用黃鵠
聽頭折柳等十曲皆以哀切聞名樂府有梅花落
飛絮鵝毛下
異狀
非復青絲馬尾垂
古樂府青絲繫馬尾
欲與梅花留一曲

樂宮多暇豫漢宮闕名長安有長樂宮漢曹
植七啟遊觀豫忘歸忘歸
望死解
迴輿望死即博望也見哀江南賦鳴笳陵絕浪魏文帝與吳質書
路久時驚而遊北渚曲飛蓋歷通衢見對帳亭花未落桐門葉
半康衙風驚洛鳥橋影聚行魚日落合山氣雲歸帶
雨餘謝靈運遊南亭詩雲歸也
日西駕宿鵾則雲歸也

陪駕幸終南山和宇文內史 初學記閻宇文愷
陪駕幸終南山詩

日竟益臨河賴爽踐殘華嵩日旋見風牙
旆轉南洛青雲過宛洛先驅背射熊金柝擊
泉底丁琯泉
烟生山欽晝靜水恒空交松上遠霧修竹
下來風觀仙
座西桂飄宿鳥
宇文內史
大夫總宿衛
宮寢疾驃騎
內史下大夫
即位入為
史周宗宇

玉山乘四載尚書令宇文愷等撰
五禮
瑤池宴八龍見馬射賦
櫻玉山未詳
山南望幼海注切
少海也洋微調
龍橋浮少海山海經無
及步虛詞
鶴蓋上中峯魏劉楨射雉賦
如飛鶴蓋高
白馬當河衝漢書都尉賦
都尉之官
未詳
山封五樹松見樹
長虹雙瀑布有瀑布無處不
說文瀑
飛泉也
圓闕兩英榮輔舊都建章周匝三十里
又於宮門北起圓闕高二十
五丈兩京賦云圓闕雄以造天若鬱
已名山志芙蓉有聳石頭如初生芙蓉色青白
遊仙
聊登玄圃殿更上層城山不知高幾里低頭看世間
服虔注崑崙山有城九重其高幾里
尚瑗曰神仙傳云蔡誕至崑崙問曰崑崙
飢何答曰失不問其高幾里要於俯視之去天不過數十里也唱歌雲欲聚見步
虛詞彈

琴鵠欲舞鶴子陶騰鼓翠一奏之有玄鶴自南方來集於郭門之巴
花山根一片頑巖自南方來集於郭門之巴
岸而婉婉戲創垂亭松直賢

和宇文京兆遊山 北史周宗室傳宇文神舉文帝之族子也明敏好
侍士 幸神舉 建德 尹出爲
小苑禁門開 三輔黃圖長楊獵客來 三輔舊事長楊宮依冬狩獵其
广分武士傳射分 賦 見春
歇天子登此山觀慈知書月龍走馬 周章 見子 馮漢
寒泉反縮山精雲倒 熊儀自祇掌 雁務 御校 雁
孟雀衝盧而 朔似偷七縱 美酒餘杭醉 見步美蔡邕 即奉
奉報寄洛州 北史周高祖建德六年七月云
洛州成行幸洛州 已丑詔山東諸州課
舟師會孟津 見宮甲子陣東都 見宗 雷轟驚戰鼓 後漢
記義與人周永和出行田巷道傍有女子紹宿一
更後有呼阿香者云官吳汝推雷車女遂辭周云有
白事須去俄而大雷天之吹也 劒室動金神 史記刺客傳秦
國帝通紀雷天下之所畏也初阮之作刀受法
論古今情之量七月庚子見金神於治鑒之門神數以
水火之齊五精之陶蘇府風雲氣 見永江 軍門開寨人 左
當軍門長於析鳥 左思魏都賦杭蔣則成驗 合甲
而浮 教霜劍照膏鉛析羽為游
抱犀鎮考工記函人為甲犀甲七屬合甲 望芒一丈
陝 高陽故高陽之地諸葛亮所自東北西南流及於
諸葛亮所營二渡西通往人還小俄而亮卒 月暈
七重輪 晉灼漢書注暈氣如日月之輪 慶何如
國高帝於白登北旦取關氏之言乃測

雨足便為憑几何必
謁睡曲木抱膝也
準盜發覬襄王家或言
實王家得漆書竹
華陰見一黃雀為鷂
所困實取放之
後數日羽毛成乃
王母使者賈感成濟以
令君子孫潔白位登三事常如此環
襄陽記峴山南習家有大魚池
亭名魚池依
記蠡養魚法范蠡長楸
數千人范曰傳聚
義興君幸過寒人家
人與君酒十日飲
不足
上益州上柱國趙王二首 周書趙僭王招字豆
趙國公厚益州總管大司馬進爵為
王除襄州牧北
柱國又與齊王憲
宣政中拜太師大象元年詔以洛州
襄國都邑萬戶
鉏梁影業村
下
石鏡寫寒帷 楊雄蜀人
表其墓後漢書賈逵
琮為冀州刺史命作石鏡一枚以
江如清鏡 成都記
兩
思蜀都賦 雙峯似掌
江之雙流
秋日清遠望見兩山相時如蛾眉
與湖友書湖中山水如
開覽篇之 穿荷低曉蓋 楚辭乘水兮荷蓋
柳拂殘絲 始出

尚書省詩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幸及濮白日遲遲呼嗟細柳流鶯
詔書齊王儉以風
流宇相恤有謝安 泉海窟文評 言時於腑臆吉泉清於唇
吻魏曹植王仲宣誄 補王粲墓 無園同子 叔敖
文若春華思若湧泉 序子叔敖植來序人
序甚喜建入坐不先與談時天暑
永自淡說乃與序評說古今
序歸款植之才識之天人
叙冀蔽險窮 翻雪運詩心 蒼茫雲貌 貌
跡變段賀
車轍轉飛蓬 正南子見飛蓬
筆步雪而行
城闕書白露之 鳥巢解背風 知巢之
日為雁來 白猿火一山紅 慰想鬼夢 孫綽
戀物表於壁 時嗟
巷空 晉陽秋王導少貧約
偉儀陋巷不求聞達

諫臺司蒞淮南公 元史魏宗室傳元儁字大猷
有膚才大統十六年封南安
郡王及齊遷尚後主
舊僚所為六官建邦司上
公周明帝利其師氏中大夫
刑正經籍建德中累遷小司
於齊足時武帝親戎東討儁
平儁方兒罪加笞上閱頗
後除冀州刺史位
大將平儁性溫柔
好虛靜而學愛文
危邦久亂德天策始乘機 見祀
大遒六師 晉宣帝紀張輯乃心王室
明詔衆士 千里兒迎旅 晉宣帝紀魏公
垂棘返 穀梁傳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
垂棘之璧而
惟而面曰警則納是 聲平寶鼎歸 典
也而為齒如長矣 也 咄咄神授之所
於九英故鼎 久旅風塵倦 見哀江
南賦
殊勞關塞衣 絆驅

還千里（南子是猶附耳語）（附耳語而求其致丁里也）垂鵬更九飛（莊子北冥有魚其名為鯤化而為鳥其名為鵬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猶憐馬融進（馬融會集古今漢師武陣圖千徙武北海上武牧羊節牧羊時）起撥抖擻（抖擻盡落）迴旋軒入（漢書陸賈伏侍左右）擺拓伏侍（楊娜依依）舊竹侵行徑（新桐盒幾開寒谷梨應重（晉潘岳閑居賦張公大谷之梨）秋林栗更肥（天業記洛陽儀有栗林）美酒還參聖（魏略邴原曰平日輔日平）文本人（魏陽子法言長卿不嗜文本人）微（文言不文言為微）繁弱湧筆端（繁弱古之良弓）洛州（見楚）小人可刺（左傳齊侯使晏子仕二姜言於公）雖（見楚）仁上書言臣請（漢高帝紀詔曰可約三章法）先劍舉（見楚）河（見楚）明駿（見楚）

度箋卷四　八

南部治都尉（見楚）洛州（見楚）寄軍謀假建威（三國志鄧艾傳艾破蜀後鍾會姜維請置建威諸圍）宅（見楚）丹水鳳凰磯（御覽圖經云峽山丹水名也音均）一名天柱山文王時鳳鳴岐山人亦呼為鳳凰磯漢地理志弘農郡丹水縣注水出上洛冢領山東至析縣入鈞案陽城故商密也師古曰音均）野亭長被馬山城早掩扉傳呼擁（漢仲翁至光祿大夫給事中）變戟（漢牧乘七傳王仲翁至光祿大夫給事中）絳節（漢蕭望之傳呼其龍頭廳兒下車趨門傳呼其龍）映形闈（史記項羽本紀嗜即帝劒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上欲止不內（孫盛曰魏世語曹制三公領兵入見皆交戟又頭而後前蕭朧翻）迷令志楚（見衰紅三青六水變雲笈七籤淮南王愛人公丹經）及三十六水銀等方四十九條非洞仙傳麗魏郡人常吟曰）提四十九靈光在上照巍（丹竈風煽欲兒小年齡蒲）裹藏著下獨向冥理笑

（柳宗元體記文江曲子文王曰右者謂亦然也）（文王同年而髮早白帝曰）其放對曰滿頭（李傳晉侯先侯七會如）常贊空狄先零（同僚敢不盡（左傳）之曰夫人太子適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弘疾）辭北（何同官為僚吾常同寮敢不盡心乎弗聽）曰懼遲遲

度箋卷四　九

正旦上司憲府（宋傳選司憲中大夫謂御史中丞）詰旦啓門闕（左傳晉荀偃士匄請見既盟而行詰旦將復啓門）別典繁（漢刑法志長吏不廉為煩文）海筆（路見歐陽修傳）路（見楚）洛州（見楚）南望（見楚）宗室見都劇日（晉帝紀詔曰可約三章）而觀風日（晉為獅子節刑官）獅子節（周禮司朝引王節掌節）守邦畿者（盟載修珠盤敘紀星移次（元亮江）南賦）用玉帛（左傳）水深一丈冤（莊子之不得流便水淺舟大行迫失路將胡刻）短釣翁埋竹（御覽圖經云峽山）香心友趙蕤（孟門公）孟門公（見楚）水源（見楚）北（海寒下雨勁風鼓）

不可為升平（漢征記云土）

雲陽大行迫失路將胡刻

短釣翁埋竹香心友趙蕤（孟門公）孟門公（見楚）水源（見楚）北（海寒下雨勁風鼓）

集001-507

階隅版更遞司賓文北史斑傳斑字孝徵武
成帝即位拜中書侍郎出為安德太守轉齊
州以母老乞還侍養詔
徵之會南使入聘為申勞使
我皇臨九有尚書以白聲教暨無隔漢東方朔傳
無隔之輿張晏曰有之師聲教暨無隔日之象不足危
也輿文盛禮樂優武息垠黎承乏驅
駑序撫官承乏張衡東京賦朝列史記四皇本紀四皇
丹臣聞驥驌之盛一日千里
至其老也旌旗事殘瑳可禮殘瑳以結好古御文字書
為國以結好
駕馬先之旌旗事殘瑳
酉藝改
曰同州
城年代迷被隰文瓜熟史記邵平故秦東陵侯秦亡為布衣種瓜長安城東種
後世謂之東陵瓜又云青門瓜
有丘色甚美故
青門瓜虎豹集行圖苟云秦瓜方駢
變腔乔穗低
雲文類聚魏文帝與朝臣書云弟成穗頗上
風吹之五里圖委
有馳報李更無
踪許慎淮南子注馳走也
廣雅覽冥訓晉灼漢書音義曰馳走也
入彭城館
彭城縣本宋也
裹君前建國史記宋世家平公三年楚共王救宋之
圍宋彭城本宋也春秋經以封宋左師魚石漢地理志今之
白土東梁楚地九郡都彭
項氏昔棲戚漢項籍傳籍自立為西楚
城李廣將威接
霸王都彭城
鴻飛傷楚戰更記宋世家襄公七年六
鴈過猶悲風疾也大
鴈過楚上戰於
與楚歌今雖鳴
宋師大敗
雞鳴悲漢聞後漢百官志注應劭
曰楚歌也漢書曰羽壁垓下漢帥諸侯兵圍
之數重羽夜聞漢皆已得
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
雞鳴
門嫌碓石碓二輔黃圖秦以磁石為門
山分氛霧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
騅兮騅兮奈若何
更盛豪水流淨幛動山暄雙翟飛
翟加冒也
夏餘花欲盡秋迎燕將歸見燕歌行
城徐州地也
蓮浦落紅衣徒知日云暮不見舞筵歸
若歲大旱則
幸巫而舞雩
同州還周宣帝紀大象元年初置四輔以大司
馬隋公楊堅為大後丞五月令趙王招
陳主純越王盛代王達膺王建等
三月行幸同州自應門入
潘嶽相酸棗縣樂俱作與子
月帝不豫遂崩隋書馮翊郡注後魏置華州
酉藝改
曰同州
赤岸繞新林亦城臨綺門史記范雎新入相
穰侯始出蔡史記范雎秦平打范雎上林僅猶禽
為相後穰侯之邑陵
司馬相如上林賦河橋爭渡喧
釣徒者之所得獲
虞羲春
鼠見春
狐入斷原將軍高晏晚來過青竹園
有馳報李更無
踪許慎淮南子注馳走也
廣雅覽冥訓晉灼漢書音義曰馳走也
校戰出長楊見前宇文京兆兵欄入闕場史記項羽紀羽索
從為觀滿武
關武帝紀天
上觀師六軍講武於城南京邑觀
若虞馬獨漫數十
里讓藩使威在焉
兵欄曰司馬門也曰帖後漢城和中詔罷諸陵上
門外軍戲負於南郊之場名曰闕
敗家罔喜大明
開營雁翼張鮑昭樂府雁行緣石徑
武解陸若雲布
鴈貫度衆采成陣行魚
貫皆陣也
門嫌碓石碓二輔黃圖秦以磁石為門
白龍臨城驅馬戢戢麥傷漢書曰龍白馬
變為女子以磁石石門
後曰見史記麥秋馬名騅
置要路水山以御人也
山分氛霧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
二龍一龍潛一太阿晉宿檢寶
氣張華以換為豐城令果得劍二
俱及華誅劍失所在換子葉得劍
延平津忽躍入水俱見二龍蛟
龍處也
繁驄駿天狼史記項羽紀羽騎皆

大官設天狼下有四星曰弧合被罰
曰弧主司兵兵象也司馬射賦　落星低浮
雲上驪驌晉盧北野詳乃名川　急風吹戰鼓聲振
其裝　馬陽帝集有馬篇云白馬金具裝高鞍帶劍乃編傻皮為之具裝拍馬而具裝拍馬為具裝
舉火進軍按只駭猴時落木驚風度所行見曹植樹賦
條更直山枯菊轉芳豹翠推金勝龍圖揖所長　鮑照珠
久武龍虎豹大為六韜皮漢書注翻典文論文歸小
武論龍虎韜韜主將虎韜韜士卒豹韜大韜曰
臣欣寓目　憑軾而觀之行也　遲知奉命
卧疾邑獨斷河以西有少角山
尚坂曰无恩豹都無天帝重期而魯昌

奉報趙王出師在道賜詩

上將出東平　部有東平縣　先定下江兵　見朱江夢
南賦

庾雙卷四　十四

方伏石動見商湖湖虎振鼓溝沙鳴　秦記河西有少角山山頭多則鼓角鳴
橫海將軍號海將軍韓說　長風駿馬名　詳未而
歌凌虹斷雲歸一雁征　蔚嵐朝石凝空山夜火明低
矯潤底度狹路花中行　錦車同建節　漢西域傳楚王偽者為公子便行賣於城郭結同敬事
信之號曰馬夫人為烏孫右人將妻都護鄭吉使烏孫以為夫人號烏就屠為小昆彌得小號宜
者生夫期門甘延壽陳湯斬郅支單于傳湯即後漢范曄傳史如
節立烏就屠為小昆彌得小號宜者生夫期門甘延壽陳湯斬郅支單于傳湯即後漢范曄傳史如
立使使者詣闕上書願復守屬國詣闕上書願復守屬國即後漢范曄傳史如
軒翼泊鸞旌　晉齊公孤孔安國為魯共王博士孔子舊宅壞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悉
孔子舊宅壁藏公處分　軍中女子氣　李陵書與蘇武武報書也
日晉士氣少衰軍中豈有女子乎　出汝望連旂　見贈崔駰
塞外夫人城　見昭君辭小人垂堵養　見上
迴風飄陣鳥　見從軍行
畫鼓悟太公勳　史記齊太公世家武王伐紂雨暴至擊鼓聲甚
王氏王於是遂行
桃拂紅粉岸柳被青絲　梁簡文帝艷歌行
芙蓉如錦肉　迴鞍念此時
伯錦宮城　出汝望連旂　見贈崔駰
熱數十萬執田種芝草課計頃畝　落星低浮雲上驪驌晉盧北野詳乃名川　急風吹戰鼓聲振
祀志李少君言上祠竈皆可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為黃金成以為飲食器益壽　哀笳關
沙河化為黃金成以為飲食器益壽　見漢武故事
寒日見昭君辭　王子身為寶深思不
南賦
簡徑　貴新豐聖人不用珠玉而寶其時漢哀帝紀
千金子不垂堂百金子不坐堂垂堂不坐堂百金子不坐堂垂堂不坐堂如淳曰欹危之處也
不坐堂如淳曰欹危之處也

和趙王送峽中軍

樓船聊習戰　漢南粵王傳王遣將軍出豫章下橫浦　白羽試揚
軍家為子路曰由也喜勇好之甚於我無所取材　白羽箭名
甘上震於天於是徧知奉令之必祖載執　山城對邵丹　鄧州記純陽縣至洛口
里峯旗執鼓　水北有邵丹城　兆寬
日宋武帝簫子鸞王玄謨舟師頓梁山岸陣抵平雲
淵內東西兩岸為郡月城營柵甚固
浸京房易要占云陰雲赤蛇繞琴影風急鳥驚梁
貢月輪魏反此云為占　赤蛇繞琴影　漢舍人應劭曰
漢舍人應劭曰赤蛇繞琴影漢舍人應劭曰赤蛇繞琴影漢舍人應劭曰赤蛇繞琴影

人風占陣氣　都公向周文女位開府儀同三司大將中
大夫後錄作佐命功封鄭徐國公拜吐谷
侯兵箭地各有表　亥女九宮戰法行兵之道天地之實九天九
六癸酉也子能置
地之萬全可保置府仍張幕　兒哀正陛軍即乘旌
歌扇長旂臨廣武　魏文帝集建安諸公登銅雀臺賦詩
日來廣武西者曰　仙記有三星出一城東者
二百餘步其間廣武各在山頭相去　烽火照
成皐見指　巡寒重按纏　左傳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
毛怒三軍都有勉之二軍之
十皆如　酌水勝暉觴　魏文帝集建安諸公記昔長洲苑中與
枚乘之　陣後雲逾起　記白起遷為武安君蘇代
飲龍馬兒馬　見從兵深星轉高　見哀孔
龍馬明駝山精鏤寶刀　宋寒迴翻柳葉　漢張騫出使
長楊古

日長春在朔方所產
窮地之極邊名是　關寒落雁毛　金庵張賦注雁
門漢軍迎苻對
既得從神武何須念久勞　魏王粲從軍行
苦寒但悲頌所從
河圖論陣氣金鼓辨星文地中鳴鼓角　兒哀江天上
下將軍　漢周亞夫傳越人
十萬後聞之以為將軍從天而下也
恒七屬見報為浴州　終餘本千乘　漢武紀元狩
飛梯聯度絕合擊斬凌沖　東觀置南分州後開設為分州後
分為西汾州詳家江南共
仰雨分連烽對嶺度嘶馬隔河聞簡飛朝疾雨破崗
似壞雲復覆而汲王風雪乞降不
到意氣甚遒夜有流星陽
山雷答而隕不及地尺和
此戰何用武安君　史記白起傳應侯曰武安君為秦戰勝攻取

貳師新受詔見馬射嘶長平正凱旋漢衛青取河內地百尸封壽為汲平侯獨言乘戰馬未得解戎衣上林遇逐狐同見州宜春正合圍漢揚雄典引武帝崩闕上林令尹令尉守衛宮闕李元帝馬昭儀上幸虎圈圈熊後宮皆出圈擊元帝馬昭儀上級昭儀乃詐稱如廁而出間走入虎圈熊攀檻而入虎亦不動之川秦王雉更飛晉太康地志朱文公將陳恐人迎借問念舊始依依河邊一片石不復青苔支機漢司馬相如傳焦朋已翔乎寥廓而罔屈旋乎太清漢揚雄傳武帝崩闕上林令尹令尉守衛宮闕李元帝馬昭儀上幸虎圈圈熊後宮皆出圈擊元帝馬昭儀上級昭儀乃詐稱如廁而出間走入虎圈熊攀檻而入虎亦不動之川秦王雉更飛晉太康地志朱文公將陳恐人迎借問念舊始依依河邊一片石不復青苔支機見梁江南賦

奉和闡弘二教應詔周武帝通天初四年二月戊辰帝御大德殿集百寮道士步門高論釋老討論釋老

五明教已設天竺太論有五明二聲明二工巧明三醫明四因明五內明太子明學五明三工南賦香煙聚寶塔後親楊衒之洛陽伽藍記道榮傳云王修淨圖木工既訖道俗有獻材往觀落無由能上王於四角起大高樓多置金銀及諸寶物三元法復開見步虛詞魚山梵清梵唄集云魏陳思王植東阿王好製經聲清通深亮流谷流響不覺欲滯遣詞奧義有論經聲清通深亮流谷流響不覺欲滯遣詞奧義有論經聲清通深亮流谷流響不覺欲滯遣詞奧義有論

令方明爲御昌宇黎乘張若諺彦道焉昆唯當報關
婚滑稽從車而至裘械之野七聖俱述
東觴冷內傳關令登樓四望見東極有紫氣西遨喜
曰夫陽氣盛九星宿籠合蔽月並王侯九十之
外法應有聖人經過京師至直向流沙西刻仙傳老
胡乃齎戒其日果見老子乃開今
尹喜著書與偕
之流沙之西

秦和趙王遊仙

藏山還採藥有道得從師京兆陳安世神仙傳今亦有此書安世京兆人也
爲權執本家傾貲成都李意期神仙傳今亦有此書蜀人
後去不知所在成都作一土窟居
之冬夏單衣長勞去之皆從之玉京維作傳相寵
五寸或二百日三百日不出窟玉京元君從王京都
靈檀金景內經下籍靈寶上界王京都
撫爲之天地東西南北各有八天凡三十二天蓋三
十二帝之都也王京之下乃崑崙北都紀昭太乙授
鍾崖賦注引列仙傳曰崑崙虛一名
浮丘公授王子晉之鹿蔓卷四　二十

飛龍翔淮南人師門里先生受山隱事
伯通水於高階之側言書圖雲色半輕
左思吳都賦謝
超逼以雲氣露晚盤猶滴珠朝日更明
弘二教難連
後得仙去詩步虛詞
熟芝變作飴按食彥伯竹林名士傳王
山精逢石鏡
兒小樵客偏圍基延異記晉王質入山見二童子石
室中圍碁生觀之良起斧柯已爛
劇賦
矣
石救如碎鈿藤苗似亂絲蓬萊在何許漢后欲遣
神書玉液池中有蓬萊方丈海
神山盡象海中神山之爲

秦和泰寺浮圖

原注和梁簡文帝按帝望同
寺浮圖云遥看宮殿異近見
帶璧復垂珠燈光共散風吟宿微蟲飛漢法寶鐸遥
光共散風吟宿微蟲飛漢法寶鐸遥
龍象落盤相滿生風不
鳥得晨晃梵世凌空下鷹
氣散景趣虹晝鳥得晨晃梵世凌空下鷹
馬嘶千歲天衣盡六銖樂開
長表多實現金龜龍令苦海渡復使
慢山臨頓能同四給長當出九居

秦和法筵應詔

武帝紀建德元年春正月成
公卿道俗論難甲乙帝幸玄都觀親御法座講說
流罪一等其五城都尉已下並有差
九城臨北極千門記崑崙四有
五城十二樓有考
北極曰闕郊祀志方士言黃帝時爲五城十

二樓以候神人於百雉壯西昆（公羊傳臧雉者何五雉期命曰延年）板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鉤陳臨複道）閣閻板甍（軒鸞雉甘泉賦陳於詳遊仙鉤）軒與干（古通）連花塔（西陽雜俎閻摩那寺塔見果報文第二樹中有千柱也）檐同詳馬射賦（淨如鏡見天人所作之善果報文）戮高僧（遵孫敬西寺僧傳頗北門支雲惠謀欲建立其日有童子持紙蓮花插故寺東面相去十餘丈）妙足（建剎中標出當花所尚瑗曰眾元帝集玄賢七重迴遶于林大臣名須達多布地奉施如來起鳥生窓（支僧載外國事由旬者晉言四十里）白（迴）佛（元帝集善覺寺碑云寶純交映無慙繁綵之名）入（記窟入山十五步四向戶通望則衆相炳然近看惟有石經文漢語翻梵藏一覽後漢明帝遣傳竺

遵等往西域迎佛（法志至月支國聞迦葉摩騰竺法蘭至洛陽此中國有二寶之始）白馬馱（白馬馱經西域傳曰攝摩騰竺法蘭自蜣西雒迎像四十二章經白馬馱之）寶（武帝事西王母使者青鳥至東方朔先上聞使者青鳥來集殿前）於（上一頭飛入漳河一頭今猶有）春秋（左傳晉侯夢黃熊入于寢門）卧（生）根早雷（月令孟春之月雷乃發聲始電）驚蟄戶（月令仲春之月雷乃發聲始電蟄戶始出）雪長河源（山海經崑崙山有楊樹一年）建始移（漢書建始四年西苑柳樹一夜風吹盡黃門以聞）交讓（禮記王言如綸其出如綍綍詳上趙王）鸝臣從（東觀漢記趙王鸝臣從）散木（見樹）無（見木）徽音種合昏（周處風土記合昏樹葉晨訖而昏合二物共也詳枯樹賦）

華曰此交讓樹也）槐大葉而黑（此相反名合昏槐詳象戲賦）風飄扇天（班婕妤怨歌行）新（見）泉涌（見）綠（見）以頭中天（見步虛詞）中天遥可望（終類仰鵠弦賦見）

和從駕登雲居寺塔（按雲居寺高頂時亦登雲居寺塔絕頂日猶暗）

邑居隨望近風翮對（眾生此作疑抑衆也）

重（與干同）遊千仞塔（危磴九層塔（說苑晉靈公造九層之臺子其上爲臺之石關恒遊上危有甚於此）斗色也塔下雲峯出（曾陶潛詩遊倦飛還雲名奇峯）仙詩風出隔鎗聲（慶卿如傳白日出山梁作斗起注簡白日）慶中天梵響來（平時欣作從於）此暫徘徊

和何儀同講竟還履

無名即講遊（見步虛詞）有動定論（繫動之徵者安經讓禮）席正業理儒衣（似得遊爲趨（禮記君子之於學也）盡爲務爲退爲進爲

同捨講歸（東觀漢記朱補字伯先少學長安時過朱補補有留上講竟乃歎語及車駕幸補）家上謂帖曰士人得毋去我講乎）石渠人少（秦之圖籍成帝以此藏秘書輒上言考宣論五經於石渠閣）歟（梁園（以蕭王孫梁園）虽（後漢崔駰傳駰日後漢書駰字亭公趙郡人少博學皆通經籍弘農山中學）險市（後漢地理志扶風郿縣有五丈原山南有公超市）喧（乃歎語及車駕幸補）孤（月令孟冬之月日短至）雲（月令仲春之月雷乃發聲始電）低（後漢書桓榮傳榮少好學明經博覽）曉（後漢書桓榮傳榮少好學明經博覽）氣（後漢書桓榮傳榮少好學明經博覽）熙（後漢書桓榮傳榮少好學明經博覽）景（後漢書桓榮傳榮少好學明經博覽）側（後漢書桓榮傳榮少好學明經博覽）餘（後漢書桓榮傳榮少好學明經博覽）輝（後漢書桓榮傳榮少好學明經博覽）線（長一線）蚤（詩七月）掛（詩七月）亂（詩七月）章（出之月爲章）出（詩七月之月爲章）

別有平陵徑（漢地理志扶風平陵縣生昭帝市買金山有楊樹一年）倉雀（禮記季夏之月小雀）寒驚婦（婦機）婦（見贈潘岳）入微（見贈潘岳）

奉和趙王隱士（原注王）夏同賦

洛陽徵五賢（後漢逸民傳論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
王霸至而東都別二賢（漢書疏廣與兄子受上疏乞
不肯屈（謝道供帳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輛辭
訣而去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晉
兄至老（星光集頌（以況
子廟（
百里內有賢人星聚接後漢陳
寶傳寶字仲弓遷徐孺子過其
門（冀苑陳仲弓遷徐孺子過其
仲父子於門外慰星聚太史奏五
百里內有賢人昭昭（見中
都賣卜錢（皇甫謐高士傳云
尺松竹自生（漢楚元王傳
閉肆下簾以鹿麦被（晉
著書為事（鹿麦被謂
山有鹿硎以為名（大司馬温往過
之見先生披鹿麦坐於石室中無他
物（晉陸機洛陽記曰石室在宣陽門
外七賢論嵇叔夜山中有異人
焉（竹林七賢論嵇叔夜山中有異人
居土室中土室之名始於此
也（竹林

思遊水秦人望隴頭見哀江
賦南風犯之悲楚聘之矣公孫
弘又使強委禽焉許焉荀子賦
楚使歌與太子完入秦秦留之數年自憐不智
賈於秦秦留之數年自憐不智
楚材稱晉用見亡泰臣卽趙元見漢典職百官表武帝
范之侍中常侍加黃金之趙惠文冠趙武靈王所制
臣離宮延子產左傳子產相鄭之壻而
數里而論其色於謀人若當欲之
文伯諸不敢焉乃築室反耕之
子完奔齊齊侯使敬仲爲卿辭
稱旅之臣敢辱高位以速
黎侯失國而寓於衛安齊獨未安左傳晉公子重耳及
當其臣勤以歸也安齊公子重耳及
二十乘公子安之羨曰
行也康與安實收名雪恥左傳悲夫

庾蓼卷四　羌

句孔子見和
以魯歌慢然憶相韓敦厚張良
以惠王良悲以家財求客刺秦王以五世相韓故良乃
補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
秦天下震動以三寸舌
爲帝者師於良足矣
路難之每因酣酌輒歌曰
惟忠且惟孝爲子復爲臣一
化身和名和不足視老子名與
身孔視爲
史記吳起傳公擬爲相而
之楚貴宗之卒如其言
魏貴宗之卒如其言
斯道非藥良自致
傳聲壯情已消歟雄圖不復
陰下終爲闕外人漢書西域傳贊曰
聽雄圖振武功
於前安時機船將軍楊僕有人功且爲關外民
上書乞徙東關於新安去縣三百里

庾蓼卷四　毛

簡簡腸歌見和
緩緩減束素宋玉登徒子好色賦如束素
橫波流眄盼兮倩兮悅心終不歌紅顏無復多枯木朔
塡海見二青山孳斷河東州名
白馬向青波乘氷始渡河見袁江
路難曲好者莫不流涕
惟忠且惟孝爲子復爲臣一朝人事盡任昉哭范僕射詩
化身和名和不足視老子名與孔視爲
史記吳起傳公擬爲相而
之楚貴宗之卒如其言
魏貴宗之卒如其言
斯道非藥良自致
傳聲壯情已消歟雄圖不復
陰下終爲闕外人漢書西域傳贊曰
聽雄圖振武功
於前安時機船將軍楊僕有人功且爲關外民

庾蓼卷四　羔

曉霜園士遇生平知己感直言珠可吐羅子夫唾大者如珠小者
如露後漢書趙壹歌曰勢家多所宜唉唾自成珠
疑合謀滅智伯讓曰士爲知己者死欲爲智伯報
讐漆身爲厲吞炭爲啞襄子當出伏於橋之
下衆千數之襄曰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
百煉千金輕一言黃金百斤如得季布一言
尺璧汪琳傳選左琳相最吉以罷孝李皇帝之後後襲侯紹封
千戶與韶帝在圍壁中
不得與韶帝在圍壁中悽愴史皇孫漢書武帝太子據
至於長大不能名六畜悽愴史王孫會乃能名六畜
納史元帝產子男進號史王孫
盛事起太子自殺皇孫二人并遇害無因同武騎歸
守霸陵閭漢書司馬相如事孝景爲武騎常侍
武帝幷爲孝文園令按霸陵文帝陵
漢使絕經遊胡笳落淚曲見二卷

庾蓼卷四　羊

簡簡腸歌見和
緩緩減束素宋玉登徒子好色賦如束素
橫波流眄盼兮倩兮悅心終不歌紅顏無復多枯木朔
塡海見二青山孳斷河東州名
白馬向青波乘氷始渡河見袁江
路難曲好者莫不流涕
惟忠且惟孝爲子復爲臣一朝人事盡任昉哭范僕射詩
化身和名和不足視老子名與孔視爲
史記吳起傳公擬爲相而
之楚貴宗之卒如其言
魏貴宗之卒如其言
斯道非藥良自致
傳聲壯情已消歟雄圖不復
陰下終爲闕外人漢書西域傳贊曰
聽雄圖振武功
於前安時機船將軍楊僕有人功且爲關外民

庾蓼卷四　毛

曉霜園士遇生平知己感直言珠可吐羅子夫唾大者如珠小者
如露後漢書趙壹歌曰勢家多所宜唉唾自成珠
疑合謀滅智伯讓曰士爲知己者死欲爲智伯報
讐漆身爲厲吞炭爲啞襄子當出伏於橋之
下衆千數之襄曰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
百煉千金輕一言黃金百斤如得季布一言
尺璧汪琳傳選左琳相最吉以罷孝李皇帝之後後襲侯紹封
千戶與韶帝在圍壁中
不得與韶帝在圍壁中悽愴史皇孫漢書武帝太子據
至於長大不能名六畜悽愴史王孫會乃能名六畜
納史元帝產子男進號史王孫
盛事起太子自殺皇孫二人并遇害無因同武騎歸
守霸陵閭漢書司馬相如事孝景爲武騎常侍
武帝幷爲孝文園令按霸陵文帝陵
漢使絕經遊胡笳落淚曲見二卷

庾蓼卷四　羔

簡簡腸歌見和
緩緩減束素宋玉登徒子好色賦如束素
橫波流眄盼兮倩兮悅心終不歌紅顏無復多枯木朔
塡海見二青山孳斷河東州名
白馬向青波乘氷始渡河見袁江
路難曲好者莫不流涕
惟忠且惟孝爲子復爲臣一朝人事盡任昉哭范僕射詩
化身和名和不足視老子名與孔視爲
史記吳起傳公擬爲相而
之楚貴宗之卒如其言
魏貴宗之卒如其言
斯道非藥良自致
傳聲壯情已消歟雄圖不復
陰下終爲闕外人漢書西域傳贊曰
聽雄圖振武功
於前安時機船將軍楊僕有人功且爲關外民

家（漢衛青將兵擊匈奴出定襄圍單于單于遁走青捕首虜數千級遂北至寘顏山趙信城收其積粟軍留一日還悉燔其城余行北出塞過大漠涉涇渡河歷觀古戰場文帝嘗從此入細柳勞軍亦壯哉於是徼外匈奴遠遁漢北無王庭）起家廬山徒聽田橫歌（史記田橫與其客二人逃入海島高帝召之不肯來乃使使赦之橫謝曰烹人之將而赦其罪其不可以見天子願得守海島為陛下奉祠事畢自剄其客從橫死皆自剄）挽歌（古今注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悲茂陵東（漢武帝葬茂陵東）之樂（漢書樂成侯丁義以中尉從擊匈奴有功封樂成侯）執喪（禮記喪服傳曰父為長子斬妻為夫君齊衰）出自田橫門（三輔黃圖漢長安城北出西頭第一門名橫門）人傷之悲歌（史記田橫自殺門人傷之悲歌）送客（漢書田橫客在島中聞橫死皆自殺）橫門（三輔黃圖漢長安城北出西頭第一門名橫門）路易稀（漢書田橫門人如橫自殺門人傷之悲歌）滅也（古今注薤露歌曰薤上朝露何）易晞（漢書田橫門人如橫自殺門人傷之悲歌）露晞明朝（古今注薤露歌曰薤上朝露何）更復（漢書田橫門人如橫自殺門人傷之悲歌）落人死一去何時歸（古今注薤露歌曰薤上朝露何）

北臨玄菟郡（漢地理志玄菟郡武帝元封四年開高句驪）郡國（漢書地理志）志（漢書地理志）交阯（漢書地理志）郡十（漢書地理志）二城一日朱蒲（漢書地理志）

里（漢書地理志）情（漢書地理志）昔常遊（漢書地理志）今（漢書地理志）尹（鍾昭擬古詩）翁（丹素既荷主人恩又蒙今尹顧）

今時事客卿（史記李斯傳斯乃還入至咸陽二世方甚督責申韓）今（史記李斯傳）人臣之位無居上者（史記李斯傳）可謂（史記李斯傳）危（史記李斯傳）矣物極則衰（史記李斯傳）吾（史記李斯傳）不（史記李斯傳）特（史記李斯傳）貸（史記李斯傳）諫（史記李斯傳）寧（史記李斯傳）安（史記李斯傳）知（史記李斯傳）死（史記李斯傳）亡（史記李斯傳）之（史記李斯傳）後（史記李斯傳）誰（史記李斯傳）與（史記李斯傳）同（史記李斯傳）長（史記李斯傳）宇（史記李斯傳）

未知所稅駕（史記李斯傳）驚（史記李斯傳）至（史記李斯傳）易（史記李斯傳）子（史記李斯傳）平（史記李斯傳）讀（史記李斯傳）易（史記李斯傳）

不如貧賤（史記李斯傳）不（史記李斯傳）知（史記李斯傳）其期（史記李斯傳）別（史記李斯傳）不（史記李斯傳）知（史記李斯傳）其期（史記李斯傳）

此（史記李斯傳）見（史記李斯傳）陵（史記李斯傳）

心賦（漢書賈誼傳誼為長沙王太傅三年有鵩鳥飛入誼舍止於坐隅）

平生何（漢書賈誼傳）謂（漢書賈誼傳）俱（漢書賈誼傳）失職（漢書賈誼傳）

庾集卷四　　三五

悲歌度易水（漢李陵與蘇武別詩）見（漢李陵與蘇武別詩）

燭（漢書賈誼傳）節（漢書賈誼傳）白（漢書賈誼傳）檀（漢書賈誼傳）以（漢書賈誼傳）

郡（漢書賈誼傳）何（漢書賈誼傳）奴（漢書賈誼傳）號（漢書賈誼傳）日（漢書賈誼傳）

不復還（漢書賈誼傳）見（漢書賈誼傳）

南賦（漢書賈誼傳）

江（漢書賈誼傳）

弭（漢書賈誼傳）節（漢書賈誼傳）出（漢書賈誼傳）陽（漢書賈誼傳）關（漢書賈誼傳）將（漢書賈誼傳）軍（漢書賈誼傳）共（漢書賈誼傳）率（漢書賈誼傳）師（漢書賈誼傳）東（漢書賈誼傳）掩（漢書賈誼傳）

南賦（漢書賈誼傳）

右（漢書賈誼傳）北（漢書賈誼傳）平（漢書賈誼傳）盛（漢書賈誼傳）秋（漢書賈誼傳）廣（漢書賈誼傳）存（漢書賈誼傳）

李（漢書賈誼傳）陵（漢書賈誼傳）從（漢書賈誼傳）此（漢書賈誼傳）去（漢書賈誼傳）

將（漢書賈誼傳）軍（漢書賈誼傳）并（漢書賈誼傳）燕（漢書賈誼傳）歌（漢書賈誼傳）

故人形影滅（王粲新城詩）

徒（王粲新城詩）

見（王粲新城詩）

音（王粲新城詩）書（王粲新城詩）兩（王粲新城詩）

絕（王粲新城詩）

遊（王粲新城詩）

上（王粲新城詩）

梁（王粲新城詩）

城（王粲新城詩）

南賦（王粲新城詩）

江（王粲新城詩）

天亡遭憤戰（漢書韓延壽傳延壽與相謀共發兵小故之間）

不忍（漢書韓延壽傳）

見（漢書韓延壽傳）

憤（漢書韓延壽傳）

怒（漢書韓延壽傳）

兵（漢書韓延壽傳）

兵（漢書韓延壽傳）

憤（漢書韓延壽傳）

者（漢書韓延壽傳）

敗（漢書韓延壽傳）

梁城（見哀江南賦）

南賦（見哀江南賦）

知士今安用（漢李陵與蘇武別詩）

手（漢李陵與蘇武別詩）

上（漢李陵與蘇武別詩）

河（漢李陵與蘇武別詩）

梁（漢李陵與蘇武別詩）

將（漢李陵與蘇武別詩）

蘇武別（文選李陵與蘇武別詩）

遊子（文選李陵與蘇武別詩）

暮（文選李陵與蘇武別詩）

何之徘徊（文選李陵與蘇武別詩）

悵恨（文選李陵與蘇武別詩）

悵恨（文選李陵與蘇武別詩）

不能（文選李陵與蘇武別詩）

搖落秋為氣（宋玉九辯）

見（宋玉九辯）

心賦（宋玉九辯）

淒（宋玉九辯）

涼（宋玉九辯）

多（宋玉九辯）

愁（宋玉九辯）

情（宋玉九辯）

啼（宋玉九辯）

枯（宋玉九辯）

湘（宋玉九辯）

水（宋玉九辯）

竹（宋玉九辯）

哭（宋玉九辯）

壞（宋玉九辯）

杞梁城（見哀江南賦）

南賦（見哀江南賦）

天亡遭憤戰（漢書韓延壽傳延壽與相謀共發兵小故之間）

之（漢書韓延壽傳）

兵（漢書韓延壽傳）

疲（漢書韓延壽傳）

食（漢書韓延壽傳）

書（漢書韓延壽傳）

此（漢書韓延壽傳）

天亡（漢書韓延壽傳）

不忍（漢書韓延壽傳）

憤（漢書韓延壽傳）

怒（漢書韓延壽傳）

者（漢書韓延壽傳）

調（漢書韓延壽傳）

之（漢書韓延壽傳）

兵（漢書韓延壽傳）

相（漢書韓延壽傳）

讓（漢書韓延壽傳）

共（漢書韓延壽傳）

銀（漢書韓延壽傳）

小（漢書韓延壽傳）

故（漢書韓延壽傳）

憤（漢書韓延壽傳）

兵（漢書韓延壽傳）

日（漢書韓延壽傳）

聲（漢書韓延壽傳）

值（漢書韓延壽傳）

愁（漢書韓延壽傳）

兵（漢書韓延壽傳）

今（漢書韓延壽傳）

也（漢書韓延壽傳）

百里（漢書韓延壽傳）

虹（漢書韓延壽傳）

朝（漢書韓延壽傳）

映（漢書韓延壽傳）

六國始咆哮（漢書賈誼傳）

縱橫未定交（漢書賈誼傳）

壁（見哀江南賦）

南賦（見哀江南賦）

翻微綸潛茅（見杞梁城）

方澤（見杞梁城）

析骸猶換子（左傳華元告楚曰敝邑易子而食）

登壘已愁（見杞梁城）

巢（見杞梁城）

以費（見杞梁城）

庾集卷四　　三六

蒐記（漢書賈誼傳）

綠林多散卒（漢書賈誼傳）

清波有敗軍（見哀江南賦）

忠臣且未聞（漢書賈誼傳）

惜無萬金產（漢書賈誼傳）

東求滄海君（見哀江南賦）

吉士長為吉（漢書賈誼傳）

吉（漢書賈誼傳）

人終日（漢書賈誼傳）

哀（漢書賈誼傳）

大道忽云（漢書賈誼傳）

牢（漢書賈誼傳）

生多古壯（漢書賈誼傳）

民隨事變（漢書賈誼傳）

有情何可（漢書賈誼傳）

豁（漢書賈誼傳）

志懷（漢書賈誼傳）

固難（漢書賈誼傳）

道麟窮（漢書賈誼傳）

李氏罷（見哀江南賦）

知士今安用（漢李陵與蘇武別詩）

江南賦（見哀江南賦）

虎振（見哀江南賦）

周（見哀江南賦）

疑作秦（見哀江南賦）

王（見哀江南賦）

國（見哀江南賦）

列（見哀江南賦）

十（見哀江南賦）

將（見哀江南賦）

朱（見哀江南賦）

亥（見哀江南賦）

置（見哀江南賦）

虎（見哀江南賦）

圈（見哀江南賦）

中（見哀江南賦）

亥（見哀江南賦）

頭（見哀江南賦）

目（見哀江南賦）

視（見哀江南賦）

平（見哀江南賦）

生（見哀江南賦）

多（見哀江南賦）

種（見哀江南賦）

意（見哀江南賦）

一（見哀江南賦）

旦（見哀江南賦）

衛（見哀江南賦）

風（見哀江南賦）

卷（見哀江南賦）

衛（見哀江南賦）

風（見哀江南賦）

之（見哀江南賦）

衆（見哀江南賦）

不（見哀江南賦）

能（見哀江南賦）

起（見哀江南賦）

毛（見哀江南賦）

羽（見哀江南賦）

六國（見哀江南賦）

始（見哀江南賦）

咆（見哀江南賦）

哮（見哀江南賦）

縱（見哀江南賦）

橫（見哀江南賦）

未（見哀江南賦）

定（見哀江南賦）

交（見哀江南賦）

壁（見哀江南賦）

南賦（見哀江南賦）

翻（見哀江南賦）

微（見哀江南賦）

綸（見哀江南賦）

潛（見哀江南賦）

茅（見哀江南賦）

方（見哀江南賦）

澤（見哀江南賦）

析（見哀江南賦）

骸（見哀江南賦）

猶（見哀江南賦）

換（見哀江南賦）

子（見哀江南賦）

告（見哀江南賦）

楚（見哀江南賦）

日（見哀江南賦）

敝（見哀江南賦）

邑（見哀江南賦）

易（見哀江南賦）

子（見哀江南賦）

而（見哀江南賦）

食（見哀江南賦）

登（見哀江南賦）

壘（見哀江南賦）

已（見哀江南賦）

愁（見哀江南賦）

巢（見哀江南賦）

以（見哀江南賦）

費（見哀江南賦）

妖壯氷初開地（禮記月令仲冬之月氷益壯鶡子素穆公以女樂二八遺戎王舉兵伐之兼國十二開地千里）盲風正折（禮記月令仲秋之月有風至折）膠（禮記月令仲秋之月有風至漢鼂錯傳欲以威制者始於折膠）輕雲飄馬足（漢韓安國傳安國曰匈奴之足即月氏烏孫輕雲之飄馬）射（虞卿趙孝成王時為上卿）楚師正圍鄴（虞卿趙孝成王時為上卿秦攻趙圍鄴）秦人未下嶠（漢嚴助傳越人深入守險秦人未下）橫石三五片（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長松一兩株（對君俗人眼）（晉阮籍傳籍能為青白眼）童捃栗踞竹林（王子猷嘗寄居空宅中便令種竹或問其故王嘯而不答直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千戶封（見衰江甘橘賦）甘橘頭（吳志李衡傳衡每欲治家妻輒不聽後密遣客於武陵龍陽洲上作宅種甘橘千株勅兒曰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上）

鎮見擬面無慚復灑川（晉阮籍傳籍本有濟世志當天下無事時亦屢預朝政及魏晉之際名教日壞籍不與世事遂酣飲為常）其心長自寒（漢晁錯傳錯其心長自寒）寒心莫安其處（見小園賦）圍中取明鏡（漢傳介子傳以詔書取明鏡一破圓自照）看破圓（漢書周亞夫為河南守許負指之曰君後三年而為侯又八年當餓口口君後九年而死君死後七日口入口此餓死法）也古人持此性（晉宣帝與曹爽同受遺詔輔政爽專擅日甚帝稱疾不與政事爽信之）遂有不能安（魏志王淩傳淩謂其子曰以為）其面雖可慙（晉周顗傳顗嘗醉入王敦臥內敦欲殺之於牀邊拔刀刺顗顗不動敦以為真睡去顗徐起謂曰世人皆欲殺伯仁伯仁不可殺）在死猶可忍（晉宣帝與曹爽同受遺詔輔政爽專擅日甚帝稱疾不與政事爽信之）後事相託死乃難（魏志王淩傳淩謂其子曰以為）辱豈不覺（晉阮籍傳籍能為青白眼）（晉嵇喜弟康兄喜來康不樂喜去後康與呂安千里命駕安至喜不出安題門上作鳳字而去喜以為凡鳥）外十二年矣面無有（晉阮籍傳籍能為青白眼）色亦無貧富鉏夫人（漢書貢禹傳禹上書願乞骸骨歸鄉里以壽命終得葬先人冢墓鉏其墓側）也古人持此性遂有不能安其面雖可慙（晉周顗傳顗嘗醉入王敦臥內敦欲殺之於牀邊拔刀刺顗顗不動敦以為真睡去顗徐起謂曰世人皆欲殺伯仁伯仁不可殺）

新論喬松今日似笑秋菜古詩鄰舍以女樂二八遺戎王舉兵伐之火而（晉書載記苻堅以女樂二八遺戎王舉兵伐之）樂天乃知命（何時能不憂）（樂天知命故不憂）何時能不憂（樂天知命故不憂）憒憒天公跼（後漢班固集論史記曰有男何憒憒不如文志）（後漢班固集論史記曰有男何憒憒不如文志）如一縱（漢書趙充國傳充國曰臣願馳一縱）榮（晉阮籍傳籍嘗往蘇門山見孫登與之談論登無應籍嘯聲如鸞鳳）無皂白之徵（晉阮籍傳籍嘗往蘇門山見孫登與之談論登無應籍嘯聲如鸞鳳）天公固（漢書趙充國傳充國曰臣願馳一縱）貴也（漢書趙充國傳充國曰臣願馳一縱）精神殊乏少（一郡僅聚雖敝處）（一郡僅聚雖敝處）語（論）天下有情人（君）（君）（君）

皐蘭下校拥蘭王新盧侯王師古曰
盧落落磊砢多奴也皐蘭山名也
條忽神速見楚辭蒼茫人事非遥遞感衆鳥見詩風悲
悵愁正摇落見傷悲心賦中心愴行遥遠中詩
情遂食薇見哀江南賦
心有獨生意盡空勞槐樹衰見楚辭
日色臨平乘見馬融風光滿上苑見盛南國美人去古詩
美人出南國窈窕王家東家秦樹完廣雅王家東家有秦樹垂
窈窕吉庭中吉婦取桑以喻吉
吉乃去娵東家聞之欲使樹都里共止之因留請吉
令還婦里中語曰東家有閉十陽去柳東家采宅去
婿復抱松琴娵作傷別離琴操商陵牧子娶妻五
援琴鼓之歎別鶴操之歎別鶴操見後漢
雀拔遥望西陵樹見南賦
無問無不問一作文王而
有待何可待一作文王而後興潛尼民地
香昏如坐霧曜記月令仲冬行夏令則氛霧冥冥漫漫疑行
山路歸海千年水一清淮淮清隧口先民有昔日改玉改行正員
懷抱獨惛惛平生何所論由來千種意併是泥花源
陶潛桃源記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從溪而行忘路
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兩岸芳華鮮美落英繽紛林盡
得山山有小口彷彿極狹行四五步豁然開朗邑屋相
連雞犬相聞男女衣著悉如外人見漁父驚爲設酒
食云先世避秦難率妻子來此絶境遂與外隔問今是何
代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既出自口人太守遣人隨往尋之
迷不復得路劉子玄曰陶潛之設今丁奇
揚以爲徵長數盧一酒榼園見小
史漁日先哥賦自知費天下也復
何足言
蕭條亭障遠漢武帝時樓倦女子乘亭障樓倦風塵多南賦見
臨臼狄左傳注狄有城郭人黃河秋風別蘇武寒水
赤白二神
送荆軻圍賦見小誰言氣蓋世晨起帳中歌見入彭
城館
被甲陽雲臺漢司馬相如傳楚王乃登陽雲之臺孟
康曰雲夢中高唐之臺言其高出雲之
陽重雲久未開雞鳴楚地盡見人彭
也城館崔駰泰軍來見京
揚排久飛灰續漢書董卓時樹
牲腸城起殿門九重宋玉九辯君之門以
乃會戰順風出門申軸振吾王不寧下漢書臨江王
鼓厥大破之微梁梁行祖於江陵北門既上車軸
折車壞丁陵父老涕泣竊言曰吾王不反矣
和張侍中連懷子頵早知名而文辭弟翰典魏越江
陵朝士皆行人關籍以疾免卒於江陵或者
張侍中郎希而
隨例入關與
陽翰乃悔吝世季誠屯邪奔河絶地維折柱傾天角
列子共工氏與顓頊爭爲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絶地維
雨天星落至傳莊公七年夏星
貫如雨與雨俱下也

藏冊將去空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生民忽已逾宏傳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君子徒爲徙淵賦

疇昔逢知己兒擬生平荷恩澤故疑作紐帶無階答

劉紀丙吉爲廷尉盜治亡盡於鄧鄧伺候之亡辜便女徒復作淮陽趙儉卿相城朗知其情之曰彼寒無本

食程妻梅福許

作陳嫂

志曾自劉石亂華司冀雖東南尚平荒亂千室無一

所沒遺民南渡並偏霸以來代謂江陵故

比蔗許哀江南賦惜以

終後出猶

道險卧櫪世說龐公之作免語

不免鼎鍛

兒桃梗渭土偶

素設音漁父西征

老設音漁父西征

雨下猶水乎

則子亦之而法

之間子曰張翰不歸吳

羹魚膾曰人生貴得意何能羈

宦數千里以要名爵

江南

漢陽錢逢

長安米空索漢書東方朔傳奉

不如一囊錢

罷之無令但時占季主龜

索長安米

作販韓康藥見和

伏轅終入絆上太行鹽車不能上

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駿御曰何哭也伯樂曰夫驥之知己

張楫曰伯樂善相馬張楫善相人

垂翅猶離繳雁賦蒙生全之節獲何恩

食稻粱渴飲清流後漢馬援傳書勞

異日始離垂翅阪終能奪翼澠池

徙懷瑰琰心

楚辭東方朔七諫

空守黃金諺咏魏都終無齊國

據死城以爲心

鄭和公爲開司徒王室將亂寄帑

尚詒驩之閒幽王敗和公死之

向曰先君文公有

齊秦竟何託

辭宋秦楚以爲外主大夫惟閼周

廟宮室盡爲禾黍作

詩懷之曰彼黍離離君子當愚亡

故父母之國乃

寂寥其誰

爲麥秀之歌

南賦

樹農談止穀

後漢徐穉傳

設飯共食徐

賦借以

中原惟鼎鑊

後漢袁紹

之時食粱粟之食

操楚琴思

子路曰由事二親

野鵬唯藜藿

家語

渭濱覩坐釣

史記齊世家西伯

南賦

見泉江

調谷口看秋蕨

揚子谷口鄭子真耕

嵩石之下者累朱紱

兒竹

無復榮期樂

說苑孔子見榮

悲而歌夫子何樂也

已吾樂甚多天生萬物惟人爲貴吾既已得爲人是

一樂也人以男爲貴吾既已得爲男是二樂也人生

不滿百吾年已九十五是三樂也榮啓期

之常也死者民之終也處常待終

火星流詩七月流火

天根秋水渭

詳宮調圖

根元氏之間也

冬嚴日不晚歲晚風多

根見而水涸注天

渭寒露後五日

楊浮有怪

禾華歲賦輔

雲滋良楊浮

凌閒樊卷

後漢大雨雹申豐門今藏

越而穀雷不發而震

雹之爲災雖能禦之

水皮二寸厚

處也木

皮三寸渥泥五斗濁

漢溝洫志瓠

張時人歌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子真耕

後舉車爲雲央舉爲雨渥水一石其

糞長我禾黍禾食

雖欣曲轅

京師數萬之口

莊周遊於雕陵之樂睹一異鵲曰

南方來感周之類而集於栗林

生涯實有

莊子

也仁
淵 天道終虛蒙 老子以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 由來薄而皮 王儉晉書阮孚與
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與之俱化與惡
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俱化
無疑朋友數 論語朋友數斯疎矣 何時得雲雨 見泉亦復
賦 見後 莫畏無春酒 詩爲此春酒以介眉壽 須花但見
蹤

夢入堂內

奉和示內人

聞琴窗倒 見徐 未辨人見其身 聲其聰而笑其拙及鳳之成鵠然一奏關雎雲陳三
然香鬱金屋 見劉 吹管鳳臺 見春 朝迎雨去 見楚
賦 賦 南子烏鵲填河 驪歌雲間 見步
秋夜解河來 成憐而波流女 盤詞
雁以幔絕金麥秋 劉顯 公論之刻
金柔皆卿麥之趣味蕤不捨 之條 曰齊書蘇威見其子者名曰紹
度拭 見鳥 子賦 梳頭百遍掩 郭記恒溫妾鄧氏
之兄李在室梳頭徐徐結髮鄧
即上神色閒正蕤甚佳後situ王遙看之 小衫裁聚靡 晉朝

唐窶卷四 三六

皆窶邑帝多爲良家子女以充
內職自擇其美者以給事掖庭
鈿飾動 宛 見鏡 歌曲風吹韻 笙簧火炙譜
見春 賦

和咏舞 原注衆簡文帝有

郎今須戲去 誰復待明朝

和咏舞 多妖麗重勢茂熱 原注衆簡文帝有咏舞等其一日威畏
似凌虛翔花承飄觀垂 迷節工新舞嬌態
亂市度腰行送性勞安 極華逐瑞舒扇開衫影
二日可隣一人逐節 自有專城居其
暗與相同入 似我陽空 可陽發
茗華王彩陰如急風上 動
客何須起時 未肯終

洞房花燭明 晉陳設樂用燕餘雙舞輕 張衡七辯進
材舞衆簡文帝筆賦乃 除尚書令人賀之日
有典餘塵妾方桃 李頓履隨 雙於陽簷陳
設舞賦元動起 低鬟逐上 聲 衆陵咏舞詩似鬟何綺
節推顧應弦 古今樂錄有上聲歌

步轉行初進杉飄曲未成戀迴鏡欲靜見鏡崔顥市
應傾心見傷已賦已會天上學晉賈后傳小史公終見授詞
詔是世中生
夜聽擣衣
秋夜擣衣聲飛度長門砧漢司馬相如長門賦序孝武皇帝陳皇后時得幸頗
妒復在長門宮愁悶悲思間窗獨居聞外人砧聲有感於心故相如天下工爲文事蒙金百斤爲相如文君復酒酣以自慰悲之今夜長門月應如畫月明照分銀漢白露滋庭竹長門愁閉以自解
小鬟宜粟環細女初給志李延年歌新聲絃管發清音之細到熙樂府以爲歌
欲使人妾惡自修重也許爲妾賦
遥憶銀罇酒圍腰遥纖成乃阜后其弟合德上
秋砧調急節亂杵變新聲石燥砧逾響桐虛杵

絶鴈鳴石出葉陰山海經小華之山其陰多箭石注引以爲案石在廬桐梁厥
林喻敏曰宋記纂書在宋永初三年發永昌郡民引山西行以爲今交
以爲今裹弗再見北堂細腰本文景人北
鄭亦作俊神記何
楚之北境
呼細腰問向衣寬也腰細腰麗諸文問
誰於云我許進
宅冠是誰苔曰金也在頭下開君是
長冠朱幘呼口細腰細腰麗諸文問
我已上纏皆長二尺二寸與敬別
纏者也佩領也腰腰相迎受故曰
纏行須臾景帝紀詔曰錦繡
大篇
南市一作
女郎一作龍子細文紅
黃沙也不經注
花髮醉眼眩
多著石注引以爲案石在廬桐梁厥
文選金燒許由是
諸葛亮所開也
女郎冢下有女郎山張魯女也有小水
北堂細腰本文景人北
鄭亦作俊神記何
楚之北境

改德趙穿新弟緩幸
玉階風轉急長城雪應開新緩始欲絶疑作雞初學記白者
未著時來流約集外領盡雪
別蒸時來風子結繩坐花兒
行須臾景帝紀詔曰錦繡
於今採新月動
金波見鳥賦秋雲決灑過
河棚楊離別賦臨江愁思歌見宋玉
南賦
顏餘幾多
預麟趾殿校書和劉儀同

年與王蔡處仁同補辦証學士文苑傳遷刑部
宇宣華門國相人遷江陵平歸魏爲中書侍
郎後爲著
監田令
三
司
止戈與禮樂
開金石錄
修文盛典
詠
二
北原風雨散
林歸石集
竹淚垂秋節
花畑煖
悲故旋
泰在司水看治渭橋
終欲想江湖
與陽雄衆方言書
後漢吳祐傳在火
溫舒正削瀋
大夫參下位司職渭之陽
流水桃花香
星精逢漢帝

陳留舊俗傳張寬從漢武帝祀甘泉至甘橋有女子浴於渭乳長七尺帝怪問之女曰帝後七年侍中知之時寬在第七車日見女人騎不載女人謂見曰陳孫傳賛曰陳孫人其少時數稱慕魏公子之節及君乘車我載盜他日相逢為君下

北園新齋成應趙王教

虹枒鼓鳥翼 來武帝集能賦人統虹梁詳宮調曲 山節棼藻梠 通記明堂 迎山節藻梠天子之制也 鶱翠霧綃 見和同泰寺 雕窓玉女窺 見高唐賦 蓂莢雲氣繞 見和同泰寺 盤根細壤 見和同泰寺 石行雨暴 淹池長藤連格 徙 見小爾雅 商樹帶巢移鳥聲 閨賦 唯雛曲 晉陶潛集下載箏歌見樂府 交薄時 唐僧皎然詩 白虎題書觀 後漢馬援傳 慶箋卷四 望

慶箋卷四

日玄熊帖射皮 龍魚檢七啓玄熊素膚 孫綽毛色本 文弦入舞曲 見哀江南賦 月扇掩歌兒 玉節調笙簧 金船代酒巵 海錄碎事金船酒器中大者 若論曹子建天人本共知 見上趙王

同袁可作會河陽公新造山池聊得寫目

樹屏日扇李嶠 陳龍 園公豐於仿明帝起芳林園 庭子綸昌於武才用以功臣子弟名有文武至司會中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封河陽郡公為聘

橫階仍整澗對戶即連峯

聊石疑藏虎盤根似臥龍 洗晚出橫門 初發曰三輔黃圖長安城北出西頭第一門曰橫門外有橫橋曰橫橋 年華改歲除 晉曰為改歲 遊客喜登臨 據鞍垂玉帖 象簡文帝

封金數飾素佩橫腰帶錦心繫記王藻王與諸侯燕服也帶君王繡帶水縠浮橋迎
沙虛馬跡深倚弓依石岸回牀向柳陰得愛來勸酒
搜神記魏齊北郡從事弦超字彥度起家平中夜夢神女從之曰我天上玉女來都人有成公子得要蚤死今得下探從夫如此三月久顯然母天帝哀其孤苦令得下探從夫如此三月久顯然來遊車上有壺漿與義起其妻之既食遂為夫婦文君聽琴見烏程縣志文君臨邛人善彈琴夜隔明朝雲雨散王
築一別如雨何時更相逢

北園射堂新成

梧園射堂新成惠休上人文帝名射堂新成之日有軒蓋之客海潮南下投之日有軒蓋之客
雜坐賦見春轉遲初調箏促柱絃斷續出新聲仙的不
墜堦前心一雁落連翩雨後腸斷故情人不怪柘慨午落照真如玉清巧畫
眉深淺入時無

王倫有牛名八百里駿甚愛其鬬角以錢千萬與牛對射而賭之倫亦自恃其能令將先射一發破千的因據胡牀叱左右速探牛心來一割便去
史氣每與衆坐射舒客氣閒雅發無不中舉坐稱善然莫有敵者
不死之樹傳物志不死樹只在上食之乃壽
以鏡尋聲而發發而殺之
失王弘讓尚書令王弘讓尚書令王曇首子也弘讓志隱於句容之茅山築室種松
尋周處士弘讓
出晚仕侯景為中書侍郎梁良鳴梁人
武帝後被誅死代
武陵逐赤松遊岡頭漢代
班劇青旦夫嚴子陵遊耳
於一丘天下不易其樂
小山秋見桔石鏡菱花發見小園
桐門琴曲愁見嵇
叔夜琴賦

庾信卷四

一名邱
倒屣迎懸櫂後漢書蔡邕聞王粲在門倒屣迎之文陳善捫虱新語
賓客滿徐孺來舟停為陳蕃賓客滿徐孺來舟停為陳蕃設榻
設榻聽解開去聽懸之
而期剡之號日解劍又人皆名之而期剡之號日解劍又人皆名之而
絕倫口必傳後漢杜譯傳物志杜譯口必傳後漢杜譯傳物志杜譯
所天酒有京兆記超飛熊為皇后具又有京兆記超飛熊為皇后具又
有天酒有昭陽殿丁依三十五條有昭陽殿丁依三十五條
香螺巵香螺巵
徐孝克南方記珠鮮殼長二寸在深海飛魚聯
翩飛魚聯翩
鵬鈎金鵬沈吠海底飛魚如胡蝶鵬鈎金鵬沈吠海底飛魚如胡蝶
闕有猫鼠便除地為馬升緊於幹
但使相知厚當能來結交

歸田

泉飛疑度雨見戶雲積似重樓晉陸機雲時若屑驚
王孫若不去山中定可留劉安招隱士山中不可久留
園庭
杖鄉從物外養學事閒郊禮記六十杖於鄉
汗簡見和劉無遏始觀爻繫辭既成名父之業
律動向黃鍾黃鍾乃天地之正聲
之華鄭大樵隱恒同路謝靈運詩南山出樵人
巢父子至老之世烏鵲之巢可攀窺庭
皆生桑下云秦始皇遊此臺風竹解寒色
猶榮馬自此蕭生則
楹聊變火荀卦子老萊子衣彩娛親
不怪柘慨午落照真如玉清巧畫
眉深淺入時無

庾信卷四　七

一名邱
倒屣迎懸櫂後漢書蔡邕聞王粲在門倒屣迎之文陳善捫虱新語
賓客滿徐孺來舟停為陳蕃賓客滿徐孺來舟停為陳蕃設榻
設榻聽解開去聽懸之
而期剡之號日解劍又人皆名之而期剡之號日解劍又人皆名之而
絕倫口必傳後漢杜譯傳物志杜譯口必傳後漢杜譯傳物志杜譯
所天酒有京兆記超飛熊為皇后具又有京兆記超飛熊為皇后具又
有天酒有昭陽殿丁依三十五條有昭陽殿丁依三十五條
香螺巵香螺巵
徐孝克南方記珠鮮殼長二寸在深海飛魚聯
翩飛魚聯翩
鵬鈎金鵬沈吠海底飛魚如胡蝶鵬鈎金鵬沈吠海底飛魚如胡蝶
闕有猫鼠便除地為馬升緊於幹
但使相知厚當能來結交

歸田

移農動九穀周禮太宰以九穀任萬民一曰二曰三曰四曰五穀生七穀
歸來嘉一壑晉王戎傳園田
將集有歸去來辭孟子願受一壑而爲堰穿渠移水雍
子願受一壑而爲堰穿渠移水雍周禹貢導沇水東流為濟入於河溢為滎
周禹貢導沇水東流為濟入於河溢為滎東流為汴入於淮泗
東流為汴入於淮泗
桐門琴曲愁見嵇
叔夜琴賦

棘起山田 莊田曰林木曰田疇田曰畬先以刀斧治
畬刀農書謂楚多畬田所畬其刀以木爲柄刃向曲闇之
三歲土脈弛發燒荄棘旁山縱火風熾火燎草墟俟經雨下種壓
樹陰逢歌馬 漁澨見漁船苦奔雜人楫 晉王戎傳戎
嘗行秋令仲冬則天
而多子必 秋瓜不值錢 晉記曰令仲冬行秋令則天
雨汁瓜瓠不成漢崔寔政論夫俾夫
苦李也
謂賢曰平生致程 社雞新欲伏 莊子趙雖不能伏之原
不識不值一錢
蠶始更眠 周禮鳥獸蟲蛇毀折而去其原注原再生也蠶眠再
人所憐 漢書成帝時童謠曰荏樹葉黃復青雀來巢門中生
雀巢其顛黃爲人所愛今爲人所憐

寒園即目

寒園星散居搖落小村墟遊仙半壁書 見招同隱士
一牀書 見步虛詞子月泉心動 見祀黑帝陽爻地氣舒 禮記月
令仲冬

唐箋卷四　　異

之月地氣通泉天地之房周易乾下有一月陽氣復生其卦爲復雪花深數尺氷
都外羣公別二疏 見和
蒼鷹斜望雉白鷺下看魚更想東

唐箋卷四　　宅

卧疾對愁 敍謝朓在宣城作孫綽與庾亮書
秩薄庇休文郡之
危風霜裏愁歲月 陵留蛇常所
而疾時河南縣事壁上有爲淳書作蛇懸
杯中蛇即角影也後置酒廳前座上
驚心 見知 趙王 推川求棄錄 見小園賦君平問卜林 益州記海
橋東有賣
君平卜處士
卦處無弦則有琴 晉書陶潛傳性不解音而畜素琴
也即度
無酒之日但撫琴
中趣向勞弦上聲 詎知長抱膝 魏襄陽記諸葛亮每
獨爲梁父吟 蜀志諸葛亮躬耕
後從容抱膝長
龍臥岩泉 梁文吟

山谷集卷之四終

山齋

寂寥尋靜室蒙密統山齋自然滴瀝泉洗路穿窪石卧階淺桂全不動盤根惟生埋國珠墜曉菊凡池別賦細火落空槐見閨莊置風雲慘彌憐心事乖

望野

試策千金馬兒歌五丈原蜀志諸葛亮據有城武功五丈原仍舊縣無樹鄧新村水向蘭池注秦始皇本紀帝微行夜出逢盜蘭池行人忽枉道

日斜細雨園見鳥飛過渭通沙路拾遺此平沙千里色如金縐如揚風少起門深寒寨水門漢書曰金城郡有白渠論治河奏可決淇水東為石隄多張水門但得風雲賞何須人事論

蒙賜酒

金罍下帝臺報天子傳河伯示汝黃金之罍仙海經帝臺之漿飲者不心痴又曰昆侖之山帝臺所以觀百神也玉瀝在蓬萊十洲記瀛洲有玉酒令人長壽菊華舒坂側上帝臺神仗給人長生仙人一遍飲分得兩三杯忽聞桑葉落永經注武周川南有桑葉山林捧竹根詳泰州刺史治太平壹都郡罷州置河東郡民有姓劉名壹者採拾柯流潤成為酒數年拍於衆落之旅自主公旅友者每云索郎有顧索郎反語索郎落也正值菊花開京雜記九月九日飲菊花酒令人長壽菊華舒坂側上帝臺神仗給人長生仙人一遍飲分得兩三杯忽聞桑葉落永經注武周川南有桑葉山林捧竹根詳泰州刺史治太平壹都郡罷州置河東郡民有姓劉名壹者採拾柯流潤成為酒數年拍於衆落之旅自主公旅友者每云索郎有顧索郎反語索郎落也正值菊花開京雜記九月九日飲菊花酒令人長壽菊華舒坂側上帝臺神仗給人長生仙人一遍飲分得兩三杯忽聞桑葉落永經注武周川南有桑葉山林捧竹根詳

花酒歸拔衣進晉陶潛詩和思則拔味懷王戎舍笑來晉王戎傳戎字濬沖琅邪臨沂人父渾宇陽中封安豐侯戎弱冠與籍為竹林之遊戎常後至籍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戎笑曰卿復爾意亦復耶從今覓仙藥世語曰子高知非凡乃取他來御之仙人嘯千高曰易敗耶從今覓仙藥世語曰子高知非凡乃取他來御之仙人嘯千高曰陸仙人飛去下高仙酒至今傳之不假向瑤臺白帖瑤臺仙人居

奉報趙王惠酒

梁王修竹園漢梁孝王築兔園一名梁園一名修竹園一名吹臺一名平臺在睢陽城東北四十里園中有清池修竹奇木珍獸行人忽枉道

哥舒翰集錄云朱解之稱之驚妻倒閉門子候門看出門王觸事驚妻倒閉門冠蓋風塵亡命定起賜中門傳上命定起賜中門冠蓋風塵亡命定起賜中門傳上命定起賜中門冠蓋風塵亡命定起賜中門傳上命定起賜中

懸弧（詩）題生男子載寢之牀弄之瓦（詩）弄瓦之牀（傷心賦）秋水高新壑心齋懸昏墊（莊子）顏子心齋坐忘（晉書）樂徹憐香怨（家語）孔子曰丘年如之何召拜梁為弘農都尉（漢武帝詔）問乘子韓能為文者（後漢書）侯霸下民昏墊（樂記）樂者天地之和（漢陸賈傳）高帝使其子日侍太中大夫（漢陸賈傳）高帝時賈為太中大夫（漢陸賈傳）高帝時賈為太中大夫（漢陸賈傳）高帝時賈為

玄蜺臨日谷（送殷評事還東觀）
蠻對雲臺（東觀漢記永平五年少陽上御雲臺自以占之其繇曰蠻封穴户人南將至）
投壺欲起龍（投壺禮記鄉人飲酒之禮主人奉矢以請賓之賓則龍之）
斷行來浮橋七星起（草陽國志上邽有此橋）
驚烏漱銀牓（吳曰安寧宜在七星間）
猶言祀蜀帝（筆陽國志武陽縣治有江源之水早雨之）
高堰六門開（蒲江大堰都江六門）
即似李荊臺（兒時賦）
賦成（文王聽訟後世講陽翁自拔後世傳之）
辱薛（漢曰原田每人之）

唐雙卷五　五

北門曰感陽門）

和李司錄喜雨

純陽實久亢（漢書昭帝紀元鳳元年夏大旱）
黃昭同臨河流壁（兒時賦）
千天（兒時賦）
離光初統（易離卦大明繼照四方）
乃得大雨（兒時賦）
火爲電見（詩東方未明顛倒衣裳）
雲爲雷宿（莊子雲氣自東方來倏忽爲雷）
此神物之太公（太公事見前）
之曰吾足東海神（太公事見前）
慶我行我行必有（太公事見前）
風雨過王明日（太公事見前）

君將亢雲漢乃昭回（詩雲漢）
故早憂慰也
山海經爲龍之狀（山海經龍之狀）
夾道薔龍蜕（兒時賦）
玉壺既卒（兒時賦）
厥田終上上（禹貢）
白帝原野白（史記高祖本紀）

唐雙卷五　六

雲遂魚鱗起（兒時賦）
風雲俱慘慘原野正茫茫雪花開六出（韓詩外傳凡草木花多五出）
氷珠映九光（見慘還如驅玉馬（晉書荀勗傳勗初封東武亭侯門前車馬）
銀篠（兒時賦）
似學銀之齒（詩象齒既焚）
二陣雲全不動（見從）
寒山銀物香（兒時賦）
辭君一孤白（史記高祖本紀）
唐侯兩驂騑（見馬融廣成頌）
賦寒關日欲暮披雪上河梁（漢李陵與蘇武詩）

奉和趙王西京路春旦

頂城龍首抗（三輔黃圖長安城西出第二門曰直城門漢宮殿疏曰西出南頭第二門也亦曰故龍樓門）
橫橋天漢分（見長江賦）
門止有銅駝（晉書索靖謂陸機曰天下將亂先見銅駝荊棘中耳）
露掌定高雲（見和關弘二教）
新渠還人渭（見長江賦）
舊鼎更開汾（漢書武帝迎鼎於汾水上）
漢獵能擊檻（漢書武帝迎鼎於甘泉宮黃雲蓋其上）
秦用雉失羣（見過宜作）
年動春律（見鳴射賦按晉書五行志惠帝元康元年有白生於直年

聖恐非御宿歎來氣（得雄羽獵賦注師古曰御宿苑在長安城南今之御宿川也）

王迎篇史（見賦）春東方覺細（詩豳風注策書東方朔傳伏日詔大官令以大官令之列丹拜曰受陽不待旦不來朝即傷肉去大官令之列丹拜曰受陽不待旦何能遲細君又何仁也）

歌烏鳴還獨（晉陶潛集良舍葉有烏鳴還舍繞樹三匝何枝可依）

先自薦（晉陶潛集）

學繡文（鄧中夏傳中夏通儒有重名門徒數百中夏著述細密有章法文不如尚也）

先自薦（晉陶潛集）

學繡文（鄧中夏傳中夏通儒有重名門徒數百中夏著述細密有章法文不如尚也）

歌烏鳴還獨（晉陶潛集良舍葉有烏鳴還舍繞樹三匝何枝可依）

王迎篇史（見賦）春東方覺細（詩豳風注策書東方朔傳伏日詔大官令以大官令之列丹拜曰受陽不待旦何能遲細君又何仁也）

聖恐非御宿歎來氣（得雄羽獵賦注師古曰御宿苑在長安城南今之御宿川也）

奉和夏日應令（按梁簡文帝集有和湘東于首夏詩曰冷風雜細雨垂雲助暮陰）

原竹水俱深（晉岳陽樓記）

吟歌更覺（晉陶潛集）

池上明月（晉陶潛集）

吐清光（晉陶潛集）

庚箋卷五 八

朱簾捲麗日（元稹詩）

以宴帝詳（漢書）五月炎蒸氣（張華勵志詩）三時刻漏長（晉岳陽樓記）

配陽丘（漢書）

閑命仲夏之月日長至（禮記）

物太史漏刻夏至晷景尺有五寸冬至丈有三寸）

日長至祖詳（晉陶潛集）六十五刻夜漏三十五刻（晉書）

晷此月之時日長之至（晉書）

風乘熱加故（晉陶潛集）

水王而生（晉書）梅遂雨中黃（禮記）

火王而死（晉書）梅雨注（禮記）

熟而雨曰梅雨注（禮記）

東人呼爲黃梅雨（周處風土記）

三伏日以（史記）和粉雜生香（見賦）

大臣（漢書）彩合蕉葉氣（晉陶潛集）

之品有三（漢書）有蕉布有竹子布又有

爲馬雖精捶之殊（晉陶潛集）

皇太子納妃（晉書）扇動竹花涼（梁簡文帝集）

單竹扇二十（晉書）早菱生軟（梁簡文帝集）

和樂儀同苦熱（原注儀同謂沈炯）

好學涉經史（梁書）

安臨潁公唐瑾薦（梁書）

學士稱後記（梁書）

詠武帝多敬禮（梁書）

火井沉熒散（博物志臨邛有火井深二丈以竹木投之取火）

炎洲高談遐（晉書）

步中起南方有炎山焉山終冬火不滅正月二月火大有人以一月三月行（晉書）

鞭石未成雨（晉弘之荊州記浪山磐下一日一夜石水皆爲飛鏃中石則碎）

鞍爲誰（晉陶潛集）

鳴鳶不起風（見鳥射賦）

鞍陽石刷猶（晉陶潛集）

衛羅圖工有女字曰龜瑛（晉博物志）

羽翼扇女十二年中女（晉博物志）

思爲雙鳳舞（傅玄七謠本有火井深二丈以竹木投之取火）

與鳳共交歡（晉傅玄七謠）

成都侯王商成帝舅也常以（漢書）

上巳女子禊洛中去（晉書）

庚箋卷五 八

洗中女俊生女名曰摯（晉書）

然而生女（晉書）

合歡氣（晉陶潛集）

酒中歲晚採其香（晉陶潛集）

寂寥人事屏（晉陶潛集）

遲得隱墻東（後漢逸民傳）

和裴儀同秋日（北史）

遣條依白社（晉隱逸傳董京字威輦隱居白社）

徙二年報加使持（梁簡文帝集）

蜀土沃饒商賈百倍其家（梁簡文帝集）

鼎不爲也惡聆其聲（梁簡文帝集）

絕之文舉州人以（梁簡文帝集）

和粉雜生香（見賦）

彩合蕉葉氣（晉陶潛集）

越志蕉布有（後漢逸民傳）

扇動竹花涼（梁簡文帝集）

梁簡文帝集（梁簡文帝集）

梁孫通之殊（晉陶潛集）

皆同出而異名（梁簡文帝集）

單竹扇二十（晉書）早菱生軟（梁簡文帝集）

和樂儀同苦熱（原注儀同謂沈炯）

好學涉經史（梁書）

安臨潁公唐瑾薦（梁書）

學士稱後記（梁書）

詠武帝多敬禮（梁書）

火井沉熒散（博物志臨邛有火井深二丈以竹木投之取火）

炎洲高談遐（晉書）

步中起南方有炎山焉山終冬火不滅正月二月火大有人以一月三月行（晉書）

鞭石未成雨（晉弘之荊州記浪山磐下一日一夜石水皆爲飛鏃中石則碎）

鞍爲誰（晉陶潛集）

鳴鳶不起風（見鳥射賦）

鞍陽石刷猶（晉陶潛集）

衛羅圖工有女字曰龜瑛（晉博物志）

羽翼扇女十二年中女（晉博物志）

思爲雙鳳舞（傅玄七謠本有火井深二丈以竹木投之取火）

與鳳共交歡（晉傅玄七謠）

成都侯王商成帝舅也常以（漢書）

上巳女子禊洛中去（晉書）

庚箋卷五 八

洗中女俊生女名曰摯（晉書）

然而生女（晉書）

合歡氣（晉陶潛集）

酒中歲晚採其香（晉陶潛集）

寂寥人事屏（晉陶潛集）

遲得隱墻東（後漢逸民傳）

和裴儀同秋日（北史）

遣條依白社（晉隱逸傳董京字威輦隱居白社）

蜀土沃饒商賈百倍其家（梁簡文帝集）

鼎不爲也惡聆其聲（梁簡文帝集）

絕之文舉州人以（梁簡文帝集）

和粉雜生香（見賦）

彩合蕉葉氣（晉陶潛集）

越志蕉布有（後漢逸民傳）

扇動竹花涼（梁簡文帝集）

梁簡文帝集（梁簡文帝集）

梁孫通之殊（晉陶潛集）

皆同出而異名（梁簡文帝集）

單竹扇二十（晉書）早菱生軟（梁簡文帝集）

似東皐（魏阮籍集酌酒以自樂詩）
東皐之陽翰秦穫之秋以避當塗者之路（晉
書陶潛傳）

異南宮敬（晉孟儉子病不能相禮召其大夫曰我
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敬子問之南宮敬叔反
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貧同北郭驕（晉
魯仲連子曰齊將攻魯北郭騷子分倉粟發府金遺之騷子者蒙人也名蒘
金受）蒘吏覩秋水（史記滑稽傳淳于髡曰為
而無報者死不報而無恩往而無反者也）

妻紡落毛（列仙傳老萊子楚人也當時世亂逃世耕
於蒙山之陽墾土為室自食其力紡織為衣以供親極孝及楚王聞其賢
往聘之至門而還之至江南而止）

其遺粒足食（漢書蓋寬饒傳寬饒為司馬
以為士）

莫田家厭作勞（尚書豳風農夫之詩）

雲高栖遲終不定（後漢徐穉傳論曰徐穉不
屈其志嚴光不降其節雖夫天爵有貴於王侯而高尚之情邈然絕矣）

方欲湖沾袍（公羊傳曰公子友如陳葬桓公
卒反哭於廟泣沾袍）

詠閭花

詩佳春園物（詩豳風七月之詩）

蜂衙上蜜房（顧愷之啖蔗詩曰漸入佳境
見春秋）

名曰非是金爐氣（見梁武故事相家
以栢香聞數日理）

裏衣偏定好（應詩）

西門豹廟（史記滑稽傳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
令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
國志郭緣生述征記曰武城即期
思之邑也西門豹祠前祠東側有
碑陽起為宇祠堂東頭石柱
勒銘曰趙建武中所修也）

君子為利悔（左傳晏公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
一言而齊侯省刑魏志賢

胡傳迭臣松之以為
仁人之言其利博哉）

達人樹德深（左傳昭公七年孟僖子曰我
日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
其將在孔丘乎）蘋藻（孔子曰善為吏者樹德
由斯為（見宗懍荊楚歲時記）

南歌採蘋苹未（古詩）

十步而無芳者死不報
記尤甚內史過曰神聰
明正直而壹者也）

良識佩韋心（韓非子西門豹性
急常佩韋以
自緩（容範雖年代（魏武帝遺令曰吾婕妤妓人
向窓臨霍飛（漢書霍光傳光薨賜
梁冀玄宮二人朋其右）

疑逐舞（魏文帝善舞
似聽琴（見卜商
閨賦）漳流鳴石磵（謝靈運
石磴阪山水經注魏武
西東入通銅雀臺下伏
洋泉江
南賦）

和于少保遵儒周處士（按于少保
集關本詩）

冥漠尚遊俗（後漢張奐傳遷
劉根詩常恐遊俗宗不復見故人）

涼余向秦雖言異生死（晉郭象
同是不歸人昔余仕冠盖（見報
趙值子遵風（晉郭象尚詩風虛
王）

蜂衙上蜜房（顧愷之啖蔗詩曰漸入佳境
見春秋）

名曰非是金爐氣（見梁武故事相家
以栢香聞數日理）

裏衣偏定好（應詩）

西門豹廟（史記滑稽傳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
令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
國志郭緣生述征記曰武城即期
思之邑也西門豹祠前祠東側有
碑陽起為宇祠堂東頭石柱
勒銘曰趙建武中所修也）

君子為利悔（左傳晏公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
一言而齊侯省刑魏志賢

胡傳迭臣松之以為
仁人之言其利博哉）

達人樹德深（左傳昭公七年孟僖子曰我
日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
其將在孔丘乎）蘋藻（孔子曰善為吏者樹德
由斯為（見宗懍荊楚歲時記）

南歌採蘋苹未（古詩）

十步而無芳者死不報
記尤甚內史過曰神聰
明正直而壹者也）

良識佩韋心（韓非子西門豹性
急常佩韋以
自緩（容範雖年代（魏武帝遺令曰吾婕妤妓人向
窓臨霍飛（漢書霍光傳光薨賜
梁冀玄宮二人朋其右）

疑逐舞（魏文帝善舞
似聽琴（見卜商
閨賦）漳流鳴石磵（謝靈運
石磴阪山水經注魏武
西東入通銅雀臺下伏
洋泉江
南賦）

和于少保遵儒周處士（按于少保
集關本詩）

冥漠尚遊俗（後漢張奐傳遷
劉根詩常恐遊俗宗不復見故人）

涼余向秦雖言異生死（晉郭象
同是不歸人昔余仕冠盖（見報
趙值子遵風（晉郭象尚詩風虛
王）

蜂衙上蜜房（顧愷之啖蔗詩曰漸入佳境
見春秋）

名曰非是金爐氣（見梁武故事相家
以栢香聞數日理）

裏衣偏定好（應詩）

西門豹廟（史記滑稽傳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
令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
國志郭緣生述征記曰武城即期
思之邑也西門豹祠前祠東側有
碑陽起為宇祠堂東頭石柱
勒銘曰趙建武中所修也）

君子為利悔（左傳晏公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
一言而齊侯省刑魏志賢

五柳更應春（柳）　書齋新先漫有五柳先生　遂令從渭水投竿
往江濱（楚辭曰漁父既見屈原放逐乃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遂去）　時屈原流放澤畔行吟也尚友萬古不自得及過湘水投書以弔之）　已百餘年矣（班固幽通賦曰）

傷王司徒（王導字茂弘琅琊臨沂人晉元帝為安東將軍鎮下邽導為司空軍諮祭酒從元帝渡江元帝為丞相導為軍諮祭酒丞相公薨導為司徒）　疑作褒（史記范雎至秦宣太后聞其賢使王稽召之入秦昭王跪而請曰先生何以教之范雎謝而不應至再三乃跪而請曰先生何以教之）　名高六國（史記蘇秦說趙肅侯曰臣聞天下之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　其（見上）　疑（見上）　假重十城（史記蘇秦說趙肅侯曰臣聞天下之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

昔開王子晉（列仙傳曰王子晉好吹笙作鳳凰鳴遊伊洛之間）　輕舉逐神仙（列仙傳曰王子晉好吹笙作鳳凰鳴遊伊洛之間）　言若稍善（莊子曰稍食之蟬）　超得前賢（晉書曰阮籍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歎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

四海皆流寓非（後漢書曰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也）　為獨播遷（見一卷）　意中台輔（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元（見上）　凱（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表（見上）　東（見上）　征（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少（見上）　日（見上）　遠（見上）　謀（見上）　華（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君（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當（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風（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燭（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前（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心（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賦（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自（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君（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鐘（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鼎（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族（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仍世（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敝（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北（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乃（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臨（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宛（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以（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校（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與（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足（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轄（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此（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乃（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後（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時（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美（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陽（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得（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轄（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歟（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皆（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北（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向（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色（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賜（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爾（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皆（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隨（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後（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子（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保（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劉（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果（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與（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勢（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工（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左（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之（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張（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敞（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孤（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日（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鼎（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鸞（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翮（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殊（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志（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諫（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國（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貴（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年（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部（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璞（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袁（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之（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曰（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淮（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水（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絕（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于（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吳（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袁（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盎（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傳（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仙（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都（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賢（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人（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工（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賈（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刀（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相（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之（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以（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為（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必（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勸（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三（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公（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封（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常（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侯（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而（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指（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掌（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臣（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此（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家（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年（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下（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江（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常（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將（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翩（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翼（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於（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宮（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在（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即（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作（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書（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案（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一（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板（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去（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官（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留（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以（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待（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名（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氏（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春（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秋（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天（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公（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約（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於（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袁（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安（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傳（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曰（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王（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得（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而（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治（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之（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金（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帛（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三（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十（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六（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日（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權（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重（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足（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以（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傾（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人（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主（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小（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卓（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一（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何（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快（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與（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國（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論（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秦（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公（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謀（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文（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王（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伯（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者（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當（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陽（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上（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非（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被（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遜（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高（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帝（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傳（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仙（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都（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當（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陽（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上（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圍（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被（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攜（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帶（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也（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許（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上（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遺（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之（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三（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十（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六（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日（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拔（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龍（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救（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鉅（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鹿（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之（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日（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君（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解（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圍（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見（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東（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百（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年（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部（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張（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袁（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之（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曰（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淮（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水（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絕（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于（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吳（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袁（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盎（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傳（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仙（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都（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賢（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人（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工（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賈（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刀（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相（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之（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以（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為（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必（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勸（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三（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公（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封（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常（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侯（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而（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指（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掌（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臣（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此（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家（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年（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下（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江（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常（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將（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翩（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翼（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於（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宮（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在（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即（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作（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書（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案（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一（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板（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去（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官（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留（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以（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待（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名（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氏（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春（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秋（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天（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公（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約（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於（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袁（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安（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傳（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曰（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王（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得（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而（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治（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之（晉書曰荀勗字公曾潁川人也）

平長埋王仲宣（王粲字仲宣）山簡雅記工仲
仟宣號泥下潛性栢谷移松檟（晉王濟
葬栢谷山大營塋域陽陵貴墓田（漢書李蔡以大將
葬垣周四十五里陽陵地陽陵
當得二十畝蔡盜取三畝頗
貴得四十餘萬當下獄自殺）陳路秋風起寒堂已颯
上東門遊望北部山火印
馬江楊一搖落（晉顧駿門揚州別駕）時然（晉書載記苻堅傳王猛
無火而煙氣大起）方假慧燈輝（華嚴經淨慧菩薩
入所炙（晉書王濟好炙）今爲人所憐（見前）
又玄（老子玄之又玄）故人傷此別（晉陸機別賦）將恨滿泰川定名於
此定（晉周札傳王導謀
曰禮閣格定諡）陽館使余思舊篇（晉向秀思舊賦序余少與嵇康呂
安友呂止其兄巽不軌之才其後各以
事見法經其舊處於時都人有吹笛者發音寥亮追
懷往昔遊晏之好故作賦云所謂黃河以況舟今經山
陽之舊居）

庾子山集卷五　十三

庾信

仰和何僕射還宅懷故

榮閣旦朝罷（晉陸雲集賦官寮
中暮罷晉外臺御史臺謂之三臺）千金笑（後漢祖駟傳北俗
貴惡臺謂之三臺）徒勞五日歸（史記萬石君傳建爲郎中令每五日
洗沐歸）親入子舍（北宮曰朝
舊館朝未掃（司馬相如上林賦）門柳如絲老（漢律更五日得一下
沐言休息以洗沐也）步檐步廊也（顏
古篆字又作檐）蘭房塵（王逸注楚辭曰塵飾也）步出閨房苔生
理曲處（漢仇覽爲蒲亭長百姓
衣冠共事之）網積文機（見魏
都賦）故慈神理定何從（見傷
丁）

贈周處士（見尋周處士）

九丹開石室（見小園賦）三徑沒荒林（見哀江南賦）仙人翻可見
望見處帳帷合帝居他縣望見
好女似季夫人之狀）願得不（頗
出）方假慧燈輝（華嚴經淨慧菩薩
洛城曉（潘岳閑居賦洛城東
陌桑晨晞有洛城
吳門園大見
市其九也）

送見法師葬（僧見支法師許詢
支法師誄）

龍泉今日掩（左傳子產
生玄菟珠林晉沙門之所
衆情舍即慧遠沙門之所
經律僧坐窗中作十八變神
變在於石內諸天供養佛影
石窗志漢書扶餘王夢用天
柿大明神師每於松枝談論）

庾信卷五　十四

象傳象字如此老莊能
行每云龍象吼如慧遠法師
遠山僧寺香起遊氣
籠其上則氛氳（音烟）若烟雲式廣山記石
門北巖即松林也有數百
株如騅鬣尾驪鬣尾松枝
秩臣日華覽會注記青
松爲濟尼白連冶羽扇
數重尚聞香閨梵（淨名義云
入不二門時維摩默然
鐘法苑珠林鼓山竹林寺是
此重造寺移丁佛殿及
素像至今現存南史宋武
帝初亭
北宮曰朝
馬相如上林
賦）門柳如絲老（漢律更五日得一下
沐言休息以洗沐也）步檐步廊也（顏
古篆字又作檐）蘭房塵（王逸注楚辭曰塵飾也）步出閨房苔生
理曲處（漢仇覽爲蒲亭長百姓
衣冠共事之）網積文機（見魏都賦）故慈神理定何從（見傷
丁）

贈周處士（見尋周處士）

九丹開石室（見小園賦）三徑沒荒林（見哀江南賦）仙人翻可見
望見處帳帷合帝居他縣望見
好女似季夫人之狀）願得不（頗
出）方假慧燈輝（華嚴經淨慧菩薩
洛城曉（潘岳閑居賦洛城東
陌桑晨晞有洛城
吳門園大見
市其九也）

送見法師葬（僧見支法師許詢
支法師誄）

龍泉今日掩（左傳子產
生玄菟珠林晉沙門之所
衆情舍即慧遠沙門之所
經律僧坐窗中作十八變神
變在於石內諸天供養佛影
石窗志漢書扶餘王夢用天
柿大明神師每於松枝談論）

庾信卷五　十四

象傳象字如此老莊能
行每云龍象吼如慧遠法師
遠山僧寺香起遊氣
籠其上則氛氳（音烟）若烟雲式廣山記石
門北巖即松林也有數百
株如騅鬣尾驪鬣尾松枝
秩臣日華覽會注記青
松爲濟尼白連冶羽扇
數重尚聞香閨梵（淨名義云
入不二門時維摩默然
鐘法苑珠林鼓山竹林寺是
此重造寺移丁佛殿及
素像至今現存南史宋武
帝初亭
北宮曰朝
馬相如上林
賦）門柳如絲老（漢律更五日得一下
沐言休息以洗沐也）步檐步廊也（顏
古篆字又作檐）蘭房塵（王逸注楚辭曰塵飾也）步出閨房苔生
理曲處（漢仇覽爲蒲亭長百姓
衣冠共事之）網積文機（見魏都賦）故慈神理定何從（見傷
丁）

贈周處士（見尋周處士）

九丹開石室（見小園賦）三徑沒荒林（見哀江南賦）仙人翻可見
望見處帳帷合帝居他縣望見
好女似季夫人之狀）願得不（頗
出）方假慧燈輝（華嚴經淨慧菩薩
洛城曉（潘岳閑居賦洛城東
陌桑晨晞有洛城
吳門園大見
市其九也）

送見法師葬（僧見支法師許詢
支法師誄）

龍泉今日掩（左傳子產
生玄菟珠林晉沙門之所
衆情舍即慧遠沙門之所
經律僧坐窗中作十八變神
變在於石內諸天供養佛影
石窗志漢書扶餘王夢用天
柿大明神師每於松枝談論）

庾信卷五　十四

象傳象字如此老莊能
行每云龍象吼如慧遠法師
遠山僧寺香起遊氣
籠其上則氛氳（音烟）若烟雲式廣山記石
門北巖即松林也有數百
株如騅鬣尾驪鬣尾松枝
秩臣日華覽會注記青
松爲濟尼白連冶羽扇
數重尚聞香閨梵（淨名義云
入不二門時維摩默然
鐘法苑珠林鼓山竹林寺是
此重造寺移丁佛殿及
素像至今現存南史宋武
帝初亭
北宮曰朝
馬相如上林
賦）門柳如絲老（漢律更五日得一下
沐言休息以洗沐也）步檐步廊也（顏
古篆字又作檐）蘭房塵（王逸注楚辭曰塵飾也）步出閨房苔生
理曲處（漢仇覽爲蒲亭長百姓
衣冠共事之）網積文機（見魏都賦）故慈神理定何從（見傷
丁）

贈周處士（見尋周處士）

九丹開石室（見小園賦）三徑沒荒林（見哀江南賦）仙人翻可見

隱士更難尋籬下黃花菊見孟浩然過故人莊 丘中有鳴琴陶潛白雪遙空落桓伊梁塵入聽深 帝使素女鼓五弦琴曲名 方欣松葉酒本堂松葉釀松節酬白雪是天皆可爲酒 能已疾 和春日晚景宴昆明池

春餘足光景元帝採蓮賦夏 始春餘年衆戲賦 趙李侍經過晉沈約稽 再遊咸陽中趙李相逢迎趙 上林挑腰細漢宮傳歌舞 日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詳馬射賦 新豐酒徑多見卷 小船行釣鯉三輔黃圖漢昆明池武帝元狩三年穿長安西南 問圖十里廟記曰池中後作豫章大船可載萬人上 起宮室因依遊處養魚以 新盤待摘荷梁劉孝威和 給諸陵祭祀餘付長安廚 屈原 羅璧步余馬於蘭皐徐 步入于柏 回自臨盤 蘭皐往稅駕 曹植洛神賦稅駕乘舊 庾雲卷五 十五

何處有凌波見 江 送益出河陘見應 鴻正離杯促 歸軒下賓館 對宴齊使 南賦 賓客集委冗 席 歌工別曲僕 毛傳知孫劉之聘也 林寒木皮摩 見和張 沙迴雁飛低 故人倘相訪知余已執珪 禮記曲 使所以 市信也

聘齊秋晚館中飲酒

欣茲河朔飲 眞 飲江 遵著陸河朔有避暑飲酒 才 漢賈誼他將 學申韓 纔擅權 紛亂諸事 落雷西征賦 賈生洛陽之 年少初

才殘秋欲屏 虞班婕妤詩 雲新裂素鮮潔如霜 于孤枕動 張成合歡扇團團似明月出入君 懷袖動 張衡微風發 秋節至京 雖 傷我絲竹音 曲名 方欣松葉酒本堂松葉 釀松節酬 客來共此飲 文選鄒長 能已疾 和遊仙吟 文選郭 有遊仙詩

漳流鴈二水 書疏引地理志清 大雁出 泉北至 漳水出長子鹿 東 日色下三臺 晉拜 子 初入清 淵 朝屏日被 齊收宋帝紀天 金 三十餘萬人 晉三臺於 鄴 日金鳳金武 日 鼎湖水出上 帝 山 鼎湖 龍 水井山 皆七 日無因侍清夜同此月徘徊見對 燭見對

記 洞 潮 潮水上則鳴 龍 線 李 海 蜃石 羅 清 雷 雨 電 記 舟 龍 舟 於 大 沼 注 舟 以 鳥 爲 形 船 今 吳 之 青 雀 舸 時看青雀舫 穆天子傳 天子乘鳥 舸 遠望洪 吾 舟 桂舟迴 遠望洪 兮 桂 舟

遊客重相歡連鑣出上 闕 班 岡 東 駢 轡 鑣 馬 銜 也 詩 北 頌 萬 賦 值泉傾蓋 詔 應 鴻正離杯促 歸軒下賓館 對宴齊使 南賦 賓客集委冗 席 歌工別曲僕 毛傳知孫劉之聘也 林寒木皮摩 見和張 平湖泛王軸 梁簡 飲 廣雅 白頭如 新 逢花駐馬看 見傷 司徒 大市 華 翔 川曲 高堰歌金 樊 朱曰落 出有泉 玉 神 美 春 舟 鈴馬鞭與客 轡 也 詩 北 門 出有泉 周 地 姬 云 去已久 水 中道岡荷氣 中流覺水寒

秋光鵰晚天鷁舸泛中川 晉書畫工顧愷之 首以檝江神 密菱 障洛鳥高荷沒釣船碎珠縈斷菊見山 菊 殘絲繞折蓮 獨酌 簫序 齊 落花擢十酒 陳後 主集 落雨 序 齊 十酒 人 謝朓在郡臥病 時秋藕折輕絲

效之作獨酌諸橘烏送一絃兒和趙子

見遊春人

長安有狹邪(望漢樂府有長安有狹斜桑中路名)金穴盛豪華(後漢書郭況爲大鴻臚帝數幸其第賞賜甚多京師號況家爲金穴)連翩勒上馬(向史宋知儉傳好駿馬遊遨里巷過賓自呼)亂棄擲行車(兄緒客至輒索酒得酒必傾竭乃去)少年場(見春)那能學啜酒(無處似)深紅蓮子艷(細錦鳳凰花(見春)

巴(顏會晚唱水調歌巴爲尚書令出鎮巴郡後徵之有司奏巴不敬白衣領職巴固辭乃以白衣領尚書事本傳成都市人大出牋門觀之巴不爲動)巴獨後到又飲酒三斗乃去(晉書本傳成都市人大出牋門觀之巴不爲動)

別周尚書弘正(弘正陳郡人)

大常聊假宮尚書年在長安迎官帝三年自周還

庾簽卷五　七

扶風石橋北(三輔舊事秦造橋廣六丈高五丈石柱以南函谷故關前)

渭濱北(渭濱水北)扶風(漢扶風郡)石橋(漢書張敞爲京兆尹以掌之號爲石橋)

逢知幾年黃鵠一反顧(漢書蘇武詩黃鵠一遠別千里顧徘徊)

羣卷五　八

扶風石橋北(三輔舊事秦造橋廣六丈高五丈石柱以南函谷故關前)

渭濱北(渭濱水北)扶風(漢扶風郡)石橋(漢書張敞爲京兆尹以掌之號爲石橋)

逢知幾年黃鵠一反顧(漢書蘇武詩黃鵠一遠別千里顧徘徊)

悲不已徙勞滅基殺(漢書蘇武傳武留匈奴十九年始得還)

別席慘無言離悲兩相顧(古詩君今棄我去兩相顧)君今蘇武橋(見雜錄)

朱路(見報趙王賜詩)關山復千行(河水乘氷度(見宋玉神女賦)

著朱鳥知余在玄菟(見擬

別廬七入蜀

峻嶺拂陽烏(黃狄曰一名陽烏)長城連獨都(華陽國志元鼎二年立成都十二門於是郡縣多城觀矣)石銘悲劍壁(晉書水載文牧爲蜀郡太守載隨文入蜀作劍閣銘)

沙洲聚陣鷗(見宋山水詩)其文世嘗遣使摹寫以示之(後漢書張敏見而奇之)

長半股(周髀曰勾廣三股修五)樹古半心枯(史記田橫田儋兄弟三人歲分時其後諸呂用事迫橫橫之故客三百餘人入海居島中高帝聞之以爲橫在海中不收恐爲亂乃使使赦召橫橫與其客乘傳詣雒陽未至三十里橫自剄)由來兄弟別(其念一荊株(晉書

集001-535

王子從邊服臨邛借第如（漢司馬相如傳文君謂相
假貧猶足以爲生
賦第如曰第俱如卿即從昆弟
益局使吏以他句爲之
用相比校不誤一道
從禪書上見封泰山
照磐裙（見上論文報潘岳詠史答應張（魏應璩詩注時曹爽
多違先度璩作
百一詩以諷
盛七興（左傳晉侯
副車光乘
莊莊實宇宙（莊子往古
日天道無親
常與善人
大夫傷魯道（詩齊
風南山
君子念殷墟（見和
張侍
中程鄉既開國安平遂能封（後漢時班超
超弟
固與書
曰張仲
武亦記之與修同
魏武亦有七興八乘之
官
魏明帝
於芳林
園大會
羣臣
賦詩曰小
子終然
悠遊
太初（雲笈七籤老君太上虛無
自然本起
經道
開太初
而
生
元
元
生
氣
氣
生
神
神
生
道
道
生
一
一
生
天
地
人
萬
物
）
庚桑卷五
王

興雲檐莢脫（淮南子說山訓之意三月
雨
燒雞杏花初（雞知用杏
花生種
百穀
開雞
鳴
稻
熟
）
六月蟬鳴稻（郭義恭廣志
蟬鳴
稻
七月
熟
）
千金龍骨渠（見和
谷口播菡奮（見
和
）
自慚循短綆（淮南子
短綆
不可以汲深
體猶瘠淮南疾未祛（見
司馬
相如
）
似過昌邑（宿氏青秋文
王啓昌
邑
）
欲盡溱陽歡（見梁江
淹
）
忽
忽
（見
梁
江
淹
）
茂陵
（見
梁
簡
文
）
尚長沮
（見
梁
簡
文
）
方欲問長沮
（見
梁
簡
文
）
承毒水（見梁江淹
）
招隱詩曰小
隱隱林藪
大隱隱
朝市
遠之秘

弱齡參顧問（謝靈運初往羣舒遊補中書舍人每預顧問機務多所諮詢）苦潛吹噓（見小緣僊垂學市）長楊擾（見和劉長楊）直廬（見小緣僊垂學市）擾（見和劉長楊）園賊（見小緣僊垂學市）連盟（史記鄭世家鄭伯與許叔盟）棟（史記鄭世家鄭伯與許叔盟）鄭（史記鄭世家鄭伯與許叔盟）於邑（泰鄭君乙立二年鄭伯）泰（泰鄭君乙立二年鄭伯）鄭君乙（泰鄭君乙立二年鄭伯）反（詩韓奕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韓（詩韓奕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城（詩韓奕溥彼韓城燕師所完）韓（詩韓奕溥彼韓城燕師所完）哀（詩韓奕溥彼韓城燕師所完）溝（詩韓奕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仁義及亡（徐博物志僊人王子喬仙去七百年後復還緱氏山頭舉手謝時人云我本能以道教之及至新城棄捐於城北）南冠今別楚（莊子惠子謂莊子曰今有大樹人謂之樗）荊玉遂遊（莊子惠子謂莊子曰今有大樹人謂之樗）泉壯卧寒（莊子惠子謂莊子曰今有大樹人謂之樗）村（莊子惠子謂莊子曰今有大樹人謂之樗）吾有大樹人謂之樗（見竹杖賦）樗（見竹杖賦）及第一首（見竹杖賦）猶解獨漁（漢陰逢荷蓧（見漢陰逢荷蓧及第一首）

少加（孤露母兄見贈）經學性復（孤露母兄見贈）爲肉緩（孤露母兄見贈）拔林求木實（高山仰止）高山仰止（高山仰止）貧賤（高山仰止）食不實（高山仰止）拂雪就圖蔬（齊陶潛讀山海經）齊（齊陶潛讀山海經）陶（齊陶潛讀山海經）潛（齊陶潛讀山海經）讀（齊陶潛讀山海經）山海經（齊陶潛讀山海經）蒔（齊陶潛讀山海經）園我（園中植）園（園中植）濁醪（并序）并（并序）寵（并序）人曰（并序）門有（并序）長者（并序）隻雞（并序）二十餘（并序）餘酒（并序）酒一（并序）一盃（并序）盃（并序）古讀（并序）讀字（并序）字（并序）名蟹（并序）蟹膏（并序）膏取（并序）取醺（并序）醺之（并序）之使（并序）使肉（并序）肉腐（并序）腐野情（并序）情風月（并序）月贈（并序）贈史（并序）史部（并序）部尚書（并序）書客（并序）客（并序）爲（并序）爲世（并序）世說（并序）說（并序）徐（并序）徐邈（并序）邈（并序）爲（并序）爲尚（并序）尚書（并序）書郎（并序）郎（并序）郎中（并序）中（并序）并（并序）序（并序）

雪就圖蔬（齊陶潛讀山海經）潛讀（齊陶潛讀山海經）讀山海經（齊陶潛讀山海經）山海經（齊陶潛讀山海經）蒔園（園中植）園中植（園中植）植（園中植）濁醪（并序）并（并序）序（并序）并序（并序）

肉緩（孤露母兄見贈）見贈（孤露母兄見贈）

貧賤（高山仰止）賤食（高山仰止）食不（高山仰止）不實（高山仰止）

少加（孤露母兄見贈）加（孤露母兄見贈）孤露（孤露母兄見贈）露母（孤露母兄見贈）母兄（孤露母兄見贈）兄見（孤露母兄見贈）見贈（孤露母兄見贈）

經學（并序）學性（并序）性復（并序）復躬（并序）躬務（并序）務農（并序）農而（并序）而來（并序）來孔（并序）孔子（并序）子乃（并序）乃下（并序）下求（并序）求之（并序）之至（并序）至於（并序）於澤（并序）澤叫（并序）叫方（并序）方引（并序）引其（并序）其綿（并序）綿、阮籍（并序）阮（并序）籍長（并序）長嘯（并序）嘯、思（并序）思酒（并序）酒一（并序）一盃（并序）盃味（并序）味徹（并序）徹稽（并序）稽康（并序）康懶（并序）懶著（并序）著論（并序）論、（并序）、謝（并序）謝靈（并序）靈運（并序）運山（并序）山居（并序）居賦（并序）賦、（并序）、潘（并序）潘岳（并序）岳閑（并序）閑居（并序）居賦（并序）賦、（并序）、陶（并序）陶淵（并序）淵明（并序）明歸（并序）歸去（并序）去來（并序）來辭（并序）辭、（并序）、庾（并序）庾子（并序）子山（并序）山集（并序）集有（并序）有小（并序）小園（并序）園賦（并序）賦、（并序）、顏（并序）顏延（并序）延之（并序）之庭（并序）庭誥（并序）誥、（并序）、王（并序）王子（并序）子淵（并序）淵、（并序）、任（并序）任子（并序）子、（并序）、阮（并序）阮瑀（并序）瑀、（并序）、應（并序）應瑒（并序）瑒、（并序）、劉（并序）劉楨（并序）楨、（并序）、左（并序）左思（并序）思、（并序）、潘（并序）潘尼（并序）尼、（并序）、陸（并序）陸機（并序）機、（并序）、陸（并序）陸雲（并序）雲、（并序）、張（并序）張協（并序）協、（并序）、張（并序）張載（并序）載、（并序）、何（并序）何劭（并序）劭、（并序）、王（并序）王粲（并序）粲、（并序）、傅（并序）傅玄（并序）玄、（并序）、傅（并序）傅咸（并序）咸、（并序）、摯（并序）摯虞（并序）虞、（并序）、皇（并序）皇甫（并序）甫謐（并序）謐、（并序）、束（并序）束晳（并序）晳、（并序）、成（并序）成公（并序）公綏（并序）綏、（并序）、孫（并序）孫楚（并序）楚、（并序）、孫（并序）孫統（并序）統、（并序）、孫（并序）孫綽（并序）綽、（并序）、許（并序）許詢（并序）詢、（并序）、郭（并序）郭璞（并序）璞、（并序）、李（并序）李充（并序）充、（并序）、殷（并序）殷仲（并序）仲文（并序）文、（并序）、王（并序）王羲（并序）羲之（并序）之、（并序）、謝（并序）謝安（并序）安、（并序）、王（并序）王珣（并序）珣、（并序）、王（并序）王獻（并序）獻之（并序）之、（并序）、王（并序）王徽（并序）徽之（并序）之、（并序）、王（并序）王薈（并序）薈、（并序）、王（并序）王恬（并序）恬、（并序）、王（并序）王凝（并序）凝之（并序）之、（并序）、王（并序）王胡（并序）胡之（并序）之、（并序）、王（并序）王修（并序）修、（并序）、王（并序）王脩（并序）脩、（并序）、王（并序）王濛（并序）濛、（并序）、王（并序）王蒙（并序）蒙、（并序）、王（并序）王洽（并序）洽、（并序）、王（并序）王珉（并序）珉、（并序）、王（并序）王坦（并序）坦之（并序）之、（并序）、王（并序）王忱（并序）忱、（并序）、王（并序）王恭（并序）恭、（并序）、王（并序）王獻（并序）獻之（并序）之、（并序）、王（并序）王珣（并序）珣、（并序）、王（并序）王僧（并序）僧虔（并序）虔、（并序）、王（并序）王筠（并序）筠、（并序）、王（并序）王規（并序）規、（并序）、王（并序）王籍（并序）籍、（并序）、王（并序）王褒（并序）褒、（并序）、王（并序）王訓（并序）訓、（并序）、王（并序）王融（并序）融、（并序）、王（并序）王僧（并序）僧孺（并序）孺、（并序）、王（并序）王儉（并序）儉、（并序）、王（并序）王暕（并序）暕、（并序）、王（并序）王泰（并序）泰、（并序）、王（并序）王規（并序）規

和趙王看妓

綠珠歌扇薄飛燕鬱彩長琴曲隨流水簫聲逐晚風

見步虛細纓纏鐘格詞春賦細纓纏鐘格圓花釘鼓心一作齊風動羽旄級花迎鼓點

答賜酒

仙童下赤城仙酒簡王平見步虛詞野人相就飲山鳥一聲歌

羣鶯細雪翻沙下寒風戰鼓鳴此時逢一醉應枯反

更榮程曉女詞春榮秋拍自然之理

庾肩吾卷五　五

答賜酒齎

雲光飄亂眼雲光句雜芳夢中難言見終成亂眼花風聲持噤心冷猿披

雲嘯寒魚抱凍沉今朝一壺酒實是勝千金負恩無

以報惟知就竹林說苑趙簡子謂陽虎曰惟

正旦蒙趙王賚酒

正旦辟惡酒新年長命杯珍澤除百疾崔寔四民月

令正月之朝進酒降神畢室家無大小次列先祖之

前子孫各上椒酒於其家長稚順坐幼者飲畢更

相賀賀畢乃出也

柏葉隨銘至風土記正旦漢官儀正日以柏葉酒上椒花逐

流星向椀落浮蟻對春開晉元日上椒花頌

渤七命浮蟻星沸注酒上有浮者如蟻故云浮蟻星沸言其客多也成都已救火蜀使

何時還見遊

衛王贈桑落酒奉答

見帝子也封衛國公州牧建德中進爵爲王

愁人坐狹斜見遊喜得送流霞見和人跋窓催酒熟

高書華卓爲吏部郎酿酒熟卓因索去其甕

開取酒飲之拿酒者爲是盜就視之乃畢

更部也遂引主人

蓋覺倒取酐而去停杯待菊花見毋霜風亂飄葉寒

水細澄沙高陽今日晚應有接羅斜見前

就蒲州使君乞酒

蒲州使君乞酒一車米送花史劇飢紀天和

蕭瑟風聲慘蒼茫雪貌愁集石貌雪詩烏寒栖不定

池凝聚未流蒲城桑葉落滿岸菊花浮見賜酒

朝飲見秋晚分勸東陵侯見正員

蒲州刺史中山公許乞酒一車米送

六年以中山公謂爲付尚獨宗室傳晉公讓

表大統十三年進封中山公魏元年襲諫

世子訓爲蒲州刺史其年襲位固辭不許

盛徙蒲州復加趙京師至同州薨贈趙王

細柳望蒲臺見馬射賦及圖起長河始一通見傷心阪秋桑幾過

落酒見聊春蟻未曾開泥約休沐寄懷詩新酒本春撰浮蟻

駐射堂槌輪稍可催始見射成賦正旦進柏葉酒上椒花逐

千日飲舊逐中山來見燈賦

人輸率有槌輪之質只言

答王司空餉酒

即于家也

傷十引徒

今日小園中桃花數樹紅開君一壺酒細酌對春風
未能扶畢卓見王衛猶足動王恭見和嗣七數
判不及杯中晉陶潛集責子詩且進杯中物

舟中望月

舟子夜離家泛舟出於招招開船望月華進酒上於招山川
疑有雪岸白不聞沙見王恩求御風蘇峻兵用金
星橋視桂花晉郭璞遊仙詩桂樹叢生山之幽
灰飛重暈圍潘岳閑居賦月暈圍而雨作
欲棄泥龍見周易大夫

詠春近餘雪應詔

送寒開小苑迎春入上林見晉傅玄歌
隔心待花將對酒留雪凝彈琴處士陪遊愧並作

望月

夜光流未曙周處風土記月旦到南端名曰夜光既
光金波影尚除見晉傅玄明月皎夜光形容北方七月
舍風異九華宋何承天如淳曰九華帳也
箕新半壁上桂滿獨輪斜見晉傅玄明月皎夜光形容北方七月

見春賦無假逐靈槎拾遺記堯登位三十年有巨查浮於西海查上有光夜明
望其光乍大乍小若月之出入矣杳常浮繞四海十二年一周天名曰貫月查
乘舟聊可望

對雨

繁雲猶暗嶺積雨未開庭晉張協雜詩翳翳結繁雲森森散雨足
夜清臨晚景疏索望寒階濕庭疑墜露搏風卷落槐
日氣斜還冷雲峯晚更霾見和從爲可憐數行雁點點遠
夜栖誰子鳥
孤飛

和韻川公秋夜初學記作上官儀
次寥空色遠休玉九般元鏡天高秋分
洞浦落遵渚留宗室傳玄之舟艦清鴻飛
風送巢燕爾雅鳳皇鳴王尚之舟艦遵渚
賴舍宵轉羅于地氣風則大和冷風則小和峻雉聆金柝虞
朝顏霞而暮特詩和法建東西會臺切銀箭何
浮箭爲刻下漏數刻以考中星昏明生焉詳和從鳥
詠書屏風詩二十五首初學記第一作侯客
王因書屏風錄古賢烈士及近代輕豔諸詩以充圖畫是
時子山仕於周朝遷爲之詠耳
庾蒙卷五 元
侯客重連鑣見和吳金鞍彼桂條梁元帝集答齊侯
翁細塵鄰路起鶯花亂馬名重出
渥馬仝騎歸鞍提日晚爭路上河橋見春賦
浮橋翠蓋擁蓋凡有五種皆飾以翠羽
崇迎客至見春賦山滿坡水紋恒獨轉風花亂自來
從東山海邊而來必以彼女居
停車小苑外見春賦下渚長橋前世說注引郭子曰傳金柝於夜
橋有蒼蛟鄒西卿時謂鄒中二客同鄉處也見和吳
絲繞折鞠法師見和吳菱葉映低蓮遙望芙蓉影直言水
底魚自陽翻出南海有雌蓮夜則花底人水採蓮亦名芙蓉
昨夜鳥聲春鶯鳴動四鄰今朝梅樹下定有啄花人
流星浮酒泛見賽粟瑱繞杯唇鄒陽酒賦名出
一片雨嗅作陽臺神見雲
遊遙遊桂苑梁邱賀青衣賦河上趙
知歡未足橫琴坐石根見舞
三春促盛聚見報趙王八節管絃遊石險松橫嶺崖
緊流小橋飛斷岸高花出迴樓定須催十酒見和吳
庾蒙卷五 李
將來宴五侯漢元后傳王莽大興
元鄉論子元崇少子元平二年上悉封舅
盛都侯立紅陽侯根曲陽侯逢時高平侯五人同日
封故世謂之五侯哀帝即位聞知王氏勢盛心不能
舊後司隸校尉解光奏曲陽侯根及根兄弟成都侯
天子遣視城門兄爲應人歸故都
高開千尋起長廊四注連司馬相如上林賦高廊四注注謂注水
四歌聲上扇月見春賦舞影入琴弦閑注通也
遶洞水繞窓外山花
卽眼前但願長歡樂從今誓百年
日晚金槌絡一作古樂府朱軒流水車漢馬皇后紀太后
出前過洛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車如流水馬如遊龍左傳注軒大夫車
兒健拳歌夔飄夾路花潘尼連珠賦珍連而貫棟注珍寶也
定迎劉碧玉

見結客少年場將過坐龐華見春非是高陽路莫是接羅斜見對酒歌

徘徊出桂苑見于賦徙倚花林疑作臨林傍之集蜘賦云遙白託乎高林尚琼門酒尔賦後宮則有蘭林披香下椅先酌酒見春賦跂石始調琴見樂府

松石清泉上使於石上彈琴賜以銀鍾酒謝曰相貨有盡意蒲低猶抱節竹短未空心絕愛猿聲迎催傳花遥深

千尋木蘭館左思魏都賦注百尺芙蓉堂落日低蓮舟行雲礙芰衆見和同泰寺流水桃花色見對酒歌春洲杜若香見宋江南賦就階猶不進催來上坡非海錄碎事東南有謝公妓卷五

三

擣衣明月下靜夜秋風驚錦石平砧面見温子昇集蓉衣詩旧佳人錦石梁元帝集採蓮賦綠蓮房接柱腰綠房今案蓉謂蓮實也秋韻新聲入手調寒衣須及早將寄霍嫣霍嫣去病為急飾迎繅娥見晉

出沒看樓殿間關望綺羅江淹別賦與綺分明上林春徑密見春賦浮橋梯路長階辭道鄭集陌氏碑園龍媒逐細草見京江南賦崔氅映垂楊見上舞流水赴弦歌見步虛詞細管吹蘆竹新杯捲半荷見和趙王南宮寇蓋下杜田正謬漢建尚書百官所名曰南宮蓋取象天官書南宮朱雀詩報趙王日暮風塵多見京江南賦白石春泉上琴歷琴曲有石泉誰能待月光

玉柙珠簾捲漢武故事以白珠為簾飛瑁相之金鈎翠幌懸見婺女堂內

荷香薰水殿閣影入池蓮平沙臨浦口高柳對樓前上橋還倚望遥看採菱船西京雜記太液池中有採菱舟高閣干尋跨重橋石丈餘雲度三分近花飛一倍低次簫迎白雀吹簫流白雀見照鏡舞山雞見鏡照見何勞愁日暮未有夜烏啼見樂府

河流值淺岸飲轡暫經過弓衣濕濺水馬足亂橫波半城斜出樹水經注鄒縣東莞縣城有一百四十間不周樹級日按而史王敦傳敦拿湖將軍朱超石胡落自半城長林直枕河范曄樂志漢有胡落之曲遊俠客不長風塵多度橋猶徙倚見第五伯坐石未傾壺皆陶倚集有琴臺漫草

卷五

開長坪見馬射賦行鶯繞細屏神仙傳有鶯繞屏事遠行勞者食鹽玉杯盛之鶯不去病愈沙洲雨雀過石路一松孤自可尋丹竈江淹別賦尋丹竈而不顧

何勞憶酒壚見有鳥上林春徑密見春賦浮橋梯路長階辭道鄭集陌氏碑園龍媒逐細草見京江南賦崔氅映垂楊見上色見對酒歌山如甲煎香見鏡賦白石春泉上流誰能待月光泉上琴歷琴曲有石

白石春泉滿黃金新坪開成里車先度蘭池馬即來見馬射二賦落花承舞席春衫拭酒杯行廚半路待見第十六首載效一雙迴

鄉軍息邊務校尉罷從戎見使北池臺臨戚里弦管入新豐見春浮雲樂走馬明月逐鳴弓見馬射賦比來多射獵推有上林中見同州還

三危上鳳翼見十六銘入道九坂度龍鱗見小園賦及登南陵路高山懸巖泉滴幽谷鳥聲春住鳥來棲雲低馬上人見七夕賦

相問應知有姓秦見七夕賦

聊開卷金屋對芙蓉池見對燭賦水光連岸動花風合樹吹春杯納雜泛細果尚連枝不畏歌聲盡先看笑臉頻琴十二弦移柱應律其間與箏無柱歇新刊碑錄異古宮應以其似呼其名遂名之曰箏

洞靈開靜室見虛詞盤根無半埋愛靜魚爭樂依人鳥入懷仲春微隱士京房占日春當來隱士則舊物應節而生隨氣而長所謂春令也微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於民通與漢制徵置上郡內衆事部之計上郡內衆江南賦

雲氣滿山齋見和同古松栽數樹偕萬洋衆江南賦

今朝風日好園苑足芳菲竹動蟬爭散蓮搖魚戲飛吳會風煙錄荊江南詞云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西紅新碧酒風晚細吹衣跋石多時望菱船始復歸

金鞍聚積岸見使北玉軸泛中流壽鵬先防水見法師沙城疑海氣石岸似江樓魏志曹操

龍媒即負舟見宋江城

得日要子伯說猴曰今天炎可起涉焉城以木罌之可一夜而成漢大文志海旁厲氣象樓臺蜃氣成宮闕岸槎時半沒見朱苑珠林鳥時作衡聲也吳時作衡聲水能為妖怪百姓乃之立廟奇乃訛沒不著槎浮則船為成壞斧之屬皆兵去之槎梨去數里駐壞爾或空浮行志古城中自見行者無復數之此前武帝泰始八年七月大雨殿前地動方丈尺深數丈中有破船數十枚帝歎曰幸阿衡與梨臣伯夷作狄風辭乙見槎詩今奇分可文子門見則地中有支船數百枚連岸動花風合落梅直上山頭路羊腸能幾轉定是汾河上見魏武故帝行志帝東行雜記支船所試遊

鏡

玉匣聊開鏡輕灰暫拭塵光如一片水影照兩邊人月生無有桂見衆賦花開不逐春見贊試挂淮南竹堪能見四鄰淮南王兩懸大鏡坐見四鄰

梅花

當年獨月半已覺梅花開不信今春晚俱來雪裏看樹動懸冰落枝高出手寒早知覓不見莫悔著衣單

咏桐

交柯乍百頃擢本或千尋左思吳都賦桐本或作桐枏方草本狀桐子如鴨卵二月華色乃連著實八九月熟眼乾可燒惟九眞郡

有之仙海經黃帝殺蚩尤棄其械化爲楓樹
移桃種空花植棗林見酬友
正員
鬪雞 以下三 見禽蟲門
開軒望平野 左傳季氏介其雞季氏爲之金距平子怒
王藝文領聚魏陳思 王曹有鬪雞詩
徑齊畑園 莊子田恵子
爲葆相若覩之則非良雞也其名勃蹏翅連
而數以勝人者以捷疾也
花動知蜚花暗聲清 指揮錦順張 魏昭雄劒乘萬
劒銘弭銘錦順
望別非新館開尊即舊游 庾信送周尚書弘正詩
路塵循向水征帆獨背關
杏花
春色方盈野枝枝綴翠英依稀映村塢爛熳開山城
見和宇文內史 好折待賓客金盤襯紅瓊 張協詠史詩紅葩貴瓊瑤
集周公處連句 以下五言北史周閔帝紀魏恭帝三年廿二月丁亥魏帝詔以周公爲周公
鼓陽地封帝堯子部唐也見竹帝
市朝一朝變 杜甫 淮南子巫山之上從艾本同 焚風縱火烈芝之與蕭
艾俱 故人相借問平生如所閑
寄徐陵 高史徐陵字孝穆東海郯人也太清二年冬還建康明年春還陳
齊送貴陽侯 梁嗣乃遷陵陽侯萬明爲
故人倘思我及此平生時 顏延之秋胡詩 相與謀平生 莫待山陽
路空聞吹笛悲 見傷王司徒
寄王琳 南史王琳字子珩會稽山陰人也元帝居藩引爲諮議入後庭後升湘州
軒史乎景之黜琳爲第一種不江陵立梁王
晉琳爲元帝舉兵三年編卑遣別將侯平攻
梁及陳受禪琳奉永嘉王莊於郢州陳將吳明徹
梁江於郢州見竹
玉關道路遠 杜甫 金陵信使稀 梁元帝賦獨下千行淚
開巷萬里書
奉和趙王
花徑日相鬪花林鳥未棲比肩中郎醉 許琨堪岡鳥夜
啼見樂府

至此不南去今秋分供渡河見燕歌
貧州府城南
題首河堤望見應詔
餞別
送周尚書弘正二首見別周尚書弘正
交河望合清(後漢都護陳睦遣校尉郭恂等詣西域還經交河有志合清等江南賦)玄菟想朱鳥見楚辭
其此無期別知應復幾年
離期定已促別淚轉無從惟愁鄴門外應足數株松
見陶王
司徒
重別周尚書二首
陽關萬里道見王歌不見一人歸惟有河邊雁秋來南
向飛見燕歌和霍
川公二詩
河橋兩岸絕見春賦楊柳
袖遠相聞見擬
贈別
藏啼留送別拭淚相參誰言翦衫袖長代手中洽
校以水和見
日浴者合
徐報使來止得一相見見楚
辭懷
一面還千里相思那得論更尋終不見無異桃花源
行塗賦得四更應詔
四更天欲曙落月垂關下深谷暗藏人歌松橫旋馬
和江中賈客集府作賈客詞
五兩開船頭淮南子注統者候風之
知岸上人遥振江中鼓
奉和平鄴應詔周武帝紀建德六年帝至鄴命
天策引神兵乾象占風飛檝鄴城陳陳武帝時聽
望水初橫陣見楚辭移營冒寇旗
雲千里散見從軍
送衛王南征周宣王直向討淮夷
黃河一代清見宋
先略廣陵江見傳北
庾信卷五
仙山二首
金鼎新和藥見報趙王銀臺舊聚神張衡思玄賦聘王母於銀臺注銀臺仙人
所居也
何君但莫怯先師應識人
石牀如吞仮見開藥文學鉛消似鍊銀神仙傳井毓字公
錫為金後到太和山中仙去
告注南王曰一人能煮九公鈔曰煮九公八
飛騰流珠乘龍遥乘雲浮遊太清蓬萊近別海水遂成塵見古
詩為焦
春酒
山齋
石影橫臨水山雲半繞峯遥想山中店懸知春酒濃

野步
仙泉仍飲馬逢花即舉杯稍看城闕遠（晚眺分送分在城闕吟）
轉見風雲來
山中
澗暗泉偏冷巖深林絕香作中能不去非獨淮南王
見招隱賦
閨怨
明鏡圓花發（見詠空房故怨多幾年留綠女還應聽
渡河（見和亦
內人
和趙王看放
唐箋卷五　三
長思浣紗石（下通志勾踐索美女以獻吳千得之苧蘿山賣薪女也西施山下有浣紗
石空想擣衣砧（庾信鄴城賦注引鄴中故宅今猶在地名銅雀臺宅東北六
擣依舊在
臨邛若有便（為說卓王孫琴心夜
看舞
鸞廻不假學鳳衆自相關（見春
衆鬢
聽歌一絕
協律新教（見賜
聲三日飛（見鴛鴦賦
暮秋帰興賦得傾壺酒
劉伶正捉酒（晉劉伶傳常酒
欲彈琴（見嵇
詠懷）但使逢秋菊
人荷鍤而隨之謂曰死便埋我
何須就竹林（見阮
詠）
對酒
數杯還已醉風雲不復知唯有龍吟笛（見邵桓伊能
獨吹（晉王子猷出都舊
岸上王在舟中云聞君善吹笛試為我一奏也
為作三調
弄便去
春日極飲
檻前閑鳥囀（閑園裏對花開就中言不醉（詩不醉無歸紅袖
挹金杯（見咏
月風
春望
春望上春臺（見鳥
賦）春窓四面開落花何假拂風吹會
併來
新月
鄭環惟半出（左傳宣子有環其
玦在鄭商
秦鉤本獨懸（秋聚月弦
似若變臨酒影堪言照琴弦（見和
鈞）
秋日
蕭荒望落景驟旅對窮秋賴有南園菊（謝惠連擣衣
菊發花足解愁
望渭水
樹似新亭岸（見李爾
咏）沙如龍尾灣（後漢郡國志無錫
有龍尾灣注越絕記曰縣

西龍尾陵道春中君仞封吳所造　樹
本曰陳氏帝紀遣兵潛至鍾山龍尾　猶言吟嘆浦

應有落帆邊

應鏡

明鏡如明月恒當置匣中見鏡賦　何須照兩鬢終是一

和淮南公聽琴聞絃斷見劉淮公

秋蓬見文命詩

嗣宗月夜見阮籍詠懷詩

宋中散對行雲嵇康幽憤詩

獨韻見和趙王稍足動文君夜啼見烏

弄琴二首

雉飛催曉別雉朝飛操古琴清英雉雄飛雌從之所作也雌於雄亡子中道悶去子死傳母之所作也

逐往終之人死傳母悲甚中作琴於家上彈之急二雉俱出墓中

烏啼驚夜眠見烏夜啼若更新曲聽惟須健一絃見和趙王

不見石城樂杜氏通典石城樂宋臧質所作也石城城名在襄陵

見烏夜啼新聲逐絃轉應得動春心

咏羽扇

吳志後主傳咸熙元年吳人獻鳥羽扇一握廣長數尺

搖風碎朝翮翮音核揮而扇扇張華博物志翡翠生南方翻飛自目相守生子不離巢

以外定似回路路將軍垂翅歸見和洲中

題結綬袋子

交絲結龍鳳鏤彩織雲霞拾遺記燕昭王夫人趙飛燕之妹也能於指甲以綵絲為雲龍鳳鳥之狀大則盈尺小則方寸又用戎土時因貢女工能以五綵內口中手引而結之使成文如雲霞錦文如雲霞

一寸同心縷流蘇帶同心結千年長命花見

賦得鞠塵

九成吹玉琯見和同泰廟歌百尺上瑤臺李宋廟歌百尺樓臺對鞠塵起劉孝綽公

望雲氣之優遊兮見有娀之佚女能將秦女去終是鳳凰來見古

賦得集池雁

逢風時迴度逐侶乍爭飛稍憶方塘水見梁江令秋南賦

已復歸見古歌

咏雁

南思洞庭水見和侃北想雁門關見劉孝綽北門賦稻粱俱可戀

忽見槐榴

綠房千子熟本邑記槐榴樹高丈下森秀無柯有葉葉下繫數房房數十子家有數株紫穗百花開廣志槐榴無花夏生蘇科子如指頭生熟皆甘彼方珍之以為菓

賦得荷

秋衣行欲製見人道風蓋漸應敬流的咏荷詩

有千年紫須巢但見隨搖風色貝焉知之上衣花叢

移樹

酒泉移赤柰（廣志柰有白赤青赤三種張河陽徙石榴（晉潘岳集有河陽庭前安石榴賦）

奉槩

接枝秋轉脆（見有含銷落更合（三輔黃圖御宿園囿在下杜樂游苑北五柳先生傳先生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贊曰黔婁有言不戚於貧不汲汲於富貴極其言茲若人之儔乎銘曰衰周道喪有此五柳以自終其一所論而近代作林家申其末書陶潛在家取吟上幕市處淵明之意）

見月長垂淚花開定欲眉（見聽君語詞）從今一別後知作幾年悲

春日離合二首

鏡塵言若厚蟲絲定幾重（梁簡文帝擬古歌詩盡絲蟲絲還是臨窓巧）

月令秋逾照松心夜逾明（見鳥啼明年花樹下月來相尋原注春宵）

未有遂琴心（見鳥啼詞）

田家足閒服上友輟流連三春竹葉酒（陰鏗侍宴賦得竹詩葉酌宜加一曲鸚雞絃（見鸚鵡賦絃原注用字）

和廻文（原注和相柬王後園作廻文按相柬王斜峯繞曲徑聲石帶白連花餘物色）

戲鳥（鳥鳴聲）

早蓮生竭鏤（陽記七陽縣上多溪岩宋元嘉中有人見其岩內蓮花他人往攀不知所在）

嫩菊養秋鄰滿池留浴鳥分橋上戲人

雖言有千樹何處似封侯（見哀江南賦）

問疾封中錄雙聲

形骸遵學宦（遵宦學事皆雙）狹巷客稀聞（巷客皆雙）

又合寒橫湖韻（原注韻疑是何兒全唐詩韻）窪淡徒遠懷賢爲榮衛和緩思夠統（原注統疑是統泰二良醫名）

示封中錄二首（飯吃語詩）

貴館居舍客（見春閨府閣棠衛支首愚案衛）冀君

商階既汲潤廣閣更交柯（葛亦斬新字）

見果顧郊閒光景佳

菊徑簡經遊

秋夜望單飛雁以下七言

失羣哀雁聲可憐夜半單飛在月邊無奈人心復有

憶今暝將渠俱不眠

代人傷行二首

青田松上一黃雀（晉永嘉中有黃雀此中有鳥巢千餘雙白帝年年生子長大便去夫只餘父母一雙在耳精相思可愛多云神仙所養）

事變渠疑作（疑作變按渠一作頗）更相失（見烏夜啼）不及從來莫作雙

維樹本推金谷苑（見春曙諸花舊滿洛陽城（臺新咏宋子侯董

姬嬪遠洛陽城東路楊李生路
對花花自相對葉葉自相當　正自古來歌舞地今
日看時無地行

庾子山別錄　見朱曰藩本

庭前枯樹

當時金谷裏見劉昌宗本曰平陵東漫雲章曰古歌
倶承露開花共待風搖落一如此容華遂不同庭前
生意盡見枯樹賦井上盡心空雲章曰一作雲樹空井
非君子散木也以為枉非其盡日心疾

詠桂

南中有八桂雲章曰山海經桂林八樹在番禺東繁華無四時不識
風霜苦安知冬落期

表

賀傳位皇太子表　高靜帝紀帝諱衍後改名闡宣帝長子母朱皇后大象元年於鄴宮傳位　隋帝居正陽宮

臣某言伏見二月十九日詔傳位於皇太子昔者降居岩水登庸有優劣之殊高辛受圖日高帝日提三錄體有君臣之義漢韓安國傳安國日天下者高帝與諸公若時取天下諸將居於櫟陽高帝紀上綸諸將事居於櫟陽高帝紀上綸也故太上終不得陽五日一朝太公洋傷心賦汲冢紀年穆王元年天再旦於鄭　日之再中　穆王元年天再旦於鄭

庾箋卷六　二

並輝連輝重明雙照周易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崔豹古今注漢明帝為太子時令樂人作歌詩曰重申耀　同年而語矣伏惟天元皇帝　閻宣帝紀大象元年帝所居稱天臺　惟聖作聖惟親尊親降意於與能紫驊百駟　見宋玉大言賦能與能　敬謙於神器　見宋玉大言賦敬與能　欲令百工相和　滑生曰商書大傳舜禹於天彼行天子事於是和氣普應慶雲興焉百工相和而商歌慶雲　先聞揖讓之風天下無為早識吾君之子　見宋玉大言賦　是以運獨見之明有非常之事　漢書元后傳曰運獨見之明奮無前之威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曰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　先天不違後天而奉　易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　皇太子身貞萬國　禮記一人元良萬邦之謂也　道照四門　見宋玉大言賦　調曲鳳鷹再命之符　漢宋均帝紀注詔夏良等言赤精子之讖漢家歷運中衰當再

受命宜改元易號實允基天之命（詩風夜基命宥密）非關復子明辟見商周異於遷虞事夏（書紀年舜在位十有四年於是八風通慶雲叢集而）既損既益尚或二天（後漢孫堂傳帝爲冀州刺史乘傳周歷四州之境採訪民）爰舉酒叙懽日人皆有一天（春秋潛潭）獨有二天（莊子）其微渊乎（左傳注高陽帝顓頊之號）與此計事何遽無成（管子何謂無成）發乎鼓之軒乎舞之（見小園賦）自當八風通慶雲聚五老同遊（論語遊亮與帝觀河渚有五老游河渚乘爲流星上人鼎）三星運曜（書紀年舜在位十有四年於是八風通慶雲叢集而）

陽吹（論衡論今上谷出名馬）盛德日茂（書紀年上谷出名馬）

族（左傳注高陽帝顓頊之號）

爭何謂無成

聚五老同遊（論語遊亮與帝觀河渚有五）

（書紀年舜在位十有四年於是八風通慶雲叢集而）

（後漢孫堂傳帝爲冀州刺史乘傳周歷四州之境採訪民）

（春秋潛潭）

（見小園賦）

（書紀年所部）

（吹音炊）

（左傳注高陽帝顓頊之號）

（管子何謂無成）

（見前）

（老游河渚乘爲流星上人鼎

一朝指麾（漢陳平牌誠能去兩短集兩長天下指揮）即定矣
之流者一朝指麾（晉尚書謝安圍棋勸進牋）莫不俯從
慮乃封蔡器（出水正月日名）獨決神慮（晉生日玩雜勢進牋）不定宇內（光宅天下）見羽調曲
二十八宿（天官書二十八宿爲九州分野）止餘吳越（自南斗十二度至須女七度爲星紀於辰在丑吳越之分野）一星（周禮保氏掌養國子以道藝其一曰五禮五曰五馭鄭注五禮吉凶賓軍嘉五馭鳥名）
州小水（漢貢禹九成注言水小千八百國）千八百國（詳歩虛詞）若夫咸康之年（晉成帝年號）四方
始定（晉成帝康氏帝年號）建武之代（後漢書建武元年號）諸侯並朝（後漢書光武紀）
不得同年而語矣（雖有絲麻之緊不棄於道）雖有錙金之貴（錙六銖爲一兩）不加於用（淮南子）
以爵八風（司馬相如封禪文）俱陳（晉生日玩雜勢進牋）無以歌其神武（晉生日玩雜勢進牋）
夏禹之功（左傳楚子使薳啓彊如晉辭曰夏有大功於民）
奏而誓衆（尚書甘誓）奴啓繼夏禹（楚辭離騷）

而問罪姬發成周文之志（見宗廟歌）此無改之道大孝也
與嵩（嵩高山）不（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宮已遷（周武帝建德元年并州總管宇文憲等言并州實王業所興宮室壯麗請不毀拆詔從之）
當今鹿臺已散（周書武成散鹿臺之財）離
庫（周書武成散府庫之財）馬入華山（尚書武成歸馬於華山之陽）立
明堂之制（見祀圜丘）奏大武之樂（樂記周初樂曰大武）盛矣哉（上天）
降休未之有也（政須東南一隅立於北景之南西北）
一候置於交河之北（晉地理志秦始皇使任囂趙佗攻越略地遂定南越以北戶二十六郡之限乃置南海番禺桂林象郡非二郡非二十六郡之限乃置南海）

功則風行有節（見賀平表）故六德在成池之宮（樂汲冢圖黃帝
樂曰咸池堯增修之）山谷可尋（帝王世紀堯之時有作樂大章）八風入承（淮南子變化之音作樂大章）
雲之奏（通八風之音作雲門）人神不雜（周禮大司樂以樂）
之乃命（舜正樂可方物歌以象之）
陛聞天地順動則雷出爲豫（豫動詳夔百調）聖人成
功則風行有節（見賀平表）故六德在成池之宮（樂汲冢圖黃帝
樂曰咸池堯增修之）山谷可尋（帝王世紀堯之時有作樂大章）八風入承（淮南子變化之音作樂大章）
雲之奏（通八風之音作雲門）人神不雜（周禮大司樂以樂）
之乃命（舜正樂可方物歌以象之）
而問罪姬發成周文之志（見宗廟歌）此無改之道大孝也
與嵩（嵩高山）不（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宮已遷（周書武成散鹿臺之財）離
庫（周書武成散府庫之財）馬入華山（尚書武成歸馬於華山之陽）立
明堂之制（見祀圜丘）奏大武之樂（樂記周初樂曰大武）盛矣哉（上天）
降休未之有也（政須東南一隅立於北景之南西北）
一候置於交河之北（晉地理志秦始皇使任囂趙佗攻越略地遂定南越以北戶二十六郡之限乃置南海番禺桂林象郡非二郡非二十六郡之限乃置南海）

一朝指麾（漢陳平牌誠能去兩短集兩長天下指揮）即定矣
之流者一朝指麾（晉尚書謝安圍棋勸進牋）莫不俯從
慮乃封蔡器（出水正月日名）獨決神慮（晉生日玩雜勢進牋）不定宇內（光宅天下）見羽調曲
二十八宿（天官書二十八宿爲九州分野）止餘吳越（自南斗十二度至須女七度爲星紀於辰在丑吳越之分野）一星（周禮保氏掌養國子以道藝其一曰五禮五曰五馭鄭注五禮吉凶賓軍嘉五馭鳥名）
州小水（漢貢禹九成注言水小千八百國）千八百國（詳歩虛詞）若夫咸康之年（晉成帝年號）四方
始定（晉成帝康氏帝年號）建武之代（後漢書建武元年號）諸侯並朝（後漢書光武紀）
不得同年而語矣（雖有絲麻之緊不棄於道）雖有錙金之貴（錙六銖爲一兩）不加於用（淮南子）
以爵八風（司馬相如封禪文）俱陳（晉生日玩雜勢進牋）無以歌其神武（晉生日玩雜勢進牋）
夏禹之功（左傳楚子使薳啓彊如晉辭曰夏有大功於民）
奏而誓衆（尚書甘誓）奴啓繼夏禹（楚辭離騷）

勅撰後漢書百一十卷劉珍等註梁正
傳記典征戰詩書勑画爲烟煙隸徐日槽　梁正

無缺竟秩宗無廢興見馬射賦望伯嗣頌十篇得諸太師
之室詩序正考父考校商之名頌十　凝霄五禮服於
一篇於閒之太師以那爲首　　
恭王之宮齊許洫典修五禮　恭惟皇帝以下武嗣見馬射賦
中陽繼業見東京賦　運日月之明見馬射賦動淵泉之慮中庸淵泉
而時出之　日光通明朝有二何本天有二統謂三統之月也三
統謂天元龍子忠傳臣駿明主忠注師古曰六舞謂帗舞羽舞皇
舞干舞人舞也皆見周禮　聲含擊石見人賦
夔典樂教胄子見周禮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漢禮樂志乾豆上謂祭祀燔燎升煙也　歌太簇應鍾
歌太簇應鍾見禮樂志　羣五禮服於生於黃鍾之足以感天地而通神明康帝德而光玄
律詳宗廟歌　象書聖人所以感天地而通神明安萬民成
象書樂者也呂氏春秋帝嚳令人拊鼗擊鼓乘鼓鼗見禮記　
乃以康帝德考背者齊后之德爲曲在於漢門黃鉞
工記天調之元　坐乎堯舜之時之泉尺有五寸謂之地中
坐乎堯舜上與大司馬客光左右輔周昌等百二十
人臨觀鳳凰銜圖置帝前圖以黃金爲押詳桂樹賦
師漆孟津舞歸於山立樂記總干而山立武王
之事也詳宮調曲遂乃

包括三才桑邑舞海包括無外　洞生門後漢襄楷
傳注太初氣有三名爲太陽太陰　克諧一代作者之謂聖樂記作者
中和氣有三名爲天地人　之謂聖通者之謂明天之所啓乎禮緯曾子重耳及鄭文公亦不
及　登惟路鼓靈鼖容桑弧竹矢周禮以路鼓鼖鼓鼙鼓鼓軍事
料詳見周方澤　廣矣大矣樂記清明象天光燭天地大象地
哉與焉美　是知零陵孝廉宰傳王管始平太守虛稱
銅尺見前賦　臣等並領鈞天見南都賦　江岡覩張樂見馬射賦軒
陛弘敞欄檻眺聽兩京賦三階重軒鏤檻文楹右城青瑣左
也據謂韋昭文耀鉤云　素絲爲君馬哥屬乃張
文以繡欄以眺桑弧以射蓬矢以歌　嘯縱目檻欄也桑弧見禮記
蓬矢見宋玉諷賦　翠羽揚旌翠羽揚旌見九州

羽林雲景杳冥林賦山林醴泉興北露同飛白虎通
爲之震動川谷之嘉波　醴泉者美露也降則物無不盛體泉
者美泉也狀若醴酒可以養老　赤雁現而麟鳳下見宗廟歌聊薛請觀理當兒其盛德　聊悅於周樂爲之歌頌曰盛德之所同也適齊忘味定是知其盡美　論語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昔淵魚聽曲尚得鱣馬聞絃猶能仰秣是所魂然消生曰樊噲文志周哀禮樂大數於以音律若使詳其音律協其節奏周京賦序武音之作與樂府協律之事也敢忘悅豫　酒誥厥心臧悅厥色孟子悅豫而大王以衆欲悅豫而應天順人　書雲臺而念舊臣　後漢書永平中圖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論功存社稷而無後可守事盡忠貞而無祠可祭周於藩屏爲約事在世功顯宜追恩前世功臣乃國之幹也　漢以山河爲誓義存長久　漢書高祖大封功臣所謂白馬之盟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寧爰及苗裔　漢書高祖功臣表曰太史公曰吾讀功臣之記至於廣入之戮未嘗不廢書而嘆也　漢書高祖紀曰太初以來百有餘年而侯者二十餘人誅滅者四十餘人不如存亡之德立人之後重於封人之墓　禮記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堯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封上比干之墓以殷朝繼及無廢小宗　周書有殷及子孫何休公羊傳注始殺世之卿重者爲大宗方統者爲小宗周室興于貴存身後　尚書傳曰武王既勝殷殺紂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祝帝堯之後於薊帝

城日至哀帝時封參玄孫之孫本始爲平陽侯思謝
子朱副建武中先降河北卦平陽侯至今凡廿侯思
生有其勢死非王事雖在支庶並聽承襲幸使伯
之魂不能爲厲左傳鄭人相驚以伯有子產立良止
鬼有所歸若敖之鬼不爲厲左傳子大叔問其故子產曰若敖
乃不爲厲若敖之鬼餒而
顯對揚神人思尺見爾雅
爲杞公讓宗師騁騏
拜宗師中大夫大
進位大將軍
臣某言伏見詔書以臣爲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宗師中大夫伏奉綸言法度和心魂震驚
揚雄司空箴
拜命九官是以光華日
乾乾夕惕及成人獻計以
復垂拱乘几鏡如仁詩行葦或肆之或剪之或伐
之或翦之忍離鞠養之恩
臣幼無學植廣雅植立也不殖將落
臣闇尪劣分至於倍宗榮階秩於上卿
劉向奏元帝封外戚疏
月東逝山川舜命九官是以光華日
馬曰舜於羣后歲二月東巡守至於岱宗柴燔祭天而望秩山川
終天無報即地難任欲草土丘
此下疑有闕文
分朝我鞠養也
陵渭生曰從下文觀之孝子必終身孝
慶吉皆安親之在土終身孝
城郭社宅皆北而安暗之也霜露申曠時之感見宗廟敬
登不悟天澤沛然謬垂提拔當
今王煽調和見東京賦
既非金革之世家語子夏問二年之喪金革之
事無避
璿璣齊政見東京賦
敢忘松檟之餘伊長統昌
言古之葬
卑則鄰宿有依漢郊祀志天子五載一巡狩
東岳則鄰宿有依漢郊祀志天子五載一巡狩
泰山諸侯有朝宿地其令諸侯各治邸泰山下
賦
況復一枝踰曲終危九層之臺見和一股泮踊必傷
從駕
千里之駕淮南子牛跡之澤無尺之鯉漢武帝紀詔曰馬或有奔踶而致千里
皇帝欽明文思見紀
光宅區宇見羽調曲
承此帝業
渭生曰案漢魏諸帝
至北宮中央作大屋複道三
通行天子從中道從官夾左右上步一漸兩宮相去
七里史記張儀謂楚王曰楚雖爲門闕之固
三王傳梁孝王武入則侍帝同輦出則同車遊上林
中乘之侍中郎中謁者著引籍出入天子殿門與漢
宮宮無異三輔黃圖漢宮門各有署非侍衛通籍之
臣不敢妄入注應名於門乃聽入禁門籍者爲二
尺竹牒記其年及
名字物色懸宮門
存臣庸劣久
安世傳賢安世
處道滿而不溢
武陽以功臣之
重特拜宗師見出自
軍位三公上
明帝諸舅皆宜騎上將之下
渭生曰按前漢
第臣早領庭除未效增
小始於
前及成人
獻計以
復垂拱乘几鏡如仁詩行葦或肆之或剪之或伐
之或翦之忍離鞠養之恩
臣有何德能兼此
渭生曰案古諸侯氏慈訓哀
始於扶持
武陽以功臣之重特拜宗師見出自
城郭社宅皆北而安暗之也霜露申曠時之感見宗廟敬
登不悟天澤沛然謬垂提拔當
今王煽調和見東京賦
既非金革之世家語子夏問二年之喪金革之
事無避
璿璣齊政見東京賦
敢忘松檟之餘伊長統昌
言古之葬
況復一枝踰曲終危九層之臺見和一股泮踊必傷
從駕
千里之駕淮南子牛跡之澤無尺之鯉漢武帝紀詔曰馬或有奔踶而致千里
皇帝欽明文思見紀
光宅區宇見羽調曲
渭生曰案漢魏諸帝
至北宮中央作大屋複道通三

四方無容奪臣此志孝治天下自當哀臣此情大宗
爲師更求同姓之國（見前漢劉元戎驂乘別選能賢之
臣（後漢書秦彭與大鴻臚公卿奉引太傅御大將軍侯先君之舉也並日能賢伏願覽
第參乘安傳）是虞有地設梁傳（前生曰鄒陽上書曲從於俗行不容身於世）不
任荒悖戰懼之誠（漢書高帝詔內侯諸侯上酌古帝王之制）諸前朝堂奉表以聞

爲閻將軍乞致仕表（前魏閻慶守仁慶河陰人也建安二年歲提表致
事（文士十四日老而傳）謄則二珍表稱時制（通典卷七十二臣
臣聞禮云大夫七十致仕於朝傳家於子（曲禮大夫七十而致

白出身奉國四十餘年（前生曰案出身事國爲國從事）遭
風雲（前生曰古案遭遇風雲會生）從微至著（歲時廣記二引王珍表稱時制）遭
逢太祖文皇帝扶危濟難（前生曰晉書宣帝紀定倫撥亂扶危）
論難忠臣之志（前生曰史記）奮有關河（前生曰案志惟曰占倫）
無堪中消從事（前生曰案傳）從微至著（歲時廣記二引王珍表稱時制）遭
洛食風塵（前書洛西傳水西曰洛食音蝕）河梁旗鼓（左傳
張旃之卦曰在華陰有白馬之兵（魏志袁紹遣顏良攻東郡
太守劉延於白馬張遼河曲有黃沙之陣（項羽本紀遣蒲將軍渡河
擊秦軍王離軍甬道絕）高祖爲沛公參乘（高祖爲沛公參乘）
子既多（漢書高祖紀）年四百四十五甲子矣（前生曰臣
而老之者其無參賓客之事（前生曰禮記七十謀不與爵客之事）
達諸侯之班戶滿素餐（漢書宣帝紀詔曰戶滿素餐）
負乘致寇徒煩有司（周易負且乘致寇至）加以寒暑乖違節宣

失序（左傳子產曰節宣其氣勿使有所擁閉啟其底以露其體）風木交侵（記檀弓子曰樹欲靜而風不定子欲養而親不在）菁華已竭（見小雅）雞復廉頗強飯（趙廉頗傳）趙使者既反頗頗飯斗米以示可用）爲役（漢生曰漢書鄧子晨傳鄧子曰歸生傳）

之樂適足自貽（詩洋水）伊戚（左傳衛之武甘昭老矣無能爲也）特乞解所居官言從初服（漢生曰）遂事符髓骨之請（漢生曰廣開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周曲成（禮記）物而不遺（見抑）曾元曰大子（禮記）之病革矣（見檀弓）

軸不堪勝臣所以自容自傷淚繼之血（檀弓）

見小雅同）山河等社一反司勳（漢公孫弘傳）

庾箋卷六　十四

授茅土（周禮司勳）曰勳勞王功（周禮）曰功民功（周禮）曰多（周禮）請（周禮）

若臣北陵移病（漢公孫弘傳）東皐歸老（見抑）

事天子大社以五色土爲壇封諸侯者取其上方之色以立社於其國故謂之

裂封表）公侯圭璧還封典瑞（周禮）

則朝無冒位之人臣免妨賢之責（漢生曰李張運命論下之仕者以官

行其義不以利冒其官（說苑）莊王曰臣爲令尹處上不升妨賢路）虞氏養老

敢希東序之榮（周朝如荼豈望西郊之禮（禮記王制）

國老於東序周人養國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

鹽鐵論商鞅若荼）

吳越春秋越王之若荼注周師若烏注烏白頭而聚者也）

云望而畏之欲其若荼白也）但瞻仰天威方違咫尺

兄馬）徘徊城闕私增悽戀（詩）逝兮達兮在城闕兮（詩）

射賦）寧疏曰望慕間不任知止之情（老子知止不殆）

代人乞致仕表

鑿鑛益氷炭不可以同器　渭生曰莊子注郭誠懷
象曰溝懼交集於胸中則已結冰凌於五臟矣誠
伏以前陪政事親荷德音謂臣等經侍軒墀子孫尚
延保護臣荷蠖蟻蚖戴丘山　莊子來海有蟻焉注曰蟻
上則干雲沒而下潛於泉有蟻相要乎海時飲潮遊於陸海鵬翼而悅與蟻者開而悅與蟻
風止海中隱淪如岳其文高雅天或遊而西臣宜生亦
羣蟻曰彼之謂也何異大或遊而西之謂也
盡命死且陳力竊不知終而不知止朝列三數　渭生曰論
曰論定樂動進論為盛德集
語論六年大司樂奏黃鍾歌大呂
末六十雖臣則幼獨臣鮮當賴額　胡曰額高寡婦貌
病不俟年盈量窮淚　渭生曰在昭王文惠集
容貌偏以物頹
猥　尚書滿格損　逾時每乖於勿藥　孔曰言久不差
榮所忌伏乞免臣見職退畢餘生　家臣榮不可支　河生
曰言傷天之所矜臣分不能強乃臣之幸也豈悟仁
壽之閽有此一時　見袁江承明之廬無緣再謁　廬職助曹
武帝賜助書曰制詔會稽太守君職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　渭生曰晉植謝
陽紀常怪陽帝承明廬在廷始殿側會皆由承明門入直廬在承明側心神
幹暴刺增悲叨睿鑒則多士莫先違聖顏則小臣
何遠惟冀三條啓道　班固三都賦敘　蒲乘巡京　見馬
悅西怨之羣黎　尚書仲虺之誥初　征　逮東封之從者
若傳稱之武曰既東郊　班鄭又欲肆其西封　危

和四分既明漢律厤志起黃鍾之初分三微是定兒氐新是以為周至樂表聞鍾洛浦即辨聲乖國語景王鑄大鍾伶人告衛伶州鳩曰上作器民備樂之焉能今財亡民罷莫不怨恨臣不知其歸也人生繹議其聲及常聲旧有越之守鍾師調律歷志舉以為之官漢書律歷志舉黃鍾之實一籥容千二百黍以井水準其概十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石而五量嘉矣實以仰稟聖規參詳神思所冀節移九成被於和樂一作中和之功動天地感鬼神化被風俗平分秋之日取宵陽之門上竹為管河內段皇為灰以候陽氣漢書律歷志舉以定啟閉分到黃鍾初九之日冬至陰陽氣蹟而萌也而琬琰專輒般倕慮淺庸夫所惑以察九變之術未能協和不起管而成均之職舜命夔曰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和聲律和聲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虞書舜典帝嚳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漢書律歷志舉堯典文羲和之官實掌其事周生日二羲即羲和也堯

者于湖溪流不測水中有三足烏爲西王
宋筠瑞志周公與成王觀於洛汭覽
課虛爲賦得機文風課
辭非寥亮晉生曰向秀思舊
者發憤學無雕飾漢以來
寥亮維曰音于雕反
爲摩頭詩頌之
況復日之
遠邇本非童子所問問渭生
之遠邇本非童子所問問渭生
書生所談後漢末有
流汙之至
況汙至凉
夜二日開奏關係增減
流汙
慶元府志卷六 二十一
齊于進蒼烏表
公
進蒼烏王十月戊
戌集州試作烏
臣聞飛南陽之雒尚闕翳圖
陳寶雞飛南集今下建章之鵠猶調和氣
南陽雒縣其地地下建章宮太液池象
貢如淳曰漢日磾之後名金氏
乃虞庭告瑞
足烏集其
王者孝
成高識哺之心
哺乳
能知之性
雒南王烏鵲生曰
兮性已然伏惟皇帝陛下德教百姓孝刑四海揄揚
之自識
從純
天下文明
是以東海輸禽
攻黔
輸之
西山慶羽

以風燭照燭毛羽頓解滑生曰諺應圖王者恩加耆老則飢見一本曰王者應
事疾則見史不絶書府無虛日左傳晉女叔侯曰魯之於
公卿大夫相繼於朝比受賜元戎見宋用綏邊鄙報
史不絶書宿無虛日左傳晉女叔侯曰魯之於
晉祀無虛日以問疾星者對曰去四月
星描者民勞也後征伐四夷百姓勞於兵革去四月
十三日獲龍右將軍涼州清水
門所捕之舍設事宮報門始次熊山潛生曰書傳
之西周書本傳齊桓獨臨其事宮報門始次熊山潛生曰書傳
能奔走以成應之諸侯乘此間乳裘來貢益稷北狄
等德無有虛無武丁曰前乃獲白兎
純其懷道純其懷道前芳虞舜乘此間乳裘來貢益稷北狄
光鮮越雉見鳥射賊色麗參裴駰集解尚書曰日月
表瑞弱尚雲憲曰日月者陰精之宗精而成獸象光始昇
之宗精而成獸象光始昇祚興領天人
通效異彼岡黃帝軒轅氏也有熊國君少典之子
明應事之機斯兆也帝王世紀曰黃帝生日月
算方事申威揔殺揔作代優齊實高祖功臣也初代如
韓信進擊代會夏說圍無奇奇計代相也又曰
信引兵東度井陘擊代會夏說圍無奇奇計代相也又曰
殺趙見來江不任鬼薪賊南越
齊王進赤雀玉瑞
門大敬封禪書曰天
赤雀銜書集於文昌殿前伏惟
臣聞南陽飛雉尚論秦霸建章鵷下猶明漢德見進
表當今天不愛寶地必呈祥禮運大不愛其寶自應長
樂觀神鳳自應詔曰前年文昌降瑞改元

帝黃初元年冬至日黃雀集於文昌殿前伏惟陛
下聖德通於海水無波見瑞賦天星不動
曆象日月允釐百工語見堯典
以問疾星者對曰去四月
星描者民勞也後征伐四夷百姓勞於兵革去四月
十三日獲龍右將軍涼州清水
郡伯陽縣文谷林在家庭獲一赤雀光回宋鳳集于辛
緒憲炳事理光武改不改地頭魚尾五色備舉而多青
鳳大史令奏動曰凡象者有九冬赤色者鳳多
青色者鸞多紫色者鵠雜者多白色者
鶴多黃色者鸞雜者多紫色者鵠多白色者
多黑色者鳥多青色者鸞多紫色者鵠多白色者
鶴多黃色者鸞雜者多紫色者鵠多白色者
多黑色者鳥多青色者鸞多紫色者鵠多白色者
乃集井陽也色類井鳥
八公車之府高書百官表曰奉車都尉秦官掌御乘輿車
流金成劓若上凌雲之臺
方十二丈高九尺棲方四丈高五尺
陳去地十三丈五尺七寸漢志曰太初元年造
止於鄧戶周之受命興乎此祥見赤帝周生曰
也帥事所靦何符合契晉灼曰靦古今注孫亮作流
玄化參神寶可圖形瑞譜寶合契
百二十種書頌儒林公時有
辭乖命不鍵見之操授筆事起成
立令復作糠白之
之化青雀飛去名琪紀號
帝乃起書雀銜名琪紀號
上注見
鹽直雲中太守見赤
門大敬封禪書曰天
赤雀銜書集於文昌殿前伏惟陛
外有棘蒙表古有棘而赤
明其鳴仰後也表其後官
臣等頭觀休徵

日休徵再上敘情延恒慶不任皇藻之至

漢有之驗也

啓

謝滕王集序啓

子也少好經史解屬文初封滕

岡公進

爵爲王

信啓伏覽制垂場集序紫微逸映如傳閣里之書孝

接神遊孔子制作孝經雖舉衣紆單衣向北辰百

拜序秋合歲圖北辰其紀七在紫微中漢高春秋闕

里在兗州都孔子所居之故宅青鳥遥集似送層城之鑾鳳故也

加以建鄴陽九劣兒編落簡並入塵埃劉歆讓太常博士書

陵百六幾從士龍之誚

從灰燼爾乃弘集簡牘書表二萬餘卷今

之雜小說一字有師有度即是能半八紙實元帝紀竟帝

分判節度幣極幻眇詳賀新業表

功太日去天三百孤陛下雄才蓋代邈氣橫雲辭北

顏淵未聞聞西孔子復漢楊震字伯起弘農華陰

人第德博通經書明習災異震生子秉秉生子譚譚生子

譽其筆翰則風雨爭飛新開砌石之宮更起鄧衍如

變魏衡能之變化若蒲桃繞錦漢書使來滿萄葡

外國使來眾益種葡萄

稱天子以天馬多又

苜蓿雜名第旁極盛動

何所悲(注)知音謂知我者

石宮自親修竹夾池見報

始作雕陽之苑見相賦

琉璃

泛酒見歲鸚鵡承杯銜素如鸚鵡黃故以名殼裝為酒

有奇禽名曰

鸚鵡見禮記

風穴歌聲雜林鄰曲見宮調況復行雲逐雨見燈賦

迴雪隨風雪植落神賦若

流風之迴雪

潮陽之尉既成爲喜之

後漢光武紀光武發潮陽封單

因志報欲及攻諸劉光武欲宗人所得乃

春陵之戾便是龍興之地

長沙定王定王生春

陵節侯至孫孝侯改封白水鄉田故園名春陵詳小雅風信本乎

加以建鄴陽九劣兒編落簡並入塵埃

劉歆讓太常博士書

紙或脫簡傳或脫編

從灰燼爾乃弘集簡牘書表二萬餘卷今

猶五經之史魏四部史魏四部史五經之

陰慰息桑榆已逼

桑以視聽食息

滿柳方駭

見晉南公

不無秋氣之悲

見傷心賦

實有途窮之恨

見哀江南賦

是以精采弊亂頗同宋玉

宋玉九辯(中有亂兮送悲

辭雲與迴揚雄漢書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

吟一永

(注)義之蘭亭記一觴一詠

未求

漢王褒聖泉宇

其可知矣好事者不用

楊雄解嘲

知音者不用

州刺史王襄使衆竹中和樂賦宣布詩

變魏衡能之變化

外國使來眾益種葡萄

苜蓿雜名第旁極盛動

何所悲(注)知音謂知我者

石宮自親修竹夾池見報

始作雕陽之苑見相賦

琉璃

泛酒見歲鸚鵡承杯銜素如鸚鵡黃故以名殼裝為酒

有奇禽名曰

鸚鵡見禮記

風穴歌聲雜林鄰曲見宮調況復行雲逐雨見燈賦

迴雪隨風雪植落神賦若

流風之迴雪

潮陽之尉既成爲喜之

後漢光武紀光武發潮陽封單

因志報欲及攻諸劉光武欲宗人所得乃

春陵之戾便是龍興之地

長沙定王定王生春

陵節侯至孫孝侯改封白水鄉田故園名春陵詳小雅風信本乎

加以建鄴陽九劣兒編落簡並入塵埃

劉歆讓太常博士書

從灰燼爾乃弘集簡牘書表二萬餘卷今

陵百六幾從士龍之誚

編落簡並入塵埃劉歆讓太常博士書赤軸青箱多

從灰燼爾乃弘集簡牘書表二萬餘卷今

猶五經之史魏四部史魏四部史五經之

陰慰息桑榆已逼

桑以視聽食息

滿柳方駭

見晉南公

不無秋氣之悲

見傷心賦

實有途窮之

恨

見哀江南賦

是以精采弊亂頗同宋玉

宋玉九辯(中有亂兮送悲

辭雲與迴揚雄漢書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

吟一永

(注)義之蘭亭記一觴一詠

未求

漢王褒聖泉宇

其可知矣好事者不用

楊雄解嘲

知音者不用

州刺史王襄使衆竹中和樂賦宣布詩

變魏衡能之變化

外國使來眾益種葡萄

苜蓿雜名第旁極盛動

何所悲(注)知音謂知我者

石宮自親修竹夾池見報

始作雕陽之苑見相賦

琉璃

泛酒見歲鸚鵡承杯銜素如鸚鵡黃故以名殼裝為酒

有奇禽名曰

鸚鵡見禮記

風穴歌聲雜林鄰曲見宮調況復行雲逐雨見燈賦

迴雪隨風雪植落神賦若

流風之迴雪

潮陽之尉既成爲喜之

後漢光武紀光武發潮陽封單

因志報欲及攻諸劉光武欲宗人所得乃

春陵之戾便是龍興之地

長沙定王定王生春

陵節侯至孫孝侯改封白水鄉田故園名春陵詳小雅風信本乎

加以建鄴陽九劣兒編落簡並入塵埃

殘缺所餘又已雜用補袍（今普已羊續出黃瞻時紙補袍以示使人）
履醬（漢書楊雄著太玄劉歆嗤雄用覆醬瓿也）聖慈憐愍遂垂存錄始
知揄揚過差君子失辭（无傳疏子使趙括從比擬縱橫小人進惑刑玉抵鵲正恐輕用重寶（見宋江南賦）龍淵
削玉豈不徒勞神慮（劉子劉珍王征西戎西戎獻昆吾之劍亦刃切玉如切泥詩從
匠石回顧朽材變於雕梁（見莊子）孫陽一言奔蹄成
於駿馬（戰國策曰一日一夜馳馬欲賣之比三日市人莫之知往見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日市人莫之知往見伯樂曰臣有
駿馬欲賣之比三日市人莫之知往見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日市人莫之知往見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日市人莫之知往見伯樂曰臣有

則白還烟曰神異經西南有銀山焉長五十餘里廣四五里高百餘丈皆悉白金是知青牛道士更延將盡之命見和宇文內史白鹿貢人能生已枯之骨古詩述仙人騎白鹿髣髴至天門奉藥一玉箱主人服此藥身體日康頭髮白復更黑延年壽長雖復拔山超海負德未勝面手挾泰山以超垂露懸針書恩不盡王愔文字志曰劉小篆謂也垂露之垂放名出書如懸針而勢不過勁阿那如濃喜工篆隸善處行垂露之法蓬萊報恩之雀白玉四枚聚兒報寄隱士漢水報德之蛇明珠一寸見前賦江其之靚此寧無愧心直以物交其生於天不謝魏志劉廙疏曰物不容施於天謙啓

答趙王啓見上益州上

庾箋卷六　元

某啓伻承張幕全發伻頒旨稱幕命連營上地解郤禹之圍後漢馮異傳異曰諸將屯澠池而谷鬥鬬前王元之印後漢隗囂傳王元謂囂曰元請囂鋒作先驅一戰為汝破之囂從其東而異擊其西禹不從終旗翰上尚坡曰猛如旗翰上蜂飢如牛鳥飛集主角因以鳥翻其旗幟曰豨日而梟射名其船如鄒人擊柏簡可養其蜂旗則其蜂也刁斗夜鳴見衰江南賦稱雄壯士之心足起橫行之志漢書賈誼曰臣願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行卻奴中單小國風況復才人出嫁漢書諸鴻中出靖王嗆及孺子妾并未央才人歌四篇還得賢夫漢書外黃富人女甚美在邸父客過曰能以女奇貨居乎使甄豐列定六體一曰古文二曰奇字三曰篆書四曰隸書五曰繆篆六曰蟲書尚史顏協傳有夫人之城見報趙王都尉青旗

會稽謝惠連賦能爲八體六文方寸千言
性靈落落詞高飄飄意遠支興水而涉泉趙王筆非
秋而悲見明帝敕謝周藏之山巖可使雲霧起焉氏頌
以故不仕漢武帝井有李氏養之以上河圖獻王褒
歌不識升菴楊氏考工記濟之江滿必當蛟龍挽船
書
林張衡思玄以代陳留下粟有愧深恩王充論衡建
武中陳留甬
設施地形若桑間濮陽兩金溝悲曲施秦本紀獻公
此劍國生矣也濮陽金隄
靈臺久客從此敦炊見漢
庭從雲夢之田不逾此澤
以申駉之盛況者
若齊王具之爭
得專城之劬未均此喜見從
謹啓

謝趙王賚絲布啓

其啓奉教垂賚雜色絲布三十段去冬凝閉今春嚴
勁霰飛瓊田千洲記祖洲在東海中地方五百里上
有不死草生瓊田中人已死者以草覆
之皆活張正見詠雪夢起瓊田
雪賦先賢傳大雪積
地洛陽令自出案行
至袁安門無有行路覆鳥毛而不暖心賦傷然獸炭而
逾寒書牛琇當崩岸遠降聖慈曲垂矜賑論疑其
爲獸形以溫酒
鑽月爲鼈桑事準實二字疑有誤
之錫漢武帝紀昭帝常過桑下嘉其小廉
又大喜過望賚有非常乃益生涯見和氏傳中
其錢等望外之恩漢英布傳布
錢忽疑賑綵未詳疑野王解
綵歌行前市數錢歸
且觀無勞白馬之控南臨江流泉欲委佇見青鳧之
飛舄神外戚傳布之出入江淮泉也其藏口永其
流行口布取名於水泉其流行無不偏也許謝周明
帝啓揚州鑿池掘疑作掘荷漢王子慕集通約云揚氏
楊孚異物志荷池中莖葉皆有刺實如蓮蓬大而味甘
周處風土記荷宗懍荊楚歲時記五月採蓮實
曰芙蕖其莖曰茄其葉曰蕸其本曰藕其華曰菡萏
其實曰蓮其根曰藕其中心曰的的中青
如人心故以喻人心焉
李尤荷池銘曰芙蓉發華
實蓮在其中
陳留下粟有愧深恩王充論衡建
武中陳留甬
設施地形若桑間濮陽兩金溝悲曲施秦本紀獻公
此劍國生矣也濮陽金隄
靈臺久客從此敦炊見漢
庭從雲夢之田不逾此澤
以申駉之盛況者
若齊王具之爭
得專城之劬未均此喜見從
謹啓

謝趙王賚絲布啓

其啓奉教垂賚雜色絲布三十段去冬凝閉今春嚴
勁霰飛瓊田千洲記祖洲在東海中地方五百里上
有不死草生瓊田中人已死者以草覆
之皆活張正見詠雪夢起瓊田
雪賦先賢傳大雪積
地洛陽令自出案行
至袁安門無有行路覆鳥毛而不暖心賦傷然獸炭而
逾寒書牛琇當崩岸遠降聖慈曲垂矜賑論疑其
爲獸形以溫酒
鑽月爲鼈桑事準實二字疑有誤
之錫漢武帝紀昭帝常過桑下嘉其小廉
又大喜過望賚有非常乃益生涯見和氏傳中
其錢等望外之恩漢英布傳布
錢忽疑賑綵未詳疑野王解
綵歌行前市數錢歸
且觀無勞白馬之控南臨江流泉欲委佇見青鳧之
飛舄神外戚傳布之出入江淮泉也其藏口永其
流行口布取名於水泉其流行無不偏也許謝周明
帝啓揚州鑿池掘疑作掘荷漢王子慕集通約云揚氏
楊孚異物志荷池中莖葉皆有刺實如蓮蓬大而味甘
周處風土記荷宗懍荊楚歲時記五月採蓮實
曰芙蕖其莖曰茄其葉曰蕸其本曰藕其華曰菡萏
其實曰蓮其根曰藕其中心曰的的中青
如人心故以喻人心焉
李尤荷池銘曰芙蓉發華
實蓮在其中
太東村輔其室遂合新市數錢忽疑賑綵未詳疑野王解
綵歌行前市數錢歸
梁元帝纂要曰南都平陵縣注有平陵
文生南都之城女商山祠妾還新鄉自然心伏
城女商山祠妾還新鄉自然心伏古詩工織縑人妻聞

帛方當舍笑（閩本紀復如好閱裂繒聲莊周車轍覺有涸魚見擬信陵轗前元非窮鳥（劍士傳轗公子無忌有驚鳥投故名流天下魏氏春秋投鄰原日窮鳥入懷）仰蒙經濟伏荷深慈謹啓

又謝趙王賚息絲布啓

某啓某息前（一作娘昨蒙恩引面賜絲布等五段南冠獲宥既預禮延（見衰江稚子勝衣還蒙拜謁心馳南氣）關尹津梁之纖（一作地）雙絲（一作表）澤扶風彩文之機仙鄧猶（一作猶）謝遺薄綾貳五十疋（一作匹）綵者五千踰六十綜者六十踰（一作踰其奇文異彩（一作物）駭馬鈎心（一作日）皆以十二綜（一作踰其奇文）上香草未生桑葉（一作蠶）有女與客俱（一作與）錦大如盆綠（一作綠）說英卻所（一作所）無（一作無）廢學（一作學）之詩（一作詩序）子玲也（一作詩）謹啓

成龍子御雲游之舞（論語曰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況復稽（一作稽）烏（一作烏）秩子同知桂（一作桂）對之恩（見後漢書）澤雉將（一作將）共（一作共）岳行春之令（後漢書春爲中岑（一作岑）輯不入界河下有（一作有）雉過止其旁安使綠兒親（一作親）執其二翼）根株一潤枝葉不補之（一作之）言第（一作第）方（一作方）深（一作深）有帝（一作帝）親（一作親）歡（一作歡）其二翼）根株一潤枝葉俱榮（西京雜記曰太平之時雨不破塊風不鳴條）謹啓

謝超王賚扉帶等啓

某啓奉教垂賜鹿子巾一枚（尚書略曰鹿子曰麛）解角（一作）新脆（一作）尚（一作）玻（一作）甘（一作）金作夏之月鹿解角歟（一作）角解（一作）說文鹿解角獸也）戴藤初（一作）孕（一作）詳落星交映連珠疏點（一作）點之（一作）雀（一作）雀鴻前無錄（一作）錄（一作）慕容爲製平上冠（一作）冠）悉光賜（一作）賜）延（一作）延）針以下中（一作）中）監（一作）監）令別施珠（一作）珠）蕤（一作）蕤）郡陽樂安彭（一作）彭）曾射一鹿（一作）鹿）南角間有道家七星符又（一作）又）稱雅云黃說鹿者祖歌至六十年必（一作）必）換瓊於角下角有旺（一作）旺）瘦紫色如點坡落星連珠似俱指鹿而言）長命之縷仍縫（風俗五月五日以五色絲繫臂令人不病曰長命縷）翠羽懸推（一作）推）羣鳥（吳畫陸遜破曹休於石亭）破）曹休於石亭遜上疏以遵遵）美蓉高讓（神仙服食經漢武帝聞居未央殿有人乘白雲車駕白鹿冠芙蓉當作）皮（一作）皮）南史齊劉訏常著）

文帝被衲衣履舄上殿以示俭約
留連忘返李謐左傳癖序
結某蓬髮鼓褒容著朽三秋不沐實荷今恩十年一冠彌欣此賚陶潛詩元三旬九遇食十年第一冠謹啓

謝趙王賚白羅袍袴啓

某啓垂賚白羅袍袴一具裡據上表恐雖頭曾哲太醫司馬懿據上頭表一領王恭入雪虛稱崔駰見上遠王未有懸機巧縲未詳變矚奇文見謝莊王啓謝趙風不去而恒飛秦山黃鹄延年之遠受都尚九日金蘭鳳文之羅四十疋花雖寒而不落披千金之暫暖戰國策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秉百練漢宮與職儀注尚書令百練布衣非一狐之腋秉百練漢宮與職儀注尚書令百練布衣裘方見青綾之重劉天山之積雪方朔之積雪見對雪見賦尚得開於洛陽公車門昌廣庾之長風猶當揮於汗王吉傳廣廈細旃之上蘇秦傳臨廣之堂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白龜報主終自無期霸陵一白龜漁潤軍人被甲投水中如帶石上乃先自斃

謝趙王賚米啓

某啓奉教垂賚米十石丹烏銜穗既集西周尚書中黃雀隨車還集東市往陽先賢傳成子柳自天而下如雨隨衆俱來爭聚而食一飯有火東烏五至以教供米黃雀銜穗主孫魂衆俱來爭聚而食一飯有火中人能通鳥言邵主孫相呼往食之衆遂飽信然漬而笑門客書取書汁漬粟養雀果五六日皆釋手啄之和穀種之能爲種不無霜雪之精梁孝王時有雪大如席梁上客故謂雪爲穀之精也取以論兵卽有山川之勢後漢馬援傳援於帝前聚米爲山谷指畫形勢某隨卷龍飄食一瓢飲在陋巷論語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入彼春林方許笋籜見入道上

謝趙王賚白羅袍袴啓

某啓垂賚白羅袍袴一具裡據上表恐雖頭曾哲太醫司馬懿據上頭表一領王恭入雪虛稱崔駰見上遠王未有懸機巧縲未詳變矚奇文見謝莊王啓謝趙風不去而恒飛秦山黃鹄延年之遠受都尚九日金蘭鳳文之羅四十疋花雖寒而不落披千金之暫暖戰國策千金之裘

謝趙王賚雉啓

夏翟秋飛江蘸春泛如蘸驚飛蔽蘸雉也爾中牟縣之客遂得坐觀張華博物志翟雉長尾賈大夫之妻已應合契左傳賈大夫惡娶妻而美御以如皐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仰賚中厨魏曹植許昌宮賦出中厨泉射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仰賚中厨魏曹植許昌宮賦出中厨來供下客山川道遠穆天子傳道里悠遠山川間之自渡知慙

謝趙王賚馬并繖啓

某啓奉教垂賚紫騮馬并銀釘乘具紫油繖一張上天降雨特垂深澤梁玉九經疑皇天涯溢而秋霖兮后土何時兮乾塊得守此無澤兮仰青雲而朱笑若永窮兮後漢李忠傳忠上疏曰臣聞天涯地角有窮已之時臣之愚心無窮已之志遂羽蓋華轂薛綜曰樹羽為蓋華轂車飾也基之恩後漢郭伋傳伋為并州牧行部至西河美稷見兒童數百各騎竹馬來迎伋問所得耽物悉推與諸兒後漢郭伋傳伋為并州牧行部至西河美稷見兒童數百各騎竹馬來迎伋問所得耽物悉推與諸兒盛如皐之賦晉潘岳射雉賦序曰余從王於東藩有鷹揚之志遂羽獵之事每歲秋水生于白頭與而獻之王侯焉余乃少長于京洛游觀之士莫不以弋獵為務而余心悟其非因易名曰悟非謝滕王賚豬啓

某啓奉教垂賚肥豕一腊白腹當作頗見珍廣遊東之赤棚為亞對襄陽之城閉晉書羊祜傳祜太守也降全恩謹充炮烙孫弘牧於淄水惟以求錢漢書公孫弘淄川薛人也家貧牧豕於海上林苑中貧困數日乃自歸養於上林益知其味東觀漢記裴駰集解引東觀漢記曰烙炙人也家貧牧豕長安上林苑中

謝滕王賚馬啓

某啓奉教垂賚烏騅馬一匹柳谷未開銀畏梁州柳谷有石無故自開明皇雜錄之乃仙方養性要訣依而修之三年頗色神少多仙人後來與偕去神女將梳猶期九日詳未知何處尋家別異邯鄲而下淚見和士人非新市自朋有文如牛馬之狀翻逢紫燕見馬射賦臨源猶遠見晉司馬氏得天下之應

應知路遍見宮曲想鏡中看影當不含啼見武銳欄外將花
居然俱笑見衆悵分杯帳裏禮記婚義却扇牀前世說要姑女既婚交禮女以手披紗窺婿大笑曰我嫌是老奴果如所疑何遲新婚詩曰霧久蓮出水霞朝日照果何如花開紅粧故是不思何特能憶當學海神逐潮風而來往見和李司徒勿如織女待填河而相見見和示內人

移

移齊河陽執事文

北史齊後主緯天統二年於時高天和元年天統四年九月名侍中斛斯文學報上起命而待小斛斯文學報天和元年天統四年九月名侍中北州兵又使於周親結齊好紀天和元年八月齊人來聘和同盟周書武帝紀天和元年十一月齊遣使聘周十二月齊遣使報聘十一月齊遣使聘周

總使於齊天和四年齊河陽王孝瑜來聘周書武帝紀天和三年三月齊遣使來聘四年齊將斛律明月率衆四萬築晉陽城周書武帝紀天和四年五月齊將斛律明月還晉陽之及於安業屢敗而還左傳使下臣犒執事杜預曰言敵事不敢斥尊也

周天和四年四月二十七日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都督陝西總管府司武帝紀天和三年三月以蔡國公憲爲陝州總管自疆場卽鼓邊鄙收烽見哀江南賦義讓之行未能期月孔誠誨盜論語子路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卽使令不從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卽位之重見前移前旌已廻彼國兵馬不防殿後餘燼至和接左傳孟之側後入於陳反鄭人以師救之師師曰軍旅出曰師縮版以載之可用乃身操版而入築之事畢卽止孟子城民不以封疆之界須時而動自安封域見前移

孫盛晉陽秋約束既布乃安鄴城旁先驚七伏（左傳鄭之戰士
設鉄蒺藜三令五申之季使靠朔韓穿帥七覆當時鋒刃或青原野（兒寬江南賦）於敖前故上軍不敗
所獲彼將夏州刺史梁老首領令以相還尸鄉不遠（漢地理志河南郡偃師縣注尸鄉殷湯所都）舞令久容（兒寬江南賦）馬驚甲兵具條相勒卦人宜依須納宿無鬬志不獲交綏（左傳鄭出戰交綏秦行人夜彼晉師囘前君之士皆未慕也明日前相見也秦師夜遁囘君追之弗及囘告隨武曰秦不能以德懷遠而勤遠師於險固以逸待勞之謂也）聲高梁楚（漢書高帝紀高祖之謂項羽曰吾寧鬬智不能鬬力）兵未致此埃塵而風（兒寬江南賦）諸階共咎故移

移

移房留使交

明己國祥成化間武帝簡行三年之表文曰
五年間事仰共財物外國入貢無考或亦史之闕文也

慶雲卷六　一　卑

年月朔日某官告配某州郡前本欲發遣彼使但其入境以來國祥前遍日秋造冬未申款接

三月辛酉星太后叱奴氏崩帝年二年之縮五年三月文宣皇后服再朞成申葬且狼星未見更記天官書參為白虎下有三星先日謂為邦斬艾事其東有大星曰狼狼明變色多賊盜嚴霜日狼狼星見

已戒

古詩寒冬十二月晨起踐嚴霜河亂流冰堅雪載塗長路若寒不蓄憂戚何以忘憂（樂府古辭）陸機樂府有遠期人難慮旦苦寒行（樂府古辭）時當獻歲惟新（左傳）三元

告慶

正旦朝賀云云元亦云云（晉元帝正旦大會群臣作）日為元旦亦云上日亦云正日為元旦三元為歲日月之元（淮南子天文訓）

反舊鄉竟下層乘

（後漢王充論衡自紀洛陽市）石苞坂鐵之所翻臨（苞坂鐵見後漢書一見輿地紀勝）

崖岸

（晉石苞傳苞渤海南皮人南皮縣名為史彼彼徙到郡市久不決乃取鐵於郡市中市朱提元鼎數）苞當王公輔武帝踐祚進爵東安郡公治以為司徒理聖德（晉武帝紀泰始元年）封事發子曰之宅（晉元帝紀建武三年）欲令吹簫舞鶴（史記衛子胥吹簫乞食於吳市中）

羊清辭新關

（晉羊祜傳祜作）

遠反舊鄉

（後漢王充論衡自紀洛陽市）

荒郊

（後漢王充論衡自紀洛陽市）

故移

教

答移市教

昔張楷碩儒尚移弘農之市（張楷字公超河東人）

酒壚之客

（晉衛恒傳漢靈帝時恒為議大將軍何進參軍）

時不待

（後漢高彪傳彪字義方）

義之士

（後漢黨錮傳論海內名賢之處共相標榜）舉秩成帷卧輒反車之流摩肩相接（反車註開後漢郡國志）

崖岸

（晉石苞傳苞渤海南皮人）

淮太守

（後漢黃瓊傳瓊字世英）

辟不許

（後漢徐穉傳穉字孺子）

去詐謝通

（後漢黃瓊傳瓊為江夏太守）

慶雲卷六　二　卑

荒郊

（後漢王充論衡自紀洛陽市）

反舊鄉

（後漢王充論衡自紀洛陽市）

崖岸

（晉石苞傳苞渤海南皮人）石苞坂鐵之所翻臨（苞坂鐵見後漢書一見輿地紀勝）

羊清辭新關

（晉羊祜傳祜作）

遠反舊鄉

（後漢王充論衡自紀洛陽市）

欲令吹簫舞鶴

（晉衛恒傳恒為議大將軍何進參軍）

德謙虛未忘前漱

（晉元帝紀建武三年）

封事發子曰之宅

（晉元帝紀建武三年）

而受賢之黨好留賢

（後漢黃瓊傳瓊為江夏太守）

時當獻歲惟新

（左傳）

羊清辭新關

（晉羊祜傳祜作）

告慶

（晉元帝紀建武三年）

正旦朝賀云云

（晉元帝正旦大會群臣作）

元亦云云

（淮南子天文訓）

三元

（左傳）

正日為元日亦云上日亦云正日為元旦三元為歲日月之元（淮南子天文訓）

荒郊

（後漢王充論衡自紀洛陽市）

反舊鄉

（後漢王充論衡自紀洛陽市）

崖岸

（晉石苞傳苞渤海南皮人）

故移

教

答移市教

昔張楷碩儒尚移弘農之市（張楷字公超河東人）

酒壚之客

（晉衛恒傳漢靈帝時恒為議大將軍何進參軍）

時不待

（後漢高彪傳彪字義方）

義之士

（後漢黨錮傳論海內名賢之處共相標榜）舉秩成帷卧輒反車之流摩肩相接（反車註開後漢郡國志）

淮太守

（後漢黃瓊傳瓊為江夏太守）

辟不許

（後漢徐穉傳穉字孺子）

去詐謝通

（後漢黃瓊傳瓊為江夏太守）

荒郊

（後漢王充論衡自紀洛陽市）

反舊鄉

（後漢王充論衡自紀洛陽市）

崖岸

（晉石苞傳苞渤海南皮人

連珠

擬連珠四十四首　案庾注倣上注倒言連珠表曰

臣聞駿馬之作貴連珠之作貴自子雲連珠者

蓋謂駿馬之作貴自子雲連珠之作貴自子雲連珠者

珠飛於韓非璵山謂其

蓋聞經天緯地之才　案注倣經緯天地文　援山超海之力　見

張戰陣勢於風飄見秋謀謨出乎胸臆　案魏赴告詩

賴長鯨之鯢　案爾雅記籍分科之蟲曰鯨長百丈人

科之蟲曰鯨長百丈人　案魏書高允傳

天下息　案見孟子

蓋聞蕭曹贊務趙晏所資　案曹傳贊二人

威風所假　案春秋考異郵云黃帝

以爭長諸侯　見使

蓋聞解豕之結塞長蛇之源　案舟中包胥曰吳爲

必須褰裳千里　案褰裳詩注褰揭也

師訐進　是以開百里之國用陳平奇計使單于閼氏

白兎表　列女所謂七日高帝用

蓋聞解豕之結塞長蛇之源　案舟中包胥曰吳爲

必須褰裳千里　案褰裳詩注褰揭也

師訐進　是以開百里之國用陳平奇計使單于閼氏

白兎表　列女所謂七日高帝用陳平奇計使單于閼氏

蓋聞解豕之結塞長蛇之源　案舟中包胥曰吳爲

必須褰裳千里　案褰裳詩注褰揭也

師訐進　是以開百里之國用陳平奇計使單于閼氏

白兎表　列女所謂七日高帝用陳平奇計使單于閼氏

一言　案漢小郡射以臣奉晉曰

使秦路賢我君無盟矣

蓋聞得賢斯在不務擁鋒股肱良哉無論應變是以

屈完秦乘諸侯解方城之圍　案管子經解方城

日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

以爲池雖衆無所用之　于木爲臣天下無西河之

戰　案吳起事子夏居西河之上魏文侯

時往弔之　案魏文侯攻魏司馬唐諫

之班乃不可加

兵于秦君乃止

蓋聞邯鄲已危徒思馬服　案趙世家趙奢大破秦軍閼

與下馬服君又秦軍

制言曰秦之所惡獨長馬服君之子趙奢之子

趙括爲將耳秦軍聞括爲將軍乃發趙括軍

空用荊卿　案田光太子丹使荊卿

秦王王覺殺軻遂滅燕　案魏武都氐王楊

不能正武都之石　案晉紀武都山徐土

爲氐故名武都　蓋灰縮水不能救宣房之河　案漢

詳卬竹枝賦　河決宣房

蓋聞蟻穴衝泉未知遠慮　案淮南六韜大

何能支久　案淮南子孔自衛如

曰夫子之有此也猶

以爭長諸侯　見使

蓋聞解豕之結塞長蛇之源　案舟中包胥曰吳爲

封豕長蛇　未詳

大廈既焚不可灑之以淚　未詳

手　案晉傳之集飛摩飛云河

決漢余聞一手不得障

蓋聞膏脣囓喋　案莊子漂釋之曰

喋喋而已　案漢宦

者傳史記滑稽傳

如簧自進　詩巧言

或以狙詐相傾　案漢諸侯王表秦據

之兵是以子貢使乎五都變亂　案論子貢一出存魯亂

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張儀見用六國縱橫張儀傳儀魏人也入年之中五國各有變）秦惠王以爲客卿與謀伐諸侯

益聞謀獻是習權變須長時增辨識（見疑或卧蕉墻未）是以井陘之兵（詳趙王敬詳）長平之卒（詳秦王敬詳）若如鴻毛之遇火（漢書鼂錯傳上懷信鼓行出非陘漸成安君虜白起傳長平之戰秦也卒四十萬人詳代人秦）

益聞彼黍離離大夫有喪亂之感麥秀漸漸君子有去國之悲（見和張侍中）是以建章低昂不得猶聽瀛岸（漢故事建章未央長樂桂宮道相屬樓臺不由徑路詳擬咏懷）志陽渝及非復能臨偃師（後漢起希紀八年爲陽陵令詳人詳代人秦）

益聞市朝遷貿（見傲賦）山川悠遠（鄒子曰天下八十一分赤縣神州其外有裨海環之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也王母謠曰天山山川岡之）是以狐兎所處由來建始之宮荆棘黍離之苑（見一卷）

益聞天方薦瘥喪亂弘多（詩見）哀思說劍（戰記樂毅說燕昭王）徒聞枕戈（晉劉琨傳琨大會將佐謂曰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是以劉琨之英略莫知（晉劉琨傳琨自陽曲還晉陽計劉聰石勒後警胡人將軍郭默爲段匹磾所害祖逖之慷慨裁能渡河（晉祖逖傳逖中流擊楫誓曰）

益聞穀林長遠（帝王世紀堯葬於濟陰穀林之陽）成陽西北是爲殺林（水經濟水注成陽縣西北是爲殺林）陰謀累葉必以凶終（晉陸機辨亡論二世）是以李都尉之風霜上薊（世爲將道家所忌）是以劉琨之英略莫知（晉劉琨傳琨自陽曲還晉陽計劉聰石勒後警胡人將軍郭默爲段匹磾所害祖逖之慷慨裁能渡河（晉祖逖傳逖中流擊楫誓曰）

山前盡是（漢令陵園設官屬一隊到臨干山南陵未平歟干山一日五十鄭文貴遠峰）陸平原之意氣登河橋而路窮（晉陸機傳機以二太理後起爲平原內史洋泉注南賦）

益聞二世用兵既非貽厥（詩烝民）陰謀累葉必以凶終（晉陸機辨亡論二世紀）是以李都尉之風霜上薊（世爲將道家所忌）是以劉琨之英略莫知（晉劉琨傳琨自陽曲還晉陽計劉聰石勒後警胡人將軍郭默爲段匹磾所害祖逖之慷慨裁能渡河（晉祖逖傳逖中流擊楫誓曰）

同始皇葬驪山牧兒牽羊（秦中然火求羊燒其棺藏）崔豪纂（張儀傳儀魏人也入秦惠王以爲客卿與謀伐諸侯）

益聞霜驚獸駭電激風驅（宋書鄒陽傳）宜用（西都賦雷奔電激）陵壓闕寇（鼂錯傳上懷信鼓行出今君之爲政陵鑠）氣同（策趙良說商君書彰廣子云戰如風行）形月偃（魏志馬超攻冀城楊阜出非陘漸成安君虜白起傳長平之弟君城名健少內舍多）旗（後漢耿弇傳弇從少內舍多）緣林之散卒（即驪山之叛徒）

益聞死別長城（魏陳琳飲馬長城窟行長城何連連連三千）寡婦竹書（典論曰余便弄弓矢見宋公故人子）哀事漸（韓詩時特念我故人子）代郡孀妻之哭（詳代郡孀妻之哭）

寡婦之悲（見和張侍中）是以建章低昂不得猶聽瀛岸（漢故事建章未央長樂桂宮道相屬樓臺不由徑路詳擬咏懷）志陽渝及非復（後漢耿弇傳弇從少內舍多）

益聞死別長城（魏陳琳飲馬長城窟行長城何連連連三千）寡婦竹書（典論曰余便弄弓矢見宋公故人子）哀事漸（韓詩時特念我故人子）代郡孀妻之哭（詳代郡孀妻之哭）

同始皇葬驪山牧兒（秦中然火求羊燒其棺藏）崔豪纂（張儀傳儀魏人也入秦惠王以爲客卿與謀伐諸侯）

益聞霜驚獸駭電激風驅（宋書鄒陽傳）宜用（西都賦雷奔電激）陵壓闕寇（鼂錯傳上懷信鼓行出今君之爲政陵鑠）氣同（策趙良說商君書彰廣子云戰如風行）形月偃（魏志馬超攻冀城楊阜出非陘漸成安君虜白起傳長平之弟君城名健少內舍多）旗（後漢耿弇傳弇從少內舍多）緣林之散卒（即驪山之叛徒）

益聞霜驚獸駭電激風驅（宋書鄒陽傳）宜用（西都賦雷奔電激）陵壓闕寇（鼂錯傳上懷信鼓行出今君之爲政陵鑠）氣同（策趙良說商君書彰廣子云戰如風行）形月偃（魏志馬超攻冀城楊阜出非陘漸成安君虜白起傳長平之弟君城名健少內舍多）旗（後漢耿弇傳弇從少內舍多）緣林之散卒（即驪山之叛徒）

益聞死別長城（魏陳琳飲馬長城窟行長城何連連連三千）寡婦竹書（典論曰余便弄弓矢見宋公故人子）哀事漸（韓詩時特念我故人子）代郡孀妻之哭（詳代郡孀妻之哭）

益聞死別長城（魏陳琳飲馬長城窟行長城何連連連三千）寡婦竹書（典論曰余便弄弓矢見宋公故人子）哀事漸（韓詩時特念我故人子）代郡孀妻之哭（詳代郡孀妻之哭）

同始皇葬驪山牧兒（秦中然火求羊燒其棺藏）崔豪纂（張儀傳儀魏人也入秦惠王以爲客卿與謀伐諸侯）

益聞霜驚獸駭電激風驅（宋書鄒陽傳）宜用（西都賦雷奔電激）陵壓闕寇（鼂錯傳上懷信鼓行出今君之爲政陵鑠）氣同（策趙良說商君書彰廣子云戰如風行）形月偃（魏志馬超攻冀城楊阜出非陘漸成安君虜白起傳長平之弟君城名健少內舍多）旗（後漢耿弇傳弇從少內舍多）緣林之散卒（即驪山之叛徒）

益聞霜驚獸駭電激風驅（宋書鄒陽傳）宜用（西都賦雷奔電激）陵壓闕寇（鼂錯傳上懷信鼓行出今君之爲政陵鑠）氣同（策趙良說商君書彰廣子云戰如風行）形月偃（魏志馬超攻冀城楊阜出非陘漸成安君虜白起傳長平之弟君城名健少內舍多）旗（後漢耿弇傳弇從少內舍多）緣林之散卒（即驪山之叛徒）

益聞死別長城（魏陳琳飲馬長城窟行長城何連連連三千）寡婦竹書（典論曰余便弄弓矢見宋公故人子）哀事漸（韓詩時特念我故人子）代郡孀妻之哭（詳代郡孀妻之哭）

益聞死別長城（魏陳琳飲馬長城窟行長城何連連連三千）寡婦竹書（典論曰余便弄弓矢見宋公故人子）哀事漸（韓詩時特念我故人子）代郡孀妻之哭（詳代郡孀妻之哭）

同始皇葬驪山牧兒（秦中然火求羊燒其棺藏）崔豪纂（張儀傳儀魏人也入秦惠王以爲客卿與謀伐諸侯）

益聞霜驚獸駭電激風驅（宋書鄒陽傳）宜用（西都賦雷奔電激）陵壓闕寇（鼂錯傳上懷信鼓行出今君之爲政陵鑠）氣同（策趙良說商君書彰廣子云戰如風行）形月偃（魏志馬超攻冀城楊阜出非陘漸成安君虜白起傳長平之弟君城名健少內舍多）旗（後漢耿弇傳弇從少內舍多）緣林之散卒（即驪山之叛徒）

益聞霜驚獸駭電激風驅（宋書鄒陽傳）宜用（西都賦雷奔電激）陵壓闕寇（鼂錯傳上懷信鼓行出今君之爲政陵鑠）氣同（策趙良說商君書彰廣子云戰如風行）形月偃（魏志馬超攻冀城楊阜出非陘漸成安君虜白起傳長平之弟君城名健少內舍多）旗（後漢耿弇傳弇從少內舍多）緣林之散卒（即驪山之叛徒）

益聞死別長城（魏陳琳飲馬長城窟行長城何連連連三千）寡婦竹書（典論曰余便弄弓矢見宋公故人子）哀事漸（韓詩時特念我故人子）代郡孀妻之哭（詳代郡孀妻之哭）

益聞死別長城（魏陳琳飲馬長城窟行長城何連連連三千）寡婦竹書（典論曰余便弄弓矢見宋公故人子）哀事漸（韓詩時特念我故人子）代郡孀妻之哭（詳代郡孀妻之哭）

同始皇葬驪山牧兒（秦中然火求羊燒其棺藏）崔豪纂（張儀傳儀魏人也入秦惠王以爲客卿與謀伐諸侯）

益聞霜驚獸駭電激風驅（宋書鄒陽傳）宜用（西都賦雷奔電激）陵壓闕寇（鼂錯傳上懷信鼓行出今君之爲政陵鑠）氣同（策趙良說商君書彰廣子云戰如風行）形月偃（魏志馬超攻冀城楊阜出非陘漸成安君虜白起傳長平之弟君城名健少內舍多）旗（後漢耿弇傳弇從少內舍多）緣林之散卒（即驪山之叛徒）

益聞霜驚獸駭電激風驅（宋書鄒陽傳）宜用（西都賦雷奔電激）陵壓闕寇（鼂錯傳上懷信鼓行出今君之爲政陵鑠）氣同（策趙良說商君書彰廣子云戰如風行）形月偃（魏志馬超攻冀城楊阜出非陘漸成安君虜白起傳長平之弟君城名健少內舍多）旗（後漢耿弇傳弇從少內舍多）緣林之散卒（即驪山之叛徒）

益聞死別長城（魏陳琳飲馬長城窟行長城何連連連三千）寡婦竹書（典論曰余便弄弓矢見宋公故人子）哀事漸（韓詩時特念我故人子）代郡孀妻之哭（詳代郡孀妻之哭）

益聞死別長城（魏陳琳飲馬長城窟行長城何連連連三千）寡婦竹書（典論曰余便弄弓矢見宋公故人子）哀事漸（韓詩時特念我故人子）代郡孀妻之哭（詳代郡孀妻之哭）

君勳公收五丈夫而駭鼠故斷其有而葬之公曰嗟今吏葬之　或懿容亭之鬼（見搜神後記）呉平是以射聲營之風雨時有宛魂（後漢書侯覇傳覇遷射聲校尉先在射聲營舍有停柩不葬者故吏對司此等多是孤弱以廣冰絶無後者棄於路側覇為買空地悉共埋葬立碑表識後人名為義塚）漢莫非郡之陰寒偏多夜哭（後漢書陳寵為廣漢太守雒陽城南每陰雨闇

益聞江黄戎馬之郊（左傳王江國在汝南安陽縣黄鄉故黄國也）楚國在汝南（今屬陽縣）郡南郡江陵（今屬荆州）風飈之格（後漢書鄧禹傳禹為大司徒封高密侯禹子鄧騭為車騎將軍騭弟鄧悝為虎賁中郎將三傑皆中郎之選見謝靈運詩）呉宮已火歸無何巢（見魏賦）

益聞名高八俊傷於閹豎之黨（後漢書李膺荀爽陳寔范滂等為天下名士時宦官專政膺等皆為所害）朗趙豐宋晴為入後大長秋曹節等矯詔誅之（後漢書桓帝紀延熹九年中常侍侯覽等矯制殺太尉李固及議郎杜喬）河奏猶前蔡李膺等百餘人皆死（後漢書桓帝紀延熹九年冬十月河内太守李膺等坐黨人下獄死）於婦女之計（後漢書曰蕭何聚良家子弟信慎召后侍衛之長樂鐘室宮方斬以反是以漢澤之役為女子所詐）

益聞名高八俊傷於閹豎之黨（後漢書李膺荀爽陳寔范滂等為天下名士時宦官專政膺等皆為所害）朗趙豐宋晴為入後大長秋曹節等矯詔誅之（後漢書桓帝紀延熹九年冬十月河内太守李膺等坐黨人下獄死）於婦女之計（後漢書曰蕭何聚良家子弟信慎召后侍衛之長樂鐘室宮方斬以反是以漢澤之役為女子所詐）

益聞樹彼司牧（見詩曹風）及乎厥世（通鑑華月人曰下歲厥世去而上復傾天之心是以一馬之奔無一毛而不動（劉劭新論王者之事曰馬之一毛動而天下之心隨）駕馬有驥之一毛一舟之覆無一物而不沉（賈誼過秦論）

益聞樹彼司牧（見詩曹風）及乎厥世（通鑑華月人曰下歲厥世去而上復傾天之心是以一馬之奔無一毛而不動（劉劭新論王者之事曰馬之一毛動而天下之心隨）駕馬有驥之一毛一舟之覆無一物而不沉（賈誼過秦論）

益聞既懸百姓之命（漢賈誼曰天下之命懸於太子）鑾柳不揚（晉成公綏柳賦）鑾柳性靈扇折（晉成公綏柳賦）鑾柳不揚（晉成公綏柳賦）哀之雲偏含慈氣（見郭有）

益聞鑾殺白羽（左傳昭公十七年前鑾於白羽）流徙房陵（淮南子趙王遷流於房陵思故鄉作山木之調聞者悲淮南子曰人有離家析里樓恨無聊）無情或傷非類（淮南子曰人有其勢子次擊其道聞是以哭起之死乃無所悲而哭）是以楚墜既填遊魚（莊子曰魚枝百家書宋城門失火燔及池魚魚忘處見但抱就之）

呂氏春秋王錯怒起於魏武侯武侯使人召之起至岸門止車而望西河泣數行下荊軻之別燕市悲不自勝見使北

益聞廉將軍之客館廉頗傳頗失勢之時故客益疏及復用爲將客又復至籍

廷尉之高門漢鄭當時傳鄭當時字莊陳人也好黃老之言以任俠自喜脫張羽於厄困作客籍甚門庭可羅雀卒乃復門外可設爵下張羽始貧時鄭莊常給其車騎及羽貴莊門客稍稍自引而莊門下客反欲去莊曰君以此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下邽翟公爲廷尉賓客填門及廢門可設罷翟公復爲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盎虛傲忽貴賤何論是以平生故人灌夫不去漢田蚡傳蚡貴幸用事灌夫亦橫甚蚡貴盛傾一時賓客爭趨蚡門下灌夫獨不往蚡聞大怒使人召灌夫灌夫不得已而往蚡乃前起爲壽已而坐皆離席伏謁灌夫獨引巵酒進之及魏其侯過飲酒酣起爲壽坐皆避席伏謁灌夫亦引巵酒進之魏其侯過飲酒酣起爲壽坐皆避席伏謁灌夫獨引巵酒進之及

至平而那
者取法
益聞豫章七年饑於豐草（雲文類聚淮南子曰）芳蘭
九畹見楚辭　樹蕙（淮南子）泠於幽谷（見宮
埋之高丘（見離騷）若賞其音聲（高誘文十
吳人曰吾昔嘗經會稽得竹選擇可用之果有異質
陳倉第十六可以為笛吳亭有巳枯之竹（宋陶文十
益聞明鏡承（一作）塵非（一作）食永（一作）
將補履尤（一作）傷踵（漢劉向
雨雖（一作）是以氣足凌雲不應止為武騎（史記
之雖（一作）天子大悅飄飄有才堪王佐不應直放長沙（漢賈
麥雲氣準擬味徐
天子誰以誰任公卿之位將灌之以清害之以濁為
我少正傳布濃桑（一作）人詛令止於溷廁似鶉不
（一作）不敢暴虎（詩）是以輕則鴻毛
重則磐石（漢書）
益聞風雅神自勇無待趙關（左傳）
而不肯以力關相與（一作）與趙同（漢書）項羽力扛鼎（公羊傳）莊公升境曹子手
創而從之曰駟請汶陽之
益聞磨礪砥吻（左傳）
羊舌之族先加滅門（左傳）諸
子曾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漢書）
益聞木之激也實屬其源木之蠹也將拔其根（國語）
不日丕本必有後生（一作）
必有後流除蔭不自其本
預論捕鼠（漢書）人不可獨殺（一作）
益聞水之激也實屬其源木之蠹也將拔其根（國語）
不日丕本必有後生（一作）
必有後流除蔭不自其本
預論捕鼠（漢書）人不可獨殺（一作）

益聞北邙之高魏君不能削（魏志）明帝即位欲平北邙
之名山志（水經注）赤巖山水石之
聞惟有甘蕉林高者十丈（一作）
羅南王明月之珠螺蚌之
有家貧窮者其子沒淵得千金之珠其父曰夫珠必
在驪龍頷下子得之必遭其睡也（莊子）雀鼠同歸應非丹穴（莎州記）寒嶺
十里有雀鼠同穴（陶文十
六詳招潤曲
益聞君子無其道則不能有其財忘其貧則不能耻
其食是以顏回氣飲賢慶封之玉杯（一作）巵（呂氏春秋）顏回氣則勝慶封
之玉杯何者行（一作）德行（呂氏春秋）顏回氣則勝慶封
高邈能殊絕也
荷鍤而移山精衛何禽（山海經）欲銜石而塞海（見哀江
南賦
益聞君子無其道則不能有其財忘其貧則不能耻
其食是以顏回氣飲賢慶封之玉杯（一作）巵（呂氏春秋）顏回氣則勝慶封
之玉杯何者行（一作）德行（呂氏春秋）顏回氣則勝慶封
高邈能殊絕也
歐陳穀落之間周王不能改（一作）易（穆天子傳）是以敖公何德遂
止（一作）
益聞北邙之高魏君不能削（魏志）明帝即位欲平北邙
之名山志（水經注）赤巖山水石之
聞惟有甘蕉林高者十丈（一作）
羅南王明月之珠螺蚌之
有家貧窮者其子沒淵得千金之珠其父曰夫珠必
在驪龍頷下子得之必遭其睡也（莊子）雀鼠同歸應非丹穴（莎州記）寒嶺
十里有雀鼠同
穴詳招潤曲

蓋聞虛舟不忤(孔子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舟觸來舟雖有褊心之人不怒也)令德無虞忠信爲琴慈仁義爲虎廚是以徙罷生則萬物自細(淮南王莊子要略曰泛觀八紘以遊於心術之虛通於物之所造其細無倪其大無垠)故老子曰(老子下篇)天下細萬物而歸往歸老氏則衆有志(史公曰老子所貴)蘇武李陵生於別離之世(漢蘇武傳武使匈奴匈奴武欲降之幽武武決不降匈奴乃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羊)官屬凡隨武還者(自翻虞以下皆武官屬)九人詳載咏懷(文選李善注曰蘇武詩四首)篆刻其體三變(宋書謝靈運傳論曰漢興以來文體三變)變莫不因(史記曰夏因於殷殷因於夏)時中(禮記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既轉既旅非才非智是以烏江觸機知無路可歸白雁抱書定無家可寄(見宋江南弄)

序

趙國公集序(見子固集)

卷七 十

編聞平陽擊石(見晉傳位表)吹笳風雲爲之動(見賀新樂表)山谷爲之謳(見賀新樂表)大禹叱牲靈鼓(見象傳)抑揚詞氣曲變陽春(見賀新賦)光遒白日(賀新表)論下筆成章逸態橫生新情振起風雷爭飛魚龍各變方之珪璧塗山之會爲重(見賀新樂表)文參曆象即入天官之書(史記有天官書)之巖千丈(見准南子俶真訓)似雲霞赤城韻涉絲桐感歸總章之觀(見馬融長笛賦)論其壯也則鵬起半天(見莊子逍遙遊)論其細也則鷦巢蚊睫(見小爾雅)望直熊熊(見圖緯)而生焉派分源別幹其嗣興者乎魏道武皇帝以命世雄圖(晉書張華有知人之鑒嘗往洛陽之華館之日子必爲命世之寶)

秦本紀後子孫飲馬於河兄弟十人分爲十姓辨風吹律丘氏其一焉（紐圖白虎通聖人吹律定姓以紀其族氏姓注史魏道武皇帝諱珪成皇帝之孫獻明皇帝之子也參國元年即代王位帝初都中原天興元年定國號爲魏遷都平城大赦改元）五代爲冠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營丘郡開國公魏地形志南營州領營丘郡正光末置末詳孰是（通考後魏以九品分正從後周以九命分正從）有公侯伯子男都公子公侯伯子男九命公諸國開府儀同三司正九命公後於時大道西北見亦既乘東乃館寶資匡贊因以封名仍爲賜姓即有運勳宗則樂正非無掌則曾祖雙峽使持節驃騎大將軍司徒

青兗二州刺史范陽文昭公（通考魏晉朝史位重者爲使持節都督輕者爲持節都督中軍都督四征鎮等將軍加大字位從公祖大將軍儀同三司公父大將軍儀同三司公北齊亦然後周大將軍有長史司馬中郎掾屬諸曹參軍典籤等員自茅坻始爲江左亦多有之如開府同三司位次上公魏書地形志後魏亦有之晉泰初儀同三司位次上公志地形志前漢北海郡七縣後漢北海國七縣前漢高陽河間樂陵克州領郡六泰山郡北海安丘高平東平東阿高陽河間樂陵克平原郡高平東平東阿高陽平原郡）追漢高帝置承聊後漢章帝改乃爲鳥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乎詩書賈安平詩書賈公居鳥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乎）登庸之初（見賈誼傳）昇槐論道（見竹書紀年）鼓吹賁武（漢張馬傳）禹遷太僕傳錄見詩贊與二公紀鼎）死則配祔清室（三輔黃圖清涼殿夏居之則清泰也亦曰延清室漢）洛食之始（見漢陽賈逵傳）上馬治國（漢陽賈逵傳）魏地形志并州太原郡領縣十三世

孫氏公孫夫人席贊

爲將兒永江南賦（吾家四世公輔）四代爲公（後漢袁紹傳）衛日壯稷大宗鍾鼎貴族伉儷起歸（三輔決錄太祖紀太祖武皇帝諱珪成皇帝之孫獻明皇帝之子也參國元年即代王位帝初都中原天興元年定國號爲魏遷都平城大赦改元）五能獨存其社稷之事未有伉儷（左傳）懿出自桑晉之匹也（左傳）懿出自桑晉匹也何以甲我）祖提使持節衛將軍駙馬都督公初學記漢制天子以列侯尚公主皆拜駙馬都尉天平四年置齊州領營丘郡元光末置末詳孰是（通考後魏以九品分正從後周以九命分正從）有以爲加魏書地形志後魏以新官位高卑諸國公侯伯子男都督三年改此爲文州地形志）臨洮周太祖紀建德二年改此爲文州地形志）定州常山郡公後魏並同一品後周並正九命）有寧壽縣公孫聲名藉甚（漢陸賈超遷漢廷公卿名聲籍甚）增輝增耀弱冠昇朝（曲禮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夫人清廉郡王姬有行車服不繫（詩王姬車舝）長公主（魏地形志南營州領營丘郡正光末置末詳孰是（通考後魏以九品分正從後周以九命分正從）有以爲加魏書地形志後魏以新官位高卑諸國公侯伯子男都督三年改此爲文州地形志）清靡聲止清靡（詩泉水）泰山

孝文帝之第二女也（通考魏晉朝史位重者爲使持節都督輕者爲持節都督中軍都督四征鎮等將軍加大字位從公祖大將軍儀同三司公父大將軍儀同三司公北齊亦然後周大將軍有長史司馬中郎掾屬諸曹參軍典籤等員自茅坻始爲江左亦多有之如開府同三司位次上公魏書地形志後魏亦有之晉泰初儀同三司位次上公志地形志前漢北海郡七縣後漢北海國七縣前漢高陽河間樂陵克州領郡六泰山郡北海安丘高平東平東阿高陽河間樂陵克平原郡高平東平東阿高陽平原郡）故得備青土將（漢衛青傳青既封而平陽侯尚平陽公主因與青私通青乃言之帝使人召青青不敢仰視良久乃敢平視帝笑謂諸將軍列侯能盡爲將軍乎今青貴而尚之非以女也）食邑四千戶少年習象（戴記內則成童舞象舞大夏）多見兵書涉沙聚石之營（前漢李廣傳爲魏軍所急廣乃令其陣爲圜陣外向敵胡騎益圍急廣士皆持滿毋發廣身自以大黃射殺數人胡虜益解引而去廣亦罷軍還）卻月橫雲之陣（見賈逵傳）邯川（魏書徐州領郡七多屬河北唯邯川屬河南）於河北岸爲御月陣（蒙恬北逐匈奴於河北岸爲塞）從軍有苦（漢衛青霍去病傳青既出塞捕虜知單于在東急從其後去病遂深入二千餘里絕幕而南有大平陽縣有平陽城

曰君室則道齊師氏德高隆慮（漢書作林慮公主武帝有行則德配女儀千斤錢下薊為于昭平君賜罪應劭曰隆慮今林慮也避殤帝諱改義重河陽見和帝永壽二年正月上日受其終（舜典）受終文祖（尚書武成）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武成）追旌盛德乃贈使持節大將軍廣化郡開國公食邑一千戶夫人贈安德郡長公主（隋書梁州河池縣注後魏曰廣化并置廣化郡龐地形志冀州安德郡注太和中置）遊魂窮結非無廣漠之城（見逃）久客思歸惟有東平之樹（漢書王宇歸國思京師後漢東平思王宇歸國思京師白永安以來魏室大壞海水羣飛（見宗廟歌）天星亂動（見逃）赤禮樂征伐不由於人主皋賢洙泉議者於強臣高丞相驅率風雲奄荒齊晉我舅氏文皇帝駕馭龍虎據有周秦（見宗廟歌）南北渝盟（見移齊文）東西敵愾（見賈平都表）既而各受圖書（漢書）河出圖洛出書（並當主璧（左傳楚王無家適曰當璧而歸）太室之庭（漢書太室之庭五大夯而長入拜康王王跨之霸王肝如馬子千千（皆逸之平壬弱抱而入再拜皆璧組）白姓則父商子北兄東弟西事主則憂親求生則慮鵬大周親成徧鍾塗炭輸之城旦（漢惠帝紀當為城旦春者皆耐為罪薪白下之積（漢外戚傳內積宮漢使曹參等宅（漢外戚傳內積宮漢使曹參等闕河巖隔三十餘年天厭喪亂人思反德（范曄漢光武贊天厭喪亂人思反德彼之風塵既靜函谷此之冠蓋屢涉漳濱中山寇柱之餘代郡洞庭之澤並遇華音咸蒙禮送

等汝明著緋綾袍銀裝帶盛洛小於汝汝等三人呼我作
黃綾褒並巢縣同去盛洛初記之耳今又寄汝小時所
阿摩敦如此之事當分
著鎖袍去一領至宜檢看知吾念汝多歷年歲屬
千載之運達大賚之德
言死猶不朽況如今者
恨吾自營與汝分離今
喜外而更蘇世謂所有
求假汝貴極士公當過
然千里死亡旦夕不得
不得汝去復不得汝食汝
何用爲於吾何益吾今以
事往何論今日以後吾
媳中若鬼神勿云宗孫
若猶能先發關制門遠
惡足以每有欽賢羞惡
悔讓報書齊朝不飽發
逕再三面母竟不至朝
書未述而母至衆
字盛洛家武川父和與
尚太祖妹建安長公主
十一而孤君哀合
爲大運所愛而子
看氣息親愛燭零
爭陛機業府親愛多
舊商皆屬哀

慶箋卷七　十七

徐庶曰今已失
老母方寸亂矣恒山殺翻豈望同飛家
四子馬羽翼既成將分於
四海其母悲鳴而送之
景帝時韓安國爲梁大夫
梁內史欲起從中爲二千
得生還見竹
杖賦天和四年至於新邑周書召誥周公朝
旦於洛則達觀於
朝邑
朝廷以舅甥之國
之親元德介之推日憲
乃授賓使持節縣騎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安樂縣開國公周書盧辯傳
五等爵者皆加開國投杖
加使持節大都督其開府又加車騎大將軍散騎常
侍其執經執史則加使持節儀同三司其加侍中者
象元年詔總管刺史及行
書青州安衆郡密宏
騎注有爲安樂卿食邑
見從駕跋涉柳下惠曰吾嘗走料
虎頭搦虎幾幾不免虎曰
巳高顯延之韓白馬
論世板申霄家寃橫尸原野
計論之屈原傳曰願得
張儀而甘心焉時不我與
然春秋若干德國興文子之
我死則欲葬海道伯五月於汝南薰天隨
之則瑣前恕其衆害人
明帝紀二年五月於河北置
通後魏曰泰州後周改曰
萬紐州置總管以天和六年某月日葬於長安之洪
州後改曰緯州
濱原妻青州石氏長城郡君晉書十六郡百泉縣
後魏置長城郡屬瀛州
房子孤哀
孤心荒荒
房所賜仰
生妻愛室交
夫生法抵罪後
石并爲內史珀超絕域遂
能有節還成守義到向列
子以爲婦道之宜
蒙授使持節大都督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廣
化縣開國公食邑一千戶昆季二人同年上將彤庭
交映見隋書
南公
榮戟相臨梁
以下通用之
前驅也
太守歌之曰大馮君小
弟繼踵當官漢書馮野王馮
相代爲上郡
昆季二人同年上將彤庭交映見隋書南公榮戟相臨梁以下通用之前驅也太守歌之曰大馮君小弟繼踵當官漢書馮野王馮相代爲上郡

斯榮寵彼將慙已俄然竇疾奄捐館舍見請銘崇兄
弟勝衣見傷心賦備録
心賦備録酷同氣長養得及全人今晉來
歸更連凶閔每一悲慟行路傷心撫養愛子情深馬
援之慈後漢書馬嚴字威卿援兄余之子也少孤援
常與談論安陵困須卿妙選不能得舍發
卿其義行號曰致
孝書顏舍嫂
嫂累日忽有亡
去之意援乃
謂曰汝
寡居
守節
養孤
以
成
人
今
汝
子
已
壯
當
復
何
之
嫂
感
其
言
遂
不
復
去
援
後
南
征
交
阯
舍
子
隨
援
在
軍
中
愛
養
甚
於
其
子
援
還
以
舍
子
與
援
兄
余
之
子
同
時
娶
婦
舍
子
常
與
計
謀
事
無
巨
細
皆
與
參
決
援
每
出
征
還
輒
先
入
拜
舍
子
於
牀
下
二
卿
恭事寡嫂義甚顏舍之
與敘恩歸安陵侯援
卿其義行號曰致
孝書顏舍嫂
嫂累日忽有亡
去之意援乃
謂曰汝
寡居
守節
養孤
以
成
人
今
汝
子
已
壯
當
復
何
之
嫂
感
其
言
遂
不
復
去
援
後
南
征
交
阯
舍
子
隨
援
在
軍
中
愛
養
甚
於
其
子
援
還
以
舍
子
與
援
兄
余
之
子
同
時
娶
婦
舍
子
常
與
計
謀
事
無
巨
細
皆
與
參
決
援
每
出
征
還
輒
先
入
拜
舍
子
於
牀
下
二
卿
恭事寡嫂義甚顏舍之
與敘恩歸安陵侯援
年授大將軍餘如故龍庭賞出塞之功鎸勒山
龍庭注老上單于
祭其先天地鬼神詳出白虎通玉門勢旋師之寵
漢李廣利傳軍還入玉門者萬餘人馬千餘
匹天子爲萬里而伐不錄其過封爲海西侯
和見之今日建德二年授使持節都督宜州諸軍事
宜州刺史隋書地理志北齊置北南安郡後魏改爲宜州

有誦書駿駿重駿惟閩善政清不置水後漢書龐參傳參拜
郡民任棻有行節參到先候之棻但以水置户牖參曰水者欲吾清也
見對嘿默乃是入境移風非直停車待雨後漢百里嵩傳嵩爲徐州刺史
所至憂念郡人豐稔可希良以爲慰又勑廣化公崇
知此有心政術勉黎人受委稱職嘉尚無已古人
有言非行之難要書說命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念加勉勗以致誠善

宜州刺史隋書地理志北齊置北南安郡後魏改爲宜州

有誦書駿駿重駿惟閩善政清不置水後漢書龐參傳參拜
郡民任棻有行節參到先候之棻但以水置户牖參曰水者欲吾清也
見對嘿默乃是入境移風非直停車待雨後漢百里嵩傳嵩爲徐州刺史
所至憂念郡人豐稔可希良以爲慰又勑廣化公崇
知此有心政術勉黎人受委稱職嘉尚無已古人
有言非行之難要書說命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念加勉勗以致誠善

崇自夏季無雨以迄於今雖靡神不禱仍未降慼詩雲漢
虞舜神不歆斯牲知彼州內獨蒙滂潭諒由大將軍精誠
所至憂念郡人豐稔可希良以爲慰又勑廣化公崇
知此有心政術勉黎人受委稱職嘉尚無已古人
有言非行之難要書說命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念加勉勗以致誠善

有勑大將軍宜州刺史廣化郡公崇自夏季無雨以迄於今雖靡神不禱仍未降慼詩雲漢
虞舜神不歆斯牲知彼州內獨蒙滂潭諒由大將軍精誠
所至憂念郡人豐稔可希良以爲慰又勑廣化公崇
知此有心政術勉黎人受委稱職嘉尚無已古人
有言非行之難要書說命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念加勉勗以致誠善

指令宣納抑揉賜齊陳物如別宜喻朕懷昔陽平太
守別降紅粟之恩王隱晉書太康十年詔曰陽平太
守梁柳治績尤異賜粟千斛柳中
二千石計
朝調曲
荊州刺史偏蒙哀衣之賜後漢郭賀傳賀
刺史顯宗巡狩到南陽特見嗟歎賜以衣服
敝冕旒勑行部去襜帷後百姓見其容服以章有德
治績尤異此之謂乎崇清靜爲政漢曹參傳參代
爲齊丞相清靜爲治百姓歌
之言如蕭何爲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
之守而勿失
廉明爲法漢趙廣漢傳廣漢爲京兆尹
廉明公平
史記酷吏傳宣子產爲政民不忍欺西門豹治鄴民不敢欺
肯史不忍欺
龔遂渤海人也
龔遂爲政子賤爲政民不
敢欺性不飲酒無所一欲深沉壝仞
見周易
文學薛
喜慍不形
怒不形於色文必正辭絃惟雅曲見哀江
南賦仁義禮
節是所用心縱紱組素簡書經籍
魏鄭默中書更著新簿分爲
甲乙見丁四部之流以繒囊
書用細素偏雅紺紙之細愛翫
尚有公卿之辱見哀江
南賦鼓鼙不息猶勞將帥之謀見
宮調詩其聲耶惟願橫行死地後漢書東平王蒼傳
報國不吝身齊原野
當暴骸會野爲百萬
天假之年時綏之福蜀志許靖傳
論天假其年
事公其取馬睪書槐概見馬
射賦陳之直史

碑

陝州弘農郡五張寺經藏碑

蓋聞如來說法萬萬恒沙發迹經爭名大士是往
在西域無熱河側沙至微細佛所
說河般法故儿言多常取爲喻
菩薩轉輪生生世

界。後魏釋老志。凡說一切法界虛空界等世界。皆應經云。舍此云分別義。祇夜修多而已。故云重頌。梵語修多羅。此云契經也。是以熙連禪河。見應身多羅樹下。三月安居四衆。七處八會。復兼和尚華嚴。菩薩世間文字。一時頓盡。發心入龍宮。有藏見華嚴下本。下本還說四十卷。晉譯三十九品。品分之處。九會三處。傳譯既方。前人入十地。品名開合。不同今本。無極隨何可勝言。三清四說。未詳按陳工德衆。搜遺事碑云。三處道法。而說曰義。曰法。曰詞。曰業。說四辨宣演。皮紙骨筆。爲經緯。辯志記異。菜山華嚴經是。數論云。龍象之所未勝。佛壁錄大智度論云。龍象之所不盡。雖復大海。有其力大。水行龍力。大故負大法。舍比之象。龍藏之。

銀函東度。道白銀爲字。其間長是。約留佛所製。第提。佛已出家。下自紡經。上加來佛令持此往。東土流通。故云東度。銀函經。辯志記異。菜山華嚴經是。數論云。龍象之所未勝。佛壁錄大智度論云。龍象之所不盡。雖復大海。有其力大。水行龍力。大故負大法。舍比之象。龍藏之。

遼傳。樹洛曰。年子王。遵等十二部。在竺蘭私記。論見。應聲猶海水之一珠。佛本行集經。普曜華嚴。太守孟顗事像。會稽。道士入海採寶。得一貴重摩尼之珠。復墮海中。時彼商主。即持一物發。與之。珠入萬法門。百千三昧。十住論九者。頭陀行。十住論。九者。頭陀行。十住論。九者。頭陀行。十住論。

津廻成定水風張正見詩遶婦三秩思柳圍後漢耶
相寺釋僧寶俗姓陳年十
國志海東有平陽侯國又有採桑津水遠
九精進禪定法流珠林周京師大道遠
那三藏授以禪法三學雖通偏以九
次調心故得定水清澄禪林榮茂　平輿雖盛豈可
爭五人俱以常字良智有白　寺主三藏大法師洪
毛詩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　寺季常見
扶風最良不得專稱五馬　蜀志馬良
心賦見僧
獨擅二龍　見僧
卿邑道俗數千　前史齊武帝諸子悉封王子良指
之盛江左未有　敬造一切德輪　見功三百餘部　琅笈雲書　未詳
映邑非洛州刺史張隆等財行法擅身心罄竭兼化
致名僧講論佛法造經像事道路
金繩玉檢　前史齊武帝諸子悉封王子良指
命書藏王簡并書編以金繩繫

以青絲千
年無所疑
巖之珠　漢書梁王
之談　晉陸機文賦
檻羌非湘水之神　宋玉招魂
王之殿　文選王延壽魯靈光殿賦
掌西挲　華山為兩以通河流
長河北臨鼎氣霈汗　前書武帝時汾陰
而溢不及而盈烟煴之氣自然
所生故禹鑄以象之　神鼎見則以興
鑄鳥民咸趨之　神鼎見則以興
迎鼎至甘泉　孟康曰鼎大異於衆鼎乃以禮祠
廓吹萬龍門之風　莊子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
棟嶸落實河源之樹　莊子曰敢問大穎千荔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
萬物有聲口鼻竅穴似枅似圈似臼似洼似污似
里其山足黃河夏禹所鑿
毋嵲而撫地今上寥廓而無
集不遠檄煌之城　法苑珠林昔末中人
沙擬舉章像抄出威本京州有道道法東漸流
師者法出威來乃驅往檄煌
合華陰之市　見郡何
儀同　兩陳苦分　黃世家曰陳以西召
公主之鄉圖志
公主之鄉圖志有陳留公主之自陳以東周
化者謂之召南　前書二公之
樂樹在陝州府西南　前書二陝今陝
內史　前史
翻馳羽檄　漢陳琳檄以羽檄徵天下兵
風摩南公　見前淮
召伯甘棠猶零露　黃世家召公巡行
鄉邑有棠樹決獄
聽訟北下　前史齊武帝諸子悉封王子良指
命書藏王簡并書編以金繩繫

理者其惟良未遭渡河之歌　後漢信都令
二千石　前書
多虎安行不遇見為政二
年仁風大行虎共負子渡河
民　漢書宣帝
歌農太守先見嗜電驛道
是以法王御世　楞嚴經阿難白佛言世
尊我亦聞佛與文殊等
天人論道　釋迦為優
陀那說四諦法度五比丘
說法雲普覆虛空法界
能調伏慈憫消除結縛　華嚴經菩薩
慈世有八苦一曰慈相會共
合離我今以智慧舟掃除苦結
阿
法水津梁得無
孤杜之　莊子
香山撒迹非復
游曰散

白承飞令帥相占太子師相飞言有一乾仙名阿
所陀具足五通在於香山王心自思維香山途路嶮
絕非人能到當以何方諸衆至此弭陀疏抄香山天
頂有無熱池流出四河南爲恒河詳衆江南賑孝閔帝
時臨出爲弘農守
子命我試守此邦本物遷駱駝南淮南子孔子無眼
墨突未黔孔席無暖見報寄
境界卽有樓船之役漢朱買臣傳上拜買臣會
船備糧食水戰具既而南風不競北道言旋
賦邦君且止鄉俗耆老依然此刖屬玄法事須余制
文聊以課虛見進衆
舍衛之國祇樹之園金剛經佛在舍衛
頭陀寺碑註三明通宝
國威制給孤獨園
八會寫源連河競說勝辯三明極地宝
也

庾箋卷七　三十一

論皮提東度祇夜南翻非空卽色見泰和圖
言法華經解說相離相無
弘二教
朝獨悟重昏屈原涉江圖將自沉
曉身雖繫馬心避騰猿性戒當制五根勿令放入於
五欲中名梨五根木相
踰翻難可禁制猶憎猿
樓却卽未詳接梁元帝集揚州梁安寺碑
未詳拔海錄碎事志
宮智毅合掘羣生
迴風香益雜寶益各六百萬周
列友疑作
露珠幡阿曜世經是三小兒各以白
珠在弗肩上其一兒發菩提心者
珠在佛頭上化爲珠蓋
發菩提心者
西臨砥柱見袁江
河鳴陽碣東顏延之集車爲
幸京口侍遊蒜山
庾箋卷七　三十二

作云人河北陽
峽蜀華陽國志成
慶河餘獸移關荷杵昔爲畿服今成塞垣城疑虞武
見軍
行地似樓煩地理志樓煩縣名屬雁門郡
釋燿烽並照晉天文志軒轅西四
星曰增蟬者
候之神也象馬單行無鍾鼓聲
曰後聲
有雨原未詳按金三明極地宝
國思給孤獨園
火及天元晉火妖將起又七日出時大地須臾
滿崩壞百千由旬永無遺除
始震動乎於梵天一切惡道
皆悉清淨盡罪終輪至善
風傾地柱長阿含經風災起時至果
報出曰後聲
誰釋三怨左傳先軫曰三怨我
起自二施我
不資十方法華經
原降
謝劉昆
君馬疑作
首漢食貨志封君
氏皆以邑爲
方事南蕃言從楊僕請
集001-581

作云人河北陽
峽蜀華陽國志成
慶河餘獸移關荷杵昔爲畿服今成塞垣城疑虞武
見軍
行地似樓煩地理志樓煩縣名屬雁門郡
釋燿烽並照晉天文志軒轅西四
星曰增蟬者
候之神也象馬單行無鍾鼓聲
曰後聲
有雨原未詳按金三明極地宝
國思給孤獨園
火及天元晉火妖將起又七日出時大地須臾
滿崩壞百千由旬永無遺除
始震動乎於梵天一切惡道
皆悉清淨盡罪終輪至善
風傾地柱長阿含經風災起時至果
報出曰後聲
誰釋三怨左傳先軫曰三怨我
起自二施我
不資十方法華經
原降
謝劉昆
君馬疑作
首漢食貨志封君
氏皆以邑爲
方事南蕃言從楊僕請

庾箋卷七　三十三

集帝十五年上巳天以下書
成厥業史記歷書祖本天元
銀鉤承圖書狀統若
金牒長存未詳按後漢祭
銘書銀泥方下曜青
有王紀志光武封皇用王
封
温湯碑晉泉光郡盛
名者水爲浮天
載地行象滅賦
仁則滌蕩埃氛淮南子水有
蕩滌地而養萬物仁也
義則激揚清濁戸子水有
四德洋洋乎盛哉
柔而勝剛弱而勝強也
勇則負山餘力竭則鴻
蓋導水源注江疏河梁盛流滌習也
庾箋卷七　三十四

毛不勝王昏（見湖遁）仲春則榆莢同流（見和永贊）三月則桃花其下（見酒歌）其色變者（遁）爲五雲之漿（洞冥記五雲國有吉事雲起五色著於草其味美者結爲三危之露（呂氏春秋水之美者白三危之露）其味美者結爲三危之露（呂氏春秋水之美者白三危之露）

烟青於銅滿（魏鏡曜記銅溪水狀似銅故名）日銅溪（地理志）色白於鉛溪（水經注異記河間有雨鉛城漢世天雨鉛非神鼎而長淨（見五張異龍池而獨滿（指地圖龍池之山四方高中央有池方七百里皆龍食之去會稽四千里）石仍爲雁鄔之（白帖詩泉江南賦）

灑胃蒲腸興巖起瘡（史記扁鵲過趙所過名山大川河西之靈岳）瘥之（後漢楊龜傳董卓日杜陵南山下有武帝故冢原九歐魚鱗屋今龍堂）

卷七

廬霍衡嵩

山間湯水實表忠誠（見雜歌）室內江流潤彰純孝（漢姜詩傳詩事母至孝妻暉氏事姑尤謹母食江水嗜魚膾妻每旦出一日舍前忽泉水湧出每旦輒出雙鯉人補孝養）

甘泉消疾聞乎建武之朝（東觀漢記中元元年醴泉出於京師飲者愈疾者愈神）水竭疴在乎咸康之世（高僧傳訶羅竭者多羽頭陀晉武元康元年西人裴玄山石室中有二人對坐圍棋室西石壁開戶去水遠乃以木脚足水從中出清香甘美四時不竭來飲者止饑爲除病）

嵩嶽二仙之館不孤擅於天池（世紀嵩高山北有大穴莫測其深晉初常有一人誤墮穴中寺完而行計可十許日忽曠然見明又有草屋中有二人對坐圍棋局下有一杯白飲與之半年許乃得出問其姓字西王母使者飲之半年許乃得出問其姓字西王母使者飲之半年許乃得出問其姓字西王母使者飲

後佛名爲法界燈王佛燈燄四相俱滅遍多尊者每度一人以一籌置於石室許森財禮花首手疑作於山龍方資控杖華空中現大忉利天帝釋及帝眷屬欽來到此不覺一月華手比丘掌中金華即沒不現阿育王施閻浮檀金華空中現珠林親見帝釋及諸天衆從忉利天下閻浮提弟得道華拾來資造石像一軀身高丈六門於山龍石室世養其弟此山及像今並在焉陀天台山與五百羅漢同住寄於寫相漢悟法門張詩以中天大都督李允信者於寫相漢悟法門見五百羅漢詩乃於壁之南崖刻尊極一時會十方諸佛像供養晨夕嗶拜如攻水王菩薩從初發意不見一佛不聞一法不修一善不造一惡不行一施不持一戒不忍一辱不進一定不學一慧不斷一疑不證一果不成一道不度一人不滿一願不離一切惡趣不生一切善處不得一切種智不具一切佛法不滿一切佛事不淨一切佛土不嚴一切佛身不相一切佛音不演一切佛智不現一切佛力不顯一切佛無所畏不得一切佛不共法不成一切佛神通不現一切佛大慈大悲不起一切佛十力不具一切佛四攝不行一切佛三昧不入一切佛陀羅尼不持一切佛辯才不說一切佛不轉法輪不入涅槃不現神變不調伏衆生不淨佛國不成就衆生不供養諸佛不親近善友不聽正法不修正行不離惡友不斷惡業不滅煩惱不除習氣不捨諸見不離諸相不入實際不證實性不見諸法平等不得無生忍不住不退轉地不具普賢行不滿普賢願不能隨順一切衆生不能盡未來際不能普利一切衆生不能普入一切佛刹不能普現一切佛事不能普淨一切佛土不能普見一切諸佛不能普供一切諸佛不能普事一切善友不能普修一切善行不能普滿一切諸願不能普斷一切諸惡不能普離一切諸趣不能普生一切善處不能普具一切佛法不能普滿一切智願不能普斷一切煩惱不能普除一切習氣不能普捨一切諸見不能普離一切諸相不能普入一切實際不能普證一切實性不能普見一切法平等不能普得一切無生忍不能普住一切不退轉地不能普具一切普賢行不能普滿一切普賢願不能普隨順一切衆生不能普

終南山義谷銘 有序

周保定二年歲次壬午七月己巳朔大冢宰晉國公下南山之杕維公匡濟夔倫尚書
護、鑿石開之谷見爾雅釋山變理餘暇道經邠梁理臨陽
漢筮叠卦見周禮春官筮人弘敷庶績見尚書皋陶謨
被閱山經以爲終南惇物禹貢導山導水所經日月
虧蔽司馬相如子虛賦語見淮南俶真訓幹栝栢語見禹貢椅桐梓漆
年代蘊積於何不有乃謀山澤之官周禮山虞掌山林之政令澤虞
掌國澤之政令象引衡虞之匠注於山虞而掌其政令東
出藍田則控灞滻乘滻司馬相如賦終始灞滻歷古日
灞水出藍田谷西入渭滻水出藍田谷西入而入渭流

水本出藍田谷北至霸陵入霸水直絕南山徑漢
中洋烏調曲派別入溪流分九谷灞東京賦銅
九谷入灞梁四柱見爾雅釋宮雙鵲木經注平房城南門夾道有
雙鵲雨石柱具路若闕焉灞揚雄
甘泉賦封畿千里通于午則據涇渭涇王葬傳子午道從杜陵
關通子午谷渭長安城門也
綺春門見周禮地官掌舍滿渠交映綠槐秋市
思舊銘 有序 南史梁宗室傳字徐孺子南昌人男女百人男封侯者二十九人女主三
十八人世于鄱鄱陽郡遺其第觀寧侯永通南
川周敖德教臨川人也爲都陽忠烈王妹有
梁觀寧侯蕭永等依道永等避難流寓閩數信義皆往
依之陷永亦隨例入西魏
與世祖書曰非鐵小豎作亂久挾觀寧侯爭時
二侯以爲名號按周王葬周江陵
云晴昔同羈旅則江陵
之陷永亦隨例入西魏
江梁故觀寧侯蕭永
哀江南賦 并序

庾蓽卷七 三三

司馬相如賦張揖子虛賦注云雲夢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有金焉
楩柟豫章生其陵阪其土丹青赭堊雌黃白坿
楩柟豫章見爾雅釋木
催柯見哀江南賦事功刊木爾雅釋詁刊木
思舊銘 有序 南史梁宗室傳字徐孺子南昌人男女百人男封侯者二十九人女主三
十八人世于鄱鄱陽人也爲都陽忠烈王妹有
梁觀寧侯永通南川周敖德教臨川人也爲都陽忠烈王妹有
十八人世于鄱鄱陽郡遺其第觀寧侯永通南
川周敖德教臨川人也爲都陽忠烈王妹有
梁觀寧侯蕭永等依道永等避難流寓閩數信義皆往
依之陷永亦隨例入西魏
與世祖書曰非鐵小豎作亂久挾觀寧侯爭時
二侯以爲名號按周王葬周江陵
云晴昔同羈旅則江陵
之陷永亦隨例入西魏
江梁故觀寧侯蕭永
哀江南賦 并序

庾蓽卷七 三三

城不經連數不滿搭陽小城北門
城憑結金墉故阿地也詳和李司錄 將事未勞爲
功實垂國寓人殷方傳千載因功立事敢勒山阿銘
曰

寥廓上浮嶧嶸下鎮見五帝本紀嶧山碑見爾雅釋山壁立千丈峯橫萬仞
忠共風試功縣東有大山古文以爲山高大山之名也其山高大
象文商其山高大山之名也桂月危懸歲賦見象風
泉虛讀水經注漢小又東歷臨上朔風籟空傳下則
泉實乘與搭坡舉也雲根爲雨
千尋乘與搭坡舉也雲根爲雨注云根臨八極連五岳之根也八溪分
注九谷通源北流石出首宗之根也
相井綱生空井南浮石門有二小山一山有雙石
豎生號文帝陵墓石門槎象大壯見當卦調曲規繩百堵皆興
催柯見哀江南賦事功刊木爾雅釋詁刊木隨山刊木
思舊銘 有序 南史梁宗室傳字徐孺子南昌人男女百人男封侯者二十九人女主三
十八人世于鄱鄱陽人也爲都陽忠烈王妹有
梁觀寧侯永通南川周敖德教臨川人也爲都陽忠烈王妹有
十八人世于鄱鄱陽郡遺其第觀寧侯永通南
川周敖德教臨川人也爲都陽忠烈王妹有
梁觀寧侯蕭永等依道永等避難流寓閩數信義皆往
依之陷永亦隨例入西魏
與世祖書曰非鐵小豎作亂久挾觀寧侯爭時
二侯以爲名號按周王葬周江陵
云晴昔同羈旅則江陵
之陷永亦隨例入西魏
江梁故觀寧侯蕭永
哀江南賦 并序

庾蓽卷七 三三

司馬相如賦張揖子虛賦注云雲夢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有金焉
楩柟豫章生其陵阪其土丹青赭堊雌黃白坿
楩柟豫章見爾雅釋木
催柯見哀江南賦事功刊木爾雅釋詁刊木隨山刊木
思舊銘 有序 南史梁宗室傳字徐孺子南昌人男女百人男封侯者二十九人女主三
十八人世于鄱鄱陽人也爲都陽忠烈王妹有
梁觀寧侯永通南川周敖德教臨川人也爲都陽忠烈王妹有
十八人世于鄱鄱陽郡遺其第觀寧侯永通南
川周敖德教臨川人也爲都陽忠烈王妹有
梁觀寧侯蕭永等依道永等避難流寓閩數信義皆往
依之陷永亦隨例入西魏
與世祖書曰非鐵小豎作亂久挾觀寧侯爭時
二侯以爲名號按周王葬周江陵
云晴昔同羈旅則江陵
之陷永亦隨例入西魏
江梁故觀寧侯蕭永
哀江南賦 并序

庾蓽卷七 三三

城不經連數不滿搭陽小城北門
城憑結金墉故阿地也詳和李司錄 將事未勞爲
功實垂國寓人殷方傳千載因功立事敢勒山阿銘
曰

寥廓上浮嶧嶸下鎮見五帝本紀嶧山碑見爾雅釋山壁立千丈峯橫萬仞
忠共風試功縣東有大山古文以爲山高大山之名也其山高大
象文商其山高大山之名也桂月危懸歲賦見象風
泉虛讀水經注漢小又東歷臨上朔風籟空傳下則
泉實乘與搭坡舉也雲根爲雨
千尋乘與搭坡舉也雲根爲雨注云根臨八極連五岳之根也八溪分
注九谷通源北流石出首宗之根也
相井綱生空井南浮石門有二小山一山有雙石
豎生號文帝陵墓石門槎象大壯見當卦調曲規繩百堵皆興
催柯見哀江南賦事功刊木爾雅釋詁刊木隨山刊木
思舊銘 有序 南史梁宗室傳字徐孺子南昌人男女百人男封侯者二十九人女主三
十八人世于鄱鄱陽人也爲都陽忠烈王妹有
梁觀寧侯永通南川周敖德教臨川人也爲都陽忠烈王妹有
十八人世于鄱鄱陽郡遺其第觀寧侯永通南
川周敖德教臨川人也爲都陽忠烈王妹有
梁觀寧侯蕭永等依道永等避難流寓閩數信義皆往
依之陷永亦隨例入西魏
與世祖書曰非鐵小豎作亂久挾觀寧侯爭時
二侯以爲名號按周王葬周江陵
云晴昔同羈旅則江陵
之陷永亦隨例入西魏
江梁故觀寧侯蕭永
哀江南賦 并序

庾蓽卷七 三三

城不經連數不滿搭陽小城北門
城憑結金墉故阿地也詳和李司錄 將事未勞爲
功實垂國寓人殷方傳千載因功立事敢勒山阿銘
曰

寥廓上浮嶧嶸下鎮見五帝本紀嶧山碑見爾雅釋山壁立千丈峯橫萬仞
忠共風試功縣東有大山古文以爲山高大山之名也其山高大
象文商其山高大山之名也桂月危懸歲賦見象風
泉虛讀水經注漢小又東歷臨上朔風籟空傳下則
泉實乘與搭坡舉也雲根爲雨
千尋乘與搭坡舉也雲根爲雨注云根臨八極連五岳之根也八溪分
注九谷通源北流石出首宗之根也
相井綱生空井南浮石門有二小山一山有雙石
豎生號文帝陵墓石門槎象大壯見當卦調曲規繩百堵皆興
南浮石門有二小山一山有雙石豎生號文帝陵墓石門槎象大壯見當卦調曲規繩百堵皆興
南浮石門有二小山一山有雙石豎生號文帝陵墓石門槎象大壯見當卦調曲規繩百堵皆興

非金石唯暗令心悲士之悲也寧有春秋之異（淮南子春女悲秋士哀知物化矣）高鑒已傾穢下有聞琴之泣（新序齊杜溪下先生喜門周說孟嘗君曰千秋萬歲後高鑒既以傾罔引琴鼓之孟嘗君流涕）壯士一去燕南有擊筑之悲（見卷史記項羽本紀）楚公子之留秦（見卷史記項羽本紀）南賦無假翁秋於時悲矣心賦況復魚飛武庫預有棄甲之徵（詩五行志魏安釐王二十年有物集武庫王盧曰）先見橫流之兆望紀吳亡庾友楚之徘徊岐路（見陸士衡擬韓非子公子牟夷門歌云）韓王孫之質趙（韓世家公子嘉為質於趙良不得歸）始有棄甲之徵（見哀江南賦）烏伏秋泉（晉書載記慕容皝傳皝以咸和元年自稱燕王）望紀吳亡（宋傳紀侯大去其國竟羅也）庾友楚之徘徊岐路（見陸士衡擬韓非子公子牟夷門歌云）韓王孫之質趙（韓世家公子嘉為質於趙良不得歸）復魚飛武庫（晉五行志魏安釐王二十年有物集武庫王盧曰）預有棄甲之徵（晉五行志魏安釐王二十年有物集武庫王盧曰）烏伏秋泉（晉書載記慕容皝傳皝以咸和元年自稱燕王）望紀吳亡（宋傳紀侯大去其國竟羅也）

轅長別（楚辭遠遊兮）鼂（淮南子鼂水時自化為熊以通轅轅之道）轅長別（楚辭遠遊兮）鼂（淮南子鼂水時自化為熊以通轅轅之道）歸飛于於是石破（見晉書載記石勒傳勒十九年日歸飛于於是石破）而悲遂化為石時方孕啓禹日而悲遂化為石時方孕啓禹日而啓生其石在嵩山（見晉書載記石勒傳勒十九年日歸飛于於是石破）

萬人月死珠傷（見望月）
壽
嘆台蓋芝焚所望鍾沉德水聲出風雲（漢郊祀志奉文公獲黑龍文公薨黑龍
蕙增嘆
龍水德之瑞於是更名河曰德水宋劉敬叔異苑西河有鍾在水中聞鳴聲悲汲罷客問而陵鎗
劍沒豐城氣存牛斗見（見望）從潛然思故乃作銘云
風雲上慘（見郊行）舟壑潛移（列子藏舟於壑謂之固矣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駿騏過隙（莊子人生天地間若白駒過隙忽然而已）風流遂遺（世說王丞相過江後王敦
埋於土中使人情何能已已）敬重與曾搖玉觴子書曰元琳風流之美公私所奇忽爾喪失（晉中興書曰元琳風流相悼）荀伯（魏文帝作舞賦）
縣死而荀卿處困（史記千津侯傳天子謂曰君不幸罹霜露之疾爾歲）
帝紀侯大去（漢書范增曰像王不返）王不反人秦不反）玉樹（晉
埋（晉書庾亮何充皆日理玉）風流遂遺（世說王丞相過江後王
敦重與曾搖玉觴子書曰元琳風流相悼）荀伯（魏文帝作舞賦）
芳（荀卿賦荀卿適楚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春申死而荀卿處困）
新妝旦起（樂府古辭）入時（古詩為焦仲卿妻作）頭花來鏡裏草綠

人慶封餘邑（左傳慶封奔吳）萬里歸魂修門起入（宋玉招魂魂兮歸來入修門也）
徒留送雁（會稽典錄虞國為日南太守在官有聲）遠逐葬無從（見哀江南賦）
雁逐衰還至徐姚住
空廡長松（見蒙傳）平陵之東無復
墓前歷三年乃去）
悟（古歌平陵東松柏相對不知何人封義公翟義門人所作也王莽殺義門人傷義門也）
今注平陵東翟義門也）城連武庫山枕盧龍（魏武
以然之）松聲籟悲長起秋風心賦）曙昔隆貴提攜語
人作歌）
默（禮記長者與之提攜黎庶雖或默或語）託情豁院（藝文作琴窗豁虛
胸懷所寄以高埃塵）
期所與神交者（象有酒如澠終溫且克
山黃帝取容山之陰）金花不落（谷璧車頌陰負君歌
玉策牧之鉤山之陰）
左傳晉侯以齊侯宴設盡齊侯
東方甲乙成丹砂兩情合養
隱士彈琴（列仙傳稷丘
為一體朱會調連生金花
朝陽落鳳（見羽
矢曰有酒如澠酒温克
公華山道士
調曲大野

東宮玉帳山銘

玉帳參軍（孫子九地兵在太乙玉
之中不可攻也詳五
正前總葉成帷（見行雨
賦）連珠起幕（玉策難移（西海經西北曰
山黃帝取容山之陰
金策牧之鉤山之陰）
東方甲乙成丹砂兩情合養
為一體朱會調連生金花）隱士彈琴（列仙傳稷丘
公華山道士

漢武封禪公乃冠仙人承露博賈逸韻秉有二老翁相對
草甫擬琴來迎
樽蒲遂下馬以
潸然已爛顏唐
巖留舊鼎見鼎越書熙安縣山下有神湫天清水淨則
虎而臨潭既而執訊者
見不狀耳蓋
鼎神仙傳白石生
燒丹欲成
將有丸轉還
舊白石生
變海水類盞見步虛詞風
吹空上新聲
名氏春景
盞石初
吹臺山銘
刀寧吹簫
辭見珍故歷代常紛樂
南俗呼曰鼓吹山
難山出鈔
求許投翁遺記
青鸞集其上仙者來觀焉
如箕踞之貌
秦篇下鳳見春
此蚰殆
唐青槐避日國朝
文貴有草夾階而生
石名新舒
新始山東
死以占日月之數名曰莫
名似人山上石
文帝遣畫工
地理志天門零陽縣有半
石名仙人樓學仙人
石墨絲色石參差似人形
七横寫山狀圖於泊圍翁
見中字玉古迎詩大差女
石闕岡上有不得而死魂
化為鳳凰一日大雄二年感傷城南姓秦見
之長名為
夕賦比花依樹登樹要春見門易春秋臣聞漁延之
詩風觀要春景舞能留客見賦聲便度新見雕梁
月催迎秋光劉向別錄曾人處公
數振無復輕塵發聲清泉拂動梁席

至仁山銘

掌橫穿竅
三百丈通水懸注遙望如懸莊白雀岡北

朱草司晨帝王世紀帝堯
時秦草生於郊
石名新舒臨海記石
赤
樓學仙人古迎詩大差女
悅秦重徵嫁
秦見
城南姓秦七
感傷
禁苑斜通春人常聚
臺諸窓皆開東宮舊事
有四面
秋和來見和示
內人

明月山銘

竹亭標嶽海錄碎事鄧嶠
來至揚州北竹
水自西北
西乃絕
四面臨虛山

漢水學龍津見小國賦瑞雲一
名水
釜山出瑞雲仙童兩人
遊山山
應王者之符命
三秋雲薄易通卦驗
湧陰雲出
丸日寒新宋玉
如赤繩
趙王盡樹常春見和示
內人
橫笛行雨
山銘
窓衙竹影菊落林潭漢地理志弘農郡析
柳谷即今所
桐疎寒井見義
仁者樂山又
曰仁者靜
望美人山銘藝文作
徐陵
高唐擬雨見經
洛浦無舟
御於舟而上流
何處相望
山邊一樓袁彥伯羅浮山有浮
盤之狀有
樓之
高唐擬雨見經
洛浦無舟
何處相望
山邊一樓袁彥伯羅浮山有浮
盤之狀有
樓之
三十里便見山水李
峯因天
五女
蜀王本紀秦王嫁
女與蜀王蜀王遣五
丁迎女見一大蛇入山穴中
丁并引蛇山崩
秦山女皆上山化為石今
梯縣有五婦山
石是
三侯
日兩有神從天而降後漢
書祭祀志
侯漢高祖
名石侯祠
峻路地
險天柱漢郊祀志武帝登
之大柱山號曰
樹裏聞歌枝中見舞怡對妝臺諸窓皆開東宮舊事
有八所綺疏連
飛及青
斜看已識宜嗔便避豈同機女非

危簷迴葉落窓疎看橡有笛見建對樹舞風見僞風生分景列子湖其神得氣生分景列子湖其神得

生石洞盆見之荊州記宜都狼山有風穴口雲水鉢驅不任汲用蜀江奏烈大數尺名曰風井夏則風出冬則風入

出山根谷鉛霜朝曦見義谷鉛霜朝曦見小秋夜雪稜宜柳山川記峽中猿鳴至梁流約石塘瀨聽猿詩猿啼堤梁以堰野路疑林船橫壞下樹夾津門寧殊華蓋舊仙翁像見崙山一曰華蓋天脳地記華蓋山別題四十里名曰杜仙人所居洞天福地記華蓋山別題四十里名曰泗州永嘉縣仙人修羊公治之

刀劒三首

風伯吹鑪雲師鍊冶作名劍五枚以遺句示薛燭曰客有以銅三十鞾買千匹之御二貢此劍可乎薛燭曰不可臣聞初造此劍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

耶之溪涸而出銅雨師灑道雷公發鼓天帝裝炭太乙下觀乃斷金精夜下見報寄價重十城名高千馬見越春秋越王允常聘欧冶子干將夫妻乃鑄此劍五枚以遺句示薛燭曰客有以銅三十鞾買千匹之御二貢此劍可乎薛燭曰不可臣聞初造此劍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

千金顏色見晉志圖同千金之劍也獻刀則却刀授頭注吳大帝光連斗氣見從談動山驚身文水動刃古珠生越絕書風胡子曰太阿龍淵龍翼如赤水之波工巿從文閒起垂脊而上如珠而不可仕文若流而止如珠

龍泉

斗精逝降吳越春秋伍子胥過江解劍與漁父曰此劍中有七星北斗文其值百金山露下從赤水文千曲蛇鱗百重搗衣燕砥欽刃莊子天以燕石砥欽莊子之劍

蜀水開鋒

蜀水開鋒斜客初見建對樹舞風見僞風心賦風以竹筒納鐵珠滿中棄之風出聲如鳴堤梁以堰野路

渡江

三江初鑿九谷新成禹貢三江既入九山刊旅船也水起龍驚梁天知命無待憂生危舟遂靜亂檝還

平見衆江
南賦

湯解祝網

連珠兩起米合玉雙沉尚書中候天乙在亳湯臨
潛龜負圖雒德演觀乎洛降二分
雙龜出焉化爲黑玉雒氏春
秋元命苞伊尹生空桑乙受神誥伐桀克殺爲祥樹吕氏春
秋成湯
之時有神降于莘女得
嬰兒于空桑長而賢湯聞其賢
使人聘迎之五反乃
往見湯因說以伐桀之事湯
遂興師率諸侯伐桀
桀敗于有娀之虛
遂放桀于南巢

文王見呂尚

言歸養老
伯賢又善養老
垂釣西川岸止磻
溪惟小船
見宮
風雲未感
見象
武賦意氣怡然有此相
望於茲幾年
待中
說

武丁迎傅說

虞田路斷辭
疑作
淵泉飛劣版築有褻韋衣
見宮
賢臣入夢天賜無違
高書說命
帝賚予良弼千歲之下遂得同
歸

成王刻桐葉封虞

唐叔百里居河之汾帝刻桐葉天書掌文禮以成德
樂以歌勳天子無戲唐其有君
晉世家唐叔虞者周
武王子及生文在其
手曰虞遂因命之成于與叔虞戲削桐葉爲珪與虞
曰以封汝史佚曰天子無戲言則史書之禮成之

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
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

漢高祖置酒沛宮

遊子思舊來歸沛宮還迎故老更召歌童雖欣入沛
漢高帝紀丁遷過沛留連飲沛父老
兄弟諸母故人日
樂飲沛市中兒得百二十人酒酣上擊筑
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
猛士兮守四方謂沛父兄曰遊子悲故鄉吾雖都關
中萬歲之後帝
魂魄猶思樂沛方念移豐
見春
酒酣自舞先歌大風

漢武帝聚書

獻書路廣藏書柱開
劉歆七略
孫弘廣開獻書之路百年之間
書積如山故外則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則有
延閣廣內秘室之府老子傳注
家
史部藏室之柱下
以爲官名
秦儒出谷
見哀江南賦
漢簡吹灰
本紀
孝武皇帝勅丞相公

斯謂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
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
芝案
泥印飛函
見象
賦
泥印飛函封以金
檻遺記元封二年作
所圍及諸宮門鬼魅不敢干
常發書
將出征及使絕國多以此泥泥
函印
出蘭臺
漢官儀中興典籍參秘書
人員一封

坐觀風俗不

千乘駿輸
見馬
射賦

六轡危行
六轡如琴
見賢臣攬轡可謂忠

城龍淵地狹
見從
華蓋風驚
見從

良
漢袁盎傳上從隴阪上欲西馳卜嵓阪盎攬轡曰
臣聞千駟之馬不測山有如馬驚車敗陛下縱自

后句上乃止

朱雲折檻

上書直諫有怙明君先求斬馬遂請龍文身推檻檻

義烈風雲應從御史翻賴將軍文龍漢朱雲傳雲

宇游魯人徙平陵成帝時丞相故安昌侯張禹以帝

師位特進雲曰臣願賜尚方斬馬劍以斷佞臣禹聞

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御史將雲

下云云攀殿檻檻折頭解印綬叩頭流血雲誅忌免冠

解印綬叩頭殿下上意以旌直臣

周公成伯禽

伯禽魯世家周公旦相成王而魯於天下最親且

將適公所史進象笏書思對周公政治爲國風語詳

命既服習容觀王聲及周公之教自始至戚述其政教

之始則爲幽風述其政教之成則爲豳雅述其政教之

中則爲魯頌

北山有梓南山有楰

喬禮容雖備俯仰無驕貌見禮記

麥流雖遠書卷猶開見報寄隱

叔其朝成王見崧公三見而三笞叔封與伯禽見

鳴于南山南山之陽有木焉名曰梓實而俯梓者子道

父道也南山之陰有木焉名曰椅實而仰椅者子道也

二子見周公入門而產登堂而跪公撫其背勞而食

之

五月披裘貢薪

披裘當夏俗外爲心雖逢季子不拾遺金見小爾雅

欽遠魚沉惟深劉峻山棲志鳥居山上屬巢木未傷

也清蘇滅跡何必山林窟穴足沙豈好與先益性然

山林郭璞遊仙詩長揖當塗人去來山林客

王祥扣冰魚躍

王祥之母鮮鱗是求氷氷連釣浦凍寒流精誠有感

雙魚共浮見陽王司徒

孫叔敖逢蛇

叔敖朝出穿悴還家母氏頓仆知埋怪蛇爾有陰德

陽報將加終爲楚相卒有榮華見漢賈誼書孫叔敖爲

兒出遊還憂不食母問其故泣曰今旦見兩頭蛇者死

頭蛇者化吾人復見之已殺而埋之矣母曰無憂汝

下死矣子孫不乏德必有陽報汝必爲楚相

高鳳好學專心不廻流連經籍復漢書儒林傳謂日對

玩書籌何晏也圖書衍籍珍玩寶怪皆所藏也石門

寓度谷見義銘銅梁雨來見佛

麥流雖遠書卷猶開見報寄隱

張良遇黃石公

張良取履授兵書一卷長者三期良當問從漢張良傳

良取履足下殿上長老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良因長跪

父以足受之而笑良因隨了下取履因跪進父曰孺子可教

後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後五日

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

讀是則爲王者師後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

後果以此山下黃石見擬穀城餘石

還歸舊祠

卿尚父授丹書

尚父一遇周王是紀赤雀既下丹書已陳通鑑武王

開衆長別垂綸獨有磻石留名渭濱見宮調曲和張特中

榮啓期三樂

榮啓期三樂惟人與年夫子相遇即以爲賢性靈造化

風雲自然雅琴雖古獨有鳴絃見和張特中

夫子見程生

程生夫子一遇相知薄言傾蓋桑陰遂移清揚共美

賢聖同羣陳詩難別贈絹傷離家逼孔子之郊遇程

已盡相親領清揚宛分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

自笑一人清揚宛分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

下賢士也於斯不贈則終身佛能見也詳盈湯碑

鉏麑見趙盾

趙盾將朝早寢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嗟曰不忘

忠與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

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簡相如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

衛冠謂相贈白馬王彪詩顧語慰城闕唐生相

蔡澤羈旅困生決疑無勞神筴虛設不問靈龜

靈龜富貴自取年壽須期雖云異相會待逢時蔡澤傳

李陵蘇武別

李陵北去蘇武南旋歸驂欲動別馬將前河橋兩岸

路悽然故人此別知應幾年見悵咏懷

樊噲見項王

樊噲將軍漢王車右不憚鋒刃何辭斗酒勠上屯軍

凌埃噲仰視立交謀欲設沛公噲曰壯士今人有帳下羽問爲

擊沛公噲居營外聞事急乃排人之鴻門曰壯士與之鹿酒彘肩之也羽曰能復飲乎噲曰臣

從良口沛公駟東奔噲也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則飲酒拔劍切肉食之羽曰能復飲乎噲曰臣

有臣既飲酒拔劍切肉食之羽曰能復飲乎噲曰臣

死且不辟卮酒安足辭沛公誠特厄西乎沛公留車騎獨騎

馬噲等四人步從山下走歸軍上軍鴻門軍漢高帝紀或說沛公守函谷關

持謝范增惟留玉斗漢高帝紀羽西人關項羽本紀使

布等攻破函谷關沛公見羽陳平說羽曰亞父謀欲

斗范增增怒擊其斗起日語在項羽本紀爲沛公虜矣

崔讚有引

武成二年春三月雙白雀飛集七林園大將鄭偉布弋設置並皆俞獲六翮已摧特賜衆典猶茂齊壽雙心俱悠見其相顧哀鳴孤雄先絕嫡妻向影信奏事階墀立使爲誥

九皐遠集崔鳴于九皐三山迴翮見和王華亭別晚洛湖仙飛南賦哀江不防離繳見和張先遵谷圃見紅籠摧月羽見趙王和弋碎霜衣見魏明帝雙毛塞傳餘號而彩影振王羽而飄霞宮闕遠白雀太子所覽越關仍舊名若之地凡人不得輒入武成元年夏五月諦有司造周曆史記公諱憲字毗周本紀文王作豐邑自焉徙都豐公諱憲字毗

庾子山全集卷之八 明 張

周上柱國齊王憲神道碑 李賢曰墓前開道建碑仁壽錄標謂之神道

昔者軒皇受姓十有四人見記周室先封十有五國無傳載姬周武王克商其兄弟之國者四十有五人姬姓之國無慮之雖復千年一聖見漢高祖五百年間有王者作武川非縣也詳崇傳晉太元之孫莫庾本名紇豆歸爲慕容皝所破部衆逼急歸魏魏孝昌之初奄荒玄菟太祖以百二諸侯三分天下有一雙白雀見東人遮城虎飛欲舞一雙白雀見小六韜曜兵丸門嚴露落先鳴見小六韜曜兵丸門嚴肝心斷絕松上長悲見宋中永

庾子山全集卷之八 明 張

周上柱國齊王憲神道碑

昔者軒皇受姓十有四人見記周室先封十有五國無傳載姬周武王克商其兄弟之國者四十有五人姬姓之國無慮之雖復千年一聖見漢高祖五百年間有王者作火德詳瀆傳位表武成元年夏五月諦有司造周曆史記公諱憲字毗周本紀文王作豐邑自焉徙都豐公諱憲字毗

庾子山全集卷之八 明 張

賀突厥可達汗妃阿史那氏墓誌銘 第六子恒州武川人也魏地形志恒州代都領武川二漢書俱作武州

閭邱金之子下文昌之宿以官書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珠爲權奇未詳按晉子產五日司祿西曰司中六曰司祿東曰司命珠爲權奇未詳按晉子產日角委平仲月角星生犀角相下惠史魚反角論山庭表德衡論語撰考讖頭回有角頰似月形山庭表德衡論語撰考讖顏回有角頰似月形山庭表德衡論語撰考讖顏回有角頰似月形山庭表德衡論語撰考讖顏

喪化秦輸清酒一鍾故世號白虎復夷一日板詔徵卬茬民威（漢司馬如傳上欲通邛作）激盧仰德（郡地志成都之南盧江縣地）生爲立廟刻石頌功成存文翁之祀非謂生前（漢文翁減刑爲蜀郡守終於蜀吏民爲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至今巳數百年）好文學爲之化也巴蜀（巴郡治今四川重慶市蜀郡治今四川成都市）漢陽有諸葛之稱止論身後（漢陽郡治今甘肅天水市）襄可同年而語哉（藝文志有諸葛丞相十六篇）

保定四年（武帝年號）與大司馬蜀國公圖金墉城（周書晉蕩公護傳護乃斬大司馬尉遲迥時梁武陵王紀稱帝於蜀聚衆二年遣大將軍楊忠伐蜀紀子立都王嘉及其文武官屬詣軍門請兒以迥有平蜀之功封蜀國公邑萬戶綱目集覽金墉城在河南郡洛陽故西北角魏明帝築）師臨洛浦則廣武營奔（見軍行）兵上邙山則河橋路斷（見哀江南賦）渭墜五方名利（見數術略）

八川風俗（司馬相如上林賦郭璞注漢高帝紀注洛陽記洛陽有八川）

鐵市銅街（洛陽記洛陽有銅駝街）風飛塵起（見衆府本傳）洛陽出軍後諸軍恒駐齊人所聚三軍喪氣而雄爲衆心乃安（見賈逵傳）天和元年（宇文護年號）天子冢宰晉公護（周禮天官冢宰第一品後周正九命爲大宰之職卿一人宰相後周大象元年改爲左丞相）始建德元年（宇文邕年號）進爵爲王（晉公護進爵爲晉王後改爲齊王）仍拜大冢宰（通考冢宰亦其任也其在周禮天官冢宰第一品後周正九命爲大宰之職卿一人宰相後周大象元年改爲左丞相）加以殊禮（晉公護進爵爲晉王後改爲齊王）劍履上殿（晉公護進爵爲晉王後改爲齊王）入朝不趨（晉公護進爵爲晉王後改爲齊王）贊拜不名（晉公護進爵爲晉王後改爲齊王）平陰聽烏（齊師敗績晉侯曰城上有烏齊人所棄遂以爲齊人所棄烏也）

奔是忽身自督天子冢宰總統羣職（周禮天官冢宰第一品後周正九命爲大宰之職卿一人宰相後周大象元年改爲左丞相）姬旦封於魯（魯世家封周公子伯禽爲魯侯）不就封留相武王（魯世家周公相武王封周公子伯禽爲魯侯）劉交國於彭陽（楚元王交高祖同父少弟也常作上山入臥內出入游即東海彭城二十六縣）無妨常從（高祖同父少弟也常作上山入臥內出入游即東海彭城二十六縣）漆沮既從（周禮夏官職方氏豫州其浸波溠）酆鄗既宅（周禮夏官職方氏豫州其浸波溠）晉鄭爲國（晉世家天子使王子虎命晉悼公爲伯於踐土）而已哉（左傳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仰叔突於武川（左傳鄭伯怨王使虢公之命卿取溫之麥）燿火通於灞上（天文志衛西四星曰爟火之神也詳燕歌）公述職巡御（通考後周以爲臬官）治兵朔方（後周以大司馬卿爲之大司馬卿統軍）

語見班固銘　馬邑星飛　後漢書匈奴傳記秦築城於武川塞有馬軌并如星　龍城月動　後漢書匈奴傳名其地為龍城祭祀及移齊文本傳子尹無字曰天之淨經署不前　左傳子尹經署江南飢　失烟支之下　西河舊事匈奴失烟支山乃歌曰失烟支馬而去　後漢書匈奴傳馬拜為骨都侯胡女無敢配之天山過之皆下馬拜為骨都侯自稱皇帝詔惠督趙王招等詐平之東鄰逆命反道敗德　尚書大誥曰三仇猶反德文道敗德文箕子疑作王季於塞庫鞫文王於玉門　竹書紀年丁卯季歷宇立于門十一年丁巳季歷功命為伯統西戎諸塞卑帝辛九年帝辛二年因商伯於羑里之土建魏水也帝辛囚西伯於羑里之土門鬱泥之情靡以作歌其傳久矣　天予將有孟津之師　魏曲召公獨議公報以誕膺天命克成厥勳　尚書武成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詔

曾天命以興方夏　昔者秦昭起師於蜀直問張儀　史記秦本紀惠文君十年司馬錯與張儀爭於蜀王開戰不決為儀所破　晉武用兵於吳惟謀羊祜　晉書羊祜傳祜之計而朝議多違惟張華與帝意合卒討吳武帝深納之祜上表請伐吳武帝從祜策而吳平　六合大定　江南表日此羊太傅之功也　周時故命據有分濱擒解安是毒賦繁興不有一將東討閩與內史王謐謀之後以大定　本傳四方高風將欲右遷告之於　高祖光武帝禪石閭漢郊祀志武帝禪石閭山下址南方土高仙人冀神之所集也　秦部斯玉鼓　見哀江南賦注秦有林胡樓煩有人卯經緯天地　王莽傳黃帝金匱擊土鼓鼓為六龍　既而赤烏夾日　南賦　黃熊入寢　左傳昭公七年鄭子產聘於晉侯晉侯有疾韓宣子迎客私焉曰今晉黃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昔堯殛鯀於羽山其神化為黃熊入於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　實沈無祀　左傳晉侯有疾卜曰實沈臺駘

爲桑林不祭見湯禱宣政元年六月二十八日癸酉春秋三十有四季文之十四可知矣左傳成季之將生也卜之曰男也閒於兩社爲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及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同復於父生而嘉名曰友是爲季友以奉桓公奕世有勳於魯公羊傳閔元年季子曰叔牙與慶父通謀欲立慶父季子曰與之則魯不昌不與則魯昌季子遂行至於陳乃飲鴆而死君子曰季子之不愛其死也以愛魯社稷也故曰友之道大矣哉穀梁傳閔元年季子曰慶父與叔牙通謀欲立慶父季子曰與之則魯不昌不與則魯昌季子遂行至於陳乃飲鴆而死君子曰季子之不愛其死也以愛魯社稷也故曰友之道大矣哉

有回門人日親其齊玉之謂也顏師古曰孔子云自吾有回門人益親可封爲鄭侯用之作宰則萬方協和用之撫軍則四表攝伏左傳定公十年齊侯將以公會公懼孔丘以難之對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文事而無武備古之道也請具左右司以從公齊侯將享公有司跣而進曰於此用兵以威之公退宴有司曰罷女何爲不以樂來對曰臣聞夷狄之民不足以亂華人之聲不足以移正觸之以利則反其道以遠其德則不至使其道不遠其德不至則四夷之樂不可入於中國兵不可觸也君子之動舉必循禮過失則有司之罪也公羊傳定公十年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孔子攝相事兼行三事而齊侯懼遂來歸所侵魯地及汶陽田歸之國無不仁隨會爲卿民無羣盜禮記樂記樂者通倫理者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故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唯君子爲能知樂是故觀其樂而德之高下可知也鄭玄注德謂性行也高下猶優劣也禮樂嘗絃入耳則溪谷俱諧見賀循傳循上疏曰臣聞禮樂之興因緣世務隨時而作非有一定之制也故禹湯異道而俱王文質不同而皆霸是以聖人制禮貴於適時而已不必同古也故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當世以爲楷模揖紳以爲軌範則少有壯志頗較兵書玄水降靈未詳按蓋文類聚女九宮戰法黃帝與蚩尤對戰久不勝黃帝乃於太山三日三夜天雨冥冥降一婦人人首鳥形黃帝稽首再拜伏不敢起婦人曰吾所謂玄女者子欲何問黃帝

曰小子欲萬戰萬勝萬惡有當何從起詳軍行教城受敵見張讀宋亡國史藝文志黃帝長柳占夢十一卷月角星眉未詳按藝文志黃帝長月角星眉山月日氣二十一卷莫不聆誦在心撰放於手所著兵書凡有五卷今不傳六韜九法不用吳起舊書吳起傳起學兵法以事魯公公疑一名亂新序又君子太公六韜一名龍韜君又太公兵法可謂有忠孝焉評從三合五離勞孫武先誠見齊孫子吳起善於治軍而悼王以亂亡貪爲讎府宋人或得玉獻子罕子罕不受曰爾以玉爲寶我以不貪爲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易謙卦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左傳昭公六年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禁之以威嚴守之以信信之以義奉之以仁行之以禮制之以政理之以好惡紀之以六藝糾之以政教行之以忠恕臨之以莊敬涖之以嚴斷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皆徼幸以成其事而競於爭端不可禁御也不忍其小忿而棄其大德不謂以力爭也伯成子高堯時諸侯也堯去而耕禹往見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於其朝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畏今子無一於此而民不應何也伯成子高曰昔堯之治天下也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畏今賞罰已行於下德已見於民而民疑之德衰自此始矣吾子立於我側我且奪汝光矣子其去汝無乃亂我田畝子其去汝無亂我田畝我且不得與汝遊於是遂耕而不顧守仁爲寶禽上傳伯成子高唐虞時諸侯也堯去而耕禹往見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於其朝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畏今子無一於此而民不應何也伯成子高曰昔堯之治天下也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畏今賞罰已行於下德已見於民而民疑之德衰自此始矣吾子立於我側我且奪汝光矣子其去汝無亂我田畝我且不得與汝遊於是遂耕而不顧信致欺而見疑爲書非要後漢書王昌傳昌謂其客曰吾聞圖王不謀於衆舉事不與人議非聖人不能獨斷故湯武爲不自騖於諫光下物荀子君人篇主好羞惡以明易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不享嗟呼哀哉以某年月日葬於石安縣洪濱川之里原隰悽愴埋於盛德幾年丘陵摧落藴於良才永矣嘗志曰幽穴九泉之良才當數數世業

悠哉朔方逖矣窮陰山連烏道見佛鑑銘地盡龜林未詳按疑是大重黎業大見前賦伯翳功深翳本作益大戴禮帝繫姓嬴氏是曾其積德必有君臨史記虞夏紹堯命伯翳掌朕虞善業少數十太祖撥亂喪君有君全德呂梁發百仞之射說苑養由基之射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諸侯咸稱善養由基善業少數十年德合自然然後在位對曰征繕以輔孱于功勤地軸有賦見前賦諸矣開之喪君有君見袁江策動天文袁江賦揚衡淪先生爲秦畫猶臨赤水尚羲黃雲見袁江賦長千之策太白師弟見崇薛

翠微神降木星掩太白於秋合誠圖緊微大帝室太一之精也文昌星下照於四八百見宅碣曲天下三分見宋碣曲公之挺生實惟天假見崇薛

國齊世家威王曰吾臣檀子盼子盼子大種首將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克於兩社見上郎
樗江河尚書說命若濟大川用汝作舟楫棟梁華夏左傳子產謂子
太曰子於鄭國見上純深之性地極天經見上
水涸詞鋒風飛文雅見上忠貞之道事感百靈左傳衛侯曰臣聞其股肱
孝因之加之以縕也地之義也詳哀江南賦忠貞小國賦君親惟一臣子惟
忠泉出井水行君子至止既紿虞賓毛詩賓之初筵左傳子產謂子
產曰子於鄭國見上孝爭生庭楚國先賢傳孟宗性至孝母病思食筍
時冬節忽出筍依言得之母以孝感所謂人也遂事母以孝聞孟宗哭竹林泉數莖忽出筍依言得之母以孝感所謂人也遂事母以孝聞
宇天富爲國之輔是居上將爲天之柱左傳文公天文志天
樞星二公之世乃聖乃神惟文惟武策高開闊威發雲雨九宮神
名易乾鑿度太乙取其數以行九宮數從乾宮始乾坐戌亥天門
居艮之辰之所居三術謀明吳越春秋越王謀名相國范蠡曰子有陰謀兵法願效
陳月龜題兵漢書藝文志龜書二十八卷卜筮之屬轉
轉陳月龜題兵漢書藝文志龜書二十八卷卜筮之屬轉
則報寄洛州不虔後人於齊神人謂曰子有陰謀兵法願效
後漢袁紹傳操遠屯官渡紹連營稍前逼官渡起土山射營中本傳天
子山射營中本傳天子在南陽築宛城前王於地下謀吳之前人
憲穽兵出宛陽築宛城前王於地下謀吳之前人
宛又牟大衆於分北築城至龍門冀州既載東原底平尚書冀州既載
大野既豬東原底平冥波欲運翁于是鳥也海運則將徙
於南冥南溟也原底平
者天池也弱木將危見馬中峯岳斷見傷王半海
射賦司徒
垂鵬見賠准南公厭沉丹穴見兒寬曲龍亡黑陂三秦記昔有
黑龍從山南出飲渭水其行迹成山因名龍首山
臨淵廢市戰國策齊國將亡東
恒公宮中北市

非直滎陽之師（漢書王屯滎陽蕭何守關中計戶轉漕給軍）河內供軍豈但淇園之竹（後漢馬援傳援為河內太守伐淇園之竹以給軍）樹欲曰高（孔子家語孔子曰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

陸通傳文攻初從公百餘萬以給軍太祖為行臺以政為先天光討代及天光敗歸太祖太祖為行臺左丞渙州長史勳中都

幸譯宗敬歌（北史周本紀大統十三年魏帝宴羣臣於麟趾殿帝自為歌辭宗敬譯之）公秉照晉之鑒（晉書宣武帝紀論曰降明神之德）

周之將興明神降之（左傳內史過曰）猛虎振盪七年不警（晉書宣武帝紀文帝於宜武場上馬）

日仁（左傳宋公疾太子欲以其立之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就大）羣臣不及也目又（左傳宋公疾太子欲以其立之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就大）不順遂走而退

唐箋卷八　十二

節（唐注疑有闕誤）季扎辭曰（左傳宣公十四年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之辭）君義嗣也（左傳成十三年君子曰能守節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

稟穴（見哀江南賦）翻從壓紐（左傳昭公十乃讓父兄命中都順帥命定四公）

襲之詳（左傳）太祖初封西谷（兄答趙）始合諸矣（九合諸侯本傳）

以公詞令（參謀機密）審改得戎政克宣師言無滯（本傳大統十四年參軍事）賜姓步陸孤氏委鹿輅而（漢敬儀傳敬與光高帝納輅兄高帝初即位輅不肯見敬說輅曰）

入鴻門而舞劍（漢項伯傳伯亦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沛公默引去）項伯亦起舞（史記項羽本紀）

公猶珠伯（左傳公猶珠伯）封劉氏方之吹律（晉荀勗傳勗以調律命勗吹律）

榮出身羽林監輕車將軍除尚書右丞（李德林後魏有羽林監後周有左右羽）

林監後周有左右羽林郎掌宿衛武帝以公孫賀為之（後魏神龜元年始置漢制有）

右丞及諸曹尚書（漢百官表尚書令一人左右丞各一人）十餘人各名列寺（周禮天官冢宰）

般平準（司馬遷史記有平準書）水衡貫朽（漢食貨志內）常平粟紅（見羽調曲）

投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增邑千戶（周禮春官小宗伯之職掌三族）

唐箋卷八　十三

朝必司賓主之禮（未詳）六龍銜轡定取和鸞之節（易乾卦時乘）

六龍以御天（乾卦）御正以官（周禮天官冢宰正四）

字（說文）其兒不為刺史（晉書王沈傳沈以佐）

命功（魏武帝紀元）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入掌納言（尚書舜典帝曰）

昭（說文）大夫會稽有王會之名（大夫會稽有王會之名）其子不為太守（晉書王舒傳舒以父名朝議）

又（說文）子即史舒受會稽內史舒上疏稱以父名朝議於是改名字）

以（說文）即不（說文）拜本傳不就）

命（說文）行博陵有王況之封（後漢書郡國志博陵郡）

（說文）十四年於大丞相府（漢百官表丞相府軍事）

（說文）二千石（漢百官表中二千石對公子爰）

（說文）東中郎將（漢百官表東中郎將）

論都（漢敬傳敬脫輻兄高帝初即位輅不肯見敬說輅曰）

今言都（秦地若作納言龍舒故作納言）

邸（說文）中入鴻門而舞劍（漢項伯傳伯亦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

項伯亦起舞（史記項羽本紀）

公猶珠伯（左傳公猶珠伯）封劉氏方之吹律（晉荀勗傳勗以調律命勗吹律）

又為軍司馬（周禮夏官司馬）大將軍開府（周禮春官小宗伯之職掌三族）

中大夫（漢百官表中大夫）職居常伯勤問於（尚書周官常伯）

南宮（尚書牧誓之長曰常伯）前後所陳補益王政者著之南宮以為故事（李德林後魏有羽）

咏畫屏風位登王言連官於北斗（後漢李固傳固對策云陛下布尚書猶天有北斗也斗爲天喉舌尚書亦爲陛下喉舌詳應此義）聲聞於白鷴原（見郭青螺白鷴原賦）風之戶（莊子原風至乎列缺之門）敷天子風至之中（漢史以旗物鼓鐸鐲鐃各以其聲）日月馬蹄之表（見前）知我涼州張奐高揖羣英人之馬（後漢張奐遷安定屬國都尉羌遂安定上馬二十疋先零畏奐使金如常不以入懷悉以參馬還之）清畏人知我無慙德（晉書胡質爲荊州刺史陸遜謂張悌曰今南北通好以公有出境之才故相屈耳悌曰孫皓謂悌爲有止兒之才故相屈將既珠盤歃血定楚國之連名（見春秋）齊人之侵地（見春秋）是謂使乎（周語）

不知父清齊國通和（見春秋）封人受使（周禮封人凡喪紼窆共其人）以公有出境之才（見前）聊申張旃之（見前）命（見前）

七首登壇反齊人之侵地（見春秋）是謂使乎（周語）

稱光國（本傳大和三年書遣侍中斛斯文學中書侍郎劉述來聘其年十月公正爲劉述來聘語使乎外之遣美容止善辭令歎而有之）起風飛（見結客少年場）乃授京兆尹（本傳大和年除）增邑通前一千六百戶餘官如故（後漢光武紀建武三年馮異與延岑戰於上林兵息）

宜州諸軍事宜州刺史（周太祖紀攻北寇魏帝三年改北雍爲宜州）風化待雨（見前）百城解印懼朱穆之威（後漢朱穆爲冀州刺史時中常侍趙忠張讓等放橫穆奏誅之）露冕觀風（後漢宋均爲九江太守以德化爲治）既珠盤歃血定楚國之連名（見前）是謂使乎（周語）

六軍（見前）悉解（見前）歲成（周禮天官司會掌邦之六典以八法治官府以八則治都鄙以九貢九賦九功九式之法致財用以參互考日成以月要考月成以歲會考歲成）論功書之年表（漢書百官公卿表有功臣表）尋授都督

上林破之（見前）蘭池益詐（見前）野（見前）望不學王陽平生鑄金之（漢王吉字子陽子駿爲京兆尹自吉至崇世名高其自奉養極其鮮明大下服其廉而怪其奢故俗諺曰王陽在位貢禹彈冠）聲聞於白鷴原風之戶（莊子原風至乎列缺之門）敷天子風至之中（漢史以旗物鼓鐸鐲鐃各以其聲）日月馬蹄之表（見前）知我涼州張奐高揖羣英人之馬（後漢張奐遷安定屬國都尉羌遂安定上馬二十疋先零畏奐使金如常不以入懷悉以參馬還之）清畏人知我無慙德（晉書胡質爲荊州刺史陸遜謂張悌曰今南北通好以公有出境之才故相屈耳悌曰孫皓謂悌爲有止兒之才故相屈將既珠盤歃血定楚國之連名（見前）是謂使乎（周語

孝綽集昭明太子集序云正位少陽梁蕭文帝集答徐摛書云山濤有言東宮養德而已 簡星守最矣官書前星太子星也 尊師讓鄱見哀江南賦 侯賢能乃授太子保 通考後魏有太師太傅太保謂之三公北齊皆有之後周不置隋文受禪高一世思攄太子初封鄫公以實爲國高陽氏有才子八人今苟氏亦有八子改公儀表外明風神內斂氣量淵沈其里曰高陽里 公儀休魯博士為魯相奉法循理百官自正拜為魯相奏六經以教民魯國大化 階基不測事君惟忠事親惟孝言為世範行為士則 留連墳柰君子所行為世紀 招賢文詞霸府錄於尚賢上 出入臣費常帶數職身具六廳 出入臣費謂出為外官入為內職 總於司會 周官大宰以八柄詔王馭群臣一曰爵二曰祿三曰予四曰置五曰生六曰奪七曰廢八曰誅 上出入匡濟 漢百官表曰郡國輔佐京師諸侯王相國丞秩皆二千石銅印墨綬掌治其國職如郡太守 天子以大臣得帶劍履上殿 漢高祖令蕭何帶劍履上殿 入朝不趨 漢高祖令蕭何入朝不趨 劍履之榮惟餘服食之器 漢書曰蕭何為民請上林空地上怒下何廷尉何因上書曰陛下繫民於禁多年民有錢不得買禽獸菰稾地不得收取此與民爭利願陛下釋之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為民請吾苑乃欲以利污我乃下何廷尉桎梏之數日王衛尉侍中前問曰相國何大罪陛下繫之之甚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有善皆歸主有惡自與今相國多受賈人財物為民請吾苑以自污以故繫之耳王衛尉頓首曰相國位為相誠如陛下言且桀紂時主有過直言強諫以為聖今相國不強諫陛下此一罪也且秦以不聞其過亡今陛下繫相國之甚急臣恐陛下之過聞於天下此二罪也且陛下距諫之路塞矣臣竊為陛下懼之上乃令何衣赭衣械繫之居數日上使使賜何相國復就職何年老素貴名重上以此折辱之何因徹侯印綬歸第上益喜 留侯不治產業 漢張良為韓報仇始皇帝大索天下良乃變名姓為任俠客東見倉海君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大驚乃大索天下求賊甚急良乃為易姓名亡匿下邳 腰扣四綬 後漢馬防傳防身帶三綬 庾肩吾卷八　十七

龍貴陳平資 漢陳平家貧好讀書為人長大美色 既非天子所得 漢高帝為匈奴所圍七日用陳平祕計得出 魏志太祖躍馬橫槊自謂一世之雄今在外軍國事皆與袁紹等焉 其為郡也惟以詢謀換粟 漢書朝方郡青鹽澤在其西北堂書鈔漢志云北海有青鹽澤 遺子則一經而已 漢韋賢傳賢為魯詩學號稱鄒魯間說曰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 嫡子 禮記祭義立愛自親始教民親愛民之本也 言容令淑 見宋玉神女賦 有聞箴誡 禮記內則婦事舅姑雞初鳴咸盥漱櫛縱笄總拂髦冠纓而朝問何食何羞膳唯何甘柔滑以和之 無廢絃經 周王后親蠶禮畢后帥外內命婦始蠶於北郊 愛在盛年 先從大夜 華嚴經普賢菩薩能勢生死大夜未詳按全晉文謝尚為王敦長史敦將為逆尚知其必敗每以理諫敦不從尚終日夕并號慟相悲既而敦果敗尚之於庭際之禽聞悲者則下 未詳按梁書王褒遭哀父不以命終每朝日夕并號慟相悲既而敦果敗尚之於庭際之禽聞悲者則下 未詳按梁書張緬母喪盧於墓側有鳥雀集其廬悲鳴不已 哀則鳴哭 山則止

銘曰
山迴日觀見虎跡步水枕滇機留春沙起後漢駿陵傳注杭州富陽縣本典籍以謹慎周密自著內外無間言行無乖忠公兒殤戰國策楚王遊於雲夢有奏守記閻陽社簡文帝鄭太后薨改葬守記閻陽社沙村系波濫映鄉石斛文陽門始成系有名夜有一柱來止樓上言南門一柱飛去閻以名門大飛之後陰德蛇埋見孫叔敖賈誼弔屈原賦此數語樂毅列傳後漢書儀劉陽縣耶陽縣上言南門一柱飛去閻以名門大廄節將軍振威南越受吏西陵解圍苗我烈風垂翅翅奏中見和帝時白馬無路頭籍傳虞使盧綰劉賈渡白馬津入楚地殺其積聚烏江不通見衆江賦鈴吟鄉墅見漢王司徒琴哀七賦見江南賦年齡俄頃見曹公碑淮風電相摧魏康贈秀才詩風馳絡繹雨沒霑衣晉司空張華詩電逝之餘光發崩子在疾銜哀見崇有傳所聚古初父妻未葬鄰人火起及初門不救子產卒鄭人火起及初古初父妻未葬鄰人火起及初門不救子產卒鄭人火起及初不可移初乃冒火伏棺止俄而大滅見後漢書鄭弘傳

點觀落後誕此貞明辨待雲氣搜神記劉子訓到洛見公卿皆有云氣變合星精見晉語敦十處後數十處皆有氣應宮惟定策見魏志王肅傳景帝崩肅與大將軍曹爽輔政爽兄弟專擅肅數以正義裁抑之爽不能用及爽誅肅進封廣昌鄉侯食邑三百戶遷大司農正始中轉太常嘉平元年加光祿大夫儀同三司正元二年進爵為公景元四年薨諡曰肅侯子恂嗣咸熙元年改封廣昌亭侯食邑千戶薨子簡嗣晉受禪改封廣昌鄉侯食邑二千戶薨子恢嗣恢薨子肅嗣肅薨子偉嗣偉薨子愷嗣愷薨子琳嗣琳薨子遵嗣遵

司天。見馬射賦重黎之後又以義和掌歷。夏陽適晉。錄歸。會而同邦。晉司馬遷傳重黎氏世敘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宣王時官失其守。爲司馬氏。遷言晉中軍隨會奔魏而東海避。氏惠襄時司馬氏少梁更名夏陽。至秦惠王少梁更名夏陽。秦與毛公而乳。卞。其後金行受命。見哀江南賦。遷。晉精志刻畫。見元帝紀。有玉帆壁立臨水有似張帆又名玉帆。見於臨安日王郢疏以名世辨陰陽。疏天子備之前繫。爲中興之象。帝系極於與卿。高禮小史掌邦國之志定繫。晉祖逖傳。逖子道子字道子。南郡襄。鄧家。歸於魏室。晉祖逖傳。公薄從事中郎毛泰敬。南荊石帆壁立臨水有似張帆又名玉帆。見於臨安日王郢疏以名

搶須輸租太祖文帝締構關都經綸夷阨見宗廟歌搖擾以禮懷遠以德（左傳晉仲行伯揖讓以禮懷遠以德　胡毅晉書羊祜都督荆州諸軍事鎮襄陽人悅服稱為羊公既以德懷遠以威肅物馬文淵之撰主夫隴坻而歸身漢（後傳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貧棲好學善於相馬為隗囂將軍囂使援西迎公孫述援因將家屬從囂歸天水囂以為綿諸屯長子惲人質援因將家屬從惲歸洛陽資周公之入朝在河西而奉諸侯復興（晉書劉元海字玄明匈奴冒頓之後也漢以宗室女妻單于遂改姓劉氏元海生於離石左部帥劉宣之宮宣以元海姿貌瑰傑有大志因名曰元海字曰玄明及長猿臂善射謀略過人兼好學解屬文師事上黨崔游受毛詩馬融鄭玄之門徒博覽經傳尤明京氏易及史漢諸子兵法為任子入侍洛陽時人皆以此稱之元康五年出為北部都尉所統五部俱以勇力聞名於時部人敬憚之莫敢違犯後以母憂去職服闋拜郎中轉新興太守在郡清靜簡惠甚得夷晉之和會匈奴右賢王去卑叛離本土劉猛張赤等並聚眾反叛元海族父宣及諸胡以元海為大單于去卑猛等皆從之元海既還本國因制五部各立其貴人為帥以分其勢又置左國城以自衛）懷遠以德（左傳晉仲行伯揖讓以禮懷遠以德　胡毅晉書羊祜都督荆州諸軍事鎮襄陽人悅服稱為羊公既以德懷遠以威肅物馬文淵之撰主夫隴坻而歸身漢（後傳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貧棲好學善於相馬為隗囂將軍囂使援西迎公孫述援因將家屬從囂歸天水囂以為綿諸屯長子惲人質援因將家屬從惲歸洛陽資周公之入朝在河西而奉諸侯復興（晉書劉元海字玄明匈奴冒頓之後也漢以宗室女妻單于遂改姓劉氏元海生於離石左部帥劉宣之宮宣以元海姿貌瑰傑有大志因名曰元海字曰玄明及長猿臂善射謀略過人兼好學解屬文師事上黨崔游受毛詩馬融鄭玄之門徒博覽經傳尤明京氏易及史漢諸子兵法為任子入侍洛陽時人皆以此稱之元康五年出為北部都尉所統五部俱以勇力聞名於時部人敬憚之莫敢違犯後以母憂去職服闋拜郎中轉新興太守在郡清靜簡惠甚得夷晉之和會匈奴右賢王去卑叛離本土劉猛張赤等並聚眾反叛元海族父宣及諸胡以元海為大單于去卑猛等皆從之元海既還本國因制五部各立其貴人為帥以分其勢又置左國城以自衛）

失鹿（蜀志鄧艾封本羅侯冠氏之子也父仕魏太守孟達舉兵叛魏艾隨司馬宣王討之達破艾艾承制以為南鄉太守後為大將軍鄧艾所攻降艾艾表艾行征西將軍假節鎮隴右艾既平蜀進封鄧侯艾以功大賞過其分而子忠又尚公主忠性險躁艾每抑損之忠深恨艾遂譖艾謀反艾父子囚檻車送京都艾至囚艾父子於囚車中艾父子皆死）鎮漢中除白馬城主領華陽郡守（晉書常璩字道將蜀郡江原人仕李雄為散騎常侍及成漢滅璩入晉為散騎常侍著華陽國志十二篇）昔稱漢今闢上（晉書李雄字仲儒巴西宕渠人父特仕流人中為巴酋大人雄身長八尺美須髯容貌威嚴舉動有異眾人推為主）前元年（晉穆帝永和元年）歿（晉書李雄字仲儒巴西宕渠人父特仕流人中為巴酋大人雄身長八尺美須髯容貌威嚴舉動有異眾人推為主）雨歌雲門（周禮大司樂凡樂圜鍾為宮黃鍾為角太蔟為徵姑洗為羽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沈水疑作（見和樂儀）井（見和樂儀）渚（禹貢導沇水東流為濟入於河溢為滎滎波既豬菏澤被孟諸）又（禹貢徐州淮海惟揚州）圃（禹貢徐州蒙羽其藝）敷（禹貢徐州大野）烟沉（晉書慕容廆字弈洛瑰東夷人也其先有涉歸者為東部大人）

公卷甲北塞（見哀江南賦）縣車束馬（見齊王冏牋）遂得策預（魏志諸葛誕傳評曰誕鄧艾皆以智謀發於行陳待敵之間及其建大事邀時利而動非通才也）開金牛之道（晉書李雄傳初許儲牛日取牛路通滅蜀乃以儲作牛道北四十里有白龍江廣百餘步水急不可渡作大船數十艘連以鐵鎖兩岸作大橋以鐵鎖維柱橋兩頭立鹿角數重以木為牛馬形負土於其上以塞之）

茂（蜀志先主傳評曰劉璋暗弱張魯雖有虛名無治民之實智計不足以自守而璋闇於圖強魯懼於修德故使先主得以信義行其術）蒲（晉書李雄載記雄僭即帝位大赦改元為建興）封龍門縣開國子（晉書職官志後魏置開國縣子男五等爵）蒲州刺史仍領新州（晉書地理志後魏置并州統新興郡）開國子後魏之二品）蒲州刺史仍領新州（晉書地理志後魏置并州統新興郡）尋授使持節申驥大將軍儀同三司（晉書李雄載記雄僭即帝位大赦改元為建興）八中正（晉書李雄載記雄僭即帝位大赦改元為建興）大保大定（見哀江南賦）

失鹿（蜀志鄧艾封本羅侯冠氏之子也父仕魏太守孟達舉兵叛魏艾隨司馬宣王討之達破艾艾承制以為南鄉太守後為大將軍鄧艾所攻降艾艾表艾行征西將軍假節鎮隴右艾既平蜀進封鄧侯艾以功大賞過其分而子忠又尚公主忠性險躁艾每抑損之忠深恨艾遂譖艾謀反艾父子囚檻車送京都艾至囚艾父子於囚車中艾父子皆死）鎮漢中除白馬城主領華陽郡守（晉書常璩字道將蜀郡江原人仕李雄為散騎常侍及成漢滅璩入晉為散騎常侍著華陽國志十二篇）昔稱漢今闢上（晉書李雄字仲儒巴西宕渠人父特仕流人中為巴酋大人雄身長八尺美須髯容貌威嚴舉動有異眾人推為主）前元年（晉穆帝永和元年）歿（晉書李雄字仲儒巴西宕渠人父特仕流人中為巴酋大人雄身長八尺美須髯容貌威嚴舉動有異眾人推為主）雨歌雲門（周禮大司樂凡樂圜鍾為宮黃鍾為角太蔟為徵姑洗為羽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沈水疑作（見和樂儀）井（見和樂儀）渚（禹貢導沇水東流為濟入於河溢為滎滎波既豬菏澤被孟諸）又（禹貢徐州淮海惟揚州）圃（禹貢徐州蒙羽其藝）敷（禹貢徐州大野）烟沉（晉書慕容廆字弈洛瑰東夷人也其先有涉歸者為東部大人）

公卷甲北塞（見哀江南賦）縣車束馬（見齊王冏牋）遂得策預（魏志諸葛誕傳評曰誕鄧艾皆以智謀發於行陳待敵之間及其建大事邀時利而動非通才也）開金牛之道（晉書李雄傳初許儲牛日取牛路通滅蜀乃以儲作牛道北四十里有白龍江廣百餘步水急不可渡作大船數十艘連以鐵鎖兩岸作大橋以鐵鎖維柱橋兩頭立鹿角數重以木為牛馬形負土於其上以塞之）

茂（蜀志先主傳評曰劉璋暗弱張魯雖有虛名無治民之實智計不足以自守而璋闇於圖強魯懼於修德故使先主得以信義行其術）蒲（晉書李雄載記雄僭即帝位大赦改元為建興）封龍門縣開國子（晉書職官志後魏置開國縣子男五等爵）蒲州刺史仍領新州（晉書地理志後魏置并州統新興郡）開國子後魏之二品）蒲州刺史仍領新州（晉書地理志後魏置并州統新興郡）尋授使持節申驥大將軍儀同三司（晉書李雄載記雄僭即帝位大赦改元為建興）八中正（晉書李雄載記雄僭即帝位大赦改元為建興）大保大定（見哀江南賦）

馬牛之賞將同谷量（漢志魯肅指困米與周瑜傳高氏求奇細物獻我玉或玉子高至用谷量牛馬）以公才望仍為舊臣遂乃義深追遠恩隆繼絕（論語愼終追遠又繼絕世舉廢國）即改封琅琊縣公邑五百戶仍邏驃騎

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巴州諸軍事巴州刺史
武成二年被勅赴援信州本傳不載時梁州巴東
管府魚復道阻屢郤岑彭漢地理志魚復縣屬巴郡詳和氏江津門水急
幾沉吳漢東觀漢記述岑彭擊破公孫述後兵出夷陵江南時公以月
峽光登見前魏羅憲大刼後歸吳晉不敢下天子以公操履忠勤儀型直諒乃徵為大
御伯尋轉大御正邑一千一百戶惔機近侍出納絲
言必見敷陳退所謂多識舊章魏志王粲傳魏國既建粲以侍
中與舊儀及憲制度粲撰定之無疑者皆如粲所
造也四年大軍東討先守
園北
都督信州諸軍事懷州刺史諸葛亮傳亮與劉備會于江陵
以亮為軍師將軍領荊州牧備西定益州
天和二年除信州刺
史都督信州諸軍事朝發白帝暮宿江陵荊州記自白帝江陵一千二百里宋注有時朝發白
帝暮到江陵雖乘奔御風不以疾也氣振巴丘之兵
戎見前注後宮城前八陣之北臨江皆築城備敵置防以為捍蔽
以爭險置守
五年遷潼州刺史潼州在今四川省三臺縣東北山都道西魏
置東益州
公仰秉旌謀參謀略遠客故得
身預舞陽之功漢樊噲傳噲從擊項羽於垓下及項羽死噲別定魯
地至魯公門橋飛齊渡黃河至於河梁而還功賜爵列侯食舞陽侯位
極長平之寵見前漢六年受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西
涼州諸軍事西涼州刺史周武帝紀天和五年十二
月大將軍鄭恪帥師平越巂置西寧州
方欲開泳若徵牂牁之濱漢書東北謂之牂牁西南
夷不可容舟一氣所生不
前後平十一城獲九

王屋縣注晉太康地記曰長平後周改為
又置澤州及平高廢州置王屋郡
後漢郡國志河南尹有緱氏雞棲
山都道西魏
置東益州
公以孝緒在曜塘口夏
水急難勞日籠領
石壁城險蜀劉璋
於此為白帝城以為峭絕蜀所拔
五子下拔資陽悉斬諸向首則
史都督信州諸軍事朝發白帝暮宿江陵荊州記自
白帝江陵一千二百里宋注有時朝發白
帝暮到江陵雖乘奔御風不以疾也氣振巴丘之兵
戎見前注後宮城前八陣之北臨江皆築城備敵置防以為捍蔽
以爭險置守
五年遷潼州刺史潼州在今四川省三臺縣東北山都道西魏
置東益州
公仰秉旌謀參謀略遠客故得
身預舞陽之功漢樊噲傳噲從擊項羽於垓下及項羽死噲別定魯
地至魯公門橋飛齊渡黃河至於河梁而還功賜爵列侯食舞陽侯位
極長平之寵見前漢六年受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西
涼州諸軍事西涼州刺史周武帝紀天和五年十二
月大將軍鄭恪帥師平越巂置西寧州
方欲開泳若徵牂牁之濱漢書東北謂之牂牁西南
夷不可容舟一氣所生不
前後平十一城獲九

集001-606

之閒鐔吳志陳表家財盡於喪上死之日妻子路乏資不給
苟爲哀哉世子侃孝家忠國揚名顯親見晉安帝紀
侃字道龍以平功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遷豫州刺史是以勒此豐碑
龍從陵谷晉書陶侃傳侃嘗自運搏甎於門庭之間人問其故侃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吾輩
流寓之人不可不自勤厲豈可優逸耽酒荒廢以此自名後世何稱焉
山高可知比之下後不爲陵谷乎
松柏不忍翦折其上以此仁恕之心感動神明之應
後漢書董卓傳卓壞五銖錢更鑄小錢悉取銅人鐘虡飛廉銅馬之屬以充鑄焉
銘曰

松實劒射狐瑚弓見表王惠碑　推誠貫復後漢賈復傳復創甚光武自
閨其婦有男我女嫁之　屈節廉公前相如門謝罪亦爲天兒之交　八翼頻飛晉書陶侃傳侃嘗生八
聚之生男我女嫁之　屈節廉公前相如門謝罪亦爲天兒之交　八翼頻飛晉書陶侃傳侃嘗生八
列預之交　八翼頻飛晉書陶侃傳侃嘗生八　六條恩敷漢百官表郡國守
舉典折其二條　後把脅八州　事均仁恕　政在勸農　此仁恕之事也　六條恩敷漢百官表郡國守
舉典折其二條　後把脅八州　事均仁恕　政在勸農　此仁恕之事也　六條恩敷漢百官表郡國守
舉典折其二條　後把脅八州　事均仁恕　政在勸農　此仁恕之事也　桓之松柏不忍翦折晉

陽谷墓（見宋傳）悲哀嗣子，攀號靡訴，慟甚風疾，劉劭（晉丘
子擁鐵索而哭謂孔子曰樹欲靜而風不定子欲
養而親不在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待見者親也
悲深霜露（見宋鮑歌）自此何世，從茲幾年，麒麟欲圖（西京
雜記）五作宮西青梧觀前有三梧桐枝葉皆生
下有白黑二色二枝一云是老皇墓上物）華表中然（見步
光明樓起（搜神記）家書青鳥子翦山有重堂望之如鼓吹發葬之出聖洲二千石）松心蓋
圖（見先賢傳）茫茫丘隴，代代英賢

周莊國大將軍長孫儉神道碑

蓋聞放勳立而義和昇，舜勳又帝曰咨汝羲和欽若昊天）
登而元愷用（見微調曲）思皇多士，既成西伯之功（許慎皇
世家西伯日文王）後德克明，乃定南巢之伐（見羽
誥曲）是知惟賢非后弗食，惟后非賢弗乂，若夫君臣一德，啓心沃心

見之昌寧文公矣（簡書注西州同昌郡北魏又置昌寧郡）公諱儉，
初名慶，洛州高陸人也（魏晉洛州同昌郡北魏又置昌寧郡）公諱儉，
丘內門壘丘雍州高陸郎）北岳天孫之星（傳物志泰山天帝孫也主召人魂）
河帝子之陵（帝王世紀黃帝崩葬橋山）牧多奇節（黃帝
邑於涿鹿之阿）聲名有聞，無勞李膺之識（後漢李膺傳曰
奇士）甚茂舉風（後漢郭泰傳曰泰周旋於二京）高
閎圖南二丁齊軫（漢南史北史本傳青雲之士而天地莊子
北負青天而莫之夭閼者而後乃今將圖南）長城筏本十葉分源（杜預
左傳序曰譜者普也）高祖太祖文皇帝，鴻圖大業，光佐中興，諸葛
羅英像（見敘傳）遜公才德，光佐中興，諸葛
亮成三分之業（出師表）忠貫神明，元勳崇節（包上曰神明
謂心）包括武略，出總戎律（包上曰神明謂心）包括武略，出總戎律（包上曰神明謂心）包括武略，出總戎律（包上曰神明

吾治於高陵使相可也後漢郡國志陳留郡有葵丘聚齊桓公會諸侯之處按公羊傳太祖臨夏州以儉爲錄事參軍之賀拔岳被害太祖赴平沃水點羌（魏地理志天水郡冀縣有綿諸道故城）永見隴（後漢郡國志隴西郡有隴縣）三年監發秦馬援討破之事見後漢馬援傳援因點羌故地（後漢郡國志隴西郡有臨洮故羌城）乃遷秦州長史防城大都督封都縣開國伯（本傳從平侯食陳留圉縣）留儉爲秦州人史隋書經籍志陳留舊事十卷）信都帶長樂郡（通考開皇初置信都郡大業初改爲長樂郡）三年（疑作六年）州蠻聚（南史梁武帝時魏以地形志渭州領安都縣屬北秦州）等蜂聚爲寇（北史周武帝時作亂者二十石以下至小吏皆免官）史傳武帝時（後漢書光武帝紀建武六年詔曰南陽頃遭饑饉人庶流亡或爲盜賊其命郡國檄到各自安輯開設降路其有故殺人及劫掠吏民者不在赦例）命大將軍楊忠討之（周書文帝紀大統三年魏以忠爲大都督）忠乃分遣諸將（周書楊忠傳忠乃分遣諸將隨其所往）或攻或慰（周書楊忠傳或攻或慰）或設伏或邀擊（周書楊忠傳或設伏或邀擊）或示以恩信（周書楊忠傳或示以恩信）或陳以禍福（周書楊忠傳或陳以禍福）蠻酋相率（周書楊忠傳蠻酋相率）而至（周書楊忠傳而至）忠皆撫而納之（周書楊忠傳皆撫而納之）於是渠帥悉降（周書楊忠傳於是渠帥悉降）諸部皆定（周書楊忠傳諸部皆定）

乘氷渡河（後漢書光武帝紀建武十一年詔曰往年出車北伐師入鐵關西羌瓦解氷合先零震慴）轍見氷（後漢書光武帝紀建武十一年詔曰往年出車北伐師入鐵關西羌瓦解氷合先零震慴）而還（後漢書光武帝紀建武十一年詔曰往年出車北伐師入鐵關西羌瓦解氷合先零震慴）兩河（後漢書光武帝紀建武十一年詔曰往年出車北伐師入鐵關西羌瓦解氷合先零震慴）以清（後漢書光武帝紀建武十一年詔曰往年出車北伐師入鐵關西羌瓦解氷合先零震慴）

丞相大行臺（太祖文帝也）隴右以下至小吏皆加大行臺之稱）詳其陞進（周書文帝紀大統三年魏以忠爲大都督）授假節撫軍行荊州刺史（周書文帝紀大統三年魏以忠爲大都督）加散騎常侍（周書文帝紀大統三年魏以忠爲大都督）并加節大之假若西魏之晉帝（上脫將軍字）持節爲上持節（周書文帝紀大統三年魏以忠爲大都督）無官品人若軍事得與使持節同銀印青綬（周書文帝紀大統三年魏以忠爲大都督）犯軍令者（周書文帝紀大統三年魏以忠爲大都督）主帥（周書文帝紀大統三年魏以忠爲大都督）以下得殺二千石以下得殺（周書文帝紀大統三年魏以忠爲大都督）武帝置司馬宇文貴之北史本傳）荊州（周書文帝紀大統三年魏以忠爲大都督）界兩亭皆種瓜楚亭瓜甜（周書文帝紀大統三年魏以忠爲大都督）楚人情離阻（周書文帝紀大統三年魏以忠爲大都督）州刺史東南道行臺僕射（周書文帝紀大統三年魏以忠爲大都督）

後周置總管府後魏置東荊州西魏改爲延州置總管府增邑千戶改伯爲公（本傳）不赴而江漢遼遠（周書文帝紀大統三年魏以忠爲大都督）書寢（周書文帝紀大統三年魏以忠爲大都督）蜀主的顱未門植（周書文帝紀大統三年魏以忠爲大都督）溪之戰（周書文帝紀大統三年魏以忠爲大都督）水見隴（後漢郡國志隴西郡有隴縣）味候（後漢郡國志南陽郡有湖陽）秦王飛雉（後漢郡國志南陽郡有湖陽）猶向南陽之城（見進表）六年以公爲使持節都督三荊二襄南雍平信江隨鄖淅十二州諸軍事（晉地理志荊州後周復門湖州襄城郡（後魏置東荊州）東魏置北荊州西魏改爲荊州）在安都（後魏置南荊州西魏改曰南荊州）後魏置北四品後高正四品後三階內（後魏官品令從一品至從九品分爲九階正從各有上下階）西魏改曰開府儀同三司（後魏官品令從一品至從九品分爲九階正從各有上下階）其開府（後魏官品令從一品至從九品分爲九階正從各有上下階）後又改曰儀同（後魏官品令從一品至從九品分爲九階正從各有上下階）其儀同（後魏官品令從一品至從九品分爲九階正從各有上下階）後魏置南荊州西魏改曰南郡（後魏置南荊州）周置平州（後魏置南荊州）領南川安遠二郡（後魏置南荊州）西魏置并改曰清江郡（後魏置南荊州）後改曰開州（後魏置南荊州）後又改曰清州（後魏置南荊州）西魏改曰黔州（後魏置南荊州）周置信州（後魏置南荊州）後魏置南荊州西魏改曰南郡（後魏置南荊州）後魏置南荊州西魏改曰南郡（後魏置南荊州）後魏置南荊州西魏改曰南郡

本傳魏文帝
璽書勞之
歎尚無極故造
引接山藪無
以公識慶歷明志節清儉遂改公
書詣闕連名乞留河內之借寇御
史大夫太祖又
公善於撫馭長於
興建化宜勤上道臨豫州
百姓不能遠於山藪
太祖嘗出行與
山陵中安行無
不從先乎
益不敢發見
民不忍欺見
於是將校老於州
城之即起法德之機
南之作牧當世樹碑見可馬
石見出鄧北門方之今日彼獨何人
南陽文學更遷王基後吳寇陵淮
行臺僕射都督十五州諸軍事行荊州事十六年大
丞相總十六軍魏清河洛
長史其年加都督南道二十六州諸
軍事東
公又中分麾下後吳鄧
遣西入賜令自選爾
禪以下可與俱者
黎謀韋幄見
高選副僚公為
行臺僕射都督十五州諸軍事行荊州事十六年大
丞相總十六軍魏清河洛
長史其年加都督南道二十六州諸
南陽文學更遷王基後吳寇陵淮
蜀之謀張儉與泰略計合平吳之利羊祜與武帝
同太康始定成都見晉七
帝紀
即有江陵之志公審獻其
志納於後世
修淳祐南方輯之章華表還迎郭賀傳
見吳
陸所著南陽文學官
張之日祖述先
見吳
忠
見晉
陸
悉為荊州刺史兼

日友夜之易人也蘇蘇若孤松獨烟霞之涯繫莫尋江海之波瀾不測北史本傳俊士正有操行神彩嚴重雖在私室終日儼然性不妄交非其同志雖貴遊門亦不與相見少遭禁錮詩譜謂某等在山服終制陸侯松歌死謂有志節侯莅松栽數日枯見世說忽有拉摧之名去後常見思吉日辰良月令孟春之月吉日辰良事國勤力從政其門如市如市之人也蘇蘇若孤松獨烟霞之涯繫莫尋江海之波瀾不測北史本傳俊士正有操行神彩嚴重雖在私室終日儼然性不妄交非其同志雖貴遊門亦不與相見少遭禁錮詩譜謂某等在山服終制陸侯松歌死謂有志節侯莅松栽數日枯見世說忽有拉摧之名去後常見思吉日辰良月令孟春之月吉日辰良事國勤力從政其門如市

其心如水門冥默杜門默坐也如水之靜也欲其心如水門冥默杜門默坐也如水之靜也

如帝臣心如水奇節清操冰霜比潔

欲其有始有卒北史本傳帝與高公論文謂公曰此人開府孤峰海嶽清貧府

求其廊廟詩象魏見上周官

及愛入綠幢作堆青城圖賦小堂內九歌禮魂分舞文青雲未分白霓裳舉長矢分射天狼古樂府

而不酌酒滿金東風飄颻吟神靈南是知漢陽都前舞徒

武安之廊見前王臨當城下營獨樂公之社漢書文帝時事

帝為魯相至將軍以功封侯漢書高祖功臣表

無舞之閭書高祖為沛豪公社

道鑣屯軋世騖宣霍地軸左轄天關北開容車周室

見東京賦

所用公私贈遺並不得受止依太祖陵側無忘事存

墩等兄弟並至性善居喪號慕墳庭奉遵遺訓是以

衛青之塚仍臨漢武之陵見前傳管仲之墳即桓齊相

見前傳

烈組綏諸九葉梁棟取才逢獵太公六韜文王卜田於渭陽網

大得非熊非羆天遺汝師求賢人夢丁濮邑官雲

王裔三日見呂尚於渭陽

謀猷紀鳳見前賦律定公族見前傳

錫德賢隶英爵見前賦身關斗宿帝王世紀西

星見前賦

五張寺碑

信陵虛左見謝朓齊王

信陵君與公子從車騎

無不分庭與之禮詳疑連珠忠孝純深見宋江揔機周密潛溫樹德南賦名見步陸曹參勿失見連珠北史本傳俊警論證奏事時人等雪中待報自旦達晡竟無倩容其謹慤如此温席扇枕東觀漢記黃香事父暑則扇牀枕寒以身温席承顏悅膝漱浦魚驚見傷王寒林笋出見齊王肅肅風政流沉譬論直似貞筠禮記禮器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故貫四時而不改夏陽三捷左傳晉里克荀息會虞師一月三捷夏陽虞邑一舉憑軾下齊冀食其勇食其憑餘城江陵入楚楚世家吳東勝逐之三戰及郢庚世園都於郢今南郡江陵縣北紀南城是也鼎反歷室鋪歸大呂庾箋卷八 四三

見步陸南公六朝咸事天官是司見步陸二南作伯棠陰實治見五臣張注風有頌詩序頌其德緣竹間詩演棻竹簡贈行之典趙然帝師昔侍蘭苑今陪杏林見北史庾詞死生契濶語見詩繁山陣連陰陵田野寂松徑寒深夏嬰之隴橋玄之無違一心風雲積慘謝惠連雪賦風雲慘慄悲雲陣降載誕之辰星精非夢載生之辰母夢流星入懷而生堅因以為名蒯子知音傳說徐孺子中無物當乘明月之珠暗投人則按劍子口譬人報以白璧無之何必不然水上浮瓜青矜不戲蕭廣濟孝子傳殷叟年九歲常月下戲人謂叟曰月中有物狀如瓜果可啖之物嚴特進陳生而謝遷七歲能心數經旨孝經援神契曰仲尼傳燕將保守聊城歲餘不下魯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燕將見魯連書乃自殺田單攻聊城中食必祭先祖聊城人冬之祥哀江南賦公以朝國之門見越春秋越女對公曰閩子善越人自稱袁公將見王道逢老人自稱袁公曰閩子善為劍願一觀之因授竹林女

公諱弘字廣略原州長城縣人也本傳弘高平人也晉永嘉亂始徙焉後魏統千民隋書原州不承郡注舊置原州後周置總管府又白泉縣注後魏置長城郡及黃石縣西魏改黃石為長城而本姓田氏虞賓在位基於揖讓之風見步陸通碑鳳下飛絡於親戚賢之國語公室日衰賢上公旦明親親上恩詳衆江南誌論其繼世之功則狄公旦明親親上恩詳衆江南誌論其繼世之功則狄梁記禮器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故貫四時而不改城有廟漢書田橫狄人也齊田氏族僭齊王橫皆其家像自立為王漢書高帝紀注引應劭曰橫齊王田氏族也橫弟榮榮弟橫皆立為王序其移家之治則長陵有碑況復高朝上書小車而對漢主庾箋卷八 四四

漢東方朔傳朔上書曰臣朔年十三學書三年而能誦詩書二十二年學擊劍三年學兵法戰陣之具亦三年學仁義之道十六年讀百家之言口辯如懸河辭鋒如湧泉智如轉圓珠先意承旨後應成事十秋為高祖郎上急變於太子宛曰臣常夢見江中有金鉤教臣言數月為丞相千秋見得乘小車入宮殿中故號車丞相朝聊城祭鳥長岳傳燕將保守聊城歲餘不下魯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燕將見魯連書乃自殺田單攻聊城中食必祭先祖聊城人冬之祥哀江南賦公以胎教之即歲德在寅列女傳文王生而明聖君子謂文王能心數經旨孝經援神契曰仲尼傳燕將保守聊城歲餘不下魯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燕將見魯連書乃自殺田單攻聊城中食必祭先祖聊城人冬之祥哀江南賦公以吾以降載誕之辰星精非夢載生之辰母夢流星入懷而生堅因以為名蒯子知音傳說徐孺子中無物當乘明月之珠暗投人則按劍子口譬人報以白璧無之何必不然水上浮瓜青矜不戲蕭廣濟孝子傳殷叟年九歲常月下戲人謂叟曰月中有物狀如瓜果可啖之物嚴特進陳生而謝遷七歲能心數經旨孝經援神契曰仲尼傳燕將保守聊城歲餘不下魯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燕將見魯連書乃自殺田單攻聊城中食必祭先祖聊城人冬之祥哀江南賦公以胎教之即歲德在寅列女傳文王生而明聖君子謂文王能心數經旨孝經援神契曰仲尼傳燕將保守聊城歲餘不下魯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燕將見魯連書乃自殺田單攻聊城中食必祭先祖聊城人冬之祥哀江南賦公以吾以降載誕之辰星精非夢載生之辰母夢流星入懷而生堅因以為名蒯子知音傳說徐孺子中無物當乘明月之珠暗投人則按劍子口譬人報以白璧無之何必不然水上浮瓜青矜不戲蕭廣濟孝子傳殷叟年九歲常月下戲人謂叟曰月中有物狀如瓜果可啖之物嚴特進陳生而謝遷七歲

西平反羌本有漁陽之勇（見晉氏三秦記）九州叛氏又習仇池之氣（見晉太康地記）北山廣百頃地平如砥其南山上廣百頃地平如砥其南絕谷萬仞上有懸梯如欲上天其間共有一人守之百夫莫前（見晉太康地記）通萬夫莫向山勢自然（見晉太康地記）磐道可七里上多石子（見晉太康地記）有泉源出焉東西二門皆有重樓（見晉太康地記）皆以磐石疊之（見晉太康地記）其泉清水以供公推鋒直上（見晉太康地記）為二萬餘落（見晉太康地記）一決（見晉太康地記）凶徒多潰身破一百餘（見晉太康地記）破十餘壘布甲上朝廷壯焉（見晉太康地記）前西平叛羌及以州兵討之（見晉太康地記）者文書不封而明告中外者皆已蠲租元魏以來（見晉太康地記）專為理書寫以練帝建分秦等（見晉太康地記）史虞程作露檄者（見晉太康地記）面無德是其所以見侮（見晉太康地記）新魏有去舊之歌（見晉太康地記）滄海則受維新之命（見晉太康地記）

唐菱卷八

（為足國則不及也）乃進爵封雁門郡公（隋書冀州雁門郡（古舊曰廣武置雁門郡））食邑通前二千七百戶（隋書食貨志開皇三年定戶等以三丁為率）仍賜奴婢（見上）持節都督岷州諸軍事（隋書梁州臨洮郡（古臨洮縣））岷州刺史（隋書梁州臨洮郡（古臨洮縣））賜以雁門郡及同部（隴頭流水延望秦關（見樂府））朝廷以晉弘夏陽先通滅虢之政（見晉書）秦開武遂始問吞韓之說（見戰國策）是以馳傳追公以為仁壽城主（本傳以逼齊）蠻則相賀（見宋書）不然官燭（謂承燭也）後漢書巴蠻傳曰廩君乘土船從夷水下至鹽陽（今涪州）鹽陽人以為不利（見後漢書巴蠻傳）仍以弘為（見後漢書巴蠻傳）渡江（後漢宋均為九江太守）多虎暴人（見後漢書）均下車設購（見後漢書）虎乃東渡江（見後漢書）又好食逆惡善（見後漢書）去郡（見後漢書）前課制虎東渡江（見後漢書）流水延望秦關武遂始問吞韓之說（見戰國策）是以馳傳追公以為仁壽城主（本傳以逼齊）蠻則相賀（見宋書）不然官燭（謂承燭也）後漢書巴蠻傳曰廩君乘土船從夷水下至鹽陽（今涪州）鹽陽人以為不利（見後漢書巴蠻傳）仍以弘為（見後漢書巴蠻傳）渡江（後漢宋均為九江太守）多虎暴人（見後漢書）均下車設購（見後漢書）虎乃東渡江（見後漢書）又好食逆惡善（見後漢書）去郡（見後漢書）前課制虎東渡江（見後漢書）

此校差無惡德渾王叛撫（漢書氏叛撫循也）梗我西疆（謂雍州也）遂雍至今為梗（見晉太康地記）巖羌首竄（謂遠考巖州秦漢以來為羌之地元魏武帝時內附封為巖昌王後周文帝改為武帝時廢州復置）因武帝時廢州復置（見晉太康地記）潘雒攜貳公受賕於社（見晉太康地記）前敗（左傳鑒叔曰敗猶毀也）偏師遠襲（左傳鑒叔曰勢師揚旌（周異傳城門也）龍渭（周城傳）以襲遠非所聞也（見晉太康地記）天和初（周文帝）各以其地為汝州（周書盧辯傳）洛州（周書盧辯傳）總有西土（周書盧辯傳）陽翟宜州（周書盧辯傳）後周置（周書盧辯傳）據通鑑攷之（周書盧辯傳）既蒙用命之賞（周書盧辯傳）乃奏旋師之樂（周書盧辯傳）人而振旅歸而飲至（左傳）各以其地為汝州（周書盧辯傳）洛州（周書盧辯傳）總有西土（周書盧辯傳）陽翟宜州（周書盧辯傳）後周置（周書盧辯傳）據通鑑攷之（周書盧辯傳）宅昌羌潛相接應論弘討之（周書盧辯傳）後其二十五王授其七十六棚遂天和二年（周書盧辯傳）破平之（周書盧辯傳）五王屢亂（見晉書）江七十六棚（周書盧辯傳）

唐菱卷八

（徐聖帝平百萬）觸瘴千里（見宋廣州）江源水起（孔子曰江始出源可以濫觴）海若乘流（見漢書）船官之城（漢地理志會江都有船官）登巢縣（見晉書）葵（見揚雄）吳兵習流（見晉書）長驅巖瘴（見和王）風灰箭火（見晉書）條忽凌城（見晉書）公以白羽麾軍（見趙王）朱絲度水（見齊書）七十餘日始得解衣（本傳陳湘州刺史）華（見晉書）河鼠子以朱絲拳上二蠻而精沉玉而產（見晉書）

道到定襄築威敵以平寇二城而還山（酈元水經注）洛水北有龍耳山（雙峰並峙狀若龍耳）陳中軍而疏行首（見隋王司徒乘機一戰宜陽衝擊（見賀平都侯傳）先收之遠攻城器地功最多宜第一（洛水東注宜陽城）與陳公周旋九城（見隋書高祖紀）增封五百戶進柱國大將軍（見長孫晟傳）司勳之閒也（見隋書百官志）爲開府儀同大司空二年遷少保（通考後周置六卿之外又有三公軍置三孤以承之注少師少傅少保也又以司徒宗伯司空爲六官大司馬爲夏官司空爲冬官爲北方之號）自馬星辰之變九宮推步（見魯上三門起伏（見隋書百官志）炎正五官各（通考後周置六卿兩兩而北曰司空主水）弘化（後魏東六星）公（見隋書百官志）詳爲開府儀同三司（後周置）將軍表頻頻寵命勳華（見隋書百官志）鄧昌豐唐蔡六州諸軍事襄州刺史（隋書荊州春陵後魏置南）

荊州（漢東郡魏改即邑後周改荊州）治（西魏立北州尋曰鹿州後周改總管府）江陵（漢舊縣北州又改曰荊州後周改爲總管府）總（漢東郡城縣）四州（荊襄隨四州入改曰荊州又領）十二鎮（見周書）江漢之閒不爲雞犬（後漢書郭伋傳）之聲（見周書）百姓晏然（見隋書）吾賢（傳見北史）是時太官方上書食上乃都食禹之法（見周書）有詔賜某官（見南史）禮也即以四年四月二十五日歸葬於原州高平之鎮山（二說北地郡地理志安定郡高平縣後魏置高平鎮）終於家（見北史）享年七十（見周書）

經一百六載通中陷邪疾甚曹參到骨（見漢書）薛同關（見隋書）猶何肅及秦位次（見隋書）猶何肅及秦位次（見隋書）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見隋書）陳公（見長孫晟傳）也（見隋書）風疹果卑（見隋書）儀表（見隋書）加催（見隋書）不成步（見隋書）勉又不成步（見隋書）出羽（見隋書）名器（見隋書）知其意又不（見隋書）何如不平（見隋書）兵（見隋書）無師古自得（見隋書）縱（見隋書）橫（見隋書）書（見隋書）史（見隋書）何如不平（見隋書）兵（見隋書）法（見隋書）

司書青烏之說（見魯上）白馬星辰之變九宮推步（見魯上）三門起伏（見隋書百官志）太乙式（見隋書）占（見隋書）事（見隋書）書（見隋書）青烏甲乙之占（見隋書）天弧射法（見隋書）

青鳥（見隋書）術（西京雜記）大（見隋書）義（見隋書）之（見隋書）燒烏巢之米（見隋書）本無遺策（魏志袁紹傳）氏輯重萬餘乘（魏志袁紹傳）在心者指諸掌（見隋書）旁（見隋書）青鳥（見隋書）之兵甚有祕訣（後漢光武紀）見漢光武紀）

集001-616

歷位幽州總管幸盛曰徵暗嗚呼哀哉乃爲銘曰

天齊水合齊記舜地泉中或出死上有大舜宇愛子吾開江深五里海深十里此泉與天齊兄北史開皇十年幽州總管盧昌期造此井深不測因名通神井隋書盧昌期傳北史同

地曰觀山連兄北史盧昌期傳虛列兵強東楚地遠西燕五卿咸正兄北史盧昌期傳永江南三王並賢兄北史盧昌期傳下子宣王王子湣王王爲燕所滅至傳敏尹周與王同乃燧象還然兄北史盧昌期傳王使執燧象以入秦王以令天靈天之德乃生惟岳降神生甫及申詩崧高兄北門梁棟乎杞子梁伯好土門之貴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西州雲雨兄晉書羊祜傳祜鎮襄陽卒於秦日鄉人使於秦日鄉人使我勇鼙燕城南賦見文選王粲登樓賦公始青衿兄晉書羊祜傳祜青領也學士所服風神世載猛獸不鬬兄史記李斯傳逐客書家禽能對兄史記魯仲連傳魯連曰鄙人所以有千門未詳按一人千里不留行書觀六代有竭忠貞無違敬愛兄史記魯仲連傳連辭千金之幣再拜謝魯連乃數軍實乃握兵謀澆沙成壘聚石成圖兄宋江南賦風雲順逆羅奇錯凡陣天地風雲爲四正乘龍翼虎鳥翔蛇蟠爲四奇兄漢書文志海中五里凱迴二十八卷風后孤虛三十卷後叢書趙彥衛曰有南朝之地宜發五陽郡兵恣其所一戰破之地宜發五陽郡兵恣其所一戰破之兄晉書王濬傳濬上疏曰臣伏見南中四郡及寧州之交州合兵五萬人水陸俱進龍驤將軍表龍驤將軍車騎登壇兄史記王翦傳翦將上郡北門公爲上將有此同官下江燒楚兄宋江賦今按是合宋齊梁陳五朝之地在當五陽之上上地吞韓兄史記王翦將上地注云韓地在上郡北門公承其命國有六卿兄步陸逵辭六卿公從其政台曜偕輝兄司馬彪續漢志台星曜輝靈臺聰兄北史魏收傳收作魏書十志收自謂才堪著述而天不假年未及成書天之德乃生惟岳降神生甫及申詩崧高兄北門梁棟乎杞子梁伯好土門之貴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西州雲雨兄晉書羊祜傳祜鎮襄陽卒於秦日鄉人使我勇鼙燕城南賦見文選王粲登樓賦公始青衿兄晉書羊祜傳祜青領也學士所服風神世載猛獸不鬬兄史記魯仲連傳魯連曰鄙人所以有千門未詳按一人千里不留行書觀六代有竭忠貞無違敬愛兄史記魯仲連傳連辭千金之幣再拜謝魯連乃數軍實乃握兵謀澆沙成壘聚石成圖兄宋江南賦風雲順逆羅奇錯凡陣天地風雲爲四正乘龍翼虎鳥翔蛇蟠爲四奇兄漢書文志海中五里凱迴二十八卷風后孤虛三十卷後叢書趙彥衛曰有南朝之地宜發五陽郡兵恣其所一戰破之地宜發五陽郡兵恣其所兄晉書王濬傳濬上疏曰臣伏見南中四郡及寧州之交州合兵五萬人水陸俱進龍驤將軍表龍驤將軍車騎登壇兄史記王翦傳翦將上地注云韓地在

周太將軍崔公神道碑　吳江吳兆宜顯令箋註

公諱說、字仲通、本清河東武城人也。後漢書周燮傳曰：少明經學，門徒數百。燮始在弱冠，而名聞四海。其後徵聘，或舉賢良方正，或舉有道，或舉孝廉，或舉茂才，或舉明經，或舉高第，或舉博士，皆不就。著詩傳三十卷。後漢書崔駰傳曰：駰字亭伯，涿郡安平人也。駰高祖父烈，自清河東武城徙焉。烈子寔，寔子駰。駰少與班固、傅毅俱以文章顯名。駰作達旨以反之。駰子琰，琰子烈。烈子鈞，鈞子林，林子寔。寔子烈。烈子鈞，鈞子林，林子寔。寔子烈。烈子鈞，鈞子林，林子寔。寔

三百戶、弘農克復沙苑、捕鋒進爵為侯（階奉朝請、加散騎常侍、南部朗山縣
食邑四百戶、初安昌里舊有七命梁十二株、後出七命、故改焉、）
有功、詳紀十班、增邑并前一千一百戶、信圭則更受司勳
殼璧則還輸典瑞、（見周禮、）

少府卿、戈船有汾水之兵、（見漢武帝紀、）除京兆太守、（治地理志、）
為政平恕、民下甚悅、未朞、遷兄驎子序及
為關將軍、長安鐵馬有河橋之戰、（見魏紀、）
遷帥都督隴右諸軍事、（見文帝紀、）走馬章臺不同張
敞、見漢書、（敞為京兆尹、）遷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都官尚書、定州
大中正、前書監雍州、加侍中、領吏部尚書、陵郡元舊、五曹奏事、有朱紱之
忠、（前漢書、）高祖嘉而許之、（見六朝事跡類編、）卜六人、曾有六人、
子孫皆起家為郎、（漢書、）乘輿行幸、則負劍而從、（漢書、）乘輿行幸、則負劍而從、（漢書、）

（晉令、九品各六人、後漢朱穆傳、穆深疾宦官及
拜尚書、上書陳事、以為、九品之官人之法、
乃先王之所以求賢審官、而經國序民之要道也、）
人見楊喬之直、（魏志陳群傳、）後遷吏部尚書、九品論
敘實面為出珠寶生地、（魏地形志、）魏地形志、國州郡
郡界皆到官華易前後七年、（見步騭傳、）改封安國亭侯、（安國、縣名、屬安定郡、）
表竟不用、（見步騭傳、）改名為沈、漢壬改婁敬之族事重論都、（見
當遣隊州倍都城縣、（魏志陳群傳、）陽都、縣名、屬琅琊郡、）
舊曰鄉侯、國也、（見步騭傳、）
賜姓宇文、改名為說、漢壬改婁敬之族事重論都、（見
陸遜傳、）有馬如羊不以入廢、（見步騭傳、）杜畿鄭玄
不以人悋、（見步騭傳、）
伐閱毀河陽以公為行軍長史、（謂伐弄土惡而毀之、）參謀讌
帥中軍之司既舉魏絳上卿之佐實用荀林父、（見晉語、）
人書曰君之使臣斯以公方之差無懲德除使
持節大將軍大都督榮德安義建忠九錫安樂三泉
伏流、（周書劉亮傳、亮遷大和四年、從齊公憲出宜陽、築宜
義等城、築為魯山用刺史、九曲城
主明帝紀、二年遷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位柱國、
安集城武帝紀、不定、

泉固安鑿通谷凡十二防御熊和忠省作三州（陷前刺
中豫州）
河南郡宜陽縣（後魏置宜陽郡東魏置陽州後周
改曰熊州襄城郡（東魏置北荊州後改曰和州
河南郡新安縣（後魏置中州州等廢）黃
交河大龍避雨木棚等
軍還（除）宜陽上地、更有蔡兵（韓世家秦王五年蔡叛我
上黽（正義曰上都宜陽秦始皇本紀王翦將
上二郡今縣州等是也）熊耳山（見齊王用
是連谷（函谷）獵騎黎陽威振兩河（名陵三晉改封安
平縣公（隋青萇州長平郡後魏富安郡
將（信（後魏置淮陰一國韓信之故
人也佐高祖滅項
羽封楚王都下邳後廢為侯人
平之鄉里（見長孫
公此衣錦（見司馬
喬碑）足為連類建慈

四年正月十日薨於長安之孔貴里私第春秋六十
有四詔贈敷（延州刺史五州諸軍事敷州刺史（唐書地
上都（後魏置東秦州後改為北華州西魏改為敷
州延安郡義川縣（西魏改為丹陽縣後周改縣為丹
州後周改縣為丹陽郡（西魏置汾州義川郡後改州為
雕陰郡（西魏置銀州）諡曰壯公禮也（如其年二
月二十四日葬於京兆平原鄉之吉遷里北陵（遵遺
大司馬有賜綏之恩（漢張安世傳安世為大司馬車
騎將軍薨天子賜印綬送以輜
車介士（見司馬
彪續漢志）西京贈行冠冕（見史本傳）既有詔葬之禮死葬以禮
哉（語見論語）親愛有王祥之孝（見晉司
徒）同氣有姜肱之睦（後漢書陳平傳平兄伯
孝有至德（魏志曹公作
書與諸將軍令）既班（見禮記）生事以禮死葬以禮
（見論語）
窮武兵（見哀江南賦及後漢書
公孫述傳）乃用六韜（漢書陳平傳平出奇計
秘之三軍之士（語出六韜）同衾（見禮記）
義服（義服親等服也與弟服同）與弟（與弟同
各娶妻不能別寢以示疏）乃論二姬（漢文帝
之有也（見史記）

昔者軒丘命氏初分兄弟之姓（見昭公十五年）若水降居始建諸侯之國（見宗潮歌）自是以官為族（各傳衆仲曰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因地為宗水派枝分其可知矣公諱慈字元逸本姓張清河東武城人也（晉書載記城都注曰東武城縣在今德州）仕於周張仲為孝友（張仲孝友謀於晉張老為忠臣（晉張老為邊韓有開地則五世強國（見詠懷）趙有孟談則三卿不戰（韓魏與智氏合謀三國反攻智氏分其地）祖慶少習邊將之任智勇雖復五車竹簡不取博士之名（晉孟悝子）

聲馳鹿野（後漢文志太原鹿野苑先入此國變滿為鹿野苑佛成道處）國家官族君為首姓起乡乃其一卷兵書即以將軍自許（漢藝文志太公兵法一篇）角端在手必無齊魯之侵（見司馬相如傳注郭璞曰角端者獸似豬角在鼻上堪作弓

李陵嘗以此弓射獲蘇武，迎歸蘇武世謂之角端弓）蓮花捧腰甚得蛟龍之氣（晉灼曰右扶風有鳥編牛以角鳥名長翅首似子作井鹿盧形如蓮花初生未作山形如蓮花初生未敷時）為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見前）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開國公（隋書劉州漢陽郡漢水縣後周改為漢川縣）食邑萬戶（見前）贈河州刺史（見前）文燦公子公孫（見前）有鑒基於天下（孟子鄒有鑒不待時）良工良冶有世業於家（見前）諸矣地毅（正義諸矣五星各有東風揚記良冶之子必學為裘良弓之子必學為箕）善則百家可知（見前）工序劬則（見前）千人可敵三槐以象鼎象物知其神姦（見周禮司馬）五等以桓珪（見禮記）班瑞守其宮室（見前）將軍儀同三司（見前）特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武定縣開國公（隋書劉州漢陽郡漢水縣後周改為漢川縣）食邑萬戶（見前）贈河州刺史惟公秉山岳之靈（見弘明集）受星辰之氣（見步緯）年在茗艾（見宋玉神女賦）甫就勝衣（見傷心賦）竹馬來迎已知名於郭伋（見謝承後漢書）羊車在道即見賞於王濬（見晉答）詣直童子明經（謝承後漢書左雄奏改孝廉年十六以下試經文章每始十人各能通經雄重其選乃遣掌事十二通文東觀崔瑗年十二通論東觀崔瑗年十二通論）書生說卦而已（見周易）如淳河清論（見應劭）秋水高論（見莊子）故以辨折龜林（詳見前）

百戶、弱冠登朝（見梁傳）傳呼甚寵（見贈淮南公）漢魏台鼎故無此比、中朝、方伯、宰有、其（魏都賦注中朝謂洛大司馬傳中朝也）諸吏爲中朝大家宰任總機衡、是勤王室（後漢郎顗對日尚書僕射天之喉舌）後漢郎顗對策三爲機第五爲衡朝政歸於天官（晉書曰吏部郎天官之貳）惜君忠壯（見贈公二年以大冢宰晉公五府總於天官）乃領左廂親信（晉北齊二人事左右廂之職）以君智略入佐中權（見進白表

見正旦及咸資迎警並用司存帝城近臣後漢書來歙傳為北地公孫述所忌公孫述傳曰河南帝鄉多近貴南陽帝鄉多近親公室寄戚宏後漢書陰識傳曰宏字子魚為侍中數言事及光武即位宏以公室寄戚不宜典兵出為河內太守之枝葉也如逢小隸後漢書楊球傳為司隸校尉糾劾權門莫不震懼而球亦以嚴酷稱似長都官後漢書朱浮傳為大司馬吏所劾而免官之後為都官尚書孤城鄭廛不相其年晉書劉琨傳曰琨之初為并州刺史也廣延賢俊以為己副并州人士及鄉人在洛陽者皆為琨所用及琨敗皆委琨而歸段匹磾匹磾亦推誠接納咸感其恩義後匹磾為石勒所害琨之舊人莫不流涕妙領之八絕晉書王羲之傳曰羲之嘗自寫其所作詩并書以示山陰道士換鵝而去因寫道經以贈之八人世皆稱之巴水涪翁不管其疑宋史黃庭堅傳庭堅謫居黔南涪翁自號也庭堅嘗書其詩曰我昔寓居巴水涪翁為我洗盞觀鵝鬪庭堅又嘗書其詩曰我昔寓居巴水涪翁為我洗盞觀鵝鬪針路脈法晉書郭璞傳璞著葬經曰氣乘風則散界水則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謂之風水春秋三十有三奄捐官舍左傳隱公三年公薨于路寢公羊傳曰公薨于路寢公曷為或言薨或言卒或言薨于路寢或言薨于小寢或言薨于外內大故也封表請籙呂子明之疾甚數軫吳王吳志呂蒙傳蒙疾病權拜蒙大司馬加羽葆鼓吹蒙上書曰臣疾病旦夕不保乞以陸遜代臣權即召遜詣建業遜到陸口上書陳時務并論荊州宜備蜀事權深納其言及蒙卒權自臨弔蒙妻子加賜錢帛數千萬及蒙葬權為舉哀發喪遣使者弔祭蒙妻子賜以下至婢妾各有差阮元瑜之長逝悲深魏主魏志阮瑀字元瑜文帝書曰元瑜長逝化為異物有詔贈某官禮也以建德四年三月日歸葬於河州

庾子山集卷九

宛川郡之禁山公六郡良家見烏丸傳西河鼎族地壯金城之後漢書西羌傳建武二十年先零別種滇吾等復寇金城隴西隴西太守馬援將兵擊破之滇吾等乃率其種人及諸羌萬餘人詣援降援悉將還令居安處使為漢兵捍衛其後子孫相繼為將常屯隴右人雄寨氣兵法三篇天弧夜下後漢書張衡傳衡著靈憲曰星有天弧以象弧矢之張也在狼東南九星其一大星直下者矢也以備不虞書北卷河水淨來後漢書西羌傳論曰西羌之興也因隙乘釁遂恣陸梁北卷河水東流注於海南卷淮水淨來後漢書西羌傳論曰西羌之興也因隙乘釁遂恣陸梁兵無休息見晉紀及後魏書鋒發作旗不息王啓答趙王倫簒位檄曰鋒發矢石旗不暫息刀斗恒警見宋書及後魏書晝夜不息刀斗恒警見宋書及後魏書晝夜不息刀斗恒警見宋書及後魏書晝夜不

一小孝用力中孝忠無二忠孝傳贊庾徽魏繹羊用勞大孝不匱石赤曰繹無記事君不辟劬足身擬列子薄曰有關子者以數千朱元書斃

堪面誠魏志曹植上言出為論下筆成章於節既秉到點成章頗富詩人之節也晉書漢魏故事高墉且聊記表老背漢故事明掌

遣將出征符節即稱制詔璋為文貌尾飾趣分明掌

為號令資訓之師也晉書孔愉傳愉以討賊功封除不亭為飾散騎常侍冠此

分命北走受筮之日二卦俱得屯之比屯固比入也

當為遷宅宜東宅之人有兩後漢百官志人有兩後與沮大將軍驟馬位次上卿典樂

皆金紫位次上卿典樂師兵劇四次七卿

涼師兵劇四次七卿

如初愉語

蛇盤綬諺

遂鼠為

蟠轉印固晉孔愉傳愉以討賊功封除不亭為散騎常侍冠此

華軼功封除不亭為飾散騎常侍冠此

為號令資訓之師也晉書孔愉傳愉以討賊功封除不亭為

軍賜璽書嘉納其策薛文學其祖大汪渭州刺史考生河州四面總管大都督本姓及將軍凉甘等五州刺史隴右貴臣河西鼎族公侯連武前王之跡岳牧連鑣見咏畫並得聲振長榆見軍名雄高柳廣地理志高公秉靈山岳見紀碑載誕星辰見謚曲結髮疑然廣志文侯傳學優四十餘年韜鈐代部志高公秉靈山岳見紀碑載誕星辰見謚曲結髮疑然廣志文侯傳學優我史本傳盛性持重有度數十所未嘗有過故得以身名終書曰臣朝主所稱漢東方朔遭世十五學擊劒讀兵即孔子弘仰重子論兵即在中軍之策見漢土司徒孔熙元年入仕象授直蕩都督諸軍事百官志注漢等正都督上階太祖文皇帝雪晉君之恥建西伯之功爵本紀陽亏矣斧鉞隨西伯得征伐始裂鴻溝見漢宋初登函谷見秦王匿跡公澄衣沐髮杖劒轅門見步隱逸傳及逢白兔異過自此即居帳內仍為直寢授寧遠將軍羽林監白土縣開國伯陪者百志王公已下二品已上並有食於開國陪內各隨品高卑而加食邑五百戶大統元年丞相護內都督諸軍事廓州刺史西河見五年碑張泉移鎮行從駕幸雒陽相過鴈日子安之象曰吾將東徙增邑三百戶加冠軍本傳作撫郡武苑景

海邊有慙王石常隱霧霧相傳云清廉太守乃得見
恩往就觀視清徹無所隱蔽平道志番陽北津水今
名廉平水　魏時神光偏明正直（漢知紀志秦文公夢黃蛇
自天下陽地其口止於鄜衍是作鄜時宏應
靈之尸於楚以來知若於是
衍首佐中軍矣故楚人為之
火紀官名官為大火夏官為鶉火秋
官為西火冬官為北火中官為中火
載觀教其年被使領命山西涼州
奉迎突厥皇后（休伐紀裂繻來聘
逆女卿為稱族而行尊君命也）於是伯
君命迎周室后（謂武帝阿史那皇后）遣武帝阿史那
俟斤之女太祖方與齊人爭衡結
姻後累遣使聘乃許保定五年
俟斤不復所迎皆俟斤不從會大
軍風起俟斤以為

珠攻滎陽擒
其部守永附
太祖紀魏大統十二年齊神武
攻圍玉壁大都督韋孝寬力戰北守奏神武
走之（魏志河南尹滎陽有廣武城周
志河南郡滎陽有廣武山山東連亙
如井州數十里有兩城相對俗謂之廣武
故城）連兵廣武南駐
納滎陽之城（變漢郡國
太祖紀魏
陽人行
道統之）開陰晉之道（帝
紀魏天統元年東魏司
馬子如自
晉陽地理志晉陽縣魏之陰晉尚
書令樂陵王百年為并州刺史
高祖崩秘不發喪遣使
追百年入受遺詔）非論北伐之功（見司馬
消難傳）大將軍抱罕郡開國公增邑一
萬并前二萬戶（見周
書太祖紀）千戶軍中受詔非
有所作（魏志王粲傳）
登壇無待東歸之策（見
高祖紀）置陣太平（魏
武帝自起攻韓
遂作行吏記
魏志）連兵廣武南馭
其北門既為鄭國所委（左傳杞子
逃歸人狄其城）常共北門（本
此）掛其西鄙無懼秦亭之遊（韓子
秦有小亭臨境一
朝之後）是以築翔平之城衛人拱手（史記趙世家公子無忌
自魏還人民
歡呼）成滎波之澤梁氏寒心（魏世家滎澤水灌大梁
城壞）令公從賊里之費（見
傳）朝廷與公有內外之
親（梁必
興郡公為敬帝所重
敬帝
即位）乃以魏文帝女為公夫人（本傳
不載）遂得長門之左（漢東方朔傳愛敬備
至陳皇后
別開公主之園（漢東方朔傳
上林苑
中有公主園）

高似乞骸骨等
湖安郡縣志羅天下榮之（元史木傳類鑑二類頗得人物別書本傳據大中
遷河州刺史本州大中也宜政元年授上柱國更加少
傳配於上相即陪京廟貴有
功也及卒遣百僚致祭葬事
詔曰朕為日頻假
葬事官給
祀橋之策（漢氏泉傳上謂丞相魏相曰頃者數有
傳太子用良行少傅事前張廣漢故以為戒）故封宿國
公食邑并前五千戶射鴻舊制（名臣南獄公射鴻公到
城（見小園賦）既浮陵叡之洞（見思
德銘）聊詩洪圖之竹（見步蓬
碑）遂）來朝建章（見漢則天子降席（見比）則下
下階是以行滿天地（降施無怨惡）名聞四海方當光
輔五君（見長孫
使碑）參謀七政（見史記南越）天鷹弗戮（見左傳）於所
君春秋六十有九柳莊告殯（檀弓魯有
大史曰柳）傾社稷之臣（檀弓魯有

狐突卒公曰君子謂狐突於是乎能舉其職（左傳僖公十年晉
尸曰有守哉（詩小雅節南山之什篇名）非寡人之卜社稷之臣也（書洪範曰卜
死靖共爾位不踰厥職而往（逸周書諡法解曰靖共爾位曰世世萬子孫保之也）
縣潘氏香面銘諸掖曰（未詳按孔叢子曰子車死秦人以子車氏
云亡得諸矣之（禮夫婦人拾珠玉如拾瓦礫）
二月不聞笑之等（詔贈某官諡某公禮也）以今開皇元年七
月某日反葬於河州金城郡之苑川縣山行（龍坻地
名）入塞原望積石以（積石山在河州西南）及云（撒奠（禮記既
奠主人拜）
甲黃腸（見司馬相如傳）崎嶇亭障（見路
舍劄）而（既反哭主人與有司視虞祭（有司見上）
迹舍竟於墓左（反哭日中而虞葬日虞不忍一日離也）
方勞輸洗（輸子龍也洗濯也）龜（龜子龍生九子）
以水浚輸白皮之汁（漢書公孫弘傳為輸洗沐）
地取其引漸（引漸而上）
若夫樹反壤（樹之反哺）也（周於桐
不踰（高似乞骸骨等）封夏侯（晉之大子之
之武（史木傳類鑑二類頗得
馬鳳封（人物別書本傳據大中
之謂也）終須願川之祥（後漢祭邕傳先生為
也及卒遣百僚會葬于人以
開亟部大悚以時成葬）乃見蓬陰之卦（易蓬上艮下坎雖陰
永達（北史本傳子永達
利位徽閑大將軍）孝性有聞居喪得禮（禮海變
而田成（見本傳）儼山飛而地貶（見本傳）舞雀徐
風俗氣候山川表裏（左傳子犯曰表裏山河必無害也）河連積石（見
金承於水（見象疏）降及於尉（公參
少典之孫（見紀）玄王之子（詩商頌玄王桓撥）
山帶崆峒（見佛龕銘）泰亭北上（見
漢使西通（漢書張騫
水無別色（雲無異氣）吏為民（惟寧惟晏（後漢崔寔傳
金行氣悲（見賈逵
地勢人雄（後漢
考溶扉（渭河清渭（見白

再爲上台兩爲少傳模範帝師見擬承宠經綸國步（步布）
預允襲峻德欽明審論不吝車茵（茵車）年齡倏忽（倏忽）
西曹（曹）自欲斥之吉曰不過丞相車茵（茵車）誰言濫樹天道茫昧（茫昧）
年齡倏忽（倏忽）見晉（晉）公啓（啓）海淮上將星開（開）見晉（晉）功臣（臣）勳（勳）
紹蕭門爲丞相（相）鎮一鼎台（台）表其功（功）勳（勳）九原陵阜（阜）禮記檀弓（弓）趙文子與叔譽（譽）觀乎（乎）
九原（原）已（已）死（死）晉（晉）卿（卿）作（作）地險（險）林（林）營危（危）
作（作）地吾誰與（與）歸（歸）三河甲卒（卒）見（見）長（長）孫（孫）
馬窟（窟）南（南）狐（狐）言（言）西（西）州（州）乳（乳）別（別）帝（帝）喜（喜）華（華）雲（雲）爲（爲）謝（謝）安（安）所（所）愛（愛）重（重）北
闕長辭（辭）見（見）烏（烏）山（山）張（張）虛（虛）益（益）野（野）祭（祭）室（室）幃（幃）陵（陵）原（原）地（地）逕（逕）松（松）路（路）風（風）
悲（悲）銘（銘）於（於）磎（磎）石（石）勒（勒）以（以）金（金）寶（寶）見（見）載（載）干（干）寶（寶）
發（發）二（二）神（神）

周（周）宛（宛）州（州）刺（刺）史（史）虞（虞）儁（儁）公（公）鄭（鄭）常（常）聊（聊）道（道）碑（碑）

唐朝以元凱並進十有六人（見（見）後（後）漢（漢）書（書）周（周）宣（宣）以昭穆先封
十有五國（見（見）齊（齊）太（太）公（公）世（世）家（家）及（及）周（周）語（語）承家（家）珠聯璧合（見（見）宋（宋）
書（書）盛德有後（見（見）商（商）頌（頌）公其裕哉（哉）公諱常（常）字子元（元）豫（豫）州（州）榮
陽人也（晉（晉）地（地）名（名）屬（屬）滎（滎）陽（陽）郡（郡）見（見）後（後）漢（漢）郡（郡）國（國）志（志）周室（室）中（中）衰（衰）
建威（威）將（將）軍（軍）封（封）於（於）鄭（鄭）世（世）家（家）及（及）宣（宣）王（王）立（立）
是用克明峻德（德）恩（恩）皇（皇）多（多）士（士）見（見）尚（尚）書（書）
公（公）其（其）裕（裕）哉（哉）公（公）諱（諱）常（常）字（字）子（子）元（元）豫（豫）州（州）榮（榮）
陽（陽）人（人）也（也）晉（晉）地（地）名（名）屬（屬）滎（滎）陽（陽）郡（郡）見（見）後（後）漢（漢）郡（郡）國（國）志（志）周（周）室（室）中（中）衰（衰）
建威（威）將（將）軍（軍）封（封）於（於）鄭（鄭）世（世）家（家）及（及）宣（宣）王（王）立（立）
是用克明峻德（德）恩（恩）皇（皇）多（多）士（士）見（見）尚（尚）書（書）
周（周）室（室）以（以）昭（昭）穆（穆）先（先）封（封）
十（十）有（有）五（五）國（國）見（見）齊（齊）太（太）公（公）世（世）家（家）及（及）周（周）語（語）
承家（家）珠（珠）聯（聯）璧（璧）合（合）見（見）宋（宋）
書（書）盛（盛）德（德）有（有）後（後）見（見）商（商）頌（頌）
公（公）其（其）裕（裕）哉（哉）公（公）諱（諱）常（常）字（字）子（子）元（元）豫（豫）州（州）榮（榮）
陽（陽）人（人）也（也）晉（晉）地（地）名（名）屬（屬）滎（滎）陽（陽）郡（郡）見（見）後（後）漢（漢）郡（郡）國（國）志（志）周（周）室（室）中（中）衰（衰）
建（建）威（威）將（將）軍（軍）封（封）於（於）鄭（鄭）世（世）家（家）及（及）宣（宣）王（王）立（立）
是（是）用（用）克（克）明（明）峻（峻）德（德）恩（恩）皇（皇）多（多）士（士）見（見）尚（尚）書（書）
鄭（鄭）武（武）有（有）國（國）然（然）後（後）保（保）姓（姓）受（受）氏（氏）鄭（鄭）世（世）家（家）及（及）
戎（戎）狄（狄）傳（傳）公（公）其（其）裕（裕）哉（哉）公（公）諱（諱）常（常）字（字）子（子）元（元）豫（豫）州（州）榮（榮）
陽（陽）人（人）也（也）晉（晉）地（地）名（名）屬（屬）滎（滎）陽（陽）郡（郡）見（見）後（後）漢（漢）郡（郡）國（國）志（志）周（周）室（室）中（中）衰（衰）
建（建）威（威）將（將）軍（軍）封（封）於（於）鄭（鄭）世（世）家（家）及（及）宣（宣）王（王）立（立）
是（是）用（用）克（克）明（明）峻（峻）德（德）恩（恩）皇（皇）多（多）士（士）見（見）尚（尚）書（書）
鄭（鄭）武（武）有（有）國（國）然（然）後（後）保（保）姓（姓）受（受）氏（氏）鄭（鄭）世（世）家（家）及（及）
戎（戎）狄（狄）傳（傳）之封十城（城）翻爲獻邑（獻邑）鄭（鄭）世（世）家（家）及（及）其（其）氏（氏）洛（洛）
之（之）封（封）十（十）城（城）翻（翻）爲（爲）獻（獻）邑（邑）鄭（鄭）世（世）家（家）及（及）其（其）氏（氏）洛（洛）
況復郊（郊）門致騎（騎）先迎內史之寶（寶）晉（晉）都（都）賦（賦）郭（郭）璞（璞）注（注）
況（況）復（復）郊（郊）門（門）致（致）騎（騎）先（先）迎（迎）內（內）史（史）之（之）寶（寶）晉（晉）都（都）賦（賦）郭（郭）璞（璞）注（注）

唐（唐）文（文）粹（粹）卷（卷）九（九）　三（三）

蒙授孔聚縣開國男輔國將軍（顧）梁州石城郡石魯昌郡西魏改郡曰魏昌縣舊曰永樂置曰永樂縣舊曰石泉縣男後魏止五品後周正五命後周改永樂曰石泉縣）三品後周七命）自爾常從太祖（魏人爲帳內都督）河橋接戰（魏孝武帝于謙梁州石城郡）水則三月不流（洛城禪）日以吾之衆旅授襲於（左傳魯莊公以金鉦進退）斷其流師統千弘（左傳宋公與楚人泓）泰光武處來而約周（論語）宵服（左傳）常以服玩賓見（左傳王）侵郤公于突曰彼（左傳）我車懼其侵敗我也（左傳）城如飛鳥（左傳）地有伏龍（沈炯）公以（左傳）金僕柮（左傳魯莊公以金鉦進退）僕姑射南宮長萬之難（左傳）使王黑以（左傳）靈姑銔（左傳）華（左傳）蜂目（左傳）已奔（左傳）見連（左傳）遷平東將軍帥都督十五年（襲父封魏昌縣開國伯）轉大都督（魏）後三年（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黃權（文帝）交（初中書令劉放孫資久掌機密）入魏之功（魏志）賞（左傳）其平戎之衆（魏）此授（左傳）勑（左傳）肅（左傳）公之（左傳）此（左傳）授（左傳）肅（左傳）者矣（左傳）進爵廣饒縣開國（侯）公（本州東海郡作饒陽縣東海郡東海縣西北有古饒城）邑五百戶（漢）保定三年（授使持節羅州諸軍事）羅州刺史（梁州）仍領金州兵馬（梁州等攻爲金州置總管府）公於文谷（水經注）路（左傳）溪（左傳）澗（左傳）嶮（左傳）巖（左傳）崖（左傳）應接上（左傳）庸（梁州西魏改爲巴西郡）路（左傳）險（左傳）山（左傳）龍水（左傳）斷（左傳）馬東（左傳）橋（左傳）西（左傳）開雙城（梁州西魏改爲巴西郡）即（左傳）敕（左傳）

則（左傳）改日（左傳）孔陽（左傳）往（左傳）者申（左傳）息（左傳）盡（左傳）掩（左傳）之師（左傳）於秦（左傳）隧（左傳）江黃（左傳）遠（左傳）齊而近（左傳）楚（左傳）楚（左傳）爲（左傳）利（左傳）故（左傳）之（左傳）穀梁傳）貫（左傳）之盟（左傳）管（左傳）仲（左傳）曰（左傳）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爲利之國也君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矣（左傳）相（左傳）公（左傳）聽（左傳）遂（左傳）與（左傳）之盟（左傳）管（左傳）仲（左傳）死（左傳）楚（左傳）伐（左傳）黃（左傳）桓（左傳）公（左傳）不（左傳）能（左傳）救（左傳）故（左傳）君（左傳）子（左傳）謂（左傳）之（左傳）也（左傳）滅（左傳）洛陽極浦（吳都賦）亟（左傳）犯（左傳）風塵（左傳）夏首西浮（左傳）頻（左傳）遭（左傳）鋒鏑（魏）屈原（左傳）亭（左傳）午（左傳）沈（左傳）湘（左傳）公以伏波（後漢馬援）受（左傳）眄（左傳）見（左傳）於（左傳）下（左傳）弘（左傳）樓船（後漢馬援）普（左傳）衆（左傳）歌（左傳）於（左傳）宗（左傳）翁（左傳）下（左傳）弘（左傳）樓船普衆（後漢馬援）鎮江之陣（晉桓溫）甘（左傳）氏（左傳）通（左傳）典（左傳）橫（左傳）江（左傳）昔（左傳）仕（左傳）萬（左傳）人（左傳）也（左傳）橫（左傳）江（左傳）夫（左傳）魯（左傳）肅（左傳）之（左傳）又（左傳）曾（左傳）爲（左傳）之（左傳）進下瀨之（左傳）計（左傳）橫（左傳）江（左傳）昔仕萬人也橫江夫魯肅之又曾爲之進下瀨之計）公以伏波（後漢馬援）之（左傳）也（左傳）滅（左傳）洛陽極浦（吳都賦）亟（左傳）犯（左傳）風塵（左傳）夏首西浮（左傳）頻（左傳）遭（左傳）鋒鏑（魏）屈原（左傳）亭（左傳）午（左傳）沈（左傳）湘（左傳）公以伏波（後漢馬援）受（左傳）眄（左傳）見（左傳）於

欽遣前鋒而報魏王（兒良守南郡）方之武會先戰而待
魏王（後漢昭帝弁時尚幼）及乎九州遍同四隩既宅（語見禹貢）遂班功臣（兒爲閻
爵（左傳晉封公爲勇爵）名入司勳（兒將軍表）授上開府（周武帝紀建德四年
冬十月置上開府增邑（時皆位次上儀同官）邑（漢諸侯王奉武帝策下推恩之令）
邑五百戶加以舉功行賞推恩分（漢書百司馬孔如等都侯乘之傳至蜀蜀人以爲）
兼秉而反光乎讓都之城（名六朝時皆爲南北要衝後自文襄置軍遷）
七戶載資而歸旅於漳滏之水（旅寄也）前中郎連率此則申與方伯（兒連率二千
載之一車駟人以爲重）一千石加以舉功行賞推恩分（漢諸侯王奉武帝策下推恩之令）
邑五百戶加以舉功行賞推恩分（漢書百司馬孔如等都侯乘之傳至蜀蜀人以爲）
兼秉而反光乎讓都之城（名六朝時皆爲南北要衝後自文襄置軍遷）
七戶載資而歸旅於漳滏之水（旅寄也）前中郎連率此則申與方伯（兒連率二千
載之一車駟人以爲重）
十一月丁巳歸葬於滎陽之某山（滎陽郡屬豫州）以大象二年
十一月丁巳歸葬於滎陽之某山（滎陽郡屬豫州）以大象二年
文子其何言（兒華陰縣）駟馬悲鳴（滕成文侯作）公其已遠（兒左傳）
辰農傳要發益日文侯初學於滕公薨傳後自文
勝令車車故號滕公薨傷心馳若夫勒鼎刊碑（兒華
異乎涿淶之水（孔子世家孔子葬魯城北泗上祀應
孔子墓到七碑無象棺槨猶戍）
此之勒石異乎燕然之山（兒出自北門路）嗚呼哀哉乃爲銘
曰

公之此象足爲連類以公寫寄（屯險誠貢風宣）
共年校使持節都督東徐州諸軍事徐州刺史（魏晉形志）
東徐州（統考昌元年置永熙二年州治武定八年
復治下邳隋城陽書治州彭城郡屯留領武原二
東南道行臺城陽書治州彭城郡屯留領武原二
同立總管府）
兗州刺史（隋書豫州後周置總管府後改曰亳）作牧濟河
州後周置總管府後改曰亳）作牧濟河
風行於雷澤（教建武中復爲刺史尚書禹貢濟河惟）
兗州文命東漸于海（兒禹貢帝王世紀帝
兗州文命東漸于海（兒禹貢帝王世紀帝
雷夏既澤今屬濟陰郡定陶縣）
顯宣顯新命（兒帝王世紀帝嚳妃常娥娀
顯宣顯新命（兒帝王世紀帝嚳妃常娥娀
氏之女名曰常儀生帝摯）
承基繼閏開爲我北（兒帝王世紀帝摯
氏之女名曰常儀生帝摯）
既公既侯既伯（兒左傳楚師
既公既侯既伯（兒左傳楚師
鄖公鄧侯吹我北門）
建國開疆我武既公既侯編衣出（兒詩周頌）
煎陵北上（左傳楚師伐鄭次於
煎陵北上（左傳楚師伐鄭次於
魚陵）
若林遠遊（帝王世紀帝嚳娶
若林遠遊（帝王世紀帝嚳娶
陳鋒氏女曰慶都生帝堯）
若水通源（兒宋朝歌）公侯復始（兒左傳）
鐘鼎禦侮（兒傳銘
鐘鼎禦侮（兒傳銘
子孫）
高陽之子（兒楚辭）少典之孫（兒祀
高陽之子（兒楚辭）少典之孫（兒祀
圖丘）蒼林遠遊（帝王世紀帝
圖丘）蒼林遠遊（帝王世紀帝
嚳高辛氏都亳）
若水通源（兒宋朝歌）公侯復始（兒左傳）
鐘鼎禦侮（兒傳銘
鐘鼎禦侮（兒傳銘
子孫）
承基繼閏開爲我北（兒齊丁鴻
承基繼閏開爲我北（兒齊丁鴻
鄭詩風溱洧）士臨周（兒齊丁魚
鄭詩風溱洧之宜分卿士臨周（兒齊丁魚
麗應侯）
煎陵北上（左傳楚師伐鄭次於
煎陵北上（左傳楚師伐鄭次於
魚陵）
滎澤東流（禹貢滎波既豬注
滎澤東流（禹貢滎波既豬注
溢爲滎水入于南濟爲滎）河移陵變（兒思
溢爲滎水入于南濟爲滎）河移陵變（兒思
傳銘）
滎南陳郤（兒潮通祖守南郡考績東部兩繡爲印雙
滎南陳郤（兒潮通祖守南郡考績東部兩繡爲印雙
玉序）豈直白

蛇結殺見賀琛傳
日察陰陽見賀琛傳
是日世載其名不朽事親之道孝以立身見袁江事
君之道忠以立仁今君前德一此君親如松之茂
松如之茂也爲我披荆棘見史孔融傳
功參荆棘後漢書馬援傳
河見袁紹傳
陳開沙斷水見後漢書徐璆傳
師移龍多見後漢書朱儁傳
分地見後漢書耿弇傳
決勝千里深謀秘計見後漢書張良傳
區名連星次
建武功臣表
東觀卷九　三七

爲道宛州
潛於唐縣
擁節歸蒙
有白龍蒙
貫漏悟解
陽句
河無別風
洞簫
簡報
修忽身世
俄然松
之祉見長孫
望此高碑
悵然淚下

周隴右總管長史賜少休玉虛永思神道碑
君諱永思字某昌黎徒河人
漢地理志遼西郡交黎縣注曰今營州柳城縣是遼西人
本姓慕容
晉書載記慕容廆其先東部大人莫圭之後也
朝鮮箕子之封
箕子封朝鮮而不臣
孤竹伯夷之胤
漢地理志遼西郡孤竹縣注曰伯夷叔齊國
閼西楚義移珍瓶將軍奉迎大駕賜封新興縣伯
考異曰袁山松書曰建武二年幸舍故人父老酺三日

超文表討之軍次巴州逢相率來降其年授司會八法斯掌九賦是均事總戴成功勞月要見步陸三年還授隴右總管府長史周武帝紀作三年以秦公廣為秦州總管本傳作三年定二年以秦公廣為秦州總管與紀合劉璠傳當時卿隴右秦州郎祕右也見公廣銘與紀合劉璠傳當時卿隴右秦州隋公廣銘公廣驍勇英幕類相大府北海人朝仰以對問後漢宗室傳北海靖王興憲宗每有異政輒來聘問焉東平諸帝四而定禮後漢王遵傳東平王蒼與公卿共定南北郊車服制度遂使馬首懷燕不無樂殺見宗傳作殺胡注通鑑作殺蕃臣擬漢或多田叔漢高帝紀道臣田叔等召見與語廷臣無比況其有名兄楚國公、兄慕容以參和挹讓莊贊樂推見宗室傳子世宗有其風烈謝朏傳朏等三人何敬容封公平公弟公康國明提戚千戶益公沃野之封魏地形志豫州襄城郡領武陽北徐州東泰山郡領武陽縣後周置武陽郡朝廷以兄弟相讓不無前史後漢丁鴻傳鴻子盛封上書讓國於弟蓋不獲阿意而推恩分邑見魏書有詔許焉增邑并前合四千七百戶既而六氣相犯五聲相觸見陳生五味發為五色徵為五聲度時不終遊魂且變繫辭遊魂為變遘於官舍存為生六疾秋五十八本傳作四十八詔贈少保、幽冀定相等五州諸軍事幽州刺史隋書北通行幸後周平齊改置總管府信都東接勃海瀕於石季龍諸兵計謀容或稱滿於徐無遼西山名密雲郡名後周相州東魏改曰司州管府又安陽縣改名鄴又鄴縣後周平齊置相州魏都後周平齊改置總管府信都東接勃海瀕於石季龍諸兵計謀容或稱滿於徐無遼西山名密雲郡名後周相州東魏改曰司州管府又安陽縣改名鄴又鄴縣後周平齊置相州魏都後周平齊改置總管府信都東接勃海瀕於石季龍諸兵計謀容或稱滿於徐無遼西山名密雲郡名後周相州東魏改曰司州管府又安陽縣改名鄴又鄴縣後周平齊置相州魏都後周平齊改置總管府信都東接勃海瀕於石季龍諸兵計謀容或稱滿於徐無遼西山名密雲郡名後周相州東魏改曰司州管府又安陽縣改名鄴又鄴縣後周平齊置相州敬公禮也天和元年二月六日葬於咸陽洪濟里

夫墓樹以栢諸族墳高於雉見司馬相如傳卿卑墓碑司馬昭心忠厲孝蘊義懷仁直幹百尋澄波千頃見司馬相如傳卿卑墓碑司馬昭心職事愛玩圖籍官曹案牘未嘗頻委姬旦定二年以蔡公廣為秦州總管本傳作三年銘與紀合劉璠傳當時卿隴右秦州郎祕右也見公廣銘與紀合劉璠傳當時卿隴右秦州郎祕右也見公廣銘與紀合劉璠傳當時卿隴右秦州郎祕右也見公廣銘與紀合劉璠傳當時卿隴右秦州郎祕右也見公廣銘公廣驍勇英幕類相大府北海人朝仰以戎馬交馳不妨餘務見司馬相如傳卿卑墓碑司馬昭心兄弟公康國明提戚究春秋湯沐之盛漢高帝紀封齊悼惠子肥為齊王食七十城為大國謝朏傳朏等三人何敬容封公平公

舍章見齊王隆慈碑　王隆慈碑見北齊書　有犯無隱（碑記）　王道正（北齊書洪範無反能變能徙見無側王道正直性純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見禮記）　永成悅色（禮記）　有統（統江都人）　杭藉禮閥（漢書梅福傳）　帷帳（見漢書梅福傳）　功披荊棘（見漢書韓陳傳）　揮戈（淮南子魯陽公與韓酣戰日暮援戈揮之三舍）　齊城悉軾（見長孫儉碑）　豹策乃建（見長孫儉碑）　龍籍同啓（見漢書梅福傳）　從容（漢書梅福傳）　留連學殖（見禮記）　公表（漢書梅福傳）　策泰（漢書梅福傳）　疑（詩大雅誕實匍匐克疑）　有犯無隱（禮記）　王道正（北齊書洪範無反能變能徙見無側王道正直性純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　永成悅色（禮記）　陸（本傳作西都）　永成（兒宗廟歌）　碑（漢書梅福傳）　岐（詩大雅誕實匍匐克岐）　枕藉（禮記）　相（漢書梅福傳）　帷帳（見漢書）　功披荊棘（見漢書韓陳傳）　揮戈（淮南子魯陽公與韓酣戰日暮援戈揮之三舍）　齊城悉軾（見長孫儉碑）　豹策乃建（見長孫儉碑）　龍籍同啓（見漢書梅福傳）　從容（漢書梅福傳）　留連學殖（見禮記）　公表（漢書梅福傳）　策泰（漢書梅福傳）

會占對造請用此廉平（漢書循吏傳）　終茲寬猛（見司馬相如傳）　緣林兵息（漢書循吏傳）　道傳遂日民困於征寒故益弛下之兵於高祖中（見漢書五行志）　赤山（本傳作赤山烏桓傳作赤山烏桓俗謂天為赤山）　東（本傳作東部）　東部（後漢書烏桓傳）　侯（後漢書烏桓傳）　望（後漢書烏桓傳）　遼水（後漢書烏桓傳）　遼東（後漢書烏桓傳）　北（後漢書烏桓傳）　數十里（後漢書烏桓傳）　成高青冀（水經注漯水）　鄉（水經注漯水）　西（水經注漯水）　各（水經注漯水）　水（水經注漯水）　計之塞（水經注漯水）　小（水經注漯水）　養（水經注漯水）　形之勢（水經注漯水）　武（水經注漯水）　之（水經注漯水）　大（水經注漯水）　堵（水經注漯水）　為（水經注漯水）　四（水經注漯水）　縣（水經注漯水）　記（水經注漯水）　明（水經注漯水）　帝（水經注漯水）　高（水經注漯水）　所（水經注漯水）　建（水經注漯水）　石（水經注漯水）　壇（水經注漯水）　承（水經注漯水）　記（水經注漯水）　公（水經注漯水）　室（水經注漯水）　碑（水經注漯水）　頌（水經注漯水）　雲（水經注漯水）　碑（水經注漯水）　注（水經注漯水）　豐（水經注漯水）　碑（水經注漯水）　銘（水經注漯水）　決（水經注漯水）　壯（水經注漯水）　所（水經注漯水）　建（水經注漯水）　石（水經注漯水）　壇（水經注漯水）　所（水經注漯水）　建（水經注漯水）　石（水經注漯水）　壇（水經注漯水）　之（水經注漯水）　形（水經注漯水）　加（水經注漯水）　之（水經注漯水）　用（水經注漯水）　以（水經注漯水）　下（水經注漯水）　二（水經注漯水）　碑（水經注漯水）　一（水經注漯水）　月（水經注漯水）　三（水經注漯水）　趣（詩見）　飛槎出境（見北史）　芙氛生隴毒水（見司馬彪續漢書）　侵逼（見哀江南賦）　朝（水經注漯水）　鄉（水經注漯水）　地鎮（周禮九州有名山為鎮揚州會稽青州沂山幽州醫無閭豐州霍山晉州之望大鄉為四鎮）　夜落台星（見司馬彪續漢書）　石壇承祀（見宋書禮志）　豐碑頌雲（魏武帝語高邑所建石壇立碑銘決壯丁用以二碑）　渭城高栢（三輔黃圖漢文帝霸陵西門柏高一丈）　須知迴市（見京兆圖）　為請山陵下亭（漢書成帝紀昌陵下亭）

錄

周杜岡大將軍大都督同州刺史段永神道碑

公諱永字永寶東燕遼東郡（本傳作遼西郡）　石城縣零泉里人也本姓段（兒宗周歌）　昔昌意降居初分若水之姓（兒宗周歌）　共叔出奔始有京城之族（見左江南賦）　西河居士蕃魏而郤（晉地道記）　虔（漢書地理志）　地為軍陣（史記）　人居則書山林聚米（見謝趙上馬王啓）　賈復開營（後漢賈復傳）　後知為漢（後漢賈復傳）　之（後漢賈復傳）　河陽（後漢賈復傳）　相（後漢賈復傳）　後鎮西將軍（後漢賈復傳）　恒燕朔三州諸軍事（魏志東夷傳注太和中分恒州東部置燕州孝昌中改為恒州後為懷朔鎮今寄治肆州界）　恒州刺史（公羊傳）　公年裁弱冠（見晉紀）　即值亂離（晉紀）　寓（晉紀）　羈（晉紀）　莫驅馳關塞之間早有縱橫之志軍陣方圖無勞聚米（見謝趙上啓）　山川形勢不待披圖（見崔浩本傳）　遂（魏正光元年置為懷荒鎮孝昌中改為懷朔鎮今寄治肆州界）　老幼避地中山後遂赴洛陽（魏正光元年置為懷荒鎮孝昌中改為懷朔鎮今寄治肆州界）　魏正光元年（魏志）　五（魏志）　年（魏志）　入仕解褐殿中將軍（本傳不載）　永平三年加龍驤將軍（本傳不載）　永平三年授平東將軍都督中堅建義勳謀是先蒙賞倉泉縣開國男食邑一百戶（本傳不載）　永安元年進爵為公（本傳不載）　其年淮泗侵軼南鄙徵兵公受賑偏師（見宗廟歌及賀婁悅碑）　一月三捷（詩見）　黃張遊奏至（原注有缺）　沃野縣開國

食邑五百戶，進爵爲侯（本傳作開國侯，食邑千戶）。永寧元年，授使持節、軍騎大將軍、左（本傳作前將軍）。

光祿、魏武帝特召入仕，歷內（後漢馬武傳世祖使特其（曲予）部）典（華忠）（本傳作中）郎將，（周太祖起義兵，忠率衆歸之，太祖以爲別部）司馬，武小心（本傳作不敢）。

侍

治兵見步陸選舉冬官考工記玄雲而授職見漸超上年增邑三百戶遷前合三千九百戶其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治左八軍總管軍事朝登上將暮會小卒事涉交接親舉而遷左遷臨武子曰命以本官領小司寇別將秩宮有小司寇三度有屋名天獄大者上大夫小者下大夫用刑觀發而遷天和四年以卦有坎象刑書左傳晉國鑄一鼎著范宣子所作刑書人牢一日天獄八卦坎為水為豕為刑書公繁不秋荼迺貞觀錄論秦嚴無厭上則賦法則煩於秋荼漢書西域傳敘禾稼有疾皆取決焉民知約法未肯以徵獄吏為尊中興文苑列傳敘人者死傷人及盜者皆棄市公曰吾聞古者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故曰雖

子及使持節儀同大將軍領兵部大夫（通考後周置大小司馬掌邦國兵部下大夫貞職並闕）立碑名有焉銘曰

軒臺受氏（見北國及若木降居（見宗廟歌）西城仲南北陸寘餘（通考青海諸部對岸大軍出塞山川雄烈風俗殊（疑作殊）修（疑作脩）及關塞沿襲于戈時道換本（見姑臧世值橫波（見張協北對代郡（漢地理志代郡古代國）東都（漢地理志東都郡）洛陽）忠大梁木西南地未（疑作末）乎一天猗焉瘥（見速）我公重光繼文踵武（總牧三晉（三晉爲趙韓魏）兼治六輔（漢書注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河內河南爲三輔）三輔皆用各水圓和制命太（如）都亭侍郎（見傳）

庾鷺爰（見齊王碑文）無聞移鼓（見結客少年場）公以載世（見哀江南賦）捷此令聞（文子令聞不已）孝有三德（見賈逵碑）忠惟一君（見齊王碑）馬陵釋患（見魯連聊城解紛）兵防滿尹（見秦策）戰遵迎雲（見宣虛永思碑）長松都尉（未詳）細柳將軍（見匈奴傳）射既牧（見漢地理志西泉都有玉門縣闕屯漢置酒泉郡有玉門關其人於）淮海且藩（恒代高望負（十三州志高昌郡故屬燉煌）陽（見哀江南賦）有長谷有東都對洛之）長亭穿塞（見哀江南賦）鼓司盟（尤傳定公四年祝佗曰君以軍行祓社釁鼓）史不敢欺兵無（周禮職方氏掌四夷之圖以辨其人民與其財用之）公武其官（見考工記）夷陵燒楚（見長發）上黨分韓（見年表）玉門遺矩（見漢地理志酒泉郡有玉門縣闕屯漢置酒泉郡有玉門關其人於）此分海留愛（見年表）大將受冊（見年表）公升其壇（見年表）六卿咸事（見年表）

碑（見司馬法）營軍衆合（見周禮職方氏）戰鼓雄（見撰年深厲起禍過爽生（文選顏光祿中書監太子小人詳事疏過爽）上台褒岳（見司馬喬及陸建碑）文將傾是（見唐王忠碑）赤地悲（見淮南子）虎哀鳴（見招魂）拉折王（見荀洲）臂（見招魂）日兌一明劍欲（通考留青舊陣上業馬）熱州府（見魏書）以車於（疑作相）江（見虎）白虎共衛（見泉）民共（見）白光落（見）日相（見）憑已（見）定（見）紫（見）城（見）天子愴然追於贈謚（見禮）聲（見）日建（見）衆（見）玄宅就列（見）官陽門（秦邑闕既諸侯王公卿於陽門以策）自此何世（見）從茲幾春樹爲歷社（見）

（見司馬）肠在位（喬碑）

庾鷺爰（見齊王碑文）無聞移鼓（見結客少年場）公以載世（見哀江南賦）捷此令聞（文子令聞不已）孝有三德（見賈逵碑）忠惟一君（見齊王碑）馬陵釋患（見魯連聊城解紛）兵防滿尹（見秦策）戰遵迎雲（見宣虛永思碑）長松都尉（未詳）細柳將軍（見匈奴傳）射既牧（見漢地理志西泉都有玉門縣闕屯漢置酒泉郡有玉門關其人於）淮海且藩（恒代高望負（十三州志高昌郡故屬燉煌）陽（見哀江南賦）有長谷有東都對洛之）長亭穿塞（見哀江南賦）鼓司盟（尤傳定公四年祝佗曰君以軍行祓社釁鼓）史不敢欺兵無（周禮職方氏掌四夷之圖以辨其人民與其財用之）公武其官（見考工記）夷陵燒楚（見長發）上黨分韓（見年表）玉門遺矩（見漢地理志酒泉郡有玉門縣闕屯漢置酒泉郡有玉門關其人於）此分海留愛（見年表）大將受冊（見年表）公升其壇（見年表）六卿咸事（見年表）

碑（見司馬法）營軍衆合（見周禮職方氏）戰鼓雄（見撰年深厲起禍過爽生（文選顏光祿中書監太子小人詳事疏過爽）上台褒岳（見司馬喬及陸建碑）文將傾是（見唐王忠碑）赤地悲（見淮南子）虎哀鳴（見招魂）拉折王（見荀洲）臂（見招魂）日兌一明劍欲（通考留青舊陣上業馬）熱州府（見魏書）以車於（疑作相）江（見虎）白虎共衛（見泉）民共（見）白光落（見）日相（見）憑已（見）定（見）紫（見）城（見）天子愴然追於贈謚（見禮）聲（見）日建（見）衆（見）玄宅就列（見）官陽門（秦邑闕既諸侯王公卿於陽門以策）自此何世（見）從茲幾春樹爲歷社（見）

周杜國楚國公岐州刺史莊容寧神道碑

昔在殷書楚賓（尚書仰他之諸侯武王定殷之後封周公旦於魯）諸侯計功（大傳天子稱伐）大夫稱伐（左傳）師尚父昆吾鼓寶鼎之銘（呂氏春秋齊桓公得寶鼎其銘曰一名一狀一名一狀）雲闕名在功臣（見太保）

故知太（向書仰他之諸侯武王定殷之後封周公旦於魯）諸侯計功（大傳天子稱伐）大夫稱伐（左傳）師尚父昆吾鼓寶鼎之銘（呂氏春秋齊桓公得寶鼎其銘曰一名一狀一名一狀）雲闕名在功臣（見太保）

周杜國楚國公岐州刺史莊容寧神道碑

昔在殷書楚賓（尚書仰他之諸侯武王定殷之後封周公旦於魯）諸侯計功（大傳天子稱伐）大夫稱伐（左傳）師尚父昆吾鼓寶鼎之銘（呂氏春秋齊桓公得寶鼎其銘曰一名一狀一名一狀）雲闕名在功臣（見太保）

故知太（向書仰他之諸侯武王定殷之後封周公旦於魯）諸侯計功（大傳天子稱伐）大夫稱伐（左傳）師尚父昆吾鼓寶鼎之銘（呂氏春秋齊桓公得寶鼎其銘曰一名一狀一名一狀）雲闕名在功臣（見太保）

生於昊天不予家語哀公第子曰昊天不予不憖遺一老俾屏予一人以
乎可以旌德景鍾銘此語魏顯改鄴於輔氏親勒勳庸
器左傳藏武仲曰夫以大役小取其所得足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
洪烈者焉公諱寧字永安昌黎徙河人也都尉總六
縣之船晉王莽傳曰六尉與魏志作六部尉之東皆其地也漢武
朝鮮分其地為四郡自單大嶺以西屬名山
耦五岳之佐貢名山七嶽黃帝以四嶽皆百代
公食邑二千戶公稟銀中郎將晉書職官志曰中郎將主統諸曹
疑表羈貫之年穀梁傳曰二天子不通君命
綰統之歲晉書禮志成帝咸和八年立孔郎
定三年有詔贈柱國將軍少師本傳作
動依魏恩深追遠見司馬彪續漢志
公食邑二千戶公稟銀中郎將晉書職官志曰中郎將主統諸曹
疑表羈貫之年穀梁傳曰二天子不通君命
綰統之歲晉書禮志成帝咸和八年立孔郎
定三年有詔贈柱國將軍少師本傳作
動依魏恩深追遠見司馬彪續漢志
改姓豆盧仍為官族見賀婁悅碑支庶北周初賜
魏校長樂都中鄉姓豆盧氏改云鄴於輔氏親勒勳庸
器左傳藏武仲曰夫以大役小取其所得足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
洪烈者焉公諱寧字永安昌黎徙河人也都尉總六
縣之船晉王莽傳曰六尉與魏志作六部尉之東皆其地也漢武
朝鮮分其地為四郡自單大嶺以西屬名山
耦五岳之佐貢名山七嶽黃帝以四嶽皆百代
公食邑二千戶公稟銀中郎將晉書職官志曰中郎將主統諸曹
疑表羈貫之年穀梁傳曰二天子不通君命
綰統之歲晉書禮志成帝咸和八年立孔郎
定三年有詔贈柱國將軍少師本傳作
動依魏恩深追遠見司馬彪續漢志

東北曰醫無閭其山鎮曰會稽山在越州會稽縣東北
當世英雄奄有河朔方鄴俱武名臺西南河郡河
趙之南境北建燕太祖文皇帝慕容皝以
王城公干傳王城者鄴東宮城也
國號南燕公既虢之前燕慕容皝
是幸騎二萬長驅王於莫成徙署幽州二萬餘戶民於
楊裕患柱等乘龍城構宮廟成皇七年虢還都龍城
及漢公孫瓚傳童謠云燕南皇道北際高祖侍中使
中央不合大如磨悔在此中可趙世
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太保錄尚書北地王慕容超
之世蕃屏王室詳之典錄呼得反晉書載記慕容
超字祖明慕容德兄子也德僭位見其先前燕
世有大業於秦南體西極盡其地也德僭位見其先前燕
士句龍自臨而西盡其地也德僭位見其先前燕
城自臨而西盡其地也德僭位見其先前燕
驃騎將軍晉安帝紀隆安三年以慕容垂為驃騎將軍
征伐自是長城裁石必先行陣晉書載記慕容
永安元年太宰余朱天光通考晉載記慕容
之名魏室元輔握兵權在抗權江南
無恆色句踐無喜陽自
敬騎常侍曾叔虎與先公甚委善
淫嬖與侍者謂余怖惴而余笑與之
成大子成通達強立而不

節都督二廣二
說爲右大都督以討之大光率師至湘州之湘潭
衆平原而未發聞賊行竟乃疾道倍道及醜奴於平原之東一戰擒之
與齊慶宗北各數百騎追至黃河斬慶宗以徇三軍天下大慰光
本傳以破力侯功賜爵壽陽縣開國公除秦郡太守未之郡徵
爲侍中大將軍太尉公錄尚書事參決朝政劍履上殿入朝不趨
贊拜不名如漢霍光故事光固辭不受四年以疾解侍中大將軍
帝建安四年以魏公加九錫光又固讓帝乃止其年以魏王太子
將軍都督其年以魏王太子將軍都督其年以魏王太子將軍都督
封河陽縣開國伯邑三百戶俄遷大
中大夫通考大夫秩比二千石魏晉因之後周置大夫中大夫上大夫北齊北周因之
邑合九百戶仍授使持節都督豫州諸軍事豫州刺
史魏武帝陳留太守兼兵馬之任後周置豫州刺史治汝陰後改爲豫州總管府後改爲豫州刺史
轉侍中都督其年以魏王太子將軍都督其年以魏王太子將軍都督其年以魏王太子將軍都督
加散騎常侍領前將軍兼尚書僕射魏王太子將軍都督其年以魏王太子將軍都督其年以魏王太子將軍都督
除尚書僕射魏王太子將軍都督其年以魏王太子將軍都督其年以魏王太子將軍都督
兼與駕出入之副魏王太子將軍都督其年以魏王太子將軍都督其年以魏王太子將軍都督
一人爲侯射主持門管鍵魏王太子將軍都督其年以魏王太子將軍都督其年以魏王太子將軍都督
一人爲侯射主持門管鍵魏王太子將軍都督其年以魏王太子將軍都督其年以魏王太子將軍都督
一人冕尚書事令不在則奏行令事印綬與令同魏王太子將軍都督其年以魏王太子將軍都督
帝建安四年以魏公四分置五官中郎將以丕爲之副魏王太子將軍都督其年以魏王太子將軍都督
射作者分置左右各五人以爲侯射侯設而不射則以左右執旗幡鼓相命魏王太子將軍都督其年以魏王太子將軍都督
則爲左右執旗幡鼓相命魏王太子將軍都督其年以魏王太子將軍都督
分領諸曹兼掌中尉事魏王太子將軍都督其年以魏王太子將軍都督
而安渚宮遷南陽縣侯杜佑通典江陵縣有渚宮故名
忍復出於其間曾植樂府怨歌行云仰視浮雲翔鴻正翻翻俯見江水魚
荀彧士行清玄好學博聞有才識少與族兄同郡荀詵齊名詵早卒彧每稱詵以方其兄
出於其間曾植樂府怨歌行云仰視浮雲翔鴻正翻翻俯見江水魚
公奉命星訖風發馳驛以詔三公及征鎮將軍曰朕以寡德屬當天運
賦云總秦人之戎旅啓行路而長驅
銳士濮刑未忘秦兼卅之威又都之戰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
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廣三十乘分爲左右

命神宗（尚書大禹謨正月朔旦受命於神宗）遜賢與能（禮記禮運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改絃創制爰降明書（授公杜國本尊孝悌也增邑四千戶（本傳不載二年授同州刺史祿帶閼輔（後周置冢宰統六官以大司徒帥其屬掌邦教以輔王安擾邦國）震術西京（漢書王莽太師光奇曰請分陝輔事相編戶殷（漢書其處貧之謂也）富時（顏師古曰時謂隨時之宜）調（周禮地官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百城咸勸（見七陸三年授公大司寇又以功勳膺特著冊封楚國公食邑一萬戶益四破侯方見等於荊陝郎其地而封焉（逸周書王會解曰方見以鳥鳥鳴曰方見）遜斜王愚（漢書張敞劾奏尚書令僕射曰陛下委政於尚書尚書不勝其任）弛張刑政（漢書張敞傳注師古曰弛謂廢之張謂施之）式遏寇虐（見二卷文侯）

於是御之以寬（漢書趙充國傳曰兵者凶器不可以久用）猶（漢書趙充國傳作猶）執（漢書趙充國傳作執）之以平（漢書趙充國傳曰兵久則變生不可以不虞）之以沖（漢書趙充國傳曰兵者以誅暴亂安不忘危以全取勝也）和（漢書趙充國傳曰兵者以武為威以德為和）羣工（漢書百官公卿表曰羣工百官）老于呻吟（見二卷文侯）舜任皐陶（書舜典曰皐陶方祖述堯憲）不仁者遠（見二卷文侯）晉舉隨會（左傳文公六年晉人以知罃歸成公十七年晉人以知罃歸荀首）益（左傳作鯢）稷（左傳作鯢）奔（左傳文公十三年晉人以知罃歸荀首）

秦（左傳文公十三年晉人以知罃歸荀首）保定四年授岐州諸軍事岐州刺史（隋書雜載州郡皆置岐州扶風郡）沉痼彌留（見二卷文侯）睽（左傳作暌）諫（左傳作諍）司（左傳作伺）違（左傳作違）以為和（左傳曰暌而後和）舜任皐陶不仁者遠晉舉隨會益（左傳作鯢）奔（左傳作賁）秦（左傳作賁）保定四年授岐州諸軍事岐州刺史（隋書雜載州郡皆置岐州扶風郡）沉痼彌留（見二卷文侯）柔遠能邇（書堯典）然後平之以沖和（書堯典）舜任皐陶不仁者遠晉舉隨會（左傳文公六年晉人以知罃歸荀首）益（左傳作鯢）奔（左傳作賁）秦（左傳作賁）保定四年授岐州諸軍事岐州刺史（隋書雜載州郡皆置岐州扶風郡）沉痼彌留（見二卷文侯）

十有二（本傳作十六）年授公大司寇又以功勳膺特著冊封楚國公食邑一萬戶益四破侯方見等於荊陝郎其地而封焉（逸周書王會解曰方見以鳥鳥鳴曰方見）遜斜王愚（漢書張敞劾奏尚書令僕射曰陛下委政於尚書尚書不勝其任）弛張刑政式遏寇虐（見二卷文侯）

十有二（本傳作十六）年授公大司寇又以功勳膺特著冊封楚國公食邑一萬戶益四破侯方見等於荊陝郎其地而封焉（逸周書王會解曰方見以鳥鳥鳴曰方見）遜斜王愚（漢書張敞劾奏尚書令僕射曰陛下委政於尚書尚書不勝其任）弛張刑政式遏寇虐（見二卷文侯）

十有二（本傳作十六）年授公大司寇又以功勳膺特著冊封楚國公食邑一萬戶益四破侯方見等於荊陝郎其地而封焉（逸周書王會解曰方見以鳥鳥鳴曰方見）遜斜王愚（漢書張敞劾奏尚書令僕射曰陛下委政於尚書尚書不勝其任）弛張刑政式遏寇虐（見二卷文侯）

嗚呼哀哉公經德秉哲（語見禮運）居良（履貴思冲（語見禮運）居良（履貴思冲（語見禮運）居良（履貴思

周大將軍開喜公柳慶墓誌銘（北史本傳）

君諱慶字子山河東解縣人也（晉書地理志河東郡屬司州）太宇始自本（晉書地理志晉太宇元年改曰泰始）都從居襄陽（晉書地理志荊州南郡襄陽）泰始征晉之地（晉書武帝紀將軍王濬破吳於武昌）越之鄉（漢武帝紀將軍韓說越人侯梁開南粵破其軍）漢武開南（見東方朔傳）星居鶉首（見天官書）況復莊謀於衛（見衛世家）既為社稷之臣（見晉語）

歲在壬戌（梁元帝承聖元年）喜對於齊（見北齊孝昭帝紀）無廢諸侯之職（見晉語）於是（見公羊傳）發詔（見晉語）命使受命（見晉語）於長舍（見晉語）曰柬命（見晉語）祖叔珍（見晉語）元景（見晉語）弟起為（見晉語）職其名（見晉語）先王何（見晉語）殺（見晉語）宋員外散騎常侍義陽內史（晉地理志南郡屬荊州）

（晉義陽王通志屬荊州）太守之任（晉職官志郡守掌治民）皆宋（晉宋書百官志）帝（晉宋書百官志）自（晉宋書百官志）內史（晉宋書百官志）以相（晉宋書百官志）治民（晉宋書百官志）皆宋（晉宋書百官志）帝（晉宋書百官志）所授（晉宋書百官志）宋員外散騎常侍（晉宋書百官志）義陽內史（晉地理志南郡屬荊州）

有（晉徐邈傳）徐邈之應（晉徐邈傳）對（晉徐邈傳）居於（晉徐邈傳）散騎之省（晉徐邈傳）

（晉西昌侯）若（晉西昌侯）時（晉西昌侯）年（晉西昌侯）十（晉西昌侯）二（晉西昌侯）以（晉西昌侯）民（晉西昌侯）禮（晉西昌侯）修（晉西昌侯）謝（晉西昌侯）進（晉西昌侯）止（晉西昌侯）端（晉西昌侯）詳（晉西昌侯）神（晉西昌侯）情（晉西昌侯）雅（晉西昌侯）正（晉西昌侯）

（晉宋書百官志）文（晉宋書百官志）帝（晉宋書百官志）甚（晉宋書百官志）器（晉宋書百官志）之（晉宋書百官志）

漢主之親田（見漢書）風遂令題柱（見漢書）比之（見漢書）

今日會何足云（見漢書）驃騎廬（見漢書）陵王（見漢書）帝子出藩（見漢書）

（晉西昌侯）日（晉西昌侯）若（晉西昌侯）時（晉西昌侯）年（晉西昌侯）十（晉西昌侯）二（晉西昌侯）以（晉西昌侯）民（晉西昌侯）禮（晉西昌侯）修（晉西昌侯）謝（晉西昌侯）進（晉西昌侯）止（晉西昌侯）端（晉西昌侯）詳（晉西昌侯）神（晉西昌侯）情（晉西昌侯）雅（晉西昌侯）正（晉西昌侯）

（晉宋書百官志）文（晉宋書百官志）帝（晉宋書百官志）甚（晉宋書百官志）器（晉宋書百官志）之（晉宋書百官志）

漢主之親田（見漢書）風遂令題柱（見漢書）比之（見漢書）

今日會何足云（見漢書）驃騎廬（見漢書）陵王（見漢書）帝子出藩（見漢書）

加器異乃謂公曰吾昔進事伯父太尉公（見晉書）見語云我昨夢汝登一高樓（見晉書）樓盡峻麗吾以坐席乞汝汝或富貴恨吾不及見耳吾向聊復（見晉書）及爾史（見晉書）桥慶（見晉書）遠從父（見晉書）兄世隆（見晉書）公初慶遠（見晉書）遠年（見晉書）益忠惠（見晉書）還復賜汝汝官位當復（見晉書）過之（見晉書）吾昔夢太尉以樽（見晉書）帝見賜（見晉書）吾垂盡（見晉書）台司（見晉書）又夢以弊（見晉書）唾（見晉書）東（見晉書）向（見晉書）汝（見晉書）汝必光（見晉書）我門（見晉書）放（見晉書）之（見晉書）明帝（見晉書）即位（見晉書）大（見晉書）三公（見晉書）諸（見晉書）公（見晉書）皆（見晉書）同（見晉書）三（見晉書）司（見晉書）位（見晉書）大（見晉書）司（見晉書）馬（見晉書）加之同（見晉書）三（見晉書）公（見晉書）置官（見晉書）屬（見晉書）開府（見晉書）儀（見晉書）同（見晉書）三（見晉書）司（見晉書）如（見晉書）公（見晉書）梁（見晉書）開府（見晉書）公（見晉書）將（見晉書）軍（見晉書）開（見晉書）府（見晉書）儀（見晉書）同（見晉書）三（見晉書）司（見晉書）公（見晉書）諸（見晉書）將（見晉書）軍（見晉書）開（見晉書）府（見晉書）公（見晉書）右（見晉書）光（見晉書）祿（見晉書）大（見晉書）夫（見晉書）儀（見晉書）同（見晉書）三（見晉書）司（見晉書）公（見晉書）置（見晉書）官（見晉書）屬（見晉書）大（見晉書）將（見晉書）軍（見晉書）武（見晉書）冠（見晉書）山（見晉書）左（見晉書）王（見晉書）祥（見晉書）佩（見晉書）刀（見晉書）世（見晉書）為（見晉書）卿（見晉書）族（見晉書）司（見晉書）徒（見晉書）鮑（見晉書）永（見晉書）驄（見晉書）馬（見晉書）家（見晉書）傳（見晉書）司（見晉書）隸（見晉書）孔（見晉書）融（見晉書）張（見晉書）儉（見晉書）日（見晉書）鮑（見晉書）氏（見晉書）驄（見晉書）二（見晉書）人（見晉書）司（見晉書）隸（見晉書）再（見晉書）入（見晉書）公（見晉書）以（見晉書）此（見晉書）連（見晉書）類（見晉書）差（見晉書）無（見晉書）慙（見晉書）德（見晉書）輕（見晉書）車（見晉書）西（見晉書）昌（見晉書）矣（見晉書）作（見晉書）鎮（見晉書）襄（見晉書）漢（見晉書）（晉宋書百官志）

（晉宋書百官志）文（晉宋書百官志）帝（晉宋書百官志）甚（晉宋書百官志）器（晉宋書百官志）之（晉宋書百官志）

今日會何足云（見漢書）驃騎廬（見漢書）陵王（見漢書）帝子出藩（見漢書）

漢主之親田（見漢書）風遂令題柱（見漢書）比之（見漢書）

（晉西昌侯）日（晉西昌侯）若（晉西昌侯）時（晉西昌侯）年（晉西昌侯）十（晉西昌侯）二（晉西昌侯）以（晉西昌侯）民（晉西昌侯）禮（晉西昌侯）修（晉西昌侯）謝（晉西昌侯）進（晉西昌侯）止（晉西昌侯）端（晉西昌侯）詳（晉西昌侯）神（晉西昌侯）情（晉西昌侯）雅（晉西昌侯）正（晉西昌侯）

（晉宋書百官志）文（晉宋書百官志）帝（晉宋書百官志）甚（晉宋書百官志）器（晉宋書百官志）之（晉宋書百官志）

今日會何足云（見漢書）驃騎廬（見漢書）陵王（見漢書）帝子出藩（見漢書）

漢主之親田（見漢書）風遂令題柱（見漢書）比之（見漢書）

儀同三司餘如故晉置河東郡既善政曲沃晉
高者在職一年以武帝自箸陽徙此通考梁冯申劭
郎功高者一人對掌樂令此顯爲宰相矣方之驂乘
霍去病爲侍中（漢書霍去病以皇后姊子年十八爲侍中）譬彼將兵公孫
敖爲驍騎（漢公孫敖爲騎將軍出代）二歲為票騎公（漢書曰六年三月）事皆直先諸上將
明光德（漢書曰六年三月）光治文（章陽侯九志成事）足以照耀六藝謨
匡贊中軍而已哉既而言從梁國服攻鄧都管仲有
辭郎受下卿之禮（毛傳齊侯使管夷吾平戎於王王
以上卿之禮管仲辭以有國
高在乃受下卿之禮而還臧
孫兒德遣奏嘉賓之宴（見魯世家）
張衡東巡之後即風歸田
有感
張衡東巡之後即風歸田（衡見後漢書）
碑況來遊停鄉里（見司馬彪續漢書）
王仲宣有讀書之樓（荊州記）
杜預沉
碑及一卷）

事霍州刺史（唐書地理志霍州屬河東郡）
傳軍徐兗（南齊書曰梁武帝時徐兗二州刺史）
去後爲湖（南史曰湖熟縣屬丹陽郡）者使者乃前
棄繻生也（漢書終軍棄繻而去）衰衣馳傳（見本傳）
古曰部有文學（漢書百官公卿表曰部有文學掌）
帝書云文學（後漢書曰文學掾）
票騎將軍擊匈（漢書曰元狩四年春大將軍將五）
河東人（將軍出定襄票騎將軍出代郡）郊迎則文學前驅（漢書霍去病傳曰）
之思歸（後漢馬援傳曰援後征五溪會暑氣多）
賊每升險鼓譟（援乃穿岸爲牢以避矢石）
屯足以觀之會（後漢書曰援病卒）三湘甲溫（湘水出自零陵）賈長沙之不願（賈誼）
沙長沙（甲溫自零陵）是以宜城剌史（郡國志文）
賓衛則邦君貢（漢書曰衛君貢琴）去病爲（去病爲票騎將軍）
直以五溪遠遠馬伏波（後漢書曰援後征五溪蠻夷會暑氣多）
止埋銅劒（海經曰交趾郡家中得銅劒）
賢臣之蓋惟銘石（前漢書曰衛大夫蓋顧）
銘曰

有莊有惠居魯居衛義是隨時（孔子曰柳下惠死其
妻誄之曰柳下惠從俗
才堪濟世北部尚書（南史曰侯才堪濟世）
東京司隸必復其始（後漢書曰）
碑侯君（侯君名瑾）
楚蓋一岳

見明月文昌一星見齊王青衿辨志童子騎竹見五山銘碑義勗非馬書勤映螢見和豐往年靈柩漂沒江滬以君哀勗川后停波見洛神賦不入朝歌漢書梁王菟園賦朝歌墨子回車周易大人虎變其文君子豹變其文幹也舉陪遙遠白鹿隨軒謝承後漢書曰弘為臨淮太守有白鹿隨車主簿黃門白鹿口銜丹符附翼後漢與服志部伍之飾青翅朱冠之類青翅朱冠見負夏來朝平樂射馭歌政咸陽幕維即啓軍旗印轉見馬融廣成頌雖寇宛宛見宋劇羽陵江鶯賦見宋世急弁流見代表年催鬢

集前張協詩人生瀛洲南岡忽如鳥過目撫於石是謂下春公孫述傳注舊州

集王青衿辨志童子騎竹見五山銘碑義勗非馬書勤映螢見和豐往年靈柩漂沒江滬以君哀勗川后停波見洛神賦不入朝歌漢書梁王菟園賦朝歌墨子回車周易大人虎變其文君子豹變其文幹也舉陪遙遠白鹿隨軒謝承後漢書曰弘為臨淮太守有白鹿隨車主簿黃門白鹿口銜丹符附翼後漢與服志部伍之飾青翅朱冠之類青翅朱冠見負夏來朝平樂射馭歌政咸陽幕維即啓軍旗印轉見馬融廣成頌雖寇宛宛見宋劇羽陵江鶯賦見宋世急弁流見代表年催鬢

在將軍陳慶之衛送還北中大通元年入京師
帶以公授元顥二年忠魏汝南王悅北主魏四年又以
封元法僧還北主魏太公遜賊棧車數百乘載書遺寶上書曰
百丈之溝渠也之溝渠也
之車也註晉長孫稚晉武帝
水劉熙釋名棧車
使一人與散騎侍郎通考注晉武帝置員外散騎侍郎及大典中元帝
北魏北齊
志有此職天厥魏德政在強臣公遜入亂階詩亂階為
乃於陳留起義太祖卦由谷而行諸侯見王啓答起坐
攻懷是接席卷西邁見南風大統三年入朝北史本傳
後洛陽復與宗人遙攻梁州刺史開府參軍事武德
餘人遂據梁州東魏刺史鹿永吉及鎮城令狐
德棻周書有傳
兵乘虛襲之永吉棄城走遜盡有梁州之地進爵為公
及春風江南
被練於伊闕北史伊闕在洛陽南後漢班超傳超
上疏曰臣竊見陛下天資聖德
練三千以復吳後盧帝紀建初元年
名採虎穴而探支日下天竺安息之屬皆遣子入侍
虎子喻大功
故以策名可勳見漢書
南風江南風
上魚門而懸胆見鄭玄周禮注
功高勇節見後漢書
險要諸葛亮之八陣圖東南之人畫地為之
守狹有備成人晝夜攻圍千不能克休兵還
及解玉壁圍侯莫陳崇傳從軍及統千騎向
先鋒陷陣謝從吳將楊忠擊破之曲文侯
魏將侯景狼顧荊河鋒擇特起踢視候伺爭為
者不可勝數見賀婁
天子命我偏師赴援為魏
中途背盟左傳劉康公
公後成將逢侯之叔服曰背盟必照背盟不
神人不助事獲交綏見後
公之功也左傳晉厲公
部應接之及景後除車騎將軍通考中軍將軍
幸以公掃敕為之晉
武帝置中軍將軍以統宿衛七軍散騎常侍大都督襄城郡公食
邑二千戶仍除使持節車騎大將軍開府加侍中本傳侍中不載常伯位重見柳
故遷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餘如
恩重去病之登朝上將官兼
今方之異代同榮魏後二年授大將軍江陵防主見史
附庸魏則文仍留江陵防主
名曰武衛則文外云助防
五州諸軍事吳兵教士艤舳習流見南風江島嶼憑陵
波瀾衝激公蹔臨江介已悉南越之兵裁浸樓船即
善昆彌見漢作之戰見前漢丸章悉江介之遺黎酉陽雜
見明也中有戈船樓船各數百

總洋和趙王及司馬齊萬年遂得安歌濟淮弭節灣陽風俗通
文遺余琢今濟南又久弭節今湖陽留魯侯石
曲之大儒之勘旅人而晚雲夢見漢書
也臨沒為梁主屠江陵定王踰年梁敬帝元年
王琳起兵十月帝遣人將軍豆盧寧帥師討之周
和六年授都督華州諸軍事宜州刺史天
保元年授使持節都督宜州諸軍事宜州刺史天
華州為湖勢迫後魏敬帝同州
東二郡是也永徽志渭南之白谷隋
北出之小藏山其水東南通渭之白谷隋
之魚川又出水出焉北流注于渭水赤通
陽之陰

院李後漢蔡邕集京兆樊惠渠頌云陽陵縣東其地數頃不植小禾尹樊陵祈滿波流甘壤謂之樊惠渠云

渴連年屢有相如之疾漢項籍傳劉疑范增有歸未至彭城疽發而死樹枝曰某所病皆發於此葉滋液其花葉乾色如蓮文志醫方十一家論其治使相須李杜侍醫更無方技以天和六年四月十七日薨年五十七詔贈本官加少傅都督司豫洛相冀五州諸軍事司州刺史謚曰嘉公禮也子大傳士嗣天子輟朝三日深大臣之謚見北史李翠公會葬咸得同盟之禮左傳大子七月而葬同盟至大二月同位至五月外姻至大夫人李氏頓丘貴姓魏都形志頓丘郡領頓丘卿相之門賢才之室見段霸先侯策封郊次永碑霜露先侵策封陳公孫弘傳上曰君恩不已至傳秦以其年十一月六日合葬於咸陽長伯業服郊次漢地理志京兆尹長安縣之某原漢注高帝五年置合葬非古既異三王之前見北史司馬裔傳還同六載疑作歲之如見晉書羊祜碑雖復銜珠兩雀同歸紫蓋之松表及雀瓚出匣雙龍共沒延平之水見從鳴呼哀哉乃薦銘曰

國有巖邑左傳鄭莊公卿綺寬邑名君子於郊宣子曰二君子請皆賦也君子謂義和之官即嗣重黎之政見及亦以知象忠武公莊公平王卿士溫麥徙盟見王命

祊田廢祀左僖公歸祊不祀泰山池見樊毅碑陰武帝幸肥南郊路使戴輦乘來朝識履常侍肥南郊見步廢機關密見步陸遲碑賢為吏部尚書冀天下無滯才訂應詔河遺惠海佐餘封世濟其美見詩典雅載誕其器忠無不為孝則不匱詩孝子不匱也北白南聲聞梁魏揚旌汝頴威震三川擁旄江漢膺卷樓船成皇塵起見賀表慈廣武烽燧警興麾笳見哀策碑衛蘭鎬張衡西京賦武庫禁兵也申威河外山類鼓樓見詩齋樹童童如小車蓋蜀志蘇上有參樹下言我必當乘此車為都護兩道前出自將軍銅鼓獨拜見為閻梧桐茂苑異記梧桐園在吳夫差舊苑在句容縣傳云吳王別錄清輝玉瑟是也楊柳倡家未許千金迴雪樓見和何百日流霞見春賦凋零倏忽悽愴禁華河陽古樹金谷殘花見齋碑為都護兩道前出自將軍銅鼓獨拜見為閻梧桐茂苑異記梧桐園在吳夫差舊苑在句容縣傳云吳王別錄清輝玉瑟是也楊柳倡家未許千金迴雪樓見和何百日流霞見春賦凋零倏忽悽愴禁華河陽古樹金谷殘花見齋碑雖復銜珠兩雀同歸紫蓋之松表及雀瓚出匣雙龍共沒延平之水見從鳴呼哀哉乃薦銘曰

周大將軍琅邪定公司馬裔字遵胤河內溫人也南正司天北正司地是謂羲和之官即嗣重黎之政見及裔碑

章邯而並封（漢高帝紀項羽立秦將章邯爲雍王趙將司馬卬爲殷王）滕之遵秦共毛公而供（去聲祖金龍仍居遵部水鏡三臺見何僕射及滕王序）災悅拇牧荊河威風千里而身遭禍機遂爲（見孫興公碑）樂布所哭（漢書梁王彭越以罪布爲大將越布醢而哭之）蕭何所笑（漢書蕭相國家追念功德撫叛敷之子言）頼程嬰之忠（見晉尚書）思官族還求女齊之賢（見詩曹公始應辟爲河內功曹地理志河內郡汲縣詳酒碑）曹除員外郎常侍汲郡治兵（漢地理志河內郡汲縣詳酒碑）黃河浮馬（川五馬事）摧鋒輒關之捷（見前）遂北長城之陳（見和之江都及酒碑）阿高祖純保定四年春初授牛（見詩）將軍北徐州刺史忠破齊長城至晉陽而還（晉陽而還）柳泉風慶三城廊卷（卷）險鋒鎮千室入關（指地志卽伯願在洛）曹除員外郎常侍汲郡治兵（漢地理志河內郡汲縣詳酒碑）黃河浮馬（川五馬事）摧鋒輒關之捷（見前）遂北長城之陳（見和之江都及酒碑）阿高祖純保定四年春初授牛（見詩）將軍北徐州刺史忠破齊長城至晉陽而還（晉陽而還）柳泉風慶三城廊卷（卷）險鋒鎮千室入關（指地志卽伯願在洛）

大御伯仍除大御正（見赤虎職司常伯任總楚龍（見馬遷碑）朔賊及（見和之江都及酒碑）王道旣平（尚書洪範無偏無黨王道平平）盧永思碑）王道旣平（尚書洪範無偏無黨王道平平）尋除始州刺史都督始州諸軍事鑾夷恃險狼顧鴟張（魏文帝集典論云衆人無不鴟視狼顧）高山尋雲深谷無景（見佛龕銘）九地縱橫（孫子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三門起伏（見弘明集）峯危馬埒（見齊王冏碑）水險橋飛（見和之江）遂得谷靜山空（見齊王冏碑）氷消霧散（晉文選陸雲詩）仍爲信州刺史都督信州諸軍事精兵守於白帝足懼巴州之城船柿下於荊州彌動西陵之戍（見和之江都及酒碑）卽投使持節大將軍都督西寧州諸軍事西寧州刺史將啓北戶之（極自此戶之界至炎風之野赤縣之所司向通雲南之國（見謝越巂寵若驚（老子）光啓有肥奄從深夜（宋汪藻寵辱若驚）

犯（見日虞永思碑）忠貞直亮知無不爲（見鄭在戎四十二年偉績）身經六十九戰至於多寵唱籌（角史宋檀道濟唱籌量沙籌人算算）長平之政（李牧傳牧代雁門市租皆輸入幕府爲士卒費日擊數牛）身死之日（武安君傳起）家無餘財（北宮白志傳云不使內有餘帛以貧陛下）

山水所會一由諸葬有始有卒（左傳恵伯曰喪親之也生榮死哀（論語其生也榮其死也哀）銘曰

祝融是命（帝王世紀共工氏與祝融戰）重黎克舉（見前）商公旋乃建見賀婁慈碑天官卽序（漢書天官書）遊世於秦承家於楚（史記楚世家）仝行失馭玉鏡淪輝我之烈祖（晉書宣帝紀）識變乘機黃旗東渡（見袁江南賦及裔碑）青蓋西飛（見滕王序）落星置遊（山海經落星山卽綠江圖所謂落星山也）漢袁盎傳盎乃奏帝使吳王欽誅吳王濞軍中）及我皇父荊河再撫（見裔碑）世屬喪亂身沒猶虜（見袁江南賦）喪慈陛遞傳書與（見前）嗟我遊嗣崎嶇越武（見裔碑）寒霞烏

冀飢吞獸乳（尚書洪範曰被牌包苞桑之有也孔而盼覆之取而養之是為保）獲歸河內更鑿狼邪（年方竹馬（博物志小兒五歲曰竹馬之戲）怨結長蛇（見連）藏兵九地置劒千家（通作劍）河陌卓見和王）既乃班政趙然榮宋朱鷺頻飛（楚辭義疏）時有朱鳥合昏飛翔以仲夏之月昏火中）歌吹音樂朱鷺翔翮（見軍）營冤高栅（見前）玉案推食（見前）金龜轉鈕（見前）笑寒長檐（見前）石門水釋（見前）金堤龜散（見水）盧水門（酈善長注水經盧水源馬耳山北）河橋勸酒（見春）芳津

漢馮拔世傳上
軍由必有偏將
永安縣開國男
初基英雄輻輳
遲頹川從我
將軍帥都督襄
儀同三司車騎
餘年功績顯著以
淮爲車騎將軍
授食邑千戶俄
特節都督遷州
持節都督東徐州諸軍事東徐州
刺史尋遷南兗州諸軍事南兗州刺史公總領六條
尋雲深谷無景
石山也秘谷不
瓦解兵碎而賊
山容谷靜見司馬
高宴有大將軍之謀見魏
同大將軍梧梁高
有半陵廢之國漢衛青遭取河南地爲朔方郡封青
比之今日豈可同年而語哉自是使車被之繡服常見
政是觀公露節東馳風奔雷發見司馬
碑風偏是察刑
比之今日豈可同年而語哉自是使車被之繡服常見
政是觀公露節東馳風奔雷發盜見本
碑

西魏置刺置國後
周因廢置遷刑
郎總領金州兵馬開拓北戎高山
聲勢自號梯繩乃上漢西域傳烏弋國見
西則有將度襄者
浮竹救通見司馬
山桑野蠻是允貢賦箭決書建武二年
陽越影附漢
化被琢啓厥行都境奏事京師四方第一後漢志贊遠爲
漢五十九王無謀其
公出戰短兵齊見後
公弁之吳
瓦解兵碎而賊見京
江
授持節開府儀同三司馬
碑
開府初開
漢衛青遭取河南地爲朔方郡封青
故封蘇建爲平陵侯詳衰江南賦
有半陵廢之國
同年而語哉自是使車被之繡服常見
政是觀公露節東馳風奔雷發盜見本
碑
以大象元年薨於州鎮時年六十三嗚呼哀哉吏人
舉哀見谷
飛走變色見齊
市晉書羊祜卒祜人爲
以今年歸葬於滎陽之山詔贈
共官見常
禮也葬陵谷
河濟郡名見地
變名也淮沂罷
懿徽猷之永

遠（莊子語）有叛亂于地久天長地久（老子）放鎔鼻石銘曰

荊河惟豫（見爾雅）冀地理志弘農郡有陸渾之戎故曰陸渾縣（屬河南郡）山斜陸淨（康樂公詩）水統榮波（見常璩華陽國志）

見和謝監靈運（謝惠連）風本遠（神女賦）德星猶照（後漢書郭泰傳）

兒輩（顏氏家訓）忘憂（見爾雅）

冤魂抑塞（後漢書范滂傳）仰訴蒼天（後漢書范滂傳）

德本孝稟天（孝經）忠資事君（孝經）

之子偃月（見爾雅）行馬流星（射賦）

乃公之生也賢降夷齊（見仲長統昌言）忠為稷契（見仲長統昌言）

兵官渡平陰（杜預左傳注）馬陵書樹（見戰國策齊王氣視淮星（晉書天文志）

飛步火斷羌營（後漢書馬援傳）大人案日（後漢書范滂傳）

三頭裝火營中（後漢書馬援傳）沙奔城路（見常璩華陽國志）及驅雉節乃收（後漢書范滂傳）

史不驚大（見弘明集）人無喘牛（見嵇康養生論）

逸秋（漢書司馬相如傳）草爛狱戶（文選王融曲水詩序）

低市懷中（三輔決錄）日石星（晉書天文志）

三台岳拆（見齊王冏九錫文）陳梁崩壞（魏志王粲傳）

風雲寂滅北郭長悲（見孔子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況歌而入哭乎萎而不悲乎）

地宅兆斯慶（見爾雅）東都永別（見傅咸感志賦）

虎路上魚陵（見常璩華陽國志）山廻虎回（康衢謠）悲風夜烈（見弘明集）

苔露晨凝（蘭芬原九歌）春酌分秋（見詩豳風）

菊茂終有相成（菊長無絕今終古）

周大將軍義興公蕭太墓誌銘

昔司徒之敷五教當堯讓之（禹貢）百揆之總萬機維秦王之（漢書百官公卿表）後（漢雜事秘辛）

若殷人受氏乃承微子（史記）梁運應圖寶啓延陵之冏（吳志孫皇后傳）

太祖文皇帝之孫（武帝紀）武帝之子（魏志武帝紀）公諱太字世恰（高陵人也（晉書徐州刺史延陵故）

弟諱派別天潢（見爲也）公長支分若木（見爾雅）而幹自高浮（見司馬茂親明德（見詩）

源已遠（見司馬茂親明德（見詩）

乃建邦茅之國（定遷于魚口凡蔣邵茅鄉祭酒公之後也）

三頭裝火營中（後漢書范滂傳）沙奔城路（見常璩華陽國志）及驅雉節乃收（後漢書范滂傳）

國厥（爾雅）邵（地理志）城（晉地理志）

食邑五百戶山臨窪塞非無陶（見齊王冏九錫文）

侃之窺（晉陽秋）海侃遷廣州刺史（晉陽秋）以母憂去職（晉陽秋）母憂去職（晉陽秋）

是化馬毀崔中（晉陽秋）有二客來爭不決而（晉陽秋）

天和玄詣宅謁（晉陽秋）氣迎牛斗（晉書天文志）

給事中仍太子洗馬（遷之深考之）

馬奏官狀亦曰先馬後漢員（後漢書百官志）

若前驅導威儀也梁有典紀（梁官班秩）

公子屯身非郎中而（吳王濬）

同品乖塗（晉百官表）東都永別（見傅咸感志賦）

子洗馬出補中（吳王濬）朝洗馬選式道（晉百官表）

少傳古官馬官有太子門大夫庶子先馬（卿）

曰先驅後殿（太子傳）

秦官也車馬出有前先驅也（如淳）

所驅以小車前有要（漢官儀云）

名起秦以來宮（靜）

大司空公薨（漢百官公卿）

了洗馬出補中（吳王濬）朝洗馬選式道而前驅（晉百官表）

少傳古官馬官有太子門大夫庶子先馬（卿）

曰先驅後殿（太子傳）凡洗馬前驅也（如淳）

秦官也車馬出有前先驅也（漢官儀云

中書舍人 通考中書舍人晉成帝初置中書舍人四人掌詔誥之任後增為六人又置學士以作禁署制誥之美者為之在中書下省後別置綜典之監和帝永元十三年始以他官兼之其後或置或省如中書郎梁時功高者一人與中書舍人同掌詔誥至陳又置通事舍人掌宣傳奏事及接納四方表疏其職與中書舍人略同隋煬帝改內書舍人為內史侍郎唐改為中書侍郎中書舍人為中書郎又改為內史舍人宋因之

從班榮寮顧問 初學記中書令中書侍郎中書舍人自晉宋以來掌詔誥並入閤內始專掌中書詔誥

品陳及北朝 初學記中書令中書侍郎中書舍人自晉宋以來掌詔誥並入閤內始專掌中書詔誥

因之詳和不豐 通考中書舍人晉成帝初置中書舍人四人掌詔誥之任後增為六人又置學士以作禁署制誥之美者為之在中書下省後別置綜典之監和帝永元十三年始以他官兼之其後或置或省如中書郎梁時功高者一人與中書舍人同掌詔誥至陳又置通事舍人掌宣傳奏事及接納四方表疏其職與中書舍人略同隋煬帝改內書舍人為內史侍郎唐改為中書侍郎中書舍人為中書郎又改為內史舍人宋因之

通籍兩宮 見公共

得賢斯在大同三 翻然改圖 孟子滕文公下

章身清 見南齊書

漳 見南史

垂翅渤海 後漢書本傳

從兄良江 見後漢書

為刺史相州刺史 王粲多病 見魏志王粲傳

建 見南史

王粲多病 見魏志王粲傳

還吳不可歸蜀無路 初學記魏文帝曰吾是以臨淄侯負海岱之間而還吳不可還蜀無路

是以臨淄侯負海 見魏志王粲傳

歸命 見吳志

翻然改圖 孟子萬章下

而 見段

而秦 見段

而聯 見段

而行 見段

而 見段

而 見段

而

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義興郡開國公（陸）（義興縣後魏置城陽郡）食（邑）一千三百戶天和二年授使持節都督蔡州諸軍事蔡州刺史（周太祖紀魏大統三年改南唐爲蔡州）魏安樂之母楚項襄之愛子既奔（見項羽本紀）弟亦羈旅於鄀鄀（見珠）連發既傷人降年不永見宋玉廟收秋五十有一薨於蔡州之館送故入關空餘哀服永（注江水文經官舍門曰南人于庾國惜宅足地其雙雁送故處禮記喪大記後世婦反哭入門右北面以屍狄大夫以立朝服君以屍狄大夫以立朝服君以卒去士與君同衣皆升自東榮中屋復北面）諡曰雅（禮記喪小紀諡所以紀德也）歸軒在道還更哀鳴（呼哀哉有於長安北原（漢地理志左馮翊池陽縣注云有嵯山北原上皇甫謐高士傳北原起萬年陵是也）樸里子之墳正臨武庫（見思舊錄）太史公之墓直對皇門（漢司馬遷自敘曰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誦古文二十而南遊江淮上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山圮羑里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仍父業復典周官喜卒皆葬高門喜生談為太史公）玄鳥遠烈（詩天命玄鳥降而生商）相土弘謨（毛傳相土契之孫也）東封宋社（宋書武帝紀晉安帝義熙十四年劉公北伐至彭城謁宋高祖之陵）歆秦圖（史記秦本紀代王嬰之立子嬰在位四十六日諸侯皆誅嬰以秦王璽符降軹道旁）潘邸（潘文帝紀代王即國朝於高祖之前）承家帝宰由冥（左傳少皞氏有四叟曰重為句芒該為蓐收脩及熙為玄冥）感理故鄉（陸士衡文賦詩）直亮天誥（後漢陳蕃傳蕃前後所陳皆忠直深切）詩漢儒林傳轅固以治詩孝景時為博士）唐都觀象（漢天官書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

望之苑（見和劉）金華之宮（漢郡國志中張曲朝名）文林講德（梁昭明太子集答湘東王書云學遊思於文林）名書杜上（杜賦策滿帷中（咏懷）秦亭西遇（戍碑千里）楚澤南寤（與魏千傳而北第傳衆峰高而北第傳）秋風（詩中）屬茲遠客（送孟浩然之廣陵）面月暈孤城（見報劉公幹）春笋非糧（續晉安帝紀謠曰芋魁蓮菜勿與歸）秋蕎無節（見詩）乘翅卧龍（和）來思加始賞（王爵愈峻）

庾集卷十 三二

戍章更上（朱鷺才飛（見司馬虎）虞歌即響（左傳晉侯享子伐齊將戰齊公）藏書長往（見周）丘園寒零（落解生存華）月松氣陵秋（宋南國之）王子（見宋江）成東陵之故侯（見漢王貢）

周大將軍懷德公吳明徹字通昭（兗州秦郡人也（晉地理志兗州秦郡西都列國長沙王功被山河（齊）東京貴臣（如司馬紹高）霸（見日虛）堂直西河（見水經）有守志足抗秦（威）建平有（碑）

足江湘尚南撫太守文樹右軍將軍抗拒淮泝中夾漂見鄧常平代爲名將見於斯矣公忠氣縱柳風情個儻寬禮樂志志把橋取復早見兵書良謀竹林逢猿偏偶知劒卻見紀瞱故得勇將登朝見卿林宮入避漢申陳以材官蹶張從高帝擊項籍起家東宮自內史轉太子人梁有面內主壻主簿其事後除左軍將軍聘始興兵等局各置有司以本狀申戈仍遭蜀滅鄧艾入蜀志諸葛亮傳亮卒後主追爵武鄉侯諡忠武子襲爵至孫皓時絕祀陸機論功業即伯喈之子也爲行都護撫軍孔文初著辨亡論二篇公之在涼政禮樂征伐咸歸舜後前史本傳梁冀誅後梁其代終天之制數百篇晉書陸機傳機以吳亡入洛與弟雲俱有盛名號曰二陸機論曰秦孤特勢不足以自固二世而亡豈不由仁義不施攻守之術異哉梁冀雖藉世資以專朝威加四海而德被生民故能享茲高位保其榮寵公之在涼也內撫諸戎外禦勁虜威恩並著遐邇宅心故能以一隅之地抗衡上國者也

庾箋卷十

晉陽秋曰滅虜將軍封西陵縣公天錫神武絕倫高節卓犖以威加四海見漢高德被生民見宋武帝日月見易射玟公以明器佐時權冏貸務鮮翼更張愛光武紀玟玉色也固望風慕龍附鳳翼戴漢高祖師古武安君之養士能得人心見司馬相如弘羊擬於其倫公之謂矣本傳作將軍尋遷鎮軍領軍仍都督南北兗青徐五州諸軍事南兗州刺史南平郡開國公通考北齊郡國公下二等每又有上中下之差自上上州至下下州凡九等隋唐州郡之制經昔制史加使持節侍中司空車騎大將軍都督南北兗青徐五州諸軍事南兗州刺史南平郡

武侯東六上將列文昌之宅見齊乙碑
星曰客星臨軒御座白虎負勢白虎負勢將軍之象
聆聲隔軒御座白虎負勢將軍之象
平陽之邑為家僕邑平陽萬六百三十戶
坐則玉案推食見弘碑
千騎擁護舞景公千騎有騎景公
麾下兒長孫先平若此功業是焉事本傳太建五年朝議北征明徽北策
清行品加侍中都督征討諸軍事錄尚書事總相統任
敬軍至秦都齊大將軍陳德謀
都降進克仍州進
抑守明徽嗥夜攻
明徽又遣肥水灌
大將軍陳州刺史
壽陽入朝與駕幸
軍至呂梁又大破
其第四路錄
年進位司空給大都督鉞
鐵龍麾琊授都
督南兗州刺史
既而金精氣壯師出有名石鼓聲高
兵交可遠見宋江南賦
故得龜筮所臨蓋於淮泗見宋鮑歌旌
旗所藥奄有龜蒙漢衛青傳
遁空望平陰之烏見齊王碑
陽穀文齒鈞牖儀見宋語詩
遂以天道在北南風不競
心之憂矣何以事君
見梁江南賦
昔者禪將失律衛將軍於是待罪漢衛青傳
軍爭滯和子於焉受戮左傳
子敖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
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
本隋太建九年冬十月北征至呂梁周徐州總管梁士彥率衆
梁士彥率衆拒戰破之仍走清水以灌其城
城潰上大將軍王
遣上大將軍王明徽北征至呂梁周徐州總管梁士彥率衆拒戰破之仍走清水以灌其城
城潰上大將軍王明徽北征至呂梁周徐州總管梁士彥率衆拒戰破之仍走清水以灌其城
流血丈餘入淮口損
軍以鐵鎖橫大江
鎖斷馬明徽馬明徽
斷馬明徽馬明徽
倒進不得乎不如前進馬出直會明徽若特疾是

為知事不濟遂從之乃遣薛摩訶馬軍數千前濕
明徽仍自決其堰乘水力以退軍及至清口水力微
舟艦並不得度衆軍皆
潰明徽躬慶乃就執
宣政元年屆於東都之亭有
名釋其鞭鑣送鐵馬勒勿鞿皮軒駕旗皆大夫載爾雅
後漢輿服志魏志鄧艾傳詔書檄
又車徵綱其發祉史記魯世家彼破入商宮已設斜開
公把小鉞以夾武王發
始弘就館之禮周禮相如傳相如就館即授登境之策
見爲閼拜持節大將軍陳德謀
將軍表拜持節大將軍陳德謀
後周盟南都邑二千
都後改郡曰懷德郡開國公菁書梁州巴東郡武寧縣
馬之駘傷心二賦
戶歸平津之館時間權
在廉頗藺相如傳
舍廢城之傳裁見諸侯之客全思魏傳
邑奇城之傳無以倫相如傳
舍左傳齊侯之寘閒唉者久
齊侯療之瘥頗遺
齊王舍相如廣城傳
諸侯遺
為楚將李
功曰我思用趙人

廣盤桓無復前驅之望湯陵酈尉侵晨可知南賦
東陵故侯生平已矣見顏左
日氣疾期暴奄然賓館春秋七十七即以其年八月
十九日寄瘞於京兆鶉觚縣之東郊詔贈某官某謚
曰靈人為田橫而俱死焉漢田橫傳
之埤於塞表流落不存之爲於南史
傳洛陽白到二客卓其冢秀皆自殺嗚呼哀哉毛修
之

之尸竟知何日見戚卑遊魂羈旅足傷湓岸之心見江南賦

玄夜思歸終有蘇韶之夢見王隱晉書蘇韶字孝先安平人也仕至中郎令伯父劉為南中郎軍師而亡韶送喪還到襄城第九千節夜夢見南海行列甚鄉犯南海第應死川節備受刺如是者五夕髮為之盡後果日韶自外入謂母曰今日便速改葬在室師之次買澈前地便定矣未詳傳以憂遑疾卒於長安後支屬扶喪歸至鴻化年始追封

南之亭長聞夜哭哀哉乃為銘曰

紀陵矣以其鳴呼哀哉

九河宅土三江貢賦見禹貢九河既道是漸丘宅土三江既入厥貢惟金三品彼

美中邦薛彼美人分君之封殖見將命負才矜器危情力

浮磨戢鱗在昉宣德皇后金在昔悔孤制乖翼見漢書張敞傳明隱鱗

庾箋卷十　元

移營滅竈見習要空幕舍飛見晉諸葛恢傳

鼓前莫厓見左傳曹劌曰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

羊皮詎贖更說楚昭王以五羖皮贖百里奚亡虞宋人以文馬賂之

畫馬何追見韓非子

珊疑作車車羊方竹馬見爾雅

石上木生懸思印悟不祥方鑿永去見晉傳玄

龍筑梵在疾見晉傳孫楚

孝水見晉碑竹動寒松見嵩碑三行克合見後漢先賢傳

八翼斯舉見司馬相如大人賦

設璧封人見爾雅分司與命見晉書

泉驚

趣讓飾俗見晉書

調幽石見爾雅

理志天水郡冀縣公管地入天水郡冀縣天水郡公管地入

國以孝立忠之本也

邑二千户、元年（本紀作四年）正府儀同三司、其年四月授都督泰州刺史、孝公久牧江隴、遺愛在人（見步陸孤及陵傳、孝公母魏孝文帝從妹、大都督李弼欲令世襲、右以彭城郡公、十五州諸軍事泰州刺史、加侍中、本紀及陵傳、悉陳前後遺愛、見忠如此）而（盧辯碑、北史本傳、魏收碑、南史王僧辯傳、皆無而字）今茲見撫、我君之子（盧辯碑、北史本傳、魏收碑、南史王僧辯傳、皆無子字）歌者不能歌、益而（盧辯碑、北史本傳、魏收碑、南史王僧辯傳、皆無而字）豈獨已乎、君之子也（盧辯碑、北史本傳、魏收碑、南史王僧辯傳、皆無君之子也三字）

司隸之臺、鮑宣累徵（見後漢書鮑宣傳）、崔寔屢召（見後漢書崔寔傳）、並不就（見後漢書鮑宣崔寔傳）、公卿薦（見後漢書鮑宣傳）、辟（見後漢書崔寔傳）、孫相之府、韋賢重代（見漢書韋賢傳）、陸遜江（見吳志陸遜傳）、柳（見周書柳慶傳）、慶（見周書柳慶傳）、鍾（見晉書鍾會傳）、荀（見晉書荀勗傳）、賈（見晉書賈充傳）、充（見晉書賈充傳）、相（見晉書賈充傳）、繼（見晉書賈充傳）、踵（見晉書賈充傳）、不絕（見晉書賈充傳）、蔡（見晉書蔡謨傳）、蒙（見晉書蔡謨傳）、恭（見晉書蔡謨傳）、寧（見晉書蔡謨傳）、陽（見晉書蔡謨傳）、之（見晉書蔡謨傳）、西（見晉書蔡謨傳）、極（見晉書蔡謨傳）、其（見晉書蔡謨傳）、年（見晉書蔡謨傳）、九（見晉書蔡謨傳）、月（見晉書蔡謨傳）、改（見晉書蔡謨傳）、封（見晉書蔡謨傳）、蔡（見晉書蔡謨傳）、國（見晉書蔡謨傳）、公（見晉書蔡謨傳）、食（見晉書蔡謨傳）、邑（見晉書蔡謨傳）、萬（見晉書蔡謨傳）、戶（見晉書蔡謨傳）、地（見晉書蔡謨傳）、接（見晉書蔡謨傳）、幹（見晉書蔡謨傳）、城（見晉書蔡謨傳）、闕（見晉書蔡謨傳）、臨（見晉書蔡謨傳）、蒙（見晉書蔡謨傳）、厥（見晉書蔡謨傳）、家（見晉書蔡謨傳）、導（見晉書蔡謨傳）、深（見晉書蔡謨傳）、乃（見晉書蔡謨傳）、濟（見晉書蔡謨傳）、漢（見晉書蔡謨傳）、之（見晉書蔡謨傳）、東（見晉書蔡謨傳）、流（見晉書蔡謨傳）、庶（見晉書蔡謨傳）、幾（見晉書蔡謨傳）、有（見晉書蔡謨傳）、恂（見晉書蔡謨傳）、恂（見晉書蔡謨傳）、之（見晉書蔡謨傳）、功（見晉書蔡謨傳）、後（見晉書蔡謨傳）、漢（見晉書蔡謨傳）、寇（見晉書蔡謨傳）、恂（見晉書蔡謨傳）、傳（見晉書蔡謨傳）、恂（見晉書蔡謨傳）、兄（見晉書蔡謨傳）、弟（見晉書蔡謨傳）、及（見晉書蔡謨傳）、子（見晉書蔡謨傳）、侄（見晉書蔡謨傳）、封（見晉書蔡謨傳）、列（見晉書蔡謨傳）、侯（見晉書蔡謨傳）、者（見晉書蔡謨傳）、八（見晉書蔡謨傳）、人（見晉書蔡謨傳）、邑（見晉書蔡謨傳）、啓（見晉書蔡謨傳）、萬（見晉書蔡謨傳）、家（見晉書蔡謨傳）、事（見晉書蔡謨傳）、極（見晉書蔡謨傳）、曹（見晉書蔡謨傳）、參（見晉書蔡謨傳）、之（見晉書蔡謨傳）、賞（見晉書蔡謨傳）、徽（見晉書蔡謨傳）、銘（見晉書蔡謨傳）、保（見晉書蔡謨傳）、定（見晉書蔡謨傳）、元（見晉書蔡謨傳）、年（見晉書蔡謨傳）、授（見晉書蔡謨傳）、小（見晉書蔡謨傳）、司（見晉書蔡謨傳）、寇（見晉書蔡謨傳）、奸（見晉書蔡謨傳）、戶（見晉書蔡謨傳）、苦（見晉書蔡謨傳）、生（見晉書蔡謨傳）、徐（見晉書蔡謨傳）、宜（見晉書蔡謨傳）、狂（見晉書蔡謨傳）、宜（見晉書蔡謨傳）、獄（見晉書蔡謨傳）、囚（見晉書蔡謨傳）、閻（見晉書蔡謨傳）、緒（見晉書蔡謨傳）、勑（見晉書蔡謨傳）、論（見晉書蔡謨傳）、免（見晉書蔡謨傳）、徐（見晉書蔡謨傳）、州（見晉書蔡謨傳）、刺（見晉書蔡謨傳）、史（見晉書蔡謨傳）、屈（見晉書蔡謨傳）、產（見晉書蔡謨傳）、垂（見晉書蔡謨傳）、棘（見晉書蔡謨傳）、既（見晉書蔡謨傳）、有（見晉書蔡謨傳）、滅（見晉書蔡謨傳）、號（見晉書蔡謨傳）、之（見晉書蔡謨傳）、令（見晉書蔡謨傳）、將（見晉書蔡謨傳）、至（見晉書蔡謨傳）、繫（見晉書蔡謨傳）、室（見晉書蔡謨傳）、藏（見晉書蔡謨傳）、漏（見晉書蔡謨傳）、動（見晉書蔡謨傳）、欽（見晉書蔡謨傳）、人（見晉書蔡謨傳）、將（見晉書蔡謨傳）、出（見晉書蔡謨傳）、或（見晉書蔡謨傳）、聽（見晉書蔡謨傳）、鳴（見晉書蔡謨傳）、琴（見晉書蔡謨傳）、見（見晉書蔡謨傳）、哀（見晉書蔡謨傳）、江（見晉書蔡謨傳）、南（見晉書蔡謨傳）、賦（見晉書蔡謨傳）、酒（見晉書蔡謨傳）、屬（見晉書蔡謨傳）、車（見晉書蔡謨傳）、幸（見晉書蔡謨傳）、無（見晉書蔡謨傳）、冤（見晉書蔡謨傳）、兒（見晉書蔡謨傳）、射（見晉書蔡謨傳）、賦（見晉書蔡謨傳）、虛（見晉書蔡謨傳）、囚（見晉書蔡謨傳）、軍（見晉書蔡謨傳）、府（見晉書蔡謨傳）、永（見晉書蔡謨傳）、碑（見晉書蔡謨傳）、開（見晉書蔡謨傳）、閤（見晉書蔡謨傳）、車（見晉書蔡謨傳）、軌（見晉書蔡謨傳）、既（見晉書蔡謨傳）、而（見晉書蔡謨傳）、且（見晉書蔡謨傳）、多（見晉書蔡謨傳）、君（見晉書蔡謨傳）、子（見晉書蔡謨傳）、之（見晉書蔡謨傳）、車（見晉書蔡謨傳）、駕（見晉書蔡謨傳）、公（見晉書蔡謨傳）、以（見晉書蔡謨傳）、正（見晉書蔡謨傳）、正（見晉書蔡謨傳）、鼓（見晉書蔡謨傳）、旗（見晉書蔡謨傳）、事（見晉書蔡謨傳）、無（見晉書蔡謨傳）、遺（見晉書蔡謨傳）、策（見晉書蔡謨傳）、但（見晉書蔡謨傳）、以（見晉書蔡謨傳）、中（見晉書蔡謨傳）、外（見晉書蔡謨傳）、久（見晉書蔡謨傳）、勞（見晉書蔡謨傳）、積（見晉書蔡謨傳）、斯（見晉書蔡謨傳）、彼（見晉書蔡謨傳）、有（見晉書蔡謨傳）、懸（見晉書蔡謨傳）、德（見晉書蔡謨傳）、天（見晉書蔡謨傳）、和（見晉書蔡謨傳）、三（見晉書蔡謨傳）、年（見晉書蔡謨傳）、授（見晉書蔡謨傳）、都（見晉書蔡謨傳）、督（見晉書蔡謨傳）、陝（見晉書蔡謨傳）、虞（見晉書蔡謨傳）、等（見晉書蔡謨傳）、八（見晉書蔡謨傳）、州（見晉書蔡謨傳）、諸（見晉書蔡謨傳）、軍（見晉書蔡謨傳）、事（見晉書蔡謨傳）、涼（見晉書蔡謨傳）、州（見晉書蔡謨傳）、刺（見晉書蔡謨傳）、史（見晉書蔡謨傳）、屈（見晉書蔡謨傳）、產（見晉書蔡謨傳）、垂（見晉書蔡謨傳）、棘（見晉書蔡謨傳）、既（見晉書蔡謨傳）、有（見晉書蔡謨傳）、滅（見晉書蔡謨傳）、號（見晉書蔡謨傳）、之（見晉書蔡謨傳）、事（見晉書蔡謨傳）、明（見晉書蔡謨傳）、帝（見晉書蔡謨傳）、紀（見晉書蔡謨傳）、二（見晉書蔡謨傳）、年（見晉書蔡謨傳）、正（見晉書蔡謨傳）、月（見晉書蔡謨傳）、於（見晉書蔡謨傳）、弘（見晉書蔡謨傳）、農（見晉書蔡謨傳）、置（見晉書蔡謨傳）、陝（見晉書蔡謨傳）、州（見晉書蔡謨傳）、統（見晉書蔡謨傳）、稱（見晉書蔡謨傳）、王（見晉書蔡謨傳）、公（見晉書蔡謨傳）、卿（見晉書蔡謨傳）、尹（見晉書蔡謨傳）、京（見晉書蔡謨傳）、兆（見晉書蔡謨傳）、河（見晉書蔡謨傳）、南（見晉書蔡謨傳）、郡（見晉書蔡謨傳）、滿（見晉書蔡謨傳）、城（見晉書蔡謨傳）、縣（見晉書蔡謨傳）、舊（見晉書蔡謨傳）、置（見晉書蔡謨傳）、南（見晉書蔡謨傳）、北（見晉書蔡謨傳）、二（見晉書蔡謨傳）、白（見晉書蔡謨傳）、水（見晉書蔡謨傳）、郡（見晉書蔡謨傳）、西（見晉書蔡謨傳）、改（見晉書蔡謨傳）、爲（見晉書蔡謨傳）、滿（見晉書蔡謨傳）、城（見晉書蔡謨傳）、置（見晉書蔡謨傳）、白（見晉書蔡謨傳）、水（見晉書蔡謨傳）、郡（見晉書蔡謨傳）、其（見晉書蔡謨傳）、年（見晉書蔡謨傳）、閏（見晉書蔡謨傳）、月（見晉書蔡謨傳）、還（見晉書蔡謨傳）、都（見晉書蔡謨傳）、督（見晉書蔡謨傳）、秦（見晉書蔡謨傳）、渭（見晉書蔡謨傳）、等（見晉書蔡謨傳）、十（見晉書蔡謨傳）、一（見晉書蔡謨傳）、州（見晉書蔡謨傳）、諸（見晉書蔡謨傳）、軍（見晉書蔡謨傳）、事（見晉書蔡謨傳）、秦（見晉書蔡謨傳）、州（見晉書蔡謨傳）、刺（見晉書蔡謨傳）、史（見晉書蔡謨傳）、公（見晉書蔡謨傳）、亟（見晉書蔡謨傳）、黽（見晉書蔡謨傳）、城（見晉書蔡謨傳）、頻（見晉書蔡謨傳）、濟（見晉書蔡謨傳）、隴（見晉書蔡謨傳）、堰（見晉書蔡謨傳）、豪（見晉書蔡謨傳）、傑（見晉書蔡謨傳）、欽（見晉書蔡謨傳）、手（見晉書蔡謨傳）、望（見晉書蔡謨傳）、有（見晉書蔡謨傳）、加（見晉書蔡謨傳）、而（見晉書蔡謨傳）、無（見晉書蔡謨傳）、遺（見晉書蔡謨傳）、賓（見晉書蔡謨傳）、客（見晉書蔡謨傳）、則（見晉書蔡謨傳）、諸（見晉書蔡謨傳）、疾（見晉書蔡謨傳）、在（見晉書蔡謨傳）、門（見晉書蔡謨傳）、徼（見晉書蔡謨傳）、笳（見晉書蔡謨傳）、是（見晉書蔡謨傳）、以（見晉書蔡謨傳）、請（見晉書蔡謨傳）、謁（見晉書蔡謨傳）、承（見晉書蔡謨傳）、明（見晉書蔡謨傳）、晉（見晉書蔡謨傳）、魏（見晉書蔡謨傳）、災（見晉書蔡謨傳）、疾（見晉書蔡謨傳）、山（見晉書蔡謨傳）、川（見晉書蔡謨傳）、則（見晉書蔡謨傳）、並（見晉書蔡謨傳）、走（見晉書蔡謨傳）、羣（見晉書蔡謨傳）、望（見晉書蔡謨傳）、而（見晉書蔡謨傳）、無（見晉書蔡謨傳）、凜（見晉書蔡謨傳）、貧（見晉書蔡謨傳）、殘（見晉書蔡謨傳）、解（見晉書蔡謨傳）、印（見晉書蔡謨傳）、見（見晉書蔡謨傳）、步（見晉書蔡謨傳）、陸（見晉書蔡謨傳）、加（見晉書蔡謨傳）、以（見晉書蔡謨傳）、上（見晉書蔡謨傳）、谷（見晉書蔡謨傳）、精（見晉書蔡謨傳）、兵（見晉書蔡謨傳）、流（見晉書蔡謨傳）、陽（見晉書蔡謨傳）、鼓（見晉書蔡謨傳）、譟（見晉書蔡謨傳）、北（見晉書蔡謨傳）、臨（見晉書蔡謨傳）、商（見晉書蔡謨傳）、梁（見晉書蔡謨傳）、南（見晉書蔡謨傳）、望（見晉書蔡謨傳）、長（見晉書蔡謨傳）、揄（見晉書蔡謨傳）、而（見晉書蔡謨傳）、起（見晉書蔡謨傳）、以（見晉書蔡謨傳）、就（見晉書蔡謨傳）、魯（見晉書蔡謨傳）、君（見晉書蔡謨傳）、詳（見晉書蔡謨傳）、見（見晉書蔡謨傳）、行（見晉書蔡謨傳）、匈（見晉書蔡謨傳）、奴（見晉書蔡謨傳）、下（見晉書蔡謨傳）、馬（見晉書蔡謨傳）、之（見晉書蔡謨傳）、山（見晉書蔡謨傳）、寬（見晉書蔡謨傳）、恩（見晉書蔡謨傳）、碑（見晉書蔡謨傳）、北（見晉書蔡謨傳）、史（見晉書蔡謨傳）、本（見晉書蔡謨傳）、傳（見晉書蔡謨傳）、魏（見晉書蔡謨傳）、收（見晉書蔡謨傳）、碑（見晉書蔡謨傳）、南（見晉書蔡謨傳）、史（見晉書蔡謨傳）、王（見晉書蔡謨傳）、僧（見晉書蔡謨傳）、辯（見晉書蔡謨傳）、傳（見晉書蔡謨傳）、皆（見晉書蔡謨傳）、無（見晉書蔡謨傳）、而（見晉書蔡謨傳）、字（見晉書蔡謨傳）、不（見晉書蔡謨傳）、能（見晉書蔡謨傳）、歌（見晉書蔡謨傳）、者（見晉書蔡謨傳）、人（見晉書蔡謨傳）、畏（見晉書蔡謨傳）、悅（見晉書蔡謨傳）、明（見晉書蔡謨傳）、察（見晉書蔡謨傳）、三（見晉書蔡謨傳）、年（見晉書蔡謨傳）、奉（見晉書蔡謨傳）、齊（見晉書蔡謨傳）、王（見晉書蔡謨傳）、碑（見晉書蔡謨傳）、貴（見晉書蔡謨傳）、相（見晉書蔡謨傳）、藏（見晉書蔡謨傳）、酒（見晉書蔡謨傳）、之（見晉書蔡謨傳）、谷（見晉書蔡謨傳）、歌（見晉書蔡謨傳）、莫（見晉書蔡謨傳）、不（見晉書蔡謨傳）、遂（見晉書蔡謨傳）、慕（見晉書蔡謨傳）、威（見晉書蔡謨傳）、遵（見晉書蔡謨傳）、承（見晉書蔡謨傳）、風（見晉書蔡謨傳）、化（見晉書蔡謨傳）、詔（見晉書蔡謨傳）、向（見晉書蔡謨傳）、甘（見晉書蔡謨傳）、州（見晉書蔡謨傳）、迎（見晉書蔡謨傳）、皇（見晉書蔡謨傳）、后（見晉書蔡謨傳）、不（見晉書蔡謨傳）、敢（見晉書蔡謨傳）、當（見晉書蔡謨傳）、有（見晉書蔡謨傳）、文（見晉書蔡謨傳）、書（見晉書蔡謨傳）、手（見晉書蔡謨傳）、仲（見晉書蔡謨傳）、子（見晉書蔡謨傳）、之（見晉書蔡謨傳）、歸（見晉書蔡謨傳）、定（見晉書蔡謨傳）、傳（見晉書蔡謨傳）、仲（見晉書蔡謨傳）、子（見晉書蔡謨傳）、生（見晉書蔡謨傳）、而（見晉書蔡謨傳）、有（見晉書蔡謨傳）、又（見晉書蔡謨傳）、有（見晉書蔡謨傳）、其（見晉書蔡謨傳）、子（見晉書蔡謨傳）、紀（見晉書蔡謨傳）、裂（見晉書蔡謨傳）、繻（見晉書蔡謨傳）、來（見晉書蔡謨傳）、卿（見晉書蔡謨傳）、爲（見晉書蔡謨傳）、晉（見晉書蔡謨傳）、逵（見晉書蔡謨傳）、傳（見晉書蔡謨傳）、辛（見晉書蔡謨傳）、碑（見晉書蔡謨傳）、南（見晉書蔡謨傳）、望（見晉書蔡謨傳）、長（見晉書蔡謨傳）、揄（見晉書蔡謨傳）、碑（見晉書蔡謨傳）、辛（見晉書蔡謨傳）、碑（見晉書蔡謨傳）、白（見晉書蔡謨傳）、非（見晉書蔡謨傳）、名（見晉書蔡謨傳）、高（見晉書蔡謨傳）、絕（見晉書蔡謨傳）、名（見晉書蔡謨傳）、將（見晉書蔡謨傳）、項（見晉書蔡謨傳）、燕（見晉書蔡謨傳）、者（見晉書蔡謨傳）、也（見晉書蔡謨傳）、秦（見晉書蔡謨傳）、二（見晉書蔡謨傳）、年（見晉書蔡謨傳）、廣（見晉書蔡謨傳）、陵（見晉書蔡謨傳）、人（見晉書蔡謨傳）、召（見晉書蔡謨傳）、平（見晉書蔡謨傳）、爲（見晉書蔡謨傳）、陳（見晉書蔡謨傳）、王（見晉書蔡謨傳）、令（見晉書蔡謨傳）、拜（見晉書蔡謨傳）、梁（見晉書蔡謨傳）、州（見晉書蔡謨傳）、刺（見晉書蔡謨傳）、史（見晉書蔡謨傳）、項（見晉書蔡謨傳）、梁（見晉書蔡謨傳）、以（見晉書蔡謨傳）、名（見晉書蔡謨傳）、將（見晉書蔡謨傳）、當（見晉書蔡謨傳）、官（見晉書蔡謨傳）、梁（見晉書蔡謨傳）、文（見晉書蔡謨傳）、帝（見晉書蔡謨傳）、諱（見晉書蔡謨傳）、恒（見晉書蔡謨傳）、梁（見晉書蔡謨傳）、州（見晉書蔡謨傳）、刺（見晉書蔡謨傳）、史（見晉書蔡謨傳）、東（見晉書蔡謨傳）、益（見晉書蔡謨傳）、州（見晉書蔡謨傳）、刺（見晉書蔡謨傳）、史（見晉書蔡謨傳）、項（見晉書蔡謨傳）、梁（見晉書蔡謨傳）、爲（見晉書蔡謨傳）、楚（見晉書蔡謨傳）、上（見晉書蔡謨傳）、柱（見晉書蔡謨傳）、國（見晉書蔡謨傳）、以（見晉書蔡謨傳）、今（見晉書蔡謨傳）、方（見晉書蔡謨傳）、之（見晉書蔡謨傳）、名（見晉書蔡謨傳）、將（見晉書蔡謨傳）、項（見晉書蔡謨傳）、燕（見晉書蔡謨傳）、者（見晉書蔡謨傳）、也（見晉書蔡謨傳）、秦（見晉書蔡謨傳）、二（見晉書蔡謨傳）、年（見晉書蔡謨傳）、廣（見晉書蔡謨傳）、陵（見晉書蔡謨傳）、人（見晉書蔡謨傳）、召（見晉書蔡謨傳）、平（見晉書蔡謨傳）、爲（見晉書蔡謨傳）、陳（見晉書蔡謨傳）、王（見晉書蔡謨傳）、令（見晉書蔡謨傳）、拜（見晉書蔡謨傳）、梁（見晉書蔡謨傳）、州（見晉書蔡謨傳）、刺（見晉書蔡謨傳）、史（見晉書蔡謨傳）、項（見晉書蔡謨傳）、梁（見晉書蔡謨傳）、以（見晉書蔡謨傳）、名（見晉書蔡謨傳）、將（見晉書蔡謨傳）、當（見晉書蔡謨傳）、官（見晉書蔡謨傳）、梁（見晉書蔡謨傳）、文（見晉書蔡謨傳）、帝（見晉書蔡謨傳）、諱（見晉書蔡謨傳）、恒（見晉書蔡謨傳）、梁（見晉書蔡謨傳）、州（見晉書蔡謨傳）、刺（見晉書蔡謨傳）、史（見晉書蔡謨傳）、東（見晉書蔡謨傳）、益（見晉書蔡謨傳）、州（見晉書蔡謨傳）、刺（見晉書蔡謨傳）、史（見晉書蔡謨傳）、項（見晉書蔡謨傳）、梁（見晉書蔡謨傳）、爲（見晉書蔡謨傳）、楚（見晉書蔡謨傳）、上（見晉書蔡謨傳）、柱（見晉書蔡謨傳）、國（見晉書蔡謨傳）、以（見晉書蔡謨傳）、今（見晉書蔡謨傳）、方（見晉書蔡謨傳）、之（見晉書蔡謨傳）

植詩）謂帝承明廬逝將歸舊疆言歸見齊子（憲碑）或辨桑林之舞（列子湯沐（禮記王制方詢夏郊之祀湯沐之邑（史本傳後見湯讓北史）鼎（除陝州總管以病免）更除秦州刺史（本傳仍襲父爵）爵酬國公分流之嶺未登（見哀江南賦）晚塞之城空望（未詳北史本傳及孝公謚議）公嬴瘠悲泣相守（曾公封謚議）太夫人以伏苫寢（見為妃）水漿不入（曾子問）捐館舍（見請襲封表）公頓（漢班超傳）超素有氣交衝（同前）奄（見為妃）水漿不入（曾子問）捐館舍（見請襲封表）公頓（漢班超傳）超素有氣交衝（同前）奄

謂子思曰汲汲以親也水漿不食於口者七日雖王人勤（晉書司隸校尉劉毅傳）之（見為妃）水漿不入（曾子問）捐館舍（見請襲封表）公頓（漢班超傳）超素有氣交衝（同前）奄

動奏言春秋之義王人雖尊序諸侯之上（周禮春官小宗伯）人微者（原注）不奪人之哀亦不可奪也（禮記檀弓）上卿（周禮春官小宗伯）人之哀亦不可奪也（禮記檀弓）上卿

（周禮春官小宗伯）

德皇帝與衛可孤戰於武川南河臨陣馬蹶帝乃得上馬引去敵而城追騎大至新遂戰沒德皇帝乃得上馬引去敵而城追騎大至新遂戰沒後定初追贈大冢宰顯王行肥導護喪歸時晉公護等服玩傷靡踰越制度費用浩繁乃爲銘曰

平一地紐見宗廟歌增輝天鏡見玉上乃據鴻鵠渚環德見歌曲玄圭受命見射鴈長鏡旁見王褒二賦芳胙土見蕭太子薤歌前臨七政見楊柳歌遂下武見馬射鴈玉璜擬鼠璞見江賦鴻臚先賢見齊王時令碑景命寅序見祀圜丘儀獻猶新見北征賦海寒詩鄭玄注帝銘

庾子山集卷十 五

爲全德山節制政見出自辛氏三秦記恒圭守國見將帥衣銘高宴魏明帝詩嘉賓填門見曹植詩乘舟向川見採蓮賦能賢允叔上將克明見尚書受脤見宗廟歌元戎推轂見司馬法失東漁罟見莊子胡亡南牧見匈奴傳井帷垂卷見上林賦泥封幽谷見答客難裘衣頻露見莊子約法情理見孔子家語

名曰靦顏見禮記明庭相風待賦見晉張華相風賦序承露須銘見辛氏三秦記上林勒銘見史記封禪書策馬隨星見長楊賦能賢允叔上將克明見尚書完世家齊桓公羊傳上平日荒涼宅兆見禮記檀弓下聊城見魯仲連傳燕山行勒見出自燕山碑金華說經見漢武故事論儒壁水見漢書景帝紀太子長夜臺見文選潘岳哀永逝文

何時今復曉

周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廣陵王碑并序

庾信

公諱招字永通其先出自有周之別族也系本姬姓分爲十二氏因生以命族故有宇文莫槐氏南單于氏東胡烏丸氏鮮卑慕容氏段氏皆其後也魏晉已後以字爲氏遂爲宇文氏焉其後世爲帥部落三崇代北之雄號曰大人其先有南單于之裔曰普回普回生莫那莫那生肥辰肥辰生普拔普拔生俟地歸俟地歸生莫那婁弗莫那婁弗生侯莫陳紇那紇那生

本系出自唐帝降及於秦作劉父少與武川鎮將山河抗拒關東被邊毕擅威聲成多雄烈君讀書馬上（見柴紹傳）清談劒端（見哀江南賦）獨運六奇（漢陳平八出奇計）專將三略（後漢紹傳注引黃石公）雖復身居末將（見紹傳）而剪冠旌門（見馬援傳）位在支軍（後漢哀紹傳注引別為支軍於表以第稱）而謀參幕府（見哀江南賦）魏正光五年任統軍（通鑑注統軍帳下八命州長史司馬）司錄後魏正五命（魏制正五命建義初爵開國公）朱榮征北海王（魏制王公為親王）元顥（顥元寶以兵助顥乘虛入洛）逼榮陽（武泰元年榮與顥相持於河上）令朱兆等率精騎（兆等皆榮之部將）齊名加榮天柱大將軍（見北齊神武紀）入關（見北齊神武紀）薛轉別將潛（潛源谷甲見北齊）源谷甲（見北齊）闕城東馬（見北齊）

王慈碑（周頌振鷺）振鷺自洛陽北起（仲遠從洛陽北起）并州（并州胡三省曰并州北接胡境）仲遠（仲遠從并州南下）勝（勝與兆不和）從（從與兆不和）度律與兆（度律與兆不和）之反為兆所執（兆等得免執之戰陣於齊神武紀）詩碑說（詩碑周頌振鷺）

並皆克捷君有力焉帝命有關河令行天下（見周頌烈文）父子（父子名洽中消將軍）之爪牙（見為關將軍）名洽中消（太祖魏將軍）白馬之津（魏太祖北渡白馬津）悅討詐渡至河曲為悅所拒太祖乃與矣陳悅方鎮曰清水公賀拔勝陳悅陰圖陷害勝知逆狀已露遂矣累等云向白鳥寇發蒲城先戰黃沙之苑（見抗碑）臨晉橫船（見宗歌）以君幹略委之爪牙（見周頌烈文）功參上佐兵臨河曲前登（見宗歌）功臣追（見宗傳）及崇傳）北陵車過（見傳）心賦（見宗傳）遠都馬鳴不絕見目之數（孫王業克成不忘捨（見和熹鄧后紀）遂有故相（見和熹鄧后紀）立（見和熹鄧后紀）故城尚勤功與寫敬（見和熹鄧后紀）何儀猶（見和熹鄧后紀）博（見和熹鄧后紀）賈（見和熹鄧后紀）隨博（見和熹鄧后紀）制名太尉（見和熹鄧后紀）大宰（見和熹鄧后紀）官尊（見和熹鄧后紀）隨博（見和熹鄧后紀）迎（見和熹鄧后紀）今嗣德惟新（見宗歌及崇傳）功臣追（見宗傳）北陵車過（見傳）心賦（見宗傳）

督朔州刺史君在武川文皇帝同鄉里（見周頌敬之）功既（周頌敬之）立（見和熹鄧后紀）故城尚勤功與寫敬（見和熹鄧后紀）何儀猶（見和熹鄧后紀）博（見和熹鄧后紀）賈（見和熹鄧后紀）隨博（見和熹鄧后紀）制名太尉（見和熹鄧后紀）大宰（見和熹鄧后紀）官尊（見和熹鄧后紀）隨博（見和熹鄧后紀）迎（見和熹鄧后紀）今嗣德惟新（見宗歌及崇傳）功臣追（見宗傳）北陵車過（見傳）心賦（見宗傳）遠都馬鳴不絕見目之數（孫王業克成不忘捨（見和熹鄧后紀）遂有故相（見和熹鄧后紀）終憶平生之言（見長孫儉神）在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宜敷終三州諸軍事（隋書經籍志趙郡李公碑述後魏東雍州後周改曰絳州）敷州刺史謚某公禮也夫人拓跋氏（見宗室諸王）安邑鄢夫人（魏地形志河北郡安邑屬焉）庭有鎮鼓（見宗室諸王）

歸又常漸害
否歸寧父母天和五年六月薨即以其年十月同塋
於京兆某縣某鄉武子成寢請西階而合葬見北史
神平陽下嫁即廬山而共墳見崇
脩錄
凝陰遠寂祭陵墓詞陰冬至
廣莫平寒廣陵曲莫風至夏天
子崩犬戎獻貢上分坰及雲
陵孔牙受之日雷水之平寒
沙窮榆海見辛
蘭見魏寒鴻秋去歌燕
雲霜朗桑夜乾歌見燕風士
壯氣見魏
慈碑
山河壯勢終師旅上谷威雄武川君明繼
踵代不乏賢匣有忠劍見崇
故餘風未珍天保襲德見齊
上將指蹤廣書上曰諸將
功狗也蕭何
庾信文集卷十 三
見為問洛城夜提河梁劇
皆軍長河梁也
河梁也十出碑鐵劍金龜見
吳明徹
身胄漢昨門承魏緒並
宗貴俱稱當路孟子公孫丑曰
族路於齊
並故趙瑟秦聲見韓
同為丘壑小陵石槨遺記
為石洪原鄉士勒靈兩引見紀下
隊路仍合文公請隊
隊江之華
連霜垂柳白雪梁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
國見陵谷何年喬碑見司馬
周車騎大將軍贈小司空宇文顯和蘭誌銘
公諱顯和字其上黨武鄉
虫尤旁於臨之野虫作大雅長虹脩
於蒼林見顯上黨居衛之
常山在代之北廣陳稱曰代居常山
而古為本帝顯和文祖求
史文金殿鎮遠將軍通考遠將軍四
並控鶴兵見馬射賦俱張戍鎮
傳公稟山岳之靈見經子
山谷蒼蒼名籍甚見傳
高上谷廣李廣傳廣為上
人哀常其善射
庾信文集卷十 四
及威震樓煩漢項籍傳樓煩胡
匈奴不敢復出本
單安吉疑作縣屬西城郡今
川縣注東
以西城入馬按晉地理志
食邑五百戶永興三年幽并叛換見紀干
心本傳齊神武專政帝每不自安帝頗謂公
事忠孝不並君不密則失身帝愴然
定入關之策以公母老家大令預為計公曰今日之
公曰擇善而從之見論語
乃誦詩曰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帝曰是吾心也乃
收容曰卿是我王陵漢王陵欲以

漢王長者毋以老妾故持二心羅朱衣直閤內大都
督改封長廣縣公（留書百官志直閤屬宮有朱衣直
閤將軍頓褒傳直後之舊）邑一千五百戶武帝初至濟陰
太祖親迎湊水太祖素知公名而未之識也曰於衆
疑而不問直云令此人射水傍小島應手卽斃太祖
喜云我知卿名矣卽用爲帳內都督詹州諸軍事詹
州刺史（魏地形志滄州治饒安城二年增邑并前二千
五百戶黃公衞之次郭后寵志前傳字公衞魏文帝
祭權有局量欲試驚之遣左右論稍累遷相國海
馬被外駈權舉止顏色自若後須益州刺史海承
明之忠壯吳王爲之降禮江表傳潘濬字承明權見
荊州將吏悉歸附廣獨稱疾不詣權遣人追案乃贈使
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以魏後元年疾甚士於同州
子鞏樂（禮記檀弓大記疾病外舅外姑居倚廬夫人
皆婦君大斂徹帷鞏公館之兄鄰公館之）臨弔哀動左右於時兵革交侵
官印綬權窆於同州之北山今建德二年二月二十
三日遷葬於咸陽長安縣之洪瀆原時逢禮樂之盛
漢貴誼傳前以爲漢興二十餘年天下治和宜當典禮樂文帝謙讓未遑也
代崛諏歌之
變公廣銘（見前）國雖異政人足追榮乃贈使持節驃騎大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小司空（周禮冬官有小司空之職）丹延綏三

州諸軍事延州刺史謚某公禮也夫人高氏渤海人
也（魏地形志青州勃海郡莊桑蔡晉政拒曹爽之異
謀（魏志司馬宣王奏免曹爽太后起在漢庭共王
陵而俱對（漢高帝紀高起王陵對曰陛下使人攻城
略地有功者因以與之今陛下使人同列項羽妒賢嫉能此非所以天下也）
朝見宗（見步陸孤逞生銘）肅恭中饋賢才內卽（見步陸孤永寧二碑）豈直不聰雜樂
以變齊國之風（列女傳齊桓公好內婦人衣不過兩種食不過二味）鄭伯內在州遊疾解任還朝
斷荊王之獵（列女傳楚王好田獵之肉樊姬爲不食禽獸之肉）羊祜馳名（晉羊祜字叔子泰
山南城人父發魏太祖紀熹平二年以父任爲郎）小馬留魏（魏略曰留憲字子友潛龍時爲
文帝所愛）之兩服（見步陸孤逞生碑）今之同穴長平矣（左傳晉趙同趙括皆
趙衰之後同葬於一墓）子舜叔兄弟至性純孝（朱鮪舊君子也
孝叔純孝子也）

雖起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若悲哀三年憂慕之子也有終有始見可傳於身無毀滅見賀平是以官成名立孝顯忠貞（事詳碑中）出仕至林國人將軍封東平郡公仕兼文武聲彰外弟神慶武藝絕倫大象木仙玉柱開汝南郡公

銘曰

北岳二疑作名鎮州地志北岳有五別名霍麻慈河南本漢西域傳西則限於葱嶺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其河有兩源一出葱嶺山一出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合東注蒲昌海（其水潛行地下令於敦煌南出為渥洼水）俗稟山川人資台粲義烈桓桓才權悃悃乃祖乃父繼踵威雄擬金北陸（司馬相如子虛賦擬金鼓鳴玉南宮（謂王子淵子虛賦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前呼四望

庚箋卷十

解風隱若災漢見京房傳不見何出虛賢哉賢融見司馬喬碑負貴疑作霸懷德無雷向風（見段干木碑）擬此合章（見秦王定之碑）生茲秉德（詩周秉德）爰及之孝賢天性忠爲人則暢敏鏤膺（爵弁服飾馬銜鏤金以飾鏤膺）帶建弄璋（見嘉容碑）弱水將通（見穆天子傳）九部可勒（九部胡名）繁弱已勁（繁弱古良弓）射賦淇園乃直（見衛詩）官閣貶職（漢霍光傳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善擇地（見北陸碑）忠言能防變色（漢金日磾傳日磾色變走趙昂內欲入行竊資斧）斐爾有辭（見北陸碑）胸臆（見嘉容碑）燕南趙北（見北陸碑）

穿左腋（見馬融射賦）建旗赤谷（見漢書）

戟中小支（見北陸碑）

常賀娶二稗（見北陸碑）

揮戈武川長城萬里（見北陸碑）河水雙流（見東方朔傳）

潁川參急（見郭君墨行狀）根別傳潁川太守高府君到官夫人淮根求清除病氣之術（見孔叢子）師成子自魯聘晉（見列仙傳）水來漚（見傷逝）王喬重穿（見列仙傳）之（張衡西京賦）張衡不作酣甲而遊（見莊子）君子教臣死之成子還以聲有二十里而聞衛亂（見左傳）之高君（後漢書烈女傳）其妻子還其璧（見左傳）恩深置郵（後漢書烈女傳）遣使奔喪（見左傳）道五百餘里（見劍客傳）郵驛下足（見晉書）疑作山零落（見嘉太守銘）碑闕

夫人諱某字某本姓陸吳郡人也大夫拓境百越來（見北陸碑）庭（見北陸碑）丞相勃兵三江席卷（吳志陸遜傳）巫峽建平連圍至夷陵界立數十屯連亙通奉諸葛攻備破其四十餘營備（文子曰楚昭王亡其弓左右出入有過）依通赤烏中拜為丞相禹貢揚州二江既入詳二卷）高祖載為劉義真長史留鎮關中既沒赫連因即仕（見北陸碑）魏（見北陸碑）終戚其子孫（見北陸碑）

樂據士風不忘本也（左傳）念爾祖無違此心爾政（文子曰楚昭王亡其弓左右出入有過）

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恒州刺史（見北陸碑）父通柱國（陽烏而巢門除此因辟也乃弘琴歌昧作詩二篇何日兩雀門陸機告門人曰夫蓋而幸門通弔崔太邺功臣

大將軍大司馬文安公（閻立本）大司馬之職屬夏官（漢）
畫冀州河圖掌領文安保（漢）信公
匡贊經綸參謀指（漢）麾（見宗廟歌名高廣武
印）有綢繆十金信（漢）雅（漢）信傳公
孝在車至戲下者踰十金信雅之功重長平（見通鑑）
其德秉清步西（漢）州引為帳內督（漢）書侯（漢）陪侍（漢）家人等（見通鑑）
入聞文帝在夏（漢）州引為帳內督（漢）書侯（漢）陪侍（漢）家人等（見通鑑）
兵司太統九年授驃（漢）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太傅（見漢）
卿賜姓步陸孤氏進爵為王（見漢）
公建德元年轉大司馬其年薨（見漢）夫人七德舍（見漢）王墓
碑（見漢）
四星連曜愛敬天情（見漢）碑（見漢）言容典禮（見漢）碑（見漢）九日
登高作銘秋菊（見漢）宜於長久故以（見漢）書武帝左貴嬪
文及旦年十有四娉於（見漢）勃寵叔女琴瑟之（見漢）
正旦勃寵叔女琴瑟之（見漢）
也后妃在父母家躬（見漢）
作菊花頌（見漢）三元告始或誦春（見漢）
實秉憂勤之德（見漢）而處勤勞之職亦其事（見漢）
高祖（見漢）
元年冊拜譙國夫人東武亭侯（見漢）
城侯之婦還閩受（見漢）封心賦（見漢）
封東武亭侯明帝即位進封定陵侯（見漢）
千會集成反命（見漢）有夫人有世（見漢）
義宜崇典禮（見漢）
名於（見漢）
周季直之留書更深冥漠（見漢）
藻徒增哀怨（名書畫岳宇安仁共傳）
女子貴鹽與蒙山隱居逐求隱居（見漢）
銀臺東海婦人先逢金闕（見漢）
芝表疑作陵反旆南轅反旆（左傳爭尹）
椒山止戈（見漢）
金精攘嶺昌閭凌波（閭盧宋）
西遊

（通波汝墳伐其條枚（疏伐薪於汝墳條枚於墳）
之墜（通）
坂有長枚（見漢）
周季直之留書更深冥漠（見漢）
藻徒增哀怨（名書畫岳宇安仁共傳）
女子貴鹽與蒙山隱居逐求隱居（見漢）
銀臺東海婦人先逢金闕（見漢）
芝表疑作陵反旆南轅反旆（左傳爭尹）
椒山止戈（見漢）
金精攘嶺昌閭凌波（閭盧宋）
西遊

華陽國志江州縣有荔枝園至熟（華陽國志）
命士大夫會樹下食之漢西域傳（漢）
葡萄則通大宛安息本傳（漢）文帝十二年後宮生修（漢）
幾能守侯幼突武成初封繡國公（見韓信傳信）
大將軍壽建柱國出為金州（見通鑑）夫人（見周）
獨居建德三年建爵為王（見周）
阻歌一曲未足消憂（見周）齋銘（見周）
見和是以天厲之疾（見周）調曲遂成沉痾（見哀江南賦）
開金膏貰遠（見賜酒）建德元年七月九日薨於成都私（見徵）
第春秋二十有一即以其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歸葬（見徵）
長安之北原（見徵）諡曰貞德（見徵）
殿下傷神秋月（見徵）
葡萄（見漢）
亡（見漢）詩云長簟竟牀（見漢）
松（見漢）子傳天（見漢）
之墜（通）
坂有長枚（見漢）
周季直之留書更深冥漠（見漢）
藻徒增哀怨（名書畫岳宇安仁共傳）
女子貴鹽與蒙山隱居逐求隱居（見漢）
銀臺東海婦人先逢金闕（見漢）
芝表疑作陵反旆南轅反旆（左傳爭尹）
椒山止戈（見漢）
金精攘嶺昌閭凌波（閭盧宋）
西遊

華陽國志江州縣有荔枝園至熟（華陽國志）
命士大夫會樹下食之漢西域傳（漢）
葡萄則通大宛安息本傳（漢）文帝十二年後宮生修（漢）
幾能守侯幼突武成初封繡國公（見韓信傳信）
大將軍壽建柱國出為金州（見通鑑）夫人（見周）
獨居建德三年建爵為王（見周）
阻歌一曲未足消憂（見周）齋銘（見周）
見和是以天厲之疾（見周）調曲遂成沉痾（見哀江南賦）
開金膏貰遠（見賜酒）建德元年七月九日薨於成都私（見徵）
第春秋二十有一即以其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歸葬（見徵）
長安之北原（見徵）諡曰貞德（見徵）
殿下傷神秋月（見徵）
葡萄（見漢）
亡（見漢）詩云長簟竟牀（見漢）
松（見漢）子傳天（見漢）
之墜（通）
坂有長枚（見漢）
周季直之留書更深冥漠（見漢）
藻徒增哀怨（名書畫岳宇安仁共傳）
女子貴鹽與蒙山隱居逐求隱居（見漢）
銀臺東海婦人先逢金闕（見漢）
芝表疑作陵反旆南轅反旆（左傳爭尹）
椒山止戈（見漢）
金精攘嶺昌閭凌波（閭盧宋）
西遊

華陽國志江州縣有荔枝園至熟（華陽國志）
命士大夫會樹下食之漢西域傳（漢）
葡萄則通大宛安息本傳（漢）文帝十二年後宮生修（漢）
幾能守侯幼突武成初封繡國公（見韓信傳信）
大將軍壽建柱國出為金州（見通鑑）夫人（見周）
獨居建德三年建爵為王（見周）
阻歌一曲未足消憂（見周）齋銘（見周）
見和是以天厲之疾（見周）調曲遂成沉痾（見哀江南賦）
開金膏貰遠（見賜酒）建德元年七月九日薨於成都私（見徵）
第春秋二十有一即以其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歸葬（見徵）
長安之北原（見徵）諡曰貞德（見徵）
殿下傷神秋月（見徵）
葡萄（見漢）
亡（見漢）詩云長簟竟牀（見漢）
松（見漢）子傳天（見漢）
之墜（通）
坂有長枚（見漢）
周季直之留書更深冥漠（見漢）
藻徒增哀怨（名書畫岳宇安仁共傳）
女子貴鹽與蒙山隱居逐求隱居（見漢）
銀臺東海婦人先逢金闕（見漢）
芝表疑作陵反旆南轅反旆（左傳爭尹）
椒山止戈（見漢）
金精攘嶺昌閭凌波（閭盧宋）
西遊

維徙族燕垂從宦見墓誌拓本寨入飛狐管地恒在縣西北有故城飛狐口
坂號飛狐上曲陽縣注雁門關連鴈鴈後漢郡國志今唐有鴈臺策頡登皐功參臨淵寶鼎留銘見碑文餘
贊見傷王應圖淑令將植洛神賦來禮吉歸魚軒憲
載見趙王倫傳澤雉文衣莊子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周禮注雉名畫雉於衣
禮皇后六服注翟雉名畫雉於衣以爲服明月照鏡見上仙石文檄見東江行賓紲起見楚辭
賦雪輕飛見王僧謝朓北降帝子見司馬相如傳南鹿罷守見文帝詔
都雨江江神載取弟女二人爲婦水至神則良久有牛鬪於岸若水旣開疑作關見齊都賦山已鑽見賀慈碑
碑月映猿啼及見和趙王肅江神牛鬪見俗通秦昭王使李冰爲蜀守開成都玉壘
顏延之阮始平守若水旣開疑作關見齊都賦山已鑽見賀慈碑
詠一雉乃出守若水旣開疑作關見齊都賦山已鑽見賀慈碑
陽泉伏氣日見郎陰管沉灰見晉王阜鶴膝死市心見傷王孫飄去
秦臺見春神光融合見晉成公綏嘯賦百兩迴旌百兩之將北星機北轉見慈恩碑北山癘西迴見顏延之北山移文少女離位周易見爲少夫人
徊見謝莊宋孝武宣貴妃誄重崗閨雙流反葦見慈恩碑要
去城君見蘇昭雌堂野設小欽而微雌父奔喪所識於雌堂野記曾子曰尸未設飾故雌堂
張幔殿郊營見射雉賦山川奇事地理志記天下郡縣本末及山川奇異風月無情見思摇落丘隴琴瑟誠振江海振古
傷心風丘隴平詳所由至矣流涼封域禮記喪大記兄弟用絲去碑封讀作窆下棺也樹秋聲山山寒色草短逾平松長轉直節墳方同園

嬰詩繼室於晉叔向曰撫有晉國踰之內主漢地志趙敬侯徙都邯鄲北通燕涿南有鄭衛淇洧之間一都會也琴瑟在堂（莫不靜好）御轡轡是服（後漢安帝下詔曰長久於節不無恭敬）

其賢定姜問兆齊兵不入（左傳齊侯伐衛孫文子卜追之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焉其雄姜氏曰征者皆樂還之利也孫蒯獲郵其雄姜氏曰征者武成二）

莊姬掩笑楚相知慙（新序楚莊王樂丘子為相未聞進一人未知所以退子反曰昭奚恤之為人也楚國之賢大夫也其於人也舉其善而隱其過）

風俗傳封丘者高祖與項羽相距於滎陽以封丘為名後漢郡國志曰封丘縣有翟城）

母者免其罪故以延鄉為封（左傳齊侯伐衛孫文子出獻兆於定姜定姜曰征而喪其雄姜氏曰征者武成二）

見有禮之妻封之石窌（左傳齊侯伐衛孫文子出獻兆於定姜定姜曰征而喪其雄姜氏曰征者武成二）

王閎立義之婦邑以延鄉留侯（漢書王閎字子淵為相未聞進一人未知所以退子淵曰未知文生於武昭文生於武）

年、閒拜趙國公夫人漢王（漢書王閎字子淵為相未聞進一人未知所以退子淵曰未知文生於武昭文生於武）

庾箋卷十

告仲乃斂而藏之辟司徒之辟司徒之官也孫卿以為有禮與之石窌（左傳齊侯伐衛孫文子出獻兆於定姜定姜曰征而喪其雄姜氏曰征者武成二）

異代同榮差無慙德（後漢書融傳融與眾統等計觀津孤却（卻）羌胡月支國主遣使奉獻香四兩大如雀卵黑如桑椹香氣聞數百里死者在地開香氣乃還活後漢安帝元初元年長安城內有神人燒之於城內百姓病者數百人半活試以此香燒之病者皆活靈帝光和五年月支國又

女爲九成之臺帝令燕往夜鳴金龍助之禮儀志二女愛而爭搏之霰以玉筐公主及諸命婦皆步擔衣青各載舊鈞從之玄鶴女紅餘志青琴操桑携金龍玉鈞從之玄鶴女紅餘志見步陸逐端莊淑問有光國史無形喜慍形容之狀後漢梁鴻妻孟光事舉案齊眉布衣回車風雨消散曉成神明如舜華顏如舜華杜預女妹嫁之女妹既殯朝夕臨下平日隔高平日原公羊傳見和樂北望塞門塞門擬深雲賦似猶垂帷秋司馬宣惟立義之婦邑以延鄉有禮之妻封之有服漢制熙輯名士后妃之文於衣也日尚駕魚軒趙王平原養賢試望平原養草葉胃山經山海經有鳥焉其狀如鳧一首而二身其名曰蠻蠻之上服日尚駕魚軒趙王平原養賢試望平原養草葉胃山經山海經有鳥焉其狀如鳧一首而二身其名曰蠻蠻忽矣天道何言世說桓溫北征經洛陽見前宮殿皆已夷毀感慨流涕攀琉璃樹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忽矣天道何言世說桓溫北征經洛陽見前宮殿皆已夷毀感慨流涕攀琉璃樹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地市南賦京江路沒滕城心賦傷松悲雀去趙王幕亂營生儀見和何新雲別起詣月孤明賢墳永式節操常卓

周安昌公夫人鄭氏墓誌銘

夫人譯某黎陽陽武人也周宣王之母弟俾矣於魯常郭郭莊公之母弟卿士於周見齊王以國爲族自茲而始偉績祖瓊太常恭矣通考今太常秦改曰奉常漢初曰太常後改曰奉常上卿蔡質漢儀小卿官父穆司空貞公禮也見應東都言議司空爲武衛將軍沉犀二江筆陽國志秦孝文王以李冰爲蜀守作石犀五頭以壓水精後轉置犀牛二頭一在府市市橋門一在漏中河渠書不冰穿二牛二江成都之中今成都之金容坊有石牛六頭其名有六日石犁者其負石處猶見仙壇云其高丈餘周八九尺者皆長丈餘昔人以此爲候冰深則歲豐淺則歲旱石門闕元和郡縣圖志越巂郡會無縣大渡河南岸有石門闕高十丈廣二十丈兩山相對望若門闕故名石門闕元和郡縣圖志丁昌郡公元則故錄事參軍元和郡縣圖志越巂郡會無縣本漢舊縣屬益州郡晉寧郡蜀記曰沉犀二江之所及所下氣盛辛投巾盈車父老皆長者本請表盛德之日百有餘息願奉箕帚親戚推禮閨閫以睦侍定二年開封榮陽郡君卉服從夫有秩見司馬公兒高祖祖考妣皆卒於位謚曰貞子宇夫人稱義閨門端莊令淑采采菖蒲言采之菖蒲水草也采采芣苢言采之芣苢車前也薄言掇之薄言捋之薄言袺之薄言襭之芣苢詩序芣苢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維葉莫莫維葉萋萋記內則適父母舅姑之所及所下氣怡聲承巾奉箒怡和之貌也記內則適父母舅姑之所及所下氣怡聲承巾奉箒

使山迴反壞（見辛威碑）先封節婦之陵（日入虞淵（繆襲挽歌曰日入虞淵何時旦）賓掩賢姬之墓（嗚呼哀哉乃爲銘曰

天河開國、分畿置政、（漢地理志鄭國今河南之新鄭高辛氏火正祝融之虛也周宣王封其弟友爲周公采於宗周畿內是爲鄭地有十城、見鄭常碑）人居九命（周禮公國家宮疇昔之邑、今茲成姓、九爲節（公九命爲伯其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斯（見鄭固碑）要（見賈逵傳）識嚴傅風、（見鄭常碑）秦（見步陸孤氏銘）虔恭內政、（禮記昏義天子聽內職）外治后德（內職）內職（天子后以刀斷）女傳孟母以刀斷）列（見步陸孤氏銘）機（見和熹鄧后傳）曰子之廢學若我）斷機孟子、桑園蠶績、（詩）懼乃勤學、（詩）婦無公事、綿室鸞飛、（宋）詳珩瑞）節（見記）步（見周丘）藻火文衣、（商書益稷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注六者繡之於裳也）

榮曜中閨、承姑奉盥、訓子停機、

（庾冰碑）

水幽咽猿鳴斷絕、（見和熹鄧后傳）樹（見趙王傳）趙琴長辭、（見蔡邕傳）賢（見步陸孤氏銘）泰（見步陸孤氏銘）肅永別、（見春秋貞姬掩隊、（見莫陳侯）失雲、（見燈賦）鳥悲傷聽、（音闕烏陽而悲涼乎橫流曰善哉）松聲愴歸、（宋延顏之廟住松風）聲（見步陸孤氏銘）遶集拜陵、（見步陸孤氏銘）悲千年遂古、百代餘芬、

周大將軍隴東郡公侯莫陳君夫人竇氏墓誌銘（姓名不傳莫考）

夫人諱某、扶風平陵人也、（章武開國名高外戚之存安豐入朝位在功臣之上、（見統豆陵氏銘）祖以孝昌之始、主諾淮陽、（見鄭常銘）父以正光之初、（襲帷海岱、（見賙王序）夫人生於禮義之門、宗於箴誡之德、（虔恭惟禮令淑惟儀、（見步陸孤氏銘）三星在戶、（見司馬睿盥始事聽（見步陸孤氏銘）有子從政、猶無逸豫之心、（擣衣及鄭氏銘）條枚是則、（見步陸孤氏銘）國語公父文伯退朝其母方績曰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忠心生仲尼曰季氏之婦不淫矣）有夫出征、自識山陵之兆、（見統豆陵氏銘）大統十六年、（見步陸孤氏銘）授隴國夫人、車服禮數、（見崇傳）秩（見步陸孤氏銘）比（見步陸孤氏銘）光形史、（詩）管有美河鮪、（見步陸孤氏銘）足（見步陸孤氏銘）言（伯東傳或曰天道至於大漸、（見謝安傳）而天和六年四月七日薨、春秋六十有六、即以其年十月十日還葬於咸陽萬年縣之杜原山形起伏、既有白雀之祥、（見孫鍾以種瓜爲業有三少年詣鍾乞瓜曰此山下三人秀化成白雀飛入家中即可作冢鍾謂下山三人秀化成白雀飛入家中即可作冢）所堅地、勢風烟乃合、青烏之（見司馬睿墓銘）集（見步陸孤氏銘）觀津世族、（見統豆陵氏銘）平陵豪姓、四侯登仕、（後漢書竇氏世居扶風平陵部曲賓客數千戶三君從政、（見步陸孤氏銘）其封冀爲鄧侯篤鄧侯梁女陽侯各六千戶）後漢竇武傳武爲侍中集表封冀爲鄧侯篤鄧侯梁女陽侯各六千戶）白狼建功、（魏文帝令曰漢之廣矣、（等）丹蛇襲慶、（見賀婁慈碑）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穀曰小序云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於南國化美行於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

也先閨淑令范子朝端賢才家政見汉碑碧珥以禮周
紀宣王常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永巷
見蔡碑推珠止蔽列女傳珠崖合浦人採珠以易米
成康寧碑
秦其擊磬珠前婦子初年九歲好之置鏡奩中珠入閒者死妻送
出珠還復內奩中至閉者母子爭生使奩珠還之
索得珠幼門潛當步
百年超忽
見蔡碑
卒年卅五里
賢太
王啓
見蔡碑
遂辭貴子
晉鞍馬駿路
見蔡碑
乘繁殿祀詩頌
秦夫人奉
帀不失職也
室妻聯
陸孤雲重
氏銘
公廣銘
山迴廣柳
名畫錄
公夫人石蘭氏墓誌銘北史周武帝紀
無傳莫考
陵公爰後子孫就封因
河內
縣作
故墅尚餘金谷
見春
或寫燕陲
見蔡碑客
仍
仕代郡祖行代郡尹父魏司空薊陵郡公司空佐命
魏朝少得丞斌周室
見晉大傳古者天子必有四郡
諸侯一大家似公主
成將嫁陵發一大家
時齊人兩耳及鼻孔中皆有黃金如
南史宋王玄謨傳從弟玄象位
下邳太守好發冢人
間垣內有小冢墳上殆平每朝
日初昇見一女子立銅
上近視之則古女象發之有
一指尚全有金鐲銅
家以百數訊棺見一女子年可
二十資質若生臥而
賜家後漢孔融傳融十歲
李膺融曰公是我
通家
夫人諱某樂陵人也
陵縣
孤氏銘
深松
見傷王
可徒
遊魂幾變
卒而不書葬夫人
之義從君名也
周冠軍公夫人烏石蘭氏墓誌銘北史周武帝紀
無傳莫考
夫人何從
義衆傳夫
人子氏處
庾蒙卷十
碑
燕趙多奇
見長孫
儉碑
山川靡氣
挺茲令淑惟此舍章
易舍章
玉生庭熙
見晉地記抱朴子
名玉熙服之
不飢
百兩言歸
見孤氏銘
陸機歎逝賦
九
那嫂製服宋子河勉
陵氏銘
見宗
儀從聘
其儀
九十
禮敦睦
見曹公
辭親
南公
櫬庭贊政
見竹林世
爲閥水
陸機
川水流而日度世閥人
而爲世人再而行幕
人成大夢
崔子日有大覺
而後知此其大覺
金粟長舍
子吳景帝
昭帳出門
見歩陸孤氏銘
燈泉扃
也
廻
見晉
中銀鹿永送
庾蒙卷十
三星履天五岳鎮地禮有其秩人居其位
見司馬彪
歩陸逞二
之墓乃爲銘曰

志曰我家海上家女應生貴明相奉幸勿見香奩栢
家女賢有玉鈿破冢者軌時取之女復死
鄭左傳范獻子去魏獻子相路閉柆城悲鶴獨影見鏡
鄭以其未被命而田也
賦雉劒孤鳴見從留連趙瑟見聘淮樓愴秦箜見嘉
南公
周太傅鄭國公夫人鄭氏墓誌銘
夫人諱棠榮陽開封縣遠里人也七子賦詩足光宥
客左傳鄭伯享趙孟於垂隴趙孟賦三卿從政實靜諸
日七子從君請皆賦以卒君貺
子羽鄭子羽為行人焉簡子與子
產子太叔逆客文子子太叔為政有禮以告子產子產曰
鄭有禮其無大國之討乎與子
產見鄭伯伯有加命來朝則漢君讓命宴享輯
睦備物典策之謂也見鄭
聯有爵位輝耀文才相繼如王氏之盛也
籍閥邪泰州別駕父茂伯撫軍將軍涼州刺史伯陽
縣侯陳法變魏晉南北朝天水郡冬氏
夫人令淑早聞芝蘭衛
見傷既容既德見詩
茂見心賦既容既德朝敬言告言歸見詩
清而見清冬溫恭惟儉監見詩
茶蓼菲菲蓼蓼者莪見詩
脇攸寧尚書令程武宇成與武人也武為賀拔岳所
為矣莫陳說所害武翊太祖從平悅武成
都國公天和三年轉太傅于霞天和初進位大將軍
柱國襲爵鄭國公霞弟
夫人輔佐君子永懷勤勞見詩
是司琴瑟既愛條枚無改見邶陸故得用之邦國
孤氏終
閨睢鳩人邦國皆得成之孝敬某年月日封鄭國夫
人翟狀既加見宗彝銘天和三年三月二十日薨葬於長安之
石安原世子某兄弟並聘慈訓成遵母儀霜露深悲
見宗寒泉在浚之下
朝敬寒泉增慟詩凱有寒泉在浚之下
居德園田左傳孟明西乞白乙及尚鄭穆公使皇武
子辭為曰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
當官教府合筮事趙鄭述
亦嘗為此州百姓歌曰大鄭公小鄭公相
去五十載風猶尚同
殺猶尚同賓來見鄭
罷騶賓客拂束
年乃編編見詩
蒸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
才踵武永稱見詩紫棋之華唐棣
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
人倫七德見詩
德惠懷安何彼穠矣
之華
孟斯之羽詩翕
翕斯羽
風化二南見詩
王序采采
卷耳
茉苢裹薏苡單氏銘節行聲玉見祀
閨五副笄加箋笄六
珈柳圖秉椁桑津浴蠶見
寺碑
春秋趙忽
忽薨于位諡曰桓伯陽縣
舞雩詠而歸
其十零落無時見蕭
太傅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家亡淑女國喪賢媛香墳永送
松悲見鄭
千年開閟將聽靈鴞
後魏驃騎將軍荊州刺史賀拔夫人元氏墓誌
銘
在河之洲闕君子之配德
后妃之
言采其蘩見夫人之有禮詩
采其蘩序草蟲

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用之風化人倫厚焉夫人諱宏字大羅河南洛陽人也祖某京兆康王父昭縣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司州牧汝陽郡王（魏景穆十二王傳）附傳）生京兆康王子攸（大安五年封）除南兗州刺史（元顥入洛遷據州不屈莊帝還宮封汝陽王累遷泰州刺史（普泰元年除）尚書事薨）附葬雒西（詳）常秩始唯終（見鄭常錄）轉見魏（工哀挽逾窮（見鄭）休被龍深結霧松高聚風春蘭秋菊唯始唯終（見鄭常錄）

周大都督陽林伯長孫夫人羅氏墓誌銘（陽林湘東）

夫人諱某恒州代郡太平縣人祖某父協周大將軍南陽郡公（魏地形志魏州南陽郡宗室傳北魏代都人也索頭部落大人普賢水北小史以南陽郡公子金剛嗣）

男魏泰帝三年賜姓宇文氏（通鑑魏文帝大統三年）授儀同三司賜爵南陽郡公（周書羅協傳協代郡人也索頭部落大人普賢水北小史以南陽郡公子金剛嗣）夫人資於事親躬在訓戒（孝經）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君而敬（孝經）於宗室足開詩禮（論語）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論語）教風諭道生知（莫教於宗室）及乎言歸蕭於如事嫡蘋蘩維敬（見宗廟歌）紘綖是勤（見步搖冠）內位克脩（周易女正位乎內）中闈以睦（見鄭玄禮記注）先後維則（見鄭玄禮記注）更無延壽之杯（漢郊祀志文帝時趙人新垣平使人獻玉杯刻曰人主延壽）逐闕長生之枕（神仙傳泰山女冥道士教臣作神枕枕有三十二竅竅二十四氣八風各應六律臣行之轉少為生以日鼈於長安之洪固鄉時年二十有三其年某月日葬於萬年縣之壽里山非宋國翻為節女之陵（見楷樹賦）既全方之棠棣譬以金斷（見鄭玄箋）既合

地異荊臺遂有賢妃之墓（列女傳舜陟方死於蒼梧焉地志黃陵廟在岳州湘陰縣北五十七里舜二妃之神二妃塚在湘陰縣北一百六十里青草山上詳焉）

賦銘曰

畢（疑作阜）狼建國（漢地理志西河郡領阜狼縣）靈武開都（括地志靈武即古朔方也）地壞天柱（見明月山錦）山臨寶符（見長楙）人資義烈世（儉碑）

襲雄圖葛覃維婺棠棣蕤盛（見鄭氏銘）既安淑德爰從配（見司馬爾雅釋親）命四教弘宜（見宋廟歌）三星克正（見柏梁神賦）三從闕性（裴秀冀州論）風落芝田（魏曹植洛神賦）

來歸從人者也婦人在家制於父母既嫁制於夫夫死從子（見儀禮喪服傳）永絕言告長捐（見陳思王送應氏詩）道生銘（見潘岳悼亡詩）

庾信集卷十　五

原（見潘岳廣成頌）公廣錦（見步陸孤氏銘）風慘雲愁松悲露泣朗月空嗟傷神何及

周儀同松滋公夫人尉遲氏墓誌銘（姬姓拓跋氏）

太和二年始改姓元氏及周孝閔帝受魏禪（見魏書后妃傳）

先魏室子孫別封東陽王孫平文皇帝之第四子也孫侯仍世襲爵或共前裔也（魏宗室傳云高祖復姓拓跋案）

初賜屬松滋侯（尉遲迥傳迥字薄居羅代人）

夫人諱某河南洛陽人也祖某父太師柱國公（魏室二王孤平文皇帝之第四子也孫侯仍世襲爵或共前裔也）

喪亂經綸夷阻（周朝建國匡贊揖讓圖牒帝系即有內外之親分列山河仍爲舅甥之國（同前）

也其先親之別種號曰遲部因氏焉父侯畀尚太祖女昌樂大長公主生孝閔皇帝及納迺尚魏文帝女金明公主）

夫人容範端莊儀型淑令六義觀德南國有夫人之詩（詩序鵲巢夫人之德也諷諸侯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鳴鳩八卦占爻東方有少女之位方可以配焉詩宗廟歌）

庾信集卷十　六

二年置（魏文帝長女春則帝女採桑（山海經宜山上有桑各曰奇女之桑）秋則王姬築館（漢東方朔傳董偃與母以賣珠偃見殊）夫人出入主家遊遊咸里（詩以遊以逛詩舊賦）濯龍園苑（晉宮殿名見後漢書）

長門宮殿（見李陵碑）既而膏腴美疢（左傳臧孫曰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華茂傷年（陸機樂府）客（詩載離寒暑）三世之術無乏於醫門（禮記醫不三世不服其藥不詳鄭氏）

百草之木徒窮於藥性（禮記月令仲夏聚蓄百藥漢游俠傳）樓護父世醫也護論醫經本草方術數十餘卷）建德三年五月七日亡春秋三十首西河女子值九節之芝（未詳南陵口列仙傳漢武帝上嵩高忽見仙人王與問之曰吾九疑人也開中嶽有石上

蒲一寸九節食之可以長生故來採之無由再遇悲矣如何即以其年十月十五日葬於京兆之北原龜筮告辰見墓葬禮丘陵啓奠禮記檀弓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既反哭主人與有司視虞牲有司乃具饌奠於室中祝延尸於奧設饌於西方與勝覓神女廟在巫山縣治西北二百五十步有陽雲左西臨織女疑作神女之廟南望湘妃之墳見異苑羅鳴呼哀哉乃爲銘曰

父曰帝師見晉陽秋懷母曰王姬見平陵故城車服不飾見崇文總目江漢傳郁致說禮無思見賢媛傳是生令淑觀禮敦詩宋均注詩緯含神霧日曾值洛神賦聲超宋子德茂那嬪見晉安帝紀羅敬豆繼世盛德思賢克舉奠鴈迎賓見禮記昏義子承命以迎主人先妣氏錄遺事遵門拜迎於門外執鴈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鴈濡蘋實俎見宗廟歌奉盥如事見鄭氏禮穆茵即席見漢書外戚傳

儀皇后旋舒乘輦飲皆以茵四人輿以行車有障翳以霜雪覆之五緣織爲文錦入水不濡之始爲幽其色秋機秉杼見和苑賈逵女人帝鄉近親帝城近臣慈母見賀瑒羅龍親戚見晉陽秋簪人陽主人見漢東方朔傳帝姑館劉公主號貧太主近幸董偃上稱爲主人翁詳崇傳金波迴月見馬融長笛賦玉相臨春詩其相金玉弄玉鳳凰見列仙傳昌容紫草見陸機要覽自此千年無人得道見竹書紀年舜葬蒼梧羅陵氏名鳳凰零何早淵水北原見文內史平陵故園見漢書地理志魏迴谷口見三輔決錄既望寒門見記檀弓吁嗟此地去矣歸魂宋王招魂云乘白雲兮遠望冬十月宋越絕春秋孟冬十月多霜雪長松九年未詳案永經注西河谷山王莽之山

掌也陰山東麓南水東北與長松水合悽愴何親賓掩淚江淹別賦親賓分泣滿袂悽愴

周縣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冠軍伯夫人李氏墓誌銘

夫人諱某隴西狄道人也漢地理志隴西郡狄道縣領狄道縣李氏名耳字伯陽爲柱史子以之猶龍史記老聃姓李氏名耳字伯陽爲柱下史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日今見老子其猶龍乎漢有將軍宛城以之輸馬見馬賦復有西入上書仍爲桑國之相李斯傳斯楚上蔡人也西說秦王平用其計等上爲皇帝以斯爲丞相東向問計即是韓王之歸見史記李斯傳父宜使持節大將軍南北二華州刺史順陽郡公魏地形志華州注太和十一年分秦州之三山澄城白水置北華州注太和十五年置東秦州後改治杏城隋書地理志荊州春陵郡湖陽縣注後魏置順陽郡魏武皇帝之長舅也北史魏孝文七男昭皇后生廣平王懷孝武帝紀帝諱脩字孝則廣平王懷之第三子也母曰李氏穆儀侯魏冉居咸陽之宮秦穆侯傳穆侯姓魏氏名冉昭王舅也昭王即位以冉爲將軍衛咸陽成都王商借明光之殿見和樂儀同語其貴戚差足擬倫宝子有貴戚之卿記擬人必於其倫論其退讓彼多慙德見後漢陵氏名夫人幼而聰敏蚤開令淑形管有美見貴妃傳君子憂在進賢不憂其色哀窮寇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魏志魏后少喜書常用諸兄筆研和熹鄧皇后太傳馮之孫也后年五歲太傅夫人愛之自爲剪髮夫人年高日損視明后恐傷后領恐傷不言賢才見稱詩序關雎樂得淑女以配

烈無傳（漢劉歆集）烈以上將頻朔（不顯漢考頻魯層不正）中台受任（見司馬薦碑）軍國忠勤規模繁總夫人輔佐君子（見閔氏銘）言容匡贊增耀三星欽明四德（見宋廟敬侯碑）司馬薦碑）又云子貴盥有謹於事姑斷織停機無忘於訓子（見鄭氏銘）佐定二年册授大夏縣君（魏地形志河州金城郡領大夏縣）（注）皇典三年改爲郡後復爲縣）以夫尊（見司馬薦碑）又云子貴人之邑或用鄉名（後漢皇后紀諸皇女皆封鄉亭公主儀同鄉亭侯小君之稱人）典册光臨足稱榮寵號多從夫秩（禮記郊特牲無爵從夫之爵）遺疾無徵（見遊仙）晝龍之符留年不驗（楚辭卜居）

（一日帰晝雞於戸上捕以食其夢百鬼畏之）以今建德四年三月日葬於館舍春秋四十九即以其年八月日葬於長安之洪濱原神光離合倘在河湄（見梦陸孤氏銘）雲氣徘徊猶歸棲下賦（見揚鳴呼哀哉乃爲銘曰

龍水分流泰川通望（見哀江南上書秦相立功漢將見馬融廣成頌）賦秋陸俗勇（後漢律曆志日行北陸謂之冬西陸謂之夏東陸謂之秋）金行地壯（見賀婁慈神）廣武軍中（後漢秦邑月令問答也惟一適人稱妻其餘皆妻）齊也（見元孤氏銘）謂嫁曰歸（見元孤氏銘）三星皮照（見司馬薦碑）百兩朝飛（見歩陸孤氏銘）褕狄有典容禮無違（見宗廟歌）台庭等秩侯服同衣子奉母儀夫聞家政七族承和九閫連慶紛帨恭肅（禮記內則）婦事舅姑左佩紛帨）溫凊孝敬（見鄭杼秋成雞臨春令（見閔氏銘）軍國忠勤規模繁總夫人輔佐君子（見閔氏銘）言容匡贊增耀三星欽明四德（見宋廟敬侯碑）司馬薦碑）